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九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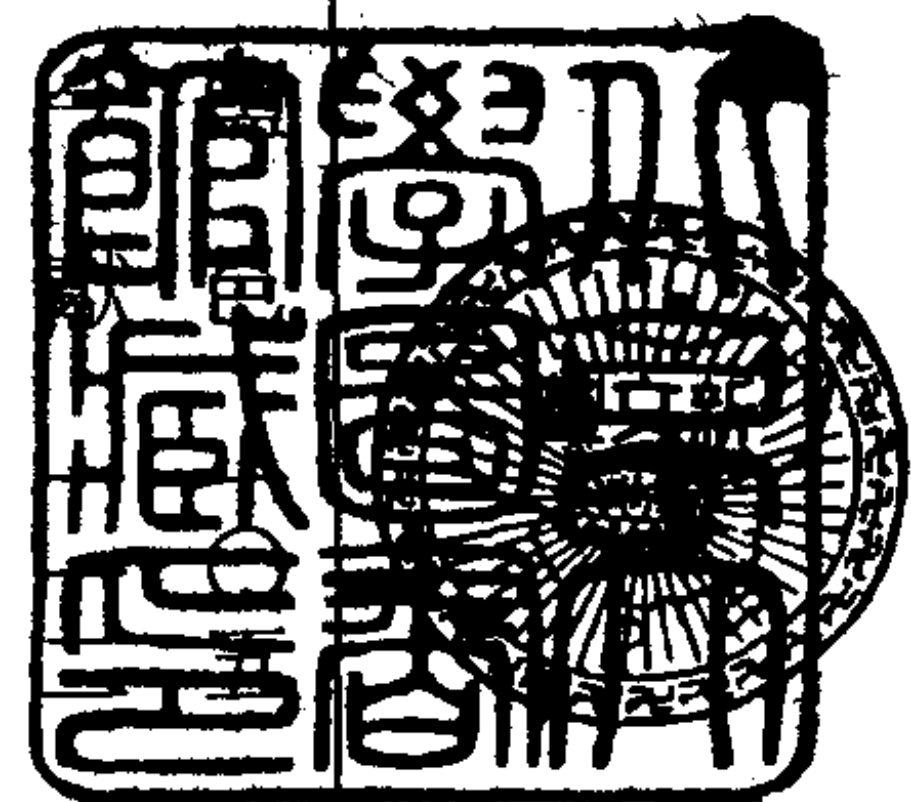
文學類

瑣談

陶庵夢憶八卷	明 張岱撰	粵雅	一
沈硯新錄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二一
瓠里子筆談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二四
容塘記聞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二八
投壘隨筆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三一
抱璞簡記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三四
墨畚錢鏹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三九
叩舷憑軾錄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四三
學圃餘力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四六
風月堂雜識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五〇
半村野人閒談一卷	明 姜南纂	藝海	五四
百可漫志一卷	明 陳鼐撰	紀錄	五七
雲蕉館紀談一卷	明 孔邇述	稗乘	六〇
寒夜錄三卷	明 陳宏緒著	學海	六二
濟南紀政一卷	明 徐榜著	涇川	七三
涇林續記一卷	明 周元暉著	功順	七五
花裏活三卷	明 陳詩教編	學海	八六
猶及編一卷	明 朱元弼撰	鹽邑	九八
鳳凰臺紀事一卷	明 馬生龍著	稗乘	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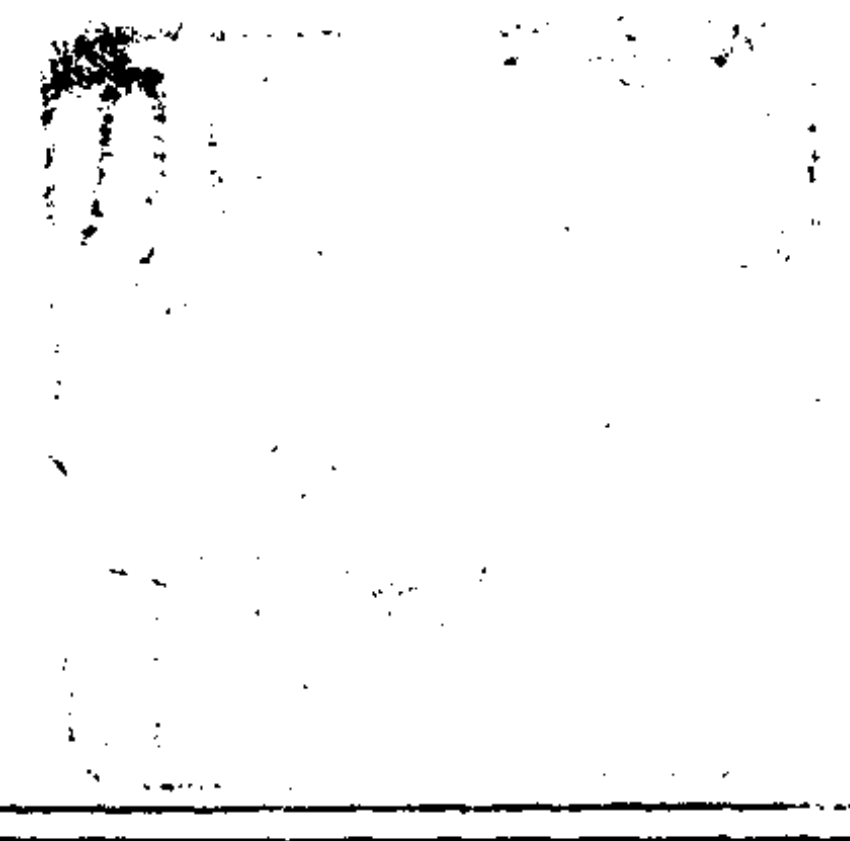
崔鳴吾紀事一卷	明 崔嘉祥撰	藝海	一一六
桑榆漫志一卷	明 陶輔著	今獻	一一九
讀書偶見一卷	明 吳騏纂	歷代	一二一
西軒客談一卷	明 撰人不詳	功順	一二二
廣客談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仰視	一八四
廣陽雜記五卷	清 劉獻廷著	借月	一八七
鮓話一卷	清 佟世思著	藝海	二二二
柳南隨筆正六卷續四卷	清 王應奎撰	嶺南	二四二
東臯雜鈔三卷	清 董潮纂	功順	二八五
五山志林八卷	清 羅天尺撰	仰視	二九二
西清筆記二卷	清 沈初著	滂喜	三〇四
憶書六卷	清 焦循撰	滂喜	三一八
橋西雜記一卷	清 葉名禮撰	功順	三二九
玉井山館筆記一卷附舊游日記	清 許宗衡撰	涇川	三三九
無事爲福齋隨筆二卷	清 韓泰華著	仰視	三五四
隻塵譚正二卷續二卷	清 胡承譜著	藝海	三五九
稱陽雜錄一卷	清 章大來著	借月	三六七
滇南憶舊錄一卷	清 張泓纂		
漱華隨筆四卷	清 嚴有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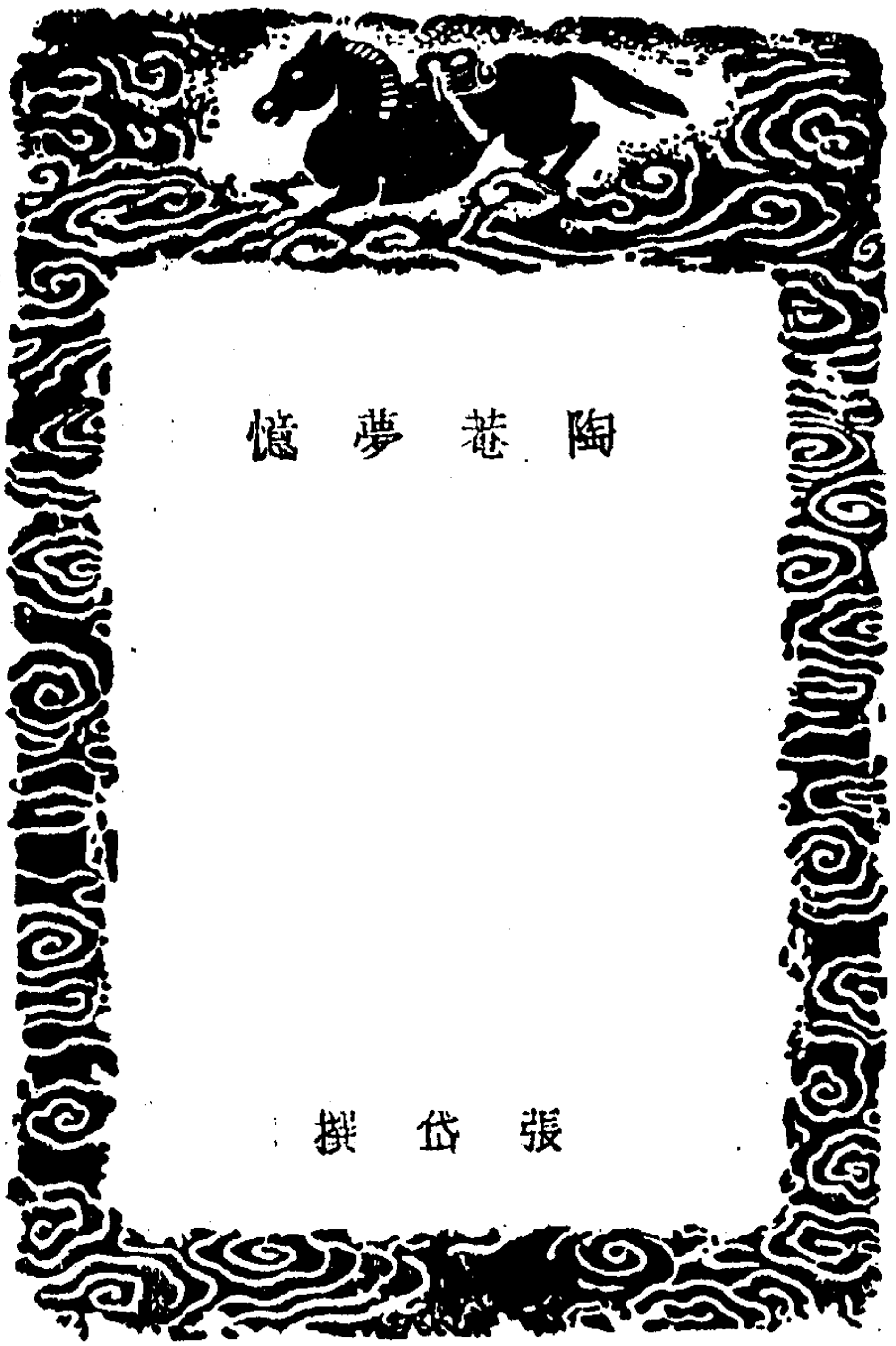
書牘



錦帶書一卷附提要	梁 蕭 統撰	津 逮 三 八〇
盧忠肅公書牘一卷	明 盧象昇撰	借 月 三 八二
健餘先生尺牘四卷	清 尹會一撰	畿 輔 三 八六
尺牘合刻		
顏氏家藏尺牘四卷附姓氏考	清 顏光敏輯	海 山 四 〇〇
尺牘新鈔十二卷	清 周亮工輯	海 山 四 八一
尺牘辭書		
書敘指南二十卷附提要	宋 任 廣撰	墨 海 五 七一
壽 文		
香巖尚書壽言一卷	清 袁 昶撰	漸 西 六 四一
合肥相國壽言一卷	清 袁 昶撰	漸 西 六 四七
日 記		
御試備官日記一卷	宋 趙 抃誌	學 海 六 四九
宜州乙酉家乘一卷	宋 黃庭堅撰	知 不 足 六 五一
澗泉日記三卷附提要	宋 韓 洵撰	聚 珍 六 五七
客杭日記一卷	元 郭 昇撰	知 不 足 六 六八
三魚堂日記二卷	清 陸隴其撰	指 海 六 七二

ED02/05





陶菴夢憶

張岱撰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序者，尤在石匱一書。茲編載方言巷詠，咲瑣屑之華，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談諧者，歟。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縵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草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穉穉，歲入緡以千計，以故圖雞臂，應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蝶，恐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鄉嶺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為序而藏之。

陶菴夢憶卷一

明 山陰張 岱宗子撰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暉，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徒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為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蓋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樓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俗觀之，爨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輓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繡正面，蒲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忽近閣下一座，稍前為磻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為己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備，陋，殊紅木盤，木壺，木酒樽，甚盛，饌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筋瓶二，栲栳二，下一大几，陳太宰一，少半一而已。他祭或不同，俗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儀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袂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而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罅所，罅已，昇至爨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爨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亦魏國倍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蓋永樂之大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膺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低金身一金身琉璃瓦十數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關符合縫信屬鬼工開燒成時具三塔相成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壞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輒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濤霏霏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煙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嘆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鴉黃牡丹一株三餘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簷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鴉子黃鵬松花蒸栗萼樓樓吐淋漓簌香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裝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而壽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墻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時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芍藥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葵烏斯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紗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春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樓蠟梅西府海棠日丹白梨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塔下捕菊虎交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癡頭者火蟻疥枝者黑蝨傷根者蚯蚓蝨葉者象幹毛蟬火蟻以蠶骨籠甲置旁引出乘之黑蝨以麻裏筋頭持出之蠶蟬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蟬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蝨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闊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鑿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憐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榮帶之湖中橋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

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結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塔亦水榭羅館亦僅存望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亦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甯日哺至北固橫舟江口月光倒瀉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嘔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勳王金剛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瞿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筇芝亭

筇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筇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筇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齋亭中多一齋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椽一屏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風瀟瀟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路擊深迴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傑傑癸丑以前不垣不臺松意尤暢

新園

新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間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葭蕀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鱗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綠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隣居小戶則闔而安則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巖巖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新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赫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是蓬萊間苑了也一老佛之曰箇邊那有這樣

對門荷宕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對門外之荷花岩樓船畫舫至魚鱗小艇俯覽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蝦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治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粧淡服摩肩簇馬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欸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瀾波暑燥燥塵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鞞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爛爛之不可名狀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是流月映歌則雷輦濤濤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線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衫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輜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諺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鼓吹。必歡呼。必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遊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雜雜。酒徒沾醉。必岸輒驚。唱無字曲。或舟中懷臂與儕列。斷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盜賊。日日如之。乙酉。方兵駐江而守。雖魚鱸羹。收拾略盡。填城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抹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

奔雲石

南屏石。無出奔雲石者。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畫其中。四方弟子十餘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海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觀來履。手書回札。口囑僕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使肉便飯食之。夜即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武林。亭榭傾圮。堂中窺先生遺說。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潤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室。以石礪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也哉。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為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徧體多著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華至京。開平館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為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龍。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乘世。余載歸。傳為世寶。丁丑。詩社。名公人錫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郭世培字以海樵。王士美字以樵浪。張教儒字以陸槎。詩遂盈秩。木龍體肥。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濟。蘇陸。濟之杭。蘇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余磨其龍。磨尺木。勒銘志之曰。夜擊風雷。驚槎化石。海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夏。夏。雲。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款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得盡。閱硯多。硯理出。曾托友人秦一生。為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瑣耳。索銀二助。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擲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下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剝去大小二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憤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兩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酥潤如玉。背際白絲。類瑪瑙。指螺細。面三星。墳也。如

陶菴夢憶卷二

孔廟楹

已巳至曲阜。謁孔廟。買門者門以入。宮牆上有樓。登出。扁曰。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植楹。楹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興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年。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有奇。後八十二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已發數枝。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金石聲。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亭。馱一碑。書杏壇二字。黨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匯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款製適古。渾身翡翠。以釘釘案上。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磨銅。最顯高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略小。為孔氏家廟。東西兩壁。用小木編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孔林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為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見小山一點。正對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

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人猜。請大師試為標指。一片石敢指對。蘇生公說到點頭。敬枯山靈。願同石。鵬。鈞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撒眉。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無。看回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梅花書屋

隨壽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帳。設臥榻。前後空地。後牆墻其趾。西瓜。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朵。垣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蘇。太湖石數峰。西溪梅竹古勁。演茶數壺。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纏繞如櫻絡。窗外竹棚。密實裏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疎疎雜入。前後明窗。寶囊西府。漸作綠暗。余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慈。倪迂清園。又以蘇林秘閣名之。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樹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綠天。暑氣不到。後窗高於檻。方竹數竿。蕭蕭灑。灑。鄧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品沁如玻璃。坐者恆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光。棟連牀。鼎彝珍器。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牀。竹几。帷之紗幕。以障蚊虻。綠暗侵紗。照而成碧。夏。日。建蘭。未。蒨。薔。澤。浸。人。沁。入。衣。裾。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沈。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曬。窗。紅。爐。烘。氈。以。暖。山。石。桶。水。仙。列。塔。趾。春。時。四。壁。下。皆。山。嵐。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晚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沈梅園

沈梅園先生。性相高。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無斧鉞。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銜利。得香楠尺許。琢。為。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鑽。二。棕。竹。數。片。為。筆。一。為。骨。十。八。以。符。以。鏡。以。鏡。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夫。人。句。先。文。恭。誌。公。墓。持。以。為。贊。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匪。邪。同。一。轍。銘。其。鏡。曰。塞。外。旌。饑。可。食。獄。中。篋。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梅。園。製。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鑄。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其。以。粥。練。土。凡。數。年。範。為。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遊。羅。銅。

崎嶇山房

崎嶇山房。逼山逼溪。逼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開。門外蒼松傲睨。翁以雜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底。磴。可。坐。十。人。寺。僧。竹。引。泉。橋。下。交。牙。牙。皆。為。竹。郵。天。啓。甲。子。余。親。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澗。山。上。下。多。西。粟。邊。菊。甘。芳。無。比。隣。人。以。山。房。為。市。蔬。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瀟。瀟。為。擊。繁。

百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哺。必少冷泉。亦包圍。飛來峰。一日。綠溪走石。佛像。口口。眉。楊。見。一。波斯坐蒲象。燈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推落其首。并碎諸燈女。燈溺。渡。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為。推。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為。楊。兒。皆。歡。喜。讚。歎。

三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者。隨意攜去。余備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存。焉。者。覽。以。請。大。父。喜。命。昇。去。約。二。千。餘。卷。崇。正。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往。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滅。獲。獲。獲。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碧。髮。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篋。隨。行。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并。昇。至。江。干。籍。甲。內。攜。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嘉。則。殿。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階。則。飛。仙。收。幔。而。上。樹。屏。自。啓。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邊。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修。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以。甲。乙。丙。丁。為。次。唐。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祕。書。不。可。勝。計。即。永。樂。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哉。

陶菴夢憶卷二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縱。琴安得佳。余結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微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蘇。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苗。壘。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聲。石。撥。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潤。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須。類。聚。借。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甯。虛。芳。日。雜。絲。和。竹。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皆。響。非。關。匣。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亮。置。政。堪。佳。侶。既。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淡。心。生。於。手。從。容。秘。慨。莫。令。解。縷。於。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倦。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南鎮新夢

萬曆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檀。夢。亦。烏。至。人。不。無。夢。蕉。鹿。夢。軒。冕。擬。人。敢。說。惟。其。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掃。蕩。吸。錢。杆。非。其。先。知。先。覺。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儲。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神。明。之。賜。某。也。隱。蹤。假。滿。軒。真。樊。淵。願。影。自。憐。將。誰。以。告。為。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邪。局。促。憤。下。南。河。蟻。耶。得。時。則。鯨。潛。水。熊。耶。半。榻。遺。除。漆。園。蝶。耶。神。其。詔。我。或。寢。或。叱。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

擡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舉頭以拾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驗。李衛公上書西嶽，可云三問而三不靈，附此以聞，惟神垂鑒。

硤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興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事。有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水。縉紳先生願其價曰：我家逼近衙前，而不知打水喫，切記之。董日結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經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濁水，又無力越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巷，取水喫之，磷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噴天為白，又如輕嵐出岫，綠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帶刷之，硤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硤泉者無他法，取水入口，第橋舌舐，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嚙者，是為硤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硤泉茶館，或鑿而賣，及饋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硤泉。硤泉名曰益重，會稽陶翁，蕭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蘇城惠泉，亦勞而微熱，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函弄，水遞不至其地，易他水，余嘗之，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信服，昔人水辨淄澠，修為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雙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娥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冽，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日鑄茶數，牛雖辨，價於豚上也。遂募飲人入日鑄，約法，招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論之，香氣不出，煮硤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紫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海並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聞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徽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

白洋湖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恆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適往，章侯、世培、題至，立塘上，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陵千百羣小鴨，擊水飛，漸近噴沫，浪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鐵鍬，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著面皆溼，旋捲而右，龜山一攝，轟怒非常，破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先嘗言浙江潮頭

白龍結兩山激激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陽和泉

硤泉出城中，水遞者日至，咸獲到庵借炊，索薪，索米，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付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硤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植其下，皆驚服作氣，竹盡見芻穢，又作奇臭，張子洩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能救，硤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硤，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為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士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硤泉，而硤泉為張氏有，今慧山是其祖，璽檀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白樹蘇氏。

閔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娶一老，方欲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晚余曰：客向在耶，客在奚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爐，茶旋煮，旋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閔苑茶也，余再吸之，曰：莫結余，是閔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吸之，曰：何其似羅峴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水，余又曰：莫結余，惠泉走千里，水勢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洩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甌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邪？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吸此，余曰：香撲烈，味甚醇厚，此春茶耶，向渝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龍噴池

臥龍噴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領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正己卯，余請太守撤，捐金糾衆，吞餉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填二十餘畝，辟除瓦礫，穢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假瀟澄醴，竟還舊觀，昔之日不通，綫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龍，如寐斯揭，不避逆鱗，扶其鯁，澗瀟澄醴，照溼漉沫，夜靜水寒，領噴如月，風雷逼之，揚馨鼓鼗。

朱文懿家柱

柱以香山名，然覆葛木耳，北邱蕭然，不堪久立，單醴河錢氏二柱，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柱，幹大如

斗枝葉覆巖，地隆故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臺，不欄，不砌，棄之離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自謝已耳。樽櫛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癯瘠耳，何足稱瑞。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道遙樓演茶，為陳海樵先生手植，扶疎蒼鬱，老而愈茂，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尊盈斛，然所遺落枝頭，猶自燭山烟谷影，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而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為意，但與公言柯亭綠竹，卷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為無垢，次日，走綠竹苑，簡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讀之，如出一手，先言亂仙供余家，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下書之，有奇驗，娠祈子，病祈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君祈嗣，詔取丹於某篋，臨川筆內，篋失鑰閉久，先君簡視之，篋自出，篋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即娠余，朱文懿有姬勝，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歸於仙，求化妬丹，乩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人曰：老頭子有仙丹，不倫諸婢而余是仙，尚呢余，與公相好如初。

天鏡園

天鏡園浴堯堂，高槐深竹，樹暗千層，坐對蘭蕙，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面隨風，受用一絲，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笋必道此，輕舸飛出，牙人捧頂大笋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撈笋，鼓棹飛去，園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手，曰：象手，甜如蔗，滑如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實包涵所，所為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傳美人，酒老聲妓，非侍妾比，做石季倫，朱子京家法，都令見客，說粧走馬，變棚勃窣，穿柳過之，以為笑樂，明檻綺疏，曼曼其下，撒簫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輿一出，住必淡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數，積磔礫，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檣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酒老據其中扇，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而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鄴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關雉社

天啓壬戌間，好關雉，設關雉社於龍山下，做王勃關雉檄，做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畫，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恚，金其距，凡足以助其臚臚韻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

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關雉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恚，一日，余閱神史，有晉唐元宗以百年酉月生，好關雉，而亡其國，余亦百年酉月生，遂止。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兜一，蒼頭一，游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雕削，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峴，灌木蒼鬱，有頗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奇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上巖對，復走巖後，看長江帆影，老鶴河，黃天蕩，望條出麓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首與揖，問之，為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卷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為余作鼓，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之，伯玉強余再留一宿。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氍毹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陳章侯

崇禎乙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臥，余救蒼頭攜家釀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規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樓，密插相餉，也嘆之，章侯方臥船上，囉囉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背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執淡弱，婉婉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臨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竹應楚烟。楊聯輝名。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僕董技藝。亦愈出愈奇。余歷年半百。小僕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可驚。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楊仙。吳郡間有存者。皆為何僕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為異物矣。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娑一老。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錯。皆在其眼。請共聽之。

方物

越中清餚。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菜。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雙蓮子。花下藕。蕪芽。元笋。塘栖蜜橘。蕭山則揚梅。蕪菜。鳩鳥。青鱈。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嵯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餅。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髮。河蟹。三江屯。蝗。白蛤。江魚。鱒魚。塞河鱖。遠則燕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可不謂之福德也。

邪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邪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有鼓琴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癡無賴。故作淫勸。不肯著人。如食橄欖。咽澁無味。而韻在回甘。如喫煙酒。饒餽無奈。而鞭同沾醉。初如可厭。而過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阿寶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歸。遇土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亂亂。亂亂。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賭主人。及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獨以雙童。子為性命。其癖如此。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復敢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十三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紫酒果核勞之。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求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十餅。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餅核。不演戲。亦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庵廚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並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親。並素庵廚。不相通。迎送賄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陶菴夢憶卷五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天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笏起。仿為范文正公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而橋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紺樓幔閣。秘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為桃源。峭壁迴瀾。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湖為小蘭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蹟。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籍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主人與大父同籍。以奇醜。是日釋褐。大父謂之曰。丑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笑。余亟欲一見。及出。狀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猴。其鼻。頗頹。猶殘缺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而目中不應有此。開山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縟。祕閣清澗。絲竹搖蕩。忽出廚垣。知為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結紳先生。喜調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旬。遂字月為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方客來。都及見小園。山石鈐餅。銀燭敲起。掀翻五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于園

年之精神，便為別書。其博洽應不在王介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家如山，祇堪覆瓿。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綠淨，可鑿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曰：天童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芻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城之，龍怒，捕寺成白地，鎬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盜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箇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蚤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確者，磨者，飯者，汲者，鋸者，劈者，柴者，飯者，狎狎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棒喝。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古鏡，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己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乎辛辛，積於筆墨間也。周孔嘉句，余促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為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拔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秘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讀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八為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視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遺經，獸毳鳥毳，皆拾為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而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斛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漑，露王莖香，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烟雨樓

嘉興人開口烟雨樓，天下笑之。然烟雨樓故自佳。樓襟對蕩澤湖，澄瀟瀟時帶雨意。長蘆高柳，能與湖為淺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烟雨樓。客至，則載之去。曠舟於烟波標，態度幽閑。若爐相對，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宜公橋，甫里街，果蔬蔬蘊，法膳瓊蘇，咄嗟立辦。旋即歸航，柳灣桃塢，癡迷行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製為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盃盃，雕鏤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厥盒，宜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識之，余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難曹瞞。賞鑒之家，尚存秋聲。詩文書畫，未嘗不遠舉古人。恆恐子孫效尤，以袖擲石，擢金銀，以賺田宅，豪奪

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諫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背垂拱平章，一時傳為佳話。

仲叔古董

僕生叔少從涓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匱，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几，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還去。淮撫大悲怒，差兵蹙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三十觔，取日下水滸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做朱氏龍尾觥一，合盃盃一，享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日富。戊辰後，倖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為銅鐵，所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枚，青綠微肖，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之，或是龍藏收去。

噫社

仲叔善談諧，在京師與潘仲容、沈虎臣、韓求仲、張結、噫社、噫社數言，必絕纓噴飯。潘仲容為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箇，只是一箇。掐得不著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扼入齒喉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求仲與仲叔同議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彈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蹒跚踟躕，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勁竿如地脊。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攀援，義不受制。聚起鉞鉞，怒張如戟。魯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使殿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臥。久則滑澤醃醃，似有血氣。

一尺雪

一尺雪，為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鬚，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髓。結樓吐舌，粉豔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種無其土，蓋非兗，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以鄰以畝。花時，諸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狩於席。調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日翦數百朵，送寓所，堆塚狼藉，真無法處之。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為園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為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莽莽空地。有草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其菊海也。廠三而砌壇三層。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碗。無不秣。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豔。與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蚤脫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紳家風氣。裝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盆。其器。其盃。其盤。其樽。其酒。其麪。其食。其衣服。其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烘。較日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撤草簾以受繁露。

曹山

萬曆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傲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巖壑。大父作傲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鑿。竟是我山利水。石笈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如此。曹石翁為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極作佛事。以大竹筍貯西瓜。浸岩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攔斷頭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欲四瓜。掉尾而下。

齊景公墓花磚

澁頭沈食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得銅豆三。大花磚二。豆模素無奇。花磚高三尺。東腰拱起。口方而微。四面戟楞。花紋獸面。蠶網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歸乾劉陽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殿一介。不敢請。及官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為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驗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頭歸之後。為駟伶所嘆。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

陶菴夢憶卷七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擗。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輕敲。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好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開都。不勝其村。野婦之喬。畫。芳蘭。蕪澤。不勝其合香。芫萎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鼎。蜂。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迷。如。逐。如。奔。如。追。掠。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能。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正。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游。饑。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

二十年前，雖半住香園，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孤松，箕踞岸，入水，油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千，鮮豔可喜。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香撲烈，門外魚石，橫且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莖芽，楓采食之，嫩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箇箇紅綻，不輕下，多觀魚，魚鱗千餘艘，鱗次栉比，兩者夾之，限者扣之，簪者擲之，罟者舉之，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團團，漏網者，險險，寸鯁纖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觔，赤腹白肚，滿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松花石

松花石，大父昇自瀟江，署中石在江口神祠，土人割牲饗神，以毛血灑石上，為恭敬，血漬毛穢，幾不見石。大父昇入署，親自灑，呼為石丈，有松化石紀。今乘階下，藏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囷臃腫，失松理，不若畫文簡，家苗，錯二松，概節理，槎枿，皮斷猶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磨崖銘之曰：爾昔畫而鼓兮，松也爾今脫而骨兮，石也。爾形可使代兮，真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實如此。

閩中秋

崇禎七年閩中秋，做虎邱故事，會各友於菽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牀，席地，鱗次坐，綠山七十餘牀，衰童嫗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諸酒徒，盡飲，酒行如泉，夜深客散，借成珠寺僧，備飯，客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命小僮，斂竹，楚爐於山亭，演劇十餘齣，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爐，鷲鼻，天柱，諸峯，僅露鬚尖而已，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為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酒，水罈，花缸，宜興，磁，風爐，盆，盂，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傾圮，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淵，繇之池，之瀉，以滌，以灌，園以沐浴，以淨，涓涓，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愚公先生，交遊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款則餞，餞則歸，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之不少，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綴文理者，為之，礪石為垣，編柴為戶，堂不層不層，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槐古榭，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乳而臥，土牆生苔，如山脚到湖邊，不記在人間，園東，偏牆一臺，外瞰寺，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蓋遂不盡，與他園花樹，故為亭臺，特為園者不同。

定海水操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噴船，蒙衝，闢艦，數千餘艘，雜以魚鱗，輕艦，來往如織，船艦相隔，呼吸難通，以表語目，以鼓語耳，截擊要道，尺寸不爽，健兒瞭望，猿猱，槍斗，哨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休水，破浪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約躍入水，輕如魚兔，水操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挂一小鏡，背

布幕之，畫角一聲，萬蟻齊舉，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俯視，如烹斗，煮星，釜湯正沸，火燄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翁爨，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斲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觀魄。

阿育王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塔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隔山門遠，煙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品沁，右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使殿供佛，佛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歷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舍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出塔縫中，淡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滿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是年死，屢有驗，次孟日光初曙，僧導余禮佛，開銅塔，一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漆，非皮非漆，上下敲定，四圍鑲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睇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赤尼串，燈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鬚髯皆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追憶，面發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過劍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為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僕憶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僕僥為興化大班，余僑伶馬小卿，陸子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吃興，楊元走鬼房，周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兼手指，僕憶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勝，法前果，不能出聲，眼眼相觀，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為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

冰山記

魏瑞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為刪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蓋址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漣，口口許，曰：楊漣，楊漣，聲遠外，如潮湧，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個死搭妃，怒氣忿，漣斷喉，啞，至顏佩章，擊殺，魏瑞，嗚呼，跳，洶洶崩屋，沈青，傅，葉，入射相，皆以為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竟，為大人，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個靈犀與費收，數事耳，余聞之，是夜席散，余填詞，督小僕，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余定交。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蓋與爲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則客多方狡狴。嘲弄哈侮。不能勾其一髮。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歌。不易出口。南中動感大老力致之。亦不能覓一席。富商權貴得其主席半响。先一日送畫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裝訂。與合卷。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茶。善閱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聚茶數盞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鄰居有大賈。集山中妓十數人。翠眸噴笑。環坐縱飲。月生立露臺上。倚徙欄楯。颯然流瀉。翠婢見之。皆氣奪。徒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視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噤囁動。問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閃然以爲祥瑞。急走伺之。面頰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墮涎出二字曰。家去。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盞。食精茄面。即發顛。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筵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即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即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恣恣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前。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僧父載之。吾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錫。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慰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爲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蓋演戲。城中村落來觀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颯風起。巨浪磅礴。大雨如注。樓船孤危。風偏之。幾覆。以木排爲戲。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風不能撼。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蠶殼。踟躕蓬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鞵而已。升高視明。頗爲山水吐氣。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面弄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嚼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有魏黨。爲士子君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鐵錘能新不落。

陶菴夢憶卷八

龍山放燈

萬曆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刻木爲架者百塗。以丹楹。帳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又如陪煬帝夜游。傾數斛燈火於山谷間。圍結方開。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買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亮。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隨不得旋。祇可隨勢。翻上湖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烟火。禁喧嘩。禁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盡於大松樹下。亦席亦聲。每夜鼓吹笙簧。與謠歌絃管。沈沈味且。十六夜。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太監忙出。與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卻隨役用二卯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罷。亦遂罷燈。凡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捕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蠶。堆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挂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人靜。當遣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八人。買酒。酒盡。有未開甕者。買大糖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蘇果。頃刻罄盡而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左。借空樓數椽。以較童實之。爲糜子術。是夜。有美少年來。狎某童。獨獨酒。蝶裝非理。解濡。乃女子也。未曙即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窳白者也。

蠟花閣

蠟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泉。秋有紅葉。披下支整。澗澗石。露稜稜。與水相距。閣不掩不。地不樓不。蓋政不盡也。五雪叔歸自廣陵。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蓋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而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花樓折旋之。未免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踟躕。若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看松峽上松。廬山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雪叔劇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袖石裏。家來朝口扇。閣中言其小處。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簾箕。蚤昇而入。夜昇而出者。夏也。蚤昇而出。夜昇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時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坐臥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第開口吞飲之。如沉澁焉。花謝。蓋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麪可煎。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上流泉一曲。生澁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和絃而已。所畜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易。與蘭珍愛。小妾呼之。余強借齋頭三。月枯其垂一幹。余懷情。急昇歸與蘭。與蘭驚惶無措。煮麥汁澆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後。枯幹復活。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為蚶。為河蟹。河蟹至十月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填起而紫。蟹巨如拳。小脚肉出。油如蠟。蟹殼其殼。背賦堆積。如玉脂。琥珀。圍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蟹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臝以謝橘。以風栗。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笋。飯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絲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露兒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兒。取米頗茶甘露有兒句也。為之作圖。茶微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等芽。素稱越。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窻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園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廬可齊名。七椀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灑。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閩元竹

崇禎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天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乾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當。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況吾大越。蓬萊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波。含哺嬉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耆之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檢太乙之蓍。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亦知點綴豐年。後來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龍山立。祇說飛來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室懸。毋曰下守海澗。唯魚鼈是見。笙簫聒地。竹。出白柯亭。花草盈街。綵帖攤來蘭渚。士女湖湧。城助益城。車馬雷殷。喚醒龍嶼。況時逢豐稔。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為龍為光。兩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喧傳口號。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竹。便於角。而燕客復刻一牌。集天下之關。虎。關。鷹。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余為之作。曰。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結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其美物以。為貢。猶賦也。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殺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分析之。則主父假之謀也。絲。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鷹。虎。豹。此其選也。然則奚為。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泉陶謨曰。裁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瑞草路亭

瑞草路亭。為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身執藥。為匠石先。發掘之。見土。蓋土見石。發石。去三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又成。再後日又拆。凡十七變。而路亭始出。蓋。此地無路也。而路之。路之不足。又。路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性池之。索性。深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瀾浮。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若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苔。鮮不得即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敷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顆。盤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顆。鑿石種之。石不受鋪。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山形。缺一角。又。一。岩石補之。燕客性。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大樹補之。種不死。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得。然亦不得。路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石之。至。隔宿。或即無有矣。故路亭雖渺。小所。至。巨。燕客看小說。姚崇夢游地獄。至。一。大。編。千。惡鬼。數。錢。甚。急。問之。曰。為燕國公。錢。橫財。後至。一。處。墟。冷。落。疲。鬼。一。二人。鼓。囊。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窘。而。嘆。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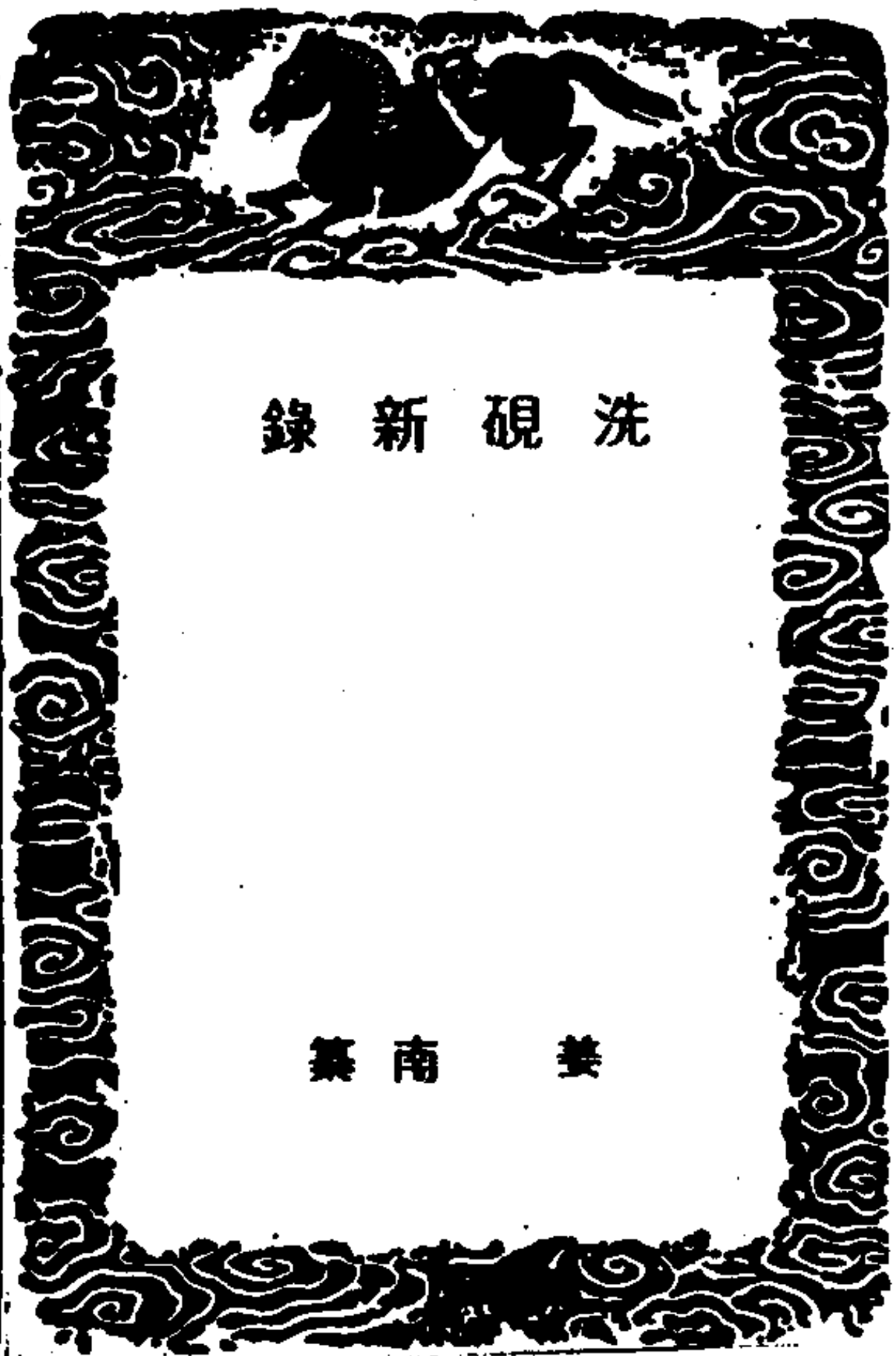
四五萬燕客綠手立盡甲中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積遺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燕客歸時三月又輒盡時人比之魚空四盡焉歸亭住宅一頭造一頭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製燈翫探為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為敗落陷塌帝稱燕客為窮極泰始皇可發一榮

那爛福地

陶菴夢有宿因常夢至一石厂烟管巖巖前有急湍迴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難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若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跡處篆文夢中讀之似能通其棘蓋閉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佇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為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嶸上多筍筍似伏園內余欲造廢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碾一石坪植黃山松數顆奇石映之堂前樹松羅二資其清絕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割裂如試劍扁曰一邱右照廠開三間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扁曰一壑綠山以北精舍小房細屈婉蜒有古木有屏屋有小湖有幽篁節節有綠山盡有佳穴造生城俟陶菴說焉碑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墟墟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菴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闊十畝許沼外小河三四摺可納舟入沼河南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棗梅菊園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畝可種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墟墟敬亭諸山樓下門之扁曰那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古橋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右陶菴夢憶八卷明張岱撰按岱字宗子山陰人考郡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其嘗構明一代遺事為石匿藏書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神史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具有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則明史紀事本末固多得自宗子石匿藏書暨列傳也阮文達國朝文苑傳稿略同是編刻於秀水金忠淳研鑿甲編殆非足本序不知何人所作略具生平而亦作一卷豈即忠淳筆歟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誥謂從王竹坡姚春濬得傳鈔足本實八卷刻焉顧每條俱綴純生氏曰云云純生殆文誥字也又每卷直題文誥編恐無此情茲概從艾蕪特重刻焉昔孟元老撰夢華錄吳自牧撰夢梁錄均於地老天荒滄桑而後不勝身世之感茲編實與之同雖間涉遊戲三昧而奇情壯采議論風生筆墨橫恣幾令讀者心目俱眩亦異才也考明時綜沈遠伯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詩高后配在天御輶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英敢齊云云靜志居詩話長陵每自稱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蓋高后從未懷妊豈惟長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實瀟沈詩斯明徵矣云云茲編鍾山一條即紀其事殆可補史乘之缺又王貽上分廿餘話柳敬亭善說平話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道老左祖良玉者賦詩讚之且為作傳余曾識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云云而是編柳敬亭一書一條稱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亦見其持論之平也成豐壬子辰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洗硯新錄

南 姜

南 泗 吳 肖 蘭 泉 之 輯
繡 水 陳 光 盤 金 士 校

子部小說類

洗硯新錄

姜 南 筵 里 賈 己 見

程文不必工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于子弟讀書堂備觀子弟
程課其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
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
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

藝海珠塵

洗硯新錄

今國家以此取士不可不務精熟專力於此而不
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而日耳馳筆舌窮不能圖
將其身遠不能兼濟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
益當務其善已者而已

二公主傳富貴

宋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瑊連橫柴主賢而
李主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訂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主夫
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主
夫婦迨粧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之曰予所有
者二子耳柴願自愧上論高之後柴無子所傳傳數

洗硯新錄

屋未嘗施用及柴幾番送上官

光武責吳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
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
日放兵縱火問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當更職何
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愧放應嗟漢二者孰仁良失斬
將弔人之義呼帝一念之仁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而不
一天下也

演小說

世之習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爲
藝海珠塵

藝海珠塵

洗硯新錄

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謂限存
齋過法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置豪華
尙餘良楹排若吳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
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白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
觀此則自昔燕有之矣

張說與魏州議杖朝臣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仲先下獄上與宰
相議其罪張說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
其死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巡
北海聞其美於朝堂被官殺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
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辱待之養廉事
往不可復追仙仙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
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
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
仲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
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滂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
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
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呼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存大體俾朝廷
以禮養廉恥時七所字不亦遠哉

天子家事

唐武后時后姪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諫太后曰
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
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美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此大臣盡心
王家體國家安社稷之言也卒之反正廢主以周爲唐
呂衡州謂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濟授五龍夾日以飛
又何過哉又唐德宗欲廢太子李泌切諫上曰此朕家
事何讓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
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
太子竊橫而不言臣罪大矣泌之心即仁傑之心也故
華陽范氏稱其以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
可謂忠矣吁若奸臣則不然貪位固寵以私滅公陷君
父而不恤誤天下而不顧欲保其家而卒滅其家也如
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褚遂良韓瑗來濟苦諫上皆不
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
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傾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
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又唐元宗將廢太
子瑛鄂王瑒光王琚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
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呼二奸之罪可勝誅哉

獨孤性如

穠冠道人徐延之云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妃後宮罕得
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入宮得幸於上后陰殺之帝大怒
單騎入山谷問行二十餘里高顯楊素追及叩馬苦諫
還宮賴夫人幸帝欲爲廢顯辭年老納室非所願後顯
妾生男后不悅謂顯於帝陛下尙復信高顯耶始欲爲
顯娶而顯面欺今其詐見矣帝由是疎顯太子勇昭訓
雲氏有寵生儼裕諸姬子數人而顯妃元氏不相得
后稱不平遣人伺求勇過不惟於已有如且如其子妾
而又如於顯所謂併他人家亦如也殊不知以余論

之門內得國之暴未有易於隋文者故未旋踵而身歿
國危猶孤之如楊素之奸殆天生一人以為亡隋之階
者乎

時文之弊

朱文公嘗陳唐仲云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
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後生輩多宗
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
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疪使人嗤
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
文所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又文公學
校其舉私議有云近年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
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
中選之文誦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
捏妄作七張明知不是經義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其主司不惟不知其謬反以為
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
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誠為作文而實為文字
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吁今科舉之弊正如此朝
廷欲改革之情詞文衡者徒有革弊之言而未得革弊
之方士大夫有志復古者不能不慨於文公之言也

洗冤新錄

唐虞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歷十才子之一也用韋渠牟
薦德宗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賦使廣和今讀其詩如元
日早朝呈同省諸公其末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其元日朝回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一聯云無能禪
聖代何事別滄洲似非蠅營狗苟貪位慕祿而不以素
餐為恥者口中語也而乃以韋渠牟薦得官君子何取
焉然則世之行不逮言者多矣況詩人乎

錄白髮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
我誰邪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
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頹髮皓然非鑷則
染將欲何為乎

昭君曲

奉詔事和親從容出禁宸綠知平國難膺勝奉君身此
山陰高貴明盤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料

題徽宗畫詩

宋徽宗善圖繪多畫翎毛今人家往往收得之間有近
代名人題詠其上或讚之或惜之如忠勤伯正公廣祥
雙鷺圖云麗葉青清水滿塘支鸞晴臥落花香不因堯
管驚風起三十六宮春夢長釋子來復高瞻圖云黃沙
風急飛秋回首中原淚暗流誤聽鶯鶯時語誰知
舊喜是新愁釋宗泐小鵲圖詩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
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鴈傳家信獨有松枝渡鶴鳴又
雪江獨棹云良嶽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寒龍飛淒涼
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舟仲方雙鴈圖云江南
龍幕重重雨民嶽河山處處花兩地舊巢傾覆盡西風
萬里入誰家張璪畫蘭云御墨淋漓寫楚蘭披圖却憶
政官閣分明一種湘纍怨萬里青城似武關

韓魏公處變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曾魯公公
亮愕然亟告韓魏公琦琦止召太子韓公拒之曰先帝
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通變如此吁天
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侍使宰相非賢則國家之亂也
不難矣此韓公所以能處大事也

王荆公文集

臨川王荆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所著也舊本
一百三十卷元金裕危素復加增補校訂總為百卷今
板行者是也臨川與文正公登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

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
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殺
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詢事各於其黨

廣州四忠

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
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
則事無不審矣李叟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亦十得八九矣

陶安善讓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
廖永安魏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蔡世傑
楚號二公與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為州人

元世祖諸降將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買以道
專國每傳禮之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
款上使董文炳辭之曰似道賣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
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
整呂文煥身為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
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藉口國史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
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沈
溺寺僧大梓與潘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曰公毋死公
不祿食四年矣非姑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

死國之吏也已而兵入府城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
勉而後出之累朝寶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太祖召至
南京授翰林侍讀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洪武二年也
尋滿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呼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
盡吾之節而已還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
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何必以此藉口為偷生之階乎

戒子

送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騰曰承家不在名
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
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場時
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
於汝也

引水便汲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卒西番還至西安以
其民病離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
利之汲者飲者皆賴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
穴會於一池俗名鸞鵲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
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灑水入城以便
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瀾
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
藝海珠塵 洗硯新錄 十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忠臣然
先生之孝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恩庵先生克勤洪武初
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先生上書政
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
吏又誣及恩庵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恩庵沒於京師
呼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子於先生深有感焉

石監生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他言皆惟紆困首

水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老弱不能勝漸死須
與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
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
權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
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
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鴒況師乎亦弗聽
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
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于
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藝海珠塵 洗硯新錄 十一

文武豈有種

唐來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威
世南子起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
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呼如敬宗奸邪而其孫遠
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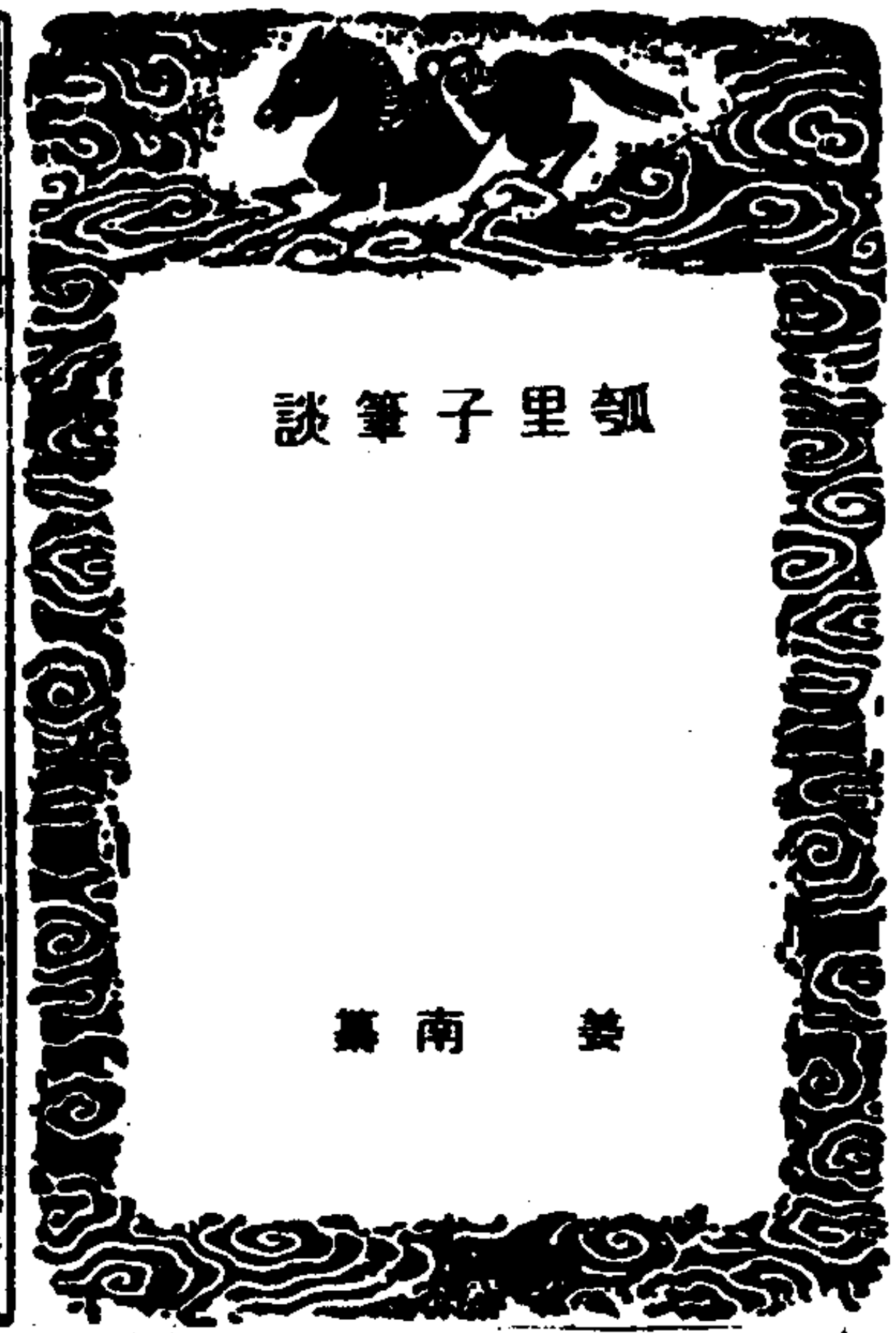
李懷光論吐蕃

唐德宗興元元年前上道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光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論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曰若京師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過之此一害也前
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發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
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有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
三害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前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會稽山別名

吳越春秋云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
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
中州諸侯防風氏後至斯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

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山州嶺之功外演聖德以應
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
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喁喁若見思母子歸父焉又史記註禹到大越
登苗山然則會稽山本名茅山其名苗山蓋亦聲相近
也



談筆子里瓠

南 姜

燕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瓠里子筆談

姜 南 籍 已 見

南 匯 吳 省 蘭 泉 之 輯
泰 賢 陳 祥 熊 渭 勇 校

陳丞相詩

斗壘孤危弱不支 背生守志誓難移 自經溝瀆非吾事 臣死封疆是此時 須信東君堪與敵 未聞烈士樹降旗 一門百指淪胥北 惟有丹衷天地知 此宋李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 觀此可謂

不負大魁之名者矣

皇明名臣楊公道愛錄一帙 嘉興湯壽潛所集也 楊公名

繼宗字承芳 澤州陽城人 備載月湖楊方正名臣言行錄 公曾守嘉興故 齋備錄其立身行己奉公愛民之事 以傳誠後來勸懲之明 雖也 齊序有云 嘉禾郡守之賢 者不暇遠舉 近如先生之前 黃公懋先生之後 張公岫 柳公瓊 梁公材 陳公琳 皆可述民何拳拳於先生之若 是也 第黃張剛毅如先生 而或少牧民之風 柳公清白 如先生 而尚多拂民之行 梁公清約儉素 儼乎先生而

鏡之以辭又為當道者 守杭陳公寬裕溫柔是為長 者未幾亦陞任去 以先生之才之德之行而復運之以 九載之任 深仁厚澤 浹洽民心 豈天之私于先生 以專 美吾郡耶 不然何民之獨無忘於先生也 齊字汝光中 正德丙子 浙江鄉試 授教諭 而卒 靈之意 自楊公後 惟 推梁公云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 吳山青 越山青 兩岸青山 相送迎 誰知離別情 君淚盈 妾淚盈 離帶同心 結未成 江頭潮已平 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 南高峰 北高峰 一

藝海珠塵

瓠里子筆談

一

片湖光 煙霧中 春來愁殺 幾郎意 濃愛意 濃油壁車 輕 郎馬 曉相逢 九里松 三詞皆 體麗 伯可固詞客 和靖亦 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神雲翰 見人家 昆季析居者 作沁園春詞 以 嘲之 予每讀之不覺三復 嗟歎 宜梓行其詞 以為世訓 詞云 樹上凌霄 葉前紫 朔秋來 尚芳 奈此 雞晨 鶯鶯 惟 惟 惟 妖狐 書 嘯 鴻 鳴 分 行 仁 得 非 周 喜 憂 非 舜 一 且 天 倫 忍 違 忘 如 何 好 翠 松 楸 感 泣 桑 梓 悲 傷 占 今 禍 起 有 房 總 一 國 猶 然 况 一 鄉 家 有 婦 人 豈 無 長 舌 世 無 勇 子 誰 有 剛 腸 樹 大 分 枝 瓜 熟 蒂 落 此 語 應 非 是 義 方 耶 書 此 要 懲 鑑 戒 不 在 文 章

寄子詩

餘杭進士洪皓 熙寧中 游太學 十年不歸 其父作詩寄 皓曰 太學何蕃 且一歸 十年甘旨 誰庭 閣休 辭 客 路 三 千 遠 須 念 人 生 七 十 稀 腰 下 雖 無 蘇 子 印 篋 中 幸 有 老 萊 衣 歸 時 定 約 春 前 後 免 使 高 堂 賦 式 微 皓 得 詩 即 歸 養 錢 塘 吳 體 武 間 官 四 川 其 父 敬 夫 思 之 作 詩 云 劍 閣 凌 雲 鳥 道 難 登 路 難 說 上 青 天 山 川 萬 里 身 如 寄 鴻 雁 三 秋 信 不 傳 落 葉 打 窗 風 似 雨 孤 燈 背 壁 夜 如 年 老

懷一拘鍾情 淡幾度 沾衣 獨泣 然 敬 夫 卒 而 始 以 丁 憂 還 家 且 作 詩 矜 其 妻 之 賢 而 未 嘗 念 及 其 父 至 為 聖 存 齋 先 生 面 請 之 其 劣 於 皓 遠 矣 予 見 庚 午 貢 士 嚴 州 余 初 以 母 老 不 肯 會 試 心 甚 嘉 之 愧 不 知 也 因 憶 二 詩 錄 之 掩 筆 不 覺 淚 墮

德祐主詩

寄語林和靖 梅花幾度開 黃金臺下 客 應 是 不 歸 來 此 詩 宋 德 祐 主 在 燕 京 時 作 也 又 有 送 汪 雲 水 還 杭 詩 云 黃 金 臺 上 客 底 事 又 思 家 歸 問 林 和 靖 寒 梅 幾 度 花 二 詩 不 甚 相 與 恐 只 一 詩 而 記 者 不 同 耳

送春詞

元大德初 燕人 梁曾 貢 父 為 杭 州 路 總 管 政 事 文 學 皆 有 可 觀 嘗 有 西 湖 送 春 詞 一 闕 詞 末 蘭 花 慢 云 問 花 花 不 語 為 誰 落 為 誰 開 算 春 色 三 分 半 隨 流 水 半 入 塵 埃 人 生 能 幾 歡 笑 但 相 逢 樽 酒 真 相 推 千 古 暮 天 席 地 一 春 翠 繞 珠 圍 彩 雲 回 首 暗 看 高 臺 煙 柳 吟 懷 拼 一 醉 留 春 醉 春 不 住 醉 裏 春 歸 西 樓 半 簾 斜 日 惟 銜 春 燕 子 却 飛 來 一 枕 青 樓 好 夢 又 教 風 雨 驚 回 觀 此 詞 孰 云 元 人 詩 餘 不 如 宋 哉

王虎谷先生書

藝海珠塵

瓠里子筆談

四

舊篋中 檢得 王虎谷先生 答楊遂菴老書 一幅 讀之 再三 不覺 扼腕 歎息 虎谷之不凡也 所謂 大臣 以 道 事 君 不 可 則 止 者 於 先 生 見 之 其 書 云 進 本 家 人 回 蒙 賜 手 札 教 以 吾 儒 出 處 之 義 所 以 開 悟 不 肖 者 至 矣 但 賤 疾 委 不 堪 任 事 且 此 身 一 出 之 後 必 至 更 陞 他 官 若 欲 行 其 正 君 救 民 之 志 而 盡 其 肅 正 之 言 施 其 澄 清 之 政 則 立 異 好 名 之 論 過 當 太 嚴 之 謗 必 至 交 口 騰 沸 庶 虺 虺 之 頭 踏 虎 狼 之 尾 亡 身 喪 家 而 無 益 人 國 智 不 足 以 保 身 死 不 足 以 善 道 非 孔 門 之 訓 也 若 遂 言 恭 色 取 悅 於 人 途 時 寒 漏 小 補 於 事 倘 不 幸 而 海 至 崇 顯 之 位 猶

酒皆是饕餮難容段方為國柱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圖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垂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為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

藝海珠塵

孤里子筆談

五

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論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絏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及黜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為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為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官身家者雲鳳童婦女之見喻喻如媼之情失可為之時喪豈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極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誦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恩昵邪害正自以為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為善處世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為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為任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

孤里子筆談

孤里子筆談

六

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論對偶難施於史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宜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語一令可載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簪粉飾壯士笙匏在鼓鐘非所宜云景文此說非也夫紀傳之體非特載君臣行事之迹一代風俗制作焉為如景文說則詩必如三百篇離騷詔令必如尚書兩漢而後載然自東漢以來代言者類以四六為體此文章與時高下而一代制作所在隨事而書使後世可以觀時變苟或擬以書之則非實錄與文之言未必為當焉

羊頭車

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百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離千里亦可至矣謂之羊頭車書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宋張文潛樂府輪駟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萊公詩

遺萊公在宋時號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一州出一絕句於壁

藝海珠塵

孤里子筆談

七

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廷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腐服而變鬚髮以希宰相也

韓愈事詩

正德末浙江按察僉事朝邑韓公汝節以抑鎮守內臣王堂被誣有旨命官校逮至京百姓觀公感泣哀動城市公自為詩曰非才尸位聖恩深庶何勞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為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襄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濤又與同官云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二年虛竊祿十口

果相知黃卷團扉靜青燈夜色還舊聞胡憲使此去慰相思時香菊胡端敏公為江西按察副使以發輿廡人好亦被誣速下錦衣衛獄故公詩及之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紛不靖為海紅花真知其取意也嘗見劉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畫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燕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為玉若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於此但俗談則不知其所自焉

唐文宗詩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勿登臨遊幸有時獨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真冤死哉

入耳職

麗水孫薪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為大學舊遊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謂郡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會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薪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職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夢薪赴赤松觀管轄召里人亦云夢幡幟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為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為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所之死次女竟受汚後有貴之者曰若獨不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之曰難難

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四賢一不肖詩

宋仁宗明道三年以范文正公仲淹越職言事貶知饒州余襄公靖論救尹舍人洙請與同貶歐陽文忠公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忠惠公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范余尹歐陽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四賢詩范仲淹云中朝鸞鶴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之人起家用儒業馳騁古今無所遺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一露宵中奇失身受責甘如薺沃然華實相茂裝漢文不見賈生久詔書曉落東南涯歸來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毗名都冀與郡國首里區百萬多占辭豪宗賢幸矜意氣半言主上承其願昂昂孤立中不倚傳經決訟無牽羈老姦黠吏束其手眾口和附歌且怡日朝黃輻邇天問帝前大畫當今宜文陳疏舉時密啟此語多祕世莫知傳者藉藉十得一一者已足為良醫一麾出守舊君國惜此智慮無所施吾君廣明廣視聽四招邦後隆邦基廷臣諫列復指口安得長喙號丹堦書歌夕寢心如疾咄哉汝髮非汝為余靖云南方之強君子

藥海珠塵

柳里子筆談

居貞然安道襟韻孤詞科判等屢得雋呀然鼓燭天地鱗三年待詔處京邑斗粟不定榮妻孥耳聞心慮朝家事嶠頭北秦帝曰都校書計課當序進麗賦集倦來顯塗詰墨未乾筆已奪不奪不為君子儒前日希文坐直事手提救教東南趨希文鯁亮素少與失勢誰復能相扶嶠然安道生頭角氣虹萬丈橫天衢臣靖胸中有屈語與嗔不避蕭谷諫使臣仲淹在廷列日獻陛下之嘉謨刺史榮官雖重任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當罪隨漕舟舟盡室俱炎取北去數千里蒙中狼籍惟嶠青高冠長佩闕下千百其羣詞爾傲吾知萬世更萬

世稟英風激掃夫尹洙云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稱鳴鳴皇皇大都足軒冕綽有風采為名卿高名高位蓋當世退朝歸舍貨已盈荷尚笑不知病指天報週如要盟一朝勢奪德未改萬鈞已與臺釐輕畏威諫上亦隨毀矧復鼓舌加其評透迤險共質器厚兩京塞耳心無榮嗚呼古人不可見今人可見誰與明章節義尹師魯飭躬佩道為華榮希文被罪數人怒若獨厥慕如平生抗書殺下自論劾惟善與惡直責征削官竄逐雖適楚一語不掛離騷經當年亦有大臣送朋邪隱縮無主名希文若

藥海珠塵

柳里子筆談

果事奸險何此吉士同其聲高談本欲悟人主豈獨區區交友情歐陽修云先民至論推天常補袞扶世為儒方闔冠博帶不知本樛欒安可施青黃帝圖日盛人世出今吾承叔誠有望處心學古貴適用與端莫得窺其轍子年五月范京兆服天子命臨都陽二賢拜疏贖其罪勢若止沸反揚湯救令百執無越位諫垣何以敢封藥求激憤亦復奮強食不得下喉位卑無路自問道目視雲閣高蒼蒼我書數幅責司諫落筆驟騰騰康莊物迎縷析解統要其間大意可得詳書曰希文有本末學古通今氣果剛始自明官來祕閣不五六歲為天章上心倚若左右手日備顧問鄰清光荷爾希文實邪佞揭不開口論否臧陰觀被譴始醜詆摧枯拉腐奚為強倘曰希文實賢士因言被責庸何傷漢叔王章與張傳當時豈曰諫賢良惟時諫官亦結舌不曰可諫曰罪當遂令百世覽前史往往心憤涕泗滂斯言感切固已至讀者得不令激昂肯圖反我為怨府袖書乞憐天子旁謫官一邑固分耳恨不剖腹呈琳瑯我嗟時輩識君淺但推蕩翰高文場斯人滿腹有儒術使之得地唯馳張皇家太平幾百歲正當鑑古修紀綱賢才進用忠言錄祖述聖德垂無疆高若訥云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

藥海珠塵

柳里子筆談

其每朱筆 柳里子筆談

正者為誠明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中道無欲傾嘉言論論范京兆激發糾謬揚王庭積羽沉舟毀銷骨正人無徒姦者朋主知膠固未遐棄兩轡五馬猶專城歐陽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歧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心無疑人謂高君如捷市出見縉紳無面皮高君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或彼之管絃皆淫詞艷曲所謂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皆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闕不過摸寫子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為彼善於此乃酸齷貫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地塘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濃粧玉女彈佳入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聲嘹亮驚起宿鴛鴦

藥海珠塵

柳里子筆談

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鈎新月十里菱荷香其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蕩蕩動桂枝香雷峯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湖水清江湖深天邊斜月新雁兩三行其四云彤雲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酒長空梅梢凍雪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樽催歌送玉船銀人在水晶宮

金元不同

柳里子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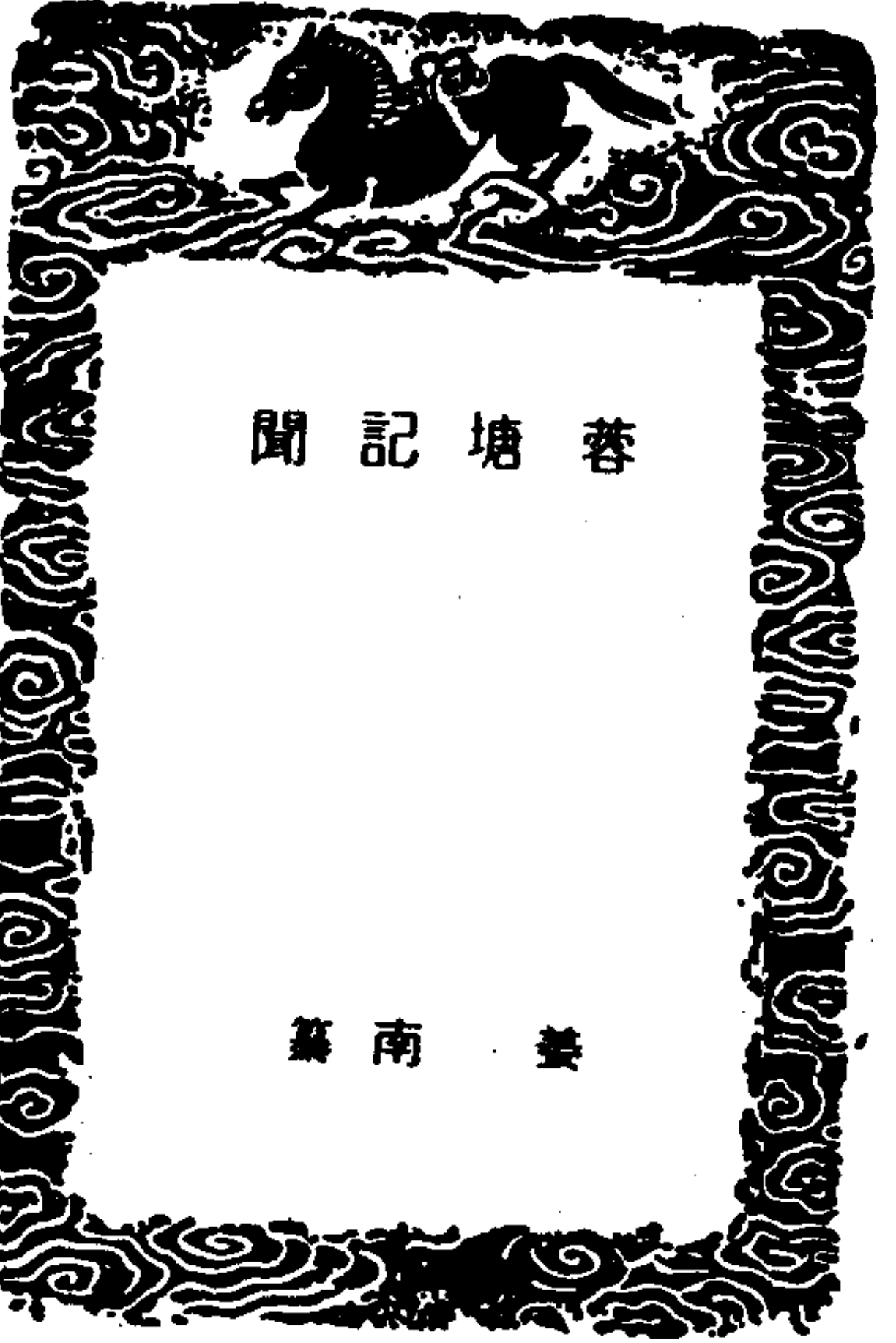
金元雖皆夷狄然亦不同阿什打既編據中原而名稱位號禮儀文物率變其國俗而從華夏有元魏之風元

則率中國而從其俗氏族衣冠字書禮樂非其國制不
貴也目如宋高宗建炎二年阿骨打遣粘罕入寇兵犯
孔子闕里卒有請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墓焉可發於是
斬其卒後金太宗庚午買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
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伐二代泗水侯并四十六代刑
部侍郎宗翰墓者命執之謁陵周示屐至廟南十里外
悉殺之共一十二人至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元太
祖鐵木真率其子拖雷侵金犯山東州郡孔廟殿堂廊
廡并手柏檜三株皆毀于兵燹其不及金祖遠矣及觀
金世宗葬宋欽宗於鞏洛之原而元世祖命西僧楊璉
真珈發宋朝會稽諸陵則其貪殘不仁何以異於秦項
之取天下哉周公膺之孔子外之宜也而巍然表冕與
歷代聖帝明王同祀傷哉

海珠

孔子筆談

西



聞記塘巷

南 姜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湖 張 慶盛 嵩三校

藝塘記聞

姜 南 應 已 見

老而學

習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見說苑言哉言乎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自得之妙乎然則學者旣而後已

陸之文

稽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二陸之作誠佳製也然上不足以肩劉向揚雄下不足以躐韓愈柳宗元雖悲流章而不脫八代之習何得如稽生及唐太宗之所論哉

諸子之貴

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

子列子貴虛陳轅覽齊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慶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選篇曰墨子貴廉孔子貴公墨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二論相似

舜詩

呂氏春秋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按此詩乃小雅北山之辭也不知呂氏何據以爲舜詩也

座右銘自警箴

臨川羅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子抗柳泉菴先生瑤夫著自警箴辭理俱到可追昔賢羅銘云短不可護護

藝海珠塵

藝塘記聞

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圖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爲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有游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若傷豈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鄭箴云勿自足自足自盡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妄安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爲詭異以沽虛名勿恤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信志平遠大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願以七年之望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學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於齋居用警勉乎朝

公毅文章

辨難攻擊之文無出於公羊高穀梁赤於春秋傳見之然氣脈甚短此經師說經之文不脫章句訓詁之習

柿蒂綫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蒂指綾之紋也夢梁錄載杭土產綾曰柿蒂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葉妄矣

藝海珠塵

藝塘記聞

溫公春遊詩

司馬溫公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馳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栢不及道傍花此詩之作其熙寧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公爭之不得故有是詩也可以見公之自許亦不爲輕

大明律

高皇帝既平一海字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眾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於廟於西廡之樓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二月齊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頊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曠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

藝海珠塵

藝塘記聞

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泉首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削府體微骨肌酷均切離云往古之式事乘仁者之刑梟曠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問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

改爲五刑徒五歲後三視其能以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所取焉此亦一端也

提學對句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除尚書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指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

蔡東坡文

毗陵顧塘北有蘇東坡先生祠宋乾道壬辰郡守臧子健所築先生初倅杭守湖往來毗陵有終焉之意自黃移汝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晚由僑耳欲還顧君踐少公對床之約次儀真聞有忌之者竟歸毗陵終於顧塘孫氏之館時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也先是有李惟昭者謂先生終在東南信哉越六十九年壬辰始有子健之舉子健又訪上大夫家得先生肖像或制服或野服凡十本藥置壁間復列少公輿與黃魯直庭堅張文潛未冕無咎補之秦少游觀陳無已師道六君子於兩序與先生皆設塑像釋奠則分祀又繼與無咎往來帖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碑有二一在郡齋一在宜興洞壘觀後悉燬不存嘉定十六年教授余申訪得洞壘舊碑本臨刻于石且記碑陰又集蘇集中詩文語爲文以祭先生曰海北雷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睇白鶴之來歸迤邐陽羨之盟已示善提之病瘵音密邇廟貌追駭嗚呼裕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木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後萬鬼以橫行駭四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方而驚視蜚聲彪蔚節孤高果於立論而絕關防勇於擊邪而鄰矯激論舍沙之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清不如尺渾政惡虛名之累臨流築室負擔葺茅相從田父笑談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剛大自養推挫愈堅丁壬真一歌空起雲屯之與丙子三萬日難留電往之身想登虬踞虎之風標笑噪犬吠狐之腥腐一寒分教再拜款祠骨已朽而名香屋雖低而人傑幾於夷級何以妥靈像設孔新敬做輯杖祠今不存矣

李常抵荆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嘗問其必能爲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謂子秀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有益堅士論以此歸之

商祿畜盜賊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金人索蔡京姬

揮塵錄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取所寵姬慕容容邢武

三樹紅年

三樹紅年年歲歲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念老翁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如此而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及天下豈不可以寒心哉

樞史精忠錄

岳武穆王忠勇蓋世死非其罪千載下人皆哀之奈檣旣死其孫孫珂爲王集金陀粹編續編額天辯誣錄等書上之朝以明王之冤抑其書今南京國子監有板又有中興四將傳中興十將傳岳武穆王傳皆載其事有印本惜乎歲久板毀罕有知者王集上曾有發忠寺在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杭城西樓霞嶺側自宋以來詞人墨客過其地者必賦焉元末守整僧可觀集史傳碑記并士大夫哀弔之作爲情忠錄後人因增續之與粹編等書各自爲集若程史愧郊錄諸書自是其孫珂紀載本朝朝野故事與王事不相涉也今新刊程史後添寫王傳於粹編精忠錄內纂取數篇載之又新集褒忠錄亦鈔粹編中御札入焉但求其多爲失體不免貽識者之笑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聞香閣舊書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千古中興恨有餘泚水關陵跡已荒南來宮館燕錢塘

黃子信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一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儒以其老榜爲監當心易之嘗摺撫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鶴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慢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儒得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讀謝安傳詩

黃山谷曾直有讀謝安傳詩云傾敗秦師琰與玄獨情不傾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温死大傳功名亦偶然此詩袞袞寓於諷詠之中安石之心跡見矣

石言

先儒譏左氏而富其失也証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以今驗之未必証也弘治三年三月日陝西慶陽府兩石無數大者如鷲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又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藝海末車

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便打死有被打顯跡有沉病死
者有病即為鬼壓死者陸續不絕百姓死將半初五日
起至十二日止二事俱見禮部災異奏內亦豈証哉

種放母德

種放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茅為廬專通經史
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修以養著家書十卷人多傳之
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為人所知
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遂辭疾不應召盡
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尹時存問
之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放母沒後隱節不
終願胎請無乃其母之德有以厲之於前歟

幸老知禮

御史杜公幸老起幸紹興中為太常博士二十九年皇
太后章氏崩當時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
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
從容裁定大敘前一日宰相遺召公赴堂曰有旨問舍
王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
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由是觀之
註疏之學亦有益於用也國家洪武中取士尚兼用註
疏承樂以後不復用四書五經惟用大全取士矣

讀書從政不在速

諫議大夫田公表聖名錫父懿善教于家嘗命公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遊長安從昌黎韓不復
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
太宗皇帝新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公後以直道事
君立朝侃侃是文正公稱其動必以禮言必有法予以
為此由公學力之深也

相知不偶

桃溪謝文肅公鍾有讀順天鄉試錄次領奇潘時用一

律云又是西風桂子秋不問仙籙上瀛洲英賢出處曾
非命歲月江湖念舊遊道德初心知耿耿功名春夢幾
悠悠青燈入夜西窗老誰復朱衣為點頭注云時西涇
李學士為考官而時用復不第豈非命哉時用與西

三藏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命引福寺僧懷仁集晉王右
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筆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
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近世翰林侍書董多
學此碑目其書為院體由吳通微見弟已有斯目後之
士夫玩此者學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非深於書
不足以語此

鍾狂客

廣東鍾狂客名其有詩名能書能畫安行理清通兵
官平江伯陳公銳時居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抵
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
去遊已辦蜀川千丈錦為誰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
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為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
一年信乎狂客也

論孟荀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
徒也以子論之孟子亞聖之才著書立言發明仁義性
善之說有功聖門固在冉閔之右至於荀卿則性惡之
論首禍仁義故一傳而得李斯流毒吾道卿之學有以

啟之也昔童子有言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卿
之徒大壞皇帝五伯之道則卿亦童子之罪人也豈可
望游夏哉



投 隨 筆

南 姜

雲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投 隨 筆

姜 南 筵

貧富不受錢

南 雁 吳 省 蘭 泉 之 聯
德 清 車 宸 英 錫 齡 校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顯山王文肅公劾為吏部尚書常藝海珠塵 一 投 隨 筆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帥華容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不受而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誤責之然充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

投 隨 筆

魏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又趙葵理宗朝拜右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靈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請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鑼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驚簪

雲海珠塵 一 投 隨 筆

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奸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既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墮其彀中之耶

逐臣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宋崖谷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在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初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眾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草草紫骨亦可哀也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壑春生於腐草廢墟煖發於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也

雲海珠塵 一 投 隨 筆

三

盧杞奏食官家

唐盧杞為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家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徒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承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然則杞固奸邪其為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售奸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策猶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季迪吳城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本朝續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深責也

與帶獎忠

正統己巳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毅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雲海珠塵 一 投 隨 筆

危不遺家

正統己巳秋也先寇邊王師敗績於土木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遺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為修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遺

荷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荷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肝貽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荷鼻耶買住不敢

仰視資倫後投江死籍身一字見此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為爾捨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那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擘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藝海珠塵

投贈隨筆

五

敘虞尚質成

虞尚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筵竺景秀嘗以過弊法曹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為善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作欲窺鄭衛縉衣雞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康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股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言疑本於此

溫肅去王敦像

溫肅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肅為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書像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律杖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諡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為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興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意俱到可與范碑頡頏同垂不朽子興睿宗時為御史動直不阿

送李崑詩

唐明皇送李崑之任滑臺詩有云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下小康淫侈交蝕其天而蓄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鬼教

李場北魏孝明帝時為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為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舍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場鬼教之言以場為誘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場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

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其早白者為衰徵恐不盡然也

變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齋絹百匹

三三陸

藝海珠塵

投贈隨筆

六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陸瑒字溫玉陸瑜字幹玉陳人號二陸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右三人皆有文學

漢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南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山崔嵬崑居穴處以為幄茵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漢漢高士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元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眉山使繩祖云

載記所始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書顯宗時有人

上書告固私作國史上召詣秘書部除蘭臺今史與前
雖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穎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
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
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然則晉書載記蓋亦有所祖而名也

玉階怨

新喻梁孟敬先生寅作玉階怨樂府云團扇且棄置夕
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鱗墮近緞簾羅衣舊恩賜不令
珠淚霑拳拳不忘舊恩可謂怨而不怒者

曲怨

宋文帝元嘉間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左衛
將軍謝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納焉
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此怨吾所啓繆會故
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曲
怨二字甚新述此事亦可為法

漢太祖唐太宗好士形於言

漢太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元
武門宴羣臣詩云粵余君萬國還慚撫八埏庶幾保貞
固虛已厲求賢二君英略古今罕及而好士之心拳拳
如此宜乎為三代以後賢君之冠已

藝海珠塵

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
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
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馮子振反覆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
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姦
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

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覆小
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己用
桑哥之失也

為吏名言

張無垢先生子韶宋高宗紹興三年進士及第僉書鎮
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
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趙置
使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

紙羽木箭

鄧基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
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
至削木為箭羽紙為翎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
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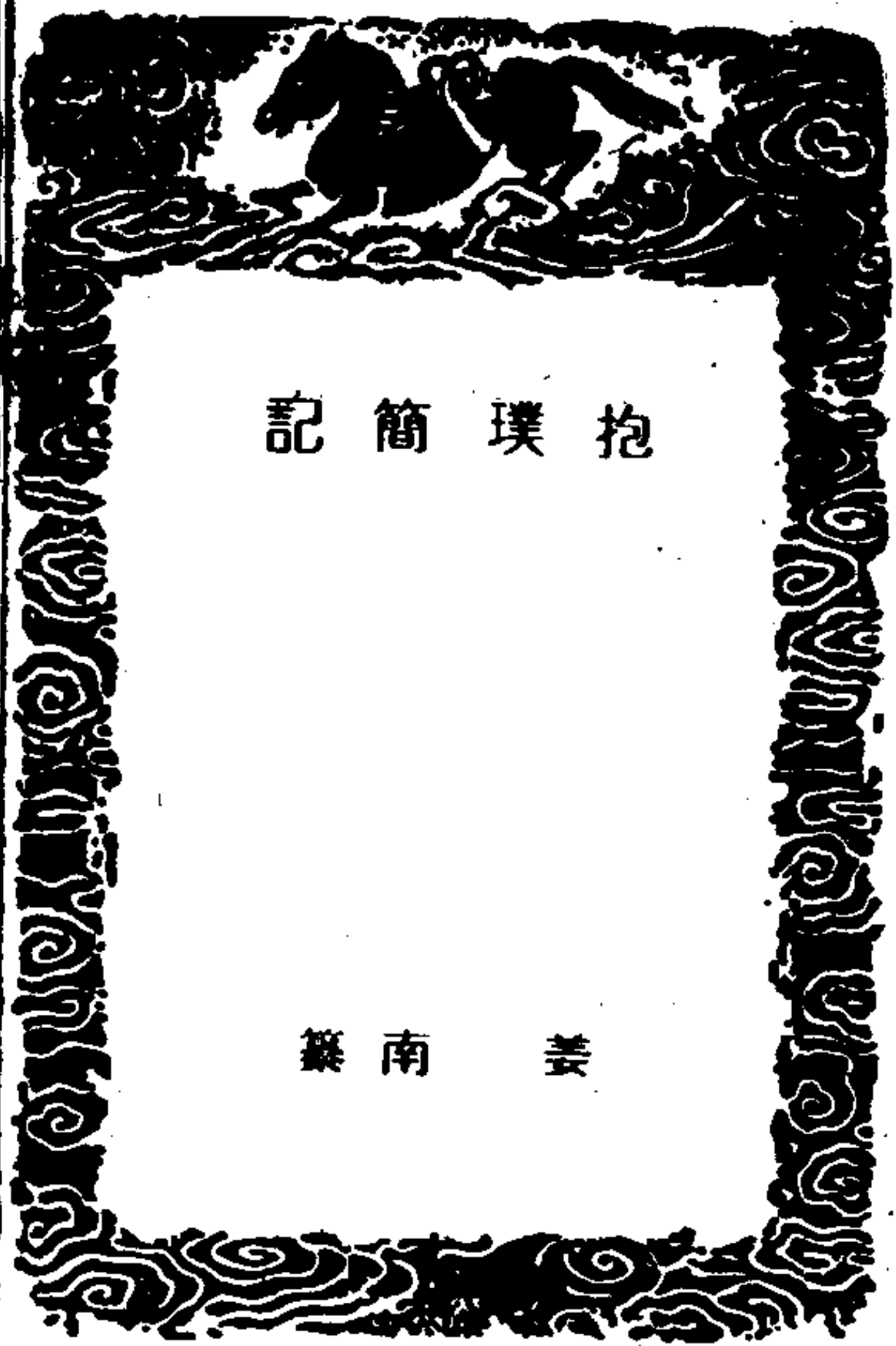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
於人其勤慎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在任時
一歷簡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
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
日晝晴夜雨某日晝雨夜晴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
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
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
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
候其人驚服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
公事非漫書也按汝南師友談記蔣穎叔之為江淮發
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入暗知風
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
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霜雪霧露

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
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嘗為之矣

壯士行

古樂府壯士行之作出於燕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辭古今詩人所作甚多唐鮑溶
一篇其結句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吁為士者苟
遇知己之主雖至殺身以報之又何辭哉



抱璞簡記

姜南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淮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衡照 誠懸校

抱璞簡記

姜南 里貫已見

容直

宋魯宗道為正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懇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應殿壁曰獨直吁真宗可謂盛德之主矣直而容之久而思之非盛德而能若是乎求之前代其漢文帝乎

韓通應詩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曾翰能辦此乎

龍溪四六

未四六以汪龍溪彥章為出類建炎即位詔是其筆也又見賀呂成公頤浩初大拜啓有云方羣臣憂杞國之

天麻建朝夕乃兩手取真淵之日重整乾坤語亦莊麗

道兄官弟

子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子有從陽明之學者彼此以道兄相呼而州人王貢分教嶧縣其兄嘗名呼貢貢謂其兄曰吾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之世光謂子道兄官弟豈非一切對時有廣西上凍州同知濟南劉君紀在坐亦言凍州土官知州趙元恩年幼其母與太平陸監生相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土官之妻曰官娘契父官娘亦可作對皆新聞也可晒可晒

榴花詩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二

白樂天榴花詩有云山榴花似紅巾容艷新妍不占春其語蓋出於隋孔紹安榴花詩紹安詩云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按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唐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官祕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榴花曰祇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吁王則工矣其如立身之大節何

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為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關於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為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為造歷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人所以為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於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於春必於水土之交在於丑隨地而肇見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略言曰始於梅花終於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

藝海珠塵

三

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梅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菜三候驚蟄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茶蘼三候楝花棟花竟則立夏矣

耳邊風

諺云耳邊風按杜荀鶴題兜率寺開上人院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用之亦不覺為俗耳

羽林行

唐王建作羽林行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救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觀此詩則李唐中葉無復有法守矣天子藉穀之下軍士之驕有司之慢如此則藩鎮之不用命宜哉其不可國也明矣

詩能言旅况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視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四

中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程之後聯鄭之前聯三詩可謂委曲形容旅况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詩有規戒

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觀詩云君此小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此詩深有意與泛然送行專詠情景者遠矣

寫詞述懷

扶風馬大夫作詞述懷聲寄滿庭芳云雪點疎髯霜侵
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
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童紫綬多少事憂煎
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爾
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
上閒了釣漁船大夫名晉字孟昭嘗仕國初東吳人也

始終不異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公
驥卒年九十有八是歲八月二十八日憲宗皇帝以公
齒德俱邵遣行人張和齋敕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

藥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五

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
從容體履康裕維風采嘉歎不忘茲特遣行人齋敕
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食米三石優贍終身卿
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謙論用慰渴思卿其體朕
至懷及九月甲申公覺神思少怠不肖治藥物但曰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即檢平日四方世大夫卷冊索
題識者次第書之俾還其人復書遺命屬其子完曰倘
至瞑目朝廷或有恩恤之典宜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
寫字如常已丑晨起盥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
一照靈光直上行及目將瞑男女哭踊復起坐舉手加
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卒之前夕有大
星墜于里人王文政庭中光燭間巷明年正月計聞上
悼惜遣官諭祭為營葬事壬辰夏完赴闕以公遺言懇
辭營葬上從之復以蕭山知縣李鞏言賜諡文靖

鐵胎銀

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為質外裹
以銀皮不復辨其偽也按五代史慕容彥超為秦州節
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
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古所質以償

抱璞簡記

抱璞簡記

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宜之深室
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悉當以賜汝
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銀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城
被夫妻投井死周太祖滅其族

唐鑑銘

鐘冠徐延之云古鍾鼎彝敦盤孟卮鬲其款識文多古
鳥迹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鑿質鑑背銘篆
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治鑿質
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寫翠對臉傳紅光合晉
殿影照秦宮鑄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畢
亦載此鑑銘纔八句子已錄之此銘校之佔畢所載不
但多二句其詞義尤勝云

守令以愛民為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善夫子獨丁寧
於為守為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實以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
乎為之收守者充聖門之意及聖人之心申飭而勞勉
之具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
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宋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

藥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七

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
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計已宰
皆為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道意
而朱徵國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
也其後真西山先生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三縣宰
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
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
漢吏循今日湘潭三厄酒直須散作分春及帥福唐
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

去非守平江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為民恫
輿無異切吾身他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
里要須興孝弟開闢謹勿致嘖呻與君共舉一杯酒化
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三賢同
本與梅溪微意固一世名德足以驚動貪酷之吏而禱
其魄然子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
粗任土宜疲人織絰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
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
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
為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謀之

藥海珠塵

抱璞簡記

八

多寡以為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為孔聖及朱子之罪
人也而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為三
君子之罪人乃邑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
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破視民如傷四字每銓量本部
知縣即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
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
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為一跋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
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
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嘆
儒冠之反不如鴟冠若也此眉山史繩祖之錄也夫守
令親民官也國家之制察之以六條儆之以戒石豐之
以俸祿之養待之以不次之擢欲其惠養元元也使其
君子耶則念聖賢之訓守朝廷之制而留心撫字使其
小人耶則縱恣貪酷惟欲之營刑憲且不顧而何能守
聖賢之訓哉讀此未嘗不三歎也

神宗論差虜

宋神宗嘗因便殿與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
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為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
離宮別館游豫禽侈非特不為亦不暇為也蓋北有狂
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

藥海珠塵

抱璞簡記

九

病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術國古之夷狄能行而
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為強盛大臣皆言
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也曰安有撲滅之理
但用此以為外懼則可觀此言則勤兵遠略非帝之本
心也而開邊生事顯武虐民皆邀功之臣啓之也其罪
可勝言哉

小人試畫工形容時題

楚雲叢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大筆法補試四
方畫並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檢選幾許人也嘗試竹
鎖橋邊賣酒人家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並書正夫
惟一善畫者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
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
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天以
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
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
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點絳脣

翠存齋題菊作點絳脣極韻詩令人悅妙其詞云花
稟中黃挺然獨立風霜表日寒開了占得秋多少
止

蕪海珠塵

是重陽蝶亂蜂兒遠歸田早為誰傾倒有個柴桑老
菊莊劉隱君於南屏葉文甫家九月見梅賦小詞亦
點絳脣云菊老蓉殘小園翳地開清馥陰消陽復的蝶
花如玉 結實調羹早獻黃金屋甘幽獨要知心腹除
是松和竹是可與聯鑣者矣 又見眉庵楊孟載
曉亦有點絳脣云何處飛來柳稍一點黃金小弄晴催
曉喉舌如簧巧 春夢須臾正繞江南道空相惱被他
驚魂綠遍池塘草尤纖麗圓融可愛 元滕翰林
墨本水仙花點絳脣更一氣流出詞云編袂啼香為誰
一滴春心碎淡黃深翠不似當時態 東洛經塵依舊

凌情耐空憔悴玉人何在細雨疎烟外然皆本末和靖
林處士 春草詞意來林詞亦點絳脣也金谷年年亂
生春樹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 又是離歌一
闋長亭暮王孫去 蕪珠塵 無數南北東西路

王端毅公奏疏

成化二十一年刑部主事林公俊後府經歷張公敬皆
以言事切直得罪三原王端毅公怒時為南京兵部尚
書復上疏云臣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
下又安俾臣等俯仰於無事之大沒齒於太平之日為
幸大矣適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
蕪海珠塵 抱璞簡記

蕪海珠塵

過直干冒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敬為林俊陳情
亦蒙聖問臣嘗以林俊等為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
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為其游說也實為國家慮耳方
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
太甚民飢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厲詢謀羣策極力救
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與土木之役為佛氏之居蓋聞
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予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
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
王歷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
閱過之以此觀之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為不足
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
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止
設一壇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
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其功
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
祖宗孔子之禮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處
茲又欲建營佛寺於皇城之側遷徙軍民多百餘家計
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為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
今一旦拆人房屋徙之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
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為建寺之資使民飛輓於道

蕪海珠塵 抱璞簡記

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
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
家也人皆私議以為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
獨張敬言之者是張敬亦能盡忠於陛下納諫直道以
除道亦可嘉也今皆不知省而悉置之此臣之所不
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諛佞之害政奸邪
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知之又造宮殿為梁為棟
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來修孝陵明樓差官前
去四川備歷山谷等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
不堪者多起動數千人夫止搜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
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為難得不知在京各廠堪作大梁
大柱楠木幾多可勾幾座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
備用也陛下如辛克孝如大舜自踐祚以來不暇獵
不游幸未嘗宴與一旅之師亦未嘗戮一無辜之人
誠不世出之明主大有為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甚
未之思耳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聖慈收雷霆之怒解厥厥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
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刑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
化九有歸心宗社可以鞏固天命可以永保矣疏奏上
納其言斥縱曉停建寺復林俊等官蓋十一月十九日

蕪海珠塵

也是歲正月元日有星變越三日上以星變求言教諭
云茲者上天垂戒災異迭見去歲暮并今正日星變有
聲如雷朕甚驚懼惟天道與人相為流通必人事乖
違斯天道不順文武百官皆與朕共天職者爾而五府
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官付
託尤重凡一應弊政及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其各指
實陳奏無或顧忌朕當采而行之用回天意故諭時有
禮部進士教毓元上疏以為臣聞君天下者不患上天
之有變惟患於有變之不警不患於有變之不警惟患
於警變之不誠臣請借前籌以明之飛雉維鼎昔在中

蕪海珠塵 抱璞簡記

宗非無變也然遂以之而中興皇德為濬在周宣非無變也然亦以之而中興此無他蓋由二君恐懼修省出於至誠故卒能回變而為祥易災而為福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言蓋可驗矣但後世之君或有變而不能警或警變而不誠及至潰裂四出災害並至不可救藥則又諉之於天數其自誣益甚矣恭惟陛下於今月初三日以元旦日西星隕如雷敕文武百官各舉弊政無或顧忌且曰必人事乖違斯天道不順大哉皇言乎至哉皇心乎誠可謂達天人之理而知所以恐懼修省之要矣誠行之以誠尚何不能回天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西

變以為天休而與商宗周宣侔德雖功哉夫唯至誠可以動天臣恐陛下所答自新之言未必盡出於至誠也臣昧死先言陛下所以修省之未誠而後及所以致變之由與夫所以弭變之道臣伏觀前史所載星之為變不一然未有有聲而在日在春王之正月在正月之元且者蓋正月為一歲之始元且尤正月之始斯時斯際正王者之政令除舊更新之時也然去歲地震既以正月之二日今歲星隕又以正月之元日誠前史之所未載前古之所未有而為災大之至變矣夫有莫大之至變宜加莫大之警省不為文飾一以至誠斯庶可矣陛下今日之修省誠果至乎羣臣罷宴似矣何於大臣旋有綵段之賜不知陛下為此是果賞之乎則臣未聞職居大臣與天子共理天下翻以天變而見賞者抑果愧之乎則今日天變正君臣上下交相警懼之秋陛下諒知引咎自歸必不專以此為臣下愧矣無乃陛下之私人間有恐其發已之奸惡暴已之罪名故假託他詞聽感聖心以此箱大臣之口如王巨美殊之賜者耳雖然大臣恬然受之不以為意亦可歎矣以此修省似非至誠之道也佛寺罷建似矣何乃僧道神佛像之賜聖意豈謂崇奉二教足以冀其神靈以弭天變乎殊不知繪像之與寺宇功程孰大費用孰多崇奉孰至前日又足以格天於既變哉矧彼二教游手游食無父無君悖理滅天使天而有口則必嘗之矣使天而有手則必擊之矣豈可崇奉以重天之怒哉甚至御寶者天寶也御寶者天語也陛下又且加之於觀音繪像之上彼之承賜者又且炫耀於通街大衢以為布施之資使市井小兒皆得手指天寶曰戲天語甚為瀆天以此修省似昧至誠之道矣去歲林俊張賊以重寶去國陛下憤其直而復其爵於理誠當而於矣然而所言之人猶儼然居位如故而彼二人者顧乃遠置於南京是亦疑有追仇盡言之恨保羅奸回之意於私或難免矣一念之間公私交戰至誠之道似不如此夫陛下當天變之時警省之初意猶未能盡出於誠則天下之人寧不疑今日之較論徒為虛飾哉若夫致變之由雖因人事之失然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自五臟外達四肢無不受病其失未可枚舉抑亦以陛下之求言如是廟堂科道必有能言之者臣惟四事所急於治亂安危之幾所大當警懼而修省者為陛下詳陳之大臣者朝廷之股肱陛下所宜老慎其人朝夕親近以商確治體者也適年以來選擇之際多出於左右之私而不本於輿論之公剛大正直者或遺棄於外疲懦軟熟者或置之於位名雖而於其瞻實則漫無可否甚至以阿諛取容為巧術以慎核依違為奇計以故天下大柄歸於內臣之掌握政使其勢焰薰灼傾動一時在內則招立權勢以累聖政在外則獵求州縣以困民生陛下方且庇之以為我之私人此內臣之權所以日重大臣之權所以日輕然重者既挾其所重以恣其城狐社鼠之威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蠅營狗苟之謀則夫今日政事之隳紀綱之紊是皆大臣失職之所致也憂諫者朝廷之耳目陛下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西

所當遴選其人以補拾遺糾劾奸邪者也適年以來選擇之際皆取其軀體之魁梧手姿之俊偉略不問其才識之如何夫惟選卒伍者以強壯為尚然則臺諫豈卒伍之地言職豈執戈之役哉占云千里一賢猶並肩而立百里一聖猶旋踵而至是蓋謂人才之難得也今陛下始而選之既不精及其去之又太甚是以有限之才應無窮之去尚何望得賢才之用哉既而去之又不見補致使臺諫之位十有五虛是豈盛世之美事耶此蓋由前者陛下所行所處不能盡合於規矩惟恐諫員充實則有暇以議君之非正直見用則敢言以妨君之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七

便耳老佛者所以惑世誣民害吾正道所當去者也何陛下適年以來敬之如天地信之如龜龍陛下所以敬信之者將欲賴之以垂佑生靈歟然而驗之於今則黃冠緇流終年祈雨翻以致旱將欲賴之以延壽聖躬歟然而稽之於古則梁武宋徽傾心崇奉卒以質禍此其不足信之明驗也況今之所謂道家者實本張天師之誣教而採摭老氏虛言之說以文其深摘取方士延年之術以神其利是皆偽妄欺誑者耳若彼佛氏輪迴果報之說恒河劫界之事又為誣天地之道壞造化之功其欺誑之罪又有甚於道教者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語曰仁者壽吾聖道之中自有福壽之地陛下何為取彼以為聖明累名器者所以辨別賢賤以嚴上下所當慎者也何陛下適年以來傳奉之詔大起於內廷銓擢之權不專於吏部奇袤左道彼何人斯亦得坐膺金紫之榮工匠藝術彼胡為者亦得與吾縉紳之列后家有何經國之大猷得以世襲伯爵妃家有何克敵之殊勲得以世為都督太保所以保王躬者也惟周召克當何滿朝之皆然蔭子所以厚功臣者也惟周召克當內官之亦然甚至寫道經獻異書冠帶滿朝無慮三千致使飛金布羽捷進旁蹶國寶珍巧趨曲徑上下成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七

風恬不為怪臣不圖聖朝之明明如此而猶有頹風之
靡靡如彼也且以理而論之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祿曰
天祿蓋以明其出於天非人君之所得私者今乃如是
不幾於逆天乎不幾於拂天乎就以利而言之歲糜廩
祿不下萬萬石數且此又有皂隸之錢陛下若推此以
為民饑之賑以為軍儲之備夫豈不實為上策何為徒
汲民膏血以養此銅臭無用之物哉凡此四事是皆人
事之乖違以致今日之天變者也然致變之由既以四
者之大事有乖違則御變之道當於四者之人事而修
警修警以言而不以行變不可弭也修警以行而不以
誠變不可弭也何也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天唯至誠
可以動之也何以知之詩曰昊天曰昉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蓋以天體事而不道不可欺也於上文
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以天
不可欺所以一有變渝不可不敬而又敬也敬而又敬
至誠之道也至誠者吾心之天也天人之理相為流通
吾心之天一誠則在天之天必格矣伏願陛下思祖宗
付託之重體天心警愛之至奮發英斷大加警修於臣
所陳之四事瞻前且何為而有失思今日何為而方是
改移易撤除舊圖新勿以一二勿參以三一本於至誠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或

則天變可回天休可過今日明論不為虛文而有實休
矣臣所陳者實有關於天下安危治亂之幾有非毛舉
細事之瑣瑣者願陛下不以臣之卑賤而易其言萬一
涓埃有補於海嶽則雖被妄言之誅實所甘矣

大臣不協

正統戊午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不協各發其私為言
官所劾上以大臣多在劾中惟吏部侍郎魏驥刑部侍郎
何文淵無所涉特命二公鞫之智庸能辨不伏二公
曰為大臣者何乃若此耶智庸慚伏遂議免二人官奏
入上是之

積薪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警若積薪後來者居上
西漢書汲黯之言蓋引此為用也

新安謠

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
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
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換官車上陝州當夫
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運西番使過盡驅
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藝海珠塵

抱璞齋記

陸景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任年深者有常熟陸景麗水金文
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善戲謔景面黑而齒白文嘗嘲
之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景
白以年深當有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書陸公瑜大理
卿王公榮乘肩輿因避馬即為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
公逐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輪兒擲諸公聞而惡之遂
有福建參政之擬景行察家餞之復對眾嘲吟云非是
區區欲大參奈因兩鬢雪珍珍諸公側耳朝端聽一
道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眾哥
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新書并手帕並無緞疋與紗
羅聞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以法律治妖神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旁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爲
瘴厲往往搬戲賽神男女喧闐時永豐徐恭知府事諭
知其事乃令人赴府言狀恭率吏振金鼓集祠下繫塑
像詣前令踏于地責以殃民狀問杖一百流三千里罪
令奉香火者代承款舉像擲之江翼日雷震祠所有巨
蟒死焉其害遂絕恭字克敬時洪武十三年也

鄰居占地

楊粉仕蜀至顯官隨王術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
居多為鄉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粉批狀尾云四鄰
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
吹草正離離吁士大夫務廣田宅不訓子孫以學未必
不為後來勢家奄有玆寧不為達士乎

獻楊梅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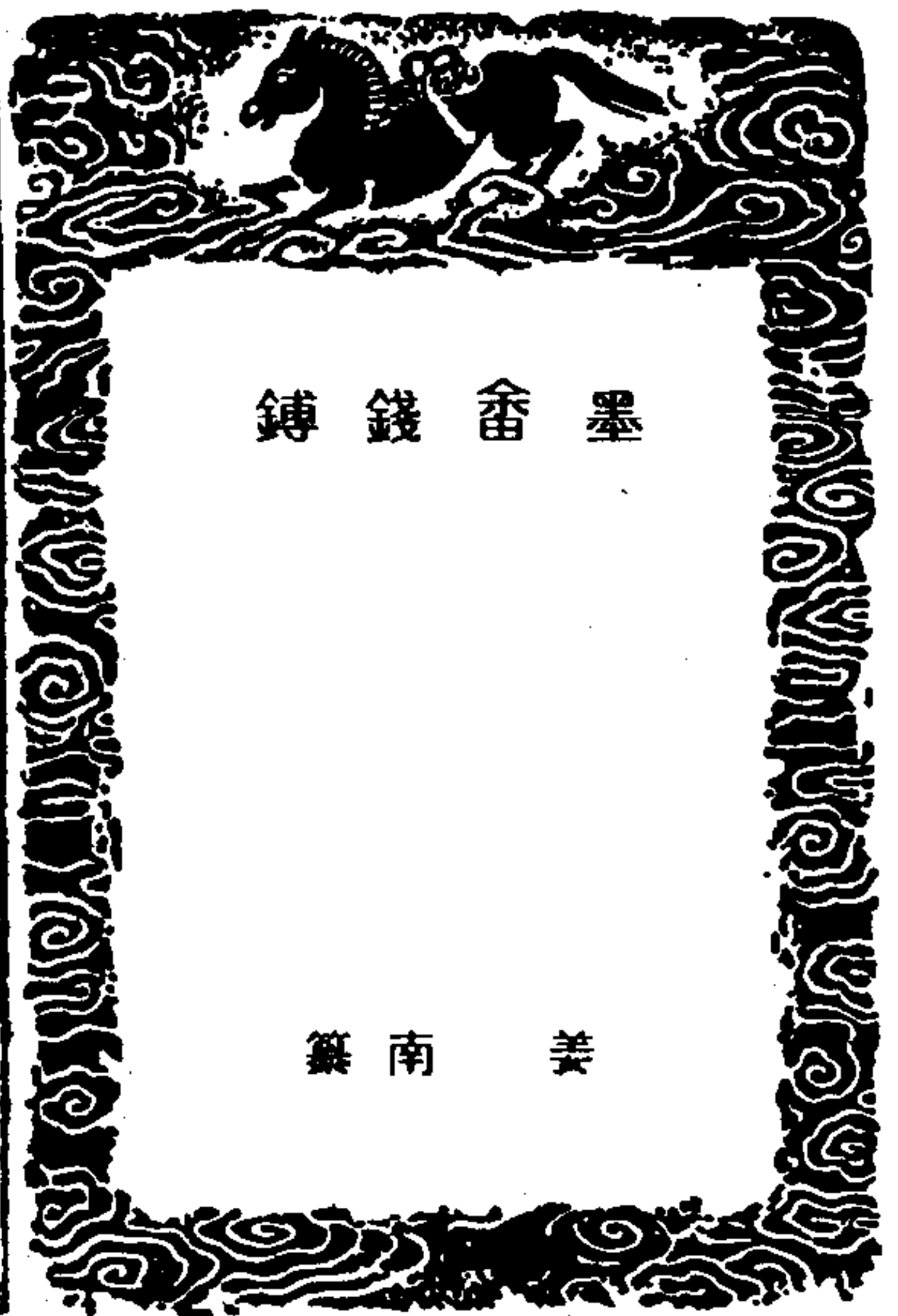
王凝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實苦腳氣或云楊
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喪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
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吁
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亦人之恒態也不
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真乎

按察司官糾劾

國初改元肅政廉訪司為提刑按察司設使副魚事官
使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兼理刑名其任最重
與在內都察院相同今則專理刑名不復聞有糾劾之
舉如國初故事常讀密庵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厚仲僉事謝元功
劾左布政使薛大昉貪淫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取
問大昉亦造謗還詞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
厚仲糾劾事得實大昉伏誅厚仲等還職厚仲等初
藝海珠塵

被召時聞中百姓為之謠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

去地無皮後陶復任百姓踊躍相慶厚仲名鑄鄞縣人
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剛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
開濟得呂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好擅權遂擢福
建按察使元功名肅上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福建
按察使事能詩文有密庵集大昉保定府蠡州人洪武
四年進士



鑄 錢 番 墨

纂 南 姜

藝海珠塵

墨 南 錢 鑄

姜 南 錢 鑄 里 貫 已 見

袁 凱 善 對

南 匯 吳 省 蘭 泉 之 輯
仁 和 張 吳 佩 三 校

子 部 小 說 類

袁凱洪武中為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
遞滅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
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
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藝海珠塵

俗語相反

世俗有著衣喫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喫衣著飯之
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
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
然無事至如人或道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
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之言非戲
也真有所見

禁稱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
于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

墨 南 錢 鑄

道真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悉令革而
正之尚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羣也從羊君聲徐鉉曰
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群字高皇惡其文
為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於羊首蓋非然也

罪小臣

宋徽宗多微行祕書省正字南劔曹輔上疏切諫太宰
余深曰爾小官何敢論大事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
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奏不重責輔

藝海珠塵

墨 南 錢 鑄

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吁大臣怙寵位而不能言故
小臣言之小臣言之而反罪之大臣之罪上通於天矣
宋之君相如此求欲不亂得乎

李嗣真審音

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相
人李嗣真謂道人劉栗曰宮不召南君臣乖也角與徵
異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
而太子廢嗣真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
比日有側堂堂堂堂之語則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
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居申
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躪吾見難作不久矣
吁嗣真可謂審於音者也求之古人其師曠之流乎

房杜善用天下之才

會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
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
珪張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
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絳虞世南
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
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

藝海珠塵

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
過曰問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已長格
物隨能收敘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
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
文辭敏贍也不在於剛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為首務
乎世之如賢嫉能營私植黨呢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若
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
可勝言哉

揚州詩

廣東肇慶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
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鬢玉樹歌自昔
瓊花祠后土至今荆棘臥銅駝江都門外玉孫草怨入
東風綠更多文彬名質國初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又無
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朱簾十萬家春風吹盡舊
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應蒼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沽
美酒著釐觀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遊處立盡斜陽一
歎嗟俊民名惟允國初為鎮江府別駕二公及見前元
之盛故詩皆有感慨不盡之意

月下裁衣詩

吳人陳嗣初名繼曾為翰林檢討有詩名有題月下裁
藝海珠塵

衣一絕云香燭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
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真唐人語也

表語相因

唐宋學士延清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二云足臨鯨壑
未偕聞龍之憂首戴鼉山豈喻承恩之重後柳子厚為
樊左丞議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鼉
之山未如恩重柳語全出於宋

晉中三傑

虎谷王公雲鳳遂州和順縣人晉漢王公瓊太原府太
原縣人白巖商公字平定州樂平縣人稱晉中三傑說

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辭庶吉士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
應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獻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
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

杜牧之詩句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云塔前石穩棋終局窗
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掃石
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古人於適意處即道之不嫌
其用之重也

禮士

墨金錄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
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
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寶壘
門下輿徒步而至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
之風

西湖夜宿詩

蹇驢衝雪岸烏紗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
捲簾燒燭看梅花此李訓道孟昭西湖夜宿之作也孟
昭名進嘉興人詩亦醜藉可愛

御史不可決杖

唐明皇以張廷珪為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
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
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時人服其得體呼為大臣者可不念哉

更定昶字

太常卿崑山夏公昶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妙絕一
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
諸宮殿榜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昶字本書作昶
因在昶上曰豈可從旁宜加永上遂為更定故今書

多作泉

本縣主簿

楊禮書蜀蘇州吳縣人以學行受知仁廟為郕王府長
史以疾乞歸景皇即位進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詔賜
祭葬召其子肆入朝上問所欲為官對曰願得本縣主
簿從之

姑蘇懷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固
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聞
風雨明年寒食節麥孟誰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
蘇感事之作也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
氏率姬妾登齊雲樓令家僕辰寶自焚而死黨與無一
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澤洪武間為松江華亭縣
丞

詩人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人
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翠翠美渠
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開吮彩豪消白日
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
詩既脫酒亦吾杭之詩家故錄之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
赴禮部見鄉人泣下鄉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
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
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鄉人云初以下地無
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
易路隅之吉遂為兆城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
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陽於
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俾世守之
乃信陰陽巫師之說等龍穴脈以為風水之勝可以長

守富貴既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
果可恃乎

愛讀阿房宮賦

宋元豐三年蘇長公謫黃州監稅寓居臨皋亭後改築
雪堂而徙居焉以大雪中築此堂落成繪雪于四壁故
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
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
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寬苦聲
其一曰有兩句好好字西人其一人大怒曰你又理會
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
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
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關
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
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
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
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
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
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
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
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歛服云實得金百斤馬
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
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
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
足論者其鬼之黷又何靈哉

合編充軍

大相皇帝立法雖尚嚴然皆為扶植良善摧抑奸頑故奸頑之徒合編充軍者有二十二種謂販賣私鹽 詭寄田糧 私充牙行 私自下海 間吏 土豪 廉台抄割家屬 積年民害官吏 誣告人充軍 無籍戶 攬納戶 舊日山寨頭目 更名易姓家屬 不務生理 遊食 斷指誹謗 小書 主文 野字子 幫虎伴當 直司今此法俱在而此等之人縱橫無限公然無所忌憚雖有犯者往往以計脫免積弊不除嘉禾不盛無怪乎民之窮且困也

昭君怨 樂府昭君怨作者多矣唐東方虬五言一絕云掩淚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意新而語致拳拳不忘主上之心隱然於不言之表佳作也與王維息夫人五言一絕辭意相將王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地理所至 小戴記王制篇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自南至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自東至西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此成周盛時地理遠近之大略也而先儒應氏以為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感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勢中國以事外也然自今觀之大江之南為南直隸為浙江為江西福建衡山之南為廣東廣西四川為貴州雲南恒山之北為宣府為遼東其地倍於周矣豈非秦皇漢武之所開拓者歟然地愈廣民愈眾而風俗不能三代若者良有以也雖有善治者其教化豈能遍及哉

論近名

劉忠宣公大夏與東湖吳公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然而白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議通祀孔子 以下八則見大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略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隆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通祀得不能焉唐字惟明寧波象山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奏祥異 宋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云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

不敢不奏以竹箠盛瓦數十片奏呈冰文雖銷痕迹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

論權字 論語可與共學章註引程子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徧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詳大全大小註今按陸宣公贊論替換李楚琳狀內有云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權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衡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又曰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比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致堂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使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者然則權字宜公固識之矣而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者程子偶失之耳

燭燿 古今注螢火一名燭燿一名螢天一名燭燿一名丹良一名燭燿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燭燿一名腐草為之食蚊蚋按詩東山燭燿行舊詩註以燭燿為螢非也

惡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樹下曰此嘉樹字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當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上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

面折廷爭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侍左右若不少順
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呀以太宗之
賢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如是通鑑
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語過美而失實矣

相風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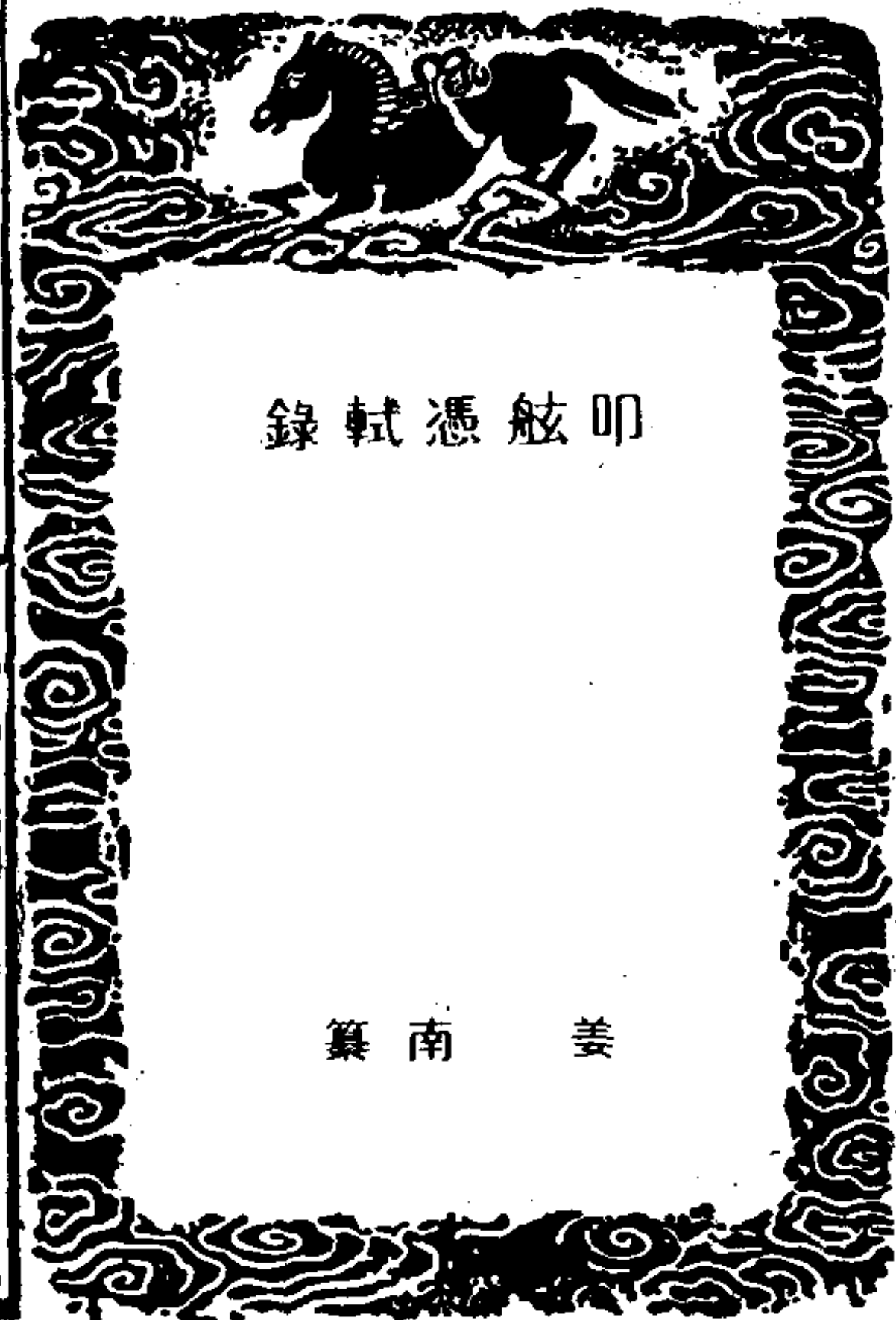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橋上或於尾後舵樓上立一
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每日風色謂之招風旗按唐詩
人韓翃送客水路歸陝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如此
則古已有之矣而相風竿之名尤佳

特賜進士

孔謬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
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講師
道嚴正不阿上憚之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為蛇也見本草按造化
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麋易鬣由此言之信
乎龍之骨蛇骨也



錄軾憑絃叩

纂南姜

藝海珠塵

叩絃憑軾錄

姜南簷里貫已見

勸學文

南澗 吳省蘭 泉之軒
婁縣 王朝恩 笙餘校

子部小說類

勸學文一篇宋荆國王文公安石之作也通篇皆以肥家潤身之利啟導學者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良知良能者略不相及也善乎李之彥之言曰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恣其

藝海珠塵

叩絃憑軾錄

拾克惟以金多為榮不以行穢為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真之不恤然可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為具文一切實廉恥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眞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為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鋼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諷之也

論曹操

宋景文公用曹操屈孔融程瑗殺之操之字為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為比而斥虞翻誅張濕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唯劉備為特云又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

叩絃憑軾錄

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或末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氣以誅或寧不信乎此論深為有見然曹瞞尚不能容物已見唐崔塗之詩而荀彧之志杜牧亦嘗道及之矣

詩含怨刺

嘉興陳漢昭顯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裏竹實蕭疎鳳亦飢此詩怨刺之意見於不言之表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薛令之首荷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題趙子昂畫馬

藝海珠塵

叩絃憑軾錄

二

姑蘇沈石田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黃髮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家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宋仁宗明恕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程囚其人于獄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足病也又從而禁繫之安得不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之輒止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君羨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故也仁宗於此其過二君遠矣諺之曰仁宜哉

按察司官不糾劾

永樂己丑車駕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貪暴失期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糾劾皆請楊青驛給役

慶樂園詞

張叔夏通鑑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園華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荆棘中惟

藝海珠塵

叩絃憑軾錄

三

存古桂百餘故末句亦有猶今之視昔之感 古木迷

雅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黃鶯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暈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足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余嘗讀此詞不覺為之增歎再三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良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圍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余為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者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為有力者移去矣杭城中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陳家者已為之而拆去矣止遺一坎許氏者自余結髮已來不三十年已七易主矣吁此奢僭之尤者也君子貽厥孫謀當訓之以勤儉慎毋蹈此而取訥於後人焉余因讀叔夏之詞重有感也於戲

過宋陵詩

陳橋驛時勢倉皇點檢歸來作帝王玉斧不揮螳後雀朱牌空寫火中羊早知金狄無誠約何必珠襪有謾藏泥馬南來成底事江邊白塔更淒涼此鄉先達存齋盟先生宗吉過宋陵之作無限傷悼不平之意見乎其辭

藝海珠塵

叩絃憑軾錄

四

谷鐵寓於吟詠之內也

羅結

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而伐紂救民以安天下為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懇親任之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望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僧可觀入院詩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儻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宵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難節不已呼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憐動其中乎

作粥救饑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仙林寺中饑民殍死不為哀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民振乏為事乃請杭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糴糶大糶中明且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

蘇海珠塵

即敏遺稿錄

五

虛其前以行粥用兩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糶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在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財大囊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東海翁自評

東海翁張先生汝弼稟議奇異充之學問老且不倦為文章典雅深厚詩清健有風致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先生惺惺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議間雜諸語而必以理勝嘗自評其所能曰人以書名我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所敢知也然羅一峯倫以言事件大臣去國先生慨然作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歸民相與立生祠嶺下又數請縣移文候安否則其為政可知矣

黃堂

黃堂節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遂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防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細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姑蘇志

明敏遺稿錄

炎涼得失

東陽子俞子曰人之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汚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為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岡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又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舍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宜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夫炎涼在人得失有命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炎涼得失何預於心哉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間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食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威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因圖空虛

題四皓奕棋圖

咸寧伯王襄敏公越題四皓奕棋圖云暴楚強秦一局收不應末著又安劉就中諸呂真劫敵賴得旁觀有絳侯朱克粹云一局殘棋尚未終白頭何事到青宮可應

東軒鶴窗詞

臨川孫東軒先生大年作小詞二闕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 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為秋娘賦 粉淚濕絳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 數日向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為阿誰但悔從前錯子師鶴窗翁和之序云臨川孫大年先生嘗作卜算子二闕予自童子時誦之至今不忘歲晏風雪夜坐無慘取而歌之孤憤悄然因和其韻云歌得雪兒歌舞得

明敏遺稿錄

霞裝舞料想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 顏色雪中梅 淡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峰未數高唐賦 花壓鬢雲低風透衫羅薄殘夢驚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 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二公之作可謂鏗金戛玉矣

中秋啓

宋趙祖穎奇謝景思及同在大學值中秋起人作會啓云庚亮樓邊漸觀掛簷之月揚雄宅畔茂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樽中屢極詠諧之飲錢

蘇海珠塵

即敏遺稿錄

八

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覲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滿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盡追長夜之觀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祖穎之筆也醞藉可愛但恨太酸耳

總兵官印文

國家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緩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清運總兵無將軍名稱其印曰清運之印墨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蘇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統幕

統幕之地在北直隸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主遊幸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俗訛為土幕又名土墓又名土木皆訛也本朝正統十四年王師敗績于土木大駕北狩即此地元陳孚剛中詩千里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朱靜庵

明敏遺稿錄

九

海昌朱靜庵光澤教諭周濟之妻也能詩其詩梅花燈籠一絕膾炙人口其詩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裏恨迢迢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才思不減李易安也子年十五六時識之今有集行于世

學詩之法

學詩之法先師孔子道之盡矣後之學詩者不過曰取材漢魏效法於唐而已所謂性情者未之講也嘗愛元伯長宣著徐生問詩一律云少日題詩愧老成中年漂泊讓才名師襄去亂亡周雅宋玉悲秋學楚聲月樹謾同烏鵲怨陽阿何得鳳凰鳴歸來信有餘師在千古歌聲繫性情二字括出於學詩者甚有益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洪武乙丑庶吉士

易陰伯郭忠襄公資洪武乙丑進士轉翰林庶吉士由是觀之則國初庶吉士在中書省高皇帝既革中書省乃改在於翰林耳非文皇始賜名也

庶吉士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置翰林偶謝梁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也

莊荀揚子之文

陳後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創成相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印版試錄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愚以為文章以理為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奇揚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文愈澁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其餒者乎

胡端敏公論仁明武

胡端敏公世寧嘉靖甲申以吏部右侍郎服闋召時羣臣諫上追崇者伏闕號慟聲徹內庭上怒責以覆楚降謫有差八乃上疏略云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蓋是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

藝海珠塵

可修德誠錄

十一

所以威之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者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之物何所容而天威反喪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過則察武過則殘決不可也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決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延辱之以筆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寔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于殿陛刑戮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謹之於後而已又言新進英達今雖謙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皆非聖明於是唯以天地事不合而以前難謂其事事皆非聖明於是唯以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

古文三等

陳後山曰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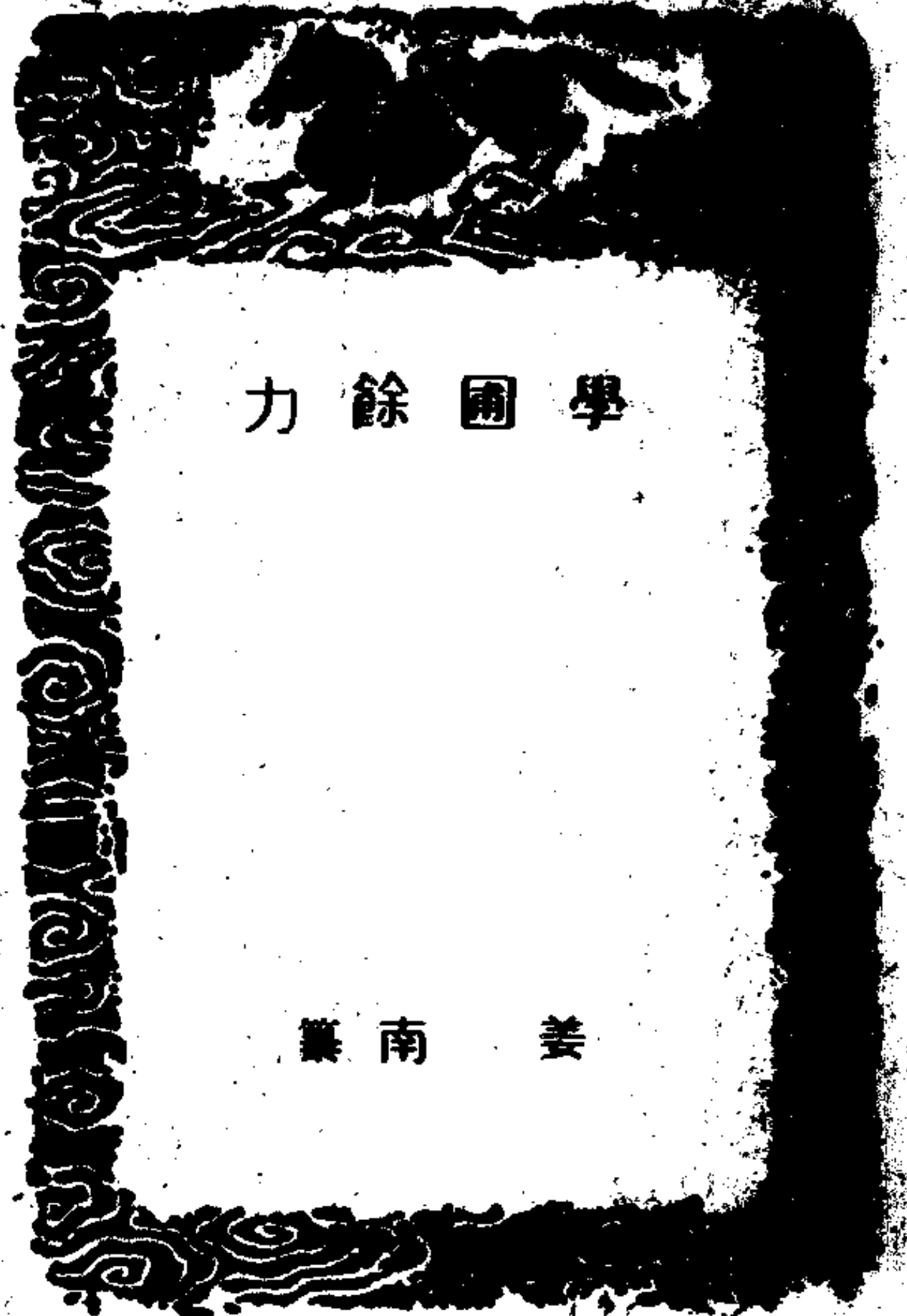
印版試錄

十一

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子之文也漢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

曾子老而學成

宋景文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余以為曾子之學誠篤故功夫細密而卒能傳夫子之道著書立言與六經垂垂今觀大學次第節目之詳知其學之有本有末而得乎一貫之旨多矣所謂該洽乃其餘事



學圃餘力

南 姜

海味塵

子部小說類

南 滙 吳 省 蘭 泉 之 輯
象 山 馬 遵 書 掄 占 校

學圃餘力

姜 南 憲 里 其 己 見

文正碑語

宋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其末系之以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唐李陽冰括蒼馬夫人廟記其末亦係之歌曰鷓鴣山蒼蒼鷓鴣水茫茫陰府助國兮時彰彰福我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日月而齊光文正前二句與李之前二句不甚相遠也文正固非蹈襲者然以辭義較之文正勝於李多矣

桃源詩

善天道人潘氏者赤城留鶴道人潘應昌之女也嫁裴致中善吟詠其詠桃源一絕云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剡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辭義既正可謂溫柔敦厚之作也

君子小人為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為學格物致知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小人為學記博

而醜所以術其才以發動其上下欲得志以濟其邪如宋陳彭年檢王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疎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上耳道山清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其從容上因問墨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今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呼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為其才所惑也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

胡端敏公世寧忠廉剛毅謀廟堂子鄉自肅愍于公以來一人而已嘗見其薦林見素楊遜庵疏有云俊雖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政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人為確論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以詩招公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新報主人歸又云事茅廣平真宰相風流康節舊人豪見素因天下偉人公於見素可謂心誠愛之者矣公之可傳者固不待詩然詩亦渾厚莊重也

淮南子蹈襲孟子

淮南子秦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視事韓魏公問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時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為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經言兵勢

學圃餘力

三

五經中論兵勢惟詩為詳大雅常武之五章云王旅嗶嗶如飛如翰疾如江如漢也如山之苞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縈綿也如翼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霆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燭二子言兵勢皆不外乎詩之意雖王霸之所以行師者不同其勢則然也

求賢

洪武元年八月 謂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進租不征下詔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領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守官本土

國家之制仕宦無官本土者蘇永樂三年秋七月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一為陝西左布政使弘以本贊辭上不允文臣官本土者僅此人

不育子

蘇文忠公賦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死之尤謹養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自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嚙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其狀甚急遵御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償錢以

藝海珠塵

四

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也得
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
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今國家之律改殺子孫者杖
六十徒一年然浙江寧紹二府官民之家多誦養女生
即澆死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以行朝廷之
法

湯東甌壽考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沈毅質直勇而
善斷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不嘗挫衄有語及兵
藝海珠塵

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
若妾媵百餘暮年皆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父老
及孤貧無告者貴任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
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惟公膺寵祿至洪武二十八
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
也

國家大臣比蕭何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雖無汗馬之
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
有曰昔者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
於爾蕭何未必過也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忠襄公
資洪武末為北平左布政使文皇在潛邸尤愛之公有
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
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封湯陰伯
不罪戴元禮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薨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救付獄
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禮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無
與汝事勿恐元禮頓首而退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
崩

學圃餘力

濠學之病

宋為常之云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
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
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
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
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
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
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
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
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然
常之讀書不多數語切中淺學者之病

知君臣之義

宋僕射蘇公頌元祐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公奏事宜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慰
必告諸公曰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御史周秩
嘗論元祐執政至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
同呼使元祐諸公皆加蘇公則可以免禍矣

大臣妻入謝

宋大臣封拜妻皆入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國家
不行此制按宋名臣遺事呂文靖公夷簡魯簡肅公宗
藝海珠塵

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詔
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
師範也觀此可見宋有命婦入謝之制

大臣用人正己

大臣之用人取其正己而不當取其順己取其忘私而
不當取其徇私苟非深知其賢而以便己用之則為私
腹矣為國豈不殆哉宋范公祖禹除右正言嘗有言於
温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温公正色曰子謂淳
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温公之喜如此宜其為
名宰相也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家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
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梅花
詩詞者輒應聲云影指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
只為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
厚贈之

頁句

唐末湖南天策府學士金華劉昭禹字休明工詩有句
云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其克苦如此有詩三百篇
行于世

蘇師曰賊賄

蘇師曰本平江書史韓氏侂胄為副戎籍之於廳韓用
事師且實為心腹韓為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追冒
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
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且以
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且嘗以窘乏求金于
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
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師公密為督視廉
知敗將之賂師且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
怒遂竄師且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且師且以
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
不知韓之已誅也遂籍其家得金酒金二萬九千二百
五十片金錢六十緡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
子金五十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一尺五寸金酒器六
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萬四千三百斤金束帶十二條
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呼元載之贖貨為足擬哉

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趨御太學錄湯
琦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即位于
東宮顯德殿至觀二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

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于東宮者三年不
遽遷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比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
大內事體頗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
九日有旨秋暑方降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
故事未須還宮因名宮以壽康泰安之役遂寢吁璿能
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璿之學汝愚
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
天性之善也幾希

王葆政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
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
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舊擇可任國家之事
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然吁檜之問好也
葆之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
失其正者也

士大夫善書

文皇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
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沈
民則之真篆八分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沈之書尤為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
事海珠塵

之貞石傳之後世一切大制作多沈之筆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為
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
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為人之害於
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
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之氣象也

詩相似

劉得仁中秋月詩有云一年唯一夕長恐有雲生司空
圖中秋月詩有云此夜若無月一年空過秋二詩句意

全相似

孔文舉

孔文舉非濟難之才使黨於曹操決不為也操忌其異
已卒殺之温公作通鑑不能改易前史阿奉曹氏之文
為忠臣義士洗雪其冤而蹈襲虛誕駁辭筆之于書是
不知春秋之旨也此義不明其書何足以示鑑戒哉

陳宮沮授田豐

陳宮沮授田豐皆亂世豪傑之才也而託身非人謀不
得施智不見用徒殺其身與自經於溝瀆者何異可哀
也哉

夏忠靖公大體

夏忠靖公大體以下四條見
通鑑附錄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者多云建都北
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
十三道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
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
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
辯於午門前時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曰而
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使問大臣與
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罵然呼聲言官妄言夏忠靖
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
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
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乃命復出問
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
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

推命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命運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
至今如漢司馬季主魏管輅唐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
信者千百皆然也就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
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

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譏呵此又不知命以如何取
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
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
子歲月日時適與韓公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
人亦為之傾尊始年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
死二事相類如此雖使虛中復生執此詢之亦不能判
其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最為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萊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寇
萊公淮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
北園雖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
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榜
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
若不以遷謫為意其寬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
北望謂之禮佛向南方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便高僧厭
寵榮崔暉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
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鑿覆車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故餘于今
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真胸中
藥海珠塵

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

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
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
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子見今
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僥者多矣不但君相
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譽之則張大自
尚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文章闕世變

文章闕世變以下七條見後錄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闕世變敦詩曰臣觀建
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
篇孝廟諸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

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廢
俾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歎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
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施錢修佛殿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眾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
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
無齋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枷鎖
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固
固遂空呼今之富家巨室為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
藝海珠塵學通餘力
神聖像動踰千金為民上者宜以莘老之法處之

科舉年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
未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
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
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難
初靖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樂七年己丑重駕巡狩北
京停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廷
試至天順七年癸未二月禮部貢院火會試士有燒死
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德十五年庚辰會試
時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廷試辛
亥狀元吳伯宗前甲申狀元曾榮辛卯狀元蕭時中後
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曹操言君臣

曹操既以譖而殺崔琰復以譖而廢毛玠桓階和洽皆
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之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
可忍也吁操豈知君臣之恩義者哉豺狼其性梟獍其
心虐弑天下之母毒害人主之嗣殘殺忠良竊取權柄
為操臣者皆賊之從也操既不知君臣之恩義則事操
者又豈知君臣之恩義彼苟知君臣之恩義豈肯捨獻

學通餘力

帝而立於操之庭甘心為賊之從哉既立其庭則死生
以之又何辭焉若操者可謂徒責人而忘自責者也

溫公論漢昭烈即位

司馬溫公漢昭烈帝即位論專主勢力強弱大小而言
至於天地之大綱帝君臣之大名分略不之及其云漢
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
於梁以至於周而宋承之故不得不以魏宋齊梁陳後
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
卑彼有正閔之別也吁曰帝曰主曰崩曰殂曰伐曰寇
非尊此而卑彼何也況其尊曹魏而卑昭烈尤其著書
立意之大失者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義哉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陳
元方不為無助也觀其臨終救帝禪之言治而不亂高
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其治效
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孟德分香賣履孫仲謀委
託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火德悲夫

陳壽評三國

晉史官陳承祚作三國志獨尊曹魏以天子之制而等
漢吳如春秋列國義例不明固不待言矣然其評雖褒
藝海珠塵學通餘力
美魏武不過一權謀之士雖貶細弱昭烈猶謂其有帝王
之風而其評諸葛武侯之美二國之臣皆所無也其謂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者承祚晉人為司馬懿與武侯相
持而作遜辭以溢美懿也其隱然與昭烈君臣之意往
往見於志中讀者自當見之



風月堂雜識

南 姜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 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 鹽 朱 孫垣 勤仲校

風月堂雜識

姜 南 襄 里 賈 已 見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統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私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駟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憂誣之者以此勝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願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雖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

鷓鴣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有旨錄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錄簿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忍聽鷓鴣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

浩題隴州鷓鴣詩相似建炎筆錄云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鷓鴣鳴於樹間問上皇安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鷓鴣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腸耳中不忍聽鷓鴣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台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其盡忠所事可謂烈士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與相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雖尊鄉錄亦不明言其故遂使先王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者為其得罪于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練安子寧者亦死于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則長陵亦未嘗追念舊惡也蓋顯忠遂良自是帝王盛德此唐太宗所以用王魏也長陵盛德不減文皇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參拾遺錄雖敘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略其事方石謝公為國史官而修赤城新志乃獨略其鄉邦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其行事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說焉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孔明云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管蕭為匹亞不亦過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成敗之迹論人謬矣

壽大年

景泰間臨川壽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蕭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竟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遺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游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家罕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爽不作可也

范增塚

范增塚一名亞父塚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葬此元季有賈胡盜發其塚深四十尺許得寶劍虞邵庵諸公皆有詩悼之朱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增塚英雄千載行人竦塚中寶氣騰光芒識寶買胡心為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壘存錡絕深四尺尺乃有石盤青龍從四旁狀大十圍各施九十森

瓊琪石穿棺窆甚分明漆光可鑿剛而鞏塚之不用揮
金椎白骨儼然金頂踵匣開寶劍露盤龍金玉輝煌氣
交擁賈胡致富須臾間棄骨溝中寧愧恐平原無色鼓
角悲山鬼夜號川澤痛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好偷吾
所統亟呼五百取羣盜械致狂見仁勇傷哉亞父天
下奇鴻門高會真危機大旗飛起實天意拔劍起舞空
爾為風雲變化失隆準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
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
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墟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五

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
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
司馬遷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
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語孟之純粹也學者擇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醜藉曲盡人之
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窈窕地領巾長羅
裙遮定雙鸞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纖玉參差象
管輕敲鏡小研碧窗明袖紗窗映郎看學寫鸞字
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
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
敲碧雲無力駐春宵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
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簾涼漠漠帳
烟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縷犀
釵梁冰玉刻蛟螭粧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
予師馬鶴窗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來致光
云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
時背手移金雀傲笑謾回頭步轉闌干角憶去時向月
遲遲行強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

風月堂雜識

風月堂雜識

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為傳者之
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
也信為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
甚衆惟王栢溪原古古樂府銀瓶娘子辭五清劉先生
孝娥并銘二篇可謂極深僻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
閩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
其節孝敬為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床
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園圖
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婆女
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術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
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
先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
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
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
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也難日為月禍忠烈姦槍孽
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電憤憤如鐵
雷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戒燒丹詩

戒燒丹詩

風月堂雜識

七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
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錢自身自
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為熟客所
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為名言
也滁州魯訓導籍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
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
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子師馬
鶴窗先生偕住自湧金門登內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于

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
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窗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
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鴻鵠忽飛下千朵芙蓉相
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
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
當為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
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
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鶴窗復與詩友王雪
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詠有窘阻則叩仙
續之仙箕常攜以隨鶴窗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既動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八

鶴窗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窗曰有
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
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窗與雪村方驚
愕其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
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
叫闌闌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
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窗先生時昔湖橋
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
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
小真才鬼耶子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寶祐四年狀元
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
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則自咸淳二年為樞密使四
年能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
月召之不肯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
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
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雀豈可同
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九

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買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強不可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歎賞焉呼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為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割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羣羸早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有文無行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揚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朱張說之為承旨也士之頑鈍無恥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甚每自相謂以謂說為戒眾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詣說南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縉紳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文不足重矣傳之能久耶

杜翁言洪景盧自矜

史言杜翁言恃才傲世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濱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吾在八座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盧居滄苑日嘗入直值制詔咨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意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公子孫復為

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華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叟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人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密言之詩多佳句景盧之學極該博先儒固且非之近日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藝海珠塵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上

吾文自遷固史中來吾筆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林某句如杜少陵呼使審言景盧聞此必為之捧腹絕倒矣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干林梢渡口小艇渡入沙灘劫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臘苔蘚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長輕之一日松雪強扯中峯同訪海粟乘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疎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臥東都無冠鄧則子陵不得終隱子以為四皓人品不能逆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釋氏言心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略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驅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卻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尺身沙上白鷗閑笑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儀真寫懷詩也兼素名徽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明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權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俊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敕上章救之亦逮下獄

三原王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勸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轍之職以慰天下之望疏入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轍始得石州等改師宗州行至儀真故有是作一時皆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表而無怨望之私尋卒于家

正人知

齒開思錄附此

士君子立身行己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疎還有正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藝海珠塵

風月堂雜識

上

八司馬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時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禍耳善其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手氣稍中矣

藝勢

典略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或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為論者所

譚按史謂總爲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或亦舉孝廉
人稱其爲王佐才而父子羨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
之情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於聖賢獨
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鱗也匪王佐也庸奴也
其甘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
是以君子慎之

作邑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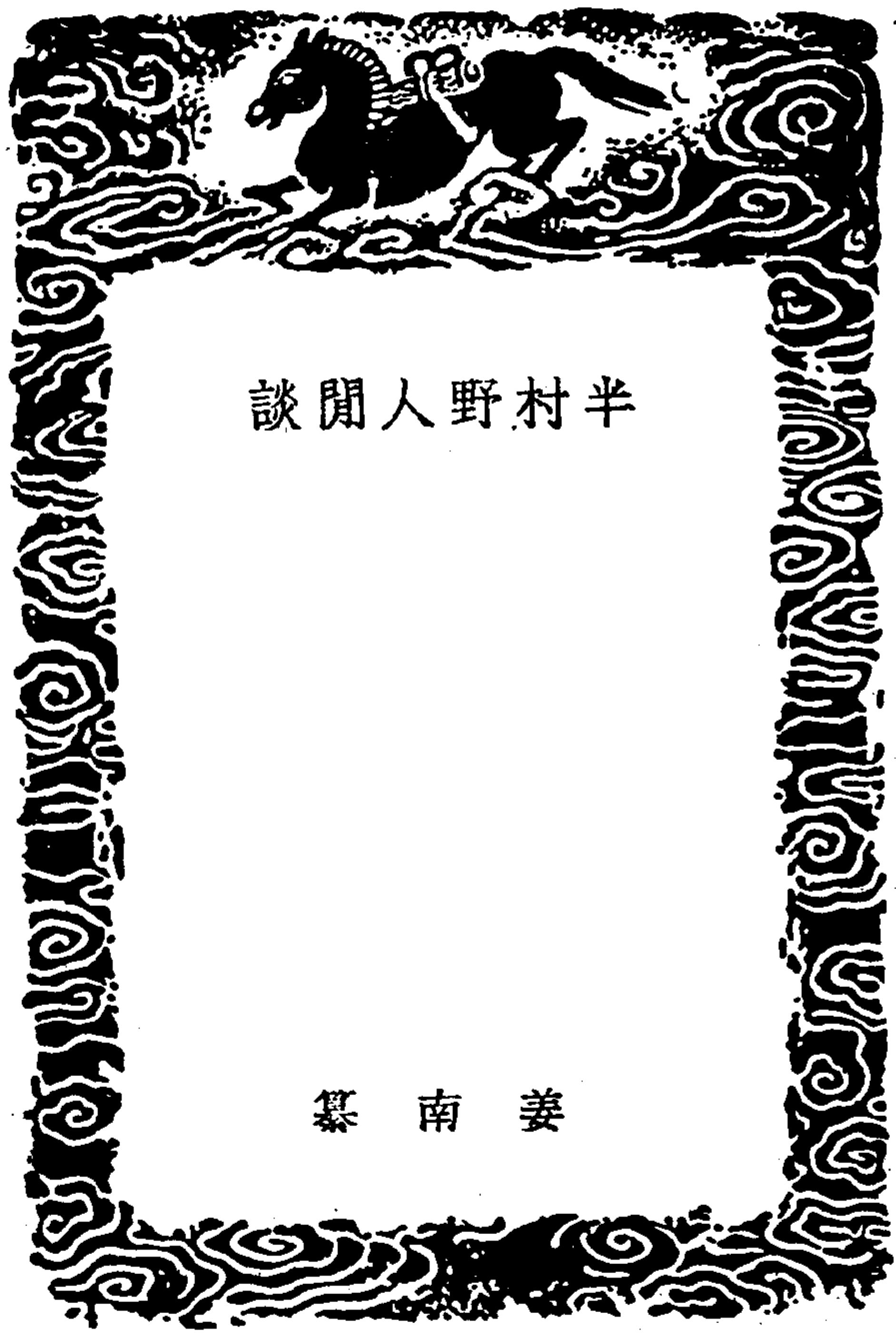
今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
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斂以供軍國之
需近而嚴慎以防吏胥之弊能否黜陟皆繫於此苟非

尊梅珠塵

風月堂雜錄

古

廉以處已公以服衆明以振獄慎以御下勤以蒞事則
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嘗爲尉縣有聲其與監司
啓有云鳴琴堂上將墮不洽事之談投巫水中必得擅
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
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
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半村野人閒談

纂南姜

半村野人閒談

姜南 南字叔明，號香齋，浙江仁和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迺有刑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揀剔極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向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或剝，或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鑄孫弘保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答應文章

半村野人閒談

半村野人閒談

王忠毅公曠，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棄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登之儀，實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計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爲不可，或笑之，以爲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爲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微，使之然耳。故憫之，李政張平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官。不從。巽退，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蠟場效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哀有謝排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文人蹈襲

半村野人閒談

三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軒軒延表。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想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斯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瀆。論心卽實。事盡荒蕪。豈得以荒蕪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警。宜其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遂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栲里子漢冕錯。皆號智囊。按栲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栲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柯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荆柯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

聖賢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揚緒賦荆柯詩也。二詩憤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璠詣突厥。元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款。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諷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諺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裴楷。和嶠刺促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衡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問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輿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宜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亦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墳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子以爲謬妄之甚也。夫武氏既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與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子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儀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嘗宜例。

禮啓聖王廟。疏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鶴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頤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既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估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處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曠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曠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曠既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滿。意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意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通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瘵病有精思。予爲道讓之。通喜曰。齊嘗大飯。羶白相樹。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通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納從事。納本姓郭。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園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攬竊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語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百可漫志

編 纂 陳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百可漫志

陳 鶴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
林文安公翰請陞昌平為州隸以容雲願義懷柔
三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
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
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試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
新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
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欽奉 聖

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之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
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
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
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

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煥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衝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
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禮侍郭壽林先生志願清遠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

百可漫志

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誥問且曰能詩乎曰
頗能即以冊就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
掛懷石田亦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
雲嶺上來飽實晚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華
除一點浮雲應木筆題詩酒數盃府公驚羨遂與
為友政暇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
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
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
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
去之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末樂初有士人赴舉所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
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應者士人進曰禮
樂征伐自 天子出 上大悅權禮部侍郎

唐守之阜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累職場屋鄉人
謂之曰徽州好箇唐阜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
解元何包裏爭奈京城剪柳多唐聞之志益勵至
正德癸酉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
餘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冢宰尹公曼司銓日聞士翁曼以貢苑教職公試之
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
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祿公曰莫以知縣為小
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刑策丁丑會試五
經各列文三篇皆異常格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瑀予作予瑀太學生為詩以請
之曰瑀予難以作予瑀以此詩才欠致標若便是
人為祭酒弄來端的負 廷朝
司禮監秦太監為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沐初不能強

百可漫志

而後可謂奉上下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可
禮監太監也不怕死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
皆製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瑣頗難易之既而
有階者輒加跪青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
跪留乃止秦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
如何教得益加敬禮後余舉進士為顯官終不屈
於人

孝廟即位備祀宗潘泰王送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
篤同宗遣使明禮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
彷彿者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
歸觀重頌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恩同
赤城詩選潘留鶴太山詩有泥池以來惟此老乾坤
之外更無山之句近時遊定山有開關以來元有
此運來之外更無山此語亦豪放殆默符於潘者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
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請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
住輕輕語參正脩書去領南可謂善曉人者

有渠巡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為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
果有僧十二人來巡檢甚喜即語以夢語款甚厚
次日請作醮以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人更有何人
請同齋答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請也巡檢
密令其子至舟固請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乃
浙江天台人也父為某官考滿回鄉遇此十二和
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
煩大官密以此情訴達大人為雪此冤也其子告
之巡檢密點守卒約二更離完捕賊擒僧責問取
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舉權官此即所謂
一生富貴也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百可漫志

之急解具新於縣學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
憂却教兒子許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
判筆頭色幸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遺小松為題
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
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奈天何向難色幸大奇
之遂獨其稅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髮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
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就史策誰能辨是非
回首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
之風矣

莆田林大中積學士也嘗所夢九鯉湖神告之曰汝
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擬四十當顯也至四十之
年果入試會馮太守受卷林時方為馮西賓報復
有期也一疾竟死夢始驗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
之白執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
及第復以後事實於蕭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
一峯梓溪變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
諸閣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蕭之術可謂
妙矣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畫史鳴一時其為詩亦
非易及者皆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
水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
煙花笑我狂金鳳劈瓜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
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
殆絕唱歟

成化間有張驛丞者山東鄉試中式督學畢公瑜贈
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道編自校管枳棘
豈能留彩鳳塩車未必困驂騾東藩傾薦名初顯

西蜀題橋志已醉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
瀛州驛丞中式近世所無畢公之贈可謂曲當矣
金臺李縉卿紳會考歲以浮波由光祿少卿補忻州
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伯良豈弟者
弗稱茲以浮踪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
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十懶將雙膝屈
三章乞得一身閑

莆田周章累舉不第所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
次復再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
三字也至期入試每慮腹痛至終場不屬筆而成
嘆曰如是而可中乎夢其誣矣揭曉名在七十二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
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知慎德業庶免未
無諱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水玉環春閣所取士也同為
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
勞至今朝者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
相並高司馬遂為肉袒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
云幽谷芳年滯羽翰洋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
頭空白看畫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
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諸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席尊曰皆不
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捧腹

嘉善周澤宇天雨者先君所取解元也以進士為襄
陽推官為子應角面云天批草草仙家畫樹底雞
容見兩公應約明年紅杏雨曲江連響立東風且
語予曰立之一字比唐人一日看盡長安花幾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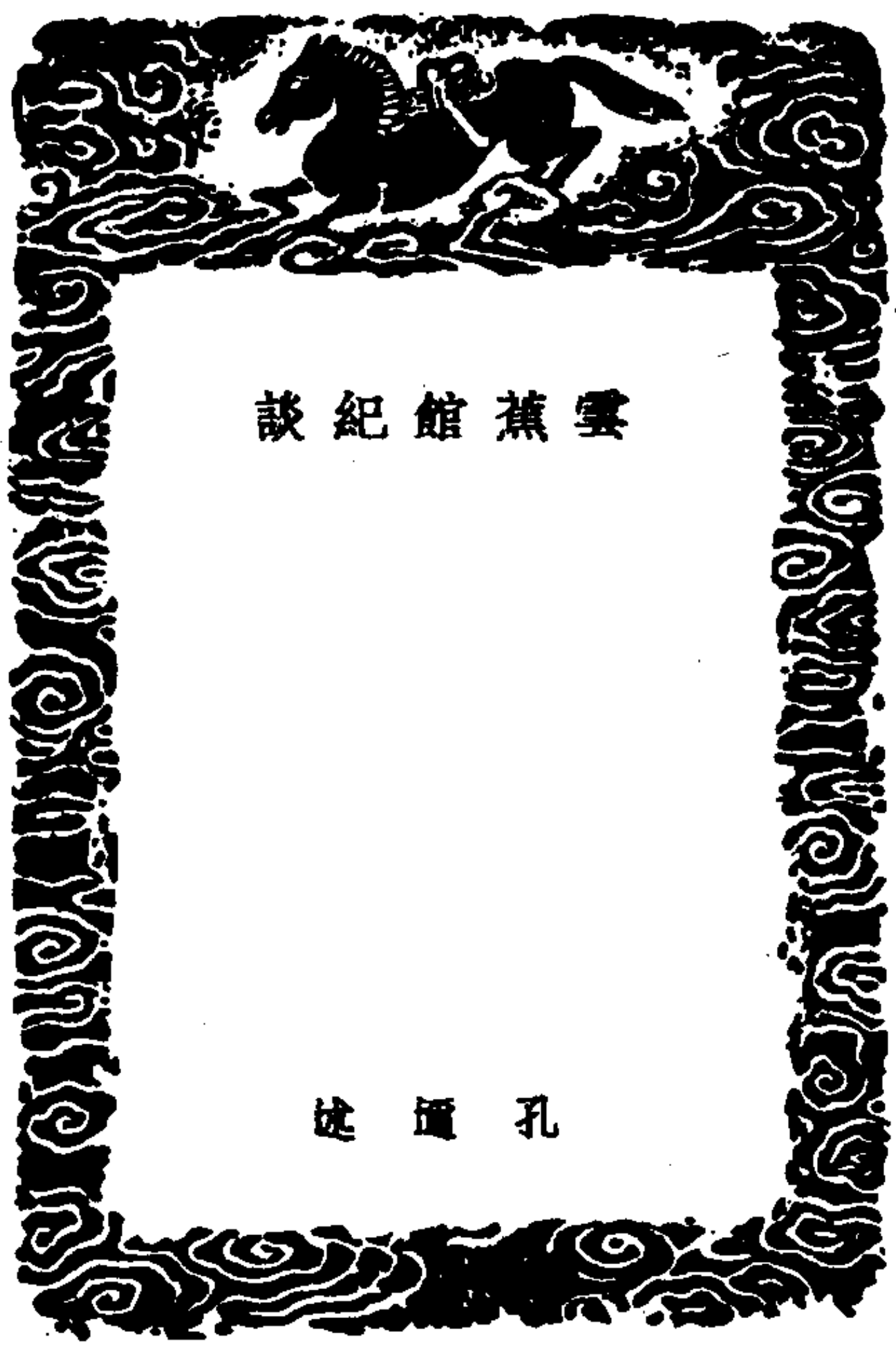
鄉達高太尹瑾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
也三司諸公並有詩詠久之索題於高乃為絕句
云九月雷聲震海濤絳桃開遍五侯家放勁報與
寒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詩意亦婉矣
會友周行可續絃諸君賀以詩于弟成玉一絕可為
善諷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
是東君動愛惜煙葉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
之云

予既不良於進自號避進子偶讀宋吳處厚避進齋
記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
尾書之座右為遺選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
至極力不能與命闢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
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極功名可以智取神
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樞老死而終不悟
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荷瑱耶則原憲黔
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
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
之士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粟田委吏不復為凡
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

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善者自
善天者自天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
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
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
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傲傲與世相清天下無道
則混泥與世相濁塵之太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
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不以為
辱震之雷霆不以為恐劫之白刃不以為懼喻死
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俯視
身世之卑塵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
 適出於天為民入與道為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道
 運哉此詞足為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子弟瑣知羅田縣時懷子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
 為二十絕將以寄子忽以疾卒嗚呼痛哉子檢歸
 囊得其手筆潛然莫禁因錄於此痛舒孔懷之悼
 云其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
 夫要不專為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蘇州風雨
 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
 事瑣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縉思凡論古
 詩至風雨句篇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姜
 瓊不能別為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
 相叶者足成絕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
 殆疑古人預為予設也爾來泉集得二十首錄之
 為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伊有篇章
 以廣予志別存一卷於茲卷題曰風雨連懷云時
 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瑣拜書詩云涼風
 微雨夜蕭蕭曾茶人事音書漫寂寥杜工無路從
 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遥並工又是當時已
 惘然李美可堪風雨夜連天秦淮一聲何處送書
 馬部工喜入燈花欲問妍蘇東又徙倚闌干一愴神
 誰放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山頭日日風和雨是
 允許悲歡併在身郭長又閉山無際水漫漫翁每
 軫歸心即萬端隱羅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光滿川風
 雨獨凭闌黃山又鷓鴣風雨不愁時昭文千里河
 山繫夢思陳后獨凭闌干意難寫誰人識此是
 新詩王又窓明窓暗篆烟斜陳簡風雨空城鳥夜
 飛統憶著江南舊行路仙一身千里獨沾衣又
 樣亭一別未相望工客路那知歲月長王愁極本
 憑詩遣興工半隨風雨斷鶯腸谷又疾風回雨水

明霞岫目極因驚悵望餘王半落木無邊江不盡
 山相思一夜繞天涯延尤又千林地迥切西清胡清
 常送中霄風雨聲蘇子猶憐心事淒涼甚翁臥數
 山城長短更東又一堂風月阻同遊呂願迢遞高
 城百尺樓李商日月望書常至暮翁冷風淒雨似
 深秋茶又五更風雨送殘春陸宣南蝶悠悠水映
 人半留滯山頭莫嗟嘆東天將強健報清貧翁又
 惜春連日醉昏昏魯致風雨蕭蕭欲斷魂東回首
 家山千里外許仲別離心緒向誰論前又青楓無
 樹不猿啼夏隣里垣墻啞啞鷄致家在夢中何日
 到江風吹梧竹雨淒淒子又瀟瀟晚雨向風斜沈
 目送飛鴻去路賒洪日未東窓淡無事翁依然
 和墨寫歸鴉公又想見掀髯正鶴孤東一天風雨
 水平湖曉來喚起相思夢劉景欲傍清尊倒玉壺
 前又暮笳鳴咽調孤城崔目送孤鴻謾寄情沈雲
 物不殊鄉國異工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又午夜
 風雨撼高槐梅肯信愁腸日九迴魯欲上疎簾
 看南北符寒巖幽霧不曾開倪無又一片江湖
 草樹秋陳止矮簷風雨送蝸牛楊欲知趨走傷
 心地工落鴈昏鴉集遠洲翁又一燈明城照秋床
 半天地無情白髮長簡假寐塵侵黃卷上王至滿
 城風雨近重陽杜又汀鴈飛鳴意已還翁異鄉
 風物髮成班茶相思相見知何日工一夕連床風
 雨間王



雲蕉館紀談

孔 運 述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 運述

陳友諒初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迎偽主徐壽輝以居明年弒壽輝遂偕大號時至正庚子也後又都武昌

友諒無遠大之志處兵戈間而急于珍寶偽將征伐必使之遍求奇寶故善承意者甚至發塚行劫

友諒愛姬若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為粧駕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珠為纓絡掛于前上縷金為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遊江上 國初 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絲為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鋪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

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後有桑妃者陳所至愛海賈

所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

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魚為之味頗佳

明玉珎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珎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弒壽輝珎遂偕號改元時至正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珎卒于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珎守蜀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珎于溪土

建搗錦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醱釀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窰貯筠管中合釀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

甘美氣更清涼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

昇在重慶取涪江青嶼石為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露亭海棠花味倍

于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藤一吸半甕夏月畏暑作露帳四面架風輪以花

竹簾卧其中宮庭侈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于上宮人不用筵几以此為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為粉則膏膩鮮明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

數定于宮內號其官為花粉御使

蜀地荔枝叙州為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醱潤色重難冠新

荔枝紅是也

廣安出紫梨到口即化者為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為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王廟北極真武廟並在鷄鳴山俱國子祭酒宋訥奉 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鷄鳴山又有都城

隍廟學士劉三吾奉 勅撰記

徐達墓在鍾山西有 御製神道碑常遇春墓編脩宋濂撰神道碑李文忠墓春坊董倫撰神道

碑吳良吳貞墓檢討吳伯宗撰神道碑顧時墓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王志墓在鍾山西上

同鄧愈墓在安德門裏沐英墓在府南學士吳王景撰神道碑俞通海墓在聚賢門外學士陶

安撰碑胡大海墓在府南康茂才墓在神策門宋濂撰碑兵部尚書唐譯墓郭子興墓山西馮

國用墓 府南郭英墓 以上並洪

江學庭為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循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為得耳帝悅

賜宴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于勸戒者例皆賜宴名光儒宴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常于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其所得以具饗餼

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山因撿之不

知碗所在但覺左右前後累累如石彈遂拾數枚光澤迥常乃盡其所有取之然不知其為何

物也有識者異之謂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秘不言乃變為海買過走微池寧太常

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或曰夏月山仰卧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襪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為我守之我將來取言訖

忽不見山啓視之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衣服器具擬于王者後園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湖竝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僊冬則香蘭金盞每及時花開遠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爲之花開則飾以綵帛懸以珍珠山膏携盃挾妓遊觀于上周旋遊飲樂以終日時人謂之鹿飲垣外以竹爲屏障下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種秫以供酒需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于花間牆之裏四面築石爲山內爲池山峙花并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而山瞰魚四面削石成橋飛青紫綠儼若僊區勝境矮形飛簷接翼製極精巧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山間居則必處此以自娛樓之下爲溫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東燭軒何取何不秉燭遊之義也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朵雲帳四角懸琉璃燈後置百諸卓義取百年諸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真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瀾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絨綃爲帳用極一時之奢後初萬山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首而產時將夜半矣進退無所不得已就于門下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扳環是夜萬山亦得一夢夢一老人謂曰汝的金銀盡是扳

環者今富遠之不相負也山驚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山遂收其女爲子婦并其父母而養焉自女來之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開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橋今在秀水縣北境平望我太祖既克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時兵火剽殘之際庫府虛乏難以成事萬山恃其富實願與聖祖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然心實不悅也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之觀花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華鮮美馥郁充斥娘因脫所着金翡翠衫加于樹頭曰香則有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後人有月夜見梅底走一美人着金翡翠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思鎖臺于塚上置碑思碑其中有曰紅脂塵化萬態俱空玉骨土融百形皆幻構室見其思牽樹碑由于情結會稽楊鐵崖所製也萬山田有近湖者延湖築成石岸以障田上恠其富過于已獨稅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無由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謀心將爲逆遂收殺之血流盡白以兵圍其家盡抄掠之家財入官新婦先萬山卒以床施周普寺爲觀音林沉香壓象牙格八寶欄又金留殿十三隻床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製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者也友諒時或進暖玉注出于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之玉得于弋陽陶氏又開寶市于偽都招致海南大賈仍建寧瑤館朱衣巷內以待有寶者

設有客卿使之名譽其較務別其敬禮得其德色以進則封爲青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爲亦精貴客又有幸應使臣于賓客也



寒夜錄卷上

錄夜寒

陳安緒著

明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旨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紙毫之爲樂也。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樸。然亦須此等題目。人手未可強爲。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敘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敘。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敖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與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全子樓每爲文。輒入自課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樓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樓之金石也。

寒夜錄 卷上

一

寒夜錄 卷上

三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礙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野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作選。其謂昌黎先生。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皆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鈞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閒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鶴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潄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湘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鏘銑。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湘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蕭索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讖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礙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野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作選。其謂昌黎先生。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皆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鈞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閒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鶴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潄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湘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鏘銑。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湘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蕭索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讖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礙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野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作選。其謂昌黎先生。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皆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鈞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閒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鶴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潄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湘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鏘銑。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湘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蕭索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讖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礙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野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作選。其謂昌黎先生。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皆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鈞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閒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鶴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潄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湘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鏘銑。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湘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寒夜錄 卷上

二

惟劉心夢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曇謨鳩摩羅什葛
釋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
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為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為諸生者較今懸絕
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
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仄後入以為殿竝無之反之名又為長者折枝折枝
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砥疇之語枝即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
藩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為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
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續上疏理愍懷太子寃內引孔子曰可
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為才臨大節為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即狷者斐然成章通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簡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
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乘樂
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為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
公孔子之易有其實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泉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于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
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
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為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
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
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
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阻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
絕不曾以伏羲之易自為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
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
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
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味豆
芽云蕪蕪亭後得窰封金甲銀鉤奪化工瀟瀟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盎十無功秋浦素質瓊絲脆水泛
殘衣黛粒空野蕨紛紛登俎豆憑誰為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
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
如戲場中戈鏡若在出色優狐外者為狐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為我明一
絕耳卓名入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為吟壇推重而尤長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
亦云癡魚悔釣絲二詩皆有為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輩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遺興云淵明詩
頗恨枯囊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
若逢癡漢休盲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
矣

東坡讀儋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為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
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
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宜城令委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淵明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
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闕及見不甚寬廠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
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為繪層樓圖置公像于其上
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
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櫺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于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于天
壤士亦務為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擊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為排遣不平然不若讀
書訓子之為得也

只此一天糖和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燭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
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為名當孰為名不當哉
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已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已則爲已之活人。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繡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卻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萬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構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陳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懇須心硬。聽浸潤之贈須耳硬。

吳邑徐元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駁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人家。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人家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于儲光義。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開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莫尙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蚊子自遠。嚙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瑋。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棍刺條滿街。嗚。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留意。有精神見之曰。翰林公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

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馮元成云。史稱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深。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誦數遍。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胸中既無纖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啣啣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開亦爲嘆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尙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濟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度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度而起。然度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度接壤。七邑皆度地。與國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餽于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提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特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開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郟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羣。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轉雲。尙謂國有法乎。

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為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鑲代白鑲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魏遺名刺書經幾冊者即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為贖贖以契券為詩文今直以金珠為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觀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尚書侍郎則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電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橫鞭一拂桑條動寶斂墮地聲鏗鏘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窺流潦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泥翻轉曉來廓氛天字清萬象奪目何品焚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陣霜雪凝汗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噶噓齊魯生膏學五傳窺道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蕃馬飲泗水盡道明年佛狸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戩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冰之變其應不獨在達官矣

唐州多曠土熙甯中詔募民墾墾治廢陵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于陵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陵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漑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閩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甯化晏氏竝有功德于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迹之子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為表彰逢原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為天民者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詔會傳禁蛇蛇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反走流汗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呪耳友人楊机部贊畫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幾不能應君反走之需其人報顏而退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快殊人心而戒嚴衛起廢逸尤為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于此時當為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取伺則塞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寒夜錄卷中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鄉漢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偽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爾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為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漢既授偽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偽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偽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為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較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搯古今輒樽疊雲瀉或謂夢川曰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為君。或為亡。如所謂八大柱爭世。左衽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開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召八守之。鄴方與八竝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甕。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甕中馬不殺。被執。罵賊不絕口。甕八謂曰。汝欲何為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甕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為立廟。長箬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為作詩云。一甕真如博浪鎚。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為。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馳。長箬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媿此祠。琦事顯末。載于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受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變翔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為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亦庶幾逾于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中也。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為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籍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于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潘耒集。有與靈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郭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至此。謹採之輿論。仰瀾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為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成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歷法莫如近日疏。徐元履相國。李性參勳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算。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歷推算。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大甯。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抵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元象磨合。蓋其說創始于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皆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金山絕頂有雷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濼濼者。為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雷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為俗子改作凌雲閣矣。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界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中冷泉。以適生

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洲。地志即古之東陵。盜跖死于東陵。蓋據波瀾濤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慎。

秋水宜晴。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窗而眺。左右諸山。恬漠自如。暄萋竝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楫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草莊章江詩。欲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買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為勝耳。

徽雨連綿。枕簟琴書。俱為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為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生于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元樊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證以岑參沙海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予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蕪不足動人。淮陰有襲開者。字聖子。嘗傳宋瑞事。或以為類司馬遷。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子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于街巷談話。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真有聞于時者。于是即三十六人。為一贊。而箴體存焉。蓋其本擬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人之徒。執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子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神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遺刪去。遂使殘珪斷壁。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于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個。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個。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膝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揚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為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

天威之抗。又云。秦司中關。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曰。偽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

問所謂華夷者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卻刪去老杜。僧贊寧

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末。可以常理測

也。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

巧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于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

氏。卓公敬之後。為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

能用孔子。至于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于君。而後贊成

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

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

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

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難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

公議。故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為孔子。京山郝仲與先生既已為之辨矣。若陽貨欲見

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

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

于狎大人者也。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邱也。三語。如霹靂火。眼眨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為人也云

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為天子。章云。孟

子發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李長卿先生以為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

一例。非是平日之語。

府志載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

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蘇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

還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縱恣

珠為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為花。羣鹿皆飾以錦繡。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

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偽漢有鹿園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

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鈔堂雜志。石林燕語。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

讀者靡厭忘倦。若岳珂之程史。高似孫之緯略。臙腫釘釘。絕少生動。真所謂論說窳耳。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元。貢師泰。余闕。張彙。范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

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于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

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

要策。情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名伯中。早達于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遂。金三史。

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為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于褊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于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于

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于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于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于懈怠時習之。當

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說乎。數語痛棒熱喝。驚奮繡出。且併

金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于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于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尚。亦其流亞。空谷作尚直。尚理二篇。一

以闢元。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棋書畫。百工技藝。俱必至于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

則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裁于二家。則架虛強陷甚矣。又謂晦庵

將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于他宗之子。但以詩文

交接。慎勿漏泄元機。當用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子與改是。夫苟有所見。正應

傾吐密藏。互相証實。期于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祕惜者。設使真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

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于論之未盡耳。若詆晦庵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

至當而已。何得橫著私意。以礙天海哉。

兩年來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

都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為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戚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

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摩挲欲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

之飢寒。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為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趾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于導江

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閒。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

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覺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黛與文齋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于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

周萊峰嘗語王宏宇曰吾于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能豁然于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于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為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藁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揚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歷間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胡嗣氏已不勝其勞擾矣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率更蓋藝苑之兼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鄒刺于其地謁者以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睡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于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貫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出晃濺激射方圓歷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線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蓋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禱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幾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于鋒鏑半斃于荆莽何暇瞻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講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日人皆如此何得為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指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誰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人列子之秦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揚子雲客難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寒夜錄卷下

金華威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關開南陽仇遠隆山牟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蘧豫章戴表元錢塘鄧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關鳳吳鄭雙林為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須溪唐珙鄧光薦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泉羽輩者為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知交能出其簡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故予望之

孫樵致款史才之難以為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于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並稱韓即不能進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為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已接物多為羣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得顯為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偽增揚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經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討遂捏詩彙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遺棄燼而豪氣自不可掩乃既其進大士像于中官王振背

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于憎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為齊人誇張之辭。而托于大聖。鄭端簡以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無言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于非聖而不疑。而端簡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誣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為不可曉。何其不明于目睫之旨也。

唐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駒飽食之。訖跨之。著粗布襦衫入市朝。觀盤伶僂。即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敵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纒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閒醉則以天地為金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吸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無禮。處卑者遜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有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于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不稱晚。又不知起于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驕爾數語。令寫一鄉侍生名刺于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賈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賈王是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之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況于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于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俱添設。故官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勳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于賈莊。尋得之。寄晉州。盧公忠勇。自不減于陞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若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予署長興。二月間詣順清山致祭。後數日。採茶童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元亦做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祕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再遊鶴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蜂勢連環。萬壑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佳氣鬱葱蔥。長風捲遊霧。曉壁開晴暉。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乎謫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遠。竭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巨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得支徑。別塢行逶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屨履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罷刈穫。雲水明空陂。雙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飛。鮮鯪忽騰腹。品桂飄葳蕤。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山深雲物清。搗臼洗浮慮。昨日行湖南。飄然即芒屨。風濤狀危約。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蕙華春。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遲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炯白如綺。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晚。衆禽亦和鳴。為我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義。讀此數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揚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雲雲低壓暮蒼寒。地爐山枿燒初熟。曉語聊為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虛。緩楫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霧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鷄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裏鳴鴉曉欲飛。遶窠疏篁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月鳴。潁水先生如尚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孽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為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曠目待明經之語。柳謂全寫注疏。正為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嘉禾李君實云。願諸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馨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菔。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府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峩眉山。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鄆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

山。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府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峩眉山。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鄆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肯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其精。而作多奇。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元。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棧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間。成宏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為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為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為古文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宏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曆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戊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秒。此皆前史之所罕見。惟宏治之占。為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為吉祥。

陳恭愍公。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竝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胡靜菴先生世甫。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嘗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為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尚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為私竇。逾甚。祇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建文帝出亡。削髮為僧。號雪菴。和尙。元雲中李元暉。既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皋陶大禹謨。周程大儒著作。擬于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公金刹接林樾。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峰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著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咏草句。莫為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頌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有芳草短吟。花開水畔綠如茵。與廢會經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若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老。王荆公客。亦有咏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灘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揚于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于天壤也。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著碧天邊。太陽澆奠。

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願則願吾弟兄們。早能句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誌云。秦少遊柳州詞。霧濛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為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元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雷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溈陽。落星山。潤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間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甯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數君子經藏之外。乃能開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開土寇。衝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邨落盡蕪。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穀堅。類蕎麥。春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籍。盧鳳。開產一種。十滑。賦微似麥。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徧地生人面豆。眼耳鼻口。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翠嫩。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刃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鳩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郊。白日。寶甌。猴。糠。批。啖。已。空。粉。泥。亦。難。糝。掠。人。呼。為。羊。膾。裂。甚。狂。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糲。糲。尤。來。大。拾。驟。風。雨。瘦。人。死。盡。肥。人。脯。冤。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斛。農。皇。未。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睨。探。之。登。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其。殺。人。如。鳥。獸。何。況。金。戈。與。鐵。錘。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此。若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為潸。生不詩。棄。托之孫孟。樸。尚。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臥。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為。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樓。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牆。金。帶。橫。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處。逢。青。黃。何。意。漏。秋。容。鴛。身。近。戶。光。相。照。雙。翅。驚。九。蠟。自。封。影。伴。殺。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九。錫。東。封。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關。春。暉。獨。洗。閨。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著。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鷓。鴒。色。是。非。為。裏。為。裳。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昔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于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遇亂。盜賊縱橫。禪師然長香數百。插山前。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嚙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紋中黃金。可百餘斤。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紋中黃金。可百餘斤。

說宜竝存之。查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晦翁一剝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篇親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稱。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願允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說必有所授。況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善宜良翰。而操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載獫狁。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舉而遊園。載獫于輶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狁。似出意度。無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怨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怨也。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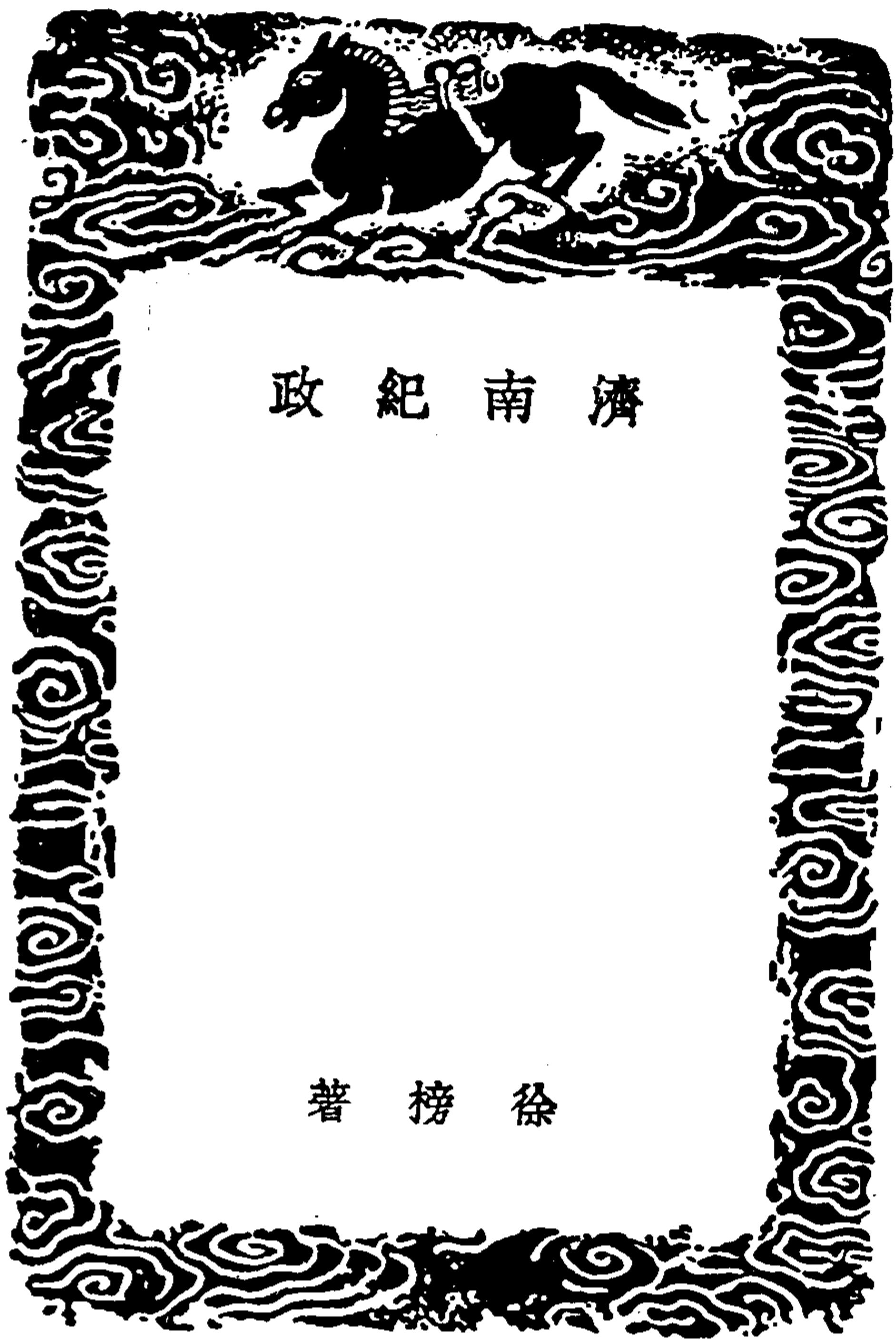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兒篇。謂放當作教。以彖文相近。故譌爾。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美若。諸儒或以爲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美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

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讓。其義皆不通。周洪謨曰。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蒙上

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

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殷既暨厥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濟南紀政

徐榜著

濟南紀政

明 白水徐 榜著

御酒

章邱有能釀羊膏酒者。飲者評之。居露酒上。稱佳釀也。一日。章邱令挈十瓶。遣郡長。郡長卻之曰。繁縷小物。孔子惜之。防其漸耳。章邱故未有以此酒遺郡長者。自公作。備恐繼之者。濫觴矣。強受二瓶。薦先子木主。謝不恭。餘盡卻之。嗣後州邑不敢以長物獻。

方書

萬歷甲午。東兗大饑。濟南少得歲。當事者軫念。救荒之令。無日不下。而指意殊。州邑有司。莫知所適。從余亦有難於左祖者。以手書示之曰。院道之所指。授壁畫。猶方書也。至察其寒熱虛實。而增減去取之。則在診視者。倘無病而服藥。則反為恙矣。有司解其意。政不徇人。民獲安堵。

不事苛刻

山東為神京左輔。聲息易達。宦遊者往往以風力博名高。吏治尚深刻。州邑有司。有數月而左遷。未甚月而罷去者。濟南太守惜之。每註考輒請於當道者曰。核吏貴精。當不貴苛刻。彼入貲與刀筆起家者。無論已。夫科貢之士。白首窮經。其研弄之辛勤。猶之吾也。父母妻子。思得升斗祿。以終身。何異農之望歲。其俯

仰之情。猶之吾也。吾官二千石。儼然拖金衣紫矣。且戀戀然不忍去。渠方籍名而邊除名。奈非人情何。當道者笑爾而笑曰。如郡長之言。必縱奸養寇而後可也。若百姓何。太守曰。奸寇何可縱。如果一朝不可居於民上。違恤一家之哭。第今之誦逐者。類多為罰穀數十石。贖錢數十金而已。此弊吾輩共犯之。大臣不法。而惟責小臣廉也。豈絮矩之道哉。當道勉然。太守告揖而退。

回生

兗大饑。滕縣有徐生者。攜其家六口。乞食於濟南。至肥城。一子為殍。而徐生亦大有饑色。一日。謁太守於演武場。見其精神恍惚。語言荒亂。固知其為饑民。不虞其果為儒生也。票歷城與之錢五十文。除貨歇宿。外。曾不能一浼。異日。復哀告於府。再訊之。始知其為滕生。并攜有妻若子女也。太守不難於授食。而難於授室。因謀諸左右。聞老嫗周寡婦者。有茅屋數椽。議官月給賃銀若干。居之。芻米計口而給。噫嘻。徐生之夫妻子女。浸浸乎有生氣矣。居無何。徐生為厲氣所侵。大病。疫子女俱染。幸室人無恙。猶可供炊爨。一朝徐生病劇。且死去。見閻君司命者。查其錄。當不死。令鬼差押之。轉行至跑突泉。差曰。覓泉飲。即甦。徐生欲飲。司泉者拒之曰。泉神已禁。民間毋汲三日矣。不許。頃見白雲樓一紫衣官。吐之曰。此滕邑儒生也。胡禁為亟飲之。守泉者持金盆盛水與飲。見盆底有海日重光四字。大飲數口。神氣頓爽。因問守泉者曰。此樓上何官長。曰。此范君文正公。今之濟南太守元神也。徐生病可。述其事告太守。太守笑曰。有是哉。總歸於夢耳。子入濟以來。太守未嘗一日忘子。故子即死去。未嘗忘太守。若曰范君為元神。則吾豈敢延之。明年四月。兗大有年。助其行資。遣之歸。後得一第。遂卒。

燭冤

有楊朝付者。嶧縣人。因避寇。攜妻女之淄川居焉。朝夕無度。淄民趙守道為之計畫。需二女為旅資。守道因取說合錢七錢。朝付啣之一日。挾資往金鄉。與販適有陶友才者。頗需妻。朝付哄之曰。淄川有年。易於糊口。汝妻歸我。我與汝錢供朝夕。友才唯唯。同至治頭店投宿。朝付假稱無錢。店家四鼓拉友才同去。某人家討錢。去店五里許。朝付將友才殺死。復至店領其婦。店主不可。其夫不在。敢與汝領去。固留。頃之。報五里外殺人矣。往視之。則陶友才也。地方將朝付送官。板趙守道在內。執訊之。加以重刑。守道服辜。業擬斬刑矣。解府。太守審其婦曰。金鄉來幾日矣。曰。三日許。又訊之曰。同行幾人。曰。楊朝付與吾夫婦二人。又訊之店主曰。晚間投宿者幾人。曰。三人。太守曰。趙守道何以知陶友才到彼。乃謀諸朝付而殺之。此冤獄矣。再審之。朝付以情告曰。棍獸由我。刀殺亦由我。守道係仇板也。且凶器見藏彼處。押至其地。果得凶器。將守道釋放。未三日而朝付死。太守曰。天道有神哉。朝付先三日死。守道之獄終不能解矣。太守喜而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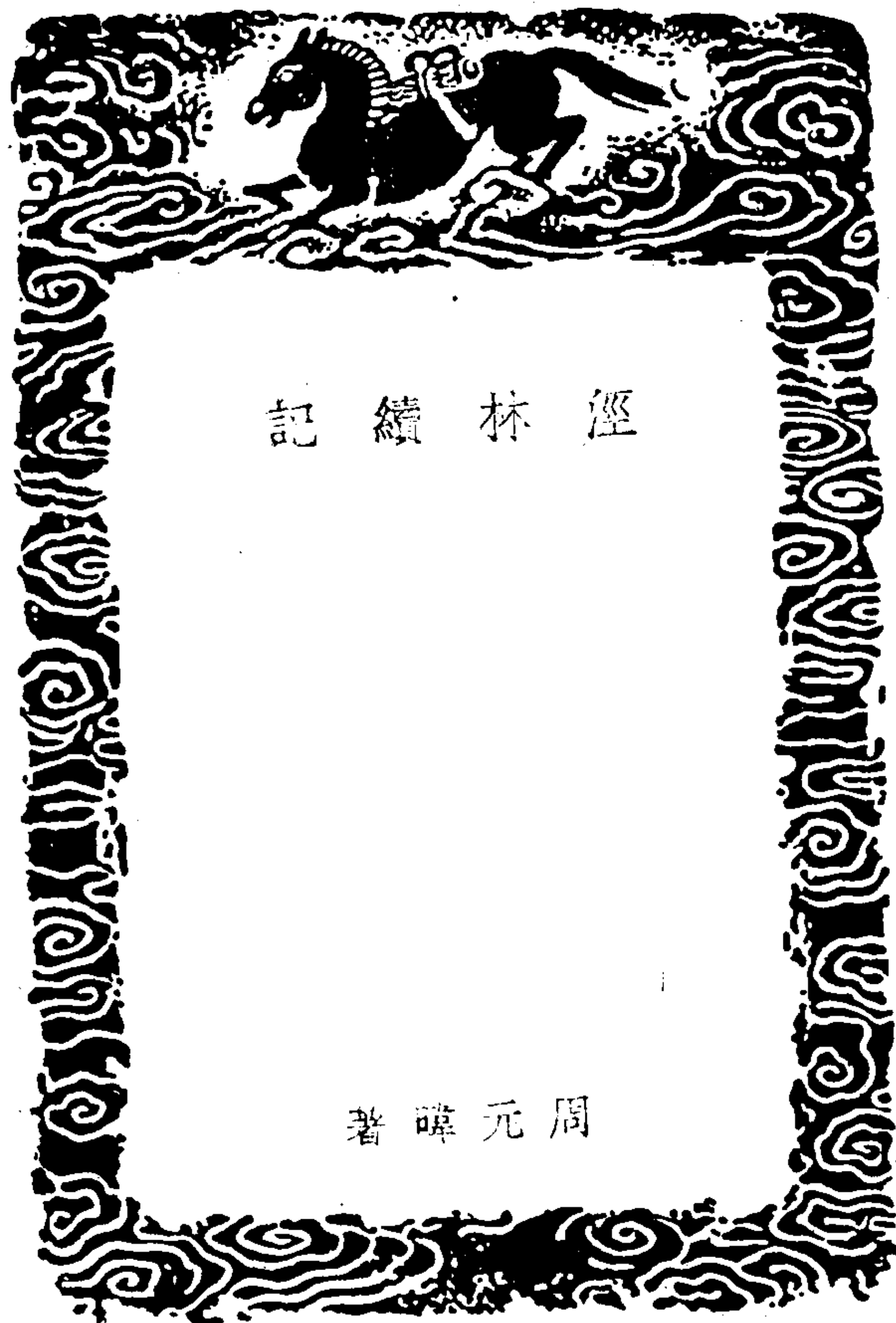
楊化記

順天喜峰口軍丁楊化。為討軍裝盤費來萊陽。主於于大郊之家。越數日。化陰約大郊去集場買貨。戴星而行。至中途。楊化酒醉。墜。大郊移石枕化之頭。令其少睡。醒後同行。當時原無謀殺意。及化睡醒。大郊

以手按化之腹。見有銀包突出。大郊遂起謀意。用蠟燭縛勒死。將屍委之海中。棄壘而回。村中之人。因數日不見楊化。共訝之。適有死人漂泊于氏之屋畔。衆人視之。乃楊化也。共相驚駭。謂不識何賊所害。議欲呈告於縣。脫地方之罪。頃而大郊姪婦李氏在磨房對姑言曰。此來者非楊長官耶。言畢即倒地。其姑扶之入臥房。未就枕席。即跳躍而起。出門將一老人扯住。厲聲大叫曰。吾楊化也。被于大郊謀死。汝輩不爲我申冤。我不放汝。衆人即同去拿于大郊。審問。大郊強辯不認。渠即掌大郊面。拽之去其家。於窻額前取出原銀。大郊無辭。里老押解首縣。縣官謂事出鬼怪。不敢成招。竟解撫臺。時撫臺乃餘姚孫月峰公也。撫臺親審。聞李氏之言。係喜峰口聲音。甚異之。發濟南太守鞠問。太守拘審。見李氏舉動全不顯婦人。其辯如流。言言當其情實。問大郊。大郊俛首輸服。太守不敢違信。次日再訊之。如故。又次日再訊之。亦如故。太守嘆曰。烏盆報冤。得之雜記中。今果有是事耶。藩臬二司聞之。亦拘之親審。司道五六人各有辯駁。李氏應答不滯。司長夏存吾公戲謂大郊曰。汝曷不力爲辯脫。大郊對曰。李氏言言是實。何敢辯。太守見其情真事確。取供招。解撫臺。既蒙詳允矣。李氏之夫名于得水。見李氏真魂不返。其子苦於無乳。一日哭訴於太守曰。李氏彌月作鬼魂。不認夫不認子。萬無生之理。妻死則子必死。妻子俱死。印亦不欲生矣。求太守救之。太守大笑曰。爲楊化報冤。易爲李氏還魂。難。汝固以難事責我耶。濟南城隍最靈應。汝曷不告之。得水泣告曰。城隍木雕者。惟其求城隍。孰若求府主。太守不得已曰。汝來朝于府門候之。次日。太守將該府皂快。盡列于榜。刑具無數。喚李氏聽審。上呼楊化。李氏隨應之曰。小的在。太守諭之曰。汝附魂李氏爲報冤耳。今大郊議抵汝冤洩矣。李氏固有夫子者。可令久之不返。使夫無妻子無母耶。速去速去。遲則重處爾。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待兒子來。即去。不敢久耽。太守曰。汝兒子來。止收爾骸骨。何用李氏爲。速去。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杖。皂快齊聲大罵。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擲皂快又齊聲大罵。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又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又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撻爾。再命左右行杖。皂快又齊聲大罵。李氏頃而仆地。于得水見其妻死去。驚惶號哭。太守曰。死去便有生機矣。令得水抱之起。耳邊指其名。連聲喚之。不醒。得水釋放而哭。太守又令之抱起。仍耳邊指名。連聲呼之。須臾李氏發戰。汗出如雨。太守知其復甦。令書房出熱茶灌之。茶未入口。李氏張其目視夫曰。吾李氏女也。如何在此。泣下不能動履。令其夫負之出。太守以朱筆書數字。貼其胸膛。戒同行者。再毋道楊化姓名。犯者重責四十。調理數日。李氏精神如舊。得水率其妻叩謝而行。太守慮此獄後去無質對。將其返魂事備詳兩院。繳劄云。李氏不復能作楊化語。以後會審免提。

公初釋褐虞部主事。出守濟南。至浙江右布政。此其在濟南時所自紀其政者也。公在濟南凡四年。置社學。建明湖書院。其異政當不止此。意公不欲自炫。或所紀有殘缺。後人掇其餘而刻之也。書中所載楊化事。舊小說中有之。不能舉公名。惟云撫臺孫月峰發太守鞠問。蓋得之月峰之所記。未嘗

見公書。故不詳耳。公去濟南日。囊篋蕭然。謂其子文禮曰。而翁以清白吏貽爾子孫。以安。不亦厚乎。然則公之治郡。固有其本。若僅以神異驚之。未矣。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後。舉趙紹祖識。



涇林續記

周元璋著

涇林續記

明 天南逸史周元璋著

蒲菴公諱奇。弘治乙卯。讀書於清真觀池亭之東。四月既望。夜二鼓。月色如畫。公起步庭除。忽見五童。子披鶴氅。應羽扇。凌空而下。翩翩為迴波之舞。歌曰。駕而風兮。策而霞。乘白鶴兮。入蒼冥。山青兮。海澄澄。又歌曰。月為璧兮。珠為星。駕赤虬兮。上玄冥。水瀟瀟兮。綠亭舞。童一童持蒼玉管。碧雲箋。展階而上。置公書几。請磨其歌。公歌曰。天之仙。地之仙。攝萬靈兮。萬緣。道可道。不可傳。又曰。道可道兮。不可傳。玄且默。今天之仙。天地。飯今日。月懸。歷萬劫兮。遍大千。歌畢。童子喜甚。公心知為仙。因長跪詢。一生事。童曰。遇水則興。逢火則滅。言既。再再駕雲向東南去。公啓戶周視。但見月光滿地。殿閣若浮。松影橫窗。萬籟俱寂。此身非復在塵寰間矣。後公登第之年。大浸彌天。累官至應天府尹。致政。家居數載。清真觀忽罹火災。焚燬殆盡。公遂於是年。化去。詳見公遺稿中。恐涉怪誕。因託諸夢云。

王□□諱□□太常卿。□□長子。善積聚。富甲於崑。因與一仕宦妻私通。為御史訪拿。下獄。仇家蜂起。攻之。禍且不測。先是花園內。用石條長五尺許。支其籬。忽自轉身者三。離其故處。幾三尺許。又三轉。而復其舊所。又廷圭常坐於堂。一鴉自外飛入。墮地而死。視之。乃無頭者。又緣事。日供城隍神像于家。有鴉飛集神所。而啼。其怪如此。而迄倖免。予妻父朱仰峰。因買新宅。大興營造。時方臘月。市醃魚。餽匠婢。臘梅持魚至地。妻母自臨視之。忽見一魚。其腹微微蠢動。心惡之。伴為不見。婢移魚置木柴上。復動。因驚呼曰。醃魚。

涇林續記

一

涇林續記

三

乃復活乎。妻母叱曰。汝勿妄言。其魚遂揚鬣。若將騰躍者。呼乘共視。則不復然矣。或謂魚方新醃。故尚有微命。審視則魚腹已腐。問賣魚者亦云。此魚販來已久。非新醃也。予聞往索視之。魚僅長五寸許。殊不足為怪。時方有訟事。舉家憂惶。後雖稍費。而亦無大害。

族伯祖安夫。饒於財。積銀一壘。手埋于書館地下。期年發用。止鬆泥一道而已。心甚驚惶。隨泥發之。將三尺許。銀卒不見。適次子從窗前過。呼之。告以故意。必為人所竊。子乃代父發土。直至檻邊。方得其壘。啓視一無所失。取銀二錠。授其子。後遂不復地藏。

嚴世蕃。竊柄諸貪淫不法狀。詳載於祖紀中。第其資性強記。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若天縱之而俾逞其凶者。故老猶能道之。聊附記於左。世宗好觀經史。每至夜分。或有未解者。親誦書于片紙。令內侍持示內閣。立等回話。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悚無措。嵩曰。無過慮。即密寫前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問。嵩曰。是。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上。其解云何。即飛遞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上悅。夫史册浩瀚。即諸學士猶未能悉記。嵩乃能響應若斯。非明敏博覽而何能爾。且于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諳。凡各部院有疑難事。請教于嵩。嵩弗能臆斷。試以問嵩。即援昔證。合于律例。凡所處分。人皆帖服。又世宗夜傳旨問某事。當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二老于直房。細議各令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覆參酌。終覺未妥。不敢遽騰。時漏下四鼓矣。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上位立待。且嫌遲滯。有怒容。嵩猶豫不發。二公曰。茲事裁度再三。似亦妥當。即賢郎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適錄上聞。須臾。蕃至。示以前擬蕃搖首曰。未妥。未妥。頃間。內降將揭帖。用硃筆塗抹。令再擬來看。蕃因出己意。調旨以進。上果依擬。二公乃服。蓋蕃善揣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厥。凡得賄而欲升擢者。則覆本類置。于上所喜中。情際而擠諸貶逐者。其本置。于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亦用此術。激怒聖上。無倖脫者。以此嵩勢熏灼。滔天舉朝咸意。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而弗知蕃潛轉移其間。即世廟英明。入其籠絡。而弗覺也。若其交結內侍。密探消息。察養臺省。鉗其口舌。備相述而已。真萬古奸雄之魁也哉。世蕃公事交冗。如蠅集。飲宴御女。日不暇給。然雖沈酣寢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弗應。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腕于中。乘熱提腕。則其首三匝。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筆裁答。處置周悉。出人意表。故父亦憎服。凡有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至誅夷。豈非天耶。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箚箠。既付庫藏。悉皆充物。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將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穿邊。爛然奪目。嵩見延袤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此銀。敗後車運至潞河。載以十巨艘。猶弗勝。後俱籍沒入官。

世蕃于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而深廣倍之。復積土高丈許。遍布椿木。市太湖石。疊壘成山。空處盡栽花木。毫無罅隙。可乘。不啻萬萬而已。其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閑居。聞者報有宦僕投書。呼之入。兩人

俱大帽綉衣若承差狀叩頭畢跪階下不起叩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帖書通家侍生王端明頓首拜羅沈思素無相識問爾主安在云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講心話而避嫌弗敢至敬拱候于彼屈尊一降重當面陳衷曲羅初有難色奈來人敦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僮侍往覘其跡歸報云有大坐船泊河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侍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主出迎衣麒麟服繫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度嫺雅坐定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答曰王某奉主命奉屈有事相挽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晤後當自明耳即命解維舉棹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舍許寂無所觀羅心竊疑又詢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千戟森列金鼓大震號炮轟天王揖羅過船羅欲辭而度勢不可已強從之登則綺筵肆設優伶環侍王舉酒屬客器皆金玉珍饈盈前皆目所未觀者舟傍列八槳衆共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渺無際羅驚悸坐弗安席細叩其主何職住何地所言何事答云無勞多問至則自知行良久有快船來迎俱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久復有口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口爐列仗張蓋百衆前導邀羅登與王隨其後山路險仄行復數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暮夜相見恐不成禮令王將軍速客宿別館明晨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寐黎明王來語羅曰吾主雅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抑毋抗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觀宮闕巖巖從森嚴宛若王者氣象少頃聞鐘鼓齊鳴報王升殿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階列甲士露刃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分左右扶掖升殿賜坐曰勞卿遠涉荒陬無以致敬奈何羅遂謝復微問中朝事羅權宜置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完王攜羅就坐儀禮嚴肅飲抵暮送歸原館羅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天曉羅往謝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此窮陬糧餉缺乏聞嚴相公蓄積至富託公作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數奉酬決不相負幸勿推託羅曰嚴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何敢峻拒第其銀悉藏地窖中餘存并在此者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弗能猝聚奈何若欲遂尊尊意則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何術羅曰用夫數百人掘樹運石挑土去棧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衡未能盡金耳公請籌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公敢少悞耶王聞僂首沈吟曰公姑返舍當更有處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賴羅口辨得倖免耳後朝廷有旨命撫按鈔沒窩產然皆藉其目前現在者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及發事平其孫曾因年遠人無知覺竊起分用迄今尚為富室甲于分宜云

繞屋奔走無隙得出值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入其中衆取塞掩之置湯中煮之數沸啓視僅得故紙一團鐵線一根而已他處有獲者云其形亦相類而各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知邪術害民非真狐也或云爲此術者乃江西人素習左道假算命爲名始寓蘇城人有覺者遂轉至松江寓酒樓上間三五日攜雞酒魚肉令主人烹之焚香明燭說云祀神必候人靜然後行事主人疑爲耳報樟柳神之類不以介意後鄰人于牆隙窺之見其人開衣包中取紙剪禽獸無數布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呪畢以水噴之諸物蠢動悉從樓窗飛去薨薨有聲不一時左右鄰近皆喧嚷相聞矣其人危坐而俟將五鼓復步罡誦呪諸物仍飛回墮地復有故實收置包中而鄰人驚異知狐怪由此無疑實明告其主人且欲聞官主人慮爲所累微洩其語因遁去怪亦漸息

張國維子從母舅也性粗豪有俠氣重然諾不畏強禦人咸稱爲頑二嘉靖甲寅倭寇圍邑任二府環城守募人問道往取救兵時寇方熾衆畏莫敢出張毅然請行任公壯之乃懷蠟書夜縋城而下畫伏宵奔越水忍飢艱苦萬狀迄得請而反任公由是大加愛任使總士兵後任公陞兵備再來勦倭檄置幕下爲近侍任公與倭戰於松江萬里橋收績兵潰公背槍方劇負痛墮馬幾被害張負之而逃走數里回顧則賊已尾其後矣張窘甚則賊已尾橋急趨而過置任於地奮力拔橋面投諸水倭不能逼仍負任從間道投村舍覓火種爲任燎衣標其冠于竿上懸之橋前衆望見稍稍集得全師而歸任德之給以冠帶至隆慶五年善終後于松江七壇八壇地方附巫言曰我張某也生嘗勦倭于此今當爲爾土神汝輩宜敬事我祀法以大盤盛酒肉又須血臟羹如其生時所嗜禱者無不響應又一日託巫語求瘵疾者曰吾家在崑山許墓塘遺婦孀居貧甚可贈以銀布吾當爲汝造福其人如言尋至昆婦初不信來者細述其故乃受之始知匹夫義烈死不泯沒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寓戶部前主人乃番子手也仁偶飯後往外閒遊有銀五兩藏褲中歸索之亡矣知爲淘摸者取去無可奈何愁悶獨坐適主人歸問客何事不樂徐具言其由主人曰無憂當爲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幾何并所遊之處徑詣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人至此褲中置銀五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爲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然恐若輩不得安枕臥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笑曰適往失銀今空步何爲主人曰試一往雖不得無害也況未必不得乎強之再三納轉而行至向所遊處周視地上竟無所見悵悵而返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答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令探褲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而其去來之迹茫然不覺何巧于盜若此

嘉靖間有李千戶善戲術往來公卿間顧文康公尤喜之每設宴必召令佐酒席間時出小技如令打板則牙筋自動或三或五連速適中又酒杯自行至客前飲不釀則杯留不去或手執一壺斟至數十杯而不竭或取果實自藏袖中頃云在某客懷間或巾內探之果然又臨池飲酒將金爵伴作失手墮池中故作悚惶狀公曰無恐令善泅者覓之良久弗得頃之出諸袖中又令僮鎖書舍誤遺鑰于內將呼匠撬開千

戶曰無勞向鎖摸索口中念念有詞躬身施揖。值寶自躍出墮地常因戲世壽誕辰獻一金元寶為壽。著大悅。厚賞之後因製酒器將金付銀匠方著火化作青煙而散。著李詰之對曰某貧士也安得有黃金。若斯蓋用以悅目耳不能適用也。著笑而能文康公服以難事試之卒不能屈。一日忽謂曰予思見猛虎。爾能令見形否。李笑曰甚易第恐驚動貴人為罪耳。因命灑掃庭除用韓蕪之焚香禹步誦呪少頃天漸昏黑若大霧狀。舉韓令觀見一黑虎從空而下怒目露牙。狎狎可畏從者咸驚公亦卻步而退。回視庭除。明明無物。乃其幻術所化爾。後往游塞上不知所終。

周壽誼崑山人年百歲其子亦躋八十同赴蘇庠鄉飲。徒步而往既至子坐于階石氣喘父笑曰少年何困倦乃爾。飲畢子欲附舟父不可復步歸舍。崑距蘇七十餘里往返便捷其精力強健如此。後太祖聞其高壽特召至京拜階下狀甚矍鑠。同今歲年若干對云一百七歲。又問平日有何修養而能致此。對曰清心寡慾上善其對笑曰聞崑山腔甚嘉爾亦能誦否。曰不能。但善吳歌命之歌。歌曰。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上撫掌曰是箇村老兒命實酒飯罷歸。後至一百七歲端坐而逝。子亦年九十八家有世壽堂。其孫曾多至八十外。蓋緣稟賦素厚其孫來有由矣。

朱○南昌人令○頗著能名而性殘刻饒機智。人為給事中丁內艱歸。遍覽吉壤術者言泰和觀風水甚嘉。遂謀奪之。奈創立已久徒眾甚夥計無可施。適御史按部與朱同年素相厚。朱具以情告御史。初有難色。朱誑之曰此觀不盈數畝亦無巨利。止小屋五六椽耳。去之固甚易。第當厚價別市地為建。發字如不見信。委官勘明何如。御史乃命縣丞往。朱唱以厚賄且用給舍勢臨之。丞奉命惟謹。呈繳一如朱言。御史遂批撤觀而以地付朱。給價三十兩。更遣諸道士問之。皆憤懣不平。推牛會衆。推一耆者為首。謀曰此事按院作主不可理爭。但俟其來共擊殺之。接一人抵罪。而吾輩冤憤中矣。衆皆稱善。朱方俸得計。偕三府統衆往撤其觀。方入門羣各持凶械蜂擁而出。徑擗至庭中。挺斧下。三府令人往援。奈衆寡不敵。乃奔告御史。即命中軍率兵三百救之。至則朱已被擗斃。曳至觀中縱火焚其屍矣。中軍即令撲滅于煨燼中。僅得其心一枚。餘無所存。悉擄諸道士解院。御史震怒。杖下者大半。刻木為朱狀。納心其中。葬于觀庭。御史親往致祭。憐其身死嗣絕為之大恻。舉首見宮殿巍巍幾百餘間。度其基不下百畝。歎曰朱禍乃自取也。吾為縣丞所誤。致同年橫罹慘禍。向使吾知其詳。必不許之。何至是耶。歎息而去。

嘉靖辛酉歲大荒。嘉定民有列肆賣米者。其小兒年僅四歲。持銀一錠為戲。蓋父愛其子而授之也。兒將銀埋米中。嬉玩良久。不取而入。偶人來市米。父舉斗量米與之。不知內有銀也。其人歸。傾囊出米。忽得銀三兩許。喜甚。妻曰此銀必店主誤遺于內。今為爾所得。彼必窮追。將貽害無辜。盍速還之。必有所酬。彼此俱利。夫初不聽。妻勸論再三。乃持原物詣彼。則店主方以失銀鞭笞奴婢。舉家皇接。夫與銀授主。不勝愧感。分銀一兩為謝。歸至中途。遇鬻小豚者。用銀三錢易其一。持回妻詢得詳。乃說將豚散放庭中。數日後豚豚地踏一瓦缶。滿中置白金幾百兩。妻見之持歸于夫。以為還銀之報。友人張歎齋在彼親見。歸述其詳。

河南村民往訪親。慮途中飢渴。藏蘿蔔數枚于囊中。行數里。遇一打滴柝者。見所負塊磊。疑有重貨。遂與同行。路逢酒肆。沽酒共酌。實試之也。民以所藏為恥。不肯啓囊。其人益信為有物。行至亂山中。携持石塊。從後擊殺之。解負檢視。乃蘿蔔也。慚悔無及。拾白土磚石曰。我向山西打滴柝。你在河南負蘿蔔。你也錯。我也錯。若妻此事。明除非馬生角。意此甚秘。人必無知者。故云。然適有御史巡按山西。道經其處。見地有死人。而石上所書如此。遂私誌之。既下車。首令封內。凡打滴柝者悉擒送官。一物得盜。遂服其辜。問其所書。則云出自無心。乃御史賈馮姓。豈非馬生角之讖乎。蓋天網難逃。而假手也。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置石池中。瘞于臥房庭前。蓋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婦經目。子亦弗知也。父亡。子縱情花酒。家業蕩盡。將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秘不言。後貧窘日甚。為人傭工。備嘗艱苦。嚴冬衣食不周。痛自悔恨。刻責母知其改行。乃為言藏銀處。子大喜。倩人持銀。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意有所索。堅拒不與。通子怒。大聲譁于內。陳不得已出接。詰其來由。子具道母語。即欲入內。發藏。陳又詰銀藏何所。子云在花藥欄土中。陳曰銀是爾父物。我豈敢妄認。第此房乃吾臥室。子姑少俟。當令內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饌相款。遂耳語童子。令急集家乘。發土取銀。事完來報。酒至。恐勸酬。故為延緩。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令人舉鐵掘地。又甚疑。意尤不平。將及石版。忽于石角得銀二錠。偕行至欄邊。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令人舉鐵掘地。又甚疑。意尤不平。將及石版。忽于石角得銀二錠。家乘環視莫不駭然。子益信為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耳。及啓版。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九十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即將二錠謝陳翁。餘則歸陳。陳業已許之。弗能爭也。第恨家人遠其主。教罵不已。其婦云。適發土起石。吾親自督率。安得有銀。但見清水一泓而已。綠土汚吾指。掬水少許于外淨手。仍前掩之。方與乘竊笑其子妄言。不意水復為銀也。陳始歎息而罷。此二事乃吾崑閩小洲在京辦事所目擊者。閱誠懇人也。言當不安。因誌之。

盧廷選商販于川湖間。每有贏金。即投之壘。積久而盈。用金釵一對置其上。藏于密室土中。偶為少子窺見。俟父出私發之。用手探銀。則皆水也。遍壘摸索。竟毫無有。遂復掩之。後父欲用銀。啟藏。金釵已失去。心竊生疑。而壘滿如故。發銀至半。得一釵。至底復得一釵。覆驗銀數亦無短少。第莫測兩釵倒置之由。父後偶為諸子道其事。少子不覺色動。父疑有故。微叩之而堅不言。後為友人說。始傳播云。夫父所藏物。子尚不能私取。則前李翁之銀。陳安得掩為己有。其化為水宜也。二事頗相似。並錄之以戒貪得者。

無錫華虹山家藏古玩玉器甚多。偶有賣古董者。至出數種求售。中有玉孩兒一。其白如脂。長可五寸許。但從首至腹。俱有細墨點直灑而下。製造甚工。而微眉蹙額。作悲啼態。見者惡其不祥。鮮有市者。華獨諦玩不去手。因詢所值。以三金對。華即如數與之。喜形于色。賣者問市此安用。華微笑不言。固詰其故。適命童子賣房。持一玉兒來。與之相比。形體頗肖。但先所得者。手持筆作揮灑狀。開口而笑。此則若因墨汚而泣耳。玉工真巧手哉。

一人將渡河。而舟未至。暫憩古廟中。忽見有戈密痕露地上。掘之得羅漢一尊。高尺餘。形貌奇古。試持示

淫林雜記

華許酬十金。其人大喜。過望得價。別去。坐客怪其大修。華曰。我先世藏羅漢像十七尊。尚缺一。購之。久弗獲。今幸復完。敢優價。因引客登樓。見沈檀作龕。坐像于內。以今所得配之。適滿十八之數。乃知世間尤物。其合散固自有期。抑物聚于所好耶。亦異矣。

章楓山位尙書。無子。撫二姪為嗣。日者推命云。公必有後。但稍遲耳。年八十適值迎春。僮僕俱往觀。公獨坐小齋。一婢名春香。送茶至。公不覺情動。遂與私通。因有孕。過三月。婢泣告公。恐二公子見疑。潛為所害。公啓書匣。得銀一封。重八十兩。付之。令備日用。另移置密室中。屬毋輕出。且書一絕云。八十年來遇春。豈知弄假卻成真。生友賤來嫁。出。生男家產合平分。書押印記付婢執。後果生子名楫。公亡。二兄誣其來歷不明。將逐之。而吞其產。婢執公詩赴官。斷令還公治命。平分。後楫用恩蔭為中書舍人。楓山禮樂名臣。宜大不斬其後。

孫□家素饒裕。戊午科託親周□挾重資往覓考官。買舉人。過于上江。定議銀千五百兩。封金飾酒器。為質。將字眼授周。歸報孫。如教書于卷中。房考檢得之。喜甚。大加圈點。呈之主司。奈文理多謬。主司不取。房考更覓卷有疵者。伴孫卷復進呈。主司竟取彼而斥孫。如此再三。終弗能得。乃藏其落卷。至揭曉後。詣孫處授之云。我為君費盡心機。竟成虛話。何我兩人命之窮也。泣下不止。孫感其意。厚贈以百金。房考屬曰。汝此番錯過。實緣文字未嘉。下科須覓高才者。倩其代筆。庶可萬全。至辛酉孫復得門路。而憶前言頗當。臨場浼庠友錢文臺代作。暗書字眼于內。房考遍覓孫卷不獲。索之。三日始得于別房。已先取中矣。因以已所中卷易之。孫後為□通判。在仕途十餘年。待錢甚厚。贈遺不可勝記。

庚午科東倉曹監生。應試至京。邀友人沈遠洲為伴。曹有一童。能書識字。性敏捷。曹甚喜之。時刻不離左右。至七月終。童忽言歸。沈疑之。而弗解其故。至初六日。曹拉沈看迎考官。攜手立店家簷石上。見諸考官從人。俱青衣大帽乘馬而來。中一人用馬鞭挑開眼罩。曹微笑。沈亦見之。曹以手捏沈一把。即下階歸寓。至夜飲。沈試詢曰。日間所見執鞭者。頗似君家某童何也。曹笑弗答。沈亦不敢更問。場事完。曹出赴宴。沈獨留守舍。偶往廚房取水。淨手。見一人坐青布墩上。服飾弗類其僕。詰之。其舌侏僂似江右人。詢所從來。語甚支吾。沈心知之。而不露。第時往視其動靜。見人坐墩上。弗少移。若如廁則挾之而往。夜用為枕。而臥。意其中必重貨也。至揭曉。曹果中式。報喜者在馮喧嚷。觀者肩摩。而前童從人叢中歸矣。沈詢久在何處。笑而不答。少頃往廚中索前人。則并包俱無蹤矣。後細察之。乃知童充房考官。入簾代主覓卷。而廚中人則房考守質物者。榜出則一去一來。各歸原主。此沈所細述者。

潘□諱□□人。父□業丹。其子時已游庠。有科舉。偶鄉間富翁吳姓者。構巨室。因日促上梁。未及施采。既成。嫌其太樸。浼為加飾。搭鷹架。令潘棲息其上。而運筆焉。辰而登。盡西而下。幾一月矣。吳有子亦放科。持重資。倩人買之眼。持歸授子。至堂中。發封啓視。忘梁上有人也。諷誦再三。遂入內室。潘諦聽已得其詳。夜歸。潛告其子。入場如父教。書卷中考官檢得之。即加圈點。得中。迨填榜拆號。則潘姓而非。真也。當時有聽生鬼之謠。

場中傳遞懷挾。弊端無窮。其術甚巧。隔年募書者。繩頭細字。寫于金箔紙上。每葉一篇。工價三分。經書俱千篇。厚不盈寸。二三場亦如之。或藏筆管中。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鞋之類。又用藥者。寫于青布衣袴上。毫無形跡。將壁泥塗上。旋即拂淨。則文字立見。名曰文場備用。每副價銀百兩。其傳遞者。重巡緝官。舉小簿授之。至點進時。官先潛候于儀門。內聞唱名聲。即來接入。送至號房。乃出諸袖中。授之。毫無覺者。臨別。官喚守號軍分付曰。此兵部某爺公子。要小心伏侍。如遠細打。不恕。軍被哄嚇。任其鈔寫。不敢側聲。後為諸生稟明御史。將諸武弁封鎖別室。不許擅入號舍。其弊始絕。今聞應天府吏書得賄。將繳柄打通。藏小簿在內。并潛貯于棧印箱。衣箱坐櫃交底中。至點名則取小簿。隱于尹丞坐椅。椅後。隨呼名。則隨予。百不失一。蓋臨場各官行李。雖各加搜檢。而未有搜及尹丞之繳柄。與隨身搜箱者。以故終不發覺。又聞騰錄生。俱積年書手。謀充預與富業定計。探決科秀才。文必入彀者。告以姓名。候分卷到。則祕藏之。移秀才文。騰錄為監生卷。監生文。騰錄為秀才卷。監生得中。秀才毫不知借己之文。秀才見揭。實監生文。理荒謬所貽也。豈不冤哉。今欲清此弊。必先彌封。而後送騰錄。庶幾少杜乎。又富豪將賂屬託受卷所書。吏先訪各處名士。令其半記。俟交卷時。接得佳卷。即壓于各卷下。不即封固。候至夜分。受卷官倦臥。或打盹。即潛懷前卷。投于行路者。將文盡錄為己作。而毀棄其卷。其弊最隱最毒。又或行賄于彌封房書手。將平日有文名之卷。割去卷面。而將文綴于己名下。如順天丙午科中式第四名監生鄭汝鑽卷。乃割福建恩貢馬□者。尤為可異。馬于癸卯年應貢入北監。科舉不中。遂留京不歸。下帷發憤。期于必捷。是年館于同鄉林主政家。初場完。將七作錄示主政。文果擅場。許以魁元之選。及揭曉。則被斥。馬憤激欲自殺。主政亦大為不平。即令馬□人往順天府索其落卷。至則毫非馬文也。意必騰錄生誤寫于他人名下。令馬往順天遍搜落卷。而迄不可得。及傳五魁墨卷。至主政閱之。其第四名文與馬所作七篇一字無異。知中必有弊。亟以告馬。令具狀訴于監御史。拘騰錄彌封兩房書手。鞠實。係彌封書手受賄。而割馬卷面。作弊使然。遂具疏上請各擬道戍。而馬發監肄業。雖再經疏辨。而禮部終不為改正。人皆惜之。似此等弊。實非常事者。加意嚴防。惡能絕其禍本耶。

有刑部主事王。失其名。善決疑獄。在部某月。歷年冤係者。悉為昭雪。號呼明神。先令山東時。有民婦歸寧。因居鄉路遙。四鼓而起。俟于城關。門既關。衆爭出。各散去。婦乘月色。獨行。適樵夫尾其後。至野外。握斧大呼。向婦。驚仆倒地。遂強姦之。盡擄首飾而去。婦號泣奔還。偶遇令出。攀輿哀訴。帶至縣中。詢樵夫作何狀。婦曰。賊而黑。而面長五尺許。頭裹白手巾。身穿藍布衫。腰纏綳袋。單袴草履。手執利斧。肩負繩擔。令曰。吾當令人往捕。汝第言失去首飾已耳。毋露姦情也。遂選捕快十餘人。散往四隅。大呼云。早有樵夫如此狀。貌如此。服飾至山中。刈薪。遇虎見噬。必有開聲。而應者。詢得其實。即潛伏于左右。俟其人歸。□□□勿令入門。有所轉換也。乘役奉命。號于遠近。寂無問及。後至委巷中。有婦方補舊衣。聞之。驚起曰。此吾夫也。問信自何來。役對以親見。復詳道其容貌衣服。婦曰。是矣。痛哭不止。役者伴寬解之。辭去。陰伺于巷口。日將曉。夫果歸。方及門。役人即縛之。赴官。百計哀求。與妻一訣。不許。擁至縣庭。召婦審視。貌頗類而首無巾。

搜之得于懷中，首飾滿置其內，一無所失。因插杖之，百收監討，氣絕。召夫責曰：爾婦何母，何不伴送？幸盜止利其首飾，倘至傷命，奈何？亦十等之令，搗婦寧家，蓋令不令言，愈者緣律條坐斬，問擬頗重。且恐夫知必棄其婦，故曲為保全耳。情法兩全，善斷哉。

蘇州西察院按君駐劄之所，先年府縣官皆無公館，因暫止民舍，以候晉謁。有賊工蔡芳，其妻美絕倫。吳縣口口嘗寓其家，尹年少俊逸，窺見婦姿，不覺心動，每微吟流盼以挑之。婦解其意，或微露半面，或斜漾雙眸，故作嬌聲，伴妝嬌態，無非設局以惑尹。而尹為所迷惑，竟墮其術中。一日懷銀二錠，潛投之婦。婦舉以授夫，詳述尹意。蔡曰：此奇貨也，須用計籠絡之。俟其上釣，庶有厚獲耳。因與妻定策，俟尹至，婦舉手招之。尹頃爾情蕩，竟入其室，搜婦求合。婦微笑，引入臥房中，方欲解衣就寢，忽其夫在外厲聲曰：何人大膽，擅入深閨，欺姦良人，婦女應得何罪？尹驚惶欲出，奈門已上鎖，窘迫無措。婦伴慰曰：毋恐，我不過欲索賞耳。尹遂許百金，夫意嫌少，酒益至五百。夫必欲得見物，尹書一票喚門子持至庫支銀。且屬令速來，去未幾而察院打板升堂矣。尹愈惶悚，再三求放，而夫不允。直至門子持銀到，方啓鑰縱之。出則按君已事完閉門，尹倉忙歸縣，芳即收拾細軟，顧小快船，黑夜遁去。不知所適矣。明晨尹謁按君，問昨何以不來見，尹以病辭。按君笑曰：汝何病，或誤入房室，聞不得出耳。遂具疏論尹改教去，嗣後府縣官各市地傍院建公館，不復入民舍。

南都秋闈揭曉，定于雞初唱時，無爽期者。乙酉科較前獨遲，至辰末榜始出，細詢其緣，則是夜填榜時，至三十六名，習詩經係華亭生員李某，前後兩場字號與中場不同，監臨者疑之，慮其名而令本房覓原卷，迫榜填完，卷竟不可得。監臨者曰：此卷前後俱佳，中場止論，料必合式，填上可也。主考于谷峰以硃卷解部查驗，倘有後言，誰任其咎，堅持不可。復令諸吏遍搜，更取備卷呈覽，凡閱三卷，俱不當意。王翼卷年兄卷亦在備中，遂持以進。二師俱稱善，與李生卷並置案上，令諸吏并覓翼卷墨卷，先得者即填。李生卷終無覓處，而詩經落卷凡三箱，計二千餘列于堂下，方開蓋，則翼卷墨卷儼然露焉。且三場俱束作一處，若有神州之者，遂填其名，而榜出。此所以遲也。翼卷名就學，連舉進士，轉吏部員外郎，中家奴毒暴斃。

丙戌科王荆公主試，十一日下午送硃卷入簾，公召諸房考同至堂上，共閱且屬云：得佳卷，即呈覽。諸房各分三卷，就坐細觀，公屢促呈卷，未有應者。子師蕭漢老與考功郎黃思軒聯席而坐，偶閱一卷，惡其謬態，將棄之矣。心念首篇起講頗通，若不點出，竟爾擲去，倘後索落卷疑未曾經目者，吾取其起講，然後塗抹，令彼心服。遂握管細點，未畢，思軒忽見曰：公得佳卷乎？師曰：未也。問何以加點，師告以故。語未竟，荆公見兩君竊竊私語，意必卷有可取，遂遣吏來索觀。觀畢曰：此卷亦可，中師復以前說告荆公曰：場中文字全美甚難，母苛求，遂舉筆判一中字于卷面。師歸房歎曰：此卷吾將黜之，故先稍點，乃竟以數點而得一。生富貴數世，意頗不慚。後每得一卷，則用前卷相較，輒抑置于後。擠至第十三名，偶楊楚亭索觀前卷，問今置第幾，師以實對。楚亭曰：此係王公首取，何抑之如此？師曰：此卷僕繕閱再四，文體欠莊，意其人必非端士，得中已倖，矧令居先耶？楚亭曰：覽文而遂斷人品，具目哉！一笑而別。至念三日師房卷已閱完，荆公

令并備卷送覽，次早荆公致小東云：貴房卷俱嘉，但十三名覺有疵，可用備卷第一易之何如？師大喜，往告楚亭，相與歎曰：前卷乃荆老第一日所取，且親筆書中，今竟易去，豈其志耶？抑默有主者耶？後拆號黜者姓李，中者唐斯盛，俱楚人。李生素行不脩，飾果如帥，而旋得旋失，真有致存焉，非司文柄者所能專也。

丙戌鼎甲首唐抑所，次袁玉蟠，又次楊荆巖，十七清晨，內閣已差人報知，京師俱傳播矣。至傳臚，唐果狀元，楊榜眼，探花則舒心矩，而袁抑器二甲第一，衆皆愕然，莫測其故。蓋先傳者乃內閣所定，至進呈時，申瑤泉讀唐卷，聖上曰：好將卷置几上，左方許海嶽讀袁卷，音韻稍滯，聖上不語。置右方，王荆老讀楊卷，聖上曰：亦好，置唐卷下，諸臣各叩首退。聖上親閱諸卷，自二甲第一卷至十五卷，皆詳許可。至舒卷，天顏甚喜，因進楊第二、舒第三、舒所對策中俱散文，不成對偶，又字畫參差，原無進呈之理，因舒父龍陽公與申王同年，心矩中式年方十八，慮其少不更事，不堪作外官，移書二相，乞置二甲，希一部署，二相勉從。故列于第十六，不意聖上特拔及第，此非常之寵也。然不五年遂夭折，天意竟何如耶？

心矩歿二載，龍陽夜夢心矩云：其中思父母不置，今已託生某村陳家，幸令人物色之，俾得復歸，是所願也。覺語將夫人，夫人夢亦如之，質明，令奴往訪陳果生子，公親往索兒，細觀而貌絕不類，解衣視之，左膊上有犬子二字，公遂泣下，蓋心矩乳名，始知其託生非謬矣。因欲攜之歸，陳氏執不與，遂以聞兩院，斷令歸舒撫養。陳氏亦不絕其往來，稍長，臂字漸磨滅，今年已二十餘，而惟魯無知，絕不類心矩之敏慧也。此事向常聞其略而不信，己酉粵中秋闈，與韶州司理經邦訓同在受卷所，言之甚悉，經全州人得于目擊，乃知佛氏輪迴之說，不妄。第前生後身，智愚迥別，則不可曉耳。

吉安民家產一子，墮地不啼，彌月後即能飲，周歲忽出言，如成童，父母怪之，詢其由，乃自述前生湖廣某縣某科舉人張某也，平生歷涉，縷縷細陳，并誦其墨卷如流，遠近傳布，觀者盈門，各上司召見，與之咸有所贈。楚中子千里來訪，相對飲泣，詢問家政，一一不爽，強之歸，不對，有詰其託生所自者，云：臥病甚劇，恍惚見一道士，衣大紅法服，持手板，舞蹈前引，予隨之至一室中，鋪一紅單，道士揖之令升，予初不欲，強之再三，方舉步上單，則此已誕生矣。不知從母腹出也。予邑孫敬持為吉安二守，親見此兒，時年十二，問其往事，已忘大半矣。

江賓維諱鍾廉，南充人，初任吳江令，調獻縣，私衙有樓，先年強盜越獄，蟻躍于其上，縱火焚之，死者三十餘人，精爽不散，變怪百出，前令不敢居，封閉者十餘年矣。江到任，吏以情告，不信，固令啓戶而入，留宿其中，至明晨，江往謁府道，抵暮，一妻一女俱暴殞，面目流血，遍體青紫，如被扑傷者，亟報江歸，已無可奈何。入夜聞妻女嗚咽，云：爾強欲入衙，令我母子橫為凶鬼所害，死後侮辱萬狀，至不忍言。江大慟，悔恨無及，嗣後拋磚擲瓦，門戶自開，閉器物自相擊，種種怪異，不可枚舉。家人皆病，避居于外，而怪益熾。江日夕鬱結，泣零兩目，失明，改教返舍，道出頓丘，子往相勞苦，稍露其事，而從者盡道其詳云。

過竟不允。其女年已十七，尚未納幣。忽家奴因索債不得，拘一少年至家。徐見其相貌清奇，心竊喜，詢其姓名，曰：張以誠。問能作文否，曰：能。遂命坐授題，張援筆立就，灑灑煥發，徐覽之，愈喜，留之飲，面許以愛女配焉。張謝歸告其父，擇日奠鴈成姻。張連試不游庠，女之母私有怨言，徐笑曰：此子豈長貧賤者耶？倘吾相不効，當析產與吾子等爾。後庚子辛丑，張連捷，大魁天下。

周抱齋延儒少聘吳氏女，後家事日落，吳嫌其貧，遂欲悔親。周走訴吳安節公，公命坐與談，見其慷慨不羣，心已奇之。更授題令作文，須臾而就，詞意兼美。公曰：此姻事予當力任，坦腹無憂也。周敬謝別去。公即呼族姪至曰：爾若執迷，予不能強。今繼汝女為吾女，他日當備妝奩嫁之。倘周生果不給，當割田相贖可也。姪唯唯不敢違。至壬子舉鄉薦，癸丑廷對第一狀元及第，乞恩歸養。人爭榮之，且服吳公能識士云。

洪鏡潭諱澄源，登第後，因選期尚遙，借解銀差南歸。傾萬餘兩，分作五箱，暫寄太倉銀庫中。候明晨發行，及啓門登堂，則內有一箱，剖破其腹，長尺五寸，失去元寶十錠。垣牆素高，局鎖不動，且巡警多人，徹夜防守，盜何由而入，即入而挾此重寶，安能飛出？衆皆驚異，事聞罪典守，立限該城捕役嚴緝，月餘無耗。中

有練達者，能望氣，謂衆曰：盜得銀已遠遁，急追之，猶可及。株守京師何為耶？因赴司給文，四出廣捕，將至徐州三十里，有一村店，夫婦鬻酒飯營生，婦稍有姿色，挑之者亦不拒。偶有貨郎攜籠投宿，見婦悅之，留戀不去，情好頗殷。雖假裝為名多，託疾高坐，日市酒肉與飲，夫稍露妒色，輒投以銀，用悅其意。每向婦誇我京邸藏銀甚多，不久攜來置田產，令汝兩人終身安享不盡。婦信而愈狎，一日聯坐店中，捕者入門呼酒，其人驚起，舉止失措，捕者覺有異，遂留宿焉。詰其來歷，應對支吾，益露踉蹌狀。明晨捕者引夫至野外云：此大盜也，爾當實告我，不爾當連坐。夫恐悉吐，願末索其銀，願碎者，遂集地方同

縛之，發其籠，尚存元寶半錠，解官招實云：其夕繼于巡吏夫中，既入門潛伏僻處，至人靜取身畔利器，破箱取銀，將九錠埋于倉後北角土中，取亂覆其上。止持一錠越牆而出，索賈雜貨，遂潛遁至此。初意欲過淮往浙，俟一二年事竣復入京師取贖銀，弗意敗露，罪何能辭？招成禁盜于獄。捕者持州牒并存銀屋馳回報，遂詣倉後去，頓啓土，原銀俱在，所花費僅十五兩餘耳。設此盜不為彼婦所迷，渡淮而南，隱于市廛中，時能物色之耶？始知朝廷糧銀，分毫不可妄取，盜者雖巧，安能據為花酒資也。

常熟薛四與販私鹽，招集亡命，出沒海濱，殺人劫財，白晝公行。人莫敢格，弓兵雙王兩人，有臂力，善捕盜。遇薛船輒奪之，薛怒甚，聚衆百人，將弓兵縛縛，載至海岸，揮白刃欲斷其頸。忽霹靂一聲，雷火滿地，衆墮徒供駭，駭價以弓兵綁自開，奪小艇逃命，奔縣訴狀。令耿柘素悉薛橫暴，并其平日惡蹟百端，申報周撫。臺見得，擒其父子并黨，咸重典，一方以靖。

張江陵常聞喜，怒任情，生殺在手，游視聖明等嬰孩，隨指畫省若奴隸。諸不法事，顯灼耳目者，未易數數。若其包藏禍心，染指神器，亦已漸露萌芽。幸九廟有靈，早覺其魄，故幸潛消耳。苟假以年，則莽操懿溫必將再見矣。聞其誕日，有繪周公負成王獻者，覽之弗悅，揮令擲去。又有獻大禹下車泣囚圖，喜甚，懸于中堂，其微意可覘也。又長夢人贈以一鑑，長尺許，光耀四壁，皆有銘，若先兆者，覺而怪之，質明憲長張九一

淫林雜記

二一

差官買鏡，其背文云：張氏受命膺大寶，億世子孫其永昌。宛類夢中所見，遂大喜，厚賞來使，而作密劄以復。未幾即起擢開府，將召入為腹心，其謀大事，會構疾弗起。張亦被論削籍，此魏見泉為予說魏端人，也。其言必不妄，且云：有術人善能先示夢兆，而後以鏡實之，九一得其人，故敢獻諸江陵。墮其術中，遂深信弗疑，然九一竟不得柄用，而徒貽惡名，陰險復何益耶？

我朝令甲科場最嚴，當事者咸失公矢，慎毋敢受私託而徇權要。二百餘年來，毫無弊竇。嘉靖癸卯，秦鳴夏浦應麟順天鄉試時，大學士翟鳳翥勢燄薰灼，秦浦素附驥，二子汝儉、汝孝，俱以監生得鄉薦，外議已藉藉矣。甲辰會試，江汝儉為主考，彭鳳為經房，曲阿鑾為二子復連捷，俱在鳳房，給事中王交等交章劾鳳，鳳鳴夏應麟於鎖鑰司，各廷杖六十，革職不敘。遠邇稱快，蓋世廟英斷，真如雷震，故奸宄懾服，破膽即得君估勢如嚴嵩，而其子孫不敢一置名于試籍中，誠畏重上嚴明故也。至張居正當國，權勢赫奕，且

涉視聖明幼沖，先將字眼密授考官，許以美轉，豈惟莫敢抗違，爭以得卷為幸？丁丑年陳思育取其次子嗣脩為進士，榜眼及第，庚辰年戴光啓陸徽為房考，長子敬脩，叔子懋脩，聯登甲榜，懋脩復大魁天下。當時習見不為異，且推恩諸權貴子弟，多得侍進，科道悉錯口結舌，不敢發一語。回視世廟昔時處分，不

大天淵也哉。至壬午居正死，京師謠曰：張公若不身亡，早四官定作探花郎。非虛語也。後言官追論其事，嗣脩懋脩俱革職遣戍，敬脩畏罪自縊。曩時榮華化為烏有，乃知檢材大典，斷不可任私意通關節，即使俾而獲，必不能永享。若江陵父子可為明鑑。

張江陵奴游七善，伺主喜怒而竊其權，勢傾中外，縉紳爭事以兄禮，而猶美官者備比。錦衣史繼書時，登金玉路之尤，與睡狎，彘緣得入江陵幕中，史富敵國，凡江陵所嚮，百方致之，務悅其心。所進七寶冠，白玉如意，長二尺，價值鉅萬。江陵絕愛之，他物稱是，偶閱宦獻牙美人，容態絕代，江陵指示史曰：世間有此麗人否？史曰：願以牙仙見付，當求形肖者充下陳。江陵喜，授之。史歸命善畫者，圖其貌若干幅，命健僕四出

淮、揚、浙、直，遍訪得之，廣陵用銀八百兩，市以進。江陵視女與牙仙果無異，寵之專房，稱七太太。出閣後，即遣置祕室中，飲淫樂，不問晝夜，更服春藥，以恣其欲。毒發肛脫而死。時江陵氣餒薰灼，觸之者焦，噉能制其死命，而竟斃于彼婦之手，殆天道惡盈，假尤物以促其生耶？

江陵苛法，若限進學，嚴斥退，浙江提學喬某以沙汰數多，而顯耀寺丞，乘處決，恣誅戮。河南巡按某盡殺諸獄囚，而特進僕少，至于丈量田地，令州縣正官釋去印務，親履田畝，窮鄉小民，莫不翹望。吾蘇七邑有增額至數萬者，百姓報數尚未定，嚴檄督催，急于星火，稍聞計中，撤得不加賦，獨太倉丈出海邊長灘田若干，向來果未經起科者，若盡寬之，則已藉數在官，欲增糧又嫌與諸邑異，同州不能決，詢于鄉紳王鳳洲建議，請計丈出餘田，該糧幾何，粟州田糧照數量免，新舊兩便。申報兩院，俱報可。太倉田舊額每畝三

斗三升，今止二斗九升，蓋他邑未受丈田之益，而太倉則先享其利，迄今云。

李大經，崑廩生，每試輒先諸士，隆慶庚午，應試南畿，借寓鈔庫街，主人先一夕夢，覺昆湖來賃房，明晨李

淫林雜記

二二

至。知爲名士。遂止之而述所夢以賀。李亦大喜。自負。王槐里名炳璿。其妹婿也。是年失科舉而考遺才。因轉寄李寓。李心頗不喜。奈情不能卻。後揭曉。王得中而李見擯。王名在第十六。適符昆湖榜數云。後王舉進士。李僅從歲貢。授沂水令。官資頗厚。歸不一年。竟殞于火。骸骨俱燼。先一夕。市得生魚。庖人剖之。魚忽作聲。稱痛。大驚。投刀。弃魚。廁中。明晚遂罹慘禍。

萬曆乙酉。吾崑支可久。夏弘字借小。寓于府學前。主人問二公何籍。曰蘇郡。主人甚喜。曰。敝廬隘陋。不足以待高賢。亦弗敢論。但二公今科必連捷。每位求賞銀十兩。得賜一票足矣。詢其故。曰。夜來夢。紗衣烏帽者二位。口稱蘇人。借寓此先兆也。二生喜甚。即書稟授之。而居停焉。時予與柴昭涇同借寓院前小房。暫棲。會微臨不許。諸生寓欄門內。盡行封閉。試期已過。計無所出。昭涇熟思。曰。支夏所借之處。門首有一空房。渠二人吾姻家也。吾作東求之。必不能拒。俟夜吾二人同往可耳。二生初有難色。而昭涇攜臥具徑入。勉爾相容。後二人俱不中。昭涇與予果聯捷。二事絕相類。夢神亦巧于戲人也哉。

萬曆庚寅。予備員頓丘。三月三日。俗傳真武誕辰。諸集建有神祠。俱焚香祝壽。結臺演戲。男女輻輳。聚觀殆千百計。是早天氣皎潔。無纖雲翳。北地素寒。納襲重裘。日中忽作熱。如仲夏。遂釋綿御袂。會有縛竊盜至庭。鞠之未半。忽見西南上黑氣一縷。衝霄而起。初若霄。頃如柱。又頃如席。轉盼間。則彌漫天際。昏黑如夜。對面亦不視。而令然燭至。其光若燈。僅照尺寸而已。衆皆駭異。予令收囚入獄。退歸私署。家人悉恐怖。閉戶。耳畔惟聞風吼。作波濤洶湧聲。又時于暗中露光如電。其色殷紅。若血。旋即昏暗如故。復有聲似驟雨。下而實未有涓滴也。朝來暑氣盡消。西寒如昔。復索綿衣服之。竟夕無光。至寅明亦尙陰晦。微辨色。則庭前後。俱積沙土。厚尺許。向之蔽天而下者。蓋此物耳。及視事。則里老等。以昨方祝釐。風霾四起。咫尺莫辨。民婦散走。墜水溝中。其以寒噤死者三人。餘幸無恙。若長垣則人畜死傷。以百計。東明則拔樹發屋。壓死更多。其州縣申報亦相類。先是己丑。慧星出西北。光芒長丈許。煜煜東指。觀者心怖。數月始滅。皆似兵像。至冬。軍夏兵變。狀害無道。殺掠甚慘。禍實創于西北云。

鹽院某。出巡至大明。適東明縣大夥鹽盜拒捕。殺死弓兵。該縣申報。批云。鹽徒聚衆。拒捕殺人。大干法紀。豈容輕縱。但鐵鎗在庫。鹽徒安得而取之。仰王推官將失事員役重究。并將庫吏問報。王見批語。初不解。及細閱招稿中。有鹽徒某。用己追貯庫鐵鎗一根。將弓兵某。戮死之語。詎認取鎗于庫耶。王欲明言其誤。恐揭其短。而礙體面。欲加庫吏以罪。則典守律重。更實無辜。思之不得。其說。偶州縣官進謁。細述其事。曰。此最難處。諸公必有良策。幸以教我。俾上下兩全。衆相顧莫對。坐久欲起。王復固留求教。予因曰。鹽院意固不可違。庫吏罪亦難故。入第。責取供書手云。此鎗原從盜手追來。始貯庫。非用在庫鎗也。供詞不明。合擬不應。杖贖。而令庫吏代納罪銀。庶彼此俱無害。王稱善。遂依擬申報。而庫吏得免罪。北地八差衙門。凡鹽馬二院。多係新差。凡從推知出者。文移批駁多合式。而禮節亦適中。若選自中行者。緣目不習。招由且好自用。不詢掌案。任意信筆。遂多謬誤。至于接下。非太倨則過謙。亦未經諳練故也。雙後道出浙江。用夫馬數太浮。又杖驛傳道吏。爲范憲副奏論。降應天檢校。

真定府大佛寺中。貯銅鑄天齊神聖像。身高十丈。闊二丈。肩具六手。各執兵器。內一銅盃。可容米五石。佛開光宏。做壯麗。凡三層。下置坐身。中容六手。最上則神頭。其耳長與人等。奇偉之極。宇內當無兩考。其創建。則始于五代時。有神僧募緣鑄像。工力不逮。乃往見石勒求助。問須銅幾何。曰。十萬斤。詔主藏者。竭庫中所有。異之。而數不足。益以宮中銅器。置滿殿庭間。問何緣將去。僧指庭前井。令力士悉投其中。稍首而別。至真定。呼諸徒於後水潭中。擲出前銅。鳩工鼓鑄。一年方成。曾途往江濱。遇富賈販木過者。輒頂禮募化。賈憐弗與。則風濤大作。咫尺弗得全。許以喜捨。小者數笈。大者百株。其木隨沈江中。餘則順行無滯。將三載。計開料已備。乃歸。復集徒于前潭中。拽出之。木有長數丈。大圍五六尺者。非數人不能舉。況真定皆平陸。去江甚遠。不知此僧施何神術。而得至此。聞西壁圖僧化銅像。至寺後觀水潭。不盈半畝。上覆以亭。人傳潭底通大江。故木從此出。蓋亦城中一大觀也。

尹春。貧父名齊。少年充吏。娶婦而未生子。忽得疾。暴亡。惟心坎微溫。母妻環泣。守視凡三晝夜。始蘇。而弗能言。但舉手指其口。妻灌以溫湯。漸開目。凝盼掖臥。被中次日始微發聲云。死後。鬼卒引至大殿前。金碧晃耀。堂中一衣緋。冠人南向坐。衣綠者西向坐。請齊姓名籍貫。呼吏持簿細檢。竟曰。隸矣。此人官至刑部主事。壽尙有三十餘年。宜速送回。因此復生。疾遂愈。齊素不諳文墨。且刀筆吏那得有比部官望。貌復不揚。里中聞其語。莫不大嘖。每出遇相識于塗。輒戲呼爲刑部郎。齊聞甚愧。後二年始歸。春貧。甲戌成進士。令清豐。已卯陞刑部主事。壬午考績。封父如其官。次年無疾捐館。果符所夢。

蘇鄴。辛未進士。授廣陵令。時張居正新行丈田法。責成縣官。履畝丈量。毋得隱漏。卽據此爲最。各縣奉法。惟謹。悉謝邑事。躬行阡陌中。鄴素備儒。獨安坐不動。巡撫王豪微聞之。行微督催。鄴慢視如故。豪大怒。親詣吉安。鄴入謁。豪責以抗違。明旨。藐視憲法。視其冠服。置之庫。叱左右將庭杖之。懇求獲免。猶罵不絕口。云。俟後命。郡中諸紳。咸爲扼腕。相見家時。委曲求免。乃給還冠帶。命速往鄉丈量。不許視縣事。鄴愁苦計無所出。不兩月而居正凶問至矣。王豪不久削籍爲民。鄴後行取至京。在任五年。僅止一薦。不應得兩衙門。太宰獨以鄴抗豪有風力。特授御史。

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船。推豪富者爲主。中載重貨。餘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餘倍。有蘇和本。微不能置貴重物。見福橋。每百價五分。途多市之。至泊處。用標數十。各盛四桶。布船面上。夷人登舟。就取而食。食後。取置袖中。每標酬銀錢一文。蘇意嫌少。夷復增一文。計所得殆萬錢。每錢重一錢餘。蓋已千金矣。舟歸。遇風。泊山島下。隨衆登陸。開行至山坳。見草叢中有龜殼。如小舟。長丈許。蘇心動。倩人昇至。船衆大笑。謂安用此枯骨爲。蘇不顧。日夕坐臥其內。及抵岸。主人出。速客置酒。高會。蘇橫居末席。明晨主人發單。令諸商各疏其貨。明珠翠羽。犀象瑤珍。種種異品。炫耀奪目。蘇愧怯。遜謝曰。貨微不足錄也。主人按單細觀。畢曰。店有識寶。胡夜來望船中。奇光燭天。意必載希世異寶。今胡家宰乃爾。豈諸君故祕之耶。衆謝無有。主人詢詰再三。衆謝如初。主遂攜胡同衆登船。遂驗船。至舟尾。得龜殼。驚曰。此大寶也。胡埋沒于

此即命人擡至店。藏室中更設盛筵。置上席且謝曰。君懷寶不炫。致令輕舉。幸勿見罪。爾者大賈。悉列其下。衆益不測。酒闌。主請值。蘇見其鄭重。漫答曰。一萬主市中無戲言。幸以實告。蘇囁嚅。旁有黠者。更之曰。三萬。主視蘇尚泯沒。堅詢之。謾曰。五萬足矣。胡商得定價。喜甚。約次日交銀。盡醉而散。凌晨已具銀置堂中。如數交足。樓龜殼去。鼓舞不勝。衆駭異。請于主曰。交易已成。決無悔理。第未審枯骨何異。而酬直若斯。胡笑曰。爾輩自不識耳。此羅龍遺蛻。非龜殼也。背有九節。各藏一珠。小者徑寸。大者倍焉。光可照乘。每顆酬銀萬。所酬未及一珠之半也。衆猶未信。胡遂求良工。剖其首節。得珠果如所言。衆始驚服。蘇持銀歸。坐擬陶朱。不復航海矣。

松江徐繼齋家藏漢玉。形製古雅。鑄文奇巧。口有硃砂斑。銅綠縷。二大點。情缺其蓋。其弟往京謁選。偶至廟上閒遊。見店中一玉筆。其口亦有紅綠兩痕。把玩良久。依稀似玉。詢其價。僅索五金。酬以三數。遂持歸。寓諸藏之。選後詣兄。出前贈行酒。弟命奴持京師所得蓋來配之。宛然如一。而紅綠點亦聯合無間。遂持贈兄。大喜。後出示博古者。云價值千金。然非得蓋。則不成全玩。其配合似非偶然者。

萬歷己酉。江右鄉試。南豐令李夢祥充考官。應取六正二備。閱卷已足。挑燈就寢。忽四壁作聲。若磨坊羅剎狀。驚起取卷再觀。更無可取。擲去復臥。壁中聲響如初。強起周視。几上儼然有卷在。覽之。即前所擲者。反覆細繹。終無好處。竟棄之。而登榻方就枕。則響聲移于牀柱。暨四足上。較前益奮厲。震動几席。李大驚呼。書手門子共察之。則前卷復在案。乃向聲屬曰。此卷果應中。幸毋再作聲。明晨當持呈主司。第恐文不佳。難入選耳。聲遂寂然。黎明忽主考令人來云。前正卷中有一卷。不堪取。備卷亦難用。更得別卷方佳。李舉前卷。應命。遂得登榜。名康元。子姪光祖。爲進賢令。同在閩中。目觀其異。

萬歷庚戌。會試。蕭玄圃。王衷白。主考。檢討。雷何思。爲詩。二房分考。方展一卷于几。尙未及閱。偶鄰房張瀛海至。相與談。因留共酌。侍吏拂几。誤觸一筆。墮地。旋轉數周。忽躍而起。若空中有人提其管者。竟將前卷密密加點。良久。筆方仆于几。二君相顧駭愕。將卷細觀。文采頗可取。遂共攜卷詣主考。言狀。蕭曰。此神授也。若非二兄親觀其異。此卷安得入。遂大書中字于卷。及拆號。乃史孔吉。深陽人。今史家構有躍筆樓。

上舍徐五湖。愛妾金氏。妝奩頗厚。而無子女。徐臨終。撥田二十畝。樓房數間。令僕徐某同居奉事。未幾僕萌異志。伺金歸寧。盡發其篋。取所藏。縱火焚樓。以滅跡。金回。惟呼天號泣而已。僕私喜得計。託言已室。幸免回祿。拉聯房居人出。分詣城隍廟。報謝。羣衆暢飲。酒將酣。忽神附僕。罵曰。惡奴盜主財。焚其室。而又戲侮吾神。罪死無赦。衆驚拜伏。妾聞出訴于神。問盜賊安在。云投于廁中。探之。果得一布包。失物俱在。僕僵仆于地。良久。稍蘇。竟絕粒而死。神目如電。其昭報亦章灼矣。

蘇城李某。登甲科。宰江右劇邑。忤權使。爲所彈射。奪職家居。性好丹火。有積好。以養砂術。養丹砂十斤。用銀十兩。爲母。做口銀法。取其精。雜丹砂。置磁器中。汲水養之。至四十九日。煎砂得銀若干。而母不少損。屢試皆驗。其人遂說李曰。此法曠日持久。多寡一轍。查多用母幾十倍。則獲羨當不貲。事成當以十之三。

爲謝。李信之。而疑其心。迺另建一樓。四面斗絕。牆高三丈許。中庭臺養砂。石門三重。門施二鎖。手自啓閉。出入惟李與術士俱。凡添水加藥。悉躬親之。雖三尺童子。無絲見也。至四十餘日。丹期將完。啓戶而入。則砂水俱傾覆。銀母亦化爲烏有矣。周視粉垣。毫無損傷。且高侵雲漢。在內室之旁。卽外盜插翅不能入者。李大錯愕。憤歎而出。令門下逐客。客大恚云。曩許我厚謝。今丹已成。得利幾數千兩。爾遂食言耶。我當白之官。喧嚷不止。衆客從旁解紛。復資以路費。方去。丹室嚴選。此客又子身僅移一布囊。枵然猶昔。不知施何神術。而能盜去多金。李自失金後。悒悒無聊。發病卒。卒將三月。其內人夢李從外來。冠服頽敝。顏色慘怛。泣曰。吾不幸。生大胎中。在齊門外某處某家。犬糞四雜。其一頂黑而背花者。吾也。可速遣人贖歸。毋誤。再三丁事而去。內人驚醒。向婢媵輩述之。疑信者半。至次夕。夢如前。復託夢于掌家者。其人遂訪尋至彼。果得四犬子。其一則若夢中所言狀。亟取銀市之。其家覺有異。故高其值。增至一金。乃攜歸。至門縱之行。則登堂入室。宛然熟游。竟升榻假臥。見者墮淚。日以肉食飼之。後發于山莊。衆養迄今尙存。予曾識李君。服官有勁節。居鄉無疵行。何以得此果報。豈一念好利。遂墮惡趣耶。醫者唐生曾聞其內姪語及述之如左。

陽電參將張榜。鄞縣人。先爲狼山守備。公署在海中。離府五十餘里。張詣府領兵餉銀六千餘兩。皆元寶也。分置三桶中。泛海回籍。至中途。適值龍騰風雨大發。前後二舵俱平。斷中舵大如斗。非數十人不能舉。亦拔起投水中。如萍梗然。張料船必覆。索竹纜將銀桶縛于中。船橫水上。極其纏綿。頃之。舟破。從者三十餘人。皆墜水。張亦附一木板。浮沈海中。昏暈不辨。自分必葬魚腹矣。覺足下若有物。蠢動者。藉以不沈。洪濤噴薄。而安然無恙。至辨色。有巡船從上流來。張大呼求救。扶至舟中。自慶再生。訪諸從者。僅存五人。耳。遂令巡船探沈舟。取餉金。至則舟僅露其尾。令善泅者入。船索銀桶。毫無有也。巡兵回報。張大驚。恐以失餉獲罪。計無所出。三日後。忽有漁人來。首詢其故。則前有營兵落水。遇漁舟。呼曰。爾救吾命。自當厚報。漁人援之至家。更衣設食。索其報曰。舟中有銀三桶。查往取之。乃約衆乘扁艇。至舟覆處。果得銀而歸。市牛酒痛飲。將銀人分五錠。營兵亦得其兩。潛隱于家。鄰人有爭銀而不得者。奔告于張。卽拘營兵。至官追出前銀。押至村中。沿門搜捕。悉獲原物。止一錠。鑿碎。僅失五兩耳。張累遷。征倭副總兵。調陽電參將。在官途五十餘年。後祿甚豐。宜不死。然船破銀失。而復得則尤異云。

梧州一山。峙海中。高千仞。樹木蒼翠。結山石玲瓏奇巧。山趾有石壁。高三丈。闊三十餘丈。光潔如鏡。可鑑毛髮。中有一龍形。天島騰。勢若飛動。首尾四足。頭目鱗鬣。纖悉具備。若刻畫然。土人云。龍從海起。附于石壁上。遂留其影。久而愈明。見者驚悚。

欽州東南七十里外。山嶺峻削。灌莽極目。人跡罕覩。中界一河。僅容小艇。可載數人。渡河而南。更百里許。有交夷窟穴。其間乃黎利遺種也。其國昔爲莫登庸所篡。舉族逃避于此。因長子孫。成聚落。既不屬交趾。亦不臣中華。時出沒盜劫。不過鼠竊而已。後珠池羣盜亡命投之。教以內訌。遂萌逆志。窺欽州。沿海守備單弱。于萬歷丁未冬。先令夥盜滿載貨物。陰藏兵刃火器于中。假貿易爲名。舳舻相銜。接踵繼至。主人利

地白東行二十里有熱水鋪。有亭三楹。池方半畝。深幾丈許。澄澈無纖翳。探之若滾水。夏月稍溫。至冬尤熱。可炮燻雞鴨。置冷酒于中。少頃即溫。煖氣勃勃上騰。如煙霧。高二丈始散。池底有數泉眼。奔湧四出。洋溢池外。東西分流。各將三里。熱猶不減。輿或誤臨泉眼。若蹈沸湯。收足不及。云曾有醉人解衣就浴。熱不可當。號呼求救。乘搜出登岸。遍體浮腫。旋即潰爛。用藥敷治。三月始愈。由是人競相戒。無敢投足者。予三至其地。令汲水置盆中。食頃。尚不能染指。呼為熱水。果符其實。若平遠有溫泉。人羣浴其中。不若此之難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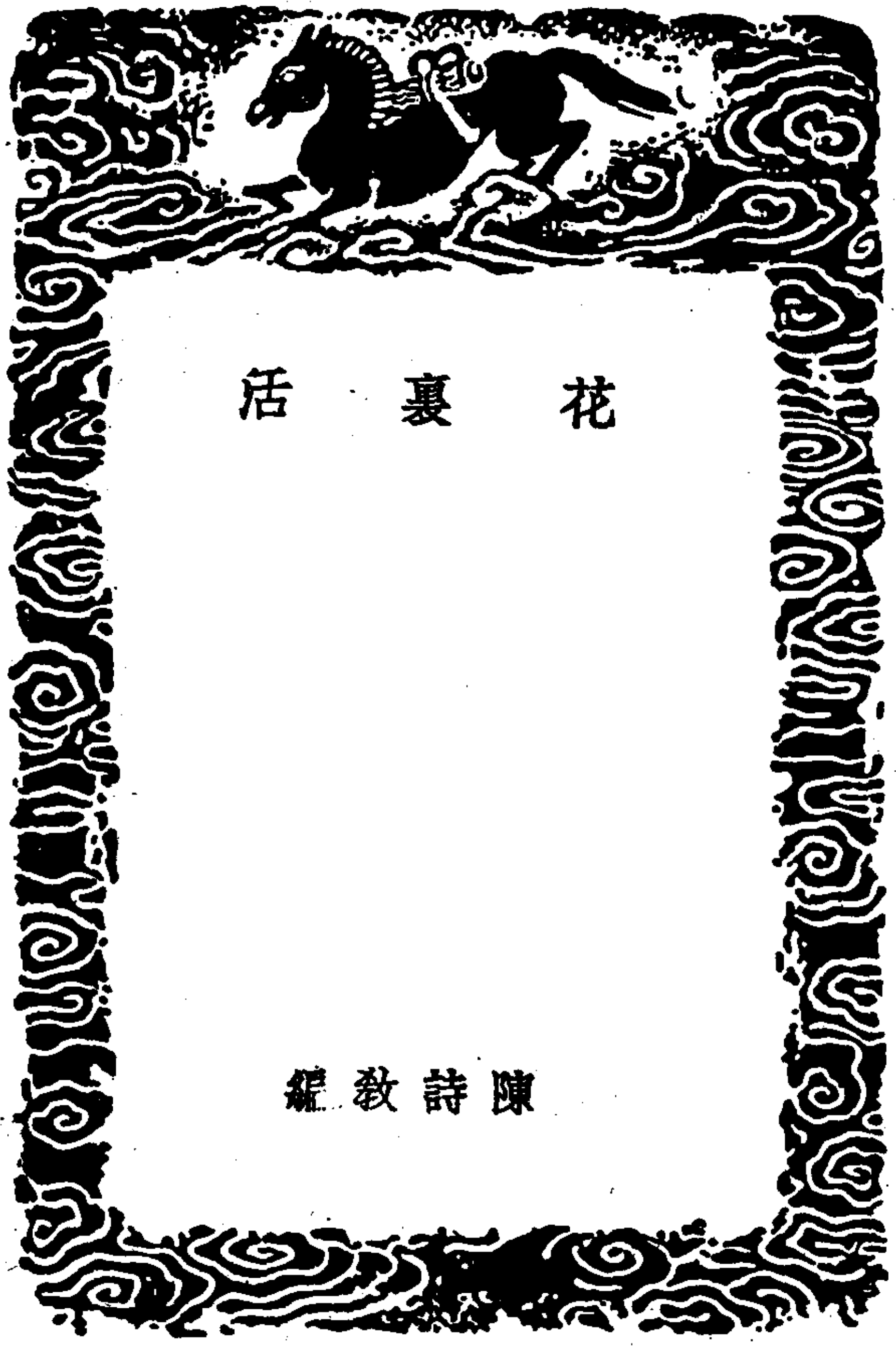
長洲庫吏葉景初。善趨承。得陸尹欣心。凡託買段匹。兌金飾。市珠寶。必倍價。擇精好者以獻。而開帳故減其值。尹益加愛幸。每家人返舍。必聚取庫千金。葉即剗送進。更不稽遲。將某年支用幾及萬外。葉役期亦將滿。計尹俸薪紙贖不能償。慮後事發。連坐。因萌異志。盡取庫貯銀兩入私囊。令伊父挈妻兒先遁。過錢塘江。至新昌村中。託名避糧。賃房而居。已獨與小童關保守舍。會按君案臨。將尹平昔所用庫銀。細造一冊。逐項倍添至二萬餘兩。適尹有親戚公文一角。將冊暗入封中。俟尹進院作揖。即與童逸去。尹照常呈遞訖。毫不知也。按君發封。得冊細閱。開載多端。狼藉可笑。令巡捕官呼尹至。問庫吏安在。尹不測其意。漫對在縣。按君令喚來與之而質。尹出。急命隸往拘。則逃去無蹤影矣。按君坐堂上久待。尹不得已復入。曰。吏偶他出。至當進見。按君遂舉冊授尹。觀訖駭汗曰。卑職並未曾用庫銀。不知此冊何人開報。按君曰。此庫吏所開。朝來爾親自投遞者。尹知為葉所賣。愧悚出院。差捕快四散緝拿。終不能獲。雖勉強設處。補完庫銀。竟坐不謹革職。葉至新昌。潛蹤不出。幾一載餘。人無知者。自喜得計。其父偶遇比鄰陳老。留歸聚話。兩意頗投。遂互相往還。去舍三里。有山秀登。且僧院幽雅。陳時攜酒邀葉父子同游。陳亦治具相答。決句必往。率以為常。一日。小童持查檢。至半途顛仆。有核傾覆。半葉沙土。葉見之大怒。將童痛毆。童至僧廚。煖酒不勝忿怒。罵曰。我又不曾盜庫。緣何將我如此凌虐。我若說出根由。看他何面目做人。僧聞之生疑。遂用甜言哄。探得其實。喜為奇貨。明晨往謁。持符疏符求助。葉許三兩。僧請益增五兩。至八兩。意猶未滿。且出冷語刺葉曰。不義之財。不如喜捨。若復吝惜。必有非災。葉怒呼罵。僧復不讓。兩相喧鬧。地鄰共來問故。僧云。此蘇郡盜庫吏也。逃避于斯。共執赴縣。葉猶抵諱。僧稱小童詳知。物之悉吐露。遞歸原籍。以監守自盜擬水戍。追贖不能完。死于獄中。

吳縣余謙。家東洞庭。頗殷富。與展重索債結讐。互相訐告。展每受罪責。銜之益深。必思陰中而報之。余偶訪親入郡。至一村。見病夫僵仆於地。哀鳴欲絕。叩之云。身刻祥也。舉家患疫皆斃。獨子倖存。絕粒三日。強出求食。困倦難前。自分必死。余憐之。探囊中得銀三錢。令買米度日。稍痊。當至吾家。更有所贈。劉詢其姓。字居址。泣謝別去。旬餘病愈。躬詣拜謝。適余他出。劉以情告。聞者遂之主。令飼以酒飯。宿于大門外耳房中。至夜半。聞門外有履聲。意是鼠盜。頃之。又聞痰吼聲。良久始息。劉因啓戶潛窺。見有人縊于門。驚惶無措。解之下氣已絕矣。劉意此必拊命圖詐。以禍余者。遂潛負至三里外。投太湖中。滅其蹟。閉戶就枕。天將明。聞喧嘩震地。自遠漸近。至余門首。大罵。索展屍。破扉就入。弄毀物件。勢甚猖獗。內眷驚避。細軟搶擄。

一空。余聞報馳歸。家中已蕩然矣。呼集地方。問其來由。則云。余昨喜聚衆。捉展來家。今不見下落。必殺而奔其屍矣。余云。我昨在某親家過夜。並不見展。而遍詢鄰佑。亦云。余果他出。展亦未曾來。衆共勸解。各散去。劉心知而弗敢言。但向余叩謝。余止之宿。明晨復予以銀布而別。余具狀告白。畫搶劫。展亦告打死人命。問官疑人命有因。意頗左。余不勝憤激。出語挺撞。問官大怒。嚴刑苦訊。余堅忍不承。禁于獄中。將兩月許。劉聞兩姓構訟。復往探問。知余被冤繫獄。往見泣曰。予欲報德。而反累君。此予罪也。君毋憂。當捐贖。報口。遂具陳願末于官。願受并屍之罪。官初不信。劉執辨愈堅。乞代余死。叩頭流血。自繫于獄。官乃擬余以威逼致死杖罪。追葬埋銀十兩給主。劉憤擬不應。人咸稱其義云。

韓襄毅公破大藤峽。蠻寇蕩平。置酒稱賀。諸官俱齊。獨邵憲長後至。會天微雨。張蓋而入。韓公心不平。即席出令曰。天陰雨下。人撐傘傘字中間有四人。人前莫說人長短。只恐人前又有人。陳方伯見二公各不悅。亦持杯還令曰。從來鄉黨莫如齒。齒字中間有四人。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相與一笑而罷。後邵官亦至。巡撫總督兩廣。

亡友韓小亭觀察家有玉雨堂藏書甚富。余所得殘宋本金石錄十卷及明周元暉涇林續記。皆其物也。元暉。郡之崑山人。府志無傳。惟選舉題名下略注其本末云。號絨吾。萬曆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廣東電白知縣。行取入都爲御史。坐事。瘦死獄中。其可攷者如此。是書題續記。而中述嚴東樓事有云。世蕃諸不法狀。詳載於祖記中。祖者始也。然則元暉是書之外。先有涇林祖記矣。今佚不傳。而此本孤懸三百餘年。幸而僅存。且所載分宜父子擅權及欽州用兵事。足爲三事炯戒。豈弟吾邦掌故哉。因校而刊之。原書題天南外史。蓋其在嶺南時自號也。卷端有季振宜印滄葦。玉蘭堂禮邸珍阮朱記。并附記之。光緒甲申季夏。潘祖蔭。



序

余性愛看花。年來為病魔所困。不能出遊。小庭頗饒佳卉。紅紫紛敷。日與遊蜂浪蝶相為伴侶。覺此中亦自有真樂。忘其身之委頓也。李昌谷詩有花裏活之句。余非秦宮其人。竊喜三字之有契余心。遂以名篇。萬歷丙辰竹醉日。秀水灌園史。陳詩教題於小於陵。

陳詩教編

花裏活

花裏活卷上

五帝

亦將子與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西王母居龍月城。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黃中李。一二百枚。遞分勝負。偃佞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行逐走馬。

三代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李。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間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寇先者。宋人。好種荔枝。食其葩實。段干木。請客。供廚惟滷筍。曰。家貧山居。惟筍一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明 繡水陳詩教四可編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若說越三肯稱臣當以錦裝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出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

高后時朱仲戲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西漢曹元理明算術嘗過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奈何元理曰俎上蒸豬一頭廚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歡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蓋微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奉黃金百斤為買笑錢蓋微名賣笑花自此始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莫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之舞

按漢宮人麗娟玉膚柔輒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飄落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

按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後漢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漢時有徐登趙炳者俱有仙術一日相遇各試其術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著樹輒成花

漢有女子舒襟為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稹通書寄事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吾欲汝知心內苦

李意其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其其牀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饕餮欺我如此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漫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

魏鄭公怒避暑歷城取大蓮葉貯酒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筍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是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開綱所呪桃走出籬外葛元有異術嘗冬日為客設生瓜梨夏致冰雪

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投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實成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潘岳美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皆連手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出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去

山濤治鄴時列大竹腹除臘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外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

陶宏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其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推笑而已

按嶠諸弟往園中食李皆計核實錢則儉可知又王戎家有好李恐人待其種恆鑽其核

阮宣仲家貧春日粥筍充餽酌截竹為甕用充盛置人間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故合二物常相並耳

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為業染絹為芙蓉捻蠟為菱藕剪梅若生

石崇砌上就苔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武陽女嫁阮宣性妒家有一株桃樹花葉灼燿宣嘆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殘其花

李衡為丹陽太守遣人于龍陽洲作宅種柑千樹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足用矣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器從獄中飛出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

顧愷之為虎頭將軍每啖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元嘗以一柳葉語之曰此蠅聚葉也以自蔽人不見愷之引葉蔽己元伴昧焉愷之珍之人謂愷之癡絕

謝長裙見鳳仙花謂侍兒曰吾愛其名也因命進沱葉公金膏以壓尾梢染膏酒之折一朵插倒影三山環側明年此花金色不去至今有斑點大小不同若酒者名倒影花

晉僧法潛隱刻山或問勝友為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菹韭生韭雜菜任防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

按魏李崇為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菹韭菹李元祐謂八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與此同

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笑樂忘其貧約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草萊。但未下鹽豉耳。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菜。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南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俟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味江東所無。君何僅比黃柑。

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傲。怪納無所備。不敢開。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傲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積我素業。王逸少居山陰。或數數花鬚。摘撚咀。怡然自若。

張薦隱居。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又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嘯咏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爾坐。盡歡而去。

戴驥春遊。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鹹疑。時鵬鼓吹。汝知之乎。孫德璉鎮鄞州。合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勝賞。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殆甚。郭賣齋沽酒以澆之。人問其故。曰。為二子洗瘡止痛。侍中元。為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按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名道。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百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即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

無問津者。晉陶潛愛菊。嘗對花命酒獨酌。吟賞終日。佛圖澄初詣石勒。勸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臨安有某氏。採藥花釀酒。貧士則施與之。宗淵樂開靜。好松竹。常見日。簾竹影上。以筆備描之。宗淵春游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圃。百花帶。人多效之。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笑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屏至。門方知是袁尹。

琅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專愛及遠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若何如酪。肅曰。若不堪與酪為奴。按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卮。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上人于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中效之。作梅花妝。沈道虔。有盜屋後符者。令人止之曰。情此符。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符。送與之。武帝植蜀柳。取株于靈和殿。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竟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月客游至。為設瓜飲及甘果。皮菴去北。而後來鄱陽。食竹筍曰。三年不見。牛角哀矣。

范雲使魏。魏使李彪。為設甘蔗黃。雲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齊博陵君豹。園中雜樹森列。或有折其桐枝者。曰。何為傷我風條。汝南周顒。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按秋末或作夏春。為答文惠太子問。何遜為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解守。有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陽。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既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文士。嘯傲終日。梁使與魏使。各言方物。陳昭問曰。葡萄味何如。橘柚。庾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按焦氏類林。引載此條。姓氏失實。今悉正之。

花裏活 卷上

傳大士自往蒙頂結庵種茶。凡三年得絕佳者。號聖楊花。吉祥蕊。各五斤。持歸供獻。

梁豫州一作豫州。以雙陸賭金錢。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洪謂得花勝得錢。

南朝樓閣寺大郎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為談柄。嘗令弟子採梅。詣瑗邱市。皆化為金銀。

梁庾洗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于池上。曰。惟恐損竹。

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薔薇。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葉交映。迫而察之。則芬芳襲人。

後魏河間王琛。後園造迎風館。素奈朱李。株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

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為雀漬鳥梅。每咳不下二十枚。清醜乃已。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拾以還主。

北齊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取桃花和雪。與兒洗面。作光悅。

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華容。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于松林。聞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

出迎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

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惺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啾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巴人異之。即令舉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髻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庚。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癡。疑酒四鍾。阿母女能。能娘子。躡虛龍。縞縷八兩。後日子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又有一叟曰。僕飢虛矣。當取龍根哺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嚼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往。

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旁有槐樹。頗傾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音

煬帝駕至洛陽。進合蒂迎。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

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薛察。河東人。幼時于臆。櫺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游學。艱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涼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書。一作三五候。一作何來別恨更悠悠。

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扉。覽素紉。聊將綵筆寫芳蘭。與郎同作湘江卷。誠取齋中當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聞于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佳期逾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遙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珊解寶袂。轉態皆婉孌。款款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且當應喚。繡絳猶未畢。使我魂夢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且。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遊。迤。元蟲鳴樹間。崔隨卷飲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灺青燵。蠶沒袖墳素。藉以開我顏。輾轉復反側。傷彼幽離。沈吟下階步。四五月方殘。嗟哉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鴛鴦不成匹。服箱良獨難。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察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啓之也。一時傳誦。謂花為夫婦花。

按聘禮花幣。實始于此。今人易為慈蘭。當是水仙之誤。

花裏活卷中

唐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嘆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

唐大帝。盛夏須雪。及批把龍眼。明崇儼坐。頃聞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竝到。食之無別。

武后天授二年。臘日。將游上苑。乃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若有神助。

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採百花。和米搗碎。蒸糕。以賜從臣。

唐玄宗。上元夕。於長春殿。張臨光宴。撒闔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圍帳。綠傘衫。

明皇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命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明皇與貴妃宴千葉桃花下。帝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又嘗親折一枝。插貴妃冠上。曰。此箇花尤助嬌態也。

明皇春宴。宮中妃嬪。各插藍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看牡丹。折一枝與妃。遞嗅其藍。曰。此花香藍。尤能醒酒。

花裏活 卷中

按明皇時有獻牡丹者名楊家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印紅痕帝名為一捻紅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妃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唐玄宗以芙蓉花汁調香粉作御墨曰龍香劑

元宗嘗種乳柑于蓬萊宮至秋結實有一合歡者上與妃子互相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

汝陽王璵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榴花一朵置于帽上宜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上大嘉賜金器一廚

按羯鼓錄云宜字當作簪

唐玄宗賜魏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也七寶所造夫人每夜採花一對覆裙襖其上詰朝朝服以見帝帝謂之肉身水仙

按此條出明皇雜錄緝柳編分後半條為袁寶兒事未知何據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願戀花下不能去

事王至春時于後園中綴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于花梢之上每有鳥鶴翔集令園吏擊鈴索以驚之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彩縵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洛人宋單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彩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為花師

按花師一作花神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畝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嘆聲

懷素貧無紙學書常于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酒名曰綠天作種紙庵

天寶中沙門曇雲遊諸岳至葡萄谷見枯蔓持歸植之遂活房實磊落紫豔如豔人號草龍珠帳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東有宅號道館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傾置僕輩入嵩山採芝三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闌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

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名阿措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于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乘往看之坐未定門

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曰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未必勝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芬醜醜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元微誌其一二焉

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有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綠衣披拂露盈袖淡熱臉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爾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杯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闌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難免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且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元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元微于月中隨而送之逾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落而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思各裏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卻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按集異記阿措作醋醋

李白游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以茶數十斤狀如手掌號僊人掌茶

王維以黃瓷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孟浩然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

唐許慎選與親友結宴于花園中未嘗張帷幄設坐具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我自有花茵何銷坐具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張博為蘇州刺史植木蘭於堂前嘗花盛時宴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之徑醉疏索筆題兩句洞庭波瀾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客欲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為此題絕唱

陸龜蒙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茶自判品第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李約性嗜茶客至不限甌數竟日蒸火執器不倦

匪與醉人看。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時飢。盡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擲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依僧解衣。戴之。而浮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震定與友人遊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貨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每宴客。各以錐刺藕孔。中者罰巨觥。不中者得美饌。

唐僧劉彥範。各精戒律。所交皆知名士。所居有小園。嘗云。茶為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

馬自然。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乃取紙筆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自然又畫一鴉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俄而主人覺之。哀求不已。自然乃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懷中。視菜悉無所損。

馬自然常在常州刺史馬植坐下。以盜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香美異于常瓜。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啓關以盃水至。獨倚小花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于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我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曰。崔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藍糕酬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常伯熊善茶。李季卿宜慰江南。至臨淮。乃召伯熊。伯熊著黃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舉兩杯。既到。復召陸羽。羽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游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按鴻漸茶術最著。好事者。陶為茶神。沽茗不利。輒灌注之。所著有茶經三卷。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房壽。六月召客。搗蓮花。製碧芳酒。

閩縣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我避秦人也。爾卿可乎。超曰。欲與觀舊。乃來。與榴花一枝而出。恍然若夢中。再往。竟不知所在。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持衣求說。女欣然灑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為浣花溪。

柳枝娘。洛中里妓也。聞蕭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唐楊彥伯。幸安福有治聲。牛產六犢。蓮莖四花。州以狀聞。賜緋魚。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還。當以太原尹相授。鄭薰隱居。種松七根。自號七松處士。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李祕常取松樹枝。以隱背名曰養和。李鄴侯公子有二妾。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

司空圖隱中條山。荻松枝為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便歡然。嘗時婦人爭效之。

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榜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葡萄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

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使。

白樂天方人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置蘆葦。換取樂天六斑茶二囊。炙以醒酒。陳豐常以青蓮子十枚寄萬物。物唔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明晨有紅蒂花開于水面。大如梅花。物取置几間。數日方謝。剖其房。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

按晁采外傳載。此條作晁采寄文茂事。晁元裕。嘗從中有悅鄰女者。夢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隨枕側。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羊魁煨之。擊爐曰。羊魁遭遇矣。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

湫岸。潛于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濱。有金槌玉板。連叩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偃女取擊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携蘿。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于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于洪崖澗。水甚淨深。因憶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解。教之。答曰。此應難免。惟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詐白色。

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士良盡食復疑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盤如空青色士良喜嘆看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倘洩漏腹瘡必裂遂同住于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于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

元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地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菱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俯而視之見花房中有物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白傅用胡松節支琴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駢駢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峨鬢雙鬢無雜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非頭黃衫端履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散聞于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十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蕊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霧鶴唳其物輝煥舉步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仲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遂令歸具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笏曲尺遮牡丹蓋不令人窺掘窺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惟資紫纈粉朱紅且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黃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時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按此條出西陽雜俎與太平廣記作碧牡丹韓仙傳作金蓮敘事頗異未知孰是
唐鄭光謫飲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騰騰薛保遜還令云脚杏滿座大笑
阮文姬插髮用杏花陶浦公呼曰二花

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嘗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往聽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閒已非尋常舉杯數巡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階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女俱服羅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鬢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于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于明晨不睹杯盤狼籍

李涼公饒朝方有毗圖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叱掘地數尺有巨蚌目光如鏡吐味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為恐人持獻公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餘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器蒸葫蘆一枚餘慶餐饌諸人強進而罷

按此條一作盧懷慎事

唐韓宏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剛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不限牛僧孺治第洛陽多致佳石美花與賓客相娛樂
唐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謂蕃人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願者此新門者

侯稷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于梨花下稷長揖就坐衆皆晒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花為題稷吟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妝靚青蛾妒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遠不勝愁衆客開筆
荆州張七政多戲術嘗取蹄草一掬再三投之悉成燈蛾
雷威過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酌飲著簾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闕者伐之斷以為琴名曰松琴

段成式食茄子偶問張周封茄子故事張云食療本草
唐張籍性耽花卉開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盂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張籍花淫
武宗朝術士許元長善變幻嘗奉詔取東都石榴逾夕變殿始開金盤滿貯致于御榻俄有使奉進以所失數上聞其靈驗如此又有王瓊妙于化物無所不能方多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華濃豔月餘方謝

京國花卉之盛尤以牡丹為上至于佛寺道觀游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轉芳圃詣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耳于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高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于他處一逢蓋非登殿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吐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閒施設幡像有板壁適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廊欄檻皆是柏材有般紅牡丹一窠繁豔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以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開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裏以黃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

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惟自吁歎。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卻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于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一斤。以為酬贈。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召至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按之。悉成錢。又嘗語及京師。無豈翫花及荔枝。俄頃出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

按宣宗朝。又有術士董元素。金盤柑橘事。與許元長石榴事頗同。因不復載。

唐懿宗開新第宴于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為榮。

按唐進士杏園初會。為探春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則二人皆罰以金。谷酒數。

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啗異日。韓中置鐵槌。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饌。勿敗予案。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累百于門。人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花裏活卷下

五代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為千頭木奴。此不為餘甘尉乎。

唐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為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為花見羞。

顯德初。大理徐恪。嘗以其鄉餛子茶。貽陶穀。茶面印文曰。玉蟬膏。又一種曰清風使。和凝在朝。率同列。適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南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闢。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列侯壅培之具。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壁柱。拱階砌。竝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李後主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嘗有粉蝶。適其開。撲之不去。

江南宜春王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嗣妃侍睹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正乘駿馬。球乃引。轉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偽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鹽檢烹煉之亭。榜曰金齒。履開之。深敵焙舍。命曰玉簪。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高丈餘。相傳正元中。有僧自天台移栽之。以鉢孟藥養其根。植于寺中。或見二女

子。紅裳豔妝。遊于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浙西。一日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開道者能作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花乎。七七乃往寺中。夜二女謂殷曰。妾為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歸闕苑矣。時方九日。此花爛漫如春。寶等遊賞累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歸苑之事信然。

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其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粟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八共起狂舞。花細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落。復為粟。花細悉如舊。殷七七于冬中。以木札變成筍。以供客。

韓熙載嘗服龍。因服桃李瀉出。虬人長寸許。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酸醱。木犀。瑞香。散葉。甚益鼻根。

前蜀王建。判官馮涓。好戲。時風翔道張郎中。通好。來晨宴接。王慮馮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機。乃令客將傳達。且請誠默。坐既定。而賓主寂然。無敢發其語端者。馮乃取青梅。鏗然一嚼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

王彥章嘗園亭。疊壇種花。急欲苦鮮。少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巨耐這綠拗兒。按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未知孰是。

孟蜀後主。以芙蓉花染繒。為帳幔。名芙蓉帳。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花樹。梁守珍獻忘憂花。鑲金子花上。曰獨立儂。

孟蜀時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雕謝。即以酥煎食之。無藥濃豔。其風流貴重如此。

蜀尚書俠繼圖。倚大慈寺樓。見飄一桐葉。上有詩云。拭翠斂蛾眉。為鬱心中事。擲管下庭除。題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盡解相思死。後數年。卜婚任氏。嘗諷此事。任氏曰。此是妾書。

按此事。一本無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二句。多天下無心人。不識相思字。二句。脈既不貫。韻又犯重。今依善本正之。

蜀漢張翊。好學多思。致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一品九命。蘭。牡丹。臘梅。餘臘。紫風流。列名。二品八命。瓊花。蕙。嚴。桂。茉莉。含笑。三品七命。芍藥。蓮。薔。菊。丁香。碧桃。垂絲海棠。千葉桃。四品六命。菊。杏。辛夷。萱。葵。後庭。忘憂。櫻。桃。林。檜。梅。五品五命。楊花。月紅。梨花。千葉李。桃花。石榴。六品四命。聚八仙。金沙寶相。紫微。凌霄。海棠。七品三命。散水珍珠。粉團。郁李。薔薇。木瓜。山茶。迎春。玫瑰。金燈。木筆。金鳳。夜合。躑躅。金錢。錦帶。石蟬。八品二命。杜鵑。大清。滴露。刺桐。木蘭。雞冠。錦被堆。九品一命。芙蓉。牽牛。木樨。葵。胡葵。鼓子。石竹。金蓮。

按白雲點頭一作暗磨著人。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鳥飯及至乃設飯一杯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鳥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鳥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黃魯直一日以小龍團半錠題詩贈晁無咎曲兀蒲團聽炎湯煎成車聲遠羊腸雞蘇胡麻留湯光不應亂我官焙香東坡見之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陳慥家蓄數姬每日晚藏花一枝使諸姬射覆中者留宿時號花奴蘇才翁與蔡君謨茶蘇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按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竹瀝水天台泉名

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陳少卿亞揚州人書畫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喚鶴一隻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于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填典華亭仙客借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我家好子孫

政黃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石曼卿謫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開映使人以泥裹桃核為彈拋擲于嶺上一二歲開花發滿山爛如錦繡

滕達道在館中書花時約孫莘老輩同遊出封邱門入小巷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楹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莘老嘗語人曰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洪覺範能畫梅花每用卓子膠畫梅于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宜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言其術與人異常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葉十已截去八九驚詰之劉所為也呼而詰責將加杖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須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葉品色迥絕醜醜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疊繁香芬郁光景綵綉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人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蔡君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最後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坐客咸服

孫惟信棄官隱西湖工詩文好藝花卉自號花翁

林逋隱居孤山徵辟不就構築居閣繞植梅花吟咏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

宋端平間有老子寓嘉興旅店日攜金柑一籃出賣及暮歸浩歌若是月餘店翁怪其所攜不益而久不竭暮窺其室用香爐盛上種柑子而臥且復窺之則爐中有小柑樹柑子繁垂矣店翁遂欲願授其術老子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養家不足此亦祕文不可輕泄店翁曰每日應酬甚勞而未嘗一醉今欲委店務于兒從翁授此法但願終身醉飽而已連拜伏地不起老子曰奈何萌貪心蓋店翁意謂若得其術一夕可得數千株則可養家且可致富即為老子所覺店翁再拜謝過明日不知老子所在次年同店之人又見老子在廬州賣枇杷矣

按稽神錄大梁逆旅客賣早菜江淮異人錄洪州劉同圭賣葷事略相同不復具載

宋何鑄性喜梅常作烏木餅餅古梅枝綴像生梅數花置座右欲左右未嘗忘梅

漳州術士蕭韶多幻術嘗在郡守邸時秀坐賞花酒再行戲曰值此花辰無以為樂欲召數妓侑觴可乎

曰云能詩即令各咏其名吟罷起舞驚喉纖麗柳態輕盈郎為動情將欲犯之韶遽叱之去四妓悉化為矣

不吳瑛新州人壯年致仕築室臨溪種花釀酒客至飲必醉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部省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醴畢熱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嗜刺史大笑

宋高似孫嘗作水仙賦後得花一二百本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體復作後水仙賦

宋謝奕禮嘗命左右剖香椽作二杯刻以花溫酒以勸客清芬藹然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挂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

張舜民責柳州稅柳多碧連根大如筍張嘗以墨印于詩案上以詭北人

張茂卿好事其家西園有一樓四圍植奇花異卉殆徧嘗接牡丹于椿樹之杪花盛開時延賓客推窗玩焉

張茂卿家居頗事聲伎一日園中櫻桃花開攜酒其下曰紅粉風流無逾此君悉屏伎妾

宋僧文登博學攻詩多與達人墨士相賓主嘗種竹數竿蓄鶴一隻遇月明風清則倚竹調鶴嗽茗孤吟

宋劉漫塘嘗探椀子花和麪食之名簞菊煎清芳可愛

永嘉甄龍友滑稽辨捷樓宜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開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園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

宋張功甫鐵宴客牡丹會眾賓既集一虛堂中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曰已發命卷簾則異香

自內出郁然滿座翠伎以酒投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

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能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

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願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張功甫嘗于南湖園作。駕亭于四古松間。以巨絨組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宋僧德修作醮。醮粥。採花片用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煮。又採木香嫩葉。就元焯以鹽油拌為菜茹。

徐儉樂道。隱於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

按徐儉海棠譜。一作徐佗。

劉暉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云。湯滾也未。衆曰。已滾。筠曰。愈曰。蘇哉。暉應曰。吾與點也。

宋林山人洪。嘗採芙蓉。花裏荳腐。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名雪霞羹。

宋劉躡。嘗采帶露葵葉。研汁擦紙上。名曰葵燒。

楊萬里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榴、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

元

元。莫月鼎有異術。一日天色霽爽。世祖問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以手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

周之翰。寒夜擁爐。燕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文。云。寒勒銅餅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卻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庚嶺。形若檣木。稜稜山澤之麗。膚如凝脂。凜凜冰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紙。難招。紙帳夜長。猶作轉香之夢。筠牕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丹手。段摸索難真。卻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嗚呼。惘然不返。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元。陶宗儀。飲夏氏清澗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名爲解語杯。

鮮于伯機嘗于廢園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芭蕉。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性好潔。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又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

明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明。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盧廷登。嗜茶成癖。號茶庵。嘗蓄元僧。可遺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

李玉英。秋日。搗鳳仙花。染指甲。後於月下調絃。或比之落花流水。

茅山乾元觀。姜麻子。黑夜緝納。從揚州乞爛桃核數石。空山月明。中種之。不避豺虎。

花裏活 卷下

三九

吳猛子。每瓶中花枝狼籍。則以散衾欄間臥之。



補遺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凡魚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

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子所植耶。遂強吐立枯而死。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是花雖枯。明當更發。未幾菊更生蕊。

范信至能啖梅。人嘗置一斛。信留食之。須臾而盡。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侍客以驚雷。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葳香。客赴茶者。皆以油蠶絲。懸以掃。楊柳遇花時。就花下取葉。粘綴于婦人衣上。微用密蠟。兼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僧普寂。大好菖蒲。房中種之。成獅子鬘。鳳仙。人各種之狀。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妝也。或至買樹。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燻。屋乃貧人所寄。豐即塗泥塞竈。張幕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煙委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花裏活 卷下

潘辰有異術。嘗取池中落葉。灑至于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嵇昌嘗採星盆。夏月漬瓜果則倍冷。

王鄰隱西山。頂菱角巾。又嘗就人買菱。脫頂巾貯之。常永遇而嘆曰。此巾名實相副矣。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苦無蜂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卽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密

送衡山道士。

郭元中家貧無食。春月攜兒採野蔬。一日有餘。三日不出。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宮。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無瑕嘗著素桂裳。於佛堂前。植桂明年折桂開花。潔白如玉。女伴折取簪髻。私號無瑕玉花。

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陳郡莊氏女。好弄琴。每弄梅花曲。聞者皆有暗香。

房州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姓名。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有神仙意。

江參字貫道。江南人。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爲生。

宜春守虞杲郡。齋植菖蒲五檻。次子夢髯翁。自號昌九。言願賜保養。

解賓王作利漕將代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賣之。時人呼爲解子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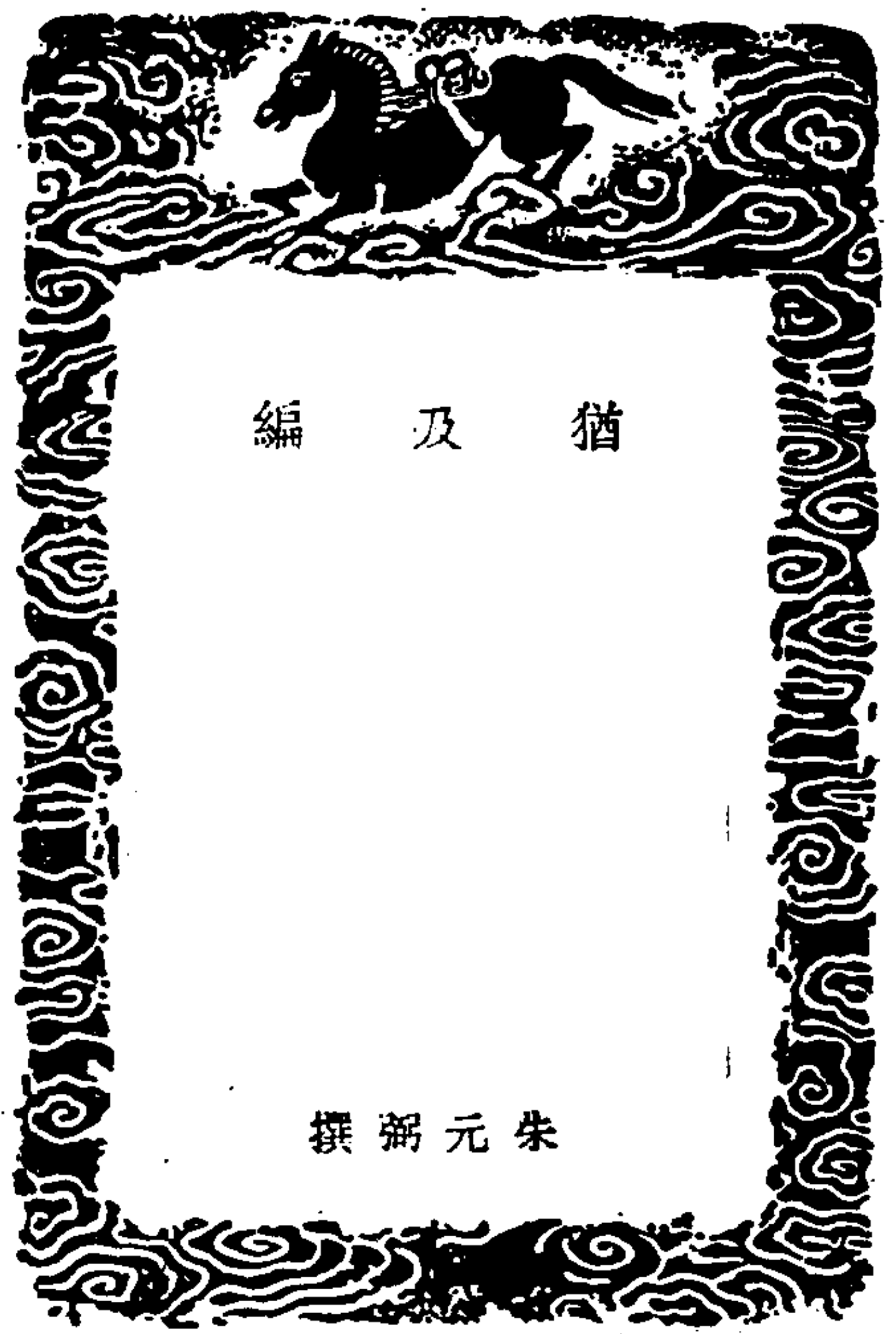
顧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遜。可爲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坐客屬對皆

莫能。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開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奇之。

鄭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

雲而去。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



編 及 猶

撰 編 元 朱

朱良叔猶及編引

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為好事者持去遂不復置於今且廿年俗日益改而予蚤夜亦自覺其容移今年予與繡水石价卿同客錢塘客有以文字見索者書謂予與某俱在也予答書且許且辭而曰某寔未嘗在此以示价卿价卿曰不然焉知某非欲言實在不已較予予愧謝不已以為此亦盛德事也雖曰乞諸其隣吾甘之矣因復置此自隨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備鑒戒者庶幾警醒不自沉廢云

萬曆乙巳三月晦日武原老人朱元弼執燭漫書

朱良叔猶及編

鹽邑志林第四十六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訂閱 劉祖錫

門生朱泰禎重較

衛指揮徐行健者廉介嚴勇以死事 聞進都指揮廕其次子具邑志初入小學夜歸揖其父指揮東泉東泉教以揖起不得稱夜課但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二語終東泉世以為常其死於倭也每將而出未嘗不涅體謙衣示必死也故數有戰功又卒能死得以功世其賞其弟行權孤行一意不愧父兄兄欲分其賞功者潤之不顧而去訓蒙自食歲儲其美于僧舍既晚無子并以操贏奇于諸衛使迂談高臥卒無乏用並家教云

嘉善人陸某者御史中丞某之子也少有才貌隨御史讀書京邸與鄰邸女相窺久不能就謀于師某而禱于城隍之神中丞夜夢神至其邸問中丞曰陸某何人答曰兒也神曰奈何以瀾蕩相聞顧左右檢其籍則某科狀元也命更罰孤貧一世又問某為何人答曰兒師也神曰何為人謀至此命左右速抽其腸中丞驚寤時夜方半館僮奔告館師腹痛難忍中丞伴起視之死矣陸某後亦有家制于妻子終身行乞於市無所歸

平湖洪進士蒸為河南州守時有為盜陷臨刑謂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盜又非讖汝汝何陷之深也其盜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飢而以甕鬻於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也某卒弗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之而即以從敗我盜由汝我死由汝汝安得獨生其人俛首愧謝同刑而死

仇雲鳳者某父之高足也自擬古人與某深相得

某嘗因弟貸而出盡于盜歸而迫于貸家某為賣屋債之寄居于人仇執某仰天而謂曰此非吾先師之子何其不仁之甚也或問其故曰不為大舜周公而予子煦煦徒使後人難為兄或曰未達曰周公處此必逐其弟大舜亦與弟同其通耳生平學問類有根據如此云

沈益川騰蛟者憲副秦川公伯子也憲副晚而更置室生子騰龍折著別居不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憲副卒既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為田五百畝云

嘉靖時吾郡編大糧長每縣只三四人分收通邑糧任其役者必富豪也秀水石奇嘗任其役一日公錯繫獄見獄有美少年者問其故曰先世拖欠兩世繫死今僅十金無從乞貸度亦不能出矣某出獄便即代完以出令其賢之未幾小民不堪其豪奪其私斛以告令曰焉有能代人糧而故多收糧者乎竟坐告者

讀書鏡載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獨吾鄉鄭東谷家教子孫世敦儉朴足式浮靡兄弟交訟而兄勝其弟以歸兄急欲言勝將至而舍舟先入牛觸之死弟與眾至而後知也枕其股而哭之甚哀

前峯徐公鶴為肇慶知府時有吏聽缺未參而撥

直開府遂因抄寫文字昵於開府子弟因得開府牌限即為實泰久而無缺復潛至開府言府短長諸僚勸公特為出缺收泰既泰犯賍諸僚上下謂公必當置之死臨杖俱屬意行杖者而公竟以法遣後開府按府媒孽百出久而不去衆僚皆恐以為此吏猶在也既而開府病三日以卒蓋論公之疏具而不及發也衆始以公為不殺吏之報此公盛德事也

仇謙齋先生霽者子俊卿登舉於鄉而先生多從弟兄皆同居先生酒後多弄酒而居恒好敦睦族人嘗揭其齋曰五倫之間寧過於厚七情所發惟怒難忍人問其故答曰我子微幸我又先為教官一家之人惟我當忍故以此自警云嘗細思之兩言深為有味

余先君嘗一厨既具而虛其遲矢之木久之不設家大小咸稱不便先君唯唯余問其故答曰吾欲待其材之必為此者乃知君子無棄材而漫言憐材者皆未仁也

余曾大父卒於南雍余大父時年十六伯氏二十四而季纔十四也因從伯氏誅均其產而以貲贖贊季于祖氏大父獨瘠若固然也已而弟壯頗以役事陰累其兄伯父直之不得至絕其季不相往來一日蚤起大哭不巾櫛而驟往兄宅路人舉謂狂也既至兄方負手逍遙於門締視而後始定人問其故乃知夜夢伯氏為人剖其腹云

秦川沈公奎者與余外祖吳半山先生總角交也沈挂冠最早每午飯必待余外祖至而共之余外祖亦不以爲嫌也蓋公少嘗讀書於余外祖家余先母亦父事之者隆慶初余館一縉紳家一日郊遊召客則公在焉酒半請問問余知外祖與公交

厚不余曰知之公曰秀才但知讀書今日之酒近于佚遊雖謝王人可也又教以某事善今日某事未善不可不知嘗見公哭肅皇帝泣不能起謂人曰祿我爵我我未之有報

丁酉五月余寓嘉興東塔寺雷震余與僧覺省元同檻而坐沙彌過焉覺指沙彌謂余曰伊家蓋親聞雷傷者余問之附近新行鎮人也其兄好用假銀一日從鎮買秧而還輕雷將雨于路矣田夫共指以謂曰此必市以假銀者其兄遂聞雷而懼也及家雨至置秧於地而自投父懷若無所容者父

日但隨我經行念佛隨念佛隨行雷條引出田所擊死當門而跪而父初不知也明日沙彌往視觀者甚衆亟欲火葬滅之將舉火復大雷電沙彌與衆大恐羅拜不已而條失其屍既三日去鎮里許則屍在焉始以歸而火葬此蓋乙未五月事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諺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

所稱雷傷非耶
豐厓徐先生泰余高祖之門人也余六七歲時大父置酒燕所知先生時已罷光澤令矣與其弟襄陽太守咸俱在坐太守事先生如嚴父也余先君引余見客先生撫余首曰汝高祖余師也余師每行于路如鳥舒翼端拱而來余輩遇于道必前可

二三十丈拱立道左以俟將至而揖先生垂拱受之或以俟起乃行必有所欲言也不則余輩起時先生已去又二三十丈矣真余師也汝當識之口占曰勿假道學之名以自蔽勿道學之實以自廢惟循事物當然之理以求聖賢所至之地為余字字作解復教余誦因為流涕曰此余師自警銘也汝不知能識之否太守手剝果將投余但視其兄終不與前輩事師生死無異如此

松江包孝婦楊氏者包侍御孝與節之母也侍御本嘉興人父贊于楊生二侍御俱襁褓時偶歸嘉興疾作而死母遂居松江以為籍謀其子至相繼成進士相繼為侍御先後之際母故軒輊之令長跪以迎且杖以策其後至不少借也二子在任母輒出見郡邑長以前杜其陰有所祈請者後孝以按楚詆宦者成莊浪節因乞養名節其著母嚴訓之力居多

徐文貞公家有當戶僕朱者家累萬其居室在太僕君宅之西偏朱病將死使其子請於文貞長君曰此間存銀二千乞差人來取勿更留此間長君謂未嘗有此弗取也積數日朱復使其子曰先夫入卒以千金見屬請當小小管運以俟吾子不時之需今官人在太僕而某旦夕且死奈何不收還府耶長君令人取之以歸以深義朱而太僕故能復其子且使常有是居也

沈某妻宋氏者幼喪母從姑以居既長而婚貧甚姑病迎豎久而未愈則拒之曰除是割股或可療也宋因夫出潛自割以投故藥煮而進之姑以為甘而疾遂起無有知者適舅姊自鄉至者與宋同臥起而創不能匿相戒無驚其姑若弗聞也舅姊去而慍甚其婢遂引及之鄉里以聞邑侯表其間宋終謝以為未嘗有此者

吳江吳會妻姜氏者蘇州葑門里人萬曆戊子歲大饑疫會與其父相繼死其母繼母也姜尋亦病初誓不起實母強之湯藥謂守可相倚以故復起未幾母有他志因某媪共食及之姜遂夜懷會像縊而死三日而猶如生里人數百奔走數月必得撫按請而廟祀于其里余嘗至其廟同周氏吳氏姜氏稱三烈云

甲寅倭寇為難官軍死者頗多徐指揮行健獨得其死死之時寔再勝而出者也每出周身書各自營以死死時已既手刃二倭矣其勝以嚴故敗亦以嚴蓋士有矢律恐其歸不能貸故弗救也

是時城守甚危先後攻二十餘日而卒不為陷者知縣鄭公茂參將湯公克寬力也賊薄東門既縱火矣鄭猶手一劍立于西門納避倭者人無可依者處于倉場空地人日給升米焉夜歷城守則以餅菜自隨撫其嚴者而鞭其怠者雖衛戶疾弗貸也但云女必非尸疾耳賊引闖廣人多設攻具湯輒射其所急無不應弦倒賊分郡四至湯能一一射而殲之蓋湯嘗從父慶收江洋大盜平三沙叛人所部多果捷善射人也湯邳州人鄭莆田人余嘗建議鹽城當祀二公今他祀寥寥而不及二公恐倭賊再來無城守者

戊子饑疫路多餓者然亦不知其所從來也園花崇教寺山門有一壯士日以一花被自蒙而臥臥而起則就河飲水一二升復臥如此者數日遂臥於香花橋上被如故也因自入於河計其人非不食嗟來之食不至於是宜並傳之

豐陽馮先生阜謨余師也既平張連遂不出間居三十餘年頗廣田宅宅最迫者二舊鄰也鄰因請售先生曰某不敢謂厚德不忍故老去某鄉居故里出門便有一二故老殊善幸各相安但有鷓鴣可憎緩急可通不妨時時相告也至今二氏頽垣短舍飽煖並立云

萬曆壬寅冬日洞庭山宿戶柴大催俞三船裝假山石同費二併一火頭至海鹽于友徐子民既買之矣謂其無峯石又恐其不再至也令一僕挾數金隨舟而往甫至嘉興秀城橋夜泊俞呼費柴登

市共飲劇醉而還徐僕與火頭臥定已久聞其各醉而卧也明日火頭先起但見柴費各半屍火煨於倉後亦並無命迹因大呼之地方以聞於官收徐僕火頭於獄而追屍親至則柴妻哭而不哀又數問俞且問其佩共謂俞無疑于亦以為然也馮開之謂余曰事甚不然山東某縣人有初婚者夫婦入卧謹閉其室而明日午後不啟發之則淋無其人而各有足骨襍置他所其斷處無血似火焚者問其故則夜皆大飲燒酒而卧也安知三人所飲非燒酒者予乃深信燒酒之禍云

鍾賓日先生曉遺腹子母徐課之書不甚從師而登遊序序平生除訓蒙外一茶未嘗飲於人晚年賣卜以為食足不出門戶一女贅婿而寡與徐氏俱以節聞隆慶初先生餘五十而卒恤其貧而無後一門節孝今亦無有道之者識而表之

王沂陽先生文祿嘉靖癸卯舉於鄉萬曆癸未尚行會試精神意氣與新科未嘗少異當事者壯而憐之欲為破格授以京職先生曰吾平生每嘲進士白丁而吾獨難此遂已乎必不肯就也然自是會試亦多不能達矣平生博聞強識負氣露才為孝廉六十餘年有司無不嚴事之謂其未嘗私謂亦不可干以私也卒時八十四歲無子以產均於其族族弟文禎為肖其像於所居所著有丘陵學山王生墓草行於世

楊翁學詩者字可言號琴臺子翁父戚以歲貢入為監生而翁獨治遊好武精騎射通音律書畫俱工平生好師事沂陽先生甲寅倭患有司聘以城守城守多賴以全既五十而三試武科咸舉於鄉既七十猶必日作蠅頭字不輟乘屋治圃不假手人持弓躍馬輕捷過於少時所著有兵法通鑑策

論諸書今之武舉及成進士者非翁弟子則私淑翁者多也年七十九連呼渡河者三日而卒

徐翁者雷川號行權名指揮行健弟也幼病痘瘡死而復生故其面目可畏而聰敏過人耳目所過終身不忘試童生至老不衰最後蓋踰六十矣有司憐而慰之曰生苦矣吾將使生衣巾終其身不煩作文可乎翁謝曰某術指揮子弟苟志足衣巾稍緣飾之寄學稱武生久矣既完三作復作一進賢歌於尾議其以貌取人而廢已也自此亦遂不復試云翁少貧夫婦自食其力兄以武功資助之泣不受曰焉有兄以其生受賞而弟忍食之者老而無子養生送死俱願自贍多壯年束脩自為營運云

楊先生嘉森號培庵金陵人也萬曆乙亥先生住覆舟山陽去國子監不里許于一日往見先生暇日坐扁豆棚下旁有一蒲牀余坐久許而先生欠伸始見余也少頃童子出蔬飯一椀菹菜一盤將為午膳更呼出一椀分飯與予共之各不成飽而罷因論飲食男女貨財子自謂不能為累先生厲聲曰公每日肉食與今日養食覺有異否予曰不異先生曰如此是不知肉味耶是食而不知其味耶予未及對先生曰公今客處既久曾有女子就公既非干名義又必無人知而公不就之否公故貧嘗曾閉門獨坐庭中有金從天而下公不動念否予聽其言至今猶有愧色也先生時年五十其母可餘七十先生有弟館於蘄州以其一子一女待先生為養先生與其母嘗三日不食飲水相慰而是子是女亦能安之女有殊色善琴棋有監生求以為妻而先生不應明日呼一賣菜傭而與之子別先生先生即索余扇書一絕見贈曰一扇風

月送君擔秋夜冷泉徹底寒此日山中憐顧別好
將生意逐時看後三年余寓書訪之母子入青龍
山俄而卒

葉春奉者海寧衛軍人也父早死事其母至孝朝
出暮還暗樵而雨漁市以供其母酒肉母性暴而
多怒酒肉稍不善必令別置而叱之使跪以待食
食既而不命之起雖達旦不敢起隣人或叩壁而
教之則曰恐傷母志也勸之娶曰無力即有力恐
不能事吾母前年縣令旌其門曰素可表俗殊未
盡其實云

王日章字天與余繼祖母之叔也初爲增廣生員
未四十以足疾自廢其兄桂使之昇而督備親往
來京師既數歲足瘳而交廣稱禮部儒士借工部
差至浙以歸抗禮於巡按御史御史因疑其驟而
族子持其袂以告日章趨而出遷往京師御史方
逮其家屬以求日章日章又遷衡王府工正之青
州矣衡固憂不足而日章至即問初封庄田圖籍
得田四十萬於昌邑濰水間半沒民間半爲膏膏
即據膏膏召民耕之爲保聚以未之三年不收其
稅民居殷盛原額遂還歲收粟十餘萬斛又從登
萊入海天津收海糶於京師徵賤糧出入通有
無而衡遂大富甲於諸侯是時衡恭王固恪謹無
他請即請以屬日章無不能得者蓋交廣而善於
用財也居衡餘三十年青人士怪其專國而恃老
諷巡按御史孫王口而陷之死於獄庄遂復廢粟
亦漸湮居民殷盛尚自若也追而祠之至今禱無
不應者事在嘉靖末年

遂投又貞久之無以異也會有旨許生員五日內
以資爲王官有差大亨送貨資稅買而入之得楚
之典寶楚王新嗣雅好讀書而一時諸臣無可與
語一見大亨而問曰汝生員乎曰然若爲漢書句
讀可幾日而畢大亨曰一月王善曰寡人以昇教
授三月尚未進也即命免班一月大亨以朱筆句
讀而筆又精嚴王大悅亟召侍而讀之因及諸史
隨筆隨讀終日未嘗去左右也因問大亨有子否
大亨以子見則應對給捷王又大悅而揮動息與
俱當是之時王出王入是父是子楚國惟知有大
亨也既九年大亨家至致萬屢求歸老王固不許
卒以王庶人賣業於門歸而死以爲曾與其家人
毆也王不能蔽散其家殆盡以歸事在隆慶初年
與王日章出處畧當爲列傳

仇潛翁以諸生既七十而濡次當貢會陪貢者
趙某也仇既得貢而必欲讓之宗師笑曰生老矣
何反讓其次也對曰某雖貧未甚渠更貧不能待
也宗師亦憐而許之次二年又會選貢翁八十矣
而後以貢入京途與吏某將吏辦者同行憐之特
甚既廷試照選法當以次濡有時也而吏適得銓
辦因爲之幹旋得典教常熟亦得千金而歸壽九
十有奇而作天道之不負人也若此

慈谿陳卜式由舉人爲巫山縣知縣徹衣惡食清
介自持大師會計楊應龍開府道經巫山撤夫五
百名卜式爲戒二百曰巫山不能辦也遂罷官歸
無行李妻子尋喪匿姓名訓蒙於常州歲取脩金
不過八兩以爲食其力足矣主人廉而益之必不
受也今年館杭州沙田脩更不及八兩亦甚自得
云平生不敢不履式兄以餘履界之曰吾適有履
受則當爲之藏不願也告之曰有司適餽播州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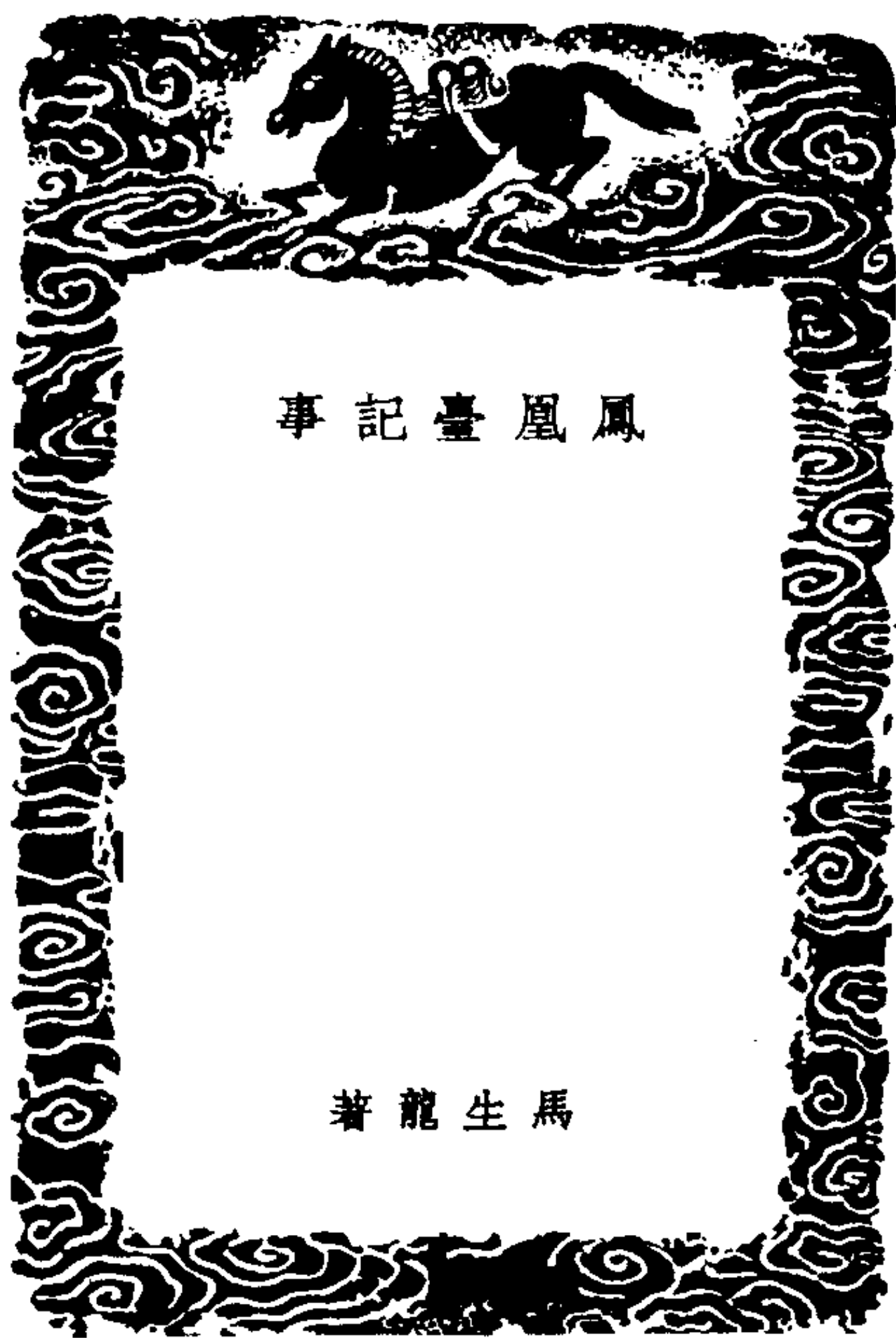
賞功銀十二兩至式唯唯不問云

都御史夏公良心廣德州人也治禮記初以恭政
管水利築捍海塘駐吾鹽最久一日將爲其子擇
師以聘幣送學邀余及朱正學相見余兩人至則
公俟諸便坐迎而謂曰兩君同宗乎朱曰同予曰
不同公曰攝余而謂朱曰君與泰室嫡昆仲乎蓋
心知朱以其兄藉余也因論館事余曰適已館杭
義不能舍遂迎朱而數以問召余縱談共飯開誠
虛聽古今未有如公者也一日而甚召余余至而
公事始畢迎余而謂曰此浙江驛吏也前吾夜渡
錢塘索驛夫而不給故爲笞之余曰其間必有可
原者公曰何謂也余曰以公之令不能行之驛吏
驛吏安能行之驛卒乎公默良久爲更其批又公
在杭時一日召余於館余至則與從已駕將迎接
院也謂余曰吾在貴縣久將以利弊爲按院白者
君爲具草余問何謂利弊公曰如糧長空役以待
者皆是也余曰空役之設不得爲弊充類言之公
無不信爲人上而相信若此亦古之良吏與

徐翁某者嘉興漏澤寺傍人也家頗饒裕市販於
門而好行其德一日二青衣者揖而乞食於前翁
問之則河南解軍廣東而還者路長費盡耳蓋主
僕也因出以批題示翁翁計之曰限期過矣今復
爲此安得到家因問欲到家必須幾金其人備言
所以翁命家人具饌而自以其金碎爲之索禮而
送之其人感泣共識姓名而去後十年翁亦以軍
解至河南夜不能前望懸燈處投之以爲廟也至
則大家以告守門者守門者入告而啓門房止之
宿須臾主人自外至翁從門隙觀之燈火僕從甚
盛也人至廳事揖而後人既臥矣復出而叩翁於
宿曰客嘉興人知某處徐翁某無恙乎翁問何以

知翁則前所爲翁具豪者也相抱而哭問翁所往并問翁懷資當幾翁曰可二十金主人曰不足也翁但留我我令僕往還而送翁翁留其家二十七日而後其僕始至費盡出於主人主人與其姻族日夕更相張宴以娛翁至出妻子行酒其每至廳事必揖而後入者蓋爲翁生位而以父母事之者也兩人施報爲事巧合有如此者又乞人有以狙置翁門而捫虱者狙脫韉鎖去而乞人始知泣不自止翁曰無恨此去不遠吾弟與女錢百文手而與吾僕呼之有狙能歸即以相贈必無失也乞人果以是得狙去其後翁以里遞更役舉一鄉人鄉人父子伺翁於閭而窘之濠上且溺且掠且死家人竟莫之知也適群乞飲於濠之河而罷譚前而觀知爲翁也則亡狙者奮臂呼群乞逐其父子而負翁以歸其家曰某捫虱亡狙之乞人也嗟乎此與鬻桑之事何異乎人患爲德不博耳乃至爲報不遠若是如徐翁者豈造物故以是相勉乎識之以風後學可也

鍾風彩者修潔自好不苟取與人交至相契不欲通財家甚貧而衣冠必整未嘗見有憔悴色族多富而好施予者不欲知其貧似亦不屑受也卒以是死其子益甚以爲家法不能改云



鳳凰臺記事

馬生龍著

鳳凰臺記事 俱洪武中事

三湘馬生龍著

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
 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五里 本朝益拓而東
 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
 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
 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
 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
 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
 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僊鶴姚坊高橋
 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
 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皇城在京城內之東當鍾山之陽以乘王氣又舊
 內城在京城中元爲南臺地 本朝既取建康
 首官于此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
 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
 色或稍雜泥壤卽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
 也又于城外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
 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

鳳凰臺記事

一馬以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遠慮矣

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棧纜悉
 出于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櫻
 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高皇嘗御筆題于鍾山玉柱而以金龍護之傍有
 天藻亭士夫遊觀先于亭下稽首揚維禎詩云
 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擁金陵
 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樓氣吞江海二山小勢
 壓乾坤五嶽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
 天齊

洪武初于江東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
 舟船盡泊此以避風兩名上新河又開下新河
 官司馬快船所泊處

高皇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
 召止之乃曰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
 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又
 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其兵官
 帥兵三千持兵來 上默坐以待之夫人益懼
 以爲決屠其家也又不敢呼王少頃兵至 上
 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誅
 之當時頓滅數千家 上坐以何返命乃與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兄弟薄
 幕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
 公第也良乘醉擊壞之有司以聞明日二吳人
 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

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肅曰母急性未幾令有司卽所封地建宅二
 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

鳳凰臺記事

府甚弘麗也

高皇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一木榻假坐移時
 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
 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時張王自知非真命
 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
 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
 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
 十四年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始此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
 又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
 之所

建來賓重譯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夷朝貢者舊
 有魚香弓緝鱗盤皆中土所少者本淳泥國王
 物王永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于館後
 遷都取去王墓在石子岡

太祖初渡江御舟頗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
 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
 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
 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卽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追人偵諸司
 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
 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
 對戰方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方
 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卽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

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
 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
 恒虛此席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
 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瑤花如雨三千界

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
拂青天詞臣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關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
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閱江樓在獅子山上 本朝宋濂奉勅撰記有云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

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朝定鼎于茲始
足以當之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

而來長江如虹貫躡其下因地雄勝詔建樓
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名為閱江一覽之樓

萬象森列豈非天下之偉觀與登斯樓而閱斯
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

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不油然而興耶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且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

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
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 上始知之

因給歷事監生鹽錢令賃驢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 上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

此而貴為皇后乎后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
得天下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
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

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訕乃勦除一家九
族三百餘口隣里俱發充軍

寶誌葬處在鍾山獨龍之阜 太祖建大內宮殿
于鍾山將遷之卜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塚金棺銀
槨因由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于由

上覆以無梁輒殿所費巨萬仍賜莊田三百六
十所日食其一以為末業御製文樹碑記績靈

震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為吾績耳
乃寢不樹誌本釋氏齊武帝迎入華林園屢有

靈顯宋元加號道林真覺普濟禪師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
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
于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

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
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于宋西

寧晨坐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

因即埽髮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職夫出即

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
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

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
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

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將棄
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

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
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

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
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

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必

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
爾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

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
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面與身令香透

徹而肌理極其妍豔首飾衣裝悉以金寶錦繡
雖裏衣褻裙不可以寸素問之務窮盡妖麗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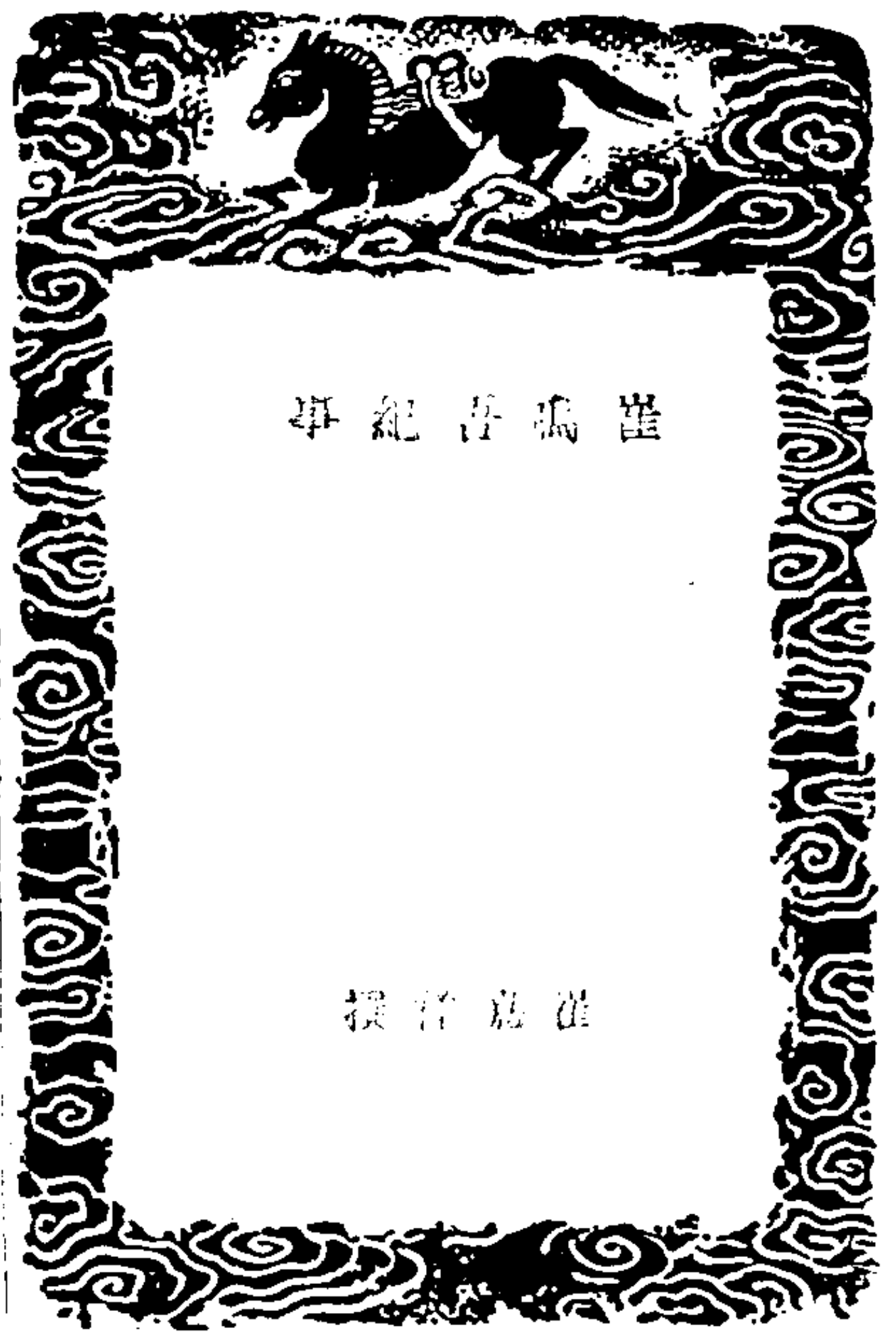
奪目蕩心則可問其詞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
比見 上上今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

擲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
綵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

香聞遠近 上曰个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
那厮可知俚即叱放之

天禧寺浮圖災 即古長干寺 有司奏入 上命兵
馬督人遙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

灰投于江即其基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
報恩寺雄麗甲海內焉 或曰不樂中事



崔鳴吾紀事

撰者 崔鳴吾

崔鳴吾紀事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卷

鄭端胤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鹽官僻在東南海上四封夷曠萬井鱗次無深山大澤之險蒐藏猛鷲肆爪牙角毒之害故民亦不知有機獲坎阱之術迺嘉靖戊申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日樵者見而駭走聞於城中城中人相率往觀者無慮數百相距步武環立熟視虎亦堅卧不動眾方以為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亮者擊虎中口虎怒奮呼而起獨爪亮於欄人中傷其胸腕流血幾死披靡奔竄遺失鞋履折足傷股者不可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搗竿斬木以相逐者日數十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倉皇以頭觸石陷中為石所壓進無可容退不得出有褚氏之僕乘勢鞭之數十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欲全而取之利其皮也舉杖轉石虎從石隙中躍出大吼嚙褚擲地兩脇骨如斬須臾立死眾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夫虎必有穴穴必依山

崔鳴吾紀事

必險與而後居海上諸山若秦駐豐雅皆卑瑣平坦無叢林茂藪曲隈深洞可窟虎安從生且其去來無可踪跡至於不妄傷人傷必犯者一時魚然之氣擇人而施曾不遷及輕擊之則爪重擊之則噬報施之平曾不差爽何以故哉吾竊怪夫二人之擊虎者視虎為何物輕犯其鋒以自貽之戚也然則斯人之知誠不若一戾獸之有覺矣

海外諸夷無慮數十種惟日本鴛悍每為邊患我朝建衛屯兵設舟置堡備亦詳矣自八十年來庶為無事自四明華互市之司三江斷舟楫之路於是私通溢出者讓囑於前凶命通播者稔亂于後巨豪倡孽誘致夷人掠掠郡邑而鯨波數揚氛塵四起矣嘉靖癸丑夏四月二日塘卒報一海舟泊演武場北去城可二三里邑人以為漁船相率觀之城門洞開漫不為備時則海寧衛總戎王應麟揚兵北出梁庄協總馬呈圖揚兵南出海寧而居鹽者惟掌印指揮李元律團標指揮王彥忠數人耳王即率陸兵逼其舟而鞠之以木匣浮水致書云吾日本人也吾修能即返吾國無相害也王揮兵而進舟中人驚然挾弓矢刀劍起立約可七八十人其人禿髮其聲喑舌其服紋布矢不虛發發輒斃人眾始駭然矣謀報南北二總引兵來援是夕天雨我軍無律星散棲於演武場左右賊乘夜逸其半厥明我軍用火攻船擒十餘人燔死者二十餘人火中脫走者又五六人流至牛橋民家為典史李茂民兵所戮王應麟王彥忠遂迫其逸黨而去又明日有流賊名八大王者四十餘人自金山來經乍浦梁庄過獨山至白馬廟督守梁庄指揮滿朝引兵追之戰死報至協總馬呈圖即檄指揮采煉徐行健兵次演武場以待六日軍方晨炊

崔鳴吾紀事

五

賊突至不及陣而馬與米皆遇害徐走免賊遂過海鹽逾激浦直抵海寧界杭州把總陳善道率兵禦之兵潰而死賊乃奪舟浮錢塘復入海夫以最爾通寇行掠海上千里曾不少判而我兵動輒失利可謂有備乎若王所迫逸賊戰於棲婆橋僅傷一二賊至喪二十餘兵遂統吾鹽及平湖諸鄉出乍浦居海口天妃宮適新至賊百餘與合其勢愈熾王不能禦時守巡叅政潘公恩命事委公廷願聞報來鎮吾邑而提督軍務中丞王公竹又檄叅戎湯公克寬率都兵三百來援湯大閱衛兵及湖兵得千餘人出攻乍浦賊據高公山其鼓噪而登賊皆就擒湯入城撫其民莫不歡呼踴躍時四月二十五日也厥明又五船泊鹽之新塘嘴黎明登岸抄掠東北城下民家庠生馮大賓與父出走遇害邑人哀之是時民居稠密聞富饒瞬息間滿載而去莫敢誰何識者知賊得志必大舉也次日湯叅戎命把總王應麟守乍城班師吾邑守巡公郊迎士民夾路觀之歡聲震天地五月四日賊果大舉船凡三十有七泊龍王塘邑中人登城眺望眾心皇皇皆釜中魚也叅戎公即率兵由南門出拒之民間老稚遮道呼號乞留擁馬足不得前湯遂登城為守計每城堞一派軍民各一五眾監以都兵十隊統以甲長一鋪督以千百戶各門守以衛揮使藩臬大僚及鄉之縉紳先生實造秀士又相與往來協贊為士卒倡而胥財用給餉饋轉輸不乏則署印三府鄧公遷也湯親冒矢石往來巡督不已賊之始至先攻北門次東門矢集城上如雨至暮則四郊舉火煙焰蔽空吾城守益堅柳鐸之聲終宵弗歇如是者五晝夜賊乃揚帆而北分其半由陸路趨乍浦湯曰賊之水陸分道無

去志也此行不攻乍浦必還襲吾鹽吾謹備之不逾日而乍城果陷把總王應麟遁走指揮姚弘商霖僅以身免賊入乍城大掠而去夫攻吾鹽也五晝夜而愈堅攻乍浦也一晝夜而即陷係所守可知矣吾鹽百萬生靈不為乍城之慘者湯力也厥後湯坐玩寇下詔獄而先達居要津者曾無一人能以功過為湯準者崎嶇坎坷數年獲釋是歲冬蕭陽鄭公茂來宰吾邑繕敵臺設南北關都指揮張公鈇代湯鎮守復濬河隍建土城以為之備至於處軍餉修戰具樞機周悉綜理精詳控制吾鹽為三吳屏障則郡大夫劉公愨之功尤章明較著也明年甲寅夏四月六日賊眾八百乘二船抵龍王塘登岸即燔其舟襲東門不克退而焚小東門及繞城民居數百家而公私廬舍一望精然矣時恭戎盧公鏜鎮乍浦帥師攻南沙賊而括州義士劉大仲統坑兵五百專守吾邑盧見其能出死力欲藉以立功亦召之去城中遂莫敢為敵賊乃繞城而西過瓊城半徑趨郡城郡守劉公督坑湖等兵出戰斬首二十餘級賊復還宿半邏盧恭戎及丁總戎僅聞報自廣陳引兵來晝夜兼程進歷數百里而趨利初八日與賊遇於孟家堰倉卒阻河為陣時方麻麥鬱鬱而伏從中起我兵大潰死者千餘人指揮李元律義士劉大仲皆戰沒而盧與丁以善泅走免是夕賊復至鹽厥明犯宋亭村過澈浦據石墩巡檢司督府檄兵憲羅公拱展盧張二參將都指揮周公應禎帥兵屯海寧是月二十日戰於石墩敗績周馬蹶而死至五月十八日賊移輜重奪舟入海為統兵指揮劉隆潘鼎千戶晏繼芳等水兵擊敗斬首二百級餘皆溺海死明年乙卯秋九月松江流賊居陶宅鎮指揮姚弘奉

崔鳴吾紀事

督府徵討之不克而死又明年丙辰春正月賊首徐海擁眾數萬與柘林賊陳東合遂分兵北掠淮陽京口南掠定海慈谿而海與東居柘林總督軍務胡公宗憲遣兵分屯平湖海鹽間相為倚角指揮徐行健奉調截守北王橋與賊遇力戰死之是年四月六日也賊據柘林為久駐計列柵為城開厥為室延袤六七里分道四出掠其婦女金帛絲綿粟米牛羊而聚之盤據不動已而率眾仗峽石越皂林出烏鎮大掠而西時督學阮公鶚新授提督之命倉卒與賊遇於皂林即退保柘林而參將宗公禮禪將霍公道貫奉 朝命討賊適至乃張左右翼於柘林城下麾兵力戰斬首數百賊眾披靡欲遁偵知無援縱兵奮擊二將死之遂攻柘林愈急總督胡公亟還省城檄諸路兵為援適設間謀遣辯士蔣洲陳可願等入海說王直以眾降得免罪拜爵蓋直雖久在海島未嘗親犯邊陲自以罪或可原首肯從命遣養子毛海峰款塞胡公待之以禮復為假尚書報聘直信之遂來謁公公執而誅之又遣謀者說徐海海亦執其黨葉麻陳東等謝公公毋待之優渥海遂無鬪志得遷延數月徐為之圖於是諸酋疑海謀亂公乘釁率兵三萬次平湖阮公率兵二萬次海鹽直隸侍御周公如斗督承保兵駐金山分道竝進七月二十九日戰於柘林斬首數百溺海死者無算海復集餘黨據沈家庄我兵圍之八月八日火攻而入天風助順烈焰障空海窘迫沈河死而其屬亦無噍類矣夫自癸丑以來四五年間城門晝閉邑里蕭條田野皆作戰場廬舍半為煨燼禍稔東南憂貽西北蓋亦甚劇矣幸 天威無敵 廟算有成逋寇以次

崔鳴吾紀事

就擒瘡痍復得安枕思患豫防可一日疎海上備哉愚用是敬疏頌未告海之司囿者 祖宗來建海鹽東南邊邑其地與海諸夷相望 祖宗來建衛屯兵備亦甚詳而人情怠於因循修備撤於刑弛自嘉靖癸丑倭奴入寇五六年間殺傷官兵抄掠鄉間受禍不淺幸逋寇鋤誅僅云寧止今之海防亦視昔加備焉試舉大者言之 國初海寧衛與澈浦乍浦二守禦所皆統於備倭把總而受節制於總督都指揮然以一總督統臨觀松海金盤海寧四總督地方千餘里不相應援嘉靖丙辰始因兵部題請裁革總督設參將二員分鎮兩浙而浙西道參將則開府海鹽仍 勅備倭把總以 欽依行事此將領沿革之制也 國初浙東諸衛皆設戰船獨海寧衛以沙淺止於水路設哨船十隻陸路設騎兵四十南北分哨與澈乍二所聲援相應然出海官軍更番代易殊無專任不習水道尋亦裁革撤舟置堡既又減去騎兵之半則備益弛而南北不相應援定至不知倉皇失措今督撫會議於海洋間依山阻險建三關泊戰艦一割海鹽之秦駐山一割澈浦之黃道廟一割乍浦之唐家灣而出海官軍皆有專責東西應援以過敵衝此封守沿革之制也夫參戎有專命則事權一開隘有專守則藩籬固封壤以內有寧宇矣然既有參將又有欽總事權不一水兵虛數利入私門又各在實亡久安長治之圖又非愚所及知者 嘉靖癸丑夏五月東夷寇海鹽時憲泉參戎擁兵城守不可破於是繞城圍掠屠戮甚慘居民望風奔竄父子夫婦相失不相顧有歸休司教孫肯堂氏去城西里許而居倉卒聞變棄家而走老不便步趨其僕沈鸞負之行道遇賊眾將殺之鸞泣曰

寧殺我無殺父老矣吾不忍其臨年被戮也惟
將軍哀而赦叩頭流血哀慟不已請以身代賊亦
義而兩釋之得免於難是年冬蕭陽鄭公茂來宰
是邑為表其問導以金鼓旗幟俾遊於市以彰厥
義夫死生利害之際雖孝子不及庇其父黨以僕
隸能冒死不避卒保其主身名兩全則古忠臣義
士奚讓焉且盜賊至無行盜賊曰倭夷尤至忍心
也且能以義感天理在人心不以此而盡泯今人
乃有親骨肉較輻銖爭尺寸相枝害者即亡論媿
驚之義曾盜賊夷狄不若矣悲夫

飛鳥無情然亦大有知覺海寧衛使劉鏡忠信人
也致政家居日有家奴名木者善射負弓弋鳧雁
靡不應茲而獲一日有鶴集資聖禪寺木弋之貫
其左翮鶴帶矢而翔騰空盤旋良久竟集劉氏之
庭向鏡悲鳴如泣訴者顧而視之翼中流血血津
津從羽毛間出鏡曰異哉必木也詰之首服命拔
其矢縱之不去伏於庭下乃命木啖以魚鱗十有
餘日創愈向鏡拜舞翔去莫知所之夫此一鳥
耳胡然而識弋之為木胡然而識木之有家主為
鏡又胡然而識鏡之不木若也創則依人愈則颺
去其來也似智其去也似禮即人類不是過亦異
矣

嘉靖乙卯夏四月間日出沒時遙見日下有黑日
數十其光相蕩或開或合歷歷可數凡二十餘日
而滅時方海寇猖熾見天垂異象人心愈益駭惑
不知所措有謝山人贅者精於占玩語人曰第無
恐此不為民害主大臣災當有誅戮之應眾莫之
信居無何有旨逮提督浙直軍務尚書張經提
督浙江軍務都御史李天寵下詔獄以玩寇論死
黑光靡蕩殺氣先徵第不知何以應在大臣惜山

崔鳴吾紀事

人引而未發亦莫有叩之而竟其說者

嘉靖丙辰春島夷入寇寇退予自嘉興歸道經嘉
之里仁鄉有屍浮於中流視之則處子也鬚髮方
尺許年可十六七其衣袂間血津津溢下裳盡裂
腹股封剛玉顏委謝肢體殘敗慘不忍言詢諸鄉
之人莫悉所從來蓋必遇賊之女汚之不可驅之
不從甘委命者耳彼父母兄弟意其得矣寧知酷
烈如是又不然舉家淪鬼錄矣如有存焉忍不以
一杯土覆此貞烈哉因知世間高風勁節湮沒無
聞者甚多有司歲所表揚率富家鉅姓力足以資
緣者輒濫卹典而孤寒之人竟與中流女以俱淪
悲夫

嘉靖庚申夏五某日子在嘉禾寓一小樓面水有
街倚窗而坐忽聞空中有聲如破竹然若身居舟
中卒遇大風而欹側再三視水猶沸濤然途中行
人亦多所顛仆須臾而定蓋地震也不踰旬民間
所藏醜醜醜醜諸物悉變味色不堪飲食不悉其
為何故

隆慶戊辰春正月民間相傳 上遣內官某選浙
直美女入御無問官吏軍民之家敢有隱匿不赴
選者罪隣里知而不舉首者同罪於是女者急
於求售年資長幼家世貴賤皆所不論自京口至
蘇松嘉湖諸郡旬日間無分妍媸婚配殆盡卒亦
莫知流言之所自云是舉也受聘之女不及成禮
而婚在貧者亦稱便至未嘗許聘者往往配匪其
倫終身怨懟悔靡及焉愚民易惑記此以發
隆慶己巳閏六月之望颶風驟起霖雨如注天色
慘黯瓦石飛揚偃禾折木向暮風愈烈雨愈傾頽
垣倒屋聲四郊相屬終宵沸弗輟及旦視之河水
漫溢平於垠岸味其水則鹹亟往登城而望一浪

崔鳴吾紀事

滔天莫辨河海龍王廟楊公祠並沿海民廬漂沒
殆盡城不浸者尋丈耳土塘盡淪石砌橫倒其巨
石有一二十人所不能舉者或拔至沙間或推入
內地水力雄勁至此吾城不為壑幸矣已而壕塹
間舉網得魚種種海產波流激洶雉禾殺稼秋望
蕭然詢諸故老皆所未見海之為患識者竊嘗憂
之所恨隄海者因陋就簡莫有為百年計者耳即
此塘延袤十餘里多所傾圮而典史吳允龍樣塘
獨存此豈天造地設舉事不盡其力猶駭蕭葦捍
衝流也肉食者鄙恭養空抱其憂亦何及哉

古人論日食食為陰陽失度多主君臣帝后及夷
夏交侵之象迺萬曆乙亥四月之朔日有食之既
晝晦羣星朗朗有光如夜自午盡未昏黑不辨咫
尺人情大駭僉謂所未經見況正陽月朔不應有
是之變及據欽天監支移僅以七分報不數日人
從徐州來者言徐日食僅半無晝晦星見事又月
餘人從 京師來者又復云云豈天分南北乃爾
耶徐去揚無幾殆非若京浙相距寥濶也叩諸術
家莫識所謂忽五月晦夜浙之東西瀕海州縣率
遭潮溢之患因感古人海潮應月之說及張子所
云日月朔望其精相感者尤為信然蓋日月者月揜
日也自坎離列而月有水象焉月之有朔望陰陽
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潮亦緣氣而大故朔望前後
月行差疾潮勢亦大今海潮之變起於朔之前晦
之夜實氣交勢長之會也其為應月昭昭矣夫日
食惟浙特甚潮溢惟浙受禍滋大氣從類應幾兆
變先理或然也姑述管見以俟達者

海鹽孤城枕海獨當潮汐之衝自縣治而東不里
許即海矣 國初不惜數十萬金費築塘捍之二
百年來隨圯隨 全邑生靈賴以莫安且為二粟

障關保非小自隆慶已巳之變故老相傳百年所未經見相與駭愕迺萬曆乙亥五月二十夜卒遇風潮一夕間土石二塘圮盡莫辨河海膏腴之壤悉變為菴菴之窟是夕烈風怒濤浙直閩廣瀕海郡縣靡不為災而浙為甚浙之海鹽尤甚今據海鹽一縣報災之數言之溺死居民無主而官為之瘞者三百二十人有奇其為宗戚所收或逐流而逝墜于魚鱉之腹官不聞者又不知其幾衝倒民房四千四百間有奇淹沒田禾五千七百六十六頃有奇狂瀾洶湧邑里蕭條奔竄何歸謀生無計吾民之不盡為魚者幾何矣竊謂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勝者委諸天可也而可以人力勝者責諸人可也使斯變也盡塘而圮之則天也非人也圮之有不盡圮者則天也亦人也今捍海石塘延袤十餘里靡不傾圮惟典史吳允龍所築一變於已已再變於乙亥巍然獨存若天造地設屹不可拔茲非人為之一驗哉憶昔已巳舉事奉 明旨悉如吳允龍式修築而當時用事者泄泄不奉命諉以財計莫措而即所措置又潛為此輩侵漁其間是以僅僅補塞鋒漏識者逆知有今日矣宜其禍不旋踵也前車後戒可不懼哉

萬物之生得水而滋惟苗為甚人之養苗自耕而耨而穫未嘗一日可無水也乙亥潮溢溝澮皆鹹故不可車水而待澤於天其雨澤所不周者即不盡槁僅僅半收耳間有車水而速其斃者比比皆然惟一老農日車水而苗不槁視他植且特稔收息倍焉予怪而問之則曰鹹水非能斃苗也人斃之也鹹水非能稔苗也人稔之也夫鹹水之能焦禾殺稼也疇不知之今以久旱之苗田文且龜裂矣而况曠日之下焦土之上一旦沃以鹹水譬猶

久病之人血氣虛耗肌骨羸瘠而妄意回陽之功劫以烏附之劑鮮不立斃矣是苗之斃斃以人也非斃以水也善養苗者則不然夫水之性鹹者每重濁而下沈淡者每輕清而上浮得雨則鹹者凝而下蕩舟則鹹者潤而上吾每乘微雨之後輒車水以助天澤所不足必使其盈且溢可為持久計又于夜分水靜時時繼之不使其涸以故吾之田自潮溢以來未嘗一日而無水水與雨相濟而濡故膏淡而不鹹而苗亦膏潤而獨稔是苗之稔稔以人也非稔以水也予聞而大悟迺知善濟變者天不能災善養物者時不能厄斯農也有天巧焉迺乎技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諒哉

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壬午彗星見于尾箕長十餘丈光蔽南斗芒焰如旗旆然凡四十餘日而滅占曰大臣憂宮室災又主兵喪之變近則八月而驗遠則一年而驗又云已與亥合則四月當應說者又謂彗星不過丈餘或數尺耳此星色赤而特長殆非彗星乃拖練星也拖練乃太白餘氣所化形如白雲拖練之狀指處大凶近在牛載遠在三年主盜賊起庶民不寧觀象玩占云彗星犯斗主爵祿臣憂又主臣謀君子謀父弟謀兄上下無禮諸侯不道近八十月遠不出三年而應或吳越兵起或吳越大水人民災其說紛紛不一總之皇家術士之常談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天心仁愛人君姑示譴告俾之修省耳若規規於事應則天之威亦衰矣聖王言人不言天謂天道遠人道邇也

春秋書螟志災也螟即今之蝗而噴而賊而蝨亦其屬也爾雅云螟食苗心蝨食葉賊食節蝨食根是四種皆為苗害養苗者恒患若之萬曆戊寅秋

七月有蟲生苗上細若蟬蟻子千百為羣即不食根節不傷心葉而一經其啄遂不秀實雖螟蝨蝨賊之禍不是過田氓呼為苗蟲云說者謂是年多澇田間宿水浸漬而生而捕之不得驅之不去卒莫知所以治之之術豈天災流行特生物異以為民害歟

楊公諱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間為御史論曹石忤旨坐死會風變從末減戍遼東鐵嶺赦還復戍廣西南丹二兇誅釋歸茂陵初復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行海上築捍海塘二千三百丈尋陞按察使病革時察家問候諄諄諭惟論築塘法不及一私語卒祠海鹽萬曆乙亥潮溢塘圮奉 勅修築時則水洶愈晉江陳公詔董其事于海上入公祠不揖又背其像而坐居無何陳口咕咕誦公語云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投汝歸而病遣官禱於祠稍愈會按院巡越陳送至浙水上復見公率甲士攻之亟呼抹按院命都指揮某以兵送歸公署濱死者幾巡撫為請新其祠宇大享於鹽陳亦尋愈夫鬼神之理亦微矣往牒所傳率有然者公忠義天植死且不朽精爽常存匪曰迂怪爾

隆慶初聞嘉禾朱氏遇仙事予意為怪物所惑未之信萬曆壬午會其人于鵝湖陸氏宅詢其事甚悉因紀其略云朱生少溪昔居郡城之洲東灣父曲溪翁為家師生亦聚徒於隱真觀忽一日有偏袒女子翩然而來招生生隨往出自東門迤邐而南不數里天且就暝又一女子持燈而待諸傘相導引入林麓間蒼梧翠竹環帶室廬蓋幽人居也入其室則金碧瑩然異香滿座須臾又兩女子引麗人出拜設寶筵珍羞難列極其豐潔殆非人間

常品終席無一表語諄諄多古今典故生亦不甚解唯唯而已食既延入書室縱觀典籍繪圖繪墨珍玩畢則相攜就寢宛然世間男女叩其所自愧而不答口誦一律有倫閑別却諸僮侶好向人間了宿緣之句居亡何日君行矣明當早來却行又囑曰吾與君有夙契故輕就君君密之亡洩也復命女子導行有頃抵家漏下已三鼓矣父母妻子叩之不答厥明亦然又明日亦然而歡洽之情日益繾綣舉家疑之而莫識所自自問王姓姨親適至曲溪公以王少與相狎也使訊之則稍露其意王曰謬矣謬矣此為鬼魅所迷也言之家人謹守之俾不得去女子亦三日不至已而復來生復隨之行則道路崎嶇雷雨交作女子曰為君洩此機罰君度七里岡也既達麗人怒曰薄行子何來吾以心託子而子何我負耶應請門牆之外迅雷靈雨凜不可若生叩頭請罪仍使女子送歸道路間關不克盡述及抵家則星月朗然視其衣履又未嘗濕也自是曲溪公防之愈密出入必隨不少寬縱稍解輒去中道而追之返者至再於是麗人忽自至生若至視然口誦其言曰君何負德乃爾因長吟一絕云恨滿塵寰不久雷雲軒獨馭上瀛洲憐君一點塵心在誓海盟山不到頭有頃嘉禾土人相聚而聽者數十乃命曲溪公執筆而書問其居曰天高地迥海澗江深山明水秀是我蟻村問其名曰草野相逢降玉臺來時有念下天台山人一宿姻緣絕解下安冠淚滿腮後人譯之所謂蓬萊仙女也他如芝種丹川消白日禾燒金暴度清秋長嘯一聲天地老三千甲子半枰棋之句頗為士林所稱賞當時聽者為致真假之辨復吟一絕云我是雲丘散誕人半生三見海揚塵今來寄語

崔鳴吾紀事

夸毗子何必勞勞問假真吟畢拂衣去且曰仙凡路隔即君自愛吾從此逝矣不復再遊吳中矣一時兒童自六七歲以下者有見其絳衣霓裳在雲端拱揖者後亦竟無他異朱名堯封少溪其別號世平湖人

萬曆丁酉涪川有張某兄弟者嘗以廉值取其叔某之甲、貧而無以為生也亦時時乞貸不已張患苦之、戒焉而懼其子也先以計延致其子于家強之飲至醉幽諸別室殺而沉於河即其夜潛入其家并叔婦而縊之其孫脫走有親韓某者云去草不去根春來且復生奈何縱其遺孽日貽戚哉亟往追而殺之盡焚其廬舍以匿其跡里中人咸不平相與訟請令曰若非坊總而許人不軌是殆欲傾之也鞭而遣之已而坊總入首令曰若為坊總人有不軌不先首實而人首之亦朴焉羣情洶洶論辯不已乃拘張至不服而笞之俄而有蛇從梁而下墮几案前忽化為三繞張兄弟而咬其血擊之不去亦不斃令曰此必冤獄也第往觀之至其地則羣議豁然稱冤盡得其情狀於是并其父子兄弟及與謀之人盡致之辟人情大快而蛇亦莫知所之夫殺人罪大罪也況父子祖孫舉家而殲焉罪滋大矣矧所殺者同宗之人叔若弟稱者哉則尤大變也合寬之鬼死而不化陰為變幻以伸其所不平夫亦天道王法有所不容而潛假是蛇以鳴冤耳志此為戒

崔鳴吾紀事

恩典收籍當差不少寬假而相國二子相繼登第士論當然不平會相語曰相國其不怨矣狀元及第士人奉選也以私諸子而孤寒之士迺不得廁籍儒林哉噫是殆未知微意所在矣蓋自嘉隆之季四郊多壘海內虛耗慶曆之間虜酋內附乞恩邀賞動以億計司農往往不給而鬻爵賣官大開旁徑猶然不繼相國乃為一切之法以驅士人而籠其財耳不然京師首善之地太學育財之所何郡邑之所不容為太學之所茹納耶豈郡邑之選士貴精而獨濫觴于太學耶豈鄉學固儲材之地而國學乃閭閻之藪耶此其微意有在不可不察也

國家墾田有定額比來狡偽萌起避重就輕互以影射獎誠有之然郡邑猶能裨補舊額不虧上供之數未甚厲民也萬曆八年冬言官建議量田以清浮糧蘇民困於是詔諭天下墾田通行丈勘計畝核實當辦糧差一時有司希奉風旨務以額外增田為功乃立扇長圖長弓正計算知因人役先令民間自報原額若干今丈出若干或丈缺若干編號插籤然後各役到田再三覆丈每至一鄉鳴鼓擊柝號召業主業主則單食壺漿蒲伏道左承奉惟謹而此輩猶然伸縮其間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矣至于田連阡陌者其力足以行賄其智足以營奸移東就西假託託此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窟遂使數畝之家稅愈增而田愈窄矣是欲清浮糧而浮糧愈多欲蘇民困而民困彌甚也此無他立法不善之弊也夫田間形勢以四圍通水為一圩而圩之大小不齊不可以計畝限也當每圩立一圩長通計圩內田片若干每片實田若干

東戶田若干庶便稽查可無隱漏今各役先限田數起弊端一圩之田數人分丈一人之役數圩分量互相推託弊孔百端小民重困矣立法不善其弊至此嗟乎善生財者豈在與民較錙銖乎今直隸山東頹海之地荆襄唐鄧沮洳之場無慮萬頃若設官開屯數年即為腴產歲入奚啻百萬計者不為勞盡其間而區區與小民爭此尺寸猶為經國長策哉

兩浙沿海郡邑各設衛所備倭臨之四總統之都司制也嘉靖間海寇猖獗劉邊陲浙兵脆弱不敵於是召募客兵禦之軍卒不能撤迺分設邊郡而大營團操於會城者居多坐食厲農非一日矣頃因江陵當國裁省諸務意在銷兵而兩浙巡撫都御史吳善言希奉風旨圖銷之而未得其術於是議減其餉復強售之錢時錢法不行兵已重困又五月不給餉軍士嗷嗷待哺脫巾而求衆心思亂迺千萬曆十年二月晦日渠首某某等刑白馬祭禱設盟厥明三月朔擁衆入院執吳下營席藁露坐而鼓之曰朝廷養兵備警必先飽其餉而後責其出力我輩五月無糧脫有寇至安能使我枵腹操戈禦敵哉按院鹽院二侍御聞變急馳赴營諭曰若等欲何為而敢稱亂耶軍士厲聲曰我等迫於飢寒而主帥不我恤無以為生故至此非敢稱亂也脫有二心則祭藏之金運司之積奚啻億萬萬計吾等一舉而浮海誰復我禁耶所以為此者誠為一時饑寒謀尤不欲背義而冒不赦之罪也詎曰稱亂哉二侍御唯唯即於布政司括銀數千兩貸之仍榜揭吳罪以安其心明日軍士亦縛渠首二人待罪二侍御釋之并給五月糧又預貸三月糧而亂亦稍定事聞 朝廷遣兵部侍郎

張佳胤撫之張入營伴若無所建置寬其善策亦厚遇首亂者因循一年餘而中以他事誅九人衆始翕然聽命夫兵聚之易散之難故有事不可輕募事平不可輕銷自古國家之變多起于此我國家二百年紀綱法度一旦掃地至此漸不可長後將何極及今不一振之不知其終也

教讀丁士卿越人也流寓錢塘尚氣節好建言時事嘉靖間侍御龐惺庵公巡浙丁上書言事多所採納施行及處置巡警夫役一事會城民甚便蓋巡警夫役舊役編民應役者終宵巡視及日回話輒過午不得返生業丁始建議出僱役銀除優免外量家貧富為三則出銀給巡軍代之十餘年間民安其業至是有司盡取僱役銀起巡警舖設柵巷木而復役編民巡警適宦家某被盜有司罪責巡警夫役丁竊不平鳴於官不從乃走京師論之又為顯宦所給歸而有司不惟不為處且捕之急民間驚然曰丁為吾儕得罪不可不論救一呼而起者數百人有司伴為釋之而潛中於按院按院捕之彌急民間復呼而起圖救丁也時則諸不逞之徒效尤于亂兵故事乘機縱火燔二三宦家逼逐兩府官史沿門撻掠薦紳巨室靡不彼其害者此萬曆十年五月朔日事也巡撫張公佳胤倉卒聞變盡拘其人不分首從真偽戮之問有誤及道路經行與遠方商人之偶在途者事定奏聞論功陸生宇懷少習蔡氏書遊邑庠為博士弟子員鬱抑不得志遂以軒岐術行於海鹽平湖間為人忠信謹厚安貧守義澹如也萬曆癸未九月二十六日得疾不起至十月十三日卒乃其外舅張月川氏人邑寓曹姓者家其弟出遊生於道見其冠履一新翩然而來相揖與偕至曹見之敘寒暄畢諱

諱論論皆家人語在坐五六人亦與飲茶酬禮而罷乃十月二日事時則生卧床已六日矣及卒張往哭之詢其終始張大駭為異夫鬼神示異自古有然若狐突之遇申生雷塘之見陳主王弼倚墓而談易彭生豕立而人啼往勝所傳未盡誣也乃生未歿而見異通都白晝人羣所聚顯然神遊尤曠古所未經見

國家設科舉以待懷才抱德之士文衡主於內廉而監司開防於外郡守邑宰以供百執事役耳糊名易書三試而拔其尤以獻其制至公亦至善也自弘正以來始重甲科限資格而內廉試官皆鄉科教職名論既卑外廉遂侵其權濫觴於嘉隆之間而內廉率為虛器矣於是士子相率以趨有司之門私相要結而好承奉者又萃奔競之藪及至臨場而彌封對讀交相關接每一揭榜皆其門生故友而孤寒之士直已守道者無一與選矣間有無因而預鹿鳴者其座主必山鄉小縣士風古朴或不好奔競之有司然亦千百之什一也萬曆乙酉又當鄉試之期科道官交章論奏下禮部議准弘治甲子嘉靖辛卯故事特勅翰林等官知貢舉而兩浙則孫太史繼臯常給舍居敬佐以新科教職外廉有司一無所與二公亦欲力變文體故尚實學所取多平正典雅不尚奇詭間有特以論策高等甄錄者于是老成積學之士始得與選而私門桃李盡皆擯棄一時號稱得士云 國家取士盛典往往為營私之窟甚非 朝廷求賢雅意而百年曠舉乃見于今予時以內艱不與試而心竊為士類快之若使此法著為定例不惟可以公得人之選而奔競之風可息士習亦少變矣

自古異端惑人不過簧鼓其說以亂吾道未有緣

佛姦淫以致殺人之禍者近有法王佛調經說
 偈以愚黔首一偈百和男女相雜而師事之若以
 爲維摩復出也於是受戒結緣之說而淫風大
 行矣萬曆間佛子某聚徒於嘉禾之王店鎮一婦
 人棄其夫而師事之五六年因而有娠佛子懼無
 以自解也始之曰吾與若情昵至此夫君久不相
 洽一旦生育將不貽笑吾黨吾爲若計在神其術
 謂若當白日昇天俾若先逝吾從之往他鄉即永
 爲好矣婦信之爲木龕製法服灌以松脂萬曆乙
 酉冬十一月大建道場修齋誦經送婦昇天一時
 男婦羅拜送佛者以數百計婦入龕佛子亟閉之
 可入而不可出潛置火龕中火發延及松脂衣服
 佛子乃稱婦口吐火自焚仍用鐃鈸錚鼓聲震天
 地俾人不聞其哀痛聲須臾焚以滅其迹郡大
 夫聞其事捕某撲殺之其徒奔散既託佛以宜淫
 而又因姦以殺人其陰陽酷烈乃至于此即死有
 餘辜矣書此爲戒

夫塵土之浮沙也乘風則揚北方地高少雨土燥
 而風力又勁故多塵江南卑溼無塵惟夏冬久不
 雨間有之然非風不發也萬曆丙戌二月杪日積
 雨之後天陰無風近午空中蒸蒸若霧氣然有頃
 而滾滾入室塵積几案間拂去復聚不可揮灑且
 也無處不到即密室中戶牖謹閉不啓亦潛入之
 矣是春多滂土淖不生塵是日無風即塵不能揚
 此何緣生我夫天之所降雨雪霜露已地之所蒸
 嵐煙瘴癘已塵非天降地升也即遊氣紛擾野馬
 網縕亦何所積而爲塵吁亦異矣

萬曆丁亥夏滂蘇松嘉湖多所溲沒惟鹽官土高
 僅可耕藝忽於七月二十一日颶風大作淫雨如
 注傾垣倒屋無一家不被其害者解宇學舍城樓

嶺南書紀事

啟臺神祠佛殿牌坊華表一時圯壞者十之七八
 連抱古木斬焉摧折或拔而置之百步外如此者
 不可勝紀平地水淺數尺海塘石砌盡頽民間皇
 皇莫知所措憶自慶曆間兩遭潮溢其風力之勁
 未有若斯之甚者居無何有自郡城來者有自會
 城來者有自蘇湖來者以至雲間越上諸所來者
 無不云云一日間數千里內同此變異禾稼盡損
 歲亦大歉是殆天意非人力所能抗也

萬曆戊子自正月至四月霖雨爲災河水漫溢江
 淮浙直間森茫一壑歲大無麥先是丁亥風災歲
 歉至是以滂傷麥遂至歉其米價騰踴民不聊生
 兼以大疫疾者相屬于道有司不達事宜強爲限
 價過糧之令富室患之權米不售饑民嗷嗷待哺
 無從告糴者 朝廷詔解其禁毋限毋過以順民
 俗民頗便之米稍稍出有司復報大戶勒其出粟
 減價官糴米愈不出民益病焉往年有詔令民得
 輸粟贖過存積備荒有司利罰金之便僅應故事
 及詔發粟倉版空虛靡可發者即少有所發又不
 得其術輒爲豪有力者得之饑民曾不沾升斗之
 惠已而四方商運種至又爲牙儉射利者恐嚇而
 去所在饑民專仰給富室而富室坐索高價益擁
 米不出價亦滋貴米石價銀一兩六錢麥石價銀
 八九錢膏產產不賤不售鬻妻女妻女以口食貴
 不售民間多茹糠粃草木以充腹飢而死者相籍
 一鄉一邑之間死者日以數百河渠穢不可濯秋
 則大旱人情皇皇焦禾殺稼非有力者則緒然稿
 矣聞諸父老嘉靖乙巳荒歉米價如之然當時止
 浙中數郡之厄江淮間豐稔之處尚多有司許其
 通融米商輻輳駢集所苦不過二三月非若今曆
 夏秋半歲而未有救援之澤也今京省諸所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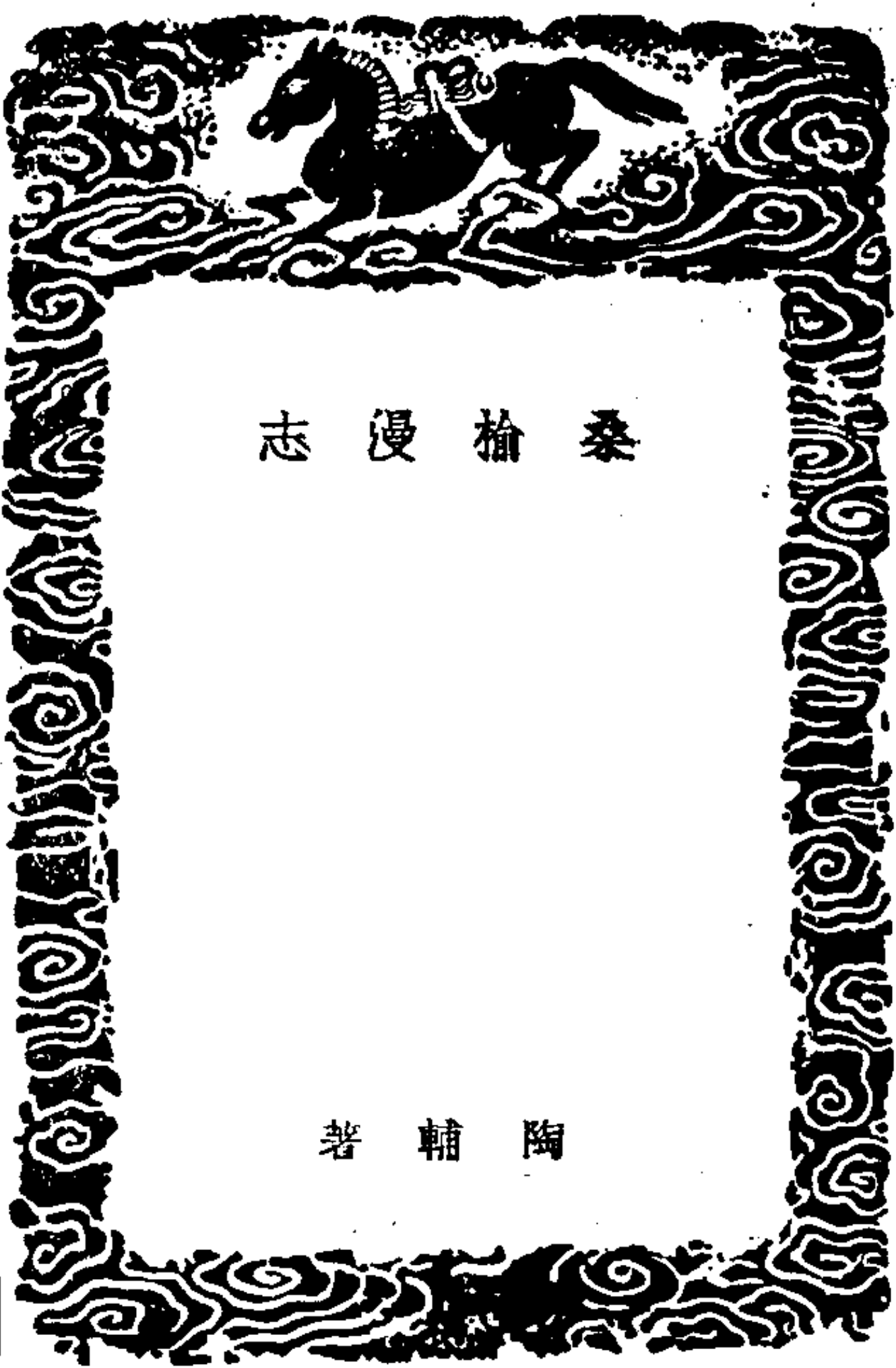
嶺南書紀事

五

十居八九而有司奉法夫當益稔民患民之困疲
 視嘉靖間則又甚矣夫積粟有令遊糶有禁賑卹
 有詔朝廷軫念黎民之心至優渥矣所爲未荒之
 備既荒之救者其法亦詳矣而不免倉皇失措半
 視民之飢而死也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葛山在海鹽縣治西南二十里與豐山相望其山
 卑猥無可供遊覽而地亦僻陋人罕至焉惟石獨
 堅白與秦駐豐雅諸山所產不同萬曆丁亥秋大
 風潮溢海塘傾圯大役斯興建議者遂欲開蕩此
 山以供築海之役於是設官鳩工採石明年已丑
 正月中忽傳山有銀礦翁然聚觀然其銀星砂石
 重不滿分釐煎之十無一二有司以礦砂微薄不
 欲開利孔爲民害閉不以聞并採石而禁之事遂
 寢因記之以杜他年之妄覲者

嶺南書紀事



桑榆漫志

陶輔著

桑榆漫志

陶輔著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是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
 王子嬰著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廟坑降卒為是先
 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
 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
 年無婦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
 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
 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揚雄所論
 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
 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
 成功即不回頭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城素
 猶且扶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已行封
 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
 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
 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秦操懿溫豈無私仁假
 義皆可尚也

雪航謂秦以殺伐專尚功利之國也自孝公石門之
 戰至於始皇兼并天下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神明
 之胄盡皆絕滅天下生民肝腦塗地項羽入關坑焚

之慘屠戮之殘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伸
 億兆臣民之恨論者乃各羽過謬予又疑而辨曰夫
 自唐虞夏商之有天下常稱萬國及周武伐紂功臣
 謀士建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前後
 相因未聞有所損華降至威烈之世號稱戰國向日
 萬國上餘七雄其他諸侯盡為大吞小并強暴弱亡
 周之邦基不及宋衛止古神明之胄聖賢封域豈待
 秦而後亡哉予謂今日秦之暴滅六國即往日七雄
 暴滅天下諸侯也今日天假項羽之手滅秦以報成
 周六國之恨即日天假強秦之手并滅六國以報天
 下諸侯之恨秦自穆公之後五世之陰謀六國自幽
 王而下三百年之積習或曰六國之暴而能存周強
 秦之暴而敢滅周曰噫若使六國之君不行欺削秉
 命天子共守周制雖有百秦其暴何施吁滅周者六
 國也滅六國者亦六國也豈待秦項之後而論其報
 復耶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與旺者若非父祖死於非
 命必其父祖立行活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為父祖
 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
 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
 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
 間予所去之隨去復生或久不所則柯條一發其茂
 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頽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
 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
 七竅皆透大如酒杯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
 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峻南至檣杜瀾四
 百里東自河西及渭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
 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

自正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閣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立特境內大蝗其隣縣尤甚以為雍
 丘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米
 公大笑題紙尾以荅之曰蝗虫本是飛空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本縣若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世謂秦檜誣殺岳飛為終古不磨之恨自南宋說今
 數百餘年雖亦夫可婦無不吁呵切齒至於巨儒往
 士多登於文章歌詠往往哀吊不已者何也原其飛
 之為將誠通天地忠貫金石功垂成而墜志將伸而
 屈年方富而遭此冤橫時君恬然不知然檜之得宋
 政也非因才望而至亦非推序而進實乃宋運當否
 天假巨胄迷惑時君之心倒是作非者白為黑所以
 罷君子消除廟謨進小人朋合奸黨遂諫臣蔽欺視
 聽讐忠良戕殺異已重賦歛以耗民財黜功賞以阻
 戰士勇邊帥更隔藩籬制府易通奸細布和詔天
 下灰心通和議養金人之銳屈君志以長敵威求苟
 安甘心離恥事事顛倒以為金謀時君托為周召所
 以敗曰下指目中與之業成他年不可救亡國之基
 其於飛也非有他怨不過痛反奸懷耳至若受人之
 恩滅宋八葉之天下食民之祿而珍百萬之生民其
 可恨者何但一飛亡也夫大丈夫有志功名者當以
 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生不遇其時死不得其所
 為不幸而又豈在功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哉
 若岳侯者誠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
 侯冠絕古今尚有街亭之敗責恨而祖岳侯當此否
 運能保其始終全勝乎噫檜之殺飛似是全飛也又
 何怨乎

先正有言以我觀物物皆物也以物觀我我亦物爾
 是謂均稟一氣無所彼此然其知覺靈敏之性各負

不通不免脫然各我其我又似各天其天不可均視
而一也故樸家有設疑尋我之言須當察乎未生我
前豈知有天既生我後因知有我方知有天我死之
後天我兩亡是知生不與物通死不與物共各我其
我各天其天矣性命相乘天我一也故相同其存亡
也所不易者理也然其知覺靈妙天之本然道德仁
義天之本有知格忠孝我之所修此天與我無二之
驗也物我之不同既明又何染物欲而悖已天也或
曰若父子者亦彼我乎曰父子以形氣相非天而何
然天以理氣之名非蒼蒼之形爾或曰言天我兩亡
恐近釋乎曰噫不聞張子所謂知所以死而不亡者
可與言易矣

損齋梅氏備忘錄論前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
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迷而不可嬰也地而
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
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迷地體乘氣
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
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為知
天地者歟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
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
於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逃
之數盛者縱奢肆衰者屈節亡恥更不思天道固
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於未然使其盛不過盈
衰不至否則天之道合矣正如春耕種而秋收歛
則口腹充冬裘火夏扇浴則寒暑避人若居盛戒謙
存去奢思悔以保其福當衰則樂天守分去倭養德
以避其禍此乃用人事以補天道之驗也又何國之
興衰家之成敗而無少濟之道乎豈可從而指之為
造化必然甘隨其喪敗哉

桑榆漫志

二

王峯丘先生者
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譽述世
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註
述精詳備典不減先儒又惡市井特俗汚下多作淫
放鄭聲為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譯傳奇一本題曰
五倫全備欲使閭閻唱化回謬習振啓淳風其於
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我是後於書肆中
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開目之本
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
備至見者不堪啟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筆書之
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丘主人所作噫有是乎意
他人偽作不如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
非敢擅為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鼻陽也欽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
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
地之依天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
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又視能存者神乎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
火之交肝心之用神蒐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
也非風氣而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水之交
肺腎之用精魄之所以受役者也然而此兩端是
皆體實而用虛外感而內應也鼻息少陽也非內氣
之出而不能接外氣之入此雷風相搏也金木之交
腦髓之用氣脈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門乎口
食太陰也非已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澤通氣
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成
敗之基乎此兩端者皆體虛而用實內感而外應
也

識破塵團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
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螺贏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己窠
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為螺贏名曰
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
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予閑
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達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
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
窠有一青虫乃蜂含來他虫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
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
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螺贏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
漸次死腐就為螺贏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
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
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螺贏螟蛉之虫
真能變化予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天陽輕清以依於地地陰重濁以附於天天氣也故
生物以氣言氣伸為火氣鬱為水水火淳正之交精
神至真之合為萬物靈妙之源所以純一不雜也雲
雨霜雪其驗也明矣地質也故成物以質言質成而
有形形分而有像像異而有類所以各類其類而不
同也山河土石其驗也明矣氣依質質附氣質感氣
應妙合而精神凝命應氣授性感質成天命一理物
性萬殊所以生生無窮矣造化以陰陽為牝牡而生
萬物萬物以牝牡為模範而各生其類雖草木虫魚
禽獸人物其形性之不同而氣命豈有二乎陰陽乃
五行混然之體五行乃陰陽漸次之用陰陽因動靜
而無間斷之期五行因衰旺而有始終之限是故物
有死生理無不在固命者欺修性者妄求知者在理
乎

宋自徽宗以後與金元為敵國性往用兵不競常議
和好而又終不能久以至於亡當是之時非無臣民
建議但其各主和戰之宜得失不同其間亦有痛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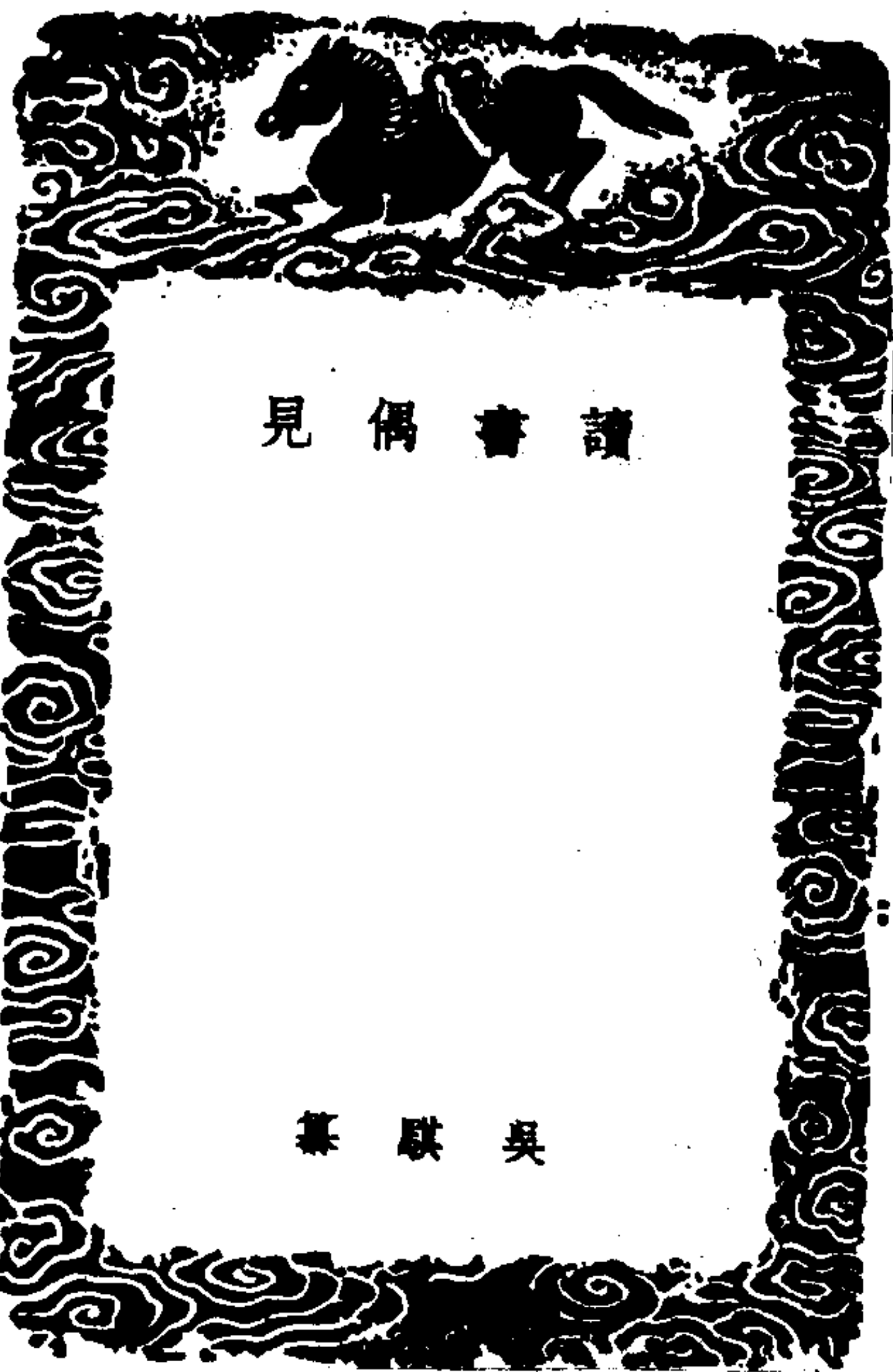
時宜者奈何將相之人不知機權合變動與事乖間
 有一二知者又為奸愚掣肘勞勞百四十年終為和
 戰兩字所誤後之觀史者批曰金以和愚宋宋以和
 自愚至今三四百年以為一言以備不刊之定論而
 無異議者嗚呼自古有國家而非一統與人為隣者
 若非和戰將何以立和者雖也戰者用也和以養戰
 戰以衛和非和則戰不能止非戰則和不能定和不
 可先求戰不可輕舉和不取結怨之勝也隣布信宜
 伸於未戰之先戰守之備當嚴於已和之後和戰不
 離乎體用強弱全在乎機權和不敢托為久安戰不
 可逞其長勝屈強為弱反弱為強只在乎機權以戰
 取和以和止戰皆憑乎合變豈可分戰作兩事耶
 蓋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終始與人為隣國然而理
 勢之不同不可禁論且宋有國之初與遼為鄰遼本
 邊夷乘時竊據燕雲數州假勢盜名借稱遼國與燕
 雲之民夷夏情殊氣異終懷彼此而太宗知此理勢
 可取不知帝王名分可成奉天吊民之道可立但乘
 一時平漢之勢勝之驕兵欲遂其志得乎故雖連歲
 用兵始終無益其於和之一字不當言也而契丹恒
 畏此輩後因真宗嗣立而乃傾國入寇意在先發治
 人故有澶淵之役然寇準豈不知一戰而可復前烈
 乃以嗣君志弱姦佞資敵主和準但付之以浩嘆而
 已自此真成隣國和戰二事不可缺矣是後數君安
 於和好則大業不建使吾華民赤子終淪於左社為
 他日金元憑凌中國之圖未必不由燕雲而始及至
 徽宗聽任大鼠細人幸隣有難背棄盟好屈辱不恥
 遣使泛海求虛利於夷外之夷而又事事乖方仰面
 告丐不愧獻遺而又更背盟約叛以致國破身囚殞
 生絕域其於和戰之宜安足用哉高宗之立與仇為
 隣君父在彼掌握戰則逼君父於危辱和則舉國聽

其指揮是以和戰又不可專斷也及其滅金之後與
 元為隣畫淮為界正強虜虎伏待時之時其為宋之
 君臣正當守約保境養民當銳察機權之宜講和戰
 之利坐待其時此其志也然而強弱異形大小異勢
 此又不可勉強而冒也何乃先舉汴梁之役使彼得
 以藉口其於和戰終不可恃以至於亡嗚呼和戰豈
 能愚人人自愚也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業而得名論竿斧耨皆物也
 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用是以名非實
 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
 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為義帝
 以城暴秦沛公入其都擒其王吊其民義帝遇弒又
 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
 其都殺其王坑其民更弒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
 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亡實者多
 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於下徒狂然耳
 理之為理其大矣哉乃天道之造化之基五常之
 本倫理之序百行之原人心之德得之為君子當生
 死則安處富貴則謹居貧賤則樂過成敗則不較用
 之可以行道守之可以保生不得為小人當生死則
 畏處富貴則淫居貧賤則憂遇成敗則失其常托之
 可以欺世變之可以濟惡夫理之體二五也世之知
 支干者多假托為用正如醫者察五臟六腑之所屬
 風寒暑濕得病之由用寒熱溫涼鹹酸苦辣藥之性
 味以治之附之以五運六氣春夏秋冬應候之氣以
 驗之然人藥皆實理氣亦順此則近理者也又如星
 命之家以人生時日月年之支干配為四柱以定其
 貴賤壽夭之數以運限流年星辰宮位以取其吉凶
 成敗之端然而以虛合虛雖不出乎二五之妙其間
 附會頗多似與理礙更若風水婚元選擇之術雖各

取其支干生剋制化之宜趨吉避凶遠害就利之巧
 實皆以智慮而抗鬼神以人力而回利害豈待言哉
 其誕妄自見矣嗟呼天下大小眾事未嘗不以理言
 用此三者觀之弊可見矣
 嘗疑關王忠義生死不火移者是得天地正氣之極
 至者何乃為釋氏侍坐之神未嘗見人為其辯者
 千每感焉近因讀解州關王義勇錄御史廣德姜洪
 為序謂公天與義勇神質機智豪出萬人誓討漢賊
 名義甚正壯烈之氣凜凜乎不可犯也討賊之心
 未伸忠憤之恨未雪精氣游魂蒸薄太虛千載之下
 人皆仰之為神豈不宜乎奈何為宋之佞臣王欽若
 陳之妖僧智顛各私附會言公之神嘗聽天師呼召
 遣使拾山建寺授戒護法詎莫甚更蕪俗傳見公
 降神討賊助兵投書挾人及諸性詭每為腐儒錄之
 簡策演之已至且以曹孫之雄虎視四海公乃觀若
 草界其正大通於天地浩然塞乎宇宙肯伏躬於異
 端耶予自讀此生平之疑豁然矣噫姜公能開正氣
 千年晦蝕之疑其於輔世之功大矣
 天陽也其用也陰地陰也其用也陽故天之陰升降
 於至陽之間地之陽吐納於至陰之內自坤而至復
 陽漸生於地中自復而至泰陽乃吐於地上此天地
 交而生萬物之理也自乾而至姤陽消於地上自姤
 至否陽納於地內陰陽閉天氣升而地氣降此成物
 之理也然陽薄陰則繞而為風外二陽內一陰也巽
 之象也陰囚陽則奮抑為雷外二陰內一陽之象
 也電乃雷之光乎陽和陰為雨為露乃泰之象也陰
 和陽為霜為雪否之象也其餘霄霧雜變皆陰陽不
 和之戾氣也
 或問三教之設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
 間優劣可得乎答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

出乎是理者也道者逆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之分乎
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之一家乎
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輕品其萬一耶

桑榆漫志錄



見偶書讀

集部詩文評類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 朝恩 筮餘校

讀書偶見

吳 騏驎 學字日于江南華亭人明諸生入本
作鳳凰 朝隱居望湖三旬九食有物色之者
志有願願集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竊以為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何以明之夫周克商以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偃武修文放牛歸馬不闢周公專將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勿豫周公以圭璧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之叛三監豈親咸從之則異姓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于此時相煽動者也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三年即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駭以數言後人潤為一事致諸詩書而斷其為兩朝事無疑也
史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則周公未嘗至魯然吾于周公居東而以爲東即魯也傳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在魯北後以封齊商奄在魯東

後以封衛當武庚叛時商奄蒲姑五十國俱叛周公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此時可居之地舍曲阜更何之乎彼鴻飛狼跋之詩雖幽風實魯風也

稽阮脫略禮法縱酒蕩蕩當時名教之士疾之如讐此其與太學風氣相去遠矣嵇康臨刑何得太學三千人上疏請以爲師乎太學求師必不求第一放達人此易知也時鍾會譖康于司馬公曰嵇康臥龍也公勿憂天下當憂嵇康此疏必會所僞作使司馬忌康得人心而必殺之耳夏侯太初以一坐皆起遂至不免情事亦頗相同鍾營截鄧艾表文改其詞句以構成其罪又嘗僞爲荀氏書以竊其寶劍生平憤作此等狡獪太學一疏必出其手可以理測也

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此言非也夫文王囚于羑里而伯邑考見殺于紂豈文王之哉伯邑考必無子何以知之以封爵知之周有天下大封同姓勾吳疏屬在數千里外遠求其裔而封之斷無文王嫡長孫而不封者也蔡叔以叛廢其子猶得列侯若伯邑考有子豈在蔡仲之後耶

唐以詩賦爲進士帖括爲明經明室專尚帖括三百年來俱明經及第耳烏觀所謂進士者乎
夫過貪者必并己所有而失之過忍者必自傷也驪姬不讓申生使得嗣位申生仁人豈不厚于其弟哉貪晉之富而忍殺申生晉不可得而兩子皆斃使不厚毒以賈患兩子食邑與晉盛衰可也

龔錯但不智耳心實忠于漢漢景未能取反者而夷其族也而先加于忠漢之錯何以爲人君子乎袁盎辱國欺君死不蔽辜其欲斬錯而帝即聽者魏其左右之也吳兵不退益言不驗而置之不問亦魏其左右之也魏其修隙于錯而不顧國體非忠臣卒不良死殆天假手于田蚡也

太史公雅好友朋其序四公子及鄭當時袁盎魏其言及好客若津津有喜色如龜錯趙禹孤立無交詞意多所不滿然太史公卒陷極刑者以朋友也

國史極詆景帝以爲昧子臧之節滋終替之謀此鄙儒諂裕陵之言非確論也夫帝王之業以安天下爲重耳正統失德身陷虜廷宗社將危以高皇帝視之此不肖子孫也景皇帝起而奠安萬國廟貌無恙以高皇帝視之此賢子孫也危社稷則變置正統自應廢景泰自應立况重以太后之命本非自立乎使景帝承年太子不天承嗣歷服名正言順豈不勝于宋太宗哉且使當時無景帝徐瑄倡南遷之謀兆庶無自固之志一棄北京勢同土崩正統必不得南歸矣不深念安危大計而于事勢既定之後盡掩旋天轉地之功而責其不爲子臧寬哉

附張天師世家敘辨

龍虎山志三卷中有張天師世家序一篇云是宋文憲所撰文筆猥鄙絕不類文憲其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此數語支離之極請得而詳辨之國語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姓青陽與夷鼓同已姓青陽即少昊春秋莒國已姓即少昊之胤也玄囂與蒼林爲姬姓祇緣國語文誤再稱青陽與蒼林故司馬貞正其謬蓋玄囂之孫爲帝嚳帝嚳姬姓與少昊之已姓截然分明無可疑者則青陽與玄囂不得混爲一人不得混爲一姓太史公言青陽有天下玄囂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然則出自姬氏當本玄囂不應承國語誤文也其云青陽氏第五子揮則尤無稽也夫黃帝爲盛天子其二十五子不知名者什八九無從考其先後長幼青陽降居江水事蹟甚少其子次第見于何史乎且古稱揮作弓夷牟作矢言

其始始耳絕不言其為帝王之子也作舟作車功大千
孤矢矣豈出于帝王家哉且夫揮作弓表車作矢蓋兩
人也今盡以屬揮將何以置夷牟也從來制器之人不
必盡精其藝故垂制竹矢而羿為善射堯使垂共工羿
司射各用所長也今張所云世掌其職者掌射乎掌造
弓乎掌造矢乎掌張羅乎掌取禽獸乎周禮射則有射
人造弓有弓人造矢有矢人張羅有羅氏取禽獸有山
虞澤衡迹人張氏必不能兼舉數職則其所世掌者果
何職也又云張氏主祀孤星夫天星與人事相應然為
其事者不必祀其星也宰相不主三台之祀將軍不主
天鉞之祀大理不主鬻索之祀史官不主東壁之祀司
農不主天倉天廩之祀造弓者何得獨主孤星之祀哉
審如是則天垣有斗斛尺度諸星必造斗造斛造尺
者祀之由是而老圃祀匏瓜鬼薪祀芻蕘城旦春祀天
穰擗者祭天龍鬻棺者祀哭泣擔糞者祀天屎又何
不可歟彼蓋見晉宋主參商之祀及禱馬者祭天駟故
傳會其說耳古者二十八宿與九州山川相屬主其山
川之祀則亦主其星之祀晉主參星以國于夏墟故也
非以為一姓之榮也晉既主祀參星則參之屬為旗為
旂為狼為孤皆附祭矣豈得孤星獨不與祭而以待張
氏哉且張氏非侯國何得祭星哉即如房星為馬祖國
家將用馬力則祀之此是朝廷命祀非一姓所可主也
當時造父秦非子最有力于馬裂土賜姓然未嘗主馬
祖之祀也薛之皇祖奚仲以造車得封歷夏商周傳國
最久亦未嘗主軫星五車之祀也彼張氏何為者哉又
曰留侯良薨子不疑嗣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
金生陽陵公千秋此尤証妄之極夫漢室大司馬列
在年表未嘗有張金也漢高臣百四十三人無封公者
孝惠封三人呂后封十二人孝文封十人孝景封廿一
人孝武封八十九人安得有所謂陽陵公也惟張安世

讀書偶見

一

為大司馬子千秋為侍中然此是張湯之後史傳世系
極明與留侯無涉何得改其名曰其爵亂其家世哉考
漢書功臣年表留侯不疑坐殺故楚內史贖為城旦自
是以後為庶姓者百有餘年宣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
爵者皆復其家於是留侯五世孫千秋家居陽陵爵為
公乘亦得預焉蓋陽陵邑中一公乘耳同時廢侯之家
如隆慮周竈昌武單亮高梁鄺疥成陽奚意衍侯濯盱
其裔孫皆居陽陵皆爵公乘使盡欲自稱陽陵公則景
帝坏土可勝裂乎漢時發良家子為兵大抵多有爵級
所謂公士則步兵也簪裹則騎兵也公乘則得乘公家
之車者也匿乘字而冒稱公愚而自欺偽而無用徒為
天下笑殊可憫也昔姑蘇有張屠者臨歿語題旆者云
子當為我題一顯爵以為身後榮其人許之遂題云贈
太傅王文恪公東鄰張屠之柩今以公乘而自稱陽陵
公千秋與大司馬之子同名而亦詭稱父金為大司馬
此與王太傅東鄰何異也又云張道陵中直言極諫科
夫漢時舉直言極諫之士是詔羣臣薦舉賢士俾之陳
言耳非如近世設科中式也惟鄉愚下俚觀演劇者乃
曰蔡伯喈中狀元矣宋文憲博極羣書豈作此語哉又
云和帝時召道陵為太傅封翼侯亦不就此尤妄也東
漢百官表以太傅為上公位第一世祖以卓茂為太傅
茂薨因省自後每天子嬰駕太子新嗣位輒置太傅錄
尚書事薨不復置此古冢宰攝政之禮亦三公無人則
缺之義也和帝初嗣位太后詔以鄧彪為太傅百官總
已以聽五年彪薨此時太尉張酺先皇師表司徒丁鴻
四海重望序遷元輔猶跬步耳然以國有長君朝存舊
典虛此一級莫敢少躋彼五斗米之符水方士何繇而
膺此召乎且和帝方無恙何用此冢宰攝政乎鄧彪國
戚元臣總理萬幾不過賜爵關內侯彼匹夫無秋毫功
何得便封翼侯且封侯大典胡為不載于史乎泰山王

讀書偶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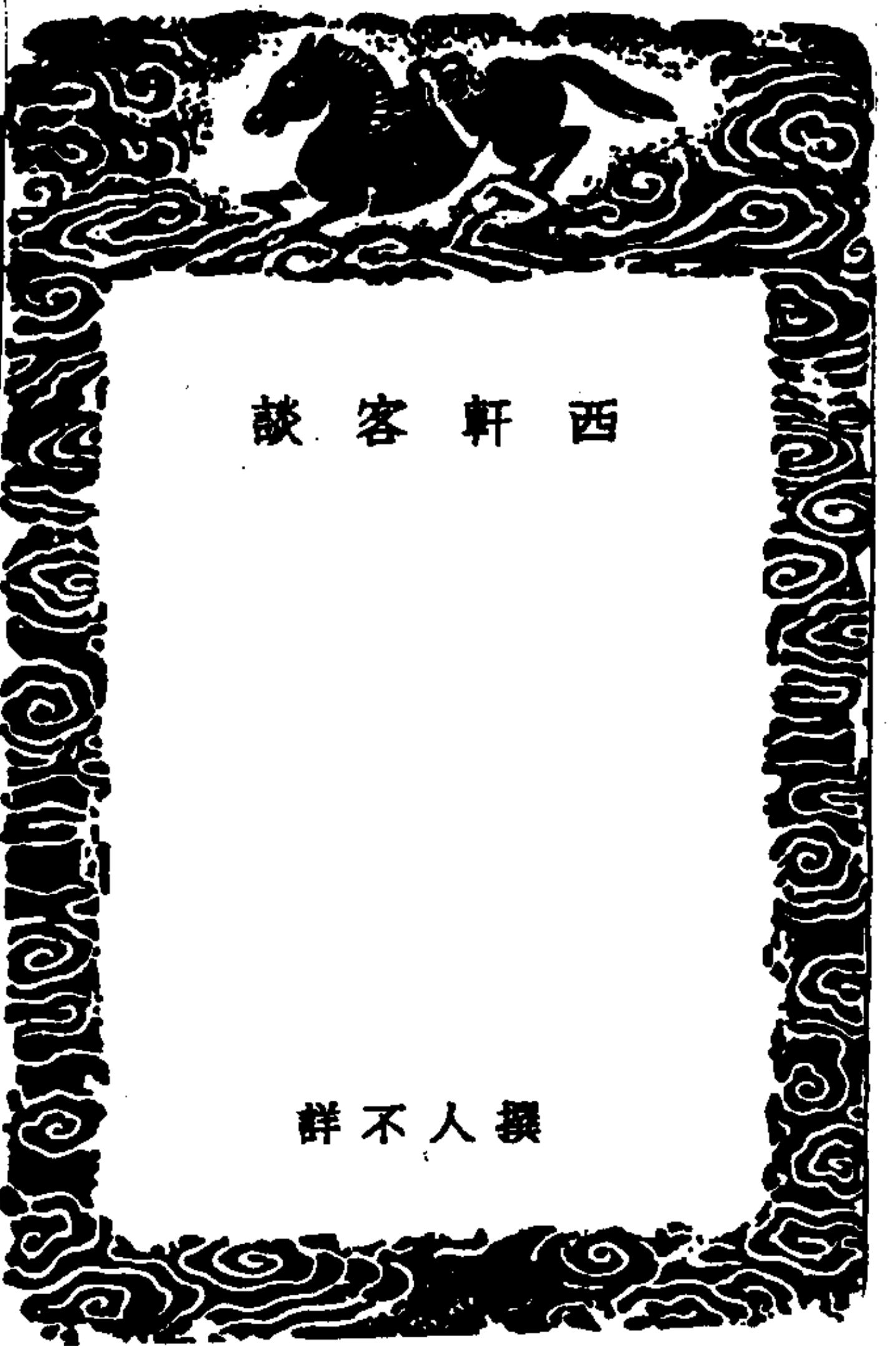
三

始杜門改元廣信張氏担空序爵其間相去分寸而已
又云留侯之後至唐時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
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此又
妄也夫唐人所謂四十三望者謂合趙王耳北平侯蕭
東陽侯相如任侯越博望侯鄧富平侯安世安昌侯禹
及燉煌張奐河間張敏襄國張禹河內張歆南陽張堪
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清河之宏彞譙烈吳郡之裕暢
充融京兆之季珣范陽之弘策上谷之袁安平之載共
為四十三望而留侯一支亦有兩三望在其內耳若言
盡由于留侯豈不誣哉敘言不疑次子高生通生
無妄無妄生里仁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
道陵夫皓綱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傳傳稱皓為留侯
六世孫今序所列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載綱
以漢安元年平廣陵賊明年卒年止三十六是綱生于
安帝永初二年也敘稱道陵生子建武十年是綱未生
之時道陵已七十四歲矣天下寧有祖未生而孫已七
十餘歲者哉若云敘所言皓綱父子非國史所載皓綱
父子則吾更有疑焉夫國史所載皓綱是留侯第六第
七世孫也敘所言皓望亦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留
侯雖失爵然長嫡居京邑詔復其家世世無所與
別友居健為位登三公勳名赫奕者數世至三國時蜀
都亭侯翼乃綱曾孫為良十世孫是四百年間宗族未
嘗流離譜牒未嘗散失也安得第六世有兩人同名為
皓其子又同名為綱而晏然聽之者乎兩漢四百年間
惟經王莽一亂餘多承平故舊家世系可考者多富平
侯遺王莽亂亦不失爵世祖復其封杜陵陳留兩望是
也山陽張儉汝南張酺安定張軌則趙王耳後也留侯
之後為陽陵健為又有一支在河間為別部司馬超而
河間又有司空張敏則非留侯之裔當時未嘗相傳會
也夫同一河間郡耳有為留侯裔有非留侯裔而謂天

讀書偶見

一七

下四十三望皆出留侯非夢囈乎道陵父子國史無傳
雖蹤跡在蜀不可懸斷爲何許人至魯則有傳矣傳曰
張魯沛國豐人也夫魯三世居蜀而傳以爲沛國豐人
蓋詳其家世著籍也則道陵固沛國豐人也陳壽一代
良史也其傳張遼云遼雁門馬邑人本襄姓壽壹之後
夫壽能知張遼四百年前家世必能詳知張魯百年以
前家世其爲沛國豈有悞乎今序不言道陵里居而言
其生于天目山夫道陵張氏符籙之始也富貴所由來
也不能詳其著籍郡邑乃欲推原于五帝以前青陽氏
之第幾子不亦愚哉總之天下事從實紀敘則條理分
明一有矯誣則弊漏百出張氏譜牒始於道陵顯于魯
延蔓至今亦可謂世家矣必欲詭附留侯又欲詭附青
陽氏作僞日拙醜態盡露此無他彼倖邀元人之爵而
人明不革遂欲夸辭以頡頏孔氏黃冠矯誣其何足怪
而吾獨深悲宋文憲之無罪也



談客軒西

詳不人撰

西軒客談

蜂蝎之毒能擊人然其一擊則其毒甚微再則漸滅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慎所恃使人有所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寧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淫淫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有時融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一二分官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居多民忘其惠矣

李華不適於用為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速其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堯舜之後不振天子之窮類而之天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楊雄之失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為聖賢得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榜若選無姓字王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金源氏應承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

西軒客談

蒙開低頭拜開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進水陸井願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草管下飽我愁懷讀是詩則於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清於心而有餘味焉室燃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蜀錦燈籠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為物慾所蔽也亦然

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得堯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為項羽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拒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一古墓初觀墓側有碑斷草間字磨滅不可讀物掘約十丈遇一石門細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開開時箭後如雨射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發輒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其棺兩旁颯颯風起吹沙撲迷入面須臾風沙大作埋埋人足壅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即塞一人出避被沙埋死不知何術也始是墓機巧殊不及此何哉

羽毛鱗介人見其為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為人如所謂鳥衣國南柯郡之類是已昔唐太和間荆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物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高巾紫袂入門揖士人曰不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蒼鏡士人素號有膽略見如不見其人乃登牀責曰何不存主客之禮乎復登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即君共論精奧何乃頑狂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

被其咬啮四肢痛不可忍曰女若不去必壞女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達望一門小如竹節將及其門不肯入後被其驚恍惚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衛甚嚴坐者叱曰吾憐文獨學俾小兒往何乃致害今當勝斬遂有數人持刀撲背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駭肉眼不識其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彼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踪跡其處見有小穴蜥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蜥蜴千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士人取蜥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虞亦異矣哉

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心有所主故能不動每與客語國初人有某城西承天寺浮屠絕顛所藏金銀佛像盜取者乃於昏夜聞寂之後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鼓聲響而起乃急施鏈鑿以混其聲如是九三日夜既得已復縲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為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見及乎立夏氣既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詠三皇詩為孟春天氣早農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農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為何如哉

西軒客談

前輩說作詩作文如畫畫多只恐不化亦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有飲酒酒者果物雖是金盞須得其化則清者為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則出物物供在為文亦然化則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說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韓昌黎讀書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盞飲釣魚九上拜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問知不悅曰安石欲入也設與食一粒則已是有金盞之理邪安石聞而悔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於學問文章僅有好處及觀其行乃心刻若是可學士君子所為也

唐李商隱九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懶於魚宋揚大年為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綴拾人謂之神祕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謂能使人富貴生死余每未敢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要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韓祖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餘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為韓祖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韓祖笑其愚伴許諾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

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為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翳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對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瑞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為楹九七仁智殿在山半為楹三山前白玉為橋長三百尺直儀殿後殿在大液池中負楹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珎舍異獸在焉是為金主遊幸之所未幾韓祖攻破燕城金人還汗矣推此其說驗否蓋有不攻自破者云許魯齋任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親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暮雨蒼老

寒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難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觸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每讀是言未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於百載之下焉



談客廣

詳不人撰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六

廣客談

千午十六七時以詩見惠坐先生李公松州橋高居既拜公公答拜命之坐予不敢坐屢辭之公曰仲尼之席童子兩坐予不敢辭遂坐

近年見徐水之先生為江浙儒學提舉日客往訪之既退無問親踈貴賤必送之于門外客或有止之者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閭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客坐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有主嘉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乘歌兩

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賦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千鋪雲錦蓮湖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

手把荷花來勸酒安能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南里沈仲說就存存年四十無子其妻鄭氏賢而有德因夫無子每憂之買一妾甚有姿容將以奉仲說仲說不知一日歸其妻

出其妾以拜之仲說因問妾姓何氏是何人之女妾不肯言其詳問之良久纔云是龍醫卜范復初之女因父亡家貧母將妾賣身

於此仲說惻然嗚其妻曰此女之父乃吳中名士吾之故人也豈可以此女為妾乎當如吾女養之即呼其母與妹約俱至就焉

之曰便可尋良親嫁此女其母拜而感之後擇一婿仲說備衣服首飾亦如已女嫁之至今吳中稱其德余遂書之以厚風俗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龍廣兼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替北牖舉壽

廣客談

繡忽梅華一枝入繡香色佳人迷以弄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多唯張存有一絕最為人所羨其詩曰南風吹雨枝一白照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老梅年百有五歲猶童顏綠髮人為孝慮所歎

黃子肅為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事求詩者黃贈詩曰萬里扶搖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開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翠榻松風寒雨兩現池花露碧生台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班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中意云爾詩以風詠為義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吳逸銘名性誼 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嘗中江浙延祐丁巳鄉舉先是所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前臘月忽作一華顏色鮮美無異其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者其門如市初亦未卜其休咎來秋八月吳公頌卿薦邦人崇之以為此花之徵向湛淵先生之居有竹一椽上分而為二人皆異之遂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或者以為二子之先兆大抵物之變為怪未必皆瑞也

子家有堂名樂全真蓋章為子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論下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問猶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才者聞此能無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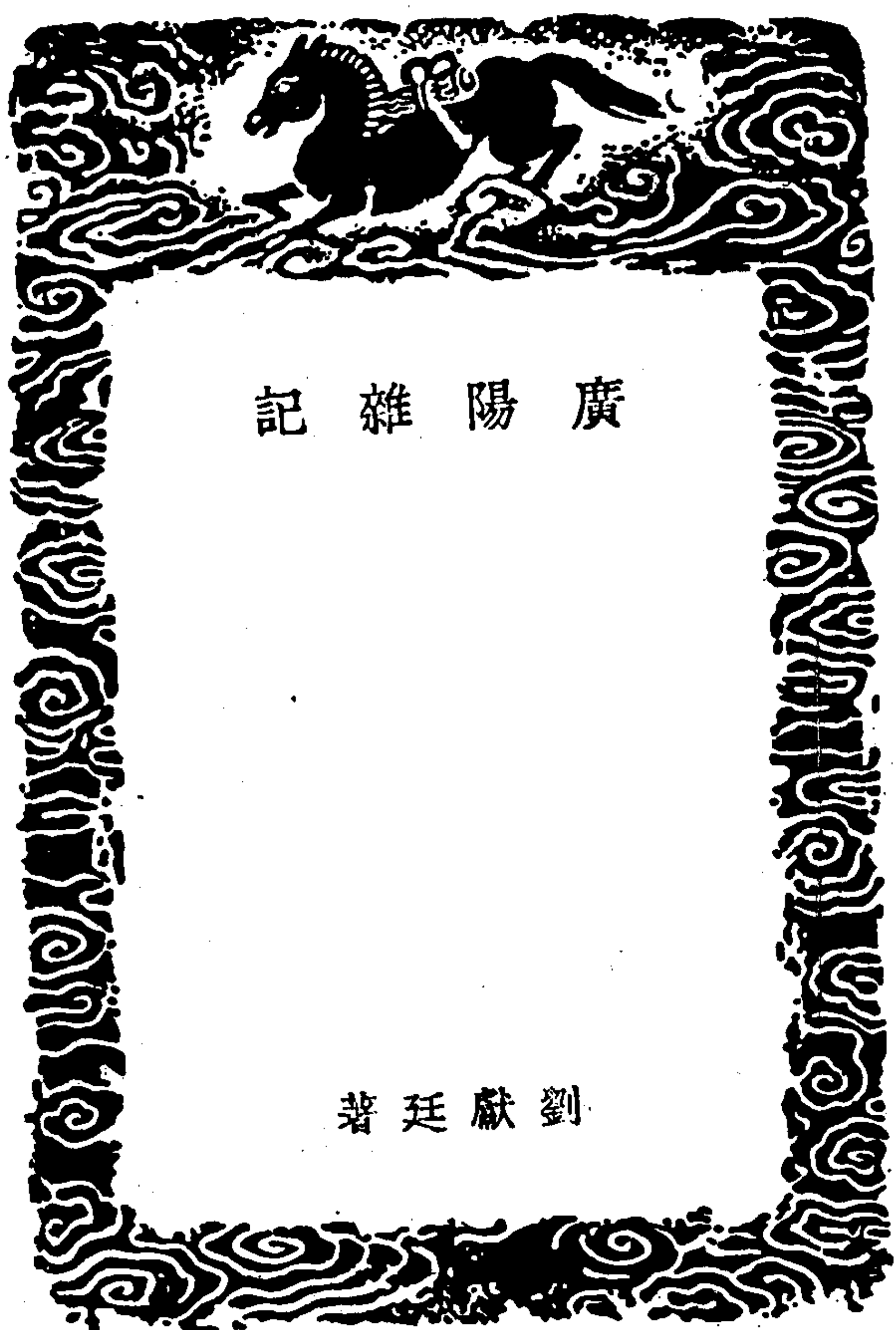
吳江州人都居民沈氏曰為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於汝回日共分之喻年畜豕數十口一目承於國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女當速殺我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者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於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後與予交今有子有孫為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嘗聞黃一峰先生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二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翁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

備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才薄伎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福州鄭丞相所居清風堂石塔坪上有巖巖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在宋未莫年登科舉相繼位至今閩巷表之曰耆德廳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為過抑者遂自殺於清風堂塔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噴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家所據子孫不絕如繪書跡遂斬然矣世之梗強可不知所鑒哉

歷代小史七十六卷終



劉處士墓表

北平 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口口父鏡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肖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廢。舉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醜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胸。僧說罷。處士胸亦能。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為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為天地之心。嘗學焉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質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亦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劉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舉家而南也。尚有貨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

劉處士墓表

劉處士墓表

三

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值餘孽肆一塵。立需金。葬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實證其所學。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雙于其兄御史資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城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擊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子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衣冠。蹣跚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澆然費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者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雙于天津。與友人斂金為位哭之。而使雙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劉處士墓表

二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致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莫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旨。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有所窺。是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蓋韻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

劉繼莊傳



劉繼莊傳

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唇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皆開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博學。學而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開。仰給於東南。何則。溝瀆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藏。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鄭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鄭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述並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儲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賓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頗未吝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開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以後。其間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

劉繼莊傳

三

沈曾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形所為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學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廡所入鈔史館秘書連受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尚澁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鬼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知繼莊問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廣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啟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囚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囚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嗣亦足以走我之上嗣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母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旗無王但有都統即固山額申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洲有總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每旗略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略喇昂那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略把什。

每旗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牛最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最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什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最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略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最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章京。有織金龍纓。蒙古滿洲無。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纓。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纓。止有標四旂杆。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纓無旂。

牛最在家。有官纓二杆。漢京疑當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纓。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纓。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夸爾大有纓。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略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最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略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慶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圍地。每人六畝。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旗。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略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略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最或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蓋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

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楚。述吳漢槎言。乃忠義。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義。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車健。終于福建。紹武諱車鐸。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季野云。

劫灰錄。乃獨聽所著。魁字再來。

羅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驥。字子淵。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

母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黻。禮王制。般人辟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呼。義同。毛氏曰。從呀從日。誤作從日。或書作啞。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擢北四將軍。以孫可留。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耕室。世俗或書作履。致之字。屨。悉協切。音奕。說文。履中。屨也。又履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新履。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履字。他計切。音替。履中。屨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履。非。又有履字。同履。亦非。馬背耕室者。惟有履字。他計切。注云。鞍履。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冕。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子陸字玉鉉者。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為神機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為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遷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為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為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於何代。及壬戌冬。適奉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為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於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為總督。一為知府。一為參將。皆有賢聲。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珓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餘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請長行。堪句讀。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視髮為僧。號水月。居武林場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讓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為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覺。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願為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言。道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五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啓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殲降之。

鄭德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五年也。錢大子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五十五作三十七。時距永曆亡已二十一年。鄭氏歸永曆錢。

臺灣鄭克塽。設臺澎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荆州府寧靜王朱儼。建昌府益王孫朱鎮。宗室朱煒。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荆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達。原封建昌。永曆改

住廣東。瀘溪王朱慈。後朱江朱柏朱達朱儼。安插河南。黎荒。朱慈。朱浚。朱慈。朱鎮。安插山東。黎荒。

鄭克塽降日。奉繳延平王册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武副中軍助成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益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揚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閩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未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湖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湧斷山為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塌。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白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船中器具皆無恙。蓋蠶窠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扇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墜下。忽化為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圯。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蓋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致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鸞其二。六足龜八隻。鸞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利國。勝之。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

驢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都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都多羅額駙阿爾布津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什厄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關一本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廣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棧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遂省處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葉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第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匡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則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冕牀先王贈王克誠王克誠先王圖亭詩有句云石身假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取為座聯有叩關人盡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督卻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盡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啓辛酉年尤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暫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孤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郝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為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疑為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呢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精神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拚而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踰跌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璽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文貞載在虞全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旗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五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八十八員學官一百一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六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蒞邊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即所以補之開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乘筆票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開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

署衙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蒞邊總督駐雲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囉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資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羅絨十四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緞一段新囉囉緞八匹中囉囉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白鴨絨一座大琉璃鏡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共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豆蔻四塊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金馬籠二十把鑲金馬籠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個精細馬籠十把連絨彩皮袋十個精細小馬籠二十把短小馬籠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馬籠十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刀劍十

把起金花軍利刃。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丙寅五月。內士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誠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遂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旗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護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維林先生贈崔兔林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筆路半荒公子室。驚虬誰返大夫魂。秋驚駭矢呼龍子。戍冷蕩蕩走兎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焯第七子。出姓許。在旌為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為禮。以其布衣。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為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成廟通不敘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維林先生贈樓霞壘麻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凄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鐮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峯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耒耨而食。歲輪一人出遊。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中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曠載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為有良史之才。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鴉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腳皮半連。如鸕鷀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洛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洛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蓋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關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美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致洪武永樂。下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即有十餘株。可採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鄧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偽書。乳香薰陸香。其非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均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火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益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為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為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界各為律。清濁高下。各為一音。略如今之韻鑑焉。而備之于鐘。異哉。

吳三桂即偽位於衡州雁峯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膏。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為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為衡永柳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為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為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為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嚼姊臂。傷甚。惟

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楮樹子如荳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無將迎

又論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

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

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為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

始為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為奇觀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管一册殊有可觀

辛未春夏爾且提兵忽抵西口鳴丹內犯在京師戒嚴每半景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

典廩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榭師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其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

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淳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淳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法至今猶在

永樂時禁中有射柳之戲射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鴉鴉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鴉

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

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月立春禮部言二節同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

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夷海為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

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字三場

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為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

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綸為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妾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

致宋時稱鼎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是也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致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

探花而遺編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曹雅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

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許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

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志不載此事

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救羣吏。第護海濱。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救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各杖三十道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窮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爺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載給。世蕃時誇于人曰。天子兒向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關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賢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嘗終于泰。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動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觀覲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贊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尙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屬于丑。而牛則屬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嚼未時之草。而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臂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豬類也。妻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昂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鳥類也。猪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獬。張月鹿。附焉。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轸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中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已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璠。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揚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被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樹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備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背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啓楚藩。請發鐵騎士卒。護守禦。楚藩不以爲虞。自終朝寇警。寇若騎母。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軍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狂生。于是以敬等。謀益急矣。遂懷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鉛香澤在上。錫之香澤在下。

經略陶海園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報火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收爲客。以僞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患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瑒，字石文，江西南昌人。由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肇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棋，能使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誰周聖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竝能自知。而為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蘇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鹿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為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為湖廣提督，楊來嘉為襄陽總兵，駐紮城。胡拜來殺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賡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事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涓崖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楊允繩抑齋疏草，兩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議，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費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探探率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獨臂，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白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屈者臂手糜爛。

探探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婦，所獻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歸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與，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

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為長者，其長子禹翼，字口贊，領鄉薦。任與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朱之蕃，蘭嶼，今任與甫三人耳。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舉僚被劾者，自衛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洩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洩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劄州，河東巡撫駐劄馬池，陝西巡撫駐劄西安，甘涼肅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與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廣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續之子也。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反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虛一面約吾解衆，喻令難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房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戴兜鍪，深衣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鄭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揚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錄，元中許慎兼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法言又增加爲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尙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

謂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詳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玉與祕推廣玉篇區其詳段爲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曰太煩即形相推難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雖隨佳入照雖隨鹿雖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難即聲相協故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諷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即位册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婿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逆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以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抵物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僕之世科呼曰子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僕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喚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樹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解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劑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於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本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啓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粘本盛自禮科主試演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旗人子弟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遊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劇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遊人中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開部死難太夫人夫人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金陵人霍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鶴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因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下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難難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柩無費諸僚友方思饋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柩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後吳命其難難走吉安遂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泉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僕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磁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儒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向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瘦可以爲器以柿汁塗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殼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蟹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蟹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蟹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蛙一作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牙菜其首如泥螺醃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癢塊不接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曝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招取酥漿合麪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驛使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葺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摧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詳莫大焉

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都督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勸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乘難之。坤曰。因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軍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聽讞。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鑰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有明時。凡腰玉者。橋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闔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即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開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傳將軍尙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爲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難疑。而傳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資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幾輔吏。禮宜如此。撫軍傲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方公於朝。方後爲遼東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賀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雞籠。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一種。在郴州。門人僕夫曾親見之。周祥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爲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爲狡童。潘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與推徐吳曹萬。深陽推彭馬史秋。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與許氏。深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秋包。孤甥廢廟。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鳥首之尸。乘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誠。爲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嶺嶠。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爲差。獻于葵。獻于葵。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湖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鱸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顏。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泰士贈錢鑿濤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鱉。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步列。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騫。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海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實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備強。至今始得能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衝壁誰憐。道車西市。緒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漫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誠舊標。淡水難離。竟渡。颶風。巖巖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種。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嶼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割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

計則恥辱狼藉。更爲死者。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等。投井死。婦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婦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獮獵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爲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師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流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郭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進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繩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闖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鑿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遠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遠以巨礮碎其舟。謬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離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士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了云。

馬子騰云。鶴鴉皆蝦蟆所化也。

尋灣知縣某。圖關聘之入。籠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至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邊江。三縣。

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州。泗州。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州。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庚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自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同馬爲第一班。在家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與拜之節。與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早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與安縣。再南三十里。臨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入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在東。余塘。全州界牌。分水。與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爲平樂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遜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爲僧。人獨呼爲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敗不可居。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照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寧府已爲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尙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鼓撫漢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遺艱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氈。奉紙位一。載而行。九鼓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鼓非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

子繁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蹕處也彭秋水收錄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壞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尙之信伐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虛齋起家孝廉爲徽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乎人意即有善政得舉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誦也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井井中出鹽築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晚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蘇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蓋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薄中民取煎之

雲南瑣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即其處斃石爲井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硃井水煎之皆硝鹽羅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塔與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煮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慈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鄖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章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鄖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

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鄖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瀘關西十里銅峪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山雒南盧氏水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南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水即此地而龍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徵爲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楊家助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沿河口爲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爲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洞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峒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溝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坡流入又經開略河四灘有開略河水從商州喬家坡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剗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嶺灘爲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爲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爲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爲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

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家灘瓦灘屹峒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塢皮脖子大桑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爲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沿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邱家山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即鹹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參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爲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圖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為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火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知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望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巖嘉其行為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理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為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聞

廣陽雜記 卷第二

肝衝中士見廟頹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謂止目其妻妾為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閣試主政釋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備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臥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鏡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究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妻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為余言蕩潯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

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頃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勸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管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未嘗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斷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還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性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乘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取田陸間問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

搜之于兩燈髮以免而置敵篋故轉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存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謀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向王之客為向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向王患之既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為余言之向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仲大義于天下取豈溥存存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聞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敵視家林與珠之功也與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買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得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樓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馮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娛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屢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致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在巍雲中非極晴明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羅鼎寺乃思大師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頂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

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與在肩側其足遂巡二分在外與平如衡無少欹仄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迥如藏錄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案及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澗澗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鶴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澗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糊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備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閣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闡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願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

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與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縛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紫九峰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于洞庭之西餘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煙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遮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師師登祝融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達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神闔闔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石壁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

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出交作。白晝晦冥。露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吳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衡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略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載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豐。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護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山衡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開。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埽。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護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益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野。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賄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遣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護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煥。改門樓為殿。楹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幼。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慈慕之悲。後為愚民所斧。今不可

五九

得見矣。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饒余園林茶一包。葷菜一瓶。則安切。音韻。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烏銜茶子。隨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葷土音坎。字音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蒸以器。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疑脫。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棹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恩惠。衰衰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章。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覽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而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擲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城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

廣陽雜記 卷第二

六一

參差矣。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獲髮留辨，解足，易男子裝，學刺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年餘矣。列肆于市，質人使人招之。蓬頭不來，蓋聞其為當道。寓中人客雜查，悉報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蓬髮，歸言其聲皆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固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涿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早至萍鄉縣三十里，至蘆鎮九十里，兌舟至宜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兌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蘆，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早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樟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邱橋而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放成，到江，正陽渡，白水湖，湖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水陽歷三挑，石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履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目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自南教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墜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約以咸南塘紀効新書為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察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照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綠，生于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龍，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龍，乃一黑睛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會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劇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據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尙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洋藤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異，洋藤斧，其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呼，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榻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蓮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隱蘭蕙卷十三，元胡廷輝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白雲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簡史二十一，太原所藏畫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册，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萬平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嘆。

隆安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種茅草，焚之成灰，以羅筍子下于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數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過閩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二兩，過閩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案，過閩加一萬二千一百五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兩。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兩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兩九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天下錢糧出進存貯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貯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啓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曆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曆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內。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程將軍為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贊人自江西為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贊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官山之。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贊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撓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頰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程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鎗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壕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凌。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啓辛酉。廢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植。初封宜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濬。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親年壽。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謬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為知。朱為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輻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圖。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口。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遂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嶠嶼。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非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松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茅屋不搆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腳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連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煙溼我衣。一路腳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問茅屋住山。煙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一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五。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六。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七。日日山窗夢不驚。牀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皆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

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扇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頗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人口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罰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州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從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之擊節。因誦李天生瀟湘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鎮鎗。三千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嶠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賈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閩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鬚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賈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飯依者甚眾。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寫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眾。跌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賈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芭。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叔少。能詩。賈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關。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界宋顏山。天無私警兵機息。統有專師成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習習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煙。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營閭萬切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罄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魏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曾見一鏡。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製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不知其為何物。

鄧子瑜。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其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上因修一統志。命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助。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困固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煥發。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子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造。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善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復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子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柏。宋徽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不疑以鐵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而塔焉

楊福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福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漢被爲第一上問漢被爲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爲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機閃之法上領之又問曰漢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漢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遂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寇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漢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聖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論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利國阿克薩城羅利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掠殆盡梭倫之怨爲天下最以羅利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利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利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漢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塞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塞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利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收則自外四十八族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能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导初羅利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路略諱方向耳見有人煙趨圍之數家聚其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勇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扁刀以進羅利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毬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折其鏗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唯類矣令三千五百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大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

酌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利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并侯之功亦不敘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斃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語之于上曰興珠因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使人且多寇有片雲起寇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寇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饒卿嘗有馬鬃子病癖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刺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檣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譴戍遼左仲翔在常德督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會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蟋蟀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尙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致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寺院在集賢峯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祥所議建者。後因朱晦庵張南軒二祠廢于方廣。郡人付風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寺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寔。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為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為澗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羣峯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巖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澗。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于澗。澗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澗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而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羅治之銀。凡水皆然。茲急澗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澗而為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澗。澗如蛛絲。重重澗澗。澗如一極大車輪。連轉于下。而澗諸嶺之水。抽為銀。系以下洩。不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詞。機杆。札札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系澗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路當平行處。皆良田。時引山泉以灌。既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雪。僧廚舉炊。不及而至。伐香為礎。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上封寺西一里。為湖南寺。其寺踞澗澗峯。有巨石峭壁。鑄大觀字。趙峴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待。余書。徧湖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就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植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

蹈于塔埭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整因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瀆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梳。無不遍背。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為識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臙脂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亦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焉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鶴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扯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以成句。而萋萋鶴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開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為新構王公新祠。昨為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頹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菴。又東為安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為泊舟所。祠廟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牲之獻。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手乎。

白龜者。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編想石臨大江。所謂巖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附云。惟此地可望日出。嘗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响嶼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响嶼峯。韓昌黎詩曰。响嶼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雅倒披。盤風泊。擊龍蟠。事嚴迹。幽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洟。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以為在响嶼。劉以為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祐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愈憲張學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園子生沈益。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滿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刻于此。余略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响嶼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松樹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幅。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巖起。和尙。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攝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巖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遂且不休。師召眾問曰。福嚴向多風否。眾曰。福嚴數千年。道。向若多風。何以安眾。巖公默然。率眾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與之者。巖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諸事交。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而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萬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竹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創。而子由之所記焉。篇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漢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新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俯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嶺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即天涯。無心遇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佳。佳處頭帶曉煙。行跡。身沾殘雪。臥兼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秘之殊。為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運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誠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耶。反不若酣寢于茅屋之下。為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物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亂仙降筆。稱為仙人李物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物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時無已。持煙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詩以其所書之紙。呈于首幅云。插髮頭髮。黑白眼晴。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為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為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猴。蟲旁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圖見此物于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泰邊九衛。闕。紫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麗。寒險要。即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故。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

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謂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子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井无時。不如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陵。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其門曰。自髮消窮。遠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于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嘉定寶山街。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向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碑于內地云。

文靈師出家于幼。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圮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買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其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年。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禮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遠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慈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靈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明之編按道神大編乃山陰周運學撰。運學生中葉不常。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其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取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日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于九日。奏女伎于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彼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傾忱有自製自行時幣。雙兩響小鏡。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馮山因緣不契。馮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馮此著大事記。宋晦菴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石。遷化已十四載矣。封蓋于室。向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高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眾。石濂疑信相參。乃趨于龕前。曰。若子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眾。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者。宿長者居。十四眾雲集。而啓龕焉。面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頸及頸上有小柱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徵司理。沈沈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闔。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闔。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逾年方得之。以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癢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真鑿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守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閣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飽菴跋文。亦適適。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版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眾。所村屯如竹園。明聲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帥征之。更議用上攻。上法。令祿洪羅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和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突入大營。祿洪伴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演將。商士傑所為。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城中諸紳。其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至。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也。未必非天。所以有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員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宰河。投見。那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渴劍也。允其請。遣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忘之。矧今日。兵無可運。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石。遷化已十四載矣。封蓋于室。向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高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眾。石濂疑信相參。乃趨于龕前。曰。若子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眾。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者。宿長者居。十四眾雲集。而啓龕焉。面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頸及頸上有小柱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徵司理。沈沈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闔。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闔。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逾年方得之。以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癢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

耶。遂整頓行時二月二十有五也。繼孟弟繼周郡人士諸隨侍口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願。歷深林大等。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誅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淨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宰寺候。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銜琴以入。明聲敬送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狀。再泣乞容。繼孟曰。余泄任後。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速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發。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說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即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真珠。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于壁。見督扁書飯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于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乘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歡服。及夏。案漢李君下車。悉其罪。遂之當寧。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殺仇。圍祿之旬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而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咸獲十八人。俱解之當寧。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衡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聲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費用問于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派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擊之肘。策徒發。遂聞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亦盡謀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備軍行。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悉伏狀。聞之大不擇。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遂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演姜君星夜遣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禁。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倭婦。守齋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于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懇之詞極懇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尤其撫而演南始獲寧謐云。

子森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觀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前曾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僞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

見于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磺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蘊也。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且賜姓拔以爲將。丰姿端整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盡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貨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于此。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幹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貨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即賜姓之母也。鄭鴻達。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達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達即剖孕婦。取胎爲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鄭鴻達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于博古圖中致之。鄭鴻達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達築半月城于其上。曰釣浦。後鴻達駐金門。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塔公牧游爲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爲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爲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塔公復任。始發喪。治墓廬。葬公于長沙府城南醴陵塔公爲之誌。復建祠。官像以祀之。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雁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改爲二聯。課之。

...

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總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水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水興北六十里。形如盤。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修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水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程占守郴州。終為衡州奉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程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首衡州。身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前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其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中馬斯良常致祭。改山為鳳皇山。

程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登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刀皆向上。層層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若足懸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踏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并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筮。連梯于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刀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踏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遠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禳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爲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神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啓其袖而敷放之。碧篋滿空。物遺之而不然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昔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養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袖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爲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最令饒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時。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蓋。字秋水。溧陽人。萬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敘功。藩司顏乃來。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

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爲行營兵曹。隨胡圖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爲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變府。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敘漢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斐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爲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廣陽雜記卷第三

偶與紫庭論詩。讀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皆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因奏廢功。朕每念及。時望于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

各賞給一月錢糧。開故官員火器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銀匹。其級四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削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級四。英御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旨撫順疏稱：宜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宜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翰等，比照宜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四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宜府站每馬八九十四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尙有瘦缺。今大同與宜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宜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宜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其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四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四匹。在案。今該撫既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宜府驛站添馬二十四匹，添為七十四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四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宜府支給可也。

兵部題旨撫順疏稱：宜化地方改為郡縣，尙有宜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糜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驛畫一，便于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宜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宜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兩，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拉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宜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領，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為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驛鴉二驛，支應勘牌糜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糜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其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武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子。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而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拼湊，或為圭形，或為駢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

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綦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義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遂且不疑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即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擊弁，弁本汪氏園亭，俗稱養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順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運，予友兄李虎文贊于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擊弁和敗客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凄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學，問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鑰，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密器，瑣瑣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撰撰林天箴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聽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演說平聲，什亦就便，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尙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豈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間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擊貢殺，孤，古故殺，句，狗殺殺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為羣獲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一入聲，以一收三，尙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贊，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殺字一門，收公勾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

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習。見封鋼。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妙。安得一切智人。出與于世。作大歸依。為我啓蒙發覆耶。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征。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為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介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屠儉名。游擊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一。一。俊之。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饋。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荈。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桿。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為。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瀟。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倚。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姜。子。牙。云。會。開。朱。亥。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揭。蛇。蚓。成。漿。以。箭。括。淨。之。其。鋒。之。銳。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聘。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髭。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其。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即。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醉。袖。殘。帙。提。壺。易。酒。盤。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技。門。誦。其。一。二。首。皆。冷。冷。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淡。漠。無。聞。也。

總。河。新。輔。疏。首。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汜。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于。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啓。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于。襄。陽。開。河。直。抵。瀘。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軼。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設。之。不。能。暢。人。聞。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啓。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蘆。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因。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上。一。三。

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給其等。給銀五兩。備兌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其穀種。備兌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備兌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備兌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敘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遇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閩四方之利。稅于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為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即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凄然。予嘗有時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儔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子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痾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隨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其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盤山語錄為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似似鑿空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命。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為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因爭未有已也。圖老曰。子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鍊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為董沖陽所感及响樓碑下云。古今人

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閱紫廷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饒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圖全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圖全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官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册多做關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巖。西為山。孫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為三里。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巖坎。盤錯有聲。第二幅為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為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潤而渡。東上為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為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為臥虎石。北為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為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為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為青柯坪而上。東折為茅茨。北折為藏經閣。復東為回心石。

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為鐵牛臺。北為胡孫愁車箱峽。抵紫雲峯。過此峯。石愈崎嶇。皆僂僂而折而行。第十一幅為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盤行。潛伏至仙人石。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為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瀘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蓋為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困。截嶺橫阻。而出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整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為中峯。頂經茅茨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為蓮花洞。為帝之別宮。石嶺下為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沒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墜。瀉下為飛瀑。

第十六幅為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為西峯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峯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為避名崖。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為雷神洞。避名崖。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窟。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為賀老避靜處。懸崖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畫全真屋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為博益相傳。為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鉤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家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

幅玉女峰。突附於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飛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為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隍。爐焚若注。清洛諸水流入于洞。洞與河合。東折注瀉關。倚華麓。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邵諸山。秦晉界限。于是乎分。第二十五幅為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柏猶在。今築城為衛。校唐稍隘。五風樓前。為豐亭。左右為坊。坊門四角為臺。為樓。入樞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池。為橋。為臺。臺上為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略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為址。第三十四幅太華雲圖。

帝座處。秋月為址。第三十四幅太華雲圖。

觀庭一作本。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珍奇。而水土大惡。外鄉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乘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麵。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為此言也。

因憶往事于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為人道者也。余當時已見及于

此。既而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投崖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至捨身崖。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崖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魏略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崖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醒則仆于其家庭。中云朝邑。同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身崖在華陰之南。華陰之南。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誣。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偏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真字。證有馬真。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與復自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自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為瀟嶺。西為雙嶺。又南則維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為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陰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謬。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子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崖。卒于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子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士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幸未奉。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云。

圖騰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投。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鍼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口。于崇禎末為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綏寇紀略。

殿公極言覺羅華大之賢。華大一名朱克。號松崖。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潭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為松崖講論語。松崖從此讀義理。有志於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墓前不修。問知別山為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囊中金。并毀金銀酒器。其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人。為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并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為質。慕義無窮。松崖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肅如也。

僧潭融者。曾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嘗師亡後。遂披剃為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為籠。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為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庵後循梯以登。籠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籠縱目遠眺。心神為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遭之立碎。未人以形家言。擊碎其唇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為樓三楹。亦在懸崖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擊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鑄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崖。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負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為侍郎峽。石崖下有

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滿陽山令時台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程江水自東來流入永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永水其地出煤炭買船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祀融峰齊理或然也自瓦窰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旋覆處為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于軸端外巨于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幅紐藤為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為方筭置之兩幅之間以為齒以水之高下為低昂沒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竅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筭而行而輪動水只知帶筭而流也而不知筭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筭之上也而不知後筭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筭而動也而不知筭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為槽橫于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視分灌田間名曰筒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為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謠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祠祀柳毅俗傳教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竦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幾幾許
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士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為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橋井觀為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泔澤無皺皮天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橋井在庭中整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家有祀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為世界升降之機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庵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為弟子者
蘇仙山上為靜思宮中為中觀下為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崖垂垂欲落鑄沈香石三字云蘇耽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鴉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萼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僅僕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瓊瑤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為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奮威取寶寧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始食百不失一也

河功為古今取奇之二竅一往語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為能于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為水沃則不得炸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為汁矣取錫雖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輕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為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為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郴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齒牙齟齬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為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空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劉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和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為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莊莊也逍遙游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附以馬蹏莊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備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茲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郴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

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為書雖依奇佚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官解祠見漢郊時志庸子乃掌塗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豈乃儀豈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攷工記梓人為斲文數目順脰肩即順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迴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為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斑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不食終日糞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于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鴨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恃明悟必假器以爲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瓶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爲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爲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測天之形兩極不動亦道中分界而爲二此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日一周于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容也于是章部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爲一大算子耳

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創畫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風氣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機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籜初篔簹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昔開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等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情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曆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淫類之聞田廬沒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鄰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渦河中已已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漂沒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鑄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饑風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瘰癧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格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研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格記室引調首云宋徽宗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元朝末年官食吏汚因崇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間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斷發錢論斷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日好口窩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爲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爲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戒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說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敬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飲之說矣非始於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作一木牌頭四十里來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窰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尊人履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尙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稱歸也吳三桂迎入坐堂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須長過膝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努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曆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奔遂殺之百姓初不知之知也且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類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

鳴八聲鐘之前有草駝天符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
漏子想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
未經師授曾于曉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訣然于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
矣

坦然善醫涵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棲名岳有魏貪生
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乘大寧乘河套乘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
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化
思結好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爲予難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子曰
然邵堯夫已見及于此矣客有問國祚于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
禍與懷感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婦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即買香以供佛年十八
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于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
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首信斷絕
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可入一逕可出百
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菴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爲盜于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衆于黎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盧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爲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
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嘗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師有省自此
深好外典爲人直道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
于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爲黃山第二代教授師嘗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
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尙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目參禪爲大悟門等韻爲小悟
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尙尤爲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在
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經籍無留難者遂爲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
傳法南來五臺韻恩和尚甚器重之桂王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于南岳以終老焉盧
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則余至其喜子

子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韻必設設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
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荷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
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樹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于康甲夫家爲余唱
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
畢矣

余昔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爲余言其梗槩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庵
爲友姓庵精音律而于等韻未有傳授構李陳嘯菴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
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盧大師言彼縣人陳五益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懃拈吟于南岳死已久矣盧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
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憫
憫人有一雙眼正能惻愍中視天地數一木身理無爲一山數里岩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爲造物之
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眼發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袖力
弱還存杖投杖于水不能止袖亦隨身墮樹底森森荒冽險遂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
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淵冰腹泉生齒祇畏生勇忿還于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
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殘紅子口心亦覺適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漫煙四起
聲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瀾瀾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爲
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怨尤攝盡收盡明快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
流不知煙去處振柝拂杖到谷口見離蓬橋如逢叟杖亦逸袖知寒還坐石頭看林樹他家童子遠道回
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爲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類類我行其間曾保保言晴未已
山真晴五峰擁出太陽精沾衣烟襟燭燭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
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廣浸浸杖得東指到子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變變又似西山道
西山道窈窕一作從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髮依然白懸
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遺赤帝駕言馳驟一本我是俗下頑魯
質獨趨橋上看波激前此橋跨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傑傑
雪苦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尙有數十首俱瓊瑋可
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盧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本一角以竹爲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筭叫子以吞吐爲高下其聲悠揚悲
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崎嶇崎古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願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聖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其處前方遜一會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峰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庚申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雙峰寺巡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

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距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身出外想見

通州漫更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為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

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為水往也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

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開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復見其儒雅詢知其為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淡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

管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畫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疑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于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

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口氏之事壞于易明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勝功構竹屋于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光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光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敘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于內後由階州入川求

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物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誠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于寧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為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為時出吾徒亦何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亦舟以優賜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歌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為橫公為庚東為登通為修之類

又皆作北音收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筆之惡讓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子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鵬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歷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西昭

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書二十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為我覓書人數十輩存半年糧以成此

書書成走下江請政于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業口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為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

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嗣曰吾即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嗣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

紙乃細審其死之時日并諸未竟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

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

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為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其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儘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

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其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

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據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翁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廷者字石楠善

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為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入又非余所敢願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蛤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乘燭入數

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屈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窾

透天空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竟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

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衍宏敞遠勝包山之林屋而世人向多未知孔當後為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增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

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慕賊以竊者乃面

失之于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諸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嘗更過清溪以訪之。胡案謂石城湖者乃劉淵源非劉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為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溼。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為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元聞。劉渤字巨漢。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譌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為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千峰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祖磨鏡臺焉。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鶴湖之水出焉。故曰鶴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者德之所駐錫。四方者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常住。衣食不外求矣。漸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果。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濡墨而速。

之。不以手極奇。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做朱子綱目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聞見疎陋。而體例尙有可觀。秦儉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子騰言流客木雅客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擗盤船。可藏巾筒。有急欲渡。即湊合而成。羅梳云。今其人尙在。嘗為木牛流馬。人以爲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為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唇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面無直送。橫轉為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聲。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阿啞嗚午之五音。為韻父。然午即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為喉之喉開之開。阿為喉之開。嗚為喉之合。齒合之開。嗚為喉之合。齒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追出○字。為○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為阿之轉音。從嗚字想出○音。而見之于齒之○思茲。雌○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為烏之送音。而○于田字為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為韻。分配○阿啞烏。則為慈觀英翁。此四音為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為韻。分配以○阿啞烏。則為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癩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為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啓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燕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嘴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邊。

李默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事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祕要也。

臨川為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于此。李默老言。寧都下有醉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輿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為輪。而湖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為類一十。曰表。曰裏。

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曰鬱曰腐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為目錄一卷。傷寒篇與堂祖師節庵六書集之為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為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為百則分為九門。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瘧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為凡例一卷。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寒位。曰垣。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為一卷。而垣聽為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慈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肅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慈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了。他跟着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為西域中雄傑。無奈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慈頓為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為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慈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為人所擒宜矣。子騰尚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為河漢也。偶閱戎政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子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子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夜夢同一人攜儲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影隨刻。頃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子與儲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嗚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此何祥耶。按龍乾象也。馬地。問涵齋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兌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壁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俊鄂英靈不可當。蓋俊鄂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馬三五百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涼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子騰言四川多拔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趨避。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

死矣。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于河以蘸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縱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殺字。呼木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殺白孤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廷好讀管子。以為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於管氏者也。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肅提督孫密題夷情。奉旨。慈頓等屢諭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襲慈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時。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廷吟其舊句云。燕安階泥濘。花遲檻露溫。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即遲速之遲。不如此解。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阜角子數枚。必有傳也。紫廷偶述與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悅。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與府乃彭樹虛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可轉側。嗽益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為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脈為病也。須用鹿角膠或鹿茸即愈。從紫廷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瀉血雨。其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蜈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銀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為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琅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子隆。武時為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琅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瀘關。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為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質于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

方法求之可得也。紫庭家藏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甚難。流覽亦苦。紫庭欲改爲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子。子爲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庭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賊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爲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聖于許州五女墳。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廈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奪。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帛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

風時出海以取廈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爲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俚其尸。尸用柔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剛之人。見其眼胞腫脹不已。賴玉爲泉州提督。標人所傳。遷海之策。施煥復言之始行。

向開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爲一書。以川水爲經。支水爲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爲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爲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也。張一絃于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爲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爲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庭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荆州。江甯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于漢中。荆州各設駐防。誠爲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屬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爲子騰定一方。以斂肺立嗽爲主。用母乳。桑皮。沙參。杏仁。訶子。薄荷。肉桂。沈香。白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于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爲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

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爲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于此事中。絕類離羣之聖。而于岱宗西華南岳。皆題留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爲浣花老人所不敢爲耶。紫老亦頗見及于此。故于泰華諸題。皆無題味。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員悟勤洪。覺範皆晉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興復未幾也。長沙北門外。有開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庭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爲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爲何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雪嶽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與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爲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訟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費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費做工。今北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堤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壅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澗之水。西來。冲刷汙塞。方爲永久之計。然去瀏澗稍遠。且多閘阜。隔閘。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湖廣先業。師有云。長沙四臨湘。江。若無泊地。舟車不便。惟軍子北門開新河一

地。舟車不便。惟軍子北門開新河一。地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爲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廣泉劉氏。積問爲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啓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亦有論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低一字。爲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疑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類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爲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爲王顯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園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鼓鼓之外。加以銅鑼。其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頗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稍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煙亮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崗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往買。為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偽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途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為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為恥。尤不能為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

延齡有婢。其父于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暖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大人入都。復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有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滅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為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為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問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備。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册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制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昆季。

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而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為我行。曉即請往。從問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賊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滇南。馬寶

守風水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為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水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水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鼻傑。不肯為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偽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能官疏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惟王明逃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末。可盡二錢。能卻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并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煨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且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且。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賸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且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藥以治之也。猶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雞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折壽云。猶人背負藥籠。出到刀藥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為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為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守風水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為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水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水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鼻傑。不肯為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偽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能官疏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惟王明逃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末。可盡二錢。能卻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并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煨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且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且。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賸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且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藥以治之也。猶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雞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折壽云。猶人背負藥籠。出到刀藥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為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為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城環處。皆有砲臺。

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何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山淡水徑至赤崁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福齋又云。向在反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耶。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鐺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

舟過中湘石頂。洪涵齋立鶴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澧山在寧鄉。德山澧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為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妓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悉其後母某。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且舟中。有龍於且。且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飛虹卜皆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最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遠。

楊督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漢。與陳秀曾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

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管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謹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福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鷄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誰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掛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眾。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開為暴于鄉。不容于閭閻。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燬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抽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樛。亦曰條。唐本草曰。薑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縷。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齒。故名。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云甚良也。爾雅有檮。音廢。郭璞云。檮。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吳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紙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檮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閒有木焉。其名為檮。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枳。柚。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開堂中。就榔墜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墜官圖一紙。墜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閣。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閣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令該閣官就近兼管。新建閣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閣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竹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備如也。今又口衡山。于其十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壽奏第四疏。謹陳。瀘關收糶米糧。請救鄰省督撫勸籌。招商販抵。賑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瀘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量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勸庫銀十萬兩。招股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瀘關糶買。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可也。旨依議。

紫廷家廢書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壽。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准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工部題請昭陵寢殿。傾請重建。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備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解米。運至觀音堂。交督接運。兩省官員于瀘關蒲州等處。公同解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移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瀘關。並督省貯米之蒲州。梁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良林鎮。初築堤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州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統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頗未向究。悉于地志暨實錄中致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戶。踞臨江邊。如二龍虎。隔江耽耽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閩閣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柵。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為予言之。而吳游亦竹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煒燄。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其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森有頴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頴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與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森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許處。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揚素書。一塵開。精邱。樣。子。殊。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聖。風。轉。大。笑。攜。鏡。照。暗。衙。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游。哉。人。生。其。許。生。悲。仰。何。用。圓。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關。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撞。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鏡。無。年。月。蕭。歌。而。今。子。晉。室。六。

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砥。柱。浪。鼓。漁。翁。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邨。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嶺。傾。耳。而。聽。皆。鬼。啼。也。見。此。如。曙。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龍首驢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開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子入內診之。子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桑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鄉。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作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句數矣。子宜急歸。恐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少虛耳。雖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摩目，看其欲啖，蓋目眩暈，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子勿食何也？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廚桌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造一室，以榜蟹數斤，生搗，備數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剛，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啓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胤，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前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露千門亂搗衣。桃酒棗糕香野店，蟹螯蝦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龍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曰：暮鴉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寒。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曰：手携神箭自轉環，目擊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下勳名髮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草句，別後難蟲取次刪。四曰：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爛醉，明初幼穉四。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醜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運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曰：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胤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蘇。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箭，石淡黃色，而筆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

撫提鎮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疑為一冊，辭皆倭儻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會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遂巡歸，後以假銀事敗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莫不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中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演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益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子，其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恐計此時當直揭黃龍而蒲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說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裔，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閤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陀餘味今安在，蓮袖遺香孰可留。凄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店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耕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于港內，門城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鳳。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爲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廷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開。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開。斷斷乎有。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或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或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或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崇禎天啓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特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幸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家于臨安。美而黠。士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彩雲。明聲死。小普嗣剛復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十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龍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伺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龍過前沙。定洲生子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歸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闕帶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我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輔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即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謂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勸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孟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倏忽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忿忿。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黃兄亦將食。黃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侍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盤。盤中菜飯。孟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舉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汝亦不貸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幣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開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時時矣。

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嗒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鶴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一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道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資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道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軍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皆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歸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

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貨。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遂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衆人。為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苦怨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而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廣厥。暴死為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棟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日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為之移。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為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叫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逢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下肆垂帘新雨霽。酒醒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鄧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于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北廂下有槽檣。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工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留。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紙戲愚北。信有

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插天。大孤山向縹緲雲外也。

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曆時宦官李道舉設關榷稅于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坳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髣髴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刹。為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為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即募人。葺草除礫。築地為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禱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為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為庵一。顏曰湖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為公禱栖處。而絕壁而開。東廡。旁一小廈。為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為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鶴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飢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燻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磁砂少許。遇暑熱。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斬州道士。狀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即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亥秋。于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為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為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為費舉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場。女館重興之。不曉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其皆為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導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矣。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闢邪堅固者非耶。洞庭極香。同本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于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為證。夫邱為荆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嗟乎。

少暇。為彼攷之。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盤。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即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鑿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迥別。俗以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禪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致。而味味至此哉。蓋文禪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為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為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為多不法。知必為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為也。即平矣。先生之誠。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葦芡。瀾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鏡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迪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為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遠出其東。湖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為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為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俗曰它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潛沓數重。環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于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

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鄧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與向。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子胥謂鄧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鄧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峽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嶠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子意黃鶴樓即黃鶴磯。後人訛鶴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禱事。一經崔考功題。而肯綮開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

鄧道元曰。黃鶴山林潤甚美。誰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鶴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鶴灣。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壘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鄧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鶴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鄧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像。亭曰仙峯。鄧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卮疑。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據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高山佳處。即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靈。乃世之號爲儒者。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異。樓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剎。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爲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濼濼。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

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衆列坐兩廡。二級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蓮子寶樹。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觀飲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祖白鹽。余不知祖爲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祖。梓鍾也。昔祖。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祖。如其數者爲重祖也。

鄧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旋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蹟。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字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彙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嘗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願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鄧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鄧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與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子既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子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他家。

廣陽雜記 卷第四

寶與子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為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從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僧之手。乃此文章巨公之名。以世之賢。人家子弟。輒奉以為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語。輒搖手閉目。以為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蕪穢瓦礫。填塞心胸。半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致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誤亦復不少。予令宗夏從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類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為續竹書紀年之草。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為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闕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讖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為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萬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為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邪。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所通之。是為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筵。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關風鎮。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簖。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鑿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鐘大別。依稀如隔塵世。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煥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壅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為魚鼈。不可守也。魯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北楹。皆鑿石為之。後有延慶祖師塔。豈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巖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隄以金隄。自鹽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翔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昔者張浩庵以舌銜銀。而知銀色之高。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為御路口。江洲載蘆荻。率于此泊。捆入江陵焉。

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而上也。四絕名壑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北。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刹。一金粟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隄。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平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誣為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譚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意奇方。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竹宿之能詩者。無不識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隄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閘。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竹井一口。瓶砌周級。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敵火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然帶其側。殘荷敗葉。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為前藩司李

公所重建欄橋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時夫渠。春夏間乾坤結。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踏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蓋其概石崩圮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矣。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致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鄧道元曰。江陵城西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南。注于龍城。古天井水也。城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毀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章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祿。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士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破封建而為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為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為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或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鄧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鷲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向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為誇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為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為沈吟感歎者久之。

子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掣綱領。批隙道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近人文字。日中所見者。惟燕峯陸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昔推躬為第一。非若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浦齊官大人託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國士司金劍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滋。城守副將侯奇

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校。監候處決。查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既齊革職。投旨後更命部議。衛既齊擬斬。奉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于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為也。

汪某叔。徽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玉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理。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嘗貯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繪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復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令號。崑邑之新濠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濱。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濠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被推為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為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識。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為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

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調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于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于募撫軍暨縣令。皆出賃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關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為。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橋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繁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南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貧貧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蠅蟻于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

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于地。胡爲乎說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于草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蟻蝓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鑑于人。不若鑑于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蹟。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選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亦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願死于水中。一死于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囚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格。已披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吞者然。下築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瓶。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釋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維生也。

鄰初又言秦亦仙有異相。性奇淫。乘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咸能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迫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爲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集。共議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爲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虛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聲籟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諸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蒙矣。然以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諸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查刪之。附于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

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唇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爲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爲字也。如丁也爲地。丁可爲何是也。翻切爲震且之法。顏之推以爲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

近日顧炎武以爲左傳之鞠窮爲弓。句瀆爲殺。已足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諸本聲諸四聲諸翻聲諸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爲孺帝諱。改隆慮爲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語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世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爲精當。昔人之丁頗實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册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桌不從自得聲。從剛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樂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矣。梓

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移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網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珠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惟翻切雖不編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開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森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淵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收聲之密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勳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慎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其非。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

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實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末皆寓口。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況三合以上乎。

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末皆寓口。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況三合以上乎。

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末皆寓口。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況三合以上乎。

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末皆寓口。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況三合以上乎。

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雜話小西天梵書皆未究心其所為聲韻者特從且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割鑿使查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陳青來執費于予問為學之方予言為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為第一義次則于古今典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若寒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筯執筆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糶米而東軸輻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費為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為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為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贊語標云題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題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子部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溟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禡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溟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溟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曾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啓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漢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積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載當必不謬耳元明言其尋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政主

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尚不止此也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盡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闔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部族人詢之果然即贊玉之父予部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部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擊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因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觀光為江寧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聞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坤五對漳浦索賞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益陳臥子集為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煥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人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即位于福州召公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逝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廈門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歷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陰一子中

齊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齊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齊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溥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宜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壘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為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千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為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為常家貨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

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間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瑣瑣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為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莫莫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橋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儀車渠為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為末。以烏菱角殼煎膏為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為勝之。

張東昇有鹽城人韓燾。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語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險巖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會鴻闖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會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僕素無異。塞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官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于闖。儀山能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為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州縣官以其能任。甚意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為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獲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鶴首崖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矣。既脫籍為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鱗整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伊在言黃西爽嘗為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其因問。避命裝裱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向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為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竟為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為予言天元歷理一書。嗤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于朱姓卷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幾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于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弟姊妹之服。以儀禮為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庶母。庶子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庶子于祖母上。是別庶祖于祖母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母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為之解頤。西漢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為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漢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為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偽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其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揚平生未一二見也。偽菴老人書。

西漢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惜書第一。子家藏宋搨寶晉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為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槁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漢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漢以為似藏真。則余言深以為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向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壘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若翁時處。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龍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庵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樸大。一為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兒藥令偽賞之極。謹各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產輝敬誌。

西漢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案。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有刻則藏西漢家。西漢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冊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許徵其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兔林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徵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徵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及。非過鐵而何。徵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殿無驕好樹田。又云。若老盡參新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駝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酌滋。梁溪人。與其弟恆修。嘉猷。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周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酌滋躬自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嶺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酌滋遂以闈齋為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為宗旨。主靜存養。為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宵就之間。學稼躬亦與偕焉。酌滋為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暑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酌滋適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酌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為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酌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闡然自修。且能捐重貨。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恐借。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督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為之。上天下小。如梳篦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癡症。從者亦莫能與。湖南人多此症。病癡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菜。食非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產象。以象為陳。善火攻。交趾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為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子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偶同紫庭。致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子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嶺山有銅處。銅精蒸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嶺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為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宜州。梓州。宜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巖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

也。宗奭曰。其符符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册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不已。為青為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百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會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鐵。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偽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瞎。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子。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則子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口。目睛爆碎。始悔不用子言。而猶賴子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礪沙砥石等分。為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鏡。上以瓷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鍊。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會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嶺。昔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會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會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處。年古即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榜。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為真。造化指南云。會青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為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為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嶺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為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即取鐵法也。

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在南海中。昔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會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其者不易得也。

石膽。即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密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為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為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為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

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級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向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冰州與灤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僞湘鄉曰。上湖。湘潭曰中湖。湘陰曰下湖。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費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管轄修防挑浚催費。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皆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

沛縣改隸山東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運黃河徒至境內。糧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為大名縣管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滑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為修武縣管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管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清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與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開疏通一切清漕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與泰如通并范公堤申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皋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闊。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皋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與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已成分管。已歷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髮盡猶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撫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擁縛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剿。請為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浦二邑。關係岳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覓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名。備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衛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候聞此信。推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

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偽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猶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攔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剋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誠。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舞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併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欄內。施放鎗炮。矢石水陸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過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炮。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欄。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據岸。臣知其奉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揚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鎗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為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狂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鎗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偽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殺死。從止三人。十八日偽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偽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偽周時教授諸世子。

廣陽雜記 卷第五

關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崇龍山出家。四川獄囚黃金玉。安會之亂。執兵扞賊。守固圍而不去。程象。字抑若。號樵野。黃山人。家繁昌。有義溪外譜。尤悔庵爲之序。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爲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庸。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九。皆此二家所製。周賈中士。陳主外夷。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爲道士。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情。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巖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偉之大而可致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孤樹真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於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願假口以問之。爲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閩閩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蘆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同塚。噓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鎮副使蔣昇率漢士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剽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

廣陽雜記 卷第五

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固保不致。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
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
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佛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佛者。
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與輿地記。烏程縣境有顯項家。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顯項家。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
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顯項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家在此。古今傳流
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
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因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
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
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隔蜀
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偽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僉總兵。割并以僞
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
李登周順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
韻為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為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
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實似道為宜撫時。請為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
略以利而退其師。又見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搗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
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
定。口口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
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
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高巖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輪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章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慶黃麻間。暢
春謂天章雖小鎮。而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
械。積糧糈。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
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
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

賊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為疑兵。賊復
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難退而必來。新數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諄諄如家人。暢春
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者洒矣。又隴年丁丑正月。勦賊十餘萬。漫入至桂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
之。賊更從旌羊嶺。擄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
往。遇賊于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
擊。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眺太湖。守備趙
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為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尚書楊
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
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蒙遺墨。
凍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彥王。銜唐
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獎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
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
宰。為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
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積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
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向。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及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讀倫甚矣。案黃帝二
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祁酉己。滕威任。荀偕。結。姬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
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
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禮弓。古者墓而不墳。是耶。鄭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
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
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
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
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說。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
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鷓夷以終。乃知

...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賜夷者，子胥之潛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賜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隨後人于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倖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應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宜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尚有餘隄，城郭亦始于鯀。鯀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鯀。而禹禹宗鯀，鯀誠有可郊之理。天王天息攷，天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宜經，經出雪峯存義巖頭全。其雪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器收龍潭系于天息之下。雪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說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稱嘗疑之。雪峯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頌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容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日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轉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雪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口說，亦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

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為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為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為蘇州。

邪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阜，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為駝，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駝字從毛，乃今之斜駝。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遠者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乘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恆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接于初度兮，肇錫子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生之時，日尚未離初度也。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海舶上司羅簿者曰：影長一畫，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置燈，影長晝夜視之，較之以漏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影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檣，檣亦折，遂斫去其桅，劃斷蓬索，舟中惟本錠四具，以纜沈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故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為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船，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替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僞地師為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地人也。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慈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道宿于土窟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瘰癧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圖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即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竊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為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末。顯聖證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明注。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誄撰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尉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家法系。除徑山泉。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峯燈史八卷。輯三峯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峯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揚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棟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儉。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

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太狹矣。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魏斯趙韓韓度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勸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顏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壽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為陽溝矣。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唐。聞有書唐棣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口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故。

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助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饋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官領趙松雪與人束云輒有素綱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餉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陳昭職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卷冒自刃卷音團又音思亦作索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卷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卷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弩字者

向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慈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

鮮叶而南都慈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韻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家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曉曉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

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阜同而讀作去聲如隸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

造紙曰鈔紙用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盤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麵張蓋曰

打撒屬文起草曰打稟稟賜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稟殿以杖擊也律有闕殿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諱曰殿帳之為言張也一日轉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

也賁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稟正正也音與雅同詩大正小正用此字今借為布段之正音匹者分別事辭也俚此个為者个是也

今以僂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為尊以貶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遷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咸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

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傳尚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于義

敬歷之敬即揚字古通用今人僂人居官曰久中外屢踐者曰敬歷即齊歷試諸職之意乃見有讀敬作劇或寫敬作劇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善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書作辨六書正諱曰從竹從辨辨古巫字巫主籙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彭非虎非熊後漢崔駰遂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熊非龍為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熊羆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

今以學作學宮其字于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頌宮半者象玉之瑣也是費當為瑣字書雖收費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詩召南于嗟乎麟矣宋戴氏鼠璞曰麟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麟從虞人之賦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口口賦滄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府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鄼生躡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峻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獨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偽父之異

周賓所諱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傳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制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目睚也兆灼龜也二者書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倒為朕兆於古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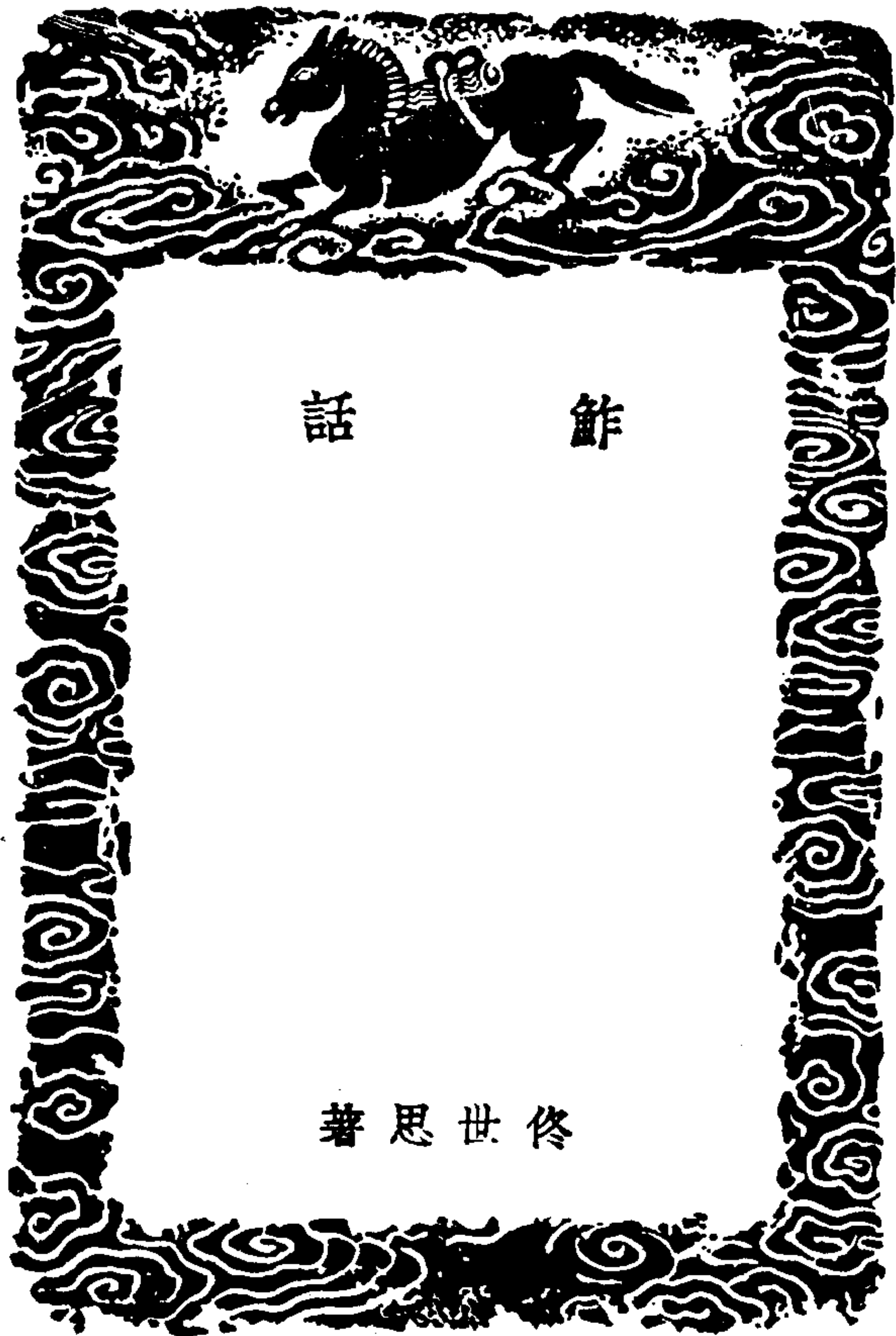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備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諱矣

廣陽雜記跋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別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別本多十之四
別本二三兩卷合為一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別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別本五兩卷合為三卷
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為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堯香丈咸豐庚申大之矣此本乃趙搗叔所貽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掇拾疑難一卷疑門人誤屏入者則刪之付之剗削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序

家弟偉夫。筮仕恩平。去家七千里。音書間阻。至終歲不得一達。長枕大被。寧復容易乎。乙丑春。表叔眉山學士出撫粵西。招予同行。歸過恩平。聚首意外。恩平以彈丸黑子。奇測異敏。不可名狀。世傳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將近之。相對惆悵。不覺兩旬。人面則共驚蒼老。官方實無可砥礪。海天歲暮。雨雪載途。余與偉夫。徒增一番慟哭。作別。但悔此行之多事也。茲抵皖南。竹深健戶。豈不爾思。情何能已。因念人世所不應有者。隨筆記之。得若干事。誠可悲可笑矣。時同韓子第七。李子文海。管子仲。遂飲白酒。啖鮓鮓。昔陶母卻鮓。而恩平無鮓。可以奉親。偉夫一官冰冷。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鮓話耳。修世思儼若自識。



鮓話序

鮓話

恩平即古恩州。古人遷謫地也。
恩平屬肇慶。自肇慶南行。陸路三日可到。不能計途程。但終日在黃茅白草中。行人裹飯。須足供三日。飢則啖之。渴則飲澗水。夜則宿風露下。沿途無居人。道路無行旅。羊腸不為草沒者如綫。特不煩指南車耳。陸路艱於往來。行人多舟行。舟行不抵三水縣十里。便由私鹽客入裏海。由九江甘竹豬頭山始離裏海。進江門。達新會縣。江門以西。一路小港。寬闊丈許。須候潮來乃可行。潮退則膠舟泥草間矣。過新會復行裏海。至下廟蜈蚣山。始入河。與新會小港同。亦不能計途程。大約所往之地。到則已矣。不得已以日計之。予自肇慶抵恩平。時值初冬。東北風大作。飽颿疾如箭。無頃刻停。尚須四日兩夜。約略始八九百里也。裏海之水有進退。無上下。粵東無水不相通。有港皆通。海潮來則諸湖競進。搏激而成澎湃之勢。不相下也。潮去則各湖競退。潮水一退。勢若建瓴。一路忽逆流。忽順流。一日而再變。詢其長年。亦茫然無以應。長年終身此水中。此來則此逆而彼順。再者則曩之逆者順順者逆矣。肇慶城下水自粵西來。浩渺如揚子江。已滔滔直抵虎頭門矣。私鹽客以南高明縣水大亦如之。豬頭山下。已洋洋無涯岸矣。過新會而長沙鎮。水又與高明縣水同。水哉水哉。一章萬頃。不知身在何處。家在何處也。

鮓話

清 遼陽修世思儼若著

繡花絨王與者李定國餘黨也。本朝定鼎。與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催科之法。止於扑責。與則殺縛橫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纔四千金。人丁除缺。纔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梃。今刀兮之下也。大兵勦與。與闔室焚死。鳳凰山。

恩平開於陽江新會間。予未到陽江。而往返於新會。新會田藉海潮灌漑。潮退則由地中行。潮起溢地上。者纔尺許。不多為盈縮也。所以不事桔槔。不憂旱潦。平疇如掌。一望萬頃。如鋪錦。西行百里。稻盡而沙草無邊。人踪跡少。使入恩平界矣。

古人教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予抵老君堂。去恩平陸路六十里。水路倍之。偶與李子。乘十岸行。望西北有古城一區。為誦此章三過。不覺淚墮。

恩平城周圍纔六百四十步。計步弓三百二十步。門凡四。以亂石收草塞其西北二。山在城北者石神。城南者鳳凰。其在城西者大人。西北者君子。深林密箐。險惡倍於石神鳳凰。兩山嘉名。錫自何代。殊不稱實耳。

縣治內有溫泉二。土人有知之者。近沒於草。皆不可到。石神山去城北三里許。遺礎屋基。直接石神山下。相傳昔日人烟叢集。商賈輻輳。今尙存破石樓一間。蓋王興餘燼也。

縣署無頭門二門。勉強向敗。牆下設門一合。以蔽道路往來者。無大堂。有牆三面。橫以竹。覆以草。無棟。門柱前令設木屏。高五尺。闊二尺。有五。以別內外。偉夫孟浪。撤而易以門。再入步計步弓四步。即令君妻下榻處也。

學宮在縣署西。久為瓦礫場。南門城下有三忠祠。以草覆竹。與縣堂埒。先師木主寄焉。偉夫減縮衣食。就近基建聖殿三間。及兩廡。二門。櫺星門。又鑿地以存泮池之意。別來兩月。當奉先師歸廟矣。

廣文年已七十。住草廬兩間。不戒於火。近日攜孫子還鄉矣。士子無城居者。來則跣足。騎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著履而後入。每來謁偉夫。必與飲食。無一人知進退周旋之節者。偉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親見偉夫以白面微髭之知縣。教白頭諸生拜揖酬酢。始終不成禮而罷焉。

城設千總一員。督兵二十。合兵民胥隸而計之。通城不過二百人。居民草屋。高不過眉睫。雜豚犬臥草中。登城望之。止有新建先師瓦殿。與縣署中瓦屋三間。堂皇相映耳。

縣署中瓦屋。建自前令。偉夫燕居飲食於此。牆外蒼翠鬱鬱。鳩鳩向人。予始以為竹。既以為葭。皆非也。實茅草耳。偶夫索予聯。予書其壁曰。此間不必花名。縣舉竟如何。虎渡河。

縣無志。近日通志之役。上司索志不可得。諸生某藏舊誌一冊。珍重不示人。就其家鈔之。必索謝。偉夫以二金得二部。一付志館。一留箇中。太守又更索一部。偉夫以箇中者應之。予到恩平。亟欲一觀。又費偉夫一金。得一部。僅百餘頁。屠沽會計冊子耳。殊深好事之悔。

百姓納糧。從不到縣。雖以便民之術。百計誘之。終不來。開徵則遣一隸一隸夫。隸夫。銀匠也。就欠戶之家求之。或於虛上相值。必卑詞厚禮哀懇之。喜則予以什一。否則羣起爭撻。或潛投壘藥飲食中。待藥發身死。捕之急則逃往他邑。無室家顧瞻也。

北地趕集。此地趁虛。每虛相期月之一六日。聚四鄉之人於南門河上。啖牛肉。飲酒。頭。繼繼稻穀而已。邑中書手多南海人。此外阜隸公人。無一人未嘗為盜者。即嘍囉小豎。纔不過十許歲。亦必是盜子盜孫。非解散之盜。不入公門。若相戒然。此係大隱憂時和年豐。歲歲大有。僅博得此輩一嘲謔耳。

偉夫聽訟。庭鞠之下。土人作鄉語。彼此不得了。偉夫久於此間。或搗磨萬一。土人卻絕不省官長話。一堂之上。重譯而後曉。若阜隸行杖。必白官曰。諒責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超知縣公出。胥役郊送。書手版曰。稟讓。語言文字之妙。真無間然矣。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亂繩縛雲板於下。此偉夫升堂號召胥吏之具也。夜間一老人身不滿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更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從來無倫序。但隨其與會耳。聞偉夫曩者怒命易之。詢通邑無可代者。因仍之。

近城百里無人跡。園城皆草。偉夫立城上。懼其藏虎豹。取火榔城下。途至燎原。四五日不熄。絕無民間廬舍之虞。夜起望石神山野燒。一大觀也。土地神不塑像。亦無廟。取地上石塊。覆破甕下。

石神山祠在山之西。前人駕屋於斷崖上。土人亦但向斷崖下拜。兵火後。併數椽而無之。有傳石神山祈子屢應者。予念偉夫年將三十。尚無子。乃扶筇登山。於荆棘中得舊碑一片。亦備載土人祈子屢應狀。因勸偉夫新其祠。偉夫謝不能。力強始就。計費三金。予濟其半。

偉夫近日留心家畜。以豈有此理。草草及自家意思。自家知等語。鑄印。皆極古雅。想見官有餘閒。庶幾作吏不俗。通城無三尺許平淨地。處處皆瓦礫。生野葛。結於上。予與繁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膝下過。

偉夫洩任之初。城中無犬。犬有大如拳者。便烹食之。居民種菜。家止一株。土培瓦罐中。需次而食。先甲之老者。以待嫩者之老。地煖冬不凋。予謂恩平菜是木本。殆將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

土人號火酒曰酒頭。飲二兩。輒腸痛如抽。偉夫因子飲。專人入廣州買燕湖酒。以博阿兄之醉。予感其意。不忍狼籍。歸舟載之。度嶺抵皖。猶存十瓶。此酒之生入玉門關也。

虛中糴糶。多用古錢。皆唐宋以遺法物。城內多鷓鴣。署內種甘蔗成林。予到來兩旬。但與偉夫默坐飲蔗漿。聽行不得也。哥哥而已。恩平產蔗。尚有柑子可食。餘惟酸澁不可入口之羊桃耳。偉夫因子來。購紅膏蠟黃蝦。對以果老鑿之腹。悉得之。鄰邑陽江。他如覓寸絲尺布。必遣人於九十里外之長沙。長沙。新會屬鎮也。

三

通城中止有樹二株。一柚子樹。在城隍廟。一佛桑樹。在縣署中。樹雖少。喜較他處所有不大雷同耳。

土人無論男女皆不著襪。以絡麻布數尺圍下體。

水桶用二陶器。以橫木二段作人字式。置器中。活機括。以便出入。此恩平人絕世聰明也。

土人無釜。家家以瓦瓶煨飯。呼爲砂包。

牛可代馬。竭終日之力。可行六十里。明日便不能再行。

冬仲燕子不去。豈辭巢後得來此耶。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澂，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門畫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確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鉅書耽耽，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為著述。詩歌古文，既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笥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繆，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諸學之異事，標解頤撫掌之新聞，益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皆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為付劄氏，俾枕中之秘，為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柳南隨筆
續正

王應奎撰

柳南隨筆卷一

清 王應奎撰

益都趙宮贊秋谷，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贊譽，獨折服于馮定遠。一見其雜錄，即歎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調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於冢前。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觀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為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嘗與吾友汪西京，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為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為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觀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免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以一孟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沈確士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揮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亦為子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備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為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鑰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遇絕紙筆，臨風聞語，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尚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為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

徐復祚字陽初，號馨竹，大司空杖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為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廢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為言于陳君亦韓，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曉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並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為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尚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為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閩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為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遂置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為懷舊集，白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歷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未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讒謗，懼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為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格拳而極，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頹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即為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備備，其懷幾不能下筆，宿源即以燕都賦改寫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章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湖濱，湖濱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為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銳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為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即曰：其家有湘靈，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德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即脫已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驚飛魚躍，遺筆囑諸子，內哭外哭，形神斯感，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為善，終身不辱，戒爾子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事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為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鏡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笠覆頭上，將囊袋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為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為彼呼我為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為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閩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為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為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為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任作詩嘲之，有去柄為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為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為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論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口更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儼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關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韻在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為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蓬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嘗為余言。人有終身為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漢詩。有僕去身為得力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謔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開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為曲肖。侯君秉衡。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曰短小精悍。家西潤。先生聞之。以為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龜策傳。學申韓刑名于軻。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與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為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為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為過。受之者不以為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余州無不錄。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察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不無一舉之舉也。余謂阮亭所云。已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余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

先生之者。蓋距己已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為之一變矣。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盬極矣。有明作者如崧桐。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為公論也。

雲間曹謫廷。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之言。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好文。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謫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文章。豈為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書為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即製一棹。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即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為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清字冰仲。善琴。得李蓮圃之傳。胡笳四序。尤為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為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擊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既揖罷。即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為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啼為韻。而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連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鄒穀。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而自為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為拙朽因循解。與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做石翁巨幅。尚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湖士戴靜庵全圖。翻為此景。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較既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尚為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為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鄒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為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做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為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樂用哉。余觀汪純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樂用哉。余觀汪純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錢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為笑柄。予外王父張公^九述其師湘靈錢先生之言如此。今錢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為一人。不害其為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為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即為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濫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口詩歸。許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口口三字。疎然骨驚。周元亮^亮錢爾巖^巖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于見宋板大戴禮。乃秦景陽閱本。口字竝非方空圈。景陽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鄒州銘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菴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為誤。相約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幸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少傅在。父子竝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叔姪也。而昌黎作與元少尹房君墓誌。述房式之言。則白子與吾兒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錢謙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為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過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劄向。却每每短劄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大云。今人罵人為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為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為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世本中國產。故宣帝稱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鹽鹽字。出揚子法言。周書。鹽鹽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鹽鹽。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秘云。猶言聘聘。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渾鹽字連用。竝作

淳淳。閱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還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信哉。

薛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為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刺。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為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鸞。每擊槌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鸞。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章中丞律。作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為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為業。章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釣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冠。豈為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既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即云。獅子回頭便喫棒。以棒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而章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託其入夷人賂。有姦賊。按驗雖不盡實。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生死。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為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偽為問渡者。既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既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甕置十大鍋。從後為甕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即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甕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迫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為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小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且第一人人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尚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既寢。即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明即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即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既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古者以錢代香。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下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命。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澄與之同榜。父子連鑪。邑人稱為雙王云。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章蘇州廟。夢神與一等子。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為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

距一衣帶水。通除迎父至官舍。圍圍度歲。亦官遊備事也。

饒圓沙先生。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盤盤里巷間。門人問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復古雅。人多屬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既曰歸于我。而不與為禮。彼得無怒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事。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即雙轉馬之始。

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審。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為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為句。則長字既與上數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名可立。致願藉。猶願藉也。即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願藉心之語。可證。則願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為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睡。等處之誤。近人已言之者。故不復贅。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資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罰其家資。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為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即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與辭。以造塔為詐局。邑中諱然。以塔為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賊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為公家弼盜。蓋古人尚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隱諱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庵將軍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蓋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為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荷吾邑白雀寺。以所書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余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寶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塔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聲貯得其所。詎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為鳥。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弟。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同。其為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為蛤。雉入大海化為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不然。謂輪迴為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為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於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御南園集 卷一 一五

謂定遠嗜酒。每飲輒灑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湯。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開砲。然後驚醒。始覺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為今夫奕之為數一節。定遠因作奕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而出。迨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為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為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作畏墨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為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陳澧集說云。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哀麻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練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為彼哀則不專於親。為親哀則為忘弔也。今人居喪。既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札及投刺於人。仍用頓首為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而然。若以為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字。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若紀時而以四月為清和月。則萬無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掩口。

漢書侯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為嗣子。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孫。次曰元質。下。又以元立為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之分。即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繼佛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澆時。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

御南園集 卷一 一七

近繼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深以為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為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為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為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為丈母是又為女人尊者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娼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此而陳繼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即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證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說與陳註迥異然讀為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為髯按楊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髯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鬚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為改易乎考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類于思然人呼為邵髯不以名字為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衡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衡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譙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為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揚風。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蕙善度曲竝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為西郊三絕一友謂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為絕倒。

徐汝讓號欽哀大司空栻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置桃源園遣人踐踏之澗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甚主

人出語微侵欽。欽。欽。即問碗有幾何。酬其值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為滿。至以碗足。楚成街道云。徐錫九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為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專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為園于東泉。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為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任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朱方旦問之。方旦書示云。正心誠意。道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己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闈中首題。為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為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為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幾年。于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印板失火。傍數日後。張竟授青燈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册。首名即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難文。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為述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為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為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為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為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廉食五年者。罰為吏二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吏。人以其曾為秀才。故仍呼為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為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廩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推油作麵。備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吏人為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為褒。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予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婿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案改封建為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雄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韓宗伯制義。本朝推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疏疏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亦曾讀書寒。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詩十卷。各撫雲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撫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作。

字知險絕為工。而赴赴自雄。去鍾情王。趨遠矣。吾邑許陽谷。詩婉約整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里錢玉友。目為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予最愛之。詩云。重來獻歌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間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王藏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擇賜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為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寶伯。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友向予誦之。歎為工絕。予不以為然。友人請其說。予曰。律詩對偶。固須銖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青儷白。如郎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為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即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為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少延宋既庭。為師。而嘉定許子位。與宋友善。時年已望六矣。閒過宋館舍。侍講輒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即為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吾中了汝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已為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寬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至廳事。望見兩犬交媾。意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開。即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聞者絕倒。

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予見唐叔達三易集。有醜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為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即莊子蓬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驚沒于水底。予按。驚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驚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培池之封。此書傳培字之始。亦即後世蓋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為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蓬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綴之也。注。蝟蟬也。以竿黏曰承。綴。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青。

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鑑。梁武帝王稱潤州。曰七官。疑此稱官之始。

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體中。馮已蒼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杖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擅高貴。而一最豪奢。為太學欽。予前既敘其事矣。而一最悽。則為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繒絮脂。懸于當竈。而繒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繒放下。繒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繒起。恐其過用也。為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塔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薑素二品。一日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為食。師以其穢。為之吐。嘔不止。所畜兩隻。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為輿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真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見之。為諸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為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為作一文。錢傳奇以謂之。所謂盧止員外者。蓋即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吳縣楊維斗。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蝗蝻錄。目為小東林。至達之當寧。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亦社中人。嘗編復社姓氏。為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為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為楊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紫曉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喜廣。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翟。元。錫。伯。申。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宋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輒字。皆瀾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如孫鏞所云。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即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觀馮嗣宗。常熟先賢事略。其敘事略。做史記。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巡撫。稱中丞。吏部尚書。稱冢宰。刑部尚書。稱司空。左布政。稱左輔。按察副使。稱臬副。不一而足。恐非作傳之體。故特為之一辨。廬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為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襄東某人。詩有題無軒冕。時方貴。囊絕編銖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敏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閑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絕。此殆足以當之。

爾敏先生。為舊常熟令趙公題。魯橋萬柳條云。五柳先生萬柳條。罷官猶戀綠絲絛。魯橋一帶垂垂意。歲暮春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骨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大似晚唐名作。馮定遠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名句也。近馬扶曠。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人閒對此花。亦佳。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與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句。三題。克己復禮為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二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為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為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猶論操云。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俗稱天氣涼。為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來。寄也。俗語本此。俗謂輕物為重物所壓。而致極碎者。曰齧粉。莊列禦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遺其睡也。使宋王而齧。子為齧。粉。齧。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薳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馮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俗以葬柩為舉喪。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喪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喪成也。喪事。猶言成事。若云舉喪。殊無文理。况凡事皆可言喪。何必獨指葬說。又俗以匡襄說作助勸。亦謬甚。勸。應作恠。勸。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傳二十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語用。大謬。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呂后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駒。或云日也。隙。孔也。宋人田元暹。江梅詩。冰膚宛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

中山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遂誤認爲女。尤可笑。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呂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順。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狂接輿後世顯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良爲弟。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予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勝之。歷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于是門下斷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陳莊靖。兩公嚴戢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不管。嚴老佛。

歸湘字溶。吾邑閩秀也。有春日邸居四首。頗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絕塵。清江苕暖鴨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儉做仙源學避秦。其二云。碧紗搖綠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瀉。昨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謚爲文介。即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頓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嶺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聞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即一原起。而構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啓宮詞。頗佳。今朱太史竹垞。日下舊聞。載陳陳天啓宮詞五首。實爲元芳作。而繫之于徐者。蓋如齊邱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即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

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百金。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練之。崑山許竹隱。罷官歸。嘗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既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個。失去便無處立脚矣。

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即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掃編以爲用。慈緩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爲晉襄親將。而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慈緩從戎。而即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緩即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爲例。議論不本經術。即爲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怪物。近吾友汪西京。亦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蓋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暉日昇。遂銜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爲府吏。生時知府遙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間羣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馮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爲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譚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爲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文靖公爲序

吾邑黃公敏。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善歿。即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姚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拿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瑤處投刺稱晚生。已爲可異。而吳次昆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相之房師也。宜與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真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爲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爲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即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即尙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也。

吾邑孫本芝。朝方伯末第時。暑月浴罷。坐簾下。忽黑雲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淺黑色。指垂至地。流涎聲漉漉然。鱗爪畢露。雲護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散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禁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善鐫刻。刀法亦彷彿伏靈芝。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徐鐫諸石。一時推爲二絕。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師。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詩老王

岳山題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即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橫往往以磚鎖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橫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即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間紡者介于紡之間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豎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爲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何爲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爲母者肯分食以養兒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既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雲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執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撒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雲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之云

顧副使璣字英玉華玉尙書之從父弟也罷官歸囊囊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聞息與英玉所居寒松樓僅隔一垣耳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尙書爲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蒲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爲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麩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云後懷古堂屬閩中張解元超然堂聯至今猶存

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樹家藏古帖有進士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卽爲思謨作也余爲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菴蘿果尉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庭樹爲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于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之

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苑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郭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搗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

廉讓舉擢武功尉秩滿遷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幸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賦公之二昆長曰思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齟齬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

潘榮字顯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鉄錢會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口極稱之翁嘗與道源書云往辱顯甫潘兄東書執贊款門造謁知其爲溫文恭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幽雅故通文章開國成化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第出視視世之扃言神史設開淺說費紙夾木者豈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稱許如此錢什讀書敏求記亦會及之稱爲虞山隱君子而邑乘失載名氏駢如俾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由表見於世良可歎也

史記周本紀龍亡而蔡在橫而去之去與奔同蓋古人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云因紡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裴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

鹿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鹿鹿虎豹歸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繫以獸目之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沒在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卽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洪家可當左驗今世不論年誼有無通稱年家卽屠酷兒亦然最爲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卽疑爲輕己輒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姪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姪屬因誅仇仇乃噲之子卽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德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疏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卽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茫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殘曠是也近王阮亭荷蓀弔穎川侯詩亦有平蕪何蒼蒼之句句法似即本之樂天云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備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角徵清濁而言不特平而仄仄而仄已也即平之聲有輕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為然也即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羆羆生雞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則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為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尚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為之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為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謂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錢爾敏與某人論詩書有云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為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說則是竟以對偶為律而不復知為聲律之律矣况詩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律詩尚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獨高千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敏之為此論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句為律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為大家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邪若再瀆瀆即當參送刑部矣袁噤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瀆瀆即當參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邪時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擢賢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為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况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瓊方坐事繫詔獄云家西潤先生任為余述之如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守居官清介為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誣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戌冬蒙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貨錢頗多于公公遂以正船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為誰也迨至淮上總河樞公會筵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安郡守以腰輿迎公公去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錢少合應以正船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為常熟令未及兩月即行取入都離任之日閩邑能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許備字伯彥祭酒石門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言里中呼為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飯量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籬篁為我拔去牆門為我刷黑士剛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為絕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秀才好即事即席為詩杯盤梨棗坐客趨李驢列八句中蓋

即指伯彥也。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為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卜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許解神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莊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奸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睡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詔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子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遭戍邊塞云。

漢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為之。方旦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與恐其為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隨發送者，尚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果不死，後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為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容，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即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寤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為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既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真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惜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為亡賴，嘗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高歷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因字，為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國時行培，吳人呼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因字被論，又稱為李阿因。因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因字，實因字之誤耳。

江陰李忠毅公，死閩，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二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為公作墓誌，載入殊為無識。聞公子遜之頌不喜佛，時有靈巖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為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即舉忠毅公二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為師屈云。

馮已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陰尹孔昭也。已蒼不知為何人，適大聲曰：杜詩是不易讀者。明且孔昭詰其為誰，已蒼給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為杜詩，是必馮已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既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晚年與同邑鄧因仲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一生，此事豈尚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吾友秉衡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題句云：四先生聖賢書莊，警也經營與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執居南北執中央。張謂徽君漢瞻，事孫謂學士儼似，陳謂徽君翼王也。時以四君為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書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坦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為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趾，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迺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梯而入去其鍵，乘乃一閃而進，財貨抄掠無遺。

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即以葬祝焉。時鏡口口方里居，兩家竝起其門，請為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唐叔達先生婿也。嘗取凍水通鑿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採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為漲勝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漲勝，漲勝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為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時閩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即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為口公口口，次即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

曉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為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龍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棧直臣則有郭公
 秀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椒錢公世熹是科典試為柏卿魏相國奇介合肥
 尚書鼎華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
 壇周鍾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
 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為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三子又常
 熱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旂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
 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為五經應社道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先生元自崇明令調吳
 江最尚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翮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為復
 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先
 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為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
 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為其園址
 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
 止其修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于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養牲以供饌子鵝常
 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鵝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鵝猶宛轉未絕
 後竟用奢修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籠二字坊本誤刻茶籠以籠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
 太史義門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籠也俗以溺器為尿籠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也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
 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窰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窰子殆即沿
 詩窰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為鄉飲大賓一國譁然而顧大詔仲恭傲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
 學亦可憐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觥而法郵揮
 亦便當捲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既命駕矣仲恭要于中途以微致之御史遂
 不敢往

吾邑歸少詹惟崖尤性頗渾樸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嘗之維楊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
 其僕曰此當橫吹既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方誤以為一物也冒其僕曰汝給我邪既說
 橫吹矣何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為彭城尚書所暱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尚書既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
 出伴為好語曰先尚書遺費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柳既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詬之而
 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挽之
 咸謂其能晚蓋云

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
 以白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極乃解其所
 衣白拾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維維于邑西山之辛峯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洩于巷口見溝中一布囊
 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
 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
 饒陸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
 坊贊善太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尚書華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棟年七十舉
 人常熟孫賜年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會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
 局洗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乘義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
 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尚書中允兄弟實為主人以齒序坐即席各賦七言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
 為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為之序云

王露清昌為詩好押青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即喜見于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植為詩晚
 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晤社諸君以
 西京故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
 和之和王露清昌青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孫陶菴花字云有限光陰了噩夢不
 情風雨妬梨花和周以寧道蓮字云可有風情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蓮和許南交春字云花糝碧苔
 三月暮酒湖紅頰十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潤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韻賦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
 和之西潤兒字云茶釀碧香浮雀舌酒清黃色借鵝兒和露清銀字云雙尖塔塔排空碧一潤噴泉倒
 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尋獨見白汗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白汗通和孫麗明光然字云山黛染成
 眉入翠石榴簪得鬢初然和侯乘銜書字云碧紅初泛盈缸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亦韓郎字云

柳南隨筆 卷三

結成傷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三伏冷。綉輕烟霧一身浮。和。靜川深字云。風生蓮渚擊紅墮。雨。翠茶烟暈碧深。和。子微字云。山雨嵌空籠點淡。柳烟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屬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端。忽視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難爲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籠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籠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落傲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迥然。如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稷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後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譌爲周家之後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警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警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現字與規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規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却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子證。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證爲文。若非詞林而得證爲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類。又吾友汪西京。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而入相者。亦證爲文。以甫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即在翰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證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葉文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慶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嘗入相。而亦證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即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竈火。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

可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于字加稱號焉。于稱號加先生焉。于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于稱謂之際。不肯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樽里子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方虛谷律隨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婆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培翁之作。即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不可不知所懼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閩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爲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殊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上林。本朝康熙間。有滿洲人投效者。會爲掌院學士。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韙。上怒其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瑛。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鄧學使改之。黃中丞崑園與冰瑛善。教以措詞。謂投效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于未便。冰瑛如所戒。鄧乃是其言。遂援筆去一揆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字。與鄧學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瑛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蘇州人周卜世者。賞名揚州。一揚人卒問曰。何故蘇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戶見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邪。其言雖戲。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即此一端。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

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清翁。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為類。乃佳。予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為一。俾類與不類相為類。則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韻詩就正。翁舉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即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之。是即不類之類。予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即為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為有見。此亦不可不知。凡為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通家子。方為得體。若稱香弟。香姪。及香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已當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句無已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勝蚩尤。蓮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建祿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金生水。故名六壬。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宜聖前。缺香爐花餅二物。公即以此銀鑄之。爐餅至今尚存。居家喪殮不繼。家人懼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小牀。足不能履地。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二綯。夫人閉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綯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飛。行部至吾邑。調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為仲雍。一為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為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傳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今人以十歲為一句。故稱五十則曰五句。六十則曰六句。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為旬。徐鉉曰。周而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句。又十句弗反。孟子五句而舉之。皆以十日為句。漢書翟方進傳。句歲免兩司隸。師古曰。句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為句。徧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為句者。世俗習非成是。亦不與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奉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翠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為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嬰顛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

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詩云。庸知上幾番。山谷云。一疊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謂上番猶上緊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即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吾邑言博士侶白。為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而困于諸生。貧窮頓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離家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賊。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真書獃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留取青氈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躑躅。脈脈黃昏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薦舉博學鴻詞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藩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體仁閣。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璿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詔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上諭。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簋。加四飯。豐腴芬芳。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令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

君亦韓作詩懷之。有漳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韓以示余。余疑損字為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識。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閱世欠潘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曉樓仍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墜青箱。楊柳凋張緒。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確士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此。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瀟湘曲。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相望面而心。又云。醉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週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尚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鉤抵萬金。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瓊云。琴書以外百無能。雲水蕭然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詞。吳女搵搵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聞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曆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為閩郡所無。一時推為祭酒。時郡司理為江右龍繩武。見應科文愛之甚。每入謁。必以鼎甲期之。呼為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叩門。言司理公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給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為若轉達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子固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為許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卒以鬱死。

陳見復。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都。衆喙一辭。見復不聽。嘗語子。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擢。受職之後。虛糜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子深聽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勸予殿試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為人擔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即止。閉戶讀書。好為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日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謂五日。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為我清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為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黜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縲之

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為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同里張遠為作徐五傳云。王縵山太史嘗肩輿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先生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遠來。得無餓乎。此貧家風味。盡共嘗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行輯通鑑補數百卷。目營手抄。雖海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乘衡也。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跡。喜甚。即徹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奉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廉熙丁巳戊午間。入貨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登。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為實錄。又吾邑吳蒼符。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神放猶懸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書年。又云。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醪聚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為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質樸正叔。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隣。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甚詰旦。遣吏速至。杖而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畫。偃蹇不即赴。後迫至蘇州。拘繫廳事。明日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疾馳不可。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尚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為業。自晨至午。居肆中。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隣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即其死處也。平湖僧借山。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為無學僧。

薛芬字祥菴。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為吾邑潘氏婿。遂遷居於邑之珍門。初為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迨專意為詩。囊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依歸集。有祥菴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屬二筆云。丙辰丁巳間。遇薛東濱於長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尚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即吳下亦無一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

文志予頗代為搜訪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錄也
 龍義林字圓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為人傳誦詩云憔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真菜蔬
 作飯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之荆扉偏得月袖多纏結好攜春宵來莫厭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
 又詠樵一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揹兩袖風生手倒插雙鎌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
 礙低橋

龐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友人韻者錄木庵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
 每為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姚云去來人迹因霜見深淺苔花逐雨消梳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
 深懸火隔江分綠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猫云
 淺深到處經行慣波浪掀時不在忙

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
 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警為重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
 間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
 漢中王拜關某為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諡以此稱
 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為壽亭侯
 尤可噴飯

談次掉文書生習氣最為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即作古文
 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
 之曰瘐死請室乎懸首藁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媼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竹林中老媼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媼輒以茶飲之
 追老媼死小仙自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媼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為設
 雞黍孝穆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留名詩文留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
 載名法言子雲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
 中古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
 詰亦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江為詩也而林君復亦
 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
 云白鳥破溪煙青山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雲間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
 云心與孤雲閒昔舟州先生謂袁覽既富機鋒亦圓而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
 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已出不本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竊為工非至極之論也雖然兩先生之論皆

為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藉口則儉句為鈍賊難免矜山所詞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
 斥其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為古文學大蘇以縱橫姿肆為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為衰世
 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惡謬為詆諆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
 如阮亭先生因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
 蓋後世之却雍也於時盜賊為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
 浩字彥廣號南坡為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為其墓誌云處士夷亭故家也世為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
 家此誌蓋石田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寧人也
 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至為之執轡捧溺器為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
 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為景范之父耕石
 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
 錫接壤景范又常館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修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
 苑亦一缺事又寧八亦著肇城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諫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嚙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
 歸焚斃智舍又弱一個按所謂六侯者演潔灑泓泓洵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灑字智舍為豫瞻先生之
 子泓字研德仿字記原洵字文中為雍瞻先生之子諫詞所云雲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子
 皆從死也所云焚斃智舍又弱一個者謂智舍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詛刻
 雲俱為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驚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
 也予與掌亭之孫銓善因得其實為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子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
 吟雜錄警警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子亭雜錄時方與
 益都趙仲符有隙而仲符頗推服定遠修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
 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州初蘇州人吳山楹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
 獻詩上覽而稱善命登御舟賦詩賜韻三江廷楨應制云綠波激灑照船窗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
 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覽天顏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行至宮及至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
 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寤其忽聽御舟自鳴鐘即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為救命
 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舉人。詩學長吉。東野。頗尚新奇。某宗伯嘗作嗜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應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利庵傳及之。稱爲志士。謂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詩一卷。惜其湮沒不傳。爲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憑江。湖聲湧石。來雨夜。瘦燈掩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下。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爲妍。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舊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儀青話舊云。詩力寒人骨。家風足道心。昨吟山石。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六斛可憐。攢石尉。五湖無計。壽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真率。佛閣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時盪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附隱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丁。僧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雪。雜感云。酒子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云。吾應在水墨中。水墨應又在無水墨中。水墨應時。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許之。其亦水墨人也。

唐暨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即俗所稱馬驚庵也。建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即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開於當寧。敕中官收採。院僧苦其極。遂以鹽漬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曆間名士如江陰李至清。長洲朱熹。嘉定徐允祿。及邑中魏浣初。龔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龔兩公。蓋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王子孟夏。予擊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話。復出丹桂卷見示。遺思秀公昔日之言。爲撫卷法然者久之。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宰相。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爲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慶歸。乘車入。外門父爲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固當。乃謝罷。慶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滿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終其身如是。倪文肅爲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起立。輒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爲尙然。而富人入錢得秩。不過公士。簪履之流。亦復出輿入轎。自同繁榮。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既舉南宮。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敏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騎唱以往。大有李僧伽減衰叔德僕從之風焉。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暑其壁云。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

焚。無異平時。鄰人目爲守歲老僧云。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資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滑輩。私以汪宮贊出。名。投牒縣。在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認牒。必以硃筆點認者姓名。其人或係精神。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樞。誤以筆點汪名。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許定向志先。上河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自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游行市中。街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俏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湖水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粱。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個九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海昌查某。以誹謗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徒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飛何似鷓鴣鳴。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爾青春也白頭。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鄭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子。就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開都。遷山西僉事。辭王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就歸。蕭部勒親黨數十人。俟都於路。躍其日。折其四肢。都訴於官。就直前慷慨流涕。自陳父冤。請死。當事爲之動容。僅擬流徙。得免于按。按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就。挈家歸公。泣而授館。衣食之。誓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賓。豈舜賓即係瞻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載就既得復仇。法吏當就死。鼎復資就母。入都。擊登聞鼓。上訴。事下大理。許事。曹恕謂魯既遷官。不得以親臨比。且援唐梁悅爲證。就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某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國法。安知非狎侮前哲。訕謗學官之報哉。范爲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衆。康熙戊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秘笈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熱經術之論也。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能。莊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即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即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

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即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

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屬之臣者，上摘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為學士，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間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子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為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詞，遂得釋。拜頗與此事相類，為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勅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勅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勅二相君皆以奪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勅武陵奪情，請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常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為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尚也，愚夫愚婦之所為也。見徐復祚村老委談。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既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類上一方，雪著即消，此說殊謬。况松雪寶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為著雪，即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即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官通顯，竟不付梓，以流通於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顧子文事，故貧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給剞劂，俾得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官通顯，視文寧有愧色矣。又其友馬且程椿，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詩，囑予選定，亦次第錄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為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情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告警，敝輒垂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為吾邑周公近仁，公參浙藩時，特修武穆墓，復其墓田，并鑄此像云。公名木，為明成化乙未科進士。徐博士昌毅，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毅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龔淵孟立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毅者，率稱吳郡子，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閩秀卿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毅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吾邑孫西川艾，既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閭，有賈人忽把其袖，且咎且罵，幾至折頤，公乘間進曰：余

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值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王莊子也，嘗於立城隅，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為連類錄之。

康熙間，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即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憤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情，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緝餘輒觀書作字，無間寒暑，師云：效爾師用功，自善屬對，勉之勉之，是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師不識其嫻，已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對句以往，誘徒聽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語者，見之匿笑，師察其故，大恚，誓不復命對事，遂絕。女姓嚴氏，貌殊嫵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惠公氏，為吾友汪西京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章結云：單辭隻句空千古，不雜人間梨棗香。末章結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謂江上女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蓋嘗自署為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事士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以瘦標骨，以澁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寶伯、孫子逸、俱極賞之，定為松雪真本。寶伯居瀕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事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吾邑顧雪坡、徐鐵山，方少時與王石谷同畫山水，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真跡，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為草，中與紀開、戴揚惠之初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為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雪坡亦極稱之。

古者以十年為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路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為八秩，然則六十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為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為八十，荒謬至此，尤可一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為賣米者，一為賣菜者，爭一棹，至相撲擊，其棹本賣菜者。

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官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即審棹棹足矣。於是命隸取棹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棹棹破，有菜子自棹中滾出。賣米者乃叩額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嘗爲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策掠其犢。一母牛作犢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略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口口口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既墜，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安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支塘鎮在吾邑之東，北臨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沈約曰：本吳縣，司隸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隸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率衆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卽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爲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隋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爲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爲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卽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關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今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不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聽安節芝塘道中卽事詩，不北望寶芝三十里之句。自程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爲誤。元孝子朱良言，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失云。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自奉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爲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卵，四分之一，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爲譚曉。每飯熟一卵，數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吝嗇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大深於經學，註疏俱成誦在口。嘗謂其友錢嗣隆^高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訝而問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極羣籍，抑未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姑，謂淫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伯爲山陰王玉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標綉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探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曠切。作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籤軸裝潢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

無異漢汗天潢之漢矣。韓退之謂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敬讀賈為假不為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為汎不為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即名人亦不免矣。

萬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滌陽道上見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囊中亦蕭然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為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信如其說古人脫手彈丸之喻為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書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即其八十以後之作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疎固然然其氣韻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嘗晚年每多率筆沈啓南論畫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數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臣曾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彼曾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矣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關佛此語誠然蓋必能識之而後能開之不然望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陽之開佛彼固於佛理曾究心來故開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矣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何言歟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為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為根柢而出入於藝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詠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潛詩云徐陵章濂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為溫柔以堆砌為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

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蠶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予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即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為奇事始信為真烈婦云。

程松園有林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敝二字豈落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為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為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銀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銀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既戒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為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進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為旂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為旗又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周禮交龍為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旂旂本為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以旂字叶真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謠丙之晨龍尾伏辰昶服振振取號之旂當為片音耳然如池北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旂字當直音旂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充仲達著字義總略今吾邑不特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也倉顧麟士先生為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撫吳延先生傳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當死適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是為損一飯焉張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即未減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璜冰璜蓋先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瑛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瑛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瑛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踵瑛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格字心萱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晉尙書而封君猶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尙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君八十餘猶多侍妾文靖憂之既請告歸寒暑晝夜必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因所親屬為異室文靖不從也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之子少參抱沖公顯太常之子副使慶客大公子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大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即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閩里稱呼有二

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賤。天資小之。稱秀則曰某幾。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勝略。絳雲樓主人龍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荅河東君傳。

介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園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甚。至此盡矣。長洲汪若文。亦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亦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若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者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若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尙書爲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尙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亦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訖無定向。聞之士人。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卽此種否。俟再考之。

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路亦云若邪。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路。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游若邪之路。因改爲五雲路。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路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爲邪。音同耶。邪之邪。又類其母。是其家訓曰。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濤詩云。編髮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濤又編其母。是其證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爲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豐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爲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慮至。咸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而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脚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卽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疊。若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書撮其要。爲指月錄。至今諸方。參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遠觀。名汝說。字星卿。顧好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齏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韓榘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

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翺。戒庵老人漫筆。謂蓋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詵刻其祖文貞公家訓。亦爲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改作賊字。而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刪去。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予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謂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果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蓋妙構也。近日吾邑邵青門。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承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連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市村第六等鄉。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燄。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十餘隻。粉壁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見江陰徐充。暖妹由筆。而錢湘靈。脩常縣志。竟以此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爲巡捕衙書佐長。而從人幕中爲主文。陳尙書必謙之令。輝縣也。嘗與之偕。已而尙書爲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尙書知之。大怒。榜其事於城門。戒開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尙書崇禎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願大詔。大詔爲草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緝紳等事。謂持此人。一官可戾契致也。景良得草書甚。遂挾之以往。既抵都。會有警。城門閉。不得入。方傍徨。聞城上

有持豐城李侯令箭。呼張漢儒者。景良應曰。諾。乃絕而上。持箭者覺非是。痛歐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徒。逃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調選爲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糧事。與老書佐陳伯元。僞刻合邑。緝紳私印。上書兩事。事敗。急走京師。居既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目。緝公卿。聞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爲。因出大詔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濟也。以愚揣之。不言鄉紳之蠹。民及賊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糧。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摺拾錢糧。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糧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賦幾三四百萬。景良卽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糧。牽連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糧既被逮。將行。邑有單良佐者。爲畫策以六字進曰。款。和。溫。樂。張。曹。謂司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儒

之揭鏡。雖出履謙指。而外則伴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書授意。俾調停各款。冀得重資。適良佐畫此策。志仁酒大恨。謂良佐專。錢侍郎遂改款。曹和溫藥張六字。為款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刻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即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聖王璠適在都。與錢有隙。遂以此揭首之於衛。衛據揭上聞。奉旨有款擊擒。是此案緊切情節。著嚴訊確奏。而會掌衛事董現罷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尚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衛。各充軍終身。仍著錦衣衛。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動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即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死。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闈。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開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稿。聞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官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睡之。寢處則那。嘔泄昏地。是為大號。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擔齊於眉。牆逼於跖。庶為憐憫。不局不脊。一曰蕭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魘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為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予肘。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社老江上值水勢。聊短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次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為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開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與詩。蕭蕭兩開他日。孤舟一繫。故圍心。居囊而團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深。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為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此論為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也。

陳潮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與梁曰緝論類書云。凡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割字藕。

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人意料外者。凡個人每戶課其紡線。凡幾枚。以小麥幹為籠。盛之。攜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線娘即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為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賢廣福禪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楮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聞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讀日而索觀之。則竊嘆世間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慳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觀此。其書粗類長公而浮。其遺勁蓋學蘇而過之者。筆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終力勁神。行楷波磔。雅成一。要自名筆。何必長公。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予與徐女廉實遊。遊鑿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為鎮山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予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歸有數也。夫時萬歷辛丑中元日。予觀跋語云云。知此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玉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歷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之一年矣。

陸務觀云。英石出鐘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十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有。悉係一拳。不過充几案供耳。萬歷開。吾邑黃道登門。知南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在錢氏宅者。曰舞袖。

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閣第一。時枋國者為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為宜興門下士。烏程族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與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懷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跪騰。外論始息。故吳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解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開。中丞崔瑛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蓋解口小則解面或淺或滿。盈虧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認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薄。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為我也。

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為詩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誣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為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其名。是年遂入海。越十餘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實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為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為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為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烏維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為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為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名為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為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釋石林奇集集有七護詩。其序云。刺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為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舉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為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學博劉先生傳。蓋即刺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刺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崇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窮餓死。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舉澤近陽城湖。陸泓即舉澤人也。先生一舉傳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入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略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說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糜。繫也。與糜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娼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疑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則音逆。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嶷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也。並音釐。與釐同。而韻瑞則與讀為離音之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馨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韻馨字。余據切。音象。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馨字。獨註誰毀誰馨。如有所馨者。兩馨字為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馨。虛馨。嘉馨。名馨。光馨。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切。音臍。平也。整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陳澹並音去聲。即劑字之省也。當入養韻。而玉藻

趨中采齊。陳澹音慈。他書有竟作采表者。以記所云采齊。即指楚茨之詩也。此又當入支韻。而韻瑞則與讀為臍音之思齊。得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必不齊之類。並收矣。又文韻斤字。舉欣切。音與巾同。而毛詩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聲。讀如僅字。爾雅釋訓云。斤斤察也。故毛傳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而韻瑞則與讀為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郵斤。匠石斲斤之類。並收矣。又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則音貫。蓋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平聲讀。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去聲讀。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而韻瑞則不分死活。並收一處矣。又陽韻衍字。寒剛切。音杭。列也。而史漢大父行。丈人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按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韻瑞則與讀為杭音之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又商字內從八。為尸張切。音傷。入陽韻。而商字內從十。為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謂刻為商。古今韻略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此商字與商字迥別。而韻瑞則以三商收入商韻矣。又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謂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而韻瑞則與讀為亭音之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出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苦枕塊。是也。而韻瑞則以由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為由。收入尤韻矣。又鹽韻占字。職瞻切。音詹。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去聲讀。音戰。按漢書陳遵傳。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並音之。瞻反。又通雅。唐王劇。當五王出閣。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絕草也。音亦當讀去聲。而韻瑞則與讀為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書。其謬亦復不少。而此書盛行於世。與韻瑞正同。吾邑毛斧季。固深於小學者也。嘗謂此書之誤。視梅氏字彙。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學者。俾知取正於唐韻。廣韻。集韻。韻補等書。而無為俗學所誤云。

治。又除夕嘗暑其門云。一慰戮出窮鬼去。雙釣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此類。時人呼為歸慶云。

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蓋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為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咏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云。堪與百花為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即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陳言勛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又何以詩為哉。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為朱溫將簾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皤白離情高處切。賦紅愁態靜中禁。是題面。又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舌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苦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塔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為定界乎。

唐人詩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輔國漢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之語。自見嚴於鈇鉞矣。詩歸許媚甚。豈非說夢。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於官宦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於春秋者也。

柳南隨筆卷六

趙秋谷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訪其書。一日得之於友人張君所。書凡六卷。議論果有為前人所未發者。因節錄十三則於後。作詩者不可有詞而無意。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真是木偶被文繡耳。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於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於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為得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為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為不如不作。無比興。下死句也。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轉。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為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為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敘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真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為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唐人詩妙處。在於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近日惟常熟調定遠詩有之。其詩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時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為宰相真開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著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轟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則合矣。而其辭率直。又迫切。全失詩體。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作詩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吾邑魏叔子。神負才不羈。中年贈燈。寄與詩酒。嘗與爾嗣宗。輩為里社。祀陪陳司徒。一日。叔子舉社祭。畢。聚飲。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調之不對。魏向之大哭。因贈嗣宗詩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媼亦噴噴。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

無錫杜太史紫綸。少時以詞賦擅名。久留京師。康熙辛卯。遂舉京兆。壬辰。欽賜進士。入詞館。旋假歸。林居二十年。遊名山。幾徧。嘗與羽士榮洞泉。結方外交。所至輒挾以往。人稱梁溪三逸。太史遂屬善畫者。繪為圖。題咏紛如。乾隆丙辰六月。遊西湖。歸。作詩一絕。授其子曰。此即我之遺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詩云。半生空自逐浮華。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兒曹無別語。讀書為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為其七十誕辰。張宴廳事。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為教子。課孫完我分。而對句即用所作詩結語云。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載以下。乃有從而議其非者。友人某自京師歸。為余述之。且深為不平。余曰。柳州非國語。應得此報。具安知從而議之者。非即盲左後身乎。某為之失笑。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向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調。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盡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即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詔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親為陳見復述之。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為益都趙贊善秋谷。一為黃岡王僉都西澗。任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梅李東塔禪院。東房藏有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筆法秀整。絕類趙吳興。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顧文寧。往觀之。後有董元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錢子羽持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見視。書法莊嚴。令人肅然起敬。按跋語所云。丁卯。蓋天啓七年也。元宰之亡。為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經時。蓋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錢玉友。與邵青門。許鳴谷。王露。消。並以詩名。而露消翁與余善。蓋古所稱忘年交也。余嘗謂翁之詩。豪邁不如玉友。而細膩勝之。天趣不如青門。而沈著勝之。溫麗不如鳴谷。而骨幹勝之。翁頗以余為知言。

祝枝山作夢遊驚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最佳。向藏吳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翁雪坡。適在郡。用雙鈎摹出。余從雪坡之姪文事。

士見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此真本為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明崇禎六年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三會元。甲戌李青。丁丑吳貞啓。癸未陳名夏。本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浙江鄉試。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傳。

嚴相國養齋為諸生時。與瞿昆湖諸公聯十傑會。常會文於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於公。惟謹。一夕夢公謂曰。承君隆禮。愧無以報。今以予骨贈君。瘞後忽發寒熱。逾時乃止。人謂李文安公實為之換骨云。嚴相國有妹嫁石岸張氏。石岸至城。路有斷水處。往來多阻。相國以妹在石岸。特築橋以通之。名曰徐涇橋。

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為松園詩老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之為鄧空谷。後以薦舉入都。沒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其贈如皋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之句。余最愛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歲而兩目不見物。家人取書雜誦於側。孝先憑几編聽。率以為常。以故孝先盲於目。不盲於心。所為詩歌頗佳。鄧肯堂作五哀詩。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廣成。舉進士。歸。其父太常公。欲令調唐叔達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遂先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為贈。當預思所以訓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烟客奉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為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汝父遠官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與杖而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己之子弟也。亡友侯乘衡。為余述之如此。噫。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何啻黃黃以上乎。

嚴太守天池。相國文靖公子也。將赴邵武之任。與邵邑城隍神約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茶果銀一項。士民為官長稱航敬者。其俗相沿已久。於是爭致諸公。復苦勸受之。以供薪水費。辭不獲已。積之共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原銀付家人曰。吾前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矣。此銀何所用。其以為修治橋梁費乎。於是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外。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圮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興周相國玉繩。少時從黃介子先生遊。先生極稱之。迨玉繩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先生聞之。弗善也。後玉繩以事謁先生。先生堅臥弗起。迨長跪榻前請過。先生遽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為患里中乎。其嚴氣正性如此。介子名毓。江陰名諸生。鼎革後。起義守城。城破被執。不屈而死。

繆仲醇。布衣也。而東林諸公與訂交。皆以兄事之。常州錢侍御啓新。東林之翹楚也。江北一縉紳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甚厲。斷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背負童子。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謝。此神謂侍御且歸矣。晨起詢之。乃知夜聞至者。為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

甲族重氣節。姻經濟。爲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爲人矣。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鍾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鍾鍊而成者。即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鍾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作詩者有神來之句。往往成於衝口信筆。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若有有意作詩。則初得者爲第一層。語必淺近。即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構思。直至第三層。方有妙緒。然第三層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層語。乃佳。不然雕琢之過。露斧鑿痕。其不入於苦澁一派者。幾希。偶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觀源率律隨中有拗字一類。疑即所謂古律詩也。子美集中如鄭駙馬宅宴。洞中崔氏東山草堂。題省中院壁。章梓州橋亭。錢成都寶少尹。雨不絕。九日。亦甲。灤灤。白帝城。最高樓。暮春愁。畫夢。即事。江雨有懷鄭典設。簡吳郎司法。覃山人隱居。曉發公安。暮歸。等作。皆是。亦謂之吳體。蓋律詩而骨格峻峭。不離古詩氣脈。故謂之古律詩也。嚴滄浪固云。盛唐諸家多此體。試檢諸家集。當知予言非謬。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懋德詩始也。唐之元白。遂踵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韻者。覓韻脚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益無謂矣。趙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是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統開。官監察御史。與同僚成規糾劾權要。罷歸。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取李師中。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與士大夫分韻送別。并屬錢塘。載文進作歸舟圖。以贈。今圖藏吾友顧子文事家。卷首有涂棗八分書歸舟圖三字。圖後有國子助教同郡李繼歸舟圖詩。引作於正統辛酉秋七月既望者。引後即書分韻詩。同郡楊嘉得去字。東海徐理得國字。河南劉溥得一字。同郡張祝得身字。潭懷遠端得輕字。同郡張益得似字。吳郡顧謙得葉字。同邑呂困得高字。太原郭瑋得名字。武陵龔理得千字。春陵周綱得古字。吳邑范子易得重字。張稔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詩後有郡人韓雍跋語。作於成化九年九月重陽日。龔淵孟松窗快筆云。周綱此舉。爲楊文貞所怒。遂致遠斥。章亦僅而得免。予觀卷中諸公。顯晦不一。最著名者爲徐韓二公。徐後改名有貞。以復辟功。拜大學士。封武功伯。韓以征兩廣蠻寇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諫。義毅。

妻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畫尙書方以工書重海內。而秀整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云。

號黃葉庵。不住道人。嘗著金剛經集說。依經敷演。闡發詳明。俾讀者于無上妙諦。一覽了然。真能以筆代舌。爲佛門提唱者也。而所與往復商榷。奉爲指南。以成此書者。惟釋藥山一人。余見青門與藥山札。不啻數十。質疑問難。大抵爲註經一事云。藥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窩潭。所與遊。皆知名士。晚而日盲。遂更其號曰瞎山。

孫西川艾。嘗遊金陵。狎客慾。謝妓。公偏訪教坊季女。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納采。卽京城下居七所。每所器皿畢具。選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麗。備極其爾之趣。穴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留盼。其豪邁如此。厥後百萬之產。取次蕩盡。但借一廬以居。雖膏腴輕善。終不言益價。一人忽款門自陳。願輸粟五百斛。公辭曰。噫。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固與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異石。公遂捐此米。剝之。石既露矣。乃懸屋置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嘗從沈啓南遊。得其點染法。而其跡世罕有傳者。蔣相國曾於大內見其尺幅。所畫爲黃壤。頗極工妙。相國以語公之裔孫長之翁。翁復爲余言如此。

嚴文靖公拜吏部尙書。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墟私寶。必自若曹始。以宿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命。訖任無越軌者。

明萬曆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彈洞天春曉。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陳崑源妙會具旨。趙應良雲所。則又陳之入室弟子也。趙之琴理。爲天下第一。嘗獨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聲淒絕。諦視之。有人長二尺許。皆古衣冠。襟坐秋草間。作聽琴狀。其聲之妙。殆感動鬼神矣。雲所嘗與同邑嚴太守天池。爲琴會於松絃館。遂勘譜行世。而陳禹道錫賢。復從趙受學焉。錫賢精著梧曲。邑人以陳蒼梧呼之。

明太祖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後廷臣賦詩。有犯光字。釋字。和字。尚字者。卽爲譏訕。甚則誅戮。輕亦謫。吾邑施孟微爲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歸。按孟微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售官僕。啓士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爲甚。自昔已然。開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議。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毋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卽嚴文靖誌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用云。今之爲人子者。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爲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僧伍叢禪。賢者恥與爲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今塑神像者。輒捕龜蛇鳥雀。生納其腹。意取生物之氣。以爲土木靈性也。聞故明時。無錫東林書院塑龜。山先生像。因一楊樹去其上半。中爲像。留其根。以爲座。當時以先生姓楊。故其像卽因楊樹。而又以先生號龜山。并納龜於其腹。直兒戲矣。

崑山一粟生。執贊謁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幾何。對曰。屬狗。一時傳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詢。余對以長屬某。次屬某。又次屬某。最幼屬某。座客某聞之。私謂余曰。子號讀書。奈何出辭若是之鄙。類崑山粟生乎。

余曰此余用五代時字文讀母書中語也。因檢書示之。某爲之面赤。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即知爲牡丹。或都重海棠。故言花即知爲海棠。吾邑文村有李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後也。其家海棠種異他處。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稱。故自隄賣花者。輒以文村種三字簽標於海棠云。世謂此花無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產。則獨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明崇禎甲戌科會試場中。皆推文長洲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給文曰。吾此卷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卷則李青也。煜面黔。向稱項黑。至此競相傳笑。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對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罾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龜曰。吾樂與。東海之龜。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熱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白香山池上篇。有如遷居坎。不知海寬之句。蓋即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即陷字。而龜字筆畫頗近龜字。近世相沿誤刻。其失固了然可見。余觀工書之士。前明如董尚書。當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龜字不免沿誤作龜。亦疎於考訂矣。

張謙字益士。子舅之子也。長余一歲。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張郎。藥裏之餘。關心吟咏。輒多佳句。家在江村。不與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數卷。後散佚。偶記數聯。錄而存之。題柳書屋云。湘江分得蘼蘭紫。虞嶺移來片石青。贈別云。蠟燭燒愁愁不斷。曉鶯喚夢夢難醒。不寐云。閑愁不散如宵霧。薄醉旋消似曉煙。夜坐云。粉牆月上畫圖出。茶甌煙生風雨來。暮秋雜咏云。石臥荒苔疑病酒。梅撐瘦骨似吟詩。草堂云。梅尚有花和我瘦。石全無竅似兒頑。代贈云。夢回味似重鴛酒。魂斷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爐。凡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爲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爲爐。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略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獸耳。曰蠅耳。曰蠹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橋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者曰索耳分權。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鼻。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最爲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蒸火久。則假色外炫。真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梨。入口即化。凝如魚。凍呵氣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爲上乘。又有製時空罍。以赤金衝滿之者。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即久不著火。納之汗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真宣。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尚沿永樂爐舊製。中年用番瀆浸擦。薰洗易爲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在口下爲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箋。方坦庵宣爐歌所言。并參以他說。爲之詳其實。別其式。辨其色。作宣爐說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詩中用字。有雙聲疊韻之分。南史王元謨問謝莊。莊曰。互護爲雙聲。礙礙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唇音。而不同韻。礙礙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又沈存中筆談。謂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簾冷。江光逼履清。侵簾逼履。皆疊韻。雙聲疊韻。謝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錢木庵謂疊韻易見。雙聲難明。陸魯望銘上思。雙聲云。豁空惟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開。安得譚雅。擲木庵爲之註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齒辨之。二字同音爲雙聲。如豁空容雲。舌居中宮聲也。木密隕雨。唇撮聚羽聲也。隱映。舌抵齒微聲也。驅雅。口開張商聲也。諸如此類。可以例推。觀此而所以爲雙聲者。乃了然矣。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錢湘靈先生。晚年居廬山西麓。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如眉臨目。先生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嘖嘖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視流連不去。先生嘖嘖自若也。室中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會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會出口。一字爲三峯釋碩授書。

佛氏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而泰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彼此語意正同。最爲警醒。余謂寓形宇內。碌碌一生。毫無豎立。即未來之歲月。無非是死過光陰也。奚待蓋棺之日乎。徐訥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格之父也。長厚有內行。妻周氏尤賢。公既多男子矣。一日。偶謂周曰。今日經某鄉。居民皆起視過客。惟農工舟中一女不睜視。可異也。是時公年老矣。周疑公屬意此女。陰爲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副寢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兒。即格也。俗呼爲徐八都堂云。

明世廟無逸殿成。春日賜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黃鸝之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時吾邑楊五川儀方爲禮部員外。照著才名。夏亦素愛之。因私遣飛騎。尋楊令屬對焉。時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動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聞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既入門。即問楊員外何在。屏客出片紙相授。即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儼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君。使者即飛騎復夏。夏以此應制。世廟稱善者久之。宋文憲公濂。嘗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略而去。一邑大驚。夫子之稱。始見于尚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苟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偃則曰。夫子。向戌。樂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孫文子。衛

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會晉臣也。而康王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陳補闕章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書。而知所為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為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遼寧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

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輒拈一首。傷格傷品。莫此為甚。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煨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為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個大勳。以帶音同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騰音近徐。故俗謬云爾。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說。而羅仙蓮化元楓。則以是日為丁令威救母之辰。釋氏謂之日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錄之以助異聞。

康熙丁卯戊辰開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為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身著長生殿傳奇初成。受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為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郡下者。悉為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海軍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前代不以書名而其書絕佳者。為震澤王文恪公。家侍御次山。嘗為余言之。友人顧文事。藏公行書一卷。為公自書所作泛南湖。飲湖心亭。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至太倉欲觀海不遂。舟中望崑山。兩登崑山。兩阻還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諸詩。公自題其後云。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書此。以復徵仲覽之。能不有以見教乎。東山拙叟王鑿。時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顏樂齋印。後有濟之及大學士章二印。此書瘦硬通神。全是晉人風格。視文祝當勝十籌。觀此而知侍御品題果為不爽云。

長白高公。園。留心繪事。能以指頭為之。別開生面。為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為絕技。鄂巖使禮生雖稍後。而頗與高周旋。嘗語人云。且園生平畫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辦事更次之。時且園方官戶部侍郎。京師士大夫遂戲呼為高更次云。

魏布衣羽階。邑先賢淵孟先生孫也。家酷貧。操行峻潔。吾黨咸重之。詩文千言。可立就。雖不甚協繩尺。

而奇傑之想。豪橫之氣。一時無兩。曾作己未元日詩。有五十年堪一笑。漫將殘夢付東風之句。吾家眉哲。許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墮水死。乃知此詩此許。實為之識也。同人醜錢梓其遺篋。汪西京。跋二絕于尾。頗得其真。詩云。碎玉終須磨全瓦。此君詩句此君文。一編死後賞音出。何必子雲知子雲。又云。捲卷低回涕不禁。分明示識歲朝吟。東風一昔醒殘夢。流水桃花杳莫尋。邑東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任。字虬軒者。以高才生為郡守。胡公績宗所知。諮以時務。每謁見必送至門外。偶于赤日中立講。李汗下。胡公命左右為之張蓋。他日特置一青蓋。張之。縣令某特為置程子衣。以別于諸生。每入見言事。縣令望門外服是服者。輒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獻志。載虬軒事。頗悉。嗣後志者。輒不復載。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為吾邑詩老。好著述。所撰隨筆六卷。多記舊聞軼事。其致禮經史。論說詩文。亦雜見焉。體例在語林詩話之間。故其書雅俗俱陳。大小並識。吐晉人之清妙。訂俗學之謬說。洵朴山方氏所云遠希老學。近埤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韻略。而不取禮注與詩疏。記祝趙事。訛化雍而為謙吉之類。未免小有舛誤。蓋聞見既博。簡擇偶疏。不足為全書病也。會若雲先生欲刊叢書。遂出篋中錄本贈之。黃廷鑑識。

柳南續筆序

王君東序者。吾邑之老學也。多識舊聞。旁搜軼事。解頤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婦翁。乃君其研之。君之大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於君。蓋自曠昔矣。年輩既懸。出處殊路。徒慕仰止之誠。莫展如舊之契。後余歸山。迨君暮齒。始獲周旋杖履。預奉緒言。篇章往復。投桃報李。方幸敘忘年之歡。獲論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龍蛇夢兆。嗟乎。黃髮淪謝。來學安仰。君雅好著述。嘗雜記言事。名曰柳南隨筆。身自校刻。翰墨餘暇。復成續筆四卷。卷中所載。略同前編。或語傳流俗。不遺於楮紳。或論涉詩文。有資於風雅。自君之沒。今又數年。後生末學。日就荒陋。觀省此書。亦足少助聞見。余門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經於君。升堂觀奧。邑人毛琛。君嘗激賞其詩。頗為延譽。親茲遺編。咸深追感。思人愛樹。矧伊手澤。因與同志校讐。思廣流布。以余曾接末塵。請為之序。余亦感慨陳迹之存。低徊晤言之日。雖才謝元宴。而情同右軍。撫卷悽愴。明其槩焉。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齊齋述。

柳南續筆自序

余向撰柳南隨筆六卷。謬付梓人。遂馳介次。久而自審。其中飛騰弄巧。曲綴街談。以至謬認蹲鴟。誤書躬儻。斯言之玷。蓋往往而是。業授劄副。亦未遑芟革也。而淳安方朴山先生。在藝林最爲老師。乃愛而忘其醜。一見激賞。謂可遠希老學。近埒新城。遺書千里。徒讀然之。余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載仰。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彙而錄之。復成四卷。從洪氏例。名曰續筆。以視前書。或少紕繆。然溝壑陋儒。識在瓶管。雖繁詞審說。究歸空腹。余豈敢以此自賢。如魏之東里閔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則固盤盂書中之子順也。遐路誠悠。而尺牘次於面。從而質之。其品隨又何如。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應奎題。

柳南續筆卷一

清 虞山王應奎東澱撰

傳名不係爵位

何元朗叢說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做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楊。維。聰者耶。□□□□詩小傳云。王履吉少與其兄履約。同學于蔡羽先生。八試鎖院不售。以年資買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有履吉爲之弟也。文肅公吳中先賢小記云。有陳道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貴重矣。至於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然則人之傳不傳。其不係乎爵位。固有斷然者。由三公之言觀之。百世而下。可以興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阮亭古詩選凡例。尤悔庵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林林非雨聲

杜詩林林屋漏無乾處。林林二字。自來無註。而後人用者多作雨聲。余意林林句自是跟上兩句說。言林上布衾兒既踏裂。而屋內所設之林。無不漏濕。豈能安眠到曉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林林猶言唧唧。村人家曰。家家不作雨聲。後見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詩。領聯云。不愁屋漏林林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對林林。且下一濕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說矣。

自號槐林

羅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為正心修身之神益者。彙成十卷。題曰槐林漫錄。槐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慚槐林之義也。其自敘歲月為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槐與桂同音。自號實為之識。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說詩碎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艸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說。迨後考之。却未盡然。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新詩啓云。首夏清和。白傅詩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為清和也。司馬公之詩。正未可輕議耳。

望鐘翁與嚴白雲論詩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為詩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布袋

猶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婿為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為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項。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驚人謂其徒曰。如何入舍婿。謂之布袋。乘無語。忽一人曰。語說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謂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婿為布袋。

耆者館

王新城為揚州司李。見酒肆招牌大書耆者館。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曩取近者悅。遠者來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徑又相似。故行人每於此多悞焉。成都費軒執御作寄江南詞一百二十首。皆言揚州事。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遊。醉客幽居名耆者。悞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湘靈八字。則為壬子壬子。癸亥癸亥。

韓文用成語

容齋四筆云。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蓋謂列子。國策。楚詞。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過矣。吾觀平淮西碑一篇。乃韓文之最佳者也。而李義山則云。點竄堯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黃魯直亦云。韓文無一字無出處。而景廬顧為是言。竊所未解。况退之所用成語。其顯然可見者。亦非止一處。如上崔虞部書。有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之句。此非本於表記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於北史王慧龍傳耶。河兩令張君墓誌。有韓不可再辱之句。非本於漢書李廣傳耶。且退之所謂陳言者。震川以不切者當之。最為得解。若謂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謬歟。

義門論前明書家

義門論書法。頗不滿於勝國諸家。其論祝希哲云。京兆書。血脈往往不貫。又故為奇詭。流宕無法。書之魔也。論王履吉云。雅宜書。頗學虞世南。然所臨摹者。不過翻本廟堂碑。往往失之于鈍。由其參證少也。論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疎。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逾。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結字局促。冗犯無一可觀。所謂都不知古人之也。又云。思翁硬執。密不容鍼。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便。古法幾盡矣。

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為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乎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西崑取義

宋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劉子儀。饒師聖。同官於朝。以詩相倡和。其詩悉效溫李。號西崑體。西崑二字。義取玉山冊府之名。見大年西崑唱集序中。實前此所未有也。而冷齋夜話。滄浪詩話。李屏山西崑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為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淪子一尉。安得廁跡冊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學

某宗伯少時。修文執禮於顧涇陽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宗伯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宗伯愕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雖但讀公明宜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

龍君執役

瞿俊字世用。號學古。居邑東五渠村。舉成化己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居官廉介絕俗。聽斷如神。一日謁張真人。真人一侍者。面目猙獰。腥臊觸鼻。真人指謂瞿曰。公職之乎。此龍君也。以有罪授職。俾執役于

此公正人爲上帝所敬。查請釋之。瞿笑而謝焉。其人曰：公第草一表。某當代爲上之。無固却也。瞿如其言。龍竟得釋。既釋。其人率龍君以謝。且謂之曰：瞿公大恩。須有以報。向聞海藏多異物。盍獻一二乎。龍君曰：某自破家以來。幾無長物。今有白雲一朵。請以相贈。既而許贈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幾。龍舉卓異。行取入都。適當盛夏。而車上常有白雲護之。不知有暑。及邸都。雲乃散去。

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尙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爲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內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塚

王昭君青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青塚。非謂塚上神獨青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塚二字。

東臯賞魚

吾邑園林。有所謂東臯者。乃瞿氏別業也。中有池數畝。蓄魚萬頭。自星卿先生至。壽明已歷四世矣。魚之大者。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罈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而園丁竊魚者。投以石灰塊。魚疑爲餌。首吞之。立斃。斃則浮起水面。獲取無算。自緣翁殉節後。家遂中落。至壽明晚歲。幾不能自存。遂大集漁人。爲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擔。吳中魚價。爲之頓減。當其時取魚也。壽明舅氏鴻文陳翁。留宿池上小閣。黎明夢一黑衣人。形狀物望。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陳作禮。若有所求者。天明啓扉。則有大鯊當戶。乃悟夢中所見。卽此物也。遂以舟載至尙湖。縱之去。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爲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

賢母堂

尹侍郎會一母李太君。守節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陽。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賓客。儲水漿以給行路。嘗歲飢設賑。尹或他出。太君卽代爲辦理。不遺不濫。遠近悅服。尹以才能調任揚州。去之日。襄人爭出貨爲建賢母堂。太君作兩絕句謝之曰：辛苦教兒四十年。還將三楚作三遷。襄陽風土頗安樂。爲感皇恩爲謝天。又曰：堤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人在眼前。祇有婆心方寸許。何勞士女競流傳。詩後自跋云：從子來襄。頻年所歲。屢災。欲安享無事耳。郡人感頌。非老身意也。口占數語。命孫兒嘉銓書示襄中父老。

吟詩墮水

劉維謙字讓宗。華亭人。乾隆五年秋日。從西湖歸。月夜于塘樓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頭。朗吟不輟。久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咏甚夥。劉生平精于韻學。自謂得不傳之秘。著有詩經叶韻辨說十卷。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攪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時。家貧甚。所居在五渠村。僅茅屋三間。上而屋板。下而四壁。並編蘆爲之。是時先生館無錫華氏。其徒以賀歲至先生舍。歸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筆管爲之者。蓋以蘆似筆管。故遂致誤認爾。其父初不解。既而詰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覺爲之失笑。

馮姬

崑山馮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刀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令理妝按歌。聲愈嘹亮。遂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李二哇

李二哇。戲賊雙僮也。美而勇。戰必突陣先出。鋒銳不可當。後爲黃得功生擒。亦愛其美。欲與之睡。不從而死。祺芳亦有詩曰：花底秦宮馬上飛。每番先陣突重圍。可憐持得刀頭血。不向勤王隊裏歸。

宋人論文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馮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馮已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文章正宗

義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恐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爲題。方爲得體。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語

方望溪謂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語。古文如歸太僕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則未也。今觀望溪之自

爲文雖未敢遽定爲有物與否。然其議論有警切痛快處。爲前人所未發者。謹摘錄之如左。凡爲人子。嗾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嗾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口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而不能一視。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

後與子異

或問徐虞求後與子有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于祖。而祖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響非類。神不響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其議禮善。古人亦未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賴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詩題下自註云。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着緋。因賦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詩題下自註云。永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膏。今人但求之楮穎。少所見矣。

巧言令色

王字泰筆屢中一條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遠焉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此解似勝矣。

梅柳一條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從此詠梅者。多用一枝。而淵明詩則云。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是一條實先於一枝矣。而詩家未見有用之者。

一把連

俗語有所謂一把連者。連當作連。按明制。宮中每夜寢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纒掛牀前架上。薰以蘭麝。名曰一把連。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也。事見秦蘭徵天啓宮詞註中。

小西天

前明崇禎間。雲南麗江郡伯木增。曾獲唐華嚴經秘抄。以中土未傳。不遠萬里。就刊吾邑毛子晉家。其使乃僧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從者往小西天。以土貢爲贖。總計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計又各四十八盤。雖金銀珠亦然。及至中途。彌望無際。日且暮。或野棲是懼。獨同行一僧。以棒擊地。忽有人從地中揭板。疊出。蓋穴居也。僧入宿。問居此何爲。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視烟氣上罩。則可掘而獲。初入掘時。質甚軟。須裏置腰間。移時乃堅。疑可買。與世所傳茯苓化琥珀者異也。及抵小西天。則去雲南萬里。去大西

天尙八千里。而雲山隱然。望之執時。其王不理他政。止務齋修。每將寂滅。則集諸練行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辨難不勝者。相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鬧不休。待一人辭窮。方伏地拜。其勝者坐受。卽代爲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復堅索水與牛二種。亦以四十八爲率。及水與牛既進。有僧數十人從他國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又誦誦咒。作喃喃狀。則牛皆跪。僧顧而喜。說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已。取所餘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盡。與血肉不異云。

荆公詠菊

王荆公菊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凋定遠許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安。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瘵。芳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有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安下雌黃。誠哉是言也。

青林高會圖

圖爲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爲張伯起。王伯毅。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于一卷。而卽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于揀擇。勿濫入。恐爲蓮公笑。蓋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杜撰不根。爲某公所深非也。今圖藏天池後人。而諸公手書已失。僅存臨本矣。

藥名詩

席啓祚。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遠宦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藥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活。當歸。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卽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龍以孝。一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甫之虛懷。亦多文表之古諷云。

方爾止吟詩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曼聲長吟。且詠且拍。人皆以爲朱翁子之徒。隨而笑之。又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卽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感之曰。改而止。

蟋蟀相公

馬士英在宏光朝。爲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爲戲。一時日爲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蟆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蝦。嗟乎。君爲蝦蟆天子。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類優

阮大鍼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尙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官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書。元宗好遊。李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戲爲翁媪。列坐。諸婦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進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蕭巷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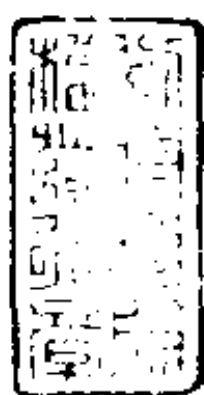
趙家駒字千里。號蕭巷。華亭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說夢一書。頗佳。其中有云。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隴。又云。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爲美事。然以施于貧士故交。乃見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處。亦當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便近鄉。恐體統亦從此陵夷矣。此兩條議論最善。精神宜取以爲法。

墓祭

古不墓祭。見于禮經。後世儒者。多泥其說。而以墓祭爲非。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至顧亭林日知錄。歷引經傳之說。累千百言。以證其非古。其論誠辨矣。獨是記之所謂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即如墓而不墳。且不樹。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從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設。掌凡邦墓之地域。是萬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無慮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設。民皆自爲卜地。又未必與所居密邇。苟缺于祭掃。則侵界址。盜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誰知之。而誰祭之。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而禮經之言。斷有不可泥者。按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今之清明。是其遺制也。唐天寶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之詔。亭林謂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是其遺教也。而吾鄉祭掃。則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吳江葉元禮。美丰姿。少時過平望酒家。一女子見而悅之。私問其母曰。頃來者爲誰。母曰。吳江葉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而病。今死矣。葉如再經此。須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禮入哭之。事如唐崔護。桃花人面。特不回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禮之師也。曾賦詩以紀其事云。



柳南續筆卷二

元燈

前輩中式。有所謂元燈者。一脈相傳。明眼輒貽預定。聞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荆川曰。意君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聽藝來相證。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第二。後方山提學浙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走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走。在。已果如其言。當時文字之有定評如此。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某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濟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即白纒。然今吳地所種。乃紳棉。非木棉也。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媪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杼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禮記論語云。古者。麻人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泉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

士論語趨袍壯云。趨泉著也。邢疏謂雜用泉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搗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于蠶桑矣。而皆開自黃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聖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己卯歲。車駕幸太湖。宋公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而售者往往以偽亂真。元正沒。製法不傳。即真者亦不及曩時矣。

周璉畫龍

周璉字崑來。江寧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畫龍著名。嘗以所畫張於黃鶴樓。標其價曰一百兩。有臬司某者。登樓見之。賞玩不置。曰。誠須一百兩。璉即卷贈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視世眼耳。公能識之。是某知己也。當爲知己贈。由是遂知名。其畫龍烘染雲霧。幾至百遍。淺深遠近。隱隱隆隆。賊足悅目。或謂畫龍以雲勝固爲得之。第烘染太過。猶非大雅所尙耳。

專官

太湖采葦。自明萬歷間鄒舜五始。張君度爲寫采葦圖。而陳仲醇萬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爲韻事。康熙三十八年。車駕南巡。舜五孫志宏。種葦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葦詩二十首。并家藏采葦圖。上命收葦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志宏着書館効力。後以職授山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爲專官。

大人

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與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靈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爲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弁州先生所謂不極而極之一端也。

四六弊病

四六出於南朝。亦有弊病。潤補之曰。王公四六話云。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變鏗。須對覽。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王荆公愛其友諱防。稱其車斜。韻險。競病聲難。殆亦以其疊韻事對也。唐人近體詩。如元白溫李。於聲律尤細。讀其應用之體。亦須以是求之。

崇正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披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總督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爲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益壞。上大以誅毛爲悔。袁論磔。而錢以權車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調眉公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後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杜詩註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錢註引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頤云云。又引唐太宗敕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見復云。聞人廬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拈押其耳項。無使善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錢似爲典切。然吾以爲竹者。輒也。批即批其類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爲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即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物情。方好動筆。

僧大涵

大涵。吳江人也。號喫雪子。既而遊廬。黃山。愛其勝。遂舍兩處。以自號。曰厲黃。嘗耕黃山。土堅。剛之有聲。忽聞半空有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伐木丁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涵實未聞詩。衆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知三字肖也。嘗論子字。象謂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矣。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

王斥書

王斥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斥方傳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同爲優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數巨羅而歸。斥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鴛鴦。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麟。子櫻。號小松。孫稚。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游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麟者。即以創始之人名之耳。

上番下脫

上番下脫。俗語也。而少陵詩有會須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詩有下脫文君取。次遊之句。近吾邑錢湘靈。者年會上。已日限蘭字韻詩云。永和年月玉峯寒。上番桃花下脫蘭。上番下脫。並是俗語。而皆經唐人用。

過所以為佳。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如杭州定慧禪院泉井之類。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地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勝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烏驢皮浸狼溪中百日。刮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收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味甘鹹。無皮臭。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敗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真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時文選家

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嘗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見續圖可云不歷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黃梨洲。范季野輩。頗薄其所為。曰為紙尾之學云。

飯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無子。頗以為憂。因向蓮池大師請焉。大師謂多飯僧。可以有濟。某君立願以二萬為率。迨已如數。乃往雲棲建水陸道場。以告圓滿。道場既畢。師乃謂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請其故。師曰。當建道場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銜君德。或隨君富。皆願為君嗣者也。隨念往生。佛固嘗言之矣。余是以預知之。

馮氏之學

吾邑馮純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為主。文必如揚雄。鄭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而後為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昌黎為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謂之矣。又云。今人文筆之弱。皆因六歲即讀朱子集註。雖欲沉鬱奧博而不能也。又云。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之如仇。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視為異端。其不滿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真實修行人也。嘗跌坐街頭。適當入定。而巡檢司過之。罪其不起。命隸于杖。杖畢。而僧遽化矣。錢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龍橋見岱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岱名之。後秀峯以進士起家。歷官至侍御史。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發怒。予杖家人問其杖之故。輒亦不自解也。蓋死時一念怨毒。未能消釋故爾。

宋箋

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覽滿幅。

諸生就試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親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檯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王麓畫作畫

太倉王侍郎童時。偶作山水小幅。粘書齋壁。祖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為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業必出吾右。瑯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幾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毫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足以發古傳渾逸之趣也。公官京師時。每歲初冬。輒贈門人幕賓畫。人人一幅。以為製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緘金以俟焉。

麓臺論畫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為問。曰。太熱。又舉查二瞻為問。曰。太生。蓋以不熱不生自處也。又曰。山水用筆須毛。毛則氣古而味厚矣。嘗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數語。則其造詣可知。

剃髮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鬚髮。少年故斬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為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遺賦為縣官所拘。自縊於獄。

孫狀元

吾邑孫承恩。字扶桑。中順治戊戌進士。弟賜。先一年舉北闕。被勅遣戍。贖傳一夕。當寧閣承恩卷。至篋中。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上問學士。王熙與孫賜一家否。即遣面詢。學士乃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欺。君父。學士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上猶乘燭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為狀元云。

唐詩選本

唐詩鼓吹一書。乃後人托名於元遺山者。自吾邑陸勸先。王子澈諸人。服習是書。重為劖削。而是書遂盛行於世。才調集一書。係章穀所選。章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為之。陸次

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為始基。汨沒靈臺。蔽銅鐵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鍾譚詩歸。或疑其寡陋無稽。錯繆難出。此誠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滌塵俗。掃除熱爛。實為對症之藥。猶非鼓吹。才調兩書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學使許公汝霖。以科試按臨澄江。試畢。合宴諸生於君山之巔。赴者二千餘人。席地論文。酬酢竟日。臨別諄諄訓誨。此從來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塋

王文恪公祖塋。在洞庭東山之化龍池。形為鳳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作探花郎。後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孫世琛。仍於康熙壬辰科狀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聞狀元公於會試前三日。祈夢於神。夢至一廳。其柱聯云。雨中春樹萬人雲。裏帝城雙鳳。蓋藏家闕二字。以示必中狀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條。謂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澤隸於官。故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設。今則山澤之間。民以價買。各有所屬。租賦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崑山近事言之。馬鞍山小。而林木茂密。有鬱鬱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蟬連。戶口饒裕。勝於他處。自乙巳水災。有盜取林木者。山主鳴之於縣。令隱持舍禁之說。不為深究。於是盜取紛如。不及半載。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風水大壞。遂致科第寥落。戶口貧瘠。有一跌不復振之勢。而其害實自上一念之姑息貽之。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請。宓子不許。曰。事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則其剔必數年不息。此其深識遠慮。非素奉聖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學優則仕。不當於此處求之乎。

薛太守

武進薛太守諸孟。方山先生之元孫也。鼎革後為頭陀。居元墓。自以名窳。吾今不冠。當去。又削髮。當去。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瑞。甲申死節名臣也。愛構園亭。頗極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魯。程君房製者。名品也。公嘗以方墨調朱砂。塗壁門牕。并及牆壁。門生魯元龍。為徽州司李。公索取方墨。元龍徧覓以應之。閱數日。又索。元龍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既乃知其故。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頗極蕭疎之致。公嘗謂人曰。衛詩云。瞻彼淇澳。綠竹漪漪。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為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汕

康熙間。廣東阜。當事祈雨不應。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門曰。老僧有風雲雷雨出賣。當事亟禮致之。禱果得。

雨。大汕以是名聞百粵。安南國王阮某。厚幣招往。餽珍寶無算。至以黃金填寺額云。

芷崖贈妓詩

蕭中素字芷崖。松郡木上。也。善為詩。所著有釋柯集。贈妓二首。雖游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真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瑯湖謝恩詩

華亭王相國。瑯湖侍御。農山長子也。嘗官禮部右侍郎。弟辭澱。同官而居左。聖祖問兄弟齒。因瑯湖長。轉左。作謝恩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新輪轉左出黃扉。朝廷異數恩誠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隨肩依雁序。得銜聯袂似鸞飛。遭逢何幸傳佳話。但愧才庸報答微。

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為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為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貴墳

洞庭山吳易字景東。明宣德初。嘗為父卜葬地於高峯之命塢。形家言。葬此。子孫當有官至一品者。後公長孫女適王文恪公。詰封一品夫人。而吳氏子孫。訖未有登第者。有識者。以為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士人稱之曰女貴墳。

刺稱同學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繼稱同學。慚愧余州記不舛。自註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眉生名壽民。宣城人。文虎名符。餘姚人。皆知名士。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實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爾邑馳馬。較勝負者。恆于斯。而如阜。泰興有良馬。亦渡江來會。適當羣騎雲集。而玉川牽一黃犢至。頗駭掉。不甚博碩。其鈴鐸較。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遊戲。衆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駒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為贄。曰。此青牛也。宜為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餐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精園御史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士國寶罪狀。賦累數萬。實權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鐵而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為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而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

東林節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擗髮。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鋼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個忠臣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動振拔。兒童猶知興起。廉頑立儒。其效不可觀乎。

關廟投刺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博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謁與侯同為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魏鼎華為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別。此侍生為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妄矣。

永樂朝詞臣

陸戲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詔成邊復貸之。令棧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尙當不寒而慄。豈復復云願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遠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章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聖文文肅錢口口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為法。

陸公酒量

雲間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諸孫皆狼籍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孺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為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篋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因。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錢。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極四時之鮮美。友篋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徧歷。暮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為世寶。舟中有病瘡者。縛銀于臂。即止。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開公。相國文靖公之裔孫也。少負才華。砥礪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尙未中。納卷而

柳南續筆卷二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脊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即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即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即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為苗。傳以他藥。吹入鼻孔。鼻孔為肺之竅。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耳。

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有繫馬在焉。孝康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蹄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况

宜與人呼兄爲况。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况况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猶兄事也。

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衡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屬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衡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吳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谷。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酸楚。讀之使人不樂。乃祁寬謂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畫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己之勝畫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即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微如瓊。蓋所謂鹿玉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爲作天寶鹿歌。

賈文

東湖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賈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子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即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即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贖。從枕上視之稱善。迺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况元人之文。清真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貨。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撫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敘。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未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即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括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并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於是噤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譏人從而交構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為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即平日贊賢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飯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為詆斥。以視徵文刺說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為人矣。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即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借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維心壯志。或有未遑之時。故於廣衆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獨精於體及味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率定遠為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愛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却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却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音。唐人詩云。樽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乘森。壽至九十有八。一曰駒。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曰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註。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君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歷錢。繁臂五十餘載。以己為萬歷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為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補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渝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吾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既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馬時遠近赴者。幾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為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為通歷。非為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未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為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併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為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嗣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是亦不得為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為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置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置甲。按置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則短。創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值下華伯郎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吟。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雲和水澗邊流。一座驚嘆。與之定交。呼為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歷官至尙書。卒於位。靈柩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為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次山侍御為余述之如此。

夏史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東朝者即今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恆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衛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考許其闡讀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遜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嘗為諸生時厭薄帖括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願學海評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絕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慈為北虞先生之子而應遜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為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為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齊集不載而黃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為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脈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為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為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審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審龜也十八房其交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藩籬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計甫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漢南歸甫草即執贄事為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為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兗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荆棘聖化所感也莫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使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赤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

解渴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為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為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即今之梅醬也但古為王者之飲而今為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綠林

今人稱盜為綠林豪客謂始於李濟溪贈盜詩而不知綠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中註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為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聲口何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偽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偽者也然為偽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為偽歐曾只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歌僅得形模故難為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聽故樂為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為者為古而難為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為得之

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為蚊所噬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為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為作楊九娘歌云

揭曼頌詩

元揭曼頌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為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意而不知其為揭作也義門謂漢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折倒

俗語有物而盡取之謂之折倒按南唐書浮屠傳後主大起蘭若廣聚生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

臨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髮。神往形留。公沒不亡。向其來。其文共三十六字。而無限痛惜之情。卻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豈況連用

古人用語助。多與後世不同。如豈況二字。似無連用之理。而三國志註及維摩經却有之。按蜀志許靖傳註。王朗與靖書云。詩人比一日之別於三秋。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又維摩詰經弟子品云。轉輪法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况如來。余修奉賢縣志。曾用之於小序中。淺學不知。有傳為笑柄者。

新城詩格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其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混淪。則全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世。自是聞代清律。非柴烟蕪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為然。

死社稷為諸侯言之

古者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為國社。以歲時祀之。國君死社稷一語。為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為一家。則又不在此例。昔唐之世。元宗有祿山之禍。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難。乃幸陝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亂。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於國君死社稷一語。莫辨天子與諸侯之不同。則當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變而坐失事機矣。

改嫁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固嘗言之。然先王制禮。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則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可見古人不論改嫁。故於文字中見之。今世衣冠之族。輒以改嫁為恥。而事出勉強。馴致無狀。反不如改嫁之為得也。往見蔣先生莘田家訓中。亦嘗言之。其所見與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說。則又教人以儉。而為程子之罪人矣。

尙書

尙書之尙。唐人詩中多作平聲。後人遂沿而不改。間有作去聲用者。人必反指為非。按夢溪筆談云。尙書本秦官。尙音上。謂上為常者。秦人音也。又較耕錄云。秦時少府遺吏在殿主發書。故謂尙書尙主也。如尙衣。尙食。尙諸之尙。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為辰羊反。然即以詩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題漢西新賃草屋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尙書郎是也。

同姓稱家

臨川李侍郎群。曝書亭集後云。近世人詩文。橫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朱竹垞先生最為博雅。今集中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別有據依耶。余按揚修答陸

柳南續筆卷四

三詩同意

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歎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孟貞隱咏蚊詩云。願為天下蠟。一夜使景清。三詩為題各異。而命意則同。蓋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者。三史之名。由來久矣。少時聞馮叟寶伯云。三史謂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也。但三國志註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看三史諸家兵書。此時國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寶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則馬班而外。其為東觀紀載。抑為袁宏紀載。謝承書歟。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舉入官。則為史與前後漢書。固有明文矣。

祭文創格

張子綱祭洪忠宣公文。今載容齋隨筆。其文但云。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尙鑒。忠宣之子景盧。謂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陸放翁祭朱元

潘侯棧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此即家字所本。不得謂古人無此稱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重華。一為從弟。一為族子。而杜詩直書曰杜位宅守歲。又曰寄杜位。韓文直書曰送韓侍御歸所治。則其於疏遠者可知。稱家之濫。殆始于前明中葉乎。

樊紹述古文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為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主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澀。殆不可句。可謂怪于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闕。此二句似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蓋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于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豪修昌黎送之以序。稱其貴而能貧。為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公為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偽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嚴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稱乘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卻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為瞿氏宴嬰媼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參坐參語

三人並坐曰參坐。見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篇。三人並語曰參語。見前漢書楊敞傳。

三登高望樓詩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重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為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曉曉。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培擊乎。

正字通

鈕玉樵觚觚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為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按汪堯峯論正字通。謂其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為新異可喜之說。如註釋字及祖免之免字。按之於經。皆不可通。此書方行於世。聊摘以戒後學。吾邑毛翁斧季。精於小學。為義門所推。亦謂正字通之誤。更甚於梅氏字彙。而玉樵乃與顧屈二書並稱。其貽誤學者。良非淺細。余故一為辨之。

書板之誤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純吟讀古淺說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據處。如南史王筠傳云。知音者稀。真賞殆絕。而東萊十七史詳節。賞字誤刻奇字。韓宗伯熟於南史。而此句屢用。卻不解奇之為賞。又豈非古本誤之哉。

儉為共德

左氏莊二十四年傳。刻其槨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共字。經典釋文無音。而世人乃並讀為恭。余竊以為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註。先君有共德。云以不丹檀刻槨為共。蓋言世之諸侯。無丹檀刻槨者。故云共也。若讀為恭。則其義不可通矣。况釋文無音。果何所據。而平讀乎。後見司馬公傳家集訓儉篇云。御孫云。儉。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沒於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觀此。可以證余之說矣。近讀顧仲恭炳燭齋隨筆。而共之義益明。其言云。共之為義。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如為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為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至納賄竊幣。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閑。而心常逸。豈非善自為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事。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食所餘。可以濟親友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阜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為盟主。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逐之。天石忽投一詩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尙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即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鷺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髮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為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驕為俊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嘖咽。而天石坐門限上。脫鞵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歲讀論語。問塾師曰。孔子何如人。塾師曰。聖人。又問曰。今何在。塾師曰。已死矣。即為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鄧山

周容。字鄧山。明末鄞縣諸生。入國初。遂謝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鴻博薦者。容笑謝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薦者遂止。

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為貴。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為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為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章川。謂在禮父母存。恆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詩韻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為可從。汪西亭本之為今韻略。縮為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成部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後學。正復不淺。蓋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讀書。即如凡例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蓋專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知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而方氏律髓亦收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而在國雜志。反稱為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惑之甚矣。

蘇夢劬

蘇夢劬。名。翔。字。苞。九。邑。人也。讀書汲古。為制義務宗先輩大家。一洗熱爛。屢試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嘗報罷時。適際午飯。遂輟箸不食。從此噉粥及餅餌者數年。至得舉而後復故。其立志之堅如此。推此以學為聖賢。亦何患不成哉。

總管廟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冲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幾處。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澱山湖。父子沒皆為神。元至元間。陰翊海運。俱封今職。則是總管之稱。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

飲光誤論

錢飲光力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為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音。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為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維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即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為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章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

汾陽異姓王。此三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為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據中聖人之說。改為平聲。此說尤為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即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既作半席。不當讀為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逸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賓退錄載齊已詩。穠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為去聲。謂於義為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興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為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判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為子美病。謂東澗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誤解閑情

陶靖節閑情賦自序云。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則知閑乃防閑之閑。與逸致閒情之閒迥別。綴文之士。章不深考。遂致誤認。昭明既嘗為白璧微瑕。即容齋三筆中。亦以為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誤學漢碑

漢碑八分書。歲久類多剝蝕。後人輒效碑上字。作劍蝕狀。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鄭簠尤甚。何義門嘗言。谷口八分書。近日江以南頗重之。然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惜疾。家次山為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則彼重之者。亦大類嗜痂矣。

梅葵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為族長。歷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有博戲者。漳浦蔡聞之。先生居梁山。下環所居三百餘家。當先生時。歷二十年。亦無敢有博戲者。

瞿張殉難

瞿稼軒。張別山。兩公。同殉桂林之難。而一以從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優劣也。善乎驥菴大師之論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慾。耐勞苦。岸傲憤烈者。而後能死。吳人居長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為吾邑人。故稱吳人。張為江陵人。故稱楚人云。

楊義士

稼軒先生死桂林之難。有門下客楊義者。為之服衰經。懸楮錢滿衣。行則蹙蹙有聲。號哭營市間。見纓弁袴袴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定南王。收斂主人。王聞而義之。并同死。張公尸亦許藝收焉。時有永明王時。給諫金某者。為僧于桂林之茅坪菴。改名姓。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收斂。張遺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義。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金以其書遺瞿氏。瞿氏子遂劄劄以行。而不及。由是兩粵及吳楚之間。但知

收斂盟張者。爲金一書之力。而藝竟混泥矣。後性因集。中載載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藝功。在吾爲編名。在盟爲負德。是兩失之矣。按藝行二字。碩甫自號二癡。本吳江人也。晚歲移家吾邑。

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尚書推爲有明第一。而黃梨洲則云。觀震川集。試除去其敘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闖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尙不了。令人氣悶。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王崑繩目爲庸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會。亦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于後人之議。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贖。因題布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甦。庸非悟乎。少林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錢湘靈紋縑雲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田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南垣善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斬之。以扇扇几贊曰。有竅。闕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扇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然。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

正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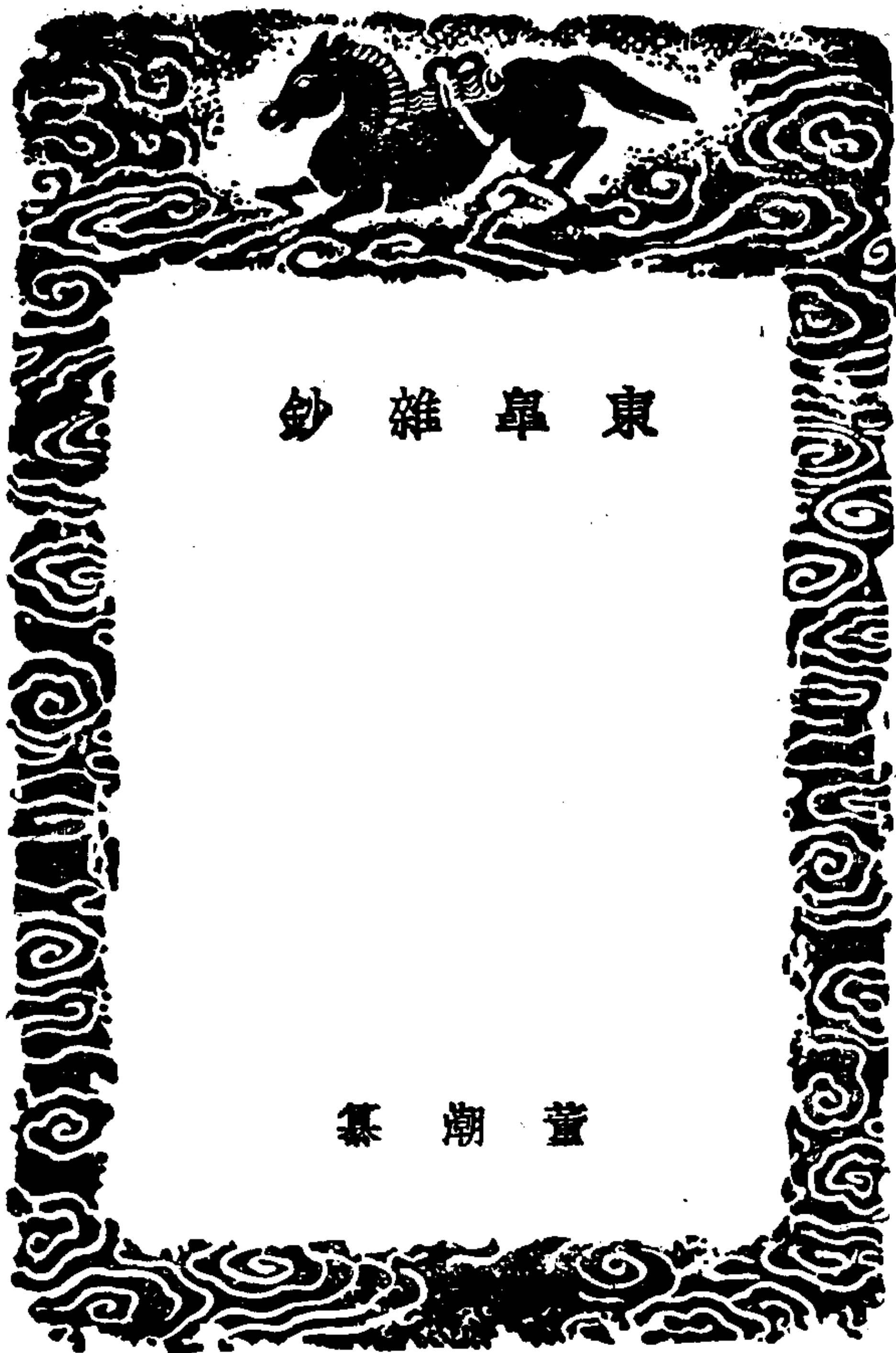
崑山吳爰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爲之左袒。吹毛索癢。勢欲甚熾。計甫草深。爲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峯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尙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歟。由是言之。即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爲定論也。

修志所難

汪堯峰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僅以前志爲藍本。須備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爲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確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虞邑流寓

賢人君子之所至。爭攀舉以爲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應載者三人。向未采錄。殊爲缺典。因標其梗概。以俟後之修志者。龍翔字大章。崑山人。靖難兵破南京。金川門先生時爲守戍卒。大哭慟云。會按籍勿伍。法令甚嚴。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園中。即園中讀書。焚膏繼晷。多所纂述。越二十餘年。禁稍解。乃仍歸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兩薦爲學官。堅不應。年八十有八卒。事詳梅花草堂人物志。及□□詩小傳。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鹽一條。又徐司寇憐園集。有家兄孚若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即語濂涇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歸生。晨。陳生芳。積書來以詩答之。之作。其詩云。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所謂江村。非即語濂涇而何。則知先生之寓居於常熟。始自乙酉歲。後遂久淹於此。故云十載也。劉永錫字爾欽。號利菴。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選長洲學教諭。鼎革後。不復歸。隱於陽城湖之濱。以賣席自給。見者呼席先生。錢尙書念其窮。招之往。不應。越幾年。竟餓死。事詳沈歸愚學博劉先生傳。而釋石林寄集集中。有和劉利菴七讓詩。其小序云。先生隱于南沙之舉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讓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按舉澤在常熟之東南。其地瀕陽城湖云。



東臯雜鈔

董潮集

自序

槐花黃後。故我依然。日坐小窗下。覺茶香簾影。致有一段幽寂趣。讀書偶得。隨事記錄。并及耳目所見。聞者。久而成帙。因取古人隨東臯以舒嘯意。名曰東臯雜鈔。非敢云窮愁著書。聊借筆墨舒寫已耳。至於備一朝之典故。擅數語之翦裁。則誠有愧昔人云。癸酉冬十一月望後書。東亭潮序。

東臯雜鈔卷一

清 董 潮 董 潮字 潮 號 東亭 浙江 海鹽 人 乾隆 癸未 進士 官 翰林 院 庶吉士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文姬矣。又羊祐即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為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俟博雅者。史稱王戎儉嗇。而華譚為郟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見義慷慨。固非近日守錢虜比也。俗語云。得之易者。曰儻來。晉書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物。卿何所嫌。按莊子刻意篇。儻來之物。寄也。俱俗語所本。語溪某者。貨雄一邑。癸酉七月初度。先是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媳有娠。應汝受生。甚惡之。因不復作賀。至七月而病。病中其媳候之。輒不欲見。云畏其眼。九月中。媳產一女。病中聞之。云可無慮矣。擬復集賓朋補祝。其子請命女名。某名之曰觀音保。定名而嬰兒哭。某氣絕矣。春花落瓣。秋花落采。蓋氣候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

朱紅揚州人某科進士。為廣西河池州。因事伏法。有舊僕湯某者。一日行過其墓。見朱如平生。湯駭懼。朱語云。汝勿怖。我知汝可信。故託汝。我有一妻一子。近已流落。汝可傳語。若能守則某輩中尚有資粟二貨。之可得數十金。足以南還。不然。可令速嫁。汝即以此物擊吾子回揚。若負心。當殛汝。言訖不見。其人驚怖。欲死。如言索之。果得二粟。因送其子南歸。妻亦不嫁。朱曾與從父乾庵同寅。見湯某親說云。

闖賊陷京城。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吃罷柘陰稀。鶯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一人。惟飛塵盈寸而已。見筇廊偶筆。

段柯古西陽雜俎載盜俠數事。近有一友云。曾於鸞照湖遇一乞食老僧。兩手各無指。詢之老僧。慨然云。事經數劫。不妨為秀才道之。某少於河北為劇盜。曾探得一鉅公。寄四萬金南還。因至山左候之。數日後。果有車馬輜重下店。一少年隨之。詢之。云是標客。蓋慣為人護送者。訪其藝。曰善彈。因與之同發。晨起少年於馬上挾彈先行。途次見樹杪一鳥鳴噪。少年引彈向之。彈從鳥邊過。尙懸分餘。鳥飛去。余因私計。曰。其術尙未云盡善。因放馬彎弧。方欲發矢。而一丸已至。左手一指墮。余固善左右射。復引弓。一丸又至。右手一指墮。腰間尙有兩斧。方欲舉之。又一丸中余眉間。因墮地不能復起。少年趨至前笑曰。余初次出行。不欲傷汝性命。兩斧權作謝可耳。下馬取之而去。余數時方醒。因此頓悟。遂棄家為僧云。

五代史家人傳。不載周太祖柴后本末。偶讀東都事略張永德傳。載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悲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所謂郭雀兒。即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為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寢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此事可補歐公書。

封宜聖之後。歷代名號不同。在漢魏曰魏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諡孔子曰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至宋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為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是以祖諡而加後嗣。乃改為衍聖公世襲。

王翊字介人。嘉興人。明末布衣。工詩。朱竹垞曾探入明詩綜。其全稿開為一俗子賣去。欲假為己有。近從友人處見其殘藁數首。五言如搖落當秋甚。蹉跎奈老何。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月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七言如人歸野寺殘陽盡。家在橫塘落葉多。魂驚去國三千里。淚下傷心一二人。春雨寒城寒浪靜。夕陽京口暮山多。絕句如塞上云。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看。金陵雜詠云。滄海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聲歇。碧井風埋玉樹花。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

主人俱不減唐人。惜不獲見其全稿。嗟乎。士生斯世。賤貧無聞而埋光鑿采者。可勝咤哉。

元末顧阿瑛處于戎馬之會。擅園池亭榭之勝。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幾忘為滄海橫流時。一時名士如楊廉夫。倪雲林。柯九思輩數十人。俱聯袂入社。迄今想見玉山風流。令人神往。明季毛子晉擁厚貲。會天下喪亂。因搜羅古今書籍。自經史子集外。下逮神官詞曲。俱備板行世。此二君者。皆擅陶朱之術。一時行事。俱堪千古。不然。遭逢世變。安知不為象齒之焚身耶。近日士大夫大抵多守錢虜。即有擅園亭聲伎之樂者。又皆借父面目。令人不可嚮邇。安得有風雅如阿瑛好事如子晉者乎。

本朝王尚書讀費道士詩。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因有十字須千古。如何失此人之歎。他如康乃心。崔黃葉。皆以標題得顯。不減昔人佳話。近讀友人朱牧人詩。有句云。雁衝落葉歸平楚。人背斜陽立小橋。使遇前輩。不知可能把臂否。

姊婿陳萊可。嘗夢至一處。見小橋野店。一女子當壚。因起勸酒。歌一詩曰。流水青山似若耶。畫橋西畔酒旗斜。人間不信春風貴。開遍碧桃樹樹花。余戲之曰。莫同盧絳。歌玉真否。近亦夢。登山見蒼莽千里。橫峯遠樹。慘澹落日中。旁一人屬余賦詩。因高吟曰。哀鴻落葉不堪聞。雁帶殘陽入亂雲。廢塚壘壘三十六。眼中多少可兒墳。南嶺遺聞錄載徵欽北狩事。備極慘穢。假名阿計。誓應是憤南渡忘復讐之計。故作此以諷激耳。其紀朱后為幽西骨祿都所辱。鄭后至虜城。腹胎間亦不免搜摸。高宗太后章氏。與四大王生二子。其餘帝姬妃嬪之辱。多不忍言。其果紀實耶。抑為書邪。近讀元人瀾粟題太宗逼幸小周后圖詩曰。江南刺得李花開。也被君王折取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圍紅紫滿龍堆。嗟乎。天道好還如此。書所載。殆亦不可知者耶。

文中子。嘗隋末時講學河汾。一時及門皆當代佐命。而隋書無傳。獨於其弟無功傳一及之。後遂有疑為子虛烏有者。或有以為因侯君集事與長孫無忌忤。故魏徵輩不敢為立傳。竊意通講學授經。儼然上繼宣聖。其書歷歷可考。必非無其人。魏徵素稱剛直。上不避君。豈畏貴戚。况薛收。李靖等。皆一時人傑。豈有徇私意而忍沒其師之名者乎。蓋諸人既以通上配仲尼。則謂其師之道。如日星江河。萬世共仰。不待書之載籍而後傳。亦且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於夫子。而又無此體。故并此不書。正所以極尊崇之意。非有他也。

東都事略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滿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續者備開。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僚。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一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見響。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日自具一種剛辣手段。正與王處仲視王愷殺勸酒美人光景同。

費貫自謂韓琦遺腹。梁師成亦自謂蘇軾出子。雖二豎之奸陰險。賊尙知以二公為蔭籍。何當日紛紛

攻許者乃出之士大夫耶。

金人破汴。議立張邦昌。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中有云。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昔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能復讐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云。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盡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讐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雄。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讀之使人氣壯。使當此時。犯虜怒而死。不且張叔夜。李若水。輩共傳不朽哉。檜何不幸。天假之年耶。抑亦宋之氣運當留若人耳。

嘗讀荆川先生稗編。愛其所採六經奧論。持論精博。多所發明。宋太史竹垞則以為非漁仲所作。稱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蓋漁仲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辨偽。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敘。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不及與論故耳。今觀其周禮卷中天文總辨。取丹元子步天歌。并云。鄭夾深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句。疑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全用通志略。天文略序中語。則非漁仲作明甚。近從友人處假得足本。所謂黎溫序已缺。應非危邦輔所藏者。因手錄一過。於卷首仍舊書集樵漁仲。蘆簾竹几。松火茶爐。日課五頁。閱二十日而卒事。歲寒風味。亦頗不惡耳。

契丹在五代時大為中國患。至宋真宗之世。自澶淵之役。南北講好。至淳化二年。女真以契丹格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當時君臣誠有見哉。至天祚荒淫。女真寇邊。奸人起釁。逆豎貪功。不思存遼障金。乃結狼虎之歡。棄祖宗之好。樊籬既撤。唇齒俱亡。善乎韓琦之言。真洞見形勢。不得謂庸無人也。葉隆禮契丹圖志二十七卷。詳載兩國誓書。及南北聘賀禮物。蓋隱然有痛於此耳。至其行文詳贍。筆法謹嚴。亦頗不減五代史。又且貶契丹而稱志。其尊崇本朝之意。以視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直書差康王出質。於獻俘詳列北遷宗族妃主等。其順逆為何如哉。讀者弗以非正史而忽之。

雪亭姓白氏。無定名。家本世族。年三十。孤貧不娶。工詩。善星緯術數。每自期其術。人亦未之信也。屢應童子試不利。末後有邑令某者。奇其文。首薦之。而雪亭文輒不完稿。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其狂謔多類此。方試時。改名曰杏。人或問之。曰。二月街頭買杏花。吾亦取其及時耳。此可想其風致矣。卒不售。其冬即病死。聞其未死前。有所遇王孫不識長卿。又無好事如臨叩令者。因鬱鬱以情死。噫。亦不幸矣。余少與雪亭交。奇書好句。朝夕商榷。小齋有竹石花木。猶記暑月露坐。抵掌劇談古今事。於時竹影橫窗。石鼎作松濤聲。相謂此境不可多得。俄而余寄跡海濱。雪亭曾有一札寄余。自敘近况。多磊落可喜事。嗚呼。孰知其竟為絕筆耶。聞其歿後降神。自言為泰山府君書記。豈君之才不伸於世。而乃見賞於冥冥中耶。青燈竹屋。願影凄然。每憶良友。如聞警欸。惜其文筆。身後又遭李長吉之厄。但記其二語云。殘蟬古柳蕭疎影。一派寒

波帶夕陽。天生好語。余因特識其人。雖然余書又何足以不朽。池北偶談。記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誠性所有。折者輒得疾。施愚山先生詩云。空山石疊。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始阿誰。余家亦有黃牡丹。不常開。開即有喪。自植後一開。而世父大萊公卒。再開而先子棄世。其花作秋葵色。紫檀心。樓高於常花。嬌艷可愛。大抵奇草木。不為瑞。即為妖。二花與洛中之金帶。抑何相反耶。

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吐作美人相。聞之先人云。武進劉雲山。醫士也。生時信鬼神。募修司徒廟。遂自為像於神側。沒後人有病者。輒祀而請之。有神效。至今香火特甚。稱曰劉先生。曾有鄰人患熱症甚亟。請之夜。見一叟至。為洗其舌。頓覺心地清涼。明日霍然。他多類此。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投一匕而愈。曰。我常州劉雲山也。贈之金。不受。但云。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某至。常則知其沒已數十年矣。因設祭而去。此事王尚書曾採入池北偶談。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高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陳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閉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願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擊。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此語可悟詩家三昧。然此意亦須心會。所謂詩有別材者。殆謂是耶。

淄川袁孝廉松籬名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公車。聞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遞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髮鬢。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袁竟下第。先祖以是科成進士。曾言其詩。可為泣下。近日江南一顧姓者。於閩中亦吟一篇云。八千舉子盡元魁。我也隨班快進來。斷續文章逐氣接。糊塗題目圈圖猜。號房瓦少常防漏。蠟燭油枯漸作灰。舍弟三官真造化。宗師竟不取遺才。雖滑稽語。然亦是真境也。德清蔡狀元崑陽。庚戌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以第一人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頭。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風塵中識天子宰相。固是難事。此輩但須令其自愧可耳。又蔡既捷後。恐自以鼎甲奪秀。因請仙卜。其門祚。占大書壬戌之秋四字。至壬戌而從姪升元復為第一人。是年秋殿試。

除塵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除塵相曹鳳。註云。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側理。紙名。可以屬對。銀杏名鴨脚。一云葵。亦名鴨脚。不解所出。近讀鮑照園葵賦云。白莖紫蒂。驟耳鴨掌。亦取其葉之形似。意當本此。

朱淑真璣璣圖。記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為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設毀交。至滔大悲憤。時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擊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為迴文。五彩相宣。聲心眩目。名曰璣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與從迎。若蘭於漢南。思好踰初云云。大略本唐則天序。按晉書列女傳。言滔為苻秦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二說不同。豈晉史反從略歟。

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向東風聽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癸酉閏後。從市上買數種舊書。內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於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句。款曰淞雲。詩筆楚楚。應是香奩中物耳。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甲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烹。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既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見池北偶談。曾祖職方公諱巽祥。順治己丑進士。洪文襄承疇門下士也。一日南回。文襄以四千金屬吳中聲伎。會祖諾之。及出京。盡以乞親友之貧乏者。回見文襄。詢及之。曾祖曰。門生以道事公。不敢以此事累公清德。竊援馮驩市義之說。已爲公散之矣。文襄大笑曰。此真子之門生也。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即吉爲起復者。誤。按唐時百僚罷而復用者。亦曰起復。

余曾夢一人。示以一聯詩曰。漢廷有劍誅張禹。湘水無書弔屈原。未知何指。

海寧查氏僕婦。暑月露臥。一小蜈蚣入其耳。急以雞汁薰之。不得出。時覺耳中作痒。久遂無患。閱數月。忽右臂皮肉間痒不可忍。按之則有物蠕蠕欲動。數日後。遂至手背間。因以刀挾之一蜈蚣。躍然而出色。白。食血已飽。從耳入臂。躍月而人無所苦。大奇。

彭少宰羨門。少以長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詞。皆一時香艷之作。至暮年每自出價購之。百錢一本。隨得隨焚。蓋自悔其少作也。余謂朱太史曝書亭集。其有功經史不少。而風懷二百韻。未免狻狻太過。兼實有其事。亦儘可刪也。

園花一郭姓者。忘其名。作詩送一友入京。其人短小。詩云。三尺驢兒三尺身。一鞭遙指帝城行。到京恰值端陽節。何處飛來大健人。

顏覲家值名銀鹿。後侍魯公終身。

錫山杜太史雲川。詔江南名宿也。在木天時某尙書家一青衣甚醜。集諸名士賦詩。約入格者相贈。太史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鉤之句。尙書大賞。竟如約。或贈杜一絕曰。銀蒜瓊鉤句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見惠徒虛語。笑殺居家舊紫微。亦佳作也。惜不得其名。

近日談詩者紛紛。市井庸奴。略知識字。便握管操觚。自命主持風雅。且有借選詩以射利者。江西一某姓者。徵詩吳下。其所選已刻大半。皆當代名公鉅卿。及奔走聲勢者。此人曾登弄珠樓賦一聯。高自稱許。後聞人誦之。不覺捧腹。云。南湖水接東湖穴。查浦山連漣浦山。由三十里海而一朝填沒。須得巨靈移山手也。

東皇雜鈔卷二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友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日暮懼往。某獨褰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名。詢以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飢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飽即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插地。用力拔之。不能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令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石板蓋其上。水清冽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飢渴即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猴。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謂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爲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子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子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攜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葱鬱。中有白光閃爍。迨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敘語。老者爲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闕吾。故與同造耳。猿出酒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床後劍教之對舞。曰。會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勉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

車馬近以驚入仕矣。

猶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蠻夷猶取此。其說甚新。

草木子曰。物之吐。一生不再交者。虎也。玳瑁也。鸞也。鸞也。鸞也。古今多取其雌雄相守。此理殊異。不覺失笑。

石門曹氏。明司李諱廣之。其首房饒於財而儉。每夜門戶。必手自扇。一夕火起。戶開不得出。全家十七口俱焚死。惟少子外宿得免。先是有納僧坐其門。化草鞋錢十八雙。云可以解難。主人堅拒不許。廚下一婦。獨施錢數文。後火起。惟此婦。雖得免。死者適如其數。宋夏英公。陳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獨見不哭。坐榻茶。素如平時。又不引客入。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近日世族子居喪。有更甚於此者。殆所謂喪心病狂者歟。

昔聞數士子於試前。請仙仙。至乃黃山谷也。諸人以功名事。欲得呂純陽問之。相與更請。未幾而稱呂。先書云。諸君各飲墨汁一杯。飲既。大書云。平時不讀書。急來飲墨汁。那有呂純陽。依然黃魯直。豈魯直滑稽。果如是耶。未知信否。

鮮卑謂被為禿髮。禿髮為孤之先。有名壽國者。產於被中。因而氏焉。見晉書。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昌諒閣之。以申罔極之痛。其曰。敢昌諒閣之。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閣也。余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雖居諒閣。情在難奪。是晉時固通稱豈虎臣偶忘之耶。

義興一獵者。暑月乘曉入山。見一巨蛇。畏熱臥嶺上。首垂而下。口張若箕。因以鳥銃中其喉。此蛇負痛疾。捲聲若風雨。嶺上之竹俱偃。焚之。臭經月餘。居氏染其氣者。多首痛頭裂。余鄉一巨宅多凶。人不致居。夏月有乘涼其中者。會日暮。見庭隅小穴中。儀仗導從。紛紛而出。人馬俱長數寸。末後一乘輿者。冠帶多髯。儀形儼然。緣階而上。呵殿聲。嗷嗷可聽。其人狂叫。倏忽不見。竟不知何怪也。

明季白司寇昂掌部時。一總戎失律。饒金請救。尙書受之。而偶遇其事。竟棄市。後夫人生一子。尙書親見。總戎入而產。及長。狂而駭。聞碎碗聲。愛之。縷絲竹。即日市器。擲之以爲樂。又市飛金數百金。從塔上。因風颺之。日光煒燦。照耀原野。誇爲奇觀。一門客以木棉花種佳。盆誑之云。此西洋牡丹也。價數百金。如數價之。數年家資蕩盡。窮餓而死。余舊居即其宅也。至今人多有談其駭事者。

昔人紀大姦事。固異矣。余所見更有異者。族祖家一縹奴。素凶悍。一日。置肉炭。糞中。令母犬往食。因從後。竊之。始覺極熱。既而陽道不能出。痛不可忍。遂極力擊之。皮肉盡脫。叫號數日而斃。此皆天壤間奇事。隋裴虔通。親執煬帝。入唐不誅。爲長州刺史。至太宗貞觀二年。始以前罪。僅削爵。流驪州。此亦漏網也。唐高祖赦王世充。而誅竇建德。與宋太宗鳩李煜。而全劉鋹。同一失刑也。世充劉鋹。百戰之餘。窮蹙始降。且弑君竊國。終不明正典刑。雖死於私讐。反爲之加罪。其人建德起山東。與唐未嘗爲惡。徒以救世充而

敗耳。至其破化。及爲煬帝發喪事。蕭后以臣禮。非當日諸賊可比。反不能有一死。南唐自周世宗時。入附。至宋未嘗失事大之禮。且後主文僑。非劉餗殘暴比。顧乃不免何耶。然嘗論之。建德雄武。類李密。而關過。雖智略不若秦王。亦一時之傑。使其不死。其才終不容於世。至李後主。恂恂如才士。乃以詞語取禍。哀哉。

嘗謂唐高祖不及睿宗。知秦王之功。而不能早定儲位。惑於嬖侍之言。終致巢隲之禍。以視睿宗舍長而立功。其明暗爲何如耶。

自古英雄未有不好色者。漢高之戚姬。項羽之美人。虞兮。光武之陰麗華。蜀先主有懷鳳之翼。魏武與文帝爭甄后。唐太宗之武氏。并巢刺王妃。自此而下。其沉溺不悔者。更無論矣。獨明太祖自馬后薨。中宮虛位者數十年。嬪御亦寥寥。汪廣洋以廢令女作妾。遂震怒賜死。其不還聲色。真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古今事有相類者。荀勗識牛鑿。而樂得諧。唐李嗣真爲太常丞。鑄黃鐘不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鑿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宅地中。若有應之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海鹽鄉民家羊產一羔。一首二身。自頸以下相連。八足兩尾。民懼。即殺之。遠近趨視。此近羊禍。甲戌二月事也。又聞數年前。民家產一鴨。有四足。

城南拙宜園。中允楊公別業也。園中位置出夫人徐氏經營。夫人工詩能畫。爲鹽邑士女之冠。園落成時。合翠聯兩邑文人。高會詩文。第其甲乙。他年得賦。遂初擬於此。借老焉。亡何。夫人亡。中允亦去官。懸組之後。留寓於茲。殆將十稔。賓朋滿座。詩酒流連。雅名俊。王月君。校書文。史論者。謂不減虞山。宗伯。園中黃白牡丹二本。爲公門下。士河南某君所貽。花時爛漫。遊人雜沓。余以晷時。曾一過焉。康熙戊戌。中允奉詔修城密雲。月君亦返棹姑蘇。在苒歲月。三十餘年。園已易主。雖曲沼猶存。而高臺漸圯。今春訪客城南。因縱步一遊。桑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亭畔桃花一株。嫣然欲笑。嗚嗚感懷。爰成二律。其二云。畫舫容與傍碧潭。層樓縹緲接晴嵐。東山高會賓朋盡。西洛名花國色酣。學士文章留塞北。美人雲雨隔江南。桃花依舊臨風笑。倒影池中映蔚藍。此余中表陳子萊可作也。使仰盛衰。不覺感慨。令人有江淹恨人。李嬌才子之歎。

烟草本夷種。嗜之者始於明季。近日士大夫習以爲常。大廷衆座中。以此爲待客之具。至閨閣亦然。粵中一士。遊某公門。自翊其技。曰善嗜烟。因請試之。先淨掃一室。集諸公於中。四圍窗戶。俱緘封完密。用好建烟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隨口噴之。成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烟草一名淡巴菰。長洲韓亦伯有長歌。

鹽邑朱諫烈。號翰沙。工詩能文。久困場屋。每元旦。以黃紙作表。願減壽以易名。自於窻前。及城隍廟。焚之。至庚子秋。聞報捷。不月餘。即死。似有神促之者。其五言如亂鴉。分古木。落日滿荒洲。曠野雲容白。寒木葉紅梅。花和客冷。春草倚愁生。西風吹古渡。秋水吊枯荷。空城延暝色。征雁下平蕪。牧笛一聲晚。江村兩岸秋。遠浦孤烟直。荒亭落照橫。七言如風穿堤柳。鳴蟬咽。雨打池荷宿。驚醒。風押楊花將夢去。鶯依夏木

抱愁居。俱不失唐音。惜乎半生不遇。一第即死。哀哉。天下奇技有不可解者。一人能口畫。先以五色紙嚼碎。或壁或門。上履五六尺。隨口吐之。須臾即成。喜聞鳥獸花木之象。工巧勝於綵繡。真奇術也。

歐陽文忠有姬姓盧。名媚兒。姿貌端麗。口中作芙蓉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茄子一名落蘇。始於吳越時。錢武肅王諱石榴爲金櫻。茄子爲落蘇。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膈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余邑周雅棊清源。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直。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上晒之曰。四書尚不讀全。何云博學。後檢之。乃在子適衛章。圈外註唐太宗置增廣生員云云。

蘭陵米賈王姓字君甫者。因商流落不偶。至乞食岳陽樓下。一日。遇道士哀之。招與同飲。因取菜汁畫一螳螂於扇。令持之索錢。比出店。則螳螂欲動。儼然生物也。因得資之以歸。後數年。友人處請亂仙。君甫亦在坐。亂忽大書一絕云。十年不見王君甫。今日相逢鬢已霜。可記岳陽樓下事。曾將菜汁畫螳螂。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嚇人狂。華亭宗伯題小嶺山水絕句也。余會觀之。畫筆明淨可愛。不類常所見筆意。真佳作也。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和烏雞血塗面。白潤如玉。按花蒂曰附。花足也。花當花根也。廣西桂林府。滿山皆梅。開花時作梅。易染人。

余先子幼穎絕倫。年十一。通五經。左國諸書。七歲時。先大父教以偶語曰。白面書生。即應聲云。黑頭宰相。大父奇之曰。此兒定不凡也。弱冠。即嚴肅恭慎。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及長。刻苦力學。詩不嘗作。而所吟多佳句。如金陵鐘樓望月云。千里暮雲歸岫遠。一天秋色入簾清。春日遊陶然亭云。烟籠春水紅橋北。翠滴晴澗御苑西。清俊不減唐人。丁巳元日。云。文章海內誰相許。名字人間竟不知。聲情悲壯。孫軒師所云。滴晴澗御苑西。清俊不減唐人。丁巳元日。云。文章海內誰相許。名字人間竟不知。聲情悲壯。孫軒師所云。真堪擊碎唾壺者也。數奇。俛得僥倖。益憤激下帷。鬱鬱發病而歿。病中猶手一編。不少置。疾亟。摩余頂嘆曰。吾所以至死不廢卷者。亦望以功名不墮家聲耳。今已矣。未識兒能成吾志否。今某不肖。復漂泊無成。每憶斯語。輒泣然淚落。不知何時得慰吾父於冥冥也。

偶讀曝書亭集。紀譚石舟遇盜不殺事。以盜父爲譚君祖科試二等士。因嘆師弟之誼。雖盜賊猶知感恩。余祖每充同考試官。所取士無一不終始成之。厥後負心者比比。其不忘師誼者。惟北直王槐三植一人而已。壬戌歲。余叔父過江西逆旅。主人之父備詢所自。因爲道姓名家世。此老忽驚拜泣下。乃余祖提學江西時所取士也。遂極款洽。明日復遍召里中同志數人。皆昔時所拔士。相與殷勤道故。臨別餽贖有加。夫一青衿耳。獨感恩若此。以視彼之紆青拖紫而遺忘其所自來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

不計私報。至世趨炎。涼更何必較量。歲華紀麗。胡震亨孝幃作。於陵子姚叔祥士茲作。與天祿閣外史。俱萬歷間僞書也。二君皆鹽邑人。李夢陽雙生子也。其一先歿。次即空同也。

余里人有營葬穴已定。夜夢一偉丈夫謂之曰。余當橫也。君所卜地。正是吾墓。乞少避之。其人不知許。迨穿穴。獨體一具。脛骨長大倍常。徙之他所。卒亦無他。按襲聖子水滸傳有插翅虎雷橫名字。是蓋烏有子虛耳。豈果有其人耶。抑姓氏偶相同耶。何以能見異於夢。而終不能爲他禍也。

崑山徐相國之後。有白玉酒觥。旁一猩猩。據觥而飲。其色又純黑。唇眼獨朱。真異寶也。武林章藻功定績。癸未庶常。工四六。爲人狂躁喜事。諸生時。科場後。俚鄙詩文。多出其手。人畏其筆舌。因寅緣得售。有陳永興者。買油爲業。擁巨貨。歿後入鄉賢祠。指紳往拜。必厚贈銀幣。章往而無所獲。遂憤怒。適海寇投誠。人黃明爲浙藩。章與厚。力構此事。遣胥役手鑲鑄至祠中。鎖木主拽出之。後黃敗。罪款亦及此事。章反坐。黃他事革職。居家益憤憤。時查某爲少宗伯。章作書與之。首托其子舉人磨勘事。後力陳此事。謂事關學校。欲其從公論。攻擊查因事伏法。籍沒時。此書遂達御覽。世宗惡其輕狡。并摘磨勘事爲科場大弊。特逮下詔獄。杖四十。枷死。其子擬革。流廣西。

後漢蔡文姬傳。曹操問文姬先人墳籍。欲使十吏就寫。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按文姬先適衛仲道。後爲胡騎所獲。生二子。重嫁董祀。今乃云云。無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操爲漢賊。外假大義。文姬行事。正是相類。無怪乎其見許也。陳改之常云。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二語。使人有遺世獨立意。讀送君者皆自屈而返。君自此遠矣。便覺飄飄然天際真人。想此語大類晉宋人。可入世說。

語木葉某。以喜子圖索題。按爾雅。螭蟠長跖。俗呼喜子。此東山之詩。所謂螭蟠在室是也。今所畫乃扁形斑色。八足而長。壁上作窠者。此物本草一名壁錢。一名壁鏡。集解稱壁錢。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牆壁間。北人呼爲壁繭。諸味竟以喜子當之。殊未合。

近日士人攻舉子業。一經之外。束閣不觀。亦有頗負時譽而空疎特甚者。笠亭賦招隱詩。用感概字。四明一友見之。譏其粗疏。其人固近日名士也。事出南華。非僻書耳。不與昔人同慨耶。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吾輩當以此爲座右箴。

今人但知青溪爲佳麗地。按南史劉瓛傳。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爲齊世大儒。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王荆公于雋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雋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悍死。又與妻日相鬩。荆公知其子失心。念此婦無罪。欲以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時有王大祝生前嫁婦。俟工部死後休妻之語。按史稱元澤未冠。著書千百言。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不類失心者。其後病疽死。魏泰所云。恐未必然。細味其眼兒媚詞。所謂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又云。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意元澤或是病婦者。不然。人即失心。亦無遽嫁其婦之理。荆公雖執拗。當不至是。

金沙荆月娟。娟氏。余叔母母也。適莊氏。早卒。工詩。如遺興云。暫向蘭陵玩物華。數椽茅屋托生涯。門前春

水通千里。樓外晴烟見萬家。好夢驚鷺城上鼓。旅愁偏對雨中花。朝來底事添吟興。竹放清陰護碧紗。春日云。東風搖曳艷陽天。花自芳菲柳自眠。最是日長無一事。蕭然茗椀竹爐邊。初秋云。白蘋紅蓼滿芳塘。殘暑猶蒸尚未涼。最愛晚來清絕處。一泓秋水浴鴛鴦。

澄江是鏡字。仲明託名講學。築室聖柯山。極其壯麗。聚門徒百十人。壬申甲戌。保舉經學。一時數大老連章薦之。高臥不就。名益高。近為胞弟告發。共三十餘款。多有不法事。常郡侯宋諱楚望。玉陽人。深惡之。毀其廬。遣書院時。適有姦僧某。擁巨貲。亦為宋公所訪。畬田八百畝。盡入書院。為膏火費。院中告示首舉二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為浩歎。

東華雜鈔卷三

今人於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往往以為詩識。如劉希夷之年年歲歲花常在。歲歲年年人不同。是矣。蘇子美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昔人以為天籟。然東坡之事。如春了無因。不居然鬼境乎。又如樂天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為十八歲病中作。而樂天壽至七十五歲之說。何足信哉。

鹽邑某姓女。已字黃某。一日病死。忽起坐。作京師男子音云。前生與此女有誓。因執手唾罵。連呼索命。忽又作蘇音男子。極力排解。且呼其家人至前。為言此女前生為舟子。此人是京師鐵匠。積銀數十金。為舟人積水殞命。尋之十餘年。今日始見。但此事尚可商量。因問此女字人未。為言結婚黃姓。女點首云。既是有夫婦。可訴於本縣城隍。再得銀錢數千。此人自然依允。且此女可即送之夫家。若留其人。必復至其家。一如言。此女即甦。至今無恙。

桐城方姓者。賣一硯。質甚粗。硯池中有兩足印。另有一石刻裸身小兒。立之印中。則水淫淫從勢中出。如潏然。制度雖俗而甚奇。昔江南李後主。有一寶硯。池中常浸一石魚。水終不涸。後為陶學士殺擄去。置他硯中。即不效。亦此類也。物類相感。固有不可解者。

古器不遇識者。湮滅不傳。往往而有鹽邑一舊姓。賣落後。賣一破廚。中得一物。似石非石。似硯非硯。硯買

廚者以二百文并之。後入高學士士奇家。云是漢宮中簾押也。高得時已轉售數買。其價千金矣。又雷威翠一張。在舊骨董店中。為張氏優人所得。攜入京師。送一部郎。亦不其賞也。後其人因事下獄。以翠飾一當路。因得脫。此公大賞。以為真雷琴。所謂百香是也。并詢所從來。此優因大獲寵愛。後以軍功入其名。得一武將云。

海鹽彭秀才。聲山繼配某氏。撫前出二女。極慈愛。長女嫁後已沒。一日婦病死。忽起作長女音。喚其父為言。母為瀉司船所拘。速送數十萬楮錢。可放轉。遲則船開不及矣。如言焚之。閱一夜而婦甦。亦言為瀉司所拘。後見長女送錢。始得釋。臨行時。為一廚人以熱油滴目中。痛不可忍。一目果盲矣。

衛夫人名鏢。字茂漪。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王逸少師也。王子敬五歲已得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甲戌七月。汎海中。浮一物。已斃。首如牛。鬣如龍。無足有皮。四片如葉。重六百餘斤。或云玳瑁也。骨為邑令蔣君所得。

海鹽徐積晚得奇疾。自聽其身中有鐘鼓聲。如禱家課誦者。初在足指。漸後。隨時周歷。或在背。或在首。正午則在心。他人不覺也。後遇一胡僧云。能治之。以油一盞。煎百沸。令徐臥。梵語移時。以油從背上沃之。倏然而過。毫無痛楚。此病頓絕矣。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想。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黛。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燕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宋李南金詞也。有大家亦流落可歎者。李贈以此詞。凄婉風流。居然作者。南金號三路冰雪翁。見鶴林玉露。

杜詩天棘蔓青絲。鶴林玉露以為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用事較切。但以己公為齊己則大誤耳。

岳珂程史。載王義豐館娃賦。以為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町。其中有曰。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髓。而放棄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忍。苧蘿之妹。適足為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楯可居。適足以華吾廬。胡足以墮吾之都。通篇立意如此。荆公亦有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伯嚭。不怨宮裏有西施。同一翻案也。不知女調盛則忠臣誅。諛諂進勢所必然。斷無兩立。此種議論。皆書生之見耳。

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南宋廬陵陳國材詩也。

鶴林玉露謂杜孤雁詩。并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喧啾喧。又謂咏鷗未句。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以與士當高舉。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自取賤辱。如浦鷗也。此種皆宋人說詩習氣。後人泥之。必至字字穿鑿矣。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則不分。兼收一處矣。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深韻。漢書蘇氏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郎中丈人行。皆仄用。此書則與雁行。太行。顏行。漢千行之類並收矣。商字內從八。爲尸張切。音傷。入陽韻。商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刻爲商。古今韻略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迥別。此書則以三商收入陽韻矣。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釋文云。庭。勅定反。逕。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此書則與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由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苦枕干。是也。此書則以由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鹽韻。占字。職瞻切。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嚴韻。作去聲讀。音戰。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註。並音之瞻反。又通雅。王劇嘗五王出關。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此書則與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

識字之難。雖前輩有所不免。牧齋尙書誤讀大家家字。不音姑。而押入六麻。如季貢才名噪若耶。標漢有女桐芳華。漢家若探東征賦。形管先應號大家也。不識裝潢字音怕。讀平聲。如籤軸裝潢。要籤新是也。漁洋司寇誤讀祈字。如不獨寒潮泣子祈。祈字未聞有讀蘇者。不應押入七虞。荒臺青草認枯。祈字則讀蘇。又不應押入六魚。與蟹。齊。華。齊。餘。齊。同作相居切矣。又雖教數字。周禮。珠。紫。玉。數。

禮記。有虞氏之兩敦。俱音對。而焦山古鼎詩。則押入平聲矣。他如都元敬讀賈胡藏珠之寶爲假。而不爲古。王魯南讀泛駕之馬。泛爲汎而不爲捧。至近日讀匪類之匪爲非而不爲分。采齊爲齊而不爲茨。肆夏爲四而不爲蓋。大行爲平聲而不爲去聲。此類夥矣。

本朝詩人。有兩邵青門。一爲虞山邵陵。字湘綸。一爲吾邑邵長衡。字子湘。同號青門。俱于思。並有邵聲之目。昭文翁司寇叔元致政歸。頗極聲伎之樂。嘗暮春開諸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湘綸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塵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湘綸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瓊璫。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又有秋柳詞亦佳。詞云。萬樹黃金綠。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烟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悵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人管。長亭路。連天遠。其集惜未見。不若子湘之著云。

柳南隨筆載。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宏光暨大學士馬士英走。僞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都督趙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其所具東。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象輪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計開。鑲金銀壹一具。法琅銀壹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螭龍犀杯一進。葵花

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王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宜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那人張混。與豫王記室諸暨會王佐善。因得見王。錄以下送禮帖子。而紀之以歸。王佐又語混云。是日錢公奉帖入府。叩首擗下。致詞於王。前。王爲色動。禮接甚歡。云。又記田雄執宏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調。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錄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會王佐親見其事。是日獨錢公伏地痛哭不能起。王佐爲扶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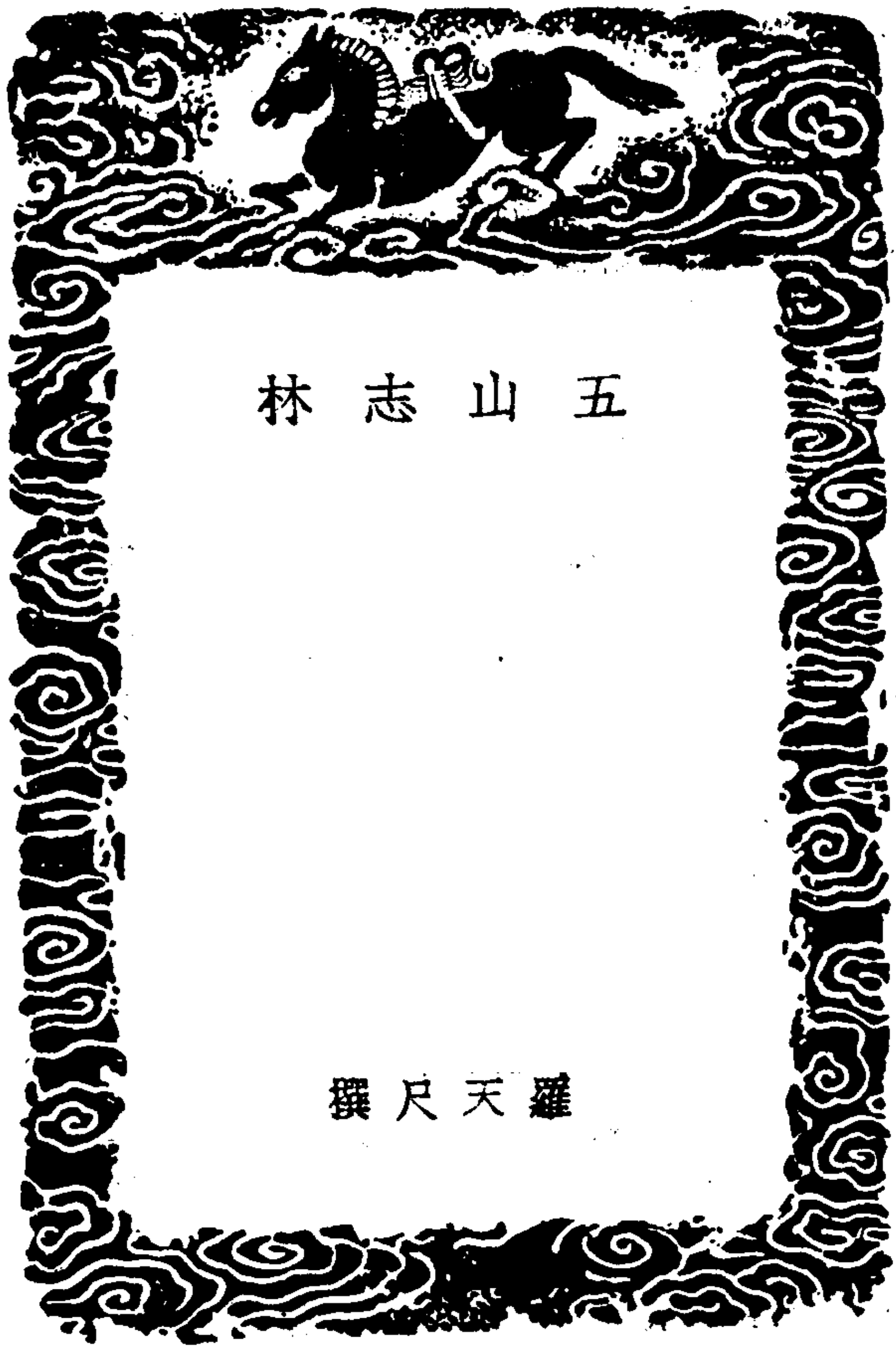
吳祭酒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曠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已爲名諸生。年亦及強仕矣。湯餅會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寒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濤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曲。羅袖香消土滿頭。海昌以誹謗伏法。其女徒邊。途中題壁詩也。見柳南隨筆。然絕無其事。是好事者爲之耳。

順治乙酉五月。南京破。柳如是力勸錢宗伯死。宗伯謝不能。柳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宗伯所。親見之。後宗伯之繼憚。柳氏亦在此耳。近日有題河東傳者云。虞山不死河東死。地下相逢也斷腸。

錢唐洪大學防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都下監稱之一。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圍名優內聚。班演皇劇。主之者爲真定梁相國清標。具東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擊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省隨云可爲。高與者說。

海昌陳相國素菴。繼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畫。吳人也。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還。舟泊吳門。遇雨。閱其寬散步處。聞徐氏饒花石。因獨詣之。先一夕。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鱗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竹間。誤觸一盆。墮地碎其缸。相國方踟躕致不安。擬奉償償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小酌。備極款曲。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有才色。願奉箕帚。時相國適喪偶。聞之心動。素善子平。遂索其二女干支。歸舟推之。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即夫人也。抵家後。相國乃翁以其不第娶妾。大怒。欲立遣之。太夫人聞之曰。此女果佳。即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然遺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即以新婦呼之。後與相國偕老云。相國既任本朝。一日過良鄉。邂逅一妓。其貌宛與夫人相似。詢之。則涕泣自言姓氏。并遭亂失身故。即徐翁長女也。因贖歸。攜至京師。後歸一滿洲武臣。其人後至八座。亦爲命婦云。



五山志林

羅天尺撰

序

機械之所流露。葉箭之所吹噓。極乎動履不齊之致矣。將欲廣其聰明。恣其考鏡。端賴有外史方志爲之紀其實而存其跡焉。南海一大都會。而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五山開。尤所稱氣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詭制殊形。千變萬狀。迭見于其間。劉熙釋名曰。紀也。紀。識之也。又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五山之故。重有賴夫書而記之者矣。孝廉羅君履先。五山中之文獻也。生平矯修練要。採藻揚芬。領袖羣英。楷模多士。于其地之前言往行。遺文軼事。舉夫聲名文物。政教風謠。下逮蟲魚草木。與居與稽。而得之見聞者。筆于書記。藏之篋笥者。壽于棗梨。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羅君固已爲其難焉者矣。歲庚午。余承修順德邑志。于所輯五山志林。多所掇取焉。因嘆其嘉惠藝林者。非淺鮮也。揚子有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披其記載。考其動履。見聞可廣。約卓可幾。是將與荊州記。吳越春秋諸書。同發南國之英華。而爲瑞世之瓊瑤矣。凌江湖定議。

余年十七。應府試五羊。日竟十三藝。得倅疾。掩關石湖瓊臺山房者十四年。先大母梁夫人。肩弄簡閣。置四子書。不得讀。日抽案上散帙。裨官野史。以消永日。自念太史公周流天下。乃獲著史記。余肩斗室中。動十數年。無從閱歷。得古今天下掌故。而錄纂以成一家言。身所未歷。不可徵信。遂于邑中近事。耳聞目見者。輒錄投敗篋中。雍正六年。詔天下纂修大清一統志。余邑大夫柴公。謬探虛聲。命與諸君子編輯局中。未閱月。藩憲王公。徵爲省局分校。屢辭不獲。在局三閱月。又以多病不任事。荷總局庶常魯公。放歸里塾。兩次從事。雖未有所撰述。而得備覽其中嘉言懿行。心有所欲。輒自私錄一冊。以歸。蓋亦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可以傳信者也。十年間。省試公車之暇。授書馬車。錦鯉。羊額諸塾。爲甘隱計。村莊無事。遂得理其前後所錄。畢註之冊。合前朝國朝爲八卷。內有標題。名曰五山志林。要皆敘述舊聞。組緝名論。竊比鈔胥。開有論著。亦明向往。非敢有所予奪于其間。總以誌吾病閒之歲月已耳。乾隆辛巳中秋日。書于石湖之雞度軒。時年七十有六。百藥居士羅天尺撰。

五山志林

總目

- 卷一 述典
 - 卷二 識今
 - 卷三 談藝
 - 卷四 傳疑
 - 卷五 闡幽
 - 卷六 誌怪
- 五山志林 總目

五山志林 總目

紀勝

卷七

辨物

卷八

誌怪

二

五山志林卷一

述典

登於史、典也。登於郡邑乘、典也。官斯土者、生斯土者、客斯土者、斯土巾幗而鬚眉者、登諸史冊、美不勝收。鐘鼎既銘、不入免園之冊可也。而取法貴近、見琴見夢、不若對懿行、捧嘉言、入寶山而空回、對熊蹯而食。指不動、非情也。爰錄一二、志予向往、且以示論古者。母曰、韓山片石堪對已哉。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衣中詩

不為逆監腐童子

迎宴不許謁家廟

賢瑞

疏秋堅誤國

代兄為縣學生中式

諫迎生佛

桃源賊雙死節

嚴禮廷杖二諫臣

勸鼻化夫

牆壞不脩

瓜大于蛤

何恭人

孝友無名姓者

五山志林 卷一

出喉不即死

柔遠祠

沈公摘奸

六自僧

父子直節

展誦忘饑

鷄鳴山祠

斥奄黨

逐官者

衣中詩

邑志述開云王清濟軍衛指揮黃蕭養攻圍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隨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乘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桃源賊雙死節

邑人梁奎區瑞同時為邑諸生並有文名奎從江門遊甚見推重以孝友聞趙督學表其堂曰愛日舉於鄉判袁州值桃源賊數十萬薄城將奔皆怯伏奎拔劍斫案誓殺此賊挺身出戰遂遇害瑞負氣節數觸教官銜之密于班簿中註瑞不到能為吏尉德與檄修萬年縣城版築方具桃源賊突至且城且戰相持數十日力竭為賊擁去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事從鼠輩耶至死罵不絕口事聞各難廢一子奎子世衡八品官瑞子健古田典史御史姚深雙表其門邑人祀於崇義祠石洞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錄祇於子賞官見之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並祠然與史多不同余弗詳之矣尺按石洞志奎瑞之祀袁州萬年名宦宜也雍正開樓縣縣儼以余祖繼忠於黃賊蹂躪時上書捐地建邑為有功則宜祀詳請兩院得並祀崇義起石洞於今日當稱允協而省志以邑無新志未入亦缺事也

不為逆監腐童子

邑志云黃著字子誠龍江人起家進士知安溪縣以堪治劇調泰興逆瑾檄揚州縣腐童子三百不聽檄戶部主事武宗親征充前道督餉使者賜斗牛服官郎中以足疾歸天尺曰吾粵南漢劉銀官者用事多腐狀頭執役禁中以媚漢主後宋潘美平粵銀降官者羣盛衣冠以見美曰此輩極人多矣盡殲之夫不奉命極人者即可殲極人者也快哉

諸禮廷杖二諫臣

邑人劉士奇張燦性皆抗直士奇官刑部員外燦官禮部員外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欲稱孝宗為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上怒收繫獄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士奇燦俱廷杖而燦竟死僅年三十八士奇後出知梧州多異政而燦生平事尤奇燦字景川善昭孫也為諸生時里豪侵其祖墓善昭以食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祖墓得歸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更不能容人迨直指毛鳳遊飲語不合遂拳之嘗謂見義勇不顧其身惟吾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石洞曰或傳燦兒時有妖降其家語他日登第除拜悉驗戊寅諫大禮先一夕復來止之燦不聽神怪之談縉紳不道信然斷而能行鬼神避之燦不愧乃祖矣

迎宴不許謁家廟

邑人梁亭表中萬歷鄉魁知南安府張獻忠陷南康飛檄諭降表誓以死守甲申聞京師變痛悼得病而卒子若衡舉崇禎庚午鄉試令永福流寇陷湖廣桂林大震衡泣與母訣誓以必死俄遷左州守會外艱訃至歸未幾故閣部陳子壯舉兵向城制府修養甲知衡與閣部為郎舅逼致書招降不從遂見殺衡子宗典中順治甲午舉人迎宴日母陳氏叱咤不令謁家廟母即雲滄先生妹也可謂賢母矣豈惟無愧于兄亦可對翁夫而無作者歟

勸勇化夫

石洞志云馮氏者龍津歐公池妻其夫嫡子兩伯兄皆庶出舅欲厚其財產先召馮諭之馮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皆三年馮曰三子皆大人所生服既無別財產其可有別乎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嘉歎而從之徐氏者龍頭梁亞三妻其夫偶與惡少往來將謀為盜徐竊知之一日置雞酒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隻雞斗酒用之不盡何苦舍生為非其夫感悟不與偕行後惡少事發伏罪其夫獨存

賢瑞

廣東舊志云陳準者順德北水堡人景泰間進為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曩朝廷設一坐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特寵恣意紊亂綱紀羅致百僚縉紳氣奪而銘賂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以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母與焉山是中外安之準為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殺

牆壞不修

通志云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長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手牆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遺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祥自後歲時泣拜于扉下歲久牆壞人令毀之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亦不復娶

疏秋整誤國

邑歐虞部集云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融吉水鄒瀛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

關上疏論買似道專政誤國不報遂去開書院講學於家有詩集十卷

瓜大於蛤

石洞志云張拱辰向氣節能官居鄉有獻百金為壽而請關說者託族子以聞屬拱辰耘瓜族子示金曰有貨如蛤何苦耘瓜為拱辰曰吾瓜大於蛤也妻子幾不能給御史陳聯芳表其里曰清白

代兄為縣學生中式

明朝洪武初法嚴峻人莫敢為郡學諸生黃連人何昌者能文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為縣學生豪長者為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貴矣何免為遂代兄為南海縣學生南海分立順德遂為順德縣學生未幾中式知麗水縣有政聲

何恭人

邑志雜記云宋羊額何世忠妻李氏以粟餉軍封恭人賜山田以葬今番禺何大山其墓也所謂野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者耶

諫迎生佛

鍾曉字景陽龍江人也少沈毅鄒智之謫石城也邑令構請仙亭居之曉師事焉中鄉舉為御史劾參政王奎參議蕭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持論侃侃與昌黎千古同轍未幾為忌者所中出為瑞州同知居官三十年窮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即裁其楹世人得一命而以武力加於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死後邑令沈鐵白兩臺表之謂居官著謬謬之節處鄉有恂恂之風天尺曰其汝愆之風類歟子千字君錫亦鄉舉亦瑞州同知瑞俗上元昇佛出遊駭動人民靡財不可勝數千出過之毀其像杖僧還俗遂毀淫祠沈令稱之兩臺曰父子濟美不愧也

孝友無名姓者

舊邑志云沈二者龍津人與兄俱孤貧鯨獨兄年五十雙臂二取魚蝦為養巧得餘先以奉兄寒則分衣事之十餘年不衰兄死哭之甚哀鄉人為具棺殮於荒丘葉志云梁亞翼縫人也不知其姓名容奇梁觀成以為子稱梁亞翼觀成中年癱瘓亞翼敬扶持之中裙廁身自浣滌未嘗倦作藝以養猶舊志之洗二云天尺讀志至此而感泣孝弟庸行士夫讀書者能之不足奇也而讀書為士夫者多以文義緣飾至性反見於乞丐賤隸能無報乎余觀列傳後多載其子孫達者為祖父食德報信有之而傳可想也昌黎賢者受諛墓金老子恥與韓非同則沈二亞翼之出於公論也負絕哉

出喉不即死

和州刺史黎宏業字孟擴吾邑馬潯人也登天啓賢書乙亥流寇張獻忠自廬陽屢掠其部宏業具方略上道臣不省乃率士民壘城浚濠除夕前一日賊十萬踰其鄉突城宏業喋血登陴士民咸效死賊且去會大雪潛運廬中縱火守者驚救而賊自北門騰入矣宏業巷戰不勝還州堂北面拜曰臣力竭矣引佩刀自剄喉出不死拭血書一絕云為官不負民為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家人扶救

宏業曰吾固必死不如觸賊刃負劍上馬家丁挺擊賊斃於前宏業後還沈眩氣絕印猶在其臂賊入署見亦為嘆息凡上惟圖書數卷請援文稿而已母李氏楊氏及妻子四人咸自縊鳳撫朱大典以聞贈太僕卿賜祭葬廕子入監讀書初賊圍急宏業募人突圍請援經略駐師安慶以除夕近享士卒置酒高會惟諭固守及破城屠害最慘經略知賊將去乃徐出兵和民痛宏業之死而咎經略之不救也國朝順治八年州學正劉蘇追宏業忠言於御史祀名宦天尺曰余讀黎美周先生河村詩序引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即死拭血書數行字應壁間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所書字三年當化碧矣河村集係和人戴敬夫詩美周言其詩多寫當日顛沛流離國難家仇有鬼號焚燬之慘其刺史之大招歎

乞宥練子寧黨

葉石洞志云順德張善昭四川僉事降附臨江尺籍魏安生八十四人皆練子寧肺腑所謂奸黨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尚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論曰予見方孝孺練子寧未嘗不涕淚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奸黨宗家外屬編五百五十戶無為善昭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朽天尺曰善昭孫燦以議大禮廷杖死一家忠烈為吾邑光豈不偉哉

柔遠祠

福建通志云中官陳道廣東順德人奉敕出鎮八閩閩地邊海番船叢委夷性兇悍有司不可治道至大舉振刷諸番譯致二千金管之竟置之法始畏服抽盤公怒毫無染指番益感德為建柔遠祠於其國以誌慕之在鎮十七年所居一室左右圖書淡然而儒生自號水月道人卒于閩中

禁淫祀

邑令吳廷舉禁淫祀文云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江龍山見五岳廟中出五帝冕而執圭五岳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雍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律宜毀且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為巫史四十堡大抵盡盡祀矣歲時伏臘醮醮禱賽椎牛擊鼓戲倡仙像男女雜沓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致攻剽鬪訟之徒資以決筴是奸盜之主而禮教之害也不佞有民人社稷寄四十堡淫祀悉毀之其材以修堡內豪壇有餘輸縣營繕像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干犯政教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也已于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匪毗報愧淫鬼矣

沈公摘奸

石洞志云沈鐵為縣慕獻臣為人不好酒色矜然若不勝衣而視事不分晝夜尤善摘奸有告其子博者鐵曰若且博何乃子乎身穢履足食何博為因問妻少何也曰再娶鐵笑曰捷之耳其人頓首謝不敢

起一日問其中若為某調某事竟乎對曰死罪有之曰宴鵝鵝何薄哉休矣或逮捕不能得則指示某所有某為識如言果得之邑中大驚皆怪其見之神也莫知所出有某生者無子而妻妒置妾別居妻戒家童結度海納妾則殺之時烈日生笠而渡遂以刀觸笠貫其腹推墮海中妻誣妾不問也驗尸得笠中刀密詢獨席人刮草有此而邑獨小洞織席久之召小洞人析薪從容語曰人告若殺某得賊則生否則死若圖之析薪者大恐用力推迹黨與盡得一鞠而服妻自絞死其明察皆此類也區志才論篤君子也詩沈公曰懸知鳥攫肉寧厭釜生魚公庭時肅肅里巷日與與人皆以為然

化民

華夫焚餘錄云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為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認為之稀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弊授孝經俗為之變

六自僧

丁卯志云周齊會字惟一斬縣人由進士來宰順德視奸如仇邑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問民積苦之會廉知按部行檣治訊實即廳鄉正縛而投之水凡投數十百人或以贖為請緩者不視取贖置其身並投之奸宄始凜凜畏法萬民歡呼有周青天之號夜迎歸燈燭千炬民愛而護之也至於焚掖生儒禁革火耗與利除害欲與民休息善政方次第舉行已為忌已者所中扼而去之民環聚控兩臺懇留者數千人閉城門三四日曾去志已決飄然就道矣遺廣文唐多契書曰向因錯認做官做人都是一樣今始知做官便做不得人做人便做不得官官去人存夫復何憾鼎革後削髮為僧號六自謂自樵自耕自炊自汲自宿云有同年為浙大吏多方求一見不得一日遇於野方荷薪下與呼之不應疾趨去

報嫂

丁卯志云董仕貞者金陵人字希泰孝行純篤一日從師歸見嫂唐氏事母孝再拜曰非嫂仕貞安能離母一宿于外他日貴不敢忘及母沒終身事兄嫂如父母焉舉於鄉為清河教諭稱其官知桐廬縣禁溺女王監生溺女竟法之自是人不敢復溺節用愛人不喜逢迎過客即上官按部無能加於常餘太守周望不悅然未有以中之也會邑中兒為府吏歸特府而請仕貞叱之府吏助其兇虐於是周望考仕貞沈酣麴蘖不恤民隱改南寧教授紀善靖江以歸仕貞不任酒生平未嘗涓滴沾唇徒以鼻過傳成其文孰察之哉先人產業貞盡以讓兄即其俸入惟兄是執不歸私室嫂沒嫁其三女妻以為言曰匪是何以報吾嫂也仕貞卒後囊囊蕭然田不滿數畝士論重之

父子直節

丁卯志云岑用賓為戶部勅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為軍容辱連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

不忍言之也今督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收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所賜以指師命乘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度劉我官校擄我卒四百斷趾遺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山平遠臺與客為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汗印綬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貨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闕茸淫貪不宜久擁兵權為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備材過絕于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懼猜忌劾之曰高拱文章雄俊策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復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忌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實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為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直聲藉甚亦以此出守云父岑萬亦進士性嚴毅任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會佩拜於上萬引却之曰拜下禮也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論譎廣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慈母不慈曲記譏藩臬令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仇母於法為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督責於王奈何王悚然謝之立命焚其書子母遂歡好如初遷河南右布政使前御史恨不解嗾言萬老勸致仕時甫踰艾云年七十三卒祀蜀名宦

奪回擄口

邑志忠烈傳云陳璠京衛人起家武進士授順德鎮標中營遊擊康熙十九年海寇謝昌作亂璠帥舟師親賊戰死子祭葬慶郵又馮俊新會人籍山東官順德鎮標中營守備謝昌之亂聞璠死赴救亦死之子祭葬慶郵又陳啓明閩漳浦人官參將署順德時前將陳璠擊海賊敗為所殺賊遂僞邑旁近村攻掠焚劫無所憚擄雉尾炬焚守汛艦汛艦皆走則乘追至北門石湖浦登岸恣掠老幼爭趨城城門閉民呼門大哭自相踐踏多死啓明三叩帥轅請發兵不應大言曰食祿為將坐視賊猖狂至此不前死戰可乎乃擐甲持刀出親兵十餘隨之徑開東門與賊遇瞋目當先突前奮擊手殺十餘賊當其鋒者皆碎各散走直追至河下賊跳船遁首尾不能自顧啓明握腕曰使得一艦發大砲追之無噍類矣賊自後膽破不敢近城一戰力也奪回擄口衣物無算民以是德之後傲還端民懇留不可得則鼓吹送至江濱數千人羅拜兩泣忽墮下中軍劉漢臣引纜截江不聽去問之則以前官坐道船械銀未償為鐵不貸民奮前曰無慮也是在吾儕因擁還城各持鉢募男子解腰纏婦人脫釵釧須臾皆滿如其數夜呼劉示之劉乃大慙謝次日復備禮如前送數十里而別

展誦忠職

丁卯志云張元字孕初江右人由吏員作尉順邑居官清慎布衣蔬食凡奉行訟謀務得情一切陋規痛革之上臺獎焉順治十七年督修鐘樓辛勤不忘故事堂官新任典史迎謁率備盛禮呈賀元惟具手板書可以獻堂官不知其廉受數事數日無以應需衣物不足復稱貸於縣民其清苦若此後轉粵西巡檢瀕行囊無一錢士民糾金以贈賦詩成帙追送百餘里元欣然曰吾前行展誦可忘饑矣前任典

史熊士仁亦江右人以藩委至。估勢剝削。暴虐特甚。時公務繁興。下民奔走不及。士仁每事誅求。不如意。刑責交加。人人重足而立。厚獲去。卒於五羊。其子蕩其貨盡。至為丐人唾之。方之張元。何如也。

通民隱鼓

丁卯志云。總兵蔡璋治兵嚴。常念順民弱。每販魚蝦果蔬之屬。鞋靴或強邀之。稍一怒目。禁不敢較。折閱弗如意。老拳及雞肋矣。璋欲通民隱。因設大鼓於門外。遇壓覆。許擊聞。立擒責治。日數遠。無少厭。民益安之。

雞鳴山祠

丁卯志云。梁昭陽字宅義。逢簡人。招討梁起。辛裔。弱冠。登崇禎癸酉賢書。改名瞰。授興寧教諭。勤講課。敦廉節。郡人士翕然宗之。時賊首陳丹。陳周。擁眾數萬。脅軍令出迎。軍乏兵。令怯莫措。人心洶洶。瞰毅然曰。予職非民社。顧忍此數萬生靈。遭荼毒乎。擐甲登陴。身率士民捍禦。賊環攻連旬。瞰督守益力。城賴保全。既而慮賊再至。城內強有力者。潛徙。瞰亟止之。聲傳募兵。造大礮火箭。率子弟團練。嗣是賊屢闖城。輒敗歸去。功聞。擢戶部司務。賊銜瞰。要於路。戕之。士民痛哭。爭具殯殮。奉祀名宦。復專祀於雞鳴山。歲時致祭。咸墮淚。比峴山云。後二賊常夢瞰奮劍逐之。神色沮喪。陳丹竟被獲。陳周受撫。至寧邑。國人數萬。不期而集。爭肩縣門。寸斬周曰。吾輩為梁公報讐。死無恨矣。當事義之。釋不問。

平步六逸

焚餘云。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為樂淡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昏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為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為父宜依醮禮命之。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為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飲宴。親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朋。散昨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為禮之大者。豫視順德邑。按石洞志六逸。唐豫。周祖生。劉子羽。周祖念。何淮。劉子高云。

斥奄黨

葉石洞志云。陳斌自幼汪直後。謫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冤。放歸里。斌不能容人過。適同里戴籍。以直黨獵大位。樹坊。斌瞪目仰視。奈何。捕塗污我。欲撻坊人。于是兩家大閔。臬司不能居解。

黃女官

邑志云。黃女官名阿妹。太學士梁儲母。黃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時。極荷女官鍾愛。洪武二十年。遷入後宮。太祖命司寶錫敕命。賜名惟德。寵眷甚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太后為詩賜之。後太夫人命少子參政。主其祀事。

逐宦者

石洞志云。吳廷舉令順德。不澳。為婦。都御史某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邑大瑞某。屬我家。

廟。敢勤從者。謝曰。令非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用也。市舶太監以金市葛。故事。與葛而還之。金。廷舉即市二葛。示太監曰。中度市之。不然。君其問之。雷州。太監怒。取金去。又有宦者。行過縣。索賂。廷舉帥士民逐去之。而御史汪宗器則曰。是固抗上市能者。會廷舉毀淫祠。以材築堤。作書院。賢館。治學宮。御史按而會其值。竹木瑣及斤兩。廷舉因日因服。拊手對簿。士民羣泣。白廷舉無私盜狀。御史大慙。乃釋之。天尺曰。余門人何日躋。授徒梧州。開遊清惠。公封君墳。在府城。名蛇山。左右有兩井。名蛇眼頭。一池。池邊一小阜。如蛤蚧狀。俗謂蛇所食也。公以抗直逐宦者。後公沒。為仇家所害。于石井上創一寺。名冰井寺。左井旁。創一閣。名準提閣。又于小阜築學宮。以截斷之。蛇無眼而缺食。其後子孫遂零落。雍正年間。尚書府售於官。改創鹽運司衙。中有榕樹合抱。官入伴。夜必見公紅袍玉帶。自樹中出。或為蛇數丈。常不能久居云。公疾惡嚴。不少委蛇。為宵小所畏。亦山川所鍾歟。

五山志林卷二

識今

余邑乘。自丁卯修後。四十年無志矣。熙朝人物闕焉。雍正庚戌。奉詔修大清一統志。余邑主爵無人。屬草者半出橫目。且上下其手者。惟孔方是問。彼都一大冤哉。幸而柴公遷瓊州司馬去。未有成書。近聞有祖化書故智者。鬼魅公行。吾恐百年後。黎邱之亂真也。因據聞見。質而存之。自附裨官。以俟後之如椽者。

擲太監

禮科遺事

徐侯政績

六貞女

丙午壬申賑

淮哥丐

義僕祠

備工盡孝

番官贈構

能治疫鬼

黃門友誼

硯狂錄書

兩百戶忠烈

三松處士

無機亭

進士厚德

待舟操

百歲進場

海鹽風力

太史格言

不修塔

讓產兩業師

食德祠

上岐婦

知縣驛夫

何公道

未字殉夫

解塵操

婦死夫痊

自知前生

節嫂

宜力南疆

白驃狷介

貧僧助賑

井底金

蓮香集殉葬

義高千古

封臂女

女智

半林遺事

孝弟忠信四彈詞

披髮操

擲太監

友入邑茂才譚元

嘗謂吾館區御史過家久習聞公令泰寧時事下車日猶更輕公文弱故匿戶口冊公

之念多為枝節進厚至數寸許公乘燭隨閱隨汰達旦而冊籍瞭如指掌自此畏公明敏不敢為奸

公生而魁偉有膽力行取晉戶曹旋擢御史巡視北城有內監中傷善類訴於公公廉其偽姑為准理

庭鞠日內監坐以聽讞公叱之謂今日理官會審汝尚如此放肆不問知理非矣內監起與爭公親捧

而擲之階下由是直聲振於朝乾隆初公告休二十餘載年八十六慶新皇嗣位手草三事垂老北上

親獻黼座抵江西省得病撫軍念其老俸官護送回廣旋復至都以目疾不克進呈

禮科遺事

雍正己酉邑令榮公奉例募志吏部何公侍御區公梁公曰羅生天尺能初以人物屬余得九十有擬禮

科給事梁公任傳敘述頗詳後余以省局去而志事亦廢傳隨散失近欲徵其事於故老無有知者予

亦茫然不盡記憶未十年已如此千秋後將何憑藉因憶一二以俟屬筆者公初令善化例藩臬新任

衙署牆堵東西兩縣畫界分修鄰縣丹雘煥然公不加飾曰民方耕俟之暇日藩憲聞之反加禮焉深

為結納因以薦剡遂晉禮科以事彈學臣某時某聲勢薰援多權要章上越旬暴卒論者謂仇家中之

也隨任止一僕行李蕭然幾不能首邱問其後人疏稿無存并不知云何予康熙年間得見其子甚窘

今有孫為僧噫世無優孟誰知廉吏後哉予友梁澤曰公在諫垣時甚有風裁督學吏書請其家一刺

薦秀才三名其妻不許可謂利子之化矣

徐侯政蹟

徐勳浙江新縣人康熙己巳由進士歷任順德有經濟不長強禦折獄如神以興起斯文為任甫下車即

繼倪侯修復青雲路建鐘樓城南有伏波橋將頹集紳士議整理衆苦資無所出侯曰毀折而資在焉

衆不喻橋九眼即命缺一眼赤口墟在隔河設一舟為渡人渡一錢不旬日獲錢數百萬橋因以成邑

自設鎮兵多驕民不安業總兵劉縱子放營債余族人羅世毅欠子母錢被拘禁責債伊母擊鼓開於

縣侯立差取世毅不與簽押取之不得已遣內丁同至侯謂丁曰有揭券乎曰有取驗為汝追償丁持

券至侯曰本縣與若主同官不忍暴其過居官放債據矣立碎之劉子又遣內丁用白纒買稻百石於

河頭旋覺為偽告於縣侯命一役請於劉謂有冒總鎮名色用賍金買民穀者當懲否劉不敢認更求

嚴治轅門帥字旗竿每歲責值於三都納金三百雞洲馬姓出役請於侯侯批紙尾云總兵非本縣上

憲任爾為也劉沿例責取侯曰須有文移乃可取納劉竟不敢移後遂永革轅門之東有戲臺在學宮

前侯曰白虎位也於學校不利率縱撥立毀之每夜於樓擊鐘以振文運樓與帥府近寢席為之不寧

劉不能禁遂於府前高懸一燈直照縣署傷侯一子侯不為動其強項如此邑人余錫純修省志傳謂

侯一日晨起視事有新會少年泥堂前以婦翁賴昏求識侯曰越俎不能也少年首觸柱血被面侯憐

之乃繫於獄若獲盜者廉新會取盜黨連婦翁至則曰吾婿也恨不與若婦故誣我侯曰余故知若婿

之無良也能與五十金吾為若絕之且曰借女來越日金女俱至侯曰五十金中人產也婿不貧矣傲

舍西郊令完昏趣具花燭鼓吹去又小圃何氏兄弟爭產侯速其族衆訊鞠一庭謂若所爭值白金耳

吾為汝父母致汝兄弟爭產大傷風教罪有攸歸吾積俸百金俾汝兄弟免余罪戾可乎遂出金置案

族人感激爭唾罵其兄弟而何氏兄弟亦相感謝而去在任四年內轉御史雍正元年祀名宦

六貞女

鳳騰云順德陳村土沃人稱李氏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僑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某

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為雄徵餉于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酒

以酒相醉期于子夜潮生盡命家人無知者詰且失女家傳告驚愕迫于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

粧儼然其家合葬于龜山之陰詔旌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然合上三珠樹化

雪應為六出花之句最工妙大均曰孔子賢伯夷叔齊與賢伯姬其心一也古死節之士始於夷齊死

節之婦始於伯姬伯姬所賦柏舟夫子以列於國風顧探薇之歌不錄而於論語稱之曰得仁噫如伯

姬者亦求仁得仁之流也哉六女之貞同於伯姬使在春秋時夫子必大書之若有詩歌則亦與白茅

行露同其絃誦矣必烈云乎哉天尺曰近年吾順鄉落無知女子多相約溺於河或三四人多至五六

人核其私意皆為嫌夫貧醜者或少結異姓英皇情癡不願分嫁者甚有行醜失身自恥同盡者說者

皆以六貞女作備噫武王應天順人曹瞞劫君紂后周公吐握求賢王莽謙恭下士武周亦作備乎哉

當事志挽頹風近于投縊沈河者驗其果非節烈冤情多如前所云等項則書不肖婦女以木榜於棺

旁令見者觸目等於朱婦之羞家節則旌之私則辱之均國家勸懲之義也風俗其庶少瘳乎

丙午壬申賑

長洲陳廣載明府。蒞順四載。多實政。不具論。賑饑一事。吾粵丙午大饑。省中大吏設賑。僅武亭。各縣流民畢集。枵腹遠涉。求撥米之粥。露處寺觀中。死亡相枕藉。惟順邑無一人至者。公鄉城分賑。每至一鄉。公先捐勸助大戶。步行酷日中。過哺未食。晚宿小舟。計前後捐金一千有奇。典朝衣不免也。士夫商賈亦感激。或粥或米。分賑鄉井。安聚而食。全邑賴活。邑尉劉士達。沿門持鉢。有如禿僧。日昃不休。遇婦孺亦煦煦開導。無不解簪脫珥者。均不愧父母斯民者也。後公遷兩廣鹽法道。以事被逮。問官廷鞠日。順民裹米負薪。親詣獄門。投塞于道。公母太夫人在寓。饋問不絕。觀者僉謂循吏之報。事遂得白。予戊午冬。計偕至南雄。有萬里一清。在凌江驛前。古坊也。予過曰。誰繼丞而堪此。或以劉士達對。予訪之。亦茨數椽。花木蕭疎。薪水不給。鬚眉皓白。子槐公車。匆匆未有所贈。余邑人。何由知之。尉小吏也。能愛民深己者。少劉真萬里一清哉。劉能詩。頗可觀。余曾於其去順日。吟一絕送云。一束行囊數卷書。會稽歸興水雲孤。不知兩載饑民淚。可化明珠贈客無。實錄也。後乾隆壬申。復饑。時予為麗澤掌教。邑令陳公志儀過。語曰。議賑非公不能。余詢之曰。先生貧儒也。能首倡捐米三十石。吾事濟矣。明府即以余所簽。開導富戶。人爭捐助。半晌得米千石。後以大吏廉修城。復饑。乞之。苦請乃得歸賑。存活亦與丙午等。

淮哥巧

康熙初年。邑有丐曰淮哥。不知何許人也。識者謂其讀書識字。為舊家子。忽一日。翻然為丐。其行徑與凡丐不同。發論多寓箴警。聞有見道之言。每至人家。叫化。有與而少緩者。即曰。一日有幾長。至今順該警情者。每曰淮哥乞米。一日有幾長。蓋出此也。有官家生兒。彌月。集文人擬酬神楔。久而未就。適淮至。大索酒肉。主人呵之。無亂語。公文思。淮曰。易耳。何不寫佑我乞兒。即事風趣。可入晉人世說。舉座驚異。物色之則遠遁矣。康熙丙辰。暨賊周玉。李榮。破邑城。擾亂之後。繼以謝昌。士女日三四。奔走奔入城內。雜沓不止。淮哥乃獨臥城隅高處。以白灰書其雙足。曰。好快活。彼持囊挈篋。奔走旁皇。思保妻子身家。向綠林乞須臾之命者。視之誠天仙也。後不知所終。

義僕祠

邑人梁廷佐。素尚風義。有擔當。數以抗直賈禍。家有僕會阿喜。百方救免。任定安教官。有士人不勝武弁。尊奉者。廷佐率縫掖。訟於帥府。帥左祖之。業通詳三院。廷佐曰。吾有崑崙奴在。無愛也。遂具詳。命僕渡海。夜行七日。而達廣州。武弁塘遞。猶未至也。遂得直。而僕於反命日。跋涉過瘁。卒於高涼。廷左曰。是死於吾儒也。哭而厚殮之。葬於居丁莊右。士人購金就太母食德祠下。構祠。貌像俎豆之。後奴屢見靈異。定安水旱災。禱祈如響。春秋賽報。竟成祀典。禮曰。有功則祀。能死以衛士。士愛而祀之。蠻宮之旁。宜也。今天子有忠孝祠。義亦忠類也。士而畏死偷生。不忠所事。士也。而奴之。擯之宮牆之外。奴而盡瘁。忠於所事。奴也。而士之。進之宮牆之內。况澤及民生。又在死後耶。

備工盡孝

李崇樸云。余枕鄰有蘇昌貴者。原市橋黃姓。少育于蘇。奉其母不啻所生。傭工他鄉。五鼓。自炊米數撮。為早膳。出門必呼。牀上老嫗曰。有飯一杯。煨土銖。母起須食之。候朝膳。恐饑也。數十年不改。後母八十。臥多遺矢。昌貴每備歸。必親取。下衣自浣滌之。若不聞其穢者。天尺曰。彼育耳。屬毛者見。無下汗乎。彼傭耳。識書者見。能以士夫驕之乎。舊志有梁亞翼者。亦育子。其洗濯同。先後相望。豈易得哉。

番官贈楷

安南國河仙鎮有莫姓者。父本中國人。為番官。少年能詩。酷嗜詞翰。曾自署曰。文章自本中原氣。事業留為異國香。賀安南者。乞粵人詩歌以獻。一日。宴內苑。指冊中詩。問余語山先生。賀者答曰。人閒福人。父子祖孫。登甲乙榜。齊眉四代。年躋九十。健步豪吟。次及梁君仲鸞。答謂與余公有雲泥隔。年七十。貧而無子。莫君聞而太息。謂君反粵日。願以相聞。譙能。亦不復記憶。遂歸粵。莫忽遣番官四人。舁沙木一具。為梁君贈。梁君貧儒也。不自為楷。市其值得二百餘金。用贖餘年。外國番官。有此憐才好義之士。人可。以地限哉。尺。乾隆壬戌春。與仲鸞遇于海幢。鸞為誦謝贈楷詩。甚佳。仲鸞。順德人。僑居花田。教讀。回憶舊有樵園居士。林其藻。字泉公。亦安南人。酷慕南海張太初詩。恨不能見面。約各繪一小影相寄。以當面晤。歲歲海船歸。必有物相餉。何海外之多奇士也。

能治疫鬼

邑人陳元孝。獨漉集云。吾友人何左王。其鄰里前年疫多死者。家人畏避不敢收。左王往經紀其喪。數十家。病者遂有夢左王沃其背冷水。得汗而愈者。其事與區都事相似。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安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於是都事門熱于要津。自官府大僚。林憲衙署。皆都事花押矣。某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人吾榻臥當瘳也。其人少睡。得汗病遂已。以此有德於大僚。擢南兵曹。乙酉。金陵陷。致遠死之。致遠字爾瑞。為人誠樸。遇難能死。其操行不備。知然而大僚之薰灼。願借寂寞。一都事之威為重。則非獨都事賢。疫亦賢鬼也。天尺按。左王名衡。號維峯。羊額人。與弟絳。並有文名。以天下多故。隱居教授。為人行方而和。非道義不言。敦尚倫紀。而務窮理致用。無拘腐之習。宗黨莫不敬而親之。晚年出遊吳越。歸隱北田。為北田五子之一。元孝又云。見面而心折其人。退而無復餘議者。惟左王一人。其推服如此。誠能動物。疫鬼亦誠所動歟。吾同年生游法珠。謁王明府於新寧。歸謂余曰。登寧摩。行窮巷。人有書蘇珥在此四字。驚訝曰。瑞一計偕。胡在此。已而所過里宅多書之。詢之土人曰。邑近多疫。有謂縣主王公。新分校得士順德蘇珥。能文。可治。書之果愈。余謂其事又與區都事相類。瑞一文宗薦優。部薦宏詞。俱以母老不赴。豈惟文人。亦敦倫紀人也。疫鬼之畏以此哉。然乾隆元年。有邑童指左王祖墳為己祖地。當事不察。竟右其人。挖其墳而平之。噫。生而經紀人喪者數十家。死不能自保其祖骸骨。天道有知乎哉。

黃門友誼

崖州學正潘月川。余業師也。與余府君同時赴學。府君赴定安。至端州得疾。乘西流。一夕抵家。踰時乃

終正寢。潘公抵任五日而卒。二人皆黃門好友。一日鄭公至余家。隔溪投以十金。流涕曰。余老矣。不能親渡海歸潘公首邱。汝有師生誼。以此金為予促其子。彼不去。汝均責且曰。終年不去。吾必以官法懲去。而浮海回。懲亦如之。後果泛大洋回。而鄭公以是年捐資客。先輩之篤友誼如此。并紀其康熙乙亥在京送府君歸粵有詩。寒風對酒三春夜。陰雨連牀六月天。其識直尋人最逸。誰知方寸地仍寬。肝膽露時文字淺。語言別後性情真。諸句交情可見矣。鄭公少作詩。予嘗問曰。公何不為詩。應曰。余做人。孰知詩亦過人如此。

狂狂錄書

太史潘耒。狂狂錄。載羅止亭來書云。己卯冬十月廿四日。順德龍滄羅詳。謹再拜。獻書於太史潘公閣下。詳。嶺南布衣也。家鳳城西。舌耕五羊。前十七日。揭武榜。晨往觀。稠人中一友附耳。告以閣下開邪之作。得者皆以為寶。詳急趨閣下。寓。詢守者求焉。辭以異日。歸而齊戒。敬詣閣下。借舍。先輩輝煌。照人眉宇。雄談宏論。立儒廉頑。旋笑語交酬。又復雍容平易。坐我春風。即出狂語相授。得抱壁而歸。謝絕一切。捧誦彌日。其一種倒缺之詞。翻空之辯。振雙開眼。為燕許手筆。固不具論。其於縉素源流。各家出處。顛末顯若列眉。其尊崇御序。尤徵特識。乃御序首以儒為宗。情閣下罕以聖賢大義正之。若為邪攻邪。僅以快粵人之素薄石濂者。而未及以仁義道德之說深曉粵人。使大判涇渭。破其迷。指其歸。而痛絕其狂根也。士風披靡。莫粵為甚。閣下既出三年之艾。以大灸粵人。七年狂。安得復惠以參朮良劑。培粵人之元氣於既壞後耶。詳再頓首。太史曰。余作狂狂錄。教長壽僧石濂。求書者塞戶。要皆以推獎語相奉。愚概不敢當。惟順德羅君。素未謀面。踵門索書而去。不數日。忽以長札見投。責以所未逮。則誠高論。至其文筆如此。而廣州人罕知之。蓋隱而不求名者也。故表而出之。至獨渡先生之札。則云。日來細誦。刺令人不忍言好。然不得不言好也。二語言短意長。誦之有餘慨矣。尺按。止亭。杏壇人。原名。字魯亭。古處君子也。康熙癸巳。粵饑。春不雨。求禱無虛日。魯亭館於南海學博署中。素食決旬。日夕為民求。請命于天。鄭珠江太史聞之。嘉其未仕而有天下之憂。親詣學署。向門敬禮。叩首者三。先生不知也。二公登今世之人。與著有閱歷隨書。多格言。書佛山鳳船及不嫁鴉二事。尤有關於風俗。乾隆辛酉。孫羅大有。舉于鄉。

兩百戶忠烈

新通志。名宦忠烈傳云。羅華。順德人。少任俠。從軍。總督盧崇峻異之。拔充右營把總。調澄海協。劉進忠叛。脅從。不屈死。事聞。廕子衛千總。郵其家。華余之族祖。譜載。被難後。家口分散。受禍最酷。又聞之父老云。華為澄海城守。劉進忠脅之。從叛。華罵曰。吾故家子。豈肯從賊。劉命力士以弓弦殪之。後康熙三十二年。其子萬象在總督朱。領文赴補。難。候補。賞盡而歸。華祀澄海名宦。岑嗣恪。順德人。與江西新城王起龍。東官王德貴。並隸虎門協。戲下。夙以忠勇相許。康熙十九年正月。謝昌入寇。并力血戰死。各贈廕如例。嗣恪廕一孫帝福。為山東臨清衛千戶。

三松處士

邑人彭容。羅公孫。耀。司鐸。曲江。日。事上之體。特慕海忠介。詔守深衛之。守幕下。腹心。為曲江弟子員。所為非法。事敗。守欲公曲庇。公不奉命。守怒。風波隨之。順治丁酉年事也。期當公車。挈家夜遁。旋登進士。乃獲免。又云。昔年地方多故。軍書旁午。縣令王印。主見不定。聽左右徵斂。公為桑梓計。撓之。令深衛公。架詞誣陷。時令所布爪牙。皆藩黨也。多方鼓煽。卒邪不勝正。王寬諒其事。又云。公清風高節。迥異恆情。督臺吳循行邑境。駐節石湖。慕公不得見。胡泉憲令香山時。為公舊交。直造公榻。達吳公意。卒以病辭。公捷南宮時。與陳省齋。學憲同譜交厚。省齋視學粵東。首問公近况。學博潘亞目。請公一刺。為諸兒地。不許。任滿。始一札投焉。尺按。吳大司馬。與。巡海錄云。駐節順德。高士羅淡峯。石湖園。屢訪不遇。詩以懷之。其詩云。坐臥高樓又一旬。石湖風景迥無塵。花填石壑秋將老。月冷繩牀夢未真。遠近青山圍古寺。參差紅葉開疎籬。蕭然我亦忘情者。何處烟霞問野人。留村可謂有文侯風。吾祖竊附干木之義。識者兩賢之。公司理貴州都勻府。不一月。前員借寇回籍。值吳逆亂。遂不復出。構石湖別業。隱其中。中有迷蝶園。感魚小隱。問津亭。淡遠草堂。諸勝。手植三松于門。自號三松處士。署堂帖有五柳先生。曾宰八旬。彭澤。三松處士亦理一月。都勻之句。與陳元孝。梁寒塘。彭聞自。吳山帶。劉卓之。輩結石湖社。暇則出遊山水名勝。旬月不歸。彭公又云。曾與公遊羅浮。宿阿耨池。公令人多伐竹。至夜積火。殿口煨之。燔爆有聲。羣峯響應。余初以為戲。既乃知公智也。曾有遊者。置囊糧石上。猿忽竊去。遂至餓。幾不能下山。云。煨竹所以令野獸遠遁。又遊西樵。宿馬家莊。與塾師談文。公隱姓名。彈公戊戌卷無佳者。余發笑。彼徐知之。即走白其東。具酒酌白雲。盡歡而去。公之行事。不同世俗如此。尺按。彭容。字公吹。一字聞。自善詩字。不求聞達。與先司理交遊最久。所論想非阿好。故備錄之。

無機亭

潘峭江先生諱隆。晉。事親孝。以計借北上。母死不及視殮。灰心仕進。性忠厚。雅嗜讀書。知陝西禮縣。坐堂上。與縫掖談文藝。多刺刺不休。間有貌。人狀有所關說。概應允。家人慮其徇情。案上撤筆。視士之狡者。多袖筆往。公仍不忍却。視民如子。偶蒲鞭示罰。輒以扇障面。而太息曰。為父母而撲子。稱能耶。越年解組。築無機亭。杜門手一編。如秀才時。亭側玉蘭高數丈。終日晤對。不問世事。閒遊市屠沽兒。多以敗魚肉給公。公欣然受之。旋資劇笑。因以駭公。亦校人欺國大夫故智也。康熙廿九年。知縣姚肅。規舉公。鄉飲正賓。吾邑自入本朝。幾百年。鄉飲者。惟公一人。物不以少而見奇哉。

進士厚德

進士李文高。原居省。會兩藩入粵。隨祖方衡。遷大良。父龍驤。以五經童補弟子員。早死。晚號三何。有終身之痛。公學籍東官。邑有姓陸者。商此地。公以試事往來。賈安。嘗主陸家。陸有子駿。而。一日乘醉。謂公曰。吾將以是子為公東牀。公笑置之。衆皆以為戲也。後公登進士。陸即以塔禮見。家人咸曰。貧猶可。其如駿且。何。是棄其女也。况酒後醉言。豈足憑耶。公卒。納之。余少時見公於津。沮。聞。手提木屐。問渡。與

乘廉肩而行。是在發甲後也。康熙庚辰赴選。卒於宿州。公善誘後進。從遊者多次第捷去。

待舟操

焚餘云。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墜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為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詞有云。月將落兮。潮平。舟不來兮。傷余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掛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船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尺。康熙丙申歲。讀書余家。鳳樓。余有婢淡雪。業許一僕。配合有日矣。其僕忽為世父贖身。以去。淡雪即投井死。是夕見夢於夫曰。吾為汝完節矣。予弔以詩。有詩書為婢設。貧賤豈郎憐之句。誰謂膠妾下流。遂無皎潔之行哉。

百歲進場

吳江鈕琇。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進場四字於燈。令其會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志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焉耳。撫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贈以金帛。天尺曰。予廣州庠序中。多眉壽之人。雍正甲寅。王文宗歲試番禺。何劍客。年一百二歲。應諸生例考。案列二等。乾隆己未。廣州梁自適。一百歲。應張文宗歲試。文多奇。冠一軍。督撫謂朝人瑞也。薦之朝。准同學人試禮部。梁亦番禺人。

海鹽風力

梁公采山。令海鹽。甚有風力。己未。公車北上。晤嘉興官京師者。為道甚詳。謂公初下車。經禮向陳公第。有豪僕高坐不起。公停輿。立與之杖。吏曰。尚書僕也。請寬之。公曰。我為彼父母。即主尚書禮子。况僕耶。後陳公在京聞之。手書謝過。邑近海塘。將軍旗下。嘗放鷹牧馬於其間。一日。有旗丁失一鷹。責村民取償。問于公。公問曰。有幾人。曰。八人。立發銀鎊八具。命差役鎖來。拒不受鎖。盡縣役八十人。縛一人來。公曰。汝何來。曰。查塘官取牌驗。無以應。公曰。逃人也。今功令重緝逃人。逸之罪在我。置之獄。立遣典史。同一弁。申解撫軍。時巡撫為高安朱公。大賞公風力。即移文將軍。將軍亦治八人罪。而嘉令不畏強禦。深結納焉。又謂公署桐鄉。日前令劉。四川人有長子不肖。裏父官。歸里。乘庶母幼弟留僧居。母子爭。時絕食。公物色之。解貨買宅以居。給以衣食。視如故人。子中丞聞而大奇之。故後與陸通政薦公行取。

太史格言

太史鄭珠江先生。嘗言少時讀書。乏紙筆。時拾人門首。裏帖。抄草時。日不暇讀。卷有社燈。貼其文於壁。而啣唔之。母寡居。有一婢。多在浦拾蛻。餽無薪。六月時。田閒稻草。編墊。予自檢數束。浮水而回。秤重水急。力弱不能約束。用首前推為勢。以濟其艱苦如此。一日。其僕貴騰謂予曰。公給事吏科時。清正

不受一文。即我輩亦清苦莫比。凡上任官。盡門包有錢三百。通例也。皆不得受。公嘗謂古今無所謂。理學。止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已。無所謂講道學。止有躬行實踐而已。又謂人而無一善可名。非人也。人而有一善可名。亦非人也。先輩以為名言。

不修塔

邑西金榜山上塔。係北門陳族風水所關。然於塔下居人不利。雍正己酉。颶風拔去其頂。居人乘勢盡平之。陳族子姓將鳴之官。長山公不許。時余館近長山書舍。有托予代請。公出片書曰。此塔建在行人公發甲後。並無有光於前者。無益於己。而有害於人。吾不為也。眾議遂寢。後公卒。聞其門人封川令張公云。公令長山時。有以私鑄事聞於上者。欽差公侯大臣數十人。率濟南兵二千。突圍長邑。督府不知所措。公不露聲色。探知某公好詩文。曲為婉導。為長人力言無此事。某公因問曰。知縣順德人姓陳。有詩人陳恭尹者。相識否。曰。族伯也。因口占獻大人來四章。其詩云。驛騎紅旗向曉開。轟聲飛報大人來。神機乍發知何事。車馬驚聞幾處雷。隊馬叢中認大人。雀翎飄映帽簷新。小臣鶴立村邊道。迎揖西風。謁後塵。供億疎慵庚癸呼。庸臣得罪罪當誅。雷霆乍過生明月。露色光風照腐儒。短後衣裝繫戰裙。書生結束令從軍。五更排入魚龍陣。擒得銅師夜策勳。某公得詩大喜。治數人而事解。公諱憲祖。康熙甲子孝廉。

讓產兩業師

瓊山山房自鏡錄云。崖州學正潘衍泗。余業師也。性恂謹。事叔如父。撫從弟如子。喪葬婚娶。悉以身任。義讓先世遺田。代輸其賦。外祖羅心字翁。乏嗣。無遺業。亦無應繼。捐金置田。畀宗人。附祀家廟。從伯番禺陪貢。維世熊。亦余業師。性端方。父向白。公惜其才不遇。捐貲一百。俾充餉生。後以己業量償兄弟。曰。父志也。師卒與之。臨卒。有治命遺言一書。一粟家禮。

食德祠

鈕玉樵。瓊士。省試。赴海湖行。途徑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糧。中阻。順德梁廷佐。為定安教諭。迎養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為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寒士。子俱踴躍于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若孫。為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田三百畝于居丁莊。諸生感其德。即于丁莊左為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于內。至者千餘人。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設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皇朝制。應薙髮。薙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缶。廷佐亦於祠側築髮壇焉。考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沈夫人廟相鄰。沈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洗以功顯。馮以節成。歸然海南。允稱並峙。

上岐婦

獨漉集云。順德之西北鄉。曰上岐。有孤子之母。夫死。食貧不嫁。孤子長。當納婦。乃自賃為富室炊。受其值

金爲之聘婦始歸問始何在。孤子告之故。婦泣曰。娶妻以爲養也。得婦失姑。用婦何爲。詰且爲謀于父。自出簪珥足之。得三金授孤子。孤子與同買者宿。喜曰。吾母且當返。同買者曰。汝安得金。孤子出婦金語之。夜同買者竊其金。比旦索之不得。婦大慟。拒戶自縊。氣絕。同買者爲股動。與鄰里數人走孤子家。傍復伸救。俄而大雨如注。電光遠庭數匝。雷赫然起庭中。震同買死。其衣片片擊裂。婦金從死。買屨開扉出。封識尙如故也。鄰里大譁。婦亦驚。蘇康照丁未七月日也。獨渡子曰。天道未有若茲之近者也。豈不誠哉。而憤世者。或遂謂無天道。夫以婦之賢。而同買者無所感。尙冒然肆其貪殘之心。匹夫匹婦計窮極而無以自明。此天討所亟加也。天之誅賞。必于人所不察。彼之顯著。人得而誅之。天豈冥冥而奪人以權哉。不然。世俗而日下矣。爲之需者不亦勞乎。

知縣驛夫

瘦羸山房自鏡錄云。劉元正先輩聞得令清平。余父執也。先大人同鄭太史黔遊。至清平。縣在萬山中。苗民難處。官無事。旬月上堂。鳴琴賦詩而已。惟地當衝要。役馬百匹。以供往來。劉曰。余非知縣。一驛夫耳。暇進諸生講業。授作文法。三年。中鄉會者三人。有清平所未有也。辛丑。以清廉行取。未赴召。卒於黔。變不能歸葬。余少時見公和魚骨鶴詩甚佳。在陳離憲署中。會浙江戶部郎中李成略之子李青原說。曾在京受業公門下。稱公雅靜可挹。取舍不苟。而竟無子。天道何如哉。

何公道

川中孝廉楊廷。有阜角修路碑云。順德何公道。來宰汝邑。值西藏用兵。羽檄交馳。凡崇巒層嶺。皆務削險爲夷。若查耳閣。五鳳激。羊店。三店。及七盤。青沙坪。皆非合千萬人手足不能。侯無更張動衆之擾。遂使衆畢乃力。自忘其勞。侯之愛人。實心實政。可見。今歲復阜角頭與阜灣二路。樵牧負乘者。皆便于行旅。因命爲何公道。天尺曰。雍正乙卯。館公鄉。聞公令西川時。川陝總督年羹堯。聲勢甚張。適有同鄉子麥村李姓者。自索府腰于年。時用事風公出門下。許爲之地。公婉謝之。竟十年不調。後黨籍無名。陞直隸通判。上廉其忠直。擢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未字殉夫

文鈔云。順德梁雪筠女。許麥氏子。麥死。欲奔喪。不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也。遂自經。順治戊戌春也。尺按。桂州胡天運女。許適何瑞謙。亦未字奔喪。以死自誓。瑞謙小祥。立兄子爲嗣。葬有日矣。先夕拒門自經。雍正六年。旌子嘗謂朝廷之議例。與儒生之議禮。雖互相與。要時重時輕。而要有不可易之情理。女未嫁而殉夫。前明歸太僕非之。謂禮。女未廟見而死。不祔于姑。歸葬於女子之黨。未成婦也。未成婦而烏乎死。我朝毛鶴舫。汪堯峯。兩先生。又以爲女既字而未嫁。與士之未委贅者同。夷齊於村未仕而死。汪錡於魯未成人。且未食祿也而死。聖人一則以爲仁。一則勸之勿殤。由是觀之。忠孝節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礪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以挽世道之衰。而世且有賣君父而不顧。棄其夫而他之者。况于抑之耶。若夫胡烈女之死也。紳士聯呈上其事於當道。初以例格不得旌。旋又以

撫臣之疏而與旌。中以戶部之移咨無名。不與旌。終以嗣子之額請。藩司之咨請。而得與于旌。豈非時重時輕。互相與要。而要有不可易之情理者與。或曰。烈女之精靈。若或啓之。彼自知行其是耳。豈欲以名見者哉。亦淺之乎。視烈女矣。

霹靂操

焚餘云。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不克娶。夫之母自謂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而令母自謂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謂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于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給以被竊。婦痛哭。計無所施。即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焚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某曰。噫。雷之生人而又能死人也。有如是哉。乃按琴爲霹靂操曰。一聲憾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噫。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于孝婦之身。尺按。此與陳獨漉所記上岐婦相類。但上岐婦同買者盜其金。此則其夫自盜。不同耳。而雷之姓婦而斃盜金者。則一豈均同一事而傳異詞耶。否則。順何多賢婦也。

婦死夫痊

邑城北岡邊坊。民何隆昌妻吳氏。早失怙恃。依於兄嫂。遠嫁而兄復卒。婦恨泣終天。復抱手足痛。常不聊生。歸何半載。事姑惟謹。一日。何病瘵。婦禱天以身代。越旬而夫不痊。因謂從嫂曰。許身代而托控言。天不我應。宜也。未幾。夫病劇。即投井死。夫聞趨視。而病變然去體矣。從兄訴于官。其婦曰。小姑志也。事遂白。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日也。予觀其事。歎婦之孝烈。而天之非夢夢也。其夫以旬月沈疴之身。宜爲溝中瘠久矣。婦死不旋踵而變然以起。謂非婦能動天。而天不負婦之爲耶。傳云。天道遠。人事邇。苟盡人事。而天道又何遠哉。因製琴并歌。屬有心世道者和焉。予歌載瘦羸山房集。不錄。同學明經吳超常詩。晚云。烈婦分明起病夫。驚看奇事世間無。代身不媿金縢册。投井寧同石尉珠。匹婦有權要造化。士林憑弔托生芻。黃泉不是甘同穴。應化飛鸞侍老姑。

自知前生

陳獨漉集云。番禺陶苦子瑣。嘗與梁塞塘。何左王。不僧兄弟。暨余。隱於羊額村之北田。世號北田五子。其尊人幼岳翁。貨雄一郡。有謙泉僧常慕化于其家。其徒羨之。每夜密禱佛前。願生翁家。一夕拜而伏地。逾時不起。其師以杖叩之。起而悲曰。大士方授心經。奈何醒我。師取經試之。朗誦至不生不滅。大士授我至是。餘不知也。其徒素不識字。師乃信之。久之。登樹摘果。墜而傷肩。其師以藥傅之。辭曰。吾生陶家矣。語畢而絕。其師下山之陶家。募錢焚化。黎明而至。則陶翁列香燭堂上。告舉孫矣。徐語以故。翁曰。然哉。昨夕昏時。吾見其趨而入。呼之不應。斯其是也。翁言新兒肩有紅痣。而一足屈。師曰。足屈。所傷也。痣紅。所傳藥也。歸山爲直其足而葬之。足遂愈。尺聞苦子少時過寺。有大笑吟詩。過秋寺。寺僧知我是何人句。時父母猶匿而未告其前因。乃自道破。奇哉。而苦子潔身獨行。遜世無悶。可謂高士矣。後苦子外出。母死于羊額。左王主其喪。

節嫂

倫敦鄭惟上述其族伯祖德熙之妻陳氏夫死奔喪守節人希見面女客過集一見即不復交談人怪其固節婦曰小姑妯娌所談不無樂狎快意事予未亡人何可言且人非木石不能無感觸謹守之耳太史珠江先生每過輒禮拜之呼為節嫂年六十卒貧不能旌

宜力南疆

左公界園諱必恭父江西廣信人客佛山生公占順德龍山籍中辛酉鄉舉設教汾江註錄生數百人後以知縣擢御史出知揚州府奪情起用仁皇帝南巡賜宜力南疆宸翰以褒之旋陞左都奉命同趙普典試江南事竣適鹽商程氏後妻子中式前子出首倡禍全省鼓變有趙子龍一身是膽左邱明兩目無珠之謠聖祖遣官勘問得實謂普全身是膽何不可為公雙目無珠不問耳非不公也普辟而公止革職鎮江句容知縣亦趙姓為房考少年進士有惠政亦擬辟士民萬人擁之哭聲震天地甚矣天水之慘也姓亦有不幸哉功令入籍三十年即稱士著公父子來粵將百年矣獨居佛山未嘗至順而二子皆以順籍中式前修邑乘次公今大理寺評事粵章以公狀入志柴明府謂聖明已白公無辜登諸乘可也後志未成閱而不論

白驃捐介

杏壇貢生羅鏞字白驃能文康熙年間為學使者識賞挾佐丹黃歷九郡所至得人使者親信之有親友以童生二十名托取入泮每名謝二百金反授關節鏞難面却其人去後即焚其字眼取文不存情面二十名中止入一名入者如約致謝鏞曰子文佳自入彀非予私錄峻拒不受朋黨並高其守其姪孫友耕云

貧僧助賑

乾隆戊寅吾粵大饑斗米二百錢順邑林頭鄉抖塵庵僧知通貧僧也少與妻黃長齋念佛坐白蓮教陷獄中百八十日後當事憐其無辜出諸獄贈以金知通遂削髮為僧抱金而泣誓非大故不得用今歲念鄉民饑遂出其金七十兩托鄉老賑濟多賴以活鄉人梁文登曰好施難矣僧尤難之又難今春饑有司下鄉勸大戶出穀多者不過五石合十人不及一貧僧知通非好以一己之貧與富民爭勝也悲貧者顛連自忘其貧也此知通之所以貧也而知通自有不貧者在也噫

井送金

如大梁采山云不僧先生嘗受外省金姓者寄金二百廿年不來取不翁老而貧且喪子獨居一破室朝夕幾不給一日寄金之子來出金龜示公公所贈也索還金公曰然引其子至古井旁指其下曰自取之封識宛然天尺曰貧而獨二十年不取之金猶瘞井中以俟其子之來即一事可見生平矣古人中有幾哉

蓮香集殉葬

梁藥房麟生詩慕玉溪生體曾於市上敗書購得粵妓張二喬蓮香集酷愛之彩食必借將死囑其子曰必以殉我其集鏤刻精工序誌皆美周洪若諸公所作屈華夫翁廣東文選編搜無存靈長實之有故矣子哭靈長詩有生來好屬真名士死不相離是美人以為工於寫照

義高千古

龍山梅挺俊黎文度少交好買於燕梅染重病醫謂得人咀去鼻瘀血可痊黎親咀之梅愈而黎卒梅感其義服衰三年撫其子建大如己子後梅持壽積至廿萬一日集戚友與黎平分曾為子捐貲數千於己分內償之黎讓不受梅卒與之噫范張死友管鮑分金史冊豈之視梅黎二公誰謂今人不勝古人耶

刲臂女

古樓張氏女事親孝年十六母死父無子病劇一日禱於天自刲其臂和湯奉父創甚痛不能忍旋死噫年來我邑多倫常變大義不閉於鬚眉男子張氏女以弱齡稚齒扶綱常於不墜令人知有親雖過於情亦中流之一柱也余詩所謂誰信女兒年十六獨伸一臂挽乾坤又曰好艾孟荀王哀柏盡向人間種女青言不無過激而亦深人心世道之憂者乎

女智

余繼祖母梁儒人作事深沈得大體康熙年間大父司李公以桑梓故揭邑令王印欺虐民八大罪叩藩王殿令亦汚公相質於庭值周李蟹賊破邑城令以紳宦抱阻不救申詳公時在佛山儒人連夜救僕承成泗水通信於公俾公詰曉親至省會催藩時中文猶未至也令以評詳遣去當兵燹擾亂倉皇中而能應變儒人之知不可及也儒人於諸孫中最鍾愛予予弱冠得病幾十餘年徵母慈仁曷至今日茲述其軼事淚隨筆下不能禁止罔極之思豈有已時哉

半林遺事

吾友蘇珥云戊辰冬與林君迎篤左君熙位聚羊城旅邸夜談鬼神事林君言其鄉龍山半林梅公於去歲棄世前兩日其婢適甘竹鄉者言在獅嶺口望見公乘舟過左右儀衛甚盛訝公何去歸至龍山問狀公屬纊矣其見公日公雖病猶能起行也因相與詫異而左君并述其令樂陵時事樂陵民通稅多至數百公為完解至浚河之役復加撫勞民濱河處者有萬餘人踴躍爭先巡道見而賢之署前有古井泉甚苦公任之謂與斯民共嘗其苦未更改浚驗年苦易而甘後與武弁忤解官衆庶赴留者數萬投時物米薪聯絡於道居鄉尤振興文運死日遺囑其子捐田一百畝為通邑義學膏火用皆近世所罕者生為循吏死作明神理或然也天尺曰余不識梅公乾隆庚申看菊於小欖集何家園有布裙革履同分吟於竹下者乃梅公也絕類深山老衲時已解樂陵篆矣

孝弟忠信四彈詞

北平王明府之正為邑令多善政首飭差胥有龍某者為杖隸家累千金前官寵任之人號為虎差王公

下車即痛杖之。偶有犯輒不少貸。諸隸悚慄。余作虎差詩美之。以正風俗。邑迎神賽會。多演戲。男女混集。王公嚴禁之。俗好唱摸魚歌。王公自為孝弟忠信四歌。令醫者沿街唱之。日給以口糧。風俗為之不變。尤好獎借七類。政稍暇。即至義學或村塾。為縫掖講解文義。動忘日昃。遷嘉應牧。先三日。設肴饌與十子別。貧窶者。贈以金帛。依依不忍捨去。

披髮操

邑明經李德林。柯山集披髮操小序云。從弟簡。早亡。聘妻譚氏。披髮奔喪。父母止之。不得。因為之操曰。嗟。嗟君子。兒許為妃。匪兒所許。今父母之為。聞喪愴怛。披髮于歸。我父我母。今大義兒知。淒淒風雨。今無兒悲。

五山志林卷三

談藝

吾願古南海地。公車生。天下無出其右。雍正歸學籍文武生過千人。談藝者。家曹劉而戶李杜。宜矣。雖然。藝而不衷之道。藝亦技耳。藝不能見諸實事。亦空言耳。談何容易。吾姑綴而存之。間有溢於收者。借鼠不辨。誰之過歟。

南園五先生

玉馨史論

七才子

廣五子

七歲能詩

劉才女

嶺南三大家

青衣能詩

粵詩不絕

獨渡三世詩

易譜

白沙贈文康詩

震北雷

南園後五先生

子長畫

原字

歌子建不純用世法

史履

父子光祿皆詩人

寒塘畫派

蘇婢勸言

論北田詩

瀛石堂集

蕭鶴娘詩

奇對

二九集

鳳岡諺語

垂髫集

二羅行

昌華苑詩

南園五先生

秀水太史朱竹垞。舉書亭孫賈傳云。孫賈字仲衍。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賈為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賈教授廣州。洪武二年。舉鄉試。授兵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遷入為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繁速。被旨輪左校。版築蕭牆。望城門。嘔吟為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常素賈題畫。玉誅。賈坐黨人伏法。賈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查舉。番禺王哲庸之。李德仲怡。趙介伯貞。結社南園。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官南雄。占籍南海。又為南海人。屈華夫謂城南有三忠祠。祀宋末死事三公。為南園舊跡。堂名巨範。右祀五先生。軒名抗風。抗風。典籍故居也。詩云。詞客舊多亡。國恨騷人今。有禮魂篇。天尺按志云。公二十二年。請戍遼東。都帥梅思祖。鎮節三韓。素聞賈。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門人黎貞時。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所云遭禍。與朱所云藍黨不同。余見海鹽董穀所載。亦云藍玉黨。而列朝詩集云。按鄭曉。藍玉傳云。殺詩人孫賈。王行。而梅思祖守雲南。未嘗鎮遼東。思祖以十五年卒于遼東。安得于二十二年。延賈家塾。黃才伯老子詞壇。通曉典故。何以舛誤。若此。則藍黨無疑。賈著述甚多。皆散失。惟黎貞時所編詩文。傳于世。所云帝嘉賞之。醉學士歌。為宋濂賦者。亦不存焉。李承箕曰。嗚呼。生死榮辱。當得不得。不當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賈死何恨哉。傳者論賈。究天人性命之理。關閩濬洛之學。賈書散逸不可考。意其風采似彌衡。而氣量幾過之矣。賈。邑平步人。有讀書堂。尚存。康熙間。友人李崇樸刻五先生詩。典籍居其半。後乾隆六年。葉申甫重刻其全集。

玉馨史論

孝廉梁佑遠。眉史云。順德余玉馨者。給諫余公經之女也。博聞強記。嘗著史論百餘篇。皆自出見解。得未曾有。有如論西施破吳。與范大夫相表裏。非卑則太真。可比。論項羽處太公。有君人之度。賢於高祖。論留侯追項羽。諸葛取劉璋。圖大計。不顧小信。論周勃左袒。為劉示右袒。為必殺之意。論伊川惡子瞻。激成黨錮之禍。朱晦翁按唐李季。激成偽學之禁。皆賢者之過。諸論多出胸臆。率如此類。此真曹大家之流亞也。詩亦清晰。其少與侍御林公士女瑞鸞。同學京師。皆秀美能文。瑞鸞常寄玉馨詩云。往年同

學換鶴經。冰鏡無塵。玉有聲。絨錦女高稱獨步。落梅粧好對雙清。春朝攜手看花發。秋夜憑肩待月明。別後相思烟水隔。海棠紅綻想儀型。余答書云。頃寄佳章。首韻乃家君之諱也。謹更一韻。奉酬雅意。其詩云。憶昔分攜共玉京。至今羅袂有餘馨。才如池草爭春綠。人似梅花對雪清。為別十年天共遠。相思千里月同明。天桃一樹臨窗發。猶向枝頭想舊形。三水范昌男。香奩詩泐。載其遊海詩云。隔岸烟花是錦城。水晶宮裏有歌聲。洲邊鷺鷥隨流至。窗外帆檣破浪行。繞檻魚龍風雨過。拍岸霜雪海潮平。江空露冷三秋後。多占人間夜月明。按玉馨為南海許炯妻。父經。居白藤鄉下。有石結龍成珠。識者謂當有顯者。故經號石龍。經在諫垣。好持風議。以廷議大禮。為權勢所忌。左遷漳浦丞。自作詩有頗強每孤良友戒。要極甘讓別人登句。玉馨之淵源家學。有以夫。

七才子

邑虞部歐大任云。邑人梁有譽。字公實。桂林人。父世驃。為御史。有風憲。公生而日誦千言。師事黃才伯先生。登進士第。為比部郎。不為權貴文致人。獄平反多恕。休沐則從山人謝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都人標目為七才子焉。以終養歸。築拙菴樓。奉母課弟。有貞。有兆。學皆成。人謂三梁脫爽云。一日。裏糴遊維浮。未至。遇颶風。得疾歸。卒年三十六。公實有翺翔八極。一死生。齊物我意。目以詩人。淺之矣。天尺按邑志。謂其為刑部時。有自少陷虜者。追長奔歸。為偵者所執。公實廉而釋之。其善折獄類如此。郡志郭某又云。時嵩。柄國。子世蕃。欲親有譽。譽恥為嬰狎。遂謝病歸。真不得以詩人目之矣。又按弇州山人集云。公實與余暨龍交最早。已而宗臣中行。深相結納。謝榛。國倫。最後定交。為刑部郎。一日。念其太夫人移病歸。有以將遷吏部郎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我欲歸。豈一吏部能糜我。竟去歸。而杜門吟詠。小閣中。郡國大吏。干旌相踵。弗通也。至潦倒書生。扶册劍。則尋聲出。鼎延食之矣。又哭公詩云。客語騎驢事。誰傷賦鵲篇。蒼梧墜白日。大庾瘴高天。吾道有千古。斯人無百年。青門一坏土。寂寞定誰賢。痛之深矣。而江盈科雪濤詩評乃云。李煙。嗣。文章古拙。七古幾遍。子美。何大復。詩文雙美。而挺拔已遜古人。遂開吳川樓。梁公實一派。流于平衍。文人好尚。時重時輕。詎為定論耶。錢牧齋云。公實雖列七子五子之間。而無叫囂割裂之習。殊有風人之致。

廣五子

吳人王枚美云。嶺南固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為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調為文學掌故。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為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祕。弗果。已遂遷為廷尉。平。上下百年內。徐迪功。山廷尉。平。左遷博士。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為貴者乎。先生學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直溯建安。大歷而上之。華夫雜錄云。歐楨伯。與梁蘭汀。李青霞。黎瑤石。皆泰泉門人。其詩正大。典麗。澤於風雅。蓋得其師所授。楨伯。蘭汀。常以詩盛稱京師。于麟。元美輩。欲連為八才子。中粵居二。心嫉之。且楨伯。又非科甲。乃舍楨伯。而舍州集。又稱楨伯。與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惟岳。為廣五子。聲名並峙焉。

七歲能詩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云。羅顯蛟者。七歲能詩。學有奇氣。嘗同舍生受書於師。同舍生輒兀兀苦誦。讀蛟從旁竊聽。無遺。笑曰。何為久誦讀。及當覆。蛟取書。目巡輒上。歷歷數千言。無遺。其師初易蛟。謂偶熟此。乃更他書。應發如故。由是大奇之。然蛟常負其慧。通學。喜與里中兒。為戲。其師召讓曰。來何自。曰。自梁鎮坑。師不知其能詩。固難之。令賦梁鎮坑。蛟受命。立口占上。是年僅十歲。為詩有成人思致。多雋永。人傳觀者。皆驚以為子安復生也。後二歲。竟夭死。其弟彪。亦以詩名。字勉夫。為詩不模刻古人語。而有奇思。常語人曰。詩亡於宋。夫詩道堂與於漢。門戶於魏。晉氏之風。原於魏。唐初之調。跡於晉。唐又魏之門戶。乃若宋之為詩也。格卑不古。氣獷不和。思苦不元。意佻不蓄。音歇不中。故曰。詩亡。公議論絕人多類此。性奸狡。宕奇遊。每從容飲酒。酣。能為險韻詩百篇。驚其座人。衣冠皆爭折貴。重行。輩願為交。而聲名普郡下矣。永樂時。公遊京師。有王府者。命其工人。圖松。當成。公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重其絹。遂論公。汚圖狀于王。王曰。公詩。奇其才。嘆曰。何獨與斯人相逆之晚也。召給筆札。復試之。公受詔。頃刻奏。王悅。置酒飲公。留為上客。公頓首謝曰。今俊髦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為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骸歸。王善其對。厚賜遣之。南歸。浮沈里中。以壽卒。公詩多亡逸。今傳於世。有龍穴山題壁諸篇。龍穴山詩云。赤龍飛去散甘霖。祇有靈湫萬丈深。千古江山存舊跡。四時烟霧鎖長林。鼎湖湖露留寒色。禹浪春濃結暝陰。昨夜前溪雷雨過。空應靈物重來尋。編修王佐。述郡記。採焉。虞臣曰。蛟公兄弟。俱以聰偉著名。其文采燦燦。足述。然蛟早死。諺曰。龜靈多矣。雉文多翳。蘭蕙多摧。豈蛟之謂耶。後余聞之。長老。謂彪痛兄之天。遂不修學。故其終不能有所顯。彼不受羈王侯之門。斯亦個儻奇士也。

劉才女

劉才女。祖滿。字蘭雪。南海人。太宗伯何維柏後裔。生員何行之妻。僑寓邑之容奇鄉。少聰慧。好讀異書。過目成誦。善吟詠。以孝名。先是。母忽目瞽。夢神誨以然指法。救母昏痛仆地。母驚。捫抱而哭。雙目遂開。直指王化澄。太守嚴起。旌表孝義。邑令朱光熙。表其事。所作詩。典雅莊麗。得性情之正。南海陳秋濤。先生。抗疏回籍。其母夫人。招蘭雪。集家園。時尙垂髫。文忠命賦庭前竹。即應聲曰。最愛庭前竹。猗猗曲檻中。孤高擢蒼日。勁直掃秋風。龍去投筠巧。鸞歸製笛工。生平好修飾。賴有此君同。又陪陳太夫人。遊海珠詩云。五日乘潮似渡瀟。銀頭爭挂辟兵符。珠遺洛浦誰家女。印解湘潭楚大夫。雪撼怒濤搖壘堞。波侵斜日浸浮屠。歸來試把諸姬問。適聽蓮歌記得無。珠遺。印解。關合已與文忠。不卑不亢。真風雅正。則豈李易安等所敢望哉。年二十四卒。其訣外。與兒詩。有三載未償夫婦債。一年難盡母兒情。句。又有去去不須傷往事。等閒簡檢白雲程。句。不為太上忘情。亦非情癡俗物。皆合乎情。止乎禮義者。矧孝行堪紀。又非詠雪才高已耶。解元羅國器。編其詩為一集。以行於世。

嶺南三大家

嶺南三家。順德陳恭尹、元孝其一也。為會斌先生叔子。南雄守陸孝山云。三家詩惟元孝行世最遲。其詩如哲匠當前。衆材就正。連斤成風。既無枉撓。亦無廢棄。梁棟椳題。各適其用。準繩規矩。不得不推為工師。時或伊嚶。若伸所痛。則亦小弁之怨。孔子不刪。未足病也。又論藥亭為才人之詩。翁山為長者之詩。而元孝則詩人之詩也。詩話云。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論其詩品。雖不及翁山。而翁山祇工五言。又不若元孝諸體相稱也。著有獨漉堂集。後沈侍郎選公詩。初入明詩。後入國朝詩。亦寓史筆微意云。

青衣能詩

邵正魁云。虞部歐先生。以詩名海內。有李生者名英。以青衣給事先生。又能學先生為詩。與先生遊者。咸識李生。自是李生名噪藝苑。生字少芝。亦順德人。天目徐中行。嘗讀李英餐霞歷遊諸集。言其集中七言律。九零。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回海樹青。楓葉共飛遊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萬里山河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五言律。如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分。松偃苦能上。山高日易沈。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峯過。至於席上明月一首云。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會。西園客未歸。同時如黎惟敬。吳約卿。曾以三諸公。皆與唱和。可謂咄咄過唐人矣。即此便當刮目。可稱吳下阿蒙耶。集中佳句殊多。此特專車一骨耳。豹見一斑。粧鏡半畫。殆謂此耶。因贈詩云。朱家何事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備書稱足下。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况在方回上。戀主專言願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天尺曰。虞部卒。李英無所依。向家于小洞水口。張賣酒肆。備雜作。隱於市廛。嘯歌自得。著有當鐘集一卷。風格日益道上。黃積中。歐大章。絃而梓之。今其詩附虞部集行世。廣輿記云。歐大任。青衣李英。有詩名。即此也。尺又按。近代青衣多能詩者。樸園載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嘉梨花。鴛鴦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亦聞橋。皆楚楚有致。而余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至山陰徐涓逸稿。贈英與泉州山人侍者詩云。順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髮。詩伴兩蒼頭。况復簾能引。如聞風下樓。主人調笑劇。那得客邊愁。則李英之同時。亦有人矣。

粵詩不變

秀水朱彝尊曝書亭集。論明詩書云。明白萬歷後。作者散而無紀。常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常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陸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與孝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揚。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又丁武選詩序云。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簫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猶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獨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竟陵二子遊。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音也。夫離枝之為樹。其柯枝無以大異於凡木。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

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况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萍果。閩粵之知味者。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於所好也。

獨漉三世詩

南海梁太史佩蘭。六瑩堂集云。陳獨漉。羅龍萬態。而細入毫芒。每一涉筆。山岳不移。招搖四照。然以冲和涵淡。寫其磊落不平。時或有之。至其子勵。如崇蘭在谷。令人聞而知香。流連景物。善據雅懷。皓月冰池。元雲朱閣。論者謂其托體義山。而不知得力徐庾。視尊人之詩。自成面目。尺按。士皆先生著有東軒集。中康熙己卯鄉試第三。常占鸞得東。官友人盧作梁贈詩云。十年聚散故交稀。為值清時報所知。勸爾當場觀演者。才名深蘊復何疑。復書云。梁性疎狂。為三兄。故進此芻蕘也。後勵赴選。卒於金閨。其子世和。拔貢。詩文饒氣骨。有祖父風。在吾同輩中。可抗行何報之。勞阮齋。餘不及。雍正五年。廣東巡撫傅秦。奉詔保世和。優行。咨引廷見。以知縣試用浙江。三年卒於龍游縣丞。士林傷之。客有自龍游回者。謂世和先攝鹽場事。革去積弊。為奸人側目。常事廉其故。改承龍游。一日。司道府縣皆集。撫軍問龍游丞陳某在否。將有美調。而世和高臥署中。其僕曰。今晨大參。宜早去。促之再。怒曰。睡方酣。何乃公事。竟以此終于任。乾隆己未。計借過龍游。有詩傷之。兼寄蘇琪云。不忍經過此。無風瀾水寒。六年傷我友。雙淚酒重難。命短吾曹惜。官卑過客看。遙知亭步驛。後夜更情難。

易譜

鄭承袞。倫敦人。為諸生。童而學易。老臻其奧。嘗自謂於易理數。如御六龍。迴八極。潛身入藕絲。觀帝所為。其自負如此。後成易譜一書。御史梁森瑯公論之曰。演贊以後。曾有人焉。探索罔象。句至無言。剖天地之房。逗鬼神之輪。如是譜者乎。龍馬龜筮。可開生面。四聖功臣。又屈一指矣。譜不具論。如漢京房。宋邵堯夫。不雄長易學者乎。然卦取六十。脫其四以置閏。似矣。而譜獨以每氣分十六爻。餘兩時五刻。即連著十五日。法象天成。不假割裂。則二氏所未曾拈出。如歲差考。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曰。百年劉約。曰七十五年。僧一行。曰八十二年。許衡。郭守敬。曰六十六年有餘。亦未能定所餘。而譜研訂為六十六年餘八月。以按唐堯至今。靡不符券。則諸子所未考詳。至今參兩影子河圖閏法。則河圖。日曆圖。陰陽消長。氣朔盈虛。及文王卦位。二老重地。參正卦變。諸篇尤為妙義。破荒。是編壽梨梓。而易無餘蘊矣。雖然。余稍知易。而以易售。承袞深於易。而以易窮何也。曰。易譜行於世。而承袞自此遠矣。嗟乎。譜之行。衰之所以窮也。時也。此即言易之微旨也。易談何容易哉。尺曰。余粵屈華夫。註易。外此說理得未曾有。鄭公易譜。遂於數多。邵京所未盡究。合之易無餘蘊矣。二書舊有鑲板。惜未廣布。見之者罕。為海內說易者恨事。

白沙贈文康詩

白沙先生集。七律有晚酌示藏用諸友疊韻詩十首。註云。藏用。梁文康公初字也。先生門人。尺查鬱洲集。與行狀墓志。俱未說從學白沙。此本係新會令顧廷客重修。必有所本。且初字藏用。別本亦不多見。觀

此詩先生傾倒文康亦至矣。選三首云。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三島近。白龍天
迴衆山低。客攜卷子抄詩草。兒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沾泥。賞音無代無須溪。
我爲諸君略指迷。開卷直疑韓愈錯。吟頭剛向孟郊低。貧修大藥道真種。煉得圭刀出粉提。自魏以前
無近體。獨憐陶謝不沾泥。東溪深處過西溪。短屐衝烟步步迷。秋竹苔深人語靜。古壇松冷鶴巢低。山
花折去空盈把。春酒沾來不滿提。笑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向蟠泥。

震北雷

九峯鏡薄撰羅仙傳云。仙翁名寶珍。號務光子。性雅淡。善詩琴。曾遊武夷。遇異人授引導之術。修鍊元真
觀。一百二十歲時。有擬答呂洞賓詩云。燃指光陰誰似吾。吾今識破死生途。自將天地爲廬舍。笑把江
山作畫圖。物故無常何爾我。人雖同類有賢愚。生逢一百二十載。迎順人人皆朽枯。自斷琴名震北雷。
書贊其中。宋末遊閩。利謂寺僧曰。余遺此琴。後還我孫。僧謂戲談。爲空門寶。宏治間。公十二代孫羅麟。
歷官興化。泉州兩郡。其子偶過僧舍。睹琴問其故。遂奉歸爲家珍云。公壽一百五十有六。

南園後五先生

秀水朱竹垞云。粵洪武初。有南園五先生。開粵中一代風雅。嘉靖中。復有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李少偕。
與蘭泉。結社南園。稱後五先生。尺按。蘭泉名且。南海人。少偕名時行。番禺人。公實。楨伯。吾順人。惟敬。從
化人。子孫多居順德。碧江鄉。

子長畫

白沙先生集題李子長畫二絕云。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徑微。偶出洞門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
扉。又谷靜山深樹幾叢。溪邊白石可青筠。詩中此景多相似。只恐詩家似畫工。天尺曰。世傳子長畫。猶
今世固少。即山水亦未之見。多以爲後人描畫裝點之過。觀文恭詩。益信其畫於貴。少作故也。

原子

丁卯志載。羅虞臣爲建昌推官。號繁劇難治。虞臣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吏數人於前。口占
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官。文日益進。郡
中亦翕然尙文雅之風矣。後陞吏部。以廷杖歸隱。中山著有原子。文筆雅健似西漢。

歐子建不純用法

張授孟端云。嶺南歐子建詩。取材布體。雖仍祖從祖虞部先生。而天授英逸。風神高朗。以故才情所傳。新
詞秀句。多合古轍。弗純用法也。子建諸文。固自成家。然詩尤可傳。尺讀珠玉。句漏等集。其文亦多英
氣。有倭寇本末記。饒經濟。其答友人何龍友札。慷慨悲歌。不異唐六如與文徵仲書。予絕愛之。

史眉

梁佑達。字漸子。別字紀石。子。泮浦人。六歲。從父徙居羊城。十五。通春秋穀左二氏。尤精史學。于括帖家言。
不嗜也。寢食古事。好踏駁。積成帙。顏曰私案。書十卷。雖好友勿示也。客有見者。奇而袖見。邑令公。令欲

羅之幕下。恥以童子服人見。是年籍諸生。乃始揖令公於庭。索前書。以無兼本告。而令本葉公龍。浮沈
於簿書。勞午久矣。公慨然曰。全子栖三焚文稿。蘇允明亦自悔少作。奈何享敵帝以千金耶。已而攜已
卯賢書。下第南歸。遂假館城東。於史書。其異同。別其流派。纂爲史眉一書。義引反鏡。如列眉之意。黎
美周太僕謂其推秦一。主意。即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說也。他日沛公分攻項羽。卒困之烏江。本
此。伍員一論。大奇。然。遂。叔。諫。秦。穆。公。不。聽。卒。使。其。子。從。軍。但。垂。涕。以。送。之。此。所。以。終。不。惡。其。言。之。中。而
有。一。個。臣。之。思。也。伍。子。托。其。子。以。取。恨。於。吳。味。此。道。耳。讀。至。子。爲。父。而。父。之。爲。一。段。不。禁。叫。絕。而。文。亦
逼。真。秦。漢。其。推。服。如。此。丙。戌。後。棄。冠。服。爲。僧。吾。族。祖。仲。恭。先。生。比。之。靖。難。雪。庵。和。尙。其。亦。以。節。見。者。歟。

父子光祿皆詩人

潘光統。字少承。沖鶴人。長於詩。由貢授光祿寺監事。著廉介卓著。以賢才徵。修穆宗實錄。遷京府通判。
著滋蘭集。子朋。其子名豫之。亦官光祿。能詩。著有樸園集。黎祕書曰。樸園詩。大率樂府。趣古人古詩。樂
府之流也。故多與樂府同美。五言近體。步于孟。七言近體。比肩錢。章。五七言絕句。類杜公。賡。遠。則。王
昌齡。李頎。也。李于麟。謂。惟。敬。於。子。爲。信。好。落。落。耳。十。年。不。遺。一。書。祕。書。之。言。豈。易。得。哉。其。足。信。也。子。朋
子。憲。龍。字。孟。驥。亦。負。奇。氣。老。而。不。退。年。將。八。十。赴。省。闈。有。詩。云。琴。書。裝。束。候。天。明。老。馬。翻。爲。遠。道。行。久
向。羊。腸。嗟。世。路。尙。從。雞。肋。愛。功。名。遠。帆。欲。挂。烟。橫。岸。哀。角。將。殘。月。照。城。屢。擬。開。居。猶。未。得。一。經。寧。有。誤
儒。生。詩。有。祖。父。風。可。謂。三。代。詞。藻。矣。

寒塘畫派

獨漉先生集云。梁寒塘先生。字器圖。父敘州同知。在廷致仕後。先生生於西山之麓。池中白蓮。開並蒂
花者七。時以爲瑞。及長。結茅池西。扁曰寒塘。懸板橋以限往來。非其人不得入也。好讀書。遊名山。膠西
張公其策。令順德。慕其行。希一見不可得。跡其在甘溪。單車請見。握手傾慕。先生夷曠自如。令退而嘆
曰。高風偉節。蘇雲卿之流也。丁詩字。更於畫擅名。法宗黃。董。片紙人爭寶。之子弟傳其學者。稱寒塘一
派。易簣日爲詩。有香國來時香國去句。人謂其夙根云。天尺曰。西湖詩社。寒塘居士其一也。余常于敗
葉中。見其早秋湖閣望西樵詩云。會逐篙師過水涯。秋山日夕憶。芒鞋。鶴。扶。短。杖。歸。荒。寺。僧。伴。寒。鐘。煮
破。齋。老。樹。匪。藤。分。澗。溜。層。巖。結。石。下。松。欵。西。風。吹。上。湖。邊。閣。歷。歷。雲。峯。動。素。懷。又。舟。宿。云。舟。宿。期。漁。父。
滄。江。幽。興。佳。荻。花。聲。在。枕。波。月。皓。常。懷。靜。慮。夢。長。覺。孤。吟。韻。易。諧。愛。君。近。秋。况。烟。水。渺。無。涯。詩。格。清。老。
惜。不。多。得。弟。揖。號。東。岳。山人。善蘭竹。不治家人產。性孤高。有乃兄風。子謂。亦善詩畫。世方大小米。江西
寧都彭躬庵集。有北田五子序云。器圖高士。慕雲林爲人。并法其畫。閉戶讀書。不肯見當事。元孝近多
所與。不擇人。輒罵之曰。向與公言何事。而僕僕走風塵爲也。元孝敬而謝之。

嫁婢勸言

先廣文公字臣廉。號稜崖居士。性質簡直。學問淹博。胡黃門謂其詩文肖其人。著有饒驅集。中年從進士
何簡齋官徵之休寧。邑多錮婢。廣文欲變其俗。嘗爲駢語勸言。載饒驅集云。竊聞烏號鴛鴦。物類亦欣

於比翼樹名連理。草木猶結乎同根。不問有情無情。皆成雙宿。豈分孰貴孰賤。遂別盟。從未有紅顏薄命。白髮無媒。如休寧婢者。委淪下賤。生既不辰。苦樂皆由他人。身非自主。笑啼不敢任意。誰與言歡。跪地說詩書。學問豈能如鄭婢。翻漢汚朝服。度地難見。想劉公樓上無雙。鏡中埋鳳。朱門深似海。年年孤枕泣秋風。紅葉拾無詩。夜夜寒襟驚楚夢。或得驚鷺移步。旋歌團扇芳姿。縱有駿馬借追。難惜始平人種。絕望琴瑟鐘鼓之樂。空聞油鹽醬醋之香。誰言我夫培殊。但看人兒女長。老大嫁作商人婦。命不及於薄陽。豈骨化成蘭麝。丘倏遂同于若敖。凡此淒涼景况。皆為聞見傷心。所望主人慈憫。念三峽有望夫之山。用發善薩心腸。推五柳亦猶子之愛。內匹僮僕。免為袁盎侍兒。外配農商。不致越公紅拂。或反歸鞠育。完璧別擇良緣。或收抱衿裾。小星列為側室。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半片巫峽雲。去化陽臺一夜雨。心開金鎖。向消恨于宮娥。手作戰袍。且結綠于成卒。豈謂鐘鳴鼎食。遂可傷天地之和。况為明理讀書。乃忍行禁錮之事。推乎陋習之極。不異亢陽反陰。宏其遣配之恩。定有銜環結草。欲善雖不如我。明德必有達人。爰抒短章。共挽頹俗。誠痛心而疾首。勿哀其為具文。後微俗為之不變。

論北田詩

新會明經胡方云。今世吾廣詩人中。有高節之士二人焉。何北田與岑霍山是也。以二人之意。發之為詩。宜其悲怨壯憤。令人讀之。披劍裂眦。泣下沾襟者。而今其詩皆恬淡幽遠。如文流而閒逸者之所為。蓋山猶稍射精光。至北田則渾然矣。近年吾粵以藥亭顯貴。爭宗之。風雅大變其舊。惡薄子益輕先生。故晚年詩絕少。尺按。北田字不借。名絳。有不平黎立縣議。亦有可觀。著不去廬集。

瀛石堂集

邑余廣文語山云。向恬庵上達。四川人。父為順鎮遊擊。恬庵隨官居順德四載。好為詩。後父老在告。恬庵且戎服分戍。余過其居。圖書閒雅。居然名士。刻有瀛石堂集。其七律極似宋人。有侍大人之羊城次雞洲阻風云。鏡喧楚戍駐艤。四望蒼茫島霧中。坐客占天防颶母。蠻兵量水涉蛟宮。射潮要挽錢鏐弩。破浪須乘宗慤風。夜半誰人吹鐵笛。壯心飛去倚長空。又聞題軒壁云。門前車服逐時新。高臥居然太古民。毛仲豈真能得客。陳登原不識人。境思佳處如嘗蔗。語學蠻方似缺脣。近日蓬頭疎懶甚。家人漫製紫荷巾。

蕭鶴娘詩

余邑澄海廣文蕭雲亭。性耽吟詠。雅持古道。曾訪于羊城旅邸。閱余金帶歌諸閱。謂吾人以風教自任。不宜作狹邪語。盡壞人心。當面針砭。其持論如此。年七十。伸紙坐几上。賦落花詩成。擲筆而逝。其女鶴娘亦能詩。有夏日馬女郎過余自言。將入空門。曉以二絕云。呪桃嘲蕙句如仙。豈合辭親去問禪。此際學吹無孔笛。寄愁多怕誤嬋娟。佛曾說佛自心來。綺閣潛修即善哉。明鏡若教時自照。應知禪院盡塵埃。持正有父風。至其春夜與長嫂李孺人過夢花軒分賦。尋芳同印綠苔痕。冷露溶溶月未昏。我欲攜尊花下去。新詩吟醒海棠魂。亦復瀟灑。非一味頭巾氣也。

奇對

御史梁元柱。與同邑歐芬。計偕舟中相戲。芬出一偶語。諺公曰。整大屋。折深廊。算來算去留元柱。公即應曰。千人米。萬家粥。播融播爛逐區分。公字森。鄉家祝。為歐字。皆同音借用。時相與大閱。後公登第入詞林。而歐不售。竟成讖語。余曾遊公鄉。訪公裔孫。見公自寫小影。面如削瓜。深衣幅巾。四面圍以盤。王香礙門。公之志與。余仲伯羅世斗。肇郡學生。有文名。性端嚴。亦工諧謔。友人梁木卿嘗以偶語相戲曰。泥土地。四人擡。神重神重。即應曰。杉棺材。一牌托。木輕木輕。亦稱工絕。善戲謔。不為虐。此之謂也。仲伯字臣重。神重。木輕。皆同音也。

二九集

乾隆庚午。邑侯陳公。延南雄給諫胡靜園先生。修邑乘。開局盤谷小徑中。地為司勳羅公讀書別業。事將竣。有桃村人呈先人黎景義所著二九集。公以事冗未寓目。一夕偶檢閱。見其聖門弟子生卒。歷代帝王年歲。典核淹貫。大加贊賞。夜招子筆燈讀其詩歌。慷慨激昂。儼若炎午文谷音集。陰風凜冽。彷彿有物歎息于其旁。蓋黎公明李茂才。與陳巖野相契。有漆室之憂。費志以沒。實司勳外孫也。曾從學外家。志局乃其閉關肄業處。精靈不散。若與胡公相為感召。文章有神。萬古如生。豈止天池生架。上敗書為中郎。庶賞已哉。胡公遂首倡釀金刻其集。傳其人於文苑集。共八卷。標以八卦。坤帙已失。另有黨史四卷。皆香草美人之遺。

鳳岡諸語

李崇璞山書曰。先考鳳岡公。誦讀創碧梧園於篁邨里。園可二十畝。環徑碧梧。沼中一亭。顏曰知樂。取莊生知魚樂也。時雲志高。上舍。偕其姻家梁佩蘭。常暨麥中進進士。歌宴林間。而沼中亭橋迂危。衆不敢渡。庶常問亭何名。先考以知樂對。知音智。樂去聲。謂先考曰。公嘗言知樂。今何欺我。蓋以知音之樂。音洛也。先考曰。前沼大魚。被公等食去矣。祇有水。聊效智者樂耳。衆皆絕倒。雲有石過園。沼中亦建一亭。曰知樂。延先考碧游園中。先考曰。君何盜余亭名。雲曰。公無魚者。余有魚者。有無相通。友之厚耳。一庭鼓掌。時雲西席羅明經。鑄在座。詢先考兩亭孰勝。先考曰。其魚不可及也。至今傳為善謔。天尺曰。後李崇璞建一篁山房子碧梧園。幽寂有山林氣。刻其先人詩文為貫珠集。王觀察書門敘之。

垂髫集

瓊山山房自鏡錄云。余十二歲應縣考。題無得而踰焉。予中對有云。上古之聖少。有道未全。我夫子經堯舜文武之後。其道備。備則集之也。必大。中古之聖多。其氣分。我夫子鍾龜蒙。稷之全。其氣獨。獨則縱之也。益高。父執張太史成。遇擊賞之時。少年自負。因總數歲所作詩文。裝為一帙。題曰垂髫集。後知識漸開。覽之汗下。蓋付之火。其詠初月詩有云。漸有宵吟趣。清輝奈若何。晚山銜一角。遠水暈雙蛾。高會登樓早。繁星入夜多。終期端正影。竟夕為君歌。餘有序記。歌銘俱不復記憶。因念予十七歲應府考。日竟十三歲。得心怯病。不應試考十四年。乾隆乙未。試禮部。下第歸。二十年不復計偕。忽忽無成。已七十

有五矣。偶記錄此。不勝前塵今雨之感云。

二羅行

乾隆己巳冬。澳門司馬張汝霖。酷愛予詩。自香山拉同李君卓揆。冒雨泛舟相訪。石湖草堂談藝。燭三跋不休。因作二羅行相贈詩云。有山有山不可尋。白雲吹斷龍葱林。有人有人杳何處。虹竿挂起珊瑚樹。云誰之思思且歌。人與山兮同姓羅。十年清夢抱蝴蝶。愛而不見將如何。李子朝來攜我手。去看梅花石湖口。髣髴羅山下村。潮生曲港九十九。日暮孤蓬一溪雨。幽人家在溪頭住。數椽差自富圖書。一車信可將家具。羅君年可六十餘。大笑持我非凡鬚。自言垂釣將已矣。先生於我胡為乎。君不見。宮詹王子駕星輅。梁陳前換屈後招。一時氣壓扶胥濤。又不見。制府吳公旌子子。留村君家司李敦高節。君祖都勻節推歸臥石湖。吳公曾遺屢助之。湖荒苦上留寒轍。世事推遷幾十年。風流那復如前賢。陳蕃堂上無懸榻。戴逵溪畔誰牽船。此風即恐終成俗。古道日遠無由續。茫茫四海嘆知己。竟覓一足欣空谷。安能若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後庚午春。予訪司馬子禹山。與粵秀掌教郭進士植談詩。好事者繪為三子論詩圖。給諫胡靜園記之。

昌華苑詩

長洲沈侍郎云。乾隆丁卯。粵中小樓。麥氏子開詩會。賦昌華苑。得卷數千。甲乙於粵。秀山長。闕進士郭植。順德潘華蒼。冠首。麥氏實以東坡集。銀鼎副之。華蒼集同人於鏡巖山房。各賦讀東坡集詩。出銀鼎浮白之。可繼黎太僕牡丹狀元。稱一時勝事也。尺按其詩云。劉王別殿開名苑。繡水鑄山作冶遊。路接東西裙帶草。亭分南北荔枝洲。羊珠獻瑞誇胡子。宮女殘花濺御溝。今日不堪迴首望。夕陽鴉亂隔園愁。大兒昌緒得大名。亦賚以銀卮。緒讀東坡集詩云。斗酒山亭盡日斟。眉山風味好追尋。笑予羊肉終難吃。甘把奇文讓大臨。

五山志林卷四

傳疑

春秋夏五有闕。非無文也。傳之者闕之也。孔聖云。史有闕。非不能文也。懼無以傳信也。茲之傳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異者必有真也。地遠年湮。無以辨其真也。而遂魚魯樂之。博覽君子。將毋斥鷃我哉。傳曰。疑以傳疑。附斯義焉。

- 房考前定
- 天主堂
- 月中仙樂
- 謝昌死高綿國
- 一席三元
- 虎擲石猿
- 鬼弄孩兒
- 子長後人
- 聖選奇夢
- 乞文致禍
- 錦衣受投獻
- 二歲能書
- 寶林僧自定死期
- 沈原壤
- 新志贅言
- 元孝後生

九峯軼事

功名前定

志瀟科名

紅被綵梅

古銀缸

馬陵聖廟

武榜補錄

鞠囚得治豈方

房考前定

石洲別錄云陳公超字式觀能文章出其門者多捷去艱於一第省試前家人夜行效狐兒下一人云茶雖好待井水乃烹是科不錄康熙己酉果出永安知縣井在之門功名前定即房考亦有數如此公為與事教諭善誘士類士林擬祀之名宦

聖選奇夢

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夜被酒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禦雪狀云妾鄱陽君三姊妹也其一持一福字贈予覺而異之越十月製選多江西缺友人華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乎既而果然天尺曰吾門人張光朝遊學梧州習聞彼都人說公少隨世父業木工於梧學使者按梧將發案提調官命公製卷箱急猝不能就胥吏攔之三公奮甚持斧向江神祝之曰吾以賤役終斧沈有發達日斧浮擲之適中江干之杙公遂決志歸學不十數年成進士吏胥一激之力也昔人謂豪傑賢人皆有所激而成惟聖人無所用激庸人雖激亦不成信哉公能官講學粵秀書院學者稱為壺洲先生

天主堂

余順德東門內有天主堂不知始自何時舊志不載向來官府以客禮待之後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惡其教亂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嚴示驅逐其屋拆毀天主堂為解元陳聲伯所售居之不利不二年又易他主尺按昭代紀略云萬曆二十八年有利瑪竇者與其徒龐迪峨謁利姓瑪竇名本姓利著今去著自言大西洋國人國在天竺西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曆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登大舟可容千五百人搖櫓隨風所之歷數萬里達南海諸國而後達粵彼其國素不知有中國知之自七八年內通之自彼始自言同有七十餘國國各有主共尊教化而後聽焉教化主起於齊民倍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家家皆天主母像倍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王亦爾無子傳姪有三子二子不娶女亦不嫁國無盜歷以節氣為斷人好樓居國有音樂寶遊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及自鳴鐘諸物來獻道經臨濟為稅關馬堂搜而獻之臘月入京館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資自言幼慕道險艾不娶無子非有他願惟聞聖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萬曆二十七年死葬於京師其徒龐迪峨仍居京師王封蕭等居南京各以其教發動士衆從者雲集禮部侍郎沈淮再疏論之驅諸廣東其徒遂散云按此則吾順有天主堂之由計之幾百餘年彼雖云慕化遠來而非種必勸畔道者拒焦公來粵此其庶協人心者歟

乞文致禍

長洲袁襄集云大學士梁儲主試南畿得唐伯虎文驚嘆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藉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為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借代草文字事露迹錦衣衛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常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坐論發為吏恥不就因以自放

月中仙樂

鈕琇觚賸云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遠廢生計亦疎鄉人以爲善書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輪糧於縣逆旅主人團蒸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刺數枚納之衣囊將歸以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旂幟中擁綵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鬣繽紛霞裙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晚從者顧吳曰子來已遠得毋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宴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中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聞人啓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叱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惟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歸廣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錦衣受投獻

朱吳懷紀略云正德中南海縣民譚觀海者坐法誅家有田百餘頃爲富人楊端等侵佔觀海之子振遂以獻大學士梁儲子錦衣百戶次據故能職尙書戴縉子仲朋及豪民歐陽元李潤成爲業併獻楊端等祖遺產次據與仲朋益慕邪術悉伺種之端不勝忿以家衆與譚氏鬪殺其幹四人自是楊譚相仇攻無已而他受獻者謀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請於次據次據時已躡邊本省都司許之于是率諸佃衛夜圍刃縱火攻楊氏悉殺之并殺其鄰居異姓男女二百餘人焚其室廬擄其財畜楊之婦有匿塘澤以避焚自蔽免者訴撫按各監司勘問于是南北科道交章劾梁縱子殺人乃命給事中劉視刑部郎中張文麟往會撫按覆勘元與潤成俱稱出次據仲朋次據等亦以輸服疏上下三法司坐元潤成等凌遲斬罪而別爲次據等請上裁有旨仲朋發南樂府編管次據發邊衛立功餘如擬仍實梁公不問天尺按次據之子梁孜字思伯葉石洞稱其兄弟分廬取其庫下者王世貞謂孜詩近中唐畫逼元宋楷法得文徵君結法爲人純雅恭謹故人樂與之交孜子紹襄能詩亦奇士次據豈惟上視文康爲不肖下視孜亦犂牛之類耶

謝昌死高緯國

康熙丙辰番禺謝厥扶奉藩委爲順鎮總兵平南從逆旋反正調厥扶不從戰於墨石海被殺子謝昌字允文遂攜家人海居海陵島中新會順德村鄉大遭殘毀總兵蔡璋征之搗其巢穴昌遂飄入安南國

無妻。今閱王中秘書。乃有伊令為開孫。其非無後人可知。

元孝後生

羅文昭者。吾族老儒也。名炳漢。淹博而俠。少與陳公會斌鄰。交稱總角。陳公完節日。文昭翁走匿傍近。俟正刑後。即出而報其元。與尸合殮。人少知者。家有饒貨。以俠故。日集驛客。文人會飲高樹堂。僕告貧乏。翁曰。查賣田。久之復告乏。怒曰。何故。僕以田盡告。翁乃訝曰。百頃之田盡乎。因落魄不自聊。予大父司李公嘗周其缺。年九十。子天。大父為詩祝曰。伏生年過授經時。吟榻蕭然妙有詩。四海舊遊埋俠骨。一身長在見期頤。浮雲久礙難洲道。明月猶懸沙子磯。公自不勞人拜祝。草堂高樹共依依。實錄也。乾隆壬戌夏月。余丈彙五。過子環溪館。集竹屏下。說文昭翁偶出。索陳獨漉公詩字。獨漉款稱文昭先生。翁閱畢。徐曰。吾今當呼子元孝後生矣。時翁日就困。而獨漉時名大噪。因謂人曰。司馬公四牌樓被刺時。元孝逃匿。元孝二兄俱死於黃連亂軍中。親友畏禍。非余誰合其首。今乃先生子。蓋怒甚也。余粵人稱先生最泛。呼巫曰先生。日者曰先生。翁以軼里之姊。鄰塢之豈。不曰世叔。父執而泛視之。無怪翁之輕薄矣。獨漉亦一時失檢歟。

九峯軼事

與郡陸氏。病逸漫記云。錢清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薄東西鄰。謂薄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薄不言。文甚銜之。上初即位。倫以酒邸舊人。頗自尊大。於之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仁壽太后。又嘗欲見上於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薄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又李文達公賢。玉堂賞花詩序云。天順改元。明年春。春文淵閣芍藥。臺忽開八花。時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賢遂設宴以賞。時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購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賢賦詩十章。宮寮咸和。其序謂與昔韓魏公廣陵金帶圍。先後並美。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者。而錢溥降順德知縣。亦未為瑞也。

功名前定

邑太史辛北村云。己酉之役。撤棘後。謁座主嚴公。謂拆號時。吏以解元名姓籍貫呈。余於燈影下見為除光慈。顧撫軍曰。除光慈元耶。應聲非除。徐也。逮榜放。乃為子。撫軍相顧大駭。子夙世當為僧。除者除去之義。光慈類山。祈法名。功名豈非前定耶。天尺曰。丙辰秋。同邑孝廉馮天雲。落第南歸。同舟一客。外省人也。謂曾夢見南粵恩榜。馮詢榜首為誰。曰順德羅天尺也。後榜發。得第七。謁兩主司。始知定元十日。以表語抑之。益信功名前定。而天機亦不盡洩也。

志漏科名

沙步村有羅琦者。字璋甫。中式崇禎十四年己卯科。廣東鄉試七十二名。舊志選舉不載。乾隆庚午。胡黃門齊邑乘。考前後志俱不載。或其寄籍南海。番禺。查二縣志亦無有。而按族譜及祠中扁額。歷歷可據。

林頭梁羽翰。中天啓辛酉舉人。崇禎癸未進士。雷州學省志縣志亦不載。

紅被綵棚

邑人梁麟生。藥房雜著云。大良區節。字解心。讀書薄章句。齊諸志怪。所素喜也。五十得法疾。康熙壬申。病且劇。諸常所與善者。數過訊曰。公來甚善。日為蔗渣鬼所苦。茲始避去耳。客不解所謂。又曰。蓋紅被綵棚有日矣。爾時必顯神異。公等勿懼也。粵人死。則以紅被被蒙尸。故云。越日果卒。東門嚴君與區交好。聞訃往弔。路經大王廟。遇區與兩鬼卒同行。嚴驚愕。俄失所在。嚴亦還家。前鬼卒候於門矣。見嚴至。欲繫之。嚴且拒。且退。至宅旁書舍。與之相持。自辰至午。無有知者。旋族兄至。驚異。亟往愬城隍。迎神以歸。鬼出。票示嚴曰。奉票句人。神豈實我。因同俯伏神前。良久曰。君非某乎。以字音相近誤矣。然饑甚。欲得一飯。遂退。嚴亦無恙。蓋嚴非有惡於卒也。以名字音近區。故使戲之。實其神異之說耳。南海陳君鉅公。名別見。僑居邑南碧鑑。自言少時往觀黃連醮會。鄉人佈列十王殿。王袞衣高坐。如錄事然。諸陰囚皆聚于五殿閣。王門外。有枷鎖者。有炮烙者。有刀鋸者。有為禽鳥所啄者。有為惡獸所噬者。皆剪綵為之。一婦人披枷。傍立一男鬼。若與語狀。陳移婦於男肩膊上。以資一嘆。明日歸。甫入門。鬼披枷隨之。言曰。我無罪。何枷我。今錄名囚籍矣。牽陳衣哭。陳驚怖。謝曰。罪誠在我。願往解之。鬼曰。醮已散。堂殿俱焚。往無及。君速命良工。取絹素纏結我狀。仍拘以枷。延高僧代君懺悔。然後釋我。庶可免。陳如其言。僧懺畢。鬼曰。今可行矣。然乏路費。陳給之。鬼曰。我幸脫。然君已紀過矣。願無以此以招譴謫。兩事皆戲耳。然余竊不平焉。夫陳戲鬼。則曲在陳。懺悔而解之。資斧而遣之。宜矣。鬼戲嚴。則曲在鬼。既不謝過。反縱貪婪。是何以故。不妨並存之。以俟識真幽明者。剖此公案。

古銀缸

司李遺稿云。石室者。錦巖古跡也。石上並無光。穴露刻石室二大字。旁有明成化己亥立六小字。相傳昔人藏金處。余題一律云。錦巖一片石。石壓古銀缸。楚老傳荒說。殘碑對市廛。七星非研穴。二酉少書窗。劍鋒尋年紀。吾心未肯降。又於山後有穩樂山三大字。人傳羅江東所題。至今猶存。

馬寧聖廟

邑馬寧堡有鼎齋書院。為宋咸淳間進士麥雷奮所建。內祀孔聖。兩廡十哲。如郡邑大成殿。僭也。鄉人傳雷奮曾請於朝。得立在炎宋時。粵尚在遷謫之鄉。為烟瘴地。聖教未甚涵濡。或有然也。然例非郡邑。不得祀孔聖。姑闕疑焉。

武榜補錄

前明武科。邑志載者寥寥。如子外曾祖。崇禎癸酉科。梁如虹。倫教人。子族嘉靖丁酉。羅應世。隆慶丁卯。羅中英。萬曆甲子。羅治身。壬子。羅龍光。丙子。羅三才。俱失載焉。至桑麻鄉蘇莫安。崇禎己卯科。亦失載。而馬澄鄉黎應珍。中萬曆乙酉十二名。丙戌。計偕不第。歸搆浮黨。與歐大任輩吟詠其中。有競病之風焉。而亦失載。其嫡孫宗碩。從子遊。備述之。

鞠囚得治盡方

宋嘉定間。鄭萬全爲廣州推官司戶。嘗鞠一獄囚。用盡毒害民者。因訊得知盡主姓名法。其法以敗鼓牛皮燒灰酒水各半。調服二錢。須臾中盡毒者昏耗不省中。自能言下藥人姓名。事載仕鏡錄。其裔孫時達云。

少師無八金

中式不赴宴

類稿奇冤

兄過妹墓詩

女子擊登聞鼓

采芳園

海幢題壁詩

苦學竟成

詩琴二僧

鄧公墳

清字市規

都導案

廢解元

却洋舶饋

甘學高節

余梁石湖詩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脫囚得官

五山志林卷五

闡幽

歐公史補五代史韓通無傳。良史哉。下者索米矣。不有野官遺民。幽何闡耶。余邑志自嘉魚善惡兼收。尙矣。石洞繼作日書已亡。石洞者。嘉魚之風類也。可謂觀止。餘爲節下。賊者多矣。余能無餒舌焉。

鄧公墳

袁邑尉

請諡書

賊憐孝子

文康拜刺

陳邦彥起兵始末

祖姑

小遇台有命

廣積沙

菊花石

不草大將軍救辨

張司徒

劉百戶墓

骨相類裴晉公

嘉魚厚道

廣州志考

哭劍道人文

補文康軼事

邑南二十里冲鶴村有鄧公墳。係宋末廬陵鄧光薦隱居。余按邑志載孝廉黃朝賓考古跡云。光薦自幽度嶺及廣陷。避地深山。適強寇至。妻子匿暗室。寇無所覩。焚居十二口同時死。光薦隨駕至匡山。除禮部侍郎。匡山潰。光薦赴海。而拔而出之。止言度嶺不詳何處。所謂深山。乃香山之黃楊也。尺按冲鶴去匡山不百里。香山黃楊。去匡山亦不相上下。光薦可至黃楊。亦何不可至冲鶴。其古跡或然也。余又讀輟耕錄云。鄧光薦先生諱刺。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想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就謂斯人不在世間。似此。則光薦亦謝皋羽之流也。宋亡。不從虜。寧闔家焚死。兵燹中。即謂冲鶴一墳。爲首陽山可也。田橫海島亦可也。

菊花石

江右鄒漪。明李遺聞云。僞紹武立於廣州。僞永歷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之。警曉倫序監國先後。蘇觀生不聽。殺耀於市。耀。粵東順德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尺按耀。余先祖司李公業師。崇禎己卯。孝廉其子睿。燻。文品兼高。真隱君子也。嘗祠公於羊城。多羅致奇花怪石。置之塔下。後祠宇剝壞。余先君昇其菊花石回。忠愍父子高風烈節。如將見之。

袁邑尉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紀聞。贈邑尉袁溥云。當毅皇帝時。水村陸公居家幸。而吳人袁溥給事陸公門下。未有所顯。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郤。後彬用事。會宸濠反。彬劾其所惡者。縱寧詞連陸公。詔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逮中。溥適除豫中尉。乃見公泣曰。溥義不宜使公受誣。于是謁掌獄者韓端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崎嶇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家幸。海內未聞以失德譴。一旦構讒言。遂置於理。誠非除功罪之義也。然上將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公有八十老母。即公被誅。在律

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使後世謂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代。韓壯其言。乃許繫華夫人。夫人出二日即死。而溥為經治其喪。且主弔焉。又代公上書訟冤。得減死。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原子曰。予往年曾繫獄。有老卒能道甚詳。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為鎮南州司錄。前尉何曾。十季以罪去。而得還。實自溥始。是皆可書也。天尺覽天官贈溥一事。歎溥果賢良也。隨考邑乘名宦傳。概未之及。豈纂志者司勳集猶未寓目耶。抑以尉少之也。

不草大將軍救辨

朱懷吳昭代紀略云。梁文康公儲。廣州順德人。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壁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志。皆助為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昇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帝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昇藩封。非者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土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昇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好人。毋多蓄土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己卯。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敕。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憐臣。若遂草制。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敕矣。己卯。宸濠反。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皆從。又將南幸。時儲與蔣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流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不敢起。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有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給事田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費。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聞報不動。又言官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至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惟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石齋楊公常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然後知公之為大矣。天尺按。豫章胡維霖。墨池浪語曰。楊升庵以通紀為梁儲所著。儲弟。故不草大將軍敕歸之。其實草者梁也。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諛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未定論。况敢高論千古乎。胡言有左袒升庵之意。今觀紀略所載甚詳。朱君亦豈文康弟哉。弟不可私。兄子獨可私。父乎。况同時黃文裕。崔文敏。與本朝蔡方炳。皆以不草詔為梁公事。并謂事王護衛事。費宏爭為不可。而廷和陰主之。御罪梁公。公不辯。致仕去。吾友蘇珥云。護衛一事。可卸罪。則草詔一事。亦可加罪矣。尤太史伺。以博學詔修明史。所作升庵傳。謂其在雲南時。不攜載籍。往往取之腹笥。援據多舛錯。間出附會古人。點竄舊本。所論亦未足據也。屈華夫先生樂府贈公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即誅爾。免冠伏殿前。流淚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後國朝修定明史。不草詔事。仍屬梁公。是非豈終泯哉。

邑人何治。請三忠諡書云。廣東廣州府順德縣馬寧堡民何治。呈為請諡以揚大忠事。治。草莽貧賤。海濱耕釣。居近匡山。仰慕忠烈。竊見宋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捐身家而報君。溺海瀆以殉國。其忠烈非淺鮮也。當其死事。諡號未彰。迨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登六君堂。見信國公無諡。特為題請。得諡忠烈。宏治間。僉事陶公魯。徐公紘。布政劉公大夏。檢討陳公獻章。慨匡山為太后忠臣死所。奏請廟祀之。然僅止祀而已。號諡雖兼。題請實未併行。此張公翺。輯匡山志。謂之闕典。重有望於當路君子焉。今幸遇軍門。道德儒宗。夔龍宰輔。殘墨戒僚。恩威覃越。總總林林。已蒙厚澤。轟轟烈烈。可不褒嘉。伏望下采芻蕘。上陳楓陛。做舊例於韓公。視張陸如信國。俾一體膺諡。庶浩蕩皇恩。深入葬魚腹之烈。瀾漫聖澤。上徹攀龍髯之忠。自二公推之。諡與不諡。固無加損。自激勸言之。此諡一行。臣工觀感。益竭忠良。士類驟聞。彌加淬礪。其有裨於彝倫風化。信非末務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懼。總督吳批。張陸二公。竭忠蹈海。至今匡門。凜有生氣。雖闕一諡。而英英大節。炳如日星。誰不仰之。今據陳詞。意甚嘉美。第當盛際。驟而請此。尙屬駭聽。及觀弔古一冊。累千百言。感慨激昂。有餘悲焉。山澤中乃有此奇。所當優處。仰高要縣。勸支禮銀三兩。以獎其意。治辭不受。獎天尺曰。此千秋大典也。禮失求諸野。何治之謂歟。

張司徒

葉化甫云。余兒時讀陳子書。想張叔亭之為人。比長。聞漢文簡謂。執業白沙。見其友張司徒。謙柔而剛正。卓然大雅君子也。然司徒貧甚。霍文敏計兩廣使事。順德張泰。博羅張津。皆司徒家產。竟不增于舊之毫寸。陵遲衰微。久則墳墓不守。兩公皆未考。後世皆不得蒙黑衣之澤。常塗以章文懿。請名教之幸也。余善津子。碩其家蓬華。碩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孝。菽水廬具。以衽視。又擲之。泰宜然。嗚呼。以優待士大夫。孰不嗚然怒者。奈何出孟下哉。

賊憐孝子

邑同知陳南野公集云。古田公諱莊。少父使事。耕不事。使給事官人。亡之。父大怒曰。我事於人耳。知事人耶。父奇其對。具禮往從師。受舉子業。不數年。學大進。舉於鄉。為古田知縣。好詩歌。有豪氣。嘗走馬長安。中有主郎中舍。產異蓮。公立馬。凝眺久之。為蓮花詩一首。大書粉壁而去。王郎中目公詩有諷刺語。曰。狂人狂人。既而奇公才。造門交歡。性至孝。甫十五歲。而母大歸於蔡。公日夜啼泣。滿衣裾。一日。省母歸。遇賊於野。被其衣。問衣何漬。泣語故。賊憐之。歸衣。慰勞而去。

劉百戶墓

石洞志載。明錦衣衛百戶劉英。墓志云。英。薊北人。善騎射。弱冠。襲官階。昭信校尉。還守九關。永樂十九年。奉命召胡都督於廣海。過西淋魚塘口。賊劫商舟。英奮曰。安有雀適。擊舍之者。遂傳於賊。發三矢。賊應該倒。商得免。矢盡。遇害。都督巡司以聞。三司為具棺殮。厝於司側屋之後。獲賊磔於市。而昭信之概。

竟無有歸之者。歲久屋壞。棺腐骸露。正統戊辰。南海老人廖泰。遷葬於司之右。而余友良為志。宏治壬子。知縣吳廷舉。行部見之。曰。英不朽兵。魚塘之事。真胡人於越也。而以其身為捍。非烈丈夫乎。予封人。樵牧不禁。心甚愧之。乃為立廟。遷墓廟後。檄巡司清明修墓。著為令。

文康拜刺

王世貞。不佩錄云。余行部萊州。而過太倉守毛燦。燦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為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閣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老友。或稱契末。余怪問之。文簡。豈二人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閣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投之。亦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骨相類裴晉公

鬱洲集載。文康公七歲。父遇庵公。嘗攜與諸兒浴小沼。見星光下照碧水。因出對試諸子曰。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云。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又六歲時。自學館趨歸。誤仆於地。父遇庵翁曰。跌倒小書生。公即應云。扶起大學士。其少時已具臺閣氣象如此。南海倫以訓云。進庵為人。誠直尚節。慷慨信然。諾黃寇之亂。能率鄉之耆老。捐資設備。以軋敵。鄉人賴是保全。尤善簪什。後進多能誦之。家教甚嚴。公自幼克承顏志。遲翁鍾愛焉。嘗歸自館。遲翁望見兩眉俱綠。心益奇之。祖舅周翁有骨疾。人莫肯近。嘗擁湯使公濯足。公無難色。周撫之曰。爾骨相類裴晉公。吾以子房望爾矣。

陳邦查起兵始末

三藩紀事云。順治二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肯。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初。廣州之圍。巡撫修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查。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瑣。起兵攻擊慶。乃殺之。瑣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村兵多蟄戶。番鬼善戰。九月。邦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為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閉警必急。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旂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疑皆敵舟也。陳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查。邦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家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寔。連戰死。子壯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嘉魚厚道

李嘉魚。舊志云。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娶羅氏。年二十三。而亮死。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十九。俱夫死。潘村吳有進妻。三月進死。俱守節至老。嘉魚李承箕曰。此數人者。余嘗以其無他善著于人。將削之。通守莆田顧文時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闕外哉。易為者忠臣。難為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閨。至老而不易其心。是豈易能哉。箕以斯言為然。天尺曰。舊志貞節不盡受旌者。皆錄于志。蓋以蓬蒿下戶。力不及旌者。彤史可也。雍正庚戌。余在省志局。志例非旌不錄。杜濫也。省志將上之史館。杜濫可也。邑亦小矣。余請明府柴公。仍舊旌。其不死乎。明府從兄柴琦。今龍憐也。因余言。次其公舉者。一帙甚核。余在署見之。謂可以傳後。志事未竣。明府擢瓊司馬去。未有成書。貞節一帙。遂無存稿。後胡黃門纂輯。凡合例者。悉登諸冊。視前更備矣。余友黎偉光。述其弟偉權妻何氏。與其媳胡氏。俱孀守三十年。從弟偉阜聘妻曾氏。夫死奔喪。有羣鴉為之引路。紡績事翁。教子成立。而黃門皆未登之冊。缺事也。予為補書。亦猶嘉魚之志也夫。

祖姑

潘憲勳曰。余先祖贈奉直公。少失恃。考遠館。不得繼妣心。幼淹之水。隨流入港。觸漁人網。族人東蒲救之。蘇。稍長。正月初八夕。復將於梯下移巨石。壓其宿處。繼妣一婢覺其謀。謂公曰。郎君今夜宜移宿他所。公不信。婢泣以諫。且曰。今夜倘聞有聲。自高閣墜下。必啓閣出走。不然。終難免毒手。公如其言。獲免。後婢以洩聞故榜殺。即正月九日也。今吾子孫每逢是日。設祭於寢。尊為祖姑。實不知其姓氏矣。天尺曰。感獲好義。能不願生。尤世所難。淮陰一飯。尚報千金。今祖姑捐千金之軀。而獲報止一飯。未為厚矣。

廣州志考

邑孝廉何廷相。邑志舊序云。先是郡志伊始。汪太守辱以幣聘廷相。遠道京師。未克共命云。天尺按。汪太守永瑞。江南順治丁亥進士。由河南學憲改廣州知府。所云伊始。後不知其書卒業否也。各郡皆有志。吾廣州獨無。雍正六年。謁臬臺樓儼。出廣州志抄本二冊見示。謂諸市散帙未全。不知誰何底本。省局開後。徵府志不得。時太守吳公。謂前守葉公。與草稿尚存。欲延粵人續成之。終亦不果。廣州為五羊首郡。文獻獨缺。是所望於賢二千石哉。後按香山黃文裕集云。御史華亭蘇公。恩代巡至廣。檄郡守蘇君。椽曰。郡乘缺有間矣。其蓋修諸椽。問諸佐。佐以馭世善經。其大有三。曰德政。曰風俗。曰賢才。志非是。莫之先也。採纂前志。綴舊聞。如沈懷遠南越志。王範交廣春秋。黃恭交廣記。顧徽裴淵廣州記。第山水蟲魚之瑣。鬼者耳。李昂英。陳大震。修於宋元。而五代以上。軼略弗詳。成化初。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使教授于文鳳。續焉。大者不書。而淫詞佛老。獻諂詩文。雖微必錄。穢且陋矣。于是蒐羅今古。刪補成編。門人黎民表。謂公著廣州志六十卷。今不過三百年。而刻本已散。帙無存。可慨也。尺續遊花洲。見李崇樸有藏本。但其人防有墮化書者。祕不示人。

小遇合有命

邑文學潘澣云。吾叔梧齋公。少能文。弱冠拔兩邑。科試優等。應與學博齋。不合。拂袖去。次考者補之。後棘闈不遇。次考者買去。公復高等。適補其缺。一廬小遇合耳。造化顛倒。若有數以限之。天尺曰。公諱鳳昌。字允紹。余外舅也。與其兄允大同。耽詩吟咏之聲。時溢戶外。曾與學博梁省齋。同里。余語山。梁東岳。雖長陳東白。岑湘。衡。結社城南。余亦時執轡載燧焉。自公兄弟沒。吟嚶斷絕。不勝車過腹痛之感。

哭劍道人文

南海王鳴雷中祕文集。哭薛劍公文云。好飲酒。好擊劍。好讀書。明先王之道。守學士之業。幸事也。而天不幸於斯人者。獨何歟。往年與薛子學操蓮葉舟。置漢文數本其間。阿曲之務去。沉潛之務來。閱論雅尚。通於琴。達才敏用。通於奕。奕賦。吾知其流傳悠久矣。惟是琴賦不可傳。自喻而已。曾幾何時。而薛子溘然而往。薛子往。而正學誰與。深身誰與。忠告誰與。方謂天下無事。約居一荒山。隱身著言。教吾子與汝子。使之孝弟。與之終身焉。則亦已矣。今已矣。余焉能不為之涕泗滂沱也。假令薛子壽其身。文成數千。無當於道。無關於人心。世教。質偽言辨。釣聲譽。安足語斯人哉。今文也。詩也。壽薛乎。使天下知文章性命之壽。不在乎年。集富。則將奉數卷。緒言論說。以增色其山川。而不使阿曲之雜。香進於前。以晦抑天地間。沉潛有本之儒。不亦幸事哉。况生平有古劍在。終身焉不出以示人。其十年一磨。輒於異鋒。鏘似不肯屈意自下者。然其號劍道人。殆庶幾歟。夜臺度可沽酒。則與之飲酒。不妨酣醉百鍾。持君文。問柳愚谷。在生常抱舉世無相知之嘆。蓋歎顛倒好惡。悖道異詞者。今泉戶有琴。有朋友。有知子文者。又何事區區恨古人。不見我哉。獨可流涕者。生平有井中心書。設或他年。一旦啓之。得稱心懷。惜君不逮也。如之何者。痛哉。按劍公先生諱始亨。讀書懷古。飲酒擊劍。亦奇瑰士也。順德龍江人。二樵之兄。有劍道人集。乾隆庚午。胡黃門纂邑志。不列之文苑。缺事也。

廣積沙

黃相國士俊。少為諸生。家甚貧。娶馬寧李氏。富而無禮。公將省試。意欲求助於外家。值李謙客。嫌公衣衫。濯樓於小廊下。餉以鴨卵二枚。公不知也。歸途逢李僕。廣積謂曰。余家今日宴客。相公何歸耶。公以實對。廣積憤憤不平。延公到己家。市物待公。自度有一豕。可足科舉。用鬻金以贈。公盡醉索紙筆。悲歌笑罵。戲成鴨春一表。貽其翁舅。中多警句。至今人誦之。按新語。粵俗呼卵為春。是科省闈印捷。後大魁入閣。以沙田報其僕。因名其沙廣積云。

補文康軼事

香山黃文裕公。當毅皇帝時。公首授石齋楊公宅。愛甫閱。亟起之。俾位於己上。敬所將公。方在庶寮。則延譽宮府。力拔為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寶。以往揚公不可。將公益不可。且噴有煩言。公無少見於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粵。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稔者論列。誣毀人不能堪。而公引薦薦揚。竟至大用。雖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

入閣。斥一峯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碑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缺。以見公之所以為大者。初不在於詩文也。

少師無八金

秦泉黃佐革除遺事云。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六往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成。尺按。後公孫處士。敏以狀聞。當事乃得作廟。見蘭汀集。

清字市規

吳江鈕玉樵。軀體云。何經都憲罷官家居。一日門前謁規。公探囊乏錢。夫人笑曰。何不書清字市之。邑人辭起。較木末山房集又云。吾邑風尚。嘉隆已前。任質少文。士風樸茂。時先輩於名檢。尙恭儉。官至二品。居鄉猶徒行。謂父兄宗族所在。不以貴先人也。何都憲經鄉居。每浴於河。有舟過而膠。謂曰。父為我推。遂推之。天尺曰。按此二事。經清風古道如此。而邑志乃謂其居官無可紀。只能諸俗。附於從弟何淡傳。下何也。按丁卯邑志。又書市規為劉方伯士奇事。豈一時二公皆同。抑傳聞異詞也。

中式不赴宴

豫章族譜云。五嶺公維名世好義。嘗以桑梓事抗邑令。令銜之。景泰初立縣。墓無碣。公祖墓為豪勢所奪。令因曲斷。名世故高。才是時未有易書。令素悉公字跡。入聞日。適為蟲禿。其筆令反薦之。獲雋。公不赴鹿鳴。監臨主司問故。公曰。孝廉之謂何。祖骸屬他人。而與賢與士林之羞也。伏地大哭不起。卒復祖冢。而令以譴去。

都寧寨

邑明經李殿苞。遊都寧山記云。康熙乙酉。為登高會。或語近鄰有都寧山。在獅子背。石色紫而文。嶙峋層疊。若斧劈然。罅無寸土。纖草不生。工畫難為。獨絕。循其平處。可直至頂。高不過三丈。可陟可陞。可吟可嘯。余遂登舟。須臾即達。酒半酣。停杯語二三子曰。若亦知都寧所由來乎。昔宋幼主為敵所迫。流遷至此。而住。故號曰都寧。言所都則寧也。寨在山中。牡蠣牆存焉。父老至今能言。而史傳不載。邑舊志曾紀其事。近緝者輒出己見。訛寧為黏。何蔑古敢自恣乎。下數武。即有三忠廟。蓋當時大命既去。人心未忘。思其精忠。故並像而廟之。豈無因而設耶。遂賦詩以弔。歌畢。叶以湘管。和之者再。忽風起水湧。若不可留。遂搥三忠而去。尺按。孝廉黃朝寶考古云。都寧寨在縣東四十里。詳與帝赴海蘇。劉義奪港出。得趙氏後。更名曰集。千餘眾。圖恢復。都於劉義所居之西山。逾月。日卒。劉義葬於山北。土人呼其地為都寧。言趙王所都。永安寧也。

類稿奇究

邑人蘇景熙。桐柏山房類稿漫記云。庚子春。董公應舉。教授廣州。十月。有修學宮之役。諸生無敢倡者。乃強以屬予。余按學碑。徒豪有力。百家。復諸侵地。已而董公降南京學博。是冬。纂修文廟禮樂。盡附刻廣

州郡學志略。千寅山陰朱燮元督學吾粵。余被流言訪黜。賦解詩三十韻。大理公抑之。作四言詩唁余。為余自寬。刻桐柏山房類稿。天尺曰。子按景熙字汝載。碧江人。性抗爽任俠。以清府學侵占地。被豪強中傷。遂坎壈不振。曾過友人蘇珥。見其類稿一二册。詩文皆瘦硬如其人。瑞一多用世法。質之如拱壁。

廣解元

梁湛然字醒人。明季老宿。講學多年。授註錄者千人。入本朝尚存劉雲漢。左必蕃。皆及門士。喜讀書。命書賈到。人未及見者。而先生已成誦。乙酉。粵尚阻聲教。未奉正朔。福王開科取士。是時王文柄者。擇凡有名之士。盡列於榜。湛然與陳邦彥皆與焉。而湛然乃哀然為榜冠。時本朝已定鼎燕京。功令黜不得計。湛然遂隱居教授。後以次子疑族人盜其嫂。手刃之。家遂破。書籍斥賣殆盡。著作無一存者。乾隆丙辰。余館於其鄉。子孫幾無物色。欲求一軼事而不可得。蓋非招討後云。噫。世無顏豈誰知有承吉哉。

兄過妹墓詩

邑人余廣文。語山堂集。有和梁靈長過神步岡詩。倪媛墓詩。其序云。前明邑侯倪公諱尚忠。幼女。隨官風山。年十六。卒。署中侯葬之神步岡。雙塔間。塔侯所建也。越二十年。其兄行人仁正。奉使入粵。作過墓詩。有曰。一去難忘。卸骨肉。重來愁見舊山川。不獨過墓生哀。而風木之感。亦慨其歎矣。雍正甲寅。梁子靈長。搜殘碑於荆榛之下。作詩弔焉。屬予和作。其詩曰。碑緣苔蘚沒蒿萊。鶴舞鶻啼日幾回。荒冢松楸過客恨。故山風雨弟兄哀。關門不鎖鄉閭夢。夜月空懸石鏡臺。猶有先人遺跡在。長隄古木盡親栽。天尺曰。倪侯之澤我順也。甘棠且勿剪。况其骨肉乎。過墓生悲情也。問閱兩朝志。小錄云。崇禎間。枚下閣臣。一時大僚不與會推者。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中有霸氣者。為公子仁正。按二十四人多忠義者。如倪元璐。為淫氣。瞿式耜。為穢氣。皆死節。則仁正得與其間。亦人傑也。公之有後。宜哉。

却洋船錄

黎元柱。槎浦人。舉正德丙子賢書。知祁陽縣。分校得士六人。後休老於家。日給不足。六人中有巡按粵東者。悉其艱苦。洋船有例金百餘。巡按諭以得公書。即准開船。商人具禮求公。公與書而却其饋。巡按聞而益重之。後子民雍亦舉隆慶丁卯賢書。廉吏報也。

女子擊登聞鼓

邑江尾鄉有歐陽趙玉者。嫉惡太嚴。不能容人。過國初乙酉。村鄉擾亂。羣凶肆毒。一日。慘殺其家男女大小十五口。妻李氏。歸寧古岡。獲免。會僞永歷立肇慶。李氏擊登聞鼓。訟冤。王憫之。捕黨廷鞫。得實。將正法。適我朝兵至。永歷出奔。羣凶脫獄。然計其斃於杖夾者。已逾十五之數矣。李氏以一女子。於離亂中能挺身。亦奇矣哉。得之古岡李天木云。

甘學高節

邑甘學。字於盤。碧江人。與李孔修皆邑高士。少同宦宮。保讀書西樵。宮保貴盛。與役往訪。閉戶不納。宮保

易服過之。乃握手相語曰。少賤之言。何頓忘耶。乃以貴加我也。視其所處。破屋蕭條。無妻子。一女擊茶相餉。宮保曰。范叔一寒至此耶。於盤起。搜篋篋中書札一束。相還。皆宮保在京華與於盤投當道書也。封識宛然。宮保收謝之。因求其女為子婦。於盤不允。強之再三。乃首肯。後其女善。目於盤與宮保書。以替女不堪。箕帚為謝。宮保封其書與子。子即卜吉親迎。女歸。雙目復明。於盤之行。與子長伯仲。而子長見於邑傳。且俎豆邑校。鄉人祀於社。於盤死。抵沒無傳。人亦有幸不幸哉。梁崇一。廣東詩粹。載其錦巖一絕云。水簾封晝夜。石洞無春秋。好景心自醉。人間空白頭。可以想見其志矣。

采芳園

邑同知黎暹云。大良吳瑞卿。韻士也。作園風山之麓。石齋題之曰采芳園。嘉魚李世卿為之記。石齋復跋其後。示出處之詳。獻臣吳明府作四言詩三章。後有繼。居園中游且咏焉。予為之賦。世卿序黎公賦。長不錄。石齋跋。古拙多見道語。末云。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取名當時。精光射於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其行乎。猗歟休哉。瑞卿獻臣詩。一云。采芳芹。在園之泚。有苾其馨。獻於天子。二云。相彼北門。我園我沼。我果維何。柑橙寔好。鱗鱗維何。魴鯉在藻。爰采其芳。薦之祀考。祝爾孫子。萬福是保。三云。倬彼東園。紫芝煌煌。夫何美人。仰天歌商。曳杖考槃。矢不出疆。我思美人。今在粵東之大良。味二公詩文。瑞卿蓋高尚不仕。而諸公皆以事王侯期之。非肥遯者比也。世卿志亡矣。當時想必傳之隱逸。獻臣嘗於園側結風山書院。乾隆己卯。邑侯高坤復葺書院。吳氏裔孫。捐其地為生徒寮舍。高公廓拓之。有池有臺。前祀四賢。後創奎閣。給士膏火。弦誦其中。遂成一邑大觀。而羣芳嘉植。儼仍瑞卿之舊。予搜軼事。詳而識之。并與進士游君法珠。德惠高公豁免。吳氏之虛糧數十畝。鑄於石。而瑞卿乃不朽云。

余梁石湖詩

予大父淡峯先生。一理都勻。遂闢石湖不出。湖中勝概。為一邑冠。題咏者佳句如林。而未有道著其經濟之所寄者。惟梁靈長一篇。寫出其用意苦衷。不在歸隱計也。故邑志胡黃門入宦蹟中。露一二。而郡志沈太史入隱逸。以其後之不見制軍。似干木之避也。中說因三藩亂。故不仕。亦能道著微隱。然終不若靈長之長篇。為寫得出也。詩云。湖養高峯波底綠。湖亭湖閣簷相轟。湖連郭北地如村。家住湖心人似玉。石湖形勝誰經始。都勻司理三松子。早辭青瑣遂初衣。嶺南歸作騷壇主。山水經營却有因。司李為官清且貧。敢謀別館堪娛老。經營無乃行其仁。五山山城沿海澗。鄉隅一半在荷蕖。隱憂上切今聖人。拆邊命下腴田廢。壯夫有力不得耕。粒米如珠薪似桂。願供版築代耘耔。權將鳩尾為經濟。丁丁藁藁聲不停。為高為下因地形。跨水樓臺三百堵。倒插芙蓉十二城。百萬流民藉君活。賢門不用陳天圖。佳山佳水報深恩。得盡江湖閒歲月。更築湖山砌釣臺。中流兀峙洪波迴。維經生定衣冠家。至今碣石猶崔嵬。數家鷄犬成鄉落。收薯種芋行春陌。牧豎同眠一笛風。芒鞋自愛前峯立。離枝壺橋何時無。山僧漁父同歡娛。城市紅塵飛不到。千尺龍鱗伴著書。留村司馬慕高節。門外干旗高子子。兩旬賓從住湖

齋終似山河隔。秦越。吳。制。軍。留。村。巡。邊。至。順。軍。司。李。高。風。單。騎。相。訪。可。李。以。疾。辭。不。見。司。李。英。俠。象。隱。淪。天。際。冥。鴻。不。可。親。獨。修。蓮。社。兼。湯。社。湖。船。往。往。來。崎。人。我。隨。先。子。南。皮。會。暗。憶。詞。人。三。十。輩。而。今。屈。指。廿。年。來。常。時。風。雅。還。誰。在。遊。人。朝。暮。石。湖。中。只。應。憶。著。維。三。松。羅。三。松。不。可。作。湖。山。湖。水。空。如。昨。至。若。清。新。雅。逸。能。寫。石。湖。景。趣。者。則。余。廣。文。錫。純。詩。為。最。其。詩。云。野。徑。通。蔬。圃。高。樓。傍。水。濱。歸。帆。隨。鳥。下。人。語。隔。江。分。物。態。於。朝。艷。閒。情。寄。莫。雲。此。中。有。佳。興。長。笑。仰。秋。雲。一。東。風。初。解。凍。戒。僕。事。春。苗。一。簣。成。仙。島。雙。流。鎖。石。橋。舟。人。喧。古。渡。魚。網。集。晴。朝。應。笑。王。中。允。焚。香。退。早。朝。二。地。瘠。憐。花。小。臺。高。見。月。新。三。松。稱。處。士。一。月。謝。都。勻。富。貴。寧。關。我。江。山。可。贈。人。田。夫。日。來。往。談。笑。樂。天。真。三。杖。笠。朝。攜。去。遲。迴。細。雨。中。近。欄。布。藥。種。暇。日。課。農。功。鶴。老。寒。山。月。橙。黃。落。葉。風。梁。州。初。唱。罷。閒。坐。數。歸。鴻。四。襄。陽。真。愛。石。一。手。親。栽。點。綴。天。然。巧。摩。挲。日。幾。迴。醉。眠。春。夢。醒。雨。灑。水。紋。開。昨。夜。歸。雲。溼。青。山。綠。滿。苔。五。少。日。過。湖。上。閒。花。細。細。香。流。隨。隨。逸。少。咏。雪。共。中。郎。接。果。分。佳。種。收。薯。當。午。糧。每。嗟。僮。僕。慢。冒。雨。更。栽。桑。六。尚。書。臨。瘴。海。千。帳。駐。湖。濱。士。女。瞻。華。袞。烟。霞。開。野。人。吳。制。軍。寄。先。生。詩。有。日。何。處。烟。霞。同。野。人。幽。林。無。俗。境。高。位。少。閒。身。却。怪。商。山。老。衣。冠。作。漢。臣。七。小。軒。開。岸。曲。真。似。水。晶。宮。野。泊。三。年。臥。雨。滋。廣。上。人。殘。荷。八。月。風。漁。歸。寒。雨。後。人。散。鳥。聲。中。歎。息。同。遊。子。春。來。獨。此。翁。八。離。破。從。人。入。無。心。對。白。鷗。微。雲。流。古。木。新。水。蕩。虛。樓。路。失。前。溪。雨。天。閒。一。葉。舟。衣。冠。遺。冢。在。湖。中。山。上。有。先。生。衣。冠。冢。芳。草。亦。生。愁。九

海幢題壁詩

余從舅潘鳳升字允大早棄儒冠多宿寺觀與僧侶遊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偶遊海幢見壁上詩云珠海鐘聲日夜流紅棉綠瓦幾經秋錢王已去山僧在更與誰吟十四州激賞之知為公作公竟不往見惜南海集不載予少遊海幢聞僧說新會易秋河亦有十年王謝半為僧句公亦賞之而全首失記矣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明經歐陽達云余先君宰南安崇義縣縣人生女止育其一餘俱溺之陋俗不可破縣有一生王河漣連產八女俱育之先君曰是生可以風矣遂以應鄉飲之舉俗為少變公諱二酉壬午舉人後亦為鄉飲大賓

苦學竟成

明廣西左江道梁崇廷倫教人父遂溪教諭兄在廷鄉薦公質魯日數行不下而好學不倦教諭公壽公時年三十七矣親友進爵教諭公曰崇廷當料理厨下公恥之退請於兄曰弟以質魯失堂上歡今欲閉十年關以冀有成兄曰可公即鍵戶留小窗進飲食二年中日課兩藝兄閱其文曰試可矣遂遊泮旋中天啓辛酉舉人知福建政和縣首左江道年七十三致仕後之學者中人以下毋自怠也

脫囚得官

馮公鑑江宰崇善縣有唐姓者犯命案前官定以死罪公見其狀貌魁梧嘆曰世豈無汾陽其人者耶况罪亦不至死也多方脫之遂之入營不數年官至都閩後公罷官貧甚唐親至其家贈以金帛

詩琴二僧
僧源子城北吳姓住海幢楊制臺隨官粵東時拉遊羅浮得詩百首綠性質高邁嘗恃才凌傲僧俗晚屏居小金山故其詩雖佳無樂道者死後余有罵座尚存才子氣留衣偏繫長官心句實錄也錄其遊羅浮詩數首以傳其人焉舟抵石龍望羅浮云勞生擾擾鬢毛斑杖底乾坤日月閒未到羅浮先一笑石龍江上看青山黃龍洞觀瀑云昔日黃龍現此峯石樓西畔水淙淙我今獨上峯頭望不見黃龍見白龍香溪曲云朱明洞口日月光白水門前瀑布長一雨春風百花落萬峯流水盡成香朱明洞云紫氣流霞繞洞門洞中日月別乾坤真人日坐瓊房下自寫丹經教子孫洗心石云少讀萬卷書老至字不識日暮來洗心厓前三歎息阻雨未至鐵橋和西峯云空山風雨來雲白總成海惟恐鐵橋沉流出羅浮外同時詞林僧定宗上人有徒圓德亦邑潭義人劉姓能詩更擅鼓琴唐關部贈以心字韻詩和者數十家福將軍以詩云菩提陰深境自昔開南宗我來尋詞林鈴語傳清風中有圓上人云握古鴻濛為我拂瑤軫淵淵理焦桐一鼓下雲鶴再奏翔游龍四座寂無語兩耳塵根空象意在媧古心性俱陶融妙諦寂然會肅穆聞齋鐘亦神悅中錚錚者

五山志林卷六

紀勝

山川重人重山川互爭勝哉要有勝事有勝境有勝境空中樓閣筆下江山無以著而彰之天地亦覺無色耳一邑小矣然撮土之多亦地較華岳扶河海本此撮土推而廣之耳吾敢自小其邑而遂不存華岳河海見哉紀之以資臥遊者

- 請立縣書 興造記
- 少年會元 兩箇甲榜
- 一榜十八魁 漢壽亭侯刀
- 閩安路 區姓加欠
- 宋賜進士詩 五橋生五子
- 老女橋 三要害
- 不易聖像 一母兩貴子
- 登洲 祀白鹿洞

擲硯亭

名文實政

辛未丁未兩狀元

羅坑

帆船佳咏

鳳邑八景

五里四會元

六載三解元

桂洲一時科甲之盛

王巡撫祠

四賢祠

雙塔記

回字樓

嘉宴重逢

鼎湖開山

昇平人瑞

請立縣書

先十世伯祖羅忠滄洲集上制府揭侍郎請立縣書云忠聞失大小之權者不可與言智昧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善智者圖見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者故能察微而知著計遠者故能因亂以成功伏視遠者黃賊之變起自亡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可謂烈矣當此時高賊鼻呼而數境之間風靡應援譬如禽獸一箇負矢百羣俱奔非其習有憚悍之積性有好死惡生之逆也然而負不義之名以犯誅戮者何也今夫素之質白染之涅則黑失其體也金之性沈托之舟則浮勢有所支也民之從亂猶素之染涅也得所恃則治猶金之托舟也然近年諸司諱言寔禍姑慕空名撫字無恩防禦不肅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攘之端姑息收寇者豐禍亂之道任情執法者賈苛刻之怨是以上無固結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郭之備內懷逼脅之勢漢人有言穿窬不禁乃致強盜不斂乃為攻盜蓋成於漸也此忠所謂著微之機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樹長畫而伐禍本則莫若置縣昔周王建洛邑本殷頑而思治齊桓城楚邱緣難以為功故政惠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則以其圖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夫大良其地遠於南海然西有排榜之時東有迎陣之環前擁華蓋後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之形勝也因其地而置縣城以封疆防以城池治以官司聯以戶口齊以科教如此雖有黃賊之變無能為也其樹長畫伐禍本計無易此乃議者或謂兵荒之後費無所出殘傷之民不可役使是習瑣瑣之細非可與論於大道者也夫扁鵲治病以刀刺骨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民為役雖負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為利暫勞之民以永逸為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大之費惟執事圖之尺按雍正初年樓理孫攝順德以開邑功祀之崇義祠而前志公傳謂當事擬與開邑周令同祀鄉賢名宦以忠子孫不振故寢噫鄉賢之祀亦繫子孫之顯貴哉

興造記

順德縣興造記云順德所轄三都四十堡一百六十里舊南海縣屬也正統十四年冲鶴保賊黃蕭養聚徒為亂明年改元景泰廷命都督董興將兵勦平之大良堡民羅忠等訴南海十一都惟東涌馬寧西琳三都之民離縣遠而瀕海故傲化而易亂割此三都而建縣於大良則可治於是巡撫兵部侍郎

郎揭稽集三司議聞於上賜名縣曰順德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其縣東抵老鴉岡西至仰船岡南極大海北至五斗口而大良東南北皆際水西控金榜山脊周圍一千八十六步計地五頃七十一畝舉南海承周寶知縣事而開設焉經營相度按圖建治初建于碧鑑今公館是也越二年冬主簿楊憲治徙于此而繼以余玠崔瑀李先知縣至作頭門二門蓋廳堂兩廡造儒學文廟布政三分司城隍廟山川社稷邑厲各壇若土城則天順八年秋縣丞徐勳築之冬余自翰林待罪而至見諸山棋布水與田連連路不絕入其境城市深廣民勤生而士務學嶺南一壯縣也然規模草創體具未周乃撤故增新置麗譙樓植戒石亭繪門垣以耕桑政教圖俾男婦老幼過而見者知所警勸與夫增學舍整城垣標顯文飾煥然可觀噫何治未匝月而遽臻是而余也歸休有日矣董其成功以俟夫樂君子少年會元

太倉王世貞皇明盛事少年會元一則云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紀唐順之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沐英王鼐汪浚俱二十六陳璠劉定之梁儲儲儲邵銳霍縉俱二十八姚變王錫爵陳棟田一儒俱二十九尺按王弇州之世前明尚未百餘年而會元之少年未滿三十者共得三十三人而倫以訓霍縉南海人梁儲順德人廣東已居其三何古今之不相及也

兩榜甲榜

吾邑簡公天章中式康熙辛丑進士禮部揭榜日忽黃沙蔽日辟易人馬聖祖仁皇帝諭所中者恐有未公命再覆試黜退者十六人簡公與焉未幾所黜者仍次第捷去天章再第雍正庚戌科進士文章有定價信不誣也而辛丑論題據於德三句孟義自生民以來二句庚戌論題志於道三句孟義則子貢曰見其禮全節題目相同豈非數也

一榜十八魁

予順德學宮明倫堂有十八魁扁額係前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科一邑所中式鄉闈者胡兆乾陳迪祥黃儒煒陳迪純黃聖年梁元柱梁佑新洗士炳趙恂如關鍵麥元梁繼善關應鳳嚴逢泰黃星煥盧躍龍高連元余之愷邑人多知有十八魁不知吾順戊午之前萬曆七年己卯中式十七人潘洪何維翰何兆湖梁為志何文偉袁光裔梁尚通陳光穎區元望陳嗣舜嚴應恩孔家堯曾守謙林志孟陳夢斗黃贊猷梁以正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中式二十五人陳一熊維元璐黎可逢趙鳴玉潘隆曾黎其哲羅廷臣黎講吉陳子廷蘇劍龍麥廷輝梁德馨胡景曾倫泰張汝齡蔡斌臣麥吉臨胡夢虎余象斗呂乘龍蕭以逢李大善梁宗典鄧瑞翁豈丁酉中式十七人曾光龍嚴琮黃耀日黎起龍劉雲翰阮夢日何耀彭夢韶余龍翔何廷相康有年余鴻升彭祖曙曾唐呂區之鼎簡良臣蕭曾彥康熙己卯科連正副共中式十九人陳勵何開泰龍海見梁澤吳奇遇吳龍祥張鳴宰伍樹蘇天植歐之麟劉德新鄭作霖黎家裕廖士賢李德柄黃元龍王顯副榜則譚洪猷羅維正也至十四五名者不可枚舉矣續案岑

湘衡所藏家乘云萬歷戊午科族人岑龍光者榜姓霍南海學中三十七名則戊午亦不備十八魁已也

漢壽亭侯刀

邑無西門緣築城之初擬開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將鑿山為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樣異之且青鳥家謂邑不利於西可創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赫周將軍亦時見威爽病者施藥聯絡不絕甚矣侯之忠義有如蘇公所云如水在地邑於三國時屬吳侯未一至何得有偃月之遺真可異也後雍正年間封侯三代紳士擬建侯三代祠余因閱宋公幹篤廊二筆載饒塘馮山公敬撰侯廟碑事甚奇謂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壇廟壇廟侯故居也昌畫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碑碎之碑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末且且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據此則封侯三代當用此書神術可也今世俗多以平生日為侯誕至六月二十四日真誕反莫之知得此更可改正用備書以俟識禮君子考焉

問安路

馬淳成化癸卯舉人令福建上杭縣修葺衙宇一工邱姓者日篋其徒不少輒淳怒謂彼亦人子不供役則還諸其父母已耳奈何數捷之工日余兒道隆也欲從塾師學不願為工讀書豈枵腹可能屢論之不從故筆之耳淳驚異適衙前演梨園為蘇季子故事因謂道隆曰爾欲為學試以對能則說父任爾不能版築終身無憾也遂為出句曰說六國君臣易即應聲曰處一家骨肉難淳曰此子不凡脩脯在我遂延師教之三年將解任出百金托一紳終其事後道隆學業大成登正德進士適令順德抵任馬公老病家居年古稀矣公鄉雞洲距邑將五里道隆每曉必起居公而後視事以雞洲路險築陸阡而康莊之曰問安路公病日侍湯藥不離左右小民爭訟待決審者皆就謝公鄉終公之世不倦公可謂有知人之明而天之巧於報公道隆適令順德噫奇哉至今問安路尚存何公龜碑記可考也邱後轉御史以佛狼機買諫大有風力

區姓加欠

吾邑陳村區吉元李歸誠征南將軍廖永忠麾下以救參政朱亮祖山南土寇之圍有功永忠上其事于朝授彰德衛百戶一日太祖閱軍籍呼曰區吉為區別之區區吉進奏謂臣本姓區為歐音上因以筆加一欠字旁自此吉之子姓皆用紅字寫欠旁為歐吾邑同區姓者亦不改前朝歐大任即其裔也補萬姓統譜人物者當別為一姓如子雲之揚與宏農之楊一例不當又入區姓中但揚與楊歐

與區本同岑一脈亦未可當非種之錫也然古有善鑄劍者為歐冶子虎邱有歐冶池然則歐原別為一族而區之以帝改為歐亦猶子陵之易嚴以莊乎

宋賜進士詩

歲抄云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邑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寧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語要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魏乏謀猷俾天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想即傳中所謂名成才湧者也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豈虛文要語詰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為塞塞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遊心六藝文先皇成憲自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行遠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五橋生五子

宋參政李仕修隱居邑之逢簡念居民歌苦葉斃石橋五以利行人從此市集輻輳貨遷得所後生五子以應其數今溼為陸康熙己卯第六名舉人李德柄即其後鄉人云德柄兄弟德林有才名著柯山集柄火攻不及也己卯榜將放柄與朋輩為葉子戲八葉俱紅未終局而報捷亦奇事也

老女橋

增城尚書潘甘泉文集載宋貞女吳氏墓表云嗚呼此鄉俗呼為老女墳而督學蔡公題曰宋貞女吳氏之墓者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教南金道遺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氏子昏期已及所許子由陸來親迎渡龍江水而舟溺死貞女誓不適人以家貧為大石橋五眼用湖石長二丈二尺於李溺死處故後人亦呼老女橋自寧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記于國明寺後人于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郎織女之相望然今廢復以田十三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為莊貯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戶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而終鄉人謚曰室隱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官為石坊復修其墓以其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甘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何也曰未成其為婦也未成其為婦則何以謂之貞也貞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婦而固誓不嫁焉夫非所夫不亦過矣乎甘泉子曰吾近聞羊城南海岸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指揮鏗鏗死奔其家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烈之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然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為他人婦者多矣吾尚暇咎人之過中哉今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章大有助於風化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云尺按木末山房集云吾邑吳妙靜與新會處女黃道娘皆宋人亦不嫁皆奉佛皆施田皆富厚皆壽八十三惟吳守貞黃得道異耳葉石洞志載吳裝橋施田事甚詳黃泰泉志載黃有仙術乘舟海上所置成田施田諸寺各百餘頃而光孝尤多立祠墓左即圓明莊聚寶菴是也康熙壬子嚴卷卷修順志多不考古不詳吳事余近

修古圖志見相類故補記之

三要害

丁卯志云邑要害有三一石金剛海口一、新濠海口一、太平海口三者皆邑之門戶太平逼近海洋曠蕩無蔽嘉靖壬子壬戌兩歲海賊皆由此徑入越城劫庫擄掠居民知縣李有則始作木柵柵外暗櫓參差守以戈船賊不得入胡友信修之萬歷七年沈鐵以期會往府戈船衛行適賊船三十餘突入東畔居民惶怖一船闕於櫓衆船回救而去始知柵之功云十二年葉初春益增修之柵自大良寨前沙至小灣田

不易聖像

雍正己酉續邑志草稿載嚴大昌云廣郡文廟易士繪爲木主泥嘉靖張璠之議也吾順先聖暨四配十哲遺像獨留非程敏政之言與古人製像豈爲聖賢而設爲思聖賢者而設也百世而下猶得觀古人之衣冠容貌而生其愛敬固賴遺像之獨存何忍委而棄之以下同於芻靈槁壤也者蔡善述所言足解泥古之感因類引之

一母兩貴子

余友蘇珥云吾太祖祖給諫公應文生母福建人初爲士人妻伉儷相得一日士他出母堂外刺繡有友來訪驚逸遺履友戲拾以歸俄而士訪友不遇得繡履於友臥具旁識爲妻物大怒母無以自明不可得留給諫父司鐸于閩艱嗣娶之生給諫速長登第京師有同年過寓詢曰粵有蘇某曾掌教吾閩識否曰吾父也復謂曾于閩立妾有之乎曰吾母也大泣曰吾與若同母異父兄弟也約度嶺訪母越年奉差巡按粵東甫下車即到順德謁母母不許見巡按泣求再三終不許給諫公爲策曰吾母勤且儉嘗餽客席散後必出督家人徹俎明日我認請他客而子潛俟堂後可見也巡按如其言果見母抱足而哭母責曰當而父怒時汝年已七八歲能死諫父未必不悔即不然我去而依鄰將冀汝長而歸乃汝聞過鄰媿我亟呼汝不應而去從此絕念以有今日言已即翻身入內不復見太母雖遭際不幸杯蛇市虎莫白盆冤然一婦人生二子同科登第俱爲顯官亦稀罕事也今太母祠前貞珥甚壯麗皆巡按所建云

登洲

通志雜記云區適子字正叔南海登洲人今順德父璵什宋爲德慶參軍廉介有聲適子幼俊爽能文辭及長厚重寡言笑以博洽聞學者多從之遊所居鄉名鮑洲而適子號登洲于是人更名登洲以適子故也京口劉與子序其文曰君德人也余以文士目之淺矣扶脊之南粵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子魯卿元季出粟四百石作粥食饑者魯卿卒盜戒勿犯其墓省志以作粥爲適子事觀

祀白鹿洞

廣東通志云蘇葵督學江西內臣董讓作威福縉紳奪氣惡葵守正遂誣奏道法司盛洪等治之閉門欲

刑葵諸生數百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正德辛未督學李夢陽祀於白鹿洞

擲硯亭

華夫於餘錄云李子長墓在西樵雲路村其碑曰明抱真先生李子長之墓霍文敏公所書也子長順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試以搜檢過嚴嘆曰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擲硯而去今貢院右有擲硯亭存焉常從白沙先生講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匱之屬以貯米糴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遇空輒畫貓兒賣之毛骨如生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絕人爭寶重然皆不肯多畫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閉戶靜默人希見其顏面開出則市人環觀以爲異物舉止從容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雨瀟瀟透衣矣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至今廣州人言迂拙者猶曰子長子長云嘗詣縣輪糧令見其容止有異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則再拱手令怒以爲不遜答之五竟無一言而出白沙戲之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答傳者以爲美談晚於道深造年九十餘無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稱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謝佑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矣佑字天錫南海人亦早棄諸生從白沙遊安貧樂道人稱爲二高子長無子今西樵以祭於社爲社師尺按邑東古粉村亦有抱真祠像極類鄭黃門榜以名賢高風四字不過十笏地耳俗謂爲古粉人邑志又云孔修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閩人不知也張翽識之則薦孔修與雲谷老人於其師陳獻章曰陳留市隱不遇陳無己黃庭堅市備耳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廷實安知五郡二士雲谷老矣不得見孔修年少如廷實非俯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取友廷實謂字孔修有庶母父歿改適誣孔修奪其產縣鞠之孔修操筆置對母言是縣疑焉得其情乃大敬孔修由此人皆駭孔修矣東莞祁衍曾過其墓詩云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鄰歲時伏臘村翁事芳草萋萋又一春

名文實政

康熙四十四年賜禮部右侍郎臣胡會恩高祖前明進士知廣東順德縣祀名宦胡友信祠御書扁額云名文實政四字并紀其述祖德詩序云先高祖思泉公登隆慶戊辰進士以理學經濟自任文章與歸熙甫先生齊名稱八家爲海內傳誦授廣東順德令順本南海縣地負山瀕海當黃蕭養亂後景泰二年始立縣充盜充斥民築土堡以居我祖下車招集流移安堵反側興學校講農田水利踰年邑大治乃建築城垣易土以甕永資保障竟盡瘁是役卒於官舍殮不能具也既以名宦與祀學宮順之氓庶復建專祠以致思慕伏臘禱賽靈爽丕昭迄今百有餘年矣會觀察緝庵長兄秉憲粵東敦念一本躬詣致奠葺修棟宇設立祭田恩在京師聞而感涕爰奉假餘程涉江踰嶺開闢萬里至於祠下而修魚菽之祭焉維時邑長師儒咸來觀禮黃童白叟雜拜於庭瞻廟貌之維新念先烈之未泯恩自愧爾劣弗克紹聞而奕世載德詩禮相仍實惟我祖詒謀是賴今日之役良非易觀祀事既畢戰兢嗟咽而作是詩詩云家世秉潛德吾祖鍾殊祥天懷鬱忠孝高祖善事後母以孝聞節概揚清剛早歲登賢書砥

春落依依傍嶺斜。色翻荒徑草春潤。山花履跡需神步。屐履絕虎牙。晉流田畝滿。應為稻梁春。太平
春兩鈴峽開門戶。群河萬里來。頻生霜石霧。常放雪山雷。雲氣侵祠廟。龍腥散社臺。灘師思解纜。行止
憶潮回。甘灘雪海。福海烟波壯。天河一派分。潮平低岸失。風急遠山開。屐口樓臺像。龜身鳥雀紋。漁舟
穿霧出。把笛強吹雲。福岸烟波。返照斜滄海。龍峯進火珠。石光噴瑪瑙。林影動珊瑚。芳草虛生翠。新花
更上朱。歸帆明遠水。一幅楚江圖。照天尺日。余邑向無八景。侯績志擬焉。命紳士繼作後志。未
成。侯陞瓊州司馬。詩將散逸。因存之。

五里四會元

焚餘云南海順德治內有村名曰石頭。黎涌。石碓。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
涌。則倫公文敏子以訓石碓。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翰。而文敏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
說。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宏嘉之際。
倫氏一門鼎甲。需德石探花始全。故事。隨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洋。賈董
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冲挹自如。無幾。微見于顏色。例二甲為郎。公以次應得北曹。願
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閒。獲事親從兄。至愛篤敬。結紳如公。謂之仁讓。與邦非耶。洪公若
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即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既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元也。蓋三印卷。
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敏。霍公翰。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為諸生。是尤可異。尺按。霍公翰父子
進士。梁公儲。則兄弟進士。科名亦不亞於倫家也。

六載三解元

晉江黃道泰。以廣文召見。試用廣東。署邑丞。不棄集有風城雜詠。一云。景泰年間邑始分。老鴉冲鶴列雲
屯。地偏潮長環三匝。縣小山高少一門。邑無四門水閣。頻開丹荔岸。春燈時掛綠楊村。颶風乍起同官
冷。紅雨瀟瀟白日昏。其二云。雁塔雙峯鎮海門。凌空雄傑發高原。山川迴抱魚鹽富。不稼青葱墟畝繁。
六載科名三解首。一朝文武兩臚元。哦松少尹無公事。邑乘將來盡日繙。天尺曰。一朝兩臚元。謂狀元
大學士黃公士俊。武狀元朱公可貞也。六載三解首。謂雍正癸卯陳君世達。丙午羅君國器。己酉解元
癸丑進士。今庶常辛君昌五也。前明錢知縣。建有奎文閣。兩臚元。應運而興。雍正三年。樓公儼。以理
孫攝順德。因舊基而鼎新之。適邑東有村名雞洲。新築一路。直抵縣治。時有一龍生兩尾。解元沒地企
之。其一為青雲隱云。

桂洲一時科甲之盛

邑東南二十里。有村名桂洲。康熙丙辰。拆邊在界外。人民經遷徙。田廬荒廢。自展界後。不三十年。復我邦
族。富庶較盛于昔。自乾隆癸卯後。數科。鄉會文武榜無虛發。各姓皆然。胡族尤盛。吾友胡立五。一父六
子。中武進士者二人。侍衛一人。登鄉魁者二人。一人列國學。其子亦登虎榜。可謂盛矣。其族中文進士
者胡斯盛。武探花胡經綸。武進士三三人。文榜者胡景。胡家驊。武榜者又不下十數人。至同鄉文進士

譚玉。文學。葉鍾靈。皆余同年。又有若李。若譚。若楊。若麥。至余門人岑堯卿。兆葵。叔姪。不下七八人。武則
黎信。中侍衛外。武進士若吳。若李。若周。若岑。共四五人。武舉又不下數十人。皆同時同鄉。所謂鳴珂里
滿牀。芳者非耶。即支郡全府。皆不能及。况一鄉哉。盛衰倚伏。亦理所宜。而豈易幾此。視風者謂其村旁
有水名蛇涌。新浚。巽位長流。科甲所由盛。風水一事。青島家所不廢。或有然歟。

王巡撫祠

觚臚云。康熙甲辰春日。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以其繩直之。其間多有
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全居捐產。流離失所。
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
流民乃有寧宇。至今邑容奇。冲鶴。馬岡。桂洲各處。多專祠。貌像俎豆之。

四賢祠

余邑城內西山之下。有四賢祠。萬歷間。邑令葉初春所祀。方伯劉公大夏。吏目鄒公智。孝廉李公承箕。邑
令吳公廷舉也。尺按。四明陳沂。晉德錄云。宏治辛亥十月。方伯劉大夏。至順德。時吳廷舉為令。以治鄒
汝。愚。不暇出迎。劉廉其事。不怪其遲。反加禮待。適李承箕亦以邑志事至。一時四公俱在。故祠云。後
知縣姚肅。規。因為鳳山書院。令士人講業其中。雍正年間。武弁屠祠為衙宇。木主移遷於學宮之麗澤
堂。友人梁麟生曰。四公中。半以謫流寓至者。死後木主亦遭遷徙。命也夫。又按邑志。鄒李二公。入流
寓。吳公祀名宦。獨劉公以公事至邑為暫。而祀之名實所至。井里生光。不論久暫也。昭代紀略云。劉公
大夏。與戴珊同朝。皆被上眷。一日。同召對良久。上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
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一日。欲召大夏。左班見旋止。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
班。不免御史糾。故已。因命代留。珊病弗克。勝任。堅辭。上強留。且曰。天下未平。何忍舍朕。且汝然久之。
珊出。顧大夏曰。死此官矣。後大夏告歸。李夢陽有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標榜
雲巖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豕豈當窗趨。洞庭日落風波湧。倒影射空堂。
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苦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鄙多戰聲。曳履
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檄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
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臥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
死。只欲歸。聖主優容意悽惻。內府盤纏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粟記。寶鈔生硬鴉翎黑。
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路途塞。城中冠蓋盡追隨。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安在
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視竊胡為乎。乃知
我公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公傳入省志。不復錄。

雙塔記

縣治東十里許。曰太平山。山自古樓。連互聳拔。為諸山最。橫截如削。中折一水。渡陡起。怪石嶙峋。若獅若

象若龜若魚。數筆奔騰逆上。曰神步山。太平。祖乎。神步。孫乎。總居辰巽之交。與家所稱水口者是也。余往從伯兄習形家言。深以為茲邑嫌。甫下車。而緒紳先生曰。前令公志也。而遷秩行矣。是在新令公。余曰。諾。輒捐俸為倡。而紳儒父老協助無後者。于是諏日鳩工。肇于己亥七月初五。落成于庚子十一月廿五。為級者七。為洞者廿四。空其中。綴梯緣上。而實其外。以崇禱當颶風。務令久遠。不為觀美。越明年。余以計還。別駕康公。州守郡倅兩陳公。封君羅公。邀余往登。宛若身在霄漢。手捫斗杓。北望三山。東望大洋。紫氣橫軸。銀濤拍空。而西樵。羅浮諸勝。隱隱在目。遂成東粵鉅觀。而余猶踟躇四顧。謂神步未卓。揮門尚缺。然不欲重煩吾士民。而河清難俟。勝願未酬。安能已已。則又出餐錢為倡。而專募諸最饒羨者。僚友紳儒者老。各捐囊金。因于辛丑十二月廿八。命工興建。六閱月而神步成。視太平大殺之。高倍之。工級伍之中。為空洞。外為井幹。旋轉而上。梵鈴金頂。礙日飄風。登者隱見出沒如仙人。冉冉行空中。雙雁交翔。祖孫羅立。白虹蜿蜒斜絡其側。然後神工備而風氣完矣。是兩役也。一切錢穀悉付州守。陳公掌署董工。則黎天一。陳章昇。而黃紹賢兼之。費總二千六百有奇。余之為順德也。四新草木。靡一善狀。而區區作長鬚頭陀。以求影響。景純氏之餘。亦何足為茲山重哉。或者藉地利而真才輩出。翊我皇。溯其盛者。指而曰。茲雙塔之力也。則余志也夫。因作雙塔記。尺按。神步山為邑生員馮夢給稅業。給踴躍捐建。倪公大喜曰。不獨生一門之慶。乃一縣之福。與范文正公蘇州府學將母同。爰表其門曰。獨見其大。給字遐言。今邑人祀之文閣。所以報也。

回字樓

順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鄉為多。聚族以處。烟火稠集。樓房高至五六丈。遙望之如浮閣。高出林表。參差不一。最富者。有回字樓。高倍之。四簷落水。內閣三層。中有八柱。廳下有井。有窖。積柴米其上。雖有寇盜。可數十日守。儼若一城。端焉。

嘉宴重逢

梁公澤。少聰穎。年十五。補邑諸生。廿二。為康熙己卯科。令浙江海鹽縣。有善政。嘗書四無詩于署。以自警。薦行取。入京引見。以母喪歸。後因民欠罷官。留海鹽。鹽邑士民。爭迎宴於家。至乾隆己卯。年八十二。嘉宴重逢。精明矍鑠。有謝恩詩十章。擬開墨一篇。無一點衰邁氣。是科同飲重宴者。潮州許君登庸。誠一時盛事。

鼎湖開山

鼎湖山志云。開山主法。栖壑和尚道邱。字離際。順德龍山柯氏子。母陳氏。夢老僧借宿而娠。生時室有異光。少志願出家。雜染後。侍慈山大師於寶林。通內外典籍。既而嘆曰。出家務明心地。文字相中。豈究竟法耶。遂辭慈師度嶺。愍嘉其行。送以偈曰。漫持一鉢曹溪水。去洒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慈能說法。如今不值一文錢。至金陵。親雪浪。一雨。二公深究宗趣。令為副講。復如杭。參蓮池大師。師欣然許。可授以淨土法門。并付衣鉢。後入江右。侍博山無異和尚。久之。稍露異龍之偈。異示寂。又入匡廬。會同參家。

宗寶禪師於金輪。歸廣州。聞者爭謁。陳秋濤。梁未央。延住白雲。蒲河。學者輻輳。共坐枯木牀。效地藏家風。種田博飯。一日。訪六祖新州。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知為福地。遂開山焉。先是地主梁少川。與清波延僧構菴其中。共結淨社。招陽江朱子人主之。聞師至。奉為主持。遂成大刹。內有涅槃臺。慶雲禪院。寮舍僧房。非萬金不能建。師談笑而成之。愍大師曾遊此峯。懸記曰。不久有至人於茲開山。記以詩曰。蓮花瓣瓣湧滄溟。寶殿高高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深說法有龍聽。至是果驗。師道行高嚴。仰請者日衆。師一切謝絕。謂志在晦跡。奈何身既隱。文莫之或掩。嘗至數百衆。寺無擔石之儲。所給皆付龍天。方伯胡公嘗密與監寺雲傳。募金千兩。有奇。擬置田。齋金入山。師却不受。立不置田產之約。謂釋子修行。龍天擁護。四事自足。胡用田為。而開山四十年。用度未嘗因乏。一日。糧絕。職事以白。師就章天問訊。翌日。檀那揚帆載米而至。殿前右波羅樹。枯葉無復生理。師呪水灌之。復茂。重修大雄寶殿。大木來自海隅。難於轉運。忽而大雨如注。三日。溪水暴漲。丈餘。木直抵山。不越月而梵宮成。元默昭應甚多云。後夏日。白蓮花盛開。師無病。索筆書蓮花頌而逝。真不愧蓮花國中人也。歟。尺按。師之道。始在慈山。能究宗趣。乃在雪浪。我嶺南人奉愍公不啻六祖再世矣。及考浙人朱儀與昭代紀略載。慈山。雪浪。真堪發一笑。謂萬歷僧之顯者。曰達觀。曰愍山。曰雪浪。二人皆遊方說法。為士庶所宗。而慈山居萊州府勞山某寺時。入都中。交結內侍。因得慈聖所賜藏經一部。銀千兩。乃奪某道觀而創海印寺於其中。道士歌謠。蘭登開鼓。詛之。且計其陰事。上怒。下獄。謫戍海南。南士民猶敬禮焉。雪浪嘗居南都天興寺。登壇說法。聽者咸集。一日。與國子生挾妓飲酒。大司成郭公正域惡之。榜其事以示戒。雪浪愧而遁去。留都有萬竹園。乃魏國別墅。可值數萬金。雪浪以五千金購而有之。其豪可知也。觀此則慈山。雪浪。亦妖僧耳。所謂不值一文錢。自供確矣。栖壑實行如是。豈非青勝于藍耶。不知當日紳士。何以傾心如是也。可謂舉國若狂。抑朱君之有為而言。不可解也。栖公三傳為滿慈和尚。亦順德龍津陳氏子。為覺浪老人入室印可。亦禪子之教實行者。至覺天師。竟與栖和尚同出龍山柯氏一姓。兩主鼎湖席。亦佛法而世法者歟。

昇平人瑞

區震豪。龍山人。順治乙未十一月十八生。至今精健如七八十歲人。百三歲時。聖恩聖坊。曰昇平人瑞。一百六歲。鄉人紳士。製錦稱觴。縣尹高公坤。親至其家進爵。予有詩云。紫閣珠明瑞氣連。縣官親上九如篇。四朝羣共推三老。百歲重添又六年。墟趁大岡雙屐遠。嵩呼北極萬人前。分明盛世多仁壽。漢口雲山一例傳。漢口湯雲山。一百四十歲。同時康耀南。亦龍山人。亦一百歲。祝壽日。二老相對話。少時曾相會於漢口。一別八十年。恍如丁令威鶴。柱頭相對。不覺人物盡非也。可云佳話。

- 禾蟲 大良窠
- 芋蕪布 金釵子
- 呂相公廟 香田順稅
- 十月桐花歌 泮水龍魚
- 小滄浪 紅白各半蓮詩
- 來鳩堂 關龍舟

詠菊見贈

丙丁雜記云。東莞方彥卿。善雌黃人物。重同年順德張叔亨諱泰。謂必遠到。得賞十月菊。贈一絕云。十月黃菊開滿籬。人人都道不逢時。雖然已過重陽節。開也遲遲謝也遲。叔亨後至尙書。

絨賦

九歌草堂集云。東粵山中有絨。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絨。一名獐。以其尾柔長可緝藉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即自齧斷其尾。躡捷善緣木。獼猴絕怖畏之。以其獼猴爲食也。元孝有賦云。維猴于絨。若見大吏。縮爪戰脣。相泣而跪。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猴。捫胸抵脊。驗其腹腹。孰肥孰瘠。瘠者遣之。肥首戴石。使自漱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飯彼貪饕。王新城云。順德友人陳元孝作絨賦。以寄諷刺。其文甚工。余按陸佃云。絨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絨。一名獐。獼猴。楚人謂之沐猴。毛柔長可藉。不言食猴。又按石獼。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作石獼爲是。獼音菊。異物類苑云。獼如獅子。蒼黑色。瞑目聳耳。出武當山。尺謂元翁考訂雖未確。而賦可風。鈕玉樵曰。恭尹此賦。豈日擊絨之爲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于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絨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絨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屈華夫又云。從化山中有裸然者似猴。身黑而白。其尾長過身。數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絨。絨尾短。以金色而溫柔。不能自保。裸然尾長。以無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有不幸。與屈言。又別有慨也。

五色雀

獨渡集。大士巖紀事小序。康熙己未孟冬二十有八日己未。賽神於大士巖。有五色鳥數雙。止於林端。鳴聲清好。此鳥唯羅浮有之。志稱異人至山。則五色鳥翔集。記于辛丑歲。同梁器圃。麥叔夏。入羅浮。泱旬三見之。正此月也。去今十九年。器圃已爲古人。茲余復與叔夏同見靈物。遠來。豈有意耶。漫作長句紀之。是日同登者何中木姪。天閣二子。賴。凡六人。

羊額蜜柚

丁卯志紀異云。何練菴居邑西二十里。好古文詞。多與異人往還。常於宅旁蜜柚林中。結練爲菴。故以自號。一日。語僕曰。珠母召我。遂捲其菴。不知所之。遺詩於石。有月巖流影到三池之句。後僕於珠母池見翁乘匹練入海中。舟人訝爲怪。僕歸告其子瑞。往候不見。過羅陽山寺。見父遺像。泣詰寺僧。告曰。前

五山志林卷七

辨物

稽含志南方草木。博物君子所不廢也。余見類井蛙。博云爾哉。然農人辨麥菽。牧童識牛鬪。習則明。淹博通儒所拱手而讓之者也。余邑人習邑事。事亦物也。言之合者什九。離者什一。不賢者識小。信哉。若云辨物而辨其所以物物。吾何敢焉。

- 詠菊見贈 絨賦
- 五色雀 羊額蜜柚
- 寫字放生 火焙鴨
- 鼠脯 石涌甕
- 沙田瑩兔 吹角賣魚
- 蟻房 紅肉龍眼
- 鴨啖蜚蜚 善接果木
- 水似鑑湖 甘灘鱒魚

年有詩仙乘練如雲降於月巖吟詠竟夕時人傳為勝遇因留其像祀之。鮑晚乞遺像而還。今邑產蜜柚。皆其分種。香美異常。并可療肺熱。相傳為仙風所播。云尺有羊額香柚歌云。吾人一室有千古。夏鼎商彝不足數。氤氳天地蘊鴻濛。游濛穢邪清肺腑。瓜皮爐子舒嬌瓶。中堆柚子何芬馨。玉盤高疊層峯嶂。金色光橫百面城。柚子之香誰可比。羊額之柚美中美。化州一株浪得名。包山千樹徒為爾。昔年曾讀駱丞詩。柚氣化人人不知。況爾如斗復如蜜。不須苦口藥亦宜。又讀昔人風土紀。江南橘樹江北枳。羊額柚子殊不然。易地皆良天可恃。柚子柚子真奇觀。我來樹下何盤桓。願才自擬成新頌。橋籍還堪作長官。碧桃不救東方饑。消渴金莖何有我。鄉人贈我柚如山。如玉如金千百顆。羊額之柚可人憐。羊額之柚方澄鮮。請君自愛好顏色。剡棘層枝真浪傳。君不見。唐朝西川貢丹荔。五里一墩十里置。

寫字放生

鳳慶云。陳恭尹為嶺南三大家之一。盛詩名。象工八分。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酒輸。視禽多寡。願縮其書以應。開筆則龍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放生。貨盡乃已。尺謂右軍換鵝。未必仲子之不食也。元翁乃換禽而放之。字字挾飛鳴之勢矣。

火焙鴨

語云。西域骨種羊。廣東火焙鴨。皆奇事也。黎暹著上寮翁傳。備其法。錄之上寮翁者。不知何姓名。居順邑東北上寮里。年最高。人因呼上寮翁。世業焙鴨。不習他技。他以雌雞伏卵。不可多得也。翁獨傳其法。則以語余曰。始集卵五六百為一筐。置之土壇。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爐篋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虛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徒。凡十有一日而登之。牀牀策亦籍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滅之。通一月而雞華華啄亮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動。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於左右者。欲和而擊。其耳目必專。毋外分。若是者。雞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就趨吾門。吾用是獲利。以衣以食與。傳三世未已。他業者。火不熄焉。則猛焉。或不親身。又愛其力。視聽不專。或非理虐及左右。故卵恆焦。或殖不出。出輒死。損貨破業。相尋也。予聞而嘆曰。翁之道。其相道乎。天下鏢券孤獨。顛連而無告者。皆此類也。為相者。躬自戮力。贊化育。調元氣。以理論下俛。俾安其位。而仁其政。汲汲焉。惟生理是圖。黎民有不遂。而榮寵有不久。墮者。亦鮮矣。尺按。邑有上寮鄉。而非業焙鴨。唯邑北二十餘里北溜村。幸姓多業是。其法與黎暹所說同。但所祀為師者。則尉遲公。說謂初有鐵匠置鴨。鴨數枚。火壇旁。久而雞啄亮出。怪異之。因悟火焙之法。以尉遲公為鐵匠。故祀之。亦祭川先河意也。其法巧妙。幾奪造化。所製販有遠近。計其地。里而予之。或三四日。或十數日。必俟到其地。乃破壳出。真神巧也。至他方亦有納卵炒米中。滿月而成。雞者。亦火焙之類也。夫論者多疑骨種羊為無是公。例之焙鴨。想非虛語哉。近聞余友梁武尹云。有種藍法。謂取藍切而碎之。如豆大。外包以莧菜。乘六月節布之沙坦中。不越旬而小藍蠕蠕出焉。彼曾試之。驗續余覽。建陽孟買藥論云。紅莧為破藍還丹。益信俗謂藍忌莧菜有故矣。審爾。則種羊亦自不虛。況吳淵所載埋骨事。又彰彰不爽耶。

鼠脯

石門吳震方嶺南雜記云。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莖田中。大者重一二斤。剛得其穴。聚穀數出。小者縱之。大者次為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不為敬。禮記。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殆即是歟。尺按。鼠脯。惟邑城東五里雞洲村人。每於臘月收穫後。捕之田間。因為脯。然甚少。出之新會。廉田者為佳。魯太史舊省志。收此一條。亦未深考耳。至揚升菴集。周樸園書影載。嶺南啣鼠。謂將胎鼠用蜜漬之。出以餽客。牙開猶有啣聲。則余為粵人。皆未之見也。

石浦壘

英餘云。越人謂石壘曰石浦。今大壘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浦壘。家家有之。蓋取壘城之義。石浦。鄉名。蓋因呂嘉築壘城。故亦名之。

沙田壘兔

霍渭崖文集云。順德香山。多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之土。原無稅業。語曰。一兔在莖。眾共逐焉。積兔在市。過而不問。有主之與無主也。沙田。壘兔之類也。爭沙田。逐兔之類也。凡斷訟沙田者。稽其籍。果曾報稅。按籍給之。無籍沒官賣。如曰。吾所承業。從某戶某田。崩陷代補者也。則奸民之尤也。勿聽。仍沒之。官。則奸難售。而訟亦可省矣。

吹角賣魚

英餘云。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賣魚。余詩。吹角賣魚人。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清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為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尺按。順德附海村莊。河流旋繞。夾岸民居。漁父操舟入村賣魚。動以角聲號召。因之鄉人沿街販賣魚肉者。亦多吹角。非軍士遺風。況黃巢未開屯兵於此。豈黃蕭養耶。

蟻房

廣東志云。韓文公詩。蟻將黏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曰蟻房。一名蟻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二三尺者。一房內有蟻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盡開。有大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霍忠惠焦山詩。僧居蟻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邑丞黃道泰詩亦云。禾蟲作醬盤餐美。牡蠣為脯夜夢腥。順南諸邑多用作牆屋。間有疊為樓者。鱗次層疊。亦可觀也。

紅肉龍眼

羊額村旁有路名相思墩。多葬無主棺骸。葉葉千萬家也。中有龍眼一株。秋夏結子甚繁。剖其肉。顆顆俱有紅絲成暈。如胡人碧眼。如紅線貫珠。歲歲皆然。人無敢啖。真怪物也。青島家言。以陰宅為風水所關。祖父屍骸可發子孫福澤。事似冥渺。茲下為亂葬枯骨。而上即發為異物。意者亂家中不無忠烈之士。化碧見於產物。以洩其不平耶。噫。異矣。

鴨喫蟊螟

渭崖文集云。順德產蟊螟。能食穀芽。惟鴨能喫之。故鴨惟廣南為盛。以其蟊螟能聚鴨。亦有鴨能喫蟊螟。兩相濟也。洪武永樂。宣德間。韓都御史不知鴨所以利農。疑其主為豪戶。侵牟小民。革之。聽民自便。養利細民也。細民聚黨。駕船於泥濘之區。縱鴨踐食稻禾。大為民厲。有司患之。歲八九月。巡撫督州縣官捕畜鴨者。多合黨併力。以拒官兵。甚則遁為盜。境內遂日多故。前守曹仲玉知其然。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定地為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守。鴨埠主選民有恆產者為之。蓋畜鴨之地。皆波濤混濘之區。頑民聚黨。非有恆產者不能統馭。故凡被鴨損食禾稻。專責埠主。埠主責畜鴨之人。自可責償。況其令曰。凡海賊劫之各埠。畜鴨者協力擒捕。否則罪之。鴨埠法行。則海賊亦少戢矣。按鴨戶兵精器利。頑悍難制。種稻未畢。布鴨於田。亦有未穫而踐之者。雖官屢有令禁。賂巡捕把總官。挂簿船發一符。遂肆志橫行矣。復國初法誠善。咸欲以其稅抵河泊。使利孔無旁出。亦使事也。

善接果木

華夫焚餘錄云。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迴四十餘里。深水通潮。縱橫曲折。無有一園林不到。夾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幹低垂。時有綠烟鬱勃而出。橋梁長短不一。處處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為是也。而已隔花林數重矣。居人多以種龍眼為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枝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家。取荔枝龍眼為貨。以致富。又嘗備負諸種花木分販之。近者數十里。遠者二三百里。他處欲種花木。荔枝龍眼之屬。幸就陳村買秧。又必使其人手種。博接其樹。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廣州場師以陳村人為最。

水似鑑湖

焚餘又云。陳村水。雖通海而味淡有力。紹興人以為似鑑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頭豆酒。歲售可有數萬。他處估家。亦率來取水。以舟載之而歸。余嘗覽其水曰。龍眼溪。有口號云。龍眼離枝十萬株。清溪幾道繞菰蒲。浙東釀酒人爭至。此水皆言似鑑湖。又云。漁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種樹家。風土更饒南北估。荔枝龍眼致豪華。

甘灘鱒魚

焚餘云。順德甘竹灘鱒魚最美。其灘上鱒魚。以卷魚一尾。以灘小不能容大網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產鱒魚亦美。而甘灘尤勝。余詩。甘灘最好是鱒魚。海目山前味不如。絲網肯教鱒片損。玉盤那得膾香餘。又曰。灘下肥過灘上魚。罾中潑刺沂流初。冰鱗觸損烹無及。玉筋殷勤食有餘。相傳鱒魚乃鱒白所化。在海為鱒白。在江為鱒魚。尺按甘灘更有嘉魚。味鮮美類。而玉鱗不下楊柳灣。陳學士璋嶺南竹枝有云。羚羊甘竹嘉魚出。七寸鱗鮮佐晚餐。寄與詩人評水族。阿誰匹美是河豚。近馬車。馬鼻巖。亦產嘉魚。巖去甘灘不數里。故亦有之。

禾蟲

順德雜志云。禾蟲如蠶。微紫。間以綠絲。長丈餘。斷為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禾稻熟時。每乘潮長。或雨夜由田中出。下海浮游。則水面皆紫綠相間。文成五色。然不能久。日出即化漿。採者各有埠主。為網巨口。狹尾。樹杙于海兩旁。迎流取之。張口東囊。囊重則瀉于舟。多至百盞。活者製之作醬。或醃或鹹。晒為乾。味皆美。蓋禾蟲萃白穀之精英。故多食煖氣益人。尺按。長洲陳學士璋竹枝詞云。粵人生性嗜魚生。作膾無勞刮鱗鳴。此土向來多怪味。禾蟲今亦列南烹。邑茂才梁麟生藥房集。江行竹枝云。蜆妹魚姑穩。繁船紅。紅天色變魚天。黃花黃。類無人買。無數禾蟲出水田。邑人常於傍晚。天氣通紅。半作霞色。呼為禾蟲天。昆陵邵長衛青門旅稿。南食行云。禾蟲黏涎紫縷。狹長多足非即且。亦謂此也。但禾蟲有埠多歸豪勢之家。而朝廷新例。水利歸近海。實無一人沾惠者。皆屯膏之可惡也。

大良篋

邑人李瑄。螺室談屑云。篋以予邑城造者為良。然只去頭垢。及篋子。餘無他。能陶穀曰。篋。鎖縷物也。能為丈夫整髮。婦人作眉。因呼為髮師。眉匠。則古今用之不同。

芋麻

天尺曰。余按芋即芋麻。布比葛粗。近數十年。吾順德織芋者甚多。女績於家。而男則具麻易之。亦有男經而女織者。名大良芋麻。通貫江浙。歲取數千金。亦開財源而地無遊民一微也。

金釵子

曝書亭集云。長慶寺在荔枝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借飲人鄭理。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土人方沿樹採摘。納之於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飯僧。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枝者不一。或謂閩為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於閩。蜀最下。以予取之。粵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敢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尺按。吾粵荔枝。惟新興香荔。其核僅一點耳。雖皮亦香美。異常。追論其玉漿。至吾邑則陳村黑葉為最。邑志云。荔枝陳村有實大核小者。其味甘香。名金釵子。傳有解金釵而得此種。即俗呼黑葉也。汪廣洋詩。漫把金釵品價高。荔枝端不讓葡萄。若教李白謫風。味甘分南州脫錦袍。

呂相公廟

焚餘云。順德桂洲堡。有呂相公廟。甚赫。相傳為宋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屍遂流至。鄉民祠之。咸平間。封忠愍武靈侯。考通鑑。文煥以襄陽降元。為參知政事。每導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入見太后。尚出怨言。乃宋叛臣。無戰甲子門事。況咸平乃真宗年號。先文煥二百餘年。則所傳者訛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呂嘉故鄉也。當漢兵南下。嘉于其鄉築石涌。金斗。二城以守。敗後。伏波追之。奔走至此。緇橋度兵。既獲嘉。橋遂以伏波名。桂洲與石涌。一水相連。潮流而至。必嘉也。為南越相。故稱相公。此乃嘉之子孫居於石涌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陀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也。

而兩越以治陀之能用越人如此秦侍屠唯不能用榮駿以敗番君吳芮能用梅鏞以興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尺按邑進士余雲祚記云宋武靈侯諱煥厓山之節史不及書然則煥與文煥兩人也未知孰是

香田順稅

木末山房集云葉石洞萬歷志言桂洲南青步海中葉沙等處與香山接壤之田五百餘頃當弓田時民移籍於香以避丈知縣葉初春至始正之此香田順稅之所由起也不事惟是順地狹民稠惟香山環海病土滿大小黃圃之沙潭彌多順民告承接應每畝淨生新稅所歸若萬歷四年開業戶區大純何泮者不一縣府司不能決上之殷制府折衷其間乃命民有順籍則告承順稅有香籍則告承香稅謂田王土也稅國賦也何分畛域其後世為律令大南等沙皆然順農力勤工築日盛而順稅日滋矣又香田租入與順等而價則廉謂淨產也易為勢擾凡民兼有二邑之業者苟急而變產必香焉先值受者無香籍難於歸戶輒推順稅謂之輪將既便相傳日久載入廣冊所歸者順而香之所受者香而順之習不復察矣更一易主愈益難辨其實以田替田以稅易稅額無遺盜從民之使不能詰也且廣屬南番順東新香均稱大邑壤地毗連戶籍交置故順田而南稅者四百四十八頃五十三畝五分香稅者五十三頃六十三畝八分零新稅者六頃九十五畝九分零香稅者四十八頃一十六畝七分零三水稅者一頃一十八畝二分零從化稅者一十九畝零紛紜如是由建縣割里時遺留已然蓋犬牙相錯故也之彼之此何縣蔑有獨于順稅而疑之

十月桐花歌

乾隆庚午十月余母勞孺人年八十六病瘧瀕危者數次而復蘇雞戩軒有梧桐忽發花二叢每叢數朵香芬異常見者驚異以為壽母徵予紀以十月桐花歌十四韻屬同人和焉我初創闢雞戩軒三竿竹秀一桐算桐漸蒼老竹檀欒桐為老母竹為孫今年十月我母病桐葉落無生氣存醫言二豎殊狡黠神樓無力迴春堂一絲垂危忽復續起視桐花開且繁吾聞人事通物理孟泣冬竹筍滿園我非大孝胡得此浮花浪蕊安足言柴門新詔忽下降壽母八十承天恩窮簷村媪荷飽煖肉食頤賜內帑銀我母今年八十六遂沾帝澤迴孤根南方暄暖花愈茂蜂蝶走避驚花神兩叢白花兆二紀百歲尙可承晨昏竹窗兼課兩孫讀花下板探時呵噴行將板與奉吾母三花映髮朝天門予友何十夢瑤次和詩云江東詩筆何軒軒擬之百花梅花算又如龍門之桐高百尺羅浮之竹龍為孫就中桐花詩最古浮華刊落真意存憶昔我母年九十高堂朝旭明金萱詔賜玉帛賀客滿詩歌櫻木辭不繁學使公揚樂只字願堂忽病踣腫繼瘡首湯液直欲空藥園甘蕉甘寒誰敢議神如告我無言言物理殊異不可測奇效感荷皇天恩事載山藥錄小草當時即大藥底用丹鼎烹水銀我母君母事相類蕉分桐分應同根我母去我二十載蕉窗雨泣空晨昏羨君板輿繞桐樹兒戲時得邀喝噉何日登堂拜壽母看君洗桐吟瘵門

泮水龍魚

宣城司馬張汝霖椒花集云乾隆戊午順德進士陳振桂為雷州教授泮水忽有魚數千頭龍首蝦身赤白相間是秋王生定九哀然舉首黃生增美魁其經誠異事也

小滄浪

余雍正癸丑館穀馬寧墳頂山下有泉二坎一最清人皆汲為滄茗用一最濁近村泮濯者多就之二泉相去不數武予過而嘆曰此小滄浪也何山人東義繪圖余為之記碑石以表之

紅白各半蓮詩

邑城西山為盧齋梁觀隱居康熙甲子夏池蓮忽開花俱紅白各半自夏徂秋所發者朵朵皆然白雲紅霞交映亦奇觀也盧道人繪圖徵詩盈帙推邑人陳獨漉南海岑霍山作為歷卷陳詩云半紅半白兩交加開向城西處士家何處更尋連理樹一枝全勝並頭花朗如弦月猶銜魄清比紅雲欲變霞知道先生真訣得石牀相伴養丹砂又云豈曰卑栖意自殊亭亭泥滓不曾汚一莖擢出仙人掌二氣凝為太極圖髮為丹心常早白玉綠泣血半成朱雌雄好是芙蓉劍南北光芒近有無岑詩云定知移種自仙家紅白中分兩色花氣聚陰陽終配合幻來金火合抽芽神丹半就餘銀汞玉臂分明繫絳紗華岳高峯殘雪逼一邊晴覆晚天霞其二云露華猶在日初曛齒齒叢中獨出羣趙后身邊來赤鳳素馨田呼宴紅雲氤氳入座幽香合綽約凌波兩色分莫羨霓裳羽衣曲一枝穠纖總輸君其三云雲霞片片水中開芙蓉紅袖手共栽春雪半封丹鳳穴夕陽斜照白龍堆尋常素綉虛成象造化文章信巧裁最是湯池新浴罷玉盤初進荔枝來其四云急買丹鉛付畫師從來花譜不曾知玉壺賜與靈芸泣赤汗傳教號國騎紙帳夜寒添蠟炬明霞秋晚蘸漣漪西南兩葉文魚戲粉蝶蜻蜓未許窺尺按盧道人本南海人前明進士梁士濟六子善清談能詩著盧齋集詩多可傳常棕笠道衣策杖山遊望者疑為仙僑寓吾邑隱於西山亦方干李洞之流歟但細閱諸律雖鏗刺盡致而未盡體物之精止拈紅白成章不願蓮花本旨鈕玉樞之末慙黃牡丹以此歟因擬一律以作續貂詩云西山舊隱梁高士道氣雄心發一洲儼見濠溪圖太極誰將華岳劃鴻溝文魚紅白東西映鄰女低徊醒醉遊恰似六郎恩寵慣半裝冷面半含羞

來鳩堂

薛君雄望胡黃門邑誌稱為薛孝子有閔損風妻妾亦被刑于化死後代夫教子堂前有鳩巢焉太君朝夕飼以粟米育卵生子數年無異一夕母子哀鳴徹夜不止是日太君年逾九十無病而卒詩人以鳩詠淑女其感召或有然歟重宴老人梁來山表其堂曰來鳩

關龍舟

新語云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關龍船關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潑環者為龍船場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為界船從竿左右關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數兩龍船為一隅大小長短

相若黃頭郎相若也。主者書于册。又以兩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酌酒與之。兩龍船既開。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册曰某勝。某勝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其負者又與他船開。或勝則亦得一勝標。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為初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開。三勝者連得三勝。則得一五勝標。是為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開。其一得全勝者。是為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挂紅。為四六莊。送之還埠。凡出龍之所。曰埠。闖得全勝者還埠。則廣召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云。尺按。龍德端午闖龍船。村村皆然。爭競之弊。甚至有毆傷命者。司風化者不可不嚴以禁之也。

- 酒徒死後訪友
- 德欽坐化
- 牝犬生蛇
- 異產
- 周李賊
- 縣丞召異
- 河伯錄人
- 鸞雞七
- 燒肉生光
- 飛鏢
- 二鼓雞鳴
- 神吓
- 潭村災異
- 除九峯祠書
- 盧侍衛婦
- 書三孝廉事
- 贖牛行

電如羅隕 二申錄云。丙申順德容奇。桂洲二堡。風雨暴作。雨雹或如斗。或如羅蘆。隕于水中。沈復浮起。破屋殺畜。

瓊林雞異

邑進士游法珠云。乾隆丁巳。殿試後。宴瓊林。肇郡莫君世忠。吾邑譚君玉共一筵。歸寓剖而分之。有雌雞甚瘠。內孕一小雞在腸外。首尾翼距俱備。獨未毛耳。衆怪之。剖視其中。如薯芋然。但不見有腸臟。後莫君選館職。譚君即用。人以為兆云。夫雞卵生。而今胎生。奇矣。凡物生育。俱在腸中。茲獨不然。益奇矣。書此。以俟博物君子一剖焉。

嫁殤

康熙年間。余族祖偉客翁長女。名鳳仙。七歲殤。已十餘年。一日。附婢言生前事甚悉。婢本駿。自附魂後。言詞婉婉。且能歌。按拍甚叶。親者詰其故。鳳仙自謂葬處為象弼山。近岡頭康帥府廟。演戲賽酬者多。予故習之。時妹將出閨。女有怨翁越次意。而詞意隱約不直吐。未幾有為龍母神巫者。夢神命求為三公子婦。翁以怪誕拒。女復嗚呼作哀聲。婢欲死。翁不得已。曰。將執禮以斃其婢耶。不忍也。遂許之。權備儀節。以歸。怪乃絕。而婢駭如故。又一族祖結可翁一女。亦殤。死十餘年後。附婢求言配合。意有呂相公神巫亦夢神命求為子婦。嫁後。結翁具肴酒。親拜于女夫婦前。持燈以驗。將享。百問不答。或曰。毋乃公子以翁不宜下拜婿女乎。即得勝筵。似亦未可盡以幽渺置之也。此皆余族事。予親見之。而嫁殤非禮也。周禮。媒氏嫁殤與遷葬同禁。漢書。邴原女死。曹操為其殤子冲求昏。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得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以能守訓典而不易耳。若聽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奚取焉。操乃止。別求甄氏。是則豈可為訓哉。考龍母溫夫人。曾康程水人。秦始皇常遣使盡禮。致聘為夫人。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乃上道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是夫人守貞不嫁。即暴主呂政亦無如何也。不嫁何。以有子。又傳夫人拾卵于河。龍子出焉。象之如子。故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而為母也。是即有子亦龍耳。龍豈與人間配合哉。甚不可解矣。至于呂相公者。未曉是宋之降臣呂文煥否。史載其叛逆。宋

五山志林卷八

誌怪

聖人不語怪。語其常也。而天下大矣。理之所無。事之所有。范蔚宗五行誌詳之。無怪不成。天地之大。不語怪。不見天地之大。況怪類夥矣。花妖。怪也。射工。怪也。虎而冠。怪也。男而巾。怪也。甚而亂常不軌於正。皆怪也。審爾。其能免備書而示懲哉。客曰。是編非史。非志。曷取乎爾。余曰。齊諧乎。姑妄言之。

- 電如羅隕
- 瓊林雞異
- 吹簫引鳳
- 樹中人
- 荔瑞
- 虎去胡來
- 葛屠治病
- 鱸魚照垣
- 牀生竹葉
- 蕉異
- 火毬雷杖
- 雷同中式
- 三異物
- 花妖
- 古松自焚

亡後見太后猶出怨言。倘果爾則視依草附木者為尤劣矣。何以得顯然為子求婦于光天白日之下哉。世無蒼梧。淫祠塞宇宙矣。

吹簫引鳳

吾邑民弱畏法。且在邊縣。天聽高遠。令是土者。稍不達下情。寄耳目于隸卒。羣黎受苦。慘不可言。罹虐法。可首也。罹卒法。不可言也。康熙間。有劉鵬者。令吾邑。耽酒任性。糊塗公事。行杖之隸。家累千金。百姓構。一粟纒行。原被皆受。各設差房。私造刑具。有吹簫引鳳。金雞獨立。美人照鏡。斑鳩點水。諸名目。受者苦叫連天。輸金乃免。而劉不知也。邑貢生伍謙吉。繪圖上控。督撫髮指震怒。捕而按治之。立石刻於縣前。為後車鑒。其弊乃息。未幾劉令以採買銅勛去官。家業傾盡。其子流落廣州。噫。誰之過歟。吾邑更多猾胥。一事官未決。而胥已陰持其勝負。有代上稟單者。有節略偏注。以愚官司者。有土音代轉。善為發難者。弊實不可枚舉。為官者尤宜加意焉。後乾隆間。日久法弛。差人復行故轍。縣令王之正。嚴懲之。其弊少息。予有虎差詩。見集中。此不載。

樹中人

省志云。順德民有入德慶深山採木。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烟。飛鳥過之皆墜。遂研視之。其中有人狀。類癡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烹而食焉。食已覺熱。華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

荔瑞

羊額何氏族譜云。何經濟年八十。夫妻偕老。一子年過半百。未有孫。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屋旁荔枝。忽開花結實。紅麗如春燈相輝映。嗣後連產六孫。又載何敬侯亦年八十。其家園龍眼。春時結實滿樹。至載其十世祖何復。復重四百斤。幾與專車人同。尤稱怪異。

萬曆治病

邑志雜記云。昔有道人。自云萬姓。遊憩萬岸五岳神廟。旬時。鄉人病疫。道人以為萬曆和藥療之。輒愈。求者日衆。題柱而去。詩曰。羅浮山下策枯藜。琪樹瓊林屬品題。兩腋天風何處去。錦巖西更碧雲西。錦巖碧雲。皆西樞山峯。莫知所之。

虎去胡來

邑郎中歐大任。虞都文集。胡知縣傳云。胡崇德。餘姚人。以進士知順德。嫺於言詞。然貪鄙暴酷。以鋤強著。邑稱陳廷禮家。歐亡命。盜獲杭稻。農甚患之。崇德至。首誅陳氏。嘗得某盜。為好語。令其誣寄金帛於富民家。旬攝至。則筵楚百端。按籍責賄。爰書論報。一夕。然燭坐堂上。呼其盜。盡鞭殺之。以滅口。居歲餘。淫利盜貪。皆死良民以千數。行杖之隸。室累千金。邑中不寒而慄。先邑城外有虎。驟至。旋去。而崇德下車。民謠曰。虎去胡來。蓋謂此也。惟獨禮儒生。四方賓客。多為延譽。上官以為能。後御史廉得其酷狀。論勅去。歸家買陂田百頃云。天尺曰。此傳今志不載。緣今志自葉石洞後。皆隱惡揚善。故去。嗚呼。傳去而惡不可泯。傳亦終不能盡去也。

林生竹葉

雙槐歲鈔云。黃蕭養者。潘村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坐強盜繫郡獄。逾年。所以竹林。忽青。漸生葉。同繫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斧。乘艘中。破鉗。越獄出。凡十九人。商亦逸出。隸卒追之。揮斧行。莫敢近。其黨業艘船以待。遂入海。正統十三年九月也。噫。聚羣盜。赴如歸市。幾至十餘萬。攻郡城。敗官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都指揮王清。援至廣。舟膠。為伏兵。所得城中震恐。聞道以聞。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會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見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受偽官者百餘人。據五羊驛。為行宮。信民舊為廣東參議。將至賊寨。漸散。於春元年春。與等進兵時。馬賦隨行至江。夜半聞雞。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實則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白魚入舟中。賦曰。武王伐紂。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蕭養聚船河南。千餘。勢張甚。乘請益兵。賦曰。兵貴神速。請兵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如拉朽耳。與從之。三月五日。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占曰。四旬內賊破心矣。四月十一日。與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大破之。信民使人持檄諭降。蕭養曰。楊大人。父母也。當徐思之。會信民中毒卒。鑑益招徠。蕭養中流矢臥病。遂為官軍所擒。伏誅。餘黨悉平。乃析大良諸保。為縣。名順德云。天尺曰。潘憲勳云。蕭養黃姓。少養于蕭。故云。稍長。又歸身於潘。覺其跡。不謹。焚身券。命歸其宗。赴海後。殺羊祭旗。死向大鳴三聲。而蕭養不軌之謀。遂決。吾謂么麼小寇耳。而多異。微如是。斬蛇望雲。未可厚非矣。

鱸魚照垣

邑志雜記云。嘉靖丙寅。有鱸失水。人爭斫之。剝肉數船。眼徑三丈。頰骨高並照垣。

火起雷杖

雜記云。西樞山有雷壇。祈雨輒應。近頃處雷常起。萬曆辛巳。順德黎天章讀書山下。一日宴集。忽值暴雷。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有火柱大如盤。飛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震一雷。輒一柱起。如是者七八。賓朋多伏障後。不敢仰視。又有居民外出。遇雨四顧無人。輒裸而行。值雷起。聞空中語曰。何無禮也。杖之昏而仆地。歸視其股。杖跡宛然。

蕉異

茂才梁麟生曰。始庵侍御封翁云。父中祿公。偶夢人言有三客相訪。將不利。慎無他往。公坐以俟。晌午。莊客饋香蕉三。其大異常。公顧笑曰。是謂三客耶。剖而投之。犬立斃。公大駭。命莊客歸掘蕉根。得蟪蛄數十。蓋其毒所積也。因知凡物之異者。皆不可食。而人之生死所關甚大。已有先見之兆者。

雷同中式

雍正丙午科。粵榜放。中式官字號卷二人。區某。關某。區乃余邑御史某孫也。例揭榜後。一日發卷。學使者督新為舉人。親填公據。文宗覽之。驚二卷雷同。督撫遂見諸白簡。憲皇帝遣官勘問。二人供語謂同師。龍川學生員蒙某。師擬會作程。二人皆熟讀。入場題目適合。各不相謀。寫謄皆中式。一為詩經房。一為

易經房故不細察。易房乃吾邑侯陳廣載先生也。主考翰林王蘭生。則自陳云。領棘後。不二日而副主考即病故。臣亦感時變受病。耳目昏聩。自念為國家掄才。又不敢怠緩。一人獨任。力病披覽。旬日閱卷一萬有奇。揭榜不暇細辨。故至雷同。章上。止革二生。不准會試。絕無旁及。聖恩可謂浩蕩矣。文場事多奇怪。可為警惕者。并錄粵西己酉科誤讀籍貫一事。粵西己酉榜。放中式第三名卷。係王乘運。大池州人。拆卷吏誤讀隔號生。中式榜放無覺者。例次日宴鹿鳴。誤寫生并中一子十七名。父子同赴宴矣。房考驗落紙得王乘運卷。大驚。問策於撫軍。衆皆議將錯就錯之說。惟副主考與房考不從。立進誤寫生。出王卷詰之曰。當中否。對曰。大人鑒賞不差。又出其卷。滿紙謂之曰。當中否。對曰。大人格外栽培。房考曰。不然。第三名原中王乘運。讀卷吏誤讀汝號。先作封君。後作舉人。不枉汝也。扶而出之。藩司即出示。准王乘運赴宴。各官自行檢舉。立拿該吏。拷問誤讀情由。而事遂已。是科余友人番禺孝廉衛德應。分房西粵。故得其詳。後王公運捷庚戌進士。發粵東試用。壬子分校易房。得尺卷。力薦。不售。場後過謁。遂成知己。酒後輒談此事。噫。昔人謂居官清慎勤三字。少一不能合。觀東西兩粵鄉場事。益信矣。

三異物

邑志雜記三異物。一康熙庚申十一月。容奇民墾地五尺。得物長丈餘。大徑八九寸。色白頭方。有鱗甲。為鑿所傷。鮮血流出。不能動。鱗大二三寸。通明如琉璃。不知何物也。一乙丑八月。鎮府署中產一羊。三足。前一後二。能行走。三年乃死。一丙寅夏。縣東北角疊石。海夜吐珠。光芒燭天。連吐三夜。士民聚觀如市。

花妖

浙人朱懷吳。昭代紀略云。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含紹續。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即殞。易教主皆然。

古松自焚

邑倫敦鄉有古松。是宋朝時物。枝幹古虬。大幾十圍。市曰松安。以松名也。一向蒼茂。雍正年間。無故中自發火。熊熊烟自枝杪中出。數百人救不息。焚三日夕乃止。尺按。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物殆云告。而時際昇平。倫敦無纖毫災警。何克之有。按史。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亦如故。楊捐之謂將十必有作亂而不成者。後果成卒謀亂。被獲。此於陰符之說尤合也。

酒徒死後訪友

乾隆壬戌秋。吾門人蔣生梁景璋。應試五羊。寓高第街鞋店內。屋為邑三桂何姓居。一日。與世父坐廳事。忽有三人攜蓋入。訊曰。有三桂何姓人否。景璋對曰。不在寓。三人即告退。少頃又入。問歸否。景璋曰。未也。中一人曰。吾馮海若也。特訪何淡夫。冀為致意。珍重而別。未幾。何回。景璋語故。何曰。非海若也。子誤聽耳。景璋與世父力道之。何大驚曰。請言其貌。景璋狀之。鼻小鬚微。面如削瓜。類病酒者。何曰。果

海若也。吾輩高陽徒。去年四月死於酒矣。訊之市鞋二賈。亦說自朝至暮。未見有持蓋者至。則海若之魂信乎。淡夫輩遂市肴酒。夜登寓樓。焚楮錢。大呼而浮白之。閱旬月。亦無他恙。景璋親為予言。

德欽坐化
邑志雜記。僧德欽者。江右人。元時行脚至寶林寺。與譚用善。一夕。見夢譚用求木龜。且訪。已坐化矣。旬日不仆。譚遂以漆傳其像。至今佛堂中。稱德欽長老。乃其遺說也。天尺曰。康熙年間。有外江僧名自渡。托鉢來邑。寓西華庵。折右腕。善寫丹青人物。牡丹尤擅長。其捉筆俱用左腕。後卒葬西峯下。余讀書語山堂。童僕時說有人在軒側。袖手吟詠。識者謂自渡精靈未散云。

異產

雜記云。萬歷壬辰。南海民產子。無首。兩目著胸間。乙未。順德民生一女。暴長。匝月重五六十觔。

牝犬產蛇

雜記云。續志。嘉靖丙寅。順德縣龍津民王伯先。牝犬產四蛇。併犬殺之。犬腹內有一蛇。又殺之。亦犬禍也。

縣丞召異

李承箕。順德舊志曰。徐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為人巧儉。善造詞牒。僚吏畏之。每風雨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應天之怒。世俗稽考里胥。謂之點卯。勤無定期。忽早忽晚。失一卯。富民則痛杖之。民間有奇貨者。皆陰謀註一簿。百端必致之。夜納菜筐中。入復發一二。以誇示於人。其堅偽欺負多此類。蘇人傳勤既死。葬有年矣。其子存仁。感於風水家。改葬之日。火燈從地中起。執事者多燬其鬚髮。其召異也。信有由哉。天尺曰。康熙間。知縣何玉度。亦蘇人。履歷日開。擄訟者。兩造納賄。多以巧計文致。後歸蘇。老而無子。數十萬贖私。皆散螟蛉之手。誰謂貪吏可為也。

周李賊

船賊云。周玉。李榮。皆番禺蠻民。以捕魚為業。所轄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海澨。遷其孳屬於城內。玉等鷓鴣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印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勦捕賊首周玉。餘黨皆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諱其事。印僅能職而已。

驚雞七

閩晉江潘鼎珪云。楊某之見殺於沈帥。瓊山房文集載詳之矣。以所親見之事。筆作警世之書。此甚有關名教作也。惟是中間有一義士。逸其名。余親見其人。為予述之。特為補入。蓋楊某妻子三人之殺。俱出義士一人之手。軍從將令。非得已也。最後使入閩中。誑其子來。將并殺之。其子不知。偕行至潮陽。宿旅邸。義士心不忍。私以酒醉同事之人。陰縱使去。具語以故。其子脫。義士亦與偕逃。有何公峯山者。海

上督帥諱和長公也居響門督帥歸誠任蒼梧副將峯山有豪傑公子稱義士海上時為督帥持大旗以勇名倬幹此輩年已七十矣矍鑠稱健至是走匿于其少主家比沈事發余適館于峯山義士始一述之嘗思作一記以紀今得斯作實獲我心予復何言義士漳人雍正戊申花朝過語山堂識附予

瘦羸山房自鏡錄書沈總兵事一篇于後順德鎮總兵沈勇者福建詔安縣人海寇渠魁也歸順後以平臺灣功總鎮順德鷓鴣之性未改好色嗜殺一切海疆巡哨之事概置弗理日以勾欄為樂有妓名平登灣功總鎮順德鷓鴣之性未改好色嗜殺一切海疆巡哨之事概置弗理日以勾欄為樂有妓名為雞七者性黠慧善伺人意勇強奪之符為順太太七順承意旨傾心以事願指無不如意勇益驕之威權甚炎順七者寵賚有加逆七者殺罰立見七素在勾欄三營將官故所侍酒陪歡者也一旦得志參戎遊擊以下俱用手板行屬官禮心甚不平而九尺丈夫在矮簷下無如何也勇有姪情楊某者古處君子勇以文移不語拉其舉家隨任順德分一臂之助楊見勇作事顛倒以平康下賤當一品誥命之呼且家有正嫡義理不容時切風之楊妻尤巾幗中明大義者每侍勇食盤榻七等閒必令七執婢妾役以辱之勇心大恚賊性斗發遂率健兒數十圍楊宅縛楊夫婦手以佩刀刃之楊有二子先二日長以事歸聞其幼者甫十二齡耳名楊四哥勇思為芟草并執之四哥美丰姿真人間寧馨也七素愛之酌酒謂曰吾將子汝汝飲吾杯中物毋畏也四哥奪其酒連杯逆面擲之大哭且罵曰汝等殺吾父母吾生不能報死當為厲鬼以殺之手探囊中錢數十枚撒地上願僧子曰孰能為兒沽冥錢魯酒一奠父母乃相從地下耳勇格殺之三尸皆沈碧鑑江中時康熙壬午年八月十五日事也越日復救隨兵二人星夜追楊長子既而謂勇既殺其父母幼弟吾輩何忍復殺之遂從楊子遁去勇亦不深究康熙某年天子以海宇清晏下裁鎮之命勇奉旨回籍候補因攜七還家聞有正妻恐不相容於縣城南構別墅以居之自比金屋貯鄉居出入仍帶健兒恣睢日甚適楊子擊中丞鼓鳴冤勇又以他事欲殺詔安毛知縣未行洩其謀毛揭諸大吏將入參款勇懼與七後先縊死城南別墅中丞疏其事于朝削棺屍焉嗟夫勇之腥穢為吾順族者不少矣卒以溺愛一妓殺戮忠良因以自戮誰謂天道不好還而孝子之精靈不上通于天也哉嗚呼烈矣

河伯錄人

木末山房云傳記石言于首術師曠曰或憑焉不特齊諧始能誌怪也吾邑素守慤慤邪無由干比來則往往有瞰室之事然技止拋擲瓦礫攫竊飲食亦不大為害若康熙乙丑勒樓會平陸罷官還鬼隨至家傳甚致狂悖并其愛子皆死或曰冤對為之其年龍江居民蕭某家有鬼鬧碎其器物移易醴壇酒甕從空中行附童子語乃責其父負其身後約因為伯有之厲卒祀事之而得安又邑城南海傍李某婦與二子居夫死十餘年丁卯小除黃昏時忽現形歸如生時妻問之曰吾無罪得自由因聞海神近料丁夫故歸省諸兒耳幸甚無恙遂不見至廿日省城渡滿載還家客歸至深井尾卒遇賊艇眾驚譁擁踏舟覆溺死二百餘人次年元夕大風雨雹兩日夜海上又溺死不知若干人豈河伯真錄人為役耶誠怪事也又邑人買田於香山者立圖凡五為里戶凡五十接壤故也時香有巨官博噬民產土人

噤不敢抗惟順人若何某薛某詣謝訟之始懼而歸汝陽後其子營修香志懷私憾以詆順人謂必盡逐之然後可不大可笑乎亦一怪物也

飛鏢

乾隆戊午重九余門人何秀初與其弟詔初登樓放飛鏢忽見數十方鏢飛騰空中去樓止三四尺細看鏢中俱有篆字如真元寶者眾皆驚訝見者多人久乃飛去天尺曰余聞說鈴中載廣州舊有元寶飛於空中客有作飛鏢行者即華夫廣東新語亦載其事財可通神不翼而飛者自古然矣島怪哉

燒肉生花

乾隆甲子清明予族人有以燒肉祭墓者餘分惠於家入夜視之俎中發光奔馳各家皆然因切為燻一片一光即餘脂滴地亦炎炎而起見者無不驚駭莫得其故說者謂凡食蝦蟹者炙之皮肉生光吾因悟粵海近斥鹵者至冬早海水夜光燐燐鹹氣所發或有然歟啖者百餘人終亦無恙

神叩

邑志雜記云方康二帥堂在平步宋末神叩最靈邑人區適子袖蕉葉試之題曰袖裏籠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前程可憐昨夜三更雨失卻窗前數點聲

二鼓雞鳴

雍正乙卯尺在羊額讀書每二鼓即聞雞鳴怪其異後乾隆庚申復在環溪莊亦嘗聞之子按書影云古以二鼓前鳴為荒雞又曰兵象然余往往往見人烟稠集之地雞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余詢之士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今羊額亦數十年如此而人民富庶科甲蟬聯亦無他異

除九峯祠書

羅司勳文集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云公邑之大夫而先朝之重臣也某後生不能為公諱短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某罪也雖然昔宋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為義舉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憫士論之埋鬱也某著公佞行自效於為公忠臣之義然後請階下聽待公誅某嘗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祠之能禦大災捍大患祠之先王之制所以繫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於民今之祠定於官古之民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于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抑定於民乎其民而諛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為翰林檢討媚事閣者王振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景皇帝立廢皇太子為沂王而立己子公為東宮官嘿嘿未能正言從而德惠之由是得曾事慈太子後睿皇帝復辟首以易儲之怨欲罪公為公雅為權臣石亨所善遂得不治于是改公尚寶少卿亡何公以資緣復轉侍讀學士是時大臣互植私黨脅位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薦入閣以苟邀一時之富貴後為陳廬陵循所阻遂銜之終身公又與閣者沈舒良相結納甚厚初景皇帝欲取兩翰林官教諸小閣黃賜等讀書王舒共謀引公先示以意公不悟曰幸毋見屬王舒乃命內閣舉呂倪二侍講不逾日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賚饒甚公始大悔則語人曰我業得之乃為兩人

所弊。天順公又用石亭薦為會試同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浚，皆用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謠曰：錢溥春秋欠主張，又曰：閻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是謠今京師人猶能傳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略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天子近臣，為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於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關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雨米之頌，猛虎渡河之謠，皆諸豪以獻諛。公故於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拾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略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輒通書贈京師故人，由是被詔徵還，復為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張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薄貪污所致，劾公繼續，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賑書縣傳而歸。於是詔旨公吏部尚書致仕，而救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之大略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極縠，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闈輩爭貴重之，遂為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持為餽贈，效求日盛。民用益乏，而莫不咨嗟。怨公作俑，公家又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為權利，橫于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唾罵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略也。公學術無所表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為世士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次著辭卻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篡奪之衷心，此則公之文章大略也。然則公為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之事君固位，挾宮宦之助，以蒞下行貪結上官之事，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先皇帝之明，而縣論尚有父老，遂使上不能播惡於朝下，不能盜名於邑，此非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為公亦幸矣。

潭村災異

乾隆丁卯四月一夕，潭村風雷大作，屋宇傾卸，有樓居者，夜折其半，飛落野田中。婦女眠坐其上，若有黑風翼之而行，三日不絕。鄉無完舍，絕烟爨者數十里，壓死者甚衆，有縣以來所未有也。

書三孝廉事

甲子鄉榜二名，碧江梁元龍，計借未回，倫教有縫工姓名相合，曉他往，遇句吏示一票，梁元龍也。驚走句吏尾之，至家發狂言曰：票上有舉人名，非我也。逾時而愈。越月伯川下第回，夜與友人閒遊，若有人扶而仆之者，扶歸不數日卒。其四名兆榜事亦奇。邑城東街有梁姓者，夢人送扁額至家，乃梁兆榜名。姓異之，值開鶴山籍，即以兆榜名其子，謂必應此夢也。祕而不言。後梁死，其子落拓，將戶籍兌與黃連梁舉人登，登子即以其名應試，果中式。後連登甲榜，入翰苑，杏壇維明秀，中丁卯五名。先年病劇，每向人語，還嚴州，逮禮部試不第歸，途至嚴州竟卒。視其會試卷，亦嚴字十六號，陰陽兆應之事，識者不道，而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亦未可盡非也。

盧侍衛婦

盧侍衛日盛，妻倫教梁族，未出閣時，於屋瓦上拾半桃啖之，自後不食，而起居無異常人。逮歸侍衛，產育數子女，不火食者二十餘年，後偶病，服湯藥數劑，愈，便進飲食。

贖牛行

羊額鄉何丈謙長，號宗劬，持齋戒殺。夫妻子女，有龐居士風，搗香草莊，奉金仙於其中。庚申，梁太守卒，三旬日，鄰村有牛將宰，絕繫而奔，泣跪莊前，觀者如堵。何丈出金贖之，送之海幢寺。同人作贖牛行以記之。予友陳份作最佳，錄之。其行云：君不見安嬰解贖石父，今之肉眼何足數。富室銅錢大似天，英雄失路有誰憐。不重英雄反重物，買命放生喜學佛。問君學佛欲何為，蠕蠕蟲生無奇。何君生來有俠骨，不惜揮金能結客。結客豈必盡駢驥，任是駑駘足驅試。以此感物物有知，披毛帶角來施我。我友羅君述其事，謂同年羅君雁先，庚申中秋月將晦，何君琴瑟斷鳴絃，痛哭西風零兩涕。忽有鄰鄉就鼎牛，絕縛來投重含淚。傾囊金求季子開，屠刀經免庖丁著。淑人溘逝不可生，此牛望生仍有情。斯時弔客盛如雲，咨嗟聲雜哀號聲。何君慘黯情默動，婆心不管黃金重。出金立命叱屠者，市牛將同市駿馬。調食先供麥飯槽，放歸隨入桃林野。牛有何知耳溼溼，低頭辭去如感泣。學士因為紀長歌，雍露露晴變宮急。份也兩眼如箕，閱世塵天下皆少有心人。更捐黃金酬國士，國士毛骨良有異。韓公波轉天池濱，郭子臺高燕市地。從來知己在不言，豆粟嘶鳴非感恩。不取搖頭曳尾客，千里神離志有存。區區贖牛安足傳，為君翻作飯牛篇。期君風義抗雲烟，甯戚之歌豈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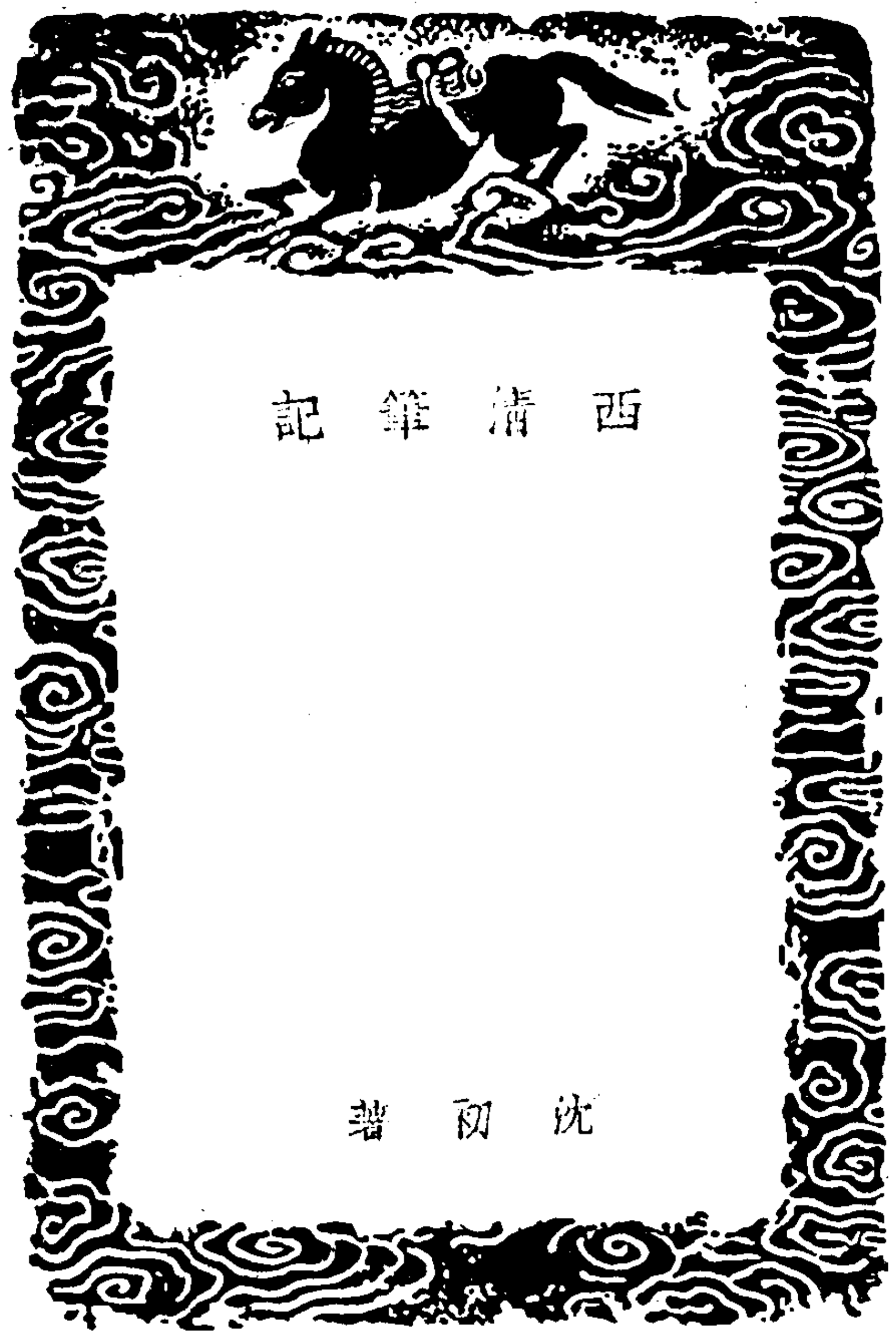
五山志林跋

右五山志林八卷，國朝順德羅天尺履先撰。案先生乾隆丙辰舉人，初困童子試，年近強仕，始見拔於惠天牧學使，是為惠門八子之一。雍正庚戌，魯秋陸太史應聘來粵，輯廣東通志，先生與勞阮齋皆與分纂之役，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尋乃相繼辭出，所居里名石湖，因以為號。前有吳郡范石湖人稱後石湖焉。著有粵山房詩文鈔，五山在順德，為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先生順德人，故以名是書。其卷曰：述典、識今、談藝、傳疑、闡幽、紀勝、辨物、誌怪、類多小說家言，備識鄉邦軼事。內如卷五不草大將軍救辦一條，則以前明野史多言撰成武大將軍救者，實梁文康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文康以死證，而委其罪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方霍唾餘，殆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沈景倩野獲編，至謂武宗八駿之游，始於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是時楊新都變去，梁南海代為首揆，當以死生力證，竟不聞伏闕苦口也。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復聞。當元旦時，政府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套疏一二，不蒙後改，遂持祿嘿嘿矣。焉用彼相哉。今人誤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為社稷臣，誤矣。至是書謂甯王護衛事，廷和陰主之，卸罪梁公，公不辨，野獲編已謂正德九年，復與甯藩護衛，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為無罪，而楊氏子孫，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為梁昭雪者。嗟乎，文康為吾粵偉人，前明良相，而一時毀譽無憑，是非蜂起，至於如此，羣言淆亂，折諸聖，亦以欽定明史裁

五山臨林 跋

之庶可以息浮議耳。庚戌小暑後。後學伍崇曜謹跋。

一六三



西清筆記

沈初著

失焉。館後學揚州阮元序于浙江節署。

西清筆記 阮序

阮序

嘉慶九年，平湖沈文恪公令嗣蓮生，以公蘭韻堂詩印本見贈，並持公西清筆記索序。元於公爲翰林後輩，且乾隆五十六年，元年二十八，大考翰詹第一人，奉特旨入南書房行走，與公同直。時奉勅編纂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兼在懋勤殿侍直，每當風日清和，早朝人散，開窗散帙，卷軸數千堆滿几榻，唐宋名蹟，目不給賞，無論元明內璫，又畫，仲紙以待，相與啜茗，嘗賜食，評真贋，考跋尾，其絹紙黠觀，印記不可辨者，諸前輩必就元指閱，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識古篆文也。編考既畢，至未時，聞乾清宮大鐘鳴一二聲，乃散直出東華門，猶憶元始入直，每隨公及彭文勤公，召對，公與文勤公謂元曰：「吾等薦直懋勤殿，數年後始在南書房行走，得召對，今詹事由上親擢超遷，直入南書房，屢召對，君恩之重，當自知也。」又元嘗問公曰：「夏暑冬寒，儼直皆不易耐，暑勝寒耶？寒勝暑耶？」公曰：「寒易耐耳。」已而果然。又嘗與公出南西門，遊萬泉寺，公作五律四首，見集中，元作七律四首，有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之句，公嗟賞久之。元奉使督學，五年于外，嘉慶三年冬，回京，仍直南書房，時公兼在軍機處行走，四年春，首純皇帝龍馭上賓，近臣摧痛，公哀病不支以卒，上特命元職掌御製詩文稿本，編寫御製純皇帝聖德神功碑文等事，噫，公自序所言，後浪催前浪，毋乃是乎？公耽吟咏，多識掌故，茲所記南書房翰林事，雖未極詳備，然內廷故事，足見一斑，且聖人優待詞臣之恩，可以銘誌勿磨，在詞林典故中地位，尤爲清切也。爰書數百字歸之俾察而勿

西清筆記 阮序

自序

甲寅冬，自九江還省城度歲，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賓客談次，或有詢內廷故事者，輒疏數條以對，自念侍直三十載，前輩零落殆盡，茲存者，僅余入直或在後，昔錢文敏尚書慨然誦長江後浪催前浪之語，信然。顧余亦將老矣，感沐聖慈，得親禁近，儒臣榮遇，古無以加，就所疏記，編次成卷，爲西清筆記，他日茅簷曝背，以示子孫，歐陽子所謂願瞻玉堂，如在天上者，不啻過之，如謂載筆以備掌故，則吾豈敢。乾隆乙卯仲秋月下泮沈初。

西清筆記 自序

未見敬事之誠。著改致字。小臣得承聖教。作幸何已。六則

辛卯六月。奉上諭。袁日修。王杰。彭元瑞。沈初。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時袁文遠公因庚寅直隸捕蝗事。出書房。故復入直。曹宮保。金少宰。已出試差。董大司農未入都也。未幾。余奉命視學河南。至濬河。請訓回。祖母病革。承重南旋。七則

甲午春。服闋。入都入直。恩旨給俸。余謝摺有仰渥澤之再叨。詔精逾格。願益長之莫效。食粟多慙。十二月。補官右春坊右庶子。以候補侍講。選得。選擢。尚異數也。旋復充講官。於中和殿侍班。上視祝版出。將升與呼余名。因出班前跪。與已行。即隨旁趨。上顧曰。未為滋味。出何書。余對干支之義。漢人始為解。上曰。後漢志中。遍查無此文。余對。或出晉書。上曰。可即檢查。余隨入乾清門。至懋勤殿。檢晉書。夾簽呈進。後閱史記。則知始自律書也。八則

丙申夏。余以詹事代開學。批本。時奉旨補授禮部右侍郎。批本即余所書也。至濬河。謝恩。上曰。爾乃南巡所得士。在內廷。又素知爾。未幾。命為四庫全書處總裁。九則

丙申。兩金川平定。羣臣恭上詩冊。一日。召見。問曰。爾用何體。對曰。五言古詩。散行序。上曰。爾善四六。亦學古文乎。對曰。臣勉強習學。上曰。爾家鄉今有人工詩文。如錢陳羣者乎。對曰。無之。上曰。仕籍中固盡知之矣。或草茅中有人。對曰。亦無之。上曰。人才故不易得也。上之留意人物如此。十則

庚子。上南巡。余時在籍迎駕。既駐蹕杭州。上製賜隨營諸臣及浙省大小吏食得句。入杭州。即事成什葛嶺。瑞瑞寺四詩。命內廷扈從臣恭和。詔余與焉。梁文定相國遣人。要至行在南齋公所。忽忽成四什偈。進。十一則

辛亥。上命續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以乾隆十年後所得書畫。不欲多於前編之數。因於欽定入書之外。分寶皇子。皇孫。內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寶笈所藏畫軸五百分寶矣。至是。復有加。計余前後所得共三十餘件。是冬。復以御筆書畫。賜軍機處。南書房諸臣。余得御臨清和帖一軸。十二則

壬子。夏五。扈從濬河。六月上。命回京。諭曰。汝在此。不過得汝和詩而已。今金士松。已差主試浙江。吏部辦事人少。汝可即回。暇時。仍往懋勤殿。編纂石渠寶笈。既回京。八月。命視學江西。復至濬河。謝恩。上曰。汝是好學政。故仍令汝出去。但汝係嘉興人。一程即到蘇州。學政離家近。非所宜也。江西稍遠。然亦大省。前代人文盛著。故令汝往。余叩頭謝。先是。余任江蘇。撫臣奏摺。述余視學稱職。硃批。公論二字。余回京。召見。屢稱好學政。十三則

內廷臣工。奉使在外。每有賞賚。亦及焉。例專摺謝。甲寅夏。於謝賜御製筆硯。識過墨刻。摺批曰。文佳而實。小臣榮幸何極。時適編集經。進文稿。即恭識於序中。十四則

甲寅冬。江西撫臣循例奏余視學稱職。硃批。此人有何說。時奏謝賜御製廓爾喀貢象馬詩。墨刻批曰。太工文矣。十五則

紀典故

西清筆記卷第一

清沈初著

紀恩遇

乾隆丁亥十一月。上命內廷諸臣。舉翰林數人。以進。劉文正公。于文襄公。裘文達公。王文莊公。聯名奏。今大司空彭雲滄。宮保曹竹虛。兩前輩。大司農董蔗林。同年。與余四人。翌日。命入直懋勤殿。十二月。與彭大司空同日。得日講起居注官。一則

是冬。命恭和御製喜雪詩。戊子。新正。與三清茶聯句。自後。應制題咏。及和韻詩。率以為常。二則
戊子四月。大考翰詹。奉上諭。曹文植。彭元瑞。沈初。董誥。學問俱優。因內廷有交辦事件。不令考試。未得與諸臣一體。陞轉。著加恩各加一級。時奉詔在懋勤殿。寫華嚴經。用泥金書羊腦牋。涉暑。每日上輟進御。西瓜十枚以賜。三則

十二月十六日。與彭大司空。皆以編修。遷侍講。是日。御門。余以講官侍。俟宣旨畢。即叩頭謝。四則
己丑八月。董大司農。丁文恪公。愛余。開本生母。計南歸。命添今相國韓城王公。少宰金彪。濤前輩。入直。余於庚寅四月。入都。仍詔入直。并蒙恩給俸。五則
庚寅十月九日。恭和御製雪詩。結聯云。帝勸民事嘉天賦。優渥從知澤普臨。翌日。內侍傳上語。詩中嘉字

上每日臨幸之地。或詣神廟拈香。祭祀。筵宴。諸典禮。及巡守駐蹕之所。逐日恭紀於冊。獻歲。從輯成書。為內起居注。一則

每歲立春日前。進春帖子詞。上先成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一首。內廷諸臣各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二首。黃摺紅裏。排次接書。立春在新年。則於小除日進。在舊年。則於立春前三日進。摺面書春帖子詞四字。頌贊筆墨。硃錠五色。相箋。福字箋等件。上書房亦與頌贊。而不進帖子。二則

除夕前一兩日。御書福字。賞王公大臣。南書房諸臣。多得與。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展長几。列筆硯。諸臣以次進。上南向。拂箋執筆。一人進跪几旁。俟上書畢。起。隨侍臣捧箋出。一人復進跪。筆工擊稷。作大筆。今無能者。上所用筆。猶是康熙間孫枝發家所造也。三則

歲首。重華宮茶宴。聯句。先時上命題。御製句先成。諸臣排次連續成章進呈。至期茶宴。上即席復得詩。臣工即於席次恭和。呈覽。頌贊如意。畫軸。端硯。荷包等件。是日所賞名人畫軸。必有御製詩句題額。四則
端午節進書扇。頌贊葛紗羽扇。葵扇。香珠。香囊。曹扇。香藥等。至節日。加賞小香囊。內廷每歲例賞。三月芽茶。四月帽緯。冬則哈密瓜。葡萄乾。柿餅。石花魚。木瓜。石榴。廣柑。福橘。佛手。蜜羅。除夕。荷包。貂皮。手帕。加賞大小荷包。玻璃燈。新正。燕窩。元宵。粉團。其特賞者。不在此例。五則

凡初入南書房者。入冬賜貂褂。內廷臣工於冬至前始常服貂褂。惟元旦則易補褂。至元宵後則稀穿貂褂矣。六則
懋勤殿刻架書。自武英殿版諸書而外。可備檢查者。略備架首。列函。奔蔣。衡書十三經。辛亥歲。上命勒石於辟雍。凡臣工所呈進之書。皆存貯殿內。歷代法帖亦奔藏焉。七則

康熙間。懋勤殿為聖祖仁皇帝讀書之處。臣工無得入者。今惟每歲遇勾到之日。皇上臨御殿上。緣殿為乾清宮西廂。東向。義有取也。南書房諸臣向俟傳旨直懋勤殿。乃入。今則總以懋勤殿為辦事之所矣。八則

上於乾清宮東昭仁殿。藏宋金元板書。明板之佳者。亦列焉。御筆題曰。天祿琳琅。甲午歲。命重輯天祿琳琅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青絹函。明板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視宋板之佳者。九則

內府所藏書畫。有石渠寶笈一書。涉二氏者另為一書。曰祕殿珠林。冊卷。軸。分門記載。首恭紀三朝宸翰。皇上御筆。次歷代名家。及臣工恭進者。乾隆十年以前。內廷諸臣之所編輯。自後四十餘年。收貯之件。辛亥歲。上命選擇進呈。欽定為二書。續編。書成。御製序。猶以玩物為戒。特申勸民之旨。以垂訓焉。十則

內廷有奉詔編纂宮史一書。不授劄削。其宮苑一門。或有添造及增設。御書扁聯。時為脩輯。中備載宮中現行則例。首一門。為聖訓記。有聖祖仁皇帝諭旨。開一老內侍言。崇禎末。兵革擾亂。帝於宮中習學騎馬。左右扶掖以上。不數步即墜。內臣謂馬不任騎。命杖之。又移一假山。石至午門。不能入。內臣奏石不肯進門。亦命杖而棄之。明代宦侍蔽惑人主如此。聖諭諄切言之。以申鑒焉。十一則

皇上御書之彙刊者。有敬勝齋法帖。欽定歷代名人書。有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蘭亭八柱帖。重刊淳化閣帖。皆命內廷諸臣校刊。臣工所書。有張文敏天瓶齋帖。汪文端時晴齋帖。乃上擇所進御者。命工勒石。十二則

內府所貯硯。自宋吳元硯以後。歷代名人所藏石硯。澄泥硯。有款識者。及產之佳者。命諸臣摹寫硯式。并載題識。分類成冊。為西清硯譜。上自為製序。十三則

上欽定墨法集要一書。繪為長卷。命余遂節分書御題詩於卷首。入石渠寶笈。令工製墨。取舊所藏墨屑而入之。十四則

內庫藏明代香牋甚多。今製尚沿其舊。亦宋人蠟牋遺意。而堅緻過之。上命造梅花玉版牋。仿澄心堂箋。雲龍牋諸種。尤勝。十五則

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前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前壽宮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十六則

圓明園南書房直廡。在宮門左。澗河直廡。在宮門右。為朝退辦事之所。十七則

南書房額設太監四名。以給入直諸臣便令。十八則

紀文獻
劉文正相國不刻意為詩。而舉止自佳。戊子進春帖子文。正首列第一章云。長奉無疆壽。頻歌大有年。南雲恢禹域。北極拱堯天。真有冠冕佩玉之風。一則

欽定淳化閣帖。乃當時賜畢士安本。重為摹刻。於王著標名敘次之誤者。悉為改正。其旁釋文及每卷考證。皆于文裏相國所書。快雪堂帖。即涿州馮氏本。瀾于閩中。守臣得之以進。中有木板三。上命易以石。加御題焉。二則

于相國晚年。嘗言身後若得諡文襄。方償一生志願。同直皆熟聞之。後梁文定相國擬諡時。即以文襄首擬。上允焉。劉文定相國嘗言。袁公若死。當諡文達。後擬諡時。文定已病。猶力疾詣內閣。定其諡以上。三則

欽定禮器圖一書。成于王文莊公之手。先是內廷三品以上皆穿紅衣。仿御前從臣之例。公時為侍郎。以二三品官穿紅雨衣。非定制。不入于禮器圖說中。即自易青雨衣以為式焉。四則

錢文端太傅。年幾耄耋。所進詩冊。自繕行書。極有風致。庚寅。入京祝嘏。繪入九老圖。賜遊香山作詩。有鹿馴巖畔當童扶之句。上深賞之。御筆仿梁楷瀟湘仙人繪圖以賜。并賜人錢一斤。曰。令其多做些好詩也。太傅在京。仍日入直。少司寇東麓前輩。隨以入。尚不須扶持。少司寇詩律工整。實為濟美。其先典賦江南。回省。太傅既啓程。旋京。有和太傅詩云。樓頭煙雨人回夢。江上芙蓉士怨秋。人爭誦之。五則

坐書室無爲往來。裘文達尙書下直。即居廳事西軒。環設客座。戒關人客至。即引入坐。與備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七則

蓋文格尙書畫理精到。平視宋人。較趙松雪。黃鶴山樵。不啻過之。錢文敏尙書雖師之而好爲黃子久一派。其氣象雄邁。固自另出一頭地。文格于暮年眼昏。不能作。中年所作。皆供內府。故外間其蹟絕少。今蕭林大司農於圓明園澗河南齋直所。見錢所張橫幅。乃文格遺墨。皆易以己作。取歸寶藏之。八則
每歲除賞福字。王文莊公直南書房最早。而生平一出視學外。未嘗離直所。故所得福字較多。丙申新正。集福字二十四。列懸於堂中。名其堂爲二十四福堂。其訝公將來未可量。何限以數。是年春盡。即去世。猶未及六十初度之辰。若預知之也。賞自言前生爲杭州一老僧。猶能記其處。九則

裘文達尙書賞言。張南華前輩其天才。或試之。命題限韻。應聲成章。不俟七步。一時數十章可立就。今所流傳詩畫。氣韻絕高。自有仙骨。十則
前報書學擅名而又勤進不懈者。無如汪文端尙書。今內府所藏小楷成冊者數十。而時齋少司農家藏者尙多。張文敏尙書嗜飲。有醉中作書極得意者。內府所藏臨爭坐帖。自題謂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上甚賞之。十一則

錢文敏尙書詩宗少陵。書規蘇文忠。畫法黃子久。其能好古勤學。辛卯歲。余過常州。泊橫井亭。公每夕來過。劇談中夜。時病已亟。猶意氣飛動如常時。先是在京師。以右手無名指有贅肉。時憎之。蓋作畫執筆爲所抵觸。日久爲贅耳。一日有湖廣明經王孫曾能視由科。以禁法削平之。夜半痛甚。清晨有號李仙人者。叩門傳以藥。李素善公。謂其輕信庸醫。致大病。自後消渴作。逾年竟不起。李仙人者。四川人。不言名字。善養生。有道術。浙江延江西張真人。奉勅禱雨。又不得。尙書因見上言李事。上命蹤跡得之。遂令祈雨。果驗。上欲賞之。李言世外人無所須。乃賜鉢沙一盒。尙書歿。公子中惡。引佩刀自刺其腹。幾殆。李將歸。治數月。竟愈。李自言九十餘歲。壯健若四十許人。後數年亦卒。十二則

梁文定相國於唐人楷法。真有得力。在直廬稍暇。即展臨法帖。一日。臨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後。書余款。余卽索而藏之。十三則

陳楓巖光祿。初以孝廉入懋勳殿。編校西清古鑑。其博古多識。世咸推之。工篆籀。八分書。後歷官至光祿。卿。上諭同南書房翰林行走。十四則

稽文恭相國直南書房。歷官至大宗伯。以終養歸。後服闋。任河督。復以大宗伯召。至京。日。適傳文忠相國奉旨督師。相國見上。言未合指。諭左遷副都御史。出南書房。自後屢遷。至大學士。終不復入。十五則
彭芝庭尙書於京察。予致仕。南書房匠工。向未有也。庚寅。來京祝嘏。語余曰。回家不起。早能健飯。皆出恩賜。是年詔繪入九老圖。癸卯。見於蘇州。神明未衰。猶爾。余少時所贈一門史學傳金匱。千古詩情滿石湖之句。十六則

寶東臬御史大夫。始由翰林入直南書房。庚寅。爲京兆尹。以屬邑捕蝗不力。未効罷官。出書房。旋起至列卿。不復入。然上知其能文。任浙江學政時。上有新製。寄令閱。亦異數也。十七則

余官侍講時。錢文敏尙書於余。扇頭以泥金畫竹。于文襄相國題詩于右云。愛此凌風篠。含毫異墨管。捎雲枝燦爛。篩月影模糊。蘭臭言相契。鸞和韻不殊。笑他蘇玉局。新樣費研朱。相國詩不多作。而作必工。綴此其一。時得意所書。余至今寶之。十八則

西清筆記卷第二

紀職志

上曰所著詩文。殊字稿。發下騰清。送覽。經更定後。將膠清片。發膠於冊。于文襄相國受其事。後則梁文定相國。今則韓城相國承之一則

上於朔望及佛誕日。必書心經。每册發下。以泥金字題籤。及函。籤書御筆心經四字。注年月於下。今已千餘函矣。心經咒語。經章嘉胡士克圖。改譯爲答達喇。合音。塔阿喇得喇得巴阿喇。合音。喇得巴阿喇。合音。桑喇得喇得阿。二則

每歲臘月。製椒屏。歲祝椒屏。撰綵結椒。施於素絹。爲人物器具花草。一屏擬吉語四字爲題。又作四言八句。題署名。題其上。歲祝擬五言對句。交如意館。畫五色絹。每一聯或山水。或界畫。花鳥相對。與句語相合。畫成。書五言對句於上。不署名。三則

凡遇大典。恭進詩冊。各衙門分函呈進。上命內廷諸臣。擇其佳者呈覽。奉藏齋宮東廂。上於齋宿時。備乙覽。惟內廷諸臣。另爲一函呈進。四則
御用銅玉凍石印章。皆貯懋勳殿。有寶藏一册。每遇御筆書畫發下。用寶諸臣。擇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五則

御製題詩必書于幀間。有命臣工題詠者。各錄於左右。及下方覆綾。素藏古器。則上鐫御製詩。臣工題詠。鐫於四方。玉器則鐫御製詩於玉。六則

上命審定名人書畫及考訂故事。奏片不署名。筆誤粘紙於上。改之。其書畫命為題識者。南書房諸臣聯名署於後。印章用寫字之人姓名。凡序跋皆如之。年時金書。華嚴經諸臣聯名序。其文則彭大司空所撰。大司空筆翰為上所賞。自此序始。七則

上命審定書畫分一二等呈覽。一等奔竄。二等以備陳設。銅器亦有下者不入選。八則
發書冊頁手卷等件。俱臨法帖。後款臣某敬臨。扇子或諭令臨帖。亦如之。或恭錄御製詩亦可。九則
命書對聯。必恭集御製詩句。惟年前書紅紙春聯。則撰吉語。橫披條幅多臨帖。十則
上書神廟扁聯及賞賚臣工。向係于文襄公擬上。一篇一聯。必擬二以俟。容裁。今則董大司農承之。十一則

南書房擬考試繙譯題。約三百餘字。題如策問。而略為敷衍。不多引故實。每人擬三四題。黃籤束之。各署名其上。以進。閱時。用將竟。復擬呈。十二則
浙省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上所用。中疎易散。第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可有名經天緯地者。一管中藏四筆。尚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十三則

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鋪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泥金寫於羊腦箋上。更非此不可。緣受金多能徐下。令金色平滿。軟滑順手。年時寫華嚴經始用毫筆。繼易水筆。最後得此筆。凡三易而後始得焉。十四則
羊腦箋以宜德磁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藏久之。取以塗紙。研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十五則

涇縣所進仿宣紙。以供內廷諸臣所用。匠人略加禁。若禁多則滯澀難用。又每紙三層。折而禁之。其正面滑潤。中一層不中書。十六則
書畫記其卷幅縱橫之數。必用尺。銅器量其圍徑。則用軟尺。以絹為之。識以尺寸。竟丈皆可展之。以便施於圍圓凹凸之處。十七則

聞古銅器一件。可分造為數器。各有其青綠在上。雖識者不能指為贗也。余一日見外所進朱磁碗。偶持之。覺著手處微軟。匠人言此處係修補。不可持。恐致脫。細視磁色。青潤無少異。亦了無痕迹。工匠之巧如此。若銅器自更易為矣。十八則

乾清宮院內御駕經過。東則上書房。西則紅木處。奏事處。諸臣皆出站班。惟南書房向不與站班。十九則
南書房奏事請安之摺。但書臣某。不列官銜。即出視學。亦不列學政銜。上在灤河。南書房與上書房兩處聯名遞請安摺。凡巡幸皆如之。俱不書銜。二十則
新正重華宮聯句。先期南書房進綠頭籤。上列諸臣銜名。軍機大臣為一東。上書房為一東。南書房為一

東。外廷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侍郎為一東。上命纂四庫全書時。在館總纂校諸臣。亦為一東。候上擇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奉特派在名。觀外者。督撫人觀時。與恩宴。宴日。上御重華宮。其左廂為羣臣入宴觀劇之所。小三間。不多容人。大約派入宴者二十人。餘八人與聯句而不入宴。不入宴諸臣。恭和御製。即席成什之詩。交南書房彙進。凡遇經筵賜茶諸臣。恭和御製及一切應制之作。皆彙交南書房以進。二十一則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式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式所著之本。惟佛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式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時余奉勅寫漢字。二十二則

諸臣趨直。各佩表於帶。以驗時刻。于文襄相國於上晚膳前。應交奏片。必置表視側。視以起草。慮遲誤也。交泰殿大鐘。宮中成以為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須日運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階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再啓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文襄每聞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上弦矣。二十三則

紀名蹟

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蹟。紙黃微黝。墨綴潤澤。墨色深透。自是千百年以上物。上每遇冬雪時。必取展玩。題識數語。蠅頭密行。已滿一册。前繪御容。為寶笈中弁冕。一則

二十八宿真形圖。前人以為張僧繇所作。又謂閻立本者近之。余嘗於江南見閻畫歷代帝王圖卷。其氣韻深厚。正與此同。册中列宿缺者。前人已載之。上命丁觀鵬補繪。一望知為近時能手。蓋其沉着處不能摹仿也。二則

顏魯公自書告身有兩本。今並刊於三希堂帖中。究未知孰為真鼎。明代爭坐帖。猶在人間。今惟有雙鈎硬黃本。三則

唐人書蘭亭修禊詩。前人定為柳詵議所書。猶靈飛經董文敏定為鍾紹京書也。然靈飛經結構精嚴。其深入處。雄健轉折。處處靈快。墨色濃淡中。筆勢具在。非唐中葉以後人所可及。今刊本俱失其真矣。經在海寧陳氏家。析產時分為三。余所見者乃第一段。延津之合。未知何時也。四則

董源龍宿郊民圖。軸端有董文敏題識。山水大軸。而人物極小。中有兩舟連接。數十人排立其中。聯袂若舉者。首一人持小紅旗。向傳龍宿郊民之義。於畫多有未協。御製詩定為繪郊民禱雨之事。龍見而寧。故曰龍宿。卓論千古不易矣。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為即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畫譜中具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似較上河圖他本為稍簡耳。五則

李龍眠諸卷中。以三馬圖為最上。清高深穩。真為傳神三昧。其用筆竟如一筆書。非畫工所能到也。蘇文忠三馬圖贊。即畫其後。亦蘇帖中最佳者。六則

林和靖二札即文待詔刻之停雲帖中者。上命以蘇文忠題林詩帖合弄之。御製用蘇韻。先後各題數章。又命臣工廣和書於冊後。七則

米南宮蜀素帖卷。素絹。烏絲欄。甚精雅。墨色鮮潤如新。南宮真蹟中。自當以此為第一。八則

馬和之畫毛詩圖。鄒、鄭、齊、陳、幽、風。小雅鹿鳴。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諸什。周頌清廟。閔予小子。兩什。魯頌。商頌。凡十三卷。上鑿定後。各為題識。建學詩堂。穿藏而記之。其畫筆意精細。古肅中復見流動飄逸。明人仿者。遠不逮也。宋高孝兩朝。皆亦工。然皆見經義考中所載。尙有未入內府者。而此十三卷。又多朱竹垞檢討所未見。則知世所流傳者。當不少耳。九則

北宋院本畫。用筆工緻。傅色明麗。規模神氣。逼似唐人。今所傳周昉人物。趙昌花鳥。其佳者。大率皆院本。十則

張博寮詩帖。即三希堂帖所刊者。綠色蠟牋。字愈加潤。其詩有人到心閒。飲水甜之句。余甚愛之。屬石執如殿撰鐫一小印。十一則

古人自書名。有似花押。而實省筆為之。宋人尺牘中。竟有不能辨其字者。十二則

趙文敏小楷二十四章經。已極妙。更有法華經全部。册高不及寸。縱二寸餘。橫一寸餘。字大如粟。紙薄而堅。前後一筆不苟。工力如此。洵神技也。十三則

日下舊聞所載。廉希憲飲趙文敏於萬柳堂。名妓解語花者。趙贈以詞。即歌以侑酒。文敏圖其技絕妙。樹木森秀。氣象開遠。堂中主賓坐對。妓奉觴侍。人僅寸許。而盡態極妍。其見名士風流之致。十四則

上最賞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每展閱。即題數語。細字綴於卷中空處。幾滿。余嘗於初冬過富春。青山白雲。碧江紅樹。深秀之致。延綿無盡。歎天生畫本。以供名流揮灑也。十五則

沈啓南文徵仲合卷。煙江疊嶂圖。乃兩人前後所作。自記甚詳。各出手眼經營而成。較尋常筆墨更勝。國朝揮南田。王石谷多合作山水。亦最佳。世所傳南田山水絕少。即有亦僞作者。石谷真蹟甚多。然須觀其得意之作。則視趙文敏。黃鶴山樵。竟可比肩。外間亦不多得。十六則

明人沿文家畫法者。徧於東南。數見不鮮。人皆易之。董文敏一變其習。氣韻固佳。細實處少學之者。尤淺率無足觀。崔子忠雖嘗遊文敏之門。然結撰工細。秀逸之致。出自天成。非規撫文敏者。十七則

丁南羽畫佛像。元明以來無出其右者。余里居時。開城西一小庵。藏十八應真像四軸。為南羽真蹟。購得之以進。觀其筆力。果可謂瘦硬通神。又南羽畫中之上乘也。十八則

內府所藏明人畫扇。重裝面背。其一面新者。命臣工書。臣工亦以舊畫扇進。余進扇中有一柄。並未重裝。乃櫻竹細竹極密。而扇甚長。金箋面完好。如未開摺者。文待詔畫設色蘭花一枝。用筆極細。鮮明秀潤。如甫脫手。款字小楷工緻。非苟作者。十九則

宋刻絲畫有絕佳者。全不失筆意。余嘗得畫花一軸。以進。花光石色。點而愈鮮。位置之雅。定出名手。後見有明季人畫。而刻絲者。其原畫亦在。取以相較。樹石層次。筆意相同。而傅色鮮妍。刻絲反勝。近來吳中工

匠亦有能者。二十則
天祿琳瑯所藏宋版漢書。即歷趙文敏。王弁州所藏本也。前有文敏小像一葉。首戴黑圓帽。四周有邊。如今伶人所呼大帽。二十一則

紀庶品

龍井新茶。向以殺雨前為貴。今則於清明節前。采者入貢。為頭綱。頒賜時。人得少許。細僅如芒。淪之。微有香。而不能辨其味也。一則

上製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淪茶。有詩紀之。茶宴日。即賜此茶。茶碗亦摹御製詩於上。宴畢。諸臣懷之以歸。二則

宮醴以供筵宴者。味甘。以奉祭祀者。味冽。冽者。云以粟造。餽餘。拜賜。外間罕知其味。三則

桃產於香山者。味如肅寧所產。而實差小。甘香沁齒。經宿即壞。拜賜時。必飽食也。四則

綠葡萄。即回部所稱奇石蜜食。無核。必分根移植。大兵平定回部後。取以植於香山。結實甘脆。過馬乳。移至城。即不實。回部三果。皆荷頒賜。梨視永平所產之玻璃尤小。木瓜大如拇指。甚香。云可食也。五則

閩中荔枝。入貢。植本於桶。至京始熟。然一本僅存二三枚。上賜侍臣。得一為幸。其味遜在閩中。遠甚。余昔在閩。見荔枝。素心。蘭花。皆撫分年輪。辦如今。今年督臣進荔枝。則撫臣進蘭花。明歲互易之。署中羅列數百桶。至時擇其本大實繁者。數十以進。載閩中水隨之。日以溉。福州省城外二百里水路。為水口。荔枝過水口。必在結子後。如未結時。過則不結。未花時。過則并無花矣。過水口。即無荔枝樹。在閩。備管荔枝。昔所謂陳家紫者。晚而大。無甚佳。漳州有綠荷包。味為最勝。苞綠微紫。異於他種。舊謂所未載。過於仙遊之狀元紅。六則

哈密瓜。第一次所進。頒賜者最佳。然其瓜皆不取其熟者。道遠。熟則易敗。食瓜乾。始知此瓜之甘美矣。七則

江南太湖縣。歲儲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嘗藏地中者。綿延數山。趾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并以米進。上作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純黑。而不朽腐。猶有味。婺源戴秀才。冤家。嘗於園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隔症。無不效者。八則

葫蘆器。康熙間始為之。瓶盤杯碗之屬。無所不有。陽文花鳥。山水。題字。俱極清朗。不假人力。其法於葫蘆生後。造器模包其外。漸長。漸滿。遂成器形。然數千百中。僅成一二完好者。最難得。嘗見一方硯匣。工緻平盤。承蓋處。四面磨合。良工所製。獨遜其能。九則

余嘗進一舊竹筆筒。圍僅四寸許。扁而旁削如梭。非經造作。上刻小景。亦工雅。上題詩鐫於上方。十則

菊有自伊犁來者。開時最早。一日。至懋勤殿見之。因為賦詩。時八月初旬也。十一則

內府一白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字。鐘響。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

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紛衣繪。前置洋琴。啓銅人輪。則兩手起執槌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頃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槌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噪。其西洋工匠之巧如此。十二則

和闐玉自平定西域以來。益致不可勝計。其最大者。上命製玉盤。鏤以雲龍。較金時玉盤大又倍之。既成。新正聯句。即以爲題。并鐫詩於盤。十三則

痕都斯坦玉盤。其薄如紙。而製甚佳。規矩凹凸。通體毫髮不差。雕鏤之處。俱極工整。非中國匠人所能。玉色青者。多因質薄。亦增其瑩潔耳。十四則

近來江南所製雕漆器。竟與明宣德間所傳無少異。有碗。內鎔金爲胎。背荷頰賜。尤前所未見。十五則

懋勤殿向設一大鏡屏。歲值銅價涌貴。上命撤以付錢局鼓鑄。時始禁止珞珈作坊。內府珞珈器。亦有付錢局者。十六則

裴文遠尙書。嘗以西清古鑑銅器百餘件。肖其形式。并青綠款識。一切摹仿。付景德鎮造磁器。既成。擇十餘件以進。又摹御筆製磁炕屏。亦甚佳。云造炕屏最難。入窯百十纔得一二成者。蓋火所炎蒸。長則難平。又有雖平而微有損者。亦無用也。十七則

新正。江南進。挂屏。多橫幅。陳設諸器。嵌銅磁玉石片。肖其半面。器中染象牙爲枝。玉石爲花葉。或以玉石爲果實。染象牙爲小花炮。雜玩器之類。插細珠串爲旖旎於瓶。劇有巧思。上命刻御製春帖子於上方。十八則

嘗見象牙浮屠高數寸。圍寸餘。雕鏤工細。窗欄簾鐸。層層周密。內設佛像。面面端整。細處幾不可辨。以顯微鏡燭之。稱爲鬼工所作。十九則

寶笈所藏手卷。嘗啓匣見有小籙卷之者。細滑微黃。云是蝦蟇。能辟蛙。二十則

嘗見外所進白貂鼠皮。潔白潤澤可愛。云九白貢之一也。每識而藏之。二十一則

安息雀卵。一胡士克圖所進。徑約八九寸。有細點微黝。藏於乾清宮。余爲題匣籤記。余家向亦有之。竅其一端。以當花插。特未知其所自出耳。二十二則

朝鮮貢筆。飾管甚工。而穎麤不適用。墨。堅賦之。甚黑。紙以染色者摺爲手啓。并函封。式甚狹而長。上嘗以頰賜。其進煙筒。曰煙杯。二十三則



安南所進絹布皆極細。扇亦輕小。便於攜握。竹骨瑩淨。而之下方。紙有少花紋。甚雅。嘗以頰賜。二十四則

之於古寺中。久之言語舉動皆異。蓋形是而人非矣。其家求張天師禳之。天師曰。此鬼奪人舍。比他罪為大。乃焚炭火一盆。書符數日。用手從朱背上攫之。擲火中作聲。朱遂昏臥。醫治百日方痊。書此以為學者戒。張甲老訟師也。嘗為校官。以代人作詞訟。能官。仍歸而佐訟。其子庠生也。素賢而文。自遠方持雨蓋歸。行至水塘邊。見一孺子陷水中。水僅沒膝。孺子呼救。張之子憐其將沒也。植蓋水中。脫履入水。救孺子上。張之子轉陷於水。竟死淺水中。甘泉代書陶昭亭。見有佐人訟者。每述此事戒之。

舒城張姓者。富賈也。有妻。蓄一妾於別室。買死妾所臨終。謂妾曰。汝嫁則已。不嫁。吾有田五百畝。當遣筆給汝。妾泣涕自誓。不肯嫁。買度其心。如所許。載筆而卒。妾攜其所書詣大婦。訴其心志。與大婦共處。事之甚謹。大婦甚愛之。先是大婦有弟某甲。買託以家事。甲故無賴。手有資糧。費用不可止。其姊惡之。乃奪弟之柄。以與妾。甲銜之入骨。縣令周某。備備也。凡政事多聽其弟之謀。邑人不知有縣主。惟知有縣主之弟。其目之曰周三太爺。甲既憤不能平。謀諸周。乘姊不在。假姊名告妾之姦。周立差拘訊之。五木之慘。誣鍊其罪。發官媒賣。卑役醜妾之色。私賂媒媼。謀通之。妾堅拒不可。役大恚。謀之馬兵周某。周某者其兄為守備。邑人亦稱為周三太爺。素淫虐不法。役以妾之色動之。周心動。與乙謀。至夜往脅之。妾之弟賤丈夫也。遠歸。聞姊冤繫。詣媒媼探之。適聞周三太爺至。避諸壁中。聞壁外淫誣之語。不可耐久之寂然。出視之。姊已縊死。明日。媒媼以緝報縣令。適往省中。鄰邑令檢之。無傷。而目瞋視。七竅出血。三十人昇之。不能舉。妾弟泣呼曰。姊之冤憤。我悉知之。姊速入棺。弟當以身命鳴姊之冤。語訖。屍輕若蛻。署令者問何冤。妾弟曰。前後事小人皆不知。惟小人探姊時。聞周三太爺與卑役某至。急避之。其強姦致死之狀。實親聞之也。乃備述所聞。署令不知有馬兵之周三太爺也。以為令弟。曰。此事我不便受理。可并我告諸郡。冤可得而理矣。遂懇諸府。拘縣令弟周三太爺。問其強姦狀。五木之慘與周所以脅妾者等。後均伏罪。乾隆乙卯。與周已山同試於省。已山聞之。舒城人以語余。

崇明縣田父入縣報旱。令問曰。歲之棉花若干。曰三分。稻若干。曰三分。高粱若干。曰三分。令怒曰。此九分矣。有九分而為災者乎。命答之。田父曰。吾年過七十。不可答。令益怒。命答其子。田父大呼曰。吾子尤不可答。問何也。曰。吾子九十歲矣。令怒甚。詰其七十父。九子也。田父徐曰。吾三子。每子三十。共得九十也。令默然。此事亦乙卯在江甯開諸崇明人。此田父亦可謂滑稽矣。

常州水車用九人軸。咫尺之地。至用三道。農人踏車者不著履。足不著履。蘇州水車坐而踏之。或上無蓬。屋。自地樹杙作樞。置輞于上。以黃牛運之。呼之曰鬼車。

憶書二

安定書院一老卒。乾隆庚子。余初入肄業。卒尚在。每日灑掃庭院。年九十餘矣。自云梁文莊公未第時。居書院中。嘗如廁短牆外。有大首人向之笑。叱之不去。如廁畢。隨之。魁星樓下。後江秋史中榜眼。大首人亦出。

楊總廳廷壁言。韓生者善制馬。隸江甯督標。號之曰關王。有馬蹄醫人莫敢近。以授韓。韓視馬曰。是馬外強者也。左手束其鬣。馬嘶。旋轉於身四周。韓釋手。馬躍而起。隨勢飛上其背。適有馳馬者。偵於前。觀者驚。韓方啣烟筒口中。去債者十餘步。以手回撥其轡。若倒墜者。馬四蹄伏不動。復大吼鞭之。馬騰十丈。越債者而逸焉。自是江甯標馳馬者。咸推韓生為第一。

邵伯鎮城隍神最靈顯。某男子素不孝其母。一日偶疾。曰。城隍召我。乃趨至廟。匍匐自服罪。鄰媪隨之。亦跪曰。神令我掌之。遂批其頰數十。忽起行。至蕪荊。索梳盥食之。曰。神罰我也。此乾隆戊申年事。

乾隆庚戌四月間。儀徵大風。東門外船舵吹入城。縣署前擊殺一老人。其傳此人為訟師。適又以唆訟至縣前也。

辛亥正月十五日早晨。大雨。午後大雪。

鍊筆錄之術。相傳以前輩能文者一人為主。齋戒持符祝四十九日。其鬼即來附於腕下。甘泉朱生嘗為

康熙乙巳丁未間。閩中有牛產犢。腹下有白起二字。又江甯學雷燧大成殿不已。有巨膽者趨視之。則見

一鯽蛆長尺有咫。附先聖木主上。因撥諸地。遂為雷擊死。腹間有白起二字。余輯淮南英靈集於儀徵。張抑。高詔詩集中見此事。又云。黃靖南。應下張某。遼東人。能挺腕當車輪。時號為鐵臂張。又號為黑張。順治初。卒於儀邑。葬馮家營。

震澤張棟字鴻勳。戊辰十月。客揚州。作論畫詩一百首。名看雲吟草。江補僧以五十錢買得。雲應將軍碑。碑係黏貼書本上。補僧移碑他處。露出此本。

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清勤嚴肅。為一時名臣。嘗怒一令。將從之法。令私於公之左右成奸而謀之。其人曰。公不可干以私。然生平酷好理學。能於半月盡刻某某書。事乃克濟。令唯諾。羅致梓人。不半月書成。已而中丞果召而讓之。歷指某事之謬誤。令對以不知。公益怒。令免冠叩頭曰。數月來。以刻書親自謹校。某某事偶未之察也。公問刻何書。令曰。刻某某書。晝夜難校耳。公曰。成乎。曰。成矣。令乃以所刻呈之。公意大悅。竟解釋其罪。李冠三說。

程中之言。某官出其妾。值父沒。妾入奔喪。拜泣不起。官以既出不可復留。告於江都縣懸公。懸坐堂上。訊之。官執父命不可違。懸訊妾。令改嫁。妾泣不肖。正色曰。妾之事夫。猶公之事君也。公不能事二君。令妾嫁兩夫乎。懸色動曰。爾既為某家人。何以著顏色服妾曰。此服老主母賞我。雖出未嘗一日舍之。老主人之喪。久持之矣。乃解其外衣。盡露衰麻之服。適官之子至。妾所生也。見母相抱泣。哀不忍聞。直斷之曰。婦性雖烈。守志足嘉。父命難違。子恩難斷。飭官迎之歸。懸名滿洲人。陸南聖廟。卒於官。

張某為廣東巡撫。有番禺令按事於鄉。鄉民聚眾逐之。勢甚急。一老人叱退眾民。禮待令而送之歸。令訪其姓名。則一鄉所稱張善人也。令深感之。言於撫軍。撫軍深思良久。謂令曰。爾為之欺。爾思民不畏令而畏張善人者。其故何也。遂擒善人。一家以叛論。置於法。決之明日。撫軍方坐堂上。忽大呼門外有冠帶者五人至矣。衆人不見。已而曰升階矣。已而曰至前矣。兩手亂舞。大呼莫擊我。少頃。死於公座上。以暴疾聞。實為鬼殺也。高郵沈苑村言聞之王石隴先生。

齋瑞符言一馬快獲賊。銅之月餘。賊鼠病。身如枯木。語言如蒼蠅聲。馬快憐其將死。釋去。九日後。復以盜被擒。則已肥白強壯。問以何術。賊言用豬大腸熬汁置甕內。坐入其中。露首於外。復以大腸煨如膏食之。汁冷則換。所費豬大腸數十。凡五日則肥壯如是矣。嘉慶丁卯七月。揚州郡城內墀子上。雷擊死一人。先是此人在錢店舖工。於樓上竊銀一封。置牆隙中。外塗以泥。久之。主人稍銀。知所失。徧問在店之人。各無以白。僉曰。請發誓。如竊銀。天雷擊之。衆誓畢。主人亦誓曰。若我以銀自用。而冤諸人。則請以子為報。主人止一子。才三歲也。其人暗以鐵置兒臍中。兒痛哭徹日夜。醫者不能識病之所在。用藥均莫效。且視其死矣。忽其人挑錢行門外。若癡狂狀。呼之稍應。置錢店中。奔樓上。久之不下。聞雷聲自地起。股股不甚震。其上樓。其人已擊死。跪而不仆。以手指牆不下。主人循其指以視牆。則牆有泥迹。啓其泥。銀固在也。示乃知銀為是人竊矣。因曰。縱竊銀罪不至死。臆兒之病。必由此人。徧於兒身求之。乃於臍見鐵迹。以語醫。醫曰。是有治法。用磁石引之。鐵隨石出。兒得不死。鐵長寸許。置臍中不死。非有鬼神。奚能若是。是日楊石

室在城。親見此異。次日歸以語余。

余丁卯三月大病後。不能行走者百餘日。六月間。屏輿入城。在北門外街市偶步行。見一少年按一老嫗於地。拳毆之。衆人環繞視。嫗呼救。衆畏少年力。莫敢勸也。余問嫗何人。衆曰。其母也。頓忘病軀。奮前以手擗其頰。應手而踣。躍起。又踣之。衆乃救嫗去。余連擗少年十數。少年不敢動。至今不知少年何人。少年亦不知余何人也。既往。余頰弱如故。不知先此力從何來。其鬼神惡不孝。余平日力不能如是也。

黃榮木之父黃天保。患噎病。百治不效。偶見食落花生者。取食之。竟不噎。於是悉食之。或食食當飯。凡飲食內以落花生入之。食即安適。凡半載。病遂愈。榮木借名甲。與弟庚。同為學中。弟子員。有文名。性情和藹。人樂與親。乃庚以自縊死。甲痛弟。改名榮木。然未幾亦自縊死。同人惜之。二黃與余善。其以縊死。不解何謂。

林枝善字盈升。江都人。居家孝友。與人交以信。里黨中有無力婚嫁喪葬者。恒首倡義以成全之。境愈貧。行之愈力。少習舉子業。不售。遂專精堪輿之學。嘗卜地葬其親。曰。吾依宰相。豈尚有貧賤子孫。其地鄰戴氏祖墳。越五十年而運士先生果相。其術之驗如此。與進士李道南友善。李斯句云。我愛林公有古人風。無諾不信。無行不忠。我與之友。行合趣同。同在陋巷。一畝之宮。望衡對宇。其樂融融。既不榮通。亦不醜窮。靈無半文。濟物必空。他人有憂。其心忡忡。仁而不佞。德類仲弓。但以技名。是不知翁。

庚午正月十七日午刻。大風從西來。飄去民間草屋甚多。雨黑豆如槐子狀。內綠色。大儀一帶最多。吳縣石遠梅名鈞。善吟詩。曾刻詩集。亦個儻人也。以販珠為業。每至揚州。未三十里。逆者如州縣之接督。撫。爭致於家。極珍味美饌。以享之。優伶歌舞以娛之。名人詩酒以繫之。遠梅攜一琴師。一畫工。蕭然寂處。日以吟詩寫字為事。而贖買日候其門。遠梅出一小匣。錦囊緝。裏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爭買之。惟恐不可得。余嘗以問遠梅。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則心竅靈明。過目即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其胸中了然不忘。雖百手登記。不能如是也。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探珠之人。不憚風濤。雖死不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也。遠梅有一珠塔。高尺許。以珠結成。其頂上天生一珠。成葫蘆形。誠異寶也。適和敗。無有買此者矣。今不知所在。

徽人吳鴻清。薄遊廣陵。所謀不合。素知星命之術。戊午春。為黃春谷推算曰。子命正行魁。度今秋必得解元。始以其泛語耳。至九月將放榜。鴻清促黃打點報錄賞錢。以必解元也。或以為戲。曰。必然。且必非第二人。若第二人。則不中矣。明日榜發。春谷果第一。於是邑人大驚異。鴻清緣是得資累千金。然後推人命。皆不驗。他術士推春谷是年亦無以必其即成解元。不知鴻清果何所據而云然。或曰。鴻清生命當於是年得千金資。故不肯鬼神來告耳。抑其術真有神奇歟。

徐閩齋以殺教匪六人得功。陞新州知州。交代赴任。途中宿客寓。寓屋三間。廚而上。最後者屋在山上。廚屋在山下。時徐兩日病。需人掖而後行。是夕令從者五人皆宿。云將發書與某戚。獨乘燭坐。明日從者與

不見主人。竟至山下廚屋。則已絕死。時夏月。僅衣小單衫。袴間有便袋。內貯有所教教匪六人之名。則昨夕新書也。有知者云。六人中一強工。乃隨徐在軍營者。實非賊也。此李稔卿說。然則當何至殺無辜以說賊一州官。稔卿得之傳聞。恐未必然。夫孤身與諸僕同行。烏知非諸僕所為。而誣以鬼物之說也。是不可知。聞齊豪士。或亦脫略失防。至成不白之死歟。吾以為孤身親奴僕者戒。

憶書三

顧超宗嘗詠白丁香花詩云。清到梅花知尙未。香於檀子恰相丁。越二十餘年矣。庚午三月。偶見此花。不禁泫然。

李濱石歿於京邸。己巳冬。夢濱石向余曰。人謂我死。我實未死也。服吟二句曰。同是歸來情太惡。桐棺三寸逐風行。

庚午三月。里人相驚有狼。草木深雜。或駭集多人。喧而就之。實無有也。先傳狼在方家巷。方家巷又傳狼在廟嶺。而兩地皆無之。或曰。此宜防盜。必有盜六畜賊。先播此語。使孤村客戶。夜不敢出。且失去六畜。可委之於狼也。此說頗切事情。亦造微之論也。錄而記之。

楊石堂住屋東南隅。被雷火所焚。有老媪臥其側。聞聲以被蒙首不敢視。少時見火氣。乃知一柱燬碎。尙有烟燄。以水澆之。即息。柱側有三鼠。疑是時灌園王。夏家草屋土垣上。亦破一穴。大如孟。垣內紙焚去。他物無傷損。

戊申鄉試。八月十二日進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守許。曰。年愚弟章世純。是時余年二十六。說於進取。或曰。刺字稱年。今科必獲中式矣。榜發被黜。越十有四年辛酉科。始獲鄉舉。余年已三十九。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夢之奇驗。無過於此。然柳州終不成進士。以縣令終。余化進之心。亦從此澹矣。

阮中丞撫浙時。有一術士說人生平事無不中。人稱其神。自滬甯道府以下。俱延之。乃為余推算終日。不能置一辭。拱手曰。君生命奇奧。前生非仙即魔。非吾術所能盡也。此庚申年事。乃推歸安邵君葆初。稱其清貴而不水年。數年後邵舉浙江省第二名。明年會試。病歿於淮上。

庚午四月初七日。夜雷雹並至。三里巷以南最盛。槐子橋雹大如雞子。傷麥。傷新秧。一朱姓者早起。見其田中禾麥盡損。憤而自縊。其村後一家亦有因雹自殺者。朱姓小名穩子。住下家嘴。

升秀班伶人在一村演戲。夜歇廟中。有大盜掠村外一富戶。村人莫敢救。諸伶聞知。湧出與盜鬪。盜潰逸去。已而有招諸伶演戲者。諸伶往。其地在水中。達必以舟。殊僻。則向之羣盜。合班數十人俱遇害。惟一且名智官者。赴水逃出。此乾隆三十四年事。明年智官在湖中親語人。余時八歲。側聞之。今相隔四十許年。偶觀劇。村吏述此事。與余向所聞合。

丁巳館于湯莊。離外池。中洋蓮花。其瓣萬千相抱。力不能自舒。每晨起。課僮代舒之。因誦王右丞西子詩。所云。要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目之為西子蓮。越十三年矣。階下鳳仙。頂上作苞。往往不能自放。致於萎。蓋棄棄擯。力不能自舒也。

松陵集有背蓬詩。以為漁具。余湖中有之。乃不用於漁。而用於農。余向亦有詩。

庚午七月十二日。雷震楊樹。斃一家三婦。其長婦利口。善習其翁姑。雷自口出。舌唇齒頰盡焚。又聞是日邵伯鎮郭姓浴室。雷震其後牆。有麻雀數百。或死者或活者。

廟頭查氏。廟前一老柏。百餘年物也。屋已圯。而柏存。柏上一孔。內有鳩巢。買姓小兒。梯上探鳩卵。手入不能出。強拔之。如刀刺。痛徹心肺。視之。其孔實大倍於腕。無阻礙。於是同行衆童子。跪乞之不可。鄰里觀成焚香乞之不可。最後其父踰牆來。滿伏泥首。默禱。兒手忽脫出。無他苦。其父曰。數日前吾將買此樹作浴室梁。實未語人。樹神有知。苦吾兒以示我也。謝不敢買。兒手乃得出耳。乘乃知此樹之有神也。嘉慶辛未年事。

楚人張無波者。德安人。辛未客揚州。自稱向年教匪橫發時。伊曾為鄉勇守城。因說軼事數件。頗資笑談。一鄉人為教匪所得。時已四月。匪尙披裝。因以裝與鄉人易夾衣而釋之。鄉人以夾衣易狐裘。大得利歸。而誇耀於人。其鄰人羨之。明日亦取夾衣數襲往獻。匪聚山上。寨門閉。叩之稱獻衣者。匪大怒。執而殺之。一教匪乘大白驢。負一囊。囊中有金。入一村。村人皆遁。止一人在。被執令煮茶。村人以茶獻。且延入坐。匪人屋飲茶。村人曰。驢亦渴矣。宜飲以水。奉於前溪中飲之可乎。匪領之。村人牽至村口溪邊。忽躍身上。鞭之。急驅去。匪追之。溪路盤紆。匪不能及。驢及囊金皆失。有二匪驅一人。有一人臥於地。見匪至。以石子向匪面擲之。中口鼻。流血。大駭。退去。一匪得一婦人將姦之。婦仰臥。以小刀貫其腹而死。一匪入一村。家令具酒飯。村人以酒獻。置毒酒中。少頃匪死。一村塾學究聞匪至。端坐以待。匪執問何如。學究曰。讀書教學者也。匪曰。爾讀書教學。寒士也。不殺汝。學究正色以大義責之。匪怒以矛搗。一日夜乃死。嗚呼。此學究者可謂枉死矣。

史大郎者郡城鄉間人年十三遇道人授以古文能識矣乃授以書書上皆古篆也大郎乃於室前用几案木板架一竈又收零星鐵於鐵工處造二器每重十八斤如椎而有四銳牙牙上貫以環名曰鑿羅槩每夜登臺上習此器三月初一日夜半道士至切責曰吾戒汝勿向人言何洩我語今不能傳汝道當俟六月初一日也遂去時大郎母適聞之明日宜告諸族人族人搜得鐵器毀之尋其書不可得鋼大郎時時防閑之陳兆山館其地去史不遠述以語余言邵伯有所書篆文多作圓圈如蝶文此壬申年事癸酉二月初旬嘗語阮芸齋謂帥於秦太史座上或曰此篆文乃回回書

邵伯鄉間有卞孝子者貧居母子相依母歿已葬矣每夕必往臥墓所適大雪以身伏冢上邵伯巡司弓手巡夜認爲盜擒之巡司訊問不答答之亦不答此辛未冬十二月事也壬申春有請仙者仙稱卞孝子云云乃踪跡得之值三月二十八日賽東嶽神會乃以轎迎孝子鼓吹導之隨神後徧遊於市鎮中紳士追隨轎後事雖近於戲而足爲鄉里風焉

學師李公寶山人乾隆壬寅來任府學教授至嘉慶辛未陞國子監博士去學中人作一扁送之曰以道得民壬申八月昇至學署其時教授易公送致試在泰州易公之婿不許懸於堂因改上於明倫堂東間後簷梁上明代進士題名扁之下牆上有明代舊石碑昇者借碑置梯碑忽中斷梯上之人與扁並蹶上一人顛破下二人足折外甥裔向之親見之學書錢敏曰歲許不敢有人再來上若有鬼焉

癸酉正月宿相敬邵伯鎮人云徐侍御寅亮之兄行四於嘉慶十六年講筵仙島浦與人開水蓋淮水每年漲溢邵城適當其衝也仙判云七月欠一水過屋脊桂子飄香謹防地突於是徐氏大懼兄弟分析半移居於浙之嘉興半移居大橋邵城大宅封鎖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其屋被焚救火者用水敲擊之水高於屋說者謂七月欠一水過屋脊至此驗矣八月十四日其子姪赴院試有入學者或以爲第三句之驗是冬侍御歿於浙說者曰此地突之驗也地者弟也壬申冬余在城聞蘇州客載銀於車至南門外車上銀失去一千三百兩鳴於江都縣潘公潘道剛手胡愷於馬王廟卜之渡江到江甯投一捕人安姓者安年三十許問其來胡告之故安禮胡甚恭稱之曰五叔胡愕不敢當安曰吾父嘗稱揚州胡五叔爲人有俠氣久欲識叔今幸至勿訝也蓋胡素輕財好結納凡他處捕至揚必厚贈豐以酒食安之父蓋嘗受其厚遺胡實不憶也乃殺雞庖牛置酒款胡曰姑飲叔之事吾爲踪跡之少選壯士四五輩至立安前問何事安以目熟視留二人耳語良久去乃與胡歡飲胡不測且飲且疑飲未已二人跟蹤至又耳語良久退去安謂胡曰叔之事已有踪跡矣叔急歸換大批來揚州南門有柳犯某某乎胡曰有之曰歸問此人當得其姓名更來捕也胡如言問柳犯曰果有之是日伊四人得手後曾以數百錢與我因告以姓名建平人也胡復渡江語安安曰非小盜當慎致之以數人翼胡去得其三一人在蘇州矣胡素善拳擊聞其黨衆胡使安之人立門外大聲呼曰如止三五十人不煩諸公也獨身入黨竟不敢動擒致建平縣訊之曰定日得銀過甘泉縣捕人楊又宋四者分以五百金餘八百金四人分之今僅存一百矣胡以三人歸並致楊宋二捕人付之獄

余幼年作詠史事詩多不記止記竹醉一首冤表王皇后香魂縹緲銷劍飛前當難葬地已爲陶慘固同人歎心惟願作貓君王春夢裏應帶醉來朝

門入金嘉芬之妹於癸亥二月胸間有氣上撞寒熱不食余令服當歸巴戟天有微汗漸能食而胸中時時痛忽喉一物如蜈蚣能行而兩目未開

郁李一種單瓣白色與李花絕似此郁李所以名也開傍石邊清韻絕倫

癸酉秋集市後圃人種瓜一番瓜藤扁闊六七寸長丈許近根處生鬚鬚上生二小瓜如眼其形蟠曲如龍遂相傳爲番瓜龍日來看者多人圃人大懼急斬去之遠處相傳或附會其說非也書其實於此此七月初間事

從曾祖衛水公宅在市中公生四子叔出嗣已絕李居右屋已久售他姓惟伯仲兩房尚居舊宅伯之曾孫藍田居左仲之曾孫伊蒲春元居右後有樓亦久拆毀惟存一堂屋一廳屋一門樓伊蒲春元共曾祖兄弟也春元居廳屋伊蒲居堂屋春元貧甚將售屋而伊蒲僅溫飽力不能買唯藍田力可得而不敢余壬申春力任其事爲之說合賣與藍田蓋自門樓以後乃衛水公之正宅也其廳屋有公之封語匣及諸扁額一旦售之他姓非所宜此德惠藍田之本意也乃小人播弄曲折甚多余實不避勞力爲春元籌畫安居得貿易於市又爲依蒲典質族人德致之屋春元既可餬口並德致之屋亦仍舊族居之書其大略以明此舉之用意如此

孫矮姚氏奴也嘗來湖中爲姚氏收稻租姚爲曹縣令嘉慶十八年八月賊匪殺之及其家口數十人孫矮已竄出念牀頭有金不忍舍復入取之亦見殺

甲戌正月晦日登閣公墓公名士選明高歷庚辰進士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一老農云墓前小田十年前有兩牧兒挑柴拾得銀二錠又一牧兒與爭遂棄於塘水中其父兄知之澗塘求之不得明年浚塘深二三尺仍不得衆以爲閻公之靈

奇德紅言。凡花五月前開者。皆可烘令冬開。五月五日後之花。則不可烘。烘之即枯。蓋五月一陰生。陰生之物。發以陰氣。烘之以陽助陽。不可以陽助陰也。烘之法。掘一地窖。置花於內。四周中置一鏡。以水。用炭火徐徐煮之。甬上覆以土。不瀉一隙。水氣升滿。窖中暖而兼潤。樹即生葉生蕊。漸移近日。即開。如牡丹芍藥桃杏石榴之類。皆可於十二月烘之。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水火相交而後華也。佛手香櫞之類。冬月甬之。用陶器為外。以木作桶。貯陶器中。周以炭屑。裏以紙。可至夏月不壞。菊之初蕊者。用蠶翼裹之。至正月去其蠶翼。菊即有花。

楊竹庵都尉言。其先人嘗在口外見一馬行水上。四蹄踏水面如有載之者。又一馬蹶醫甚。軍校殺之。其腹皮內生鱗甲。皆龍馬也。

庭開州世說六卷。秦州宮紫懸太史撰。言十年前後。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為遊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途有偽為。求售者甚或錢背錢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向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乾隆戊戌己亥間。擇康熙錢。幕有漢字者十枚。為同。福。富。東。江。漳。廣。廣。浙。十字。每十錢可換千錢。

浙江某縣。有母子者。家甚貧。子夜出曉歸。則母之頭失去數日。後得之。則門離所居百餘里。報官理之。不可得其故。以為盜。則是蠟六十餘。且多病老醜而厄。斷無竊理。以為盜。則窮無長物。亦夫失一物。況盜不必盜其頭也。以為仇殺。則無仇。村人憫其貧。多周之。母子方感惠不暇。何仇為。於是遷延歲餘。有里正出首。始得其事。蓋兇手某甲者。素有仇家。思有以害之。知是蠟夜獨宿。居在路側。又老病易殺。乃自離入斷其頭。行數十里。將置於所仇者之門。適仇家有病人。門夜啓。燈火往來不息。甲不能遂所欲。又思離此數里有里正者。亦其仇也。乃置頭於里正之門。里正之子晨起見之。驚告其父。父曰。此必仇我者。彰之則墮其計。姑置之。三日後陰送於。此頭之所以在。謂門也。歲許某甲者。忽持一帖詣里正。恐嚇之云。適在。謂門得此帖。言向來人頭。乃爾所置。吾與爾厚。特潛送爾。當報我。里正解以重謝。得其帖。明日持以自首。是事之情。乃畢見。此嘉慶庚申年事。余在浙撫署。親見其事。帖即甲所書。文義信感。多不可句。細審其文。大抵多別字。似歌詩云。此帖今存案卷中。天下事多有無情無理。出人意者。如此是也。記之以告法家者流。

張竹軒名葆光。滁州詩人也。嘗客揚州。館牛太守家。見人有鼻烟瓶。亦購得之。以高糶酒貯入。時時嘔之。將試於省。苦省中錢價不一。恐受其欺。在滁置錢二十千。買二驢負錢。至省。僱一僕人。每日放驢城外。飯食餽。乃自為之。而每夜伺驢以殺。時省中錢價實賤於滁。計買驢養驢之費甚多。方大悔。其性趨風。味類如是。有二人各賞以詩。竹軒閱畢。指甲曰。此知指乙曰。此長。其實甲優而乙劣也。問其何以知。何以長。乃曰。甲之短。譬如黃馬褂。乙之長。譬如黃外褂。上有皇恩。欽賜四字。其談諧之妙。令人解頰。

嘉慶十年。大水。民饑。商人於下河諸邑。設廠賑粥。泰州廠在光孝寺前。初開廠時。有孺子牽其母衣。泣涕而出。既出。母問其故。孺子曰。適入門。見兩巨人。麻冠麻衣。面目兇惡。曾不食粥。以避之也。母方詰其妄。忽

憶書四

全椒金進士兆燕。嘗於市得一印。文曰樓亭。因以為號。莫不稱樓亭先生矣。乘鐸揚州。乃構一亭於學署之右。即扁曰樓亭。作樓亭詩云。廣文官舍如蓬科。數椽新構安樂窩。繞屋花樹交枝柯。小亭容膝堪婆娑。妻孥婢僕紛譏訶。何異琢玉為飛鵲。傳舍寢食年豈多。徒為後人作巢窠。遷官他日奈此何。安能車載兼馬馱。先生但喜居有那。此語勿聽姑言他。好友一室同吟哦。軒窗晴日烘籬波。斗酒且喜衰顏配。安問頰禿與歌。

江甯蔡芷衫。名元春。老詩人也。其形如鶴。動必合禮。儀徵施小鏡先生。少與為詩交。施貴。遂不一見。施聞其遊於儀。步行訪至其寓。歡論三月。而蔡終不至其門也。或以札託其便寄。江甯余秋農。屬其至秋農家。而致之。蔡歸。適遇秋農。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送至君家也。明日。蔡詣秋農家。適秋農他出。見其子。又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面致秋農也。履轉數月而後達。又有遠客至。叩門。蔡將屏見之。驚訝失聲。復閉門不容。客人良久。開門出。已盛服矣。蓋先此未衣冠。恐發遠客也。戊午。余在江甯。會於快園。傳其事者甚以為拘。然古道日凋。得此一老。亦可以諷矣。

嘉慶九年三月末。霜黑色。著白衣有斑。蝗子盡化為蚊。習人。五月間。泗水者言。水面微溫。五寸之下。寒激於骨。未幾水至。

門內數百人。一齊傾跌。死者九十四人。

乾隆初年。堰橋鄉一人。被殺。甘泉令賀公。廉吏也。私訪於人。其人曰。江江一蒲。揚州土語。呼種確為江。江又讀江若。誤聽以為。遂家一蒲。被殺者之鄰。適姓姜。素無賴。乃銀鍊成獄。竟抵命。至今里人冤之。特記於此。以見私訪之不可恃。而各地風俗。尤長吏所當察也。

周金聲患頭痛。醫治不愈。李翁面垣。診之曰。脈有鬼氣。非尋常頭痛可比。他醫味之。以為翁之怪也。越半年。目中見鬼。始而見形。既而能言。則張姓者。云前世為周之僕。為周所殺。周乃大奇。李翁之診。復請治之。李曰。痛可以藥去。鬼不可以藥去。雖然。古人有治鬼之方。請求其理。以試之。鬼之所託。必在陰囊。惟肝能置之。故痛見於頭。而狀形於目。余思鬼畏風。試以風藥驅之。乃剪防風。荆芥。薄荷。羌活。白芷。川芎。益本。細辛。而重用升。松作末。藥。使周朝夕服。初不其效。久之。鬼漸漸縮。謂周曰。姑過十年。更來。鬼形頓寂。周疾亦愈。周神李翁之技。遂學醫於李。余撰李翁醫記。符載此事。時乙丑夏月。周方以醫職於時。是年秋七月。李翁歿。至明年丙寅。去周病愈。正值十年。鬼復至。騷擾萬狀。周竟死矣。方周之既愈也。每病。李翁治之。皆以通利之劑。令時服百勞丸。九中有大黃。盛蟲等。皆破血之品。翁戒之曰。鬼非血不凝。血破則鬼無以宅。異日慎勿以陰虛用補血之藥也。翁既歿。周昏昏。忘翁之言。用他醫藥。服地黃。而鬼至。翁之治鬼。可謂神矣。然鬼期以十年復來。蓋預知翁之死。而驅治者無人也。鬼亦靈矣哉。或言金聲有兄。嗣其伯父為子。伯父久歿。嗣母不相能。有養媳未成禮。而是子私之有身。他醫以為難。獨李翁決其為男胎。母大驚。以為有他私。是子跪自承。明其為己所私也。母不聽。已而生男。殺之。是子乃憤絕死。金聲實有力焉。鬼即其兄也。諒稱張姓耳。李翁精於脈。辨胎之有無。男女。不少爽。自悔以診殺二命。此技遠不肯傳於人。是嗣母者。鄰里不齒之。今飢寒為乞丐云。

北湖江起堂之兄子嘉慶十四年八月。病痢月餘。一日氣絕。家人備棺矣。未即殮。一晝夜忽甦。呼起堂曰。兒不死矣。見白面王。細語姓氏里居。曰。誤也。責役三板。釋回其家云。胸尚溫。喉有微息。實不盡死也。三十年前。有水夫徐大六者。死三日。胸已不溫。家貧無棺。忽起。又二十餘年。乃死。古人死不即殮。升屋而呼。原有深意。慎終者宜知之也。

郡城小東門外多子街。家染坊對門。開茶舖者。三鼓時。忽聽門外瑟瑟有聲。開之。則數人領一染工。率之行。後一人以楮抵其腰。向大街東去。故識其人。付曰。此人素謹。無過。何罹此。出視染房之門。則緊閉焉。明日。趨問此染工。適不在店。已疑之。久之。始悉其事。是夜染染工皆睡。聞呻吟聲。乘起視。則此染工自投湯鑊中。下半已糜爛。人無知者。不知其何咎也。

吳西齡。杭之老儒也。李鶴峯先生。性學兩浙。時慕其人。嘗步行訪之。所著說文理。復原卷數。前有前編。後有後編。丙辰。金在杭州。見其寫本。

丙辰。在浙。見沈石山對翁。係以詩云。野翁未見見新莊。石子回階引石梁。高樹隔牆鄰寺近。亂雲拖雨曉山長。自春載酒應無度。每日留詩定幾章。絕與朝川標致似。我為妻道亦何妨。跋云。向歲雨中過野

翁莊。北野固不在。余得遺。成題以歸。茲為補遺錄前首。用擬前云。浙東楊子器次韻云。第二泉順一草堂。鄉人稱是野翁莊。雖有殊功各。庶免無緣夢寐長。荷篠行看雲影散。俯仰歸去月黃昏。杏花春雨滿林好。藥品風吹綺綺香。小榻如龜蓋。薄茅野翁投作寄身身。家常有酒依方。村僻無書借本鈔。主難脈。潭潭。忘機。鳴鳥。深。深。白雲滿地山周。俗客柴門未許。李應飲野翁泉。是日秋亭。蕭蕭。君與俱。因用龜。龜。太史。韻一首云。山。新。汲。野翁泉。掬石澄來信手煎。詩。侶。一。時。肯。出。右。茶。仙。六。事。更。無。前。乘。風。北。野。先。歸。去。抱。被。西。巖。暫。借。眠。奈。得。相。如。病。消。渴。暮。年。水。遞。賴。君。全。行。卷。陳。賓。詩。云。放。舟。赴。飲。野。翁。莊。喜。有。諸。公。共。舉。觴。淑。芬。尚。如。前。日。好。老。懷。不。似。少。年。狂。來。衝。小。雨。穿。山。徑。歸。戴。斜。陽。出。寺。塘。一。日。陰。晴。猶。未。定。世。途。何。必。計。興。亡。昭。許。歸。田。恩。暮。年。野。翁。莊。上。任。留。連。尊。前。常。儘。平。時。量。心。遠。多。因。此。地。偏。天。上。風。雲。會。際。會。山。中。猿。鶴。且。隨。緣。流。行。山。坎。非。由。命。自。有。吾。儒。舊。簡。編。跋。云。丙。辰。夏。四。月。望。前。一。日。野。翁。莊。近。復。用。符。翁。先生之高韻。不避補綴。良可笑也。怪底野翁詩似唐。十年高臥慧山堂。巖邊積雪當墮戶。樹裏鳴泉繞石廊。巖巖每邀方伯過。江湖應笑使君忙。朝來避暑開相訪。坐到東林缺月光。懷玉山人姚文瀾稿。北野老更宜城石經詩云。山莊初至剩歡然。稅駕堂臨翠嶺鮮。萬壑松聲送翠筑。一泓泉影澗雲煙。旋栽梧竹傍精廬。巧斲塔碑取石圓。疑向清幽人更美。午橋何必慕前賢。曲曲回廊繞。調亭。品。泉。嘗。茗。我。非。能。傳。來。就。榻。時。一。臥。喜。梅。擲。筇。山。戴。笠。午。橋。款。扉。俄。得。伴。夜。談。折。簡。故。招。僧。欲。酬。吟。句。難。寫。更。向。松。陰。倚。翠。藤。跋。云。戊。午。十。一。月。八。日。訪。北。野。先。生。於。山。莊。杯。酒。盤。桓。遂。蒙。留。宿。匡。牀。石。枕。夜。不。能。寐。爰。賦。偈。句。以。寫。妙。境。薛。憲。章。詩。云。高。懷。壯。歲。已。歇。唐。錫。鏡。付。開。北。野。堂。仕。不。出。門。還。非。邑。隱。仍。野。翁。莊。三。大。字。後。則。錢。鐘。石。侍。郎。跋。云。野。翁。周。姓。名。佩。字。鳴。玉。號。北。野。南。直。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授。水。部。主。事。遷。郎。中。值。內。監。李。廣。用。事。拂。衣。歸。築。莊。錫。鏡。賦。自。娛。沈。啓。南。寫。此。圖。並。係。以。詩。祝。枝。山。為。題。其。額。而。野。翁。莊。之。名。噴。噴。詞。壇。矣。卷。後。諸。詠。皆。南。實。倡。之。而。和。者。多。知。名。士。按。陳。賓。字。朝。用。無。錫。人。天。順。甲。申。進。士。以。潘。伯。致。仕。李。應。福。清。人。成。化。辛。丑。進。士。姚。文。瀾。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任。湖。廣。提。學。風。節。凜。然。嘗。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而。已。楊。子。器。字。名。甫。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仕。終。河。南。右。藩。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屈。草。菅。與。楊。君。謙。集。都。元。敬。齋。名。甫。立。成。數。律。君。謙。曰。子。才。堪。使。外。國。驚。倒。番。人。名。甫。曰。我。詩。不。行。於。中。國。僅。可。驚。番。人。乎。史。經。宜。城。人。薛。憲。章。字。堯。卿。江。陰。諸。生。博。學。工。詩。元。敬。序。其。集。謂。可。繼。王。原。吉。張。希。尹。後。塵。子。甲。嘉。靖。己。丑。進。士。並。一。時。名。筆。惟。龜。龜。詩。不。知。何。時。佚。去。感。慨。係。之。矣。計。此。流。傳。幾。三。百。年。曾。無。表。彰。之。者。今。詳。訂。始。末。俾。後。之。覽。者。瞭。如。指。掌。云。乾。隆。己。酉。嘉。平。鐘。石。老人錢誠。時年八十有二。

吳縣周增。號采巖。工畫白描人物。乾隆庚戌。自京師歸。遂家於揚州。嘗為阮大中丞作校書圖。卷子。為余作魚公像。與焦孝然像。程竹。廣。太。史。為。余。書。跋。於。上。又。作。諸。葛。武。侯。出。師。像。林。廣。泉。小。橋。出。師。表。又。作

仲長子像。曲阜桂未谷八分書仲長子像四字。皆傳作也。其自描人物。皆出以心思。自先起草改定。然後揮筆於幅上描之。不似他人必假舊稿為藍本也。其論畫云。凡人或坐或臥。或行或立。須如生人得自然之態。手足衣服。稍有微作。便是優人身段。土木形骸矣。辛亥壬子癸丑。相處最密。乙卯同遊於越。竹妻妾生一子。今復歸吳中矣。阮中丞貢上墨模。采巖所畫。

有牌示。五月初一日試童子。循時方補廩。生例於前一日在明倫堂公押保結。而二十八日則書院課期。二十七日先子命人城課文。且應公押。曰。可初二日歸也。督家人治角黍為午節用。然神氣殊倦。語言聲不揚。循二十七日遂入城。明日在書院作文。更許家中僮工張眇來曰。今早公道橋黃醬來視。稱不治。聞之魂喪。急行不及。火策驅。驅不行。乃步歸。三鼓半。先子已氣絕。臨絕呼大兒不已。蓋余入城。有張醫進以丸藥。即神昏。旋延黃。已不可為。仲弟以治棺往。仙女廟買木。故終時惟三弟在側。三弟始十二齡耳。先母哭謂循曰。汝父待汝歸。有要語付汝。展問曰。不可待矣。究不知所付何如語也。言至此。痛心不可為人。計雖先子僅一日半耳。一保結。一課文。有何大緊要。而必入城。致此終天之恨。時欲自殺。俄三日。婦翁阮公庶幾來曰。爾父有語欲付汝。是可思而得也。爾惟於事之宜盡者。皆盡之。即父所欲語也。爾死。何以體父之所欲付。今已距三十年。生平第一大咎。夢寐中所不能安也。嘉慶壬戌。自京師歸。阮中丞又有書相約。買舟行矣。吾母忽泣下。以鮮鱸魚養水中。付之曰。爾帶於舟中。烹而食也。時竟行。十月心時動。適母有信來云。得曾孫。遂辭歸。從此不復出。乙丑會試不赴。而吾母竟終於是年。洪賓華晚詩云。忍教千里絕溫裾。此知我者。而余實心痛於先君之終。不獲侍側。尙不致再抱此痛耳。

憶書五

南史循吏傳。邱師施臨安還。惟有二十簡簿書。並是倉庫券帖。余乙卯丙辰佐學幕於浙。歸攜廢卷紙兩摺。至揚關守關者以為絲物。當投稅。啓驗之。色沮。

總廳朱公元龍。家住郡城內游府轅門前。有妖擾之。既守汎北湖。避家口來避之。已而妖亦至。其子十一二齡耳。妖獨擾之。為甚。是月割肉。刀忽舞空中。有聲曰。十五日以飛刀來殺汝。舉宅大恐。朱乃與其子避之時。甘泉山下坎頭巷。有胡姓者。亦有妖擾之。焚其屋至盡。俱甲戌年事。

余生平最忌夢蛇。癸卯甲辰間。屢夢大蛇。乙巳遂丁先父先嫡母。戊辰二月。夢大蛇。黃色。填廳屋右壁。越一月。而仲弟叶六病歿。丙辰。在衢州。夢蛇盤榻下。明日姑母訃至。其餘凡夢蛇。大則有死喪。小則亦必疾病。未有爽也。甲戌二月。又夢二蛇甚小。一在丁香樹下。一在書塾塔下。昂其首相向。張口若求食。余婦以勺取盂中物。傾入其口中。良多而後去。心甚惡之。閏二月十一日。廷琬自城歸。而病甚危。至月。冀方安。而二十九日兒婦厥。不知人。張口不能聲。余婦以參粥傾入其口。儼然夢中蛇狀也。病治數月方好。

甲戌年四月二十五日丙戌。素問所謂天符也。天氣甚寒。是年五月。族中一婦人洗浴。死於浴盆中。又聞一女洗於水。立死。一婦人踏水車即死。

乾隆乙巳四月。先子咯血。疾發數日小愈。但倦意欲臥。二十五六日遂臥不起。然每歲疾發。多如是。適縣

甲戌秋。里有父子之訟。訟師陳姓者。實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陳早起。俟沐完有所謀。忽大呼若有擾之者。暴死。聞者稱快。人誰不死。死而必令人稱快。亦危矣。又有丁姓者。亦訟師也。人以虎呼之。壬申二子偶病。丁忽於藥中自加葛根。二子遂不食。三日相繼死。丁後為大吏訪擊。死獄中。

甲戌夏四月。大旱。竹笋出土尺許。遂不復上。至秋雨後。皆復成竹。余為秋竹吟云。百日不雨赤日烈。草枯樹黃。秃無葉。立秋三日。乃聞雷。電光徐徐催雨來。犀角滿地。蟹生落。一日一尺長。十日一丈。一月未窺園。青接雲霄上。西風漸冷。蟬無聲。新篁弄影。秋臆橫。木董方榮。半夏始生。陰陽之氣。有時而不誠。吁嗟乎。田中禾秀。而不實。可奈何。又為青頭稻歌云。天上不雨。地下水來。天上不雨。山田乾。地下水來。水田漫。湖水八月刺骨寒。泗水刈稻稻未老。一半沾沾不離。或春或揄。要青頭。晨炊作飯。香悠悠。婦子嘻嘻幾日食。只恐完糧完不得。

戊申。在江甯買一絲帶。繫至庚申年。又在江甯買之。始換去舊者。又繫至乙亥始換。蓋已斷裂不可結矣。憶向在浙署。有馬服者。嘔曰。一帶值幾何。余慨然曰。設余得新者。以此贈爾。爾欲之乎。曰。不也。然則以贈他人。有欲之者乎。曰。不也。然則將棄之矣。吾正慮夫新者至此。轉結歷錄者將不存也。余以戀之者存之也。

先王父鑑于公。望子孫讀書。時吾父以咯血不復能應考試。先王父甚望有孫能讀書。是時里中有文昌會。意欲與焉。而衆不許。以為既無應試之人。且俟若生孫能應試時。請君入會可也。王父無可奈何。憤鬱而已。故吾父後有請入此會者。不許也。乃余竟以二月三日生。而向之在會者。今轉不必有能應試者。然則讀書不讀書。不在文昌會與否也。偶憶而書此。

乙亥五月十九日癸卯。阮梅叔著人來云。伊墨卿先生在揚。欲下鄉奉候。不便。又不致請先生入城。相約

二十一日會於出城之阮公樓。二十一日乙巳早。冒雨到雷塘。向早先過吳生立和家。吳生留飯。飯罷城中人方來。乃趨到阮公樓。伊公鬚髮頗蒼。言數年在京讀書。徒本不欲出。因見外間教匪滋肆。不敢自安。故出以報國。且數年讀書。將出而自試其學。先生真不愧儒吏。因同到陪陽帝陵。眺望久之。共飲於阮公樓。飲方訖。大風雨從西來。滿樓皆涼。少時。子先行。先生以所刻雷聲庭集見贈。先生作雷塘話雨詩。余撰雷塘話雨記。梅叔亦有詩。是秋。先生以病卒於揚州。九月末。公子少沂以楸歸。少沂名念。曾有札寄湖。屬作賦文。余以賤不敢誅。效雁門太守歌。猶以弟之憶先生乙丑守揚。丁卯以髮去。至此九年。郡皆韓奇云。伊公儒吏也。嘗行部至高郵。呼州吏某某至。謂曰。吾自下車以來。新爾者不一入。然止杖。若提訊爾。恐累百姓。姑杖於是。爾輩宜更新改悔。遂杖之。民大快。其吏頗知悔。又至泰州。一州皆著新。履尤燦麗。公曰。爾一胥乃自侈如是。爾其與後行。凡趨一日。皆跪乞改過從儉。乃釋之。

丁卯。余在昭忠祠修輯府志。太守伊公所召也。時同一人往見。某令其一人長跪。余長揖而已。令色若不豫。此余有傲名所由來也。甚悔不當往。壬戌四月。謁朱文正公於白池。不過長揖而已。令色若不豫。農人以芒種後為梅天。夏至後為時天。頭時七日。中時五日。下時三日。小暑後為浪蕩時。必至大暑。不雨乃種。芒種六月六。種紅綠是也。乙亥梅天方過。才交時。亦非無雨。特不大耳。山農以為早。爭種。豆種昂貴。每斗至五百錢。農人稱貸買豆。而以稻稈賣與湖農。五月二十五日大雨。田滿足。溝澆皆盈。而田已種。豆欲耕去。栽插稻秧。而秧又買去。豆不宜雨。皆爛損。於是雖得雨。仍不啻旱年矣。人情不安。分以待天時。浮躁之弊。至於如此。

鮑情分之子。年六歲。其塾師授以爾雅。情分徧問人。皆曰善。最後問余。余力阻之。又作文一篇。暢言其害。情分深以為然。後語人曰。焦某通達不迂。指此事也。憶循初入學時。先子命授毛詩。後讀四子書。謂不必讀注。時頗有言宜速注讀者。先子曰。兒若不能讀書。朱注何用讀。若能讀書。單靠記得朱注。為不備。歲改計耶。先師范秋帆先生言左傳不可不念。念時即講。不啻看演義。真足以舒小兒之性靈。後見章進士文。史通義亦言小兒宜先讀左傳。

乙亥六月。閱邸報。石御史承藻參劾王樹勳。已革職研審。為之大快。樹勳。邵伯鎮無賴子也。嘗依江書海作奴。隨江入京師。書海死。王遂為僧於宣武門廣慧寺。法名明心。妖言詭誕。交通要津。乾隆時。事犯。一時被累者多矣。舉人章宗原其一也。見孫淵如滯歸。蓄髮居小街。仍以結交當事為聲氣。後以修石塔寺。又漸起。遂捐同知。卒升知府。前年歸邵伯鎮。雖自稱巨族。而本鄉士大夫無與酬酢者。除往來貴官外。日與市井間無賴酒食笑樂。其坐開客或帶小枷。或係鐵棍。或面刺字。鄰里頗傳為笑談云。

徐心仲西鄉農家子。讀書西門外都天廟。師事甘泉老儒姚雨田。在廟甚苦。亦薄之。余以其有志也。乾隆癸卯。請於先君。邀至家塾。彼所高者。高頭講章。明人八股而已。余乃令看諸經注疏。其師嘗面責余。謂余害之。不令學時文。而從事於經也。戊申府試第一。明年入學。頗以學結交當時名士。遂力詆余之短。余不校也。一日。又於人眾中。詆我適黃春谷在坐。不平。訶之曰。焦某原可知。但子獨不可出諸口。子非焦。

何得至此。余時在浙。已而李濱石謂我。余亦頷之。待之如故。未幾病死。其妻盡賣其所蓄之書。而嫁余於書。買葉翁處。見其書中。竟有誣我而大書特書者。不以為謬。即斥為妄。余始其悲之。既而轉以自省。悉以其誣語付諸火。且擇其善為作江都兩生傳。汪孝廉孟慈。修江都志。徵事於余。且以傳付之。李西垣精於醫。不善逢迎。故不行於城。常往來於淮。而往邵伯鎮者最久。每乘舟過我。則沿湖之人。邀之以小舟。相接如蟻。翁於貧窮無力者。用心力活之。乙丑秋。秋後。邵伯人集其十數年來所用方藥。各依脈案。分門類居之。成簿。有疾則設位。翁檢簿中。方案相合者服之。頓愈。愈則謝以紙錢。此楊君贊齡為余言。云聞之。朱培五。朱楊皆以醫鳴者。

余八歲時。在公道橋梓潼祠時。未與阮氏結姻。以拜詩往也。賓客甚多。內一人誇其子聰。令當眾人。誦壁上詩。其子長余一二歲。詩中有馮夷二字。伊讀作纒。讀已。余叔祖積園翁顧余曰。子亦能誦乎。余笑曰。余固能誦。當不致似若讀馮為纒耳。其子不服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邪。余益笑不已。曰。吾生實不讀百家姓。而背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馮字也。旁一聶者。大稱奇。又一人私語曰。區區者而夸若。是非令器也。乃太學公阮庶堯先生。竟以此深契。遂結婚姻。至今四十餘年。偶憶及之。錄於此。蓋余三歲。隨嫡母謝儒人。即日識數字。時母始范氏。表叔王丈容者。皆以字音反切相授。故能知耳。

憶書六

余生平最善容人。每於人之欺詐。不肖即發。而人遂視為可欺。可詐。每積而至於不可忍。遂猝以相報。或見余之猝以相報也。以余為性情下急。不知余之病不在下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容容。作理必合。作肅作又。作哲作謀。否則徒容而轉至於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先曾祖母下孺人幼時。下公無子。深愛之。延師教以詩書。遂工山水。詩畫外無他好也。曾祖父行五。上有三兄。皆年長。析箸分以瘠田。且以先世欠債委之。曾祖父少儲。日啣暗於書塾中。性情醇篤。莫知爭也。然追呼日號於門。下孺人乃盡以妝奩變易償欠。焚去詩書。專事田畝。時年未三十也。壽九十乃終。晚年深戒婦女作詩。自言幾為詩畫所累。所為詩畫。遂無存者。

下孺人既力於農事。家稍稍饒裕。諸姪修惰。多貧乏。以田售於曾祖父。或阻之。謂此不宜受。為將來口舌。下孺人曰。不然。此先業宜歸於我家。且伊售於他姓。必遭追脅。以賤其值。我受之。價可稍豐也。口舌不在。產之受否也。已而諸姪幾殆。或不繼。下孺人即以田所出米。時假與之。而必取契帖。曰。使知為借。庶不浪用。凡數十年不哀。而未以索為口舌。

下孺人晚年。每早起。必梳頭作高髻。莊肅儼然。子孫婦孺見之。不敢妄言笑。王右軍帖云。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沈陰重痛四字。寫狀精確。余患此十數年。深

知之也余之疾乃與右軍同。

與農曳柴車衣田間之衣登甘泉山蓋雨臺飯於市市有二人正高論當時人物而及余一指摘余之不善一稱譽歷舉余之善至於對峙余恐其誦我也欲笠拚額而出欣欣然自得也。更曰子喜夫人之稱譽邪而其一入之誇毀也何如。焦子曰否否人之有不善也實而指愧必生焉此指摘余不善者不及余之實而稱譽者則過焉。余方虞其實指余之不善也乃歷舉無一及之所以喜也。時方讀史為史論歸而焚其稿鑰其帙門人怪問之。焦子曰今如市間指摘余者不及也稱譽者又過乎吾之實也。夫此二人者與生同時共居數十里之中而未能得余之實也。余生古人後又烏能知古人之實而稱譽之指摘之乎。吾恐吾指摘之古人不以爲愧而轉自得也。

曾祖父於屋後手植十榆。余生初全見之。十歲時去其八。僅存二株。嘉慶甲子其一株流血噴萎。乙丑遂丁先母憂。

乙巳丙午間余迭遭大故。又值凶荒。債負所迫。至於不堪。遂購肥鴨烹之。治酒約一素相習者。將謀之也。俟至二鼓其人始至。至則驕佚之氣不可嚮邇。余小勝自悼。而所欲與謀者。自禁不復言。亦自誓從此不輕與人謀。緩急也。二十年來其人亦衰落矣。盛衰豐歉一瞬間耳。書此以戒子孫。

乾隆二十六年大水。二十七年先君於樓後造住房五間。時從伯父亦造住房。伯素與木工殷姓交好。是時待之益恭。豐其膳飲。防其厭也。先君則招一江南黃姓匠人。或以爲不可信。先君曰。吾生平至誠待人。不知其他也。伯屋成後七年而伯物故。又六年遂拆毀。灰尙白。釘尙刻利。拆至中危。得一瓶。瓶內一針。一雍正錢。計之恰十三年。而余家之屋至今獨存。已五十餘年矣。先君造屋時。所以待工匠者。率如常。並時督策其事。而工匠皆欣然。黃姓者後遂爲主客。每來必主余家。凡有器物及起造。皆黃也。黃戒其子曰。焦公長者。我輩爲之造物。宜堅緻。不可欺也。先是先君未有子。造屋之次年。余即生。黃每至。必抱持歡笑。余呼之曰黃蠻。

謝姓木工。亦江南人。嘉慶庚申爲兒納婦。令置一木牀。數年以來。不存小口。生兩孫。俱次第。余未及疑。此牀也。謝甚貧。每有以周之一日。此牀忽裂。於中得草人二。顛倒。乃悟向來小口不存者。此爲祟也。焚而去之。此後遂存小口。然所以待謝者如故也。謝感激。慚愧之。至今謝父子並歿。

乾隆甲午正月十五日。余在市見肩輿四五。喧囂而來。集於族祖倫士翁之門。未知所謂也。而觀者如堵。少遲。肩輿之夫漸散去。而保甲劉元入。良久出。蓋倫士翁治家素嚴。生平簡直。人多怪之。適有小婢。其父母居城。有詭言於其父母者。稱婢已爲翁殺死。其父母故牽多人來爭鬧也。而婢實無恙。翁見此洵洵者。故置其婢於後室。俟諸人肆橫。而出其婢。憑保甲使驗。衆寂然。悔爲詭言所給也。叩頭伏罪。乃已。衆空手自城中來。不能得一飯。彼此相怨。夫向索食索錢。竊萬狀。翁曰。即此處分已足。無容鳴官也。

汪容甫先生居玉井巷內。鄰人數侮之。知先生惡雞聲。故畜雞以諷之。且時發不孫之言。先生乃於左衛街別賃一屋避之。余是年假於詩富之家。去其賃屋不遠。遂數往來。余問何以避。曰。鄰人小人也。送官

甚不難。然用昆吾刀切豆腐。殊爲無味。故避之耳。偶因橫逆之來。憶及此。

余十九歲時。嘗夜臥楊觀察宅之雙松堂。其廳屋兩進。相連爲六間。有二松在西邊。此屋素傳有妖鬼。極西一間。有屏間之中。存空棺。余榻於棺之南。此六間中。別無一人宿矣。時膽大氣豪。中夜醒。聞窗外足步聲。已而推門入。已而坐椅上。作效聲。在屏外。去余榻甚近。余躍起。大罵。趨而迫之。則一老狗徐徐行去。乃知所云妖鬼者。即此。又未幾。此屋中梁忽折。是年觀察卒於官。時任湖南郴州道也。

曾祖母下孺人善詩畫。余幼時見。榻門上泥金寫一詩云。雙雙燕子舞樓臺。隔岸桃花映水開。春水浸橋人過渡。柳陰撐出小舟來。下孺人筆也。相傳即孺人所作。近閱後村千家詩。載徐東湖絕句云。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離水開。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乃知孺人蓋錄此詩。而稍改潤之。然韵度已過原本。

里中有會試公費。辛未余未入都。而江文叔壽甫之。張開虞諸君。亦將此項遺我。余乃用以治木。解其表。爲修屋之用。其木之裏。存爲棺料。風之七年。燥矣。丁丑七月。延匠人十二名。造成二棺。因吟一詩云。生憎蠅蚋怕狐狸。羸葬王孫亦太奇。無分鴟鵂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鷓夷。瓜犀蔗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莫道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戴相國運士未遇時。值困乏。揚州孫叟者。辦鹽事。客江西。嘗有所贈遺。叟後歸揚。莫有顧者。頗亦困乏。時戴公已大拜。假歸過揚。謁祖墓。首邀孫見之。與道舊事。情款甚洽。離吏共驚。隨之。孫至今賴以活。因憶宮保阮公幼時。往儀徵。應縣試。縣吏索錢五百。始與結狀。宮保時貧。無以給。止得錢二百。吏衆味之一吏獨毅然讓諸吏曰。觀此君寒士。與二百錢。買一張紙。不爲負矣。何惡狀至此。衆更並呵叱此吏。此吏自益錢三百。以結狀。與宮保。宮保後督學兩浙。過里門。首見此吏。厚酬之。戴相國祖本揚州人。其墓在甘泉山。南。閉阮恭者。安南人。字共水。號林谿。閉阮其姓也。事黎氏。官戶部總理財。永定侯。本世襲公。自以功得侯。其國。既爲阮光平所奪。隸黎維祺內附。安置閉阮恭於江甯。余每應省試。與晤。其人短小。微髭鬚。而黑齒。彼地貴者。必漆其齒。使黑也。已。遵本朝服色。而氣度閑雅。開亦能爲詩。十年前。嘗有江甯人貿易至安南。爲伊地人所欺。侮致訟。時閉阮恭官彼地。正赫赫。頗有江甯人厚送之。使歸。至是。遠徙江南。客每厚報之。而得所安。余親目其事。深歎其一爲安南之貴官。一爲中國之商賈。地之相隔也。萬里。當閉阮聽訟時。不過以其爲中國人。尊敬之耳。不謂十年後。遂受其答。事雖適然。錄之以爲戒。

劉文清公於乾隆戊戌。己亥間。督學江蘇。不設關人。一村童衣藍布袍。隨之。後循齋先生竹學兩浙。亦不設關人。時以爲怪。不知其守家法也。余時在浙。以文清舊事言之。人乃歎服。戊戌秋九月。文清按試揚州。通州試訖。已十一月。天寒。過揚時。公尙未有裘。僱使者遣以輕裘。公不受。僅於某官借一羊裘去。明日即返之。

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往來未嘗上岸拜客。日。施鐵如尙在朝。能不畏之。施。儀徵人。蓋嘗建言及是。余十四五歲時。先子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錮諸賢。余曰。願爲楊桓。不爲范滂。

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往來未嘗上岸拜客。日。施鐵如尙在朝。能不畏之。施。儀徵人。蓋嘗建言及是。余十四五歲時。先子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錮諸賢。余曰。願爲楊桓。不爲范滂。

丙寅九月。西門白瓦巷民家。產一物。三首六臂四足。收生蠅見。驚駭欲絕。金君士英聞之。命君鳴鹿。命住居近白瓦巷。知之最真也。

湖州陳蘭生。丙寅五月來揚州。三月二十一日。湖州有汛與汛。沿湖歸安。烏程。吳江三縣。損傷民居千餘家。墳墓俱拔起。破棺棄屍合一處。

庚申科。岳大中丞監臨考。廉官題云。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僅取八人。溧水縣黎君文最荒疏。竟記過三次。撫軍來所帶吏役僅八人。自騎馬接者不知也。自備供給。而以應用之費分給諸生飯食。皆一人夜巡。或親至大廚房。嘗試飯肉。以故提調以下。無不悚然自厲。

紅豆極難種。種十餘年乃花。又三年乃實。花白色。心中一絲如縷。赤色。結角。角內實正紅色。如扁豆子大。或以藥中赤小豆為紅豆。蓋未見此也。新安方氏家園產此。或謂為望羅樹。其實為紅豆也。方兩村名如以豆見遺。因說其狀。

登州一種魚。似石首魚而小。異其地。呼為家雞魚。與與類花葉亦類荇。但莖較荇為強。花白色。四出。嬌弱可憐。於李時珍所稱四葉菜者頗殊。四葉菜即田字菜。非此狀也。

乾隆丙申二月。余家竹園中生一草。闊六七寸。長六七寸。厚小半寸。色黃赤。上作細葉。稠密碧綠可愛。余移栽書塾前牡丹之側。未知何草也。至五月而枯萎。庚戌。郡城蒼頡廟。庭左生一芝。

江玉屏先生名立。得側理紙於錢唐鮑以文。而傳諸江鶴亭方伯。方伯呈獻使以備貢。上見之喜曰。此必在江春之手。他人未知有此也。紙如梅無端。厚半寸許。江習隅說。江習隅又言。徽州許舍中好蠶。敬五昌神於神廟後。造小花園一所。大如二畝。田內池臺樓閣皆備。遊揚州。不欲見人。每日分令僮僕遊各工段。歸以語之。錄成一帙。好養牛。嘗買一牯愛之。每日黎其廳屋。磚石俱碎。其他癖類如此。

尹公壯圖有所書李白感秋詩。筆力遒勁。想見其為人。吾於錢丈可慮處見之。

臨清大佛寺有米芾書寶藏二大字。教匪王倫叛。焚燬不可得。翁覃溪先生為山東學政時。於諸生王顯文家求得拓本。摹刻石。立於試院堂上。

馬遜圃。秋玉徵士孫也。家藏三琴。其一唐琴。背井中刻唐開元二年雷琴。斷滿體朱殷。斷紋若雲。真寶物也。

宋拓多寶塔。江秋史侍御所藏也。巴慰祖得之漢皋。以贈江蘇畦太守。後有梁繼跋。惜偽文不全。其化。期室界。刻於刻等字。俱模糊。而鑿字獨完好。旁有江柳小印。風骨雋瘦。稜稜如切玉。迥異今時拓本。禿而肥也。侍御沒。其弟文叔持售。索價三百金。苦不能得。展玩八九日。為寫其梗概如此。時壬子夏月。

里堂先生未刻稿。憶書六卷。又手札三册。編年始發光緒九年。兒子壽佳見之。揚州市肆。書來告余。因命購歸。朱君養儒。聞余之求。是書也。買以見贈。十年三月。始寄南城。方有繼妻之喪。尊念非一。憶書適來。根觸中宵。展卷凄絕。爰為刻之。比諸營齋以文字緣。而作佛事。閻端陽日之譚記。

跋



橋西雜記

葉名禮撰

葉丈潤臣。承家學。擁書數萬卷。有志纂述。少以詩名。故舉目為詩人。所著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皆未卒業。橋西雜記則隨筆最錄之。書涂乙過半。然首尾完具。中述掌故志舊聞。有資考訂。致功良勤。橋西者。丈所居紀文遠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丈與家大人同官內閣。過從親密。祖蔭。屢曾奉手受教。已庚之間。丈改官赴浙。膺疾遽。聞者感傷。乃不及十年。藏書散盡。遺箬論諸廢紙。已刻詩編。亦不知歸何所。此記幸得自棄。擲之餘。爰為校正字句。刻以存之。撫今懷昔。感何能已。同治十年六月。吳潘祖蔭。

橋西雜記

清 漢陽葉名禮撰

男子入學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拜冠皆然。案北齊書。李渾弟繪傳。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地名當遵功令

劉氏靖片刻餘閒集。金陵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在。是以有南京之稱。國朝定鼎燕山。改為江南府。乃江南列郡。何得復以京名。無如俗口相沿。未能變易。直隸天津衛改為府治。設附郭縣已久。而仍呼為衛。且省文曰衛。甚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功令。不可不急為更正也。

葉氏藏書之祖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一。蘇承相頌家藏書萬卷。祕閣所傳居多。頌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為丹徒尉。頗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為葉氏藏書之祖。又卷十七。葉夢得傳。葉氏藏書之祖。葉夢得傳。

情從其類以彈之。間有豎立者。必必負。因其類之難得也。中則取。若彈此而擊彼。則前之所取皆謂出。不中乙檢餘骨復地而彈。終計所得之多寡。為勝負。馬兒為人得去。倍其數以贖。採珠云。龍珠在頰。蛇珠在口。魚珠在目。蛟珠在皮。龜珠在足。皆不及蚌珠之在腹者。其川昔。嶺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皆不及東珠之色如淡金者。其品貴。東珠產遼之松花江。源出天池。蒸荒萬里。人迹罕至。是水皆有蚌。是蚌皆有珠。八旗舊有採珠人。列木為舟。灣入江。以一木插中流。沒如沈。出如輕。與魚龍並游。而不相害。額設將軍都統以監之。珠八分以上者。充貢。次歸其主。細碎者禁勿取。歲終以勳。情高下其賞。罪人免死者。發為喇差。或以助此役。初學者以長繩繫腰。入水取蚌。急則振繩。報之而起。既而習于水。勇于潤。轉相傳授。習以為常。遠植柳為界。有缺出者。怪鳥鳴喚其前。邏者踪跡之即得。無一人亡者。而川澤之利。其用遍于天下矣。打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閉窗封樹。風搖樹顛。墮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袋。以袋為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跟蹤云。跟貂。貂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畏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鳥雀。則宿樹杪。跳枝竄葉。疾如奔。電。以木射得之。採俊云。遼東產俊之地有二。近者鷹額口。遠者江州。鷹額在盛京東三百里。產俊少。江州在甯古塔東北。去盛京可五千里。產俊多。故人皆舍近而趨遠。歲於春三月。裹糧行。秋七月。至其地。至則伐木列欄。推一人為長。曰山頭。乘隨其所。期盡一峯而返。人皆以布囊蒙首。留二目。如面具。左手持朽木以驅。蠟燭右手持。以禦虎豹。披荆棘。犯風雨。而求之。雖山崩水溢。勿顧也。夜歸欄中。徒或蒸成。煮以線炙乾之。聽怪獸之聲。遠而而。巖谷震動。即失道。尋宿樹杪。嚼袋以代食。強弱不敵。多為人所劫。害霜降以後。草木黃落。無從辨其根莖。採俊之人。于是乎歸。俊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溼地。雖草長至尺。而苗必高出其上。其根遇鐵則爛。其苗隔歲一苗。未苗者名暗。如花之嫩枝也。然採之者。有辛有不辛焉。或終日不獲一。或舉一而過百。或數十步外望之。有光。或以足踐之。而不見其形。三極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蕙。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翠。飛啄食之。雀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其蓋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序詞詳。足備志。詩亦荒怪奇。說無幾。積之。籍長不錄。

影

宋人都城紀勝。題曰。瀟湘。凡影戲。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正貌。姦邪者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也。此書序作於端平乙未。宋理宗二年也。是南宋時。即有此戲矣。他如相撲。傀儡。講史。演公案。打筋斗。踏院。弄棍。弄琵琶。諸技。言之亦詳。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為最精。顧潤廣圻為作記。其祖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知其為漆沙所成。授工仿造。克適於用。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遂衆。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為之。製造既良。雖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

鄉姪

宋鄧氏甫撰文集。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鄧某。

蘇子卿墓木南向

陝西韓城縣西北五里蘇山。有子卿墓。柏數百株。咸南向。明崇禎間。左忠貞公繼第。是邑。拜於墓下。而新其祠。墳。精氣所結。格及草木。歷千百年不凋焉。不獨岳忠武墳之著異於時也。

勸善書

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叔元豐中。慕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咸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叔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為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官蹟。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成一編。意取於官師相規。以為有位者勸。見阮文達公元。名禮。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大有勸善書。其書以陰德為首。凡步卜和命。取其功名感德之尤切者附著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水。尤為繁富。

楊忠武公訓子語

蘇江伍燕堂封翁紹會錄。楊忠武公遇春家書一則。論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水北。禦夷不靖。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剿辦。如有此信。我輩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即如帶兵打仗。全在鼓勵士卒。駕馭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貴則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攬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探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願將。同心協力。自然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為將領者。首以地利為重。次要眼力。照料得準。腳踏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制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一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審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關係甚重。我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靠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衆。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履戰而履勝也。要爾領略。諸事謹慎而行。方可以仰報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爾其勉之。右所言。切中行軍之要。公一生戰略。具載國史。及族子誠村通侯芳所述中外勳勞錄中。

忌辰禁嫁娶

忌辰向不祭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通行時憲書。於列祖列宗並歷代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後。水為定式。定例。凡忌辰。皇上在宮中素服齋居一日。而臣庶酬酢慶賀。不敬莫大乎是矣。聖訓煌煌。昭垂簡册。第恐窮陳僻邑。日久而漸忘。願天下有司。廣徵諭旨。宣示鄉閭。俾知所遵。循焉。

記東園

道光己亥秋。予與黃蓉石刑部玉階。結詩會於城南觀音禪院之東園。與斯會者。陳雲伯文述。家筠潭。紹本兩丈。及陳君頌南慶。資主凡五人。設伊蒲饋。談藝甚歡。聞有詩僧遠衣寄居於此。邀之同坐。詢之。乃吾邑儒家子也。二十年前。與雲丈子小雲。裴之相識於揚州。遠衣初不知小雲之既歿也。道及小雲。當年友朋燕飲之盛。及丈令江都諸惠政。丈慨然久之。嗣是丈往來甚密。遠衣好吟咏。衆僧不相能。住持見其交游多冠蓋中人。陽示以禮。而心實厭之。予與雲伯丈諷之曰。此地豈可以久居乎。時丈方以縣令。謁選吏部。未幾。得安徽之繁昌。將欲攜之同行。予力為懇懇。慨然諾。買舟由潞河南下。假道吳門。館選衣於禪寺。厨家香士道芬。寫蓮社證。因寄予。以識文字緣焉。雲伯丈之繁昌後。以事與上官忤。幾遭罷斥。越三年卒。年已七十有三矣。蓉石奉諱歸粵。家庭多拂逆事。筠潭丈以鴻臚致仕。流寓江南數年中。先後化去。頌南浮沈仕途。輟而復振。而遠衣上人。今亦不知挂錫何方矣。予重過東園。不勝陳迹之感焉。

楊武陵

王氏宏撰山志。論明末楊督師嗣昌事。極為允當。其言曰。或有舉近世奸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然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上意。非武陵之為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鄭。以引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奸。使與烏程宜與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遠欲贖貨。卒以贖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賜死。而周章傍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許手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所為。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名譽案沉湘者。舊集載督師詩三十餘首。讀至歲暮待命。蔚州諸作。足見當日心事。山史惜其才不足。以濟變。誠為定論。固不必援引額天錄及他書。力為辨白也。

元道山詩注

補程施北研國祚。熟于金源掌故。所著金源割記。外有元道山詩注十四卷。詳于時事。而略于故實。自言舊稿燬于火。友人德惠更聚書注解。七月而成。宜其疎漏也。卷首列年譜一卷。考道山年譜。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徵凌仲子教授廷堪。皆有成書。詳略互見。合北研而三矣。元人闕宏曾有道山詩注本。後開姚

牧菴之言而止。見姚文公集。其時相去未久。引據時事。當必信而有徵。惜其書之不成也。

陸放翁詩注

稽氏承成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氏宮藏書。有許眉岑仲堪者。注放翁詩集甚詳。惜未板行。今其書不知尚存焉否。他日當向錫山人詢之。眉岑與鮑若洲訂交善。乾隆嘉慶間人也。

蘇東坡詩補注

宋漳州黃學舉。有補注東坡詩。王應山閩士記載其目。見查氏儀行。今是書未見刻本。體例若何。抑補施注所未詳耶。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亦號詩亭逸老。見程哲所刻卷樣。悉說序。

沈歸愚選詩

沈歸愚尚書德潛。選本朝人詩。義例。見存者不錄。獨登黃莘田大令任之作。莘田鄉人。孟瓶菴超然。作書與莘田曰。歸愚選先生詩。固以為六十年前。旗亭傳唱。必已超埃。而游關關。庸知綠髮婆娑。尚抱膝長吟于烏山白水間也。

題稼軒論張江陵

明盟忠宣公式。在掖垣時上疏。有云。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事事綜覈。件件精明。自大臣以至小臣。自內臣以至外臣。深懷救過不遑。阻職是懼。雖事嫌刻覈。元氣微傷。而廊廟邊疆。皆有精明強固之象。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諱相才者。猶不能不追思之。此數語。與昔人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同一意也。二語。王天庚。馮文忠公。詞。何來竹垞。稱。為詩。

左忠貞公死後事

近人刻明左忠貞公懋第集。附載年譜。言公死後。都門有諸生曹某者。素負狂名。人莫與之語。聞公變。撫而哭之痛。歸得百金。徒步扶柩歸。萊陽張氏爾歧。蒞蒞開話。則謂先生靈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開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開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贊。一名宋敬。兩僕事各家作誌。傳均未載。考劉澤蓀撰公暨劉淑人墓誌銘。金陵既定。淑人北旋至鎮江。聞先生殉難之信。隱忍問道歸里。收餘燼。迎先生靈車。還葬羅石先阡。亦不言歸柩南至淮上之事。

順天書院

明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天啓初。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所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後西洋借地修。名曰。歷局。我朝仍之。曰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天文歷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年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

居之。今其地亦漸就荒圯矣。自昔善廢。七八十年。京師無復立有書院。康熙庚辰。大京兆錢公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寓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做屋於洪莊。洪莊者。文襄公承嗣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嗣是宛平之學并歸大興。延王崑繩源主其事。從游日衆。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文襄孫奕鴻不可。乃上疏。託言奕鴻願割其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羣材額以賜奕鴻。奕鴻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崑繩爲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十五年庚午。改名曰金臺書院。至今肄業生徒甚衆。而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蔡夫人書孝經卷

拊書孝經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不著年月。攷黃公我朝定謚忠烈。具見勝朝殉節諸臣錄。忠烈之謚。唐王隆武時所贈。夫人此卷。蓋丙戌後作也。年譜。攝人林氏侍太夫人來京就養。至嘉興病卒。天啓三年事。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娶夫人蔡氏。許部蔡乾登姪女。據此蔡夫人爲先生再娶。或以爲蔡室。南唐書。蔡氏。諱於夫人事。不之及。志乘他書多紀之名。潤石。玉卿其字也。幼讀書。知大義。十歲能屬文。事母孝。母病。與其妹封情。滄澆以進。及歸黃。事姑復以孝著。先生廷杖繫獄。夫人寓書。謂天王明聖。不日霽。語不及私。遣成復致札云。自古忠貞。豈煩內顧。身後之事。玉卿圖之。及先生死。乃使長子借門客之江南。得齒髮歸葬。北山蔡側。流離播越。不脫衰絰。與子姪言不踰閭。晚卜居龍潭。長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卒之日。出所臨先生書孝經。付其子。曰。吾諸孫必有能讀此者。尙其與之。詩文不自存。所傳者。與侯生書。題侯太孺人遺詩。二篇而已。見洪氏思所作夫人行狀及夫人書法端勁。具有隸體。祝先生雖稱遜。然必非俗手所能模範。先生嘗易其名曰孝徵。有以也夫。

蔡夫人墨竹軸。今藏福州梁氏漁洋山人香祖筆記。稱其精繪事。嘗作瑞池圖以遺母。固不惟書法見長也。嗚呼。此特小技耳。詎足爲夫人重哉。因附記之。

藏經音義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著錄於新唐書藝文志內部道家類。改名衆經音義。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學類。有唐藏經音義四卷。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與元應書體例卷數。均不相符。新舊書未載其目。又高僧傳云。唐釋慧琳。爲大藏音義一百卷。今亦不傳。

黃忠端公書孝經册

明漳浦黃公道周。居官以清苦聞天下。崇禎庚辰。被逮白雲庫下。諸獄卒皆不敢有言於公。惟日奉糲。札叩書。時公拷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據敗几書孝經。以當役錢。凡一百二十本。皆與獄卒持去。見莊廷鑑所承澤。此册舊藏亳州何氏。今歸于予。題曰第二十九本。作於崇禎辛巳八月。據年譜崇禎十四年辛巳。公年五十七。前一年庚辰。已在請室。集申庚辰。其後辛巳。之臘。滿戌辰陽。壬午二月始出都。作此册時。刑曹尙未定讞也。册首。錄書通神明光四海六字。庶人章。五刑章。廣至德章。諫諍章。及章末。皆自書跋語。

庶人章第六。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不毀傷爲始。揚名顯親爲終。不毀傷其身。然後能不毀傷天下人之身。揚名顯親。然後能錫天下以和順之名。立身事親。孝之終始。無天子庶人一也。而天子爲大第六。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原本於此。

附錄跋語

五刑章第十一。上明五德。下明五刑。歸於非孝無親。聖人豫知後世必有楊墨之既。爲先防如此。廣至德章第十三。仲尼開口說至德要道。三千年來。人都認作孝字。其實只是敬也。敬因嚴生。嚴蘇愛出。爲此天性上便有君臣之義。所以把享帝假廟之精神。都於膝下日嚴處看出。所以初言教之所由生也。至是又說君子之教以孝也。可見孝字。只是因性立教的路頭。到敬字纔有升堂入室地位。無敬做孝不成。無孝做教不出。看他說此二章。語語分明。要做聖賢。只就敬處著手。

諫諍章第十五。將順愛也。諫諍敬也。非敬何愛。陷不義之禍。至於危亡。無令名之患。甚於毀傷。故雷受毀傷之禍。不避近名之嫌也。

右經十八章。今文一千八百四字。此篇炳如日星。與大學中庸相表裏。孝爲德之根。敬爲孝之要。歸孟子所稱仁義禮樂之實。皆從此出。而孟子說不學不慮。不如說敬之爲要約也。論語一部。皆言仁。獨此經未言仁。所以曾子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之間。中庸一部。皆多言孝。獨未嘗言諫諍。所以曾子有從父之令。得爲孝乎之間。有此兩問。爲此篇發大眼目。使聖帝明王。所以仁天下萬世之心。與孝子忠臣。所以救萬世天下至意。見然中天。不然。後世只說郊祀配天。是報德崇功之極。爭臣爭友。猶有近名近刑之嫌。如此。則素相素臣。皆無復七世親德之事。諸臣媚子。久據有明德啓免之長矣。此書明明以揚名二字開導。中根以立教二字。獎引上路。凡聖賢作此。原本心性。與世上聲華纖毫無涉。到其所以立教處。雖毀傷肢體。駁落膚髮。猶且爲之。賴有曾子兩問。於將順匡救處。討出骨肉。不然。是一味過處。他樣也。

黃忠端書孝經卷本

咸豐辛亥人日。予與蘇庶堂給諫廷魁。同游琉璃廠。肆買人有新自吳中來者。出所得孝經二卷。一爲黃忠端公書。一爲蔡夫人書。元和毛氏物也。一卒。忠端公亦有自跋。書於辛巳秋。仍爲請室中筆墨。末後一行。崇禎甲申仲秋望日。偶錄石齋白雲庫下書。空一字。予諦觀之。後署字不應重出。玩其筆勢。當是蔡夫人臨本。忠端作於辛巳者。夫人至甲申秋。復摹錄其副耳。洪思作夫人行狀。言卒之日。以所臨忠端

公孝經授其子葵室節錄除氏時言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奪真皆倍北上舟中臨衛夫人帖人皆以匹錦售之然皆署公名晚年乃自署亦不輕予人皆夫人代公作書之證考年譜崇禎甲申公年六十其時正上疏福王經營山書舍嗣是朝命教迫就道而終無還山之期矣卷尾有彭二林進十絕升所作頌一篇文字古雅余與麻堂反覆嗟賞久之不忍釋手廣堂勸予購藏取白金五十餅投諸肆取二卷而歸

附錄跋語

大學說本亂末不可治中庸說聲色於化民末也此章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其所因者本也終言生民之本盡矣有子孟子所言為仁守事皆從此出原本只是看身即是親親即是天享祀明堂與立名立教更無兩義耳

順亭林曉張稷若詩

盛氏百二袖堂筆談濟陽縣志載有順亭林開張稷若詩一詩集中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詩懸劍後始來十襲絕章前原注君有儀禮句衡門月冷巢窠室慕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蕩蕩卒於康熙丁巳季冬時亭林在關中此詩蓋作於次年也名禮案近徐星伯丈松張石州稷編亭林年譜此事失載

惘忠寺僧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唐名惘忠遼金時典故最多趙氏翼已考得數事廿二史劄記偶閱遼僧行均龍手鑑前有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惘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遼時僧人喜講文藝此序亦惘忠寺遺聞也

履歷減年歲

王文簡公士正池北偶談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考宋時即有真年官年之說見容齋隨筆錢氏大昕編王深甯先生年譜先生生於宋甯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後八年理宗紹定元年弟應鳳生與先生同陳氏僅重定年譜引宏簡錄道學本傳父攜同日雙生二子應麟應鳳並據先生自作墓誌及先生子昌世所作墳記其載嘉定七月庚午日先生與弟應鳳同日生以正錢氏之誤名禮案寶佑四年同年錄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下注年二十七以年歲計之應鳳實少先生八歲當即錢氏所本然不如墓誌據記更為可信也錄中不書真年亦當時統用官年之證

端四日

名禮以五月初四日生因別號為端四生後閱朱氏載履歷屏集鴻臚高少卿五月初四日生其子折簡

招友箋尾署端四日人皆笑之攷歲時記五月一日至五日皆可稱端宋文信國公生於五月二日其生朝詩有客中端二日之句見指南錄

小年

文信國公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作此詩在祥興二年己卯其年以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也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為降聖節聖祖是日降誕至乾淳時為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淳前明沿其俗宜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行

覆行之行有平去聲兩讀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近時一名流將丈人行誤押陽韻名禮案丈人行宋陸游詩客來都避席謂我丈人行也押入陽韻不自胡氏所見者始儀禮喪服傳鄭注婦人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陸德明釋文行戶郎反漢書匈奴列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注行胡浪反唐人已兩讀杜甫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從平聲讀也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及杜牧詩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從去聲讀也

書鋪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凡舉子預試並仕宦到部參堂應該節次文書並有書鋪承幹書鋪之名始見於此

內閣官制

今制大學士滿漢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閣殿三曰保和文華武英閣三曰體仁文淵東閣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俱從尚書本衙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六人漢四人從二品食三品俸侍讀學士滿四人蒙古漢人各二人從四品侍讀滿十人漢二人蒙古漢軍各二人食正六品俸五品頂帶典籍滿漢漢軍各二人正七品中書滿七十八人蒙古十六人漢軍八人漢三十人貼黃滿四十人蒙古六人從七品謹考會典詞林典故及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諸書國初設文館於盛京天聰十年三月改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元年三月增設三院學士各一員二年三月定為正二品衙門四月令翰林官由內院補授閏六月裁翰林院以歸內三院定內三院大學士二員為三品學士四員為三品六年正月更定內院官制三院各設學士一員十年六月增設三院漢大學士各二員十五年七月裁內三院改三院大學士為殿閣大學士十八年六月裁內閣翰林院復設內三院七月設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員滿學士各二員漢軍漢學士各一員康熙八年七月裁三院滿學士各一員九年八月復改內三院為內閣十月改三院大學士學士街加殿閣大學士兼尚書學士兼禮部侍郎另設翰林院翰林院於順治時歸併內院康熙九年仍復其初其時大學士仍兼各部尚書街蓋自順治初年以來

缺無定。出自簡在。康熙雍正間。漢大學士三人。以存內三院之舊。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秦。為額外大學士。即今之協辦也。大學士以殿閣稱者。殿閣開三。有中和殿大學士。乾隆十三年。定為滿漢各二員。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殿閣不列中和。而增體仁閣之名。為殿閣三。開衍三。

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為一品。漢大學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為二品。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為二品。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毋庸兼從一品銜。順治十五年。設學士侍讀學士侍讀等員。中和保和文華武英殿學士各二人。文淵閣學士各二人。以禮部侍郎兼之。十六年。留殿閣大學士。裁殿閣學士。及侍讀學士各員。現任者以原官留任。缺出不補。滿侍讀學士以下。改中書。仍照品級兼卿寺銜。典籍中書照舊設。康熙九年。學士仍以禮部侍郎兼殿閣銜。十年。能兼銜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定設滿學士四人。漢軍學士二人。漢學士二人。十二年。漢軍漢人併為漢缺共四人。滿字侍讀學士二人。滿漢字侍讀學士二人。蒙古侍讀學士二人。漢軍侍讀學士二人。乾隆十七年。改漢軍為漢缺以漢軍漢人並用。學士秩三品。雍正十三年。侍郎升正二品學士如侍郎品級。侍讀學士秩五品升四品。而侍讀亦升五品。給六品俸。

今侍讀學士滿洲蒙古漢人共八員。侍讀共十四員。滿本堂侍讀學士二員。侍讀四員。無漢人。漢本堂侍讀學士滿二員。漢二員。侍讀滿三員。漢軍二員。蒙古堂蒙古侍讀學士侍讀各二員。滿票簽滿侍讀三員。漢票簽漢侍讀二員。初康熙十年。設滿字侍讀四人。滿漢字侍讀四人。十六年。增三人。三十八年。裁減。尋復增二人。凡滿侍讀十人。蒙古漢軍各二員。如舊。其漢侍讀二員。則雍正四年設也。今侍讀學士列京堂。惟考試試差。仍與典籍中書及翰詹科道六部各官同試。侍讀缺出。由典籍中書內揀選。引見補用。典籍。本正八品。漢缺以中書俸深者。由吏部題選。乾隆二年。閣臣奏改正七品。漢中書缺三十二。乾隆十三年。裁二缺。雍正十一年。翰林院添設起官注主事一員。缺出。中書內揀選二人。引見候用。其後典籍與焉。雍正元年。宗人府設漢主事二員。缺出。則以進士出身之典籍中書及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一併揀選。

內閣餉銀
雍正六年。令各省督撫藩司。每歲各出銀百兩。為內閣侍讀學士等官餉銀。而不及學士十年。山海關進羨餘三千兩。給內閣官員學士與焉。而不及大學士。乾隆十四年。撥戶部銀庫平餘銀。及鹽關各差二十五處。每年計一萬有奇。而大學士學士一體受賜。其餘各官以數減。閣中本回紙墨之需。仰給於此。下至供事卑役紙匠。亦得沾焉。今餉銀庫。滿洲侍讀二人。章之。歷年各省積欠未解交者。為數甚夥。物力盈絀。固有今昔之殊矣。

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陸萬間。童珣子。鳴有詩六卷。皆寶賈之少知文藝者。

禁白蓮佛事
沈氏濤。惡樹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內閣章故宜有專書
六部院寺。皆有則例。越數年。或十年。重加增定。然宏綱鉅目。大清會典一書。已括其大指。則例特其繁文耳。官書之外。私家著述。如黃氏叔瓚之南臺舊聞。江氏□□之太常紀要。援古證今。瞭如指掌。亦居是官者所不可廢。內閣職掌。絲綸地居禁近。向無專書。其職守非如六部院寺之委曲繁重。可以分任于胥史也。大而朝章國典。細而軼聞逸事。將聽其放失乎。名禮昔讀山陽阮氏養生茶餘客話自序。直票簽百餘日中。相繼外記。一遇夜直。搗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史籍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如獲至寶。心嚮往之。及名禮以道光癸卯入直內閣。欲搜羅羣故。勒為一書。以阮氏之言。詢諸閣中前輩。則先于道光初。直廬不戒于火。舊時案牘。蕩然無餘。悵悵久之。暇時因雜輯羣籍中。自唐迄明。省名官制。建置沿革。手鈔已成尺許。將命名曰中書舊事考。友人以仁和王氏正功中書典故紀八卷見示。反復披閱。凡有涉中書。靡不甄錄。間加考證。可謂詳而且賅。視名禮倍之。因盡棄其稿焉。又於上海錢氏指海中。得葉氏鳳毛內閣小志一冊。首志其地。次志其官。次志其職事。次志其儀文。末志其姓氏。亦復簡而有法。惟卷末附故事二十餘。則援引疏略。不如王氏遠甚。然二書皆成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至今又數十年。儀文規制。不無損益。顧名禮備官閣下。隘於聞見。不能續三先生未竟之緒。不可愧歎。道光二年壬午十一月二十四日事。直宿者趙君庚也。

內閣設漢侍讀
雍正四年。設漢侍讀二員。張正璠。沈青崖二君。其名始為此官。後皆出為巡道。由中書舍人升刑部主事。仍為舍人。升侍讀者。則有畢君誼。江蘇松江人。康山侍讀為御史。仍留票簽者。則有陸君尹。耀其見葉氏內閣小志。

內閣初設官
曹氏仁虎宰輔。補能小志。內閣初設有承政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放順治十八年。增紳冊。無承政等官。未知何時所設。尋復裁減。理事官。副理事官。六部。五城。通政司。大明時。書有兼司經局正字者二員。國朝因之。後止設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吏部奏裁此缺。

絲綸編
續四雜記

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陸萬間。童珣子。鳴有詩六卷。皆寶賈之少知文藝者。

禁白蓮佛事
沈氏濤。惡樹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內閣章故宜有專書
六部院寺。皆有則例。越數年。或十年。重加增定。然宏綱鉅目。大清會典一書。已括其大指。則例特其繁文耳。官書之外。私家著述。如黃氏叔瓚之南臺舊聞。江氏□□之太常紀要。援古證今。瞭如指掌。亦居是官者所不可廢。內閣職掌。絲綸地居禁近。向無專書。其職守非如六部院寺之委曲繁重。可以分任于胥史也。大而朝章國典。細而軼聞逸事。將聽其放失乎。名禮昔讀山陽阮氏養生茶餘客話自序。直票簽百餘日中。相繼外記。一遇夜直。搗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史籍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如獲至寶。心嚮往之。及名禮以道光癸卯入直內閣。欲搜羅羣故。勒為一書。以阮氏之言。詢諸閣中前輩。則先于道光初。直廬不戒于火。舊時案牘。蕩然無餘。悵悵久之。暇時因雜輯羣籍中。自唐迄明。省名官制。建置沿革。手鈔已成尺許。將命名曰中書舊事考。友人以仁和王氏正功中書典故紀八卷見示。反復披閱。凡有涉中書。靡不甄錄。間加考證。可謂詳而且賅。視名禮倍之。因盡棄其稿焉。又於上海錢氏指海中。得葉氏鳳毛內閣小志一冊。首志其地。次志其官。次志其職事。次志其儀文。末志其姓氏。亦復簡而有法。惟卷末附故事二十餘。則援引疏略。不如王氏遠甚。然二書皆成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至今又數十年。儀文規制。不無損益。顧名禮備官閣下。隘於聞見。不能續三先生未竟之緒。不可愧歎。道光二年壬午十一月二十四日事。直宿者趙君庚也。

內閣設漢侍讀
雍正四年。設漢侍讀二員。張正璠。沈青崖二君。其名始為此官。後皆出為巡道。由中書舍人升刑部主事。仍為舍人。升侍讀者。則有畢君誼。江蘇松江人。康山侍讀為御史。仍留票簽者。則有陸君尹。耀其見葉氏內閣小志。

內閣初設官
曹氏仁虎宰輔。補能小志。內閣初設有承政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放順治十八年。增紳冊。無承政等官。未知何時所設。尋復裁減。理事官。副理事官。六部。五城。通政司。大明時。書有兼司經局正字者二員。國朝因之。後止設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吏部奏裁此缺。

絲綸編
續四雜記

續四雜記

今內閣進本擬簽經御定後學士照簽批紅於本面原寫進簽仍交漢票簽收存直班中書記於檔册曰
 絲綉簿其制亦本於前明王文恪公鑿澁澤長語其存內閣復詳記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
 進稿留閣中號絲綉簿是也然今中書職掌不同前明絲綉簿之名則仍其舊耳

內閣規則職掌

內閣古中書省也定制於明永樂初國朝基址一如其舊在午門內東南隅門西向入門西為滿本堂掌
 校寫清字本祝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庫之收藏東為漢本堂掌收發通本各書皆由滿本堂由滿清
 文兩堂之間北有一門入門有堂三間為大學士直舍堂上懸調和元氣四字額乾隆九年十月初御書
 賜內閣者樹間懸乾隆十八年六月初嘉慶五年十一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十二月上諭凡
 四道又嘉慶十八年七月御製勤政殿記墨刻臣保二十二年四月七日御製內閣籤清漢堂外懸機密重地
 一應官員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亦清漢堂順治十一年五月二聖旨也屋皆覆黃瓦堂垣之東西向
 者漢票簽處校閱各部院本票擬繕寫簽記絲綉簿擬撰進奉文字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後南向滿票
 簽處又後小屋滿檔房校閱清字本繕清字簽與其檔案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事件自軍機處領出有
 奏摺奉旨者漢中書司之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滿中書司之值閱班者同中書每值二日以次遞換
 滿票簽西垣外曰稽察房凡諭旨票簽處傳鈔後按日記檔月終彙奏職司備其票簽處每日進本
 簽經欽定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大學士標示諭旨用假稽察房為批本之地又北東向曰飯銀
 庫南向曰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印惟應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
 請用御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為二廳之外往北屋覆黃瓦曰蒙古堂繙譯外藩諸部文字課俄
 羅斯學生此開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由滿票簽處北去則開之後門後門之東紅牆一帶為大庫門
 二典籍廳滿本堂分掌其鎖鑰存貯列聖寶錄批紅副本歷代帝王功臣畫象書籍諸勅房在午門內之
 東廊管理者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封典漢中書撰擬進寫軸頒發乾隆中
 彭文勤公元瑞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誥勅文不必隨時具草後遂為例雍正七年青海用兵以
 內閣在太和門外事慮洩露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中書之敏慎者為章京後其地改名軍機處實為
 內閣之分局沿至乾隆末章京不必盡出身中書而六部理藩院司員亦充是選矣

叢書

古無輯錄各家著述為叢書者唐陸氏編蒙有笠澤叢書叢書二字始見於此然仍詩文專集也宋溫陵
 曾億集稔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為類是則後世叢書所由助後陶氏宗儀刻說郭所錄不下千餘
 種卷帙雖云豐富然任意芟削頗失原書之真讀者病之有明一代如用公秘笈之類多蹈此習毛氏晉
 津逮秘書成於崇禎之季校勘精善遠過前人本朝二百餘年收藏之家多喜輯刊叢書凡人間罕見之

本無不廣為搜採桐鄉顧氏修曾輯宋元以來叢書目錄刻十册而我朝尤為盛富其書成於嘉慶年間
 下百種可稽古者得以按册而購藏之矣至如歐陽氏廷博當仁宗朝以知不足齋叢書進御優題詩章
 恩賜舉人尤藝林之盛事也

避孔子諱

趙氏翼陔餘叢考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如
 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錢氏大昕養新錄則云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為瑕縣瑕邱縣為瑕縣名
 遷案瑕縣縣宋史地理志屬慶府魯郡本齊皆大觀四年所改以其地近聖人之居耳他如京畿雍
 邱封邱之屬均未避改也我朝中令極嚴雍正三年奉上諭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九卿議以
 凡係姓氏俱加子為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工字議上上諭朕細思今文出於
 古文若改用工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
 字並加子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子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順天鄉試同考官

順治二年定例鄉試房考京闈用中行及候選進士如不足取在外推知到京送察院候順天府伴行入
 朝同主考官監臨等官陞辭入院五年題准聽禮部會用吏部選用十七年除郎中不差外吏部取各部員
 外郎主事中行評博國子監科甲出身之員及近京推知先取進士出身者不足兼取舉人出身康熙二
 十六年專用直隸科甲出身知縣乾隆二十一年停止改用京堂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
 有所得輒劄記別紙有稗乘勝說與正事歧誤者不敢遽認為得聞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
 局乘而不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反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誤有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
 後未有能見及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他書區區以三類曰證誤曰證遺曰
 證名二君於學皆能實事求是可為考史之法矣蓋歷代修史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前後踳駁固可就本
 書以正其說而神官野史當日登諸史館乘筆者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為定評或有所避忌而不放直言
 三國以後比比然矣自予觀之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為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衷於一是凡支離
 謬誕之說概從刪削焉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即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兵部請進天下輿圖

順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險隘要衝地方職方司皆有圖籍而邊事特重故鎮戍總圖九邊圖以
 及沿海腹裏並夷蠻獠獠宜備觀者著於圖說疆域之或險或易兵馬之宜增宜減一覽瞭然今時勢既

選避

趙氏翼餘考引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設別頭試為後世科場選避親族之始考宋史張十進傳科場初用糊名法士進為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選避自是有親嫌者皆選避著為令是宋時選避仍承唐制也宋史選舉志備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應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是避親者就試別院及赴廷對雖考官不避也選舉志又云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禁假託宗枝選就服制者然考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為文院檢點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寶祐四年同年錄王應麟為覆考檢點試卷官其弟應鳳名列一甲第九人當亦試別院者而錄未之詳又與嘉定時免差充考校之言不合或淳熙以後改復舊制有親屬赴廷試仍不避與

札

姜西溟編修宸英著著滿園札記閱百詩徵君乙之改札記為割記西溟引爾雅郭注春秋左氏傳孔疏皆有簡札之文割字古人用以奏事注疏家未嘗及之不從閩徵君說其自序如此名禮案割字不見於說文說文札也又札也互相為訓古時簡札用木為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注以牒為械索隱牒者小木札也而漢書路溫舒傳載以為牒注小簡曰牒與爾雅釋器簡謂之畢注義相通則牒注簡所書之字義通釋名釋書契札也編之如齒齒相比也然則後人隨筆記錄當用札為是閩徵君以割記名書並欲乙改滿園札記過矣割廣韻以鍼刺也用以奏事唐以後皆始見之

鄉會同年會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諸處士同鄉曲井同路者其在朝及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此即今同鄉同年團拜所昉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錄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各一道二月十二日錄院勅差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三月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續承指揮添差到對讀畢充初覆考同共考校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殿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典客各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絛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登國公鄒國公立題

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二十二人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特奏名一人朱子名列第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以朱子存也初奏第一甲董德元居首陳黼次之王佐又次之佐為吏部員外郎時與秦檜子燻不合見陸放翁所撰墓誌文集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温州瑞安縣時秦檜欲妻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為之語曰殿榜若還顛倒挂徐履依前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二錄宗室十六人無一人名登史傳其宋史有傳者朱子外蕭燧尤表二人而已表後於甯宗慶元間與楊萬里薦蔡元定徵之不起蔡乃坐黨禁以死譴人高張賢士無名殊失高宗造士之苦心矣高宗試進士於南省戒飭有司毋以繕繪章句為工當以淵源學問為尚事關教化有益治體毋以切直為嫌其事在紹興五年後復申禁程文全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則刻此錄之前一年事並見選舉志

寶祐四年同年錄

此錄體例與紹興十八年錄微異卷首載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覆考官各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對讀官七人巡捕官二人五月二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六月七日謝闕六月十三謁謝先聖先師登國公鄒國公六月二十九賜聞喜宴同日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准省割為期集所支用不敷再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七月四日拜黃甲同日欽同年於禮部貢院七月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卷末載文信公廷對策策尾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韻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賜詩一首文信公恭謝詩一首己未門謝表一篇

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二甲四十人第三甲七十九人第四甲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二百一十三人每甲第一日第一名第二日以下則曰第幾人治詩賦易書春秋周禮儀禮皆注於姓名之下名禮案此即諸科之設據史志宋初已然不必因紹興十八年錄中未載而疑為條例之後增也宋時本有選避之例是年王應麟為覆試檢校官其弟應鳳乃以一甲第九人及第錄又載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名禮考黃淳所作文公傳云年二十寶祐乙卯舉進士明年對策集英殿是丙辰年已二十一則是錄仍舉進士之年也文信公死於理元十九年壬午年四十七傳又云長而字之曰天祥舉進士以字行改字履善字履善亦見宋史劉岳申所作傳言廷對策第五而未宋史儒林王應麟傳則云以第七卷策首選明陳氏編年譜同陳氏所錄是紹興十八年錄尚附列董德元陳黼王佐三人原真名次此錄則未之及矣又如注通鑑之胡身之亦是科所舉進士見通鑑今檢第五甲

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字景參。小名蒲菴。小子子持。年二十七。不肯字身。第四甲黃。字東發。無小名。小字。年四十四。即著日鈔百卷者。名列儒林傳。世但知此錄以文公及謝陵二公而存也。謝陵得字。一名直。小名。小字。年三十一。二甲。年二十九。七人。陸秀夫。字。年三十一。二甲。年二十九。

山長

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爲山長。此隱居而有山長之名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置察御史。成道等。言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是山長亦所設官也。至順。江。志。卷十七。學。中。列。淮。海。瀟。湘。山。長。自。明。以。來。由。上。官。聘。請。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爲。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爲。院。長。著。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明刻房書始於萬曆癸未

慈溪鄭氏梁歷科詩義序。後附選義十則。其一云。嘉隆以前。時文號爲極盛。然未嘗有坊刻流行。自萬曆癸未。馮其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於王房。仲閱。慈錄。出。而選家漸盛。云云。雲谷臥錄。則謂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鈞元錄。不知十一年癸未。已有得士錄之刻。萬曆以前。則未之見也。

柳耆卿墓

漁洋山人真州絕句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真州。今儀徵縣也。後人求柳墓不可得。及閱宋人東南紀。則云。耆卿死。葬揚州縣之花山。遠近之人。每於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柳會。曾氏志。同。張。陽。今。爲。襄。陽。府。治。湖。北。通。志。不。載。襄。陽。有。柳。墓。亦。無。所。謂。花。山。者。宋。王。氏。象。之。輿。地。紀。勝。丹。陽。府。卷。七。有。花。山。注。東。山。亦。名。花。山。元。至。順。鎮。江。志。卷。七。引。潤。州。類。集。花。山。在。州。東。北。今。城。東。有。花。山。寺。可。證。是。潤。州。確。有。地。名。花。山。者。當。即。柳。墓。所。在。漁。洋。云。在。真。州。仙。人。掌。不。知。何。據。東。南。紀。聞。之。襄。陽。則。丹。陽。之。誤。耳。

查

文移中用查字。張氏爾岐蒞蕪。蒞蕪。開語。崇禎間。文字忌避煩繁。始改用察。疑是親王諱。考查字。羣書中無訓。爲稽察者。未知起于何時。

准

宋人名。愛日齋叢鈔。引于祿字書廣韻注。准。爲準之俗體。石林燕語。野客叢書。雙牖閒評。項氏家說。二老堂雜誌。諸書。言宋時用准爲準。避蔡京父及寇萊公諱而改。郭忠恕佩觿。則謂字林用准爲準。準之準。始于唐呂忱。考唐石刻中孔宣公碑。奉先寺像龕記。會善寺戒壇牒。溫彥博碑。皆書作准。是當時用俗體之證。又後漢書樊豐傳。唐章懷太子賢注。準或作准。然漢桐柏廟碑。已有准則。大聖之文。則不獨唐時爲然。

也。石林燕語。謂京師舊有平準務。蔡京爲相。改平貨務。是當時實有此禁令。朝野無敢不奉行之矣。大抵宋以前。官府文字。間用俗體。見唐書。已作准。及蔡京爲相。復借俗體爲避諱。用耳。宋。道。氏。升。野。如。與。陶。鑄。此。宋。時。避。制。區。家。諱。甚。重。不。僅。一。准。字。也。俞理初。丈正。贊。癸。巳。存。稿。謂。劉。宋。時。順。帝。諱。準。計。明。中。避。準。爲。准。未。知。本。于。何。書。

腰站

查氏慎行得樹樓雜鈔。腰頓二字。見于宋趙彥衛御案行程記。即今驛遞之腰站。

湖廣省分闈鄉試

雍正元年癸卯。御史呂謙恆。奏湖南士子赴省試。洞庭險。宜分設兩闈。奉。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渺。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爲。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尤。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共。途。觀。光。之。願。諭。下。遵。行。至。次。年。甲。辰。科。補。行。癸。卯。正。科。鄉。試。遂。分。兩。闈。焉。是。科。湖。北。院。待。講。德。論。滿。洲。旗。人。康。熙。乙。丑。科。進。士。王。謙。恆。字。天。益。河。南。新。安。縣。人。忠。節。公。維。祺。之。孫。康。熙。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五。十。九。年。庚。子。科。會。主。湖。廣。鄉。試。後。以。光。祿。寺。卿。致。仕。

滿洲文鄉試

王文簡公士正分甘餘話。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九年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二榜。至康熙九年庚戌科以後。合爲一榜。皆試漢文。謹考滿洲人赴文鄉試。只順天有額。其駐防子弟。初無在本省鄉試之例。嘉慶十八年。奉旨。各省駐防官兵子弟。准于本省就近考試。二十一年丙子科。江蘇浙江湖北福建廣東四川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九省。編立旗字號。不得過三名。取中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停止各省駐防文鄉試。改試繙譯文。滿。洲。子。弟。入。學。倡。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公。文。程。當。國。初。試。百。四。十。人。入。座。其。赴。科。舉。初。場。止。二。義。見。查。行。人。此。國。初。之。制。也。

門內繫鈴

宋人名。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于門楣間。而繫鈴于門內。復書于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捐館

唐吳達業志。夫人吳氏捐館於里第。名禮案。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雪華書韓文公山石詩。名禮得楷書韓文公山石詩長軸。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無印。考雪。李姓名溥光。早年爲僧。

後蓄髮授官。曾刻有萬安茶榜。王介州跋。稱其書法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又著雪菴字要一卷。錢遵王曾見之。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謂能控擲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為二十四法。讀書敏求記又云。字要序作於至大元年。蕭月。自署國朝。授昭文館大學士。李德光對。張秋。校。云。字要。序。元。大。同。人。少。為。頭。陀。號。雲。和。尚。大。德。中。詔。書。張。授。昭。文。館。大。學。士。名。德。所。以。敏。求。記。乃。黃。龜。圖。主。事。不。列。評。校。本。觀。此。始。知。介。州。之。言。不。謬。而。字。要。所。述。書。法。宗。旨。必。詳。惜。不。可。得。而。見。也。

修補門牙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吏部門前粘壁。有修補門牙法。梁氏玉繩警記云。今市肆有補齒。一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縱一舉手。使人保終身編貝之美。陸放翁晚歲幽興詩。染蠶種齒笑人疑。自注。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為業者。

手印

梁氏玉繩警記。元姚牧菴。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嚮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書賈稱道人

陳思賢刻藏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陳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或表元。或孫。或趙。或後。或云。在。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是。書。賈。有。道。人。之。稱。

袁清容論朱陸之學

元袁氏稱清容居士集。與松四書。朱陸會同序。其略曰。龔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狡。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晚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與深文巧闢為陸學者。不勝其誘。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為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和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

謝翠羽

趙氏翼陵餘叢考。皆怪宋史忠義傳。從文天祥勤王者十九人。而無謝翹。又據宋濂集。有翹傳。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諸事參軍。已而別去。則未嘗無其人。名遺案。元袁稱清容居士集。師友淵源錄。載其名。曰謝翹。南劍人。曾圖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尚嚴簡。氣鬱不自舒。困死。南劍州。宋。語。甚。略。清容蓋有所諱而然歟。圖志。當亦宋室遺老。毀家為僧者。清容以之與泉羽同稱。可想見之矣。

金黑白號姓

周氏春遼金元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部為白號。彭城郡為黑號。本於金史百官志。又云。完顏漢姓譯為王。譯為漢姓。當日屢詔申禁。恐其混於漢也。其說無可致。名遺案。元姚文公燈收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為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為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號。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號。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居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而各姓之次第。亦無他書可以互證。布色。今。百。官。志。有。誤。為。金。源。郡。第。五。則。又。與。志。相。合。

邸報

閻氏若璩潛邸記。邸報二字。見唐人詩話。韓翃除弼部郎中事。名禮案。二字見於史者。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轎。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汪應辰文集。與李運使書。聖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又蘇東坡句。坐觀邸報談迂叟。更以之入詩。是宋時即承用之矣。及觀孫可之集。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意當時之邸報歟。

書手

書手之名。始於唐。明陶氏宗儀耕錄。世稱鄉背為書手。唐臨報應記。宗衍應昭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病廢業。為鹽院書手。姜氏宸英漢園札記。則引唐語林。略慶度支司書手。而不及唐臨報應記。殆未見耕錄也。

太平翁翁

宋趙氏與時資退錄。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曰。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楊偉是唐穆宗時人。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儒家類。楊偉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錢氏大昕考異。以世系表。汝士子有知遠。知溫。知止。知至。知三。人。而無偉名。為疑。汪氏中述學。據古刻叢鈔。馬公藻志銘。楊偉撰。志載會昌四年。偉當為武宗時人。郝氏懿行。謂此楊偉。當別為一人。注附錄名。禮案。古刻叢鈔。所載結銜。朝請大夫。州刺史。楊偉。與新志不合。又為武宗時。其別為一人。審矣。惟唐會要。有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偉。詳正勅格之語。官名相似。當即其人。傳書汝士本傳。長慶元年。為右補闕。然則汝士及偉。皆在穆宗時也。

錠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萬。每。錠。各。五。十。兩。齊。東。野。語。和。錄。咸。平。元。年。金。人。蕭。括。軍。金。百。萬。錠。千。錠。是。稱。銀。曰。錠。之。始。至。元。時。乃。改。用。錠。字。元。史。禮。志。末。錫。三。錠。那。考。字。書。中。無。訓。錠。為。銀。者。其。字。初。用。作。定。唐。書。呂。川。之。結。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定。克。城。之。日。用。備。慶。一。醉。之。資。然。字。亦。不。古。不。如。錠。字。之。

壬子二月十二日雨中。以新得重刻吳元恭本爾雅中。翁以溪先生校語。除伯文外。手鈔於所著強識錄。半日而畢。偶憶李生甫先生跋盧氏抱經堂所校法言云。冷淡生活。勝於徵歌選舞多矣。嘆為至言。

癸巳存稿

會理初丈於先大父為年家子。嘉慶年間。曾館之於家。日從事丹鉛不輟。所著書。曰米鹽錄。凡二冊。後歸里。道光元年辛巳。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癸巳春。闈王君藻分校。得其卷。異之。決為宿學。薦而未中。撤棘後。始知姓名。因丐丈鄉人。得備觀其著述。詫為希有。商同人。釀金將付梓。丈亟欲歸。因謂事留都門。數月。釐正。十有五卷。題曰癸巳類稿。以是書輯成於癸巳年也。未定稿為三巨冊。曰癸巳存稿。丙申。丈再來都。名禮固欲索存稿。錄其副。弗之靳。錄既畢。丈取去。而以原本歸名禮焉。眉端行間。隨時增益者不少。其標目較米鹽錄已多至數十倍。蓋四十餘年心力所聚。可以窺見矣。越數年。丈歿。適張石州為靈石楊氏編輯叢書。石州舊有存稿副本。更取名禮所藏校訂字畫。刻甫竣。未印行。石州亦歿。今其板片不知流轉何所。為可嘆也。

周益公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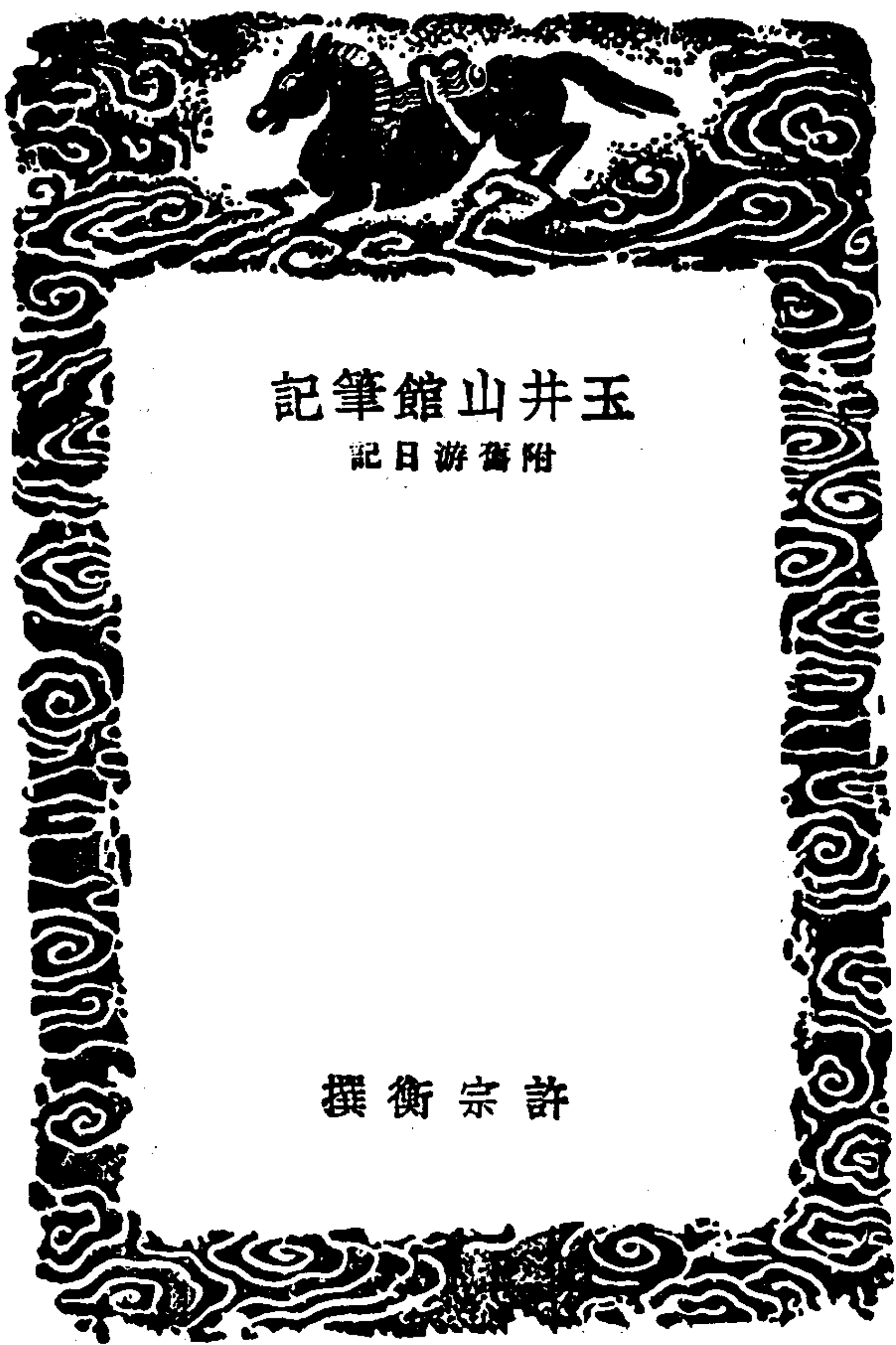
理初丈昔為孫淵如糧儲星衍撰古文說二十卷。又為問經堂孫氏輯緯書。皆未刊行。彭文勤公元瑞五代史記補注。粗有條例。以付劉金門侍郎風誥。侍郎延理初丈卒成之。晚年又為張芥航河督輯續行水金鑑若干卷。著述零種。為他人所借梓。不可殫述。其精核者。則於類稿存稿備載之矣。

章實齋語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益公此數語。實從閱歷得來。為學者不可不知。微懼一知半解。困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翫。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儲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心。可勝慨哉。

章實齋進士序葉鶴澂文集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修詩書春秋三禮明史。以次告成。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攻習。捨舉子業無以干利祿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俱以攻四書為學者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懸壺結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尚已。二十年來。天子右文。稽古。館閣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落落繼起。可謂極盛矣。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讐討論之思。而向之方王儲何諸家。其業閒有舉及之者。輒鄙棄之為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為世俗毀譽所入。則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

購書啟肆。於故紙篋中。得葉觀察橋西雜記稿本。因悉心搜剔。復得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易僅列異文。未有論說。禮記疏證。至檉弓杜黃止。中有數葉殘損。疑不可得。地名考僅七條。又徐壽輝韓林兒事輯。每冊僅四五條。蓋欲為而未果者。記中所云強識錄。則未見也。觀察與潘伯寅侍郎交在紀翠閣。余言之侍郎。侍郎索雜記稿本去。為謀付刊。因記其目。同治六年九月會稽趙之謙書。



記筆館山井玉

記日游舊附

撰衡宗許

己巳九月許丈海秋。遂實於我國。故舊嗟痛。海內人士。以陸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筆迹。且訊遺孤。蔭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應四方學者之求。近復得筆記一卷。屬嚴生玉森校而刻之。備游日記。則未成之書。亦附於後。我國者。當師京宜武。城南去蔭居最近。故徐氏之畫圖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樹如錦。蔭屢預其閒焉。丈既云逝。舊從游者。皆若虛行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事。末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酸側。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事不一類。言近指遠。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祖蔭。

玉井山館筆記

清 上元許宗衡撰

宋王彥輔慶史。鄭內翰久遊場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同試進士。皆備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韓作狀元。滿廷稱善。況命相哉。斯言善矣。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為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向采外議。而密遣內侍。尤不可訓。夢賈久虛。金甌難卜。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慶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間焉。忽一日。削案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廚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詞曰。是何穉若之容。忽視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慶史。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己。誠得然。以顛狂爲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顧狂者。皆僞爲耳。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慶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

款乃自削履致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語殊工亦可想見高致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但不足稱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萬船會通其國權歸教仁相國時二册案題一名如此石磨案一日東詩存權以議大禮與衆不合遭貶謫工爲詩其吹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墨樹連雲迥開花繞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禽今舊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重蒸欲菌雲出潤於泉漸黑蒼岩地微且妍毗盧石廬滿青天朝朝國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廬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國初時罕由進士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其時軍人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胤範始今開以進士爲之而捐例既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

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灼灼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迄喪躬而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拘羣兮則甚誤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東坡先生寄鑿城龍虎銘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警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昆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亦彭壽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誤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宵夜夢爲僧因思昔衡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未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憤憤憤憤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固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未去其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困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爲僧猶之夢王公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過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僻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遺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余自壬子成進士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進卷即蒙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試差辰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久而完卷尙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沿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幸耶

馬濟川汝祥凡部偶見余作楷詔曰此君書耶何不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殿廷書多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山翰林庶常改中書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濫劣不堪識固宜飽飲一升墨蠶魚竟有昇仙時上清對

講誰授之變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余既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輿到以意運腕似有工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往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爲人書屏扇常後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顏長道孫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老尤甚不論他人幸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人常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尙不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之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衆以爲不工使應選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勗余習楷且曰此何難若不願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一等既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者已

余祀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百齡耶因相與笑粲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官寺則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第五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遠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官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駕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道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其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者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日關頭失香臭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季緒則多而元道山則少矣張毅修外恭敬斷徒馬圍皆與元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恭而無禮非特勞也且可死矣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滋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

做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盒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亦死耳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彩與光爭死活耳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緩步口復吐穢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既諷誦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實則翰林中泯沒於俗學者誠衆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常有人駱駝之喻誠惡作劇也

呂氏董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

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為古，然自晁氏外，已不盡然。況今耶？今之子弟，於見長老時，稱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誠又相習稱翁，其於勢位林奕者，猶謹長老而貧賤，則渺之，能以翁稱者，即子弟之懷感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突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矣。後此能為此體者，蓋鮮。理未精而動於氣，意不超而逞其詞，固靡有當者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略亦是分派。不無鋪敘之繁，惟司空曙意較精耳。

荀子課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幼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為事。今之事，殆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時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為虐。今士大夫賓筵不戒，至以詛僂市井語招誘侮，甚而片言終身成不解，抑又何也。嗚呼！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阻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於鞍，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邱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子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為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股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為學者之樂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疋思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為過，戲者有心而為過。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學。今之友朋談謔，能知此者既鮮，告以正言，輒迂之。如伯厚所言，蓋目笑存之矣。豈知揮塵之談，梨花之論，因匪鼎而解頤，無車公而不樂，賓筵酒坐，雅譚原多，盟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耶擒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耶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榮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觸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貓兒傳。郭貓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貓鳴。故名貓，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與之去，貓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謂其所守有足尚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魯語。

事韓偓，至效犬鳴。使貓能如師，以其技梯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誠深矣。余以為貓不甘以貓之技徇人，人乃以犬之鳴娛人，是豈獨師為然哉？行藏如鼠，語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師樂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偽者易敗，徒冒龜虎之名，負重者行危，空憐蝸蟻之智，余又讀柳子厚文，而為之太息焉。

元李仁卿敬齋古今註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為敦厚之貌，殊為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為敦厚哉？若曰氓之始來，詐為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賸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蚩，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曰蚩尤，以其為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樛杻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為敦厚，則真臆說不足據也。

儀徵周孝廉吉人，詳實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所書檄贈余云：心上無鈞不掛事，眼中有尺慎量人。二語若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為進之撰句。進之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畫蘭竹，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戒壇諸寺，草笠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同行，至山東登岱，為道士書數十紙。吉人因為余索書，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君京師時，尚居南城蓮花寺，常共飲，為余畫蘭竹，已失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藪淋漓，一時觀歎者衆。而曹秋岳靜陽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廷長令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間女，有姿色，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廢於大買，婚有日，女知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鎮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鳩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孺年五十餘，性侃直，僕婢小過，必絮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曰：憎亦任之，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呼！以此為臣則諍臣，以此為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古，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連青齊，藿藿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南人法，築堤捍水為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為相，因宗其說，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濰民鎮，皆設法耕屯。未幾復罷，古今良法美意，有益於國而為衆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懼近勞，今南糧雖由海道，而夷事未靖，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之憂也。

年來髮多白，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披將緝，好僻是癡，白髮將披，怒然自訴。又云：朝生暮拔，何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曠曠榮斯，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歎老，托諸文字，在於披緝，比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為，抑何憊耶。往年余友黃伯厚元培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

恐難之出也。日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鬚眉丈夫。拔之將為婦人耶。古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鬚亦未為過。然則蕭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隨集倪雨。自仲。自。昆。玉。兩文學。坐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為諷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蒼大贊。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庠。右倪謂行頭右庠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語。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之命名。未見以為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痛。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山病酒肺疾發詩。讀曰。妻孥恐復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飢。胃強滿。肺欲腹。輒破。其若為余言者。

翰林院衙門。在東長安門御河橋西南。余改官中書後。入直時。必渡橋。初時。不無悵惘。因記唐趙璘因話錄。言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為撈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撈項而望南宮也。讀者或忽略過之。余則思之。失笑。

山陽潘四農。文謂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儷。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耐。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余嘗歎頌其言。引以為戒。然作詩時。猶犯之。此中語云。不足為侖夫道也。

皮日休詩。學海正狂波。予頭向水頭。集韻。烏沒切。溫入聲。謂納頭水中也。余昔泊瓜州江上。見泗水者。頭出沒水中。如鳥。為一詩。摹其狀。不得。但有句云。出沒水中如鳥。鳴而已。及讀皮詩。乃知類字之妙。偶檢朱竹垞詩。有忽焉頰清冷之句。註亦引皮詩。然則作詩當博覽。尤不可不識字也。

漢賦。撲茂。至後漢漸輕。麗。然如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鏗鏘陶治。已趨聲律。而撲茂之氣。仍在。必非六朝人所能。又柳賦云。人情藏於俯仰。心惻悵以增慮。語殊有味。然渾而無雕。亦惟其時為然。

利口之喬夫。不如少文之穉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此言德不如才。然使貪使詐。亦何可少。特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為君子。小有才而薄孝弟。輕仁義。棄忠信。捐廉恥。終於小人。而用且多弊。才固不可恃乎。

余友金陵陳季珂。鳴玉。孝廉。性侃直。工畫梅。曾飲秦淮妓樓。被酒。偶油汚妓衣。妓回顧。遂怒。以燭抵之。曰。汝衣千金耶。妓笑不言。因憶晉書周顛弟嵩。嘗因酒。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使妓知此語。豈非妙謔。然笑而不言。亦雅量也。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賊陷杭州。約書八百里至京師。三月十三日。始見邸抄。傳聞賊前鋒至杭州。城中見大旗。始倉皇閉門。巨寇在郊。何玩之若是。妻敬曰。夫與人鬪。不益其充。拊其背。未能全勝。今辦賊隨賊東西。但尾賊後。方賊圍湖州。意固在杭。特聲東擊西耳。出我不意。鼓行而前。獨松關。杭之吭也。何以不益而守之。顧祖禹方輿紀要。餘杭縣西北九十里。有獨松關。高四十二丈。關在其上。控據險阻。為郡城西北之喉要。今賊由武康百餘里至餘杭。又六十里至杭州。獨松關非賊脫也。何以度賊必不由此。遂無重兵。

玉井山館筆記

11

玉井山館筆記

12

扼其衝。是其不可解者。

余所居秋隄。日遣僕灑掃。讀後漢書陳蕃傳。閉處一室。而庭戶蕭條。薛勳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天下。安事一室乎。乃知古人之志。量不同如此。余雖卑窮。思之而歎。況宰天下者乎。賊陷蘇城。警報方至。有當軸者。即樞府卜六壬。占其家之老屋存否。嗚呼。何奴未滅。何以家為。且玉石異閭。又何待問。其意中蓋并無山邱華屋之感也。

道光辛丑冬十月。與厲伯符。暨秋。恩。寶。昆。玉。遊焦山下。榻自然庵。庵濱江。倚樓俯檻。奔瀾可掬。院梅橫一畝。蒼蘚滿根。又松寮。開去庵不二百步。飛樓繚曲。江光延繞。水晶庵。距江少遠。與石壁庵同。至觀音崖。登吸江亭。遠望絕頂。西望金陵。東極海門。南瞰五州。北顧揚州。蒼茫無見。以北無山。故曰無所限也。由頂降而北。則曰別峯庵。可以望佛紺諸洲。僧云。桃花開時。彌望積霞。烟景絕麗。余嘗酒酣。與伯符。視秋坐石壁庵大石上。見銀灣一綫。屈曲西至。天雲既開。遠帆如鳥。鷗。鱗。而至。則峽。峨。大。船。也。晨登絕頂。海日初上。翠山奔赴。赤萬狀。寺鐘出於林薄。知僧。飯。乃歸庵。相與笑談。僧精烹飪。得鮮魚為膾。以京口酒佐之。薄暮風景尤盛。峯樹拱揖。於寒濤。鑼。鑼。中。如登蓬萊。乘風欲去。惟其時海上多事。戈船如馬。酒罷。輒復浩歎。今粵賊既東。長江失險。傳聞金山塔寺。已焚於火。焦山屯兵。登眺文。賦。之。區。變而牧馬矣。

康對山武功志七篇。王阮亭謂其文簡事繁。詞爾雅。余嘗讀之。語殊不謬。近日山陽魯通甫。一問孝廉。清河縣志。與邳州志。饒有史法。文亦樸茂。如漢人。且成於一手。非邇來擬拾無義者可比。又有王右軍年譜。援據精確。筆尤雅馴。

去介休五十里。地名兩渡。左右皆山。迤左為路。迤右則曲澗。澗。蟻。轉。相。赴。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其。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兩。渡。近。靈。石。即。汾。水。也。或。曰。即。冠。爵。津。水。經。注。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又。曰。累。石。就。路。築。帶。巖。側。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今。梁。閣。在。空。山。橋。如。畫。居。人。榜。屋。為。屋。飛。樓。相。望。俯。瞰。清。溪。若。海。內。無。事。卜。鄰。其。間。亦。絕。勝。也。

余祖居平陽府太平縣南柴村。去縣城二十五里。明高歷間。縣令武成修堡。堡其西。即古晉城也。顧氏曰。知錄云。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即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村人指為晉都故址也。距北柴不遠。然無基可考。惟土略墳。起。長。亘。若。城。垣。云。

金陵人為婚。有傳紅之禮。即古納采也。儀禮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至。女。氏。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行。納。采。之。禮。其。言。納。者。若。在。秋。內。納。之。義。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云。納。也。金陵之傳紅。則以男女生年月日。書之丹牋。為質。故俗謂之傳紅云。

王莽時。民犯錢。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極。重。兒。女。子。步。以。鐵。鎖。鎖。其。頸。其。長。也。傳。詣。鍾。官。以。十。萬。數。鍾。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今。犯。錢。者。無。此。苛。令。然。

玉井山館筆記

11

玉井山館筆記

12

犯而斬者甚衆，卒亦不能止。自鐵錢制起，犯者尤衆。又變而爲銅，幣亦不能革。雲南亂後，銅益少，於是禁銅不得爲他器，而私鑄充斥。民間患之未幾，主鑄之官乃私鑄，時抵所鑄之數，欺飾耳目，藉漁工費久之。私鑄之令漸衰，民亦相忘，不問官私與錢之美惡，然所行止於京師，出城數十里，輒不行。蓋所用之數少，而又不遠行，私鑄官買以時出入，而人不知，而國家鑄錢之工用，其經費皆消磨於貪吏奸民之手，愚意仍當重銅禁，唐錄事參軍劉秩所謂銅無他用，則錢益賤，賤則錢之用給，又銅不布下，則盜鑄無因，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刑，錢又日增，誠良法也。若果公廉奉法，何善如之。或曰：銅既少，故鑄當十者，禁銅誠是，然雲南亂未已，其源不足，禁亦何濟。不知天下皆行當十之錢，雖不禁銅，亦終不足。今當十之錢，僅行於京師，數十里外，仍用當一者，是民間自有制錢，而京師一城月所鑄者何往，始而奸民銷當一者爲當十，以牟利，既則貪吏買當十者充當十，以省工，故銅雖少，而京師之當十者未缺也。曰：若是則何必禁銅。曰：禁銅以重銅，與其京師獨用當十者，而銅不加多，何如京師亦用當一者，而銅不加少。私錢之銷，輕其罪，錢雖私猶可用也。銷錢之罪，重其罰，銅既少，益不可他用矣。輕重大小，合天下而一之，則其行久矣。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獨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之望，侍御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若有責，當人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問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

齊民要術，馬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生蹄痛，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則發難腫，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鬚而不振，汗未燥而飲飼之，則生氣勞，氣勞者，驢而不噴，馳驅無節，則生血勞，血勞者，則發強行，凡此五勞，驢驘皆同，余官京師，祇蓄一驢，余既職業清暇，又不常詣人，奔走伺候，無所資於驢，故驢雖老而疲，而五勞之病可免，余既無愧於驢，驢亦忘其驢，與余依且三年，惜余貧不能飼以善芻爲憾耳，或曰：君無奔走伺候之事，則驢將久立矣，骨勞固難免乎，嗚呼！骨肉復生，余且有慚於驢者矣。

吳蓮芬文，觀察與余交且三十年，自蜀歸後，以避兵居海陵，近刻雜誌一本，寄示余，報書略云：伏讀大著雜志，如記宋乙程甲事，雖以甲乙書，語皆明顯，可指其人，其他類此者尚數條，僕以爲閣下投老空山，與世俱忘，偶憶見聞，托之僕者，凡可喜可愕，與夫足垂教戒，彰彰者，無不可筆於書，示諸人，然無激射，隱見之法，直書其事，或失激說，或失抑抗，遂令故交傷人之過，四播於時，且使其後人讀之，傷慈孝之心，乖忠厚之誼，在執事固欲示懲勸，而論者或以爲愛憎，雜志亦史家之一體，春秋書法，不輕案斷，司馬遷亦互文自見，苟非亂臣賊子，未有直書其事者，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尙爲詬病，況直書其人之惡乎，若云非惡，更可置而不言，執事有人心風俗之憂，作爲詩歌，託於傳記，寓言十九，正自多端，何必疾首痛心，同於設罵，且此數條，或人既知之，或不足示戒，可以觀感，可以廉立，豈在是哉，褚季野皮裏陽秋，阮嗣宗眼中青白，亦視其時何如，語言之不謹，則文字之禍深，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君子處

叔季之世，所以貴賄而防機械也，執事豈不知之，而僕猶言者，固朋友之道乎，書去君久未答，後書至不復言，然則君固聽之矣。

庚申五月初五日，聞粵寇連陷宜興荆溪，又賊自攻破丹陽後，即分兵陷江陰，江陰古要隘，五代時吳越淮南，往往角逐於此，宋南渡後，江陰之防尤重，建炎三年，劉光世韓世忠皆軍江陰，以備金人海道之師，明初以江陰爲江津要衝，命將克之，使吳良堅守，張士誠遂不能越江而有江北，今賊據江陰，其去泰興通州一衣帶水，是江北心腹之患也。

余以脾病，遂不飲茶，又不善書，而好藏墨，坡公云：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吸之，余以爲烹茶而玩之，誠別有領悟，磨墨而吸之，則亦性之癖耳。

道光丙午丁未間，余館揚州黃鐵井，其地爲馬氏小玲瓏山館，園亭極盛，中蓄二老鶴，雖者先化去，余設視園中街南書屋，其一鶴常向余來前，舞衣翩翩，日久益狎，鶴爲康山江氏所畜，後歸鐵井，旋又歸丹徒包氏，包氏園中羣鶴不相容，李子衡汝鈞比部，乞歸，當日純廟幸康山，此鶴在焉，蓋百餘年物也，予衡將寫圖徵詩，海陵程籍菴解元，字光爲七古一篇，彙留余書，自以寇破揚州，傳聞此鶴爲寇所烹，浩劫茫茫，何有於一鶴，然回憶昔時，與鶴相依，且三四年，予衡迄未作圖，而籍菴詩殘彙獨留余處，非無因也，將爲長篇記之，先錄籍菴詩於此，咫尺名園富泉石，綺檻雕廊滿翠岑，中有老鶴獨法清，夜月蕭然自標格，丹頂凝煙潛退紅，縞衣亂雪還呈白，天外竹爲鳳鸞侶，人間可有神仙宅，當時親見翠華新，主人舊注金閨籍，招來一舞媚龍顏，從此千家識仙關，鶯花夢短本易過，臺榭人空那容惜，況悲舊侶夫雙栖，豈慕高飛橫八極，轉徙隨人徒弔影，樊籠到處宜垂翼，得翠不耐雞鶩爭，何地堪爲稻梁覓，遲暮依君亦前定，飲啄相安便難得，巡須愛敬如老成，爲伴孤高辭俗客，百年應解話滄桑，幾處先愁迷巷陌，難信終無出世心，只恐已乏冲霄力，不嫌塵垢更相尋，借爾桐陰賞清寂。

馮益都相國，爲毛西河納豐，賣花翁張姓女阿錢，爲小妻，年十八時，西河貧人，謂爲糟糠之妾，西河謂其色白，目有曼光，指削玉髮，委地可鑑，又謂以髮爲飾，爲百環，又謂既歸執箕，把筆學書，類已，又謂能歌，偶呼盲女街前，琵琶語，描描遂能琵琶，又謂嘗爲余早起呵凍，書刺，得心痛疾，遂有痕癬在胃旁，氣積不行，使婢按摩不足，則以兜負之行，又不足，繩筐而坐，推挽若鞦韆，任黃門傳所謂約綵爲兜，若花籃，坐其中，懸而左右旋轉之也，又謂昔夢鄰廟奶奶喚歸去，醒乃刻桃木肖己，縮生百環，皆送之廟，以爲懺，先是母生時，夢鄰廟阿母，其前鄰爲奶奶廟，後鄰爲錢氏，夢不知爲廟神爲錢氏也，故名阿錢，當母夢中見一婢，以白花一當，一寄使賣，故阿錢生而嬌然，且易折也，既送桃木於廟，謂疾可已，於是作留影圖，汪春坊蘇阮庶常，謂諸人皆爲詩題之，又謂聞大婦將至，徙居南門墳園，益都相國憐其窮，勸余開闢，阿錢堅不行，有假余意題之者，遂悲憤死，得高郵葛先生救復活，於是爲作回生記，既而仍死，未死時，泣而謂曰：願爲尼，隨君南歸，故死之後，仍攜其積薪蕭山，從其志也，隨葬者婢金絨兒，方阿錢未死，婢已病，聞阿錢死，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嘔血亦死，西河所傳如是，而余讀陳檢討詩序，及周清原贊

玉井山館筆記

善續長恨歌與一時諸家之詩。婉麗哀憫。想見其人。今遊豐登者。浩態狂香。煙埃猶昔。然知阿錢者少矣。及閱西河所為曼殊葬銘。與別誌書碑。遂節其略。編之。曼殊佛花。陳檢討所命阿錢名也。粵寇破常州。以四語號軍中曰。攻野不攻城。野空城自破。殺婦不殺夫。婦死夫自孤。賊目李世雄。金陵人。或曰名世賢。廣西人。其陷蘇州。僅數千人。兵勇降之者且三萬。是時蘇藩庫銀納百餘萬。而提督張國樞以所部兵無餉。潰散。遂死於難。國樞死。賊乃連破蘇常。至今未復。

符堅敗百餘萬師於淝水。古今極敗與之事。項羽抗四十萬卒於長平。古今極忍心之事。敗與之事由於特氣。忍心之事由於誠理。

京師風燥多沙。余用印泥。置應前易乾。印油又不易得。偶閱吾正術學古編。所載印油法。用香油浸皂角於器內。煎過放浪。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珠以紅為度。入絹袋中。用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鍊。久而益佳。余嘗試之。殊不謬也。

遼懿德皇后之變。人皆知之。余讀大遼觀書殿學士王鼎焚椒錄詳其事。為之慨歎。后賢淑。姿容端麗。能歌詩。尤工琵琶。方出開升坐。扇開。簾捲。有白練從空落。后位有三十六三字。書其上。左右解以此天書命。可救領三十六宮也。及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曰。貴家婦宜非。此何為。妃銜之。於是與重元父子謀叛。既伏誅。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功。進南院樞密使。威權傾朝。右而后家不相下。乙辛快快成。雍初。皇子濬册為皇太子。益思圖后。后時慕唐徐賢妃行事。嘗進諫。上喜。獵獨入深林。選谷妃疏。諫上雖納。而心厭之。遂稀進御。后望幸。作回心院詞。被之管絃。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后不知。已常與后對彈。登愧服。往。上亦召登彈箏。后諫曰。此重元家婢。女。獨無豫讓乎。因置別院。於是登益怨。而登妹清子為教坊朱頂鶴妻。與耶律乙辛通。登乃屬清同謀。后與惟一私。適乙辛欲因以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詞。遣送入直時。給后曰。此宋國武里塞作。武里塞華言皇后。謂宋之皇后作也。若得御書。便稱二絕。后喜。即為書之。而以己所為。懷古一絕。附於紙尾。乙辛遂以為證。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謂惟一私侍后。乙辛復密奏。巧為僞語。摹其情狀。上大怒。召后訊。后哭訴。上以鐵骨朵擊之。幾死。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乞請代母死。不許。遂令以白練自盡。后猶作絕命詞。時年三十六。於是白練之兆。乘始悟焉。初。上訊后。復指后懷古詩。願乙辛及參知政事孝傑曰。此是皇后罵飛燕。安得復有十香詞。孝傑進曰。詩中宮中祇數趙家妝。與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余讀后應制詩。及諫上游獵疏。深知政體。而回心詞語淫靡。其絕命詞。則又哀惻如騷人。獨懷古詩。適有趙惟一三字。斯亦巧矣。后好音樂。工歌詩。復不自重。故諷人得州焉。乙辛既與后家有隙。后又與單登有嫌。孝傑不明大義。且證成其獄。自古妃匹之受禍。莫甚於此。余故刪節而錄之。且以見元人修史之挂漏多也。

霞舉軒兩親部與余識。成豐庚申六月病歿。先是五月君屢過余。問兩中賊事。將疏陳得失。忽數日不至。詢翔雲曰。君病矣。不二日。君計至。翔雲曰。方君病時。夢與翔雲坐。旁一人白鬚亦黃姓。又一人白鬚九鼎。山人知君將上封事。告以時艱。非君言事時。不若修心養性。暫休數年。庶有為。君不然其說。山人曰。失此會可惜。遂然遂寤。不三日。君果歿。然則君之來去。皆非無因。而夢中獨及翔雲。則以君與翔雲尤習也。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買內翰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許魯齋亦以儒者不可無生計。誠以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又恐進退為廩祿所拘。或謂魯齋道而事畜皆艱。終紛心志。堅忍淡泊。固是第一要義。而不有養生之術。轉慮有失其生平者。此中消息。非貪夫所知。亦非矯廉者所解也。

孫明復先生為秀才時。常謁范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成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其詞氣非乞。容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明年。皆解去。後十年。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米秀才也。因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然則貧賤中多豪傑。在人能識之。而苟無親在。抑或所謁非范文正其人。抑亦當自慎也。

袁石公廣莊人間世篇曰。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於於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器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厄。行太高。則厥。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余因知才與節。固不可恃。道德仁美。而無弊者。亦不可恃。蓋無論其得禍也。恃道非道。恃德非德。恃仁非仁。由石公之言。推之。可以見矣。

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餅數片。佐以鹹粥而已。蜂糖餅。以麪與糖蒸之。麪作小窠。如蜂房。然或以此名為揚州人所稱。余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餅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小餅。猶即揚州之餛飩。餛飩有名重陽餅者。則金陵揚州。今尚有此稱。特未知形製與南宋時相同否也。又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明帝后忌辰祭期。詳列祭品。每月自初一至三十日。日有供獻。如初一。日捲煎。初二。日櫛餅之類。甚細。其每月二十一日。供獻。則用蜂糖餅。是餅流傳蓋久矣。或曰。五代時。揚州人以楊行密諱。遂改蜜餅為蜂糖餅。余按劉斧翰府名談。揚行密據江淮。潞人謂行密為菱溪。香為甜梅。揚州民呼密為蜂糖。非謂餅也。又江南呼密為蜂糖。遊揚行密名。見曾敏行獨醒雜志。

凡食魚。鯉在喉。買白餛飩之即愈。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此方。錫者南方之大麥糖。京師之關東糖也。訓詁之學。不可不知。不知訓詁。不能治經。不治經。不能積理。講空虛之學。往往輕之。余近年始稍稍從事。但勿死於字句。為穿鑿附會耳。本朝講許鄭之學者。日盛。為之易有根據。即如為古文。不知訓詁。亦多疏。

爾特以訓詁為古則大不可。讀三禮往往氣結。儀禮尤甚。以其節目繁碎。字句侷促也。蓋不求解而讀之。不知所作何語。索然無味。先觀疏注。旁證曲引。了然於心。斯即了然於口。故必先解而後讀。則亦易熟而不忘。

荀子天論。星隊木鳴。為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誠以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然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是固然也。然人君托於萬人之上。愛憎喜怒。未有能先之者。惟能畏天變。斯能修省。聖人以天命為可畏。況變乎。謂政平而天亦有變。畏亦可防其漸也。政險而無變。畏亦可保其和也。安得不畏哉。由荀子之言推之。意謂上惟求吾之明。而勿少開焉可也。然既已明矣。豈有見天變而不畏者。苟其闇也。雖不天變。又安可以天變為不畏。謂天固未變而安之乎。至於三人妖皆見。則雖畏天變無濟矣。然則荀子之所謂可畏而不可畏者。謂不可徒畏也。豈真不畏哉。

余母孫太安人。嘉慶庚辰。以族兄應闈入。撰三餘醒世一書。曾輯古文句序之書。之大旨。設言勸世。雖類小說。實無悖於教法。其時母之祖母余太淑人。高年喜人說古今事以為樂。故書之作。亦所以博老人歡也。今書存余篋中。無費不能付手。乃錄太安人序於此。夫學者載籍博。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詳哉其言之也。其所表見皆不虛。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亦有足多者。然書之十。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往往探其奇怪。而寫人之所難言。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不然談空空於釋迦。靈玄玄於道流。不然小子後生。佳治窈窕。平居里巷。相慕悅。卒然相視。歌吟笑呼。相引為曹。又不然男女雜坐。私情相語。握手出肺腑。相示誓死不相背負。若此類。皆日多。怪怪奇奇。令讀其書者。惟怪之欲聞。甚無謂也。吾兄應闈。教然仁厚君子也。以度量雄天下。敦厚周慎。口無擇言。恭儉下人。與物無爭。不感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平生嘗謂人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然其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由是益與時不合。前五六十年。南洋江淮矣。有若釋然者。於是譏諷辭。頗示已志。書成讀之。盡其書。其設心注意。廣骨肉之恩。妃匹之愛。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仁慈殷勤。意氣諄諄。懇懇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意使天下之人。每讀其傳。存之於目。思之於心。而因有以勸懲之。其素所蓄積也。至其書詞。意質直不加裝飾。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里巷婦。布衣野老。讀其書。耳其言。靡不通達。心知其意。烏乎。吾兄之盛德。自顧不合於時。退而論書策。垂空文。以自見其所稱說。豈盡無補哉。蓋此書成之既難。微辭引類。累數萬言。懼其多而易失也。故為之敘論。積成卷軸。凡若干篇。後之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白石詩說。載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行開之曰歌。行。悲如畫盤曰吟。通乎俚俗曰話。委曲盡情曰曲。又珊瑚鉤詩話。載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

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厲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竊近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性情。總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彼注茲之屬。是也。嚴滄浪謂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文心雕龍。謂二言肇於黃世竹。三言與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誦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古今詩話。謂詩者始於舜。畢之唐。歌。三代列國。風雅雜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死於棘之類。嚴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陸下。歌。柏梁篇祖之。又詩家直說。謂大雅維昔之宮。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康衢。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歌。易水歌。皆有七言。又曰。四言體始於康衢。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追天馬歌。體製備矣。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因學紀聞。謂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又謂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致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余舊日詩。有曉曉旄頭星。昏黃出雲亮之句。或謂亮。信也。若訓明字。古詩未見。不知習鑿齒詩。有煌煌開夜燈。旄旄樹開亮之句。是古人亦作明字入詩。今童子師。未有不令生徒讀石軍衛亭者。然其詩則不復知之。有儼然取科第。官清秘。亦未嘗目者。其詩二章。首章四言曰。代謝麟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雲。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邱。次章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寧關無涯觀。萬日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翠嶺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餘則瑯琊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前餘杭令。孫統。左司馬。孫綽。陳郡袁曠。王凝之。肅之。徽之。彬之。行參軍。徐豐之。皆四五言。二首。中軍參軍。孫嗣。散騎常侍。鄒曼。穎川庾友。庾亮。行參軍。曹茂之。上庾令。華茂。梁陽桓偉。王玄之。渙之。繡之。行參軍。豐之。郡功曹。魏滂。鎮軍司馬。虞說。郡五官。謝綽。徐州西平曹。華。皆一首。或四言。或五言。作後序者。孫綽也。

余以胃病不晚食。中夜輒餓。乃以蓮子去心三十粒。煮白粥極融。至水米不分。五更食之。到口甘美。入腹清虛。回思輩。雖五侯。亦覺腥穢可吐。蓋天下之至味。無過於穀。亦無過於淡也。張又潛粥記。謂張安

正本為寫且必改易矣而針穿記側獨見周詳今正本不得改易副本則不觀有一筆為寫則顯是古之

困學紀聞檀弓筆力左氏不逮東坡亦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見費寔深漫志

妾子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宏脫粟布被寇萊公蠟淚成堆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人之賢

舍李琪而相崔協如乘蘇合之丸取蜚蠊之博古固有此不平之事人亦但問所遇何時耳無字碑正自

不妨宰相須用讀書人是講也思之令人齒冷

盱眙王約甫明經名效成自刊其文曰伊嵩室集山陽魯君通甫彼之謂其學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業

之變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說以挽季俗救弊世已乃整柄於時苦性識猶疾不能容容浮滿無

所據其結轡而登發憤於文章及乎不遇取所著皆燒且哭年五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余由魯君言以

窺其文誠可擲擧元古揮斥壹切然知其文者卒鮮余嘗以示桂林朱伯翰丈凡兩月仍歸余他日見丈

丈無一語及之丈深於文者固如是元文覆瓿之歎古今皆同宜王君生時特致慨於桓譚不生子雲難

再也

道光乙未余初來京師識梅伯言丈丈與管異之先生皆姚惜抱先生高足弟子然異之先生則未之見

也後讀梅文又讀管文以謂梅文法備管文理精自丈與先生後此事歇絕未知金陵淪陷後來子弟與

高才生之四散者尚有人否二十餘年間若陳君少蒼王君雨嵐皆未極其才而死而兩君生時亦未以

文為執一而精之業甚矣生才之難而學之有成其尤非易易也

金陵治古文者管梅外惟雨嵐管梅宗桐城雨嵐才尤肆而賦敘記書牘浸淫漢魏六朝於八家中酷嗜

末既書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矣是本傳已結次為羅研傳又次為李膺傳二傳皆附故膺傳

祇敘武帝因膺善對以如意擊席一事而餘仍敘元起事至篇終無一語涉李膺乎李膺附見於膺傳也

史法應爾然於膺傳既以謚忠侯結之此處子鏗嗣句又似另結於法似未善且元起死於蕭藻元起傳

篇終敘之而於膺傳又以此事結之使人讀之殊以李膺一傳為贅於附書之例未合不如以元起死於

蕭藻事與其母不肯入蜀事李膺諫伐巴西二郡事皆書於膺傳末於法為完備也

余居揚州嘗與楊君季子朱君偉君汪君西谷食烹魚既徹隔簾見僕背立嚼其尾忽回顧余愧而去翌

日乞退余作爲不知慰撫留之婦曰此何爲者余曰食殘魚小故乞退則知耻昔顧榮見執夫者有欲炙

之色即割炙啗之陰鏗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其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救之得免鏗遇侯

景之亂行觴者救之得免人生世上何處非殺機亦何處非生機也

朱翌猶覺寮雜記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假說我

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假言萬事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

乎此與韓非子所載晉文公戰事岐出其言曰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閒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雍季

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

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舉臣曰城濮之役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舅犯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同一文公戰城濮事韓非所載朱翌豈未見乎而狐偃先軫舅犯雍季岐出如

此且左國城濮之戰皆未載文公行賞行爵事亦未有雍季也蓋其謀狐偃始之而終之以先軫韓非所

載當是別出朱翌既不据左國又與韓非不同未知所据何書俟攷翌字新仲宋南渡祕書監中書舍人

黃花道人朱齡字菊垞上元人。工畫菊。名甚盛。後畫山水。磅礴堅蒼。久之尤渾逸。年不六十死。與余交十年中。得其畫幾二十幅。兵後散失。僅留紅橋話別圖。扇面一事。迄今觀之。取形用勢。寫生描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洵如苦瓜和尚所云。致可珍也。

山東糧儲道宋公思仁字瀛若。長洲人。嘉慶間以政績聞於時。歲丁卯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家。方病。仿謝石湖字之術。以自卜。座客因公善畫。遂舉蘭字。公曰。蘭字古文作蘭。門字有二月之形。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蘭字中從東。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其吾長逝之期乎。已而果然。今以此術乞食者。衆矣。能如謝石者。百不一見。蓋以機觸者。仍以理論也。余讀獨學廬稿中有公墓誌。載此事。因記之。

宋石守道。所謂祖德先生也。其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此十字殊不易。少有近名之心。則仁或偏愛。義亦債事。蓋二者必交相濟也。

舊游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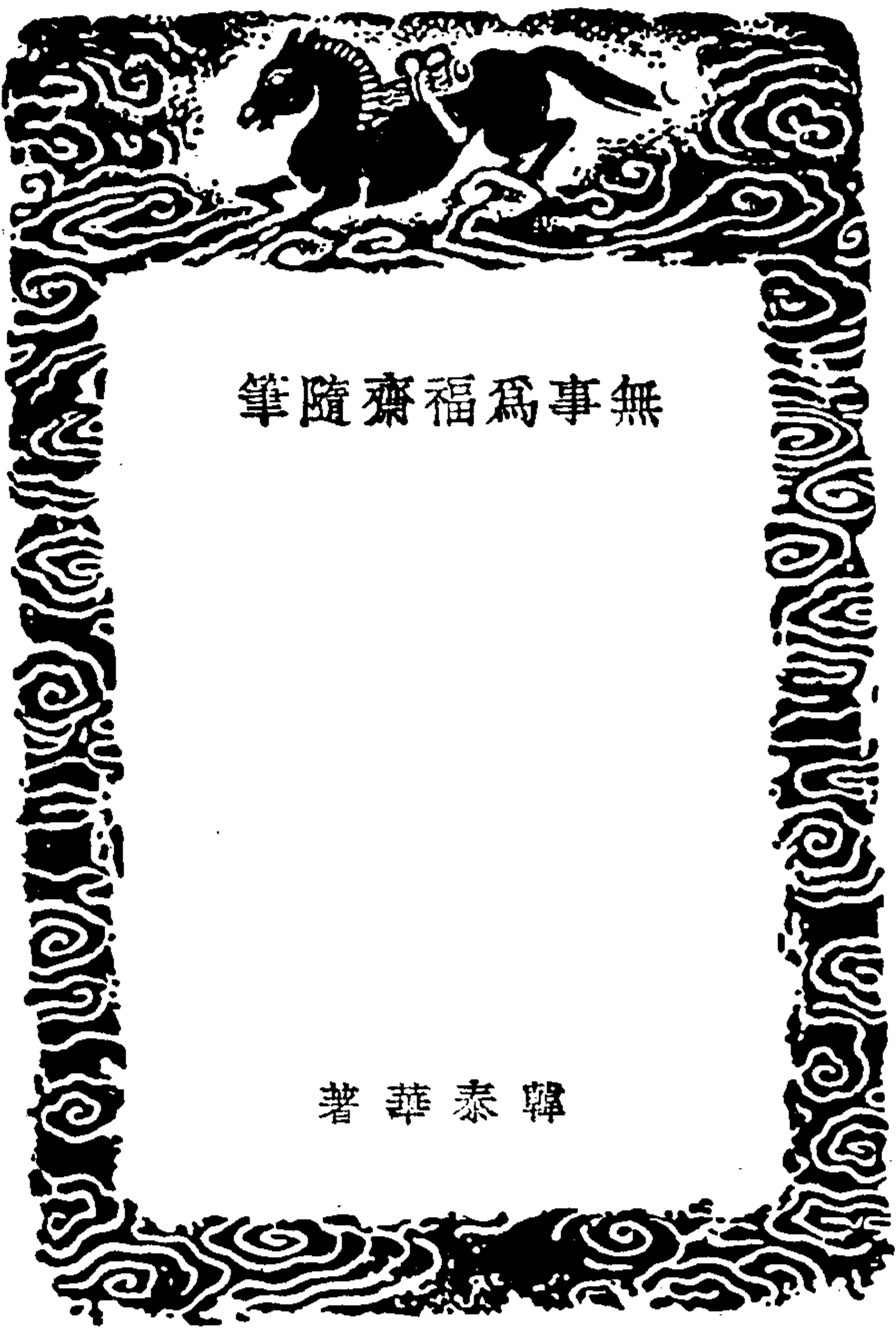
余方七齡居金陵。年二十四移家揚州。然歲必還金陵。金陵猶故鄉也。山水釣遊。迄於今不忘。咸豐癸丑。粵寇東下。金陵陷。越同治甲子。始復其城。余官京師。不能歸。鄉人來者。皆所登覽遊宴之區。問無復存。其與共登覽偕遊者。又死亡盡矣。國家用兵十餘年。僅乃削平。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天時人事。默相感應。用以復前之豐美。類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余昔所歷。則逸焉必不可再。夫事之不可再者。皆不可忘者也。爰於暇日。追誌其概。命曰舊游日記。其不繫乎游而因以及者。則連類書之。同治戊辰二月海秋自序。

嘉慶丁丑。外王父孫松溪先生。官淮南批驗大使。因獻屋金陵城北蓮花橋。余母孫太夫人。挈余居之。時年七歲。是為居金陵之始。是年九月。由大使君。與州官解至金陵。方依太夫人讀書不出門。

明年戊寅。余年八歲。太夫人授讀春秋左氏。仍不出門。五月。太夫人挈乘小舟。由蓮花橋南行。至秦淮。又西出西水關。遊莫愁湖。湖干華嚴庵。有徐中山王勝棊樓。樓祀王象。下為水閣。祀盧莫愁。湖之西南。隔岸為石頭城。城濱大河。風檣隱蔽林外。而湖中蓮葉。田田如散錢。鳧鷖浴波。煙日晃漾。與漁舟相激。薄莫。還過秦淮。燈火初明。笙管微響。青籬朱闌。時見人影。二更歸。背讀城樓之賦。訖數字。太夫人笑曰。遊誠可。廢學。是年遂不再出。

己卯三月。讀左氏傳畢。時易尚書詩禮皆熟。至是讀儀禮。讀文選。初為帖括。從孫先生承吉遊。先生舅氏。

敬齋先生族姪。多病。顧太夫人督教嚴苦。儀禮倍備。常讀至漏四下。益無間出門。九月。太夫人命一僕導余遊十廟。廟在雞籠山。山在蓮花橋北。不二里。為劉宋時。常次宗。聚徒教授之處。東即雞鳴埭。有寺。又東為臺城。後湖穿城流入。沿山溝中。溝長四五里。障以石闌。自臺城而西。又南入於秦淮。北阻於山。湖即秦淮之原。其山城南。東水關流入者。則原於句曲之華山。與溪水之東。廬山合於府東方。山西流入於秦淮。即今之東水關也。又西出西水關。至石頭城。入於大江。後湖名元武湖。即蔣陵湖。發原於鐘山。鐘山。將山也。入為青溪。故有青溪關。吳赤烏四年。鑿東渠。通北壑。以接元武湖。水南接於秦淮。其接秦淮處有閘。今不知其處。疑今東水關。即青溪關。今自雞籠山至西水關。皆曰秦淮。中間去山南。又東數里。沿河有青溪里巷。或古之青溪。而雞籠山下。明初立十廟。又名山曰欽天山。今廟無十。然猶曰十廟。方余遊時。亦但知為十廟耳。是日茶飲道十廬。道十居山上。真武閣。俗曰北極閣。後有亭曰曠觀。四望蒼蒼。江城塔樹。一覽可盡。道士長髯忘其姓。又十年。別一道士居山關。則能歌工操笛云。



筆隨齋福為事無

著華泰韓

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上

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精神册。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官名。

自明以來。精神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舖。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册。會試齒錄。猶是洪氏彙集所印。

高祖純皇帝御極六十年。親以大寶授之仁宗。真千古稀有。每歲頒朔。二品以上大臣。入乾清宮。仍給乾隆六十年至六十四年歷。紀文達公會拜此賜。親標月日于黃綾面上。蓋紀念也。藏之足備掌故。

盛京英屬略。其地產小果。名英。秋時以銀壺進貢。薦奉先殿。歲以為常。蔣協揆似有一目十行之敏。在軍機曰。睿皇欲觀會榜題名錄。公即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者只

一縣名耳。此與宋張文定公綱記相國寺染簿。皆天縱也。吳荷屋先生著帖鏡六卷。既列帖目次序。復詳著某刻何字殘泐。何處斷裂。一覽了然。帖實無所容偽。故曰鏡。

無事為福齋隨筆 卷上

無事為福齋隨筆 卷上

李義山故處士姑蘇李某誌文狀。以風水為患。松楸不立。風水二字見此。毋將隆傳。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查出少府。少府如今內府。黃崑園先生萬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披靡二字。可以分用。神劬傳。軍士皆披。

元諸后太子諸陵。皆在獨石口北。藍帽山。耿王金印。其制不甚大。篆文耿王之印。現貯禮部庫中。

古人塋地於未安埋之先。輒於楮錠。買諸冥司。質諸神明。其事雖不見於經傳。而近年出土者。有漢地節

二年石刻。楊置買地券。吳黃武四年碑文。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券。陝西新得金明昌碑刻買地券。其文曰。維大金明昌七年。歲次丙辰。五月庚辰。朔十七日。祭于□□□□亡考元□已於明昌三年七月十三日

殞故□□□□相地□□吉宜於京兆府長安縣□西鄉□前□東南原安厝□□謹用錢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彩信幣。買地一段。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內方句陳。分掌四域。□

墓伯封部□□道路將軍。整齊阡陌。千秋萬歲。永無殃咎。若□于犯阿禁者。將軍停長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味香新奉□信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安厝。以後永保休吉。知見人歲月主保人□□直

□故□□亦將□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違此約。地府主使。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皆安吉□□如五帝使者□□律令。按明昌僅六年。至次年十一月。改元承安。此碑係五月埋刻。故稱七年。

年未不惑。早見二毛。心厭惡之。讀山房隨筆。載蔣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髮。毛斑髮到斑時。已自難。多

少朱門少年子。擊風吹上北邙山。差堪自慰。宋張伯玉郎中公達。贈陳虞卿之奇詩。小園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橘童字頗新。

石苞傳。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乾乾應是塞塞異文。扁舟之扁。平聲。杭大宗榕城詩話。載黎士宏闕

酒曲云。新泉短水拍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竟作仄用。依其土音。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顆字讀平聲。

麤龍顏碑。輜車越斧。榮戟憶憶。越即鉞。憶憶即幢蓋。元耶律希亮傳。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則言沙陀在巴里坤者。非也。高居誨于闐記。亦曰甘州南山百餘

里。漢小月支故地。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唐張巡殺愛妾享士。金烏古論。黑漢亦殺愛妾。啖士。忠義一而有顯晦。蓋菊自四月至七八月。其開最久。宋朱昱有五月菊詞云。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即詠此花。

擊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為虞世南書。腕力千鈞。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曾訪之未得。元太祖調白翎圖絹本。太祖像魁偉雄邁。雙金龍冠。著紫龍袍。卓靴。手擎白翎於籠調之。傍立內監。畫

無事為福齋隨筆 卷上

三

無姓名。惟疑有題。亦不知何所據也。

馮開昌造像。不知何人所收拓本。文云。大隋仁壽元年。歲次乙卯三月。辛巳朔八日。佛弟子馮開昌。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石像六區。供養仁壽。乃隋文帝改元。是歲辛酉。非乙卯。作偽者。僅能假襲其文。不能推測甲子。考之立破。古於同時人手筆。亦稱真跡。宋孝宗謂胡忠簡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

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跡。晉陸機平復帖。刻於秋碧堂後。由梁氏入朝鮮人安氏儀周手。再歸成王詒晉齋。現存鄭親王府。鄭王別刻一本。

予性好讀史。幼病元史。燕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於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各家之文。收羅十餘年。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庫中所無。而元刊尙在者。擬先為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既成。尙未散布。即燬於亂。嗟乎。文之顯晦數也。余今心緒衰耗。無能為役矣。僅存元文選目。爾待後者。

陝西碑文。有石安字。皆疑匠名。按魏地理志。咸陽郡領石安縣。即今咸陽縣。

盛子昭寒山行。旅圖絹本。立幅寬三尺五寸。高亦如之。樹木槎枒。萬山寒色。漁舟一葉。江雁羣飛。有戴笠策蹇於棧道中者。有荷繖冒雪而行者。兩三茅屋。高挂酒帘。昔年江行入蜀景象。宛在目前。

漢厲王鈐見於京都麻肆。阮雲臺相國跋云。西漢修宮室者二人。一為廣陵厲王。一為大司馬董賢。賢在長安。瓦文高安萬世。較未尖瓦尤精緻。廣陵王宮名中殿。遺趾在揚州甘泉山麓。都城高徑。故曰廣陵。鈐與石皆存。石有中殿第廿八等字。鈐有中殿言三字。此鈐金質。鑲製。制度渾樸。班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按中殿言三字。取向書工以納言之意。故曰言册。書臣不作福不作威。王其戒之。厲王濟修於廣陵。不亡何待。

放翁詩。善用陰字。以心地清閒。故體帖得到。如乞借春陰。護海棠。正開卻要日微陰。月過花陰故故遲。春在輕陰薄霧中。無不入妙。一年佳處。是初寒。寒字妙處。又為放翁覺得。

許有壬至正集。滎陽縣東北四十里。有雙塚。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皆葬於是。謂之喜逢口。俗呼喜峰口者。誤。

味之濃者曰醞。香醞。廣韻。酒醱味厚也。放翁詩。茶醞無端廢午眠。東坡詩。江城白酒三杯醞。

北周文王廟碑。除原州刺史。在任清儉。與民水菜不交。水菜二字僅見。孟蜀時。王錯字鍾祥。最著書名。于道光丙午出守潼川。知城外有琴泉寺。即杜詩之懸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為雷震圯。內貯法華經全部。皆鍾祥所書。一時分散。恨不見之。竭力訪求於老兵家。獲數紙。以二紙贈劉寬夫太守。寬夫割其半。給劉燕庭方伯。予僅存一紙。裝裱藏之。筆法娟秀。迥勝翻本。靈飛經。

唐時小楷。真墨寶也。當日更於田間。搜得武成三年經幢。移置寺內。邀衆友聯吟。繪琴泉寺卷付之住持。當十錢。起于周武大布。後唐第五琦鑄乾元重寶。宋許天啓鑄崇寧通寶。唐宋行之。無不物價騰貴。盜賊充斥。甲申雜錄。荆公作相。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

簡瓦。古制甚大。如未尖銅雀。全者徑尺。非若今之小。而許民間用也。石林燕語。郭進守雄州。宋太祖為之造第。盡用簡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應用。宋主大怒。卒用之。

趙孟頫書襄陽歌白紙本。字大寸許。沖和圓樸。風神瀟灑。當是松雪翁盛年書法。款子昂為仲寶書。下有朱文趙孟頫印。後人添蓋本紙。趙麟趙肅二跋。隔界有石田翁閣聲皇甫欽題。

宋韓駒陵陽集。殿幕書事。花深曲水。流浚出。柳暗長廊。臆臆。明。放翁詩。雞已參差唱。窗繡臆臆明。倒用。李俊名詩。功名大抵黃梁夢。薄有田園使好閒。余謂人生若俟有田園。方好閒。恐有了田園。又未必閒矣。後見小坡詩。必待三徑足。何時賦歸田。又云。邯鄲一夢破。懷抱良編。李允傳。無所下借。注。下音假。今有所假借于人。而書下借。必疑其誤。

唐沈佺期則天門救改年詩。龍鐘上西鼓。振迅廣陽雞。龍鐘疑是鼓聲。謝應方。于元至元五年乙卯。在鳴鳳王氏家塾。作幕朋友置十七史。疏得中統鈔九百四十五頁。印置共四百六十冊。又裝潢作料費二百貫。藏書淡泊齋。蓋其時無汲古閣版。故十七史之難得如此。

宋王得臣唐史。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至五代則乘檐子。莊宗聞阿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檐子即轎。國初京師無不乘轎。唯有四人兩人之分。不知何時多改坐車。今則一二品大臣方乘轎。

屋之有廳。所以聽事。故古之廳。即作聽。吳興有項羽廟。土人呼為憤王。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坐。二千石皆於聽拜祠。王儉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廳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晉王浚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又謝奕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

宋孔端中。紹聖間為淳安令。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謂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元秦不華為台州守。夜宿村家。聞鄰婦紡績者。婦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可分其清者。爾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如言注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遠元師也。吾等不得嘗矣。婦曰。到底清耶。笑而罷。二事殊相類。

清真寺。偏天下莫知所創。其寺中有天寶元年碑。乃戶部員外郎侍御史王鉉所撰。其文不過援彼道以強合於聖道。謂西域有謨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國。散漫于天下。至天寶時。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據都而立也。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衆。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云云。按唐書。琪由鄆縣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正在元宗之時。列銜雖與史合。然詞義鄙陋。字體惡劣。疑非唐人手筆。

曰故昭帝紀。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此為官。今不居者。皆為之故也。

困學齋雜錄。撒舉。字彥舉。陝人。有詩集行於世。余每以詢關中人。無有知者。蓋撒本非姓。或亦金遺。

宜君縣玉華宮。為唐太宗避暑之地。剩有娑羅二株。其子燒灰。能止胃痛。常欲往游。聞敗瓦殘垣。俱無存矣。唐令汝成設法購求。僅得半磚。無年月。惟匠人姓字偽者極多。

蜀徵訪碑圖。嘉興布衣文後山鼎所作也。時年八十有一。老筆蒼秀。雖衡山復生。無以過之。後山精於賞鑑。家藏鐘鼎書畫。頗有雲林之風。余弱冠即聞其名。介人致書求畫。然未嘗一面。而後山念余不忘。古之所謂神交是矣。

徐星伯太守松著西夏書。將次成就而歿。曾見一冊。較吳氏西夏紀事遠勝。

徐澗橋明府元禮。浙之桐廬人。淳謹樸實。口無雌黃。書法直造晉唐。與郭蘭石大理齊名。小楷或勝之。以拔貢分發河南。卒貧不克歿。無子。其妾余家婢也。竟矢志守節。亦以困苦而歿。嗚呼。觀澗橋字氣厚而味醇。何命之薄如是耶。其名官俱不顯。

江西太湖石。向不著聞。錢直卿上舍師璋舟行。偶拾一枚。大僅三寸。宛如秋後殘荷。製為小硯。余填高陽。蓋一閱。纔老殘黃。重看新翠。掌中片葉呈妍。醉聽吟紅愛伊。猶憶當年。冷香不到秋深處。怎伴他鴛夢雙眠。有誰憐。袖底攜來。相賞風前。文綺拂拭黛輕研。恨芳去後。露墜江邊。莫是周郎相逢。又惹塵緣。專語。世裏人何在。這天然不費雕鐫。壁雲箋妙筆爭題。舌上生蓮。

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較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載。文達自撫浙至入關。恆攜以自隨。既屢跋之。復為其如夫人作記。蓋稱比諸明誠易安云。一日書買來。售驚喜欲狂。古香古色。真可寶貴。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唐子畏溪山秀遠。絹本。卷高五寸五分。長二丈二尺餘。是真賞齋舊物。前有劍光閣錫山華氏補菴家藏印。款溪山秀遠。正德己巳九月唐寅畫。南京解元唐子畏二朱印。焦墨皴擦。極似馬遠夏珪。而溪橋竹木。漁舟柳徑。杖策看雲。茅亭閒話。沙明雁落。山轉溪來。直覺子畏胸中有萬壑千山。何止筆端秀遠也。

陝西五嶽廟。有漢玉鼎。斑色陸離。出於滿城土中。畢秋帆中丞移置廟內。欲雨則先潤。真漢玉之無上品。

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下

宋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畫。有力絕人。世稱三絕。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元宗。大書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肅宗謂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又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宏在坐以為三絕。

呂憲表。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遼東太守略陽呂憲。葬于常安。始長安曰常安。北陵。去城廿里。石出于口。門鄉。高盈尺。字大寸餘。隸體六行。額隸書。表二字。弘始為姚與前秦紀年。是時天下大亂。金石流傳絕少。以大守墓而稱陵。足見當時無禁忌。

邯鄲盧生祠。過者必題於壁。然皆陳言污墨。獨天台鄭家蘭一絕。頗能翻新。詩云。人間別有大羅天。不向先生借枕眠。未報君恩與知己。此身無暇作神仙。

趙德麟侯鯖錄。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蓋母子俱賢也。

灑水燕談錄。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

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府亦愛服如此。其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條應補入詩話。遼一代文獻無徵。海鹽周春著遼詩話。余爲之補綴三十餘條。方將授梓。毀於金陵寇難。

小人於不千已之事。輒如毀謗。冀人敗壞。此末世淺風。無可挽救。因憶放翁詩云：月明何與浮雲事。正向圓時故故生。實有慨而言之。

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云：秦王薨。愍二忌。三月廿五日。是爲愍忌。四月四日。是爲薨忌。又郭昇客杭日記。十月十六日。先妣愍忌。是愍忌生忌也。今以愍忌爲死忌誤。

宋丁晉公侍宴。賞花釣魚詩。驚鷺風聲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余曾爲人題美人釣魚圖云：不知自有沈魚色。卻怪魚兒不上竿。同一著想。又送友人行。茅齋炊冷酒。夜雨絮孤燈。與唐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鑪影裏煮孤燈相似。

詩有偶得難於屬對者。亡內沈夢蘅女史有句云：蝴蝶夢迷蝴蝶草。屢對未上。後勉聯杜鵑嘯損杜鵑花。終不洽意也。

道光己酉。隨沈勉廬外舅樵稅九江。訪琵琶亭舊址。半已荒頽。時余用唐樵使英原韻。成二律。幾採翠柳影交加。寂寞荒亭未見花。斷碣尋詩舒倦眼。小舟破浪勝浮槎。雲來匡嶽山如畫。秋老盪城客憶家。此日風騷更難主。月明空自怨琵琶。浪齧濤翻刺此樓。煙籠遠水尚清幽。千年弔古無仙筆。儘日間情有白鷗。細雨斜飛多羣雁。大江東去足遨遊。蘆花楓葉蕭疏甚。依舊潯陽十月秋。外舅亦和二律。潯陽勝勝此何加。瑟瑟依然蘆荻花。動地干戈馳羽檄。兼天波浪泛星槎。賓筵間寂誰爲主。宦海飄零使當家。東去大江西去月。照人清淚滴琵琶。眼前突兀見飛樓。杖策登臨逸興幽。臺榭荒寒辭壘燕。煙波浩蕩狎汀鷗。勞人簿領風塵夢。老我江湖汗漫游。白髮青衫無限感。不關彈出四絃秋。幕中賦者甚衆。余再疊前韻。愛士憐才豈有加。安排筆硯更栽花。過客賦詩最有情。那知露草埋雲地。曾繫詩人貫月槎。不盡滄聲悲落木。無邊秋色屬誰家。白公仙去坡公杳。空聽江城板與琶。漫向當壚問酒樓。且拚雙履更尋幽。舊巢難返僧如燕。此來應客即去。古刹全荒佛對鷗。樓中尙存大士像。一樣青衫拋別淚。百年幾輩不空游。江州猶自傷淪落。我亦閒居易感秋。

隨園有二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關地誅茅。偶有怪石。使爲山。偶臨水。便濬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嘆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

汲古閣前漢書翟方進傳。厥子堂而構之。注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御名梓椽以成之。御名即構字。下文適遣大夫下。又注曰：淵聖御名。可知汲古閣用宋本。京師呼住屋爲宅子。默記閩詢仁問。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且晚且來。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又曲清漪閣。宋次道家藏書多善。居春明坊。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僻置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善讀書者便於借置故也。

宋人詩。每以料峭對融怡。孔武仲云：春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暖融怡。華鎮云：景陽不放融怡色。密雨猶矜料峭寒。蓋料峭融怡。融怡雙聲字。

宋劉應時頤菴居士集。僅兩卷。而詩味妙在鹽酸之外。陸放翁楊誠齋各摘其佳句爲之序。然不僅兩公所摘也。如世味淡無染。心源滿不波。山色綠自足。汀花細可描。縱云舉世無青眼。敢忘終身誦白圭。諸公有類隨陽雁。此老方爲透網鱗。北堂花在親何在。幾對薰風淚海衣。柳色肯如衰俗眼。向人還似舊時青。拈出與賞音共之。

宋朱翌潛山集。刻於知不足齋。乃從永樂大典收輯。其原集數十卷。想已不傳。多用成語爲詩。後村詩話。頗稱許之。余獨愛其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次韻稍回妍暖日。自喜掃盡積陰天。解顏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搔松養和。滿地落花人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故人大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略無車馬閒猶好。粗有詩書家亦肥。何必蟠屈排異也。

山陰鍾世俊能詩。僑寓鄞城。以錫工爲業。瀾於市廛。時人謂之鐵鑿。年七十餘。獨寄詩陳漁珊大令。五律二七律一。常年初出。相送去延長。及我句方摘。而君帆已揚。波濤千里目。風雨九迴腸。此意憑誰遠。蓬歸雁雁翔。莖髮都無黑。辛勤尚未休。雨中雙蠟股。秋老一羊裘。家貧兒偏嫗。身衰婦幸留。何時重聚首。別緒話網繆。憶君西去路漫漫。回首光陰指數彈。雞黍十年勞遠夢。雲山萬疊隔長安。春深漢苑鶯曉曉。月落句江雁唳寒。聞道官閑詩日富。可能桑梓念衰殘。

袁聽濤不知何許人。在河南獅子營旅店錄其七律。款款雙輪碾月行。水光人影馬蹄聲。郵亭近曉猶聞柝。灘路多歧每問程。露重漸愁征袂短。身孤翻喜客囊輕。扣門喚醒人夢。爲說朝陽樹杪生。吾鄉戴文簡公敦元。少嗜酒。不拘小節。落拓里市。過目不忘。家貧不能購書。借讀於坊賈。官至刑尙。輒坐驢車入署。數十載一布被。歿後莫不欽公之清德。聞公數理最精。滿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毀亦如人生死也。

夢蘅女史有雜揚吟社稿。秋月云：幾點疏星環北斗。一行斷雁叫西風。秋霜云：古渡聽翻楓葉影。板橋迹認馬蹄痕。此豈十餘歲女子所能耶。後更長篇大作。幾不讓古。歿之歲。謂我豈獨能以小詞讓人。數月詞又工。惜存者無幾。

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此卽先課後鹽之法也。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無事爲福齋隨筆 卷下

漢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註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此漢法之僅存者。放翁詩。阿囀音塞。略如郎罷老。得係能伴太翁。初不解。後閱履齋示兒編。閩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囀。乃知用方言也。元蔡廷秀送閩人之巡檢云。旌旗小小將軍隊。行李蕭蕭郎罷船。

既齋詩。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適賢詩。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注草花名。聞卽牽牛。北人呼爲喇叭花者。

湯雨生。胎其先武進人。大父大奎爲臺灣令。與雨生父尙業。俱死林爽文之難。雨生以廢爲雲騎尉。蒙阮文達賞拔。積官至樂清副將。能詩善畫。畫仿思翁。字亦學之。與予一見如故。咸豐改元。過余陶谷。慨論時事曰。賊至金陵無可守者。惟有殉之而已。後金陵破。雨生賦絕命辭。從容自殺。其別墅獅子窟。藉古樹以爲墻垣。面對鍾山。流水環繞。殊有勝概。

侯青甫。雲松上元人。嘗官訓導。善花卉。以所得潤筆分養親族。年已七十餘。金陵破。自縊死。其取畫資。有小詞二首極風趣。

陶谷在儀鳳門內。爲陶貞白隱居之所。有六朝梅。天矯不羣。匝地如古松。梅實迥異尋常。中有落梅山房。余借自張子春司馬。句留半載。樓三楹。藏宋刻書數十厨。外爲園。古木時花。牡丹最盛。亭臺樓榭。各有命名。余偕內子夢衛女史。竟日填詞賦詩。長夏門外綠陰如洗。不知有紅塵十丈也。

馮子厚。上舍。常之無錫人。博覽強記。精研金石。西雍外舅。撰常山金石志。曾延爲草創。先兄小米君。由廩爲水部郎。能詩善畫。常撰揚州畫舫詞百首。刻於玉雨堂叢書。

守閩者不識雙姓。往往呼徐揚爲徐。陸費爲陸。司徒爲司。乃讀石門銘。王生履之。可無臨淵之嘆。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當時之爲文章者。已如此割裂。

北方諺語。這一把子。陳高祖紀。帝討侯景。景望見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

兩唐白虎。宋亦有全州進士唐伯虎。見王翬隨手雜錄。

姜夔號白石道人。黃煒亦號白石。又錢文子號白石山人。不止香祖所記之雙白石也。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理或然歟。然我之所思。形諸彼之所夢。豈靈物亦託人以傳耶。道光庚戌。在江右。借錢子師環訪古城南。得漢唐鏡數十面。於是益加搜求。八月十四之夜。錢子忽夢有古鏡。細字幾百。售於南昌縣市。醒以告余。次夕中秋。相邀閒遊於萬壽宮。估衣攤有鏡。一急視之。銘字迴環。乃八子九孫也。以青蚨石購歸。其地亦適相合。異哉。沈西雍外舅必欲得之。爲作得鏡圖記。以記易鏡。將鏡歸於百鏡軒。李寶之學博瑤繪圖。題詠極多。寶之詩云。天邊明月圓如鏡。人間寶鏡光相映。時值中秋月更清。清光大來發高詠。成都太守志瀟然。早賦歸與心不競。道出西江攬月華。嬌翁解榻談清政。漢唐金石重摩挲。上下

千秋同訂正。聲鄉喜得鏡圖。銘泐丹文制特勝。八子九孫兆吉羊。子午規方十二命。豐城劍氣舊如虹。物各有主。緣有定。狗與退翁。藻鑑照秋豪。矧有香奩唱和隨聲應。曰歸曰歸。試看西湖一鏡清。鸞舞龍蟠卜家慶。又陽羨程大令嘉杰詩云。成都太守雅嗜古。琴鶴歸舟趁柔艣。辦裝多費薛濤箋。積俸先償馬援鼓。丈人一峰江上青。巴船下水快重經。樹衣使者今山斗。甥館論交有客星。滕王高閣薄城闕。勝友招邀踏明月。天上玉臺如許清。人間金鑑相逢。人天今夕兩團圓。手捧芙蓉思悄然。君是前身磨鏡者。開盒如遇舊嬋娟。鏡背銘辭四十五。刻之成文互飛舞。徑尺七寸圍二尺。權十六兩布指數。左龍右虎宜侯王。

陰陽配合出尙方。八子九孫燕且喜。漢宮春曉窺新粧。自來物必聚於好。前宵預聽燈花報。錢郎恍惚夢見之一。規端正容光照。君不見長水詩中遺鏡篇。君平卜肆增芳妍。軸簾布卦仙平仙。又不見王家阿嬌承恩偏。賜以蜀鏡值萬錢。傳紅洗翠顏色鮮。君自錦江來。金石供雕鐫。虛堂坐照涵青天。胡不載取奇字登几筵。集古錄附歐陽編。我欲從公借讀。一掃眼前無數之雲煙。英山金上舍泰調寄水龍吟。生平愛注龜魚。青眸雲水光中洗。暫拋籌緘。西江月夜。玉臺雙倚。說夢挑燈。尋詩側帽。錦坊花市。卻人間天上。一輪

同滿團圓。影吟懷。墜細剔土花痕。紫認蟬聯吉祥文字。傳紅寫翠。那回春曉。六宮多麗。劫換滄桑。綠深金石。古歡重緝。儘輸茶數曲。聲鄉佳話。付生綃繪。邵上舍建詞調寄月華清。蘋葉延秋。落花凝曉。一規如月初湧。載鶴人來。換取便分清俸。是何年巧鑿螭龍。想那日對飛鸞鳳。吟諷有連環銘語。尙方曾供。早向虛堂懸影。照九九峰頭。錦城山。此夜團圓。圓到聲鄉。鴛夢。護庭前松栢幽姿。添階下桂蘭仙種。珍重定冰壺。澄澈。更看高樞。

明顧汝和以端溪硯摹國學石鼓。嘉慶間。翁覃溪學士辨之。其辛鼓之首二字。從來諸家所未言。此硯爲新安曹竹虛侍郎所得。後轉入朱建卿助教家。曾借揭一過。硯亦仿鼓式。上下周圍。刻十鼓之文。精妙已極。適余購文五峰畫上海顧氏園林冊。卽裝其後。翰墨因緣。洵非偶然。

宋會要。載於永樂大典。徐星伯太守曾鈔之。約余同爲編纂。星伯亡而此書散。

漢書西域傳。屬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爲人面。註蘇音漫。故俗謂錢之正面曰字兒。背面曰漫兒。口外馬輪。猶是元制。康里脫脫傳。武宗在馬輪中。望見其來。又見林兀兒傳。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何義門批漢書云。作日下舊聞者。未讀小顏。是義門不滿於竹垞矣。

元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云。至正壬午。拂郎之馬至。龍鬣鳳臆。八天賦。備法魯。又王逢詩。流傳駿骨八十載。始見拂郎天馬來。周伯溫近光集。西域拂郎國遣使進馬。馭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諭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拂郎疑是佛蘭。

宋時邊將各有正副。宋郝質夫人墓誌。男惟幾。涇原路第六將。孫男珪。涇原路第五副將。吳珪墓誌。累功轉忠訓郎。權源原第十二將。又云。轉乘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將。與本傳異。

金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記。國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有司。給授勅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冠之。元鈔版以銅為之。四圍雕花甚細。中橫刻壹拾貳文。次又橫刻字號。外旁大字壹拾貳。下中都合同。尚有合同數處。為青綠繡。惜僅存其半。未能辨識。

關中每歲打鹿。必行圍。相傳須俟見白鹿。然後有鹿。否則無一鹿。白鹿項挂銀牌。乃唐物。已千餘歲矣。丙穴不一處。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四川石泉縣。亦有丙穴。出魚甚美。唐故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京兆杜府君墓誌銘。續弟尙書吏部侍郎鄭瀚撰。續弟之稱。見晉王虞傳。虞王丞相導從弟。而元帝續弟也。石刻中絕少。

何炯傳。累遷南康王限內記室。張緒傳。王儉為格外記室。限內格外。疑即額外類缺之類。明馬朴諱。引東方朔妻名細君。樊崇字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謂細君非妻之通稱。證以新出漢印王細君。益信。

馬鞭始制不用竹木。晉王敦請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未之得殺。又李昌符詠鐵馬鞭詩。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得之。汗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

劉燕庭方伯。著有昭陵碑攷。開底本在張松坪太守書齋。處不知刻否。惜未寓目。余曾得豆盧墓碑。是豆盧寬之子。恐燕庭亦未備也。前在陝。於昭陵細加物色。無人知有此碑。存者。已不及廿種。每經官拓。七人必鑿損數十字。故全文日見難得。恐再過百年。各碑愈不可問矣。

高僧事。士奇視銘。丁巳。已。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旋。潤色韶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廡再八。仍列案前。請養柩上。攜歸林泉。勳華丹辰。勞勩細旃。惟爾之功。勳銘永傳。余喜其得紀事體。宋趙抃傳。帝曰。聞卿匹馬八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東坡清獻碑。作一琴一鶴。

唐語林。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制。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又元王克敬傳。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可知履歷舊有。而不書於紅束。

始發者。相傳謂之破天荒。獨醒雜志。江西自國初。未有狀元。紹聖四年。何忠儒始以對策居第一。故謝民師寄忠儒詩云。萬里一時開破天。荒。又中吳紀聞。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鄭正夫嘉祐二年進士。獨破天荒。

金樓子。夏桀作為瑤臺瑤室象牙之席。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船於筒中。向見粵東。有以象牙裁片。細

鐵涼軟。編如竹席。梅為修麗。桃笙。東坡亦云。竹簟。五總志。桃竹出巴淪間。六朝人謂簟為笙。鏡堂詩話。有無名氏紅梅詩。押牛字。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蝶蝶詩。押船字。曰。跟箇賣花人過船。余少年喜用雜韻。和王揚甫茉莉花詞。押鹽字韻。點茶消得汗餘鹽。又羅字韻。金錢買得誇豪富。別有溫柔勝越羅。

用粵東來。又強字韻。大南強勝小南強。又荷字韻。此是人間六月荷。道光甲辰。整屋耕夫。於西略略河中。得晉歸義侯金印。獅鈕為俗子所毀。孫桂山二尹僅拓得之。印方六分。文曰。晉歸義侯。

百日禮懺。追薦亡者。大江以南。行久。宋王銍默記。李後主手書心經。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檢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左太沖吳都賦。曰。乘紫蓋。劉淵林注。紫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產於海濱。曾見閩浙製為紫醬。其味最美。紫醬之名。見武林舊事。

蝦蟇大者。能土遁。覆於盆下。夜必失之。張世南游宦紀聞。謂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更相餽遺。余在川。絕不聞有嗜此者。

游宦紀聞。宜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又有金等子。亦此法。金玉雖玩好之物。均不及古人品鑒之精。

關中亭外。翼由工部郎任正定守。聖誤捐復。選補大理。秩滿引疾歸。公為晉軒公之元子。以廡入官。山水做畫。兼善花卉人物。余妾公第三女。書畫緣深。情好遂契。長於盛夏。侍公點染。故癖弄最多。公在滇南。會寄點蒼圖。題詩四律。寄余京師。余於咸豐癸丑南歸。公先一年歿。有詩二册。亟欲刻之。而不得其稿。宋晁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於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效速也。嗟乎。誰能以此告有位者。早為國家人材計耶。

本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晝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元怯里馬赤。漢言通事也。阿塔赤。漢言羣牧所官也。薩都刺者。漢言濟善也。葛邏祿氏。譯言馬也。只孫賓。只孫華。言口色衣也。元太祖乎耶律楚材。為吾國撤合里。吾國撤合里者。謂言長髯人也。松雪齋詩注。討來。國朝語。謂免也。

說苑。魏文侯謂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海室。久而愈明。明於朝章。故也。明於兵刑。故也。非若後世之明於趨承。應對也。明於舞文弄法也。嗟乎。學問不講。而廉恥喪。廉恥喪。而官不足輕重矣。

杜預表伐吳曰。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二止於無功耳。裴秀傳。秀薨。其友人料理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人但知預而不知秀。

宋王逸隱軒集。有七律四。皆注曰。用進退韻。其韻曰。豪和。高柯。評庭。兄足。變難。問瀾。關。高。教。頗。逃。何。二首。由。豪。至。歇。一首。由。庚。至。青。一首。由。寒。至。刪。蓋。取。兩。部。之。相。近。者。以。是。爲。進。退。也。

北地薪炭昂貴。多拾馬糞薰燒。灤京雜詠。馬房納石茶添火。有女寒裳拾糞歸。柯敬仲宮詞。千官一色真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灤京雜詠。馬上琵琶仍按拍。風珠皮帽女郎回。玩齋集。上京大宴詩。風簇珍珠帽。龍盤錦繡袍。只孫元制極爲貴重。非上賜不得服。周伯溫近光集。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爲樂。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長樂未央玉璽。王逢賦。陰文小篆雲漢章。盤螭作鈕徑二寸。則天皇后玉璽。見集。董賢玉印。程魚門作歌云。龜銜方鈕二寸盈。大司馬董不記名。植徒仔玉印。歸粵東潘氏。衛青玉印。爲元姑蘇陸友仁藏。楊曼碩詩。白玉蟠螭小篆文。姓氏識得衛將軍。蓋秦以上皆用璽。漢以後方刻印。而王之流傳不多。或山易於改毀。如王逢詩云。皇朝內府多舊璽。盡畀太師後至元伯作鷹隼也。

黃潛日捐齋稿。灤陽邢君隱於藥。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詩云。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灤河。

晉盧江太守梁龍。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劉曉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子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說。況龐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龜官。削侯爵。頭等知龜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削一月。以肅其遠從之當。今聖明在上。士大夫家除服。竟有請客設宴。羣往賀喜者。余謂應依劉曉嚴禁。并治以罪。庶幾禮教不至廢弛。禁冒籍。始於唐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宋史紹興十七年。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二十三年中。嚴冒貫請舉法。

劉生椒輔字贊廷。江蘇甘泉人。世居縣之邵伯埭。幼孤。母薛氏茹苦撫教之。從學舅氏薛太史鳳翔。未冠游岸。性聰慧。經義外。於分隸書畫。筆事靡不嫻習。仿元宋人物。氣韻尤古雅。然不多作。故流傳絕少。入鄉闈。屢薦不售。年未五十。潦倒以終。上元方伯雄觀察。幼寓埭上。從君游。故藏君畫。余於觀察寓齋。見其所作香山消暑圖。深得老蓮筆法。因詢知梗概。而惜其溘沒不彰也。

唐子畏桃花庵圖。絹本。高九寸五分。長幾及丈。峰巒竹樹。點染精細。廣廈長廊。兩人對坐鳴琴。童子移花而至。春水溶溶。桃花亂放。神仙蹊徑。不啻直入武林源矣。末題。長洲惠茂卿善鼓琴。別號桐庵。清醇雅調。

善與人交。是日雪壓竹窗。香浮瓦鼎。請其再一鼓行。僕雖非延陵季子。洋洋盈耳。必能知君志趣所在。正德辛巳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晉昌唐寅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朱文南京解元印。後有文休承題云。唐先生伯虎名寅。姑蘇人。負俊才。能文工詩。翰墨極精。與先君衡山公游。公以其書示刺史曹公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然尾之魚。不夕當化去。已而果得解。北試復擢會魁。放榜後。因一俗子關節。殃及先生。不置辯。竟至黜落。悵悵。浪跡江湖。都留僧房妓館。晚年奉佛。潛心聲律。此圖正其得意之作也。即桃花庵先生摹寫一段。別業景致。三十年來。惠君所藏。不識幾易主人矣。展卷不勝今昔之感耳。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文水道人文嘉記於居士山莊。此段小楷極精。

雲溪外史畫冊。宣紙本。共十頁。水墨青綠相間。較余所收摹古山水冊。更爲秀韻天成。靈趣溢於楮上。是蔡友石太僕世松所藏。第一頁題云。端木爲余言。楚山渾厚。與吳山平遠不同。極似董北苑。蓋北苑有瀟湘夏口二圖。楚山粉本也。第二頁題云。金光閃天半。木葉如黃雲。旌幟紛來下。恍見雲中君。楚楚關望隔。瀟湘黃葉。第三頁題云。楊子江中渡。楊子雲帆。圖裏指雲帆。江山雲霧楊子歸。帆圖也。第四頁題云。秋夜與端木南星諸子。立東泉柳汀月下。屬余圖之。并賦五言。索和。草徑過橋波。晚煙橫秋。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行穿暗樹影。立盡豆花風。壽平第五頁題云。龍潭江口望鐘山。空翠瀟然。楊子雲帆東下時。曾有詩記江行勝地不。戲圖此間之。第六頁題云。楊子北郭尋秋。有悠然見山之意。第七頁題云。老樹倚欹石。古根綴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風下煙。竹鷄穿荒岡。半亭棕櫚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輕霜。高吟秋樹底。坐攬清翠光。端木新構秋。接根軒傍架。一種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第八頁題雲。曉雲江岸。看京口江山雲煙吞吐。米家父子一生得力處。予以僧繇沒骨法求之。似有合也。端木屬予畫京口雲山。拈此索笑。山堂雨後。壽平第九頁題云。紫藤花下峰西閣。東泉勝處也。南田第十頁題云。春雨圖。癸亥春。南田壽平畫東泉春曉圖。望隔池波岸。隱然深崖。瀾道。南嶽山莊聽雨時也。

凝禪寺碑。居士趙融款曰。蟻蟻無命。椿柯亦凋零。神飄生滅境。如雀飛空瓶。元李存詩。留世但知瓶有雀。余輓人時云。雀瓶空。本非真。

候鯖錄。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北方時有此語。而不辨曹字。

燕王爲慕容翰造可手弓。註。可手。便手也。今俗稱物之合用者。皆曰可。菜則可口。衣則可身。皆有來歷。石田著色山水卷。高八寸。長六尺餘。絹本。淺著色。平淡古朴。老筆紛披。是石田晚年之作。張茶農深跋云。無一筆仿古人。卻無一筆不與古會。畫中之佛。庶幾近之。

衡山溪山清遠圖卷。高一尺。長八尺。冷金箋。圖中林木蒼秀。兩人溪邊對話。茅屋數椽。小童遠遠渡橋。而至。極有逸致。乃文畫之最佳者也。

無事爲福齋雜筆 卷下

三五

晉宣帝拜慕容廆曾祖慕護跋爲率義王。劉曜拜苻洪爲率義侯。此見於史者。余有晉歸義光王。晉歸義胡王等印。方寸許。馬鈕銅質。極堅。

漢五鳳鏡。爲張子春司馬築池所得。余親見之。冶造極精。青翠可愛。五鳳二字尤清楚。真漢鏡最古者。兵燹之餘。未知尙在人間否。

祝枝山書懷雪賦卷。白宣紙本。引首許初八分書。臥雪高風。係正德五年。京兆爲吳門袁氏始祖懷雪公作記。文與字俱入高古。後失之。萬曆己卯。袁德門進士復購得。有文嘉李模彭行先題跋。至國朝再失去。袁振之又贖回。經汪琬彭璿顧濟諸先生重跋。傳至袁又愷上舍。卽五硯樓之主人也。嘉慶己酉。錢竹汀詹事題後云。京兆生於天順庚辰。作此書年已五十。有一筆法溫潤。如鍼裏綿。真得蘭亭內舍之神髓。世俗但以狂草奇險目視祝書。殆未識廬山真面乎。



雙塵譚卷上

譚 塵 雙

續 正

著 譚 承 胡

學校官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與太子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考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紀功令也。詳于取而略于教。不過開利祿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藏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倘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于世。則學者與于禮義。豈止彬彬文學之士乎。

橫革直成

成相曰。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畢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言益畢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按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陶即畢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直字類。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二字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王伯厚困學紀聞。內載此條。亦未嘗辨。豈以古來文字。魯魚豕亥。既久。或多傳訛。雖博物君子。不如闕疑與。

清 元峯胡承譚著

雙塵譚 卷上

俗語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難為人出表記。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分付出漢原陟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多謝出趙廣漢傳。告示出荀子。布施出周語。行頭出吳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功夫出王肅傳。手下出太史慈傳。本分出荀子。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商允注。家公出莊子。謂主人也。收拾出光武紀。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慚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見在出楚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可人出雜記。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十八九出漢內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若干出禮記曲禮。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新鮮出太元。本貫出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標星門

學宮紅門。世傳為標星門。未知所出。張列夫曰。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最上雕空窗櫺九條。下勻列圓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標星名義。或取此亦未確。據毛萇詩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詩也。杜仁通典註。靈星龍左角北為天田。甘氏星簿錄。右角南為天門。則靈星之象為天門。因謂之標星門。古靈輿標通。以標名門。故加木也。馬貴與通考。宋紹興中。郊祀前一日。皇帝入齋宮乘黃。令進玉輅于太廟。標星門外。標星門始見此。聖殿之有標星門。蓋尊聖門如天門也。

紙錢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為祠祭使。祈禱或用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于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龍宮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按鄧州乃不燒楮錢。呂南公為文頌之。浸淫既久。上下通行。幾若祭祀非此無以展敬。亦不溯所由來矣。倘有通典故。而效魯公先賢費之所為者。則雖愚賤必羣起而非之。以為狂悖而不可訓矣。

錢陌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偶年俗忌

北史。李繪年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始見于此。

三代鼎彝

三代遠矣。鼎彝之傳。至於今者絕少。或幸而傳。多損缺。勢使然耳。今好古者。必欲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黑色。而文藻精細者。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為三代物。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饗養一羊首。瑩如綠玉。其傍乃黃銅耳。蓋古鑄器用黃銅。歲久自然丹碧。其元質

不變者。止黃銅耳。後乃用藥染薰而成。殊失古意。

玩古三說

古物之興。由來尚矣。魯橋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鍾叔之離。此見于三代前者也。任后爭鬪。樂大辨齊器。寶憲取中父鼎。此見于三代後者也。然則物古皆足玩與。曰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玩古之病。一在于好其名。一在于強為解。夫漢之為言會也。古以美玉為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班。類今訛其音以為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劉錡也。鄭箋所謂鑄金飾貌是也。今味其義以為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鄒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器翠色見魯望詩。今鈞奇者以為始于宋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詎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焚庫鑄。鑄事而時而見之。曰宜。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錢。才百年。已如翠。會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而煇於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為解也。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履軌。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曰博古有圖。將循是以述之與。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已淪于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悟。悟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慮。慮生明。八者缺一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與。漢度華几者。皆非古與。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無真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今今削。古繁重今輕。古博而廉。今既而罕。古奇核而擢。今薛暴而壅。替今以往。其僥巧假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是三說也。余蓋聞之隨園主人云。

古硯

端溪下岩。舊坑卵石。黑如漆。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或有六七八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掘水汲盡。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石子石。今訛為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聲。或有綠條紋。或白紋如線。蓋豎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鑲包絡。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銛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而中岩新坑。色淡紫。眼如雌雞眼。大重疊而緊小。其瞳如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聲。世人見其希有。未嘗見古研。遂目為下岩。舊坑。不知此去下岩已低三等矣。金星。乃是萬州懸金岩。金星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欲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滿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或有隱隱白紋。如山水墨。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坯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今得之。不減端溪下岩。除端數二石外。

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雅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親。今有綠石洮者。多是澗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漆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

朱青川曰。予往在漢皋。見先生用手用硯板。有雌雞眼二。一在面。如菉豆大。下通底。一在橫旁。背鑄銘三十二字云。而飛而墜。不而害。而以妃而眼。二從二。而執玉奉盈。后其式而。乾隆庚辰。鈞仲氏銘。蓋端溪中岩新坑石。發墨無比者也。今藏余族侄德甫處。

骨鯁湯火咒

褚石農堅。氣集云。凡骨鯁者。以碗水虛空。用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治湯火咒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手握真武印。吹之。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成瘡。亦可療。為人拯治。輒效。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却蛇蟲。念儀康二字。可避狼虎。念林兵二字。可避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娑婆演帝。可避惡夢。又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濤。凡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書此以備用可也。

說儲奇疾

儲儲云。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成小兒者。知制誥。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其說。有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畫如鉤者。宋時女子犯。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噫。觀於此者。可見古今之遠。宇宙之大。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如墊夫之手足偏枯。猶未為奇也。不逢盧扁。那有醫藥。人何不可以養命自安哉。

禽獸通呼

陳潘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如鸚鵡不曰獸。而暹暹通曰禽是也。然虞書后。麋云。簞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

哥字異稱

顧寧人曰。唐人稱父曰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唐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棟。王瑛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又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是唐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甚矣其名不正也。聞楚語。稱兄曰况。弟曰弟。涇溪頭語。呼兄曰大。漢楚語。兄字增。偏傍。弟字減。頭。義皆無取。涇溪從大。亦是主敬。尚未至如唐人名之不正也。旌德廟首江郎語。呼母曰姨。嘗同呂秉儒同年。集京邸。偶述各鄉語。語作笑談。秉儒曰。此諸公誤認呼姨耳。吾鄉並非呼姨。乃詩經靡依非母之依耳。謬語果如是。其近古耶。其信然耶。又旌涇稱母亦曰阿姐。此與稱父為哥何別。

文章科目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可見文章之傳否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按王應麟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沾名譽得則委棄一切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應傳子虛試賢良方正極諫直言科應素謂唐三百年來不愧此科者唯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鬼公澍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舉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虛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燾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文選學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爾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派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照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文選之學廢矣按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按文選安陸王碑云亦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奔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奔之人註謂儲蓄精思非也

子思考

通鑑載子思言荷變于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已百有三年矣子思述事孔子未必至此時尙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母乃過于壽考乎又按言荷變事出孔叢子書自不可信又云三代世表穆契皆爲帝學子堯亦帝學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蘇則舜五世從祖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三從高祖而妻其女皆史記中之最可疑者此王應麟困學記聞所以有史記正說一卷也識者辨之

宰子

宰子與田常作亂楊繼山曰田常爲亂于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者死于田常之難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又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子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以議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可見矣此虛會爲尤妙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而龜山氏特暢發其旨耳

四皓碑

任昉著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形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按此一條云云雖伯厚亦爲所欺矣又按惠帝

時並未設立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任昉據此以爲人臣賜葬之始與趙家屠岸買事正相類向疑爲史公鈞奇之作非實錄也善乎隨園太史之言曰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夾輔東宮荷搖動之彼塚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也史遷好奇子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東林原委

故明時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成以其社屬焉若幾社應社開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霧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于復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磨礪扶正斥異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難也或賤養蠶下而託名都講或投足要津而寄籍聖賢或斥逐竄跡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汚或鄉賢名官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羣小集矢造言謗傷鉤黨成而門戶判於是齊黨楚黨浙黨崑黨宜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鑑錄同志錄雷平錄蠅蚋錄雞神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蚋並七錄而盡歸東林于是黨類並器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大鍼名在東林周之變注名復社大鍼露刃以殺東林之變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廷或投名受職或專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不勝誅者皆東林之孽也高忠憲公攀龍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良心被王安石滅盡嗟夫獨馮王也哉

廷杖故事

亡明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連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隨闔至杖所列杖百人衣屨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宜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排而趨左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開棍則人持棍出圍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昇之杖舉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烈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官之語言辨其顏色而點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其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如故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用厚棉重毡正德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于御史枷項祭酒枷項侍郎尚書枷項又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嘆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而不知者且以爲收養士之報何也

金子駿墨蹟

家文藻姪齋頭藏有明季金子駿墨跡不知得之何地是赴南京時與家人書書用奏本紙紙久而將腐

其文以郡人萬不可復多事。欲到南京見當事。及江南百姓言。又云。夢中夜夜惟夢大兄及二叔父。再步見父母二度。總因父母二柩未葬。以此係念。爾等再不必遠避。只欲寂坐家中。一切禍福。安心順受之可也。慈生送無易師處為僧。此我數年前本心。繼昌外甥隨我到南京。一路盼不見一親人。家中可設法銀一百兩。與公臺兄各五十兩。萬一無銀。可分田十畝與之。家中有事。留相賢在家答應。發進祿待信。下來一行。如相賢無事。相賢來更好。我下面事易處。十月初八日。南京字。大兄長生慈生二叔父等同覽。計共二十有二行。共三百七十字。有等是其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既熱察于天人時勢之交。亦詳審于我生死之際。微特綱常大義。持之甚嚴。即家庭細故。亦言之必盡。俾讀之者。誦其音良悲。而又並無噉殺。玩其志甚苦。而又不為激烈。是黃集古今來忠臣義士仁人孝子之大成。以優入于大聖大賢之域。而為有明二百七十年來一完人也。又聞公借諸生江天一。同公講學。里中。同行過蕪湖。天一突至。問遵古家。遵古字無作。蘇州人。與天一。遵古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一遽索收紙筆。書數字授遵古。金公時餘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之。藏于家。公之此書。或亦其時耶。何遵古當時莫之知。亦越于今歷百四十有餘年。而為文濤姪珍藏之。又令元峯老人及身見之。耶。元峯曰。此希世之寶也。德文濤。函學遵古以錦軸裝潢之。

蘇公碑

用脩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蘇將軍碑已斷裂。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請為浦城主簿。訪出以鐵釘之。復為完物。按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尹宛平。擢小軒廡西隅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十有九字。首篆有唐故雲三字。黎明表為作記。斯與石鼓文書為燕二寶。惜其出晚。用修無由觀之耳。吾涇縣有趙子昂書蘇公碑。書法遒勁。比美道教元教二碑。突過松雪齋諸法帖。歲久埋學宮中。人罕有知之者。後于每夕忽無故放光燭天。里人驚火趨視。從光處掘之。乃得是碑。洗刷遂還故物。神物護持。不信然與。

石辨

靈璧石出濠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中。掘地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岩岫。佳者如茵莖。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剖之。略不動。此必能收香。齋壁中有之。則香雲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偽者多以太湖石為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利刀剖之。則有屑。太湖石出平江太湖。石人取其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春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假山。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靈香爐。引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煙滿軸。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嘗與告身同置一籃。英州出石如銅鑊。聲亦如銅。倒懸生岩下。以錐取之。坡底有鑿痕。大者或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十。亦几案奇玩。甚可愛。枯燥者不足賞也。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質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春撞。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相燥體脆。又甚于道州。川石奇巖高大可愛。然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桂州石。靖江府所出。雖出自然。

而色不佳。質粗。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所用也。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棋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樹。

印章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為一種。謂之華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印章莫難于刀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無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僮僕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漢晉印章。傳至于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藉工人臨摹入石。非真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襲藏者也。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印固須佳。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邱茶洞山。必得第二泉煮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亦不能佳。印章與廢。絕類于詩。秦以前無論。蓋莫盛于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蕩然矣。

祝枝山跋宋三大家墨妙

祝枝山云。夫書心華也。亦性靈也。苟心華性靈之不超。則下筆自沾塵氣。曷所貴乎。乃宋代蘇米與黃書。開一代之奇名。擅千秋之盛。每有傳流。無不珍惜。如連城夜光。此非超羣絕俗之才。烏能有此耶。是書為三公合璧。尤覺迥異。向藏于尹殿撰。殿撰欲求守溪先生文。魏以金玉厚幣。先生固辭不受。殿撰因出是卷贈之。先生喜甚。實愛過于球璧瓊玕。余也素知其事。迄今二十餘年。未敢有請。亦知先生之珍愛鄭重也。一日公邀余飲牡丹。先生歡甚。余得婉辭道之。而先生亦不為吝。遂以出示。覽三賢墨妙。殆非人間所得者。拜觀殊覺花神香銷。色褪。奇哉。余遊于先生之門。蓋亦有年。所見所聞。亦云不少。及見此卷。令人恍然若失。所謂觀乎海者。難為水。不其然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二月望後二日。枝山允明謹按此卷。首為東坡老人蘇軾墨蹟。書遊惠山詩。詩用唐寶王武陵寶筆朱宿三詩原韻。首東坡次秦少游。次僧參寥各三首。共詩九首。前有引。後有跋。字如大姆指。次為襄陽米芾墨蹟。首書陸羽惠山寺記。次書獨孤及惠山新泉記。次書自作惠山流泉歌。并跋。字如小指。次為山谷黃庭堅墨蹟。書惠山記。一長篇。字大與蘇書等。而數亦如之。後之跋者。一元翰林學士揭傒斯文。一篇。一奎章閣學士虞集七言絕句詩一首。一雲林生倪瓚誌一篇。查雲林誌。錄虞揭後。而考其年月。則在虞揭前。又得梅道人吳鎮句曲。外史張雨兩題名。而終以祝跋。諸跋中以祝為最。字亦酷肖襄陽小行。嗚呼。美矣。盛矣。觀止矣。紙皆宋紙。墨皆宋墨。亦越于今八百年來。諸賢印章如新。裝繕完好如故。不誠希世之寶哉。夏五梅雨經旬。礎濕蠅附。瓦蒸煙集。晨飧不能咽。午睡不可耐。適兼人朱子賈是卷至。取命掃地焚香。表其展几。正襟危坐而觀之。蓋閱三晝夜。無倦容。幾忘手足之拘繫云。

亦跪。太夫人曰：是爾子也。與人戰，不知所云。太夫人謂之上堂曰：爾還認得爾妻否耶？于是與人者身如木偶，或推之，或挽之，心如死灰，如醉焉。如迷焉。蚩蚩以立，茫然終莫適所從。太夫人挽入堂內沐浴，易冠履而出。太守扶登上堂，須臾，絲竹說奏，水陸並陳，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矣。

宛平典史

桐城張總憲弟，忘其名，為人有膽力，初補宛平縣典史。見上官不行跪叩禮，直隸總督方觀城，其同鄉也。公見之，益倨傲，方以總憲公之故，亦不甚拔也。一日四更盡出巡夜，至米市街，見內監騎馬來，戴藍頂拖雀翎，甚橫。公叱曰：將何往？內監訊之，知其為典史也，因以鼻喚之曰：若敢稽嚙所往耶？公曰：吾職在巡夜，何不敢也？且汝係內監，漏盡而游蕩于外城，將何為？使止之，內監怒曰：若多大官而止暗，遂以馬策撻公。公亦怒曰：大小朝廷命官，吾巡夜而汝敢無禮，是抗朝廷也。呼役執之，役曰：恐係內大臣，不敢。公曰：吾知執犯夜人耳，何問內大臣？竟執之歸。歸至署，升鼓坐典史堂，使內監跪不跪，使人押之仆地。公坐堂上，數其罪，而擲八簣于地，命行杖。役懼，公曰：有事吾獨當耳，不累汝曹也。乃杖內監四十，杖內監例不去。下衣，蓋待以婦人禮也。公不知命盡，視其視，而露其尻于塔下。杖之至流血，內監氣沮喪，叩頭乞哀。公曰：汝亦知不怕死，張典史耶？乃釋之。總憲公聞之，懼大禍至，乃反接其弟子朝門外待戮，自入朝見天子，叩頭乞死。天子露顏謂曰：汝以弟為狂悖耶？然以典史而打內監，有膽力，且必吾內監實激之，遂召見。公明日張膽，訴內監無狀，宜杖。侃侃而談，聲徹殿陛。天子顧宰相曰：此人不宜辱以典史，可予以縣宰。相畏其在京多事，遂徙以廣南遠縣。公到任，有治聲。署後舊有一祠，封皮厚有數寸，數十年未啓，論也。訊之吏役，僉云：祠內有鬼，怪新，必加以封條，不則往往為人祟。公不信，欲開示之。吏人羣震慄，不敢出一言。公笑之。至夜半，公伺衆睡熟，獨一人左持燭，右握斧，直至祠前，忽聞祠內呼曰：張公來矣。張公來矣。時陰風浙浙，燭光如豆，公持斧劈門，秉燭直入祠內，遍覓一無所有。左廂有石板一塊，公私念此中得毋有鬼怪乎？遂以斧起之，得白鐵數萬，公以數件上官，恐遭傾覆，遂告病乞歸，以自娛。其天年云：其族內張孝廉，為大兒先聲言之最詳。

修符中元

修符，山東兗州府生員，庚寅歲赴省鄉試，行至中途，遇一婦人，攜兒子哭甚哀，問故。婦人曰：吾子也，因歲歉負債多端，夫命以此償債，母子分離在俄頃，故哀爾。修問債若干，婦云：長錢六七千。修檢囊中貨，皆盡與之曰：此吾上省考費也，今且贈爾，以完骨肉。婦拜謝，攜兒回。夫驚問故，婦告以途遇好人贈金，此兒可不須賣。夫泣問如此好人，是何姓名？婦自悔倉卒昏亂，忘問姓氏，祇記得上省應考相公。夫曰：若然，尚好尋覓。聞鄉試相公中秋舉場，都當還家，我與若俟彼途中守候之，當可識認也。屆期夫婦同往，遙見修符跨蹇驢，得得而來。夫婦趨伏道側，邀歸茅舍，執禮甚恭。夜闌引入寢室，啓門直入中堂，潔供神像，紗帽紅袍，員領角帶，白鬚垂腮，修審視良久，驚問何神。夫曰：吾祖也。仕前朝為顯官，傳迄于今，僅存慈父子兩口，若非恩公盛德，賣去兒子，則奉祀絕矣。公德逾覆，何以圖報。修聞言，色動神飛，瞿瞿然驚，又攸

雙慶譚卷下

齊雲與夫

齊雲與夫某某，同伴中不省所自來，訊之，廣人也。住齊雲者二十餘年，適廣人有任徽州府太守者，奉母氏太夫人進香齊雲，抵山腰，遇與夫某某，訊得實情，訝為其父，迎歸終養焉。先是某某年二十許，齊力方剛，負氣自豪，與人鬪毆，瀕死，懼罪潛逃，窺身大江南北各寺宇，之齊雲終焉。方逃時，妻有娠，不知也。逾八月生男，又為所毆者遇，良醫不死，得從未減，亦不知也。後二十餘年，其子穎異，以包衣進士筮仕知縣，歷陞徽州太守，甚以不得父耗，積痛于中。太夫人長齋繡佛，進香齊雲，為夫祈冥福，憇山脚，換山輿，而與夫某某，正肩太夫人輿，于時春仲，天暖日暄，衆輿夫汗流被體，羣焉赤膊，某某以肩太夫人輿，未敢袒裼，太夫人輿中察察形，輒怛怛心惻，又聆其同夥話言，若解若不解，又道中未便致詰，歸而語其子太守曰：爾父存亡未卜，即有之，聲音笑貌，我亦不能記憶，然左脇下有猪毛一撮，是為暗記。昨見齊雲與夫，不知何故心惻，兒可徐辨之。于是太守亟命役喚至，至則喚進內堂，太夫人垂簾坐簾內，太守堂上立俟之。見則命無跪，亟命役去若衣，輿人立堂下，戰兢惕慄，若重囚之叢棘，去衣而脇下毛見，太夫人亟步出簾外，先審其旗籍祖父，次省其妻族父母，次問其因何至此，何罪而逃，輿人屏息不敢出聲。太守下堂慰之曰：毋畏，有話可徐直說，輿人色稍定，隨以次應對，語未半，太夫人泣然出涕曰：是矣。太守趨跪其前，輿人

仗以喜曰果若所言則令祖報我為不薄矣我何福以當之耶蓋修符者查州寒儒硯田糊口大比之歲粘親友仗助不滿十金中途遇賈子者一念不忍盡以贈之赤身踰險抵省東食西宿悉假同儕拮据進場漏下二鼓方假寐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呼告之曰今科闈題須宋魯分股方可檢元醒而題紙下首題孔子子鄉黨五字修如夢中言用宋魯分股文思滔滔若有神助三場既竣踴躍滿志自揣必當歸途遇賈子者邀之留宿抵寢所見神像則即夢中告以題義者也故不覺大驚而繼以大喜也逾月發榜果中山東解元君子曰修子之獲報也宜哉然何其速也或曰贈人未滿十金而報之以元母乃已過乎君子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濟人之急忘己之困豈爭多寡且不計其報而報隨之豈論遲速嗚呼如修子者可以風矣

先叔祖都關公軼事

先叔祖都關公諱遠字定侯少習錦囊書為家言兼精堪輿癸巳舉武孝廉三上公車不第值寧夏建造滿城郡守趙公以書幣聘隨制府岳公大司馬通公同出嘉峪關相度安西城保并以查漢託護工程命之勳旋蒙保奏再往擢定安西鎮城一堡五墩臺一十有三距家萬里盡瘁六載特授湖廣長沙都司督修武漢江隄事竣以節省之項為歲修建議詳明房均米朽請撥轉運以故隄工完固歷久不潰余丁酉續舟漢上故老猶有知者嘖嘖為余頌德敢不哀嘗有詩誌感云萬里岷江水滔滔下武昌分洩漢陽郡滾滾向維揚鐵鎖千尋斷金堤百丈強豐碑樹政蹟對此感茫茫蓋實錄也善針灸施藥餌所至有惠澤後委勸烽墩日馳八百里積勞成疾卒卒之前一日病大漸已決月矣忽侵晨署前吏役董伺候廉下親見公纏帽葛衫羽扇偕一黃冠者從署內出趨上前請安兼請何之公笑指黃鶴樓曰余借往樓上散步耳勿多言疾趨而去少頃署內哭聲鼎沸旋報公易黃矣嗚呼所謂羽化而登仙者不其信然也與

曹以南還魂

曹以南名學詩歛舉人晚任廣東某縣知縣以廉直著名強項令未幾致仕山居養病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以疾不獲強起從之登高涉淺備極勞動每思倦憊則吏人挽之同行條忽已越數十里至一都城見有宮闕如衙署狀吏人挽之進則見有深衣博帶峨冠而坐堂上者起問曰曹先生來乎適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見有捉頭厲鬼聲嗚嗚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某也曹記憶良久曰果有此案乃前任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問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何不伸理何草菅人命至此耶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為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堂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堂下捉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為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嗚甚哀則許以即拘官某對訊鬼乃斂形退呼前吏送曹暫回曹以頃間扶疾強行足體身殆不能步歸吏告以門外寒暄可代步俄頃有走卒策蹇至曹跨驢得馳甚迅速飢火內焚吻燥喉枯瞥見道旁古井下驢倚欄思汲吏倉皇趕上推曹墮井曹旋驚覺臥床上見家人子婦環床哭泣張目叱曰若等胡為者家人對以昨午魂飛閣一晝夜胸口未冰未敢入飲曹告以似夢非夢所見歷歷

旋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某老爺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聞于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口述于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徐存齋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揀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將領責生執卷進云大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拱立曰本道少年科第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嗚呼此不猶有古大臣虛懷善下改過不吝之風哉某聞叔高祖階平公嘗學兩浙時諸名流皆所攀援一日按臨某縣首題回也其心三月不達仁一節一卷破題云有大賢之仁有諸賢之仁揀置下等批云仁不應有兩種及閱次卷方里而井節文井田原委部署詳明乃信爲名手復拔取超等及揭曉乃兩東仇兆蘇卷也仇書梓其文示同學謂生平第一知己云此事可與徐存齋例觀

湯伯紀自敘

湯伯紀自敘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真留餘澤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能踐斯言矣此可爲作善不獲報者增長許多志氣許多學問又聞攻塊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座上同觀未見書真絕妙佳話也

宛陵童子

旌邑呂素字苞羽工書能得米南宮遺法年十三至吳門尤西堂學士贈以詩云宛陵童子世無雙大字能書一丈強是也詩載西堂全集

高道素乞夢

高工部道素初名斗光萬曆丙辰公車入都乞夢于泡子河呂公堂夢黃冠告之曰君與高斗光同年答曰是吾名也黃冠曰君乃是高道素寤而異之遂更名後三年己未榜發中第三十六名其同榜第九十名爲高斗光山東嘉祥人也余蓋見之間史擬遺云

齊陽白石

朱梓字維恭涇東張香都人己卯孝廉以咸安宮教習筮仕四川資陽令十載歸訪余方山別墅時正抱病家居扶杖迎之既坐訊以官况若何則對曰予有改古人聯八字兩袖清風一船白石兼有白石詩一首當爲君誦之詩云能使肥囊囊裝載數舟溢我官已十年歸舟祇一隻自笑無長物飄蕩輕如鳥大風吹之回浪高不可拍舟師苦難行沿江拾白石拾之亦何爲聊以充圭璧豈學南宮鮑魏同鬱林跡差可傲陳平免致相背背頭呼家人浮大白家人告以瓶罄并徐相謂曰縣令憂歸拾石可充金先生病還飲茶豈不可當酒乎主賓大笑而罷

折鏡字

己亥江南鄉試題鏡鏡乎唯天唯大三句弟元香望捷情殷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見其神情迫切戲之曰

吾爲君折一字如何。元香口報一鐵字。汪沉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半。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也。無疑。越三日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薦焉。

南昌某屠

江西南昌府某屠。操刀省城。會城中有結香伴朝南海者。屠商附伴。乘以其所業不潔。咸擯斥之。屠強從之。晨尖暮宿。食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既就寢。忽自付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棄我。記來時勿勿將業屠家伙。捆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衆侶。嫌哉。質明不辭。乘而回。乘就寢焉。既回。出刀而行。腰囊資斧不滿三日之糧。伶仃獨走。行三百餘里。許。忽亂山杳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腹中饑火如焚。殊不自克。忽傍山小溝。流出菜葉數小片。喜曰。此中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園。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牘。屠卑辭向問南海行程。並告調羹。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于麻篋中取糕七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爾。老人起身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堅囑閉眼。任有驚恐。萬毋開眸。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難以唱贊禮拜聲。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睜。窺之。身已冉冉而墮丹墀內。正值撫軍率各僚屬行香許真君祠內。爭前訊之。見自半空中墜而不傷。共疑妖人。衆役有素認爲某屠者。命權時收繫之。撫軍回。畫步真君款門告以前因。并請指示。令傳衆官。諭以新聞。遂給彩亭。給一鄉善士扁額。賜旌焉。君子曰。諺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觀于南昌屠子而益信。

朱青川曰。此余思泉四弟。經商江右時。所目見其給扁而歸而述之者。益信南海不遠。只在靈臺方寸間云。

衡水人命

陝右某甲。賃車北上。抵日將暮。去衡水縣四五里。有老人自言爲衡水西門外人。赴飲某鄉。泥醉脚倦。思搭車還里。掌鞭兒弗肯。客言老人醉倦。搭行何害。共扶至車上。甫行二里許。而老人偃臥氣絕以死。掌鞭兒惡聲埋怨。客言拖累大家數定。且又非吾輩謀命。不如共商一脫身之術。語次遙望旅店不遠。客與掌鞭共商。此係通衢。車行絡繹。不如委屍途側。驅車徑去。有誰知之。商畢。而來途叢樹中。有人突呼大言人命重事。貽害地方。理當鳴官。前途店傍。有甲長奔赴。驗明具呈報縣。縣以日暮未遑批令。甲長押客同掌鞭守屍。天明相驗發落。三人者守屍至。半夜天大寒凍。掌鞭曰。此皆客多事。連累甲長哥受此活寒。我等亦大癡呆。夜半屍將焉往。旅店又近。不如撥客數十文。沽飲市醪。天明候官可也。衆共以爲然。因取車上蘆席。覆屍道傍。傍壓巨石而去。去後五鼓。老人凍極。酒醒遺活。手推蘆席而出。恍惚記日間醉後曾搭車還家。何得仍在路間。又念去家不滿里許。疾趨而回。東方既白。沽飲者三人偕至屍所。不見有屍。驚惶莫措。相顧無策。甲長曰。吾有一權宜之法。事急且姑試之。當亦無礙。衆訊之。則云路北叢樹對面。某于

三日。前聞有婦人哭其夫者。想是新埋之屍。寒天想尙未壞。不如移掩衆眼。權以了事。質明官偕伴作至。甫見屍。命杖甲長數十。甲長自稱無罪。官怒曰。昨報老人屍。今適變黑鬚壯男耶。呈報不實。何云無罪。命榜之。甲長大驚失色。不得已以情告。隨命伴作細驗。腹下有膏藥一張。封臍。揭膏視之。血漬臍間。取出釘長二寸餘。立斃。差拘某婦至。一榜訊而服。則係某婦與舍榜寺僧私通交密。夫歸自外。共謀殺之。遂定爰書。奸僧斬決。淫婦凌遲。既成讞矣。而老人屍終不可得。則命甲長押客與掌鞭尋屍。立限十日內無屍帶比。其事遠近播揚。稍稍傳入老人耳中。老人謂妻若子曰。事頗類我。將毋我累客耶。當往觀之。隨進城。步至縣堂前。正值官升廳。方以無屍命杖。老人從衆中急呼真杖。屍現在此。携身上堂。客與掌鞭遙見之。大驚有鬼。一堂官吏倉皇。並大吶喝。而老人已匍匐案前。自陳前狀。官沈思良久曰。爾等亦知老人乍死乍活之故乎。衆對以不知。官曰。奇哉。此皆冤魂之所致也。往者叢樹之呼。亦此物爲之。奇冤已雪。諸人何辜。均予開釋。衆大悅服。

婿賣妻母

維揚江于九太守。攝篆涇縣時。某鄉民某。狂蕩無行。千金之產。耗立盡。只遺一婦少艾。婦母某氏年五十許。孀居無子。一日婿因賭虧逼債。倉迫。串通鄉棍。私領少年娶婦者。陰窺其妻。暗立賣契五十金。擇日過門。屆期則迎妻母至。以伴朝九華爲辭。五鼓催起蕭衣。梳洗整飾。裝既畢。而陰令娶婦家肩輿人。攜歸。質明抵門。娶婦家放花炮。迎進中堂。陳設香爐。花瓶。燭臺。鼓樂。作新郎。拱候與旁。啓與一老婦人走出。問故。新郎憤恨退避。如不欲狀。旁一婦人笑謂曰。新娘子歡了包矣。老婦人疑神片時。酒攬旁婦。徐徐步進內房曰。我知之矣。好語新婦。且莫聲張。管在老身限七日內。還爾一少年。標致老婆也。蓋老婦者。私念其婿如此無行。何能養女得所。不如以女轉嫁此人。即認之官。亦爲自賣其妻。于理無礙。心口商既定。則呼新郎直告之。故。且命于三朝挑茶。認女。并遣婢告女。老年嫁得所。擇七朝迎女。喜酌過門。屆期女盛裝至。則以前所陳香爐。燭臺。花瓶。鼓樂。進中堂。老婦自來啓。扶女出。告以爾夫立契賣爾。爾母主婚。隨呼新郎展拜成禮。送房合。登女始而勉強。繼而自然。蓋居然燕爾新婚矣。婿家聞之。竟鳴于官。官爲江公子九太守。隨票拘兩造質。娶婦者以賣契呈驗。婦母率婦跪訴。根由。江公拍案叫絕曰。世上有此等有識有膽老婦人。着實可嘉。因喚其婿責之曰。爾自賣老婆。奈何以岳母頂缸。滅倫傷化。莫此爲甚。本應重責。追沒財禮。姑念爾已失婦。且免爾責。其追出財禮之半。給爾岳母養老。女家焉。讞成。遂出其婿。喪氣而歸。合邑稱快云。

沈補羅

江陰沈補羅。名鳳。字凡民。工詩書畫。時稱三絕。有登巖閣遠眺寫景自序云。甲子長夏。暑氣溼溼。登文明樓。見四圍山色。嗟噫。惹翠欲滴。皆入闌畫。時起故園之想。拈得此山景。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于後。云。四望雲山萬疊高。山中那復有塵囂。雲山如此不歸去。辜負滄洲水一篙。山中何者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火烹茶栗子飯。興來把卷倦時眠。歷江寧南浦通判。徽州同知。凡七攝縣事。于吏事非所喜。外

皂唱衙單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灑墨含毫凝然沒後葬金陵南門外湯窪二子恆懷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江余司訓日兒輩與編交嘗資助之

清泉鬼告狀

清泉縣者湖南衡州府衡陽縣之新分縣苗民雜處號稱難治江于九名恂片言折獄長于吏治任清泉時方收訟牒有訟其鄰盜牛者至案前輒跪號曰我陽舜日也求伸冤舜日故非謀中人細詰之乃得舜日身死狀蓋舜日為人毆死其戚屬得賄無首者其魂附訟牛者以鳴冤因逮毆舜日人及受賄者各抵以法清泉人謂之鬼告狀云

述魯亮傳逸事

丙午春大兒先聲掌照湖書院歸述魯亮傳逸事甚悉魯諱之裕字亮傳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遊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車李令印即攝中車魯為微行布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爭來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魯公來查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事肯舍已從人耶魯心領之至縣見李親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服非豪縱者且賢稱操于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漢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車借傳迎母母至被劫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嗚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盪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傳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猶不可况田公耶及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脫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車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勸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并勸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跪昂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車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弊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轄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窗外田公變色下塔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勸賢員但疏去矣奈何曰幾日曰五日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七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車令竟無恙魯以此名聞天下後官江西件巡撫某以才力不及改教召見時見其高麗大類鬚髯彪然問曰汝才似可用者乃不勝州縣之任何也魯奏曰以臣自願雖司道願可勝任何論州縣但臣才短不能逢迎上官耳宰相以為狂不可用特

旨邊之後累官至清河道云開亮傳少時嘗學贏越勾卒擲塗賭之法故武藝尤絕人為諸生時應試金陵寓鷲峯寺與人角戲嘗袒其左肩而右手挾鐵香爐置堂上乘皆愕然失色舉其爐重千二百斤不誠奇男子哉吁是皆可書也已

黃太松畫

黃太松者字耐巖吾郡太邑人誅茅黃山側性疎狂嗜酒善畫求者不輕與酣飲興發則揮毫頃刻可畢數幅人知其癖每招飲瀟墨候之嘗遊皖城適制府校畫史松翎毛花卉皆列第一名益噪所畫山水尤不易得其黃山圖見收于張素存相國寶如拱璧孫夢彩字德輝能得其傳嗜詩書鼓琴以伎遊紳紳間潔清自好人爭禮之今其小幅翎毛藏于吾鄉士大夫家者猶可尋覽然識者珍之已不輕以示人矣

邵康節數

友人某某善邵康節數決事如神自亦莫解偶於市上買一白紙扇隨起一數其數應于某月某日破且必碎破某巽然曰此理將奚解說告收好留待某時取出如何得破遂用重紙將宮扇裏好封固藏書篋中屆某月某日取出展視之並無破形於是懸之於書齋壁上再三審視自思斷無破理乃復移坐其傍目注之忽家中幼子暴犯驚風妻惶甚遣婢請歸往返三次則命之先行即至意以稍停看扇破也妻責婢曰齋中何客曰無客有緊事曰無事然則奚為不至曰相公身坐椅上目注一扇耳妻駭甚步至齋頭聽外斜窺之則見某危坐椅上目注壁扇趨前碎裂之聲地上侍侍而退大聲曰還不視兒子某恍然曰原來這箇破法隨急視兒子則兒子已全安無事矣

杜孝廉妻

孝廉杜某天都人初娶某氏結褵三載琴瑟靜好已而有嫉刺繡闥內俄見一垂髫女子自闥外趨入笑謂曰姐姐作何繡事曰替郎君繡香囊耳曰誰家郎君勞姐姐代繡耶此房是吾房姐姐何得久住某氏以其出言無狀思與理論氣塞舌梗懼而嗜女忽不見杜從母隔舍聞之趨至告以故母以為不祥命諱之某氏膽怯心疑鬼魅移母寢所杜遂獨宿燈初上假寐榻上則見垂髫女子排闥直入杜問之不應徑升榻上橫臥裏所起而趨之倏忽不見越五月而某氏以產難暴亡杜痛悼傷神又恨邪祟之先見以藥制情誓不再娶既越三年矣忽與冥族人花燭事有動于中適與族中諸同好嚼蠟膠膠勸之曰子青年失偶悠悠至今已遲之遲矣豈容再遲適某氏望門新寡憇憇委禽消吉合登杜囊帳入視則儼然向所見垂髫女也杜大惶惑遂驚為鬼不敢成禮告母氏母亦異之顧新婦淑慎其身上和下睦久而察之並非鬼物命杜成婚既而琴瑟之好逾于某氏甫週一歲而事變矣杜訊以前事惘然莫解杜又問夢寐間至吾家否女艷然曰嘗看牡丹亭劇常薄麗娘為不女閨中弱息何來斯夢何君言之悖也杜語塞而罷但念此一段姻緣在前之日非因非想何突如其來終身莫解每述于人以為發難之端春國海南兩姪並述以詰元峯元峯曰此古哲人之所謂存而不論論而不語者類如斯矣何惑焉

占夢奇驗

某孝廉筮仕新夢於神告之曰。爾明發西城。往大磻邊敬候。有兩乘大轎貴人來。爾親問功名何似。但看貴人口中許爾云何。即知爾終身矣。明發如神言。確邊伺候。果見有兩乘大轎來。一為巡撫鍾老爺。一為布政司李老爺。進揖轎前甚恭。二公問何話。伊以夢兆對布政司先笑曰。爾學鍾老爺能。巡撫亦笑曰。爾學李老爺能。伊揚揚得意而去。自謂不是巡撫。亦是布政。生平志願足矣。後以廣文終其身。暗嘆神言不驗。回家後再占。前夢神又告之曰。我言固無不驗。爾非學中老爺學裏老爺乎。蓋以鍾為中以李為裏也。伊夢中恍然大悟。

梅巨源

梅驥字巨源。宣城縣廩生。文名噪江右。生有膂力。食兼數人。嘗設帳某姓家。抵館未三日。不辭而步旋。某姓以其名重。遣伴迎于其家。兼請罪愆。先生曰。余適有緊事未及辭耳。夫何罪焉。爾既來迎。當于飯後偕爾全往。隨于堂上。設上下二席。自坐。上席而坐。下席。隨呼具飯。則以升。疊飯奉使。而以斗盆飯自奉。盆隨馨笑。顧曰。我腹未果。爾何量之窄也。隨取羹飯并二席餘。殺大嚼之。伴大驚。歸告主人。主人笑謂人曰。先生之歸。乃以受餓故也。又設帳某姓。主人四十無子。主婦悍妒。不容納妾。鍾吼之聲。每徹于館。一日。主人大憤。哭訴先生。先生曰。吁。我為君治之。可乎。主人曰。所慮先生治未能服耳。奚不可之有哉。適館旁有招先生主人赴席者。先生則挽主人同行云。且既醉飽而後。如約既歸。使主人先以言導之。主婦方反唇詬詈。先生大喝一聲。手執夏楚。疾趨內寢。面數之曰。世間有如此不孝不順惡婦人。尙任其偷活乎。奮拳擊之。誤中床柱。為折。主婦大懼失色。低聲告饒。先生曰。我聞若兒惡性成。原不教而誅。有如此柱斃于一拳。為若夫除害耳。若且告饒。若可知罪乎。主婦曰。不知。忍絕夫嗣不孝。與夫關口不順。不孝不順。罪在不赦。又奮拳折其第二柱。婦伏地請罪。先生曰。我拳可饒。夏楚不可饒也。則執夏楚連撻背數十。主婦哀泣。挽夫求饒。先生曰。與若約。戒若妬。屏若悍。速與若夫納妾生子。而後罪乃可恕。主婦一一如命。自是變為良婦。未及兩週。連舉孽馨。先生以授徒期滿。方將他適。主婦率妾。各把嬰孩。從夫詣館。長跪先生前曰。承君大德。鬼無餘。而請高坐受禮。先生則一揖謝之曰。向者粗暴。實以不得已。故敢冒小嫌。為此一舉。尚何謝為。相與莞爾而散。又日者云。先生命造與馬章民先生同。而馬以狀頭顯。先生終身困諸生。歸于秉性太武之故。噫。如此之武。豈為先生累哉。

言稱堯舜

一劉秀才陳監生同見廣文。劉送豬頭一箇。陳送耳鏡一對。廣文戲嘲之曰。承惠厚誼。我有韻語奉贈。秀才姓劉。送一豬頭。三斤三兩。堯舜其猶。監生姓陳。送一耳鏡。三分三厘。堯舜與人。于時監生嘿然。秀才曰。承老師過獎。門生作一破題奉答可乎。隨吟云。時官兩貴門人。言必稱堯舜焉。主賓兩笑而散。

小木人

涇邑洪某。在廬州府城。以賣醬為業。屋後有園一頃。置醬缸數十。暑夜則去缸蓋。受風露。俾醬無餒。園後有塘。寬十畝許。養鴨數十隻。夜則欄之于園內。俄一日有客來。寓居樓上。夜熟不能寐。聞園內鴨飛呼拍。

拍。聒噪人耳。心焦躁。啓樓後窗窺之。時月明如畫。見有小人數十。長可五六寸許。每人持一短鞭。躍跨鴨背上。不走則以鞭驅之。馳騁以為樂。往者來者。仆而復上者。奪而爭騎者。聲折作響。弓勢者。持器械作鬪。殺狀者。竟居然一小操演也。客睇觀久之。俄馳驅皆倦。就跳至缸上。以指染醬。爭含吮之。客大叱一聲。紛然竟走。有驚而墜于缸內者。因喚主人語以故。主人不信。遂同至園內。遍觀醬缸。內尚有三四人。昂首赴醬。欲起不能。見人至則奄奄不動矣。舉視之。係小木偶。耳目口鼻皆備。手中各持鮮草一莖。係新折者。客勸主人焚之。主人曰。彼固未嘗我祟也。仍送至園中。俟其去。天明視之。尚在。則塊然一小木耳。後屢出以示人。羣莫解其所由。不數年。主人竟以業罄起家矣。蓋大兒先聲在。金斗時。耳受于主人洪某。并親見小木偶云。

漢藝文志。有小說十五家。至唐宋而尤盛。其言雖不無汗漫之虞。要其得意疾書。有心手相應之樂。而事多創見。語必瑰奇。亦博聞廣見之一助也。胡元峯先生雙塵譚四卷。病中之所著。本無意於求工。而古今雜出。細大不捐。蓋深得段成式酉陽雜俎。沈存中夢溪筆談。陶九成輟耕錄之遺意。余為取持語之。足以資考據。事之足以備採錄者。分為上下卷。意欲稍以類相從。而非謂原書之可以刪節也。若讀者欲窺全豹。則兼人朱子名慶元。字元晦。是書之刻。因久已不脛而走四方矣。亦何藉余之贅云。嘉慶五年十二月。翠士趙紹祖識。

續雙塵譚卷上

清 元峯胡承譜著

作文受謝

作文受謝。續筆謂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賈金帛求其文。此亦未之深考耳。按此豈起于晉宋哉。其乞米受金為人作傳者。不足道矣。漢陳皇后失寵于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可知此風自西漢時已然矣。

寄驛

藝昔品梅詩內。有寄驛一首。嘗按阮亭宋古詩選云。陸凱與范蔚宗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兼贈詩云。范仕宋。宋都建康。陸仕魏。魏都雲中。雲中係山西。地與長安近。若據當時。范無在長安之理。則陸先無在江南之理。看來當是范寄與陸。方為人與地宜。然不可考矣。且陸已仕魏。不應收入宋詩。而阮亭亦不之考。不知何故。余疑此詩。或是陸寄范。或是范寄陸。必有差誤。相沿已久。不能復正。已與徵李先生辨之甚詳矣。頃閱楊用修太史文集。亦云范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范乎。此其考覈。大有先得我心者。乃知讀書不宜粗率。則古今人所見。未有不相同者。

耳。

棉花

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薹。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為綿。土人以鉄錠碾去其核。取為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彈令勻細。卷為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絲。織為布。按此即今棉花也。綿有三種。一曰絲綿。出于蠶織。一曰木綿。出于交廣。樹甚高。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綿則非也。其曰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今制長五六尺。以羊腸為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異有弓。細歌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邱文莊謂棉花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又王叔詩。紙鏡飛出木棉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極厚。紅似山茶而黃蕊。花非江南所種。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亦可作布。按此即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班枝花曲。

謝公墩

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賦。視冶城而北。懷文獻之悠揚。李太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超然有高世之志。于時營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公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晝映青洲。青龍見朝墩。地占靈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元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元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據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居。若荆公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元所居。在舊內東長安門外鎮井庵傍。所謂半山里者。荆公或誤以荆公傳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簡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于省職者。唐章殷卿。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鄒公五雲體。程史晉益杆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荆公押石字作團。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常押字。益丈。刻于涪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怪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為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于其人。大抵破真為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異矣。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地不成。意有取爾也。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蓋余聞諸郎子之辨。證有如此云。

澄心堂紙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為天下之冠。按澄心堂。乃徐知誥為昇州節度時府也。紙極貴重。宋初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掃蕩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變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攝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稊神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說文稊。稊也。莊子云。稊米之在太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稊神。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稊。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稊。麻冀州謂之稊。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一黃白。一紫黑者。皆有毛。北人呼為鳥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數解觀之。以稊為稊。貴而為五穀之長。尊而配太社之神。轉解詰以為鳥禾。稊為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好似忠。大詐似信。君子小人之不同。往往以貌失之。而況于物乎。

朱青川曰。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稊草之稊。蓋似苗而非苗也。實稊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稊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愚以此質之元。亦以為然。命採而存之。

新人傳代

鄉俗于新人進門。初出採與時。先請有子者數人。用藍布袋二口。鋪于與外交換。導至洞房。謂之傳代。查芥隱筆記。輟耕錄。俱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氈褥。錦繡一條斜。按如傳席。如氈褥。皆不使新人足踐平地。然按其意義。固不如傳袋之俚。而雅俗而古矣。

少新房

楊升庵曰。抱朴子疾惡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漫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或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酬酢。音笑。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支體者。良可慨也。古人或別離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為鄉里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譏親。或奉宴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我徵事鄉俗。娶婦之家。親朋實集。多朝。名曰暖房。及曰少新。然或宴飲于堂前。或圍棋度曲于房內。不過取新婦進門。說作熱鬧之意。而新郎陪坐。新婦一切皆伴嫂代言。鮮有答問應聲者。既未有如抱朴子之所疾。亦不至若升庵之所譏。然守正士目擊而心非之。尚嫌其言無倫理。事不雅馴。猶思力挽頹風。曠與變更之。而苦於寡不勝衆也。記此以見近今之習尚。亦不無淳于古昔者云。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洪洪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兩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句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趁風又堪雅云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影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為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不同江南五月黃梅影人在魚鹽水浦中是以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若今江南目下風氣參以故老傳聞則寧國一帶以神樞經所云芒種後逢丙進小暑後逢未出者為准姑蘇一帶又以碎金集所云芒種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者為准即一省而時俗不同亦各從其便也記曩嘗有詩東又唐兄云點點兼旬梅雨候衣衫不奈麥秋時

夏書擊戮

本紀作子則幣傳汝案詩樂爾妻幣朱浮傳贊飭用妻幣注幣虜也是擊與幣通王莽傳禁私奴婢引夏書子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為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幣相坐律令師古注幣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蕪鄭司農云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子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為之奴以證成其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擊幣雖並通以義論之當以作奴者為長何以言之啓湯誓師並言擊戮說者以並妻于殺之皆由誤會擊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秦造參夷之誅至漢即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在文帝下然則擊戮之必非並妻于殺之明矣說者以為軍旅尙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顛頡舟之橋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令孤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然擊戮之說自古有之春秋傳士會曰臣死妻子為戮吳語越王狗于軍曰身斬妻子戮廉蘭列傳趙括母曰妾得毋隨坐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蕪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死然止于曰妻子戮曰隨坐曰罪隸春蕪而已非必並殺之而後為戮也司厲注王莽傳並作奴戮蓋誅其身而以其妻子為奴可以謂之奴戮又可以謂之擊戮正周官所謂罪隸春蕪越王所謂妻子戮者然已謂非常刑矣故曰子則奴戮女重之也奴之一言實有功于聖經有造于民命未可以其出于王莽而忽之也況又有周禮注之明文乎今當從之說者又謂上既云戮于社不應一戮字而有二戮此又不然實有厚薄戮亦有重輕如傳所云轅七人貫三人耳者皆可謂之戮于社豈必殺人而後為戮哉鍾繇語毛玠云古者聖明帝王罪及妻子書云子則擊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蕪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又云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有并罪之辜彼鍾繇欲復肉刑者猶不以戮為殺是古之解無異義也解經一字之誤將禍無窮不可以不辨蓋予亡友戴敬成博士嘗輯尚書協異一編亦力主是說云

三國正統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于天文則魏感守心魏文帝祖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統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祖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詞以對又按何紀瞻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正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耳識天文者其再詳之可焉耳

周禮九拜

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可見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如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今元峯老矣又嬰偏廢疾于凡所謂稽首頓首之儀皆不能以筋力為禮矣而于九拜中之空首拜所謂頓至手者尚優為之第施于友朋立而言拜人或鮮有解此者故詳著于談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可見古者拜禮男女皆跪也古詞長跪問故夫引此可證女子之跪矣而不特此也吳越春秋云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婦人長跪事

洛書數

長洲呂種玉書謂云時憲書白黑綠黃赤紫碧此洛書數洛書之數履一戴九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上有紫黑赤下則見三白矣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驛也或問驛與郵有何分別乎曰考之說文驛傳也驛置也置驛而郵速驛遲而郵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奔問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為驛之省文即春秋大全亦認駟為俗書蓋改左傳四駟字為驛作者之精意沒矣漢制四馬高足為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為駟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于文義為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在注郵訓為駟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三段石

上元縣學尊經閣下有石三段踴然而黑屹然而蟠云是孫吳時星化成者碑頂有二角缺上勒皇象書天發神讖碑文嘗考金石文字記云石四方面背闊書各八行南旁狹書四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元佑碑碑在左旁虛一處崇寧碑碑在右旁虛一處崇寧碑碑在右旁虛一處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今宮詹錢辛楣名大昕者掌教碑面上空虛處填補碑背上空虛處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今宮詹錢辛楣名大昕者掌教

鍾山就石刻之得一百九十餘字。余職教上元時。反復考核。以此碑自孫吳當日假擬神識。借托天言。本屬謬妄。歷年久遠。殘缺遂多。其文既零落。其字未模糊。故不傳文而傳書。蓋以其文本不足傳。而象象之書。則足以超前而軼後。故曰此碑以象象書而傳者也。金陵古蹟。當推此為第一。亦惟此為最古矣。顧余嘗有事棲霞山下。憩足古廟中。見供佛前有一香爐。形似古鼎。而又與鼎不同。上鐫篆文。有數百字。皆不可識。銅似鐵色。純黑而細膩發光。余摩挲久之。不忍釋手。廟內惟一老僧。僂僂重聽。問至再三。則云。歷祖傳下多代。記得說是周鼎。是得于造庵掘土而出者。省吾四弟。視其底鐫有周鼎二字。余驚為三代法物。更古于三段石碑。叮囑珍重。而別。迺以一病驚。遂去金陵。而所謂三段石者。雖有詩有記。以永其傳。亦莫之能廣。至所謂周鼎者。竟擲于道旁。一瞬迄今。夢寐徒勞。想像已不可復識。天下物所遇。有幸不幸。大概若此矣。可勝慨哉。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人弓足。起于李後主。按樂府雙行履云。新羅綉行履。足跡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如可憐。知六朝已有之。張禹山云。臨淄女子。彈絃纏履。又云。搖修袖。捻和履。意秦漢前已然。與再考襄陽者。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履。張平子賦。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臨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臨花文履。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下關美人賦。金蓮承華豆。陶替賦。願在足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在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唐詩。便脫高鞋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異珠之感。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形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寒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鈞。陶南村謂唐人題詠。題辭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耳。唐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書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縵。影影長。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明矣。或謂起于趙已也。亦非。

正五九月不到官

齊書有云。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于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大都不得曉其義也。然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年正月到官。則知拘忌之說。不過起于兩漢之後耳。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有不避正五九月者亦多。則知拘忌之說。乃後世穿鑿附會之詞。真無謂也。實按發微歷載。寶唐書音訓註。高祖紀。正五九月

不行刑。引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于此三月察惡。修善。禁刑斷屠。士大夫于此三月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也。後人遂沿為凶月而忌之。尤係委巷之談。無足道者。頃閱郎仁寶云。正月建寅。五月建午。九月建戌。三建並屬火。臣音商。商屬金。此恐火之受剋于金。故忌之。此亦求其說而不得。故為說以通之。尚喜其說之近理也。為採登于篇。

宋題名錄

宋題名小字錄。涇邑中有二。一為紹興某年狀元王佐榜錄。內有朱考亭夫子名在五甲。一為寶佑四年狀元文天祥榜錄。內有涇邑人包雲龍名。雲龍祖伯麟。國子進士。今包氏子孫藏于家。傳為世寶。其紹興某年為覆及三所得。包氏又藏有宋時國子軍後書吏部尚書韓妮貞名。國子包應雷也。

續雙履譚卷下

拆道字

乾隆庚戌。萬壽恩科。進士一百零二名。江南三十名。安徽中十名。會元朱文翰。徽州歙縣人。大兒先聲。與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應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篋子中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為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為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如其言。

王守善政

前明卿先輩王德宇達。守武昌日。嘗宿政府。夢窺人來告窺。明日郊行。有大蛇當道。德宇止與。與蛇言。爾非夜來告窺者耶。乃果窺。即徐行。余令左右隨爾。於是蛇蜿蜒行至山寺後。俯首入池中。不復見。德宇即命竭池得枯骨。乃園山寺盡擄寺僧而鞠之。得髡婦數口。則知枯骨者。即髡婦夫旅宿。夜謀殺之。真其尸于池。而復髡其婦也。德宇乃盡殺寺僧。瘞枯骨。髮髡婦而歸之。當憲廟時。妖僧繼曉善邪術。得幸。尊為法王。恩寵異常。回籍祭掃。所過屠戮。玩弄兩臺。不敢仰視。德宇怒。擊案曰。不殺此奴。非丈夫也。妻流涕諫之。不可。然繼曉善法變。非力士可擒。德宇以蜜酒誘之。坐中酣暢。屏後。忽出健丁一擊。而斷繼曉左臂。逮下獄中。奏疏已馳數百里矣。疏上。值孝宗登極。可其奏。即命錦衣衛械送法司會問伏誅。天下快之。

張白雲

張白雲先生名怡。節義文章。寰區推慕。故明崇禎年。闖賊陷燕京。逼怡降。怡不屈。因好謂之曰。聞善文章。怡曰。武人不解文章。又曰。聞善弓馬。怡曰。南人不習弓馬。因更誘以美官。怡大罵。闖賊械置復壁中。乘間歸來。後復遁跡金陵。攝山之白雲峯。足不下山者垂五十餘年。當事高其節。每造廬訪之。非閉戶以謝。即踰垣而走。惟日事著述。以終老焉。所著書目。並載通誌中。其三禮合纂一書。于乾隆二年間開纂。三禮館禮館總裁。購取怡三禮一編。到館探擇。其他若史學諸書。怡之孫敬思。遵怡遺命。藏之名山。不敢廢墜。亦不輕以示人。怡年至八十八歲。將沒之日。友人或遺以美木。怡語其孫敬思曰。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葉險孤城。惟裸葬我于攝山之巔。且使我魂魄得長依先莊節公賜祠之側足矣。更囑敬思慎勿樹石墓前。以增吾媿。而美木怡乃卒。卒後數十有餘年。桐城方望溪苞過攝山。迺易石以表其墓焉。

- 附白雲書目。讀易私鈔二十卷。尚書策取十五卷。白雲言詩十二卷。四傳會通十六卷。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大學古本鈔二卷。中庸通一解二卷。史學二十四卷。歷代文鈔七十二卷。續鈔八卷。玉光劍氣集三十四卷。雲乳銷夏集三十八卷。蠡約四十八卷。金陵私乘八卷。攝山志略六卷。周流天壤集十二卷。養生主十六卷。志林二卷。蟲天避暑日鈔八卷。武關經史匯八卷。上律編四卷。西窗夜雨錄四卷。徽菴讀詩鈔二卷。張氏一家言八卷。濯足菴文集十六卷。

世襲雲騎尉朱慶錦

蓋苗民之匪用靈也。實助蚩尤氏為寇賊。黃帝阪泉涿鹿之師。以征蚩尤。即以征苗也。其尤甚者。鴟義奸。火殺戮無辜。延歷堯老舜攝命。大禹率六師討之。三旬而逆命。七旬而來格。有未格者。則竄而逐之。于三危。書云。苗頑弗即工。豈不驗哉。故自洪水滔天之時。毒蛇猛獸之虐。實噴薄于窮林深箐間。以善衍此醜類。以長其子孫。延至于今日。高天厚地之中。亦聽其自生自長。而莫能殄滅之矣。而吾涇朱慶錦守備。迺以從征苗匪。闔門殉難。特開按狀。朱慶錦。江南寧國府涇縣張香都人。寄籍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由提標行伍。歷陞永綏協左營守備。公長身修髯。多力善射。雅嗜經史。嘗護送安南貢使。酬以金條不受。故上游委任尤專。暇時輒舉忠節大義。與家人談。乾隆六十年。黔楚苗匪勾結滋事。鎮守鎮撫兵明安圖。帶兵前赴黔西剿捕。被匪圍困。慶錦率領官兵。隨同永綏協副將伊薩納。馳赴黔西救援。與苗打仗。即于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力戰陣亡。在署室女六口俱殉節。先是守備赴援時。語其婦孫氏曰。我王事無反顧。爾曹可早自為計。兩氏泣曰。閨房弱質。復何計哉。君仗王家威靈。滅此朝食。誠萬幸也。否則惟有相從地下耳。及聞陣亡信。則又聚署內人誓之曰。攘亂之際。婦女須早謀死所。方不受辱。以故或投繯。或刎頸。皆視死如歸。無一偷生求苟免者。嗚呼。何其烈也。夫以逆苗之濟惡滔天。雖以黃帝堯舜禹。不能殄滅無遺。而士君子任疆場之事者。身際其艱。或畏險而逗遛。或臨難而退避。求其慷慨赴義。殺身不顧。難已。至于婦人女子。貪生畏死。乃其常情。求聞流言而捐軀。蹈白刃而不辭。尤難之難已。如朱守備闔門。非所云。

見危授命。矢忠矢烈。矯矯出羣者。與于今苗民順命。天家賜恤。錄其嗣子朱安邦。授給雲騎尉世職。俟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所以慰忠魂而旌節烈者。無所不至。此又我國家深仁厚澤。于以追黃帝堯舜禹之盛。而超軼今古者也。此皆其可傳者也。是為傳。

枯棠兆瑞

康熙五十年。涇縣二尹。山東胡隆延。請鄭漢林先生訓誨二子。于時二月間。署中枯棠忽生花五枝。大如牡丹。紅艷可掬。鄭邀同人賦詩紀瑞。意謂主人必有陞擢。主人亦雅自負重。久久無應。後乾隆四十年。第二子文伯。由縣丞仕至安徽巡撫。觀風至涇縣。策馬入舊署。尋覓枯樹已無存者。鄭氏子孫。亦零落不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為徘徊竟日而去。

裘文達公為水神

余座師裘文達公。臨薨語家人曰。吾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爾等送靈柩還江西時。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謫罰。不能復位矣。言終。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耆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原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爾兒。并與爾一好兒。果逾年公生。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闔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之。水神前有尹文端公詩。浙西錢塘袁簡齋枚太史。其已未同年也。後僑居江寧小倉山。時于役蘇州。道經此。嘗揖其主。而題壁禱之曰。燕子磯邊泊。黃公爐下過。摩挲舊碑。惆悵此山阿。短髮蟠龍。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時為庚子歲之霜降月。已編入子不語云。

金陵佳麗

金陵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指為樂土。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明。為高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奏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翠妍。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事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仲交在衡。以舊交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厥後軒車襍遯。倡和頻頻。雖詞章未爛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紛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為領袖。臺城懷古。爰為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什。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續盛也。天崇之際。李宗伯。本寧。焦修撰。弱侯。倡率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芳。導揚於後。一時詞人。若韓孟郁。范仲關。林茂之。薛千仞。輩。同聲倡和。分題刻燭。不數八叉之奇。選伎徵歌。數聽六么之奏。茅止生。秦淮五日之會。賦得投詩。弔汨。作者凡三百餘人。遊舫河亭。坐客皆滿。蓋盛自此而極矣。

邯鄲貞烈

沈芝山明府作宰邯鄲時。邑有李氏女者。以奸僧某素冒認祖母乾兒。出入閨幃無間。女在孩提亦任抱。既長呼為叔。相見弗避。一日祖母往親串家。父母俱他出。僧某踰後牆入。勸女行奸。女不從。力按女于坑上而殺之。旋逸去。父母歸。上其事于縣。勿疑殺人賊為僧也。縣命拘僧至。一到即承認。如有鬼憑之。復審則伴哭失聲曰。我姪女也。誰謂我忍淫之而忍殺之哉。狡詞善賴。夕承朝翻。獄無定讞。沈公度誠指摘。虛心鞠審。卒得其情。奸僧抵法斬決。李氏女請旌貞烈。徵諸同人。肆為詩文。以紀其事。次兒先聯為序。文鏤碑隧道。貞烈女其永以流芳百世。可無遺憾九泉矣。其辭曰。照眉池畔。舊稱歌舞之場。學步橋邊。半屬鶯花之地。訪盧生之好夢。未斷情根。追趙孟之雄風。幾成慾海。草蔓桑採陌而歌遙。豈燕趙兮無人。奈羅敷兮不再。茲有李米姐者。生成靜婉。少小端莊。瓜未及期。梅還待實。父牽車于遠道。母覓杵于前村。忽來般者之狂且。竟是蘭提之色鬼。假絲蘿之可托。遂欲牽裾。欺蒲柳之無依。居然入室。始則調以謔語。繼且會以危詞。菩薩未見其低眉。金剛乃為之怒目。免將反噬。拚辣手以遂淫心。鼠已穿墻。不汝從能無余毒。而乃氣凜於霜。心堅似鐵。喜黃泉之有路。甘白刃以何辭。嚼齒露腥。張睚陽罵賊之概。握拳透爪。顏平原殉節之風。花含露以先凋。玉無瑕而遂碎。紅顏一憫。碧血千秋。今古之所甚難。神人之所共憤。然而魚翻脫網。蝶已過牆。只有天知。情無人見。到案則鬼物憑藉。不使求生。轉計而賊智誇張。冀猶可道。指髮裝以作證。血未成斑。呼猶子以鳴哀。手何能刃。經再三之研詰。屢狡詐而游移。欲施笞朴而服以刑。恐繫縲絏而非其罪。獄難成信。情似可疑。惟我賢侯。作姪良吏。清融表裏。明入毫釐。凡糾纏構禍之端。率談笑游刃而解。爰伸快論。聿正刑書。據初供之情形。作當前之棒喝。十問則問無可答。五辨則辨之甚詳。鑄鼎而姦可圖。已破妖魔之膽。懸鏡而物無遁。遂梟魍魎之頭。還冤債于人間。慰貞魂于地下。而且上之天子。告于文人。建華表以流芳。徵詩歌而寫怨。從此驚風感魄。城闕消仇。逸之風。勁栢寒松。巾幗吐鬚眉之氣。

饒靜庵鑄炮事節錄

公熟精五子連環鎗步法。敏妙傳自異人。各營將弁無不驚以為奇。當班凌瀾亂時。公由四川黔彭營。調事越都司。隨建昌總兵查撤公。監造大銅炮二位。瞻對地極寒。造炮罕有成功。查蓋有隙欲中傷之。勒限一月。造至二旬。有八日。公仰天大歎。臣命無足惜。顧此炮不成。何以為殺賊計。嘆未畢。銅液一傾而成。時日正午。公審視良久。曰。得之矣。工匠請再造。公諭以明日今時。屆期亦一鑄而成。軍匠驚訝問故。公曰。地寒火威不舉。借正午之陽以尅陰。故克有成功。此國家洪福也。嗚呼。亦豈非公之精誠。有上格于冥漠者乎。先是公守備台州。清晝丈畝。釐剔積通八千餘兩。軍民利之。浙閩總督李。謂公能勝文職。欲題湖州太守。會他省調。不稱職。例遂寢。李督召公于庭慰之曰。以汝之才而終于武。命也。余將重用汝。公答曰。文武皆為國宜力。某稱職之不遑。而遠他求。公諱建侯。字樹屏。饒靜庵。以旌德縣武生。中康熙甲午科舉人。成戊戌進士。歷任會鹽營遊擊。防守西藏有功。大將軍疏薦方陞。公以六十年邁。乞骸骨歸。以壽終於家。其少子凱。字嗣元。元峯同年友也。壬辰年選一等。歷任直隸知縣。

天下第四人

丙子丁丑間。虞山有扶乩者。王漢階先生來降時。某學使方校士。言自玉峯巡場來。問某某有名未。曰無。某某何如。曰已取案發。果然頃之去。乩復動。稱天下第四人。則何義門老人也。來尋金壇王二。或求題小圖。書曰近自然。筆跡宛如生前。夫生英而沒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獨漢階先生。行本居一。而易稱二。未知何故。義門老人既稱為天下第四人。則以上三人未知其皆為誰。惜當時問者。率意構味。未曾逐細訊。厥明白耳。蓋聞之二山何飛鳳云。

小東坡

前明邑有萬翁者。嘗築室。掘得一古墓。空其地。掩之遂不復動。是夕翁夢。戴巾者謝曰。蒙君不壞占我屋。無以報。嘗覓一小東坡相。居久之。翁又夢其人。借某老者至。身長鬚白。兩目炯炯。戴巾者指曰。為此公往西川兩年。今始得之。可以報君矣。因扯老者。撲萬。極懷。極夢中大呼曰。蛇來矣。翁曰。有角否。曰無之。翌日言同。已而有娘。生三峯道吉公焉。蓋無媿小東坡云。

淄川誤殺奸

山東淄川縣。有兄弟二人。兄耕弟讀。嫂某氏甚賢。憐叔讀。飲食則擇精饌與之。而以粗糲供其夫。久之。夫疑妻與叔有私。乃詭托貿易出門去。戒弟可月餘歸。弟見兄出嫂年少。欲遠嫌。乃送嫂回母家。而已寄食于鄰。鄰某故婦夫也。嫂有妹。嫁近村某姓。善淫。一日與其姑反唇。遂徒走至姐家。值姐已歸寧。獨叔在。叔因嫂不在家不肯留。會天大雨不能去。叔念少婦在家同住。恐遺物。乃反鍵其戶。而仍借宿于鄰。鄰某詢知其由。夜半乘弟熟睡。徑啓其戶。直至妹所。妹以為叔也。亦不之拒。兩人遂好。適其兄于。是夜潛歸。探其戶。戶未扃。遂悄悄走至妻室。則聞斷雲零雨之聲。竊聽之。狎褻不堪。兄怒曰。曩固知吾婦不良。今果與吾弟有私焉。怒火直衝不可遏。徑至廚下。覓刀磨厲之。欲壞門入。恐兩人不敵。乃潛啓其窗。踰而入。聞床上鼾呼聲。以手撫之。得兩人頭。先引刀就男頸盡力一擦。頭已落。婦夢中驚醒。則又以刀繼之。頭亦落。打火上燈。血模糊滿面。不辨誰何。時已五鼓盡。遂擔其頭出門去。詣縣報官。天明弟來家。見門洞開。謂其妹已去。至嫂房中。則見血流滿地。牀上赫然兩無頭屍。大駭失魄。徑往外奔。欲詣縣自訴。家去縣五里許。嫂母家固在城住。其兄擔頭進城。值早市。市聚觀者數百。其妻弟亦來。則見姐夫擔人頭行市中。大呼曰。姐夫何殺人耶。答曰。汝姐不端。做出好事。余故殺之耳。曰。汝不見鬼。姐姐現已在家。安能見殺。且彼一人為誰耶。曰。吾弟也。正在詰問。其弟亦倉皇奔至。兄見之大驚。以為白日鬼現。不得已。同詣官所。官訊知其由。判曰。奸所殺奸。雖誤殺可無罪。弟某見色不淫。能守禮。可旌。乃薄笞其兄。而厚賞其弟。合邑傳之。無不為之稱快云。

東井再世

陳公大綬之令溼也。每于春秋臘日祭神。倦而臥。夢至一處。坐堂上。盤饌羅列。食且飲。旁一老姥哭甚哀。既覺。喉吻間恍惚臭味。莫喻其故。已而公事至湖冲。故尚寶卿左東井公。筵第在焉。入則夢中坐殮處。

也。大駭。以子姪禮請唐夫人出拜。又其夢中哭甚哀之老姥也。自知為東井公再世矣。遂厚禮唐夫人。終任數年。四時贈遺不絕。并梓東井之遺文焉。

魂赴鄉試

馮峯呂肇黃名律。乙酉科拔貢生。設帳西山別業。主政呂瑞浦。孝廉呂禮臣。皆出門下。顧文僧命達。弟子知名。而先生數奇。沈頓秋闈。試輒不售。于戊子歲秋七月間。抱病牖下。憂鬱鬱悶。竟隕其生。時屆中元節之前。後同人赴省試者。逐日邀伴啓行。絡繹道上。有萬戶門同族商販人呂某。販猪下坊。回行至破溪裏涼亭外。親見肇黃口啣烟袋。衣葛布短衫。而來問訊云。恭喜下場去。今科定當高捷。則應之曰。諾。隨吸烟袋中火。吃烟而走。又半里許。則見僕人高萬背負黃包。欲跟蹤而來。問以何往。則對曰。送伯英老爺下場。伯英名也。語畢別去。抵下午。進廟首鄉。則聞肇黃已于先三日化去。驚訝慘怛。問及高萬。亦于一月前已物故矣。方駭所遇之皆鬼也。惕惕如有所失。旋犯瘧疾。兩月而後即安。嗟乎。白日遇鬼。固屬衰氣之相乘。而文士無命。徒困頓矮屋。以終其身。以致身既沒而目不瞑。羈魂躑躅道途間。不誠大可悲也哉。

報羅使者

葉沃若。字千里。號博林。涇東鄉烏溪人。工文章。中雍正己酉鄉薦。以舉人分授壬子楚關。中所拔萬年茂等。皆知名士。著有壺中嘯詩文諸稿。自評經史而外。旁及推步之學。靡不精研。乾隆辛未。會試中式。榜發時。報錄方在門。而已續屬京邸矣。士林悼之。余按雜記。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上也。而拙言乃引羅玠于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以溺死。謂凡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今觀于葉公之事。而知羅玠以溺死。固不足言報羅也。文人及第後。得遊大羅天上。已幸致身千佛名經矣。嗟俗下土之夫。又何必泥執目前。以為之唏噓悼嘆也哉。又聞千里與楊博園。朱斐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同年。翼堂官京師日。同楊朱為扶鸞之戲。忽亂書自稱葉千里。諸君共訝未聞病。計何以降此。亂言今秋某日卒于涇。諸君疑不能決。亂又言記否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府督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時。蓋博園等在督學署閱文牒事。他人不及知者。衆方驚信為真。閱數日。製文設祭。為位以哭。未幾聞扣門聲。則千里披帷入矣。諸公驚問何相通太甚。葉探懷出信曰。某計借來京。為諸公致信物耳。諸公相視大笑。具言所以。即于是年會試中式。榜發即卒。豈遊魂無主。亡機先兆耶。再任世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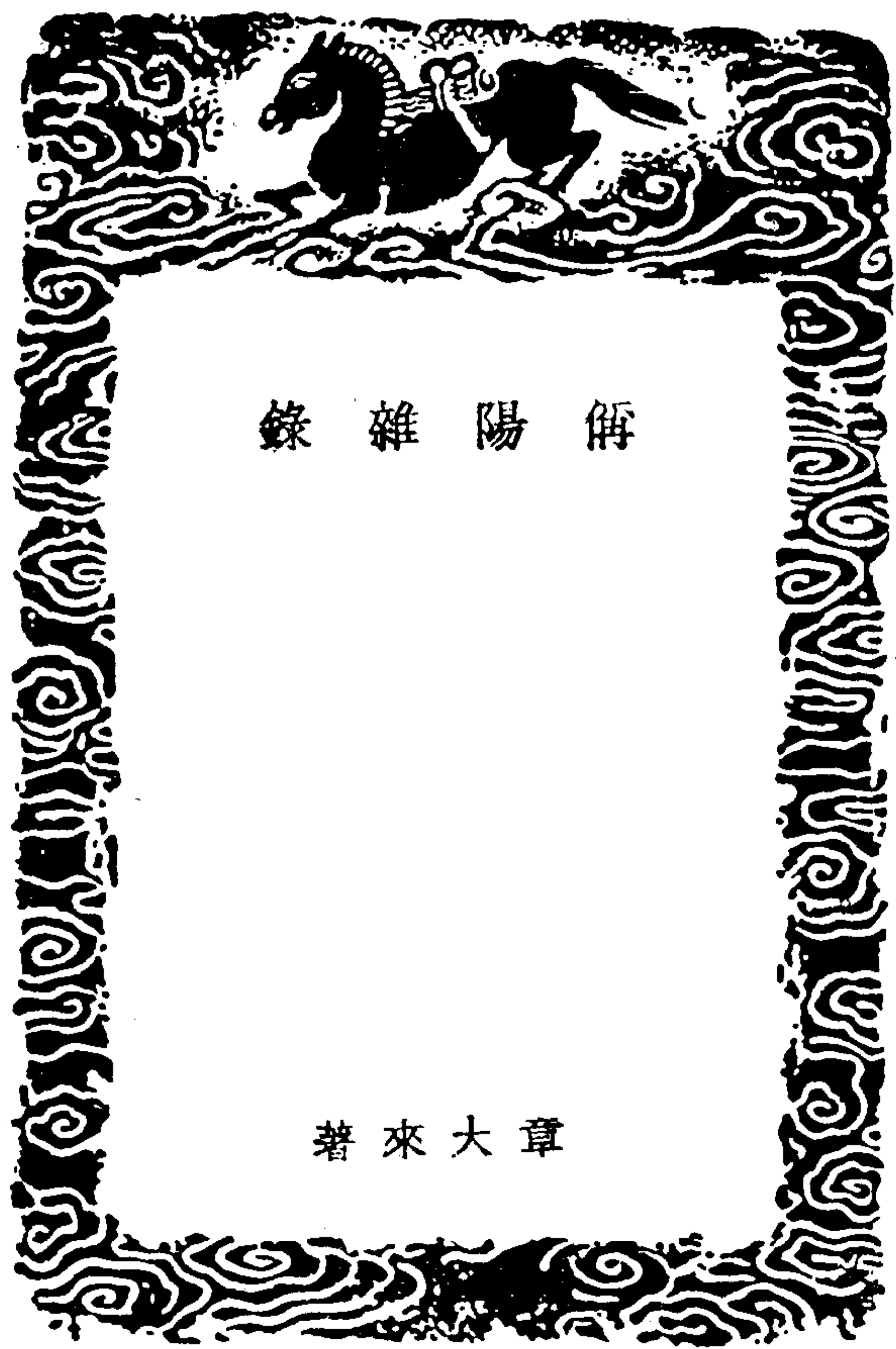
教諭典試

徐御史冠明。宏治甲子。以教諭典試山東。放榜後。詠詩曰。鎖院沈沈蒞榜開。一聲天鼓震如雷。有庄不預寒。既事只為皇朝儲俊才。徐旭。字啓東。明天順壬午舉于鄉。除隆慶州學正。內艱復改德州。所至以德率人。嘗聘典河南試。舟次有受托代為輸款者。旭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耶。讀書無以報國。復敢爾耶。即白監臨出其人。時論快之。撤棘稱得人。鄉同年為侍御。密啓其所欲言。正色却焉。處儒官二十年。為文必根理道。與諸士講論不息焉。按有明典試。只取衡文之優。不論官級之崇。故雖以勝國之遺老。學官之末秩。皆得與聘從事。又有東隅人劉泳。字溥淵者。宋進士劉允宗後

裔。少博學洽聞。明洪武己卯舉于鄉。仕臨湘訓導。陞獻縣浦江蕭山縣教諭。四典考試。訓迪有聲。致仕卒于家。浦江人追念之。私諡曰懿敏先生。涇固多才。又豈唯徐氏一門而已哉。

探囊濟美

乾隆丙辰會元趙星閣太史。辛酉再典試兩浙。有和蘇子瞻催試官考校詩曰。茲事千古骨理好。最難識者郊與鳥。憑君碧眼五色分。慰我冬烘三村老。生非擇地何時無。物色風塵誰丈夫。若使公孫誇儒術。不知馬上真屠沽。明鏡止水絕意必。驪龍珠在妙手得。茫茫波浪煙雲生。萬里寒空下黃鶴。越六十年。嘉慶丙辰會試。其四子良爵字肖巖。以高魁授中書舍人。戊午典試粵東。驪龍珠在妙手得。遂世濟其美焉。余抄雙鹿譚已畢。而世長星五之名。先聯先生。赴禮部會試。過縣城。以先生手函及續譚至。拳拳以刪訂為囑。此足見先輩虛心善下。不以所能自滿。有如此也。余發書細檢。知原本六卷。而亦既刪存二卷矣。余何敢復有所云。急謀付梓。以續前壁。而先生又以書來。語及拙刻。謬加獎譽。且諄諄不已。以持擇審慎為言。因復取原書略為刪併。蓋期無負於先生之盛德至意。而非敢以意為去取也。刻既成。因書之後。嘉慶六年三月廿日。世姪趙紹祖識。



傳陽雜錄

章大來著

傳陽雜錄

清 會稽章大來太顯著

月令以夏至為長至。至極也。日之長于是極。恐不足繼。危之也。郊特性以冬至為長至。至來也。日之長于是來。陽之始長。喜之也。

聘義云。尹尹旁達。信也。陳注云。尹。正也。尹亦正也。談苑醒醐。據鄭注。詆為不通。按鄭注。尹一作發。尹讀竹。箭有筠之筠。竊謂尹訓浮。尹訓正。亦可通。尹正也。出爾雅。

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曰。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傳。祇訓皇為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餘義解。

樂天詩。出為差科頭。人為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為科斂。差科頭三字甚新。時樂天為蘇州刺史。方書言一字者。蓋三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為一。

夾深論。堯名取墨土。舜取積華。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釋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證。此至當而不可易者。觀堯之咨舜。舜之咨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撰略。不特死無諡。生亦無字。故臣

傳陽雜錄

一

傳陽雜錄

二

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紛紛記諸名字。無謂耳。父可稱公。侯豈之語。王丹是也。父子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鄒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于曹豐。年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誠之。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貞之戒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公兄是也。爾雅云。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養于錢塘杜明師之治是也。

齊人謂魏為媒。謂魏為豸。楚人謂家為琴。故六安大家。舊名公琴。即皋陶家也。

平聲三十韻。惟十七韻有入聲。屋沃乃東冬之入聲也。覺江之入聲也。質真之入聲也。物文之入聲也。月元之入聲也。元韻中。有昆門等字。故月韻中。有洞沒等字。覺寒之入聲也。寒中有關鑿等字。故點刪之入聲也。屑則先之入聲。藥則陽之入聲。陌錫職則庚青蒸之入聲。緝侵之入聲。台葉洽乃覃鹽咸之入聲。其餘十三韻。皆無人聲者。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其中言聲韻頗詳。乃以屋沃內禿獨等字。為魚虞部都同等字之入聲。卜木亦僕等字。為歌部之入聲。玉獄菊育等字。為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則屬之蕭肴豪質緝職緝則屬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橋幸物內之鬱屈。又屬之魚虞。訖乙等又屬之四支。陌部屬佳灰之半。厥闕等字。又屬之車字。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八黠之全部。十五合內數字。皆屬之六麻。無論聲音乖舛。而破碎支離。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概不合。轉以屋字之入聲。屬之翁字之平聲。為干有夫之婦。是以不狂為狂也。蓋北人無入聲。故曲逆史漢注。皆音去遇。而維揚又別為一聲。以曲為樞之入。逆為尼之入。及以曲逆為穹迎之入者。非也。

上聲二十三梗。二十四迥。後當增二十五拯。去聲二十四敬。二十五徑。後當增二十五證。蓋上去之梗。敬。即平之庚。上去之迥。即平之青。上去之拯。即平之蒸也。平聲九佳。十灰。祇二部。上聲九懈。十賄。亦祇二部。獨去聲有九泰。十卦。十一隊。三部。隊部宜併也。蒸部無上去。隊部無平上。非誤乎。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平聲十七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殷。之後。為二十一文。宋淳祐壬子。頒新刊禮部韻略。并平聲五十七部。為三十部。其書本于劉淵。誤將殷部并入文部中。以致殷勤欣斤諸字。在唐人與真同用者。今遂與文字竝押。而韻學舛矣。余聞之西河先生云。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于屈平是也。因思世間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葉。且草藁未定。而欲奪之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杜子美行于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詩王出在陳芳園。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受天福。杜懷之入。意肆開。空中語曰。避道穢。吾令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聞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鑾。于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况念天扎時。啞啞初學語。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其為三歲無疑也。而雲仙雜記。言

傳陽雜錄

三

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刻文士傳。遂慨以勒之。不可不辨。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禪。奉楊溥為讓皇帝。受禪而奉為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分其半以進曰。願與吾兄各享五百。誥色變。伶人申漸高前為誥。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為中書令。未幾。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人。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先是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并蒙正出之。頗遭窘乏。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又訛傳劉為妻。殊瀾亂避著錄云。蒙正為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為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龜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龜為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破窳事為準。志書亦沿俗論。并龍門寺僧。亦易為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窳事。見堯山堂外紀。即蒙正與其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時。有雪沾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窳中撥盡寒爐一夜灰之詩諷之。或者妻亦在窳中未可知。要之蒙正妻非為父所逐。則均也。

浙鹽曬煎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雜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鹽戶。至嘉靖中。鄆懋卿為大巡。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築甯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奸臣之得長有後也。其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然井南米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藥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銀中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訟納。如鹽麴名件頗碎。有司請合井一名以省軼鈔。時程文簡為三司使。謂仍舊便。若沒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徵鹽麴矣。因是歎文簡為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為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開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囚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就訊。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部堂為置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惶顧失措。詣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索則事洩。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義之者。刻香軀合而瘞之。

樂身云。明熹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幣藏皆盡。將累朝所鑄銀幣。盡歸重器。盡輸銀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動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間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一曰輕齋。金花以供后妃。金花官宮妾賞費。輕齋以供動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盡此矣。野史稱甲申之變。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庫何名也。紛紛皆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錢。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拷廷臣及

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聞賊陷京師。永壽傳旨後宮自裁。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美而妓。初為熹宗貴妃。至是自詭為張皇后。挾宮中寶飾。借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悲語聞于官。縛送京師。眾謂張皇后不死。驚怖聚觀。永壽從衆中指罵曰。此任貴妃何為者。妃亦識永壽泣下。僞史乃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

明宏光之稱德昌。冒也。以故童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壽圖皆言之。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具儀從送。至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乘筆。太監風尚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為西宮。又言為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為記。分金為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為之祈禱。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為之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被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問靈泉。靈泉云。後為尼。友人某某咸見之。又云。一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宏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身。帝豈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為真。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真偽紛紛難據矣。附識于此。

鴻寶先生初娶陳。以他事不合。復娶王。王字人久矣。其父母欲嫁官人。遂字倪。臨遣時。王氏妹矢言於衆曰。姊字人有年。通國皆知。倪所娶某也。姊安得往。父母皆出于不意。相顧愕然。遂易遣次女。而先生亦無可奈何。一日請封本陳氏也。已滅矣。王私以已易陳。封下會親屬。有洩于溫體仁者。遂以妾買妻封事。勸之。先生不得已。以陳為出妻。朝廷亦命先生冠帶開住。後先生殉難京師。宏光朝議恤典。陳親往金陵。復予陳。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通糧者。將責之。哀祈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為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買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呼鄰父子謝之。確。并令民女借來。視女相莊雅。鄰之子粗識文義。即令女拜先生為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合卷。鄰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卜築別業于鑑湖。名曰詩巢。臨水面山。亭宇幽敞。暇輒聚而觴咏。始于商君和。何君嘉璠。錢君為鼎。徐君之熾。厲君煊。朱君悅仁。王君俊齡。田君易。魯君國書。劉君正誼。共十人。繼益以薛君載德。李君登瀛。王君鶴齡。施君敏。余君懋。魯君士。暨余。及余族孫琦。鍾。共二十人。比四方皆知有詩巢。巢中祀鄉先生六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于廡。六人者。唐賀季真。秦公緒。方維飛。宋則陸放翁。元則楊廉夫。明則徐文長。鄉先生以詩名者。不備此六人。而祀六人者。志最也。金陵王安節。與弟忠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遊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為工

花鳥。又以密草爲兒。皆非實。

順魯眉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順言星鑑諸事。順不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順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于晝。夜即夢見。順曰。徐試之。順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人。見數婦人。一替者難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人。覺稍輕。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人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魯名曰徽。字釋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順以此事毋洩。洩恐禱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于馮陵。言欲往諸暨。且遊天台雁蕩耳。又數年。一寓書言順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于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順家。竟不知何等人也。

會稽馬伯槐先生。年六十九歲。介余門人。辭人起敬。韓來。見其虛懷。即後生中未有也。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如千古功名爭漢鹿。百年心事負山蚊。無方換骨添新病。有字撐腸是故交。愁來易忘憂草。老去難求不死方。人間烏道九封一。世事桑田海闊三。皆佳句也。其尊甫韞齋先生。嘗爲遠左都關。曾上書言事。西戎之際。國家方開滇黔。又以夙姻。略克威厥功。後挂冠旋里。其門如市。人皆樂與伯槐交。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自壽詩余嘗爲之序。

余自二十授經。至今二十餘年。弟子不過百餘人。而徒業及死亡者已衆。其最可痛者。傅廣熹師。海施鼎。曾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余方屬以溝澮同成。及四時置閏法。而乙未遂亡。師晦爲厚村王雲次子。嘗從余學詩。一日咏雁影。有曰。瀟湘一夜雨。雲斷暗相依。咏水中雁字曰。千行不盡相思句。一到衡陽擲筆回。歎其從余不久也。丙申果亡。

余門好學者。以胡維藩壯居爲最。熟于史事。金式玉無瑕。性至孝。其母患病。嘗割股和羹。妻亦不約而同。服之遂愈。後病復到。股竟不效。

晉八仙塚在白塢山。山頂有窟穴。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而西北而位南。正對周家灣之宅。先生諱光演。爲府學生。五十年樸誠自守。言笑不妄。蓋今人中之古人也。外曾王父爲崇慶判官。順治初以募夫之役。累費千金。遂貧。外王父遇人盜其物。輒疾行避之。惟恐其見。自外王父卒後。二舅氏相繼淪亡。一內兄無子。今年亦死矣。尙有一存者。又得心疾。天道真不可知也。術者謂白塢山不吉。竟至于此。

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惟一子塔五歲。茹苦食辛以守志。其叔不顧也。分田僅數畝。母子號號無依。乙未歲。塔復患瘧而死。塔在余家。雖小兒儼若成人。一日老母以餅餒與之。適有客至。復取以與人曰。少頃即還。塔答云。我不須餅。與我錢數十。我將奉阿母用。嗟乎。十歲小兒耳。能知母辛苦如此。有人心者。不知未亡人之痛耶。

永福寺主僧三省者。一日來謁余。余聞其能詩。以友人詩十餘首示之。隨屬其點定。極知去取。因請誦平生佳句。僧朗吟曰。忽聞落葉響。乃是山僧吟。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不知僧何以得之。又成誦于口。輒以

自况。余門人鈕湘楚三。俞爾汝維。往來最久。遂與俱來。將覽其全詩覽焉。

葛天師者。爾若之弟子。內衡之法孫也。主係心十餘年。歌詩彈琴。有雅人深致。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人天供養。士女雲集。始寧葛我培。贈師一聯曰。說四十九年法。曰何嘗說法。點悟了山中頑石。解百千萬部經。是真個解經。歡喜煞座上如來。余與陶君素書。姪孫錫文。由鮑柳二姑。峯嶺師古奧。晚憩憇心寺。詩師夜話。其得詩三首。今我培素書。錫文書。草有宿草。而葛師亦圓寂久矣。人生如電光石火。欲不朽何可得也。詩附錄于此。寫憂攜數子。攀陟此嶙峋。流日山南居。高下如蜂屯。玉碎川流細。金鋪隴色新。四野暝烟合。峯浮雲外身。落日吐餘光。水波生萬鱗。飛鳥喧投樹。微風涼吹巾。坡陀陰崖路。回首更逡巡。一茲山匪與區師古乃中谷。丹青山名峙左右。兀若龍象伏。秋晚石渠寒。草根鳴濺縮。惟餘長江流。滾滾遠在目。平岡偃古松。斷岸依修竹。鑄石土花填。摩挲不忍讀。靜聽鼓鐘聲。循牆走佛屋。二老僧向我笑。即栗穿中堂。香廚晚飯熟。嗚嗚供客嘗。坐久月上遲。徐步窺南廡。篁徑涵翠影。籬落映微茫。須臾林樾開。寶月懸華幢。宿鳥報初更。遊人樂未央。何當巖上樓。愧之山中糧。

蕪湖寄書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曰寄書桃也。種自西蜀。

海陽有香棗。蓋取二棗。剉刺疊成。中屑茴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爲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爲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云。

海市以聲。歷樓以形。是海皆有。不必登州也。廣州虎門合關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見海市。歷樓黃太冲先生言。甯波有海市。但言定期。吾郡李位中。顧魯眉家始寧。常見歷樓。倏忽萬狀。多在三四月中。每見則氣多熨。天將雨。

甯上垂帶。左名驚燕。右名想飛。余聞之。僧定。不知出何處。荔枝帶莖剪下。去葉去莖。勿犯手。入磁瓶。至六分。灌好白蜜。至七分。紙封泥口。寄遠可藏半年。開用時以水洗淨。鮮香不變。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帝既誅胡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職于六尚書。當時無所謂宰相也。至十五年。乃采宋制。置華蓋護身文華武英四殿。東閣文淵閣大學士各一人。不過備顧問而已。時首進諸人。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他如全思誠。張長年。余詮。俱窮老布衣。召對稱旨。立拜是職。其不爲樞要之任明矣。成祖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稍稍親近。至仁宗恭己好文。宣宗以先朝經師。舊恩進爵三孤。光祿大夫。左柱國。正一品。加尙書職。天下章奏。無大小。悉下覆擬。于是楊士奇等。赫然稱宰相。然府無屬員。事無專寄。令無外行。取天子之可否。以爲進止。意有所移。即立創其籍。比諸秦漢之丞相。六朝隋唐之三省。終未逮也。且當時吏兵之長。猶能引故事相抗。孝宗朝。王三原。邱瓊山。兩公賢者。邱爲首揆。王爲冢宰。以坐席相爭。至辭位而去。自正德以後。無敢與抗者。遂雄視六曹之上矣。

鎮東閣之名。原于五代時。錢鏐鎮東之軍門。又始于舊子城之鎮東門。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爲鎮

東軍節度

一一

東軍節度。即子城之東。以爲東門。榜曰鎮東軍。書之者吳郎中說。立之者王參政絢也。前人所未見。惟渭南南公諱大吉。與復者而已。至于城鎮東之門。則始于隋開皇時楊素。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鎮東將軍。又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鎮東將軍。蓋鎮東之名。由來久矣。府之稱鎮東。起宋紹興五年。自夏至今。爲會稽。爲越。勾踐宮。爲會稽郡。爲荆國。吳國。爲會稽國。爲越州。爲吳總督府。爲浙東道。爲浙東總督府。爲節度觀察使署。爲鎮東軍。及爲鎮東軍。又爲吳越國。後爲路。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今仍之。其間歷經併省。改復而開之。垂名歷千餘年。不可謂非魯靈光也。南公重建時。董文簡公紀畧一聯云。日月東西戶。江山南北圖。書後文簡。楊汪青湖。軫改東西曰天開。南北曰地列。文簡曾孫日鑄。懋策曰。六字六義體也。且東西南北于地極切。此開一題。畧亦不可苟。開有鐘。取自能仁寺。洪武八年鑄。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即管勝於樂。况武侯耶。一日。譚息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報讐。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呂淵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學。問與諸達官游否。淵曰。舜有獲行。未免爲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洋訪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推某。頂人語秦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推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爲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尙有九十歲老人。推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真解人。甯波周容。桑海之際。頗懷忠義。晚節凌夷。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即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山陰余某善婦。徐吉甫惡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傳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家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愛花耽書。至今不衰。自先生沒後。此聯亦藏棄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秉均方平云。舟過泉部。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于其巔者。鷄頭山耶。此間離塵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崖結構。又聞衣食饒足。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于此。與吾子敦詩說禮。一化其喬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效之九字。此翠微樓集中語。良有理。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二十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間。瞬瞬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陽衰則有之。晉羊襄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且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康熙癸酉歲除夜。越中見燈火滿路。繹絡不絕。人皆疑爲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宵乃滅。

甲戌年仲夏

一一

甲戌年仲夏。越中田生黑蟲。狀如蠶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電雨雹。次日視之如洗矣。

已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于明遠樓上。獲一女嬰。暨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即百合。而尾能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譚景升化書云。山蛇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亦不可解。

詩中忌複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即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贈張籍詩。韻乃至音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爲入羣孤雁。落句失韻。爲出羣孤雁。今人砥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皆字正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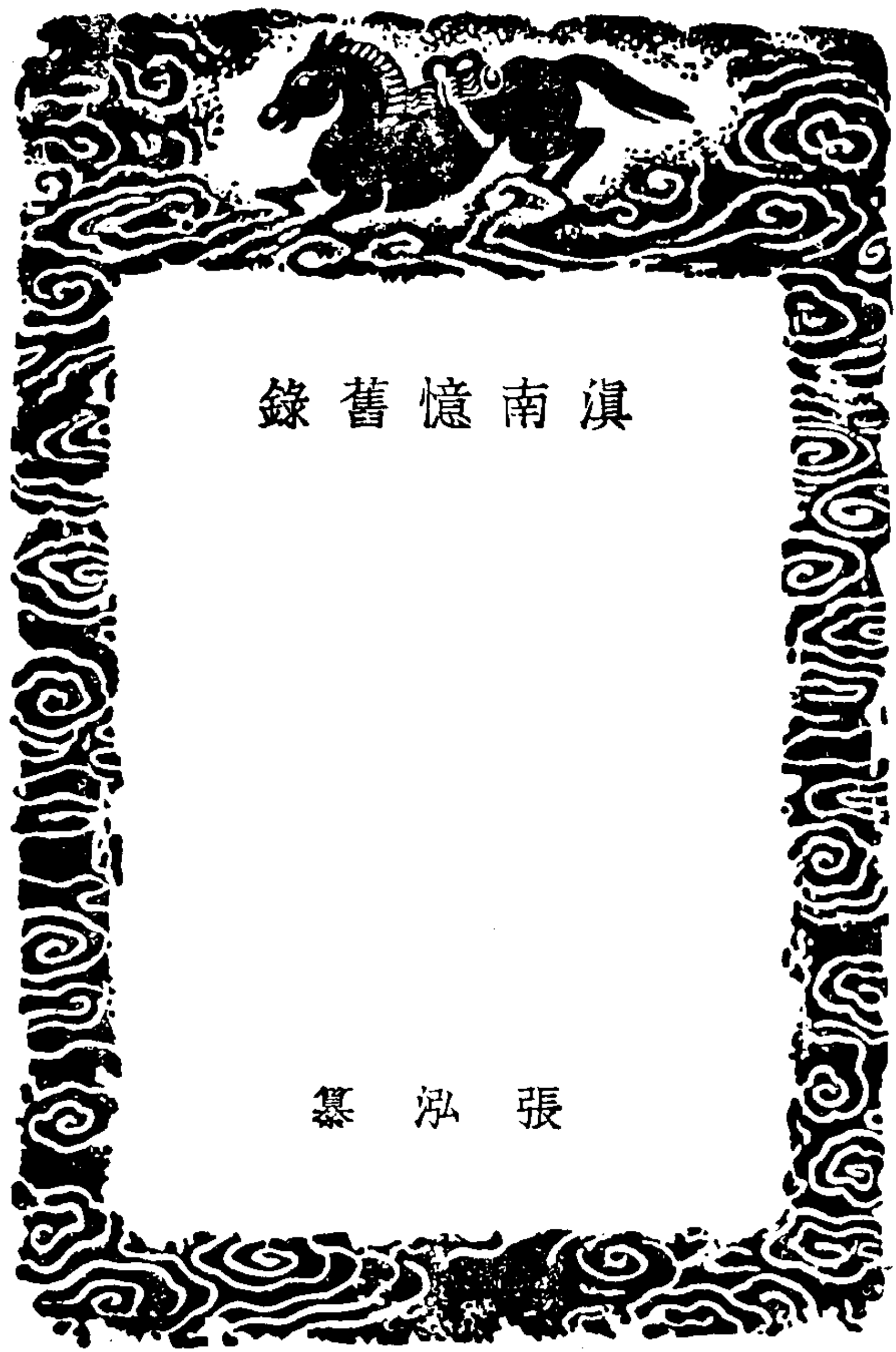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彌衡之禰。本音誦。在蕭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衰晏。才華似禰衡。皆隨俗音讀耳。今楚人無不呼禰衡者。古人音讀。亦多隨俗。如郭曉之曉。上聲也。

黃宏達年三十許。應童試。被黜。素不解詩。忽吟兩句云。卜玳華山。又一年。吉凶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閱幾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續成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着鞭。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余不喜填詞。而弟子有好事者。又落筆頗艱。傳瑤引佳。填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挂網垂楊繫小舟。那管烟波名利客。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余續之曰。適意傲浮鷗。魚飽鷓鴣灘上流。沾得香醪。拚一醉清幽。茅舍疎籬畫樓。時舟中有吹洞簫者。余因填簫聲半闕。命瑤續之。看月滿江秋。忽聽悠悠。悠悠客舟。靜掩篷窗。燈火寂烟收。花落江城記白頭。瑤曰。聚散等浮鷗。明月清波各自流。疑是當年秦弄玉。聲幽。鳳引蕭郎過曲樓。

今年玉羽下世。老成凋謝。無幾存者矣。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生平以七律擅場。留時猶口占懷人詩曰。魂歸何處披帷在。路到懸崖撒手行。宿世真神物也。玉羽嘗錄古詩十數首。寄余云。原稿已付祖龍。不知今尙有存否。其哀江頭一首。與平生手筆大異。附錄于此。擊鼓何不揚。刁斗志金鼓。衆心可爲城。心潰城乃肉。寶藏滿籌車。夢夢丁百六。似有所指。琴川張蘭芬容麗工詩。詩名籍甚。得山陰劉戒謀集。愛不釋手。適下姑蘇。山塘駐棹。見鄰舟少年。憑几揮毫。衆聚觀歡笑。忽風飛一紙入水。張類視有宛委山人字。宛委即戒謀集名。心疑少年或戒謀。令其弟以素箋索書。書訖付與。乃知真戒謀也。含睇流盼。若不勝情。懷喪而返。輒舉語同類。稱爲詩瘦生曰。何似何似者。既調繫裙腰。寄意曰。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夷猶。喜忽恨。愛成愁。長日沈吟黃絹句。珠樣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間蝶。豔冶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江陰陳一泓太史寄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琴川雅意傾。几上卷開疑對影。江邊水闊似聞聲。宜與吳師石。亦成四斷句末一詩云。紫羅何處訪都知。想像春憺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

尊泰占先生。受學于蕭山毛氏。先生弟子范蘅洲先生家相。余前室范環之高祖也。余嘗從外家求遺書。因得見蘅洲先生古趣亭集手彙。所作碧波潭馬氏夫婦雙脩記。中有明熊經略事。引泰占先生語。記言某年。碧波潭。簡某。一日告馬。將赴海。距碧波潭二百里。僧朝出而夕。泰占先生家在道城。距城六十里而近。咸豐癸丑春。余以事出城。於郵寺中得文集一册。凡四卷。為其族人實齋太史編定。尚存小簡書目皆序傳。俟後作數大字。太史晚年以病損一目。此病時筆也。又筆記三册。無卷數題識。分目十數亦錯雜。自辛酉亂後。余家藏本盡失。無可復問。同治甲戌。忽於書攤得此寫本。視原彙僅十之一。卷上題稱陽雜錄。道城有山疑寫書者代署。幸此書之賴以存也。從其標目刻之。述熊經略事。乃據其家錦衣經歷集公語。尚在書中。尤足喜也。光緒六年四月。同里後學趙之謙。



滇南憶舊錄

張泓纂

滇南憶舊錄

有六堂記

清張泓纂

有六堂。余曾王父立庵公。從龍入關。章皇帝賜宅也。在郡城兵部。何以有六名。曾王父有子六。皆一時登仕版。余家以世襲輕車都尉。及牛桑章京。多藉蔭顯。科目絕少。惟長房曾叔祖捷庵公。以生員授秘書院理事。後至福建巡撫。其次則曾王父。以順治丁亥貢士起家。授上蔡令。治行第一。欽取授兵垣給事中。康熙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有琉球記行世。復命後。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時大伯祖鑒五公。江南兵備道。二伯祖欽五公。本旗參領。三伯祖先王父。欽五公。辛廣平。四叔祖銳五公。辛會稽。五叔祖鐵五公。為鄆縣宰。六叔祖鈞五公。任荊州別駕。後二伯祖欽授鎮海大將軍。駐京口。先王父歷任嘉興守。極一時之盛。俱長於此堂。故顏曰有六。初曾王父之定居賜宅也。曾伯祖文庵公。以江西袁臨吉協鎮告歸。乏嗣。欲上請以世爵授曾王父。時曾王父志喜讀書。蕭容以對曰。吾張氏從龍以來。俱用武功著。豈可更無讀書人。再三固讓。以世職歸伯祖銘五公。而文庵公復強之。乃東裝自避於西山于公寺。甫及門。衆僧擁迎致敬曰。公非張侍御乎。曾王父訝之。未及應。僧衆曰。寺樓有穴。狐昨晚放人言云。明早張御史來。我等當暫避。遂寂然。衆欲驗其語。故晨立山門以俟。今公來。或因私訪履荒利乎。公告以非御史。實張姓。特

滇南憶舊錄

一

借福室肄業耳。衆僧疑為隱其真也。待之愈恭。公後果如其言。竟以御史終。而六公後繩繩振振列擢紳者。今六代矣。有六顏堂。不其盛乎。是為記。

靖逆志略

先王父欽五公。於浙江黃巖縣任內。從征耿逆。檄委監軍。其時東陽義烏等縣皆陷賊。畫策復之。嗣逆兵烏合圍義烏。先王父率陳遊擊某。據城守禦。糧將絕。死傷盈巷。衢。覆在旦夕間。先大夫年甫十六。隨侍圍城。精用鳥鎗。晨出臨陣。必多斬獲。每晚率家僕。墜城截敵糧於郊外。以供城中軍食。去則插竹簽於沿途。回復收之。恐迷歸徑也。常暮出。遇營卒以馬載女子來。先大夫叱止之。詢為陳兵所擄。因斬卒。令老僕送女子至城中。問其家世。蓋本城舊紳女也。年十六。姿絕麗。乃同避難諸婦女。入空寺中。設轉桶以給飲。食後大兵平逆。先王父招集紳庶。認領廟中諸婦女。一時歡呼載道。前被擄紳女。其父亦攜歸。且流涕謂遭亂後。骨肉離散。所生一女子。女已得子。未知存否。悲楚不勝。先大夫復許代覓其子。按視軍中無所遇。更數出郊訪之。偶獵逐雉。見田中稻叢搖曳。疑有藏奸。因舉鎗大呼。忽一童子躍出。叩頭祈哀云。避賊久。嚙稻濟喘耳。詢其家世。即某紳子也。喜極。載歸。馳還某紳。紳再拜。哭請于先王父曰。一家團聚。皆長公子力。今無以報。願將弱息充公子下陳。先王父陽許諾。以試先大夫。先大夫正對曰。救之復納之。與貪色之亂卒何異。懇辭甚切。先王父私喜焉。某紳亦自愧言之旨也。乃建生祠。以表報德之意。後先大夫斬獲功計一千七百有奇。制府李之芳奏功授遊擊。辭不受。先王父則軍功加十一級。賜一品頂帶。後特擢知府。仍一品封章也。某紳子孫。今亦顯族。故略其姓名不書。

晚紅堂記

晚紅堂。余京江之舊居也。先大夫以曉騎校報最。後應補佐領。引見聖祖。未用。將軍馬公三奇。左軍蔡公毓茂。肅器之。嗣因聖祖南巡金山。建造行宮。二公以先大夫為可任。遂委監督。大工告成。議設守官。乃乞職築館。蓋欲為仕隱也。康熙四十二年。翠華幸金山。先大夫跪迎江。聖祖注目久之。詢此何人。將軍代奏京口曉騎校行宮監督某。乃溫諭云。這樣好漢子。將軍何不保題。著查有佐領缺出。補授。不數日。復召對。詢及家世。奏稱旨。天顏有喜。賜描金弓一張。御書唐詩綾字一幅。詩乃杜牧之。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鳥道過京口。留金山月餘。先大夫倩繪御書唐句。公欣然摹擬。三句始成。其寒徑霜林。輕車丹壑。不讓宋元名家。先大夫敬摘詩中二字。顏其堂曰晚紅。屬軍門周公一德書之。字法秀勁。直奪蔡文襄。吳人監余家有三寶。蓋謂御書畫字額也。堂之右為買桐軒。余有買桐風雨圖以寄慨。

金山紀事

浮玉砥揚子而特立。傳為裴公開山得金。乃易今名。今裴公洞猶存。山週二千餘步。高可二百丈。浮圖七級。冠其巔。水際石闌四。扉廊起伏。障風雨。壁列古今遊人詠刻。以千萬計。廊東斷續怪石。起淺雲亭。亭下接玉帶橋。松風洞。貼鮑為來鶴樓。七峯閣。御書大文章碑亭。檻外觀音洞。洞南有無梁殿。及五級浮

滇南憶舊錄

二

關。廊西欲斷處。爲江天寺方丈之天王殿。殿西勸天下第一泉。即中冷也。泉實在郭璞墓下。開取水供御。置鐵汲桶加蓋。以五十餘丈長索下之。至底。別索繫蓋。曳而注水。約滿垂蓋。江水無由入。然余知此法。而未識其味。前即龍王廟。乃韓王伏兵處。自此登西來閣。妙高臺。思盧閣。慈雲閣。財神殿。關聖殿。極顯爲御書。江天一覽碑。亭北望瓜步。西瞰秣陵。東眺海門。南臨鐵甕。千古常新。真宇宙奇觀也。前起大雄殿。大微堂。水月印月等樓。勝概難更。僕數印月樓。爲先大夫行署。銀杏一株。高百尺。規可四五圍。經夏將稿。住持侶仁。覓工師售之。私議已定。有偉丈夫碧袍絳甲。見夢於先大夫。稽首告哀曰。毒禿謀刃我。惟大夫護之。先大夫既覺。亦不甚介意。次夜復見夢如初。越數日。侶仁導工攜斤將伐樹。先大夫始憶夢。歎曰。急分俸債工以存之。迨次春。構枝盡萌。夏茂纒實。雲霧如繁星。僧擊之。輒頭痛欲裂。禱始愈。俟自落拾食。乃無恙。至今青藜摩雲。每果熟。僧衆仰首徘徊而已。天王殿前。遙向小島。爲郭璞墓。石筍玲瓏。峰巒偃仰。如案頭研山。又有人立江心作拱拜狀。曰善財石。參差時中流。環山有三排水。當郭璞墓者爲二排。其頭排居七峰閣下。近大馬頭者爲三排。迅急而平。放舟其間。有千里江陵之勢。惟頭二排伏石。嵯峨澗澗。值朝霧瀾漫。或雨雪霏微。迷舟誤觸。多瓦解非魚腹。先大夫憫焉。嘗薄暮納涼。臨流籌策。突有輪喇聲。疑岸傾棟折。郭璞墓前。江水震蕩。中裂有物躍出。如世所繪夜叉狀。擊掌背立。恠怵四顧。見人輒驚沒。迄明晨霧障風烈。覆舟數十。先大夫異之。因於山之東西廊。各設一鐘。每江而颺。俾僧擊之。客舫聞聲。知避險途。然潮汐往來。暴風時作。巨浪拍天。沈溺之患。月常數見。先大夫復以爲憂。乃於水師中選識水性之勁卒數輩。破浪試各舟。惟一棹底平。面闊深長。可容百五六十石。出入風波如夷。爰照式設救生船。係其身以別之。名曰紅船。給官廳。令舵師世其業。至今遠近效之。均獲其利濟。善財之左。汪洋萬頃。昔爲談家洲。外蘆荻而內膏腴。多臺榭別墅。甚或藏佳麗以誘浮浪。然春花秋月。煙村漁唱。亦茲山之近苑也。惜哉。仍滄溟矣。山中晴雨皆奇。四時偏好。而夕陽西下。寶炬空明。月湧南澗。流金萬里。更足爽心動魄。每季春中旬。恭屆仁皇帝萬壽。塔殿樓閣。迴廊庭樹。高下懸羊角鏡。夜幾萬盞。靄靄天門。光登海藏。上遊七里港。放荷燈千百朵。順流東下。行宮外。盛張鼓樂。大殿僧數百衆。齊騰佛號。各官演梨園於山阿水涘。隔岸士民。多浮彩鷁。競簫管於江面。一時鐘磬絲竹。雅俗雜陳。梵唱歌喉。喧闐爭響。魚龍如躍。宿鳥飛鳴。水陸成畫。者蓋五夜。復繼以日。且常星斗爛然。江澄如練。猗與休哉。此先大夫筮鑰行宮時。余獲身際其盛者。

金焦

金山矗立江心。以樓閣勝。焦山矗立海門。以樹石勝。金山爲估客貯貨。而僧有餘財。焦山多藏讀書士。而僧亦開善詩畫。同一潤州山也。雅俗雲泥矣。

招隱寺

招隱寺。爲梁昭明讀書地。即戴顓雙柑斗酒聽黃鸝處也。寺潛於山半。林木蒼鬱。中。秋。駭。紅。葉。春。障。新。綠。而鐘磬隱隱出其間。有虎跑泉。水極甘冽。泉側銀杏一株。翠蔭數畝。大十餘圍。可設几對奕於枝極之上。余亦時拉友人煮泉鬪茗。分韻談經於其下。

竹林寺

臨濟得衣鉢之所。奇秀多竹。因名竹林寺。一名火山。聖祖巡幸留竹林賦以榮之。小徑紆迴。松篁夾路。泉聲潺潺不絕。歲久寺朽。僧亦逃竊。先大夫以爲翠華曾臨之地。不可聽其廢。乃約祖親翁紫瞻。共邀涵中和尚住山開堂。且爲助募閱三歲。寺復舊觀。余每宿其地。心境澹寂。多有所會。後涵中爲世宗召至京。蒙恩發帑。命內臣留保重修。而山林增麗。

鶴林寺

鶴林寺。爲宋武帝故宮。今尚有寄奴泉。在頭山門下。舊有十三松。兵燹後存其四。霜皮鱗鬣。天矯擊空。千百年物也。寺後有杜鵑樓。即殷七七九月開杜鵑處。余童時往遊。梵宮宏敞。樓閣巍然。旋燼於祝融。惟露坐四金剛。尚焦額作當年狎狎狀。有微機僧。竭力募建。而壯麗難復。仍令人有荒煙蔓草之慨。寺之東偏。曰羅漢堂。中多竹。頗幽靜。直郡王書其額。中祀陸秀夫先生像。西偏即唐古竹苑。李涉逢僧處也。爲董元宰題額。又西建周蓮溪祠。有池種蓮。今皆蕪。寺之南米襄陽墓在焉。崇祀數椽。爲乞兒鬻宿地。先生一生深癖。今乃與穢丐伍。身任地方者。豈乏風雅輩。何竟不知少爲愛護耶。志載先生爲鶴林伽藍。禿子無狀。米公有靈。當觀其魄。

雙樹泉

夾山雙樹泉。其樹並生連膚。極中有凹隙如盤。積水寸許。取之不竭。奇矣。能愈目疾。患目者多就洗之。泉爲涵中尋出。今載於志。

蓮花洞

出潤城。由金牛池八公洞。猿攀鹿躍。至極南深谷中。得蓮花洞。洞深廣不過數武。盛夏如春。奉白衣像。洞前老桂二。可合抱。洞之四旁。上下嵌空。玲瓏飄飄。海棠數萬本。秋至。桂香馥郁。海棠爛如錦屏。洵異境也。僧某數多力。曾連斃三虎。其徒文可爲虎所攫。僧追奪生之。文可相示其脇。猶有虎爪痕。又曾以一杖拒數十盜。故能富而僻處也。余隨先大夫秋必一至。僧喜靜默。鬚眉盡白。而英氣凜然。時已七十餘歲。計八年未至其地。不知尚存否。

夢異

余幼習舉子業。先大夫期望最切。康熙己丑。上元後一日。夢老者扶杖向余曰。雲深莫漫愁難進。別有傍通路一條。旋驚起。書於案。明晨以告先大夫。愀然謂業師曰。是兒終無科目分。至初夏。季父皆園公時向宰新喻。寄扇贈余。乃山人余光所作山水。半面中有僂僕扶杖渡橋者。季父題曰。緩步僂僕過小橋。杖藜扶我越岩峽。雲深莫漫愁難進。別有傍通路一條。後二句。竟符余夢。

降乩

余家自遼東從龍。爲官六世。以清白遺子孫。不置生產。先大夫自遺先大父。遂倚二伯祖鎮海將軍居京口。以武功授騎騎。落落寡交遊。居常鬱鬱。假公遊江右。時淵家金某爲瑞昌令。與先大夫有忘年之好。

訪之握手道故。金公言。嘗中別祠。有元君降。先大夫齋禱卜歸隱。亂動直書曰。將軍莫把雄心退。列戟門前大可觀。又祝子嗣維艱。復書曰。不是傍枝不發枝。後先大夫官終三品。先嫡慈白太夫人。因病無出。余為馬太夫人出。乩語皆驗。

對語

余弟秉鈞。幼聰慧。繼仲父少文公嗣。方九歲。業師出古人舊句云。木耳聽何事。秉鈞時食蓮子。即應曰。蓮心苦為誰。師驚賞。較原對之柔拳打甚人。其意深矣。又嘗作霜林詩。有醉裏摩挲雙白眼。桃花一片夕陽中之句。膾炙人口。不意三年後。殞於痘。年甫十七。前詩竟成讖。悲夫。

紀畫

丁紀龍判官。攜冊頁八幅。就觀寓中。其一為宣德御筆。作墨筆青蛙。坐枯荷葉上。氣韻渾融。筆致生動。上題宣德五年御筆戲寫。題云。鮮甲紛紛有萬殊。不隨羣品混泥塗。人能若此精修苦。向上輪迴敢謂無。字娟秀可愛。後款模糊不辨。可識者。惟十二月日四字。圖記曰。廣運之寶。其二工筆。宮室中坐美人。小鬟侍側。松桂蒼秀。以石青作湖山。古色可玩。下有小說。上餘半趙字。必為伯駒神品。其三。青松碧嶂。遠寺高樓。樓中有人眺遠。神韻悠然。筆墨古秀。箋尾有訓忠之家小印。其四。碧篔簹。紅樹。茅舍竹籬。有人支雨蓋。隱隱於煙霧中行。竹樹皆作斜欹之勢。所謂筆筆有風雨也。其五。空亭臨水。樹覆濃陰。亭中高臥。髯客一童二侍。其畫石皆沒骨染。雅淡怡人。墨墨筆健。洵為大家。亦無款可辨。惟臥看溪南十畝陰。七字小印模糊不識。其六。遠山漠漠。扁舟搖漾於葭蕩中。風致淡遠。紙上如聞款乃聲。對此令人作江鄉之想。印記亦模糊難辨。其七。層巒疊嶂。人家悉在水鄉。類黃子久。其青綠久而愈佳。圖記一長三分。闊一分。文象胸中。正一方印文。紫殿一方半存吳字。其八。一老篔簹看水於峭壁古松之下。松石遒勁。衣褶活潑。用筆非名手不能。以上八幅。相皆元明時物。又一長卷。乃黃浩翁草書。書太白天馬歌於上。沈石田。王元美跋於後。亦為希世之物。

耕藉

乾隆己未三月四日。同沈秋部詣先農壇。恭觀皇上耕藉處。壇內遼闊。悉隴畝。中有太歲廟。祈穀壇。貯藉倉。殿宇宏麗。樹皆松柏。假臥擬立者。不計其數。而虬枝蒼秀。非數十年物。當隴起觀藉臺。悉板為之。鋪地以樓。薦蓋前有棚。棚皆五色綾綉。皇上躬耕處。約地一畝。兩旁共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諸王正演御耕。牛色正黃。被黃緞龍繡。以黃絲繩籠頭。頂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使桶之農官。隨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旗二十四人。歌禾詞者十餘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旗即退。至三王九卿之牛。皆黑紅緞為繡。襄事者皆風箏雨笠。觀此則知百事之不如農。而聖明之重農事也。亦至矣哉。

祭磁

京師致祭天壇。祈穀。增用青磁。地壇用黃磁。朝日壇用紅磁。太廟及各壇皆用白磁。淨潔維新。時制咸宜。太常少卿鄭公其儲疏請照式頒行天下。

名茶

沈時可云。武夷茶中最佳者曰喬松本山。一年所得不過勛許。饋人皆用銀瓶。止一二錢。茶之妙可烹至六七次。一次則有一次之香。或蘭。或桂。或茉莉。或菊。香種種不同。真天下第一靈芽也。

呼禿禿

西藏喇嘛來朝。儀從服飾儼若王者。齒不過十五六。貌頗豐。方面大耳。舉止尊重。謂已九尊舍矣。能知過去未來事。雖親王膜拜。彼亦受之無辭。食腥膻。漢人稱曰活佛。旗人皆曰達賴喇嘛。呼禿禿喇嘛。余因思世人所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二字。雖有譯而不甚明。且讀作那麼字。若因其土音。即喇嘛呼禿禿佛也。未知然否。

官鑿

沈秋部偉業。談鑿骨官鑿頗詳。按官鑿以聲響身輕者為上。聲啞者次之。紋片少。而裂細不傷內胎。聲乃響。紋片碎細。而裂粗傷內。乃啞。故響貴啞賤。近時熊次瞻官鑿。作胎時。上下皆用鐵骨泥。惟中以白泥為之。遂響。此亦官鑿一弊也。然文片足據。輕重可分。而紋片以金絲盤爪無十字架。大片者為最。嗟乎。一磁之微。必賴博聞而始辨。取才者可不精其鑿耶。

董逃行

余讀漢魏詩。紀其別集中所錄解樂府題。亦有未到處。如董逃行。此本以逃字為桃字。一解以董實如彌子分桃事。一解謂王母賜漢武桃。命董雙成吹笙。故曰董桃。余讀漢魏詩。乘下註此題曰。後漢遊童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為歌曰董逃。按三解以後說為是。前二解未免牽強附會。

錢湖

錢塘江潮。較別省大異。來如萬丈積雪。聲震百里。乘論紛紜。皆無究竟。及閱揮塵錄。載姚令威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詳備。或問曰。四海湖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直如山嶽。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競峙。澎騰奔湃。勢可畏也。其怒激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赫。北曰龜。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比之浙水。狹逼尤甚。潮不生濤。今觀浙江之口。起自鑿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船布於江潭。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盛過湖勢。大月離震兌。它湖已生。惟浙水未消。月經罪乾。潮來稍遲。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于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起而為濤。非江山狹逼使然也。余讀此論。諸疑皆釋。乘論徒饒舌耳。

地震

己未春。閱邸抄。見少司馬班第。奏稱軍夏府。於戊午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地震。河水上泛。灌注新渠。寶豐二縣。地中湧泉。直立丈餘者。不計其數。四散奔溢。深七八尺。暨丈餘不等。土地低陷數尺。城隍房屋傾塌。無存。壓死人口甚衆。又稱新渠縣城南門陷下數尺。北門城洞僅如半月。縣署堂脊與平地等。倉廩亦陷。

入地中。糧石俱在冰河之內。令人創挖一孔。爬出之米。熟如湯泡。味如酸酒。四面各堡。俱成土堆。惠農昌潤兩渠。俱已坍塌。渠底高於渠面。水源自新渠北二三十里以外。越寶豐而至石嘴子。東連黃河。西達賀蘭山麓。週週一二百里。竟成冰海。寶豐城郭倉廩亦大半入地中。越十餘年。而余有經理劍川地震之事。一隅偏災。蓋亦各有數歎。

陳半山

京都稱陳半山者。無名。浙人。年約七十餘。佗背。而上下其肩。歪頸面斜。眉目高低。喜申風月之劇。脂粉滿面。衣極濃豔。登場栩栩自得。觀者無不掩口。而彼居然不怪。余聞此公好俠尚義氣。頗饒於資。作客京中。屋內食客數十人。自慕道。不娶。鍊形服氣。且善祈晴雨。此方術之士也。惟愛申戲。人皆誣其無恥。嗟乎。世之不塗脂粉。送逐媚入者。詎若半山之場中自得哉。半山誠戲謔也。

成公祠

成公祠。在潤之小西門外拖板橋側。成其姓也。公為人諒直好善。老而結廬水次。以漁為生。偶薄暮有客。濕衣冠泣而來。公意為被溺得生者。乃迎入備酒食。設火具。客泣向公曰。某非人。新溺鬼也。因無棲泊。隨風而來。公始駭然有懼色。鬼曰。無恐。鬼亦人也。人亦鬼也。不過陰陽一間耳。何懼我。我非禍人者。公乃坦然。為之語鄉里話。心曲與人無異。因留之同棲。鬼或往或來。亦無定止。公與交好。竟忘其為鬼也。一日鬼歸。相告曰。吾明日可往生矣。翌午有白衣婦渡水。彼嘗溺死。可為吾替。公亦欣然。次日公覘於渡。至午果有衰絰婦人來。穩渡無恙。俟至晚。亦再無白衣婦過船者。公意以為鬼語也。是晚客來泣向公曰。我待替久矣。今見白衣婦。有六月孕。以一命傷二命。吾不忍死之也。公唯唯。又數月。鬼復笑而來告曰。吾今真可去矣。明晨有頂鐵鍋者渡河。是與代我者也。公識於心。至次早。果見頂鐵鍋者喚渡。舟至中流。頗有欹側。而又無恙。夜鬼復泣而來告公曰。頂鍋者乃孝子。且獨子也。吾一時生憐。聽其渡河。但吾幽埋水際。勞公久憐惜。益滋愧。公復慰勞之。又數日。其鬼忽欣喜而來。公曰。子又得替耶。曰。非也。因我自甘沈苦。不忍死。孝子孕婦。本境土神。奏明上帝。憐我好善。赦為瓜州土地矣。明日當赴任。但我與子相處數年。一旦判袂。有所不忍耳。子若有暇。可至瓜州一視。當有以報也。言訖而去。公亦不甚信。至次晚。聞有鼓樂導從聲。公頗異之。越日買鹽於瓜州。見一廟香煙極盛。訪於人。咸稱前日土地神。見夢於廟。祝謂神新任。禱之必應。故祈者頗衆。公聞心怪之。即市香燭往。至神前始具禮。即昏仆。見鬼烏帽錦衣。拍公肩曰。子誠言人也。竟如約視我。我查潤州數日後時疫大行。子可將我鑊中灰。搗去以水和丸。可愈數萬人。從此不失為富翁。吾以報子也。言訖。公醒。依神語。盡裹鑊灰去。越數日。果時疫大行。公乃以灰為丸。賣藥市上。服之者即愈。獲利數萬。公念己孤獨。更不治產。即於鬼溺處。出資建橋。以濟往來。至今巍然無病涉之患。鄉人感其德。復建祠立碑於橋之側焉。嗟乎。鬼以一念之仁而神。公亦以利濟之義而廟食。事雖近怪。可以訓愚。故志之。

書鄭所南文集後

湖南懷舊錄

余讀南宋卓行傳。載所南鄭先生。初名某。由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宋亡乃改今名思肖。肖即趙也。億翁所南無非寓意。終身不娶。哀思故國。一寄於詩文。如過徐子方書。雲。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又顏其室曰。日本穴世界。以十字置穴中。則大宋也。書蘭不畫土。或問其故。曰。被人奪去。汝不知耶。所遊無定跡。凡吳越名山。水道宮禪刹。杖履殆遍。疾亟。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書主為大宋不忠不孝鄭某。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嘗閱而悲之。以不見先生全集為憾。乾隆戊辰。於逸西朱觀察處。見案頭有抄本。乃先生所著成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久久書一卷。雜文一卷。大義略序一卷。後序五篇。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咒一篇。合訂之曰。心史。崇禎戊寅。吳下久旱。潘蘇之承天寺。狼山房。并得之外。鑄鏡。鑿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考先生之歿。在至元癸未。迄崇禎戊辰。閱三百五十六載。精誠所結。沈之重泉而復出。豈避禍於當時。抑深慮集燬。而血個灰滅耳。覽集中所載。文山遇難事。頗詳。宋元之際。其梗概亦甚備。大可作遺史觀。至其詩如訪隱者。石竇云。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邊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刺鮮花。又春日登城。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舟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又春詞。春氣暉。妍御夾紗。玉釵雙。綠雲斜。倚闌看。暹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又春日承天寺。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闌闌。又仙輿。跌足蓬頭。烟碧。暉。劉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又秋歌。長句。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霄露。華落。萬字。暑神欲。駐難徘徊。今年舍我去。二百二十有五。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巖。發越。清奇。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紜為液。神精矣。而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沈。老怪銷。鑿。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暉。烟。秋夜不替。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詞。淒。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飛。出。白玉。鼓。又春歌。去年秋日。作秋歌。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萬古。來春。莫。莫。多。青。皇。旌。旛。開。天。衢。三。八。二。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錦。回。首。柳。花。撲。晴。雪。造化。弄。人。祇。片。時。弄。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浩。無。窮。浩。光。瀕。瀕。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嬰。曼。長。耳。老。聾。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弱。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為。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安。紛。如。氣。九。跳。塵。土。偶。然。而。來。託。為。形。飄。然。而。來。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翻。翻。少。焉。曠。之。已。化。為。古。忽。為。塵。影。黃。泗。浦。獨。坐。嶺。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劫。劫。太。長。我。來。濯。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蛟。老。屨。勢。相。擊。二。歌。變。數。首。之。幽。咽。而。縱。橫。磅。礴。有。獨。自。飛。行。天。外。之。勢。又。其。大。義。集。中。自。勵。詩。數。十。首。皆。痛。苦。酸。心。如。醉。後。愛。歌。諸。葛。表。生。來。耻。語。李。陵。詩。又。看。來。身。在。終。為。累。悟。得。心。空。始。是。閒。又。夜。來。白。帝。將。秋。去。萬。樹。淋。漓。滴。不。乾。又。我。朝。三。百。年。忠。厚。不。信。山。河。屬。別。人。又。草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笑。卻。是。揚。雄。不。讀。書。又。中。興。集。醉。鄉。句。地。過。華。胥。外。

天歸混沌中。又暖骨通仙處。寒冬能幻春。又今古豈二道。死生惟一心。大抵皆式微黍離之什。嗟乎所南。重無家之五柳。免死之疊山也。惜載覽數過。未觀察即實而藏之。曷既見其全。而竟不獲盡錄其全也。然而誦此者。亦可知一鼎之味矣。

總戎事略

余岳周公諱一德。山東金鄉人。貌魁梧。生有神力。精騎射。諳諸技。勇而長槍稱無敵。且工書。類李北海。詩如劉長卿。文以西漢為法。由諸生聯捷。癸未成進士。授二等侍衛。外遷建昌營遊擊。調均房營。陞鎮江參將。再陞衡州協副將。練伍專民。皆隨在有治績。金年方弱冠。就姻衛署。公之所以勗余者。無不據經據史。語歸忠孝。雍正三年。公以衡協署。嶺南鎮守。晤總督傅公敏。聞容美土司田曼如。殘淫不法。土人如在湯火中。多有赴省籲救者。將籌所以拯之。公曰。曼如陰悍。屠殺自由。諸司畏懼。地處險塞。不可遽取。當先驅爪牙。抉其籬籬。而桑植一司。為其後戶。永順保靖二司。乃其犄角。先招數司。撫而郡縣之。則容美自困。士衆解體。更由長陽施南兩用。勦救之人。宜慰勞。容美必內變。可反掌定也。制府聽之。遂移公署九谿協。經營其事。公輕騎領健卒數十人。前駐白巖洞。傳至桑植。諸管旗社把給酒食。諭以田舍逞惡。荼毒爾類。大憲一視同仁。奏聞委諭。欲令爾等永保妻子。共享昇平。有助惡仇爾等者。可擒以獻。衆社把泥首曰。我等慕化已久。特畏田惡之勢。不敢前。今蒙拯救。是起白骨而肉之也。願蓬髮作王民。乃奉公入巡。清戶口。繪方域。設卡防。以阻容美之侵暴。仍責桑之社把。以鮮衣駿騎。令為前導。徑赴永順保靖等處。而永之士人。初猶頑抗。公遂駐營鬼灘。諜知岸有伏波廟。外立銅柱。高丈餘。入土一尺五六寸。土人敬畏無敢近。而手撫之者。公命社把告永人云。因有伏波遺記。今年月日。應我倒銅柱。令爾等為中國良民。永人疑之。皆蟻山惡。持鎗弩以觀。公從容焚香拜廟。舉出詣柱前。舉臂撼柱。柱應手倒。永人驚噪。奔走惶汗。羣匍匐公前曰。公天神也。謹乞命。遂約束。于是風聲所至。除道歡迎。計周歷一百三十五日。而茅岡。忠建。水柵。散毛。臘壁。大旺。漫水。白巖。上洞。中洞。下洞。騰惹。大刺。田家洞。麥著。黃驢。遲洞。施容洞等十七司。向為桑永保三司所領者。盡入版圖。北省始由長陽施南進。撫容美田。曾果為其下所逼。自縊死。與公之前畫若合符。諸蠻悉改流。公復議薄賦輕徭。設郡縣。安營汛。各善後事宜。稟行之。南省乃增永順一府。及保靖桑植等縣。越歲晉公鎮總兵官。雍正六年。公奉命督六里。苗頑梗滋事。近在永寧肘腋。命同辰辰兵備道。王柔如。辦容美各土司事。行始欽遵。會議往辦。王兵備固執。由上龍潭進。公曰。此地險固。其苗素獷。愚諭之未必聽。攻之猝難下。應由乾州之鴉溪進。以計誘之。餘可迎刃解。腹心既破。龍潭魄喪。自稱願服矣。王兵備堅云。當擊其首。議不合。公遂引兵進鴉溪。兵備率乾鳳兩營。卒仰攻上龍潭。被拒。竟收。公稔聞鴉溪有天王廟。王為楊姓兄弟三名。應龍。應虎。應彪。面分赤白黑。苗人奉之謹。過廟不敢仰視。門常鎖閉。或數十年不一開。惟牛歲祭。皆設之門外。公知苗之信鬼而不畏殺也。乃遣健兒夜踰廟垣。查視神狀。及各儀物。歸述其詳。并云。廟後有三壽尙完好。公曰。得之矣。乃宣言天王見夢。皆作何顏貌。冠袍來。稱今天子聖德汪洋。當領苗衆歸流。長沾雨露。賜公三壽。有抗不服者。建轟勦滅之。今遵神命。擇吉入廟。領壽出。

師苗會開之。皆來視。公至期。斬牛設供。碎鑰開門以入。苗皆皆懼縮不敢進。公獨步詣神前。長揖訖。復出喚苗。諭以無畏。曾始相隨。至公命。輪後尋果捧以出。展視之。光彩耀目。分色如神面。公始命鼓鑼。奠酒焚楮。以謝。擁護歸營。苗衆驚服。羣請飲血歸誠。公令其長子鍾岳。如苗俗。摸家狸取血。與衆會飲。以盟。曾誓曰。渝盟者。發大頭天。死九十九代。誓畢。雜髮。約易本朝冠服。旌其會以外委頂帶。于是三岔坪。勞神岩。鬼坂。鬼者十里。坡頭大江。一里。大娘岩。二娘岩。三娘岩。鴨有岩。萬榕江。果溜溜排。打扣排。鋪美。崇山。衛等苗。皆聞風傾倒。相率獻血。遵制如前。公即駐崇山。旁。招大棹排。小棹排。狗肉稿坪。大龍潭。小龍潭。鴨寶岩。龍角洞。狄良坡。各衆盡撫之。始抵上龍潭。後問其抗兵備狀。擒其魁斬之。餘不問。更轉池河營。老虎岩。老皇管。楠木坪。涼水井。亭子關。由鳳皇營以還。其間惟楊孟岩。三不管。尖巖等三處。特頑拒戰。公督兵破之。燬巢。繫其黨。置之法。其他未嘗血刃也。公更會王兵備。相度形勢。築城於吉多坪。城外有湖水。井日三湖。響如奔雷。爰傍井建天王殿。以答神祝。歸三壽於其中。磨巖勒銘曰。九重錫命。杖節西來。頑苗入化。絕域雲開。而井湖自此止。日一至。響亦不震。復於狄良坡。獲五色靈芝。大如斗。趙撫軍宏恩。以為苗平之瑞。取芝進呈。上褒之。至雍正八年。奉特旨。召公充領勇健營左翼總兵官。離鎮之日。六里苗酋。龍章元。吳老肉。吳大。五紅苗之酋。麻老。毛。老。瓦。吳。老。卡。各率其少長數百人。率與相送。至殿門。公再三慰遣之。始號勸而歸。公於雍正九年內。起營赴莊。其勇健諸卒。皆召募素習技勇者。多市井無賴。頗滋擾。公所領獨奉約束。千里不敢肆。而總統柏之善。右翼徐起鳳。皆以姑息。被累解任。待罪。公遂特簡提督任總統。演火器。練破馬陣。於雍正十年季春。奉旨出口。每百人例給車一乘。孟秋抵巴里坤。撥為應援兵。歲餘未遇敵。至十二年十一月。公領勇健三百。哨至白楊溝。始得與準噶爾遇。敵約千餘眾。慶戰數時。敵大敗。乃遁。斬賊七十五。生獲三十六。奪馬駝器物無算。而三百人中。帶傷者二人。餘俱無恙。真勁旅也。迄乾隆元年。召還都。散各勇健歸原籍。亦有仍從行伍授職者。復命公為川北鎮。公會以詩寄余曰。歷盡千山與萬灘。西風吹入客衣單。鷓鴣莫向深林叫。多少行人淚不乾。初公為諸生時。夢涉一城。入官廨。旁有敵園。後倚高山。松柏森然。問吐騰梅。怪石嵯峨。山前起亭。以板為瓦。亭下為池。殘荷支離。有二白鷺。一足拳立。公坐亭中。引鶴獨酌。忽聞虎嘯猿啼聲。乃驚寤。及後招撫永順。以土司署為公所。初至之日。歷歷見聞。皆如諸生時所夢。

烏船志略

京口為吳楚咽喉。浙閩鎖鑰。險扼天塹。據山水之勝。居民茂密。百貨雲集。以海門。甌山為前戶。藉靖江。瓜步為犄角。往昔海氛未靖。倭寇出沒。每東南風起。萬姓咸有戒心。蓋賊可揚帆肆劫也。迨我朝定鼎。分八旗大軍三千人。駐防其地。以鎮海。大將軍領之。設水師。造沙唬船。習戰以備寇。自二伯祖欽五公。開府鎮海時。見沙唬等船。雖能破浪。僅宜江河。難涉大洋。因條奉。造烏船。進烏船圖說。奏可。而康熙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實照。造此船。以平澎臺。今水操皆用此舟。而製稍儉。改沙唬以資巡緝。船泊高資港。遇東南風。乃開操。乘濤直至黃天蕩。鎗炮雷鳴。旌旗蔽日。或耀威溟渤。肅清島孽。誠洋海長城也。閑時委兵看守。固號

嚴密。儲先大夫同行宮時，嘗指點謂余曰：留兵守船，不過數名，其餘弁卒，星散陸居。若風宵雨夕，巡防備懈，不無意外之虞。且既隸水師，應習水性，諷戢戢，練爭上截下來，戰衝腰因敵等，各攻戰之法，庶餉不虛糜，而舟卒均歸有用。若止選期舍陸，臨風演擲，渾同戲局，一暴十寒，則水師之設，亦姑存其名耳。應移官兵，長居船內，據水成陣，遇風即操，風止列營，如臨大敵，經云：安不忘危，江海要區，或有所恃，而永靖蛟鯨乎。余請先大夫條稟以行，而當事者，懼於更易，至今仍之。

新喻縣治略

新喻爲江西之臨江府屬，上達袁州之分宜，又爲湖南通衢，下達臨江樟樹鎮，頗饒山水之勝地。產米，民風淳樸，絃誦不乏人，而科目罕覩。季父皆園公，作宰九年，歲登政治，曾捐俸修學宮，列巍煥於虎瞰山麓。復建魁星閣於其巔，下臨清溪，遠眺隔岸山村，均堪入畫。更跨溪建浮橋，設歲修橋田，以濟往來，漲渡之覆溺遂免。人皆使之，至今呼爲張公橋。又城外二十里，有獅子巖，臨溪巖，爲縣治之隴氣，如渴視奔泉，幽徑木密，松濤滿谷，或動風振吼，如搏鬪，潛虬公建亭于其頂，顏以涵碧，盡收百里之勝，而數事甫竣，工邑之晏大中丞斯盛，卽於是歲解鄉榜，運捷入中翰，或亦地獻其靈與，初邑署殘破，惟餘香檯書屋三椽，以止賓公自履任經營，因陋就簡，闢荒誅茅，而署後之玉几山，乃脫穎出，古樟喬檜，皆數百年物，擊山得泉，臨泉建亭，卽名玉几泉，引泉澆池，題曰分香，種千葉蓮，及五色魚，過植芙蓉，於芙蓉中構屋數楹，極夏秋之雅觀，曰芙蓉舫，曲接迴廊，遠倚嵐軒，軒前爲射圃，行例梅柳桃杏，圃東起小閣，曰曙霞，築臺于閣外，曰四宜，余曾小住閣中，遠帆近郭，碧嶂清流，歷歷在几席間，閣下卽香檯書屋，屋前翠竹千竿，老梅五六樹，穿竹度渠，架待月板橋，過橋，拂琳瑯行數武，爲筠軒公之琴室也，室畔遠山，徑至一鶴亭，古桐數株，漫天幕地，伏日忘暑，蒼仙禽一，霜晨月夕，蕭然長嘔，竹裏茶煙，室中琴韻，令人有天外想，余憶每逢春秋佳節，公招署中諸同人，蟠踞遊獅子巖，分題煮酒，至暮登舟，順流徐下，別舫載吳兒數輩，紫竹紅牙，疊疊新譜，月色激灑，棹岸紆迴，移時抵邑，虎瞰山下，僕從列火，以待于浮橋之上，魁星閣內外，悉懸琉璃諸錦燈，焜煌水岸，如入朱明福地，而曙霞閣中，亦遙遙如繁星聯壁，比閭巷，皆張燈歡飲，以共樂其樂，亦一時勝事也。公後作錦州守時，猶每念新喻不置，有香巖詩鈔行于世，余今亦出牧劍川，僻邑窮邊，挾掌靡遺，回思雅化，能不愴然。

鐵墨堂志

仲父少文公，幼而穎異，五六歲時，卽能屬對，曾王父自琉球冊封回，公時祇七齡，肅迎於門，牽衣請安，曾王父出句曰：風波萬里路，公卽對忠孝一生心。曾王父攜手欣然，深器重之。公性端嚴，喜讀書，雖暑夜蚊雷，寒宵雪案，不輟佔畢，集書七萬餘卷，俱經點竄，舟黃錯落，非涉獵者可比。樂遊江浙諸名勝，凡僧房道院，莫不留題作記，後慕三秦形勢，不憚數千里杖笈覽之，一時名下，如徐南沙、李雪木、孔東塘、李萬資、張匠門、顧俠君、夏曉堂、諸先輩，悉與莫逆。先大夫常強令習舉業，因公肌體兼人，不宜馳射也，而公以經濟之學爲上乘，以舉業爲下乘，且不耐學，然其時藝，又頗爲京江相公所賞，最愛大蘇詩文，其言行途類之。

人皆謂爲再世眉山，李雪木先生常語人曰：張少文有三絕，貴介而作窮措大生活，奇絕，處富貴場中而好睡，懶絕，載書負糶，窮山水之幽隱，清絕，誠實錄也。後宰江南定遠縣，移風易俗，詰奸如神明，盜賊遠避，期年大治。盧大中丞詢撫安徽時，以張先生呼之，凡本摺條議，必正之于公，始上聞，從前經濟之學，克少展焉。作宰三年，獎拔士類，如江西凌泉司，遵義府守王某，皆爲公所造就，縣人有小包公之譽，立坊以表之。有曲陽小試，鎮墨堂詩文集行世。

秋軒吟樂

嘗聞先大夫云：先王父爲宦，以清節自持，公餘之暇，惟讀書射，未嘗一日閒。時先大夫，暨仲父少文公，季父皆園公，皆依膝下，亦日課射讀，夜則論史，每摘史中疑難事，令各陳其所見，或形之歌詠，或筆爲論辨。先王父親改訂甲乙之，常於廬州司馬署中，作卽事句云：燈焰寒宵瘦，秋聲樹杪多。命各屬和之，先大夫句云：蟲吟紅葉密，雁寫白雲多。仲父句云：瘦菊依人澹，新涼上簾多。季父時八齡，亦和云：軒中蘭菊富，膝下弟兄多。先王父欣賞之，幕友孟次徵先生，爲浙中名士，適至軒中，亦和云：明月天心近，深秋桂子多。相與拊掌，乃令畫師作秋軒吟樂圖，各補前句成章題其上，以紀一時之勝。

余江干記略

余文圻浙人，少孤，寄居京江，事母極孝，貧不能供甘旨，棄舉業作賈，往來蘇揚間，志欲破萬卷，而無錢購書，惟憑借讀，常云於湖州置貨，暫住村店，俄春漲發，郵落困巨浸中，移居主人樓上，方以阻行期爲鬱鬱，忽視樓側貯書四架，悉經史子集，喜甚，伏而誦之，焚膏繼晷，總總恐不能遍覽，喟數句，竟忘爲置貨來也。迄水將退，而脚氣大發，住養匝月，架上書悉歸腹笥矣。由是胸次豁然，始知從前所沉酣者，皆應世之糟粕耳。先生學問淵博，商確古今，皆有卓識，能發前人所未發，其胸中書豈止四架而已哉。尤長於詩，好苦吟，雖落紙雲烟，而推敲字句，必盡一日之力，身處閨閣間，名公巨卿，皆慕其賢而樂與之遊，居有江干草堂，樓雅質潔，余與京江諸同學立詩社，推先生執牛耳，每集草堂中，詩律極細，觸政最新，受益良多。常記先生北固山懷古詩云：北固嵯峨枕碧流，登臨霸跡憶孫劉，百年戎馬三分國，千古江山一倚樓。錢璣日沉殘角起，海門風靜暮潮收，故宮舊壘知何處，野蔌寒蘆歲歲秋，沉雄悲壯，不減唐人，又冬日漫興句：小徑竹稀思更種，西窗樹雜議分移，又喜聞果熟添佳味，愁到梅開沒好詩，又秋夜雜感云：夜氣乍涼疑近水，秋聲四起不皆風，又浮生若夢誰非蝶，當候而鳴我類蟲，又臣儂欲死言非激，我見猶憐妒轉深，先生詩多類此，煨鍊新奇，用古入化，賈浪仙之流也。余宦濱後，聞先生歿，其家君逸石亦繼卒，未知曾梓行其生平著作否，余或更遊三吳，當訪之京江好古者。

轉生異

金陵趙晉，以彈詞名，豪宰爭致之，偶炫藝京江，頗爲八旗諸宦家所重，余舅氏白公，常招說評話，甫飯畢，忽余之十齡表姊，俏立簪前，低詢曰：趙先生一向好，可記南京仙鶴巷某太太乎，替者曰：曰某太太，吾恩人，不幸死十年矣，若存吾安得流落至此，但姑娘年幼，何以知之，姊亦泣曰：吾卽某太太也，今託生于

瀟湘憶舊錄

二四

茲。煩先生速回金陵。喚吾三子來見。昔者悚然曰。姑娘既知前生事。可記患何病歟。姊曰。吾患痢。七日不食。當初病時。爾尚在我房外。說羅成顯魂。吾令女使蘭香。送桂元湯與爾食。豈忘之乎。昔者聞之大驚。姊亦失聲哭。舅氏眷屬悉聚醫醫者。姊復備陳託生事。為之解。舅氏疑其中祟也。顧解百端。姊涕泣抗詞曰。我欲見前生子。如不允即死矣。衆作許諾以慰之。乃收淚強飲食。而趙醫竟回金陵報某家矣。其三子來潤。求見數四。俱為爾者所阻。幾年而表姊憂思日夜。一息憊憊。舅氏憫之。乃喚某氏子入。姊一見即呼乳名。哭罵曰。吾雖轉生白姓。然此靈未泯。念爾等如饑渴。前令趙先生相喚。乃遲二載始來。何竟忘母子之情也。某子泣訴被阻之由。并詢轉生始末。姊曰。余患痢越旬。輾轉牀褥。舉體皆痛。心腹如煎。倏兩耳鏗然。遂覺體輕神爽。意病愈矣。喜亟舉步。而天氣昏霾。室家莫覩。正旁皇間。遇故僕胡文云。汝父請我見。因憶汝父久故。胡文亦死。吾豈魂遊耶。始大驚。胡文勸速往。云見汝父自有說。問所在。遙指有燈光處。望燈過行。不覺至此。自視手足皆小。口不能言。甫悟轉生矣。余蒙此地父母之恩。養至能語時。欲述再生事。恐涉妖妄。惟隱忍含悲。時念爾弟兄耳。今某媳好否。某某姻姪作何近狀。皆歷歷詢訖。復泣請歸視。舅氏無奈勉從之。乃同赴金陵。令某弟兄女眷悉雜僕婦中。姊一指出。問慰。至以房即囊簾云。此吾生眠病卒處也。其房中陳設有與生前改異者。皆手自位置如初。某乘歡詫。始羣繞悲號。更入某家廟拜祖。拜畢袖中出鬚髮。欲長住為尼。舅氏婉勸之。復曉以生身大義。始登舟回。然無日不以淚洗面也。年至十六。議嫁殷塔。始猶峻拒。強而後可。成婚期年。因產子血暈昏眩數次。自此忘前生事。至今人問之。則笑而不答。或偶應曰。余或向有是夢耶。

繡餘詩紀

余同堂兄淵度。行四。繼配嫂劉氏。為劉臬司廷瓊在園公愛女。性幽靜。博覽華書。常以班謝自命。在園公憐之甚。因擇婿過嚴。及笄尚待聘。適淵度兄有悼亡之感。哀吟百章。頗為時流所傳誦。在園公既久知其名。曾目為天下才。及見悼亡什。益重之。乃倩媒議婚。逾期而嫂于歸。主中饋。有荆布風。家門之間。無不欽其賢孝。暇時舉樂唱酬。為閨閣中詩文友。後四兄分司兩淮。委濬泰州鹽場河。積勞病歿。卒於官。嫂不飲生。作運閣哀吟數十首。甫三年亦歿。當易簀日。舉手謝諸弟姪曰。未亡人。今可謂張氏完人矣。言訖而瞑。遺篋復有繡餘吟二卷。並擇數篇附錄于左。

憶母

明珠朝夕掌中持。一旦于歸定省離。此後惟宜習勤儉。從今寧復敢嬌癡。未諳婦道時懷畏。欲慰親心強忍悲。廿日慢言音信少。夢魂夜夜繞慈帷。

寄乘一二兄

無限家園思。啼痕時染衣。雲迷烏斷哺。風急雁分飛。堂上慈顏隔。庭前花萼稀。昔書頻寄問。何日滄寰歸。

望露筋祠二首

瀟湘憶舊錄

二五

瀟湘憶舊錄

二六

正氣存天地。新祠古道傍。草含貞色秀。千載烈名芳。白鳥何其毒。紅顏數合奇。路過無祀物。遙望奠靈巵。

讀寶劍篇吊烈姬王氏姬名勝。吳人也。姚昆園觀察之妾。姚病篤。姬願以身代。遂自刎。未幾。姚果死。姚少子承祀。賦寶劍篇以哀之。

莫代傷心更寫愁。報恩願畢復何求。青萍血跡千年在。紅粉香靈八日休。死繼幼兒空奉祀。生存大婦合含羞。芳名如問誰堪並。金谷當初有豎樓。

製書便面贈表嫂十含章

踈雨深秋。方將執扇。自知無用物。故寄欲拋時。猶可烹宵茗。還堪助午炊。康成多雅婢。須戒勿相嗤。

送含章表嫂隨任南城

玩花同上月明樓。刻燭詩成選一籌。形管從今難較勝。平分花月更分愁。閨幃人有筆如椽。韻友交宜翰墨先。更勸從茲當節儉。俸錢不數買書錢。

承九書室落成書以勉之

靜几明窗。下文思自不同。江花添筆底。謝玉長庭中。愧少三遷教。須勤萬卷功。春風他日裏。上苑杏生紅。

即事

皎皎銀河星影疎。花香風送過庭除。綺窗燈火慵挑繡。為愛新涼夜讀書。

運閣哀吟

哭夫子絕句二十首

斯人不壽。誠天道之無知。吾命不辰。罹人生之慘酷。忍睹伶仃孤子。遺失耕犂。可憐孱弱健嬰。甫離襁褓。故撫棺欲絕。一絲又續驚魂。碎鏡長號。三月仍留殘喘。其奈深悲極痛。鬱鬱於衷。是以灑血濡毫。哀哀而慙。脾枯心瘁。意憤神悽。才難擬彼黔婁柳下之妻。慟更甚于華周杞梁之婦。哭成二十首短章。悼紀千秋長恨云爾。

十餘年事憶如新。不信真成薄命身。豔彩嫁衣穿甫半。青絲已作未亡人。中道身殂子未成。柔腸弱力獨經營。事繁食少知難久。勞瘁秋風頰孔明。聚散由來有夙緣。敢因慳淺怨蒼天。過頭五十君非夭。自恨遲生二十年。積累仍多身後遺。清風誰信偉無餘。官囊亦有頻年蓄。錦軸牙籤萬卷書。貧窶求人祇自羞。淮陰漂母憐韓侯。素交縱有堯夫輩。我亦難輕受麥舟。兢兢十載事蘋蘩。分荷千鈞敢自安。今日欠君惟死殉。衰親弱女備難拚。

口占示錫祿

連朝難禁淚千行。事忍仍稱臆日觴。欲慰我心惟自勵。遺編研究繼書香。

瀟湘憶舊錄

二七

潘南健書

爲爾酬賓開綺筵。俸餘幸足款羣賢。綠雲七月離膏沐。總翫應知不值錢。

二八



漱華隨筆

嚴有禧著

漱華隨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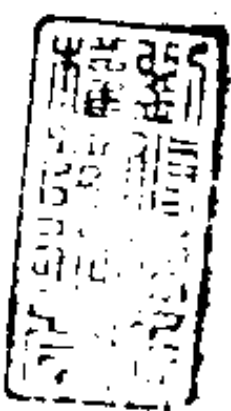
唐啖助謂左氏博采當世文籍。太史公尤好采摭異聞。則說部固史材也。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載。好古之君子。必錄而不遺。亦所以佐史之窮也。惟是記錄之難。其繁蕪無當者無論矣。或傳聞異辭。擇焉不精。或有意抑揚。詞多失實。非所以徵信也。觀察嚴公。世其家學。見聞該博。所記漱華隨筆。卷帙不繁。而語皆徵實。蓋其慎也。又其大旨。義歸懲勸。是又將自爲一史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官輟所至。其所設施。與所奏記。議論當世利弊得失。表章古人忠孝節義之行。一皆見之於文。既詳且核。其文章光明磊落。直追配前賢。法皆得而讀之。漱華小品。蓋公奉諱里居。鍵戶謝客時所記錄。異時求文獻之足徵。皆將於是乎在。惜乎其未得與於史事也。乾隆十七年五月六日安平陳法。

漱華隨筆卷一

採訪遺書

乾隆六年奉上海諭。從古右文之世。務訪遺編。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修。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尚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各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抄本刻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聖主崇儒右文。超越前代。於此可見。

清 常熟嚴有禧章川著



會試移期

明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定於二月。蓋以太祖定鼎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於雲貴士子。二減衣裘。防閑較易。三騰錄無呵凍之苦。四歸家無開河連舟之阻云云。時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場後。經御史范咸條奏。請會試改期三月。著爲定例。部覆未准。特旨允行。息上體恤士子之意。可謂至矣。

夾帶懷挾

懷挾夾帶之弊。近科以來。日盛於前。彼此效尤。恬不爲怪。乾隆甲子七月。經副都御史勵宗萬條奏。請嚴搜檢。上可之。臨場特派大臣監視。果搜出懷挾夾帶數十人。兵部侍郎舒赫德。因奏請變通科場規制。內

云古之用人者。詢事考言。是以功罪有徵。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适於實用。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卷房行。轉相抄襲。膚辭說。蔓衍支離。止圖弋取科名。其不足以得人者二也。士子各習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其陋者。至經文都未全讀。况望其通貫儒先之說乎。其不足以得人者三也。表以觀其詞藻。判以觀其決斷。策以觀其通古今察利弊。今則表判可以預擬。彼此傳抄。答策隨題敷衍。毫無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也。云云。奉旨交大學士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覆奏。略云。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後。且就此而實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末可概為毀也。必若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相率為偽。其弊尤繁。如近日所舉孝廉方正。又何益乎。若酒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則又儘可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其餘若三傳科史科。明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糾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異才云云。奉旨依議。

五經中額

乾隆九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趙城摺奏。內稱科場定例。每額中十九名。加中五經一名。其間淹通博洽者。固不乏人。而浮夸躁進之徒。剽竊擬題。購求坊刻。割截成篇。臨時強記。甚有於場中同號。互相倒換。湊助完卷。則說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闈之後。有叩以經義。而茫然不知所出者。是習五經者日益多。通一經者日益寡。長浮偽而啓倖心。殊非加中五經之本意。可否稍為變通。嗣後各省鄉試。其有學問淹通。實在能作五經者。許於本州縣報名。該牧令面出冷題考試。申送府州。府州亦如法考試。彙送學臣。再加考核。另冊錄送。入闈時。另編字號於堂廡。不得混雜號舍中。以杜倒換湊助等弊云云。旨下九卿議。不果行。

榜後覆試

乾隆甲子八月。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欲清科場積弊。莫如覆試一法。請各省放榜後。中式之人。赴省填寫親供。即令本省巡撫會同學臣。在撫署內當面出題覆試。以別真偽云云。奉旨允行。至丁卯科即行停止。

曲阜世職

監察御史衛廷璞。奏請將曲阜縣。照各省知縣之例。隔省補用。俾其世職。或於京師閒散之曹令襲一官。或於孔氏中額之外廣額一名。以示尊師重道之意。時部議雖不果行。而未隔數年。即奉停襲之旨。衛君真達識也。

誣毀程朱

明永樂中。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書。專誣周程張朱之學。成祖大怒。遣行人押還。令有司聲罪杖遣。悉

贊其所著書曰。無愧後人。後萬歷末。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略謂朱子之學。專務尚博。而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萎靡而不振。於是以前著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革句之舊。行人高舉龍上疏駁之。近御史謝濟世註四書。多與考亭不合。且誣毀考亭云。明太祖與之同姓。故開國時。令天下遵用其註等語。至形之章奏。并刻其書行世。雖奉有毀板之旨。而所刻未必不流傳。可見邪說惑人。無代無之。謝君在臺中頗有聲。而議論披猖如此。宜其晚節之不克終也。

滿洲鄉會試

旗人分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鄭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

第二稱狀元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保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

明初解元

明初應天解元黃文忠。以作全場題二十三篇領解。今人知有顏茂猷。不知有此矣。

制科議

會見王文恪制科議內云。經義取士。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愛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皆得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此議頗精。當可為後世取士之法。

知縣改授

王端毅公恕為家宰時。有益都縣進士石存禮。應選知縣。改選行人。題曰。竊惟知縣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使宰百里之地。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之官。其職簡而不勞。故將石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除授。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古大臣培養人才。用心良厚。近雍正年間。屢有引見知縣。奉旨改京員者。亦此意也。

封贈例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未安。自明以來。封贈三代一如現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

再醮請封

封典有再醮不得受封之說。此為妻不為母也。近有以母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大字帖

詞林寫大字帖非古也。曾見湧幢小品。載乙卯年過故鄆姚氏。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會元。墨文認畫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前輩之模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爲失體矣。

鈔法

崇禎辛巳。桐城生員蔣臣。上言鈔法可行。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可得金三千萬兩。侍郎王鼐亦以爲必可行。懷宗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聞臣蔣德瑋具揭爭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御史白抱一亦上疏極諫。事卒不行。

限田

崇禎庚辰。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田。一品官田十頃。二品官田九頃。屋九十間。以是爲差。逾限者。居屋入官。變價。田地入官爲公田。旨下部議。侍郎蔣德瑋出揭駁之。謂三代時有井田。故田可限。至秦而經界廢矣。董仲舒始議限田。李翱。元稹。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爲抑富扶弱之圖。然皆不見用。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爲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由此思之。法非不善。而非田既溼。勢固不能行也。其言頗達治理。

褒崇名臣

元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此事真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於本縣增一廛。生優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之者。

明末加派

會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崇禎戊寅。考選御史。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懷宗悅其說。遂擢第一。入詞垣。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實因會議而決也。會進館未久卒。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所不容。會之死。陰禍致然也。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唯桀用人。登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纁。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駭怒。馴至於亂。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擔子。唯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南渡時。行在百官。始賜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氈裏厚不得入。則韓輦矣。明制。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輦。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吏而下。亦皆給馬。武官勦賊。皆乘馬。唯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輦。本朝則文武大小。無不乘輦。惟有八人。四人之分。近年武員。奉有上諭。提鎮以下。不得乘輦。至文員。則雖佐貳雜職。亦罕乘馬。甚至輿。廝養。援例入國學。亦儼然肩輿出入。恬不爲怪。真可嘆也。

期功之喪

顧麟初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昔晉人放達。儒者所詬。然其時。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有期功。宜稍異常。不赴筵會。即赴不聽聲樂。躬行慶賀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存一二也。

行狀稱不孝

人子爲親作行狀。及喪中用帖。稱不肖者。謙辭耳。近世士大夫。不察其故。凡中科甲及仕官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者乎。且不孝乃五刑中第一大罪。詎可以此自居。先發文。文。錢。鼎。甲。後。俱稱不肖。可以爲法。

證法

周公制證法。雖臣子與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漢晉以下。已多失之。然猶付之公議。有不當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自明以來。則有美無惡。且由翰林者。皆得證文。不以人而以官。不聞有駁正之者矣。

戒石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俾爾。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共二十四句。名令。嚴宋太祖。摘此以刻石耳。近見宋臣跋語。以爲太宗自作。誤也。

本籍張榜

會見浙江新昌縣志。載洪武中。奉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太祖之鼓勵人才。可謂至矣。

殿試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請旨。不拘數目。故有省試屢經中式。而見擯於殿試者。宋時張元以落第進士。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於是羣臣建議。乃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沿至本朝。殿試舉人。間有黜者。不爲常典。

武殿試

武舉止有會試。無廷試傳臚之例。崇禎四年始行之。拔王來聘爲狀元。賜宴兵部。自此遂爲故事。

封本生

儲公大綬。修撰滿考時。本生母與繼母並在邸。於制不得兼封本生。乃疏請。世宗許之。迨乞假歸。生母卒。於制又不得持服。公衰經疏水三年。然後赴闕。則逾假限矣。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是廷臣得地封。及服本生者。咸謂公錫類云。

致仕官

明初定制。致仕官居鄉。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不知當時士大夫能循此禮否。在今日則斷不可行矣。

假葬

世俗迷信堪輿。多停柩不葬。或以輓石斃土。至數十年猶不埋者。晉郡既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瑾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古人有之。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仕宦者。可乎。

通家子弟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留其家。遂拜其父祖。乃就坐。此禮真古風。今人所不知矣。

刻詩文

古人無自刻文集者。或當時或後世見而愛之。為之鐫板。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付梓行世。讀者非之。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槩為鐫板。無怪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

表字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近世誤倣成俗。以直稱表字為簡慢。某翁某老。雖幼生小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恆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無乃不祥。至形之文翰。俗陋尤甚矣。

明陵

乾隆乙丑。遣官祭明陵。少司寇錢香樹。派往思陵。事竣回奏云。感帝當國運既替。流賊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嘗營及陵寢。逮李自成猝犯京城。引國君殉社稷之義。慷慨自裁。就葬妃園。坏土僅掩。至為慘悞。遭我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撫有寰宇。登極之後。躬幸思陵。念其荒涼。敕令修葺。並勒豐碑。越今八十餘年。風雨剝落。傾圮特甚。臣將事陵次。見享殿三間。已傾其二。唯東偏一間。數椽僅存。配屋三間。瓦毀椽折。牆垣倒塌。不數年勢必盡為瓦礫。伏思皇上仁心為質。念舊存亡。天下臣民。實所共仰。茲當親過昌平。遣員告祭。深仁厚澤。與世祖章皇帝先後同授。臣恭奉性體。身履其地。目擊陵宇坍塌殆盡。幸生聞幽舉廢。昌明無忌之朝。若不據實奏聞。於心實有未安。仰請皇上。諭令督臣。轉飭有司。量為修葺。則盛德既被於明代。善述益光於前烈矣。等語。得旨允行。

漱華隨筆卷二

內閣

永樂初建內閣。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終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尚沿國初之舊。仁宗朝。陸士奇、禮部侍郎榮、俱太常卿。以東宮舊恩。非例也。後榮陞尙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故宜德以前。內閣與九卿為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宜德以後。三楊皆重。漸柄朝政。英宗九歲登極。凡事啓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與內閣之所由始也。及景泰易儲之後。雖天子亦藉內閣以為己用。但其官品皆不脫學士銜。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尙書入閣。若先陞尙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尙書入閣。蓋以外僚之首。入主中樞之權。逮張孚敬、張居正。則直以閣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矣。

國子生

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為盛。朝廷所用。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學之成材者。正統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於是舉人監生孫憲為給事中。舉人監生阮徵、歲貢監生張澍為監察御史。萬曆以後不行矣。

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其重之如此。

贊禮郎

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為之。明初亦以處文學之官。或乙科初選後。乃以黃冠為之矣。

按察司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謂之外臺。與都察院並重。故大明令按察司都察院並列。不視之為外官也。後撫按之權重。而憲司為承行之官矣。

明初風氣

明初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於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遽虛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鋪火夫提燈傳送。真盛世之風也。神宗朝。官膳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祿錢糧。彼時內臣甚富。皆令輪流備辦。以華修相勝。又收買書畫玉器。飾饋之孝順。上惟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上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問一料所費。容曰。八兩。上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事須八兩耶。

封繼妻

夏貴溪為大宗伯。奏乞三代誥命。并請封繼妻蘇氏世廟。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尤之。蘇廣陵人。本貴溪妻。以雙立為繼室。父曰綱。其少女適會石塘。網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奸。分宜已刺其陰事。而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作漁家傲一闕。適黃泰泉至。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噫。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耶。

殿駙馬

萬歷壬子。內監梁進朝。殿駙馬都尉。再德讓於府中。公主倉皇往救。進朝罵詈。至令公主跪謝。既而復殿於朝門。吏科曹于竹。疏劾。婦寺恣橫已極。懇乞速正典刑。不報。德讓八日三疏。皆不得達。蓋緣巨璫。盧受李恩用事。進朝賄以金寶。是以多方阻絕。駙馬掛冠而逃。東廠以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奪其父職。為民。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年十五。將降駙馬都尉周世顯。會流寇犯京師。不果。懷宗殉國時。揮劍斬之。傷頰斷腕。賊入宮。見之以為死矣。昇送周皇親第。越五日復甦。順治二年。上書願歸空門。世祖不許。詔求元配。命周君故劍。是合。土田邸第。金錢牛車。錫予有加。暮年而天。葬於彰義門之賜莊。松江張宸為之誄。太倉吳偉業有詩。鏡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妮。

保童主

懷宗令臣工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生員。不及童生。宋今礎之。在垣中保一童生。或問之。宋曰。此人年老不能服官。聊復寒責。以免連坐之累耳。其人既經保舉。即於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怒甚曰。吾今已為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官未及訊。質而童生亦斃矣。

姜熊獄

姜如農。採熊魚山開元。既下詔獄。上詔衛臣略養性。司臣梁清宏。拷治榜掠。無所得。上出密諭一小紙曰。姜採熊開元。即取畢命。駱養性具奏。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總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少司馬馮元。都諫吳公麟。微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動。諭衛臣。繳昨旨。於是姜熊始移刑部獄。杖一百。後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亦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開臣李建泰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二臣。上乃報可。請成。

馮涿州

馮涿州。與內豎聲氣呼吸相通。懷感帝每寄耳目於內豎。畫為蒙蔽。丁丑之獄。口為求救於涿州。一日令內豎密報云。閣部溫送布衣陳履謙。葛布一端。又某日閣部溫請布衣陳履謙。張漢儒小飯。久談而出。於是懷感帝遂動疑。而饒豐二公得生矣。其實無是事也。吁。可畏哉。

莊廷鑑

湖州莊廷鑑。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語。奮欲著書。其居隣故閣部朱公國禎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書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資可萬金。其父府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置嗣。遂梓行之。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賍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雖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詆絕之。遂謝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訟諸大臣。轉奏。遂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鑑等。並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

盛符升

張御史星法。疏參山東巡撫錢莊。盛符升密書報之。命未下。而錢辨疏已到。即以盛書出首。并參山東大僚郭琇。趙崧等七人。郭降二級。趙等四人革職。擬流。張降二級留任。盛降三級。錢原品解任。郭初擬革。滿中堂伊公力爭得免。賢哉盛符升老而無恥。以私一人故。害諸大僚。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信矣。

李忠毅

周忠介公被逮事。人飽稱之。時江陰逮李忠毅公。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城短棍。直呼入憲署。殺校尉。諸

尉履踏越牆逃。一賈廉童子十餘歲。撫牌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劍廉刀。割其片肉。擲以飼狗。

袁忠愍

武定袁熙字先生。諱化中。天啓中。官御史。勅逆關。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在山左。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百餘年來。未有專祠。子孫寥落。夷爲村農。官斯土者。誠能留心表彰。用以懾忠魂于地下。且使邦人有所矜式。亦盛事也。書以俟之。

文三橋

文三橋先生。見人止操吳音。常言。南北一也。每見南人遷就北人。未聞北人遷就南人。不可解也。性超脫。遊於分宜華亭之間。一日過分宜。分宜曰。三橋今日可在此飲酒。先生曰。今日徐存老已見招矣。分宜作色曰。難道徐存老的酒喫得。我的酒就喫不得麼。先生即拂衣起云。明日來洗廚罷。又嘗往賀華亭他出。諸達官莊服以待。時盛暑。先生解袍以紗帽自扇。俄而華亭至。扇猶未已。華亭曰。三橋熱矣。命重取一扇來。先生視扇云。扇大佳。恐損壞。不若紗帽爲涼快也。意氣放逸。旁若無人。

歷下詩派

歷下詩派。始盛於邊尚書華泉。再盛於李觀察滄溟。二公之後。皆式微。施愚山督學山左。自爲滄溟立墓。碑夢其衣冠來謝。新城王司寇刻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遺詩。又訪其後裔。爲言於當道。予以奉祀生。皆盛德事也。

陳演福

陳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匾其家者。署曰光祿府。其人有一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二子俱死。諸孫零落。窮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匾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於五十年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奇矣。曩余在京師。聞尚書孫公之太翁云。順治甲午科。邑中名儒夢解元爲康忱。榜發。非是。越六十年。康熙甲午科解元。乃康忱也。與陳氏事相類。

金丞相

金丞相石琚。致仕居鄉。聞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爲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載玉堂佳話。

沈石田

石田先生臨歿時。適王文恪公罷相歸。遣人問訊。石翁捉筆作答。書黃鶴白雲四字。家人環泣曰。形神離矣。既乃成一絕句云。黃鶴白雲歸幸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應如海。先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蓋絕筆也。又按石田先生事。見文文肅吳中名賢小記。耕石齋瞿氏刻本。作勇退歸來說。字公似覺少健。但與當日情事不合矣。太倉王司寇語爲吳文定公。不知文定捐館在石翁之前。石翁有詩哭之。司寇與石田相去未遠。失實乃爾。可見作史之難。

王梅溪

王梅溪先生。忠義寔諱。爲宋名臣。因勅丞相史浩八罪。孫汝權實德遷之。史恨刺骨。遂令門客作刺。敘以蠟之。其實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年生也。史客故諱其說耳。又余少時。聞吾邑修葺東方殿。卸下大樑。樑上有某官孫汝權同妻玉蓮字樣。則似汝權又梅溪之婿。不知何說也。

女子叩關

康熙二十八年。聖祖南巡視河。次淮揚。秦州女子蔡蕙。上疏訟父冤。略云。妾聞在昔淳于緹縈。爲父鳴冤。贖罪。漢文帝憐而釋之。載之前史。千古傳爲盛典。今臣妾父被仇害。自逮獄以來。妾衣不解帶。臥不登牀。捐膏粉以難施。棄綺紈而弗御。日夜悲號。籲天無路。每夕遙望。望御。禮拜千餘。於今三年。寒暑靡懈。唯祝玉輦南巡。妾父盆冤見日。今幸駕臨淮海。是誠千載奇逢。妾願效緹縈之故事。冒死鳴冤。伏唯天鑒。旨下兩江總督。識上。其父免死改城旦。今山東聊城。令蔡蒞。即蕙弟也。

祝舉人

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陳翁家。一日與翁飲酒。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於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見。則當世已有某某。某度不能與爭名。方今可爲之事。惟上書救石齋耳。石齋謂滄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救。予門杖。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監杖內閣曰。奇男子也。令輕其罰。真定梁金吾左右護持之。得遣戍。蓋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陸子高

陸子高。初名冠孝。一云其字也。長洲人。贊於邑中孫氏。以常熟籍應試。登洪武甲戌榜進士。賜一甲第三名。及第。對策忤權要。以冒籍劾奏。欲置重典。同榜九十八人。拜疏願同罷。太祖義之。僅除名。家居著述。年至八旬卒。誠子孫以貢士名其墓。門人魚侃爲撰誌銘。而舊志及長洲志皆缺之。曾志載之。寓公中。亦非也。

僧大汕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書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與國次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還。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

趙康敏故第

壽光趙康敏公故第。爲符孫所竊。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肯。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爲名卿。何不達而屢次見。舉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蔣洪章

蔣洪章。字洪章。天順間進士。知吉水縣。以治聞。後不得志解職歸。精於醫理。與桑某善。桑爲通判致仕。年六

十餘。其夫人亦五十餘矣。忽患病。醫以為蠱。公切其脉大駭。起而步於庭。良久更診之曰。定矣。請夫人入。乃舉手擲檢乘曰。足下亦老無恥矣。嫂何病。振當男。至冬至舉。亦銀帶官與若等。果生子。亦舉人通判。如公言。

錢國輔

吾邑世襲錦衣百戶錢國輔。於癸未冬襲職。伊族口口公惡之。貽書於少司空陳益吾云。此人小陳履謙也。亟發之出都。舊例錦衣必奉欵差。無部差之理。司空欲其速去。以部劄與之。往蘇州催工部各項錢糧。邑中人助其路費而行。後聞賊破都城。追各官賊。誤認錦衣為世職。必有厚贖。無不來追。多有斃者。國輔竟以兩行得免。此可見禍福倚伏。彼下石者。反脫人於厄矣。

劉巨塘

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分宜壽。值其倦。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不得出。有嚴辛者。分宜紀綱僕也。導劉往。問道過其私居。留之飯。饌已辛。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當降赫。烏用垂目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分宜果大敗。劉適守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憶昔語。為減去賊若干。始得出獄。從成。嗚呼。如此僕者。識見過其主遠矣。

王肯堂

萬曆己丑廷試。取吳道南為一甲第三。時金壇王肯堂為申王兩相至交。預為圖鼎甲計。密訂陛下下字一點針眼。為信。適有鬻廷試卷者。一卷偶為稚子針下一眼。諸人皆棄之不用。其人涉價求售。道南以其價廉售之。臨試日。書至陛下。正當針眼。急塗濃墨。將下字一點蓋之。既而兩相遍照針眼。得吳卷。遂置一甲。他卷不復照視。王卷反置二甲。功名有定。於斯信矣。

斯孝廉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據某。是汝座師。醒大不樂曰。據何為者。此不捷兆也。已入省。訪之。果有是據。因與往還。揭曉前一夕。監臨以藩司據填榜。恐作弊。忽召臬司。此據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據遂填註。一曰某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據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罷爭。蓋據因往還熟姓名也。此與句容宜御史事相類。益信功名有定。不可強求矣。

王文肅

太倉相以子病。祈夢于忠肅墳。于公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余。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清苦。誠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于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而追憶。有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為盜。衆皆憐之。請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致兵道。終不應。二十七人者皆死。太倉矜名節。故知其冤而不為救。然力可為而不為。神固已罪之矣。

韓某

萬曆丙辰進士韓某。父為顯宦。曾入一尼庵。見一尼色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饋之餅。尼不知計。食之。畢絕。韓趨入其庵。竊其相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經死。時韓尚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于鄉。明年試春闈。一日捷音至。親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凶服號哭而來。詢之則已死矣。韓痛絕。再聽。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發隱語曰。吾豈真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愛幾年。以償夙冤。今得請于帝。斬其嗣矣。韓聞此語。驚恨而卒。

李太青

金沙李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媚媚。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寶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羣以為盟必踐也。比甲戌。李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當入直。輒私攜妾扮家童入宿禁省。一日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李不之識。漏三下。方與妾交。情濃。忽內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為攜妾事泄也。遂脫陽宛妾腹上。人以為婢索命云。

漢陽生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場期不肯入。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浴時。輒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瞭然不見。出則如舊。

張太岳

江陵在位日。有獻玉美人者。江陵示其私人曰。天下果有姣好女子若是者乎。其人曰。願為師相覓之。因遍處物色。半年始得其人。售以八百金。厚其裝奩。護送至京。江陵嬖之甚。稱為九太太。由是怠於政事矣。江陵素患熱症。毒發於頂。雖嚴寒不戴暖耳。惟入朝則暫戴焉。至是屢服煖補之劑。毒復發。又服陰涼之劑以散之。遂患脾瀉而死。嗚呼。江陵權勢薰天。一旦無祿。隕世。泡影滅而冰山摧。皆由一女子致之。可畏哉。可鑒哉。

成婚而壽者壽。天者天。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無他。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與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宋太宗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寢於大寒大暑中。過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誠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

又唐德言載杜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蠶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與此同意。

沈文端

沈文端公生日。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子姓濟濟。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問故。公曰。吾鄉宋立堯太宰。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堯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

又

嘗見文端公家訓一則。內云。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不逞。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此爭端。自取辱名。爾已知持滿之道。只愁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云云。真至理名言也。

張太宰

陽城張太宰。親姑寄子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饒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字藥石。可與伏波誡兒子書參看。

顧亭林

亭林集有規友納妾書。讀之頗有味。內云。童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某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過傅青主。溪之診脈云。尙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童子之言。懼然自悔。出而嫁之。書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為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竟同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為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先生之言。真藥石也。

顏光衷

漱華隨筆卷三

湯先生

湯潛庵先生。課子讀書。晝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望也。又云。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便易有省悟處。

陸先生

陸稼書先生。嘗述其封翁語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效。禍不可言矣。

先生又云。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無益繁文。俱宜省去。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欠。胥吏所深喜。而小民所深惡也。

朱平涵

湖上朱平涵相國書云。灼龜起課。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真名言也。

魏環溪

魏環溪曰。居官者何人不擇吉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何人不擇吉。

顏光衷曰。諺云。公門中好修行。蓋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此與王心齋見諸掾吏。惟云心地好。前程保之言。若符節也。

董尚書

董尚書澤陽家甚富。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為飾。猶恐未寒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禮部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

劉忠宣

劉忠宣公自作壽藏記。內云。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亦或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乞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歸付兒等藏之。以俟他日。嗚呼。以公之盛德大業。照耀史冊。猶自謂生平無一事可述。真足愧天下後世之諛墓者矣。

又

同寮會飲。有譽威事伯之才美者。劉尚書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為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為之肅然。

沈文昭

沈布衣鑒。記覽博洽。放言自廢。或問曰。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每多貧賤無福。何也。沈云。有學問便是福。何必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而身常有疾。不能遂志。即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徐翁

太倉陸公容。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曰。仕路迺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即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陸初不以為然。後為同年所中。酒嘆徐翁之言不妄。

馮鈍吟

馮鈍翁云。為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慎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必不令。又云。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皆至言也。

薛文清

薛文清嘗言。吾居察院中。每念蘇州自慙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章楓山云。吾嘗處困。頌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便警拔不為窮所撓。

賀相國

江夏賀相國。致子侄書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開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六日始。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衣直布。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燻。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觀冬以絲。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救得一物。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儀。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通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臆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高侍郎

淄川高侍郎珩。少時與兄解元璋。公車北上。謁尚書張公延登。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官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若閱歷當自知之。後高晚年憶尚書之語。慨然賦詩云。翹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已推先輩。微語還堪悟後賢。畢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忍菴先生

吾宗忍菴先生。即少司農灑亭之父。生平規言矩行。尺寸不苟。灑亭上公車。先生繪像付之。并書其後云。余息交絕遊。幾二十年矣。每念先御醫公。受世廟殊恩。清卿公。生食顯祿。歿蒙卹典。而為之子若孫。未能奮身圖報。太王父暨王母。邱壠皆在京師。缺然展掃。有身具心。豈敢忘君父哉。願自審非名場中人。遂早甘熟敬。今吾兒邀天之幸。得上公車。稍可伸北闕南陵之思矣。余猶以身願家。難共長征。而砥礪引離。情不能割。特繪小像。付以相隨。如時見我面。時聞我語。當自愛其鼎。勿同乎流俗。惜此七尺。保此方寸。以為報國繡祖之本。庶能慰老人之懷。切念吾兒。如玉無玷。如器無缺。如女子未字。誠不可不慎也。至若縱浪之飲。狹邪之遊。知吾兒從未誤犯。今即少年客旅。亦必遙憶老人。更不忍以身行殆。第或慮高明之友。相獎風流。情難自持。不免失足。設當爾時。急展此卷。如有怒色。即婉謝友人云。老父在不敢從耳。又當知

州牧開之立除其役。

李梅崖

梅崖李公爲井陘道日。陸稼書先生任靈壽縣令來謁。公開中門以賓禮接見。迎送至門。未嘗以屬員待也。公三次薦陸於朝。而陸見公止稱晚生。且曰。昔魏瓌溪先生曾叨薦拔。而未嘗稱爲師。若於公有異。恐無以見魏公地下。故敢如此。公甚有喜色。有邑令邵嗣堯者。公曾脫其死罪。後陸邵俱行取爲御史。公罷官居京師。二君往來無間。忽有要路爲子養志奪情事。托邵致意於陸。求勿言。陸即舉劾其非。要路銜之。并歸咎於邵。邵無以自解。遂棄陸於朝班。次日邵謝絕李公曰。門生甘作負心人。不復跡及師門矣。公笑而謝之。遲日公會陸先生。先生絕不言及。公微問邵事。先生曰。彼無他故。不過要做官耳。徵笑不更有言。即此一節。公之虛懷禮賢。與陸先生之涵養不校。俱非世人所及矣。

文德賢

文德賢。德化人。進士。爲嘉興府推官。有屬吏粵東人饒端石。發之白金也。封函如故。謝之曰。汝視不可解。墨却之。其介而近人如此。

周秋部

華亭周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實。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惟爲長者。

青質夫

青文勝。字質夫。蜀大寧人也。洪武間。以貢士爲龍陽縣典史。龍陽故濱洞庭。歲罹水患。田去賦存。計年徵三萬七千有奇。民竄徙無以爲生。公愀然憫之。乃詣南都奏聞。疏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明太祖嘉其忠。詔免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永不起科。龍民思其德。立祠以祀。匾曰忠惠。後蒙恤典。諡惠烈。至今祠額猶新云。

沅江誰氏

沅江誰姓。其家自正德年間。初祖大相勳儉醇厚。睦族洽隣。生子三人。同居共爨。遞傳至七世未分。所著有家訓四則。食指百餘人。嚴肅和順。靡有閒言。雍正十年。當事者以狀聞。天子親書世篤仁風匾額以旌之。迄今又越兩世矣。

翁夢野

余同年友翁夢野。其尊人大環先生。於康熙壬申歲。探親赴粵西。仲冬四日。舟次湖南之新塘站。有句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燈。次夕忽失所在。同舟人物色之不可得。信至家。邸太夫人痛哭不欲生。卜之神得譏焉。曰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時夢野尙未離襁褓也。未幾邸太夫人亦歿。夢野兄弟稍長。知狀時。抱持相對哭。既而相謂曰。予兄弟迺不如曹氏。

一縷耶。惘惘出門。重跣裂趾。銜毒毒。流離楚粵間。其伯姊遣人要歸。倚門哭之曰。父亡遺兩弟。今兩弟安遺。其踵前禍而甚之也。已而夢野兄弟俱有子。且喜且悲曰。今而後可不反顧矣。遂兄弟偕出。復於衛永間。道路哀之。有祁陽民鄭海遠者。告以瘞處。且曰。余故弟海生。於是年生子。走告其外家。渡江溺格於敗葦。視葦中先有一人。僅矣。踉蹌歸告。余乃偕往擇阜而瘞焉。此是也。出遺論爲証。夢野兄弟不識也。考其地。則距新塘不遠。考其時。則鄭子庚可稽。遺善走者。證論於伯姊。越三月。攜鎖還報。杜牝磨合。乃信寔者之爲大環。而生還之識。于是乎驗矣。謂非夢野兄弟純孝之所感哉。夢野名運標。癸卯成進士。今令武陵。其兄號樺山。先卒。

李孝女

鹿邑李孝女。次居三。父賦生。與族人挺九及礎隙。挺九以賦生四女無子。嗾礎率子兆龍毆之。幾死。女聞手刃殺礎婦。始昇父歸。父曰。我以無子致此。呼天者再而絕。女痛父言。遍以狀告。挺九許之。金求解此獄。誘女誓神前。拜未起。口留其面。抽佩刀刺之不中。交訟之官。官直女。問礎罪當死。餘分別予杖。礎懼罪。殺死。兆龍亦以創重死。女以元凶漏網。浼父友郭巖。郭維振借之京。徒跣披髮。泣登聞鼓下。直鼓者哀其志。送河南鞠之。當路疑其與二郭私。終以女辭切不能。而維振竟以拷掠死。女後病狂。死九日復起曰。罪人斯得。俄傳挺九死矣。乃以禮葬父。養其母。終身不嫁。爲母殖蠶。始二。皆爲聘婦。母卒既葬。乃爲弟納室。嫁其妹。親祭維振墓樹之。以親墓。弟遂自經死。誓子乘人亂。破棺收其尸。殮已經旬。而血湧不止。誓子亡。捕卒不獲。

吳仲樓

江陰吳仲樓名漢一。二侯之裔也。論文擊劍。以豪傑自命。文文肅銀。諸公咸推許之。與先高祖爲布衣交。崇禎間。先高祖筮仕申陽。邀公佐幕。時流氛衝斥。凡攻守謀畫。多與商確。殺賊戰勝。飛檄露布。半出其手。鼎革後。每談往事。輒鬚髯張。聲淚俱下。貧老無子。寄居荒村以歿。

吳門貧婦

吳門一人家。有妻子而極貧。除夕破衣冒雪出門。借貸莫有應者。悵然而歸。過一富貴之門。見有人門首懸銀。若有物觸其身者。歸家垂首太息。濕衣淋漓。妻提其衣。破縫中銀半錠墜地。妻疑其盜。詰責之。其人指天自白。既而思之。此豈富貴之所遺乎。向者若有物觸我。妻令還之。其人有難色。強之往。則門已閉矣。扣而告之。富人熟視曰。君當於此過除夕。其人曰。我飽而妻饑。我不忍也。富人曰。我已計之矣。即以錢米饋其家。妻不受。富僕具其實。乃受之。其人遂留飲富家。富人曰。君有子。新正三日。可偕來過我飯。勿爽約。至三日。富人曰。君之子甚佳。異日必成立。況君信義如此。決非長貧賤者。我有弱女。願爲君子配。此店中五千金。即以授君。君可遷居於此矣。出管鑰付其人而去。富人固賢。乃貧人之妻。則真烈女也。士有不恥苟得者。獨何爲也耶。

朱良吉

常熟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廳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瓣。煮粥以食。母尋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為哀財。命道士誦告神明。祈陰佑之。邑人愈浩齋聞而過其家。視良吉胸開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愈為納其心。以乘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此事在延佑乙卯冬。陶九成會述之以勸世。迄今數百年。誦門之典未加。亦闕事也。

蔣仁伯

蔣安字仁伯。其弟懋。犯法當戍開平。安時為諸生。去巾幘詣御史。謂懋弱不任荷戈。且老母所鍾愛。不若安往。得為國家効犬馬。且以慰老母餘年。御史義而許之。後以老代歸。子孫漸顯。忠烈公即其曾孫也。

章紹鳳

章格字紹鳳。嘗為刑曹。平反書生王某獄。王後貴。知應天貢舉。謀所以報。格戒二子勿應試。人以此重之。弟律守保定。律父故有憾於保定之貴人。其子劫姑財。人謂律且甘心焉。律嘆曰。三尺非修怨具也。其子得減死。

狄雲漢

狄雲漢。任臨清通判。自免歸。無宅以居。沈石田為作買宅。疏棧數椽於山。述扁曰。乾坤一草亭。每閉戶。斷炊吟嘯不輟。好事或餽之。非其義不受也。邑令楊子器為置田二十五畝於湖。因戲自號曰。餘夫。旋亦廢之。

錢海山

錢海山。邑紳之豪橫者也。以盜案發覺。破家客死。然有一事可記。海山年已向邁。會娶艾妻。與其女皆二十八之年。定情之夕。其女在側。海山忽念我方擇佳婿。而此女事我老人。未知稅駕何所。即遷臥他所。認妻為女。嫁與門吳生發甲。執子婿禮。海山籍沒後。依之以終。

桑民樺

桑民樺。官歸後不免饑寒。疾且殆。有直指使者按部。與君舊契。殷勤隨視。適聚家獄急。屬為居間。願奉數千金為壽。君雖貧。不掩。竟堅拒之。此非文人所能也。

先文靖

先文靖歸里後。周恤姻族倍至。又念人數繁多。所施或不能備。置田數百畝。設義庄一所。歲量所入資給。又真里中童僮為義塾。延師教之。并資其衣食。嘗構小樓於室之東北隅。既落成矣。賓朋酒酣。相為頌祝。公忽慨然曰。吾向實不察。斯樓棟所直適隣居之中。堪與家所忌。設隣有疥癬災。吾實貽之矣。吾居此何安。即命撤樓。更其楹南向。其抑已便物類如此。

又

宣城劉仲達鴻書。載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脫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稟擬。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世廟從之。是歲以

聖壽六秩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此一事。國史家乘皆失之。想當時給歸之地。潛移默奪。華亭固不肯歸美於人。先文靖亦不以告人也。聞文靖先會救楊忠愍公。此二事。足千古矣。

先中翰

張大復筆談。載嚴中翰道普不務能容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噉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異性與情表。其如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帽。笑露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於山人。饒遺勿絕。予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塊壘。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忘真。不亦信夫。此一則亦可見先中翰生平大概。

先邵武

族祖邵武太守號天池。有道人。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隨。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齒。髮詢其故。主人對以素瘡。即蓄髮執收之。公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為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為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

尤翁

長洲尤翁。開質庫。歲暮開外閱聲。出視則隣人也。司事者前訴曰。某將衣質。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遂。翁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絮塞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留可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負債多。已服毒。知尤翁可詐。既不獲。則移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湯文正

吳門徐枋。文靖公孫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湯文正撫吳。屏驛從訪之。枋不出。公久立其門。枋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

吳文恪

吳文恪公諱訥。以薦舉歷官副憲。正統間。老疾乞休里居。遠巡約數。若未嘗有勢位者。嘗徒步出城關。遇負薪者。辟易道左曰。賤賤貴。公亦引却曰。輕賤重。長老至今傳道之。余謂文恪固賢。負薪者亦可謂之知禮。近世貴賤無等。與寡所養。視縉紳如等夷。猝然相遇。不惟不讓。且加亢焉。如負薪者。可易得哉。

李文安

李文安公諱傑。以宗伯乞休歸。會劉瑾誅。詔起才望為瑾厭抑者。吏部首薦公。公聞之。自循其所服玉帶。語子弟曰。書生初服。謂何。今得此已足矣。臥田廬。與親舊離樂。談說平生。不亦善乎。若漏盡夜行。恐有後悔。卒不起。

魚盛二公

自明迄今。吾邑之稱廉吏者。以魚盛二公爲首。魚諱侃。字希直。由進士歷開封守。斷獄如神。苞苴屏絕。人擬之。包孝肅。秩滿乞歸。每斷炊。病臥寒衾。雨溜濕牀席。家人進粥曰。清官亦知有今日耶。公夷然自若也。盛諱實。汝字以善。由舉人歷漢陽守。所至有聲。被誣免歸。家居出一區宅。一廬。有以自守。老益貧困。或勸其干有司。公曰。縉紳仰面。望有司顏色。請求受謝。譬如行乞也。吾不能。嗚呼。如二公之賢。雖古循吏。何以過。而明史不載其姓名。其何以廉頑而立儒乎。余故列之。以志高山之仰云。

李遠菴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文。鄭曉出其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鞋在袖。遂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取而著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魏琦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相善。相國歸。寄箱二隻於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歿。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有此。卽置秘室。吾臥不穩矣。

劉南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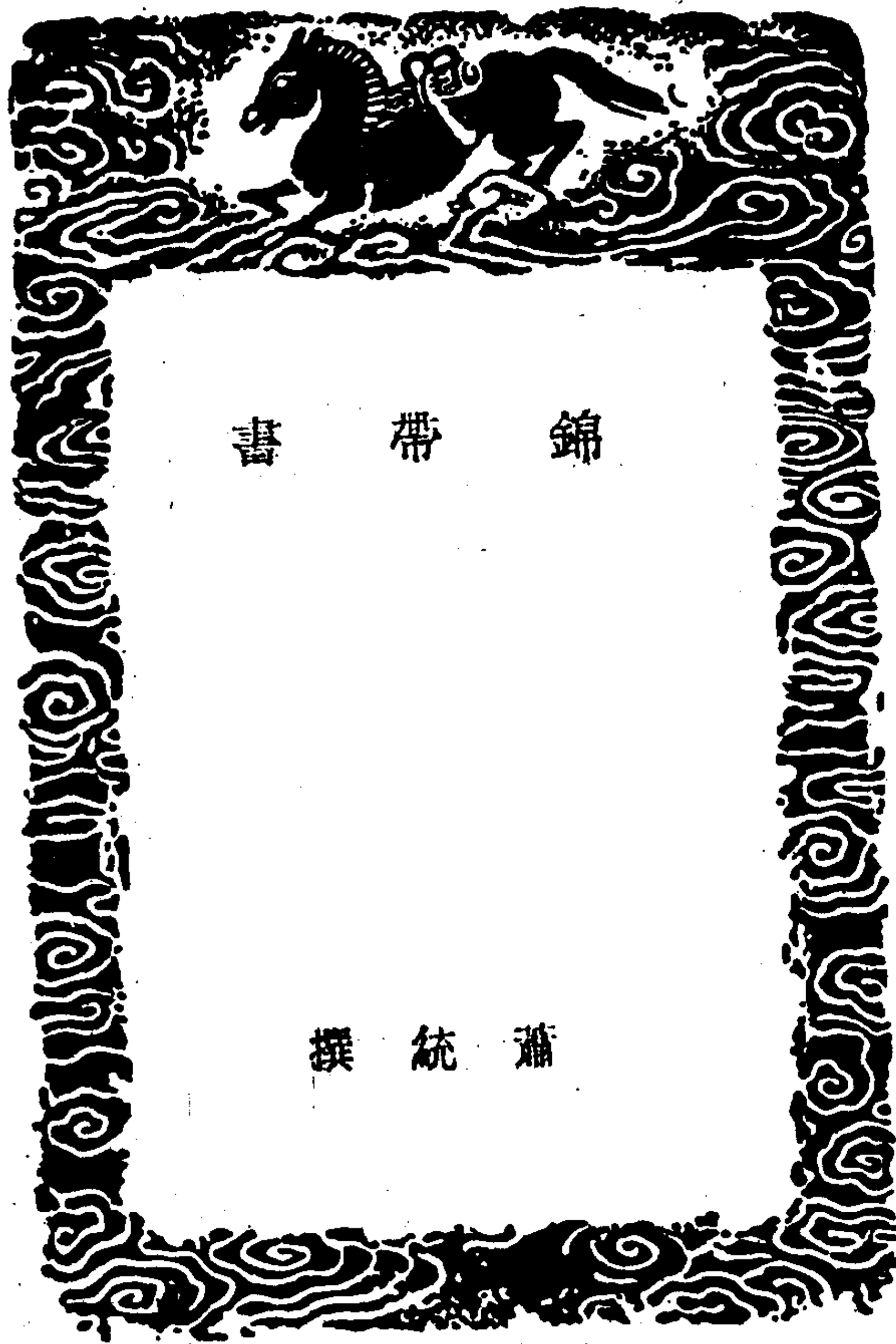
尙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教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欲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尙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一盂。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饌。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噙其訓。自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徐翁

徐翁。宣城尙書元太父。官典史。以件巡按被責。自免歸。督尙書兄弟發憤爲學。相繼登第。尙書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漸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臥不起。尙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綠深朴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尙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家居。聞尙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尙書述父命。自是情好遂洽。

羅與嗣

羅與嗣。遇歉歲。有饑人來糶粟。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粟。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怪問之。與嗣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



錦帶書

蕭統撰

錦帶書

本歲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歲。入霜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畫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阜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愁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寶氏之機。鳥弄芳園。韻奪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轉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杖過祖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燕飛林。競散佳人之鶯。魚遊碧沼。疑星遠道之書。

錦帶書

錦帶書

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湖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靈覺。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閣日新。某山北逸人。藉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鶴路頽風。想綽纓於幾載。既遠語。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暑鍾丹陸。依依登蓋。俱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鼎。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不羣。繼抵鶴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鴛鴦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鶴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鴛鴦。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隨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臨如越女之類。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橫流水。酌顏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鎖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臨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禮。以代勞人。佇觀芳詞。希垂愈矣。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登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鏡。澗枝遶而滋溢。芳植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燖。敬想足下。藏形夜月。遁跡冰林。披莊子之七篇。道造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鷗。權濟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中。應俟而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滋倦人之涼。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手持綠絲。稻中散之權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鸞鷗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歎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傾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常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踴魚鱗。

無射九月

錦帶書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將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芣之詠。屬以重陽。發節於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春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麤腐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符。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與。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遊。穿牆自活。終朝息鑿。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請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錢篋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顛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懸露。

休園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敍陳情事。啓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實濟時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鏡諸。以作兒曹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此事僂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十二月啓。或又云昭明方九歲時。述以錦帶十二。蓋法一年十二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福省中祕笈。至元帝時始流布人間耶。臨臨與休園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抵悟至此。休園翁杜姓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元末錄。第休園翁序作于己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于己丑正月一日。亦異事也。葵川毛晉識。

四庫全書提要

錦帶一卷。舊本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此事僂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序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冑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爲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爲信也。

對地方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博。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為州縣師帥。責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于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些。佐以拙選。拙選為外舅博餐。下衷未罄。嗣勿便再陳。

日來流寇奔突。畿南一帶。處處懸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邊交誼。大度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體雖日弱。時時以風燭為虞。然不意竟舍甥輩而長逝也。報劉無日。痛念何勝。承外舅懋存。感激涕。明春當決計歸。以完祖母喪事也。差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甥此行莫非王事。而開關至此。凡可以報朝廷者。敢情頂踵。但心長力短。不免終夜以思。茲者外舅暨家眷跋涉長途。又增一番挂念。糧餉盛行。恐多阻滯。幸有舍珍師及淡游丈相與朝夕。舟中不至寂寞。倘河若效靈。風帆安穩。計午月初旬。定可達里門矣。郎西之賊。尚盤踞于房竹山中。甥初五日渡河。十一日入宛。此即撫屬地方也。兩次官承接到。細詢彼地情形。真萬難措手。所苦者。尤在三省呼應不靈。客兵雲集為害。而行糧月餉。一毫無措。今日郎事勢。雖使孫吳用兵。孔桑司計。亦將垂首坐困。仰屋呼庚。而況庸庸如甥者乎。言念至此。真食不下咽。時事多艱。聖明宵旰。分爲臣子。當竭心力以報之。未知天從人願否耳。蔣澤壘尚在郎城。今約於襄陽交代。大約十五日抵襄也。一至彼中。即當走役徑送家信於京口。相候嗣悉地方情形。冗中不能多白。

清和朔日。自灘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郎陽。千難萬苦。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日在深山絕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夫起居。而郎城止一空署。一切俸薪公費贖。因所屬六城俱陷。毫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揭商債二千金。如此情形。即石人亦且下淚。然不意郎事之難。之苦。之殆。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在堂。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疆危地。實有不可。且再過一兩月。或皇天相佑。數十萬流寇。霧滅烟消。從容料理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日耳。

郎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斬首萬餘。地方已收寧矣。所難者。收拾破殘。圖維善後耳。茲特差官承船隻。迎請兩親。仍留外舅同行。引領以俟。

水枯舟滯。警報時聞。外舅不惟受勞。兼煩遠念。咫尺天塹。其奈之何。連日賊情橫甚。幸以奇兵擊卻之。然衆至十餘萬。向後尚源源而來。即萬兵不能克。況千人之旅乎。如此情形。時告君父。甥家信疏二塘。報一外舅。便知苦難矣。聞舟行已至光化。若權宜俱換小艇。以多夫勤。則五晝夜定達鎮城。瞻侍台顏。當在初五六耳。骨肉聚首一番。便可督兵親出。以報皇上。也。願俟何如。

流寇之警。經年拮据軍中。妻孥多病。不能回署。一願。甥賤體亦覺委頓。但以事關朝廷地方。不敢不勉。今幸聖明知甥之勞。每有特鑒。即不望酬庸。而將來或可免於暴戾。倘得結此難局。解組言歸。與樵父漁人。共老巖穴。沒齒有餘樂也。

寒暑相催。光陰駒隙。甥以孑然一身。獨處大風波患難之中。萬死一生。為朝廷受任討賊之事。海內竟無一人同心。應手者。惟見虛談橫議之徒。坐嘯畫諾之輩。望恩修怨。挾忿忘功。胸臆陳明。噪長三尺。動輒含沙而射。不殺不休。若非聖天子明察賢姦。任人勿貳。則甥已早斃于刀鋸鼎鑊之下矣。天乎人耶。聽之而已。頃吳奉南回。曾寄薄俸數金。家訓甘冊。彼時原欲具禮。而軍事旁午。遂不能待。未知已達外舅處否也。妻子在五倫之中。甥豈不念。貧窮乃六極之數。甥豈不謀。然一生心事。已略見於家訓中矣。今日賊勢愈劇。愈多。大督洪公。亦苦支持不住。甥轄七省。其難百倍于秦。欽限五月蕩平。蒙皇上於愆期認息之小疏。以濫旨裁答。愧懼欲死。向後結局固難。敢手不得。惟殫精竭力以圖之而已。倚馬匆匆。不盡欲言。

與蔣澤壘先生五首

仲秋六日。遣役齎奏北行。專候台履。時老年叔已出國門矣。竊思封疆之臣。盡心王事。如老叔者有幾。而偏遭陽九之厄。能不令人疾首灰心。然而綠野優游。以視紅塵搶掠。利害勞逸。和去殊懸。未必非天之所以全至人也。如某本一庸庸輕躁之流。遭時多故。勉事馳驅。長安照管無人。自投於罪。今楚郎流孽。雖就收。而漢與商維之間。強寇叛兵。鷓張未已。捲土重來之患。政未可知。加以今秋郎屬大饑。兼多沒於疫者。子道盡矣。至大督諸鎮之兵。所用行坐糧。不下十五六萬。而唐中老。所備防禦主兵。及郎之毛兵。標勇支給者。又不下數萬。部中不肯銷算。中老又以郎事。欲某力擔承。渠止認荆承之役。通計全楚所用餉銀。已踰三十萬。荆承數少。郎事數多。中老處易。某處難。此時郎兵尚未他撤。毛兵石砧。又未便遣行。而郎鎮折色銀。已斷絕經月。本色米荳。至閏月之半。亦顆粒無矣。前增兵小疏。俾停徵修城借穀諸款。雖蒙聖明許可。下部速議。而司農司馬。方急實業。籌餉之敵情。未免稽緩。時下已再疏促之矣。某滿腹深憂。只因郎鎮奇苦奇窮。又代三省擔荷重擔。功不欲居。舉無可卸。尚祈老叔多方指教之。臨啓依切。昨秋家叔回里。曾肅狀恭叩起居。并伸微悃。已託公郎年兄函致。想得達台前矣。老年叔當代正人。中外仰重。此番遭厄。公論實為不平。而於品望。則秋毫無損也。且適日世途風波。百千其狀。青山綠水。遠勝紅塵。中光景萬倍。唯願老叔九如駢集。頤養天和。以膺無疆之福。并祝四世五公之發。以竟正人君子之施。某自抵郎中。萬難萬苦。多方俯備。終是極險僻淒涼之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叛兵逃卒聚於風隴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潼關。自漢入郎者。前後二十萬。自潼至豫者。十餘萬。自商入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為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孤郎三面皆危。前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為言。設處二字。不過空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到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郎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郎中公署。某適馳防。不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言之淚下。郎將軍是有氣概肝膽人。其兵向日屢譁。大費調攝。此時又奉旨援楚。即當專致盛意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令楚省設處。後來續請者亦然。此明明陷某于死地也。隔手錢糧。即坐派正額。尚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大刻俱拜領。及分給諸君。并轉寄賈浮老。一領命。所諭疏稿。容某回郎之後。如數前查本報。此時行間相隔。書役相

隨戈馬之場。一時未能旋鎮。恐希慈亮。某自受事于郎。兵興煩費。正額而外。俸薪皆盡于此。而贖銀等項。一無所有。以至解京。賊謂兵餉。頻呼于皇上。求免而不可得。此際稱貸無門。那移無路。束手待斃。只在且晚間。不必大寇之來也。郎事終不可支。言之浩歎。銷算錢糧。布政司所派協濟之數。唐中老不肯認。今此項皆虛懸。而客兵支餉不貸。經今半載。委官會查。尚未得安。且頃緒難清。未知作何究竟。稍需時日。當以刻本呈電也。流孽犯豫犯楚。以及江淮。吾鄉亦在震動矣。不知撫臺公祖。移鎮何方。恐大江而北。亦甚費驅除也。手稟不虛。緣在戎次。九頓肅謝。未既銜結之思。家君在郎。相去六百餘里。故未遑附候。并此代陳。另容專叩。台商。臨函不勝頂祝之至。

時事如紛絲。官途如奕局。寒翁得失。達者曠觀。憶自去年承乏郎中。勉力支撐。迨至十月間。鳳寶大寇。以撫事失宜。叛卒饑民。踴躍合夥。四潰而出。秦楚豫三方。如郎津。如內浙。如宛維。如黃。流毒幾遍。乃江淮一股。震驚祖陵。尤為異變。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師夾剿。遂山瀟關內。浙諸路。盡數歸秦。比來日聚日多。其數已至二百萬矣。皇上銳意蕩平。調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幣金百萬餘兩。限六月完局。今轉盼已五月矣。賊黨數十倍於兵。又秦中殘破已極。災荒異常。從賊者如歸市。向後不惟賊未可盡。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挺而走險。天下事更不忍言耳。某本至庸庸不倫。日日憂兵憂餉。東堵西防。每當危窘之時。輒思策馬日陣。以報皇上。幸而奉旨新設之郎兵。陸續已有二千。已成一旅。賊來緩急。尚有所恃。而郎餉楚濟。猶能計日支吾。郎士瓦全。職此之故。然不意復有楚省之移也。自去冬迄今。長安音問斷絕。未悉就裏情形。大抵京師諸公。鑑於鳳陽之失。以與都亦陵寢所係。故不欲窺足耳。家君於冬季抵襄。正月初。郎年來某未嘗在署。晨昏缺然。憾此身於紅塵赤日。付八口於虎穴狼巢。無不為某稱危者。茲于六月之望。舉家移之襄中矣。老叔前指降賊。久勒五中。愧未報酬。一謹茲專役虔候起居。并以拙刻呈教。統惟慈照。焉。臨啓依切。

家大人于清和閏月初二日。抵白登公署。某方西閱大同。完八路之事。乃得趨庭定省。時已望前矣。親舍久離。不能早引退。講求保身事。親之道。徒使白頭老親。遠馳紫塞。跋履長途。非計之得也。又老母體弱。憚于水陸之行。難以迎養。宜其危苦。何日脫離。言念倚閭。腸迴日九。邊事大壞。某素奉教于長者。不敢不盡心為之。只錢糧價竭。措手萬難。而中使如麻。十羊九牧。某雖嘔盡心血。終亦徒然耳。近日將才極難。兵心亦渙。聯絡人心。搜羅智勇。乃封疆要務。所言高崇讓者。已經他移。仍常物色之。用資緩急也。愚穎不盡。瞻企。

塞北江南。夢思耿耿。故園松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恨耳。家君自抵署來。精神不甚爽適。某亦病苦相尋。總之。地風塵。消磨氣體。豈人而鐵石乎。宜雲元早。近始得雨。斗粟四陌。舉家幾欲食粥。而邊人猶以為佳歲也。屯事頗難。某力排衆議。百計經營。邇已略見端倪。草情漸為鼓舞。惟是見小欲速。終無成功。需之數年。定有退積。每發一疏。心血為枯。前所請教者。止有初刻。今并二刻。就正大方。知老叔留心世道。必將開示謬。願俟題後。比北信日繁。大舉入邊。在所必然。宜雲粗亦有備。來時當一挫之。必不至如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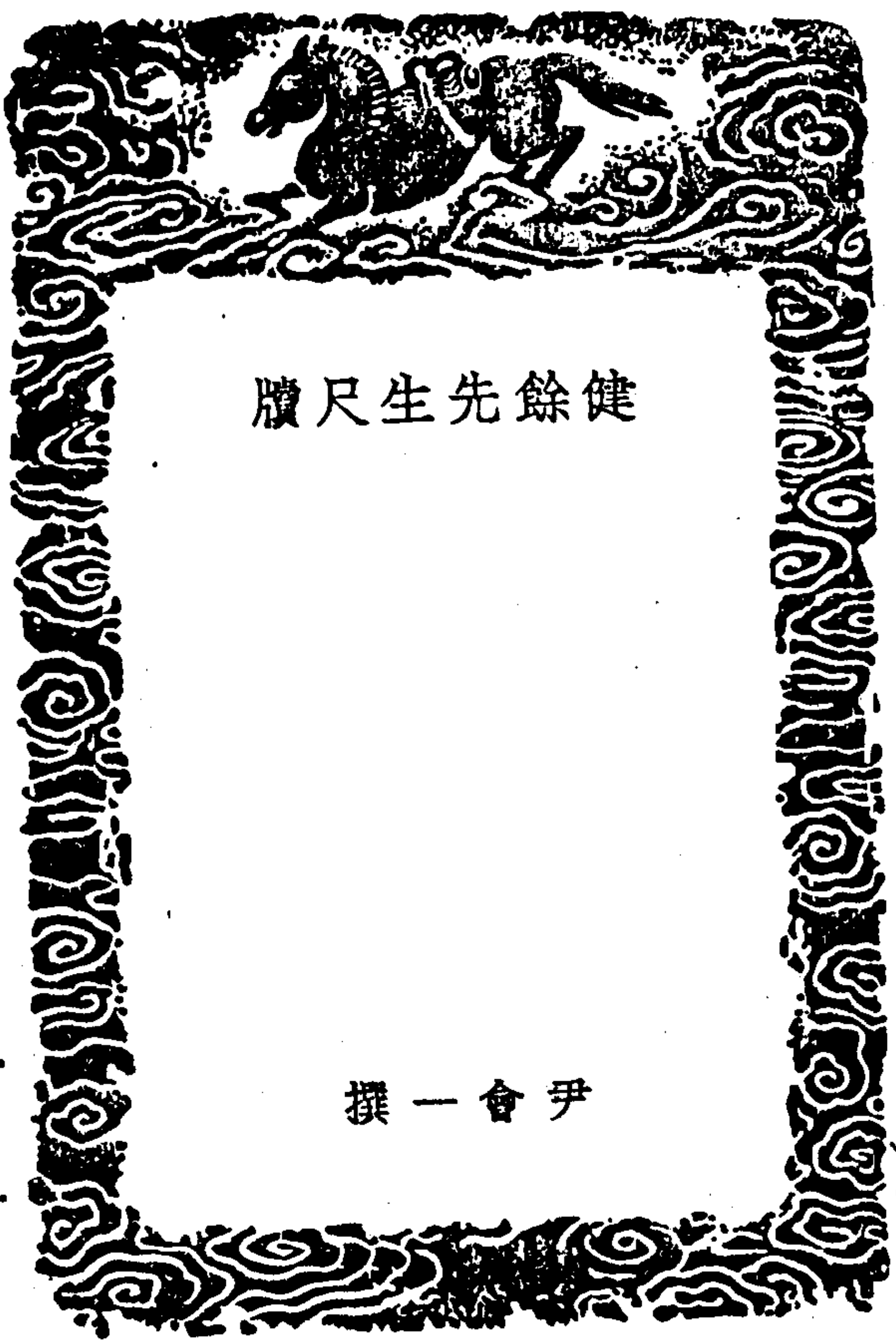
□□控弦長驅耳。荒塞無節可探。不騰聊佐蒲葵一。船時為清和閏月之廿四。去朱明令節。僅及旬也。臨啓神往。

答陸筠修方伯。見同懷國。○行略云。○時領軍征討。師老財匱。封疆在事。今日居官。何曾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其堪比隆。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佛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尚在人世間。又未能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乎。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尚在九天清恙。宜奮然。歸心亦宜淡也。天之生才有限。以文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為吾丈解。幸毋我迂。

與某書。同邑文。與路。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不謂驛力。漢殿傳。乃當重任。郎楚封疆未靖。中原決裂日開。某以一身肩荷七省。何異挾山超海之難。年來鞠旅陳師。血忱可對天日。是以身家弗問。人禮并捐。聞問久疏。維勤企想。荷高情之遠注。釋重擔以何期。恃皇上仁如天。智如日。躬理萬幾。芻蕘必采。以氣數卜之。戡亂中興。可奏于襄之績。某今日亦惟肝腦塗地。以自附於純臣之末而已。成敗利鈍。毀譽是非。久已置之度外。冬春來。豫楚江淮。屢戰克捷。掃蕩有期。然大寇強而且多。動以數千萬計。釀之十載。今欲除之一朝。即有孫吳數十輩。未易言也。日事戎行。心血已竭。諸凡應酬交際。概不能修。獨於足下。迹遠神親。每以疎闊為歉。附將一縷。專叩起居。軍旅中。竟不能作寒暄語。惟台照是荷。

與少司成吳葵菴書。八首。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熱心。誰行控訴。某于視事之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鈍。曷敢攪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瀝血。然於郎中光景。郎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鑒。尚能勉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郎士。郎民俱盡久矣。郎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後。經今八月。幸賊衆未敢窺。城郭人民。漸圖安集。修舉乃不意。風延大夥。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行四撫。不知作何剔除。某張空拳。有竭頂踵以効萬一。如應事雙離之語而已。足下鑒之。

長嶺北來。熟復手教。注存真切。愧交并。某勉力驅馳。各省流孽。義旗散轉。漸稱寧土。蓋前後倖斬。繼以零星竄逃。郎中大股俱盡。現今披猖於秦地者。皆叛卒飢民。愈剿愈衆。非盡渡河之黨也。疆場之事。難言之矣。某本庸質庸才。偏處極危極苦之地。屢疏陳控。總之情極呼天。而中外在事諸老。終是痛癢隔膚。誰是設身處地者。某亦惟以盡瘁是期。不負朝廷足矣。頃如停徵。如留餉。如修城。如設兵。無非一字一血。乃請十得一。豈非杯水與薪。從來曲徒不相謀。而程功焦爛。今事後猶然如此。能無深懼哉。計無復之。誠屯田議借本。寡人之乞。情形愈覺不堪。倘再不能如請。且晚即與郎士。郎民俱盡矣。足下讀中秘書。乃異日。



健餘先生尺牘

尹會一撰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殊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會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偽混淆。深為世道人心之害。況自焚諫草。實古來大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為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殊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議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披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慎密。即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將皇考殊批刪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為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尚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健餘先生尺牘序

尺牘興於漢魏。盛於唐宋。見諸史乘者章已。陳道與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胡昭與鍾繇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歐陽詢效晉王羲之書。險勁過人。尺牘所傳。人以爲法。皆以善書云爾。非必其言之有當也。知道者無取焉。至於蘇黃尺牘。則勝於文詞矣。而東坡集十二卷。尤多篤論。歌詠鋒語。雜出其中。君子惜之。惟范文正公尺牘三卷。自家書以及交游。言皆有物。與韓魏公三十帖。經濟詳明。其他弄翰率筆。亦莫不本於仁義忠信。誠哉士人之善則歟。吾師健餘先生。篤內行。敦節誼。振作人才。雅與文正公相肖。而詞氣之洞達亦然。公子啓銓。尋訪舊遊。得先生尺牘若干篇。附以家書。編成四卷。別於文集。仿文正公遺書例也。卷分時地。以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親師取友。恆於斯。勸善規過。恆於斯。語殺裕後。恆於斯。嗚呼。讀者可以得師已。

乾隆十有六年春三月初吉。受業門人楊錫紱敬題。

健餘先生尺牘目錄

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揚州尺牘十一首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健餘先生尺牘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上孫靜軒先生

側聞視學京畿以大儒經世之業。普春風化雨之施。文教振興。胥本至誠而動。固非及門所能步趨。而奉教有素。亦不敢不勉。襄陽名郡也。衝要為甚。以拘迂當之。大懼綆短汲深。貽羞隕越。事無大小。專務求實。使人不問而知為先生弟子。此則某之所期以仰遵師誨而上報主知者。努力前途。未知當否。惟進而教之。

上朱高安先生

頃聞尊體違和。予假調理。目今想已霍然。屬在門牆。職守繁雜。不獲趨承函丈。中心耿耿。莫可名言。襄陽地當孔道。郡務倥傯。明季屢遭兵燹。元氣未復。亟圖休養。勉竭愚誠。民情頗覺相安。近以攝理荊州。勘災賑饑。奔走不遑。深愧儒術迂疎。而夙夜冰兢。則不敢有辱師門也。經濟實用。尙祈切加指誨為禱。

與博陵館師趙孝廉

吾博桑梓之地。文風首善。宜在城中。僕建義館。每望大力主持。蒸蒸日上。茲聞諸親已返文旌。設帳。佇見時雨之化。嘉惠無窮。不獨文章一道。日新月異。而後進循循。應一望而知為安定門人矣。

與王體乾

總角之交。闊別數載。中心縉縉。曷云能忘。祇緣遠守邊城。策馬劇郡。東西奔走。寢食不遑。有疎修候。雖知我不罪。而負慚良深矣。比月以來。始得稍安。我思生平。儕輩落落無多。又行年四十。漸老悛人。官途味淡。友道情殷。與言及此。臨風起憶。寧為寡鮮耶。吾兄笑做邱園。有同情否。伯母節孝。久合輿論。頃聞請旌。私心倍喜。望速舉行。勿以力款為辭。或須將伯。僕當分俸仗助也。

答刁紹武

蒙賜德音。兼頌大著。雜誦之餘。不禁起舞。如逃空谷者。有足音登然之喜。如飢渴者。忽得梁肉酒漿。不覺飲食之過度。如久客還家。見廬舍田園。歷歷逢其故物。而心神俱適也。不復知此身之猶在宦途矣。惟是兼領荆襄。時多艱孽。偶得片刻清閒。依然案牘勞形。風塵俗況。應為高人所哂。亦為達人所諒耳。

又

春間開禮闈報罷。深為扼腕。接讀手教。不怨不尤。足徵遠天安命之學。至以著述為己任。繼前徽。嘉來學。洵不朽之大業也。十七史內瑣碎故事。錄之以資博學。誠善。憶昔風雨聯牀時。先生識見超卓。議論廣大。良史才也。更評史斷。前人雖多。更於其所未發者。記之以為後人指南。何如。某案牘酬應。紛繁極矣。偶有餘閒。檢經史子集之切於日用者。讀之。亦覺頗有所見。第恨方寸幾希。之明。不時障蔽。知己何以教之。

答姜賦山

平生知己。闊別三年。渴思不可言喻。頃接手教。相親相勸。古道猶存。如勤以補拙。儉以養廉。見利思義。見利思害。及事皆天定。義命當安等語。至誠剴切。字字金玉。僕所銘刻不忘。惟是郡守一席。又有難者。所屬州縣。賢愚不等。倉庫盈虧。略一放過。賠累隨之。僕實親嘗此苦。高明定不蹈此。大兄性情忠厚。器量寬宏。而才識足以副之。故南來每多好音。僕實萬萬不及。而相助之言。則可以勉而至也。

又

承教讀書應務。執簡馭繁之道。如炎熱中服一清涼散。如沈疴時得一保元湯。感謝不可言喻。僕於襄陽二堂內。自題一聯云。修己乃以安人。問此心有無愧怍。窮經本以致用。悔當年尚少工夫。亦略有見地。惜鞅掌之餘。蔽病漸深。雖時時省悟。而乍明乍昧。未能徹底洞然。此固才分所限。亦山養之未至。惟望時加訓誨。俾有進益耳。

又

頃於鄂城見常事諸公。俱道湖南上憲澄汰官員之時。惟永州賢聲最著。聞此好消息。雖驚為慰。得手教。相助報國。意氣誠懇。不覺感激涕流。有道之言。動人如是。僕非妄自菲薄。且現今努力。亦非無偷惰之處。祇受節世恩深。未敢忘全歸之義。此意當為大兄所諒也。

揚州尸牘十一首

上毅庵先生

歲前憲節臨襄。幸得親承指誨。語語發蒙。頭頭是道。某雖愚昧。永矢弗諼。去冬十月。調補維揚。綠留辦事。需交代米石。直至閏五月抵任。地衝事繁。五方雜處。民情叵測。變幻百端。其難治也。百倍於襄陽。某仍以樸誠治之。說者多謂宜用權術。方免售欺。終非素心所安。亦不能為也。敢質所疑。伏惟指示。

與襄陽王別駕

劉守戎人來。得接手教。篤摯之情。其切之語。足觀同心夙好。雖隔山川。猶共几席。感也何如。思也何如。又聞賢母堂深。蒙多方修理。紳士之代為感激者。嘖嘖不絕於口。此德此情。何日忘之。維揚官況。迥異襄陽。近因湖水為患。屢勘沿海州邑。奔走不遑。絕無與致。惟人心翕然向從。頗為順手。可告知已耳。

與襄陽徐令

江干恩惠分袂。買舟長行。於閏月十八日抵任。略觀大概。維揚實屬劇郡。不獨地方之衝要。事件之叢集。應酬之紛瑣。力難支持。而文武兵民。求如吾襄之和衷濟美。俗靜風淳。還不可得。自顧德涼。懼滋阻越。然再四思維。勢難卻步。惟有努力前途。盡其在我而已。

與襄陽閔廣文

別來條爾歲週。迺思昔日之從容談道。莫逆於心。依稀如昨也。未審有同情否。乘便順候。不盡神馳。頃接手書。恍同面晤。深慰渴懷。襄陽義館。既照舊相安。素位而行為是。劉頤然設教推訓堂。能保守勿失。否。見時可為轉致。

與襄陽諸生

別後條條寒暄。雖百忙中無刻不憶我襄士也。吳生來。其悉諸君近好。他時若得重晤。則更愜愜衷矣。草草布候。祈為公覽。各父老俱望道致。

答劉古衡

義館一節。某竭綿力。循循善誘。大暢宗風。法言巽語。兼擅其長。莫如大兒小兒。回署時。亦聞以成就後學為己任。數年相交。久已心心相印。王李二丈有力辭之說。知己無庸如此。

答劉今衡

閱月得手教。恍如面晤。知交。每見吾鄉人。其稔老伯近履康勝。五兄仍主義館。弟所捐四十金。亦可稍助甘旨之需。無煩慮念。僕自調任以來。刻無寢食之暇。日有酬應之紛。公務未敢擅勞。人事實覺生厭。更兼出入不敷。力有難支。竭蹶前進。亦良苦矣。幸得紹武自山東分校來揚。盤桓二十餘日。離懷為慰。其道重聚之難。相思之至。囑筆致意。雲兄在陝。僅聞有署州之信。昔年四友。天各一方。未審何時再合。延津也。

答刁鑑齋

春間兒女畢姻。相崇樸素。力矯浮華。固是我輩本等。但疎慢之處實多。雖見諒於至戚。心常耿耿也。小女子歸福地。原無懸念。第少小無知。惟賴訓誨。曲成耳。郎聰明爽朗。自是令器。加力積學。可以有成。幸善。

教之。

答趙長公

鸚鵡洲前一別改歲。瞻懷知己。將寐依依。想足下學問精進。涵養日優。事業動名。一出冠世矣。僕以菲才。量移劇郡。覆餗堪虞。捉衿可笑。雖應努力於鹽車。不覺長鳴於伯樂。其將何以教之。

與秦州李牧

每人而悅。勢有不能。張皇激變。更屬不可。但前册既非。快查確造。自當酌量捐卹。以補缺略。犯法頑民。亦宜速究。若徒以鎮靜而涉姑息。不惟後將難挽。此風亦何可上聞也。慎之慎之。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復尹大司馬

解元回揚。蒙頒斯文。精萃一書。諸體俱備。無美不收。每於公餘。時時捧誦。真足以衣被海內。嘉惠無窮。匪第草敷文教於南邦也。某接任兩淮。課運事宜。俱遵舊章。現在頗見起色。惟淮北產鹽過多。仍滋偷漏。江西口岸。疲頗難整理。且鎮江議食准鹽。衆論多未協宜。大人籌畫有素。懇祈明示。俾得遵循。至於揚俗華靡。當切移易之思。夏間議定四禮。力行簡易。未能丕變。何施而得信從無難。統希教之誨之。

與蘇藩白方伯

舟中接家信。知揚人有為家母建祠之呈。甘令并不相聞。徑詳憲批。司查例通詳。此事斷不可行。家母素性嚴肅。前值生日。聞紳士製屏。切囑堅辭。甚至變色。再聞此舉。是益重某以不孝也。備具咨文。祈為據情詳銷。則叨君子之愛。感且不朽。

答沈子大驛道

歲前接到手札。足見聽德之聰。受益之謙。非留心學問者。不能匪費一節。湖廣大局已就。惟西垣賣商。當鋼弊之餘。尚未遵守規條。填簿呈送。且百計鑽營。妄希捷法。不思僕久理鹽務。利害輕重。籌之頗熟。此事若不可行。僕亦何苦樂為。今寬嚴之間。業已斟酌不偏。若再依違遷就。坐視頑商抗阻。深恐大案一發。株累者衆。豈惟當事所宜籌及。抑亦仁人所宜憫惻。義利分界。即利害關頭。聖明之下。無微不燭。願與大兄其加振勵。思患預防。歸於忠厚。僕言止此。無敢屢瀆矣。

與姜鳳山觀察

荆南地方寧謐。靜治有餘。苗疆就緒。自可無煩籌畫矣。僕近況粗安。惟新病後精神覺薄。辦理公事。外未能力學日新。即比年所治小學近思錄。亦不暇時時檢閱。但日懸白鹿洞規條於座右。觸目內省。動念倘有相反處。即加強制。制得斷時。於心便安。而竊發亦仍不免。頻復之厲。寡過之難。有愧良友多多矣。

答陳密山

分巡一席。亦難視為閑散。但因地制宜。雖有設施。亦以靜正為主。步步踏實。不可急於見功耳。

答周荊州

俾來得手教。雖著語無多。而賢智之過行。中庸之至理。無不鑿鑿。大君子之正論。古良友之箴規。恍如正襟促膝時。令人肅然起敬矣。僕以孤冷之性。處繁華之地。又矧極疲之後。深恐廉靜二字。不足勝任。但望時惠德音。俾前途不至於顛蹶。幸甚。

答吳大春

頃接手教。深感垂注至情。鎮江並非兩淮網地。自揣亦無可處分。而部議竟銷二級。不覺啞然。想亦前在考功時。辦事糊塗之報耳。嗣後諸凡。愈加懷懼。於人無尤也。

答王從先

江南冀北。雲樹迢遙。一紙飛來。恍如良覿。并悉加意作人。嘉惠後學。君家河汾。不得專美於前矣。僕承乏。雖政日切冰兢。義倉義學。勉為建置。規模尙屬粗就。以至室無長物。故我依然。還山出山。靜躁不同。清況則一。經部部。正特過來人鑒。有具承諭。各書俱仰樂育雅懷。附上朱子全書許氏說文各一部。祈為查收。餘當留心。藉免外附縹衣一襲。石刻二種。並希台鑒。

答楊衛京

海暑毒熱。中忽接尺素。如得一劑清涼散。頓覺沁我心脾也。兼承嘉貺。夏葛含風。細春茶帶雨香。應時堪佩服。至味好深。率拈布謝。不宣。

與王翠皆太史

人生知己無多。況以醇古澹泊老成。如大兄。同譜無兩。甫共晨夕。恩惠告別。實為悵然。小兒不嬉而荒。僕難辭責。必得循循善誘。方冀日新。幸無忘易子之教也。

又

適有通州顧生。求與院課。時文苦無佳處。閱稟尙屬有志者。但不免草野僂僂。祈嚴加繩削。以財成之。倘狂而涉妄。則難以進取。即應諸門牆外。當亦無憾耳。

又

發榜。知郎君又驟霜蹄。深為扼腕。豈此中得失。有數存焉。非文章所能主耶。老材大用。吾師所取。命不足道也。書院南閣。僅得周繼濂。北閣幸有管一清。差強人意耳。僕於十月自儀起程。出巡淮北。因頭目偶抱火症。現駐揚署調治。大兄相過。即徑來邦。是望。

與王若霖吏部

落月停雲。時深寤想。知己自同情也。僕以浮山禹王廟傾頽。捐資修葺。工告訖功。撰就碑文。特懇大筆一揮。用垂不朽。小兒有志學書。未知法式。希將墨妙見賜。俾得奉為楷模。亦嘉惠後學之道也。

又

經年不晤。深相念也。頃聞貴體抱恙。宜加靜攝。諺云。人生有子萬事足。郎君英年舊品。遠到無疑。即此一節。便是暮年天賜佳景。貧不足道也。寄呈耳順。聊備薪水。節留數月之用為禱。

又 滿擬蘇門把晤。忽接淮報。倉忙反棹。恨甚。聞台從有揚州之行。若在三月中旬。正僕回署之時。追陪杖履。爾涉名園。不減堯夫安樂也。肅緘奉訂。萬望果來。以慰積渴。

與王雲卿

在襄陽時。尚有音書。數年以來。或因關山阻隔。或因事務紛纏。或因精力之就衰。或因性情之疎懶。以致總角知交。全無音書。與言及此。不覺怡然。大兄年近知非。時常服政。靜寧治結。定有可觀。使中寄示。以慰遠懷。弟自都運以來。雖刻苦自勵。而善狀毫無。孔道衝繁。時為應酬所困。間取雙溪集讀之。得養生四字訣。曰慈和儉靜。時時體認。蔽痼復萌。深以為愧。題一絕云。打破愁城認樂窩。箇中消息問誰過。雙溪指引源頭好。古井澄潭止水多。用以自勸。還相贈也。又舟中節次奉懷詩。錄數首於扇頭。令解官帶呈。冀故人之不忘耳。邊寒凝寒。諸希保重。

答鄭積厚

吾博聖廟。久經傾圮。今邑侯與諸公實力興修。極為盛舉。聞出入一切。俱係足下總理。盛德長才。諸務自必妥協。僕捐俸二百金。以襄鉅典。用舉衆樂。統惟台鑒。

又

聞舉賢良。當甚愷甚。僕在城中設立義館。遠寄恐不及時。須籌長久之策。今以四百金送入典鋪。作為修金之用。前者明吉交過二百七十兩。作東章義學修金。祈一併立約。每歲按季發息。庶免斷續之虞。鄉學公事。諒必樂為玉成也。

答蘇仁三

五月六日卸運司事。專理鹽政。頗覺清閒。辦時之時少。讀書之時多。每以食浮於事為愧。來札過獎。彌增顏汗耳。新購四書讀二部。附覽。

答王孟恭

義倉一節。獎揚逾分。殊愧不當。但言有大而非誇者。吾兄既厚望以不朽。自當多方籌畫。俾我鄉人永保勿替。至題事加增之處。僕雖力絀。倘再食祿數年。式廓前規。尚有後願也。同鄉公字。并祈道致。

又

故人千里投贈以言。雅意也。敬誌不忘。至謂行之維艱。自古所同。欲立志向上。必宜知所從入。如築室然。植其基。堂構乃宏。如種樹然。培其根。發榮斯茂。於下手處。尋所依據。仍在昔年所讀之小學中。細繹躬行。久而自見也。

又

頃接來教。知力學不倦。可謂勤矣。但當年將就衰之時。讀書似宜守約。溫故潛玩而身體之。以不失古人為學之意。庶稱晚蓋日新者所開諸書。仍有從前食雜之弊。與近來鄙見不同。欲以近思錄古文雅正相

贈。未知有當高明否。

答馬文

拜別以來。一官碌碌。每欲裁絀上問。輒因差冗未遑。正深歉仄。乃承垂注。殷膺獎揚。逾分。感愧之至。某以菲材。驟膺重任。潔清自矢。固可自信。肆應無能。實深悚惕。常思早賦歸田。為避賢之地。未審何時得遂。初心。歲月如流。親戚聚散。更難為懷。惟幸長者晚景。努力加餐。他年斗酒。雙雞。追陪杖履。其樂融融。未可量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節制三輔。實心實政。德澤旁流。人望所歸。風行草偃。匪但桑梓共沐恩膏。而中州密邇。更得時請提撕。何幸如之。惟是旗民雜處之地。年歲屢歉之餘。顛緒紛繁。千言難罄。總以用人材廣聞見為要務。內而司關關防所係。外而守牧表率之員。尤望慎擇而專責之。

上陳蓮宇先生

頃承大教。言本體不如言工夫。居處恭三句。無一刻可離。某幸聞此親切提撕之語。時時省克。以實從前所見虛境。豫省秋成。頗好。乃是叨天之幸。不敢以人事參之。惟規勸士子一節。人心鼓舞。可望有成耳。條約呈覽。

復方望溪先生

某自早歲。即心儀先生。章山斗筮。仕十餘年。僅得於京邸一親而命。嗣後始漸知力行。一步一趨。不敢妄自菲薄。有辜獎誨。而軼寧東南。未遑上問。以私淑。原不在言。且落落行蹤。亦非有道之所棄也。前赴都門。兩次晉謁。俱以公事相違。恨甚。頃奉手書。國是民真。詳切指示。并讀之下。何曾面聆提撕。豫民辦漕之

苦。誠如大教。奈聚訟紛如。幾難持論。今已議將四百里外。盡改折徵。於近水處採辦矣。若遠及江廣。恐不能行。鄭州案言人人殊。都不可據。容緩圖之。或可得其實也。再前讀大疏。深為銘佩。竊以勸乃造酒之源。而耗麥之大者。現在嚴申。賄賂之禁。并聞。

復德濟齋先生

蒙示手書。獎勉交加。意致懇懇。如獲百朋之錫。如聞空谷之音。幸甚感甚。某素未親炙大人。僅於知交處聞尊著。有易傳等書。又聞出處辭受之大節。能讓而兼蹈道。心儀為好古君子也。節制三楚。後所勦大員。乃大慈也。歷來常事。俱索制難斷。惟先生能行之不疑。仁者之勇。殆不可及。近閱邸鈔。奏報收成。分數一摺。所謂誠以事君無忘恭敬者乎。體用合一。略窺一斑。心愛而藏。願言步趨矣。某少時未從小學入手。狃於章句之習者數十年。四十後方稍稍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半老無聞。何時得侍左右。而領提撕也。所著諸書。祈先寄賜。以啓愚蒙。

復張爾微先生

退養珂里。樂育英才。竊意安樂窩中。晚景入勝矣。頃讀手翰。始知近況蕭疎。有煩清慮。暮年宿恙。又復侵尋。數千里外。不能親為問視。負疚良多。謹措百二。交三兄帶回。稍助甘旨。自製地黃十斤。用佐藥餌。還祈靜攝。願養天和。是禱。前者二兄到揚。相商進取。某直對以天下無倖得之功名。既為儒門令子。宜守家訓。俟水到渠成。出仕未晚。遂力勸歸里。并帶六十金。以奉高堂。今晤三兄。詢知從前並非父命。家書內諭以善養之義如何。

答劉靜齋中丞

劉別駕過泮。接奉手翰。勤勤懇懇。無非省身克己。相勉誠敬之意。敢不服膺勿失。比來微軀。懣若苦無精進工夫。公餘惟取大學衍義一書。時加點校。覺於修己治人之道。頗為詳切。該括健忘之年。守此似遠勝涉獵也。未知有合於高明否。

答錢主敬督學

頃接手翰。意氣勤勤懇懇。無非以古處相期。敢不努力前途。有辜夙訓。某雖少慕范文正之為人。但有志而限於才。諸事蹉跎。仰賴家母樂以善養而為之。更勇是以梓里城鄉。皆有義倉義學。費幾數千。惟是經理乏人。規畫未就。尚未敢邀大筆之褒嘉。至於學宮頽壞已極。官士無過而問者。因竭綿力。告厥成功。倘得鴻文誌其頽末。庶憑高之呼。聞者興起。而有司亦當為善後之計。其有裨於吾鄉文教。豈淺鮮哉。

答許醇也太史

令弟來泮。接奉手教。恍晤芝顏。遠懷頓慰。同譜諸君。頗惠好音。然如大兄之獎勉交加。情深語摯。雖古君子之交。相期道義。千里同堂。亦不是過也。感甚。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已敬書座右。奉為箴銘。僕自維揚別後。始知向往正學。篤信敬誠二字。提省此心。微覺虛靜恬澹。事物相投。雖難於順應。幸不致漫無主持。但恐行之不力。終於無聞。惟望時加誨訓。俾得遵守振勵。不致漸老頽頹。則受益良多。勝於百朋之錫矣。

許醇也復書

中州吏民向承諸公察察之政。自執事下足以來。如釋湯火而登衽席。感德慕化。不謀同聲。不識高明。何術以致此。來札云。提省此心。虛靜恬澹。此不外誠敬之功。熟而效自至。朱子謂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詩曰。敬止。而即繼之以緝熙光明。亦此意也。醇少時有志洛閩。中年頽頹。惟良友策其不及。勉其可至。則生成之感。無以踰矣。

答李宮保

禁麴之令。乃端本澄源之要道。雖官吏奉行不能盡善。然立法以防弊。豈可因弊而廢法。誠如台翰所云。督率稽察。漸而化之。自可觀成也。況豫省為酒麴叢藪。盈千萬萬。俱以供各省燒鍋之用。今一蔽以來。富商巨賈。已知畏法。不敢賄販。若再弛禁。害將奚底。揆情度理。實有斷難議開者。蒙示奏稿。剴切精詳。僕雖勉抒管見。瓦缶之鳴。對鍾呂而懷慚矣。

答張爾微學使

教官輩每緣簿物細故。互相傾軋。瑣瑣漢風。自當參革。以示激揚。行惟其是。無所介懷。於會稿單題也。古人相交千里之外。聞流言而不信。矧共事同方。若為浮詞先入。何以對良朋而無愧。至於動招謗尤。清正如公。固不至此。縱或有之。君子祇有省身克己之道。並無解嘲彌謗之方。此僕數年來篤信不疑者。既以自勵。還相贈也。

與張又渠觀察

比來叢冗實甚。稍暇即讀困學錄集粹。仁人君子之言。致懇惻而有條理。守先待後。由此其選也。近始卒業。擬成敘稿。聊申景仰之懷。與世講之誼。然忙中搗管。言之不文。尚望再加更定。

答襄陽張郡丞

頤際芳來泮。詢知澄懷高致。淹雅修潔。中心藏之。永示聖德詩。一洗柔曼之習。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真不懈而及於古矣。至於榮分刺史。任寄專城。重鎮民繁。時需整理。君子有素位之行。仁人有無待之施。幸勿視同江州司馬。徒作濩落生涯也。

答錢勉耘

來札所聞不謬。家母起程來豫。淮揚士女。垂涕叩送者。數百里不絕。實有其事。不圖江左人情之厚至此。以視荆襄。如出一轍也。愚撫中州。存心行事。仍不異於官吳楚時。惟是任劇才疎。指摘叢集。深恐上負聖明。足下留心治體。倘有見聞。幸為寄知。以匡不逮。

答帥蘭泉

劉倅回梁。接奉手教。足慰遠懷。僕年逾四十。始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內外多疎。深恐遲暮無聞。遂與草木同朽。夙夜難安。應求寡侶。雖素生愆。知己不可徒為獎藉之言。使我望有道而滋愧也。張撫軍端亮

公忠乃所素服。希致向往之忱。

答王從先

別來數月。正切懷想。接奉瑤函。恍同面晤。為貧而仕。聖訓昭然。但須有主乎中。勿於位外而有顧也。

與陳雲倬

比月已聞三喜。一歲何曾九邊。贊化調元。可為預卜。惟祝正色立朝。以當大任耳。

又

近日參奏藩司者甚多。因彼恃老任性。難與共事。略其操守而舉其錯誤。亦事過於寬之意耳。未識人言何如。此心則可自信也。小兒姻事。特道全俊。赴都請命。諸惟面諭。

與陳醇叔

頃聞榮擢監司。宏才偉抱。式煥新猷。中外同欽。三峯登秀。君家兄弟真不可當也。善養銳氣。用集鴻庥。是則張老所欲致頌者耳。

與徐惟吉

頃聞榮陞都運。足信謙能受益。和可致祥。尤造商民之福。匪徒葭莩之光也。惟是財賦重地。名利鬧場。事上接下之際。必須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方為吾道之強。至於出入維謹。取與必慎。較之從前署篆。尤加戒懼為祝。雖乘口疑。難於斷制。但以有主之衷。參諸輿論。似可無偏側之虞。若夫通變隨時。高明自有化裁。未敢瑣贅。

答徐別駕

頃接華翰。得悉參案開復為慰。君本雋才。自應千霄直上。但進取不宜過銳。脚根須自踏實。覆轍乃金鑑也。仍願前途勿忘。

答趙容顯

別來正勞瘁。適接手翰。如其几席。過蒙獎藉。愧甚。但良友期許。不敢不勉。嗣後倘有自棄之處。直諒相規。則受益無窮矣。足下以從前虛度為悔。欲向性偏處克去。此即聖賢緊要下手工夫。僕復何言。惟慮老病則似不可。蓋力行維艱。然如薛文清教人讀書。亦祇是知一字即行一字。知一句即行一句。則當下隨時便有得力處。不比記誦詞章之學。窮年兀兀。易喑而難工也。何復回頭之晚乎。昔寧陵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為半世人。僕歲前偶讀此詩。立即拈句自箴。書於座右。曰。新吾五十起精神。自幸猶為半世人。我欲直從人路上。今年今日便更新。可與再回頭。是百年身一語對鏡。足下幸為努力。前途固未可量也。吾鄉孝廉文學諸同志。如有知悔者。亦以此語告之。友道即恕道也。

與刁紹武

定州分袂。已逾五旬。與居自當佳勝。某聞雲兒逝矣。淚下沾襟。忽忽若亡者累日。回思聚首。約賦歸田。如

醉如夢。渺然難追。竊嘆人生聚散。難以預期。同晤及時。光陰莫負。千里命駕。先生寧無意耶。已札古衡。相邀來豫。秋以為期。勿懼跋涉。以致陳榻久懸也。

與劉古衡

夏初旋里。重晤惟甚。益信同聲之應。仍惟我數人可保不渝耳。誠敬恕三字。各從性之所近入手。皆可打通。向上其有不能者。但從三字反面想到無站脚處。自然猛省。此某所親歷。至今尚多。頻復之厲。所難正在不愧願共勉之。

又

忽於邸鈔。驚聞雲兒報故。淒然淚下不止。竊思總角至交。惟我數人。常欲召回宦客。退老林泉。仍共它年風雨。何期雲兒未老先逝。雖異時得遂初心。已少一人矣。言之於邑。大兄聞之。當亦悲詫難禁也。故人和見甚難。千里命駕。亦所不辭。可邀紹翁偕來。以同快敘。倘辭以它故。當致鄙意。以至情動之。

又

比月貴體如何。深為懸念。人謂大兄病在於貧。僕不敢信。夫卻病莫如安貧。安貧莫如樂道。有一分省克。即有一分樂趣。時時內省。其樂何極。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厥疾可保必瘳。又陸稼書云。治貧病止有一良方。曰不怨。不尤。信道如大兄。豈猶未達耶。同人落落如晨星矣。知斯義者更寡。吾輩當垂老之年。若不速照良方自醫。一旦返真。人其謂之何哉。南望宦遊子。北顧道山人。獨憐久臥者。滿淚欲沾襟。如有家書寄臨桂。可將此札附入。俾無病者預知此方。則駐顏卻老。故人可期相見。亦幸事也。

又

王典章來。詢知貴體指日復初。為之欣喜。接手教。信能醫管矣。非靜攝之效歟。惟是細加參玩。有辯詞而無悔志。似乎心病尚未能脫然也。蓋吾人一生。除省身克己之外。別無學問。曰省曰克。總視乎心之悔與不悔耳。能知悔者蓋寡。惟大兄不容沒沒。故敢再布。倘能垂老而悟病根。它時相見。共語呻吟。死且不朽。幸熟思之。

答劉今衡

前言定火工夫。良非容易。惟時時內省。以有主之衷。馴至順應。則地雖繁劇。亦樂此不疲矣。乞歸尚恐未能。僕方有係懸之疾。不敢為大兄信且斷也。果而確則無難。再思可耳。寄呈呂新吾語錄一本。公餘覽觀。識力自有進處。

答王體乾

來教道及吾博風景。殊覺懸懸。同人寥落。雖半為饑驅。亦由信道未篤之故。吾儒修業。總宜在切近處踏實做去。方能立定脚根。泛濫者殊難耳。

與王孟恭

義學修金。奉季先奉上。餘按季順寄。果能暮年立志。定然晚景輝煌。就鄉論鄉。楚南之勤可效。古衡之病

可鑒也。勉旃勉旃。中州理學書甚夥。奉寄者。善讀善藏。并擇可與言之友共講。是禱。

又

大學衍義一書。僕敬信如神明。承教敢不加勉。茲附養正遺規呈覽。舉聖斯士。厥功溥矣。

答陳榕門

頃奉手翰。具仰信道之篤。自知之明。素位自得之學。公忠報國之忱。某惟有心悅誠服而已。夫復何言。竊惟正學不明。已非一日。昏儒者既不足道。間有資性高明之輩。又多捕風捉影。遂習於險躁。流為無忌憚。而好惡與人相反。坦途盡成荆棘。竟不知省身克己。改過遷善為何事。斯其去道之遠。較之異學為甚。每念及此。深用為戒。又以見同志之難求。道之鮮得其人也。呂新吾各種。俱已兌就。同張清恪公三集。並付從先順呈。同譜如從先之沈潛近道者。亦罕矣。相聚善遇為祝。

又

津門河務。最關緊要。執事念切民瘼。加意經理。誠已溺已飢。仁人之用心也。某於水利素所不諳。且此事非目睹情形。尤難懸揣。手教所謂患在於水爭地。利少而害多。非增高培厚所能了事。及通盤籌畫。以棄為取。固已洞鑿無疑。無容置喙。惟大為興作。一勞永逸之舉。尚須審慎耳。

又

前接手教。未及裁答。復承垂問。感莫名言。某以非才。撫豫。猷尤叢集。乃蒙聖恩高厚。矜其短而諒其心。用佐風紀。報稱愈難。望於知禮得宜之先。務詳加訓示。以匡不逮。月之八日。路過保陽。晉謁合河。論及執事。深以國士相待。計典卓異。惟合河能舉。惟執事克當。兩賢相得。從此益彰矣。水利誠非易事。全利不無小害。要在權其重輕。以從事。非排浮議不能成功。疏濬合宜。斯地方百世之幸也。

答鍾子能

連接手翰。因暇務勞心。未遑裁答。兼以北學續編與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有須而訂之處。未審足下可以遠遊否。定靜工夫。先要吾心實有見地。心無主宰。不論貧富貴賤。皆足為累。信道篤而自知明。自可置境。遇於度外矣。愚近有口占詩云。填海誰言精衛苦。仰天空抱杞人憂。孔顏樂處分明在。還是無求更反求。以為素行之道。不出乎此。亦因切確無人。時虞墮落。願與足下勉之。附寄理學宗傳留覽。

健餘先生尺牘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復望溪先生

來教聞所未聞。中心藏之。至誠惻怛。洞朗平虛。此立德立功之本。可作名臣金鑑。西事書足徵經世遠猷。非末學所能贊也。惟有錄之座右。時加研究耳。

又

望溪先生書云。與公相見恨晚。若得披豁而盡分手。清風朗月。時切懷思。仲春以周官論付公。即求討論。此書從未以示人。以公與陳方伯皆深諳於政治。欲為究切行之。而有伏冀者。今僕得官歸。定於四月初十內登程。望以厚稿。隨中車無別稿。祈併檢致。

周官餘論十篇。經濟實學。本末兼該。因時因地以制宜。其為萬世太平之策。誠為斷斷不易者。敬錄篋中。奉為典要。間有所疑。條列請政。原本已交密山次君鈔寫。札致速繳。茲將見聞錄稿呈上。某以奉侍老母。湯藥不獲躬送。行旌翹首五雲。曷勝悃悃。

又

某於經傳。愧無實功。春秋為甚。每一展卷。覺抵牾不相通處。輒廢然自失。今讀通論及此事目錄。乃悟筆削大旨。猶存魯史之舊。論語今亡闕文之嘆。正與此義相發。立言覺世。聖人不易矣。喪禮或問從大本大

原處提解人心。尤某所心悅而誠服者。每夕與嘉銓講明切究。深恐疑於所行。不可以為子也。

上陳蓮宇先生

備員烏府。重親兩丈。正欲步趨追隨。仰副栽培至意。乃因母老病深。倉皇拜別。於七月二日旋里。母病雖如常。但積損積衰。眠食更減。弱已甚矣。從此惟有依依膝下。日侍菽水湯藥。不敢遠離。惟祝夫子至誠而動。當可以時保嬰龍強健之身。成堯舜勳華之業。以大樹海內士民斗山霖雨之望耳。

復蓮宇先生

胡觀察人來。接奉手諭。獎勵交加。某雖無似。敢不力求晚蓋。以仰承陶鑄之盛心。夫子正色垂紳於直道大行之時。不朽事業。無妨為蜀日越雲。蓋怪者自怪。傳者必傳。無疑爾。書城近況。未審何如。用九川六渠。自明於終始之義。使中齒及。未能專緘也。

又

蓮宇先生書云。曠遠纒綿。再易專隨。遺憶有古共事。野爾得失。商榷今古。深藉勸助。幸免負感。今負荷愈重。而負荷愈增。正未知何以得免覆轍之咎也。昨奉明詔。思得什餘之臣。用資補綴之任。生耳目淺陋。甚難其人。賢者難獲。幸有以示之。

某杜門卻掃。少所見聞。何足以當下問。而素有所知。亦不敢不以實對。昔在維揚。曾延蔣行人祝共事。有馬周之敏才。而去其放曠之習。有陽城之多聞。而不同苦節之貞。可以充選。伏惟採擇。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移制三楚。深為譽然。惟企德盛彌謙。政成無倦。封疆式廓。不遺遺於包荒。權度既精。仍問察於卑邇。更於公務稍暇。接引後學。以衍道脈之傳。此則海內士民所引領而望。及門弟子所飲食必祝者耳。

又

前於晉謁之時。親承講易。實足發蒙。歸來反復潛味。確不可易。益信周情孔思。無時不在作止語默間。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故變化從心。頭頭是道耳。頃聞近況。凡屬士林。無不為斯道信。然再四思維。人信夫子之道。終不若夫子之自信其道也。行之篤守之定。則心泰化齊。有亢無悔。此乃用九之君子。俟諸百世而無惑者也。曩者面陳未盡。故敢復理前說。仰祈崇鑒。

又

二月初吉。奉到手教。并周易象意一冊。反復潛玩。覺百家之說。未有若是之切實融貫者。體易簡之理。著正大之情。四聖心傳。從茲不晦。及是時著為成書。其有神於天下後世。視保益發理之功。大小何如。天之所以仁愛斯人。成就君子。意良深且厚矣。願吾師之為道自重。樂以忘憂也。屯蒙需三卦俱已別錄。凡有疑心之處。加簽條列。仰祈酌裁。

上東軒先生

某志切求道。而識力未充。氣質不化。比日侍坐之餘。但覺視聽言動。俱涉浮游。手足官儀。都無安放處。侍於君子。何啻三愆。早夜自思。悚惶汗下。現將從前已讀朱子之書。細加體味。倘有所得。或有所疑。自當面

質也。

又

月之三日。嘉銓旋里。齋到分頒藥錠充食。敬謹領訖。又錄法語并詢致此之由。良因大人忠信篤敬。所以感召不爽也。箇中意味。藉以開括心胸。滌蕩渣滓。同覺可喜。至於命數之說。禍福之事。毫無足憑。徒惑人見聞耳。不知仍以敬信之衷。恪守儒書格物致知為學問。存心養性是工夫。操持有據。進退不失其正。明哲不失其幾。實可俟諸百世而不惑也。

又

晉階宮保。位益隆則望益重。受寵若驚。懋功不伐。未足以窺鉅公之偉度。惟體明日達聰之至意。宏集思廣益之淵懷。取舍咸宜。而羣策畢效。則天子是毗。而子孫黎民永保於無疆矣。

又

月之二日。接讀疏稿。仰見公忠體國。禮義親躬。虞廷德讓之風。漢代舉賢之雅。於今再見。古大臣好是正直。洵足以激揚品彙。模範羣倫矣。某實獲於心。莫名於口。惟祝君子之強。不流不倚。敬以揆百務之幾。謙以收六爻之吉耳。

又

嘉銓北上。令其敬請起居。比日耿耿於心。未能暫釋。惟念中年以往。易為衰榮之傷。且公事殷繁。正勞瘁。慮制情定性。順則事天。前修之所尚也。老學夙養。固無待於贊祝。而抱此區區。亦有不能已於言者。伏惟丙鑒。

與王湖都

入都之後。晨夕追隨。匪直意氣之投。實受身心之益。一朝分袂。何能為懷。知己有同情。無煩辭費。昨見合河師。知其務本守約之學。識力愈堅。且謙受之懷。溢於言貌。洵可宗也。附聞。

又

別後相思。常情類然。獨於有道。倍深企給者。匪徒心理大端。須為面訂。即日用動靜之間。一言一行。佩章不足以治其急。佩弦不足以矯其緩。苟非時時切磋。處處提撕。尤悔之寡。何日能之。孔門弟子所以居則相依。出則相隨。而不忍須臾舍者。職是之故耳。來教勉懇懇。交加信足。以起衰而振靡矣。其如難變之質。頻復之厲。何老冉再其將至。望美人於一方。此景此情。難為局外人道也。近所建白。見於邸鈔。聞於海寧者。略悉梗概。無非正大和平之舉。君子得時。為所當為。不過如此。其在人者。雖智巧之士。亦難彌縫如意。何況吾人。豈容絲毫計較於其間。得失毀譽。聽之而已。

又

頃聞總憲萬邦。喜甚。一喜朝廷耳目歸於司直。是社稷之福也。一喜正士端人知蒙特達。是吾道之幸也。高明必有以處此矣。惟是此席位望。較之六卿似易而實難。君子居之尤難。當言而不言。與不必言而言。

俱不滿人意。前輩賢者故多責備。知其難益勉其難。是所深望耳。

答李立侯

杜門待養時。深懼學不殖而將落。每憶同心。常懷繇結。接奉手教。具緝注存。貴通家廉明剛正。新猷已噴。噴有聲。僕將扶杖以觀德化之成矣。相約公餘學聚。問辨以振衰朽。政事則未敢與聞也。

答袁丹圃少常

闊別知己。正在相思。適得手教。不異促膝談心時也。僕當母老病深。日滋憂懼。展卷則愧古人。省身彌懷。益友。同心有素。時望德音。金臺市馬之地。良驥超羣。不難聲價十倍。還祈主靜。務本。善養深穩之氣。磨切。磨切。

又

僕杜門卻掃。懶與世接。獨喜江南鮑生過訪。商推詩文。塵襟頓豁。蓋渠少負盛名。俊逸不減於參軍。曾於揚州任內。以鴻博薦達。足下夙懷風雅。倘為時時接引。互相推誠。則附驥名彰。遠勝於胡琴之碎矣。

答陳秋崖侍御

足下素所建白。固已大遠於世俗依違之習。作止語默。與時偕行。僕亦無容多贊一辭。惟祝日新其德。眼前景況。濃澁遲速。不足道矣。寄來關學編。所增孔孟以前帝王列聖。殊失原編之本意。至康一峯遺集。既可進呈。姓名何以不入續編。示知是荷。

答錢督學主敬

承諭索取元明以來諸儒著撰。此固僕之所好也。遊宦於外十有五年。未嘗一日釋卷。泊至中州。尤得偏觀盡識。野人食芹。原欲奉獻。况蒙知己之下采乎。檢得羽翳六經發明性理者。六十四種。開列書目呈覽。惟僕性素疎。不喜裝潢。隨筆批點。似難應詔。而諸書又醇駁不等。新舊不一。若欲進呈。必須另加編輯。公事叢忙於沙取金。大非易事。孫徵君理學宗傳一書。雖不盡醇。但先儒世代。分敘甚明。事實語錄。探載略備。惟本朝名宿。尚未及入耳。以此書為綱。再加博蒐約取。可省心力。僕前續湯文正公洛學編。本朝得七人焉。茲於問視之暇。復將魏遠陸北學編續成一冊。本朝得十有三人焉。亦可以備精擇。而邠州刁蒙吉先生著作。甚當且醇。舍間現存舊本。惟四書翊註可觀。餘俱蛙壤。容轉致續呈。使旋甚急。燈下草草不宜。先生著作。甚當且醇。舍間現存舊本。惟四書翊註可觀。餘俱蛙壤。容轉致續呈。使旋甚急。燈下草草不宜。

又

入秋以來。連得茶陸之信。士林無不動色相告。喜慰倍常。非以遷秩為有加於君子。乃益信設誠而致行之。未有不動者。都門事繁。惟守約慎動是祝。

答沈子大

仰來。詢知動履嘉安。遠懷慰甚。且忠信之至。能使異己者不忌。素所挾持。今益益見矣。僕問視之餘。問事編。切瑳無人。懼滋荒落。幸蒙合河孫師。海寧陳師。時加鞭策。勉以近著。著己工夫。乃僕對症之藥。既以自助。返相持贈。以為然否。

又

連明高誼。可謂情文兼至。既優且渥矣。茲復專使遠來。錫以瑞雨。頒以珍珠。惠及老親。何敢故辭。但仁人之錫類。不厭周詳。而將母之微情。實深悚愧。對使拜壁。正東坡所謂領意勝於領物者。素蒙知愛。自能鑒而宥之。

與方觀察

久不裁緘。君子必能鑒引。頃聞秉臬京畿。深喜俊傑大川。澤可遠施矣。察吏以安民。舉綱以振目。折獄推良。不矜如神之譽。此則譽所欣贊者也。

答江太守

向聞執事仁風善政。噴噴口碑。多在治獄之明決。任事之剛健。頃承光顧。蓬感。親聆緒論。并讀大著。言理而實徵於事。一洗空虛夾雜。乃得微窺經術之闡深。而信治行之有本也。惟祝內心常存。設誠致行。要於可久。而僕狃於章句之習者二十餘年。四句以後。始略識正學之指歸。而精力就衰。侵尋歲月。又僻處荒城。茫茫四顧。切瑳無人。大懼學不殖而將落矣。聞見如公之廣。祈時惠教。言則僕雖多病衰遲。尚欲竭蹶以求晚蓋也。

與王罕竹太史

榕門赴任。附寄寸緘。諒達覽矣。比想舊雨重逢。促膝談心。亦大兄開居之一快也。僕陳情旋里。問視之餘。續輯北學編。稿成當請誨定。每念知己無多。落落南北間。一別流年。髮齒頓非。昔日同心而離居。安得不速老。信矣。相晤無期。惟祝大兄努力加餐。時惠德音。以慰遠懷耳。

又

承惠新刻。如居空谷者。聞足音。覺然而喜。讀罷再思。至友相遠。不日不月。南北迢遞。聚晤無由。言之於邑。不覺數行下也。來教云。衰憊滋甚。亦老年之常。但向以守貞為善。又選事既竣。其大全則從容考訂。以視程子所謂不學之衰。必有異矣。陳榕門處。一葦可航。自當不時快聚。惟是刑名繁劇。甲於天下。未審內心能無間否。見時勉其守約於剛健篤實中。益發輝光於自然為祝。僕兩年來精力頓減。健忘更不可言。惟於聖賢言語。覺得字字切實可信。句句明達可通。反求諸身。則仍不免於志大才疎。言有餘而行不逮。知己必有以教之。

又

杜門卻掃時。無刻不念知己。匪直老益懷人。亦因晚蓋是重。切望有道之扶持。愛而弗見。殊難為情。爾每閱唐宋名詩。多於五十三歲有作。向亦不以為意。今年已屆。始信為盛衰強弱之一關也。齒無故而自豁。目無疾而漸昏。看書不得不從略。遂以章句集註。要語彙括性質之偏。而言語仍未免於輕躁。遙憶大兄老學不倦。日就月將。而歲計有餘。不可同年而語矣。汝咨江右政聲。又好吾道之光也。無緣寄賀。使中齒及家。母舊症無改。肝火日甚。難言康寧二字。此誠不可解之憂懼也。晨昏問視。慰藉奚能。大兄雖進取有

答劉質文

昨閱尊作。氣充才奮。不難推倒一時豪傑。但須閉戶體究聖賢旨誥。出門自可有功。此際無庸遠求。僕老矣。又問視不遠。未能竭盡目力。較量餘錄矣。諒之。

答查履方

王河陰來。接奉手翰。舊雨情深。不異西懸。惟常憚暑。早既太甚。心如焚。髮如絲。形如槁木。倘令知己見之。將訝面目之非我。翻忘日月之催人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與是仲明處士

頃在都門。從海軍師相處得聞大名。心焉志之。丹陽舟次。閱答海軍書。知通備經濟。乃求志之伊呂。非耽隱之巢山也。沿途博訪。未審南陽定所。下車第二日。方悉江陰密邇名山。為之喜而不寐。僕少習舉子業。溺於章句者多年。四十三歲後始志正學。而行之不力。垂老無聞。大懼不殖而落。遂與草木同朽。十餘年來。亟欲求友切磋。以稍蓋前愆。猶恨晚矣。茲幸有道近在咫尺。就正多端。實難筆楮。擬於臘底正初。親造龍門。躬承教誨。謹先遣力代請起居。至江蘇學政繁難中天下。應與應革。何者為急。如蒙先賜指南。固所引領而望者也。

又

前所論辯。僕以老病。過而輒忘。先生獨能筆之於簡。而尤暢其義。非好學深思。孜孜於取人。誨人者不能。僕日中未見有兩也。孝經圖頌。擬即付梓。適黃靜山見之。以為頌語尚有可商。帶往鎮江。與黃玉圃共加參酌。俟寄到另報。附寄端硯一方。未必適用。取其有可思。故以把似。諸屬廣文而辭不宣。

與趙廣文

接到諸刻。疑瀾於詞。冗次幾欲置之。中夜乃悉鴻謨偉略。每讀一通。為之擊節。為之起舞。為之通宵不寐。深喜老成憂國之大有人在也。所謂學通濬洛關閩之心。傳道承顏曾閔冉之絕業者。近在吳中。應自不乏。惟賢知賢。豈為我言之。使者下車所宜先者何務。急宜除者何弊。願聞其說。

與黃靜山太守

頃接望溪先生札。學幕必得聰明過人。多讀古書。精於時文。能辨先並大家名家體製派別。而忠信正直。不欺暮夜者二人。與之共事。乃可無憂。惟君子取友必端。衡鑒不爽。貴省有人。明春惠顧為妙。或一時難得。亦祈迅賜回音是荷。

與王湖邨

百忙中欲裁寸絨。苦於無處說起。閱邸鈔。知不才又應薦膺。大懼晚蓋未能。始知己差。望以見聞所及。明加指誨。某於歲前曾訪陽湖。是鏡於舜山。規其舉動。蓋效本而通達事理者。得之布衣良難。諒亦樂聞也。小學一書。現正立限講習。其餘學政所關。有不得不陳明辦理之處。過來人定能深悉其原委也。

答呂克昌

承問。足徵虛懷。生老矣。衡文大屬竭誠。視賢之得力。方剛精明強固者。難易相懸。遠甚。意欲力挽頹風。而德涼學落。懼不免於言教者。近刻小學近思錄。但覽其序文總論。自悉恐忱。又刊論帖。徧傳通省。文武衿監及給頂奉祀諸生。尤出於寸心之惻隱。欲以端士習而砥愚頑。非必畏處分而然也。知己當諒此苦衷。耳案牘勞。形率復不既。

與顧用方先生

某適大人以簡御煩之語。隨處體行。無一不驗。彌信至教不在多言也。淮安魏守具道大人一見秀才樣。子。即另刊印。徧頒諸生。此與人同善之益。某所願學未能者。小學久著功令。至今尚未奉行。殊堪詫異。某取梁溪高氏纂註序之。立限講習。意欲文勝之地。家誦戶曉。庶真才實學。得什一於千百耳。陽湖布衣是仲明。言動有本。通達事理。今見亦罕矣。并聞。

答吉敏齋

元日接奉手書。語語流離至情。非好學深思。未易發此。龍勉同心之蘭臭也。僕以魯鈍。幸獲知交。既相得之甚歡。復相見之恨晚。自今以始。惟願努力前途。正直是與。其適於修疑之指歸耳。

答陶綬造

陸先生有女。擇配以賢不以勢。即此便是古人行事。非晚近可幾。僕當留意成其美善。惟是非才之難。才兼器識之難。世有希文。然後能辨富強之品格。但彼於太學中相士。其人大都在二十以外。已可觀其志氣。今於童子求之。立志者蓋寡。不可不慎也。頃試金壇。有段玉成者。年方十二。係廩生段世積之子。背誦九經甚熟。氣質亦端溫。僕奇其才。故取入泮。尚未能定其志氣。且未知其已未會聘。容再訪之。

又

東軒相國學選朱子。養過劉寬。其忠愛之至。憂危之隱衷。至切至迫。僕所敬佩。翰教誠別賢。恐治崇寬。大二語。亦當務之急。天下計也。老臣心也。

又

願中丞在高橋相晤。求言若渴。一個臣之雅量也。十月二十四日。接其差齋釘封。乃為舟次所商。已發未發之義。尚有未盡。故復疊疊千言。以闡析其蘊。夫當赴任伊始。百務叢忙之時。不廢慎思明辨之功。如此定靜而安。所養可知。僕願學未能。高明以為然否。

答蔣省齋

聞攝樂亭。以德化民。以禮為教。足徵儒術小試。道自大行。今補晉州。新猷式煥。民情望歲。喜可知也。竊思宦途惟牧令。尚可自為。但有誠求之心。即有實政及民。既見成速。亦能恆久。僕嘗有志未逮。乃於知己遇之。德音不已。重有望於君子。

答程邑侯

接讀手書如面。拮据鞅掌中。靡日不神依君子也。頃聞鄉人口碑。益信久道化洽。雖循良不求近功。而榮名為寶。較之時流所得。不啻什伯千萬矣。僕老病。衡文不敢不勉。惟是求友仗助。甚難其人。目前按試蘇太之後。即赴貴府觀光。珂里衣冠。定多清議。倘有所聞。即望示知為禱。

答徐範茲

學規日課。加以小學。極得先儒善教之意。陸稼書嘗言。欲為聖賢。必讀小學。欲保身保家。亦必讀小學。人而不知小學。猶牆面而立。此中義蘊。堪共喻耳。隨讀隨講。當前指示。更為有益。稼書所謂讀書當知向上。日間必讀小學二三行。以正根脚。變化氣質是也。僕在江蘇。覆試。用小學論。其含糊者。俱發學立限。近習。可以大暢宗風矣。承教慎起居。節喜怒。保身體。養精神。四言。深叨遠念。感佩靡涯。

又

溯淳進學。未敢以為喜。慮其身分太淺。不知精進之學也。書理必須實在。求明。文法必須實在。講究。言動威儀。必須按小學禮法。不可如世俗。一經入汙。便儼然居成人之列也。望先生善誘之。

又

嘉餘南來。其悉先生加意共學。堂月課。教思無窮。佇見英才繼起。曷勝欣慰。啓銓北旋。諸凡俱祈訓誨。幸勿寬假。致有失足之虞。

與鄭積厚

江蘇于役。未敢告勞。但人文重地。以拘迂衰朽當之。懼不勝任。望時時指誨。無忘尺素為禱。愚子在家。諸務不諳。事無大小。俱望面命耳提。勿令得罪族親。失身岐路。至感情親。義正。尤非他比。父執人師。諒無可諱。亦無所諱矣。至切至切。

答王體乾

玉清相助衡文。功無與比。近來又知親師之道。誠見高於往日。更屬可喜。為大兄慶教子之有成矣。僕三更點名。終日閱卷。形神漸瘁。老病難支。非不自惜。義在則然。每懷知己。衷情欲訴也。

答鄉黨

僕視學江蘇。勞勞車馬。役役案牘。迴憶親戚情話。琴書消愛。何可得也。惟是相憶以情。不如相助以道。所期各素其行。無願乎外。雖靜躁不同。苟依於正而不已。成功則一也。舍問諸務。或涉不安者。明加指誨。已囑三兒。敬謹遵循矣。

答友人

八月十日。再奉台札。於愚見有未合者。足下果能杜門靜守。不過六月之息耳。九萬博風。可以操券。如淮上此舉。仍沿舊習。恐非澹泊寧靜之所為也。未能明志。何以致遠。且當動心忍性之時。謀居食而忘事業。大丈夫必不如是。僕叨知交。懼蹈隱情坐視之愆。故言之不敢不早也。幸惟採擇。

答王玉清

來翰切中之言。當為銘佩。聞以小學課諸生。有心知其意。發見於氣象間者。嘉惠匪淺。實為喜而不寐也。寄來學約一冊。乃近在江南。實在下手處。望留意。

答勵友園

同年世講。重以婚姻。仰藉榮光。曷其有既。小女賦性雖溫。識力未定。尚望親家夫人多方教誨。為感。僕以衰病之餘。勉司校士。名區苦況。難以言傳。因仗助未得其人。竭老力以竣科事。數月來齒髮已大。非其舊矣。惟區區之意。碌碌之守。未敢稍為動搖耳。所願惠以德音。俾得遵循。寡過也。

答勵自牧

聞坐與未肯循俗例。足徵器識遠到。不以席勢為榮。小女雖粗聞闈範大義。但恐羸體未堪家務。惟在夫子助帥以敬。教之務實。幸甚。

示女季

張名南來。始知吾女子歸吉期。遠懷為慰。自古婦人謂嫁曰歸。勿以離家為念。孝爾舅姑。相爾夫子。宜室之道。惟敬能和。宜家之道。在溫與惠。罔範一書。前已指授大義。中饋之餘。每日必觀數則。足發神智。無學貪多。無忘所能。為囑。南中歷試七府州。吾鬚日白。牙齒盡動搖。辦公甚費拮据。附寄四金。亦見清況矣。

示啓銓

臘月二十日。至青江浦。與總河顧公相見甚歡。道義之交。言不盡意。越三日。始開船過淮。長接亦到。細關須知册。江蘇養廉四千。而用人甚多。吏書人役。飯食紙張。盡出其中。大不敷用。家中諸凡。擇節謹慎。以待不時之需。勿作尋常外任觀也。

又

家事已悉。惟眷屬來南。大費商量。吾意欲分為兩班。輪流來往。每番都要交代清楚。方許起身。明定賞罰。

繼肯用心。此時便輪管家事。以試其才。將來方能執掌。此大局之宜先定者。家中諸凡俱只照常。待親族須以敬老濟貧為主。待人須以寬為主。待多事小人須以讓為主。慶弔周禮。令美銓等代行為安。湖純新進學。不可效鄉風。輕出。忝然居於成人之列。親友雖弗悅。亦不可徇外為人。

示嘉銓

都門寄來家信俱悉。保重弱軀。開擴心地。隨遇而安。足慰懸懸矣。若謂此行無所挾持。則天下事何者操券。理應赴試。即應果行。奚為刺刺也。思得患失。最是求名大病。學人盡其在我。須識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方能立定脚根。不為浮雲所動。汝其勉之。朱子滄洲精舍論學者語。所宜時時服膺。特令兼三錄寄清本。日加循覽。自有得心處。

又

年底向給族間升斗之惠。不可較前薄待。蓋孤寡非它比也。余近日精神稍覺內實。但應酬筆札。必須自己經手。不經手即錯。晚來仍舊少睡。此症難除。高相國教以學靜坐。靜坐甚有益。而糊塗則終不能也。高相國近又甚贊已山之高於抗希。以本義匪參。遵朱為主。其書必傳也。送與兩部。一留自閱。一教兒。蓋老來不但憂盛危明。心亦甚虛。此回南來。大人名士服之者更多矣。

又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十七號家信。諸務照行。惟批卷必須親筆。已山所言有理。未敢憚勞也。熟讀檀弓。稍參左傳。是作文出色之法。觀學士所言不謬。汝其識之。

又

宋杜二友於二月二十八日到江陰。將來閱文。猶未深知。以氣質論。宋粗率不如杜沈靜。宋文猶可。詩則鄉人之易於出手者耳。近日諸生講習小學。頗有心知其意者。而浮薄之徒。造作言語。亦入於耳。已山教我莊以澁之靜以鎮之。誠以格之。自是至言。亦馭南中紳士之切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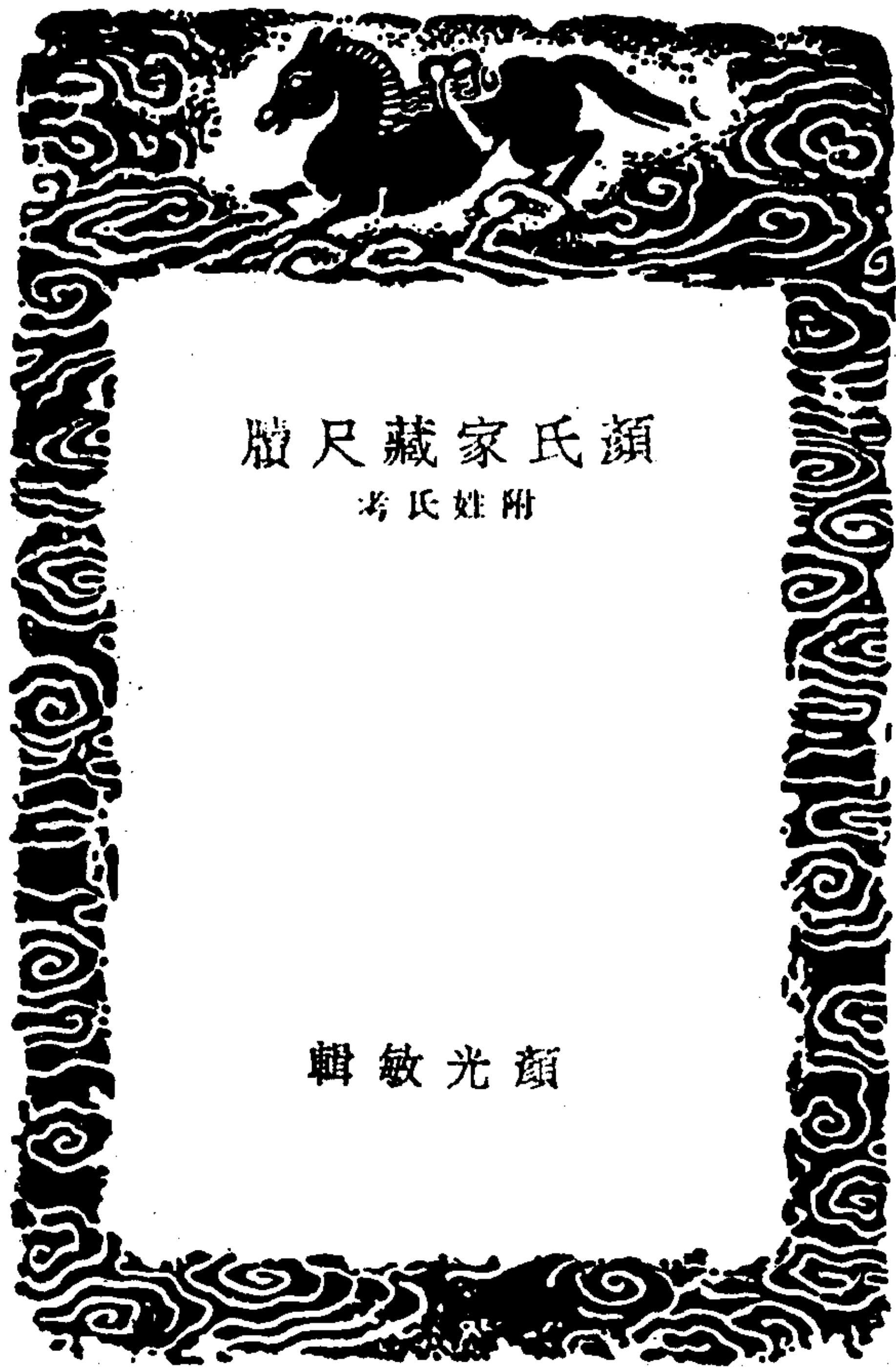
又

四月六日接汝京信。其悉場中景況。靜修儉養。守身為大。餘不足道也。常郡覆試案已發。校閱難得其人。惟自民老眼。不致黑白混淆。萬承可信於理學。儒書大有工夫。秀才中所無。其餘俱屬勉強。大抵蘇州一棚。不能不費心也。然天下無不可了之事。不必遠念。衙門太闊。眷口太少。出巡之後。勢難留住。當此珠米桂薪之時。汝母定於五月二日北旋。比到家已屆六月。游暑行路維艱。汝俟秋爽南來未晚。

又

汝自靜海而都門。喧懣親戚。又將有離縣之行。於人情固合矣。但己之精神學問。有損無益。以後應酬可省則省之。可代則代之。不得已而親到。則敏速為主。朱止泉先生所謂朱子一生已發時之本領。無非未發時之氣象。敬以主靜人極所以立也。雖不能至。亦當心知其意。近日一日之間。余必靜坐數刻。甚覺有益。則止泉集之效也。現覓朱子文集大全附類大全二書。以便對閱。止泉集目今微入道南。請入鄉

賢。東軒先生猶謂必當從祀文廟也。顧中丞抵任。正當審案百忙之際。將余批點朱止泉先生文集。逐條細加評語。以贊賞為講學定靜而安。不驚亂。目中未見有兩。為杜石古大臣無疑。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考

顏光敏輯

顏氏家藏尺牘序

麟鴻雅藻自昔延芬。溯厥源流。或以書法傳。或以文字著。傳書法者。筆鍾元常。而極於二王。著文字者。防李少卿。而盛於六朝。歷今二千年。世俗競尚。有遺本。有專集。有駢儷。有散體。各臻超妙。如度木那林。販繪江市。美不勝收。此曲阜顏氏未信堂所藏尺牘。裝池凡三十四冊。題跋一冊。姓氏攷二冊。皆一時名卿碩彥。英詞妙墨之所萃。蓋以書法傳者也。余藏之海珊山館。歷有年所。將持以贈友人。爰錄其全文。都為四卷。附姓氏攷一卷。筴入叢書。以備一種。是向以書法傳者。今又以文字著矣。集內計二百餘人。當其含毫飛翰。結想停雲。或經緯文明。或商榷今古。或情致委婉。或寄託遙深。或旋翰而為功。或剖析以見義。或挾張乎風月。或舒嘯乎煙霞。窺一時交際之隆。視四海人文之盛。於以曠晤前賢。旁參故實。疏淪靈性。暨軒逸情。亦開卷之一助也。至諸公事迹。見於姓氏攷。真輯始末。詳於題詞。披覽足悉。毋重贅焉。道光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春正穀日潘仕成謹識

顏氏家藏尺牘卷一

偶太傅傳

前承大翰。已有小札奉復。想久應記室矣。不佞以老年久病。復荷簡命。謬主文閣。惟恐阻越無當。以貽知己。差幸榜發之後。論無異同。差道罪戾。獨失之於令弟。以是為愧耳。所恃高明。諒之於形跡之外也。屢煩注念。裁答稽遲。以無人索回字。且值不佞旬無暇。甚更良老忘事也。惟照不一。謹名另具。遠承芳訊。足紉不忘。兼領大杯之惠。謝謝。衰病相仍。未能脫離塵鞅。日望錄車至止。從吉在何時耶。近吳逆已亡。休甲有日。且海內人文。雲蒸霞蔚。麟集京師。真千古盛事。惟祈台駕速發。馳驅王路。共襄太平耳。冗次率復。不盡欲言。

與尚書鼎孳

奉別經年。圖晤不遠。茲偶值程舍親回里。取道金陵。喜得藉為麟鴻以通芳訊。故登然而治一函。舍親誼在水乳。倘蒙進而教之。弟與有榮施矣。馮池主臣。名單具。

曹侍郎溶

歸讀大集。沉雄傑出。直欲囊括千古。歷倒時才。小巫為之心悸。然疲備有所激發。亦將力索枯槁。仰繪日月也。里人范成開。從弟至此。書畫十數種。足充消玩。其人樸實無文。以法鑒定價值。當奉教惟謹耳。餘留

而礙。

近代史書邸鈔之外。以必家乘為憑。昨誦雜文。甚為忠烈生敬。完上附謝。弟容頓首。

葉尚書方萬

終年碌碌。未獲時候。孝履忽辱大教。注念殷殷。愧荷交并。曷可言喻。拙文鄙俚無似。深懼上玷名賢。有負仁人孝子之託。乃蒙不棄。採而用之。益不勝其悚仄也。使旋匆匆。率勒奉復。伏惟垂鑒不一。

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懼一時草率。無以副仁孝之意也。既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為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拘時俗為去取。爾語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經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狗時俗。則幸自反而無愧焉。然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讀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為咨嗟涕泣。稱道誦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踴躍恐後者哉。竊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河間之破。實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畿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為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尚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鄙見。撫實書之。謹錄茲一通寄上。至於識慮淺闊。詞不稱意。有負所委。惶惶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宣。再頓首。

高侍郎辛允

承垂注已佩德矣。此謝。諸凡幸自愛。心區區不盡。

劉參議思敬

昨晉拜時。遇一舍親。泊河之干。未防船沿落水。衣履盡濡。是以踵門。弗便而晤。深以為歉。舊日筆墨所記。偶相知者。刊一種奉公暇。寓目。尙未印行也。有未當。并希商示。以正其說。至感。容再而悉。名單肅。

劉考功體仁

使車駐山水之勝。勝友必多。朝夕得佳句。所獲已侈。不必更問阿堵矣。弟汗漫江南。自春抵冬。今始返棹。邗溝。然不敢入石門一步者。恐客多無以應也。需代躬走賀。兼有特誼之懇。春初在江甯。物色得一二。人。尙可供書卷。旁頤指。今欲北歸。勢不能緩。而力又不足。倘老年親翁。假以一數。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密之不須向人道也。明歲二月。當再晤以悉。弟昨在吳門。乃聞孔親家至舍。而弟失候。至今耿耿。近況各何如。幸示為慰。弟吳江一路。頗有所作。匆匆不及繕寫。容他日請正。

沈侍郎荃

金馬追隨。渾承雅眷。暖教未久。頓易星霜。伏念兩年翁。乘浴沖之至性。篤我輩之深情。雖備極哀榮。而依然孺慕。弟以塵糧碌碌。未遑盡泐。一慰孝履。懷耿之切。與日俱長。茲敬捧瑤華。兼拜隆誼。仰惟垂愛。

不敢言辭。大老先生。寶碑題字。謹如來式。盟手以書。丙舍題額。亦準塗附。交來使矣。但中間款項。或有未妥。并立石年月。或秋或冬。未奉確示。另備數字。屆期酌配。何如。匆匆布復。並謝至意。憑楮神馳。弟荃再頓首。

昨逐隊而行。未免困頓。一應交際之事。尙覺疲苦。以故咫尺衡宇。而猶未敢趨叩也。舍親咨文已送到。聞且晚。尙須題請。不識何時可以咨入成均也。伏懇留神。統俟而時。九頓不盡。

開寄送之文。昨已用印。感荷至誼。曷有極也。薄稿一紙。聊為伴煙資。并照不盡。所事開農部。已咨發貴衙門矣。闌期在即。願望台慈。多方囑護。早賜允咨。感不獨舍親一人也。諸容面頌。弟荃頓首。

茹凡所託。承老年翁台諭。即欲為之作札。所有委折。竟爾忘却。望再詳示之。不一。弟荃頓首上。虛火上攻。頭面作腫。即靜臥尙不能支。況有筆墨事。紛紛未了乎。閱極閱極。顏年翁七律。高華秀朗。正如瑤臺嬋娟。見者皆知其妙。不止格律之精當也。二札已題。率復先君子崇祀。欲求顏年翁佳作增重。不審可許我否。門年家弟荃頓首。

奉別未幾。頓移時序。還老入都。不識曾道及否。弟輩勉勉從事。幸已告竣。所披者。皆潛慮力學。單寒孤苦之士。想老年臺早已悉其大略矣。今因解差之便。遣奴入北。總仗留神照庇。目下尙有正事未竣。來月初當返。敝鄉長至前。即東裝。歲底可握晤。以罄積懷也。憑楮切禱。來僕甚甚。諸凡望為周全。切祝切祝。貴房師。佳老。此時想亦未回。回時并致意。外附關摺拾册奉覽。

鑾坡奉別之後。復感寒伏枕。駕過失迂。委册亦稽報命為罪。茲當忤上繳。乞賜察收。聞大集已付剞劂。何時得惠教也。附訊不一。弟荃載頓首。

繆侍講彤

瓜步道中。過承惠恤。故人之誼。令人銘刻。歸來忽忽三年。不及以尺素候問起居。殊深懷想。令叔岳孔先生。遠臨敝里。得接手教。知近履佳勝。承台委。竟作子虛。人情薄於秋雲。而令親不無金盡裘敝之歎。在弟處。那移貳拾餘金。稍資行李。然而困頓極矣。瀕行草此。數行奉復。臨楮翹企。

好雨生涼。儘堪劇飲。明日候車。騎早過。千祈。縹緲。一踐。鷓鴣。昔之約。兼可為弟。驅病。慮也。望望。弟形頓首。

承諸位年兄盛意。至再。敢不祇領。惟日內炎風正著。斗室促坐。無可為樂。略微。候雨。新涼。當以浮瓜。邀快談也。率此容面。弟形頓首。

一飯草草。甚以不得。罄歡為恨。尊分萬不敢當。併祈一致之。諸年兄。鄙衷。昨已面吐。幸有以諒之也。率此不一。

伏枕偶得二詩。書呈大方。鄙正。與會必佳。得賜和教。尤感也。修老年兄。弟形又言。昨候起居。不得面侍。色笑為快。卷在何日。解科。望年兄。教使。一論。經承。恐駕。回則于君。即謝事。又需有持。

也。特此再瀆。專候明示。弟心肅。

昨承賜顧。未獲趨謝。為罪。新選同人。向有公酌。不知近尚舉行否。如無。則年兄必有專席。弟以欲附貨合。行。未誠可否。望示。下。諸不一。

梁師伯於廿四日行。有啓即可附去。同人公候。甚為切當。新年兄即作一稿。付弟。勝寫。與來。價可也。弟連日。體病極。非敢於方命耳。率復。情老年兄大人。小弟形頓首。

弟因歲事。倉皇拮据。略無寧晷。實不能操管。作駢句。轉懇一友。捉刀。以應。發命。苦不能工。惟年兄名手。點易。用之可也。率復不一。修翁年長兄。弟形頓首。

弟有許語。欲奉商榷。特走候。不得一晤。為歉。過三日。當再圖過訪也。弟移寓在東首。打磨廠。真君廟對門。夏舍親相隔十里。會面為艱。奈何奈何。年兄諸凡。行止。有便。幸以尺一示弟。千懇。千懇。修老年厚兄。弟形頓首。

刻下在此候。一回信。不得走高軒。約在明午後。趨教也。特此先覆。弟形頓首。
度歲碌碌無停。不得走晤。為快。尊章。遲開良久。可勝罪歎。值此心緒。匆忙。勉就一面。請教。餘埃。春明。一補。過。堂。聯。書。梁。夫。子。句。想。定。有。當。尊。意。也。修老年兄。弟形頓首。

徐尚書乾學

久疎教言。時切瞻企。偶於啓奏時。一晤芝宇。又勿獲暢談。乃朝夕鹿鹿。良觀頗稀。恨歎。為極。茲有至親。姓名。仰懇。知。屬。瑣。瑣。可。鄙。然。有。不。得。不。為。轉。煩。之。苦。情。輒。敢。特。愛。奉。瀆。伏。望。俯。俞。具。感。高。誼。倘。老。世。翁。未。能。全。允。或。將。其。一。轉。托。貴。同人。必。期。有。當。為。禱。湖。上。隆。情。尚。未。奉。報。至。今。耿耿。然。中。心。藏。之。無。日。敢。忘。也。原。欲。走。叩。而。恐。恐。不。相。值。此。布。瀆。臨。啓。虔。悚。

郝尚書惟訥

曩獲朝夕聆教。幸寡愆尤。別後。典型日遠。莅事。維煩。以庸拙之夫。處艱劇之地。將來。不識。作何。稅駕也。正愧。未達。數行。虔訊。孝履。忽承。台翰。意氣。懇懇。把讀。再三。殊增。感激。追。跪。展。太。老。先。生。傳。第。望。瀆。細。誦。允。堪。革。薄。起。儲。百。世。猶。將。賴。之。奚。止。裨。一。時。之。世。道。人。心。也。耶。東。望。泥。首。莫。知。所。頌。此。奉。復。臨。池。悚。切。
相。去。千。有。餘。里。歲。華。屢。更。雖。彼。此。神。依。非。山。川。所。能。間。隔。而。握。晤。維。艱。無。日。不。倦。倦。於。懷。也。接。台。翰。恍。如。面。承。稍。慰。積。懷。弟。向。以。完。病。之。故。已。苦。支。離。近。復。多。所。不。堪。更。覺。頹。頹。而。不。能。自。解。惟。望。高。賢。到。署。得。奉。指。南。幸。老。年。翁。善。自。頤。養。早。命。錄。車。無。使。弟。輩。久。為。引。領。也。辱。委。尊。筆。弟。素。不。能。書。稍。避。容。覓。人。代。揮。寄。去。虔。勒。附。復。臨。瀆。瞻。溯。

吳侍郎元業

一別數年。時深。懷想。昨聞。旌節。入。長。安。弟。以。外。吏。勞。勞。匪。朝。伊。夕。覺。人。事。過。疎。而。功。令。是。遠。遂。罪。積。如山。莫。可。道。也。老。先。生。寅。年。或。亦。諒。其。生。平。而。不。加。督。責。耶。遠。承。手。諭。如。對。芝。眉。復。荷。溫。儀。安。敢。濫。拜。唯。心。

銘良友之至愛而已。別諭。自不敢。勞。台。慮。此。弟。所。藉。以。安。靖。地。方。之。賢。技。也。況。叨。梓。里。乎。敬。聞。命。矣。匆。匆。不。及。多。緒。容。面。再。佈。可。耳。臨。啓。依。切。

容。容。共。濟。雅。賴。同。心。素。旆。言。旋。未。遑。馳。送。迄。今。耿耿。老。年。情。愴。備。至。性。過。人。不。肯。深。以。為。念。頃。接。手。言。得。開。孝。履。遠。懷。差。慰。太。老。先。生。純。孝。天。成。人。倫。師。表。垂。諸。史。冊。照。耀。千。秋。承。顏。表。兼。以。傳。辭。讀。之。肅。然。起。敬。但。天。不。憚。遺。彌。增。哲。人。云。卷。之。歎。耳。不。肯。遂。除。碌。碌。寸。長。因。效。引。退。難。言。忝。竊。滋。懼。未。知。年。翁。何。以。教。我。豚。兒。僥。倖。非。台。庇。不。至。此。伏。蒙。垂。注。感。荷。無。已。殊。卷。呈。教。鄂。削。幸。甚。臨。啓。瞻。溯。

孫侍郎承澤

秋。寒。可。喜。吾。鄉。之。災。貴。縣。稍。輕。家。中。有。人。來。否。知。因。宅。納。吉。也。出。署。後。乞。時。過。一。談。寧。兄。事。若。何。此。時。或。無。暇。及。此。也。不。盡。瀆。頓。首。
連。未。得。晤。為。歎。七。日。齋。中。論。著。小。譚。乞。為。約。譚。舟。老。同。過。前。評。宋。大。家。文。極。為。痛。快。欲。續。為。商。榷。野。望。

昨。校。定。晦。庵。先。生。極。其。精。細。已。一。一。改。正。再。以。第。二。冊。奉。覽。幸。即。賜。還。理。學。先。生。詩。晦。庵。下。惟。劉。靜。修。先。生。極。工。已。選。定。繕。將。完。矣。事。有。近。息。否。承。澤。頓。首。

久。未。奉。教。殊。切。耿耿。近。養。河。西。河。水。次。草。廬。尚。約。年。翁。小。譚。也。爛。麵。衝。衝。有。小。房。一。所。頗。堪。居。停。今。年。欲。蓋。中。層。不。與。人。住。以。西。向。日。者。言。宜。明。歲。敬。借。光。移。居。不。必。論。租。前。已。面。言。之。矣。不。盡。瀆。頓。首。

惟。老。年。翁。勸。勸。在。公。今。已。及。瓜。寬。大。廉。潔。之。譽。決。於。遠。邇。喜。可知。也。不。肖。近。來。閉。門。益。深。自。年。翁。行。後。杳。無。聲。然。之。音。故。懷。思。倍。切。非。可。言。喻。年。華。日。暮。而。嗚。呼。之。志。不。衰。諸。經。俱。有。註。解。現。在。註。儀。禮。五。六。月。間。可。卒。業。善。長。安。無。經。學。書。承。教。代。為。南。中。收。買。此。莫。大。之。愛。謹。開。一。單。乞。留。神。重。價。購。之。抵。都。一。一。奉。上。使。旋。勿。迫。瀆。此。代。候。願。言。不。盡。

法方伯若真

老。年。翁。報。命。榮。歸。竟。不。能。一。尊。奉。祖。道。雖。淪。落。中。人。不。足。齒。數。其。如。中。心。耿耿。何。弟。已。戒。道。矣。一。札。再。別。不。盡。之。緒。時。茲。夢。寐。附。問。候。小。奏。九。件。統。希。注。鑒。其。別。件。載。一。單。唯。老。年。翁。不。忍。之。懷。向。吾。鄉。諸。君子。一。致。之。感。德。何。既。瀆。此。代。布。不。盡。依。依。原。綾。一。頓。書。復。

說帖

原。任。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法。若。真。說。帖。伏。念。真。待。罪。兩。載。拮。据。萬。狀。盡。為。他。人。作。牛。馬。若。有。一。分。一。文。自。私。自。利。天。地。鬼。神。鑒。誅。今。離。任。之。後。代。上。憲。賠。賠。者。已。解。變。家。產。尚。有。一。二。未。完。無。可。再。賠。不。得。不。據。實。說。明。仰。求。部。大。人。金。前。司。自。行。歸。結。然。不。將。事。之。原。委。說。明。恐。冒。欺。罔。之。罪。謹。一。一。陳。說。一。郎。大。人。任。內。發。前。司。收。寄。黃。豆。肆。萬。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勒。令。變。價。解。院。復。差。內。丁。守。取。豆。價。因。年。久。內。有。耗。折。並。經。承。兌。貳。千。壹。百。陸。拾。柒。石。該。銀。壹。千。壹。百。捌。拾。五。兩。經。承。陳。容。無。力。賠。補。遍。揭。通。衢。有。繼。督。豆。商。之。語。污。蔑。不堪。只。得。借。動。庫。銀。墊。解。今。庫。項。無。補。無。可。代。賠。者。一。也。一。郎。大。人。任。內。積。欠。倉。米。貳。

千錢百陸拾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差內丁費冊到司。諭令改入新收項下。候發價銀。及至回京。價仍不給。前米缺額。只得借動儲米抵完。又令左書辦取去銀貳千兩。銀米俱空。今儲米部行變價。應完米價銀肆千柒百叁拾玖兩零。慮懸無着。無可代賠者。二也。一。金前司任內。陸年築月內。自領出庫銀壹萬捌千餘兩。至築年捌月。始買豆壹萬叁千石到省。久泊河干。及詳明奉郎大人憲批收倉。在船內即有霉爛。共計六千餘石。此時若勒買足報收。有失同官之雅。只得允從。使經承林植領出。易新債補。後林植身故。家貧不能賠補。軍需缺額。後官即勒令本司代賠。或在金前司良心不昧。不能不為措完者也。以上三件。皆遠年未完。並非本司任內之事。本司亦不付出結受代。今俱累及本司。淹滯江南。諒亦仁人君子所垂憐者。敬陳臺電。如會郎大人金前司。鼎言歸結。俾得生還。存歿聊結。謹說。

趨叩未得。謝為懷。前見鄭石兄。道及老年翁思得秦篆。弟有一老友。頗善此技。敬為製二章呈閱。儘可領略。不妨以所欲者。頻為示下。亦知此道之有公好也。何如何如。諸容晤布。不盡。制弟真百稽。許久未獲晤教。何日共移。鄭兄處。得借高談一日。耶。為望為望。前委大字。倩人勾出。其力不能如腕。聊以竟數耳。敬報命。制弟真百稽。

許久未晤。正欲受教。昨忽接家報。有傷心之痛。病不能支。實不能侍長者。但肅此代謝。非敢言辭也。謹叩呈。不具。弟真頓首。

昨趨望大喜。未獲晤叩。容再仰教。誨。吉聯博笑。小弟真頓首。

孤旅遠客。到忙。忙數晝夜無停時。以食客起居。皆身親之。廚下無一使。可了此也。適客去。得稍息。信手作數句。媿不能揚。揄大雅之十一。其若之何。幸老年翁裁用之。令叔老年。尚容。尚。不具。先此特報。並宥遲遲之罪。諸容面悉。不盡。制弟百稽。

別老年翁後。即以謁撫軍。作皖城行。得之郵筒。附作庭年兄札。恐遲其中之說。先遣使上聞。亦有一札致徐公祖。乃為弟交盤之役。祈其破格照拂。老年翁見時。當為弟致謝之。感徐公祖之恩。斯勤斯也。並祈老年翁代投之。統容歸去時。登叩不具。制弟百稽首。

錢塘雪旅。把臂言別。倏忽四載。其如此光陰。弟以不然之白灰。自不入春陽之赤管。老年翁先生。夏夏契刀。軒軒。而雪中。亦覺。江河日下。可惟也。亦可悲也。歎息歎息。自弟狼狽歸來。頓臥空山。炎涼萬狀。辛酸百結。欲再走長安。一番買老。仰二天之在。層霄。憐一介之有知已。老年翁先生。必有以指我於泥途。落落中也。秋暮漸寒。年歲不登。脂車無資。須之來春。可借長兒。同裝北發。趨謁崇階。以近奉截取之例。先具文投。費衙門。祈。玉之。亦以王。如年兄歸來。云。前。有軍機十八人。無著。落。後。此者。更無期。徒多。往返耳。且。戀。者。於。已。未。微。幸。後。即。循。廣。東。例。券。助。援。納。中。行。等。衙。門。本。年。十。月。初。即。題。冊。到。戶。部。因。執。事。金。提。塘。荷。派。料。難。至。今。六。年。不。給。庫。收。以。致。未。行。費。衙。門。近。得。龍。需。老。年。翁。大。力。轉。求。又。不。能。不。遲。遲。以。待。望。梅。俟。有。頭。緒。更。望。恩。先。此。長。鳴。聊。申。關。絡。統。希。慈。鑒。自。愧。空。函。尚。俟。晤。叩。不。具。小。弟。若。真。頓。首。抽。畫。將。意。有。如。晤。言。以。當。大。曠。弟。真。再。頓。首。

李開學之芳

日承枉顧。柯陽得領。殊慰飢渴。第以簿領塵勞。才獲一尋。青波仙奔之勝。良川闕然。山城蕭索。仍攜兩卷畫圖。輕舟。去。在。老。年。翁。雖。為。前。事。使。地。主。將。何。以。為。情。哉。清。秋。漸。爽。近。社。自。佳。西。湖。山。水。間。有。勝。綠。否。臺。座。東。邁。當。在。何。時。率。裁。奉。候。所。煩。大。作。及。物。色。諸。名。人。想。荷。留。神。統。祈。即。示。幸。惟。垂。鑒。可。勝。神。往。鞅。掌。戎。旂。屢。逢。虛。度。爾。然。疲。役。自。歎。勞。生。知。愛。如。老。年。翁。方。當。憐。惜。之。不。暇。而。亦。為。此。稱。觴。世。法。乎。仰。荷。殷。遙。佩。服。已。承。示。詩。文。典。贈。風。華。俾。弟。獲。美。感。何。如。之。諸。友。皆。屬。名。下。弟。願。見。有。恨。已。非。朝。夕。希。老。年。翁。代。為。道。意。湖。上。勝。事。如。常。不。無。倦。游。之。慨。便。中。容。再。致。之。別。教。當。俟。酌。奪。另。報。勿。次。勒。復。未。盡。縷。縷。班。師。北。旋。兩。省。更。番。駐。防。夫。役。艱。繁。十。倍。于。昔。小。民。竟。無。休。息。之。期。願。此。殘。軀。殊。增。浩。歎。頃。接。曾。教。得。諭。近。履。二。三。執。友。半。載。以。來。不。能。為。湖。山。游。展。增。色。且。人。情。奔。驚。久。已。悉。其。槩。矣。承。諭。當。為。留。意。必。須。來。謁。而。後。酌。定。也。林。生。抵。衢。自。是。端。謹。之。士。餘。具。悉。之。率。復。幸。鑒。不。盡。

前承諭教。勿次附復。應應典記。班師就道。比日近況。何似。二三湖山主人。不致寂寂否。甚為念之。前書所云。林生恐江干舟楫維艱。今特專人奉送。煩老年翁轉致。幸即遣發。日有碑版文字數首。欲藉商而商。久已懸榻待之矣。淳安留代。已即批行。率此惟鑒。不盡。

余開學國柱

費役旋後。又有兩函。未知何時可到。造船之說。既在外定。何衙門。此為可以自主。但恐船增一事。而別累不減。須得督疏兩分。題明就裏。如議自易也。自仲調年兄。以海內名宿。得屬淵源。大為吾道生色。適以乘見參差。未得首用。不獨我輩。他快。凡屬有心。莫不歎惜。頃因別有端倪。未便遽歸。其令郎家居。恐有照拂者。在台兄至性。關切。自毋事不佞。豐于耳。藉寄不盡。

客春小力南還。接手書。殊慰遠念。不佞沿途阻風。雨。仲春始得從廣陵。登車以北。過家兄滌陽署。知台丈有龍江之命。冀得中道便晤。茲因敵故友王雲川。諱子龍。藉候起居。敵友於先朝。為甯南虎將。臥龍圖乃其故里。滄桑後。泛宅投綸。與不佞結鄰。好甘餘年。而食貧特甚。此君重氣。輕死生。然不曉筆墨。不解逢迎。台丈當另設一等以待之耳。途次如面。弗既。

京國聚首。凡事正可商量。不謂不孝。自孽深重。遽抱大病。飲血南歸。途易星霜。綠抵家之後。親友叩問。遠近陸續。今夏如畢。且敵邑又僻處山谷。無從一寄問問。門下雅才練識。自是遠到之器。但登設之地。是非易治。物力維艱。慎交游。惜日費。此其最要耳。不孝志氣益敗。清華絕想。邇為先人無歸空之善地。早夜疚心。意欲稍遲起復。以襄此大事。未卜可如願否。當此聊當面晤。長安風景若何。有以示我。臨楮依依。不盡。開命之始。原擬中途可晤。不謂地驅相左。又承存注。至今為念。不佞於三月廿四日。入都。此月即可推補。銓部雖有復例之議。然局面闊大。頭緒繁雜。終成道謀。貴差較之別推。雖有豐儉之殊。安穩無虞。則勝他處。六七八三月。方是良時。但滿公極宜調和。大約凡事寬一步。讓一着。終得便宜耳。分遣漕船之說。即與司農商之。如有的着。另當遣報。王雲川之札。原非得已。高明必能體亮。日下家叔。又索有一函。奉候。亦不得

不應。輕重亦在台的。實屬親叔。自不得與王雲川同歸也。同門者已見。孫白張萬四兄亦已相晤。借光影矣。役旋匆匆。不及百一。役還帶有寸復。想久入台照。造船之舉。已行外議。但得在外酌定之後。方從內料理。庶有濟也。家胞叔諱允明。以從家兄濼陽署。便候台範。亦通家之誼。不可已者。昨已從別函詳切及之。台丈古道人。定不待不佞之長言矣。率奏如面。弗既。

杜別駕恆燦

周京舊地。文獻尙存。得老世丈輒跡及之。王風大雅。借道同人。真一時之盛。駸駸可千秋者也。承教大作。洋洋多風。得初盛遺音。且措法精妙。當奉為奕世之珍矣。瓊杯荷愛。莊生謂不材得全。弟知懼矣。并敬謝教益也。何日命駕牛頭寺。為十日談。弟掃徑以俟矣。復顏世兄同胞。三原道弟。杜恆燦頓首。

司左側一小樓頗深。非酒家也。弟已攜尊卷在此。踟躕不敢遽勞。至北門矣。昨書如抄。竟付小力也。弟燦再言。

竟日論文。又得縱觀與府會城中。如此清爽宜人。事未嘗有也。太上感應經。乃弟從春月刻成者。以紙墨之資。尚須將伯。遂不獲盛為傳布。謹奉一部。為旅舍寓目。未審可呈覽於先生長者之前。命工印施乎。刻板見在省中。印工處矣。西果二種。并志寸心。榮發何日。今日尚過我耶。不一。弟燦頓首。

孫舍人枝蔚

昨一友邀飲秦淮舟中。至夜方歸。歸後因乏使。不能復至。符寓。聞有事相商。是前所託事否。讀大著。玩味不忍釋手。延年庭誥。之推家訓。後未易多得也。特奉還。前拙稿亦望歸下。弟枝蔚頓首。

拙序於蠟冗中成之。苦無佳語。又重違台命。謹書上。病人滿床。醫不離門。聞先生將行。竟不及一握別。幸惟鑒亮。修翁先生大人。功弟枝蔚頓首。

應博士搢謙

前承命以行樂贊見屬。時無印章。又僕人甚小。懼有失誤。不便領歸。今作一拙言奉贈。聊致其意。不敢塗污尊卷。以取罪戾。唯先生一笑置之而已。搢謙再頓首。修翁先生大人門下。

像贊為修來先生。錢塘弟應搢謙具草。

應處士應

敬啟顏先生閣下。伏惟先生。復聖之象賢。斯文之樞斗。得誦先生所賜樂圖集。籍章之際。想見其人。前奉命家君同沈吳二世兄。恭叩臺端。并附上九容箴。拙文四篇。求政。今早同敝友走領。適有客在室。聞人難於傳命。不獲望見顏色。悵然空返。拙文如蒙先生不棄。而賜之教。乞示期走領。敝館在衍街巷內。去竹寓咫尺。謹佇立待命之至。修翁顏先生大人執事。年家期晚。生應處士頓首。

吳處士懋謙

余客遊曲阜甚久。因得交修來。時修來弱冠。才鋒地。避舉。便令人退三舍。日同其大阮石珍。倡酬不啻百餘篇。暇相與贈詠。孔廟禮器。悉弔少吳元公之墟。極一時友朋歌咏之樂。修來每出語。必驚一座。余心儀之。而心懶之。贈詩二語。有君才方駁。余意已沉冥。然修來靜穆。不輕言。後舉進士。權稅龍關。復遇於金陵。適我友愚山。出其南苑。從詩八首。兩人讀之。瞳目歎賞。爽然自失也。浸淫有年。陶治成集。而見其五古之雅也。七古之雄也。五律七律。七絕之精。以練也。沉着痛快。壯采驚人。如隴西之射。飲羽沒石。平原之書。透過紙背。字字從古人中來。而又字字不從古人中來。東魯風雅。代不乏人。荔裳淹通。阮亭英藻。方之修來。之沉鬱偉麗。真堪鼎足。觀止矣。雲間吳懋謙序。

日來腸紅甚。腰痛不可忍。不得入城。殊為相念。當事歸。別有。弟有小影。求題像贊。俱欲意中人。先生文章品望。為海內第一人。不可錯過也。上與旁皆可題。惟尊意。修翁先生。教弟謙頓首。

吳徵君農祥

韻可省矣。如何如何。樂翁長兄。先生教弟謙頓首。

一病杜門。幾不能見我故人。同人為弟危者。十且八九。如此暑天。躊躇難幕。向未出戶。今幸庇稍進。食。接教。知念弟深矣。聖湖白雲。縷縷清步。諸同人當一一致之。詢使知遊況。頗佳。慰快之甚。俟秋候。獨室望早桂新開。以奉言笑。弟一小序。會刻否。如刻。寄幾部來。并有懷弟詩否。修翁先生。小弟謙頓首。

翁老先生老年

張鍾會飲圖呈上。恨筆粗疎。不稱戴原本耳。如可塵雅玩。留為鎮宅為荷。謝生老矣。乃能為老先生圖此。二册。抵掌相對。不辯為三太傅衣冠。謝郎邱整。俱兼之矣。老先生必自有題拂。當和其後耳。弟謙頓首。修翁老先生老年。翁老先生大人。

讀樂圖集知作者為一代之詩人也。開卷多樂府古詩。翰然壁立。吐語高深。已坐百尺樓上。酒酣晚八梅。俗物都茫茫矣。至於命題有意。憶古情長。感物悲歌。一倡三歎。古體之渾灑流轉。今體之秀逸絕塵。含情深厚。讀罷而几鏡間。尚殷殷留金石聲。安得不以此事相歸。顏先生樂圖集題辭。金陵紀映鍾頓首具。

丁郎中書

昔人稱孔北海為先達。而其文特高。雄視漢代。詩皆不與也。詩獨推子建。正平。甚矣詩之難言已。從來論詩家。侈口以古風方漢魏。近體追盛唐。然終歸描頭畫角。愈趨愈下。造建安慶歷之堂。與者寥寥。若星焉。余且老。懶作詩。問作亦未必佳。嘗欲得海內雄材。沉博偉麗。獨踞一代之上。竟不少覩見。讀樂圖集。不得不於先生歎服。也。樂圖集詩評。弟丁澎樂圖集。

張處士彥之

鴛湖王書城兄。精於星學。與李庵宏軒梅巖。俱舊交。仰重老先生。令範特過。奉謁公祖父母。聞一噓揚之。彼叨庇不淺矣。修翁老先生大人。年家眷晚弟張彥之拜。

范進士鄒鼎

老年翁文章聲氣。夙甲海內。弟於蓬蓬間。作南豐北面者。既十年於茲。未之役。喜依末光。得慰饑渴。未幾匆匆言別。夜明總欲滿把。擲而不才者。當面錯過。可奈何。頃見老年翁讀書鳳閣。稽古龍蟠。此一佛六押。昔人所深賀也。宰相判官。真不愧王佐家風矣。每欲相羊左右。以道阻且長。適因家兄出遊。聖鄉。敬此代候起居。附小刻求鄂不悞。

王給諫曰高

賤遠教範。再易寒暑。雲樹之思。時切寤寐。老年益以清班之選。暫膺擴關重任。聊展經濟鴻猷。此乃幾台宅授之先資也。欣企欣仰。迂拙如弟。自給假歸里。久戀山林。未獲通候。茲將入都候補。特令小伴。隨賀年兄南來。托代叩新祉。不勝附將。聊申輅悃。惟冀鑒涵。小刻奉覽。臨頌神馳。

史編修鶴齡

分袂條已半載。秋光清勝。想龍江煙月。盡入詩囊。殊不苦於韻地作勞人也。頃接手教。深荷遠注。停雲相望。正有同懷耳。使旋匆匆。藉復餘情。莫既唯鑒。不宣。

吳太傅正治

祥琴在御。景福維新。屈指還朝。掃榻以俟。乃接手言。尚稱良晤。可勝悵惘。然金風薦爽。履坦非遙。握手燕山。仍依依在旦晚間也。望切望切。不肖年復一年。總無善狀。惟是湖南底定。敝鄉已稱寧宇。六十老人。可以仲長林豐草之計。統俟知己到日。悉此衷曲耳。遣使言旋。草此奉承。復不盡願言。臨風瞻企。

屠尚書粹忠

別來迭更燧火。雲樹之瞻。時勤寤寐也。老年豪鴻才偉。望為當守倚重。邇聞靜攝。舉朝引領。未審何時命駕。以慰蒼生也。家叔事頗未已。悉左右。不敢多贅。但積弱之後。無能驢振。大急小絕。所由來耳。承老年章。

加意栽培。雖弗克如願。而恩叔姪。嚮銘。甯有既哉。亦惟有調和一法。作就地文章。庶直捷了當而已。不盡縷情。容圖備佈。揮汗率復。神與格馳。

李處士日景

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渡江。直至本月初三日始得長發。曾留數行。令小奴投上。不識入清覽否。弟自初十日抵滬上。一路為風寒所中。舊恙復作。臥牀又三二日。地不過三百里。別不滿半月。回望歎光。宛然天際。當不知如何之久且遠也。弟由都下。方回里門。返樟江寧。想又是報命之候。龍江月色。渡口濤聲。不識擊杯摘韻時。亦念及白首李郎。悠悠行路否也。豚子寄寓江干。吳鄉孤旅。所謂窮人無告是也。為祈老親翁。曲加青拂。深感長厚。病廢餘生。一日不康。滿整。決不敢負高誼於雲烟耳。料老親翁。兄登。軫念梓里。必不忍腹置也。聞有觀風之舉。此江南諸士子之幸。所託陳奮飛楊芝二生。并童子陳玉書者。萬望推分優列。榮感不啻弟身之矣。承惠詹父母一函。到即致之。極承深款。弟已將太翁任鳳陽縣事言之。渠忻然樂從。即新守劉親翁。弟亦力託。亦為唯唯。老長兄幸速令人來學中。遞呈。以副至孝。行迫率勸。諸維心照。臨池不盡縷縷。長至後五日。弟景再頓首。

弟廿二日確行矣。昨匆匆走別。未盡所談。來春返京。想又是老親翁報命時也。人生非塵鹿。何能久相守。洵夫所請教之札。不識便於相託否。侍教數日。確拙之性。或老親翁所稔知。非敢借一字。作山水遊人態。倘蒙酌發。亦桑梓厚道也。卷册三件。係王生求售者。送覽。尚有畫屏二十幅。容過小寓取看。向拙稿便中。查擲。諸不及。弟景頓首。

昨匆匆以小力四出。簡篋為恨。惠函領到。存之筒中。相機投之。若可不煩當事也。仍當郵寄。然老親翁舌上蓮花。已鏤肝刺骨矣。佳箋拜領。快甚。隔蜀之求爾爾。一笑。中書若適值乏用。更感分惠多矣。昨所云寫字之王生。曾於江寧管糧二處。以他事夾責擬罪。恐老親翁不知其來歷。特密聞之。如欲令寫楷字。差費役送之。寫去相接。恐不便也。分俸極感至愛。第尊署清寒。祇有心領而已。今日尚有一席他出。若天雨則不能渡江。又在明早矣。率謝不一。弟景再頓首。

趙太常嘗

昨緣便鴻。附上八行。想已達吾年兄台電矣。賤恙至今尚未全復。皆以人情之薄。所遇之窮。鬱鬱使然。趙如松甚可用。遣价去。年兄與周年兄。望石商行。知年兄骨肉關情。不待多贅。去价口裏可耳。

別我年兄。不覺半載。弟即年兄。勿須再囑也。六月出都。炎暑馳驅。一路感瘧症。直抵三山未愈。昏眩中。扶掖入閣。幸仗庇。所披皆孤寒知名士。撒棘之日。歡動城市。捫心自慰。庶不負我兄知己之望耳。卷隨後即到。弟尚有小价去。諸可心照不贅。趙如松甚的當。孔老親翁。推吾兄之愛。不曾骨肉。謹此并問同署諸兄弟。隨後即有人到。年兄且勿道及可耳。此番文頗堪觀。年兄須盡力譽揚之。

鄭山人篋

皖邸餘閒。屢得聆聆。致生平至願。何樂如之。春歸。過尊寓。擬別。日雨尋山。二日始抵浮渡。山不甚高。而

巖洞寒集徑不深。而松篁陰翳。有關有廊。有橋有廡。皆是天然。不假人力。週遭不過十里。而邱壑無盡。茲山僻在荒陬。游人罕至。宋歐陽公往訪山僧。遠公者。山自茲始闢焉。山徑有三道。由華嚴寺入勝。始得綱領。寺僧號山足者。乃青原首座。瀟灑有致。脫俗習氣。凡入山俾之為道極佳。老先生掛瓢江上時。由王家全。不過半程可到。幸勿以紆道失之。晚篋敢勸。願前出山。由陸路至廬州。三月廿六。始得歸里。不意金斗程焦六先生。亟欲晚篋相會。遣價追至江寧。篋因其誠懇。不能固却。今將復往矣。前領老先生諭帖。已付記室矣。今因盛使來皖。便鴻附候。容面不既。臨穎易任瞻馳。

翁尙書叔元

春明拜別。寒暑再更。鹿鹿塵盆中。遂成疏節。然瞻戀之私。無時不依座右也。叔元本無識知。奉命來此。畏懼滋甚。出門後。擬遣一介。祇候與居。遂巡未果。乃好老師叔手書慰誨。兼荷隆貺。遠煩。慚感何極。貴鄉人文之盛。實甲天下。前列諸篇。自謂得未曾有。榜發後。會城諸當事。皆承謬許。謂與口翁然。但不知都門議論若何。大約兢兢此心。可告天地。餘非所惜。惟才短識薄。或有遺珠。無所逃罪也。老師叔一代鉅人。衆望咸屬。幸不惜齒芬獎借。曲賜包荒。則感頌名德。永仰不朽矣。盛惠對使敬。率泐謝復。統希垂照不一。老師叔大作。近今以來。都無此種手筆。不朽盛事。舍此誰屬。續示十三篇。方焚香盟讀。少寬四五日。便當奉繳。承諭序言。實不能繪畫日月。或有思路可尋。當勉綴數語。不敢必也。先此復不次。世侍生叔元頓首。

高太常層雲

曩者素車東指。相對密衣。惻愴離情。較尋常分袂。為更切也。歲華荏苒。兩更寒燠。想老世叔先生。松窓讀禮。著述尤多。且知牙耕即吉。不日還朝。肅迓前旌。矜傾積愆。其欣慰為何如耶。世晚鹿鹿無成。旅懷蕭寂。前雖濫登薦牘。正恐素無根柢之容。未敢妄邀非分。近復議開史館。則朝夕從事。不幾束細腰乎。大抵隨行。一為與試。以了此一局已耳。別論自當為知己者效。想舉望風。欽有無藉於鄙言者矣。使旋藉復。不盡依馳。

梁相國清標

潞河猶九席間耳。馬首一去。邈若山川。神湖雲亭。倍深勞結。昨偶至闕下。為俗緣所困。片晷不得自由。乘閒欲一觀清揚。乃竟未能適願。旋為敝吏促歸。遂不復晤。殊快也。二箋奉繳。冗中捉管。拙過巴人。如何如何。二老先生。所叱名荷。晚層雲頓首。

顧氏家藏尺牘 卷一

二七

也。竹疏請展期。亦無可如何之計。幸年兄主持。使竟其局。造福士風甚大。且足為各省學使之勸。雖與定例不符。但今日破例之舉。亦不少矣。似不必膠執成說也。何如何如。解子家兄之及門。然亦公論非私情。并望轉致意勞年兄切切。

家弟荷令兄年翁之知。佩易可喻。茲又有鄉試敵同年金榜者。令江右之南豐。丁憂已久。任內經手未結。竊留至今始歸。服闋起文赴補。其遲延之由。文中已詳。恐貴衙門或有苛求。望門下主持。其人貧窮病困。沿途持鉢。始能北來。不能他行役之欲。明矣。所恃仁人能原其苦情也。不盡。

駱屯庵尙滯江都。聞經手無甚葛藤。而新命不接交代。向不佞曾面言之。未審何以留難至今。昨有字來。求門下草數行致之。且夕即有公車者南回。望付一札來。切囑其早令電庵歸里。亦仁人孝子錫類之義也。餘不一。

際隔兩經寒暑。停雲之誦。曷能已已。遠煩注念。寄以德音。知苦蘆平善。慰懷可言。又見書法益進。酷似趙承旨。光棍門下里居。勤於學問也。轉曠即吉。俟握手。至見示家傳志銘。讀之析慕。如觀麟公年翁風烈矣。扶溝上蔡二令。前已面致撫軍。草草附復。併謝不宣。

歲月不停。別遂三載。令弟及使者。兩寓手書。適值不佞有炊白之悲。福過災生。幾斃子影。衰遲遭此。殊難為情。致未及與令弟年兄一敘。情好。至今忽忽未能釋也。幸聞即吉非遙。握手可待。但迂疎如不佞。或且晚拂衣。又阻良晤。未可知耳。吳越之遊。此時亦頗不易。吳撫吳集。已草兩函寄上。吳藩昨已有先之者。越撫因舍姪在其部下。屢有相煩。不便又瀆。統惟心亮。承示詩集。甚慰渴思。近體尤望惠教。哀冗中。草草不盡。願無辱雅。併謝。

十餘年來。三經悼逝。即奉倩安仁。無此慘酷也。自傷命薄。聽之微音。若太上忘情。未能幾及。煩門下手。暗篤致佩之五中。屈指銜車。脂轄有期。何復以足疾少稽。幸善攝早瘳。即圖就道可耳。扶溝不善作吏。中州人皆知之。今未審評控何事。問來使答以不知。王子厚云。此事已久。然究竟茫然。奈何。容另思所以致之。恐不能終保無虞也。臨筆馳切。

僕迂疎無似。謬躋崇班。十餘年兢兢自謹。恐負先帝之知。而才術短淺。無善可稱。積罪叢愆。宜膺譴罰。歸里之日。荷諸兄古處之誼。榮施道左。戀戀逐臣。伏處田間。已將一載。未嘗不服膺高雅也。前聞選入中秘。深為忻躍。此席在今日。稱仕宦捷徑。所至正不可量。惟門下勉之耳。此慰。僕固陋不文。拙集實為災木。近已置筆墨高閣矣。門下之才。可並驅歷下。白雪樓當不專有千古。望示新篇。以破山中岑寂。切切不盡。

里門三歲。時念故人道。且長。停雲曷已。中秋後。勉驅入都。一拜闕廷。前度劉郎。觀桃如舊。而自顧年屆始衰。頗毛種種。髮患之後。智慮摧頹。雖逐鄉行。已不堪世用矣。京邸冰霜。仍如羅雀。幸及門數子。每相過從。獨門下遠隔江關。唯頻晤仲調。白年兄一談。適定如面對耳。茲辱翰教。具悉雅注。金陵有漢仲謙。善製小竹器。為文房佳玩。其人已死。其器尚有存者。又見近人製小竹酒杯。亦雅。望留意。各為購數種。亦齋中譚諧之助也。草復不及。縷縷。

顧氏家藏尺牘 卷一

二九

嚴侍郎沈

別來忽忽，遂已月餘。離索之日，倍覺其長。人夢之途，彌增其遠。頃本手教，忻慰均之。訊來役，知道履佳勝。乍晴天氣，興趣更多。僕一暑蕭然，喜無庸事。儘可讀書，所恨精已銷亡。惜不記，整日埋頭，都無所得。可為知己告耳。來人述論，日內正在胸次。選來計非枯墨，可達。初十後，當一入都門，共計之。率復不盡欲言。自到潞河，整日與樂裏為緣。偶一入都，即困憊而返。未圖良晤，深切惓惓。茲有啓者，鄉試做同門之子。遭家多故，流離不堪。今幸貢入成均，教習已滿，得考一正印。則其一家尚有苟延殘喘之望。僕生死關情，不得不為呼助於知己。伏望俯鑒微忱，不同泛託。并非不肖私心。上累清聽，特為垂憐而援引之。感且不朽。倘在同人案頭，亦祈特為轉致。賤體小瘳，即圖泥首。伏枕草復，不盡欲言。

北地早寒，秋風加烈。適館未謀，禦冬何計。言念旅次，不勝怆怆。祇願闔為憐切也。新詩高渾，讀稔。真得黃初以前風旨。近時作者，拾人牙慧，使付流梨。而宗盟風雅，未布國門。亦詞場憾事也。故以薄俸為倡，望早授詞。用慰同人。至切至切。弟沈頓首。

勞副都之辨

分袂忽幾三閱月矣。想念之私，與日俱積。老年兄近況，必倍獲清勝。弟迂拙性成，別後絕無佳狀。唯存一矢公矢憤之心。無懈屋漏。而閣中任勞任怨，種種非筆所能盡。撤棘後，地方諸公，因王師移鎮，奔命不遑。感吾輩一差，真屬贅旒。即往例，又格於廣文諸公，靜候匝月，稍有成緒。然幾減半矣。弟刻下暫返里門，抵都之期，當在仲冬。先令小价輩，於諸先生處，稍展寸私。凡望年兄鼎力，一概包荒。感何如之。但小刻攜帶為艱，已會一肆中，恐一時未能入手。並祈婉言，先為道意。劉潛老處，亦有小札致之矣。前所委尊函，已面交爾老。但此君未知何以作報章也。當此佈懇，臨緒瞻切。

霞灰應律，綠線添長。正老年兄新社方升時也。憶初夏奉擾佳園，快領廉教。轉盼又逾數月。弟每思捉筆苦吟，為香壇別圖。作一首唱。但邱壑烟霞，弟亦有此鑿鑿。見老年兄金昆玉友，獨享此清福。不覺夢寐神遊。第恐風塵鞅，率筆了此公案。反令泉石笑人。故遂巡邏，抽耳。刻下三年之局，弟已報竣。雖當事者，亦有雅意。但弟從來時命自安。且捫心亦無善狀。承知己注念，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奉祀三詳，俱已如命。迭發想替花釋奠，可不誤佳期也。賦讀全集，係弟三年心血所存。秋闈獲售者，大率前列居多。謹以一册奉政。又一册，乞致令兄老先生，均望有以教之。承惠多儀，謹登一種，使旋附謝。不盡瞻戀。

承乏三年，備承教益。勿勿南發，離情別緒，緒墨難宣。至弟守拙才疏，當事之知，已屬過分。何敢萌一毫妄念耶。承諭嗣生，謹如命頂補。諸生衣頂，近奉部文，通行嚴飭。新歲總未批發。既承來教，詳切當留。至交代前商，所以報命也。台愛重疊，附謝不盡。

董尚書訥

拜別時，過承至前。臆篤成深五內。雖身居天末，無刻不神馳左右也。弟冒暑長征，曉夜馳驅。所過崇山峻嶺，皆人烟稀少。行路維艱。詎意抵滇，人情大變。皆外柔內險。落落難合。藩王既不照拂。地方毫無情意。屬

備萬狀。去國懷鄉，不敢為年兄盡陳。恐增年兄之遠念也。弟仰年兄為泰山北斗，望於格外周全。弟不敢忘大德也。不勝將意。托孫太夫子致上。幸賜涵納為禱。別論已多方求之矣。滇南無可取者。先托人於湖廣覓之。料自得當。必不負委也。諸夫子及諸同人前，皆不敢空函致候。愧悚無地。年兄晤時，亦不必言小力之入都也。敬候近祉。不盡神馳。

別後忽忽居諸，星霜兩易。每憶向時，共商風雅。攜手相過。何可得也。邇來長安寓邸，於況蕭屑。竿履久疎。乃辱瑤華先及。知年兄近履安和。讀禮席苦。孝聲洋溢。式於井里。傳諸京國。何快如之。青鸞絮酒。方以未得趨叩為歡。復蒙齒謝。益增愧汗。天氣炎蒸。尚惟節哀強飯。以膺景祉。臨風裁候。曷任翹依。表傳領訖。并謝。

喬侍讀萊

同年同官，又復同志。四載長安，樂數晨夕。真極友朋之盛事。至於雲誼種種，感入心脾。雖襖被而依戀左右。實未去懷。外日遣使過歸，有失修候。不安之極。至今猶耿耿也。弟歸里數載，塞道橫逆。疾病連年。又值先君大故。不但形神皆瘁。亦且通負如山。非故我矣。奈之何哉。以至一切疎闊。雖至好如年兄。亦未得一申積悃。真無復人理者矣。近知年兄亦讀禮東山。理合旬旬奉唁。乃以縮地無法。不能如願。罪狀何似。祭章引意。惟鑒宥之。刻下聞舍姪自孟縣歸。取道東平。途爾被盜。亦不幸之極矣。而當事者。反以打詐為辭。希圖諱盜。真亦無良之極矣。青天白日之下。稍有人心者。忍為此乎。幸賴年兄力主公道。加意照拂。弟可恃以無憂。而高厚之愛。銘之五中。沒齒不忘也。當力奉謝。但此事已至於此。誠物未可必得。不如捨之。但得脫然速歸。則佩台愛更深矣。一切皆恃福庇。非筆所能盡也。臨池北望。神與俱過。恭候孝履。禱年春弟喬萊拜。

骨肉兄弟，離羣七年。饑渴之思，如何可言。屈指今秋，定當聚首長安。而東山絲竹，何久懸耶。遠接手教。深感注存。弟以謂陋。濫叨曠典。所借者，升六不與題薦。較門薦而不試。椒豢試而不得。若子綸則可得。可不得。無甚關係矣。年兄山居多暇。著作益富。何不賜教一二。據日升六言。年兄欲索同人詩扇。敬以五扇奉寄。拙刻附覽。近以試事。勉力學賦。尚有賦稿數十篇。目下授梓。容另請教。鈔費日新月異。深望年兄主持。幸垂至為快。令兄老先生。何日可到。近有論俸之說。似亦不宜遲遲也。郭子抑已從水路而來。尚未到也。使旋匆匆奉復。不盡欲陳。臨池依依。

何中書觀

不奉教言，忽更四載。闊別之衷，與時俱積。拜承手札，如映玉山。愛惠鴻篇，及篋上新作。齋盟三復。煩襟頓滌。殊倍於空青在握。豁我病眸也。訊使者。知年兄即吉以來。道履嘉勝。日與竹林林樾。怡怡一堂。自多樂事。淹塞如弟。杜門數載。苦狀百端。不意中復遭牙角。近雖彼僥倖。甘為輸服。而結局尚不知何如。亦亟思赴補。但資斧不充。未有定期。我年兄榮補在即。不審能勉力為尾附否耳。近稿書便而請教。非敢以燕石而酬隋珠。亦用以誌別緒也。盛价事。悉之其人口中。佳箋如命復上。但段友久患癰症。不能捉筆。殊為

憾事。如何如何。四年伯大年兄不及專函。統希叱致。弟觀頓首。
 遠承年兄及諸年兄遺奠。祭被致存。鏗刻之私。百感莫悉也。仲夏過河。假榻高齋。日侍年伯杖履。並領
 四年伯暨大年兄提誨。誠勝十年面壁。每道及年兄分香帝座。不啻天上人。若弟泥首風塵。前途若漆。正
 不知稅駕何所耳。癸卯拙卷。久以飽蠶承論。勉索一册呈上。書稿皆為覆瓿之用。不知尚有存者否。喪次
 不暇搜括。容過此檢出。馳獻也。貴長班至。以荒僻故。殊深轄製。統希鑒原。舍弟囑筆致候。與居並謝。存注
 餘情縹緲。尚容嗣布不盡。鳳凰池上。定多佳什。便中寄示一二為望。

孫少司馬光祀

朱嵩老鄉賢。寄到此。朝野之所推重。年兄之所熟悉者。乞鼎語轉懇劉潛老年翁。賜之仁拂。想自樂成其
 美。不佞仍當親趨鳴謝也。草此奉瀆。諸容晤頌不一。光祀頓首。

山公缺速。皆出年兄妙用。大為快報。但無人乎選司之側。恐無留心催促者。今早啓奏。又未見漢官。想年
 兄必當尋常事託之。乞再代致鄙意。一囑。求其早移詢。則佳甚矣。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敬問錦囊。想大佳矣。今有商者。此時正甫滄海。係在第一第二。可得之於最早報滿者。昨淡菴來說。乞年
 兄即作一字。與楊公祖。只云早報滿。最便宜。在十一月初旬投册。稍遲無妨。據貴衙門定例而言。自可
 信從。不必言及正與滄之說可也。倘得今晚賜下。與滄一看。再交提塘為便。此滄所懇求而深感者也。候
 候。

自遠教益。忽已年餘。不佞此中忘年之友。茲重諫臣而外。闕無其人。每有緩急。欲商情。適欲語。環顧四旁
 無由可道。胸臆間事。嗟懷年兄。不能不增離索之感也。不佞客春。以官益已盈。時局中無着足處。冀欲息
 踪田里。引例言歸。而獲上未能。徒滋罪過。今惟隨俗俯仰。耐此容容。然而桂珠之呼。時復相累。公私之際
 況味不佳。計年兄明年春夏之交。便當脂車入春。庶藉以澆懣積。言念為勞。蓋歧予望之矣。大維倖
 售。皆明大庇。遠承佳祝。感何可言。敬此言謝。兼候孝履。捧瓶手翰。書法更覺精進。秀逸之中。結搆森嚴。點
 畫有姿。正側有勢。造微入妙。可以名家矣。珍服珍服。草此布衷。不盡欲吐。其已復令兄者。茲不復道。以當
 言者。不必再及也。諸惟心照。真切真切。光祀頓首。

去歲承特使遠涉。重以贖。金石至。誠感佩弗諼。念年兄即吉在近。日望車騎。早入京華。計夏間可乘光
 霽。忽接手教。若晤言。詢令兄年兄得知近履。為之流慰。若南遊亦事之可行者。但入都亦似不可太緩。
 近日人情涼薄。時勢又復不易。恐往返三五月內。未必能盡遊興。惟年兄酌之。吾鄉苦逢較歲。今遣大臣
 賑濟。恐又多一番支應。未必有救于饑荒。聞雪後糧價頓減。或民心可以少安耶。命草三札。奈兩輔俱無
 交誼。一兩寄之。便升。亦不足為年兄重也。勿次奉復。兼候闔府納福。并祈轉致大年兄。及令叔年兄。道馳
 切之意。吁惟心照。臨啓惓惓。光祀頓首。

日來切望年兄至京。冀得良晤。同心互相依倚之私。今聞脂車未果。恨款始不可言。想業已轉假。自當
 有數月之留。明春北上。似無容再計也。今省中上編檢較俸疏。此翁寶林倡率博學所為。令兄世兄不知

前俸多少。如早到。尙可在博學之前。若來緩。則坐讓三四十人。如之何其可也。今年吾鄉。海河
 同時被斥。不但齊魯無色。抑且正人短氣。不佞區區老僮。其僅存者幸耳。歸去無策。此中又落落孤立。資
 斧之計。亦日漸減。正維知己。指示商榷。以破不寂。即煩轉致令兄。當命駕過來也。駿聲已請告。此時臥
 雲在彼。不佞即當於家函中。囑其訂交。想到時。必肯照拂。度不減於駿升也。扶溝尙不知其事。容寄懇子
 濂。可耳。拙書附笑。草草布復。并候福履。統惟心照。馳切馳切。

別後忽近一月。輒有離索之思。世兄入佳勝之地。想更添許多興會耶。貴門人途作榜眼。舉朝羨其丰姿
 真為可喜。若非有人稍梗其間。已為狀頭矣。順羽奉聞。并候新祉。法黃老先生。吾者大賢。可以言交。其餘
 同鄉之為監司者。未可輕語。肝膽也。有一帖。欲寄楊鄂州。彼到任。聞在四月初十。煩世兄早覓便羽寄之。
 再作一札。更妙。廖合章忠厚有餘。罹此無辜。殊為可憐。偶念及之。故以為此為意外之道地。不必令合章
 知也。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世兄榮發後。計日抵珂里。循定省稱家庭之慶。計日抵金陵。攬雨花秦淮之勝。甚為此行稱羨。然風晨月
 夕。同人離索之感。亦不能不繫於中也。晤行清徐公祖。想歡然慰故舊之思。法黃石先生已謝事。料情況
 寂寥。不知交代有甚葛藤否。甚為念之。世兄早晚相見。時為不佞道意。貴門人為學山年兄讀卷。同心共
 讚。遂得大物。誠為可喜。張兄亦三立卷頭。雖諸君所核。故稍後之。然而亦不低也。此中事亦平平。艾長老
 及敬師同入少宰。滄餘為陪。亦增吾鄉氣色。然忌之者多矣。貴房卷已見惠四部。謝銅事宜商榷至妥。
 一則滿公情願。一則衙役不爭。然後可行。如欲行之。先期寄信。以便預籌。可託之人也。購訪廚役。夫婦更
 急於了。惟留神為感。晤敝館師馬夫子。其意何如。不佞字中。微有所言。而語不甚明。不知解否。昨季滄章
 召對。又肆雌黃。亦不知其聞之否也。附懇。江寧有一守備鄭建功。係一表姪。昨見報被參。恐無一相識之
 人。乞稍稍照拂。倘得稍輕。感勒無量。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昨貴班役之南。付數行候與居。距此數日。不曾記號。今尊札有號。甚便也。所云先一字。尙未之見。榮任之
 後。當與滿洲意氣相合。而又當使之有一種敬服之意。而御衙役。則更當使視之與滿不同。於正大中寓
 精詳。不能欺蔽。則關務易辦。政譽益翔矣。何如何如。銅斤事。使舍親略買。大約亦得八分。此係偶收。不知
 將來買成否。故不敢多買也。滄臺回信不多。卻無清數。不曾復問。埃有確示。始敢實布置耳。寶源尙未停
 仍有此意。但終無確說耳。徐公祖留意可感。意者其在冬間乎。彼非而此叙。亦望世兄之留意也。兩口廚
 亦求留意。貴宗家報。即日送去矣。如晤督。不為密語則已。若欲問在上前。妻非之人。則滄輩者是。彼昨又
 言一次。所揚者。淮帥蘇馬。而抑者。吾師。不可不防也。如不密問。則不必言。滿性多疑。恐反為無益矣。一切
 事宜。統候手教。遵行。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前貴班役及差。上回音。想久入清覽。得貴宗處。送到手教。藹如面語。慰慰。所謂稅尙未多。此中詢之知者。
 云四月至十月。乃盛時也。龍江造漕之說。昨問高弗若少司空。尙不知其事。亦未別查。近有兩次字問。施
 東老。迄未回示。銅斤清數。昨其令郎見拜云。即有亦不多也。金陵江山秀麗。可助詩情。佳味必多。可擇其

最關風物者相示乎。西清諸君。近況平安。已致世兄相念之意。惟內升不果行。而鄰老又新與柏公為大敵。勝負殊不可必。將來諸君。日在其耳目之前。是以難處之局。配瞻兄在鼎甲中。聲譽甚佳。又甚篤淵源之義。皆推台分。誠爾丈下高座也。想間中尚有臨池工夫。楷法已精者。不宜間斷。似新宜肆力行。草訪問佳帖。不妨多購也。草草奉復。再候近社。馳切不一。光視頓首。

月餘無往來之信。懷思甚為馳結。得一手書。欣如對語。偶恙而愈。定復大健。計此時來商鱗集。公務之暇。領略鍾山淮水之勝。賦詩紀事。誠足樂也。徐公祖至誠君子。知其必為留神。所煩婢廚二者均不可少。廚有婦。始為可久。良是不妨緩之。總是世兄還京時。帶至為便耳。尤老為人無情。大不可交。慮其誘甚。亦不可與深言。且不宜以脫略取忌也。鄭弁之弟。既知吾輩之厚。恐急難中。有稟相通。宜諭令勿然。形迹不可不慎。相機暗中一為之足矣。買銅無多本。僅發二百金。算來竟在八分二三釐間。不知購者虛實若何。且其中康熙錢甚多。除此餘錢無幾。可奈之何。若鎔之。則其工其地。又費商榷。東藩存銅。不及萬觔。其餘皆辦買之數。恐將來衙役。怨不經手。於交局時。通同駁勒。俱應預為籌度者。水脚向未未知所需若干。此已買之銅。乃京內外價。尚未試吾鄉貴賤。大約不佞自揣力量。可任三四萬觔。多則不能。其買銅批文最要。所託者非一路。須各付一張。始不虞盤詰耳。近貴宗藩伯。先施投交。其人經濟才也。草復兼候近社。馳切馳切。光視頓首。

買銅之信。前已寄去。記係前月。想此時將到也。寓京數年。始得循補。非補後則不能謀退局。故爾擬等若此。不知者。以為難退易進之小人矣。言之可發一笑。承遠賜。感謝誠謝。銅限定報滿後。兩月全完。立法甚嚴。今鄭澹菴被參。正在此講說。甚苦京內外。全無採買處。昨汪若文已完。運脚價遂致至每觔一錢。亦係自買。覺其太多。俾前所收銅。約每觔八分二三釐。開藩司原價。亦有八分。尚未問其清數也。將來意欲承買四萬。為世兄分勞。多則不能。定於運至德州。或問子綸問屋。或煩金父母借地。俱無難事。今運藩司者。已將近二萬。期於明年二三月買完。在德州等候。運脚價似每觔得八分半光景。多亦不至相懸。如有餘剩。算清存繳。如世兄有為生代買之物。照數扣留可也。期比他人稍省。始嫌余懷耳。其餘十月上旬到此。始便。恐往家轉發費事。欲與泰公祖對支。若彼計費一到。則不能對矣。買銅執照。最要留意。留意季報冊。投部科。其官禮若干。司役之費若干。宜密示一數。以便詢問。看其得實際否。今即向若老及震生一言。容知數後。仍當一對。甚便於後來也。何如。易濟兩處。當轉致相注之意。書辦用土著。不過紙上其文。大略防人相挾。離關二三十里。亦可用。當取地方官印結為安耳。鄭弁委係表姪。若見署桌。乞轉致云。不佞原料既係鄉里。遇赦之事。儘可從寬。又經世兄鼎呂相囑。知為舍親。定當稍存情分。不意嚴駁若此。不日當求海眉親家字相懇。早做一情。不意盛德陰隆之事乎。十月內。當到一江寧知縣吳汝亮。係做同年。最相厚者。其人才品。綽可勝繁邑之任。但今之為令甚難。惟世兄凡百提撕。卵翼之。至望至望。厚合章忠厚好人。代人受過。可憐。想可遇赦保全。但未必有昭雪之力耳。石竹齋最上等印色。求寄三四兩。分外多盛印油兩餘。欲備用。以有最好印色將乾也。詳悉布衷。不覺過慚。惟心照不一。馳切馳切。光視頓首。

套言不敏。今買銅運濟上者。已得三萬四千餘觔。其餘四下採買。據言頗難。然恐意欲足四萬之數。不敢食言也。但廢錢內。多有康熙字者。吾輩雖申飭之。亦不能查。恐不能不費調停耳。對銀須紋。泰老將來。有入在此驗收。即換廢錢。亦論成色也。在京收銀。在濟南發銅。銅秤自不得輕。恐早運至德州。無人看管。須得買完。與貴役赴日在交兌。始為妥便。意此當為明年正月二月間事也。女子可得其人否。或一或二。亦不必多。惟廚子夫婦要緊。昨徐公祖代買小廚二名。甚感。但其一甚小。不能學歌。如世兄有年十二三以上。十六七以下。貌美而喉清者。為購一人。其用價若干。自並廚婢銀。同扣繳上。然此一宗。猶可緩。必佳者乃妙耳。草此寄復。不盡馳切。光視頓首。

若晤法黃老。致意寄到兩札。俱見矣。前說已致澹怡。其所云續送使用一項。與部授受。生從不語。萬乞別為專托。生効奔走可耳。前齋差回。付有報章。想已入覽。今盛使到。兌銀三千四百。業已收明。法馬較此中行使平等。每定輕五錢。其銀足紋者。十之七八。餘亦九七八。在兌客中。此為上乘。度俱可用。所差無多也。但東贖之萬餘。為臨清關逼去。未免又費零星。與來使相約。期與明年四月中。運抵德州。不敢少息。錢銅萬。不能檢點一律。待先與工部商之。或如何收錢。或何樣廢銅。或須鎔錢。如其所言。庶臨時不致刁證耳。自隨時有信報。聞法馬已增印記。樣銀未曾索看。那命石會票。約臘中交兌。法馬成色。交後另報銅批存之。分發埃親繳可也。劉周真儀。俱送訖。所謂投工常例。詢來役。與內數相合。據云甚妥。亦不便再查。讀新時。如相晤語。慰印色甚佳。謝謝。吳海麟年兄。既已上任。其初政可教者。幸開誠示之。生近況如常。更覺酬應忙迫。全無閒書之暇。此其所不樂也。役旋草此奉復。并候嘉社。馳切馳切。光視頓首。

獻歲後有一信。由徐行老公祖。函中寄去。不知已達記室否。不佞二月內。大為駭難。背生一毒。數日間。幾至委頓。今幸仗庇漸愈。目下作廢生肌。可望無事。然近況亦良苦矣。買銅甚難。然不敢不勉。託泰老公祖者。業已催之。彼有差。不敢久誤。其餘托親戚。有就近地採買。此時尚亦無多。俱約至四月。裝送德州。果能如期。則妙。若德州則不能購。將來不能在四萬之上也。銅價俱照八分半發訖。九分之說。且不必言。若將來運德。銅價不足。自酌量算之可耳。購人承世兄如此留心。感感。新差不知為誰。以病中不令傳知。恐一聞外事。不便於隱。醫者之言若此。見手教。侍海翁諸兄來看時。即託轉問。而囑之入都。亦不必太遲。若慮稍稍過限。路中取下一印結亦妥。鄭父母乃多事之人。與生頗厚。見時當言之。伏枕奉復。不覺溢幅。諸惟心照。馳切。光視頓首。

久無便羽。疎於寄候。遙知近社清勝。念之馳結。公餘時與若何。猶有臨池之暇耶。茲小女之僕上京。特詢福履。因前月接邵長班一稟云。王培保舉疏。於初旬到部。有湖撫王題。為與山知縣。清廉愛民等語。彼時欲遣人達知年兄。想為日已久。部覆已定。故爾聽之。乃彼任中。至今無一信至。不知是真。是假。殊為增悶。懇祈留神一查。如已經覆准則妙。倘有別說。或係虛傳。亦求詳示。以慰懸懸。至懇至懇。并祈致意令兄。道相候之誠。草勒不備。惟心照為禱。真切真切。光視頓首。

俾回。接手幹。具悉近社為慰。王培保舉事。十月間。楚撫始批允。待督至會題。費如許工夫。今又停例。尚未

見貴部覆疏云何若保過與未保者無異則前案可以疑矣泰瞻公祖陞去吾東大失所恃近日省中光景漸不如昔往年地方要事此公猶肯直言吾輩公言猶肯相信而今而後地方官與士夫交情廢矣安得有正人之論入當事之耳耶履端將屆年兄榮納新祥張餅野味不足以佐辛盤見意而已致意令兄恕不帶函統惟心照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王培明知年兄近社為懋愚自二月病目至今百日未愈不但眸子眩焉抑且視之既無望於離婁之明豈復能知西子之美惟眼前茫茫無際足下復何之耳可笑可憐年兄必聞而深念之也茲敬懇者敝同年孟錫壬午舉人見任濟寧學正歷俸已七八年計此後陞期不遠乞年兄為之及早留意毋的於遲速上下之間或內而國學翰詹或外而邑令可免於遭醜者兩路皆可寬其途以便轉移最怕者恐淪落教授一寮耳彼有毛詩業已驗貯惟年兄之所用可應時而奉也今老同年之在仕途者鄭老之外止此一人甚為關切不得不求年兄之仁拂也至禱至禱因目塗鴉字多難辨然而不敢借書諸惟心照馳溯不一光祀頓首

數日前有小院上候新社想遠典籤此時小伴尚未歸也茲敬讀者潘吏趙運隆齋計册至京其人乃舍親也特令專叩台端彼雖明白謹慎然初膺此任恐有未諳萬祈年兄百凡慈拂賜之指示或命紀綱導引之俾得善為竣事免於過失借光多矣至懇至懇伏惟心照臨啓依切期光祀頓首
久未作書寄候與居馳慕不可言八月見令弟高發喜極踴躍家門積德之報如是不爽夫人奈何而不汲汲為善也自世兄復綜管遂覺吾鄉人情平風靜浪萬頃波瀾俱成安流為政豈不在人哉不佞今年心緒最惡益覺衰老雖勉強消遣與自然者終不相同糊塗過日而已敬候令兄納福恕不另啓祈致意野味二種聊佐辛盤希笑存之承略不備諸惟心照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昨晚備語劉役今早即往叩見年兄候至入署而回所言前後事已洞記之云歸即悉陳求所以報命也如仍欲面諭乞使一人呼之明日想當令投册耶附此先聞光祀頓首

午餘敬候榮陞幸勿他往且帶陸資一千為望啓脩來世兄弟光祀頓首
十三日小的餞子相乞年兄長臨園談敬此預啓脩來世兄閣下光祀頓首
連日未得晤教甚其寶應令舍姪孫憲以卓異應領袍帽不知若何領法乞示知以便遵領容謝不一光祀頓首
忙中有汚佳扇徽上一笑近作附請斤政外具扇一柄煩賢姪大筆又聞送梁大宗伯詩悲壯為諸公中第一乞用別紙錄示一覽為感光祀頓首

濟上寄到一字想為季霖之札敬奉上再乞發一回單答泰瞻施公祖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悲喜想已啓事耶昨始見易老適甚乏其告置不如為少宰時遂未便言及也餘亦尚未得當奈何暫聞光祀頓首
連日未晤為歎馮老先生欲賢姪書扇送之昨日又問當早覓一佳扇寫送也光祀頓首

少宗伯曹濟老年兄一扇求楷法為寶乞乘輿為一番之借光多矣餘晤頌不一光祀頓首
敝門人為其母求節壽詩猝不能得句敢借鴻章以文因陋希撥冗一作被光多矣容晤謝不一光祀頓首

陸嶽山尊人詩詩婉儉腹不能成味乞賜鴻章以光盛舉感不可喻矣如作律詩二首更妙容謝不一
大雨後尚未一晤想貴寓亦不愧屋漏耶曾記昨有獻酬拙文一册內有墨義憲稿今妄意入選乞尋賜一查光祀頓首
世兄得士之喜尚未趨賀貴房止見首卷其餘有錄出者乞示一覽又敝門人及親知落卷即乞查賜以速為感容謝不一光祀頓首
數日未得晤教為歎先奉托查平陰縣撥納貢監程焯不記已送監否乞示再懇者如世兄有擬吾省題乞示一觀甚感光祀頓首

小札并近作一快乞轉致余公祖求正不敢往拜并祈諒之當於闕後投之為妥也光祀頓首
昨晚逢老年兄即送此字乃甚相愛之意也所云宜稍遲亦是再此奉覽昨卷乞早動筆用印賜下以便完此一事復之以慰其心光具
前走謝未獲晤教為歎今柯岸初都掌科委作太夫人壽詩提筆不能成句萬乞年翁不吝鴻章代作一首感之不盡至禱至禱光祀頓首
陸觀察祥善
龍門千里信使殊疎唯西望紫雲時深懷結茲荷老年臺不我遐棄翰賦遠加滄甚殷情彌慚疎節矣本擬馳候與居緣知榮發在邇尙期介長安布展賀悃龍錫敬拜一種心佩明德無窮矣別論謹心識之憑穎感切

周儀部襄緒
山茨接袂信宿荒齋嗣時王猷雪棹再鼓離索而征帆迅渡錢塘不識台旌何時北指也日綠冗雜未獲走別江干端伴馳送懷念依依貴通家處叨及齒芬定當雲誼關切謝謝宅報已囑小僮攜送矣弟望後將有闕行前諭楊札未審可及帶去否如有緘發不敢浮沉也朔風珍重憑楮不替
陸少伯棻
適聞奉叩不值為恨敝部扶老以保債事復結訟於司寇之庭一二日內未能入署乞年兄為之包荒感荷推愛匪淺扶老自當面頌大德也特此佈懇不一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榮頓首
弟寢疾數日今早始能啜粥尊恙想已霍然前札至失答又不獲奉候為罪家兄館事仍望年兄玉成不敢以煩他友也可否幸裁示之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榮頓首
偶過沈康老寓得讀瑛章知為滿仙後身敬服詞壇領袖矣未識肯慨賜一册否春風蕭寺名卉奇松近咏必盈箱并求惠教舊刻數葉自慚鄙陋引玉為勞不敢藏拙錦旋何日向容趨送小弟榮載拜

偶有會親到寓。不能趨叩。若佳章可以賜讀。甚快甚快。否則明早。當遣符齋也。惟老年兄大人。小弟礙頓首。今歲同年游分。皆已不出。蓋因舊年一週。彼此往來已遍。弟亦不敢獨異耳。王夫子盃分。仍祈補足。何如候候。

譚太守吉璫

來諭領悉。明出署。即到彼奉候也。特此復。原札附上。弟吉璫頓首。春秋題。從來二單。至傳題。皆兩比。從未有一句者。蓋石門與荷命瓦屋合。若與別合。雖旨中不載也。順天新榜。舊例必已查確。乞明示。切感切感。特此留母節無傳。主尊王通貢。向為左傳題。今不用矣。并及弟璫頓首。

李明府楮

聖賢刪詩。其作詩蓋甚寡。尼父龜山操諸篇。復聖未聞也。予讀孝廉詩。感神明之旨。時中之學。焉古無律詩。而後世有之。宋儒有言。孔子未免應舉。然則家訓可作。詩亦可為。孝廉工於詩。而尤絕口不談詩。視於夸學杜之輩。汗背沾濡。此先聖之不伐善。不施勞。人之所不能及者也。七律在唐人之間。恐唐人亦有所不及矣。右詩序。河濱李楷草書。

尊照并大集。草草題就。深愧不文。小册反叨高誦。其拋磚引玉矣。謝謝。梁溪錢礎日兄。諱肅潤。即泰對嚴太史受業師也。有古文激之選。將次成書。其館在敝府。楓橋得便一訪之。何如。率復不莊。先生見贈之詩。奉為至寶。呈序時。未見此柄。所以未謝。今大作已梓。拙言無所用之。正欲暢言尊澤。區區急就。淺淺短章。何足存覽。場前以小兒考試。當至青門。別為弁跋。表章作者。小巫神盡。不敢不勉耳。方伯公祖愛我。然不敢恃愛。而作不通之事。前以畫畫供清賞。此畫原主。乃一不通世務之人。且將官也。以為畫係家值。豈出康國秦原。以寄賈。與價買。到二年餘矣。告赴長安。斷給原主。畫在署中。懇求擲下。異日負荆請罪。不一。

昨而請大作。幸可備示。今者為五言古詩。以將轉往。倘肯和我。為感。尊作容以小序上也。修來世師表。楮頓首。

李進士嗣真

報國分袂。屈指四月。每一念及。恍有塵世之隔。則以弟與年兄。情義之感。真如水乳。雖一日三秋。而況四更寒英也耶。歸來窮愁落莫。無一善狀。雞啼蛙吟。皆引愁緒。獨是飲食悲寐。常有一顧然而長。輒然而笑之人。如為暗對。如為謳歌者。動靜言語。心能貌之。即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聞中欲為歌行一首。以紀吾兄弟遇會之始。忘形之雅。以及思念之切。拈髭搜韻。而愁懷亂之。迄今未成。如深空遊絲。引緒不及數尺。而微風斷之。終無尋常之觀。如此狀況。良可慨矣。及靜中微思。求其所以之故。不過一窮途能造詣至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何弟遂窮而至於無也。吾兄近況。不知何若。想米珠薪桂之場。亦未必不至。

攬眉矣。老嫂到否。卜居何所。近日有何善狀。便中望示知之。陝中貴同宗。曾求幕中人。歸與家君言之。意欲一往。求吾兄一贊其間。不知可否。如稍可為之。望老兄極力德薦為妙也。如貴同宗有慨允之。其中周旋。亦望吾兄先為之地。蓋淮柳申詳。所以安身之道。應如是耳。想年兄亦必代弟為謀也。相望之意。累紙不盡。旅次匆匆。不勝神往。敬上修翁顏。老年兄閣下。弟李嗣真頓首拜。

呂縣侯考

兩次汚素系。方悚仄未已。復承重委。敢不報命。但恐有損諸葛公盛名耳。明蚤書就。來取可也。佳什已得杜髓。游夏烏能贊一辭哉。示我指南矣。佩服佩服。晚蘇頓復。連為病縛。不得過晤為恨。三舍弟已於初十南旋矣。過蒙寵賜。感甚感甚。茲有友人張兄。工部咨文。已於十四到貴部。祈推分蚤咨送。天寒。貧生思歸心切也。囑切囑切。容面謝不既。前孔生已遞招拂。並謝蘇晚頓首。

出場後。賤恙更劇。遂不得趨謝也。尚有要言奉商。俟遲一二日。再面悉。茲以敝友人之子入雍。聞今日戶部咨文到貴部。求推分即命書役移咨。蚤一日。則見台愛矣。容面謝不既。蘇頓。屢造謁。屢相左。耿耿耿耿。蘇今以乏資難歸。暫完館事。館在城內王府二條街。衛筆帖式王名信家。蘇之屢屢奉叩相商者。無他求。為謀一讀書地。新正後。諸學使俱換。能于新公處一薦。得借看卷。理我舊業。則感德寧有既耶。秘之秘之。此懇。晚蘇頓。

向為呂年兄奉懇當事一函。因呂年兄行迫。未得就緒。昨又有字來索。祈年翁便中。即為草出一可完蘇口面。二亦可少為年翁生發。幸慨賜為荷。蘇十三蚤。必行矣。再圖晤謝不盡。倘恐有誤。蘇當立字為質也。其名空之。再填可耳。修翁老年翁。蘇頓。

在都屢承厚愛。感感。出都時。曾兩辭台階。并求當事一函。想尊元未得慨發。後匆匆策蹇。弗獲面別。至今耿耿。法帖釋文。向未錄完。箇中又檢得一册。附寄去。其餘當另呈也。行人甚迫。不多及。令兄先生。幸叱名蘇頓。

譚太守吉璫

今日當往拜。並看令叔先生。聞今日大駕進城。故復中止。明日上行李。想亦不能來園。十七日無事。同令叔先生來。聚談半日。亦快事也。天涯知己。會晤良艱。知有同心。故不敢以套帖奉請。定當笑而諒之耳。何如何。此上。修翁。均覽。小弟璫頓首。

句日不辱過臨。想望不已。命老傳愛論。想已達之徐公祖乎。今姑看其自處若何。再當以字往聞耳。向所云詞林胡璞老。欲求尤老相為之意。為其有北山翁淵源之自也。親臺常相見。仍求一言先達之。弟畏熱不能往晤。即拜之。亦未必即會也。何如何。今因清源柏老親翁。慕高雅而請教。敢以字聞。天涯成里。一見如故。轉覺弟言之為多也。一笑。著瀉草草。幸亮。弟璫頓首。

弟自初三日擾回。即重傷風。鼻寒痰嗽。至今尚未豁然。是以聞令叔先生遠和。未得躬候為罪也。因思令

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一大獄。而羅書內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人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即此一書之明證也。奉旨為沈天甫指造之書。即已故之陳濟生。向屬誣罔。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年翁一觀。并以告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留程宅。候取不盡。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為不識面之人。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尚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發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知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十四人。逆時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齊禎集一書。元衡口供。齊禎集二本。皮面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掘髮以終。以為其父不肖。刺頭之證。有顧推官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寧人所為狀。以為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授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掘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黃御史之不刺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顧寧人。又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敝郡有陳明卿先生。錫仁。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十二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偽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為挾害之具。又偽造原任開輔吳姓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旨圍讀。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內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來。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爾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着嚴行緝拿。獲日。也着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于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條。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條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即啓禎之詩。傳即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為一書。不問可知也。恭釋明旨。不直曰編詩之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獨其誣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羣懷武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官尊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謔。大則悖逆。賊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則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嗚呼。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為東國。為虎穴。以為王為福。京為行在。北人之

書曰。斬虜首。黃培到鄂。鄂王收傳中。斬虜首四千餘。擁胡姬。征鐵嶺。黃培時有云。怨女金。殺金微。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掘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衛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像。備哭。及入闈入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香軒詩集。夕露亭詩。郭汾陽王致傳。南人之書。有啓禎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做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其南人則啓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嘗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為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憚不濫。今于三月四日。東身詣院。授到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尙容緝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

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咸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漢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遊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申免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路安卿名澤。曲周人。故總漕皓月公之子。聞近日亦在府城住。如不遇。此書即留申宅。孫徵君名奇。達。字啓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歷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玉無異名。竊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岳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錫伯常名謙。故玉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木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寓在藩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何虛子公祖。以臺中出為關內道。銜籍俱列便覽。其衙門在布政司內。共書六封。各送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

赴東六首
萊人姜元衡。訴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十餘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軼首。指為炎武所輯。書內有名者三四百人。炎武在都聞之。亟馳投到。幽繫半載。撫院劉公審鞫。即去年奸徒沈天甫陷人之書。得蒙開釋。因有此作。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況余庸駑。姿側身涉危殆。竄竄起東嶠。長鯨翻渤海。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緣解。行行過瀛莫。前途總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自足全。無為捋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直水。上有蒼浪天。且起策青驄。夕來至華泉。苦霧凝平阜。浮雲擁原隰。峯愁不注高。地長明湖滸。客子從何來。傍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髮。夜半鶴鳴鳴。勢扶風雨急。廷尉望山頭。嗟哉亦何及。在苒四五日。乃至攀

揖時。以與正衣冠。稽首向陵。據詩人岸獄中。不忍恭敬辭。所乘獨周禮。如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辰照

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義仲殷東方。俗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煖。柔艸下流漸。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產。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天門跌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閩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查和。尙念山書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顏氏家藏尺牘卷二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答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信昭時。干戈滿天關。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机杵。逸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前一畝深。壁樹千尋絕。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澱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蕪。夕陽光起後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圈忘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賤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尙爲人師雖奕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常熟縣耿侯橋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動。水利久不修。累歲煩勞。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饒凶荒。每與師旅併。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此戎寇深。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慘極。天行當反正。

必有康食年。河維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賦漕備中原。粒食詰百姓。瓠實向秋侵。粵繁繁夕林。不材留苦葉。稿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輸上俎。剝棗遞清斟。衛女河梁迴。涇師野渡深。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弟於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書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蹟者。皆知已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宜矣。前其近詩六章。曾微覽否。屢有札與舟公。託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函。祈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尙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榭。今來者玉老之僕。囑其三日後。走領回書。返寒不莊。幸宥。

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稍爲刊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真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束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語一通。并音學五書面葉。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章布之士。僅能立言。推遠而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

夏初匆匆出都。歉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日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鶴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邱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明。而竊占之律已正。轉蓬思息。倦羽思還。九仞之功。非仗斐侯不能終此一篋。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緘。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意。小价王登往庄。故遣潘一廉。其人謹願。望賜回諭。詳文於二十後到廳。更懇家報中速聞之。至禱至禱。

昨出抵蓉始歸。承親左顧。失迓爲罪。家訓勘畢。送上。並用硃筆。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抄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弟炎武頓首。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得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弟炎武頓首。

弟繼至城中。尙未拜客。老社翁須兩三日後。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啓耳。附上一紙。不盡。弟炎武頓首。

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論抄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弟炎武頓首。
歲云暮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雅否。此間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肇城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弟炎武頓首。

弟以較難之忙。不及親叩。專作走送。別有一函。便中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並希叱致。知己之言不敢忘。

五六名以內。庶得借手天功。以報故人。不肖身沐生成。容趨謝不一。夙疾纏綿。日事藥餌。兼以暑中無事。不敢時潤興居。用是久疏廢教。耿耿何似。啓者。舍親謝名。會同其尊人。與先君子交好最深。通世誼者。非一日矣。文頗成章。字殊摹古。歷試成均。一時譽滿。今咨部候考。定職有最上一乘之望。伏祈老年翁從公檢閱。特賜主持。俾得邀榮冠服。以爲閭里之寵。以慰讀書之志。恩施所及。弟自永矢弗諼。寧第荷生成者。戴高厚哉。特在至愛。端此瀆陳。惟冀垂神。可勝禱切。

長安需次。追隨壇坫。猥蒙老年翁不我遐棄。納之聲誼之末。提攜教誨。情好肺腑。何以得此於知己哉。海暑拜別。暫過里門。一展先人邱墓。今已取道廣陵。溯荆門而上。峽中言念良朋。渺焉萬里。惟從峨眉山月。想見紫芝眉宇耳。敝邑公舉。欲以先君從祀鄉賢。例當歲終送部。弟至楚中。定有人至。萬一文到在前。望老年翁力爲照拂。以從與人之請。則錫類之仁。咸均存沒矣。望老子老。代弟奉懇。知自蒙慈注也。合肥宛平兩先生前。煩爲道謝。勿勿率勒。尙容嗣布。可勝切禱。

施侍讀閣章

昨歲專函壽簡。公祖未達。故以壽序稿封入。借重鼎呂。似可卽以此爲詞也。豈紅詩。不拘遲早。與到則爲之。正不必多。佳賤同令。叔箋刻。並惠數紙。以廣示同好。章再頓首。

枉顧失歸。甚歎重承雅惠。不敢全卻。已對令叔道此。鄙衷矣。感愧何似。詰朝渡江。匆匆不悉。名另具。江關相見。成近體一首。以應樓未得錄上。夜來讀大作。爽然歎息。七言絕。唐人獨具三昧。妙在著力不得。杜老別出生。硬稍似拗體。便自專家。尊作金陵絕句。得無效此否。去廣避熟。洗盡時人粉膩。亦是此體所少。南苑扈從八首。則粹然古人。工力悉到。難在作應制體。不寒儉。又字字新警。頌美之中。曲寓諷諫。油然而忠孝之意。盤鬱言外。於此道三折肱矣。下問勸懲。使僕不揣喋喋者何也。販夫囊得一金。而與量谷牛馬者。論持籌之巧拙。亦見其不自量矣。抑昔人文字。貴多商量。朋友磨切。或不廢云爾也。抵京師有暇。當數共晨夕。盡發篋中之藏。相與上下議論耳。令叔季相亦奇士。何時快晤。言之神往。寓中雜沓。潦草不倫。勿罪勿罪。

辱書得尊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憾者不稍停東魯。執手喧晤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修名不立。自顧蒲柳早彫。重迫暮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技倆。乃官司牧。迫不許盤桓。觸著就道。抵都下。應酬喧冗。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未得霍然。筆墨意盡矣。感德門世行。力疾作誄。不揆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斲。其心則苦。千秋之業。寧刻毋寬。僕自金陵讀賡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比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蓋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恕唐殆爲腐附庸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已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便冀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令叔令兄并聲致。貴世令尚翁。已爲桑雨老頌之矣。尊詩入十子詩略者。不得照乘式。倘刻全稿。必須宋字。筆畫略重。或照錢宗伯杜詩箋注款式。用十一行爲古雅。賈船詩僧改字句。不識可有當否。附及之。敝友梅稿長。心嚮有素。附刻詩請正。幸在收。

朱檢討錄傳

獲者荒文。應命未足。頌揚太老先生萬一。乃拜嘉厚幣。寸心含惠。至今飛光如馳。三葛兩易。遙知禮之暇。撰述益多。正昞星隴北來。用慰契闊。捧接手教。知尙需時。然得筆疏千里。正同觀面矣。弟迂拙性成。狗祿初非本願。奈有司牧迫。遂入京華。滿擬放還。自視人地。正如薛歐。蟲達老先生。乃以淮陰見方。何敢當耶。拙稿尙未爇木。統容晤時。而請指教。太老先生前。不敢率候。驚蟄還朝。三薰晉謁。先祈叱致。憑穎惟有依馳。弟名箋肅。

番檢討未

憶自甲寅之春。獲攀風範。隨蒙特開綺席。竟日論文。雅誼隆情。勸諸心府。片帆南下。俄影銜茅。筆硯荒蕪。鱗鴻稀闊。嗣聞先生奉諱歸里。恨在遠道。不獲磨鏡自前。翹首東蒙。但有企切。煙波釣徒。一竿自足。忽塵啓事。駭若爰居。移病不從。致迫就道。本擬暫踏京塵。使行拂袖。取路鄒嶧之間。當信宿高齋。謁孔林。觀禮器而歸。不自意見燃於此。被斷木以青黃。資越人以章甫。不習不堪。當可奈何。遠惠手書。具感垂注。素釋既除。所望夙駕錄車。慰答羣望。何尙棲遲林澤。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也。拙稿未經繕寫。抄冬小刻二箋附覽。聊以見志。不堪供撫掌耳。令兄老先生。計已脂車北上。不另通候。草草勒復。不盡依馳。弟名單具。

毛處士先舒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卻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卻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真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後儒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異。虛心折衷。深用歎服。文釋疏義。真足爲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概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唯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原道人其人。均此一宇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均此一宇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長馬之長也。上長白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髮。昭哉發矍。其所云聲別清濁。卽周禮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於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清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卽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卽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重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東凍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重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重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之風。捧風。濁聲之逢。捧風。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清聲之豈。勇。擁。郁。濁聲之庸。勇。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清濁者也。率略據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教之乎。匡林格物問答。韻學通指。韻白四種。前奉去。併望指批。尊著二帙。借筆附聲。不具。鹿林鹿老事。未知已妥否。書乃小兒所寫。今親筆附勒。亦防將來或有僞託也。又白。

數歲前，明承枉駕者，屢促膝論文，深領教益。至今追味清言，不去於心。茲者先生領袖羣倫，人欽冰鑒，金衡玉尺，一代宗瞻。弟聆緒風，亦復欣仰。又得舍親洪中令書，知先生於弟有說項之雅，即浙中當事處，亦蒙過相推譽。知己之感，真無以為報稱地也。愧謝愧謝。近小兒忝有舉職，赴選入都，特令恭趨龍門，奉候近祉。小兒菲材，不足當門下趨走之末吏。唯先生量同河海，不擇涓流，稍加矜拂，使得培風萬里。其餘凡可指示之處，尚祈不惜有以教之。文并一帙，尚未成書，題符像語，已借重其中。送上清覽，以資一笑。燕吳遙寄，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余處士懷

先生榮任金陵時，懷適僑居吳郡，深以未識荆州為恨。前翁山兄往婁東奉訪，即致渴懷。昨在禾城，躡躡成恐老云，台駕在禾，急於圖晤，冒雪鼓棹，到北關外竹謁，而先生已去禾來蘇。事類刻深，可勝惆悵。新春日歸家，見尊稟，即趨候，又不相值。真昌黎所云，相需之殷，而相遇之艱也。頃承大教，如見顏色，容當盥沐抽毫，敬題以報。昨梅隱僧筠士叩見，二日內，尚於菴中求作文許之遊也。草復修翁先生，晚弟懷頓首。

王考功士祜

承老門長兄，弔奠唁慰，情文周摯。昨雖踵門稽首以謝，未足盡感悼之萬一也。再此佈謝。不孝弟月初即奔喪東矣，僕然衰經之身，誼不敢過別。從此離居，不知何時復得奉教左右也。言之悽然，啓者，恐兄弟雅辱至愛，不同泛泛。舍弟事望老門長兄，留神照拂，不孝目下精神憤亂，語不及詳。其間曲折，已囑北山舍弟臨期一一奉商矣。外告母文一通，附呈台覽。臨楮曷勝戀切。

王進士士祐

睽違道範，已再易冬春矣。懷想高誼，無時暫釋。昨遣小兒之汶上，迎路雲路年兄，特脩小函，令之上候。乃勿違未及奉撰杖履，茲路年兄西旋之便，附此奉候。與弟去歲以荆人抱病，屏跡半載，首秋一入春明，比旋里而荆人之病，已入膏肓矣。不匝月而有炊臼之戚。事既倉皇，且值歉歲，周章之狀，莫可名言。目下擬為吳越之游，然尚未審成行何日也。附及者，舍親輩有欲求尊府贊禮割付者，屬弟奉懇，茲列名一單，祈老門兄鼎力，慨為轉求見惠，并求發一移會文書，投鄒平縣公處，則叨榮無既矣。伏惟留神，臨楮翹切。滌園先生諸令弟年兄，統希叱致，拙刻二冊，附呈大教，并正滌翁先生。

王尚書士正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徒跼也，同人仰觀哀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數君子，夙昔樂數長夕者，分襟以來，益復俛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涂舟車屢事，得不勞頓否？知目前正營宿夢，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願望。弟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尚須一芟削，然後脫稿，不至久稽，刻

老隨即致之，渠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讀禮，未敢通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謂老性素經，或近申作數行，候謝之，兼索文字，弟好從之。其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葉蔭林游亭宋收，藉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為憾事。且年兄贊首商此舉，詎可反道而登他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廢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所以集稿即寄曹實庵田滿亭，刻費先予五金，餘裏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峯蓋芥水數君入都，茲此舉，皆有此意，而峨嵋書言，椒峯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愛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并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嚴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比有數行，上候孝履，旋拜手教，伏審尊候安吉，哀毀之餘，未至滅性，差慰遠懷。承以老年伯傳見，久已脫稿，以候認老文字同發，而渠以日講，每日五鼓入直，以是遲遲，今已取到，并回札一通，及拙作，統寄上。認老當代作者，其文足以備國史之采，而弟愧非其人也。以素附金石之契，又忝通門子姪之末，不敢辭以固陋，惟裁訂而用之，幸甚。五言領到，大事畢，尊集當早寄，以成完書，勿勿不盡翹切。

大阮先生歲前返里，弟時正有周闕之役，匆匆數行奉候，未得少申款曲。迄今為歎，想老門翁相諒於形迹之外也。自仲冬閉關挑河，三月無一船往來，缺額竟至六七千金，茫然無補救之術。將來如能與吾修老，從容安坐南宮署中，即意外之幸矣。泥塗中，聞老門翁分枝禮閣，得士必為一時之冠。欣慰無量，茲廣陵敵門人汪舟次樞者，蓋代才也。詩文書法，皆足縱橫十萬里。與蛟門兄弟行，少為同學，其胞兄長玉亦擅風雅，今有不獲已衷言，弟若在遠，而幸老門翁之當事也，特以數行，屬蛟門面悉，千祈吾兄留意焉。舟次兄弟為東南領袖，吾兄又當代君宗聲氣之緣，知不煩弟之觀縷也。容面頌不盡。

自先生銜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弗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顧恨不得其詳。徒深耿耿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鬱。如其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彙成一書否？大刻拜教，兼隨之詞，愧未能闡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認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諭真仁人之言，中心藏之，但疎賤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儒，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便殿讀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即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諸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錄一冊，蜀道小集一冊，附呈覽教，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其腹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楮翹切。大阮先生，未再字，為叱名，又行。

入春以來，遙憶孝履無恙，詳琴在即，佇望啓事，不獨慰中朝士大夫之望，亦竊幸晨夕析疑，吾道可以不孤也。忽披良訊，如聆聲款，兼知老伯母太夫人納福，欣慰無量。吾鄉三冬無雪，流冗載塗，敝邑左右，已有傾村落而逃者。聞青兗之間，殆有甚焉。頃者撫軍疏至，臺省交章，特遣少農速往賑救，德意可謂至矣。第聞濟東數邑，不在賑列，反派車百兩，輓粟而東，是只尺又有苦樂之不同矣。承寄孔林碑刻，謹拜領訖。唐才碑名蹟最著者，更搗數本惠示，尤所望也。尊集頗與愚山快讀，樹屢見跋，然尚未暇點筆。今恐老序成先寄，弟稍遲，從孔年兄處郵上何如？令叔老先生，甚軫遙念，尊候想必清勝。冬間十家兄在邸舍，偶同和友人五言數章，合刻一卷，今上二冊，聊代晤言耳。博學諸公，御試約在此月下，游史局似在必開，但未知

如何位置。留用多寡。李天生昨殷殷奉訊。渠已以母老。具呈衙門矣。家君托庇安善。第臘底又有十家嫂之變。不知寒家何以不幸至此。承垂注。謝謝。臨穎馳切。不盡百一。令兄先生。以名致候。又行。暑中未敢趨晤。想在鑒原也。貴州有孝廉趙國者。欲復姓江。此子乃弟與鞠觀老之舊交。聞貴衙門有沙公者。與年兄最善。祈請朝入署。一為開導之。感不獨在江子也。容晤不一。其原札附覽。可了。然矣。即吉已久。日望台旌北來。尋獲昔文酒之會。聊慰三年調飢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意。為之惆悵。邇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續西園清夜之游也。大集彼尚未脫稿。遲當奉寄。敝邑兩年奇旱。今歲麥秋已大無。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替。都中食指。日苦不給。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尚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為少。而博學宏詞。止有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為邗江友人題墨菊一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莫向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雜。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為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恐山朝夕聚首。史館尚未開。似尚候監修先生耳。山史飄然還山。真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壽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吐致為囑。臨穎馳切。懇函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聖府有藏版。並顏氏家訓。各惠一二部。潛亭慕虛潛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眉一人。改編修也。前尊使回。有數行上復達記室久矣。再拜手教。自當留心。當事方有棘闈之役。一二日告竣。相晤即致之。不忘也。令兄老先生。統此奉候。未盡。令叔老先生。比已清勝。未敢揣候。並煩叱名。又行。

不孝弟罪通於天。聞關萬里。慈母見背三月。毫不聞知。及旬旬奔喪。已逾卒哭之期。悲哉。為人子三十九年。生不能養。病不能侍。臨危不能視。合殮。聞永訣一語。縱復偷生人世。何以為子。何以為人。言念及此。肝腸迸裂。老門兄素相關切。倘亦憫鮮民之遭。而為之南望揮涕乎。前在蜀有小力北行。曾與次兄同賦小詩。以將遠念。並囑家北兄。與門兄細商一切。想荷留念。覺草土中。惟望天際故人。不忘夙昔。啣結之私。何日忘之。同署兄弟。統為叱致。不敢輕以不詳姓字相通也。周李雅諸兄。尤道念切之意。合肥夫子。董堂翁。並為稟致不盡。懇穎涕泗。不知所云。不孝弟泣血上。

委扇書舊作呈正。弟不工書。十餘年久不書扇。故倩代筆。然亦殊不工也。目前磨勘。大家自存寬大。北園葉舒崇葉淳二君。乃初菴太史之子姪。與弟又有師友之誼。其文久為世所稱道。閱時幸為留神。並祈致奉倩年兄。更感不盡。彥老之語。已囑轉致否。蜀道小集。祈擲付。有二三人。屢來宣索故也。餘面悉。弟正頓首。家兄病痊。赴選文書一件。祈老門兄攜付貴衙門。務應為感。家兄偶他出。故未專啓。並推鑒之。弟士正頓首。

昨勞重謝。扇五柄。求老門翁為提刀人。拙作皆在八家詩選。並蜀道小集中。煩一檢閱。寫扇書之可也。容謝不一。弟士正頓首。幼華舍弟。又有一字來。專人奉覽。明日尊駕入署。祈為細細一查示之。其情迫切。吾輩關切之誼。門兄白。

有同心也。餘未盡。小弟子正頓首。晴峯刻下送扇至。細觀之。乃乞隣。非親書也。甚以為憾。只得送上。詩則真。而字則假。頃已告過。定不罪也。柯素老諸箋。望即撥冗書之。以屢來索故也。又蕪州魏先生。為其令親李君徵詩一箋。再煩一代。萬弗效。晴峯之乞隣。乃至感也。幼華舍弟。明早入署。惟留神又視。弟士正頓首。力臣一對聯。敬乞老門兄為弟提刀。刻下即賜下尤感。餘面頰不盡。莫忘稽古力。須用讀書人。題贈力臣。年道兄。弟士正頓首。

弟一向忽忽如失。闕疎人事。令叔先生此來。竟未一候接譚笑。昨始記起。道問。聞已於初六日歸里矣。款甚無似。有家報。幸叱名切致不安為祝。三扇欲付季角。明早南寄者。求大筆代書。寒天呵凍。萬弗厭其瑣瑣也。統面頰不一。先生亦老輩之一也。何見疑耶。一笑。期小弟士正頓首。所事承留神。謝更望時為一問。示之為荷。陳宋二公壽詩。各一。求大筆增重。必明日即得方妙。以宋箋來索。立候上屏也。容謝。期小弟士正頓首。楚詞昨附上矣。一扇寄汪鈍菴。惡詩煩大筆一書。容謝。南去人明早必行。今日便望擲付為祝。大阮先生。叱候不盡。家兄士良。其名已入湖北單。確否示知。期弟士正頓首。數欲奉訪。皆以他故中止。昨見升六兄極口吾兄新詩。以為無字不千鍾百鍊。弟急思一讀。特此奉借。庶本不必俟別抄也。旋即壁上。不盡。外附訊者。閩督江撫。暨大司寇三缺。有消息否。示之。弟士正頓首。幼華極感關切之誼。再託致意。云急欲奔喪。不知可不候說堂否。呈子明早到貴司。祈諭主者。即立漢稿。至滿稿亦望照言。促之其翻清字。相公。應有常例。不可省者。望隨便許之。示知以便送上。渠不便親筆作字。輒此代達不一。小弟子正頓首。

昨一聯一扇。如已命筆。幸付去手。如未書。其扇上煩為寫眉州三蘇公祠長歌。以渠原索小行楷也。容面頰不一。弟士正頓首。晨遣長班至貴署。值門兄上堂。不知相君事如何。議已上本否。幸示之。秋暑尚酷。多勞筆墨。已自非理。況以惡詩屢強塞鼻乎。但連日頻煩晴老。而論老又東首忙甚。送許竹隱一扇。敢再求法書。詩凡五首。小行草最佳。但祈用佳筆書之。統容走頰不一。古詩紀或詩乘詩。祈借一查。小弟子正頓首。弟日在愁城中。竟不知老年伯母久來就養。昨與升六談次。始知之。深慚疎節。祈正當專申登堂之誼也。井叔委一聯。元且欲用。敬煩大書。不盡。李杜汎浩浩。韓柳摩蒼蒼。杜樊川句。書為井叔先生。期弟士正頓首。

綾紙三件。再求法書增重。但惡詩不可耐。昔人以艾塞鼻。然後書之。亦一法也。何如容謝。修來先生。功小。弟士正頓首。聞年兄今日入署。不知昨事公議云何。弟因錢張耀老。未付入署云云。俟明日查報可耳。墨墨乃寄家中。舍姪小兒輩者。初六晨即遣人。故未附到。滿洲同宗。做影一張。幸乘暇為書之。容謝。弟士正頓首。

容謝不一。弟士正頓首。幼華舍弟。又有一字來。專人奉覽。明日尊駕入署。祈為細細一查示之。其情迫切。吾輩關切之誼。門兄白。

稿案錄呈必由衍聖公咨乃可。敬聞。做格祈留神發下。弟正頓首。

昨勞大筆再謝。僕庵宗兄三令孫。以扇屬書。敬再懇老門翁捉刀。容面頌弗一但書號可也。弟正頓首。

仲存寫真奉上。小詩求法書增重。容謝非一。弟正頓首。

昨奉勞筆墨太多。深切不安。中寄梁曰緝一首。欲向老禪一句。欲字本是擬字。祈為改正不盡。容面頌功。弟正頓首。

小冊奉求大筆。或新篇尤妙。或臨帖亦佳。但祈速賜。今晨太宰郝公返道山。恐山濤。同一悼惜也。不盡。弟正頓首。

小冊奉求大筆。或新篇尤妙。或臨帖亦佳。但祈速賜。今晨太宰郝公返道山。恐山濤。同一悼惜也。不盡。弟正頓首。

銅鼓詩一首。緒法書為重。新出暑時。拂冗即書。賜下。感切感切。前尊扇已屬大木書之。大書夕以至。則尊扇朝以至矣。何如何如。畫冊二件。並書惠教。小弟子正頓首。

大木已致雅意矣。本房門人朱兄。乃張悅九年兄內弟。頃會進調。惟鑒照不盡。統容面頌。

敬啟者。小女病瘵。欲製膏子。急需古墨二兩。念先生處必有珍藏。最陳者。特巧見惠。容面謝非一。弟正頓首。令兄老先生處。亦煩一覓。又行。

久不晤教。甚切企念。陳長人名。舊新者。時文有黃陶菴之風。向以教習考居知縣第一。與先生亦有及門之誼。昨在都應試。以久疾止作一篇。惟先生憐才心切。一留意焉。賜賜。

宋尚書筆

長安晤對。大樹生平。揮履之餘。山川增色。不意老年。益以大禮南歸。同人殊為慘鬱。坐無車公。蓋不知經幾番惆悵也。弟因叨補秋曹。日親獄案。國是民命所關。心力交瘁。疎候之愆。方無以謝故人。而殷殷翰教。益我慚惶。至於奕世忠孝之風。備於傳表。且出叨慈阮亭公如椽之筆。是以文顯。文以人傳。其為天壤不朽之業。當什襲藏之。以昭後嗣。十子詩略一列。所闕者大作耳。事襄痛定之後。又當以文章為繼述。幸速致以慰選壇之望。舍弟以五月初旬回部。緣應接之苦。未能裁候。統此申意。令叔先生。及展浮垣三諸公前。乞致弟相念之切。嗣容端寄。拙詩附呈。教正。臨楮溯洄不既。

王給諫又且

向在都聞計。承老年益先生。軒車枉過。辱賜誄章。且過蒙照拂。愛護骨肉。雲天之誼。未敢一刻忘也。不孝又且七月十三日抵里。九月六日。乃先君於祖兆。此時日守墓田。坐對松楸。慘澹觸緒傷心。不敢備為知己道也。且歸家之後。已將奔喪始末。具呈本縣。想應達部。倘蒙仍賜盼矚。草木有心。將來未有不捐糜圖報者也。茲因便鴻。尚謝前誼。併候近禱。仰邀崇鑒。五中如絲。不敢他及。十月十四日。在夜子。又且稽顙再拜。

汪主事懋麟

伏覽高文。辨駁盡致。義理愚所未解。而文瀾則壯闊可喜。時賢不能望見。當於王方之問求之。略商一二。字年兄不以為妄否。弟懋麟頓首。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七九

長夏退食。定有餘閑。前奉求小冊。幸即書賜。為寶。容謝。弟懋麟頓首。

畫像久滯。苦不得佳思。夜來率題長句。未審當台鑒否。昨有小札。諒蒙年兄存注。不更贅。小弟懋麟頓首。

覓得幽香一盒。奉上希照。小冊求拂。允賜書。外梁世兄册業。並求便揮。數行。即賜下。乃夫子屬也。付晤陳君。探之否。弟懋麟頓首。

今日說當若何。乞示。梁世兄卷子。求題。數日內。欲攜歸。返山也。弟在阮亭夫子處。能枉駕否。小弟懋麟頓首。

長歌之妙。至此乎。直似少陵。餘子不及也。幸即書卷。以小行楷。為荷。勿用大圓書。切切。弟懋麟頓首。

昨勞玉為謝。承召自渴。欲趨教。奈是日有吳五老。與竹巖家兄。兩席。恐不能細聆。應海。願以出月初何如。特謝。小弟懋麟頓首。

適聞舊字之呈。貴司已駁出。令本人於原籍。取印官結狀。月盡方到。若果然。則十月初方到。選司。月半後方能補此。昨相晤年兄。何未言及耶。祈即命吏人。確查見示。屬在知己。致此。屢瀆。

連候起居。未得晤。弟咨文復詣。昨前。又三日矣。乞年兄鼎力。即達選司。為望。恐又遲遲。落後也。屢瀆。幸恕。容謝。不一。弟懋麟頓首。

家兄誥命。重荷清神。選司。果有商酌之意。正在講論。序題。求稍緩。俟定後。再懇。弟事。並求年兄。速照。是感。曹祭酒示。

別時止。世心。酸。相隔六日。已覺心痛。過後不知何如。弟在都門。止有師友之樂。今此樂不可復得。想老年兄日內。必與輪老。皆老相聚。必歡息。此人之去。必計其舟行所至之程。為之南望。嗚呼。亦知弟無時無處。不北望神傷。想年兄。盡聚首時耶。遊庇於十七日。發潞河。十九日。過關。今尚需滯津門。待同人。贖取。老親衣飾。一二種。人到。即長行矣。德水。倘值。方山。當託附候。伏希老年兄。起居自愛。下。感。遠。憶。臨。楮。荒。忽。不。盡。欲言。小弟。禾。頓首。

七月二日。舟至桑園。京師之人。始至。此。去。至。德州。一日。到。彼。不。及。再。候。連。日。酷。熱。大。集。序。尚。未。草。就。當。俟。稍。涼。成。之。蘇。詩。一。本。多。方。檢。出。奉。上。宋。詩。奉。去。都。全。但。被。惡。札。亂。塗。不。堪。入。大。目。奈。何。有。南。去。使。人。望。以。近。況。示。知。又。行。不。一。鄭。山。老。趙。玉。老。不。及。另。致。求。道。意。再。行。

弟奉親北來。已逾一載。日望老年兄。早來。聚首。飢渴之思。形於夢想。往年留滯。有弟兄之樂。而不勝庭闈之念。及此重遊。又不勝朋友之懷。天倫樂事。難全如此。讀手教。知脂轄尚遲。老年兄。官情。素澹。竟不念我之離羣。索居矣。人品。雖高。其如寡情何哉。弟。樽。櫛。之。質。年。兄。素。知。使。為。韻。語。實。非。所。長。御。試。之。日。既。不。肯。效。人。塗。脂。抹。粉。又。不。能。拙。速。成。篇。草。率。畢。事。而。字。跡。之。改。竄。已。多。聖。恩。汪。溢。仍。見。收。錄。曠。世。之。恩。愧。無。一。稱。不。特。俯。愧。章。服。亦。且。仰。慙。知。己。矣。至。於。此。官。原。是。戲。場。今。與。諸。君。同。搬。塊。壘。嬉。笑。怒。罵。皆。非。本。色。不。過。供。陛。上。觀。一。笑。耳。家。兄。諒。倒。異。實。綠。家。難。至。此。非。文。字。之。過。近。亦。頗。能。作。達。子。給。非。叔。澹。澹。漸。中。李。武。曾。皆。一。代。之。才。試。而。不。售。時。時。為。之。歎。息。椒。峯。竟。歸。尤。為。可。惜。近。作。急。欲。捧。誦。詢。之。家。兄。茫。然。不。知。不。審。今。在。何。處。俟。見。後。即。效。筆。墨。之。勞。弟。舊。學。荒。落。目。下。雖。無。酬。應。然。亦。不。能。作。佳。語。若。窮。思。著。述。千。古。白。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八一

420

在耳。一笑。老親幸相安。并謝。草草附候。暑中惟起居節宜為禱。不盡。
 一別便及三載。老年兄忽當大故。弟在三千里外。不能筵筍斗酒。一哭几筵。去夏身至郡城始知。抱款無
 量。正擬覓便。奉候與居。忽荷枉顧。令人魂魂欲死。承論以誅辭見屬。此子弟職也。況又荷年兄知愛之深。
 不敢以不文辭。但目下匆匆。應酬必俟御試後。勉力為之。恐不能檢揚老年伯之萬一。奈何奈何。聞年兄
 已即吉。想不日可以治裝入都。握晤當不遠。老年兄近若想益富。郵中望寄數篇。以慰馳仰。小詩書扇呈
 笑。聊表相思。殊不成章也。使乎倚待。草草不恭。并希原諒。不致。
 頃奉謁。日中暑熱。不敢求見。早晚俟微涼請教。弟從未填詞。偶學為之。粗鄙可笑。敬書以供捧腹。不一。小
 弟禾頓首。

連日失候。渴想渴想。椒峯一事。殊不可解。雨中偶成二律博粲。康老遂作古人。風流可念。令人興殄瘁之
 歎。昨成長歌一章。極誕妄可笑。已送去糊壁。年兄過彼處。當見之也。不一。
 前接謝。明日邀貴座主一談。敢借草園二條。椅披坐榻各六。用過即奉上。屢讀自覺可憎。然知老年兄
 不厭也。小詞成之數日。憚於手錄。頃因作字。遂發與書政。幸斧正是荷。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不面。渴想渴想。弟歸計已決。欲覓字子老省親呈稿。懇老年兄命貴役一查錄出。弟行期不出五月。
 萬望留意。容叩謝不一。小弟禾頓首。

昨晤家實。知輪老謔情。以弟所佩為薦。弟最寶者四枚。三歸寶。一為輪老所稱。今存一枚。實不
 佳。奉去清賞。免年兄復作輪老伎倆。笑笑。具題之稿。聞家公昨已力催。幸再向載弟一促。弟早得歸見老
 親。即仁人之賜也。不一。弟禾頓首。
 具呈二十餘日。題請杳然。懇老年兄一促之。弟得早見老親一日。皆年兄之賜也。此懇。小弟禾頓首。

葉主事封

老年兄至性過人。致哀盡孝。情奉送時。悲容深墨。相視含悽。不忍作一語。別來忽忽。遂已歲餘。弟于去秋
 薄遊江右。今春始返。道中瞻言。輒想故人。家在其間。不得過從。徘徊久之。頃接手翰。具知孝履平安。
 是慰。讀太老伯先生表傳。令人起敬。其文亦清其古。非苟作者。年兄思顯其親。而必擇其人為之表
 章。斯誠可以不朽也。弟一誤失足。需次無期。自知百不如人。空爾淹留。遂於秋杪。暫歸敝廬。無足道
 者。前於阮翁處。讀年兄古詩一卷。高蒼沈鬱。迴絕時流。餘體何竟不見寄。同學翹候已久。此似於讀禮無
 妨也。拙刻先成。竊慙糖糗。頃賦一篇。並呈教正。闕里石刻。曾哀集否。其漢魏六朝碑碣存者。乞便中各搗
 一紙見惠。為感。肅此附復。不盡。願言五月二十一日。弟封再頓首。
 十九日接手翰。及寄碑刻。具或不遠。垂注。展讀摩挲。如獲拱璧。謹謝。流年又易。深憶停雲。老年兄誠
 禮之餘。留情筆墨。承示佳話。容從實。菴兄所取而讀之。計尊服將闋。入夏便當赴補。倘弟彼時猶滯此間。
 則促細細論。諒有日也。弟本無學問。謬竊虛聲。還復苦貧氣。盡舊業。益荒蕪。不可治。且悠悠久待。而此中
 才品。技藝。頗有不自愛重。以奔走貽笑大方者。將來未知作何結局。弟自揣荒疎。加以福命不齊。豈

有幸耶。遙辱關念。徒增慚汗耳。聞貴鄉饑饉。貴郡不審何如。頗幸老金石集記。年兄向甘見之否。寧人博
 雅精核。當無所遺。而據其所開。在曲阜孔廟者。五代以上。不滿廿碑。其信然耶。今錄呈備查。其未有著。隨
 便補揭。未敢得隨更望也。今日赴大嵩。敬先生宅陪弔。恐使者遺旋。草草勒復。未盡所懷。正月廿日。弟封
 頓首。
 戊午獲奉良書。並墨刻。其感存注。裁復之後。鱗鴻遂稀。庚申離別。舍親還自錢塘。云得親眉宇。兼辱寄
 聲。中心藏之。時為馳企。此知榮補已久。先生清通簡要。雅望攸隆。內晉崇階。自計日俟之耳。憶從阮亭
 先生所。借讀尊著。七言古體一卷。頓挫深穩。極有杜韓之風。聞後在南中。已銷全集。乞便中惠寄一册。為
 幸。弟自己未能歸。困於薪積。頻年奔走。無濟饑寒。今亦甘老江邊。而齒疏髮變。已無足言矣。恐者。弟在西
 城之日。恭逢十四年恩詔。應得誥命。原領執照。留楊時西舍親處。於去年正月內。轉付內院。供事李贊朝。
 比時李云。已寫。只候彙齊。請實送部。而舍親匆匆。赴開封之任。頓成古人。不及領到。稽延至今。又逾一載。
 幸值先生當事。敢求垂照。查明發領。付做同年吳巢微。舍親轉寄。存沒之感。銜結以之也。風便肅候。鴻禱
 並附虔禱。伏惟留意。懇頌顯瞻。近刻一册。寄呈教正。不盡。八月十二日。弟封再頓首。

林觀察堯英

十年壇坫。夙奉教。弟以領細。荷老先生年登收之。樂籠之中。思欲執引。追從而予告旋里。末由所
 夕。福座側。而項項。鈞天。震聳人耳。沐浴海益。固已多矣。昨聞玉節北指。海內風麟。仰藉瓊衡。蒐拔。魏弟
 鹿鹿風塵。懷鉛滋懼。惟是冰兢。自矢。所識者皆繩樞之子。期於提命之意。稍稍靡負。引領台慈。頻垂雲庇。
 承示佳賦。武籍業已遵為玉尺矣。尙容耑勸。馳申燕賀。肅此奉復。臨啓可任神馳。張老先生札。俟到汗之
 日報命。附聞。

謝郎中重輝

憶昔都門。旅邸過從。朝夕聚首。恍然如前日事。而居諸迅駛。不覺兩易寒暑。同調兄弟。紛飛南北。契洽如
 吾兄。亦不能一楮通候。疎慵之罪。真擢髮難道矣。使者來京。備悉起居。知襄事之餘。觸緒悲憤。殊為不堪。
 然人生逆境。勢所不免。所望節哀自玉。以俟側席之求。勿徒過為悲傷也。至弟七載散曹。開懶成癖。一旦
 誤投網羅。抱釐案頭。久成俗吏。意欲乞恩東歸。謀為途初之計。而二三兄弟。堅不肯放。奈何奈何。諸家詩
 已送實兄。彙寄。拙作二首。就正大方。幸筆示為望。使返空函。肅候。不盡。不盡。

曹郎中貞吉

自春來三接手翰。因乏便鴻。尙無報章。知年兄必能相諒也。小兒回。知底事全仗年兄餘光。雖出當事之
 惠。猶解推也。且適館授。有加無已。弟寧作石人耶。敢不終身佩之。夏斗老騎。賦覓科。不謂後時。匆匆一
 言。不獲再晤矣。筆下詞客。自然雲集。但雀羅之門。從未柱高賢之駕。其有素交者。投贈亦復寥寥。弟自分
 迂腐陳人。正未敢沿門投刺。若復縱橫其間。而皮三寸矣。年兄尙何取於弟耶。著作極力措拾。猶不足
 十種。盡以相寄。以為引睡之具。可以為噴飯之具。亦無不可也。佳筵領到。但恐無如。許善書者。謹留以待。

時或托人轉求亦可。方君惟冀保攝。為道自愛。使旋順候與居。並園宅福履。不既。盛使來。又接手教。兼詢近履。知園宅平善。為慰。年兄即吉在邇。想轉詢可唔。芝眉矣。別論原屬過慮。然已托掛公諒致。差不辱命也。月來諸博學。皇皇得失。佳筵未得悉徵。俟此局小定。可以寄矣。諸容另悉。不次不莊。

向乏便鴻。遂疎音問。然此心無日不在左右也。人回。敬候年伯母起居。並園宅福履。我輩握手之期。或在夏秋。但弟貧病之餘。筆硯荒廢。塵土面目。真無以對故人矣。奈何。吾鄉災荒之狀。不忍深思。不敢多言。割膚之思。非杞憂也。詩餘一道。向因少事。借以送日。結習所在。筆墨遂多。其年錫譽日督付梓。所以未即與梨者。作者林立。差事雷同。一蕪無餘。難修不怠。二心懶憚。於檢校。三草草結構。不敢自信。四俟年兄入都後。再加斧斤。方可出以示人耳。云何。詩略亦半年未刷印。做箇中搜得一冊奉寄。俟印出時。不妨多帶耳。佳筵日為在心。所以遲遲至今者。因入冬宏詞之士。方大集。歲底始得散完。又最難收。日來因考期在即。諸公健戶不通人事。不忍亂其文思。故交卷不多。先寄去十四柄。內鉅公詞翰。尚未數數也。俟徵完再寄。久不唔阮兄。尊集尚未得讀。俟小暇。當過彼寓細觀耳。令弟年兄寓最遠。雪後道阻。未及一訪。石花。在邇。傾益正有日也。意緒草草。筆不盡。連日未唔。渴思如。啓者。粗紙一幅。求年兄小楷一段。將為模楷。懇即賜為感。前論已致之舍弟矣。容面不既。弟貞吉頓首。

數日來未唔矣。舍弟昨有信來云。去年讀大作三紙。服其秀絕。更欲求全集一觀。不知可賜教否。又欲購廣平中免盟集一部。但弟與隨叔太中無素。併煩年兄鼎力一求。何如。示之。容面道不既。弟貞吉頓首。三年之別。計秋高定可握手。不謂年兄又以假請也。令人悵悵。大集曾自阮兄處。攜來一讀。高山流水。實移我情。但阮兄尚未鉛黃。弟亦未備安。此時尚在阮亭案頭。云已有字寄去矣。做色二麥不登。有如貴郡。幸三伏雨足。秋禾似茂。但未知將來何如耳。同人濟濟。深慶連茹。此古昔未有之盛。我輩生際昌期。目親盛典。為榮多矣。正不必顧身其間。然後愉快也。云何。云何。弟胸次枯槁。閣筆有年。間有拈弄。亦如秋螢。又蚓。絕不成聲。承年兄見索。謹以一帙請教。乃吾恐山夫子。與李武曾評定者。年兄泚筆抹之。便中仍擲下。何如。扇又得八柄寄上。所餘不多矣。此時華公衰衰。更難仰求。容徐圖之耳。老母藉庇相安。但比來善病。令人牽縈。年兄何以教之也。使旋。敬問年伯母起居。並園宅平善。草草不既。欲陳。

田侍郎鑒

伏暑熾炎。渾身是病。勉強視事。煩苦支離。申江告竣。適赴姑蘇。十六七可歸。句曲。年兄育同。萊老杜。創作快聚乎。物色佳。當有同心。弟所樂觀。厥成也。蘇茂宏。婿家。亦在泰淮。為此舉。三公坐而論道。誠為風流佳話。又大可妬也。深水上元。謹心。之。業老寂無所遇。何以處此。廣文論。無狀。府詳到時。當斟酌寬之。餘不具及。

南來以得唔年兄為快。而竟不果。從此奔馳兩江之間。聚首良難。望惠然來句曲度歲。三那峯色。未必遲。

二洞庭也。時盼時盼。邗上事竣。蓋難言之矣。盡在竹使口中。柔解輕。又得書。執掌。草復不多及。回句曲。積勞疾作。十九日強起赴澄江視事。百端棘手。捧摺為難。萬念俱灰。退歸何日。前所云云。不復作幻想也。秦淮風。甚佳。暫避炎。容圖快聚。萊老亦留住為。羽便奉候。伏枕草草。

弟平生要緊關頭。在此一舉。我兩人雖有姓氏之異。不啻胞乳之同。尚依諒諒。語耶。丹次池陽。則王明老已返棹。其千載一時。不可錯過。從來成大事者。定有素心熱腸好友。天然湊合其間。不先不後而遇。正今日之謂矣。一切委曲。斡旋。內而撫公。外而臬司。許多妙用。大費精神。大費唇舌。匪易也。非細故也。專盼好音。千言萬語。不能盡。如明老不即抵皖。年兄多住三日。面商。明老處。另有專啓。十二日抵滌。樂亭不知在何所。真同俗吏也。穆借。望時一促之。乃可得耳。年兄見惠一匣。又持去為舍弟。刻乞切致為。詞林寫大字。不比部郎。或宜選其大者。年兄掛商之為善。弟皖道詩一册。批抹完。即付來。祝。餘不既。

五日京兆。復遇兩上司。新任。命之不猶。又復何言。星卜家皆云。官運。信或有之。年近五十。鬚髮半白。從此入山。唯恐不深。但事多梗阻。未免周旋。照應。心血俱枯。苦人苦人。使至接手。救。感。激之餘。因而泣下。平生骨肉知己。年兄外。再無人矣。大治意出於誠。受庇良多。今迎至維揚。渠已抵淮上。唔後。即返句曲。渠受事之日。亦即弟交代之期也。相待若何。再當馳。以慰吾兄懸切耳。

前曾使回。已有字奉候。近聞勝。遊歷下。見萊老。當自言及小弟也。致意為。他日卜居湖上。老作隣翁。不可不商量留意耳。試讀重刊呈閱。拙詩亦在付梓。另時請教。小物附呈。照。餘不悉及。旋里當在五月。意欲從濟寧一路。可以圖。臨時先使人馳。三月廿四日。弟九頓名。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面。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頓易初念。置之二等。仕路。從此陰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即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車轍所經。定由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為弟。懇。賜。弟於三月內即交代。閩仙雖為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頗有關涉。非藉吾兄為大護法。又誰職其責哉。撫軍係做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固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如何。望深恩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力一言。則受賜多多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鄙懷。桐江有信來否。錫也。又駐石城。正促其提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為吾兄構一青衣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數年相依。情逾骨肉。一旦分袂。能無痛思。每與二三同人言及。不勝悵結。台駕抵里多時。唯望節。哀。加。冷。至。祝。至。祝。錫。送。來。慕。表。一。道。馳。寄。一。覽。老。年。伯。行。誼。表。章。難。盡。以。弟。愚。昧。細。讀。此。作。文。字。平。平。似。有。未。見。錫。老。之。長。者。年。兄。閱。之。以。為。何。如。阮。翁。年。伯。亦。與。弟。無。異。辭。也。前。留。紙。書。寫。倘。此。文。必。用。則。仍。返。回。原。稿。惟。祈。酌。之。燈。下。草。草。餘。衷。不。宣。

兩接來教。如相唔。自年兄出都。凡有衷情。無可告語。始見平日手足之誼。與他人不同。不如此離索。不

知也念甚念甚時在寢食夢寐中大事自應竭力然時事艱難亦不宜大為虛文拮据憔悴愛身以承先志又大孝也誌銘自當沐手一書但稿在何處詢之綸錫亦云未見其故何也

之香酒事幸不辱命已結局矣抄稿呈閱不盡欲言誌銘稿至立借孔年兄送虞山先生書就矣台意亦命弟書第碑版之體非方正穩妥則不堪觀弟何能操筆耶又不致重遠來論勉為一紙并呈尊覽既有其作可以勒石則拙筆聊為副本而已刪去前面多衝亦此意也頃染暑疾泄瀉不止又值新生小兒出痘草草臨池益露醜態率復不一

作老冬烘誤我至此大違本懷年兄知己想亦為弟提鼻耶不遠即寒責此番公案焚筆碎研作田舍翁本色再不敢惹事矣水曹照命忽而得補真出意外但以長安之珠桂吾土之饑荒實有隱憂耳邇來臂腕作痛精神衰憊大異曠昔唯好靜坐最厭讀書如何如何大作五古一帙記在林澹亭處容尋獲緘寄海內名士雲集金門弟實未敢見一人即阮升諸先生亦僅打照面而已踽踽涼涼土木形骸俟年兄來就正有道另闢新境也關注屢屢未及裁答客夏在維口萊蕪家得以備悉况味坐談夜半恨不三人晤對澹庵寸心今復奪色如許園宅近履伯母萬福臨啓翹切不宣

老年母北上知一路平安喜賀喜賀盛價東旋又接手教骨肉關切無刻不置諸懷抱間樂天寄微之云以我今朝意知君昨夜心今日之謂也底事南音已奏妥貼乾淨可望竿頭進步但從中結構大費思議舍弟時商知必有以教之也如何如何廿年來知己老友可謂以身心性命者惟我兄一人向庸多贅哉日來抱病乃憂鬱所致呵凍草草紙短意長也十五日辰刻弟百拜

兩接手教又見遺使心甚慰快留之多住數日種種可商也離任之官景象便不堪世情如此亦無足怪考核之疏至今未上皖城公意亦轉移四字之評不敢復望不再強求居易俟命是我輩本來學問也聞各省皆註上考恐將來必有變局難言之矣撫軍會晤過否其意若何望確示以寬懷抱弟別無囑致惟特我年兄耳桐江之言似乎游移今已另字寄去俟有回答再報錫曾石在石城其詩可得裁管家帶回可也詩之頗有葛藤臬君可笑即此一斑亦可以見人情矣徐情續佈草草不一

名落孫山甚合本意第多此一番程程良可笑也舍弟館選頗稱快事吾兄關情如手足意可知矣木天一席自昔豔之我兩人得之於兄弟之間亦復何憾哉水曹似水薪米為艱需次兩年後之學差不曾河清屢思告休議者多以為不可安得知己如吾兄而與之決進退哉家居樂趣不可勝言此味只淡泊寧靜人知之世情太熱者味味也托疾極是而良晤頓慳殊悵悵耳同人落落閉戶岑寂即升六輩亦難見面矧論詩耶著作等身便中惠教為望弟寓即吾兄舊居乃黃宅也月例五金給錫作成敢乞台鼎向令親家黃大年翁一言為弟作保寬其窘乏之時不忘圖報之地或年餘交割短長不齊俟弟量移時清算完結在黃年翁素契不薄自肯肝膽相照而吾兄所以委曲周全乎小弟弟者此今日第一要事也老伯母康健萬福大年兄入都不遠舍弟後輩全仗提攜一言難盡臨筆翹切大作一册在阮翁先生處遣人往討云批評未竟不肯發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九一

年五十又生一子聊作眼前之戲不免後日之累甚可愧也官情消磨都盡但恐坐不定又想出山此與老翁生兒同一醜態惹人嘲笑補法如何前有幾人亦曾查示也兒曹廷試欲觀北場又慮迴避于乃叔畢竟以東閣為安邇來文氣何者為善惟祈揣摩至當有以教誨之弟草野之人久不識文字為何物也晨夕之間望呼至膝前耳提面命吾子即君之子也能膜外視之哉前字已緘再書數行仍不能罄弟再頓首

歲聿云暮福祿倍增企賀企賀弟一病半載衰白日甚堂堂五十不勝感慨也兒子能文小孫頗不庸俗差快人意耳但家計漸窘明春作嵩少之遊借以彈缺望兄為我策之然此道甚難不大寂寞便好也如何如何所謂睡貉者又復告歸饑寒奴僕賤人情世態類此矣更有書記張姓亦金陵人為弟抄寫而適用者盜衣而去聞在都下其人無賴乞留意防之切切臥病村中回首廿年閱歷如隔世事而骨肉知己朝夕相念者惟公一人此衷可質鬼神也不謬不謬京朝大官待滿多勞寶齋自愛不宣山靈弟嬰伏枕盛使北上數行奉聞想入記室弟有嵩山之遊正在束裝亦無聊之意也茲小价偶至都再候起居外李世榮一僮昔蒙惠用其人亦醇謹無俗氣第應職役於村野農夫之家學灌園織簾似不相宜窺其意若厭薄其主人者屢言辭歸白下弟不許仍欲送之年兄未識可否當示我也林下之冷落如此富厚勢位可忽乎哉用是增太息耳秋爽薄寒珍攝為望臨筆不勝渴想中秋後四日弟嬰頓首

前有台札見示弟抵里後始接到也得榮補之信喜極欲狂從此崇階管秩為萬物吐氣我輩生色矣弟來家數日遂有第三子之痛幾至喪明近日脾病泄瀉甚況不堪鬚髮全白竟不似人形老年兄先生骨肉關切其何以救之考核一節南中杳無音信大約不妥到時望照拂始終種種留懷知己之前烏容多贅然筆墨所至不覺喋喋皆出衷腸也別言在盛使口中眼昏腕痛燈下草草伏祈慈照為禱小弟弟頓首

家食習靜奉母課兒頗有趣致況嶺白眼花漸成病廢抑且囊中虛空無以為出山之資真不可奈何者也專探吾兄超擢消息便是林下老友揚眉吐氣之日區區不足道矣西山爽氣秋色照人待漏啟事亦甚勞瘁望保重自愛以慰鄙懷念念徐公所抱何恙竟至不起而房中耳東先生亦有怪症不能久延良可歎也盛使到時已暮且同友人花間小飲燈下草草不及多書附有劉函山集八册並小札乞轉送方山

手指痛已五月此生與寫字無緣非懶也拙詩書於佳扇醜不可當奈何較老詩畫皆通怕人怕人年兄大作定求一二日即賜大教斷不可遲乃兄相愛之至小弟弟頓首

弟呈想未投明日決投為主仍望年兄帶人或擲下弟送之司務廳歸念已定事在必行不復猶豫也蛟門已走附聞弟定頓首

望老敝年伯選文之意甚殷弟亦欲必終其事特我輩無暇實不能日赴滄翠園同研席也下孟文取來奉年兄晨夕燈為加丹黃定於初八日告竣李年伯尚欲於歲前寄到維揚而我輩亦早完此一番公案斷不可少遲一日也至祝至祝弟安頓首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九二

文雖多然精選不過三十篇足矣無可分任之者只求年兄撥冗一閱頃刻較事為妙快雪堂已付之工人矣餘唔悉

舍弟揀選乞留意倘在二十名之內感頗非淺門外一送峨眉真戀戀不忍言別也家中人至膝下似楚此傳并聞不一

刻下急過梁園晤話且以文事相商也李老門兄弟愛頓首

弟連日病痢又輪上夜守晚莫可推辭苦極苦極年兄明早不必進直午後早進宿何如倘與人更換亦祈以此意促之感感弟愛頓首

部中自有揭帖送內不聞有掛號之說也俟明日問來再報弟愛頓首

來諭領悉想不能無費也前孔公者昨問當事云不知容細查再聞弟愛頓首

唐詩奉上吧老軸已訂之須有以相贈方行也不一弟愛頓首

程處士選

吳楚三年義聲在東南久而相化比其旋也王太令權樞飄飄然人士莫能載酒祖帳所賴江流一動色云爾祖歲屬望當如心之懸擬茲獲瑤函仍然燕居耶小技荷爾開口之物數愧一生謬叨先生之品題遂使閉戶得以馳驟於大人先生耳感荷施開府廣為徵汲焉得不萬里歸心日來淮南郭子抑王聖起

兩公傳述至愛嗣容另展未敢自必也別來殘喘幾幾就木季春忽舉一孫目力腕力頓有少壯之氣四章應聲用命願勿昧於等閒何如何如函詢勝事全銷妄想恆念簡子之于周舍反覆故人歸文叔間中

道中情豈堪貽笑學者乎秦淮風景竟爾空谷無聲曠古未曾見此使者自金閨往還速甚荒函率勒容竟便布草略不恭教下選頓首

三章落款謹上因茅天老行急並馳呈耳頃歸為履齒傷足負痛明日痛止始能奉陪適得洗藥未必速効也遜翁先生道宗教下期選頓首

昨別後偶有五岳方寸之感遂復大醉今日幸勸成二章先以稿呈教此道不能如古人運斤成風覺前賢所謂憐憫經營用盡一生心差近之先生必以為然乎刻下落款竟躬上之不敢塞責負安德兩君子也草草白教下選頓首

今晨候遣役不來只得看童子兒妾西老曠所書得之渠積茲至久其有許多要言急欲與翁先面傾急使人從扶老處促覓矣如已歸尊寓乞即同臨我何如茅天老及周李兩公有與與俱不另約修翁先生道宗期教下期選頓首

宜鍾所重別具偽美式非所急世之罕物豈能求全然先生不喜索耳只得發精秘曰橋齋者以贈此通身皮紫紅腹中翡翠兼備不容多注脚矣前一字作緩急語惟裁示之一札上學君容籍此不一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石田畫敬付名手裝補而其人已入京師不可待先生所用被家聞頗善謹奉上請教從事何如今日德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躬當安和講遊必有應酬之煩也念之念之教下期選頓首

擬明日候臨一陳鄙語探知未暇乃卜初五矣所約同觀朱先生及客中二三子來不可卻耳上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前日報一遠客冒雨病大劇今日藥後始能趨候耳字號首尾二帙奉到此部屢經翻刻者也教下期選頓首

昨歸路冒寒風乃急傾盃中物竟醉極未作報今日深淵不能事筆墨久欲獻片語於學者終日竟旬未成隻字也竊願乞名世贈言垂不朽前荷許諾至是重有請耳惟求先生屬意切切之甚周子先不更啓祈教之教下期選頓首

前集不知先生竟行也昨聞尊府梁上君相過耳以足痛不復奉候今日小雨印文竹換字否謹待命之紅字一律書呈諸先生一笑如有成求一示為望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先生方虛居蕭瑟而四國景從之徒莫非相累殊愧歲寒促促無以分憂乃厚厚賜且情溢乎詞再三臨踖恐連人傑命世至意拜渥之感不安為甚也草草就謝夜來開酒戒正蹈小愈加病奈何奈何藥後當趨頌也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昨別後脾病轉劇不得時來左右以盡將離之緒今晨服肉桂佐參求事休息或可振也黃紫垣一字呈覽欲乞囑于何子受權部遂雖有交非先生九鼎安能生色耶敢為之請惟裁可如何草草不一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今日趁未凍作區區因久不事此故稍為副本不足存也希先生直加去取或竟付無用以待大手筆何如五章皆落款馳上刻下欲躬詣而忽然雨作不敢前矣茅先生一册即書乞致鄙意發來塗鴉請教耳附白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連雨不能趨侍然乘雨勒得三篆急馳請教焉夜來與嚴方論柱史飲談及先生風義于其尊君有知己之篤非尋常也渠來此謝孝舟泊響水橋下偶一相聞云諸容面悉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此中感荷相尋夜來更承提掇不覺沈酣與談言淋漓交極也傾沃嗜研篤好因以所藏最上者進之其德備美殺墨尤穢不必多下註脚先生藻鑒自精矣田公明日行否今夜仍命駕於彼否體甚嚴重苟見召則前兩相樂何如草草勒不悉小兒不敢持刺可執鞭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雨晴未定今日當入舟否耶前承鑒別諸鄙藏非審尊意何居不妨商略何如刻下欲淡成卜居事敬託篤老求緩急貳拾金乞即垂手容不日報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選頓首

前之舊凍發還時不蒙裁決累日未見談及以為可止爰而止矣適聞命及所謂知其所好而投之然選石難選得未若三獻不錄之物恐並此又為人有漢玉山乃焦太史家物送來先生觀之即擲下可也教下期選頓首

先生尊足應藥銷滅否賤目忽爾羞明不獲過從石谷一字代白昨見其做古妙甚明晨可告成也草草白原字附上教下期選頓首

顧氏家藏尺牘 卷二

九七

九七

昨遠聞歸與有期。不勝惘悵。所懷百端。難自舉耳。施石以爲盈几橫陳。必得佳者如式矣。今爲日甚迫。將奈何。或姑從小者爲之。或俟後期。惟命之。天察兄先生。藻鑑之下。倘果有意。渠可竭忠執鞭。且受師資。克溲讀書之志。年來鍊氣。知紛難多。至誠是力。云行止聽尊裁。非細商不可。此兄見事多。若得備宗指南。琢磨俾理顯於林府。何如何如。教下遂頓首。

天察兄適來詢問。已備述垂愛至意。亦共聞歸裝伊邇也。然際俗儂非留客之時。欲攜紫蟹數枚。遣先生林下少談。今夕共相許否。謹代白之。教下遂頓首。

壽施排律。爲韻長短。廿韻內外。乞示之。業屬吳天察兄。彼侯先生見客時中謁耳。明日方伯竹奉訂否。文宗爲其郎君抱病。四路延醫。故遲遲來也。玉石賢望。擲與犬子。附白。教下遂頓首。

文宗五章。求致其式。先乞教之。施公先後石。皆平常之極。今石遠出其上。索而按之。是其驗也。宜早定爲望。教下遂再頓首。

倪處士會鼎

水陸半日。便可瞻謁太翁先生。以慰三十年之嚮慕。承此大教。快不可言。宅報謹領。遂再承何札。感甚。匆匆夜歸。大什未及捧誦。然已望氣知奇矣。承台脫不敢概領。而使者將命甚殷。謹拜登謝。弟相解書。不容布鼓雷門。辱委。是小巫之見大巫。神氣爲殫。容詰朝書上。適以貴座師暫留。尙有三日之停。諸容別佈。不一。

酒脯論交。昔賢所貴。辱召固無辭理。第尊體遠和。不宜久坐。且弟行色匆匆。庶事羅雜。坐方台命。惟祈原亮。瘡瘍最忌服煙及豕肉炙燂之類。其有所試。不可不戒。程單所列。祈照察便覽。如有心期。在其地者。敬求寶字數行。明晚候領。枯讀瀆陳。臨岐爽爽。

尊體已平復乎。甚念。大率初發。宜清散。後宜補託。此用藥之大法也。辱委。直是班門掉斧。勉報甚報。大筆真有虎跳天門之概。令人心折。一筮求飛翰數行。得即揮幸甚。倘台冗。詰且候領。諸不一。

客夏從文度王世兄。附致一函。定達青臚。履端更始。萬象俱鮮。煥發新猷。益徵宏曠矣。先嚴賜地。賴趙公祖而全。後有爭而去者。亦已別補。雖高下有殊。而事無虛設。悉錄高雅。永矢勿諼。敬謝。先嚴遺書未刻。並荷虹襟。以屬恆齋王父母。不意旋即解事。未克經營。今會稽新宰。想已餘除。仍祈鼎呂鄭重。始終雅願。弟閉戶卻掃。編著因禮會歸一書。以晰文獻衍義之所未精。與增所未備。又以半日餘。持守虛滿之天。憚與世接。惟希爲純子運建先容之俾。又藉手遺書。亦先君所銘勒也。相致之後。仍祈金玉見示。即致王世兄。郵下爲禱。諸不觀。徒有神奉。

遺書荷厚雅。曲謀刊布。或在先人泉壤。不止弟子孫世也。奏牘仍存忌諱。自不妨借輝燕許。必不可則求弁引。尺牘候武林草示。誌大德於不朽。耳。尺牘分類而復編年。有國事。民瘼。時事。經濟。文章。駢偶。心期。泛應。上交。汲引。持已。家函。諸口。此其概也。弟習靜簡出。或有劄劇事。須面商於王父母者。意欲令小兒運建。代爲啓白。然尙未識荆。時時祈世益。并爲先容及此。區醜書報。殊不稱渠之望。尊札祇候揮擲。臨岐再

圖趨送。並鳴謝。弟會鼎頓首。前贊中一字之一宜改。復古風內籍疑誤作藉。不妨屬他手一爲改註。遺篆册容日奉。小楷通真二王。如蒙惠篇什。望即以此體書教。

獲誦教答。有初雲虹。賀監湖邊。鄭宏溪山。引領紫氣者。又且數月。而比傳華軫。更將西適吳會。果爾則抵掌之緣。復失於交臂。謹此聲問。以慰旁皇。讀太翁先生傳略。忠孝同歸。爭輝日月。螢狐輩出。自致千秋。附將先傳。要惟老世。豈昆玉。發其熊魂。然傳中錢司農事。殊簡。而先集諸板。多闕失。其舊本卒未得致。未即寄覽。所已送部者。有奏牘鈔刻諸本。及應本講編二種。希伯仲參攷其間也。貴通家王父母。溫恭豈弟。氣誼文心。俱稱最上。自爲絳帳游揚。野人雖甚心儀。要不敢躋堂數週。先集之未刻者。有計桐奏牘。及尺牘雜著諸編。其已刻之集。先爲健兒投藝。片板無存。三十四年間。欲以漸謀。創竟無一就。枯在高雲。倘邀數行。與貴通家商此數種。傳之通邑大都。此爲壽我先人。雖石泐海枯。義存無斁。自非高誼薄書。固不敢及此耳。統惟鑒原。諸不觀。倘駕尙東渡。翹首以俟。另一先傳。祈寄令兒世。豈未及專啓爲罪也。

鑑湖抵掌以來。又數更裘葛。櫛車遶覽。方還啓事。芥蒂山川。鳴鑼廊序。益胸浴日。交擅其長。方諸升林。殆復過之矣。時從貴門人王恆齋。悉起居。相慰遐邇。恆父母今之魯山。車路已經。忽爾顛覆。文法困人。坐失瓊珠。良可惜也。數年交誼。視兒輩都如手足。所規時人。莫致百一。弟老至無聞。內求性道。而未能悉謝人緣。焚筆墨。似此因循。深慙知己。風便附候。都不觀。敝郡牧令中。有可爲小兒運建。鄒吹地者。祈瑤函一二。即郵致王父母。轉示。可免石頓之虞。禱。

燕山抵掌一別十年。秋葦之感。無時去心。問休休。景卿百爾。野人疎陋。至於鯉鴻。惟是高談在耳。舊詠娛心。千里縈紆。不覺其遠。側聞老世。豈稅駕聖湖。心眉並飛。會方鍵關。習靜。不即襄裳。居恆未嘗迷步尋之路。及既咫尺。乃更河漢。抑何悖耶。種惟昔者。欲德而返。問關鄭鄉。把奉太翁先生。款洽累日。相與謁聖林。登闕里。瞻姬公。復聖廟。貌還拜祖。太翁前賢於松柏間。聯袂行吟。繾綣惜別。曾幾何時。而琴亡梁壞。可勝悽惻。矣。雞既媿昔人。馭寄亦垂驥。貴古今之不相及。大略如此矣。令友玉昆。龍光載煥。其爲繼述。足以千秋。靜功圓日。當坐晤於雙高之下。倘鶴首東來。懷古越王之城。則日占紫氣。引領望之。率爾佈候。諸容而罄。不悉。

未刻上疏。先錄其半。以奉臺覽。敢祈弁言。用昭來禱。三都託元安。乃始成行。莫爲之後。雖盛莫傳。道固然也。惟老世台不吝珠玉。成茲遠萊。率懇不恭。并祈原宥。弟會鼎頓首。

鳴榔遠邊。當絲宛委山。靈慧力輕淺。不能多邀篇什耳。前懇大序。爲先嚴奏牘之輝。望即屬草。容泥首以謝。頃一筮附使。求臨池數行。惟教之。册卷明午。繳上。先筆一通奉覽。小純一筮。并求揮歸。即令奉謝。弟會鼎頓首。

吳御史涵

自趨叩函。丈後。適抱微疴。靜攝數日。兼以大篇義蘊宏深。非末學晚進。所可倉猝卒業。反覆展誦。始敢管窺。連遲未報。深用歉然。但涵實淺陋。加以舊學久荒。妄有贊歎。亦恐無當高深。如何如何。尙祈太老夫子

進而教之。指此哀復。算稿并趙上不一。涵載頓首。

雖館事告終。日內彼此拜賀。世情難遂。一時不能即了。長安做官人。算此便是正務。良可歎也。承示大篇。久為恐誤。昨力疾從燈下展卷快讀。恍如蘇滄浪斗酒披閱漢書。其樂無極。輾轉哀哀中。得時聆此德音。少陵所謂。欲覺聞長鐘。令人發深省。增長志氣。不淺耳。謹先以三首趙上。非敢云借賦。得附大集。為鐘莊之流。庶幾管中窺也。但諸巨篇。涵意以不付刻。為高陳蔡大夫不云乎。其所刺譏。皆中諸侯王病。恐以吾道為兇。虎耳如何如何。餘容續錄。并寫拙詩呈正也。做鄉親姚琛。新授崇仁巡檢。前已面陳。倘荷九鼎。如藏生成。并祈即發為感。端此稟達不一。涵載頓首。

前奉賜時。承問及刊工之精妙者。遍訪得一友。向係劉呂晚村天蓋樓之手。其鑄刻端好。筆勢飛動。所不待言。倘令人送到。其人朱姓。號若聖。惟祈採用。必不誤也。此稟。涵載頓首。

嚴侍郎會渠

疎遠良晤。不覺忽近一月。此心實依依左右。奈半月來。為瘡瘍所苦。且有不可告人之狀。以此久疎我世。曩先生也。幸到西湖。如此之久。而弟不獲時時攀教論心。自愧自笑。然非澹然忘之。此中有難以言喻者。即告之世。曩先生亦未必遂相信耳。風日頗佳。曾得可意人否。日內因有俗冗。略緩一二日。尚圖屈致也。昨未布復。端此奉謝。書法之妙。真絕頂矣。小弟渠頓首上。

偶因不得已。有一唐突語。命小价面稟。倘可周一時之急。弟於世翁三衢旋省之日。即行奉趙。老世翁來客。敏地。弟斷不改爽約也。實緣至急。報而耳。亮之。制弟渠頓首。

前甚愛。尊教甚蒙論之語。已日為留心。奈因鄉間小事。暫到山中。兩日。大約歸在初五。便可報命也。端此布聞不一。制弟渠頓首。

相別忽忽月餘。正忌叔度。昨承枉過。始知臺駕到省。今擬趨候。奈體中偶爾小劇。未得振足。恨歎何已。承示佳句。古氣遒勁。絕不猶人。真傑作也。敬服敬服。所論翹楚。語意在童子乎。抑非然耶。明日稍可。當趨叩以悉。制小弟渠頓首。

董孝廉俞

一春陰雨。不得時侍大教。用深耿耿。辱論題。陰讀書圖。偶成二絕。書正。但可供捧腹耳。不肖月初。要往婁江。以客歲在都川。鄭山老。以一札。屬謁顏州。至今。遂巡未往。開係貴同宗。不知其果好客否。山老之札。可待否。不肖恐徒折盤費。故未敢去。幸老先生示之。鄭札。皇覽。覽畢。乞付來為禱。修翁老先生。小弟俞頓首。

董進士合

陰雨連旬。幾有漏天之憂。聞先生扁舟獨遊。雙屐所至。題咏必多。三泖九峯。為之生色矣。讀書圖。勉應尊命。醜詩。惡札。自見欲嘔。況大方乎。仰求痛削。稍霽。即走唔不既。小弟俞頓首。

春雨連綿。不能走唔。頃讀瑤章。如觀大國之風。吳人辟易矣。舊刻二種。呈教。小扇。倘可選。略賜以大作。庶

可邀惠於不朽矣。小弟俞頓首。

朝承枉重。頃即趨晤。親向未歸。恨然而返。知文旌明。且便發。聚首兩月。依依之情。如讀河梁之什矣。前趙二火。傳諭。鄙作實契于心。即改二語。今附正。先生風雅領袖。方今作者雖多。知愛我實深。敢以拙稿三種。計八册。附先生行李。倘遇知音。或選家。為弟代致。一經品題。聲價自倍。弟蕭然四壁。分隔青雲。竊欲以此表見。海內名公。相與者多。其未識面者。不過數人耳。今得先生。可以無憾矣。倘明日未行。尚當走別躬送。臨穎惘然。不盡欲語。俯翁老年。益先生大人知己。小弟俞頓首。改讀書圖二語。希為較正。看君意氣。陞八。淚吐辭。歷落詩。清冷。

昨知當事。遊遊九峯。傲邑山川。想領略殆盡矣。詔九父子。俱滯秣陵。往問其家。漫無以應。此外。藏紙者絕少。奈何奈何。容廣詢報命也。即走唔不既。小弟俞頓首。聞友趙二火。想不能無望於先生。臥山六益。兩公。聞已上達。托弟唔時。緩致此意。并聞。

兩日微患。日疾。不獲走唔。念切念切。適有小僕顧姓。為圖畫詐害。頃以一札。達得公祖。聞今夕奉屈。益駕。得為鼎言。賜其始終。照管。得公祖待弟。輩極有情分。重以先生一語。尤妙。幸留神。是荷。明走謝不既。小弟俞頓首。

往青溪兩日。不獲走候。弟處惟有廣韻。即附來手。明後日當圖把唔耳。俯翁老年。台先生。小弟俞頓首。

張觀察衡

客春拜別。倏已再歲。遙念兩年兄孝履。此中常冀翼耳。正在懸想。忽辱瑤函。兼詢。遵使。知先年伯大襄。已竣。未得走送。慕門。躬效執紼。負罪莫贖。奈何。弟於春初。請親旋里。遂有上谷之役。歸來匆匆。為兒女俗緣。所累。日與五作。為伍。俗氣撲人。不復知筆墨為何事矣。承命書碑。未敢遲辭。揮汗勉副。拋擲滿地。無一合作。對大巫而卻步。可笑也。阻越盛舉。罪過不小。斷宜另尋名書。易之耳。扁四字。具見兩年兄自命之嚴。承家作聖。實在於此。極為欽佩。但欲稍寬報命。無訝其稽延為望耳。兩年兄從吉。匪遙。榮補在。即弟無一芹之將。敢辱大貺。藉手奉璧。千祈心原。冬杪。弟假亦滿例。當繳照貴衙門。想可聚首。長安也。臨楮神馳。不具。

二册塗上。充中勉副。不能如意也。聞法黃老。盡已經取到。幸付來手。前綾並求揮擲也。草草不具。小弟俞頓首。

連日未得趨教。耿耿。前煩求法。老先生作畫。弟亦往拜一次。今可相催乎。幸留意不具。弟俞頓首。

俗緣日絆。欲結琴社。未能。憾甚。憾甚。一綾煩大書。送李仲淑。年兄。令姪太學生也。乞早教。乃感。通法。寺琴。弟。伺其在。可同年兄。往觀耳。弟俞頓首。

連日俗冗。無有停刻。筆下亦帶俗氣。不能強也。承命書數紙。試筆。不堪着眼。明日再寫。呈教。恐終不中用。耳。卷須稍為展限。如何如何。弟俞頓首。

前蒙諭。手卷已送。康老。書。訖。今又致南兄矣。想不至久滯也。昨送貴部人名。弟通未留心。一不。不知弟。俸。

如何開祈抄示為感諸時。

年兄所付側簾以移寓不知所在另塗二紙奉教不足以當一曝也外有敝友端石一方托弟求售頗鮮潤發墨年兄欲得之弟即取呈法照價亦不甚爭持幸示之弟銜頓首

黃處士雲

秦漢碑版夢想不得一見乃承傾儲見賜感勒可言謹謝謹謝小詩一首塗紙附呈求斧政垂和更感大約復日方得東歸衡老札傾到錢塘札容即草上晚雲再頓首

尊照如命敬題謹呈上唯改削存之晚有白雲庄廬菜園未構來其略在毛馳黃札中乞贈一詩書宜紙上至懇紙小幅幸查到史舍親簿程轉發欲奉攀尙未得如願耳羅兄母壽併望華衰此亦至誠君子也情翁老先生晚雲頓首

趙贊善執信

日者疎聆雅誨心常耿耿每欲奉求法書未敢唐突敬同年孫子立同有傾企之私今奉使安南欲得贈行數語倘不吝珠玉初旬幸賜下也尙容而頌不宣上脩翁先生弟執信再拜

鄧舍人漢儀

梓人周長年技極精敏而為人更老誠謹以貢之臺下有所剗削乞呼至塔前面授之必不辱命耳漫草一序祇以請教不敢災梨也上修翁先生老年臺小弟儀頓首

黃編修士垣

暑甚不能走晤為恨昨研是一友人從粵中攜出者真青花水坑也弟與之論價已久因囊空未及購取耳老年臺如喜之大約非十金以外不能得也茲有敝友馬叔載兄武林舊家為人儒雅善琢研若有佳石必須名手故囑其奉叩幸老年臺進而教之餘晤悉黃士垣頓首

王推官仕雲

顏先生人倫師表私心嚮往良久昨者因病臥有失迎近亟欲請教負荆日來未見手復心甚懸懸特此再求明示或竟送席如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天氣雖暑禮不宜遲已戒庖矣確於二十五日治具送顏先生旅次借重道翁主傅弟日來下體結燥苦不可言不能陪侍奈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王處士宏撰

自遠道絕迄今七載種懷丰采寤寐為勞每於邸報中得榮擢之訊為之喜慰而道阻且長不能時通音問祇增悵望耳小兒赴國學趨謁台堦仰冀照拂知先生於故人之誼定不薄也臨楮翹切不盡欲宜孤陋之人兼以兇病日侵自分邱壑老矣乃逐時賢之隙瀕跡京華不特夜懸枕衾抑亦晝媿天日而翰教遠來遠以激昂相期豈所望於先生乎惟道阻且長音問久疎先生儼然衰經之中而弟未能稍申雞絮之儀中心是疚如何可言誅詞見屬不敢以功賤為辭但願寬之異日耳佳稿尙未獲讀容於天生處

取之統俟再報小作附呈唯先生教之病目草草不能作細字後時無期但有悵望弟宏撰頓首

承手札知寧人溫喜慰想墨刻之惠如得百册此復並謝弟宏撰頓首

方欲走候得手札詢之使者知已就道殊為悵悵耳落魄腐儒不能盡地主之儀惟知己諒之想之搢筆黯然修來先生弟宏撰頓首

葉處士閣

辰刻欲趨晤知山遊必倦恐悞美寢是以不至耳舍弟適來奉拜午刻邀過其齋鳳至亦同往唯早過幸甚修來先生弟宏撰頓首

會處士燦

從會稽客中一別台教不覺五易寒暑歲月遷禪如駒過隙每當風雨半落之際未嘗不伏枕懷思吾翁翁先生之高誼更憶中所藏珠玉時時把讀如對晤言拙選詩觀二集又補登大篇數章以光不朽閣風塵碌碌浪迹江湖所心服此道風雅宗主以起衰末如先生當世有幾人哉茲杭州敝友王樂天來京之便謹修數行奉候新祉王兄精於岐黃而詩句復大雅可觀藉弟曹邱得晉謁於龍門便中假之齒頰俾韓康賈藥都市人人識其姓名為荷多矣餘情縷切不既

別後即有真州之行留割寓中候駕道取乃竟不果何耶嗣於二月內復攜魏刻至金陵又值仙舟往皖恐有浮沉復不敢留今屈指數月知先生斷不到蘇矣故敢將原刻二十册附上希為查收魏舍親旅脚已歸其令姪從家來云做親母聞舍親之訃絕食十三日而死義士節婦萃於一門真奇事也敝友兄彭躬庵一書及其門人梓行集中并為附覽可以得其大概已先生以闡揚幽隱為己任倘遇名賢廣為流布亦千古一佳話也拙選苦不得竣且卷帙日廣愈難發行未審當事肯為將伯之助否弟餽口無策溝整堪憂先生誼篤友生當必有為弟地者幸以教我便羽附候不盡神馳

正欲遣人走訊得接翰教知已返棹刻下卒歲無策小兒天花未愈竟不能還山明早奉叩履端當親聆塵談也田文宗諸詩前已發刻但在奇窘中未得取回俟遣走索報命如駕行急只得再圖後舉矣何如何如尊博致魏先生者似宜備一禮單方可資往弟初四即往真州往返在旬日間鄧尉之約萬毋見負為祝小弟燦頓首

前月會郵一緘并魏舍親合傳託周雪客兄轉致至今未見報章豈竟浮沉耶聞駕尙留金陵千里江山三春花鳥盡收入少陵彩筆中恨燦阻此帶水不能一誦黃初佳句使白間生黑絲耳燦淚倒無似溝壑堪憂雖不得望昌黎之哀號豈不能效唐衢之善哭然終無有起而拯之者信乎其命之窮也先生文章風雅齒頰皆春散吹煦而生羽翼者端有望矣近欲重理過日一選現在鳩工前先生攜去序文凡例皆較難已定別無副本乞為簡出交學在兄再寄俟修補完日即當另繕一册就政有道可也黃生想已不售其人亦已謝去重煩為念囑城不既

前月附一緘奉候想是典籤矣日望旌旌之至慈如燦渴坐守蕭寺匝月有餘又未見遺發紀綱不知何

故。知就西冷山水。或又別有奇遇。故遲遲其行耶。今再以數行奉訂。如過此月不至。弟將送小兒南歸。取道錢唐。當親實親會親傳稿。及其文集奉覽可也。書到望即見答。勿令久稽為感。本擬遣小力端致。因刻下道一意外之變。奔走經營。日不暇給。茲值使鴻。再函相訂。希惟原亮。隨頌主臣。弟本不能作字。欲錄近詩就正。情人捉刀。故爾遲遲。布鼓雷門。徒深惶恐耳。外箋一幅。求周年翁大雅。以為光寵。望轉致之。今日因有公集。不暇走候。遲晨當就教。并話別也。大作已向秋翁處領到矣。容面致歸。不一。小弟曾燦頓首。

西冷邂逅。殊出意料。但恨未傾筐倒庋。低吟應談耳。還山即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枕呻吟。參苓藥餌。為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謝卻。以先生為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為館所不容辭。故倚枕構思。日內方得脫稿。即欲賞送。因向有重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便。鴻端據附。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維。或遣人到蘇來領。或俟大親親臨。一聽尊指。大抵端函禮幣。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窘異常。竟為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為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有力者拯而出之也。學在昆仲。刻下即有其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踪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遠耳。諸容面頌。不既。尊稿為友人。權去。致七律一體。竟未登板。望速郵一冊見寄。立埃立埃。

陳中書玉璫

憶江樓奉教。過承高誼如雲。迄今銘佩。弟於上年三月抵都。即聞老年伯仙遊之信。不勝痛悼。東歸絮酒。深愧古人。罪狀奚似。益都夫子。見示尊狀。稔知老年伯文章孝行。不朽天壤。大筆纏綿。委宛。曲盡孝思。使讀者聲淚俱下。游若節哀。千萬珍重。接手翰。極荷注存。感刻無已。但以弟材。而濫登薦版。方日夕惶懼。門兄應有教我。乃亦為不知己之談耶。拙刻散亂。無以就正。容俟姦親赴都之日。細求指南耳。遂使旋草。此布復。隨頌翹馳。

弟行矣。儲年兄尚有數日留。當更與老年門兄暢晤也。底事深感周旋。乃君自圖展報。悉之玉兄頗問。其別商。玉兄意欲藉鼎明惠。弟於中亦可分餘潤。想老門兄所樂為者。餘皆玉兄面悉。瀕行肅勸未一。陳玉璫拜。

伊中丞關

憶遠儀範。再易委葛。注念之私。與日俱積。因乏便羽。未得時修候音。耿耿於懷。接翰教。悉老年翁孝履清佳。深為慰藉。弟日事俗冗。遂遂於車塵馬足中。通無好懷。可聞知己。草此布復。附候起居。令兄門翁。不及專字。幸為叱致。不盡馳切。

柯鼎侯考

昨臺旌假發。未遑祖餞前行。以抒款曲。耿耿在中。至今不忘。既聞孝履清嚴。復不能以時備候。殊深懷抱。茲當服闋。引領星躔。而惠音肆好。不啻面晤。發函展讀。何深以厚也。弟近狀平平。無足粗述。把晤非遙。姑

需來日。別論使者。俱已領悉。肅誠佈復。可任依湖。

翁員外英

前勞枉顧。以外出未及倒屣。殊深恨。豚兒荷老年翁栽培。弗敢自弛。以負恩施。但賦質蠢鈍。即日加淬。彌之功。未審能仰副。惟切否耳。月課求嚴。加改削。倘得藉南指。以不迷所往。感刻曷有既耶。表題有時務。急擬者。并求賜教。所論河差。前任以四月初旬到任。但今歲多一閏月。赴任則在來春三月初。定例以三個月。前題差自不出臘月初事也。倘可稍遲。尚圖面頌。率此暫復。未一。

郭參議乘恆

拜別之後。於八月六日至豫。是日即赴宴入閣。不敢因循。本省舊習。平正並取。澁澁兼收。惟以不肯朱註者為尚。幸外監諸同事。力矯從前之奇苛。一切賸錄收受。悉從寬大。以故得卷甚多。除孤經卷少。不得不節取外。其三大經。盡拔其尤。文風稍變。廿名之內。似不遜江浙諸大省也。老年長兄自鑒別之。惟是所最苦者。舊撫守制。辦事。新撫履任。尙遲場事。一舉內簾。星散。求望顏色。而不得。弟輩不得不束裝就道矣。然事例又萬不可廢。業已照上次措足。倘有一切不及檢點之處。望概為包容。弟非木石。敢忘所報。弟為先。地。不得不歸家。一為料理。幸即賜完結。遠人得以安心。總容至京之日。泥首百叩不既。

郭侍郎榮

拜別後。晝夜兼程。屆期抵汴。鎖閣視事。冰淵戰兢。中州文字。素多平弱。謬欲矯偏。諸美咸錄。幸外閣諸公。力反前苛。士子各盡所長。頗得佳卷。老年翁玉尺冰鑑。自能照徹。弟等苦衷也。獨是孤經寥寥。無由拔奇。選傷耳。次第之間。大意可見。撤棘以前。慎重檢點。似無舛錯。但因郎撫軍督促甚迫。當日封卷。即刻起發。字句差訛。未敢自信。其全無也。總恃老年翁愛我。憐我。慨為錦覆。貴衙門諸大君子。並求切致。微有苦者。豫州節鉞。新舊往來。人情渙散。分校者見解卷迅速。漫不關切。弟兩人事竣。冰冷。雖大聲疾呼。誰其聽之。千里之外。深慮愆期。不得不勉力從事。弟之素況。久在洞鑿中。知老年翁自能憐我愛我也。就中緩急。肯繁。悉惟台命耳。元老函中之甚悉。不更觀。弟不久抵都。當泥首崇。稱謝高厚。並布餘。倉皇草率。不盡欲言。伏惟照注。臨楮禱切。

侯郎中吳

前駕駐龍江時。小兒輩往來簿上。過蒙老年兄猶子之愛。優渥過情。教誨之餘。復損隆惠。歸道種種。媿感何極。弟自去秋罹變。榮榮苦塊。死無生理。遙聞老年兄新履勝常。惟有北望額手而已。茲以敝邑歲貢士。王諱仁灝。故學憲軒先生之令嗣也。齒少於弟十有五年。績學善屬文。敦盤之好。推牛耳者。幾遍海內。今甫逾壯。已卓然為多士冠。入對大廷。久仰龍門。思欲自進於臺下。至出咨考。校諸項。俱乞老年兄一一提誨。而獎進之。弟係總角交。而兼至戚。故敢代為先容。若夫文章聲氣之合。知老年兄別有賞鑒。固無決弟言為諱。也。部中滿公。各求為弟叱名道相念。苦次率勒。不備不莊。伏希崇照。憑穎瞻切。憶晤別猶昨。而花事又一年矣。年兄擁江南勝地。值此春華。命學飛觴。必多樂事。若弟寂莫江村。惟日與

同事。愁眉相向。幾不知爲春到人間也。捧讀瑤翰。色笑如親。不勝慰藉。前小兒來。便過浦江。叩謝開役。亦辭。然弟實不敢謂年兄之薄。惟無願年兄相計錙銖。雖舍間攜一蔬菜。必不使沾河潤。故彼銅役來。亦以直道相報。豈親厚如我年兄。而敢有所致疑乎。或誤指顧年兄之言耳。承示不敢不自白。倘終不能見信。差竣時。亦惟有如台諭所云可耳。笑笑。小兒旋再令叩謝。幸進而教之。種種俱俟面悉。不既。

王提學如辰

弟自前冬。重入都門。以爲可听夕得領良朋指示。不意年兄忽讀禮言旋。離羣之感。時切寸衷。頃接手教。方知老年伯仙。已返名泉。祇以里地阻隔。疎節多端。罪狀當何似耶。屈指明春。冀親自當北上。聚晤有期。是爲踴躍耳。近日孝履清和。並園宅康吉。謹此附候。不勝瞻切。

孫浣思侯考

高賢貴止。得觀紫芝。草野後學。榮藉何可言喻。日來陰雨。未得趨叩。絳帳。尙擬天時少霽。潔治葵菴。奉攀騶從。以伸嚮往也。思戰伐餘生。依人乞食。小集寶類。蛙鳴。顧影自悲。形穢。謬以大君子不棄。不敢自文其醜。而不就政有道。日來諒蒙塗就。望即擲下。如謂小子可教。或可錫以弁言。思且不朽。侍獵園可賜一覽否。矜立埃之。等於饑渴。先此預預。清嚴。再容走晤不一。

張太守楷

竹樓豪飲。已醉飽明德。復承台惠。愧感益深。所訂已商之舍親。遲一二日。即圖面教。茲以便羽。附謝雲。兼有敝相知吳姓。以臬司處細務來省。凡可以照拂者。希推分授之。感當無既。不盡縷私。臨穎馳切。過承渥愛。謝謝。東札收到。並切雲。誼所訂明春。弟必預來面教。萬勿他就。務切。務切。佳卷新句。統此謝教。不盡。制楷再勒。

何羽士規中

前月二十三日。台駕遊放鶴亭。山野適東。渡越水。失迎爲罪。并未知駕發吳門。不獲攜衣相送。抱歉更何如耶。承賜聯句。令人爽目快心。懸之山樓。垂不朽矣。昨在山陰。接兩水亭主人。道及台駕相敘於此。有瀟影亭三字。失於面求。因特囑轉懇大筆。山野昔曾面求放鶴亭詩一二首。已蒙允允。倘不吝珠玉。伏乞即賜錄畫銀鈞。勒石孤嶼。爲山靈生色。猶勝蘇公解帶矣。臨楮翹切之至。外附呈拙墨。并一扇請正。區紙一卷。賤名單肅。

史提學鴻裘

叨附風雅。仰庇雲天。淡歲以來。無時不溯洄。履下也。特以庸非守拙。肆應無方。翹企之懷。徒困於心。長綆短繩。惟世講之。雅契淵源。益勤仰企。敬因報竣之役。文牘之外。附陳家刻。用寫寸私。伏冀鑒存。諸藉青睞。不一。

釋興源

憶雲耕柱過。楊柳依依。春風融怡。今忽白鷺爲霜矣。流光如電。念之耿耿。每歎貴顯名流。華屋深居。高白

嚴重。閉世形骸。役役聲容之內。賢者或能放情詩酒。披閱經史。以自陶寫。即一城一邑之事。猶未周歷。又安能網羅見聞。恢廓拘蔽。欲爲通人達士亦難矣。即司馬子長。以曠世逸才。尙窮歷天下名山。周行萬里。而文始奇崛。故其論敘。陸離光怪。波飛龍躍。驚心駭目。豈非山水之靈。足以發人才思。滌人襟抱耶。君侯以泗上衣冠。聖門華以乃能驅車南北。徧求隱逸。五嶽煙霞。披尋殆盡。而溫溫和雅。不以富貴驕人。道性天悠。勝情復舉。但恨交臂而失。懷想爲勞耳。華山之游。元訂晨登夕返。再談世外因緣。不意熊軾西征。竟上九華黃海。不知深林大澤中。亦有至人逸士。可遇而不可求。一與猶龍之歎否。晤長于沈君。知旌節近駐青溪。極爲欣喜。小言一章。奉懷明德。山野之語。不必以工拙計也。與三給諫歸楚。可曾來白下否。念之。尊寓鄰近。有礙想。其信正信。頗多功行。開時散步。迴翔。蔚然林水。亦可追滄梁風味矣。野刻山圖附覽。敬專侍僧。恭候與居。臨楮瞻依。近作五首呈教。

名頌侯考

前者承年兄見許魚鱖。幸付來手爲荷。弟頓頓首。

王御史九齡

前承老先生年臺。軒車枉顧。緣僻處荒村。離城六十餘里。有失倒屣。國屬名諸同人之末。奉邀大駕。又不獲趨陪。譙笑。彌深耿耿。昨捧讀瑤翰。格律高深。意緒清深。直令盛唐諸名家。退避三舍。邇來古調不彈。吟瓦響。爭鳴於世。今得老先生李杜文章。振起頹靡。真風雅之極幸矣。服膺何已。不揣效顰。呈削。珠玉在前。自覺形穢。如何。幸直教之爲荷。刻下擬輕舟奉謁。因賤體冒風。而家君又以年長。憚於遠出。東道之誼。殊抱歉然。外具微物。聊供一箸。伏冀笑留。家君命筆申候。臨穎翹切。

張侍郎鵬

都門得奉教言。受益良多。頻年因鯉鴻未便。未能時候台社。然馳想之私。實與日俱積矣。年兄說禮之餘。著述必富。方今聖天子。延訪鴻儒。振興古學。其足應風雅之選者。不當爲年兄首屈一指乎。未知服閣何時。入春明何日。拭目望之。至令兄先生。文行俱堪楷模。金昆玉友。可方軾轍機雲。使中幸爲道意。敝通家兩孔兄。近日學業若何。高賢在望。不當時爲就正乎。相晤間亦祈叱名爲禱。率此附候。臨穎神依。此題捧讀年兄大篇。及令兄先生擬墨。使弟有觀止之歎。令兄先生作。如登秦岱。俯視一切。千山盡是培塿。年兄作。如游溟渤。目空萬里。百川皆屬支流矣。真稱一代機雲。弟當爲之拜服。曾評不能盡佳。文萬一。望教之教之。弟再拜。劃然二比。其大閣開。化古文爲時文。妙直一氣。卷舒中。有無限精蘊。非沐浴乎大家。沉酣乎先輩。未易臻此。即起文格諸公於今日。讀之亦應頌首。弟南溟擬評。

張尚書士頌

久疎雅雅。顯企殊殷。使至接大翰。承注問。感切極。佩遠懷。向以至誼。攸關。自應相照。何敢煩齒及耶。寄篋書上。深愧塗鴉。何日命駕來都。得一鼓契闊也。願望願望。使旋旆復。并候新解。餘未縷陳。臨楮翹切。疎隔塵談。兩更幾葛。每懷雅範。時切顧思。茲拜大函。承老年親翁注問。殷切。莊誦之際。殊佩遠懷。使旋旆。

述謝悛并候孝履餘容嗣布臨穎瞻馳期侍士頓頓首拜具
沈郎中允節

臨行承年兄諄諄提命長途銘刻欠之沒齒矣今藉芘試事告竣一時公論頗蒙許可僉云以習頓清爲
歷科未有庶幾少副良友切磋之雅也惟是榜發匆促恐不無疎忽仍未審足當大方衡鑑否耳近詩三
卷祈年兄逐句分疏一有差誤即祈郢正或再有未盡之言容弟入都補作刻下神疲心竭一字難成想
知已定當慈諒也不盡委曲在麟兄代奏百凡祈鼎力維護統竣旋日泥首以謝率勒不備臨楮頓切別
諭貴役甘喚數次不來當事處已細述原委矣并復

孫侍讀一致

知已不加譴責重以回示認爲鑒許足見吾兄原天性敦篤篤人也乃以水旱輕棄其鄉數年不遑手足之
恩割兒女之愛疎親族朋友之好爲東西南北之身縱放意於山水山水果可樂饒即肆力於詩文詩文
又安可立命耶君子立身有本末制行有輕重吾兄所云白首他鄉而不悔也果從其本且重者乎抑從
其輕且末者乎兒女長大婚嫁似當關心田地荒蕪差賦將誰撐持種種未了難完之局吾兄清夜自思
恐不能不一作歸計也尤宜念者長公寄行踪於旅食次君荒正業而嬉遊媳不得以夫爲家女安得以
伯爲父然則吾兄所云山水文章夫復何用而白首他鄉者亦獨何心吾竊謂不可必之功名姑宜少待
不必濃之遊興似亦索然矣歸與之歎其能已耶唐之世兄王姓者已北行矣不肖時懷集木
臨符之懼不敢以片紙進都也幸知我愛我鑒之恕之見惠壽山石頗屬時尙敢不登拜其繭袖一束仍
便付令兒女爲衣弟當之不忍也草此謝復無任激切懸望之至弟致頓首

鄧觀察旭

去春爲送三小兒江北完婚遲留先人舊栖甚久種種疎節難以言盡復聞老年世蓋陸還之信買棹奉
候冀圖一中祖饒之私不料台旌十日亦已欲行悵惘無已未幾承高是白仲調年兄見過出老年兄
留別珍貺見貽捧對之下益深感愧茲因羽使特此報謝貴衙門改授之例雖目下暫停側見皇上破格
用人都非常情所能窺測以老年蓋世家鼎望兼之才隆德厚計不次之擢當在指日矧賀賀賀但山中
病骨未審何日再奉天上清光念之可勝馳結晤呂錫老乞切切致懷想之私至洪谷老南館淮關生以
意外牽滯未獲造訪迄今耿耿都煩叱名道念臨楮不盡依依

撤進士木哈

報命北行叨愛諒容附驥招徠無術底事正爾關心捧讀來翰真不啻面頰教言即欲遣人再往第恐亦
緩無濟於事矣蒙諭銅劬之說自是事出一轍弟因錢銅買辦艱難勉將銅板廢銅湊足今裝運在船以
俟開行貴關所欠無幾惟尊裁酌收完局蚤便起行所云有不容己之事弟詣省之日當面商可也並祈
老親翁心照不既

田少傅種玉

降旆從歸稠疊有加每一思之感慚交集十九日自潯長行仰藉蔭芘一路安驅二旬內已竣兩河試局
矣此後局戶索居毫無事事勞人草草何以消此歲月耶窮愁岑寂尙未深覺不敢預陳以臨台慮也率
修短楮用摺遠懷臨穎依地惟有延佇

顏氏家藏尺牘卷三

劉良儉啟

得觀台光如挹紫芝坐春臺之上溫醇醇厚祖風宛在大有有日分榮不小忻羨忻羨仙源三十載未到
孔方訓近日如何同時知交不及細訊東裝東渡游著柱願無勞軒車遺童叩止茲城秋爽賜光爲暢相
陪看山爲大快事也貴門人數數相見泛而不切不過常套所言乞即惠瑤函向商此事如妥本役自來
叩見也區區圖維敢不匪勉念昔在尊先祖教下忠難相依豈比泛常哉尊札乞草付來手斷不敢勞遠
顧居居於往返俗套切訂上禱依依不既劉良頓首不另具單

陳少宰一炳

自年翁之歸也無日不矚望東山當風雨晦明思一時其事之雅每爲惆悵者久之昔者叔田有無人之
歌闕闕有匪存之味詩人之旨良不誣也讀孝靖公表傳忠慨孝行爛於日星令人想見復聖之家教平
原之遺烈但恨不及親炙休光聆其餘論猶幸而獲讀表傳悉其生平真可謂不世出之人矣今聖天子
正作興忠孝他日探風者上之將錫之謚光史册以永垂不朽寧一鄉之私諡而已哉聞之陽明先生居
喪之日肉食不戒曰養其身報朝廷以顯其親此乃爲人子之大孝愚亦敢以此進年翁天氣暑溽讀禮
之間望節哀強飯握晤尙遙臨穎不勝神逝

錢中書芳標

青瑣追趨時聆履誨醇醪屢飲鄙吝都消自台旃南臨忽更裘葛屋梁落月香勞如何弟以尸糞久媿不獲已乞假南歸適丁東省慈幃之變愁緒如絲亂不可理踉蹌跋涉冬仲始抵里門先在潞河與家兄握手別會有一函托呈清覽因歸心孔迫不及紆道而奉并語闊際二水三山惟有神馳不置茲藉奴呈上代候崇麻即日令其北轅家兄處報章並祈即發來手何如呵凍率勸臨穎不盡瞻迺

數載西清得佩教益迄今寤寐依依弟自里居侍養以來嗟影孤直不敢以野人姓氏達於下故人疎懶成癖特知愛之深或勿加譴訶也茲值內叔蒞著水北轅便附荒城肅候近祉蒼老為文敏總憲兩先生文孫舉名孝廉敝鄉陳季以後文章領袖指為首屈弟廿年來雞鳴風雨詩酒倡酬之交一人而已今遊長安諒老年憂神交有素必傾蓋如故商榷風雅披寫胸臆愉快何如詞刻二紙寄呈斧政阮亭先生近已有一行道關不及再瀆同人前均祈一一呼名燈下率勸不盡縷縷

程提學汝璞

別後星馳北發途次山左而病劇矣停舟請告荷允言旋一路問關側聞新愆愁著行旅之人無不嘖嘖頌之病臥中欣羨當何如也弟所乘小舫原屬虛空又因屢歷驚濤復買一葉以備不虞毫無所載祈老年翁俯念歸省心切即賜放行感佩之私容當為人叩謝舟次草草可勝神馳

張孔目貞

貞側伏草莽即聞老先生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政術而外則駉駉藝苑上下千古真為一世龍門仰止深懷豈一日之積哉但以敝屣整整未敢踴進台階乃承老先生不棄葑菲納之壘籠沐殿子之清風搢山公之雅度至今夢魂猶在冰壺玉鑑間也見委七印不敢匿醜敬請呈教幸一笑置之草堂一區欲倩法書倘不見拒振筆一揮增榮益觀當出於尋常萬萬也不揆鄙陋妄意仰干所恃宏慈統加亮宥耳匆匆草削不盡所懷春明北上更佈區區晚弟貞載頓首勉厚堂求作行楷十月下浣當有人去不誠可能即得否貞又拜懇

貞假蹇支離人間長物方為時所共棄老先生獨篤念世誼惓惓有加若忘其飢餓瑣尾也者貞即頑悍不自知聞者當何如其榮耶數月以來雖未敢以寒暄無益之語輕瀆清嚴然而醉思狗知之一念亦何能自釋於懷特顯一介代候起居想福履愈增旂常日懋為海內蒼生所共慶政非僅一人之私幸耳附懇者敝縣父母既以罪行前月廿五日必已得人計其出都當不在遠仰冀鼎呂以賤名相囑即體分闊絕無可通之理亦望託其鄉人喻以尊旨則貞受度底已莫可量數矣貞寒兌杜門甘為蟻伏得其知貞生平不至過相鄙賤於願已足無他說也夏暑方溽惟為道為天下自愛不宣晚弟貞載頓首

朱制軍宏祥

都門別來回署即有繪圖之檄二十餘日之內奔走二千餘里僕馬勞費大火正流其苦有非人所堪者定限迫促不容少展以五六十處之州縣城堡萬餘里之紆折程途欲其遍歷山川形勢河道源流考究

典故繪畫精詳豈不大難大難相愛如老年蓋先生其何以教我得免於無過耶昨接孫赤老手字已得列正印老年蓋先生篤念夙誼古道如此均感弗盡當此附謝外具不腆伏惟垂納

張祭酒永祺

素車東發忱惻未將嗟隔芝光條蔕三載翹企之私無日不神馳左右知垂注正復相同也使來接教深佩注存滿擬即日還朝統均正位為當寧之慶不第世誼分榮乃以尊體調攝北上稍稽然區區向往之誠日夕以之至不佞行能固不如人而官資亦在最後量移未卜恐有負知己期許耳為之奈何因便附候闔宅迪吉不盡願言

成給諫性

去春閣中同事亟承教愛別而南也不勝尊酒論文之思弟問水雙江帆影落落如晨星雖拮据萬狀尚不能充箱為之奈何老年翁貴關想大德福命之所歷必有遠超於荒樵者亦可慰同人之懸切矣接尊翰每晤孔令親訊及知無有不得當者盛伴旋值弟抱折癖之疾呻吟牀褥間草草奉復臨穎曷勝馳慕之至

袁提學時中

昨日不得入直承門兄照拂為感舍親五十誕辰欲借光燕許前日弟曾面懇祈門兄推愛勿吝珠玉則弟與有榮施也顯懇顯懇舍親吳心樞紹興人丁酉武榜其高堂其慶有子三一在岸為人甚孝友有俠氣亦流俗翹楚也此聞弟時中頓首

茅處士慶

前者樞謁不獲親領教言狂顧又失倒屣自愧無緣殊深罪歎乃蒙華翰下頒又值抱疴於友人齋頭不及裁答初二日竭誠奉候此復上顏老先生大人台侍晚生茅慶頓首

沈明經季友

屢蒙高誼極應奉命但鬱鬱羈蹤留此無益一動歸思便如走丸矣十五日斷擬早發尙容作歌留謝雅情未盡修翁老先生大人吾師小姪沈季友頓首

汪處士耀麟

去尊寓遠甚不得時相過從殊懷戀戀俗冗尙未攀教容集諸同人作竟日談承賜太翁老先生表傳讀之令人敬佩高風豈近今可得耶先君行述墓志附呈台覽適送拙刻時未敢附上恐以為不祥耳約老紙信即致之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頓首

顧處士辰

雨中未得走候疎略之罪知不可贖十九日奉舉大教蚤至是禱送徐健翁詩曾脫稿否同人俱齊備候佳篇歷卷來册一葉乞書其半彙成即寄京師至望至禱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頓首

顧處士辰

頃見老年翁七言絕句真絕調也已借重六首入拙選矣更有佳詠幸多多惠教繕紳借一存年家教弟

哀頓首。

嘉肴旨酒深費主人之心。偶以小疾。未能久坐。竊自惜其薄福耳。此刻適標翁訂晤。尙欲一進城。不敢再謁謝。昨絕句一册。併大作一紙。幸即發付。有貴省名詩。惠數册更感。侍教弟哀頓首。

令叔金陵諸詠。可錄者多。尙未細細選定。弟此選最。嚴不徇情面。故錄出者。絕不示人。今遇知音。敢以絕句一種呈正。尊作亦在內。看過即付還可也。令叔可一晤否。弟哀頓首。

曹中丞中吉

寄舍親一函。幸攜至江寧。覽便與之。渠僅一細民。不足煩照拂。今奉銀五十兩。中分十兩寄姚親。其餘四十。作置衣幣之用。如有不足。暫借用可耳。幸驗存之。遠行不得祖帳一握手。惟長途自愛。江寧藏書家。如有曹能始十二代詩選。幸覓一部見寄。餘不一。中吉拜懇。

董處士樵

蒙賜鴻篇。兒婦借垂不朽。感勒無極。先此鳴謝。容晤叩不盡。修翁先生知我。小弟樵頓首。

高檢討詠

臥病經旬。初十日始得小愈。老師台委。綠賞長班。送至趙老先生長班宅內。沉閣許久。前晚始送到。即已力疾爲之。但未及脫稿。不敢呈覽。至於筆墨疎謬。姿質駁劣。殊愧不堪。鞭策。統冀慈原可也。門生高詠頓首。

歲月遷延。久疎函丈。緣貧病交侵。日坐愁城。苦海故也。三詩脫稿。恭呈台覽。應酬填委。殊愧不工。乞老夫子加之。魯墨。運以郵斤可耳。王阮亭公祖前。由徐老師。甚相督過。云有見顧不答之罪。蓋王公祖榮補時。詠會以紅全調賀。三日後方蒙寵答。此後別無見顧之事矣。賤貧之子。願交鉅公。足跡屢及門。而閣人辭焉。則有之矣。豈有長者車騎光臨。乃反悍然自外者。此可以理度者也。或比時未面。司關忘登。筆記耳。暗問乞爲叱致。感甚幸甚。門生高詠啓。

汪編修琬

今又製乳金印色少許。可賜一盒分用。妙極。可以甲天下。印油乃十竹齋者。不盡佳。容自製好油奉鑒。金扇二柄借用。嗣容償弟可也。弟琬頓首。

別後即將註過諸章。送山子趙親翁。云得面商字之陰陽款致方妙。弟即令親叩晤教。希善待之。此公忠厚人也。勿吝見是。弟琬頓首。

路博士鶴徵

日來屢叩寓齋。值老先生探梅山中。未得把晤談心。悵恨殊甚。拙刻已遵台旨。借重尊評。特印就呈覽。弟超念章。夙仰老先生風雅主盟。渴欲奉教左右。奈彼此往還。不獲謀面。殊深緣慳。茲又迫於掃墓。借晚鄉行。渠所送文集。思得發委大鼓。以光梨棗。特囑晚轉懇。不識可慨然允否。扇三柄。并求椽筆一揮。統俟返舍時。走謁而悉不盡。晚生鶴徵頓首。

昨偶過湖上。知老先生自昭慶移寓。渴欲趨謁。朝來竟爲雨阻。俛快殊極。來扇求椽筆寫小行書。容少露面謝。不既。修翁老先生大人。晚生鶴徵頓首。

王處士暉

渴欲一登龍門。而領教益。不謂久病未痊。遂遲晉謁。辱承不吝彩毫。兼賜寶刻。何啻百朋之錫耶。尊照領到。容俟精神稍旺。當草數語請政也。率復不一。晚生暉再頓首。

李巡按植

別來猶得借庇。以叨主人之惠。但日望返報。終以不得常侍左右爲歉也。屬翁老原約一二日間。同赴某間一晤。不謂商議開。忽親來論。開親捧讀。如親警效。但制晚何能。而克當此。感感垂念。耶。州中事已經子老。書內說明。亦無容再陳。至割付一事。曾屢託羅致。全無行之者。奈何奈何。春色撩人。愈增客況。伏惟珍重。是所願也。上復並候。老翁萬安。制晚生李植叩具。

周經歷在浚

昨家兄手摺。承留意。至感至感。明日大收。家兄亦逐隊而往。總乞必當。知先生定不膜視也。再瀆不一。修翁先生。晚在浚頓首。

凌頓首

聞台獨有真州及勾曲之行。故未敢走候。此時想已歸矣。天氣漸爽。稍遲尙期作郊外之遊也。惡姻緣小說。前呈五册。想已閱畢。幸付來价。因吳門近已梓完。來借一對。欲寄往耳。諸容面教不一。修翁老先生。晚在浚頓首。

陽和初屆。瑞雪芳霏。想老先生擁爐吟咏。坐中佳士。共爲欣賞也。若蕭條野人。徒多戰慄耳。承委拙筆。呵凍爲之。未能如願。仰求諒恕。容圖躬叩不悉。上修翁老先生閣席。晚沈頓首。二紙小印。并完上。

昨奉叩。承老先生教誨飲食。謝謝。二章完上。媿以雕蟲刻鵠之技。仰承龍翔鳳翥之文。敬附圖書。藉光不朽。知茯苓芝之遇合。洵可千古也。不揣疎拙。於尊衙內妄增一字。以配其文。不識有當台意否。泥濘不獲躬致講益。草此代而不宣。上修翁老先生閣下。晚生沈頓首。

李方伯之粹

巴里之音。塗鴉之筆。皆足爲大方絕倒。但以願教之殷。不暇自匿其醜。惟老年益不吝郵政。足初雲霞。容晤未既。弟粹頓首。

龍司馬光

辱年翁骨肉之誼。故亦不敢自外。但謝去筆墨已久。所見未必是。幸諒之。弟在此尙有十數日。便道幸常見訪也。兩詩統壁上。修來年社盟翁。侍史弟光頓首。

鄭處士淮

昨藉吳老先生獲登龍門深慰鄙懷更蒙垂青不棄隆誼殷殷具沐我於春風中也謝何可言拙染一冊
恭呈大教幸堯存之案頭必賴青雲游揚私喜對非之幸但魏末技不堪為說項之資耳不盡欲言顏老
先生大詞伯晚生鄭淮頓首

宋學博實穎

聞先生歸寓未及過候為歎歲除無以獻客小物二種聊供清玩幸堯存之春聯祈右軍一揮威荷威荷
餘面儀小弟穎頓首修翁老先生

汪處士徵遠

歸讀老先生翰教即與周梓人說明山志暫停數日先囑從事大集今日因送吳山大師龜子過真州不
獲面復歸時容趨教不盡修翁老先生制晚微遠稽首

曹處士重

春雨不絕阻我良晤念可知也昨聞老先生庚韻詩已成祈即惠教付刻夜來觀堂分味錄供噴飯幸斧
削荷荷尊筵進完附錄敝扇定已揮就并望發歸餘俟趨對以悉修翁老先生年臺大人晚生重頓首

孫燕侯考

適得拜觀儀型後學獲有矜式大快生平奉繼游臺一札求先生鼎力即為轉致倘獲寸進皆屬栽培之
力不獨燕與諸生永矢弗諼即家君亦為心勤更乞索一的示愈沾作養宏恩矣特愛悚伏伏冀原宥修
翁老先生大人晚生孫燕頓首

耿編修願魯

連羈俗冗致疎走晤深用悵然茲啓者江南新援例監生沈光堉目今文在貴衙門未得到監敢求老年
翁留神俾旦晚送監佩德不備弟已也諸容晤悉不一弟願魯頓首

沈泌侯考

屢說與居殊增悚仄倍宗之不遺培壅於此見一斑矣恭聞田大文宗於今日起馬回本衙門所懸二呈
詞能即趁今日鼎致批發尤為直截了當而舍妹夫梅生之激感高誼寧待言耶率稟不莊皇恐皇恐年
家晚生沈泌頓首

黃進士之鼎

拙卷呈政所言備畫者乞代為一問容謝不盡啓修翁老年臺即太史弟之鼎頓首

柳孝廉廉

雅集定期候年兄的示以便遵行是日邀大年兄弟當具束再同年兄共帖并請王鶴汀年翁一敘也主
客單附覽分金五兩奉到嗣容補送不盡弟廉頓首

魏太守麟徵

昨承鼎呂允賜解推翹切無似今為時已迫諸凡未能就緒敢求老年兄為弟多方設處以濟然眉弟至

顧氏家藏尺牘 卷三

竟時必持送還府也需此瑣瀆不一弟麟徵頓首

惠明府周揚

比日多病畏熱有失侍教馳企不可言新製已付刻未急欲諷詠不能待刻工之竣得以付寫後甚見賜
所至禱也連日擬錄客中文字先呈一二義幸即改抹付下詩說上卷亦求擲還下卷錄未竟也晚揚再
頓首

刻樣極佳連圈似不可少但不須滿幅前輩選本但連圈佳處餘俱不用圈點評語載後應署姓名且去
其無意義者若大人先生不便署名可以不錄其評蓋論次文章原屬後學之事如李漢之序昌黎子瞻
之敘歐陽是也今雖制義亦宜略做其體附此奉商不審先生以為何如揚再拜刻價幾許一百便乞示
知

刻工令其詣府自言可用與否亦唯尊裁示之詩說及制義幸即付來舊刻一紙并附請正令弟先生近
藝首一賜讀否念始廷試卷已不刻二有札會及此段也刻下將養痾齋寺恐疎問難達且晚容趨侍且
聞一言自廣不宣晚揚頓首

前日承翰教即便奉詣直尊從出門不敢請見若今日得暇當即和造且端策一問詹尹否則異日趨教
可也特此晚揚頓首

每思趨侍輒復懶廢仰止之懷無時不依依也斐讀新製賞心不已私心追慕此種文筆恨學力不迨而
有司尺度又復束其心手局趣若騶之隨斬可發一歎也偶錄三義就正有道幸輒忙塗抹即付麟麟扇
一枋求書近作餘語另布晚揚頓首頓首

翰來正直出門故信歸不及取會尊意即語廣平公渠再四辭讓即託致謝且請備告貴衙門諸先生奇
韻暫附上另日向欲借鈔也晚揚頓首

日來甚無事出外奔走拉友朋清談而已頃叩謁直駕將出不便請見特屬鈴下致語濤亭先生定已得
選恐彼尚未知曾有書達之否開兩日正在通州然否示之晚揚頓首

祖氏園乃在東柵南湖此刻即行不及奉別端望後日嗣音筆賈陸孔庭兄為人誠實可交其筆在吳中
諸工之上進而試之何如以後若有書問孔庭可託也特此晚揚頓首

日來小穴性不能堪致脾氣作惡明早即同從游者養痾祖氏園句五之期乃得還也近作一首附正幸
輒忙塗抹立付或晚間奉別時走領尊刻若印過亟求賜讀主臣主臣晚揚頓首

兩閱月不獲趨侍企懷何可言尊刻計已告竣幸一一賜教八月初入城當覓快對也敝門生宋基業廣
平相公猶子前曾在貴衙門考過州佐刻下復就科試令彼造謁門下教之不一晚揚頓首

楚人性懶病與之會遂爾廢棄人事雖仰止如老先生亦不能時時趨候他可知矣讀來教深感雅誼旋
聞之孟夫子明日旁午當來叩謝且欲望見顏色幸假片時之暇略一接席暗對頃當知其人之長厚也
新製送還詩說及雜文望即賜下時文若未批抹明日來領刻工即日令其呈樣也令弟先生久未得晤

極念極念，希致語，晚傷頓首。

久未入城，聞尊體不快，極懸懸。嗣奉手示，始知病狀，此亦未足為困。經云：夏傷於暑，秋成痲瘧。略服消暑湯劑，調節飲食，指日可愈也。南人慣有此症，絕不經懷。北方頗不爾，大都一寒一熱，不能少忍。反增病於快意中耳。然否然否，萬望寶荷自愛。尊刻求即賜讀，近來亦有經義幾首，然無足觀。外間議論，痛惡典雅，奈何奈何。附此發一笑，令弟先生，統此致候。晚傷頓首。

尊酒論文，平生快事。但過費梓液，差為不安。敬謝敬謝。大著領到，容屏除塵俗，悉心細讀也。賤子持論，常謂古文時文，不從六經而出，總無是處。漢唐人作注疏，即一字一句，必考證出處，貫穿諸經。柳子厚所謂澠釋融治，與道大適者，今人未曾夢見。安得懸尊文於國門，使後世無見者。皆見青天白日之清明耶。欣賞之極，發為狂言，知執事不以爲罪耳。鄙著尚有可請教者，惟時文最少。然既命之，敢不錄正。且晚趨侍，以悉不宣。晚傷頓首。

制義若得盡讀，豈非快事。入京來未有所獲，但得侍教先生，爲平生一樂。以賤子鄙見，時文終非傳世之業。以此種心思手筆，爲六經作箋解，不更快乎。歸熙甫先生言：語妙天下，輒自鄙其時文不足爲。此非無見也。恐人狂論，未知有當高明萬一否。詩說乃是常語，何以得蒙欣賞。想魏魏魏，刻下幸暫付還。另日再錄詩致，及他經解，一并呈正也。舉世碌碌，知音者希，非執事無以發其狂言。勿罪勿罪。主臣主臣。晚傷頓首。

吳侍講元龍

夜來見我兄形容少減，心竊憂之。西風獵獵，正宜鍵關靜攝，以俟復元。況病加小愈，尤當慎重乎。弟凌晨早發，更無遲回，但離愁萬狀，欲去不忍。晚刻當偷閑再叩，以悉別情也。名儲甚精，何當割愛。台命諄切，誼不敢辭。第家藏一二，儘堪撫玩。仍留長兄案頭，如弟日侍左右可耳。若以他物見貽，弟自不敢受也。可發大嘆。完齋乃衛生之寶，再拜珍藏。此中所以向容面求提命，東裝匆匆，先此暫復鳴謝。不既。小弟元龍頓首。

知己分擔，俟焉三月。懷想之私，形諸夢寐。恍然若日侍左右，離愁千萬，實非毫楮所能罄述也。潤州返棹，以老親多病，晨夕焦勞，每從吳門訪醫，輒探老年長兄返旆之信，寂無確音，懸念不可言。適遣使至，審悉台社平安，踴躍無量。拜讀瑤翰，勸慰懇懇，愛我憐我之誼，溢於紙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銀箭檢入，尙奉爲枕中鴻秘，不敢輕以示人。倘前津得渡，決不忘老師傳心之力。口誦似有微驗，第因作輟任意，未能呼吸入神，手教勉以力行。從此益加奮勵，念茲在茲，不敢辜大恩也。感謝感謝，墨妙甚精，懸之座右，如對芝宇。永永勿諼矣。祝兄前四月間，有信來囑詢起居，望駕北行甚切。俟月杪便鴻至彼，當再囑。潭府種種，不止台論所云失案一事也。年兄安心消暑，不必內顧。炎暑時常炎海，百凡爲我道珍重。金壇新樣雲葛二端，宮扇一握，聊誌區區。餘候文船過吳時，買舟細倒閣樓，不一。小弟龍再頓首。兩日正擬出門，以文旆山遊未返，用是欲行且止。登臨所至，定多佳味。少頃當趨，并悉縷縷也。三册裝潢告成，當俾奉覽。其工值弟已給之，不必重費。消慮。二套明後亦可得。先此代叩不盡。更處竟爾寂然，必

祈岐局乃妙，并懇。

極欲叩晤，以事機尙未有成緒，用是逡巡。然行止亦只在旦晚也。前小价事，當事未見施行，豈爲奸猾沉擱耶。乞年兄速命尊管，再往力催。否則小人道長，我輩氣沮矣。奈何奈何。初十日候恩蚤光，并縷不盡。瑣事重荷，鼎呂得以雪忿，感且不朽。聞華小正在禱求，用是避嫌，未敢趨叩。駕行尙宜少紓其期。祝祝。台册題就呈致，操斧般門，殊不自知其醜矣。冗次草草不盡。

年兄有意西來否。弟在寓候候，幸惠然是禱。前懇亦出不得已。望年兄留神再賜，必於薄面有光乃妙。朱雪田風流名士也，皈依甚切。聞窺今年有當事之席，或以此情節致之，不審可否。惟台裁之。其來札附呈清覽。不一。

同作天涯之客，承年兄種種滲愛，入人肺腑。感激殊恩，夢寐以之。弟自二十日叩別後，扶病進行。至二十六晚刻始抵里門，一路跋涉，而腰間所患，陡然奇痛，其痛楚不可當。至吳門即覓醫診視，云此係濕痰流注，非藥石可能奏功。必用針治，乃望瓦全。目下計無所出，遣人赴浙中延醫，吉因利鈍俱未可卜。或叨長兄福庇，不致長謝人間。得他年再瞻色笑，深有所願耳。所事其父母兄弟，俱心悅誠服。奈園秀八月中染患脾症，久痢之後，元氣未復。至今猶支離芙蓉，極憐憫。一時萬萬不能迫其遠道，弟恐此中或有他飾，特令小婢親往驗看。一一不爽。何佳人福薄，而才子緣慳。一至此耶。序過歲寒，恐征帽不能久待。或俟春和氣暖，台旌到都之後，即命使乎來迎，或以山川阻修，往返費重爲嫌。另尋別章，行止俱候妙裁。非弟所敢出也。乘兄至今未到，不知留滯何處。前件大費苦心，竟爲愚弄，觀其動靜，仍耽耽於舊習。奈何奈何。容俟業兄來時，再與熟商，或令有所歸着，則可。否則棄之不甘也。非物肆種，奉佐長兄清玩，亦千里鵝毛之意。祈叱存之。舟車漸寒，途中萬惟珍重保養。倘遇南鴻之便，不時惠我德音。至禱至禱。病中倉卒，作書不盡。萬一仰祈鑒臨，臨風馳戀之至。年小弟名心肅。

晨起正擬趨叩，奈酬應無少歇，而腰間發腫作熱，深悔不聽長兄之言，以受此奇苦。明日遂杜門謝客。延此殘喘，接教知有同心。我兩人當力圖靜攝，以俟復元可也。長兄精神雖旺，然外實內虛，亦爲可慮。節勞保重。至祝至祝。旅邸同病之憐，感銘肺腑。敬謝不盡。小弟元龍頓首。頃江甯郡守賜顧，譚及曹澹翁先生爲逆所害，一門盡節，其言甚確。末路誠可蓋愆也。并聞。

夜來酣擾，幾忘旅況。非年長兄愛弟之深不至此。感切感切，晨起瘡勢略緩，尙未能酬應。故不敢出門。想荷慈鑒，于刻心得一花，望年兄拉萊翁早過快鼓，作竟日之歡。幸勿他拒。至禱至禱。萊翁處乞即訂之。切切。在公家兄弟，已走札約之矣。并聞。小弟元龍頓首頓首。

頃承教，因對客失復爲罪，賤病瘡楚如故，不發不消。醫士束手，今惟靜以聽之。更無他法。台體服藥後，可得平復否。否爲心之苗，心火盛則見諸腫熱，黃連乃勝藥也。不審方中及之否。旅病交替，歸心如箭。明後當叩恩縷縷。大恩萬勿出門。祝祝。小弟龍頓首。痛楚場中，想及長兄咫尺消息時，煩悶亦去八九矣。方生平平，頃江甯郡伯這一路來，頗有道理。有晚

聞動靜再當馳報左右以慰詳注。尊恙似外感居多。萬祈靜攝。以節勞清心。為第一勝劑。弟歸思甚切。接教又不敢遽返。容面商之。小弟龍伏枕頓首。

台恙開已平復。尚祈益加珍攝。慎用飲食。為上。勿過燥也。昨內科劉兄。診視弟脈。氣血兩虛。氣盛則血行。服藥後。病勢已去其半矣。倘今日過燥。幸再致其來。晚刻賤體略可展舒。當趨叩九頓也。附附不盡。小弟龍頓首。

敬相知鄭桐原兄。高士也。長於宋元名繪。昔在王孝翁幕中。弟深服其學行。望年兄進而試之。前臨別時。曾為特薦。即此兄也。留神汲引。切切。小弟龍頓首。

頃劉兄來。知尊體已全愈。不勝慰悅。刻下宜大補元氣。不宜再用剋伐之劑。揀參少許。前敵房師從都門郵寄者。其味醇厚。乃真土木也。敬以奉用。幸照入。賤恙將痊。明後或可出門。即趨叩不盡。

早承手示。以高臥失復。罪非賤恙。勢少退。尚未能頓消。因日來服破血藥太甚。元氣剋削。脾經遂致困倦。即欲不伏枕。不能也。台體初安。萬祈保重。昔人云。養身莫若寡慾。誠為良藥。諒長兄必不以鄙言狂瞽也。祝祝。德州到省不遠。再圖快敘。正未可下耳。小弟龍頓首。山陰雖執法。然未能大快人心。昨已發府再勸矣。容晤悉之。并聞。

李太守鴻儒

江湖散人。忽來京洛。正借因依良友。消遣歲年。乃老年兄及子給兄。相繼言歸。望留停雲。不啻失左右手。每欲寄候。苦無便羽。讀來翰。慰契闊矣。弟以不才潦倒。兩年來。居然教讀老生。此中況味。局外人未許問津。源源新例。雜沓而來。財無下式。遇則偶唐。積薪之歎。將不知何所究竟。袁杜少卿句有云。白首為郎猶絳帳。那得不令人感慨。去年秋。例得分校。自謂清正之操。可沾名於士夫。而孰意反因以得罪。雖我輩中人。無一不諒其無他。而譏忌之口。亦難盡泯。既不圖利。又不得名。甚非自命之初心矣。此中委曲。子給兄能悉知之。因年兄骨肉之交。故并及之。大年翁不專函。孔年兄許。并祈致聲。臨池依依不盡。

別離愈久。懷想愈切。自入春來。屈指老年兄抵都有日。謂可朝夕談心。接來翰。始知行旌暫稽。溯洄殊深。各曹滯滯多端。獨貴衙門升轉甚速。年兄宜乘朝氣。扶搖直上。勿徒久戀東山也。吾鄉大槩無雨。做縣尤甚。深慮人情不靜。不但一家衣食之計。頃聞貴郡秋禾頗盛。乃亦枯旱至此耶。丁巳之役。可謂公慎無他。而譏者之口。猶有煩言。浙中真屬弊藪。幸借同事諸君子。廓清殆盡。而好事者。又皆歸功於區區前所謂求全之毀。後所謂不虞之譽也。獨是散曹末品。當此人情世事上下交困之時。於花花世界中。猶然冷落以歸。此固人所不信。即弟亦初不自信耳。使道里門。侍家君膝下者。月餘。又健壯善飯。尚能步行二十里。差慰於懷。弟連年為典籍所累。形神疲憊。竟與詩書無緣。偶爾涉獵。都不濟事。近中博學鴻詞。兼之年家子弟。選館多人。極盛一時之盛。對此同學。依然故我。不能不有馮唐之慨。五月間。第五小孫生。則弟落窠場中佳事耳。題名并全卷呈覽。餘容令兄先生到時。再寄不宣。

服官以來。稔知至性篤情。脈脈彼此相關者。年兄而外。指不數屈。故自建節以往。不禁離羣之感。久欲一

面通候。而不得便。惟有時向伴兄問訊。前知有西清故人之句。乘車戴笠之誼。何以異是。新任江寧令海

峴年兄。東裝匆遽。未及一字。帶致台端。江寧張守。亦未修候。海兄為念年知交。幸推分及之。翰到不曾面

談。喜極欲狂。詢知近履佳勝。慰懸切矣。關署雖清。而詩酒江山。佳興勝緣。收攬殆盡。大是生樂境。閉戶

可以讀書。開門可以借德。持身報國。俯仰所樂。我輩胸懷。當不徒溫飽着脚。何如何如。弟於明年之冬。後

年之春。夏。計當升而且內。但念父母年高。急欲歸侍。養已告暫假二十餘日。所以未即遞呈者。因此時

衙門。仍復舊制。當年曾有三年咨部候陞之例。如果得安。則明年正月初七。弟即滿期。大約衙門內無一

善況。恐此事亦成畫餅。但既有此機。不得不稍候數日。以定行止耳。任仲五年兄。現住尊宅。行即詢之。單

年兄行時。曾以年兄椅數把。條桌一張。寄弟處。弟如家行。當轉寄伊翁老許。獨美人屏。弟欲攜之而去。聊

作金屋其嬌。年兄遊名勝地。眼界大闊之後。視此畫或十直矣。一笑。滄兄處。行致台意。中情縷縷。不能盡

及。且有不便形之紙筆者。統惟照鑒。神往不宣。弟謹頓首。

北楚子給兩門兄。下棋得錢數百。作東道。吃了登高。今子給已傳進署。而玉乘子山左珣。又復爽約不至。

弟與北兄兩人。如何吃得許多。且登高未免太寥寥。幸速過為妙。弟謹頓首。

敬啟者。王冰壺夫子。連生兩孫。又值其次公子進學。弟以及門。被同人以詩裱屏為賀。如此大題目。又衆

耳衆目所在。自非名手如吾兄。不可為光。明知年兄不輕操刀。而又正當公務繁多之際。弟深體此情。故

自入都以來。從不敢以此等相干。事迫於不得不然。千祈年兄走筆一揮。且初十上屏。望於明日賜下。斷

勿見拒為感。如不見允。弟當親至奉懇矣。不盡。弟謹頓首。

榮行的於何日耶。舊年以五言杜詩一套求選。不識已看完否。暫祈檢付。弟謹頓首。

日作教讀事。不得與知己故舊。朝夕縱談。苦情多端。憑誰訴語。初四阮亭處陪席。是日同事否。弟九年草

恩一軸。已到部矣。當時弟即假歸。未領執照。無憑往領封軸。昨承慨允代領。幸留神容謝。不一。修翁老年

兄弟鴻儒頓首。

周處士碩

去人持手示。旋開讀如晤。極知大費曲折。更見老先生不以疎遠而忘故人也。感甚感甚。承諭都中一遊。足徵始終摯愛。第以家累繁懷。且值此粟如珠之歲。目下雖欲往而未能。以待來年。弟叩大教何如。尚冀

留盈尺地。容野鶴側立於階前為幸。或者捉筆賣手。借大人之德。可附不朽定可知也。臨池北望。依依。晚

頓首。

鍾參議明

客歲小僕南旋。荷老年。甚深情。過愛種種。使人刻骨。做役到都時。適值差回到部。凡所傳命。俱已銘之心。版。夫何新正。留神訪問。絕無至者。心豈怪之。及至巡試商洛時。晤令親孔涵老。備道頗末。竟因機緣。相左。垂裳而返。弟聞之。汗淋浹背。不知所託何人。乃荒唐至此。使我何以自贖也。孔涵老。竭盡心力。止得二百。章報命。其家報中。想能詳悉耳。弟試事粗完。循例解卷。當令做役叩謝。并致款人。老年。文章道義。久為

吾道宗盟。今幸主持。或可遊庇。百凡上下左右。邊所加意照拂。非筆舌所能盡者。小僕行叩。外致淺芹。非敢謂已盡區區。更望蒞。秋冬間圖報不既。晚明頓首。

承委辦。適賤冗劇。未得備管。值路湘舞。會親到都。因為乞憐。振筆立就。泉湧露垂。頗稱工敏。湘舞聲華才。留敵鄉。推為祭酒。不第十倍晚明也。不以實告。則是藏人之善。而且以欺吾知己矣。敢以原稿呈覽。湘老係葉芥舟受業。崇慕老先生風雅。想芥老必為先容。則是稿亦屬士見大夫之贊矣。徵詩引亦即草呈。諸容晤悉不一。前所商已繕一稿。俟查確面悉請正也。

秋來因賤體委頓。息影內城。借舍承老先生賜顧。有失福迎。且未得報謝。殊抱歉仄。太老先生雙壽。勉成俚句。自愧拙劣。尚容躬祝。以展鄙忱。敝省試事。正未有期。前說當姑止之。便中并及。不盡。晚明頓首。

接教極荷留神。謝謝。明少困賤。更因工。握算。況清江權稅。為數五萬有奇。項款無多。易於料理。心計之餘。正堪追陪。嗚呼。幸先生鼎力吹噓。感戴無既。草復德翁老先生。晚弟明頓首。

連日賤冗。不獲趨領大教。殊深歉仄。近工部咨過貴衙門。監生慕國璋。係敝鄉。臺慕公乃郎。托沈釋堂老師。為之照管。日來未見轉咨送監。屬晚轉懇老先生。得即咨送。深感照拂。未審日內能即移文否。晚本圖而叩。緣內城有事。不能如願。特此布瀆。希台原之。穴次草率。不盡。晚明頓首。

蔡太守兆豐

別後走澄江。與府明竭力。方得遂尊札於當事。不意竟成畫餅。即不佞亦有所求。仍未見允。束手而還。垂頭喪氣。作客之難如此。目下解維北去。囊中止餘十金。故分家累之半回南。望門下少資助一臂。不過數金已足。再乞示知何如。不佞擬孟夏中旬至白下。遊門下一面。并有所求。方能返都。但不知簡年兄曾考否。有王誠者。二峯周夫子薦於不佞。在關一年。亦無甚提報。茲以不佞差滿。特轉送門下。當懇酌用。容面唔另布。何如是瀆。

介子抵淮。知門下已從中路到任矣。此中況味。不佞領略已盡。但門下才福過人。自與不佞差劣者。不可同日語矣。會試得人。不佞竟不知姓名。為誰。幸一一道一。的役。送過無阻。俾其無阻。則仰初高誼。豈啻百朋哉。小詩已刻就。謹呈覽。至毘陵時。廣明已代不佞。故阮亭之。門下之。俱未寄梓。入都時。即應借光也。餘不一。

白下返棹。復寥落於吳門。謙老之札。又舉高誼。所以項客之金。竟負門下而北。至今中心。猶疑不安也。入都應酬一切。不能少。而索通者盈門。銅劬參則登見。必不能依限完公。停障待罪。竟成廢銅。將來不知何以結此局也。去歲長家兄渡江時。多承雲誼。并及小力開罪門下之處。諸凡皆不佞過也。埃台駕抵都時。當泥首以謝不遑耳。關上風景何如。知門下才福兼至之人。自必有佳況也。鄧元昭夫子。乞念及淵源。

時時照拂。不佞廿年素莫。負知己者不可名狀。方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門下肯代不佞稍進教焉。與有感佩矣。仲調年兄。此際想聚首。何樂如之。廣明曾一過從否。此君好義而貧。淵明振粟。不致相累乎。此今瓜期已及。計晤對時。或在初秋。南方海暑。萬祈珍攝。來教領悉。容謝不一。

張明府錫樺

二十餘年。道義骨肉之情。遙望音微。如在天上。昨晤魯公。知文旌適臨敝郡。把臂在邇。豈不能寐。緣敝居淺隘。蓬蒿之徑。不足容高賢之駕。有艾舍甥居。稍覺軒爽。已令懸榻以俟。止擬遣价奉送。先辱手教。極荷注存。揣此布謝。即日面傾積愜。諸不及。皆隨緒翹切。小兒囑候。老世。先生。賤名單具。

春初舍親王克成入都。曾以一行奉候。想達記室矣。每詢南歸人。知門下近履安和。聲望日著。朝野俱傾。注公輔之。故人雖以滄江分東壁之光。欣慰又何如也。茲因舍姪澤復應試之便。復此附候。舍姪為先叔學憲子。美公家孫。敝同門釋翁先生玉潤。才品頗佳。想高軒在敝郡時。曾已識韓。茲來晉謁。祈門下青盼對之。曲為揄揚。即感推愛。餘非有所干請也。另有裏言。托寶門舍姪轉達。幸垂照不盡。

別來數載。知己骨肉之念。時切於心。而南北阻修。未由把晤。昔在稜陵。當便叩候。荷蒙雅愛。倦倦不勝。感佩。足下膺特達之知。處郎官之重。登門桃李。聲望日隆。不肖叨在故交。與有榮施矣。兩年來為老父抱病。日事湯藥。今已幸就痊可。止以親老家貧。連遭荒歉。不免北門之歎。倘有出仕。輒地者。祈足下留神。專囑。夏初偶過禾中。秀令李君。相待甚薄。又以公正發憤。為舊令屠伯所辱。況味尤屬不堪。此人革任。而獲棍。橫及多人。飛詐逼乎閭邑。奇貨異儲。述之大堪髮指。同邑秦兄。僕筆視交也。其人英爽。與。大可結納。特。有裏言。囑之奉商。幸足下進而教之。救民塗炭。為我輩種德。事不止一邑。造福耳。餘情種種。非筆墨可盡。如有便羽。希惠好音。

己亥之春。與門下握別。城隅。屈指已九易裘葛矣。每念雅誼。感不去心。六益兄歸。具悉近況。知更肆力於詩古文詞。喜慰特甚。嗣從舍弟處。得接手訊。聞捷秋開。踴躍可知。更望來春大魁高擢。為故人光寵也。賢。喬梓叔姪。孝友風雅。瑞鍾一門。而不佞得以一日之知。叨附孔李之契。暮雲春樹。百倍愜情。未審快對當。在何時也。不佞罪放以來。南畝半荒。困厄已極。所幸高堂無恙。稚子在庭。而登臨詩酒之興。尚復不淺。但。苦處冗紛。不能力舉。著書成一家言。以副知己之望。異時相敘。深愧耳。偶刻二種。附呈。榮政。恐中有忌諱。切勿示人也。同人中如謝兄。賓馬兄。程兄。佩。呂兄。律。不及另啓。俱望一一道念。使。知故人好在。足矣。旅次偶逢舍弟入都。草草附候。諸未盡。悉。生錫樺頓首。

前勞尊使至舍。慢去為歉。日來時望台旌。貴臨。懸榻以俟者久矣。想因尊冗。未即惠然耶。不肖時欲赴郡。一候行臺。而俗冗糾紛。刻下又以掃幕往鄉。未能如願。望前二日。家兄壽誕。鼓棹茸城。奉迎台從過舍也。先此布候。臨緒神馳。

憶自亥春。把晤。明樓德門。承足下情文倍。曲盡款接之禮。擬別依依。十年來如一日也。嗣聞賢書高擢。隨捷禮闈。又以聖天子臨雍盛典。超擢儀曹。粉署香。盈門桃李。在足下可謂極遭際之隆。雖故人搖落。

與有榮施可勝欣慰。別來連得手訊。深荷不遺。近在駐節秣陵。去歲鄉止數百里。而道每欲鼓棹一候。而
以家君年屆古稀。適抱危疾。周旋湯藥者。四月有餘。雖以痊可。此心耿耿。未遑如願。特此先勒數行。本候
足下。回京之期。當在何時。幸惠德音。以慰懸注。戎榜貴門下諸兄。乞示姓氏。一單。時間希為齒及。以見水
木之雅。尤佩高誼。鼎爵董誓二種。出自鄙悃。不敢具登。并祈鑒入。臨楮不盡瞻溯。

金明府燈

燕越阻脩。良晤維艱。馳慕之私。想同之也。丑之冬。舍妹丈自京門旋歸。荷兄翁所致一函。具稔至誼。不意
所事不果。可勝惆悵。前函尚存。俟另日乘便。錄記室耳。啓者。敝鄉平子遠先生。越中名宿。天下全才也。都
門縉紳碩輔。靡不重為斗山。其文章歌詩。氣誼經濟。度邁倫伍。實有不可一世之概。以故聲望滿長安。交
遊徧宇內。且與不佞。素稱莫逆。風雨同心。晨夕晤言。非一日矣。茲者訪友金臺。企兄翁之雅。進而樞覲。凡
有可以為子遠先生地者。所不吝多方揚美。曲為玉成。心銘臆誌。豈僅子老一人已哉。願在兄翁。慎勿以
不佞為曹邱之請也。亦曰以素所相契者。達之足下。以天下所共推交重者。聞之足下。知兄翁定當心鑒
也。太翁暨秩宗令兄。希為叱致。不及另柬。臨風瞻溯。餘悵縷縷。願言不宣。

別后。候彌月矣。望盈一水。不啻相隔萬里。跼蹐日夕在抱。費銀鹿至。備詢年兄近履康勝。曾有若上之行。
目今尚在滄湖。渴欲一到。嘉禾。以看烟雨。借足下再為談心。奈緣俗務所糾。未獲如願。悵也何如。蒙云稅
契一事。已經印出。荷年兄志學之數。臆誌心銘。至帖雖一次更正。皆雅誼所致。而未常若如此。亦惟有
付之度外而已。不佞數載家食。仰屋興嗟。從未以窘狀相對。諒年兄必知之悉。倘使中郵寄齋。王父母
函內。希加意道及。不佞蕭蕭近況。每事注眷。即如躬躬垂照也。明春意欲前赴京門。有懷欲吐。想定勿我
遐棄耳。臨風瞻溯。不盡所云。

戴府丞京會

寄門惠錢。感昆玉雅誼不置。反里少圖養病。不意即有鄰。飲食夢魂。總無寧甚。而貧落更不待言。時念
都門周旋。尚不寥寥。見邸抄。知借金天官。清通簡要。斯地與斯人。正相當。喜甚。喜甚。令兄又留玉室。直令
人羨健。而故交如僕。權慰更異尋常也。武定張容。卷入部之便。草勒附候。容氣誼過人。才情亦超軼。貴
鄉待罪時。甲午拔士也。其臭味當與門下有針芥之投。幸垂手接引之。諸張公能口述。不具悉。令兄同此
致候。不另柬。

劉中丞著獨

年來潦倒無聊。資生乏策。往來燕山易水間。自顧可慚。亦可笑也。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殆今日味乎。
頃在奇峯學舍。托黎劉麥。接得從子手稟。應考職之試。總之此時。難難以得官。不如得少優於前。帶者
為榮。身計之為富也。從子為先伯兄第三兒。自幼在僕左右。敢邀世好。代為禱祈。幸吹屋烏。列於州同。為
望文雖久疎。字亦尚堪作養也。僕於望後。亦擬策筵來京。補夏至祀墓之禮。當面雅頌。擬屢拜注。存。皆以
陳廢。步未出門。頗多失答。疎節之罪。定荷知己亮之。附及未一。

僕抱病連年。展轉山舍。不返里門者。兩閱歲矣。擬聞尊先人乘箕而去。凡仰芳型者。罔不雪涕。矧僕親炙
輝光者乎。唯是不能力趨執紼。特從同人後。一申雞絮。至今歉仄。耳惟門下以禮自持。為國珍玉。良用遠
慰。使旋附候。孝思。啓事。謹遙。諸容。面悉。

道兄居白下之勝區。賦黃初之麗製。驚人之句。定滿篋中矣。不孝自遭大故。萬緒荒迷。於六月初旬。草草
扶輿北返。中元前二日。已達潞河。值葆粉弟南還。話別津次。念其僕被阮途。深切懸注。特以菽水。事。遠瀆
知己。幸道兄推愛。格外潤之。俾邀仁人之業。以歸奉高堂。即不孝數千里外。藉慰孔懷。雖在翠廬中。不異
身佩渥賜。已臨楮禱切。

張都轉應瑞

曩者帆樁。失濟。幾沒廣陵之濤。雖貽貳白人乎。亦數奇偶相值耳。廢棄以來。邱壘是甘。綠野午橋。固未敢
希蹤昔賢。萬一然而時命自遣。頗達位虛。每臨風一嘯。覺怨尤都捐。而身世枯榮。猶未能累我方寸也。門
下當良。經傷心之際。乃承不忘夙昔。益相注慰。加以瀟颯。厥情。渥矣。惟是驚弓之。無意高飛。又況時勢
殊昔。更非塞足。頓蹄。思起之日。正未知豐草茂林。何時釋我。尙能再礪鉛刀。以副知己之望否。越陞未靖。
中外需賢。統冀順時。節哀。善衛。寢興。為蒼生自愛。所謂移孝作忠者。生且拭目望之矣。因鴻佈復。心與楮
遙。令兄年翁。不及另函。希致意為感。名具單。

張提學鴻猷

曠遠道。轉盼三年。每憶芝宇。惟仰看屋梁月耳。邇者春光滿眼。景物增輝。老年臺履。與時並茂。榮補
在。即會想亦不遙。弟向日校士。恐致迷目之謂。今雖益移。大有蚊負之懼。何當遠念。敬謝敬謝。承諭事
弟。即特懇家孟。已慨允留神。勿煩清慮。謹此奉復。兼候新祉。臨池依依。

曹太守首望

不晤道範。夢寐為勞。老年臺典。禮南宮。思息多士。以視弟之伴食河濱者。真雲泥隔矣。茲有敝業師。諱朱
清豐者。豐岸寒士也。半生盤雪。甫就廣文一席。萬懇老年臺拔之前茅。庶幾河清可俟也。即達之堂翁。無
不可者。伏候崇禱。臨穎馳溯。

謝御史兆昌

憶夏間分袂。裝為條更。瞻企之私。與日俱積。老年翁別。益多方。商民咸戴。因知大經濟人。事業迥越尋常
萬萬也。欣慰欣慰。弟碌碌寡緣。素餐自媿。不敢擅附魚函。有瀕清思。惟抱疎闊之憾而已。茲啓家表兄。孝
廉范諱克勤者。近以就塾宛城。匆匆南下。與弟角問業。同體關情。幸其道由駐節。敬修尺素。令謁崇塔。
祈老年翁推國士之愛。弗靳春風。而和煦之。銘佩不特家表兄已耳。臨楮惓切。不盡依依。

高觀察恆豫

久曠芝範。企慕良深。第俗緒勞勞。弗獲趨聆。塵誨。殊為悵悵耳。承諭自當仰遵。奈昨已定議。不能復更。非
敢放方台命也。草此奉復。幸惟鑒原不一。

王尚書日藻

星週律轉。歲序將更。東閣一枝。早運陽和景色。想老年世業。經術旁昭於啓事。詩才仰繼乎臨沂。履泰運以宜欣。對芳辰而屬句。景福滋至。孚契彌深。企羨之私。奚可言喻。秋初辱賜瑤函。并貽瓊玖。屬以順郵。載報未罄。懷忱。茲草蕪律四十韻。藉用椒觴。北望五雲。滄海莫罄。

桑參議開運

老年臺榭。重器望高山。遙想仁風。悠悠我思。自憶都門聚首。常聆塵誨。靈玉屑。迄今猶在耳畔。聞也。春序融韶。老年臺榭。駢臻無容。遠下弟迂拙。故材濫竽。河里。正愧螳臂當車。所幸指南有藉。辱承賜。既俾弟益增惶悚。而老年臺千里。隆情不敢堅卻。謹登錦函。餘儀就伴附璧。一切雲誼。嗣容面謝。匆匆草復。臨池曷勝悚人之至。

于進士璉

日望老長官早到。為衙門主持。且侍得藉以息肩。歸省。不如別項告假之屬。託詞也。昨見暫以恙請之疏。殊失鄙意。仍祈速出東山。侍當作湖海故人。以慶榮遷耳。雅望原自出羣。而諸堂臺榭揚更切。足稱兩得。已將台意致之矣。大年兄執照未到。他人俱取。以老長官故。止以再議了案。其繳之遲速無定限。即遣人與親身皆可也。各長官俱道台意。并復不一。覆稿呈上。侍名另具。

張太傅英

日來未得奉晤。小兒卷間已在部中。幸年兄入署時。查示萬萬。弟英頓首。地輿圖為芳傳家兄持去。竟不見還。奈何。無以奉覽。幸亮之。弟英頓首。

孫處士燁

老年臺以聖系而膺帝眷。久為當代所景仰。小兒在粵。得托門牆。永締世誼。誠三生之有幸也。弟時擬鼓金陵之棹。親承芝宇。以慰鄙懷。奈去夏謁于報費。秋即有遣兒婦往北之役。三冬飛雪積旬。今又緣文衡在敝郡。坐是有懷輒阻。而中心之神馳無已。茲者令叔老先生。賁臨。捧讀函。恍如提命。但弟僻居鄉山。不能常隨侍。令叔老先生之側。至所委又不得當。負疚益深。台旌指日北上。小兒在署。伏望多方栽植。不啻再造之恩也。荒函率復。不盡縷縷。

燕臺別後。數載企思。幸遇台旌南指。小兒獲聆教言。且悉福履。萬安。忻慰忻慰。夏初。暫詣曾城。忽思河魚之疾。即鼓歸櫂。聞尊駕將至。敝郡。準擬望風晉謁。一罄積忱。前讀翰誨。諄諄。感同骨肉。知蒙賜顧。昭慶。若行尚待稍涼。弟又為暑雨經旬。蒿目巨浸。未及至省。稽此良晤。衰年種種。疎懶。罪狀殊深。茲值小兒趨侍左右。率此奉復。惟冀老師臺先生。以時珍攝。為國自重。遙情縷縷。臨穎瞻溯。

王學士尹方

夏斗巖至都。得悉老年伯近履。後接台教。如覩紫芝。欣忭欣忭。前所委事。姪明知難行。故欲假手觀玉。以圖得當。不意渠漫不經意。至臨時始將原札發出。致彼此兩誤。至今舍弟輩。尚不敢與此輩觀面。皆觀老

之過也。原札去歲隨行時。不知收歸何處。今於書篋中翻尋數次。絕不可得。俟檢出時。寄去何如。姪自浙省回後。終日病鄉。氣息惛憒。漸無生理。而他省之主試者。反揚眉吐氣。奮發精神。此事殊屬不解。意者文運漸衰。黃金勢盛。白雪無光。姪之所為。亦自取逆天之咎耶。今已貧病交作。勉強支持。正不識究竟何似耳。因便附候。再呈拙刻三種。新稿一部。統希教定。諸祈慈諒。臨啓曷勝依切。

劉中始恢

冬仲拜別。倏易葛裝。時序易遷。懷思彌切。都門聚首三月。極荷老先生世誼。骨肉之愛。古道古心。至情至誼。每一念及。感勒久之。當波靡之中。有此大賢。真中流砥柱。侍實為之心折。非敢諛也。先叔謬叨一日之知。承老先生世誼。諄諄念及。真令人感入肺腑。侍於展墓時。默陳古誼。想先叔亦啣結於九原也。侍閉戶守拙。一切聞見甚短。凡有可相關者。務望留意。家兄就試中翰。現寓都門。倘有大札。即轉付郵寄可耳。敝地如有新任公祖出都。統祈齒芬。俾家居不致岑寂。其感佩曷有既耶。大世翁不及另啓。統此致候。餘衷縷縷。不盡。侍名正勒。

張少保鵬翮

入春以來。兩讀手教。深荷垂注。計事得邀照。感不去懷。東郡一章。出自公心。惜乎為例所格。乃老年兄亦加扼腕。緇衣之好。實有同心矣。復聖門坊。弟既居此邦。自當力任其事。不待諄囑。至書院頗未。藩司親旋之日。已聞大略。今台諭復及之。容令司道郡邑。熟籌以報也。辱在契厚。諸凡幸為留意。不吝指南。是所禱切。漣源倡和詩。小清河議二刻。奉塵清覽。老年兄為海內宗工。乃自忘其陋。舞斧於大匠之門。真不滿一噓也。弟名箋具。

客夏重承教愛。瀕行復荷寵。德銘心曷有紀。極履任來。簿書鞅掌。心勞政拙。久藉謝悃。時切悚惶。承諭貴鄉所行事宜。關雖賦質。駑。敢不竭誠。奉幸藉餘波。東魯時和年豐。民生樂業。貴桑梓亦無不拜。老先生之賜矣。去秋得瞻復聖廟貌。益切景行仰止之思。近閱邸抄。知有榮遷之喜。由此端接節。指日以俟。殊為欣忻。專力肅賀崇禱。不諛。倘有函。伏惟鑒茹。臨啓馳溯。

吳尚書一恭

都門叩別。復屆登池令節矣。斗山在望。無任神馳。敝治係塞外彈丸。荒涼萬狀。且又當往來要衝。迎送之勞。供應之苦。不可言喻。近復調入內籩。獲費不貲。將來考成之事。殊切憂心。外吏艱窘之狀。有不堪為知。己道者。承老年兄厚情。未遑圖報。令人愧報無地耳。聞中分閱易經。與沁源馬邑兩公同事。其中倘有簡。默不到處。萬望老年兄曲為照拂。感佩高厚。靡有已也。草勒荒絨。恭候與居。統祈原宥。臨穎翹切。

夏處士州梁

漂泊西南天地。已越冬春。調餽顏色。返覺仙源是故鄉矣。今東君北上。弟亦東歸。前肅城兩次奉候。曾達記室否。公即學業。想已大進。豚兒在京。沐沐青照。感懷何已。歲月飄沉。關河闊絕。瞻晤不審在何時也。聊寄土物二色。萬里鵝毛。薄將遠懷。伏惟叱茹。拙稿數篇。呈教臨池。為任依注。

於參議覺世

老伯大事未能執事隨墳以伸猶子之誼五中愆然迄今未已自有自貴縣來者爭傳年兄哀毀之中祭葬一一如禮以此知年兄孝思固度越倫等而經緯餘濟更自非常也弟久病之後懷想教愛夢寐維勞捧

魯通政起

翰軒前責雲間得以晨夕待聆教益奚啻黃叔度消人鄙吝心也遂晤雖無多日而怡懋繁懷卻似三秋之久何令人之思慕一至於此武林佳麗之地得老先生大人行旌至止品題歌詠湖山草木倍開生面

祖府尹允圖

臘底一別彈指春深迴望璇霄彌隔塵埃弟待罪珂鄉繁劇萬狀前承瑤函遠及未遑修候起居歉仄殊甚老年益先生領袖人倫澄發華品遙瞻紫氣已映台躔矣茲有啓者曹邑監生趙從大父子濟惡賊款

王君詔倫考

客歲擢別至竟隨湯大翁溫恭開雅冠冕東國方知老年翁本有所自來奈緣行間碌碌不獲時親笑語後又奉命移荆并老年翁與居亦未遣候至今歉仄錢生重慶作養弟實銘刻但以後照拂望老年翁終始以之也至弟一身從役百事遺逸兀坐江濱未知稅駕老年翁鴻猷碩畫胸中定有成算不識能一

張中書鎮

前者大駕賁臨獲領教益契闊之懷於茲稍慰極欲謀一尊邀飲而台旌適發未遑少盡地主款何可言向擬再過敝邑一藉稍悃不意遊履久纏日深翹企昨從家孟處讀手札知仙舟已抵吳門渴欲趨候攜濁醪數杯同醉生公石畔而歲前多穴未得如願悵快無似老先生以命世偉人處得爲之地將來勳業

臧御史眉錫

都門侍教以來俟已三匝月矣過荷雲誼諄諄有逾同懷鏗刻五內爲其有既頓候青瑣黃扉以慰鄙懷然屈指亦指日開矣弟因狼狽出都自覓費之艱稽遲至於閏五月到任一入魯境滿目荆榛百無一熟

人民寥寥絕無市集然困窮之數分所宜受猶幸者僻耳簡耳僻則無兵馬之苦簡則少供應之累豈料初三到任即有皖兵移駐之文百孔千瘡左支右吾至於從前雜差之弊凋殘之病筆不能道以千百僅存之子遺半爲差徭所驅逐有鬼無人無土無屋竟不成邑言之於邑聞之駭絕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鄭俠之圖豈足繪其一二耶李管精明幹才不必言矣亦因困苦之狀日日告退弟勉留之亦五日京兆耳適有便羽先此附候入秋尙容差人走叩調夫子一札千祈而致并道弟地獄之苦狀生我成我或援而救之乎他若舉肘之處貽累之事巧婦無米之炊功令苛求之類尤不敢述之左右者回想了未連驢之日今春聚首之時其可得乎惠子知我幸起之枯鮪爲購諸同人處不及遍啓千祈叱名麟鴻不遠荒函之罪統祈慈宥臨穎主臣晚弟眉錫頓首

前者敬脩小札郵寄盛覽想老門臺新履倍佳指日梧垣竹埭使風塵下吏得荷栽培咸何可言都門過荷雲天銘刻無既不意非杓如弟蓋此瘠土幸簡僻庶可藏拙詎知兵馬之旁午天災之暴厲荒廢之狀筆不能盡尤有甚者向因安插之未當致軍民之多故張弛之際寬猛之間有大費籌畫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至於餽口無策冰暑蕭然此吾輩分內事不敢訴之知己者前有一札呈馮夫子想已改之梁夫子處亦祈緩頰但兩月內大兵迭至不擾一民大雨滂沱度麟即霽流移之民歸者日多屯營之悍危者復安弟之告無罪於知己以告無罪於朝廷者此耳至於多方提攜尤恃二天之在望耳便羽附候臨穎主臣李使幹才惜窮邑困頓屬稟候萬安同人前乞叱名郵報上乞示一札至麟小弟名另肅獲附驥尾已快平生乃復蒙雲館殷殷真如就日飲醉不知其幾弟勿策蹇歸里遂遠笑言每憶芝眉

施方伯天爵

接發初六八日兩次台函具見真切婉轉之至感激感激令兄价回費到尊札即當如教祇遵而行一氣之說洵爲直截諸惟老親臺張主酌定爲之弟自是踴躍勉圖以應前所言銅原是無多皆數在各商陸續於臨關賣去今顏親翁須銅必須另行覓購但地方缺乏銅勦浙浙袁輔老差人東來採買臨清關又

任明府樞

據承雅誼銘感之忱與闊別俱長茲復承注問天上仙班猶念泥塗中有故人此德此情具有心胸能不耿耿耶奈弟時命不猶墜落銜途百苦俱集真如坐地獄中受諸惡趣將來但求生還故里便是厚幸敢

復作功名想哉。以此負年益提攜之意。誠足浩歎耳。其襟肘之狀。筆不能悉。遣使當一口之也。敬托八行。藉手起居。薄儀伴函。仰祈莞想。倘天念苦人。不即淪沒。尚容圖報於異日也。年伯壽啓。聊抒納子華祝之誠。然自媿布鼓矣。區區之衷。惟冀鑒原不盡。

李侍郎迴

都門數年共晨夕。備荷提誨。顧良晤無幾。年兄還歸。讀禮。聚首之盛。時感寤寐。客冬老年伯卜葬之吉。不獲與聞。既未館遠。將難架躬。莫盛右。又不迫遣子姪。代効執紼。猶子之誼。固能勿欺。人滋深耶。乃年兄既不過。更辱垂注。感慚交集。竊憶服闋在邇。惟台旌早發。以慰蒼生霖雨之望。翹切翹切。謹此布復。臨楮依依不盡。

郭給諫昌

自這台鏡。已屆深秋。酒湖之私。與日俱積。弟以匪才。器與晉閣。公慎之懷。天日可矢。但入閣未及一句。而監臨以大兵。即至。欲親自料理。致趣放榜。至於再四。弟以軍機所係。不獲已於十八日竣事。其為匆遽。實從前所未有。兼之山右人材。劣於他省。時日既迫。僅取充額。至若諸當事交際之間。況味索莫。更甚於往時。凡此諒皆在老年臺洞鑒中者。今諸卷俱已至大部。校閱之時。皆式遵功令。其間字句。或有未安。此係磨錄之誤。皆已細細抹出。惟懇老年臺特為照拂。并祈鼎致同事諸公。稍為寬假。俾弟得免銜鑿不精之戾。皆出老年臺之鴻造矣。專函奉懇。更托沈余兩敝年伯。轉致鄙私。惟冀崇照。臨楮可勝主臣。

方中丞大猷

展叩瑞階。老年台握手道故。青眼相視。優渥極矣。弟囊空如洗。沿門持鉢。竟無定寓。暇當過訪。不敢勞尊駕也。張公處。昨許賜鼎。伏祈留神。最汗顏者。弟旋里不得。欲求老年台轉貸三五金。未審肯作此瑣事否也。特愛唐突。自顧內慚。惟老年台古道自處。想不鄙此舊交也。旅中文房未便。草草有諒。制年弟大猷頓首。

張參議永茂

習習新涼。秋衣殊爽。彷彿披塵。調於清襟前也。欣接翰言。深慰饑渴。然永茂承承。實切蚊負之懼。惟藉知愛如老年臺先生。奚管芘之以轉而滋之以露乎。辱荷雅賜。另容圖報。餘教書紳。臨風可勝心醉。此復銜名另肅。

鄭提學僑生

握別來。經年積緒。咫尺未通。實深悵。年兄福履。諒在佳暢。弟明職已期。一無善政。加民何當優譽之過。及也。令親孔年翁過署。緣荒邑窮員。不能厚有所及。何以謝命。茲順羽便。率附荒函。祇候清居。伏惟崇照不宣。

許給諫承宣

幸託淵源。方以獲承旨。懋十餘年滿。不意復爾。阻徒令我。廬東山之望也。遣使至。得拜手函。稍慰

翹切。老師叔。雖宿望。當此健戶。讀禮時。正可放懷。嘯味。想琉璃。微箇。以之。應聖天子。風雅之選。自有神契。可不。不。而。知也。晚。目。下。有。纂。修。之。役。欲。得。尊。府。陋。巷。志。以。資。考。證。已。於。夫。子。稟。函。中。致。懇。并。希。注。神。速。惠。臨。不。盡。依。依。

王尙書

計與老年翁。離。十。數。餘。載。矣。其。間。吾。鄉。之。卓。越。飛。騰。者。多。有。而。文。章。聲。望。則。君。家。兄。弟。真。不。可。當。弟。里。居。遙。存。佩。服。切。至。時。以。隔。遠。疎。候。為。歎。入。都。又。復。相。左。季。春。賀。表。時。得。聞。起。居。於。桐。江。處。回。閱。邸。報。見。老。年。翁。既。補。而。旋。陞。不。勝。雀。躍。弟。揮。出。荒。蜀。命。軍。前。拮。据。年。餘。備。極。勞。悴。所。事。粗。就。比。之。古。人。不。敢。當。較。之。今。人。無。多。讓。也。然。所。費。者。稱。貸。之。錢。所。辦。者。耘。田。之。事。一。番。勤。苦。辛。同。逝。風。豈。非。拙。者。之。效。乎。山。川。險。阻。隔。在。異。域。恨。不。能。向。知。己。一。傾。吐。也。茲。借。胡。貞。巖。先。生。入。覲。的。便。肅。此。敬。候。台。履。新。禧。萬。安。附。呈。詠。懷。十。二。韻。雖。不。成。詩。然。亦。然。髮。數。斷。而。得。也。幸。勿。以。短。歌。摛。之。為。感。臨。楮。依。依。弗。既。

徐中丞相國

別來又幾一載矣。每憶知己。握手談心時。不可多得也。春初入省。雖不能留。益地地方。然。經。守。拙。無。愧。乃。心。差。足。自。安。耳。適。接。翰。教。知。老。親。翁。秋。初。發。駕。深。以。為。喜。情。多。關。切。不。待。諄。諄。口。吻。也。佳。惠。遠。頒。不。敢。固。辭。謹。登。款。爵。用。誌。高。雅。一。片。伴。函。殊。慚。翰。教。草。草。附。復。并。候。近。禧。臨。楮。可。勝。瞻。溯。弟。名。另。具。大。老。師。在。安。順。想。萬。福。萬。安。弟。於。五。月。間。晤。了。制。臺。已。諄。囑。之。矣。并。此。附。聞。又。拜。

魏觀察學渠

西冬都門言別。辱老年臺雅誨。稱。疊。感。勸。心。膺。闕。校。士。南。宮。而。得。人。為。盛。司。鏡。江。左。而。惠。政。遙。傳。徒。以。音。驛。疎。闊。未。獲。申。賀。為。歎。耳。頃。白。年。翁。入。楚。得。接。瑤。翰。兼。讀。閣。書。如。侍。色。笑。深。荷。垂。念。所。云。鄒。子。蓋。已。選。命。矣。若。弟。與。仲。老。原。係。同。學。宿。契。其。令。兄。遠。來。值。弟。筮。榮。在。疚。兼。謝。事。已。久。雖。勉。周。旋。而。于。中。尚。抱。歉。也。舟。過。金。陵。以。不。祥。姓。名。未。敢。入。謁。聊。佈。片。私。并。復。前。教。統。祈。慈。鑒。臨。楮。神。馳。歸。舟。并。祈。台。庇。制。弟。名。嵩。肅。

趙太守開雍

曩者承乏東魯。年翁不鄙。棄俗吏。瑣。瑣。鴻。章。虛。懷。問。字。追。憶。舊。游。依。依。如。昨。日。事。也。彈。指。十。載。年。翁。翔。步。雲。霄。裝。聲。文。苑。不。佞。以。衰。病。郡。守。予。告。歸。田。亦。會。念。及。蘭。譜。中。尚。有。此。老。人。乎。頃。訪。舊。石。城。去。臺。端。咫尺。特。遣。小。力。泥。首。台。階。不。腆。之。儀。聊。申。積。忱。小。刻。積。有。十。餘。種。皆。容。星。散。去。矣。謹。將。存。諸。行。笈。者。先。呈。教。正。江。上。布。帆。若。未。即。發。仍。圖。面。布。區。區。也。開。雍。再。頓。首。

衰。病。病。叟。荷。老。年。翁。篤。念。故。人。不。遠。二。十。里。之。遙。高。軒。枉。顧。古。誼。誠。今。人。所。未。有。也。賤。體。纏。綿。又。在。逆。旅。觸。事。增。人。懷。抱。刻。下。力。疾。登。舟。頭。滯。滯。作。痛。不。能。躬。詣。臺。端。惟。老。年。翁。原。鑒。所。懇。轉。書。俟。當。事。按。臨。有。期。令。胞。弟。開。蘇。親。來。面。瀆。也。臨。啓。不。盡。開。雍。再。頓。首。

朱處士探

幸託淵源。方以獲承旨。懋十餘年滿。不意復爾。阻徒令我。廬東山之望也。遣使至。得拜手函。稍慰

昨於旬曲聊寄數行奉復想入台覽矣弟今已抵京口晤爾老盤桓夜擬於翌後次日長行此後晤期未卜中心依依之私實晝夜不能去懷也年兄入都遲速吾三人所見略同給兄已先作字田二年兄大約言年兄自能念同鄉之雅而樂道甘貧在桐老亦自應有實際之處弟之家函亦復爾爾想不日即有回音斷乎不致落空耳連日清恙當已全愈打鐘固不必言復有餘與錫錫否并望示知山東武錄滿老處亦未嘗到統此布聞不盡馳依

地間咫尺渺如天際每憶蓬春趨叩台塔時歲兩年兄過愛飲食教誨之德迄今宛然在念間也茲接手翰捧讀恍悟有道丰範兼荷垂注殷殷五中感勒曷有涯哉時序迭更候已節屆履霜兩年翁先生孝思與感無已幸惟抑情自玉以慰鄙懷拳結羽使肅候近履統希丙鑒不盡馳切

朱學博跋

寒門不幸忽罹先伯父變故過蒙雲天高義沒存并爲銜結弟乞假歸里日經營喪葬未遑脩尺一仲候孝履正深歎仄忽接手翰慰藉感雅愛隆情益深銘勒別諭已悉家兄函中不敢多贅羽便率復并候近社臨楮翹切不既依依

沈修撰廷文

去冬傳年兄歸里接手翰深荷垂注感何可言年長兄晉陟清晏雍容翔步八座可期而且琴瑟克諧賞心悅目大福澤人固宜有此耳偃蹇如弟家居困頓不知何日得補一官與吾兄弟歡然道故也室中吼聲稍息附聞以當一笑茲以小作探親入都代叩大年兄年兄圖府萬福敝縣新父母王公諱天壽者爲旗下筆帖式不久到任敢乞台駕親往一晤鼎呂道意或開一單云候補某名更感茲接官衙役數人忠厚守法或可使中一言特令叩首台端並酌之臨筆依依不盡事例全停否即用先用確數乞一一示下祝祝

許員外聖朝

別來八閱月傾慕無時去念前於清和得拜德音骨肉之語溢於楮楮弟感愧交集矣夏仲聞新旨有中翰之選即爲吾兄屬望者久之及覽邸抄已知巍然高列歡喜欲狂輪屏要地以俊才居之深爲朝廷得人慶不特吾兄弟分輝已也請劣如弟昂首何時惟望年兄錫之教言矻我屯蒙并惠佳篇以爲楷式幸甚矣年伯年伯母納福可知會迎養都門否年嫂在京抑在家耶乞一一示之爲慰今以家兄入都敬候新禧諸凡更懇指南維持足親至愛茲具不腆少伸賀私萬惟叱存屬頌俚句可供一噱並希削正臨穎馳戀不盡欲吐吾鄉年友及別省諸公殊卷并惠數冊望望新詩賜一讀更感弟名另具

去歲夏間大年兄道經敝郡仲剪燈爲竟夜之談一洗兩載渴塵也瀕行附數字候年兄起居自久入掌記矣今閱邸抄知大兄榮補邇聞台駕有江南之遊想亦當早晚入春明也偃蹇如弟無足比數滿望年兄爲一疏通之沙遺無窮耳茲宗姪許祺慕關里之勝策訪沈沈老此子繪事頗工如年兄處有燈屏等類可命効勞非尋常畫士營營逐逐者比羽使專候近社憑穎馳切之至

數年契闊梁月之思時勞夢寐向知年兄久遊江左桃葉賞心令人健羨但不識河東先生見之猶憐否榮補入署清通望重從此雍容翔步晉陟崇階在指顧間耳弟困頓無賴家居數載苦無佳況不審何時得入長安共知已快聚也乞留神查示弟上邊共有幾人目前無別項事例源源而來者乎南遊吟咏必多佳刻幸賜教茲以傳年兄北上敬候近社無緣言面臨穎俱有神馳大年兄道意容再報

顧處士雲臣

咫尺龍門心密形疎誠恐年事未放時煩起居弟以兀坐衙齋又不便常爲出入耳忽聞報命在邇不禁悚然榮行定於何日如有暇晷弟當馳走階前一別以見數千里外故人相遇存此戀戀之私可也專俾敬請幸惠好音前紙求書賜下弟名另具

李處士漁

悉承老先生台愛委寫待滿調琴圖二幅澄瑯之伎殊不堪入大方之目歲朝復蒙降重諄諄話別敢不以病軀力疾勉擬管城祇以撫軍命晚雲寫照方苦辭咎不能故爾稍爲延緩今如命附呈惟祈宥宥不工之罪隆祝遠頌謝非筆罄不識旆帆北發可能再渡吳門使鄧尉梅花生色倘可噓植處萬望老先生多方留意今親社翁統惟叱致臨楮長任翹切

見季聯翩而起又同仕廟堂不分內外者自崑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數屈濟園修來兩先生其四休者也野老入都聞此等盛事不可無一語紀之謹撰一聯以拆尊壁未審有當否也前以賀書部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圖之附聞不一前以賀書部事演聞想爲留意茲行期已屆乞示德音即購者寥寥亦求自用一二十部輕我行裝爲惠多矣立候回示不盡晚弟李漁頓首修翁老年臺大人

王中書士燾

來單一紙即求專役代傳其求售之故及價值多寡悉在其中可省一番揮翰之勞但擇可與言者幾何人悉發尊刺煩費役面索所用書單則此事半日可了至查各書分送亦易爲力多去一部少受一部之累早去一日少擔一日之憂皆知己之賜也貴役自當勞之即日道行是禱

顧芳音後跋

漁行裝已束刻日南歸所餘拙刻尚多道路難行不能攜載請以質之同人或自閱或贈人無所不可價較書肆更廉不論每部幾何但以本計每本只取紋價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錢南方書本最厚較之坊間所售者一本可抵二二三本即裝釘之材料工拙亦絕不相同也不用則已用則別示一單以便分送書到之時即授以值不誤行期至感至感漁具

弟被放南歸。未遑趨賀左右。客冬因坊人有拙遺源雅之約。更承做郡宋既老。蔡九老。章鶴老。諸同人見托。祈老年翁即惠瑤章。以便從選。臨楮無任翹切。瑤章乞寄西河沿約。變賣書坊。名單具。

成侍衛德

成德謹稟太夫子臺下。前接手諭。因悉起居佳勝。翹首南天。益增悵望。悠悠夢想。願飛無翼。種種并志之矣。使旋布候。不宣。成德頓首。

史詹事

日來館課碌碌。未獲聆教。茲蒙家表叔陳諱宗石。向曾以領誥命事奉繼。適有彼處衙役。明日回縣。老年伯如已為彼領出。乞即發下。幸甚幸甚。餘容面謝不一。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變頓首。捧讀老年伯大篇。理熟程朱。學兼左史。起大雅於近今。振絕響於初古。正希陶菴。差足比肩。餘不足道也。抄本五篇完上。幸檢入。家叔醫墓已久。渴欲請教。兩日內即擬造謁。聞墨當自攜到也。呵凍草復。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變頓首。

楊處士不顯

別後歸來。又造一在字齋。并華山仙方之原文并錄。乃丹房法器。寧可備不用。不可用而不備。果識水沉金浮。實為延年一助。再備之濟人。乃是補虛療瘵之第一件。事可不知乎。今日秋分。金水平平。人氣在下。人神在腎。正當靜坐。調我其呼吸。識得外呼內吸。出實所以入。入則實所以出。古云。君休輕此一聲呼。八脈適流似轆轤。次第地。中雷隱隱。遍施甘露潤肝蘇。正在此中靜默。又不知台駕榮旋。還到真州否耶。再得白水豆腐。說方外餘言。以作快談。早示一信。恐其他往。以便候教。近聞糧道。道臺風波。台臺早已一口道破。直大儒之明理。明道之識見。成先覺者。台臺也。我惟為陸公好人。真可惜也。不知連日有甚新聞。陸公尚可保全耶。若有真信。示我以聞。何如。再台駕南回。實何日可定耶。外概許關台前。囑之。更望留神。是荷。犬兒不敢另稟。神馳不盡。楊丕顯頓首。

余處士國楨

耳芳名者久矣。徒懷山斗之仰。莫遂識韓之願。昨得傾蓋龍門。相見恨晚。乃蒙老年雅雅愛有加。溝中之獸。有汚顏色矣。復承龍召。誼何敢辭。以歲事云暮。即擬北渡。然隆情至意。已心版鏤之矣。謝謝。江浦徐年翁。係舍弟舊屬。曾附門牆。昨冬舍弟北上時。存一紙。屬弟往謁。以家兄之故。恐不敢徑晤。懇老年雅雅賜一札。先於所往。弟即日北行。仰伯荷雨。可資阮途。幸惟慨然。至家兄事。札內可不必及之。東裝匆匆。不及再候。把臂聚晤。當在來歲夏仲。燕臺復命時也。臨穎可勝依戀。

張給諫惟赤

蒲月舟次一晤。別後曾幾何時。忽又霜楓如醉矣。昨從張幼青舍親處。接手教。深感鄙懷。銅斤為權。關第一義。得如額便可報最矣。門下玉笋聯班。寅清望重。與會之饒。自可想見。不佞口歸山以後。癖杜甚堅。視戶外一切。絕不與聞。然三徑雖幽。而二豎時侵。近狀不足為知。己道也。適因徐舍親之使。奉勸附言。舍

親名歷元者。幕六館之中。英遊羣集。有志觀光。恂恂少年。初入都門。百凡望推分照拂。咸不獨舍親也。勿勿布勒。不盡神致。

范處士

滋陽縣范珮。范珮。范珮。切瑛。曾祖諱淑泰。字木漸。生於壬寅年二月二十三日。中丁卯科舉人。戊辰進士。初任行人。二任工部。三任吏部。四任兵部。五任吏部。左給事。壬午年典試浙江。又轉兵部。都給事。場中以勞太過。感患瘧疾。迴途病甚。十一月月中旬到家。即遭大變。殉難。年僅四十一歲。蒙總河黃其題准。贈大僕司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遺男三人。長男名懷仁。字子人。係府庠廩生。年二十四歲。於順治元年六月。傷寒病卒。次男培仁。字知人。康熙元年。出貢。三十七歲病卒。遺一男二女。男宗鎮。十八歲夭折。有負諸恩師培植。二女將近成人。尚未出嫁。季男宏仁。年八歲。甲申年。被擄。懷仁遺男景麟。父母俱亡。祖母撫養。順治十四年。麟十七歲。蒙恩師丁諱。彭。莊諱。遊。二大人。念昔先人扶持讀書。為滋陽縣庠生。不幸於康熙十二年。三十三歲。又卒。遺孤珮。珮。二人。是木漸先會祖一線血脈。止珮。珮兄弟。珮。今年十八歲。身中面白無鬚。年十六歲。身中面白微麻。無鬚。俱業儒。母孀孀子幼。覺覺無倚。謹詳陳具稟。伏乞憐憫。先會祖亦感恩地下矣。

紀給諫愈

孫北海先生著書。統借一閱。為望。容謝未既。阮亭詩集。亦希惠觀。弟愈頓首。敝省放榜日期。舊例京兆具題。今日曾見有疏否。適未之及也。希示之。弟愈頓首。又聞點奉倩年伯。與朱穎老序次而行。則年兄與穎老為是也。當日車乃長班所僱。聖駕起行。此項最多。容道人覓之。另報。衙門卑隸。儘可不用。領馬等事。俱不必親往。此復。昨奉訪不遇。午間再當趨晤。外具薄分八星。南郊竟日之談。足堪絕倒。兼之名園綠水。裕我煩襟。迄今清涼猶在望也。趙據收樓効用之事。有定議否。希詳示為荷。令兄年臺。門牆殊卷。賜教是感。

梁進士聯馨

前承年兄體念。知我之感。耿耿銘心矣。尚容謹謝也。咨監當在何日。幸示弟知。以便復彼耳。切切。小弟聯馨頓首。

李進士彥珩

前所商者。既蒙年兄諸發。有緊要會親。此間尚餘瑣事未結。不久亦將西歸。幸年兄速就外面封固。交付敝鄉梁嗣樵年翁處。萬無一差。弟亦丈夫者流。慎勿以區區小件。作狐疑也。臨行不及走別。悵悵。孤弟彥珩頓首。

王司馬毅振

蔡夫子遷居。吾輩當設一公席。煖房。張長來言。云是夫子之意。弟思此舉。亦斷不可少。昨已與謝門兄商之。云兼以祝壽。實一舉兩便。乞年門兄裁之。不盡。來翁年兄賜覽。小弟王毅振頓首。

郭明府昂

郭昂謹稟。昂自臥病以來。虛體虧損。元氣尚未平復。區區家計。單寒帶病出遊。不意舟車又復勞頓。痔瘡痛楚。日夜呻吟。氣息憊憊。醫藥無效。本擬初九日叩辭。蒙老翁注留。殷殷不敢造次。至初十日午後。大便時。忽然下血。不情碗餘。昏臥榻上。衣被盡赤。浸淫半夜不止。奇痛剜心。莫知所措。昂竊自憐。恐非佳兆。想本薄福之人。不應過叨知遇。昂之命。何一至此乎。因念離家之日。兒女棉絮不周。妻子饑寒莫繼。留於家者。僅支半月。充行囊者。未滿十金。內外關心。貧病交集。於此時也。即欲大度排遣。有不可得者矣。昂非不諒老翁。惟使苦差。兼多賠費。然而窮兒女。有苦莫訴。苟不向慈父母痛哭陳之。則將誰告耶。在慈父母之心。雖或憎其絮聒。亦必憐念也。倘得藉此調養。病痛霍然而愈。生我成我。圖報當必有日。即或不能邀天之幸。終以貧病而廢。陶淵明所謂。冥報以相貽。亦自有不爽者。昂今急欲返舍。且夕必行。若明日瘡痛稍止。尤必勉叩階前。以謝明德。否則忍痛登舟。取便而返。惟有稽首謝而已。先此布告。隨行再為上聞。附有懇者。昂有一弟。繼嗣寒族。家貧不偶。讀書未成。聞老翁處。有禮禮割付。倘蒙見惠一紙。俾得了其終身。是亦附於門牆之末也。不盡欲言。隨稿翹切。

郭昂謹稟。老翁台鑒。昂一介寒流。蒙老翁知遇之恩。丁載一時。餐花結草。自矢生平。而福命舛薄。得此奇窮極苦之缺。去秋藉庇。方得出都。抵任以來。士傲民頑。靡所措手。額糧二萬有奇。每歲通欠十分之一。存心全裁。一毫無可通融。而又迫於功令。不得不借墊起解。公私通負。如水益深。兼之材短勢孤。汨沒苦海中。未知稅駕也。門牆之下。久疎問候。側聞特簡餘曹。私心忤忤。而賀忱莫展。轉貨逾時。亦尚缺焉。未報。負罪如山。靡敢即安。乃蒙慈鑒。遠辱手筆。恕之教之。高天厚地。非尋常師弟之誼。所可方其萬一者。昂惟有感泣而已。孟邑僻在深山。不通孔道。端使則力所未能。使鴻又不易有。適崔門人從此入都。敬候函丈。一械兼詞。稍見依戀之素。至於督中上臺驛。相待頗優。外此不無危疑之慮。有可以為昂地者。乞老翁留意焉。種種積忱。容俟深秋。再圖報稱。伏冀鑒原。昂臨稟可勝悚切之至。

孫侍郎在豐

自春明拜送絳帳南行。依戀之私。旌旆同馳。雖仰斗瞻雲。未足寫其勞績也。恭惟老翁夫子榮任以來。道履清勝。諸事多福。慰藉慰藉。在豐以散材而逢匠石。斧琢所加。欲使成器。在夫子聲名。自遠出韓歐二公之上。小子何人。亦同李翱蘇軾之遇。其叨榮非分。真異於尋常萬萬矣。寸草春輝。何由報答。惟是力行困學。期於無負宮牆。而基薄牆高。汲深繩短。常恐不克負荷。如何如何。在豐於季夏之八日進館。入則有受書問字之勞。出則有負存索米之苦。獨居顯影。形神俱瘁。兼之函丈遙天。指南無自。茫茫塵海。深以阻越。必得老翁夫子錫以策。示之周行。或不致迷罔無從耳。伏冀俯念朽材。無忘對菲。倘遇便鴻。時賜郵寄。天上嗣音。不啻親承風旨矣。秋高露白。時家君容旨。謁龍門。頓謝生成大德。以申御李之懷。先於郵報。中肅函稟。隨啓不勝翹依之至。孫在豐頓首。

一七〇

曠一帶。早魁為髮。龍江課額。致地清思。捧讀一過。不勝依結。所可堪藉者。特老翁夫子鴻福所庇。自然秋滿。乍至。可藉天休。以裨國計。幸勿以一時課額焦勞也。豐自數月以來。夙興夜寐。期於無負生成。自分庸流。鈍質。才知學疎。謬廁清班。撫躬惶悚。每思古人。讀書立業。輒期努力自愛。但恐愚昧無知。不克進步。蒙老翁夫子不棄朽材。賜之教誨。真字字金石。頓然開拓心胸。敢不書紳佩服。朝夕勿忘。長安習俗。移人深可戒。省。況在冷署冰寒之地。惟有甘淡泊。耐勤苦。力行困學。庶幾勿變。阻越。若稍有縱逸。不第喪名。亦且伐性。自當奉夫子之訓。必不敢出此也。腹背露白。極目南雲。惟望天上嗣音。時時郵寄。不啻親承提命矣。夢寐。嵩然三門生處。當將將意旨。來人行促。不盡縷私。臨稟曷勝瞻依之至。孫在豐頓首。

老翁夫子駕駐武林。門人誼應陪侍。函丈乃以俗冗。暫時返棹。心甚不安。綠暗紅稀。春光漸老。若留間風景。猶可及時覽勝。望前崇候。老翁命駕。門人謹掃徑。候候也。此衷未盡。門人在豐頓首。

絳帳南來。湖山生色。獨是門人治裝勿遑。種種疎節。未得時時隨侍。負罪悚惶。惟特老翁夫子大人慈照。曲賜垂宥也。清秋爽氣。師駕臨若。家嚴於郡城。敝廬掃徑。以候。門人初八日長行矣。舟過任城。當歸趨至闕。里。叩候太師母大人師母大人萬安也。舟次留稟。不盡願言。門人名正肅。

昨歲仲冬之望。敬接老翁夫子手示。知絳帷暫駐維揚。即臨虎阜。隨於臘月之朔。先詣人在蘇候信。俟師駕一到吳門。即拉全馬門人前驅。負弩候至望間。未得確音。至除夕信來。始知駒從過蘇。於東東署中。度歲。歡慶。即欲鼓棹叩謁。因月內每有萬不得已之應酬。須至月初。乃得出門。昨托徐彥和先為致稟。惟期老翁夫子慈照。二月上旬。門人適赴蘇臺。趨至東東。曾叩函丈。未審尊駁。尚駐東東。抑至金閶。當事也。藉此稟候。萬福食物不腆。奉之從者。并乞慈鑒。晒存。臨稟悚息。門人名正肅。

命使遠臨。叩讀老翁夫子手示。具詢太師母大人起居萬安。老翁夫子孝履清和。師母世兄。益獲安吉。深慰依依。去秋苦次荒迷。不能匍匐前赴。太夫子靈几。僅遣介馳奠。北望博瀕。中心負疚。如何可言。繼蒙老翁夫子回示。知於仲冬舉喪事。其時亦為先慈營窆。不得趨事執紼。又無羽便。未由寄將寸衷。罪戾至今。夢寐靡寧也。先慈於正月元旦歸窆。諸事荒率。動不如禮。併不敢以其聞。與抱無涯之憾也。伏承隆奠。賜以鴻章。謹對使百叩。敬薦几筵。家嚴仰藉福庇。幸健飯如常。晨昏子舍。聊奉菽水。歎回思世途塵網。不覺冷若寒灰。第君恩師誼。高厚未酬。恐亦不堪鞭策。尚望老翁夫子示以策。明歲專候絳帳南來。隨侍左右。罄寫悃誠。門人處次無狀。杜門掃跡。久已不出戶庭。近於小祥後。至吳門謝弔。寓邸捧接台函。旅次荒涼。裝使附帛。伏惟照存。別諭趙姓。即詳囑當事。照拂。肅泐復謝。臨稟惶悚感切之至。制孫在豐稽首。

余進士雲祥

余雲祥謹稟。老翁夫子臺座。前雲祥自庚戌之秋。賤遠函丈。候爾十度星霜。遙瞻夫子。純嘏大錫。道德日崇。可勝竹塵。癸丑舍弟公車回。獲捧琅玕。如親提命。嗣後鄉園氣接。里道悠阻。久疎音問。迨戊午初春。祥抵都門。始悉老翁夫子讀禮河里。未遑躬候。抱款殊深。茲以聽選。留滯燕邸。萬里萍浮。蕭然囊篋。向未知所稅。駕。惟冀夫子超晉崇階。為之指南耳。邇聞仲樹張門兄。道及老翁夫子。指日榮補。不次之擢。拭目可俟。頃因

張子赴任入楚順道歸里特肅寬函上候萬福臨稟曷任瞻馳雲祚再頓首

顧二榮 侯考

恭謁老師座下幸亥迄今候逾三載客歲曾布手奏一紙附致同學袁向若先生轉達函丈以少申謝悃
諒蒙電照不敢再贅嗣欲緝候又自揣一介故吾無以上答高厚景漬清殿輒爲中止然而嚮往之私誠
結於中不能自已敢自外乎伏念風會維新帖括一道駁駁乎日趨於古皆蘇庚戌南宮師臺力任起衰
諸鉅公又從而應之一時闕履煥然復古遂爲三十年中之所僅見是以子丑兩科相繼迭盛不可謂非
斯文之大幸也以愚授之今日者猶有文行本末之說所當亟爲講究者爾夫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明道
也道明於上則教化興道明於下則人心正教化興人心正而太和在宇宙間矣道道德流爲文字其間
風氣之升降有難以悉舉者而惟好古學道之士必欲起而維持之何也其所言者皆其所行者也不然
史漢之風神八家之論說苟以材智自擅者莫不發憤爲雄窮年矻矻以求快夫胸臆而究其所至亦足
以自名一家第考諸踐履寡當焉蓋徒務乎其末而本之立故也至若廓清功利之私蘇海虛浮之習
一切邪說小慧與訓詁記誦之陋俱不足以溺之而奮然振拔於流俗之中惟以躬行心得者發明聖賢
之蘊此其志非猶夫人之志其業非猶夫人之業可知也求之當世不知誠有其人焉否歟使有之則其
修辭立誠敦本積行所關於風教者爲何如乎愚知師臺興起大化扶進人倫未有不樂得其人以與之
朝夕者也二榮蓋竊有志於此而恐恐乎愧所學之不克逮焉雖漸靡攸及亦歷有年所而龍江一隅未
礪心期乃荷師臺一旦收而登之門墻之列稱隆遇矣夫豈易遭者哉矧非有夙昔之雅信諸生平則其
爲人之賢不肖固未之知也而二榮又不欲急急自鳴其志之所存而師臺拂拭動懇加於等倫者意謂
其人之可以有造以庶幾適道之一日耶抑二榮之所遇者猶在形迹之間而師臺之所鑑者已在言
之表乎榮每於平昔反求之際自念功利之私何以廓清之必盡虛淨之習何以蕩滌之無餘邪說之不
敢違關小慧之未能悉忘訓詁記誦之結習未易旦夕之畢化則躬行心得者未可以自信而自安也是
非躬承聖緒者提命於前無繇達矣今者幸遇師臺宏克復之世學明博約之心傳進小子而戒之以底
於明道之歸此自昭代所希有而先聖人以後二千餘年振興絕學之一日也因不揣固陋敬布愚衷伏
懇師臺賜以明訓飾以條章二榮雖味劣敢不殫力奮志冀無負於師臺之厚期也茲有神鋒近選上呈
法鑒其中甘苦所歷已於詳語稍一露之不審有當與否祈公餘之暇問賜斧削俾小子知所從事爲禱
近聞內院熊先生昌明斯道振起末學必與師臺夙有宮商之應其語言文字流播左右者并祈賜觀一
二以慰想慕以展志學何如臨楮可勝悚惶翹切之至璧翁孔先生季翁老先生新叱名一候不敢另啓
并懇門人顧二榮百拜

張贊善烈

門生迂疎之質謬蒙聖恩出於意外實皆吾夫子餘庇也史事重大學識難周深望夫子時時指示之俾
勿貽誤千古則至幸也河間大節乞夫子備錄願末見示試卷并彭年兄卷呈覽題難而出於倉卒門生

僅能切題殊乏藻麗恐未可令人見也詩文向無刻集今似必不可少謹略抄數首敬求夫子刪正倘有
可存乞夫子即賜弁言爲重如不足問世亦候夫子直教不復敢與梨棗矣願望教音不勝翹切伏候太
師毋師母世兄闔宅全福未罄欲言

拜別函丈候已年餘太夫子密步之舉莫克躬親負土罪戾已多又不能一介專馳代叩階下依依南望
徒滯斯思邇白門生相要正擬藉鴻恭候乃忽蒙師諭遙頒感感垂問拜讀之際感愧交并因詳請老師
台履太師母師母世兄闔府全社私慰下懷非言辭所能盡也門生拙滯如故絕望通顯今七月十八日
服闋計驗到之日居前者不啻百餘人萬無補理雖然錫盛世不能無慨於中然竊念古者爲己之學缺
陷良多應無暇較計榮枯也春間荷任揚南先生疏薦出之意外揣分難當今都催甚迫門生尙在制內
不能恭與盛典即使考在制外詩賦素非所長今方舍田芸田全無揣摩萬不能得當門生年五十七矣
非復馳逐康莊之時念服除後惟有編蓬環堵彈琴而咏先王之風此不禁人自爲之者勿爲不肖以遺
宮墻羞即所以仰報造就恩者尙望夫子指示教戒之也恪具不腆藉手拜獻無足齒及伏祝老師孝履
清勝末一

世妹遊羅此變慘切之極即欲趨庭恭慰阻雨遲遲罪也若中尙望老夫子寬解自重是祝捧論祭用綾
帳稱皇清待贈孺人李家婦亡女之靈此兩項似無可易至主祭書名似止宜老夫子率世兄而祖母暨
母哀意具於文內不必列稱於前京俗有內容另爲一帳列書某氏雜懸衆帳之內非結神禮也若師伯
可列老夫子之前而祭文仍夫子自語固無礙也草略無當惟裁權請益門生薄奠亦在二三日內附此
稟知烈再頓首

正月內四師叔惠顧敝齋捧讀賜札知老夫子闔宅納祉不勝欣慰門生試事尙未有期春來病眩蓋積
勞所致今少愈尙弱求能畢事足矣不敢有他望也小兒偶侍鄉闈荷夫子骨肉至愛喜溢於詞雖烈私
心亦重望焉但恐德薄福淺未知能仰副至意否耳不腆一后遙祝岳降精裝之罪實歎於心殊卷六册
敬呈夫子教示並呈師伯師叔世兄教小兒受知於孫貞子父母甚切皆冀庵有力焉合房則陳椒峯行
人也並附以開臨池曷勝翹企烈再頓首

伏惟老夫子不以烈爲不足教示以著書俾之參閱烈反復尋繹開所未聞精詳慎重異乎世之汎爲著
述者雄邁過逸不惟遠過近代文人而未篇攷關異端究極原委即歐公本論有不能及然夫子非爲文
也爲明道也道在詩書忠在不著不察守訓詁以沒聰明讀斯編者如震發蒙使之惺然而顧庶幾新
智日生於聖道有所省入乎其以嘉惠後學甚厚願其中最大節目惟格物二字而烈之愚聞尙有未能
遽悟於心者誠以程朱立說皆沉涵出入躬行心得數十年而後灼見無疑者其言平實精確如布帛菽
粟之不可易蓋聖學攸關非徒爭文義也自宋元以下學者智深勇沉無及及近似二夫子者夫學力不
及什一而一旦欲易其說是以心悸而不敢出也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倘
謂窮理之先又在去私克己似仍是誠意之事而所謂慮能生明鑑物不爽又似心正以後時矣至於上

增窮字下增理字。陽明曾有是言。夫釋經之法。上增一字。下增一字者。多矣。可勝護乎。即曰格去物累。不上增一。去字。下增一。累字乎。然此猶就文義論也。實就聖學體之。則則見探識學問思辨。即孔門最先。從入之功。未可謂窮理之先。又有并去物累一節也。烈之惑滯不化如此。惟夫子有以教之。其他字句。訓釋異同。似無關大道。竊意前人非不見及。特擇而不用耳。而烈更有隱憂焉。明代前百五十年。天下無敢非議朱註者。其時繩矩嚴而士心懷。天下賴以治平。及陽明發難。浸淫五六十。至萬曆之世。人人操戈以向朱子。刺剗無完膚。今週觀其時。人心世道何如哉。天下淪胥以亡。由學術裂而人心壞也。我朝乙未戊戌以後。天下始復崇朱註。如蠶蠶撒而明日開。羣遊乎道平正直之途也。奈學者不能深識力行。而特務和合朱陸。以資口談。或兩是之。或兩非之。正學之不能赫赫中天也。殆未知所終。當是時。發明表章之。不暇。而又從而指摘之。恐心稱怵傷焉。恐不善讀者。失夫子虛衷訂證之意。而競以非薄前人爲事。將議論紛紛。復如向日之所爲。如之何其可歎。且萬歷以來。學者姑恕一孔子。而於孟子切切動齒唇焉。竊歎孟子救世大指。如夫子所論首章。功不在禹下者。學者胡弗表章發明。服膺而施行之。至一二疑端。不以辭害意。姑闕之可也。伏讀伐齊桃應二論。深識遠見。孟子無以應矣。而愚心又惻惻然。以爲父母語意未周。子且反覆而辯詰焉。使父默然無以應。恐子未可以稱快。而反有大不安於心也。夫子幸惠教。弟子何敢妄言。抑夫子欲明道也。慮懷再四。以能問於不能。故敢布其所疑。附事師無隱之義。望夫子詳教之。門人烈再頓首。

烈鄙妄無似。老夫子不即棄其愚。而諄諄申誨之。諷誦再三。真如坐春風中。始覺聖道之廣大。而再已守殘者之不足以語學也。從此從容。倘因夫子之至教。以略有所窺。凡有可請益於夫子者。仍望始終開示之。生平佩服無既矣。先此申謝。伏冀俯垂鑒察。不宣。門人烈再頓首。

馮中書遺祖

馮遺祖謹稟。夫子大人台鑒。自離左右。又兩月有奇矣。閱小抄。知夫子親臨三衢。未知何日。台旌東返也。遺祖貧病杜門。雅志希顏。置瓢陋巷。殆將終身。不敢學昌黎類上執政之書。意欲師虞卿。稍作白蟻之蠶。倘天假之緣。若得集成。亦可稍報夫子知遇於萬一。但歷遭荒旱。又值軍興。賦賦之時。問讀劉炫王孝籍諸君子。立大隋之朝。文章名譽。焯焯一代。猶未敢忘輸稅之苦。況於么微乎。但蟻舍悲涼。問猶肝之無日。駒驟迅疾。歎鳳沼於何年。生當盛世。聖天子每飯不忘班馬。布衣皆賜金魚。遺祖獨爲崔亭伯之不辰。馮敬通之無命。此所以顧瞻形影。而悲從中來者也。嘗聞窮則呼天。病則呼父。夫子遺之天與父也。能不怒焉而呼也。自庚戌及門中。思之孫子馳驟於天衢。白子得人於閩海。張子遠步於玉堂。其他居李諸子。分符於花縣。其間不幸澆遊者二人矣。遺祖上不能備清華。願問之選。下不得民社簿書之榮。雖向視息。與死何殊乎。而近且數十口之米鹽。四五載之通負。對此空衡。虛不落淚。惟夫子之前。遺祖遺放。逃其苦境。他人之側。不言。非不能言。言之無益。非唯無益。恐亦如柳子厚之言。告冠者。詎其爲與我無與也。嘉禾陸年兄諱震英。向官粵東。今赴京候補。景仰夫子。囑遺先容。以贊龍門。惟夫子剪拂。使其長鳴。遺祖沾榮矣。

外詩兩章附。筆已得佳者。月初端上。遺祖稟。馮遺祖稟。夫子大人台鑒。遺祖兩附稟函。想塵尊前矣。十一月初。有詩中紀友。傳台命。促遺入都。深荷天地父母之恩。但遺祖平之後。資斧無出。不得已上會稽。又垂蕩而返。今在萬分拮据。但苦中景況。夫子所悉。一二親友。皆於加納時相累。今難再啓齒。此種苦情。前二稟所未及也。茲因于勝翁先生之便。再致稟候。于公治若十七載。善政難罄。即如寅卯之間。躬披甲冑。掃蕩荊楚。以活窮巖。若中萬戶。口碑如一。今來代覲。必謁夫子。伏唯多方嘘植。并吾鄉大老。亦望夫子使晤時及之。遺爲千萬戶起見。非阿私也。又歸安何紫翁父母。治邑十載。澁血飲水。俸當罄。催字兼勞。其才其守。夫子在若。固所目擊。況歸安自天朝定鼎以來。從無陞遷一人。何公之賢良。公道不泯。已報最內。轉乃以好符侵移。以因公之過。計典波累。雖公論在人。尤望夫子主持終始。俾廉吏可爲。循賢不枉。亦非一官起見也。外附拙稿兩册。先呈台側。因未竣事。魚家多訛。集成再奉。師席。遺祖論史。自遷固至五代歐鈔。已成二千餘論。目下正論。趙宋。朝廷敦重史館。若論上下百代。亦堪一助。惜蠹木朽枝。無先容者。此下和所以抱玉而泣也。夫子其莞爾一笑否。入春拮据就道。以展立雪。臨稟激切之至。遺祖載稟。

馮遺祖敬稟。夫子大人恩臺。遺祖於前冬荷夫子使命之至。愧恨欲絕。其苦情。知使者悉之。右左矣。昨冬聞駕抵吳中。即擬走謁。至新正三日。孫門生手札云。夫子維揚度歲。頃二十日。遺兒到蘇奉迎。未得雅耗。小僕走崑山徐彥翁年兄處偵詢。方知夫子行館在雲間。又云夫子不日到徽郡。之徽省三竺六橋之間。拱候仙舟。又恐夫子久逗苕城。先遣小僕上叩左右。若夫子果至武林。遺飛棹立雪。惟夫子諭以的期。感戴荒芹不腆。登之別楮。十年家食。種種悲涼。雖夫子亮之。然中心如焚也。遺祖臨稟激切。遺祖拜稟。

張明府爲煥

舟行後。風甚烈。深切懸念。舟子歸。知於申刻到苕。慰慰。接老夫子手諭。知旌旆將指上洋。聞主人頗多情。且有張太夫子在彼。遊道定佳。可預卜也。吳門之行。似不宜遲。但聞撫軍已公出。姑俟回署日。繼往可耳。老夫子恩重如山。每承肝膈教言。等於骨肉。私心感激。寤寐以之。日者更荷垂念北行。多方區畫。天高地厚。有非言詞所能鳴謝。萬一者。此間倘有可圖。當飛信奉聞。祇恐機緣難定耳。花期想在月杪。願候老夫子蒞婁。當掃徑以待也。劉公札。已送紫翁閱過。併續到。謹此附稟。統惟慈鑒。不宣。小价歸。拜讀老夫子手諭。勤勤懇懇。不啻耳提而面命之。謹鑿心版。以夜佩服。更承曲賜。於大夫子處。特囑照庇。真所謂大德難酬。罔知所報者也。爲煥於十一日北發。匆匆戒塗。弗獲恭候。老夫子旌旆。而申叩別。中心戀慕。惶人無已。李周兩先生在荒園。種種疎簡。負罪良多。或恃老夫子涵亮。不深督過。且爲煥自蒙恩知。遇以後。敬守祖家訓。兢兢修飭。砥礪廉隅。餽粥守貧。固其常分。往者竊不自揣。竭誠捐納。囊空如洗。此番治。百計告貸。十無一應。草草拮据。內顧傍徨。有所未暇計也。老夫子生成厚恩。如天如地。仰承明訓。永矢勿諼。將來倘得稅創之地。自當勉策。益自誠。以副老夫子屬望。盛心。或亦仰報知願之一端也。老夫子赴都。諒亦不遠。爾時尙可隨侍函丈。親承音旨。適沐恩履。正自無窮。百凡執惟存。

注。將切絲切。吳門諸當事。果亭舍親。已曾致過。此遊亦未宜遲也。舟次附翼。不盡暇依。單使至。知老夫子問渡虎林。柳洲亭畔。天竺峯頭。佳景無限。盡入奚囊矣。為煥深慚。鹿鹿弗獲。追隨杖履。然時時瞻念。輒為神往不置也。荒園紫藤正放。敬候老夫子飛棹見過。少供清賞。切切切。近者接得。同年一札。知改授已有成說。為煥卜於次月初二北行。本擬躬叩龍門。拜別就道。而治裝匆遽。未遂瞻依。懸懸此心。可勝纏結。倘老夫子即返婁江。恭聆提命。因所深願。如以俗冗未暇。惟望老夫子曲賜指南。凡可為之地者。仰祈殫心籌畫。多惠數函。俾得遙鴻覆。始終皆生成之賜矣。聞郭子齊河一缺。頗為不佳。前蒙老夫子面商轉移之計。恐未必有濟也。如何如何。王子旋里。將及數天。知咫尺台旌。瞻仰殊切。刻下經營就任。想爾時當歸竹謁耳。肅此稟候。特遣小介泥首。伏祈迅惠德音。翹禱翹禱。臨風遙企。曷任依依。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白處士夢鼎

昨奉厚教。聞所未聞。敬謝敬謝。古文詩歌。海內修談。大抵勝於才者。屈於學。勝於學者。屈於才。兩者交讓。惟我老師。豈以高明峻偉之才。敦溫厚和平之學。北地濟南。兼而有之。近今未有也。不肖窮愁失志。閉居涉獵。於此。然無才無學。又以遭逢不偶。抱愧良深。頃獲近大君子之教。自幸得師。而入春以來。貧病交作。困頓無狀。欲執經朝夕。未能也。頃不得已。欲造吳下。向一二故人乞米。自念賤士。誰可告語。敢藉老師。登大函一二。或不致途窮之歎。如北關長興。想可多方接引耳。至於三吳選家。近奉龍門十八人。為模楷。自當布之國門。傳之百世。惟祈大老師行卷。多賜教。以為風氣倡也。東裝匆匆。備候台函。明蚤發舟。江山有懷。臨楫瞻切。江寧郡志。板藏府庫中。幸向太尊索之。并為舍弟上致。兒姪輩小試。伏惟照拂。不宣。浙江新學使者。懇賜一函。荷德不淺。門下晚生。夢鼎再頓首。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登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感勤。上候左右。緣愚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依。老師登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同敬開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存之來信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尚可邀遇有司。即執鞭冀北。登堂

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既曠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侮辱。無寧訴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耶。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翹翹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與動來學。今者負用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為當世之用。即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索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韻。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夢鼎三十口待命於窮簷之子。又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竟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披之泥沙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習。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為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尚可鞭策末路耳。臨稟曷勝惶悚。悚悚待命之至。

前奉厚訓。始知會墨房。京本原有禁約。歸過三山。見懸之國門者。兩月餘矣。坊間諸遺亂真。無如江寧選本之甚。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言同許子位年翁。奉宗伯公命來南。刊房書全本者也。前部示并封面。俱此兄攜來。且家喻戶曉。而買人射利。竟視公命如弁髦。所選庸惡不堪。兼之錯偽亂真。所關風教不小也。老師崇職掌邦教。當此起我振敝之時。天下望風者眾。南國首善之地。不遵部禁。長此安窮。此斯文之轉機。世道人心之係屬也。伏乞老師。均票收取坊間偽本。出示禁約。或行府縣。申明部堂。來諭。庶幾斯文有厚幸焉。若同門會墨之盛。無過老師。臺本房。此天下有耳有目者。其間共見。奈何諸本。寥寥如。此耶。昨查吳門盛符升持論。徐彥和文起。俱遵部類。所選甚盛。若此。則計甫草之法。虞道巖之同書諸本。俱係坊間偽本。非出其手。其中文字。以偽亂真。不一而足。若不一為研究。恐不可底也。老師臺起八代之衰。砥中流之柱。名山國門。先哲後學。均賴模楷。伏望留意。幸甚。選目一二呈覽。全本必祈票行收取。一覽可知。又啓者。上元覆試案發。寒家子姪。無一與者。前蒙台諭。允為轉致。補入覆試。借光良多矣。并謝。

白大理夢鼎

受業門生白夢鼎頓首謹上。老夫子座下。夫子家居讀禮。盡誠盡孝。穀升火改。倏忽三年。龍門墻小子。誼當執經。事緣繁區區。京華旅食。東望亭雲。惟有翹企。頃捧讀手教。猶如耳提面命。自愧頑劣。何以仰承德意。讀太夫子傳。與慕表。忠孝節烈。至性耿耿。生平視死生猶旦暮。則考終之日。自能以談笑空死。況夫子與諸夫子。人品文章。卓越當代。塔前膝下。盡屬瑤瑤。作者述者。傳為盛事。在太師母與夫子。傷秦亡之既頹。痛洪流之不返。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自願瞻俯仰而無憾也。尤喜翻卷。阮孝文字。典實朴老。能不為世俗之文。二君能自為不磨。亦附太夫子以不磨矣。時事瀾翻。日甚一日。夢鼎自返。趙越。嗚呼。既無其具。樽彝鼎彝。又無其資。惟闔門株守。料理僕賃。購米。不遑寢處。何問其他。又所管江南一省。撫軍二人。竹漕河三人。揭帖每日二三尺。滿堂以平日拙於逢迎。多方指摘。每揭一筆未點。則叱為異事。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書名畫押。惟刑部書吏之命是聽。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想亦聞此耶。即如

舉一端朝廷肯右文。自是盛舉。而少司農謬以其名聞。雖甚不肖。亦當奮力。無負茲舉。無奈入春以茶。會審起奏。看稿日無停晷。加以熟審清獄。伺候大官。奔走苦儘。精力俱枯。竟不知筆墨為何事矣。人命之薄。善事皆為惡因所阻。奈何奈何。大江之南。陰雨連月。舉家數十口。嗷嗷無措。又催科之急。如雷如火。兒輩乳臭。安能枝梧。每家報到。遂不敢開。亦不敢想。終日忽忽。如醉如夢。頃聞近京一帶。旱魃繼降。蝗亦間起。告官告吏。到處皆然。瞻烏爰止。此其漸矣。夫子慕廬中。亦念及此。耶。太師母道履大安。師母道履大安。世兄道履大安。求叱名道及天氣。亢而不舒。陽愆陰伏。萬惟夫子珍重。臨稟悚仄。外薄具一絲。不敢言禮。仰祈茹存。白夢爾再頓首。

夢爾百頓首。恭候老夫子閣下。萬福萬安。七月家報到。得悉與居佳勝。師母福履。世兄福履。百祥駢集。離數千里外。為舉手遙祝。又家兄與眉兒輩。時蒙提誨。推恩及鳥。感切心骨。頃李長班到。傳聞買銅一項。大費清心。前余太夫子所云。修船抵兌之說。想成畫餅。長安諸事。前與余太夫子極言龍江之苦。大抵必須督撫題明。部覆方有著落。恐亦難事。想記室自有主裁。不待贊也。七月之杪。羅浮張太夫子到京。一見即訊夫子近狀。雖已備陳。此差有名無實。非徒無益也。江寧彫敝異常。山川如故。自春阻秋。閱歷時變。離緣京華久滯。未克常侍軒車。俯今懷古。然中心搖搖。無時不馳。座右屈指歸期。當在菊放耳。拙稿發坊。選刻諸座。師如魏魏兩夫子。俱有弁言。王田兩夫子。草而未就。端望老夫子於公冗之暇。俯賜大序。俾瓦釜亦可效黃鐘之鳴。制義倘與漢唐詩賦並傳。亦庶幾附青雲以不朽矣。冒瀆冒懇。家鄉水荒。數載薄產。俱已漂沒。眉兒乳臭。不敢啓齒。有可照拂。求老師多方噓植之。感荷鴻慈。總非筆墨所罄也。臨稟悚仄。百頓首。

前使者傳夫子台旨。夢爾即往余太夫子。面訂一切。俱載前稟。想應電鑿。後又使者資夫子手教。復往太夫子處。云今歲原無等第。諸凡不煩清心。想使者先有稟帖到矣。爾去歲奉命。典試八閩。未出京。閱撫有疏。因海氛未靖。特請改期。但奉旨在前。不敢不行。方到貴鄉。齊河。即聞撤回改期之信。緣部文未到。住齊河五日。大雨如注。寸步不能出門。方晴而部檄已到。即日就道回京。一切行李。俱係借貸。至今債索盈門。命之不猶。好事變成惡事。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十。月。到。京。又。奉。命。同。考。武。闈。與。王。阮。老。韓。元。老。同。事。幸。而。各。矢。清。白。不。致。決。裂。武。場。近。添。部。科。磨。勘。此。亦。奇。事。頃。部。科。疏。將。上。幸。叨。庇。庶。幾。無。事。目。今。京。察。在。即。又。候。御。試。夢。爾。自。授。廷。評。以。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又。會。審。起。奏。日。無。暇。晷。不。知。筆。墨。為。何。事。似。此。草。率。應。考。不。問。知。為。孫。山。矣。緣。使。者。之。便。附。稟。不。次。統。祈。鑒。宥。臨。稟。悚。仄。夢。爾。百。頓。首。

鼎承老夫子手教。知讀禮之後。留心子史。風雅文章。當歸曲阜矣。門生夢爾。久在門牆。時親提訓。拜別以後。一切荒疎。一緣衙門雜冗。精力消耗。一緣饑寒迫身。居者行者。內外無措。救死不贖。何言文事哉。惟望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庶幾泰岱在前。崎嶇得有仰止。爾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懸缺尚多。一到可補。此時出遊地方荒歉。恐非所宜。總不如乘時有為之為第一義也。願切顯切。京察大典。想詳使。者。口。中。不。敢。贅。銓。曹。見。在。漢。官。一。等。不。過。幾。人。若。家。居。而。得。上。考。惟。內。陞。一。兩。人。其。餘。俱。平。也。夫。子。

望重諸公推戴。故列一等之次。爾少司馬禮部科。骨肉關切可感也。太師母師母前。未修稟啓。而候台安。臨稟悚仄。夢爾百頓首。

端陽後一日。從令親孔老先生處。接夫子手教。知孝履清吉。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師母與世兄。俱和平。清泰甚為欣慰。雖太老師終天之慘。苦塊焚禁。自不能已。然先王立教。不以死傷生。況太老師來時。去順。生榮死哀。在易謂之原始要終。在書謂之考終命。德望過於陳荀。子弟過於王謝。又何憾乎。惟願夫子。以禮節哀。上慰慈親。併帥家衆。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自為含笑九京矣。念切念切。前素旌載道。拜送路傍。綠袍繫一官。未克遠送。後聞一路平坦。水陸俱順。正擬旛候。而台翰自天。如躬侍函丈。面聆清風也。適見來諭。郭門生云云。此亦異常大變。隨走敝同年大鴻臚公。託其家報中。轉致當事。又向吳北老。細述其詳。渠亦於邸抄中。有字致撫提兩公矣。地方公道。久而自彰。晴霾現雪。豈能久乎。觀縣錢年兄。今之古人。較之范縣。真霄壤殊也。郭門生又因盜案掛誤。命也如何。緣孔使匆匆。草附數行。上呈記室。大先生前。不及備候。求叱名道意。臨稟悚仄。夢爾百頓首。

爾抵邗。上旬日矣。回首江南。遙瞻夫子公署。如朱霞天半。可望不可即也。交代伊邇。百端齊集。夫子慎終如始。自無毫髮遺憾。但爾自懸遠出。未克稍效區區耳。目前第一人。仍願夫子留意。滿漢同事。不同情所由來矣。曠臺徐敬老。爾雖試同。謂極蒙枉顧者。再。但此地鹹味化為淡味。即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在此多日。亦屬泛泛。況其他者。遊道之難。生命之薄。偏於爾一人兼之。素性枯槁。從與河堵為讎。但舉家數十口。嗷嗷無以為生。索逋者戶外履滿。而出門持鉢。復爾邇屯。此等苦情。惟我夫子前。迺敢告之。其他富貴人。不與之言。言亦無益也。張太夫子告病辭歸。曹少宰夫子。尚未出京。此撫軍劉先生之語。刊上去金陵衣帶水。片帆可到。如有見諭。或呼兒眉。之朝發夕至也。臨稟地切。夢爾百頓首。

仰體夫子公務殷繁。不敢過滯。座右兼以陰雨積旬。咫尺戟門。如在天上。前者面陳。即欲渡江。又以家累過多。居者行者。無以為資。遂至今日。迺登舟望蕪城矣。雲關交代。想在四月望之前。爾當歸趨。畫鶴侍聆。誨教也。經筵初開。益都太夫子。首講大學聖經。高念老。沈釋老。俱賦詩上頌。聖人事事有文。而爾以藜藿之身。不克致青雲之路。所望益上諸君子。力為薦揚。古人急於效用。而恥於自媒。夫子回京時。一言九鼎。倘得側名小臣之末。生成之恩。皆出宏造。太夫子與海豐夫子。俱所鼎致。合肥夫子衙門。時時共事。又不待懇矣。螺浮太夫子。與爾桴鼓之契。非一日。且薦賢愛才。出自太夫子夙心。孫祚翁之接引後學。其手援爾。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理學詩賦。一時鴻文大開。凡一長一技。俱可效進。漢唐故事可考也。夫子其有以教我。冒昧草陳。惟所密之。勿使他人見也。登舟伏航。不次。臨稟悚仄。夢爾百頓首。

蕪城之去金陵。一葦可航。而爾以餬口四方。遂至曠遠。函丈如許其久。視古人立雪費鏡。千里負笈者。其雲泥之不相及也。頃聞夫子還朝。伊邇從茲山川綿邈。道絕遙深。擬當日侍座右。兼祖饒道旁。尚不克子弟服依之。道不意肺病陡發。不敢御風。輾轉旅次。進退為艱。遙望節塵。惟有神湖。尚肯肯尚不即解纜。爾從陸道歸。拜送江干。若追隨不及。惟於邗江水洲。趨水誨訓也。臨稟不勝悚仄。貴鄉舊撫軍劉子延先。

生曹少率中表兄弟太常孫昨老同門密友偶為廣陵之游。屬致聲夫子前。兼問江寧吳父母便。中夫子齒及之。子老解頰風著。想吳父母所必照應者也。夢龍百叩。

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人生至此誠可悲歎。然回首楚豫一帶。烽火無家。此又天上矣。數日後便可追陪函丈。見孫門生。求以前所留粗糲家伙。暫借開單。將來一一繳還。其京師所用小船。自然留下。併囑之。亦暫借一月。七八月糧船到。自己一橋。附載而來。亦併繳還。部中大抵無他。倘有必到之事。夫子諒寺中守房人。自可星夜趕至。保都矣。臨稟依切。夢龍百叩。

蕭從火窟中。方下寒蟄。不克搗衣。侍側函丈。部中何日就缺。求詳示。路上中暑。此刻正在尋醫服藥。喘息稍定。即走候宮。而聆一切。王輔臣投誠。果否。傳聞紛紛。併求示。薄命之人。因窮冒熱。因熱生病。究竟毫無救於窮。只可向夫子言。不敢為他人道也。夢龍百叩。

今早趨謁。值公出。昨承命燈下。即草成稿。但題目平常。自序處不敢多。多則於文體不大合。末後引蘇軾數語。其中恐有訛謬。須將蘇文進陸費。對子中對之。因書卷久發。回寺中無一卷故也。孔年兄謹慎。老成須艾削過。惟夫子大筆圖之。無百頓首。

晉侯夫子函丈後。似以山寺迷罔。不知所措。此時惟有新推閩中督撫。可以空銜題薦。而四顧岑寂。無有手援者。不知夫子能為採擷否。或與此瞻商之可乎。途窮之呼。語不擇音。惟夫子酌量之。前讀吧吧碑文。其序事宏亮典重。與孟堅齊驅。其頗高視闊步。英偉不常。韓蘇之亞。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夫子見之。當為不寐也。少宰推吧吧之意。甚為殷切。或煩吧吧。再以此訊之。何如。日來聞漢渠病死。果爾則蕩平有日。但無如此生淹塞無能。側身士大夫之林。奈何奈何。冒昧妄稟。不勝悚仄。受業門人百叩。

白處士眉

昨承教誨。如在暗地。忽見大光明也。歸來檢得史記抄。通鹿門先生手評。頗堪玩索。孫山人一册。亦隱士上乘。詩句兩種。愧未裝飾。蓋因台命急需。故耳。家伯確於明日登舟。蒙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求椽筆。即揮隨付來。高厚豈僅家伯頂戴耶。容面謝不一。門下晚學生。白眉百頓首。

京侯考

所寫牌扁。想即尋老及年翁寫者。將來牌扁正多。今年翁在內賢勢。又專委弟協同幫寫。故不得復入內直。發本當必更置一人也。特此敬復。尚容面謝。小弟京頓首。

弟奉堂諭。亦撥寫牌扁。暫離內直。諸惟年翁賢勞。少遲當再追隨年翁也。特此馳佈。容晤謝不一。京弟頓首。

均侯考

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禧。不得相見。恨甚。恨甚。二十五至崑山。二十六七可達雲間。快讀近作矣。敬此先聞。上樂園先生吾師。弟均頓首。

昨諸公苦拉。留在青老寓中。且有平山堂之游。故不果趨教。飲酒不願尚書期。狂奴故態。諒先生不罪也。夜來感冒風寒。身酸脚軟。今日將息一日。明日乃就教。快讀大作也。暫此復聞。多碑刻幸。每種留一本見惠。感感。外尊家訓二本奉復。教小弟均頓首。

家累牽人。不得相從。於金焦北固之間。殊為恨恨。臨流高詠。徒想謝將軍風致耳。承命至金陵。即促汝老書之。初旬持至吳門也。兩雪增寒。萬惟珍重。扶老矧筆致謝。小弟均頓首。

國猶侯考

昨蒙高軒枉顧。以有事學宮。未獲旬候。負良良多。亟欲叩首。雲階。聞前旌將發。轉滋滯留。讓列賤名。走役代為九頓。萬惟慈宥。附小刻塵覽。亦以拙工小技。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甚欣慕耳。臨楮神悚。小弟國猶拜手。

阮處士浴

家有危病之人。雖萬一可救。亦不能無醫藥之費。不識先生可以少那。俟月杪或有所遇。隨即奉報。一是懇是懇。修翁先生大人。學弟浴頓首。

涪侯考

新正未及而頤。承招極欲領教。奈明午有內城之席。萬不能辭。恐往返不及。隆情已心醉矣。謝謝。同郡范年兄諒繼施。以小恙尚未過堂前。會荷留神。不識櫛子上。已註到否。抑另日補到也。乞即詳示。為感。修老年道兄大人。小弟涪頓首。

程處士林

前依樓未及。願謝為歉。楚中王山長諱借。係老名宿也。因就廣文。即于任所起文。赴銓部。移咨貴部。未經過堂。昨開湖廣藩司册內無名。恐未使人入場。乞年兄鼎力主持。即教曹老先生。務令進試。倘須同鄉印結。不妨示下。以圖萬全也。願候回音。切懇切懇。弟涪頓首。

祖謙侯考

拙稿汚案已久。供噴飯多矣。千乞即擲來手。尚容面悉種種。遜翁老年翁大人。小弟雲來頓首。

余相國侯考

椽筆已光。蓬舍受敬之誠。未能已已。謹再呈上二紙。乞即將瓶齋二字。并符銜酌量佳款。短長賜下。感何如之。修翁老年先生。小弟祖謙頓首。

長夏獲捧瑤華。深荷垂注。同心之雅。夢想時勢。乃未得端馳尺素。寄問音塵。案牘紛繁。勞勞少暇。知能諒其穴劇也。餘曹彼邊。較復無稍遲之歎。得教知即當榮轉。殊以為慰。至若世人自異。徐公自常。但深以夙夜之心。矢之靖共之節。正不必問之時勢。生之在此。不獨得失去留。置之度外。雖是非毀譽。總不以之經懷。既以此自厲。即以此為左右告。想勿遲延其言也。萊陽已入啓事。甚是可喜。此地因之得以脫然。善之報耳。貴門人向未至。閩中烽煙初定。易為恩澤。當事頗多故人。當為先容。在執事門墻。自應一體關切矣。種種不盡。更容續佈。西寒頓首。

今日已與法君言之。彼云正來會審。不及往看。已改沙秋二君。又囑其并催。二君果定何人。即日往看。彼已唯唯矣。此聞。

昨有字奉報。未卜入覽否。王師古立候詩綾。致祝王夫子。想已就緒。望即揮擲為禱。不一。昨勞顧未得迎晤。為恨。敝鄉舊學使魏子存。不佞骨肉交。此台兄所悉。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恐其相累。因向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求其稍為駁查。便可為將來地。前因尊駕尚不入署。故未得奉聞。今駁稿已定。幸婉為曲成。如不佞受賜也。如而不盡。

頃承台教。即詳致之。載其回札云。似未可必然。尊駕不妨明早入署。以候行止可耳。札附覽。不一。連日以衙門會議。出署最遲。或載老又未得晤。不知尊事已定否。何日引見。幸示以慰懸念。不一。

南北迢遞。問好疎闊。亦以冷署蕭寂之狀。如同付舍。不能走一介於長安。以至關切如年兄。亦未及時有往復也。恨恨何如。諸事俱荷留意。古誼真摯。惟有感佩。素陽卓舉。誠為可喜。但得留為後來之地。庶不負此日苦心耳。臬君邀恩格外。此種禮遇。古罕其比。無非台庇之所及也。頃因郵簡。聊附報言。未盡百一。外有小單。并州故鄉。未能忘念。幸賜照拂。容圖續佈。如面依依。古香手勸。

生能翻翅飛。味同嚼嚼。所不安夙夜者。君恩深重。未敢負耳。然而江蘇繁難。殊出意料。兼以鶴老謝事。著彙片紙不行。四月積案。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又值秋審案銷諸大案。俱集一時。刻不容緩。即使手批口簽之刻。此亦當做手而退。況生之碌碌乎。勉強清理三月來。寢食俱廢。救過未遑。至於飲冰在中。即勺水無值。不敢入口。不過自盡此心。未能仰答。哀哀於萬一。又安有不虞之譽。凡所以為知己告者。大半略取。瑜也。新秋競爽。聞閩風高。乘機而往。應不後時。長安倚重。生實泰巖在望。凡屬時政。統祈郵示。不必論與生之相關與否耳。子陵之奇心。許瓦全。不期制府首詢其踪跡。而舉國騷張。斷難終止。不得不就輕便。一路內有貴同宗。事實多端。若非見其姓名相近。竟不免於虎口矣。藉使肅復。依依島極。古香頓首。

日來兩接手教。深感注存。楊玉老之波渣。非不知例查題原可並行。以玉老須題為得體。故姑從之。有費消息。計典之局。停止已久。斷從前暫行一次。版止管明一册。諸體未備。今則加意求詳。雖不敢略。恐不免掛漏之偶。涉幸為留意。倘得全邀包荒。皆屬台庇。有應略見之儀文者。不妨與姚伯老商及耳。崔兄已經吳門入閩。業付與泉數行矣。江表遠人。勺水為戒。無可將念。齟齬之餘。聊見此中況味。諒不我督也。凱旋

之師雲集。勿勿率報。不盡百一。容圖續佈。臨池依切。古香手勸。

昨承垂顧。未獲把晤。為歉。季友年兄事。其中委曲。門下諒知之甚悉。但退翁處。向未有人關會。僕雖年隨關切。而病劇不能親叩。祈門下明蚤入署。切致之。僕病稍愈。容當面謝。只求稍遲二日足矣。伏枕再叩。聞年兄乳燕詩極佳。望即賜弟快讀之。拙作在子繪處者。知年兄已見。尚容親晤。請正。不盡翹埃。翹埃。

春抄據別。忽已深秋。翹首雲霄。懷思何能已也。時從宅報聞。知近履嘉勝為慰。前者安慶所選禮生。原藉鼎呂而行。至於荷愛弗設。但念諸生往來供事。全冀當事優恤。作養。并免雜徭。若與齊民等視。未免多欲求退。然此一段用情。出自當事盛心。又難以筆舌請也。必得老親嘉委。婉一札。力致撫軍。諭令所屬。加意恤之。即此相成。至意實為俎豆之榮。而老親臺明德所垂。感佩事有既乎。端此附懇。萬望留神。臨穎頓切。

復亨剛長。道泰履祥。遙瞻龍光。曷勝雀躍。每從北來者。奉詢起居。知近祉增盛。竊為欣慰。茲有圓清二人。頗善承應。特令其叩叩台端。幸不惜塔前盈尺之地。進而試之也。臨穎不既。

孔太守真來
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海濱荒殘。衙署冷落。商困民貧。私販充斥。以百孔千瘡之身。萬里投關。不知將來作何結局。所幸上台頗見矜恕。或可優游歲月。乃見二月十七日邸報。陳太平盜一案。駁行江南總督。勢必由臬提取口供。若旋節尚未北返。同城和與。料成莫逆。仰祈留神。一為照拂。其為感。何可勝言。天南天北。動踰數月。都門一切。統望垂意。寸芹俯函。伏惟笑存。楚中已有人促催矣。餘不能備。臨穎頓切。

趙年翁出關。方接手教。並見使者。省老為尊。札僅三二之數。俱係潮色。且每封短銀一兩。前鄭提塘帶去一字。王府費奏者。又去一字。俱請示下。久候不至。於七月終旬。買去金三錠。由家抵都。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福寧州黃知州。還知其銀亦錠金。知其仍差人赴閩。繳還原金。方知都門之金。無價至此也。旋有人歸家者。亦論以此金存之。俟鄭舜臣進京。仍湊銀交上。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親臺乃朝中柱石。泰山之靠。正在今日。消滄將至。舜臣又往。俱賴指南。閩中人文。不振久矣。獨我趙年翁治此科。將八閩人才。收盡。不特為閩中生色。更為吾鄉望重。真不虛也。事煩為留意。想不待來之諄諄者。今督撫兩臺。推重之極。生自是盡力周旋。斷不敢有負台命也。便中附候。不盡所言。

孔明府真瑣
弟為飢所驅。謀此升斗之祿。今得食近地首宿。皆餘蔭之所及也。弟意歲前受事。則可支俸薪。為北行之資。聞向來限。多有稽遲。祈鼎力一為催取。或有使人。或令聖府的當人。費下。勿由地鋪。弟目使人赴藩司掛號。若有稽筆之費。自當敬復。希存清慮。握晤在邇。餘不具悉。

抵都即為煤烟所中，幾致狼狽，幸而獲全，其不得售宜也。所惜吾邑十人，憤然俱返，為可嗟歎耳。接手教雅意，愧以自道，敢不韋弦佩之。泰山拙作，被好事者攜去，江南刻之，字句尚多訛落，未改正版。留太平未寄，聊呈紀咏各一册，求正。惟教其刺謬，為望。關中劉年翁過，次日即有登都之行，尚未登山，匆匆慢去，俟返日當申地主之誼耳。親家釋服從吉，路遠不獲親禮，兼口鄙敬為歉，唯亮之餘不備。

孔處士貞燦

樂國數夕，荷風鳴蟬和吳歌，致足樂也。幾度日月，頓成往事，懷想何勝。回憶何勝，茲以藩侯王親家之便，入行候平安，外海大翁託事，唯望俯從。王親家乃五犬子丈人峯也，篤實君子，生保無虞，可存此為信耳。不盡欲言，挑燈莫聲。

前函寄候，在藩侯王親家入觀之時，不覺又數閱月，闕懷一耳，非面布無由悉也。奈何。茲單縣庫吏劉之釋，於二十年考過吏目職，今入都候選，倘缺出應選，不為捷足者先得，即親家無驅之惠也。且此人於親家單庄事，每每極力周方，想已達台聞矣。更求推愛，叨泐無益，不贅。

燦頓首。雖者素亭中，無日不有上客高人至，劇談放飲，每相期為第一流。自客歲春三月，親臺入秦，凡九閱月，諸友人素亭為樂，不過再三，親密已漸疎闊矣。及歸來，則散裝北進，又喜名登天府，屈指問前後二載，如分今古，良可歎惜。最恨者，生以無能下就，俗事羈身，凡昔所劇談放飲者，而今裹足絕跡矣。寂寥之況，自怨自悔，思慕之情，惟親臺是篤。未知親臺政事之暇，亦念及否。茲費眷入都，敬循八行上候外，但言一律以表不忘受業云耳。拜呈教想，像平明近紫微，班聯序，驚曉霜稀，孤標有待，參梧掖，靖節何難，列柏扉。秘製香秋日冷，客寫迷路故人遠，西園凍蕊將搖落，不見新詩淚滿衣。

都門盛愛種，風雨送行知惜別之意厚也。歸來花事未闌，海岱春光，頗恣遊，用慰知己。茲有濟南李舜華諱英，考定職銜，赴部謁選，有援例之想，因相與甚久，丐言為容，希諸凡指示玉成，均感高誼，臨池神往不既。

事非不忠，經手過從無多，是以未全有者，公餘遲時日，木槿如命，此復，教燦具。

孔員外尚任

潭府拜別後，閉關兀坐，奄至歲暮，無人肯與弟言，弟又不肯與人言，咄咄空，即筆墨之緣亦斷矣。親家大經濟人，乘時利用，自有樞軸，區區假道學話，何與今事。即文壇騷雅之言，亦屬閒情，獨是鄙魯聖賢之鄉，孔顏詩書之主，必於此處，大有幹旋，大有整頓，方不負今日蒼生之望。親家蓋世才德，即此是事業，國家萬年基業，即此是命脈，綱目大書特書，皆於此留意，萬不得以一鄉一家之細事目之也。弟放廢人，留心四大妙理，頗能證五行之雜，前親家教我云，奈天有五星，人有五臟，何弟細心體會，亦頗能為駁語，暇當錄錄，並律呂管見，一並呈教，拙刻數種，已另人寄去，絕句百首，丐教久矣，何吝之甚也。魯諺尚未成集，雖小道，必有可觀，且當六月酷暑之夕，紅炬兩行，洒汗如雨，親家赤體乘筆，弟揮扇充副座，漏下三更，探

風於威，威僕役之人，亦闕里之勝事也。寄語長安，冷炕寒士，亦可當萬間廬庇矣。昨北門風雪中，送先兄歸幽宅，連日神傷，欲言者皆不及言，所言者皆所不必言者也。劉世兄諱光天，適與歲試過里，云不日赴都，故有此寄。劉兄單邑人，年誼故知也，其尊翁諱之粹，吾輩中大有作用人。考授從九品吏目，深感親家之愛，祈親家刮目視之，餘不贅。敬候老伯母大親家，並囑眷福。

孔主事尚欽

恭遇翠華臨闕，里第輩得與講筵，遂蒙顧盼，渥恩殊寵，真逾涯分。而又特除清華之班，俾得雅容討論，肆力古學，皇恩高厚，匪可言述。況有親家提携汲引，師表當前，弟之前途，不大有生色乎。昨讀華翰，悉親家福履，代弟欣喜之意，溢於紙背，且倦倦以進取為鼓勵，愛弟之深，讀比雲天矣。弟即承教，乞宗主一咨，投禮部，祈親家照拂指教，雖鴛鴦下，能不留伯樂而思魯哉。感德佩教，容俟而佈，不宣。

昨自都門別後，於十一日抵家，諸事借庇，感非一端，又何必喋喋多贅。作門外人語耶，但恨茅塞已久，秋試無緣，有負知己雅愛，是所深愧耳。楊氏之藥，大有效驗，尚有別戀，已載家父函中，祈為致意，臨楮依依，無任神切。外胡二兄近狀，料應寂寂，相煩致聲，可奮志秋闈，不必作遊子顏，彈酒惶淚也。笑笑。

孔學博允陞

別後滿擬榮擢內府，不意大失所望，生為快快者久之。想人生遇合有時，不必以此介意。恭年兄事，即欲敝宗主諱切言之，不能如意，見時代為致聲，非不盡心也。特當事者不德，適故耳。元忠、李年兄處，致意不盡，生允陞頓首。

去歲夏月一別，倏及一載矣，節屆新正，想親臺道隨時和，福履倍增，喜可知也。弟邇來家計艱難，蹉跎日甚，不知親臺當何以教我乎。今令舅子赴都，便候與居，有懇者，代弟買涼帽一頂，並纓，足切高誼矣。臨楮切切，不盡依依。

弟中途臥病。昨已投呈於府縣。想且晚申報。祈老年翁。如遇地方諸公。希為緩頰。倘逢首邱。永佩明德。昨覽讀大集。高華幽細。摺歷下竟陵之長。名下無虛。極為心服。弟客秋入都。蒙令兄年翁同耿又老。攜入詩社。藉有拙作。俱荷批評。侍在教受之下。謹以原稿呈政。弟原屬率筆遺興。絕無法度。望賜南車。不忘嘉惠。臨穎無任翹企。

孔觀察行禮

比者數載。上候老親家福社。諒荷垂照。茲端馳懇者。閱邸抄。見總憲陳公。為捐納米草一案。將王撫臺指摘。在陳公但就米草總數計算。以為既留存如許。而價值又復逾異。自必駭然致疑。因有此舉。不知王撫臺向來在任。事無鉅細。無不兢兢。為國儲儲。此弟素所知悉。今亦姑不敢枚舉。即就現在而論。此案事例。開自二十年大兵雲集之時。其年已隨到隨支。至二十一年春間。值大兵凱旋。因部議原有大兵撤日停止之文。是以於三月內。具題停止。其時所收甚少。而尚有馬將軍留漢。大兵歲需頗多。故理餉佛學士等。題撥協餉。召買支給。及是年臘月。復開事例之時。而二十二年之餉。已遵例預請有款矣。及至嗣後。急公者多。撫臺每於季報疏內。入告請撥。祇為謹守成例。未准部文。不敢擅動。及准咨之後。遂即支給。後適馬將軍等。忽爾旋師。遂致支撥不完。存留倉庫。至於米草價值。因時貴賤。非能預料。果係實情。並無別弊。若夫其疏。折在各省大小各官。公議會同。即弟亦在其內。原非撫臺一人之意。今獨論及於撫臺。各官俱屬不安。弟亦更復因撫臺乃長厚平恕之人。近來每進謁時。言及於此。即自引咎不遑。想回奏疏內。必深自刻責。但弟與在省司道談論之際。覺此事實非撫臺之過。用是弟輩深切不安。在各位大人同老親家。主持公道。自有公照。特佈下忱。伏冀崇賜。所有上余夫子董老先生兩稟。祈為相機轉達。其王少司農處。夙未因緣。不敢冒昧。知屬大親家年誼。尚求老親家鼎呂婉白。統藉宏庇。前候余夫子董老先生二啓。曾否投到。倘有回音。並希查示。臨穎禱切。

孔太常允鈺

頃以曹舍親事。會馳函託汪舍親。轉達記室。想塵清電矣。與煥舍姪。自都旋里。知贛州舍姪暨諸姪事。均蒙親愛。推分照拂。即此趨陰。旁及益級。垂注雅意。有加無已。銘感容可。言罄哉。謝昨因撫臺謁廟。弟赴闕里。會詣尊府。而晤老伯及四老伯。道體康強。敬此報聞。併候近履。附有啓者。舍七弟援例入監。茲借舍親輩一兩人。同赴都門。其李子大來。乃朋來胞兄。與弟為至親厚知。而郭兄慶遠。亦弟之兒女姻家也。抵都之後。皆欲投刺。求觀雲度。弟敢以片楮先容。俟舍弟帶有所商權。統望推所以愛弟者教之。何啻身沐優惠哉。又昨袁氏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併問臨池翹注。不悉。

孔學博與誘

去歲聞學博南旋入都。時有遊東之意。余不勝忻慰。恨不一見顏色也。及子來說。遂生歸養。余心喜甚。但際遇多艱。無資進言。至今延延未決。因遐思吾與尊大人彈琴論道。與爾昆弟執卷登筵。時不覺三十

餘載。今爾昆弟當壯。行登樞要。余沉下僚。年逾邁。百感交集。雖然吾兩家先聖賢之後。讀先祖聖賢書。便當體先祖聖賢心。為吾子者。慎勿以勢利自封。而以道德為念。庶無愧祖先大行之說可耳。又思古人有以一言自失。一得自効者。而吾雖棄置終身。心竊嚮往焉。乃以所修琴譜成。是尊大人所較閱。余生平所積致。然而誠正格致。修齊治平之道。具載焉。非但未藝已也。今託子修表上聞。惟祈留意。是余一得自効之一端也。外具琴譜一部。筆譜二集一部。奉覽。梓袖一端。將意更有數部。事俾小兒面陳。統惟留意。臨穎神馳。不盡依依。

顏博士鼎受

不侍尊前者。又數日矣。想台體日強。服食當如常也。前承命撰祭文。退而構思。以為有韻之文。終不能入情。恐非家門所宜用。故憑臆草就一稿。因地濕不能趨面。專此呈上。或可用則用之。格字訓解。細查五經。已無遺矣。并附報太公大人前。宗孫鼎受百拜上。日來少問台安。想平復矣。此時天氣燥濕不常。正須調養珍攝。為望。適以冗次。未得躬侍起居。揣此走訊。俟一二日後。而悉欲言也。前喬三有一言乞轉達。并綾一幅。其弟一扇求書。供乞留神。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顏刺史堯揆

在婁寺中。以李年翁欲即往雲間。作小臧附致。嗣聞仙舟從雲間往武林。有旬日之留。方返棹上海口。撫臺已旋。糧道亦抵虞山。敝相知戶垣車與老。從金陵來。月杪即到吳門矣。若武林事竣。望先到吳門。可與車與老共商。最為切要。糧道臺前書中云。欲請台駕至虞署。亦可不虛其盛意。從吳門到虞山。方往雲間。上海至便也。特遣人馳懇。知必不靳金玉。其音。顯候顯候。刻抄參疏。內有查各案。雖係因公。有無收完。尚未審明。實據等語。望旨意未必有革職。則似可無摘印之舉。即內部尚未知摘印也。時家表姪學士李厚菴二十七。八亦到蘇。能得一團晤商尤便。臨楮瞻切。揆頓首。會歷三任。亦經贈證。然解組之時。浩然自得。自履婁以來。俗惡民刁。賠累不貲。豈知難以脫離。但不知如是之驟也。平日兢兢。矢慎。只為去年十月間。奉派疊疊。賠墊莫支。各州縣會同。派於里下。誠恐刁民以私派為言。吳門咫尺。豈是掩耳偷鈴。故出一勸捐告示。為勸捐事。日來軍需孔亟。各上憲極愛恤民瘼。亦出於不得已。行派州縣。疊提捐銀。林立堂上者。鎖拿經承者。本州歷經三任。一貧如洗。僅領爾輩江一杯水。安有多金。可以賠墊。勸爾百姓。體念愛恤。至意。並行捐助。此乃剖白無私。誰知州中奸人。拆去長安。撫憲

聞知即行題參。明知因公受過。出於不得已耳。來牌內云。藉公科飲累民之語。查例因公科飲。其罪亦輕。況在敵前。告示雖勤。其實捐者。十無四五。依然賠賠之累。功名之事。原是鏡花水月。但中有難清之件。不知如何得了。且其民刁橫。從所未見。老兄豈古道照人。必垂念家末。深為恨。望台駕一到。將心腹事。可以相告。而署事金山衛王公。初一日到任。可藉鼎力相托。此亦千載一時。知必不斬一行。弟雖無可報。客即見者。聞者。無不仰頌高誼矣。故淚泫泫。誠恐遠。萬乞留神。迅發。懇望懇望。俾得尊尊。各遂最喜。并托之。見各憲時。求其從寬。刁民誣告。暨不准行。稍維維持。亦要着也。縷縷難盡。揆頓首。

歲底遊虎阜時。滿訂燈節前後。相與進艇遊上方。洞庭諸名勝。不意開正二日。遽爾仙舟揚帆。遂使三十里梅花。無賞音者。然計遊踪。勾曲則有茅山。入金陵。則有秦淮。雨花。栖霞。牛首。上皖山。秋浦。則可登九華。九華之勝。荆山如几。所讓其奇秀者。昔作牧須江時。當從皖城往返江上。不及登眺。華山至今為恨事。知素有高興。且有濟勝之具。必不虛所遊也。三月時一雨。差小廝問候起居。聞猶在皖城。五月小廝來蘇。向未得近況。深為懸望。錢糧事。前將那熟各項。造列細冊。致上藩司。業批本府查報。維署府趙捕廳的為因公解。其詳司批覆。幸遇新任陳府尊。為人盛德。兼之同鄉。鎮江太守高紫老。為陳其受累之苦。日已。各經承口供詳司矣。司有詳院例。亦須一駁。方得其願。總不能離那移一局。以看後來耳。昨稟見陳府尊。道台駕會臨吳門。問今還在否。甚欣然有欲晤之意。則相愛可知也。錢糧大家。既經審詳。求台翰切。囑之。諸凡照應。培植提攜。我自家兄弟。比他背自不同也。至懇至懇。幸付來斷。下榻。借老三月初方巡。泉間泉郡鄉紳同年。不論顯晦。只以一百二十金。送為部費。無不用情。以納例僅百金。故此平易近人也。小豚家信。尚未到。但有同鄉人來道。泉州額已滿。語為遞書者。傳云。可往漳州去覓。不知的否。不日家報。到便知。若濟自當完上。不敢稽也。游於異常。作字甚艱。不能多佈。尚容嗣候。臨格。勉注。小詩二首。錄教。堯。揆再頓首。

奔馳河干六日。始回署。勞頓稍息。而上微提錢糧。提捐助者。差舍林立。勞形苦神。難以筆盡。雲間勝地。聲氣畢集。把酒賦詩。妻更仰視。真如在十洲蓬島也。到妻想。在望後。南郊大梅正放。可同賞為快。近覓有二事。但不能多。似有學易之數。周年翁必道及也。穴中草草不備。乍合乍離。中心如刺。至於感激雲情。何可言喻。自見昆陵回函。有可効勞處。無不相顧之語。足見鼎力千。勛也。計賑飢事竣。方得與撫臺同回。有的信方馳請。全藉周全之力。三五日旨意可得。雖未見全抄。內有。應捐二字。輕可知已。署事殊不用情。且有行不得之事。強而相加。令人氣短。無奈何聽之而已。此兩日士。民頗有舊官之思矣。可歎可歎。周李二年翁到。妻一點未能為情。非意將并。魏惠殊甚。計能亮我此時也。外附古墨二片。純毫湖筆四枝。又青石細石二方。此時亦難覓者。雲間有名手可鑄。希叱入。以供翰墨之用。餘縷縷。揆頓首。

昨日虎邱半塘之遊。不可無詩以紀之。若有佳吟。見示當步和也。前白門回。帶有蘭花茶一錫。如無惠泉。亦宜河水。方不辱佳癖耳。明日琴川的行否。不及躬晤。所托於劉道尊。鼎言。知必留心。不待再贅。臨頓如。

面。揆頓首。

顏方伯啟

昨七月間。偶得。痰症。危篤之甚。今得調攝如初。實屬厚幸耳。茲叨注存。殊切心感。都中一切。凡有可為相照者。望留意焉。想一本相關之誼。自不俟贅言也。瀛洲之事。俱已力為清楚。於九月後。領咨歸里矣。其廟工之資。前後共付去。貳千捌百肆拾金。仍復別為之計。或可不日告成也。並聞。餘不盡。前兩閱邸抄。知老賢姪榮補。隨即榮陞。喜甚。喜甚。不佞入粵以來。衰病日甚。屢詳乞休。未蒙人告。九月望前。病勢漸深。復經力詳。幸蒙撫軍具題。不意二十五日。忽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二十六日午後。已溘然欲逝。至夜半復甦。撫軍躬臨榻前。面驗不可復起。隨將司篆。委右江道簡謙。老代署。不佞杜門服藥。奄奄一息。忽醒忽迷。半月有餘。展轉牀褥。倘稍延殘喘。生還里門。得與老賢姪昆仲。握手歡。於願足矣。功名富貴。於人何有哉。伯虎於十月望前抵粵。幸舉室有托。竊慮部覆。以觀期已迫。不允告病為詞。尚囑文豹拜懇。老賢姪。於當道前。不靳緩頰。仍藉鼎力料理。萬惟獲准放歸。況入覲已有臬司借道員代之矣。至切至切。把筆黯黯。澹園太史均覽。不及另致。

五月初接家報。知已到任。彼時但知為織造差人帶信。初未知為孫老先生之役也。別來三月。度日如歲。幼子幼女。相隔廿日。俱以痘傷。暮年晚景。其何以堪。買銅一事。都門甚難。此時都門之價。每觔九分五釐。且苦無處措辦。岳甥之言。盡為子虛。公鳥有先生矣。若指此完局。必然誤事。前長班去時。僕已言之矣。停鑄之議。詢之當事。云雖無此議。然銅觔久乏。已停多時。分造清船。事隸水司。當事亦云。造船係漕督委地。方官管理。非內部題差。其報部止有請造之文。並無差官職名云云。俟查確另復。揚關鄭淡老。差滿至京。見在措辦。看彼作何設處。再報可也。六老一天高興。處處索然。此亦自作之孽。但連累許書辦為可憐耳。若未往江右。止之為上。彼中諸公。大費唇舌。近且俱離地方。有何益也。游於勞人。加餐為祝。餘不及宗敬頓首。

客歲除夕前三日。紀綱至粵。得接好音。兼承佳祝。骨肉之愛。遠倍尋常也。細詢道履。知數載於茲。老賢姪以清階雅望。遊遊於吳山越水之間。名園載酒。畫舫徵歌。吏部詩篇。當汗牛充棟矣。第四海蒼生。屬望安石。幸早入春明。翔翔揆席。為宗族寵光。如何如何。鬱林象郡。為古來安置罪臣之區。不肯賦命不猶。適承其乏。矧當大亂之後。軍供浩繁。一切不經之費。皆取足於方伯。其賠累之苦。不可告人。勉遵命。為令郎代捐。謹將咨文監割庫收印結費上。在老賢姪必有以諒我也。使旋布復。穴次未暇欲言。愚叔敏頓首。

顏太守啟

別來兩月。積思日深。銅斤京師甚難購。而包攬者。堅不肯見現銅。恐屬設騙。是以未能相聞。但聞各省鼓鑄既停。南中購買。或較昔時少易耳。餘不多及。

渠極感戴之至。欲親往候。目今新備開比。刻不能離。特遣使帶叩行。外具不腆之儀。聊申一芹之獻。屬在至誠。亦不必見外。希存之。候稿郵者。二十七日。主人誕辰。候祝過。的於初一日。准至維揚。借往家下。作數日之歡。何如。的於何日起行。幸示知。為望。大姪至。寓。匆匆未語。聞欲回家。希留二三日。即來而晤也。周李二位年翁。不敢另啓。廿五日。次海陵。感南頓首。

客冬拜別後。承約吳門再晤。及歲杪抵甯水。而彩鶴已先發太倉矣。黯然返棹。離索榮懷。不謂家嚴即於新春抱恙。調侍五閱月。未見霍然。每勉強掖坐。間猶翻閱佳句。不忍釋手。至蒲月二十一日。永訣時。尚快。快以不能重搥手儀。作呻吟也。至今言之。徒有慟悼。因未知行旌向何處。不敢遣使計聞。亦恐旅次聞之。不免傷情耳。頃接手函。備悉近祉。西湖風月。似略經年。悅性怡情之歌詠。又不知如何盈篋盈几矣。惟俟歸來。當於米家船上。索李杜遺音也。文宗按臨。冰心鏡面。儼屬多士。懷若秋霜。即至愛夙交。不遠千里來者。俱不得復。兼謝厚賜。如明春定晤。文紹兒仍留鼎言一薦。倘再得寸進。皆賴大力扶持。藉庇於無窮矣。至囑至禱。主人每以未晤為念。戴紀綱自能細道詳細也。家慈暨內人姪兒。統候台安。因來者匆促。未具一絲中意。統容駕臨。再申鄙念。不盡欲言。不孝光南稽首。

嘉平在家。雖然草率無備。正好握手暢談。朔風猛烈時。又匆匆放舟吳門。別時深為惆悵。至次日。恐亦往海陵矣。途次又遇主人往蘇。即拉借往。二十日始抵閩門。隨命小使往徐園。遍訪竟無一音。又至繆年兄處。問始知行旌向駐太倉。空有懸懸未盡之言。不得一晤。至歲二十七日。啓程。二十九日方抵蘇中。度歲。至正月燈宵。方能回家。又值老父病甚。刻不敢離。親理參苓者。一月有餘。托大庇此時將有起色。日來望切。總無一音。於三月初一日。姑蘇人至。詢及始知尚滯於茲。不知何日可抵真江。再得話別。一大快事。家父母暨兒輩。亦望甚切。今有姑蘇陳茂甫。老于優伎。恐在茲欲覓優童。此人亦可吸引。不致誤事。楊丕老亦有回字在家。覆矣。所托李江都事。亦屬子虛。院臺以久進都矣。嚴益老亦時時念及。不得一晤。奈何奈何。如便中有人。至乞示一字。以慰遠念。至願。今陳茂甫親至太倉。附候新禧。安福學臺。尙未臨考。再問李年翁。周年翁。不復另啓。乞叱名致聲。三月初三日。次海陵。光南頓首。

前過省。滿擬一卮祖餞。話別長干。不謂毒癘作楚。清晨渡江。未及面別而行。俟州中回。再當同來相晤。但別後復起大毒。痛苦呻吟。晝夜弗寧。不知歸期。約於何日。陸路舟行。可有定議。種種關切。望一示知。奈何不得。借兒輩。道左一話。衷曲而別。望祈宥恕。江南所製數物。聊表一念。恕我不恭。外具套一帶。一祈轉寄大哥。勿以非發見罪也。幸道意。嚴益老極感。前議之物。如數繳上。所慕鹿結伽南。以如意送來。但此物非可輕得。尊翁粵東十年。方覓此物。希珍之。呵呵。今不孝家住真江。伶仃孤子。或相知之中。不惜齒芬。稍為嗚引。或留一二字。與省中當事。稍為照拂。則沾慈履無既矣。伏枕不恭。統祈台電。不孝光南稽首。

顏處士光表

戴使旋。曾有一字寄去。諒入覽矣。戴使所說事。不但不知。并不聞其姓名。彼到杭次早。即渡江矣。遲四日而回云。方知本人天水姓。細訪之。其人頗有身家。非無賴輩。但係江東人。素無知識。老弟還當寫字與朱

講調妥。不然。受入騙。豈甘心耶。歲底有一字寄至吳門。不意老弟解維矣。歲暮百凡。蓬集。甚難解紛。幸愚老相為少。踴度歲之資。只是想念吾弟。不能時時聚首。為恨。恨耳。目下欲往江東。諒王明府自是遵老弟之體面耳。容日後再報。不知老弟到金陵。光景如何。吳門嘉禾。想來有限。又不知何日到安慶。何日旋里。何日進都。殊為記念。屠兄被論。只當又去一庄矣。放鶴亭何道士。寄來扇一柄。畫一幅。云。姜定老。要求一扇。三字式樣。寄來便中。附候來人。係施二麟之乃郎也。彼岳丈係南京人。特來訪親。如來時。乞與一晤。并望寄我回音。以慰千里之懸懸耳。鄭寅賓新安札。便中或與彼寄來。百凡更望珍重。李周二親翁。不及另柬。乞致意。兒祥并候。老弟福履。不盡欲言。俟容再佈。二月初日。兄表拜寄。

十月間。方晤。盡南。悉知老弟近況。惟有悵想而已。薄具壽山石盃一對。新興大洋綾一端。特此寄上。為老太太千秋。幸查收之。聖事。老弟自是多方為之。此兄年來。相與不。像忘本之人。彼自有相報耳。再分司張諱。令甲者。進都時。兄在抱病時。不曾相會。不知曾來。謁見否。湖學使者。考試有體。弟何不託海軍親家。覓一二人。與聖臣。亦可得此一宗。老弟之意。如何。杭太守。因李德兒。孫樹老。相與甚善。乞老弟便中。一札及之。再函中。進京諸公。與老弟相好者。乞賜一言。為望。有李德老年兄一札。乞道人。送去。前彼曾寄一報。并毫筆二封。諒已入覽矣。餘不盡。兄表頓首。

前朱年翁進都。曾有一字寄覽。不知老弟曾入目否。愚兄近況。前札已悉。從四月間。忽得臂痛之症。大抵是血氣冒風之故。服藥至今。尙未全愈。聖臣處承託。已盡心開陳。幸彼亦見諒。頗從一二。凡有見委。皆竭力報之。目下政聲。頗可聽也。彼推弟分。念兄久病。以參苓之費。為艱。來邀數次。愚兄非敢養重。但因病今歲。竟未出門。又見人情。薄。所以進止。畏縮。八月間。聖老因公。事來省。過寓和。邀云。山陰道上。可以却病。因而同渡江東。但當事不日到任。自當謹飭。相知者。更當體諒。數日間。即旋省矣。茲有孺子。發年翁。乃尹和之雁序。為人老誠。持重。令郎諒復。降者。少年英發。已拔貢矣。與兄相與甚善。今有事進京。倘造謁時。望吾弟。俯賜垂。誨。進家世。諒不俟諄諄也。兒祥。幸肯讀書。係仁和諸生。老弟可留意焉。目今在菜市橋。又開一居。皆謝子。之幫助也。餘言不盡。兄表頓首。

多年蓬飄。得與骨肉。十月聚首。而且意氣投合。忽焉分袂。恨隨情緒。實不堪當。劣兄向以豪爽自負。信其與老弟必再續舊好。此日在河干。候老弟舟開。不見。不覺骨肉情長。而豪爽氣短矣。想老年人。乃如此耶。歸來。淚酒滿襟。終日飲食。頓減。兒亦知解勸。自亦能排遣。戴僕到日。甚為喜慰。讀來札。又感諄諄愛我。非有胸無心者。終天恨之人。歸里之念。候其機緣而已。田菴南。自寧波旋省。路經越城。曾晤王明府。道及劣兄。只云到省。當圖一晤。別無他說。伏望老弟。再寫真切一字。得彼此有益。足親至。詎不然。人情如紙。恐費往返。高明自有。指示。吳門。白下。都中。便時。幸寄信。更感更感。鄭寅賓。到省候送。又討新安札。前老弟云。亦已寫就。便中。寄回。兒。援納。事。經手人云。數日內。必有確音。亦聽其自然。自當別圖。戴僕。來事。雖非經手。未免氣悶。我們所行在前。夫復何說。老弟從今。人來。洩者。先度其事之可行。不可行。再訪其人之可託。不可託。要緊要緊。又不損德。又不費神。惟老弟留意。有懷如。不盡欲吐。兄表頓首。

久不見弟信。九月二十八日得接手書。不勝忻喜。可知向日想念之切矣。捧讀之餘。殊為感激。非骨肉何以及此也。前居生來云。老弟身體一時遠和。未免中心懸懸。王九功兄。舊歲冬底。親來要書。不得不寫。今知不曾寄到。同彼云。係報中寄去。內不過彼求老弟逢人吹噓。兄亦非粗浮之人。提筆自是斟酌。不寄到亦不妨。彼此時亦謝事也。至於居姓無要緊者。所以寫字介紹。魯姓原與聖臣交始相合。而後不相得。從中調妥。故許寫一字。實不曾寫來。所以在居札中。止提一言。以完其前許耳。非義背理之事。從來不知行。亦不肯輕干瀆於人。近見人情淺薄。愈加慎重。老弟當放心放心。祇兒願肯讀書。文亦通徹。酒與如舊。然有許多老景。都門之往。極欲與老弟把臂。但恐途中辛苦。來歲再看機緣。聖臣無意中。忽遭此累。甚為扼腕。不知將來結局如何耳。彼云。曾有三次字寄來。未見一回音。桐江在潮中。作令時。相待甚隆。聞信不勝傷痛。季霖兄。曾有字到。再囑者。百凡珍重。諒不俟多贅。餘不盡兒表頓首。

顏處士伯瓚

連次家報來。知爾已強健照常。不覺色喜。但慮事繁心勞。尙當加意休養也。四叔前月念日。已至却帶沉痾。雖無大慮。亦須數月。方可康復。所求皆未就緒。病不能早歸。殊覺狼狽。幸兩萬親家諸凡照料。未完之事。悉託彼處。又差輪馬遠送。至家。令人難安耳。便中宜一寄謝。澤州王世兄。亦相待甚好。字亦留彼。不日還。欲差人去取信也。召恩欽車。前月初七日行。想月底可到。唐轎夫二人。并郭姓。同日到家。皆攬長夫。因二人華假。他同支定銀。勢不能獨留。故竟南來。不是儘有情。亦可原容。日或追欠銀。或再遣還。另作區處也。廷試出監等事。來家都向我云。深感照料。我亦不知果否。府主亦不以爲無當。而曲賜原諒。果有力可効。自當奔走恐後也。家中此時修漏屋。諸僕無暇。爾母生日。亦不及再遣人去。待念外車人迴信。再報詳細。大小平安。四叔恙。亦勿以爲慮。惟體虛須養耳。時五月初二日書。

顏司馬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猶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寧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餘誦書當歌。把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日變化非舊矣。兄弟等燈不眠。甚可喜。獨願二姪。學語如鸞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女。誠爲善事。鑿鑿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

今漸成園。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即花。唔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隸踴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訓。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做子。今子果食此報。奮勵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闕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慙如。筆不能悉。願寧老既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二月十八日至湖州。山佳。已先到五六天矣。青士與孫封翁。意甚殷厚。但云渡口來遲。問津者已寥寥也。私心尙欲移棹。李待之不意。其又有漸迴餘杭。且渡錢塘。而入東陽之議。東陽則先有金氏在彼。且持久曠日。或反相左。故不能無感于逐鹿之喻也。因擇而探之。已命塞脩通言矣。雖云貌美喉清。但僅各誦毛詩而已。揆諸所託之意。實多恨耳。聞中一棹西湖。專爲顧子之約。已作一字。并前緘致之。事波六橋。花柳非復曩所傳聞。僧館蕭然。徒勞歸思耳。從到湖州。雨無間日。不知上江估客。來勝前否。關務及諸費完結否。家中銅事。可有迴音。歸裝可粗治否。諸僕無可託者。汝又無暇親及。看事。搬移人雜。殊宜察防也。倪良棟。兌利如蠅。毫不放寬。又不知大體。切勿使之買物。並內外及諸往來將命也。前兩皮箱。未有封鎖。隨時須親封固之。餘櫥內散置諸物。總封鎖在前。買大皮箱內可也。切切。湖事不知何時完結。月盡定可至關。不則四月初旬準到。萬有就延。須繫舟稍待。或數日不至。不妨先行。我後乘小船。向揚州趕去。此亦設然之慮。料不至是也。前定做螺甸碗。繡衣。算盤。手卷數件。如未取來。急令李僧攜索之。不可使倪良棟。蓋迴驗從前。其欺騙種種。深可恨。深宜防也。餘不悉。

二三月間。准擬棹小舟入都。不料弗果。其所以不果者。非爲途次艱難也。然不果又竟省便。蓋女室家來。我實不能置懷。且嫁女瑣細。又不願獨貽勞女高堂也。一接北來人。頓慰數年離思。却又念女索米爲勞。骨肉離側。恨不即得馳千里。一挹女手。撫女膺耳。恐山冠蓋滿堂之句。近漸閱歷。始知其言之悲且恨矣。春來每一憶女。零泪幾不自持。靡日靡月。惟髮用老。惟我知女。女知吾耳。女囑已悉。勿用懸切。客況寂寥。善自愛爲可。

自得齊河信後。至初一日。有報人到。知已補驗。封司俗士。代爲快快。不足道耳。家中一切平安。諸事就理。無可繁懷。但不知秋後。可能令數春先行否。前郭吳兩處。已俱致之。郭意漠然。吳最感切。而亦未有副音。東使並亦未來。張德一項。亦趨令速備矣。衡山於七月十六日東行。其主人又有一函。意哀詞懇。不知能爲之地否。夏斗老尙未行。常爲疑難立方。但其病勢既大。又任性不受人調理。殊可慮耳。笠翁史略。雲門索之屢矣。但有使。留神查寄。忠烈傳成。並須急寄爲慰也。丕顯使者。勿發途不及詳。八月四日書。是日卯刻。大雨雹。逾時大如雞卵。或如拳。積地四五寸。秋禾如捲。被其害者。守隴而泣也。並聞之。

前有數次家信。不知俱到否。聞哥急欲南旋。計此札到。必就途矣。歲晚務閒。正可借此保息。何太匆匆也。殊深慕念。張德所述。已盡謀之在乾。無不允諾。恐所難。特令兄耳。拖泥帶水。總覺不快。正不如始終之為妙也。入冬以來。手口並作。竟三月矣。為兒女作馬牛。固所不耐。而寂寥無可與謀。尤不能無感耳。元髮星星。不知他日何以對女也。翔九入都候選。須一照管。彼用情吾家過厚。正未可泛泛也。餘緒如絲。究不能及。

春來諸穴。集有懷如結。并連不常。徒兀坐空園。終日書空耳。梁園棟來。悉知吾姪近況。及道來意。特事不從心。於其返也。但目送之而已。彼至或能略道之也。石城二兄。赴都廷試。素為社友。且至成。或有所教。應順應之。臨發欲我一言。因順寄計。他不能及也。燈下匆匆。不勝悵悵。

初一日有一字付魯老使。不意仍遲至。同行想待此信。亦不甚急。別來遂爾。淡月。炎暑無事。離緒頓繁。北園荷花。日放數十頭。都恨前洗盪挾銀時。未得如斯爛熳也。七夕江右人來。形容兩度。不覺失笑。明日三師傅亦至。歸裝蕭條。殊不似在金陵景色。所帶我家物。亦皆非正身矣。因又諄託前日承恩寺和尚事。我以無據為辭。三師又復切切之約。但求有濟。薄命人不復說矣。因副去二紙。要相機圖之。至親委不得辭却。如必不獲。俟他日另商可也。或冬間修候徐老師。只發一函。承代備其儀。簡末一及之。令其有據易易矣。雅孫輩抵都。或憶家否。途中能耐奇熱否。並問別緒草草。未悉。三師古董二件附。稍求便售之。月望前三日書。

七月望後已整裝約次。寬西向因前書來。遂復就遲。今更無所待矣。大約兼程已不能如期。朋後之語。將來十八九耳。潞漢既迫。想應分行為妙。十一兄便往殊省。周張新寄數札。倍壯行色。若督中已明註之。即繳還。亦與十萬當但存而不用可耳。且此鴻泛泛。未應即付也。三師南來一月矣。所共至今。葛藤難與為仁。此其明驗。承恩和尚。絕無憑據。蚤晚發還原物可也。匆匆不悉。

七月二十九日。孫太二人來。知銅劬已貯局。將交得當甚慰。獨西行瀰滯。隨役不定。行李諸事。遂皆就闕未就。擬二十旬始發。日晚一日。奈何奈何。十一哥此時。應已先着鞭矣。昨汝濱行。有俞心親家相託。監事匆匆未及矣。昆仲蚤晚入都。在家屢來懇說。求吾姪一為周旋。總之欲速欲省。到時須加意。為其委折。務使途順。蓋以愈老至感。且知物人又屢受其囑。實非泛泛也。其北上未知何時。以我有遠行。先書此字。餘無所及。都中近況何如。小大悉平安也。能周二公方伯。恩奶各致問。八月七日書。

四月二十日。始自商州抵家。居外八月。強半為病牽纏。今幸漸平。無患矣。澤事歲首。已付子贊。其人自足肝膽。今即欲取消息也。惟客長安最久。其人食言。又不得一面。質之。李華西雖多方婉致。反多不情之辭。後擬至商一決。不意病劇。不能待。因又留之舍。此其大概也。後或得當。亦未可知。然豈能有真面目耶。計余為此行者三矣。而皆不效。自惟智拙。慮疎。而所遇又皆輩。蓋不能無憾矣。自正月以來。每夢必與吾姪聚晤。且盡容洽。絕非疊昔。如此殆無虛日。覺來耿耿。以為病中常狀耳。不料抵家之夕。便聞吾姪亦病。彌月不痊。家事紛擾。至今未定。吾姪曠懷人也。一暨此網。為累不小。乃知前夢關情。殆非妄耳。極

知傳言失真。但桃蟲拚飛。實不可測。有不得不為深慮者。家報中已切言之。無庸叔贊。唯願吾姪體認力行之。自獲安妥。脫使不能。則家報中。勿狃小節一語。誠旋乾轉坤之最捷最易之一着也。憶昔房岫梅會論我二人云。是二人者。誠厚有餘。而剛果不足。今惟于吾不足者。留意可耳。丁未夏。叔家信中。有吾二人骨肉而朋友一語。吾姪每為感憶。惟其如此。因又有斯言也。自去年元洛口別。奄又週歲。而今叔姪與味。皆隨苦趣。揆厥所由。實惟自召。迴憶洗耳清江。賦詩竹樓。不恍如天上哉。一歲離緒。兼又所遭如此。焉得抵膝一握。談為快耶。病餘未能多及。惟吾姪自愛自重。是所望耳。未遑當函候安嫂嫂。唯吾姪轉達。聞雅孫聰慧倍增。甚喜。紗衣遠致。並謝李華西字附。

顏學博伯秀

使旋。接誦手答。骨肉情深。感刻無既。謝謝。恐性鹵僻。世味無緣。兼之樂俗薄險。故思稍一更面耳。如功令嚴切。必期十年之限。則將無望矣。苟可通融。乃乞鼎力玉成。討付一字。以決進退。瑣瀆幸恕。并候新福。神馳不盡。恐伯秀再拜。

海角散吏。鶴栖儒林。既鮮建樹之業。復乏潤身之策。雞肋蠅頭。殊堪與歎。幸叨門內。冒竊榮光。久未修候。汗報實深。款甚款甚。今有懇者。樂俗風薄。人事日非。六載楚囚。何堪久戀。思欲別更面目。以結暮年之況。不有依托。何能振舉鴻飛哉。特道笑奴走懇指教。或縣論。或州正。一為謀之。不知所費幾何。即不然。仍以木職。別調一縣亦可。但因途路艱阻。未敢辦囊。如三二十金之費。求鼎力轉貸濟用。年內外即送。去不敢少有所負也。其地方求於西。不求東。以老年人故。鄉心切耳。若無見缺可圖。推而候之。不識可否。再不然。州倅縣佐之屬。亦可商略而舉之。倘有所就。得以離此危地。感德沒齒矣。特在骨肉。諒不我拒。故敢吐此肝腸也。寒齋無可將意。聊具繭繡一端。少抒衷私。惟祈莞內是荷。臨池依依。無任神馳。

顏太守光忠

解本邑黑鉛赴部。率此候安。知二哥懸念關切。遂不禁言之觀。縷也。捕官北直人。頗能辦事。此宗黑鉛。新野原額八十餘。去歲部增至七十餘。地方素不產鉛。辦解之費。歲至三千有奇。開銷正項。止二百餘。二年之中。官民交困。屢次哀籲。願免。竟未允許。尚欲竭力圖維。卸此重累。未知能行與否。二哥謂我。計將安出耶。文宗尚未按臨。其書臨時。自當就緒。都門倘有便羽。幸以近社附示。稍慰遠懷。把筆不盡欲言。愚弟光是頓首。

顏都轉光猷

天不厭我家世。而使吾弟捷南宮。授內秩。此雖才大使然。實吾祖父盛德所鍾也。吾弟嘗何如不承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噫。盡之矣。吾弟天性純粹。學問充足。余何容贊。雖然名盛。則居以謙。志大則斂。以靜。君子立身。往往如是。但余叔姪三人。自總角聯床。風雨晦明。未嘗少離。去歲以弟客秦中。相憶半載。今又連鑿飛去。吾叔與余。獨鬱處此。命也不齊。亦何足怪。近者吾叔勵志。方下董生之帷。余以才薄意懶。雖事筆硯。無益也。聊勉從之。第余與吾弟。手足情重。又將數年不見。耿耿此心。惟夢

可知計自今吾弟在京師日親長者詩文琴書日盛一日又豈余之所敢望今以僕歸願寄數言千里誠心惟其烟之以外庶事另其別紙焉兄光猷拜書

吾弟姪去已半載矣數月以來慈母懸念特甚如秋後稍能寬裕幸接慈母一往天祿榮親吾弟性分內事也慚愧慚愧昨來札以字文相諄諄足見雅意但余才庸未免悠悠過之今有近歲數籍使人帶去非謂可資大方實欲就正有道吾弟使不厭冗俗當為一一抹出余雖素性傲劣文章之事甚勿狗此情面也如再不暇長安先達聯車吾弟亦肯轉致否外索米維艱家中實難辦置東西南北未始不可廣為求也凡事止要速成不宜空叨議論關西之行足可鑒之矣臨書曷勝跂望兄光猷拜寄

過歲無事頗覺清嘉余亦漸健但未能勞苦出門耳孃在都履福不知幾時可作歸計也因屢承命命着致書請孃回家不敢默故再書苗孔大妹前差亦覺大愈無煩掛念也外蔚光孔年兄言老弟有會試經書擬題乞便中致之餘不宣時務表題亦要緊再並致之何如兄光猷二月二十一日草發

顏考功光敏

自羅大故諸凡仰荷照拂致存均勤抵里以來屢蒙枉弔使草土餘息得藉生全未審何以仰酬高厚耳昨懇與白公所云實出至誠目前之局刻不容待家叔明蚤擬親至彼面商仍望老師一函為之倍介庶可相信盡言也倚慮草勒不悉不孝光猷稽首

顏考功光敏

宿荷雲天迄今銘刻比開榮耀即持三寸不律相天下士在我公不自以為榮而泥中人望之如在天上矣不孝倦遊落魄茲抵關門心應趨候大教因先人諱日在二十一日星夜還歸故不迫闕時年餘托鉢輕裝如葉倘有應輸納者老先牛即會滿公示下立給鈞批俾得飛渡拜德何盡先集拙吟並求政定片私并勿慶為望臨池依切

令甥南去已道衷曲諸凡珍重所不待言今懇張夫子寄去兩札甚為的當喪去者即張夫子紀綱可具一稟復之又汪蛟門年兄云平山堂祠原為歐陽公設今頗濫祀時賢欲為廓清已言之撫軍托不佞向年兄一言其成此舉故并及之餘懷不悉

昨見中州王年伯云修老先生甚不滿于尹和已為寬解至再恐終不能釋然而尹和竟未相問何也年兄關切尚宜亟為之地大約得重望者切言之乃獲有濟未審與年兄有舊否江都事曾賜馬年兄否并希留意統容面悉

居長安終日匆匆忽而別甚恨惘承惠注增愧何似昨晚與周益日緝子端瀝湘言當與老年親翁把臂入林也弟行期若定再走別以謝外聞昌時為老年親翁效力之人頗有不甘屢屢向為忠告幸留意自玉投啓規矩容請教更望作一詩贈行榮甚

都門聚首時命酒當歌宛然未散真不圖年兄再聚長安而弟反獨作離人也自遭大故旬旬南還苦瘧却掃不敢與聞外事東瞻紫氣首問關如今且計日促裝匆匆北指其去年兄台端彌益遠絕茲道小价

敬候崇禛遠道荒城并希原鑒我父母前已為年兄道及矣我同人假蓬甚多比來望眼欲穿好音不至奈何奈何臨啓惘然

匆匆榮發祖健闕然延望南雲載深離緒前接家君手札深幸得接高賢但為虛冗碌碌未能常依末光實用悵惘耳昨昨銀臺諸公始知老年翁有上世之舉許謨碩畫固陋雖未獲聞然奉教日久知忠愛悱惻本乎天性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遠願華翰彌荷注存因值使鴻敬附數行致謝荆南暑濕順時自愛有便仍望時惠好音臨啓翹切

都門所懇購書數種特託崔令呈覽幸為留神不悉開邸抄始聞近況私心懸懸有如焚溺即欲策馬南行一奉起居奈遺先君之變方為喪事經營不敢遠出特令小价往候台安秋氣漸深伏望順時自愛餘統統容去价口稟苦次荒迷不莊不備

清和序屆知年兄疑祥集慶川至方新不孝罪孽萬端遠罹荼毒旬旬歸里無望生全想至誼關切如年兄聞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目下已卜宅兆喪事必在秋間而都門拮据之後遂至屢空苦由楚楚不能別為措置所望故人高義不啻調餼乞年兄暫貸一二百金付之去价使得稍盡子情略贖不孝之罪稍待從容即圖趨上我輩手足之誼平生緩急更無大於此者知年兄定不膜視至異日相與有成亦或別有圖報之地然在年兄前亦不敢預為曉曉也行述并呈台覽臨啓荒迷不莊不備

前接德音即附來鴻致候倘有未盡之言當此副布幸為留神

尊使旋時曾寄數行奉慰知仁孝情深定復不能自抑比開六年兄之變有淚如泉凡我同人靡不痛心疾首不審友于如年兄又何以為情也海內論文屈指有幾龔先生既悲梁木湯兄至都遠赴玉樓周老澹翁亦復委棄絕域莫知稅駕彼蒼為虐一至於此惟吾兄重自強強拋書割視淵跡於飲酒博塞之徒多社之膺庶可收之桑榆耳聞尊目微恙今已復初願慰順時自玉勉抑哀衷仰慰老年伯劬勞之愛知年兄必念及此而不禁言之嗟嗟者亦區區寸衷所不能已也臨穎曷勝馳切蜀中詩及六兄年譜并祈惠教

每接鄉人頗悉大孝近履時時懸切比開六年兄之變泣涕密襟哲人之萎人有同悲在門兄雁行中斷痛心又當何如耶使至備聞近況悵惘殊深所論當即切致邇來情事大異嗟昔言之可發一歎尊使自能道其詳也命途多舛自古難期惟門兄強自裁以陟屺陟岡之悲轉為愛日承歡之計是弟所深望也

允次草勒不盡欲言家兄稿一册附呈大教

顏檢討光敏

恭惟先公祖老先生熙朝雅望昭代文星聲高北極祥雲化洽東山時雨教思所被因將鳴千秋之盛豈但起八代之衰已哉願到試腦篇篇珠玉齊匠至而五都呈材初日升而百物耀彩每一展卷可勝服膺前有小函遠承裁答嵩津之誼久渴心銘再附里言敢恃渥愛惟祈始終玉成則感佩明德更踴尋常萬萬也臨啓無任翹企之至

別來數月。時切停雲。今春滿擬一晤。以敘闊懷。里人至。知不果來。殊為耿耿。小宅事深。荷雲誼。何反勞齒及也。里門諸凡。托庇舍姪字中。備道關切。感不去口。弟勉繫長安。家中悉憑舍姪料理。備有相商。唯推誠教之。至感至感。附候近履。勿勿不盡百一。

顏行人彙雜

老親家榮膺主卷。典守名邦。福星霖雨。宗黨與有光矣。新秋感爽。台旌南指。里門一伸。賈懼。并悉閣懷也。伴埃伴埃。京宅向屢奉瀆。今子權在京。聞心友又近締姻。此時易為清楚。乞主持解紛。一言九鼎。或不厭瑣瑣也。新例省捷。舍弟入都。但為貧而仕。不能不仰助於世好。蜀之灌縣。會理州。家先叔所拔。欲懇藩司。力為從通。務期有濟。拜誌明德。家郵中乞為轉懇。倘蒙慨允。尚須帶人走謝。不宣。

正月發來復週。叔況味略載家書。但不知何時達爾。奉爾高堂在官。定省甘旨。願盡何算。且清名播於江南。遠近競傳。為前代三百年所未有。以此榮親。賢於勢位富厚尤不遠哉。吾家世篤忠孝。益髮續繼。為難爾少年努力如此。余老眼親見。更快耳。歲試幾時告竣。今科試亦無多暇矣。水邊君有言相致。實非所樂聞。願意在報李。又不容辭。特遣商之。江南學臺。公正亦振動江淮。羣情大快。願崇尚實學之義。缺然。不無遺憾。以俟望雅操。為朝廷所器重。恩遇如此。似不宜徒循故事。求材於聲華文字之末。況獎勵行優之典。俱廢乎。江南材藪。其德實學之儒。都不乏人。即如壽州有鄭斐者。竟不得循例開薦。德行之列。久矣。今併其例亡之。而但盡心竭才於文字之間。恐非所以砥末流。樹宏業。於無窮也。鄭斐躬德行。且擅文章。講學勸俗。所處皆化。有此人。不為朝廷用。已可惜。又不得循舊典。嘉異之。以風一鄉。不更可歎哉。湮沒於尋常固宜。獨不宜於張公一代。龍門雅望耳。吾姓與張公同氣。可能一以此意否。即不便。亦願留意於潮。為急務也。小物數件。寄意。諸一切詳緒。來人口述。臨遣悵悵然。

顏學博懋倫

戊夏銷暑。秦壇得與危言快論。覺松陰幢影。間疎疎長鬣。爛爛雙眸。其人斯在也。而風流雲散。不可復尋。渺渺予懷。思也如何。春日同博山趙慶。金鄉劉桂圃。再至陶然亭。有句云。陶然亭子墨龍潭。我與牛郎幾次探。看取諸君作京兆。為栽楊柳似江南。日夕狂歌下古臺。陂陀西上寺門開。酒旗插向誰家墓。蟹醉桃花客自來。近頻與蘇郵樂園。謙收諸先輩。相往復。又得海陽葛翁。移居比隣。酒酣論詩。夜闌步月。頗為解嘲。每至辨馬談龍。輒其念足下不置也。傾承注問。啓迪良多。秦州古地。必有人焉。來書詳詳。以朋友之樂相勸勉。文墨之疎。相告誡。近代吏治中。不聞此風論久矣。弟向何敢以小夫瑣語。為足下稱道耶。弟六月與試內廷。識宛平葛孝廉卜元。淹中之儒。古文詩格。罕有其匹。雖未及將將軍超軼絕倫。要亦固是奇物。他日丐其著作。其欣賞之。吾邑孔秀才與揮。近游京師。詩甚清婉。惜其未交足下一游。匠門。然其精氣。則不可掩也。秋冬間。請游淨業湖上。有長歌數首。自謂可因文見志。願此間真賞甚。未敢舉似他人。向後另寫一帙。寄呈求足下點覽。印可耳。依依不宣。老伯前并叱名請安。弟懋倫頓首。

顏明府懋倫

倫志行不篤。趨於問學。養志未逮。已背終天。徒以居近賢家。道存汲引。仰千鈞之文。遂蒙表曲之製。盟沐捧誦。可久可傳。母氏懿則。與昭來裔。兼之惠書鄭重。詞旨往復。足下之於倫。可謂厚矣。方其營非。盟盟在迷。一書未報。甘蹈慢略。亦特大君子下哀有喪。不相督過耳。今者封樹始畢。練祥遂逾。乃欲濡毫。伸紙一謝。明恩。而聞足下有事去官。方當就理。驚愕。走訊。竟非妄傳。既而索之。彈奏。益見子虛。足下之於遇。可謂冤矣。以足下之詩之厚。而際所遇之冤。處荒室無告之境。為遲久不答之書。此中之纏結悲憤。蓋可知矣。然歷觀古今名卿志士。屯遭留落。十人而九信而見疑。鄒陽所痛。足下又其一耳。況賢者不以榮辱易心。聖朝不以疑似棄才。月以賢而益明。樹得雨而見潔。王臨川尚云。其難合也。祇以見正也。又何足足下累之耶。伯父伯母。體氣何如。願愛既深。中或芥蒂。是足下所委曲者。計此時當已釋然矣。謹此上候。并祈轉達鄙意。志文二幅。未及裝潢。附呈訂正。行狀一本。統希鑒入。舍姪得託門城。氣質可變。凡此皆足下之大造。吾家者。書之志。或令彼閱之。知勉勉耳。姚奴至。以途費瀆。小人狗利。不復顧其主。非足下孰為諒之。而羞顏亦不免也。讀孟堅寶戲。差自解耳。臨書悵悵。不宣。木齋學兄先生師席。曲阜姻小弟。在制顏懋倫稽首。

諸兄弟都已去。獨遊無偶。亦慮妨戒行耳。拙詩暫發還。當錄一册呈正。竊欲得足下一序也。雙鯉致之。千里如而。佐以蒸餅。為足下舍餽之樂。幸鑒此意。不宣。階平大兄師席。弟顏懋倫頓首白。

何日自曹至單。日來晴暖。想無道塗之苦。耶。初五日由州來信。遂復探問。乃初六日。孫氏復專人至程村求親。昨又知程村遺震。字往州面相。頃聞北宅言。大槩如意。此事既經兩年。又屢有許諾。今忽中變。此在情理之外。未可固執矣。單弟兩處。有可成就。似宜定議。為是。專此達知。餘俟面悉。從兄倫拜手白。

二弟萬安。四月杪。接手信。并達近篇。久別相思。見此如晤。但地隔三千里。業殊志異。區區筆墨。未盡所懷。弟年長學非。愈失日積。飲可收德。言足招尤。輒思止酒。銘背而既往。不可追。悠悠人世。何時可已。庚寅之問。日與吾兄閉關東閣。危言極辯。指過摘尤。以其相警。今日憶之。杏不可得。比聞吾兄在浙。亦不無後議。求全之毀。自古為然。以訛轉謗。誰夫能免。但橫議肆出。雖復唇乾舌燥。暴白吾志。而人不信之。世網中之深。以至於此。可大歎也。好我唯兄。寡過之道。尙其教之。訪文丈詩。已持示。願以不見全本為憾也。四弟寄筆極佳。其家事。弟婦善理之。可無念耳。五月十一日。晨刻弟倫頓首。啓於瓦研山房。

作吏真源。再辱手書。而稽遲不答。其拙鈍之質。實成者笑之。當為我兄所與也。五年三見水沚。精神困敝。視筆墨如野馬。又何敢泛寄兄書耶。然吾兄一舉。諫官再遷。望縣。儒術之效。慶同在己。固不區區一惡札相通也。今弟以老母懷鄉。乞疾侍養。荷全微名。以舒親憂。乃我兄加以遠舉高蹈之譽。意良至矣。如內愧何。平昔去嗜。不遠。疑是漢酒泉諸郡地。趙充國。霍去病之所控制也。吾兄學問器識。可企古人。而濟之以通變。守之以堅貞。其所樹立。未可量矣。別來九載。隔數千里。能無離羣之歎。遙瞻太白。惠我遊什。亦可游日。意足已。先祖神道碑文。久懷大君子手筆。用光泉壤。為政之暇。錫頌下及。感仰無極。老伯伯母。願養安和。希為上候。尊嫂賢郎。并祝綏福。弟已有一男二女子。可娛高堂。知我兄亦為心慰也。筆墨之屬。四

種聊將嚮往不置一笑耳曲阜學小弟顏懋倫頓首啓上階平大兄師席。

顏學博懋倫

姪价百拜悲請伯父伯母台安。姪負累因循。偶往濟上。因人展轉。遂至鍾離。以是去鄉之日。並未及一過。稟辭至今耿耿。靡日能釋。樹姪偶感時疫。何以竟至不起。他鄉聞此。不禁淚隨手墮。驚憤欲絕。伯父尊年。復抱此痛。又兩弟俱出。觸感如何。弟輩果於何日歸里。伯父閱世既深。洞知物理。當不至以新哀之情。過累神明。但妻孥失倚。稚弱關懷。言念今昔。未免深人纏結耳。姪初抵淮南。適觀察六舅攝篆於此。以奏記乏人。相留暫止。輒復萍依。惟是此地已令蘇松觀察調補。蘇松又經內推陶士儀補放。或准徐海道。簡調有人。則所遺之缺有分矣。頃復聞桐城姚八先生。考終河庫使署。是又一缺也。新任交替。或至閏秋。俟有定局。便圖過反里。便附候杖履。并請伯母近安。諸幼悉好。有哭樹姪五絕。附呈。不足以喻遠懷也。餘情依切不次。姪總价再拜。寄自鳳陽使署。

自安邑歸得仲冬二十一日信。小除復接嘉平十三日書。並寄詩。循環諷誦。悽惻纏綿。自愧之餘。復愴然增感。來書切切諄諄。知非吾弟不能言。亦非吾弟不肯言也。顧僕之處此。亦甚難矣。家居拮据。既不能奉庭幃之歡。徵逐踈踈。竟何益於身心之事。日就荒廢。安望顯揚。是以自去春以來。即決志離家。稍思習靜。而依違因循。多初始得出門。此別亦良不易矣。及抵太原。獲聞庶色之信。柔腸萬轉。實竟夜無眠。商之臨汾從父。更無異議。乃定去留。實非敢汗然也。都中機緣。固無足輕重。暫歸之計。亦未嘗不籌之。顧歸即不能復出。出亦豈能無待。日月未幾。徒行道路。何堪踈踈。若云家居健戶。此又逆知其必不能者。蓋酬應之繁。縱或杜絕。室家之累。豈能悉捐。非不知人言可畏。但此中辛苦。意唯自知之。非筆墨所可宣。並非知我所不能諒也。所用一以失。觸處無所難。讀之氣短。殊不去懷耳。古之良朋。託寄妻子。其於兄弟。必非漠然。兄出遊宦。家累益深。此後願以老母相託。但使稍分勞力。省氣息心。以安起居。則遠人拜賜。終身弗忘矣。晉省並無相例。陝西寫遠。又不如都中省便。此必傳語誤也。毡衣曾為切致。俟絳州有便。自當致復。伯母近體萬安。諸嫂暨九弟姪輩。想各平善。二姊曾否來家。並為道問。上庠之選。原不足為弟致情。所望努力秋風。共決遠到。附寄四詩。不足酬答。明湖秋清。當圖快晤耳。意不能悉。臨發惆悵。兄价自平陽拜寄。

七弟平安。輕身遠出。歸期正遙。未有客遊之樂。徒重家園之念。別後幸無雨雪。而風沙嚴寒。情懷已不可堪。學使按視。計在月初。選貢之期。固應不遠。吾家舊才。績學當無出吾弟之右。然鄙意亦須潛心靜坐。利器待時。更為萬全。在吾弟志存遠大。或不以此斤斤。而遠人翹聽好音。實無日不軸轡於懷也。望之望之。伯母堂上萬安。二嫂四嫂。暨家中諸幼。各各平善。京中近有信否。四兄歲內得歸否。人歸意亂。觸緒不知所云。兄价拜手。寄自平陽。

去臘見寄書。於前月二十日始兌得。循環捧讀。遂至捧腹。同人見者。無不絕倒。新歲三接手札。並寄怡亭。得悉家居近況。便如會面。讀曲阜城頭之歌。俛仰增慨。千里羈人。更當何以為情耶。鄙事糾纏。不謂隔歲同事。說傳致貽堂上之髮。寸心如結。靡日而寧。既知分發之例。確已停止。雖未定將來簡用如何。或無大

誤。前者小構疾。今已霍然。並望吾弟善言寬慰。以釋愁懷也。暮春之初。若無入觀的音。則會榜後。可望稟首矣。聞單方新已南下。四兄果否同行。春綱半已分傳。尚未得值。故無從措寄。亦未及專札。統望轉致此意。附問近好。伯母尊前。祈為請候。諸嫂夫人。暨諸姪姪女輩。並此達念。不盡。兄价自京拜寄。

真谷大兄足下。平安仲春一書。諒久入覽。頃聞足下高尙不出。為鄉先生授子弟。力田奉親。此固可樂。益覺熱塵中人。遠心干進。不可須臾也。天津選詩之役。所望於名賢蒐采為多。謹奉徵詩啓十本。足下談經之暇。出其餘緒。共成斯舉。亦不朽之盛事也。金石圖能否賜揚。亦望週示。附請老伯伯母兩大人近安。諸郎佳善。進明獲舊可喜。可謂不體諒岳翁矣。附及不盡。真谷大兄師席。弟功价頓首。

价再拜。本齋先生執事。別來九年所矣。雖修候缺如。而每遇東使。無不訊我故人。風聲所樹。不殊覲面耳。向聞將為陽城大夫。比又聞移治平番。所期執事為古賢良。不欲以無益寒暄。安煩左右也。价自違悞以來。諸事都廢。無復平生。而家兄以本生家母。久病引疾。幸無覆餗。即日可抵里。或執事所願聞也。舍姪就婚。得奉都公清誨。當可有成。癡叔輩實有刮目之待矣。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匆促寄此。敬問平安。言罔攸擇。惟執事鑒之。不宣。价謹再拜。

俟考

昨讀年兄大篇。皆有闢世道人心之言。不當作時藝觀。至筆力之高古。交情之歷落。直駕唐宋諸公之上。又不當作近日古文觀也。但機調圓轉。實為舉業之上乘。竊為年兄怪之。乃知見地高。涵養到。變化從心。無往不可。不得不為年兄服膺也。仍求兩册。寄舍弟諷讀。幸勿吝珠玉為禱。周雅老極感關切。求年兄早為具題。成可免其說堂。委曲周全。更佩高厚。知年兄自有妙用。不俟弟之諄懇也。此等好事。我輩皆欲為之。又年兄之素心耳。敝道家感激圖報。自不敢忘。弟之戴德藉光。又無窮矣。容晤頌不盡。

俟考

不晤芝字。俟將匝歲。雲樹之思。想易地有同然也。去秋過珂里。晉叩年伯大人。深承優飭。始知年兄有榮擢之喜。緣先慈病劇。未遑趨賀。為滋耿耿耳。不孝弟痛遭凶變。展轉裝塊。五內崩摧。卜是歲之冬。將耐葬先大人兆次。誌文已懇之宗伯梁夫子矣。書丹篆蓋。欲得繆歌起董。默禱兩年。兄尊銜為重。然無因至前。恐致唐突。敢求年兄。推錫類之仁。不惜唾餘。向兩年翁前。為不孝弟先容。倘不峻拒。當語小价。令持刺往也。薄具一片。聊將積愆。惟冀莞存。外先慈行狀。並拙卷各一册。呈覽。并希照及之。餘情縷縷。容嗣佈不盡。

俟考

舍弟回備。道年兄履履。殊深忻慰。先世史傳。荷蒙至誼關切。慨致當事。肺腑感刻。更難以言悉矣。伏承合傳之論。甚正。先後附見。自是史家體格。但令生平大節。顯於天下後世。正不必各為一傳也。想年兄已代為求得大篇。訂正詳確矣。茲拜遺一力。叩領副蕙。又聞列傳之多。已逾萬餘。竊恐篇章過繁。或不免更有。一番刪定。統祈年兄推不置之仁。始終留意。必無遺落。則致存均感。寧有既耶。家藏墨蹟一卷。乃數年祖真筆。先大人所親求得者。附以品瓶一座。獻之左右。不敢另簡。懼近於套。冀鑒存之。以誌永世之好。精白

之心。萬勿以常儀見卻。幸甚。附有一函。致謝貴門孫萬老年翁。不勝欣幸。并求命貴長班引小价持上。即代致謝意。必求笑納。雖作者不肖。而弟輩非少。申謝意。無以自安也。臨楮北望。曷勝悚切之至。

俟考

迎未奉顏教。此中如饑如渴。老先生以李杜之才。擅鍾王之筆。真可獨步一時。册子一帙。敢求鴻章。惟望早賜。便感高誼不淺矣。履役過叨高厚。附謝不一。先君恩卹諸典。漸已就緒。歸南返。應在指日矣。切思夙叨老世。豈敢愛兼隆。沁深心骨。此番分袂。不知何日可以再接儀型。言念及此。有不勝其黯然魂消者焉。茲偶檢寓存小物數件。敢獻老世。蓋應川。深愧翰裝。幸勿賜擲耳。臨行再當叩別不一。

俟考

前臨門叩謝。竟經不敢登堂。感荷之懷。容圖面頰。不孝為先嚴建齋。翠微山。初秋始得返舍。聞目下將試。諸生有吳宗顏者。乃舍姪內兄。世習其業。頗稱精熟。敢以通之左右。不孝草土餘生。因情誼關切。而一及之。固知知己念我。必不按劍耳。諸未一一。兩日曾有確論否。聞北海君作難如故。將以何術救正之。倘得穆常二韻稱題。即以此題二十四韻改贈。亦未為不可。望年兄酌示下。倘須面言。弟亦不辭沐雨來晤也。時已旁午。須早定權輿。千祈詳示。

俟考

昨承手教。重荷關切。感不可言。弟拮据數日。尙未就緒。適聞楊簡老。明晚可到。弟已遣人飛騎促之。一切俟簡老面訂。極妙。不過兩日耳。或諸公能少待耳。仍求老年。臺鼎言致及。至感至幸。特此再瀆。統容謹謝不悉。

俟考

前者重擾。至今醉德。瓦缶之音。過蒙獎賞。每欲繕寫一本。仰祈教訓。蹉跎未就。承命先書三幅。呈政。惟俯賜提誨為禱。前丁沈二人。既蒙垂矜。幸並從其請。祝祝。諸不一。

俟考

前從貴役附復。遂隔音而將及改歲。清暑雖司。樞之重。然按圖可稽。無甚疑難。台兄安恬靜鎮。不勞而理。體中固自休暢也。惟買銅一事。新例甚嚴。須早為料理。付託得人。不獨考成攸關。且陸轉相牽。坐銷歲月。亦屬無味。愚見若紀綱中。有可任使者。竟不必蹈襲前例。專委衙役之手。蓋廣陵與金陵咫尺。廣陵鹽商。與敵省漢上。鹽商朝夕關會。若兌貨廣陵。賣銅漢上。豈不便捷。高明以為然否。不佞一官浮沉。等於閒廢。食指維繁。珠桂為苦。然性甘拘守。行慚仰面。適有不得已之實情。不容不相聞者。有舍親沒於邸舍。婦妻幼子。無所依托。移家北上。納費得二百金。特託舍親王清臣。諱道源。同小价就便奉懇。亦知台兄茹燻清風。咄嗟難辦。然非情相關切。亦未便以難事相強。須求委曲周全。俾毋遲滯。雖台兄道義之愛。燻於肉骨。至性。未必責報且夕。但不佞具有心胸。斷不虛拜高誼耳。不勝伴函。寬茹是荷。臨楮馳切。

高麗人開館貿易。弟與同人輩。欲買參數觔。聞係貴衙門職掌。敬懇老年翁為人代覓。不審便否。頃特走候不遇。率勒布瀆。希示復不一。

俟考

昨造次瀆懇。還荷年兄慨然一諾。近日譜誼交情。實為僅有。倘藉此得進寸竿。皆出年兄一手提挈。銘戴固非枯墨所能狀也。且晚相需甚殷。專望過賜。不能如願。尙冀得其七八。侍有至愛敢爾。諒知己更弗以爲妄也。尊章呵手鐫刻。久留篋中。意在稍摹古人。其如究無成就。何。春和略堪捉刀。當圖補過。昨晤姜定老家表兄。已備致台意。云令兄年兄出樂陵李君之門。又多一重世誼。托先聲。想面問能悉之耳。率勒再瀆。不勝翹切。

俟考

台旌往太末城中。萬馬春齊。千山日靜。足以助人佳思。但瘡痍滿目。鋒鏑驚心。不無惘然。昔耳。弟枯坐斗室。一病顛顛。所謂三年瘧疾。一鬼銷亡者。庶幾近之。筆退蠶乾。何能爲役。來諭所不能仰答也。如高唱已成。當使一讀。或愈頭風。是所望耳。尊寓定仍舊耶。屢欲過從。而又自愧身係地主。不能聊爲展待。杜陵云。貧賤人事略。雖高賢或不棄。然實無以酬對。有默然遙歎而已。暑雨稍霽。漸能強步。當趨教以悉。

俟考

憶自龍江奉教之後。即已望隔雲霄。晝漏追趨。依稀昨夢。此中之悵結。寧可言喻也。比客都亭。日聞清譽。向會報一賤名。未知曾達典籤否。久緣懶慢。不及再瀆。與居。疎節之愆。伏祈垂諒。啓者。南中一友。雅擅筆墨。見賞於德勝世兄。下榻高齋。相與晨夕。茲有所求。屬弟代爲希懇。惟老先生鑒而許之。感賜奚止一人已也。拙刻附求。鄙風。臨池。曷禁瞻企。

俟考

景仰高風。已非一日。猶憶戊子秋深。曾與斗涵令兄。俠飲連宵。今雖歲華衰暮。而狂奴故態。略似曩時。昨接清輝。頓起飛觴之興。小的奉候。適值台冗。未得快所欲言。抱歉負愧。抑復何言。茲有賤冗。急須歸去。薄具微物數種。聊表寸懷。稍俟秋深。風飄金粟。當具斗酒雙柑。向蒼山碧水間。一話闊懷也。臨穎可任瞻溯。

俟考

歲內曾以數行候嘉勝。魏草樹雲山而外。無可持贈。至今闔牖。猶禁寤寐也。僕伏處深山中。僑寓故鄉。兩無板產。惟日待里門舊居。椽瓦卸變。以濟饑殍。即欲作遠觀。無如交謫之不已。坐是困頓。病勢日深。所恃二三知己。加意今昔者。在今日矣。宋明之武。可爲田間人謀。斗酒資否。舍弟與小阮。敬致此意。望之望之。別情莫殫。何日得一握手耶。諸未既。

俟考

改衙大皇。已說堂爰稿矣。得滿洲番清。即可移送龍江。前件查於定例甚相防礙。暫復不既。

龍江事於從前監督無與也。適承問未及詳盡。恐擾台意。故此再贊。

俟考

聞尊體違和。久失趨候。為快。頃已往晤舍弟。假呈且緩旬日矣。率復容走晤悉。

俟考

入夏以來。時時善病。數日前。湯水不沾者幾晝夜。近始稍稍強起。而口舌間。尚自作楚略一思索。則火動不止。故應酬都廢。而筆墨之債更難。惟積致種種生人之趣。頓盡。無論文酒流連。無復意致。并節序如流。幾忘葵榴之照眼矣。大稿序。終當踐諾。不敢煩荏苒之討。但不免小告寬限耳。綺老亦云未晤。想復別有懸懸耶。兩然先生。今之機雲也。得此賢主人。風雅真不孤矣。諸容面罄。

俟考

昨奉叩未晤。慨然。榮行的在何時。弟欲浼友抄錄佳詠。冀稍寬時日為幸也。各項賜書。乞照前單先發來。手免致臨時匆匆。為捷足者所奪。望之望之餘不盡。

俟考

日來寒風蕭瑟。几案間塵積寸許。未能濡毫作書。佳扇故尚置篋中也。容另致上。詩稿三本奉繳。奇麗蒼深。故非耳目近玩。謝教謝教。中丞公處。當圖面致。庶得詳布推重之意。使知倒屣耳。率復不一。藉託之遲速。雖非尊意所急。而鄙中耿耿。每中夕不寐也。正為深念之。圖再報耳。

俟考

積雨不止。葡萄既毀。房垣半傾。夜來移榻中庭。復苦蚊蠅為祟。竟夕未嘗安枕。朝來復銜泥入內。渾身上下如注。歸則體染微熱。又以應酬文字所苦。不能假息。種種勞瘁。道兄何由知之耶。幸接瑤篇。啓我神智。為之狂喜。尚圖搜枯和正。晚涼並望過我不一。

俟考

初來草草一晤。殊未暢所懷。豐暇肯一顧我蕭署中。荷花正發。亦堪一醉。附有至懇。弟自過江之日。即已垂垂。不持一文。日前日費竟不給。敢求故人移貨資斧。以濟急需。稍便即完。壁以上。弟非不情者。此間非知己不可與道耳。手約一紙。奉上驗留不盡。

題詞

錢侍郎載

此當題曰未信堂故人尺牘。而其下署會孫顏某藏。蓋未信堂者。考功先生之堂也。尺牘之投。皆其故人而附裝者。自別存焉。今題曰顏氏家藏尺牘。則誰之尺牘乎。運生孝廉屬題語。即以是商之。為孝廉題。不啻後學也。乙未四月四日。秀水錢載。

翁學士方綱

先生作堂曰未信。聖門取法法漆雕。又仿匡謬正俗意。訓蒙家訓垂昭。由來博文自下學。所得師友非一朝。石門昔序樂圃集。緒論首以張公標。石門吳匯庵先生。出書也。張武承。當開格致剖大義。再三往復凡幾條。每誦此序我心感。而況手札精神超。一月成束終安用。三歲不滅誰久要。昔人所重最行己。彼外見者徒以習。厥孫裝潢持示客。盤筵累月氣不驕。丈夫觀人成於小。瞭然在後非執瓢。

運生孝廉。所藏尺牘數十冊。甲午冬日。桂明經持來求跋。時集小齋。同觀者。秀水錢開學。吾邑朱學使也。閣學為題數字於前。而學使題語未就。孝廉即將出都矣。古味惓惓。若不忍別者。復以所藏古銅印七枚。鐫器款識一紙。及吾邑武承張先生墨迹稿三冊見贈。如見前輩典型。他日當別為題跋。裝成卷軸。仍請錢朱二公同題。以補未盡之意。仰希前哲。贈處相賜。曷勝感然。乙未四月十日。大興翁方綱。

陸費墀

顏考功脩來先生。為文章鉅公。一時相與往來酬答者。皆偉人碩士。所積尺牘。自益都公而下。凡數百家。詞旨嫺嫺。如與晤對。不獨文翰之美也。其會孫運生孝廉。稟承世德。尺幅寸箋。寶愛弗失。蓋亦知所尚矣。昔宋會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翰札。刻為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冊如入石。余願供匪墨之役矣。孝廉屬其友桂未谷明經。監裝於京師。時余嘗盡覽焉。尺素外。往往別以小紙。列所餉遺物。如曰魚一尾。橘十枚之類。物薄意重。前輩風範。於斯可想。今冊中並不存。余嘗以詰未谷。未谷亦深悔之云。構李後學陸費墀題。

朱筠

曲阜顏君崇榮。哀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為三十五冊。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啓。有奏記。而自敵以下。通問之言曰書。若晉宋諸賢。兼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跡也。顏氏自康熙中。脩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諸老輩遊。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盡三朝之賢豪長者。今冊中所載。率輔則有臨胸馮溥。合肥張鼎華。大治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寧陳元龍。武烈則有武詩。李之芳。名流則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阮。歷城孫光祀。歸安嚴我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州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鴻儒。德清孫在豐。遺頤則有餘姚黃宗義。長洲顧炎武。寧都魏蔚。若舊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秀水朱彝尊。咸寧李因篤。吳滄來。錢唐毛先舒。大興張烈。慈谿姜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杜濬。蕪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禛。士禛正。商邱宋榮。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唐查嗣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縵彤。仁和史逸。大興張水祺。元和惠周揚。建德鍾明。宛平劉芳。長洲汪份。德州孫勳。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州法若真。婁江王登。莆田鄭篋。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澐。長洲蔣衡。方外則有興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竊喜顏氏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

人思托諸金石以期久遠。然金剛而石動。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耕者掘地。尙得孔褒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冊之既得地也。余每恨九經傳註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字。是正其體。蓋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爲無窮之計。冀遠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冊在顏氏。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沒。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遊歷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真其言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冊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禎之賢不可及也。乾隆四十一年。秋七月二十二日。大興朱筠謹序於京師南城日南坊之椒華吟舫。

潘呈雅

兀坐山堂中。星斗夜將半。咄咄森通人。尺牘紛滿案。當時往來札。四方皆名彥。深山大澤中。高人逸士遁。滄海無涯涘。迴瀾吞河漢。曠哉費句讀。慨然起彈劍。二十年參商。無暇說聚散。散步涼天月。惻懷數聲雁。誰云古人。如見古人面。跋燭向寒窗。冷然風送善。後學潘呈雅拜題。

桂學博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鳳云。正啓多莊語。或有機密。則具副啓。謝氏濶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宣。不具。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踰。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流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庄。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弄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藏故人書數百紙。皆毛邊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傅。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在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具在。吾既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書而歸之。甲午冬末。桂學博作於宣武坊儉舍。

是役托始庚寅之秋。裝得八九冊。運生兩上公車。攜來補入者。三倍於初。故漫無倫次。始余翦刺字鈐帖尾。既而悔之。劉潛夫辨閣帖云。昔人裝禱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割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也。旨哉言乎。書以志吾過。嘉平既望。馥又記。

盛百二

曲阜顏子運生。集其先世所得諸名人手札。裝潢爲三十餘冊。余得見者。乃第九卷。並顧寧人李天生書。因悉即墨姜元衡。許告其主黃培始末。牽引者三百餘人。幾成大獄。卒得昭雪。聖朝寬大之恩。及當事治獄之平允。千古未有。若如故明洪水之時。不知若何羅織矣。己亥秋。秀水盛百二書。

沈心醇

衡齋附我先人集。更示家藏尺牘篇。前輩文章皆舊帖。國初耆舊半名賢。遙思愛護曾三歲。欣羨流傳到百年。珍重古歡期世守。慎交爾我亦當然。沈心醇。

百年。珍重古歡期世守。慎交爾我亦當然。沈心醇。

孔廉訪昭虔

康熙中。吾邑三顏。名望重一時。而考功脩來先生爲最。交遊盡天下士。往來筆札甚夥。皆名蹟也。至其曾孫運生先生。裝成三十四冊。而同時題跋。別爲一冊。附焉。運生先生。於余爲學校師。兼結忘年交。冊中有先高祖恭愍公尺牘二幅。出以相示。敬瞻手澤。藉得涉獵其餘。今展轉得歸吾友。鹿鞠太守紅豆樹館。既深爲此冊幸。而又不無樂國今昔之感矣。甲午長至後二日。荃齋孔昭虔識。

阮相國元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曾孟傳。入國史儒林傳。元以督漕出京。後來者不知何故皆刪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榮藏之。屬桂未谷復裝於京師。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顏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後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又頗收羅鐘鼎書畫。及歿。而後人并此尺牘之冊。亦不能守。今歸龜鄉年丈處。數十冊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題識冊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

何尙書凌漢

藏名人尺牘者多矣。若夫名公鉅儒。嗜人逸老。瑤情藻論。宛在一堂。未有若是編之精且富者也。顏氏子孫以貧故。不復能守。遂歸於鹿鞠太守。祥雲護持。可謂得所。聞魯公名印。近亦不復在。樂圃。物理無常。但得爲識者收。皮固亦無憾耳。戊戌春分前一日。何凌漢。

羅觀察天池

顏光敏。字遜甫。更字脩來。別字樂圃。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遷禮部儀制清吏司。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補驗封清吏司主事。歷本司員外郎。遷郎中。封奉政大夫。考功司郎中。王阮亭贈云。顏生陋巷。學古鄙章句。餘事攻六書。章蔡說先聲。考本傳。少聰穎。博極羣書。千言立就。行楷書。酷似趙吳興。爲人孝友。重氣節。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海內之士。無不樂從其游云。

是冊所論當時事實。與國史互相發明。不特文翰之美也。泐之貞珉。固佳。否則命侍史抄錄成帙。付之梨棗。當與蘇黃尺牘並行。道覺辛丑夏四月三日。觀於鹿鞠觀察齋中。羅天池並識。



時庭產紫芝。因自號芝麓。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自號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國朝歷官戶部侍郎。終山西陽和道。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有續徵錄。劉豫事蹟。崇禎五十年宰相傳。學海類編。金石表。靜惕堂詩文集。沈季友稿。李詩繫。容天性耿直。為御史。劾輔臣謝陞。開元密參周延儒。廷杖。溶疏白其冤。甲申為流賊所執。拷掠三晝夜。委帳中。得不死。後任副憲時。遇熱審多平反。居滬上五年。歲饑力請拯救。生平肆力於文章。諸體雄駿。而尺牘尤多。長履小。人爭寶之。其詩源本少陵。蒼老之氣。一洗嫵媚。與合肥龔鼎孳齊名。世稱龔曹。晚年自號銀菜翁。築室范蠡湖。顏曰倦圃。薛花種竹。置酒唱和無虛日。愛才若渴。四方之士。倚為雅宗者四十年。

葉方藹字子吉。號初庵。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三及第。歷官禮部侍郎。特加禮部尚書。諡文敏。有讀書齋偶存稿。四庫全書總目。方藹初著有風齋集。後自棄其稿。此集皆入仕以至歸田之作。其詩導源蘇陸。不及王士正。秀骨天成。而和雅眷容。溫溫乎治世之音也。蘇州府志。方藹升講讀學士。屢被顧問。賜宴瀛臺。撰八箴以進。聖祖善之。撰太極圖說。賜貂裘文綺。

高辛允一名辛傳。陝西韓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大理評事。國朝歷官工部侍郎。陝西通志。辛傳提調順天鄉試。會中使送兩生入闈。辛傳斥之。世祖廉得其事。召對乾清宮。嘉其風節。屢加超擢。韓故小邑。士狹民稠。資食於延綏各路。亂後盜賊出沒。辛傳疏請設兵神道嶺。防守有資。邑距潼關三百里。輓運維難。再疏請免。

劉思敬字純之。江蘇上元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參議。有微贖八編。江南通志。思敬十歲能文。任刑部郎中。執法無所避。分校禮闈。得士最盛。尋擢參議。乞終養。修江南省志。

劉體仁字公誠。河南新川衛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有蒲菴集。七頌堂集。誠小錄。河南通志。體仁生而英異。目重瞳。五歲。父於膝上授大學中庸。及就傅。經史一覽成誦。居郎署三年。登下諸名士。爭欲識之。體仁尤好獎借寒賤。藏書二萬餘卷。告歸後。日手一編。不問戶外事。詩筆一出。人士競傳誦之。居家孝友。睦鄰。恂恂可接。王士正池北偶談。公誠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為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願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囊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又云公誠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游。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誠來。微笑頌詩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馮仙滬圖繪寶鑑。繪公誠性嗜六法。蕭疎曠逸。思筆高妙。乘興寓意。亦自天然。

沈荃字貞楚。號釋堂。又號位菴。又號允齋。江蘇青浦籍。華亭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三及第。官詹事。加禮部侍郎。諡文恪。有充齋集。南帆詩。江南通志。荃父紹曾。有至行。聚徒授業。荃為河南大梁道。有政績。歷歷諸事。學行醇潔。名重館閣。書法尤推獨步。為聖祖所賞。士以一長來謁者。輒為賦。植子宗敬。兼工書畫。仕

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

馮溥字孔博。號易齋。山東臨朐人。遷益都。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諡文毅。有佳山堂集。山東通志。溥生八歲。授左氏春秋。暨秦漢以下古文。即能貫串根柢。稍長。窮極經史。凡天文圖緯。及兵書地志。罔不博綜。陞吏部侍郎。時尙書孫廷銓病。目右侍郎石中。亦以事注籍。凡一切推補。溥獨主之。一乘至公。無所曲庇。康熙初年。四大臣秉政。議各省遣大臣二人。巡察督撫。溥力爭以為不可。乃止。陞左都御史。有申嚴職任。暨省刑薄稅諸疏。拜大學士。時薦魏象樞成性。又有發帑備荒疏。在閣二載。開誠布公。表裏洞達。既不諂隨。又不矯激。商略大政。或食謀可用。即庶僚不遺。若義所不可。即貴近交口。而溥必力爭。改正。總求有益於國。而中無成心。王士正漁洋詩話。馮氏自閩山先生。起家進士。以詩名海岱間。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訥。皆有詩名。兼工詞曲。惟訥摹古詩紀。風雅廣逸。諸書有功藝苑。惟重之孫。文敏公琦也。文毅則惟訥之元孫云。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國朝歷官禮部尚書。諡端毅。有定山集。名家詩鈔。小傳。芝麓官斬水令。以殊尤徵為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真當今才子也。湖廣通志。鼎孳令斬水。值流寇猖獗。籌畫方略。調度兵餉。修城池。登陴防禦不少休。王士正感舊集補傳。生

至四譯館卿。松江府志。蓋為大梁道副使。獲盜首董天祿。牛充大等。餘黨解散。以他事望。部降同知。召見復四品。仍入翰林。充齋者。為大梁道時。孫夏峯為講充實之為美數句。有名。遂以自號。在詹事。新例當流者。徒烏喇極北。蓋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輒凍死。罪不至死。不應驅之死地。召令畫一。堅持前議。聖祖改容納之。又言山海關。海洲差員宜撤。湖口關宜仍徙九江。有司盜案。處分過嚴。反滋諱盜。不果行。

繆彤。字歌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六年進士第一人。及第。歷官侍講。江南通志。彤以親歸。淡於官情。遂專以課後學為事。巡撫湯斌內召。奏吳中紳紳。以道義自持者。彤為首。先是彤為庚戌同考官。所拔如許自俊。郭琇輩。皆知名於世。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鑑後編。憺園集。四庫全書總目。乾學家富圖籍。所著皆閎通淹貫。確有可傳。集中考辨說之類。亦多與傳注相發明。蓋乾學為顧炎武之甥。而閩若輩等。亦多客其家。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頗有根據。蘇州府志。乾學八歲能文。為顧錫時所知。十三通五經。主試順天。若心披閱。拔韓荃於遺卷中。明年荃遂大魁天下。文體為之一變。轉禮部侍郎。一切禮制。酌古準今。多所釐正。轉刑部尚書。甫就職。會湖南巡撫張汧。以罪被逮。誣乾學通匪。事白。上疏乞歸。上不聽。令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明年復為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再疏乞歸。命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即家編輯。乾學慷慨有大志。生平效兄弟之好。急朋友之難。尤勤於獎進人物。海內之士。輻湊其門。名既高。而又與有力者不相下。故卒為所逐。

郝惟訥。字敏公。直隸霸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禮部。有恭定集。後補通志。惟訥性謹慎。操持廉潔。初登進士。與父傑同朝。士大夫多為欣羨。而惟訥恪守儒素風。累官吏部尚書。杜絕請託。奸胥不敢有所上下。銓政以清。王士正居易錄。霸州郝氏。自戶侍公傑。以學吃虧三字揭堂額。其子恭定公世守之。恭定弟惟謙。丙戌舉人。監察御史。惟謙子士鈞。戊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弟士錚。舉人。戶侍公弟位。舉人。子惟訓。壬辰進士。廬州府推官。惟謙。癸丑進士。內閣中書舍人。都人以為盛德之報。聞駕至霸州。幸其第。親見之云。

吳元業。江蘇興化人。明國姓子。貢生。歷官禮部侍郎。孫承澤。子北海。號退谷。山東益都人。順天士林苑監籍。明崇禎四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偽職。為四川防禦使。國朝歷官吏部侍郎。有尚書集解。九州山水考。詩經朱傳翼。春秋程傳補。五經翼。漢輔人物志。益智錄。元朝典故編年考。天府廣記。河紀學典。春明夢餘錄。己亥存稿。庚子銷夏記。開志軒帖考。四庫全書總目。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為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為重。後輔通志。承澤築退谷於西山。老而好學。歷歷不倦。於史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至於博古精鑿。一時圖書之富。比之宋田氏云。承澤退谷小志。京西之山。為太行第八障。自西南蜿蜒而來。近列為香山諸峯。乃屏屏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澗甚深。退谷在焉。復有高嶺障之。而以佛寺及黑

門諸利。環蔽其間。岡阜迴會。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法若真。字漢儒。號黃石。山東膠州人。順治二年。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舍人。次年成進士。改國史院編修。歷官安徽布政使。康熙十八年。薦試舉博學鴻詞。有黃山詩留。四庫全書總目。若真詩古文詞。少宗李賀。晚乃歸心少陵。不屑櫛比字句。依倚門戶。意所欲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張謙宜法徵君傳。徵君父孝廉翁。中年無子。李夫人有身。夢法真而生。故名若真。與弟若貞。同登進士。盧見曾山左詩鈔。黃石先生。以高第入翰林。再遷秘書院侍讀。與洪安南承曉。陳溧陽名夏。兩相國不協。外調浙江觀察。轉補福建。禦鄭寇有功。遷浙臬。平反王式誣告等案。浙人謠為神明。轉安藩。丁內艱歸。以詩畫自娛。卒年八十四。張庚畫徵錄。若真善山水。筆有奇趣。

李之芳。字鄰園。山東惠民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襄。山東通志。之芳授金華推官。燭奸理枉。識決如神。在臺十有四年。忠謀謫議。皆關大計。彈劾不避權要。總督浙江軍務。耿逆煽動。以衢州係全浙上游。且為江淮屏障。即日移駐。有異議者弗聽。及耿逆重兵壓境。以甘言來誘。立斬使焚書。誓師出戰。賊勢大挫。方戰時。親冒矢石。或勸其持重。勿蹈不測。答曰。我若貪生。誰不惜死。以此人皆奮力効用。卒之大軍入閩。長驅三關。賊指日而縛。而全浙無恙。皆之芳親捍三衢力也。身在行間。歷九年。乃凱旋。去浙之日。士民號呼。如失父母。浙江通志。之芳任金華推官。浙省向苦解茶蠟。請免折色。又輯賦役全書。縷晰條分。瞭如指掌。迄今奉為準則。以巡鹽御史莅浙。洞悉鹽政利弊。凡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出督浙閩。閩逆告變。之芳檄諸路分守要害。遣副將黃廷梅。力堵仙霞關。自趨衢州。賊衆數萬攻衢。之芳進擊於杭西。破聲震地。流矢如雨。左右請少避。之芳曰。今日以兵勝敗。為吾死生。可稍怯耶。諸將鼓勇直入。賊遂卻。賊黨猶熾。以計招降偽將。生擒賊首。建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三衢。此賊一破。則諸賊駭亂。逃散。江山常山間。有間道可捷。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安能獨完。進克大溪灘。復江山縣。急據關口。賊將逆降。大兵遂入閩。賊平之後。疏請豁金衢五郡以前額賦。貧民陷賊來歸者。悉為區畫。畫衣屨。又設糜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者盡復故土。

余國柱。字石臣。號魯廬。湖北大冶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大學士。杜恆燦。字杜若。號蒼舒。陝西三原人。順治五年副貢生。注銓通判。未仕卒。有春樹草堂集。四庫全書總目。恆燦卒。寧都魏應表其墓。關中李因篤為作傳。皆悼惜其才。春樹草堂集。凡詩二卷。文四卷。塗乙縱橫。猶當時原稿。中多代人之作。蓋恆燦為郎廷極。賈漢復。梁化鳳。諸人客。畢生出入幕府中。所作富贍有餘。而多不修飾。殆亦由於取辦倉猝也。陝西通志。恆燦八歲能文。值寇亂。家中落。嘗走四方。負米養親。鄉試中副車。遂入大學。念老親家居貧。因策蹇南游。時得巨公詩文。及珍玩錦綺。歸壽其親。親大悅。恆燦居京師。與中翰吳煒交相得。同訂觀文大社。以振興古文為志。及煒使關中。過焦穫。復廣其社於邑。中學古書院。煒去。恆燦主盟。學者多宗之。長安梁化鳳。鎮崇明。遣迎恆燦。既至。化鳳以堤成出獵。恆燦陪副乘。即事作平洋沙十章。化鳳立命譜入鏡歌。持千金起為壽。歡溢軍中。尋遊楚濱。復入吳。久之歸。性好客。所居濱

白渠南冠蓋車騎輻輳。每酒酣耳熱。激墨揮毫。無不厭所欲而去。一夕盡焚所著書。弟煇急起收之。得詩文如千篇。今所傳春樹草堂集也。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明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授中書舍人。有澹齋前後集。四庫全書總目。枝蔚於甲申闖賊亂時。會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至廣陵學。三置千金。既而做舍董相祠。扇戶讀書。在當時名甚重。然詩本秦聲。多激壯之詞。大抵如昔人評蘇軾詞。銅將軍鐵練板。唱大江東去也。陝西通志。枝蔚性豪宕。效氣節。博學工詩。南遊吳下。流寓邗關。以詩酒自娛。徧交吳越諸名宿。筆床硯匣。倡和無虛日。為詩沈雄奇古。與至即書。不事雕飾。而意致灑如。其自命在韓杜蘇陸之間。餘子不附也。名家詩鈔小傳。豹人身長八尺。眉眉廣額。衣冠甚偉。與尤晦。初未識。一日晦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望見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大笑。流寓邗水。築室數椽。題曰澹園。烹魚釜。然隱然寓西歸之志。嘗遊焦山。遇大風。豈作鯨吞。獨從容扣船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居易錄。豹人僑居揚州。高不見之節。予訪之。先之以詩云。集穠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為莫逆交。乙巳余入都。豹人詩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

應據謙字嗣寅。又字潛齋。浙江錢塘人。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辭不赴。有潛齋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古樂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旨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朱子及注疏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祥道禮書。及李之藻泮宮禮樂疏者為多。雖未精博。尚為簡核。浙江通志。據謙彈心理學。窮極底蘊。家甚貧。環堵蕭然。而弟子日益進。立教惟以躬行實踐為主。以不自欺為持身涉世之本。於六經多所發明。尤精於易。嘗病世儒言易。失之穿鑿。歿後河陽巡撫趙士璧。刻其性理。儀封張伯行刻其潛齋文集。行於世。李集鶴徵錄。先生之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夕偕同志為獨社。取有所不為也。有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先生而歸之。先生雖誦達旦。卒不動。同里姜御史圖南。致饋不受。一日遇途中。方盛暑。衣木棉衣。投以越葛二端。竟還之。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為差。如馬融例。池北偶談。徵士性至孝。母病數年。侍疾晝夜不懈。母強為娣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接梯者。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古今孝經辨論。編註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文公家禮。自傳無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終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逢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響聲也。著書千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云。

應禮慶度。俱據謙子。杭州府志。禮慶。從遊於陸隴其。克承其所學。吳懋謙字六益。號莘菴。江蘇華亭人。有華萃。豫章。虔州。莘菴諸集。四庫全書總目。懋謙早從陳子祖。李安諸人遊。放力追七子之派。稱詩多以漢魏盛唐為宗。然時有曠張之失。江南通志。懋謙詩文。與同里吳麟齊名。有雲間二吳之目。生平多貴游。所至名公鉅卿。皆與結詩社。人以明七子中謝榛比之。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六益傳上之才。託跡林壑。荒茅層篔。泥水自蔽。雅多慷慨。振刷穢議。澆之習。濟於和平之音。與天寶大歷鴻烈競爽。姜兆紳松江詩鈔。懋謙名醫中秀子。中秀家淨土橋。與董宗伯。陳眉公遊。乙酉被難。懋謙負尸趨北郭。洗血葬之。盧益三載。康熙間。海內底定。墟站事興。乃挾册放遊。自荆。豫。齊。晉。嶺南。薊北。晚歸老郡城。築別墅東門外。與白燕。燕鄰比。稱獨樹園。年七十三卒。門人私諡曰貞碩。

吳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浙江仁和人。明中允太沖子。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與國隸史彙考。嘯臺讀史。綠窗讀史。錢邑志林。梧園雜志。唐詩辨疑。詞苑。古文詞就正稿。宜齋。南歸。雲鴻。流鑑。嘯臺等集。詩餘。浙江通志。農祥少異敏。一覽成誦。家有賜書。鍵戶伏讀。茹經涵史。馳騁百家。詩不下萬餘首。為文淹貫五經。尤精於易。與蕭山毛奇齡友善。然質疑問難。不肯苟同。方藝如。吳徵君。傅徵君。十許歲。製芙蓉露下落賦。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既長。構樓於別業之梧園。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問世上語。盡發藏書讀之。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也。徵君為肩。指爪長三寸。鬚髮。類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讓徵君見。吳下人沿復社故態。角為奪奪。而浙西讀書。秋聲。登樓。字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徵君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餉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其後天子果切齒諸為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著為令。常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為草露布。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座盡傾。久之辭去。為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我君良篋。吾難日知君不盡。乃以為文士也。袁枚隨園詩話。先生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之事。年過十歲。始不復言。

席居中。字允口。遼東錦州人。有昭代詩存。臥石山房稿。林璫字鹿菴。浙江錢塘人。有歲寒堂存稿。四庫全書總目。璫安溪懷古序。信建文出亡為真。殊為未考。所記顏允紹郭少尹等事。皆足補史之闕。特敘述稍冗耳。將烟河間嚴太守家傳跋。國初西泠諸子。古文以鹿菴先生為最。所著歲寒堂存稿。或譏刻畫太過。時近小說家。然其縱橫奇肆。寫一人一事。精神奕奕。突出紙上。純得子長之神。自勺庭。門外未見。耦也。杜濬字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初名詔先。湖廣黃岡人。明國子助教。進子。嗣貢生。甲申後。流寓金陵。有蠶雅堂集。江南通志。濬僑居白下。以詩名。自按陵鍾氏諱氏。矯王李規摹。漢魏之習。流而入於淺薄。獨浴不染。楚風時有。前田余懷。字澹心。子資頌。鴻寄居金陵。皆以詞翰知名。名家詩鈔小傳。茶村以明經貢入太學。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南雍角藝。兩司成。品題甲乙。無出三人右者。一時有魚肚白之目。乃金陵市語。染房中名色也。居易錄。于皇客揚州。人日大雪無事。巾車遊之。論詩竟日。機蘇不盡。茶話而已。乙巳七夕。于赴京師。于皇詩云。記逢人日雪。造我險窮愁。吳綺字園次。江蘇江都人。選貢生。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歷官湖州府知府。有林蕙堂集。亭草集。記紅集。宋金元詩永。嶺南風物記。四庫全書總目。園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美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吳園次班香宋

鮑接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未猶強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輒以花木為調筆。因名其園曰種字林。與名士為春江花月社。名家詩鈔小傳。綺奉韶韻。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州人德之。號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昆陵女子。日誦其把酒問東風。種出雙紅豆。以為秦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王暉今世說。園次官湖州守。為治簡靜。放衙散秩。蕭然雜繭。繩床斐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為二千石也。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此罷官。陳維崧三芝集序。園次之守湖州也。擒治彘豕。不受請託。要人不喜也。因其招接名流。遊議日多。以是中之。既罷官。傲居吳門。刻其詩。又證次其三子之詩。曰三芝集。

姜梗。字鐵夫。又字桐柏。浙江會稽人。有曹山草堂。飯曠居等集。陶元藻蕩亭詩話。青山吟謝朓。紅燭寫莊。騷予鄉。姜鐵夫句。漁洋極賞之。然猶著色。不如其美人五湖去。夕陽鳥飛還之句。淡而彌旨。阮元兩浙輶軒錄。飯曠居樂府。五古直溯上游。五七律雄渾中。時見流麗。落照云。片帆投浦疾。獨鳥背城飛。曹山云。樵徑漸移殘照外。人家多在石溪邊。耐人吟誦。

盧元昌。字文子。自號半林居士。江蘇華亭人。諸生。有杜詩閣。唐宋八家文選。思美廬半林稿。鼓離稿。江南通志。元昌著述有盛名。詩學杜陵。操選政數十年。以壽終。姜兆紳漱芳齋詩話。半林初在彭燕。又社中與王伊人顧見山等。俱為詩中翹楚。嘗自言少時夢至一所。高絕雲表。有榜曰離塵樓。因吟曰。草花喧畫夢。螢火暗秋燈。醒而恐瀟落之。至後果然。

紀映鍾。字伯紫。一字彙子。號鶴野。江蘇上元人。明諸生。有真冷堂詩。名家詩鈔小傳。伯紫少與盧江隴宗伯友善。宗伯既貴。招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池北偶談。金陵紀奇。字彙遠能詩。少為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為僧。久之復舍去。其子映鍾。女映淮。徐欽績本詩。伯紫與方文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天台舊事。娓娓不倦。丁澎。字飛滄。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詩。浙江通志。澎能詩。不問戶外事。而自娛於文。工為詩。頓挫清壯。有沈鬱之思。康熙癸亥。登浙江通志。實董其事云。林瑒。丁藥園外傳。藥園工詩賦及古文詞。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汝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兩浙輶軒錄云。册立西宮。念無編典禮。調入東省。兼主客賓使。至驛。廉知丁持紫貂銀鼠裘。玉象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少有白鳳樓詩。吳下女士。爭相採撫。以畫衫袖。後以事牽累。謫塞上者五載。卜居東岡。躬自飯牛。暇即乘牛車。手周易。吟誦自若。所作諸詩。語多忠愛。無怨悖之意。則其所養。又可知矣。咸齋集補傳。吳錦雯。百朋。與榮虎臣。紹炳。陳際叔。廷會。張宇台。洽。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稚黃。先舒。丁飛滄。澎。虞景明。黃吳。陸麗京。圻。諸人齊名。當時稱之為西泠十子云。

張彥之。一名慙。字洪侯。又字簡巖。江蘇華亭人。明詩綜。洪侯為人寬博。無同異。其詩莽莽。不事繩尺。質本於純。而發於嗣宗。松江詩鈔。洪侯幼與弟漢度。凡有三張之目。初王屋讀書山。在細林。與陳徵君白石。

山莊相望。後洪侯盡斥其田宅。即細林別業。亦讓其弟漢度。而隱於窮巷茅舍。取遺書讀之。托於酒狂以自廢。范鄴。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辭不赴。有理學備考。五經堂文集。諸錄。續垂棘篇。四庫全書總目。各體雜文。本名草草。文格酷摹尚書。雖本之夏侯元昆弟語。然未免太近游戲。語錄乃其子翻搜輯諸刻書中。鄒鼎評識之。語。又鄒鼎父芸茂。皆選輯山西之文二十卷。題曰晉國垂棘。鄒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續垂棘篇。前後四集。居易錄。彪西發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河汾間人。多從授經。以博學鴻詞。不出。人益仰重之。

王曰高。字鑿茲。又字登孺。號北山。山東在平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給事中。有槐軒詩文集。山東通志。曰高幼有神童之譽。在陳垣十有七年。多所建白。癸卯典江南試。得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可稱得人。之盛。

史鶴齡。字子脩。號菊裳。江蘇溧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編修。池北偶談。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宏德殿。後移於乾清宮。大抵掌院學士一員。翰林官一員。惟戊午陳廷敬。葉方藹。日講。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以張英代之。後葉病愈。入直。遂三員同直講。史鶴齡以編修歸。及於家。特賜祭奠。其恩禮非外庭所敢望。吳正治。字當世。號廣楚。安徽休寧人。湖北漢陽籍。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謚文僖。江南通志。正治以直講出補江西參政。轉陝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執法著。內擢工部侍郎。轉刑部。諸所條議。勅令。宜急行。丈益宜停止。禁狀外指。嚴婦女私嫁。免逃人十家連坐。及收旗丁月錢。皆著為令。晉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守成法。持大體。以病致仕。

屠粹忠。字純甫。號芝巖。浙江定海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兵部尙書。有采芝堂詩。兩浙輶軒錄。粹忠諷選得封邱知縣。遭河患。城垣廬舍傾圮。前率令艤舟河干。葺葺。粹忠誅茅立官署。置草舍。棲流亡。修築城垣。不兩月。諸務畢舉。以最遷給事中。江南巡撫。議題州縣外。補粹忠言。爵宜從中出。余金熙朝新語。粹忠垂髮時。讀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聖祖以粹忠老年。鑿鑿御書。脩給堂扁額賜之。又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為儒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李曰景。字方山。山東歷城人。有訂醉筆堂三十六卷。今世說。方山客南昌。有傅宋荔裳死者。特為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無恙。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相與泣下沾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趙崧。字開仙。號叔公。山東萊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寺少卿。以事謫潘陽。卒戍所。有因樹屋集。松江詩鈔。崧自奏銷墨。後裁減科舉。及童子類。類皆有勢力者得之。公屏絕苞苴。禁止竿牘。歲科得士。類皆孤寒。郡士作為詩歌以揚休。姜某為一册。付之梓人。鄭篋。字汝器。號谷口。福建莆田人。宋琬贈鄭汝器歌。曰。莆田宋莊。善八分。鄭之師也。山嵐詩。山嵐書屋。

四大字一字直可償千緡。朱彝尊詩。邇來孟津數王鐸。流傳恨少無人披。太原傅山最奇崛。魚腹麟詩勢不羈。臨清周之恆。委曲也得宜。句吳顧峇粵譚漢。暨歙程燧名相持。未若篋也下筆兼經奇。縣烟雲飛欲去。屹如柱礎立不移。或如鳥驚墮羽翮。或如龍怒撐之而箕張。昂萃各異狀。屏幃大小隨所施。

翁叔元字寶林。又字靜卿。號鐵菴。直隸永平籍。江蘇常熟人。康熙十五年進士。第三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鐵菴文稿。梵園詩集。韓菴有懷堂文集。叔元母夫人。夢神人授以旂。初名旂。字寶林。甫離襁褓。執父喪如成人。就傅即自力於學。未第時。文章滿海內。館試第一。尋主山東試。拔華世特等。皆名選也。所居官。必舉其職。才無不可。皆以實心達之。性和平。寬厚。而義理所在。亦屹不可奪。在史館。每奏一篇。上皆稱善。國子生徒。例有贊。公到即謝絕。其疏請復積分之法。令諸生習禮。肅觀聽。嚴懲不率。頗採施行。而積分之議。竟寢。尋定朔望釋菜禮。六館之士。咸彬彬焉。餘曹弊。蓋革。然嘗試州同知以下。請以銀錢爲等差。工部歲發柴炭。值八萬金。多侵耗。每豫探支。時方二十七年。所司其稿。將給二十九年之半。公計所虛耗。約十萬。每歲少給二萬。至五年其數悉償。部例每與一工。先計其值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日。破所司慮任怨。不敢以聞。有十年不銷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公請六部。舉司官各二人。分董其役。甫半載。積案一清。往往在工部者。視爲畏途。如傳舍。惟望速轉調。貽禍後人。公在部。裁一年。不滯一案。曰莫非王事。不敢告勞也。在刑部。聞銀鑄叫號聲。輒慘戚。嘗語諸州縣。奏當之成。吾固知多冤。然率周內不可破。概駁。徒致株連久繫。容更有瘐死者。可奈何。急於報德。不匿怨。在翰林。爲某院長排擊。後某董下河之役。赴部銷算。畏公嘆以利公。卻之不苛。數也。某御史徧劾京朝官。且及其子。公微言於衆。曰。仁人所弗忍也。御史呼公名辱之。將并劾公。無何。坐規避事。當送刑部。公獨不署名。曰。罪止革耳。無可加。遂免。

高層雲字二鮑。又字謨苑。號菴村。江蘇華亭人。明檢討承孫。康熙十五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太常寺少卿。有改蟲齋詩略。詞略。徐乾學高公神道碑。君爲給事時。文皇后上賓。詔集議喪禮。諸親王郡王環坐。閣臣向自其議。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老。起即躡仆。君抗章謂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者。今議國喪。非大臣致敬之地。亦非諸王踞受之時。閣臣固當自重。諸王亦不可倨慢。失藩臣守謙之義。書奏皆爲頌。而天子用君言。令後凡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若爲令。又江淮間議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姓民困。上嘉納之。高士奇韻竹軒侍值詩。畫橋西望水中亭。疑有魚龍出北溟。領略瀛洲舊蹤跡。十年墨瀟在雲屏。自註。歲戊辰。尉雲兒。奉勅畫屏風四幅。今尙在滄寧居御座側。

梁清標字玉立。號蒼巖。又號蕉林。直隸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國朝歷官大學士。視鄉賢。有蕉林詩集。幾輔通志。幾輔告厥。清標巡歷保陽諸州縣。彈心察覈。人皆實惠。上謂侍臣曰。梁尙書不愧大臣矩度。有武林斥生。誣首逆案。叩閣。意在婪詐。株連甚衆。清標訊得其情。立置諸法。保全無算。康熙九年。撤南國諸藩。清標奉命之廣東。移尙喜家口。兵衆洶湧。民多竄匿。清標鎮靜。以安人心。得無變。會朝命止。可喜。行。清標復命之日。上深嘉歎。二十一年夏。大旱。上問諸臣引災之方。清標以省刑對。上嘉納之。居易錄。公精賞鑒。蒐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於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風流宏獎。巍然爲鉅人。長德家世翔。

貴。甲河朔。曾祖夢龍。明吏部尙書。諱貞敏。兄清寬。吏部侍郎。從兄清遠。吏部侍郎。公亦以吏部侍郎。拜兵部尙書。祖孫兄弟四人。入吏部。前後相望。縉紳榮之。

殿沆字子餐。號顯亭。浙江餘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侍郎。有古秋堂。燕臺。顯亭等集。浙江通志。沈典試山東。故事。聖裔無舉者。四氏子不得獨爲。疏請歲舉二人。著爲令。擢給事中。請解有司被參之任。杜督撫委卸之端。職官之選。不得在籍候選。任倉場侍郎。軍興孔棘。通麻。別使漁進。不札衆。退不廢公。歲省金錢二萬餘。碧溪詩話。顯亭先生。爲詔公諱武順之子。築室武林東城。以奉母。謂之舉園。中有清較樓。藏書萬卷。又有丁公池。先賢故址也。諸子分居省城。康熙中。同日被火。先生文集。遂無子遺。又曰。顯亭詩選。與丁飛濤合編者。久已刊行。其北行日記一冊。乃手稿。未傳於世。查義選佛詩傳。先生能詩善畫。嘗爲稽留山。作留山堂圖。五越月始成。

勞之辨。字書升。號介巖。浙江石門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有靜觀堂詩。兩浙輶軒錄。介巖官副都時。竭誠獻替。知無不言。歲戊子。江浙米價騰踊。疏請嚴海禁。價得漸平。又各省截漕。照太倉額缺。議以半銀半米。給兵糧。京師億萬戶。賴兵餘米以養。疏請照舊給發。兵民賴之。

董訥字茲重。號默菴。山東平原人。康熙六年進士。第三及第。歷官兵部尙書。有督漕疏草。柳村詩集。山東通志。訥督學順天。士風整肅。遷左都御史。論議持大體。清理庶獄。多所平反。總督兩江。兵民安輯。新屯。憲政。奏罷之。復督漕運。設易知小單。剔奸益弊。備極其法。政務肅清。爲人峭直沈雄。不以難易回屈。及歸田後。立族社。設祭田。一遵家法。平原縣志。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駐蹕柳村之南樓。御書眷念舊勞四字。命懸墓上。又詢其詩集。子吏部思疑。繕呈留覽。其始終顯遇如此。王士正古夫子亭雜錄。默庵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總督。有某御史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爲改動。舉座訝之。某出造大治。余陸廬相國。入門揖起。即大笑。余驚問之。對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釘也。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主事。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侍讀。有喬氏易侯。寶應志。使粵南歸詩文集。四庫全書總目。易侯前列諸圖。不取陳搏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諸家之說。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證以史文。蓋李光楊萬里之支流也。江南通志。奏浴海口。瀉積水。總河御史上言。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於邵伯高郵間。置插洩水。復築長堤。抵海口。以東所洩之水。使水勢高於海口。則趨潮自迅。適萊入直。召問。力陳不可。議遂寢。未幾中。盡語能。復召卒於官。

百石以賑。全活無算。至如陸族黨。周貧乏。設義學。建橋梁。遊行班班。又其餘事。魏希徵序。先生為孝廉時。遺鄉里之難。銜父兄大讐。志氣精誠。貫日月而泣鬼神。卒申大義於天下。孫司馬小傳。順治丁酉。典湖廣試。得士一百六人。捷南宮者六十四。稱為盛事。

陸祥。榜名印菴。字子振。號武園。浙江平湖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貴州貴東道。有粵西偶記。四庫全書總目。偶記。多述其督學廣西時。道路險阻之苦。及為守土有司所不禮事。大抵瑣屑細碎。不足記錄。周襄緒。浙江山陰人。貢生。官禮部。朱彝尊有雪霽同周儀部襄緒對酒康山詩。

陸柔。字次友。號義山。原名世枋。浙江平湖人。以國學生試高等。官至宏文院典籍。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雅坪集。歷朝賦格。四庫全書總目。葉夢選歷代賦分為三格。曰文賦。騷賦。駢賦。三格中。又分五類。曰天文。地理。人事。帝治。物類。每格前。各有小引。浙江通志。葉傑直南書房。出五臺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奏。試以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上親閱卷。取第一。熙朝新語。葉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為馬將軍所獲。葉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葉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為己子。葉哭別其父。後將軍死。得脫歸。

譚吉璣。字舟石。號潔園。自稱小譚大夫。浙江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以監生試第一。授宏文院中書舍人。薦舉博學鴻詞。歷官登州知府。有延綏志。肅松錄。爾雅綱目。歷代武舉考。嘉樹堂集。鷺湖歌。浙江通志。吉璣由內閣中書。遷榆林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檄轉餉入蜀。至寧州。遇亂。撫軍撤餉。還棧道路絕。吉璣間道從黑水峪。七晝夜。達盤屋。定邊。副將朱龍。叛。直逼波羅堡。榆林道高光社。問計安出。吉璣具畫利害狀。光社。是之。聚士民。誓死守。編什伍。明號令。製幡書。陣而守。吉璣間出私財。以饗士。而自宿城上。乘賴以安。綏德周繼明。聚眾數千人。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迎陷延安。榆兵迎戰。不利。城中偶語藉藉。多欲出降。光社。夜呼吉璣曰。事急矣。鎮兵。疲不足仗。奈何。吉璣奮聲大呼曰。死。譚吉璣分也。出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為之。豈貴若輩死。然賊一入城。子女玉帛。皆賊有。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難類矣。眾泣拜曰。公言是。光社。出千金。吉璣益數百金。間道渡河。買粟於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衛之。人心始堅。榆林既解嚴。警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為賊保聚。吉璣單騎諭降之。馳至神木。檄崇雅。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亦以乘降。陝西通志。康熙十四年。朱龍叛。璣與副使高光社。總兵許占魁。進剿。制府上其功。賜忠靈可嘉額。以榮之。榆林古上郡地。明代因寇患。始為重鎮。良將勁旅。星羅棋布。而鎮志未立。一切方略制度。但籍見陝志中。限於尺幅。不能詳也。璣苦心搜訪。逐類編輯。東西千八百里。凡一名一物。無不訂正。是非。敘述本末。志乘之精詳。未有如延綏鎮者。朱彝尊小譚大夫墓志。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轉徙。道遇寇。父被傷。力以身蔽。寇拔刃傷之。不動。鎗擊其首。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歸。還。構李詩繁。吉璣除登州守之任一年。以哭子卒。璣好撰述。惜其無後。

李楷。字叔則。號岸翁。陝西朝邑人。明天啓甲子舉人。國朝官寶應知縣。有河濱全杏。陝西通志。楷少聰慧。

嗜古學。讀書朝萊山。遇異人馬顯仙。謂當以文章名世。嘗築樓高數丈。許屏居其上。命書估日送圖史。手自評。臨學殖日富。居易錄。朝邑李環。以其父岸翁遺墨求跋。岸翁為寶應縣。高才凌物。為忌者所中。罷官。關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孫枝蔚。韓詩。華陰王宏撰。富平李因篤。郃陽王又旦。富平曹玉珂。皆一時人豪。要以岸翁為冠。國初知寶應縣。縣改隸淮都。竭力請歸揚。得罷解草米各項。歲省民財萬計。政暇。則訪古遺勝。題詠殆遍。解官後。流寓廣陵。與江西李明容。著二李廷書。久之歸里。值制府修志。延至會城。郊迎之。長揖上座。縱飲揮毫。當時咸矚目。尤工書畫。旁及釋典道藏。

李嗣真。字愿中。號樸庵。山東新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有懈室草。呂孫侯考。

譚吉璣。字左羽。登州太守吉璣弟。康熙乙酉舉人。歷官給事中。朱彝尊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先生諱貞良。字元孩。南京不守。浮舟於海。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卒於漳州之瑯溪。庚寅。子吉璣扶柩歸里。甲辰。次子璣等。始卜兆於城西西北二生城。戴璠蔭雜記。竹垞已未。同徐檢討。移寓虎坊橋。輯瀛洲道古錄。查他山別記。都諫瑣詩。宜武門東舊宅。虎坊橋畔。憑欄。可惜手栽紅杏。花開又讓入看。

黃珣。字子厚。號徵庵。又號白鶴。嶺處士。山東即墨人。康熙二年舉人。有夕鐘亭詩。李象先夕鐘亭集。徵庵舉於鄉。一時同榜。皆談制義。短長離合。徵庵獨默坐沉思。衆訊所以。答曰。此地有水鄉亭。北海。晁太常讀書地。又辛稼軒。李滄溟家焉。吾方憶兩公。踞青雀。湖光蕩漾。文思發。為詩為詞。足可寄託。不暇他及也。

黃敬璣。字在之。號紀雲。山東濟寧人。曲阜籍。順治四年進士。歷官雲南道御史。濟寧州志。敬璣授安慶推官。廣置學。由贛士。山城竊發。單騎撫降之。行取御史。州有應解臨清德州二倉米。往往派之里下。民以為苦。敬璣請留州支放。至今便之。典試江南。名士袁孟義。薛坦。賈曾。陸壽名。顧鼎新等。皆出其門。旋以終養歸。與黃維祺立敬社。集舉地。分題校藝。其時科名蟬聯。皆藉造就之功也。

東野雲鵬。字九萬。山東曲阜人。世襲廩生。魯公伯禽季子。公魚之七十三世孫。以子沛然官五經博士。勅封修職郎。東野家譜。順治七年。祖廟摧殘。請於邑侯重脩之。居恆和睦族姓。勤儉持家。晚年優游自娛。五世同堂。遞見曾元。孔尚任出山異數記。康熙甲子。東野沛然。掖其父。扶杖跪道左。手捧奏疏。乞為世官。奉先祀。如四氏例。上曰。周公姬姓。爾姓東野何也。沛然奏曰。昔伯禽季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為氏。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柏鬱然者。即魯公世廟也。上為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父東野雲鵬。年七十有五。又問爾族乘幾何。奏曰。丁不滿百。上覽疏訖。付侍衛。交部即議。

魏煜如。字孟宜。山東曲阜人。歲貢生。歷官金縣知縣。曲阜縣志。煜如由武城訓導。累遷金縣令。別好擊。杜陵漁。斷獄平允。人吏畏服。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諸生。薦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有天下郡國利

病書、日知錄、肯綮、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吳才老韻補正、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文集、詩集、昌平山水記、肇域記、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等書。蘇州府志、炎武生稟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見時多故、遂屏去山中、備求經世之學、明亡、絕意仕進、壯游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覈、當代推為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學者稱亭林先生、李因篤、字子德、又字天生、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明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受祺堂文集、詩集、廣韻正、漢詩評、四庫全書總目、顧炎武作音學五書、特載與因篤一札、蓋頗重之、聞若輩作潘邱割記則云、杜造故事、莫過李天生、然所謂杜造者、今不可考、則姑存其說矣、因篤詩、意氣蒼莽、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時時有之、殆所謂利鈍互陳者歟、陝西通志、因篤年十一、為邑諸生、丁明季之亂、謝去、肆力為古文辭、長於詩歌、嘗遊長安、做少陵作秋興詩八首、見者多擊節、時往來秦晉間、過從悉知名士、授檢討、未滿月、即乞終養、疏凡三十七上、始允歸、抵家後、寢食湯藥、每事躬親、越五年、母歿、遂不復仕、性敏絕、博極羣書、又好汲引後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過、必婉詞規勉、未嘗以聲色加人、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蓋實錄也、湖北偶談、天生年三十、棄諸生、博學鴻詞、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

宋琬、字玉叔、號蕩霖、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山東通志、琬授戶部主事、監督江南蕪湖關、潔己恤商、歲額轉逾於舊、遷吏部、在司兩月、選人無滯抑之歎、出為隴西道、值地震後、修築城垣、瘞屍賑粥、生全者無數、隨督陝西學政、清慎公明、號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寧紹台道、軍民咸感其德、尋陞四川按察使、其居家尤敦孝友、虛懷下士、樂為薦揚、詩古文辭、盛名滿於天下、名家詩鈔、小傳、玉叔少負異才、風格適上、十八九時、即以詩古文辭、屈其曹偶、壯歲成進士、晉兩浙憲、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逃入對簿、一門成就、繫西曹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蹟險騎危、僅而獲免、遂流寓吳越、居無何、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池北偶談、游吳淞江後、詩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聞李杜之奧、壬子春、子定其詩筆為三十卷、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施閔章、字尚白、一字配雲、號愚山、晚號短齋、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江西道參議、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轉侍讀、祀名宦、有學餘堂文集、詩集、外集、四庫全書總目、閔章嘗謂王士正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而已詩、如瓊甃木石、從平地築起、然其深穩亦在此、其文具有歐曾法、魏解為作集、序、以為文勝於詩、則過也、江南通志、閔章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詞、為刑部員外、職決明敏、督學山左、有冰鑑之譽、轉湖西道參議、湖西故荒、游多盜、閔章撫綏有方、袁臨、稱為佛子、性仁孝、廣置義田、以贖宗成、窮窮交、厲後學、人咸奉為模楷、山左通志、閔章任提學、會事、以名教自任、開講明湖之上、其校文研精、理法、攝華采實、各當其可、而諄諄提命者、惟以孝弟廉恥為防閑、東省士風、歸醇反樸者、閔章陶淑激勸、

之力也、名家詩鈔小傳、尚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遁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論之、作彈子嶺竹源坑諸篇、以告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眷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又數平反冤獄、案牘益簡、每高春一視事、築愚亭官廡之旁、暇則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以裁缺歸、臨江、故有江清可以察句、民曰、是江如使君清、因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為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資填之、已渡、乏食、買其舟而歸、池北偶談、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客、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人、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經義考、曝書亭集、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鹽菜志、四庫全書總目、王士正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閔若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浙江通志、彝尊少聰慧絕人、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客遊南北、必裝載十三經廿一史以自隨、歸里後數年、忽巡河上、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名家詩鈔小傳、竹垞少工舉業、下筆千言、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飢、朱氏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絕粒、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為狂、年十七、作贅婿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梅里詩輯、先生居節廉橋時、值歲凶、比隣王氏有老僕、謂其日午無炊烟、而書聲琅琅不輟、因叩門、餽以豆粥、先生以奉安度、先生而忍飢、讀書自若、盛百二袖堂筆談、先生集里中王相、周質、繆沐、沈進、李繩良、年符、為詩課、時貧甚、餘一布袍、繩良兄弟、祇一偏提、每會則付質庫、兩家內闈、各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南嶺五嶺、北去雲朔、東泛滄海、登之、凡遺石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為廢斥、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遂罷從祀、王守仁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為異學、皆有闕名教之大者、熙朝新語、彝尊與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即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載書滿篋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緡、已廢不發矣、後以吏議當落職、特宥之、僅左遷焉、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頽矣、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類音、途初堂集、四庫全書總目、耒性好游名山、足跡甚廣、其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古文踐徑較平、稍遜魏解諸人、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則又未所獨得也、少受業於顧炎武、頗得其傳、蘇州府志、耒纂脩明史、以史事重大、上四議、總裁然其說、令專撰食貨志、策訂定他紀傳、後二年、甄別議起、忌者坐以浮議降調、四十二年、南巡、復未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辭而止、名家詩鈔小傳、耒兄樵、字力田、負奇才、鼎革後、銳意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貨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懷紙吮墨、乾乾窮年、書未成、而遭溇溪之難、坐極刑、

死稼堂以屬遺。遺性。幾無生理。惟奮志讀書。元宗名世。已未。公卿論薦。鴻博。以布衣進。左遷。拂衣歸。所編詩。以游草名。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虞。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

毛先舒。原名。驥。字。行。又。字。雅。黃。亦。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有。敏。心。慎。鈔。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毛。馳。黃。集。詩。辨。紙。南。唐。拾。遺。記。四。庫。全。書。總。目。先。舒。有。聲。韻。叢。說。又。有。滄。書。八。卷。頗。多。攷。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論。韻。諸。書。用。力。較。深。亦。未。究。其。本。原。如。謂。音。當。分。古。今。不。分。南。北。則。是。謂。古。三。聲。不。通用。則。非。又。有。思。古。堂。集。四。卷。自。以。晚。年。定。本。用。為。弁。冕。然。所。見。與。早。年。等。也。又。有。東。苑。文。鈔。二。卷。附。會。穿。魁。詩。鈔。一。卷。音。調。澗。亮。猶。有。七。子。餘。風。又。有。小。匡。文。鈔。四。卷。自。序。曰。文。皆。小。有。所。匡。又。謂。求。契。於。天。心。核。其。意。久。而。後。落。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不。足。為。訓。又。有。葉。雲。集。一。卷。皆。所。作。體。體。取。古。總。歸。詞。葉。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也。晚。唱。一。卷。奉。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以。別。於。初。盛。之。格。浙。江。通。志。先。舒。六。歲。能。辨。四。聲。八。歲。能。著。白。榆。堂。詩。與。陸。圻。張。綱。孫。諸。人。唱。和。稱。西。冷。十。子。山。陰。劉。宗。周。講。學。菽。山。遂。往。執。贖。問。性。命。之。學。事。父。母。色。養。備。至。遇。有。疾。告。廟。請。代。于。從。父。昆。弟。及。族。里。皆。厚。遇。之。嘗。輯。宋。儒。語。有。裨。實。行。者。題。曰。誠。心。慎。鈔。用。以。自。砥。兩。浙。輻。輳。先生。少。出。陳。臥。子。之。門。廣。羅。羣。籍。無。不。周。覽。與。西。河。鶴。齋。名。時。人。為。之。語。曰。浙。中。三。毛。文。三。豪。非。虛。譽。也。

余懷。字。無。懷。號。澹。心。福建。閩。縣。人。有。曼。翁。文集。秋。雪。詞。研。山。草。堂。詩。板。橋。雜。記。四。庫。全。書。總。目。明。太。祖。設。官。伎。於。南。京。相。沿。謂。之。舊。院。此。外。又。有。珠。市。亦。名。倡。所。居。明。季。士。氣。憤。薄。雖。兵。戈。日。警。而。歌。舞。彌。增。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為。雅。游。中。卷。為。麗。品。下。卷。為。軼。事。文章。悽。婉。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王。士。禛。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有。讀。史。蒙。拾。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諸。集。炊。聞。后。語。詞。施。問。章。王。君。墓。碑。君。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軟。登。順。不。敢。涉。古。人。一。字。謂。之。中。式。公。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以。不。通。所。司。貴。人。人。或。惡。之。推。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祐。殫。力。索。饒。得。不。死。即。家。居。會。朝。議。還。主。司。里。誤。者。官。復。起。補。考。功。員。外。郎。而。季。氏。入。為。禮。部。遷。戶。部。接。耶。聯。騎。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朱。彝。尊。考。功。集。序。子。底。以。考。功。郎。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而。母。夫。人。逝。辭。別。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於。絳。幕。之。上。衣。不。解。帶。蟻。蝨。盡。生。未。練。而。卒。鄉。人。謚。曰。節。孝。先。生。

王士禛。字。子。禛。一字。子。則。號。東。亭。士。禛。弟。康熙。九。年。進。士。有。古。鉢。集。計。東。廣。說。鈔。子。同。年。壬。子。側。居。西。樵。院。亭。即。才。堪。頡。頏。予。與。鄧。孝。威。宗。鶴。問。借。子。側。遊。若。響。子。側。詩。援。筆。立。成。多。見。警。拔。同。人。每。相。太。息。曰。濟。南。二。王。才。固。奇。亦。以。早。貴。聲。譽。先。布。子。側。才。何。嘗。肯。作。蜂。腰。哉。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士。禛。季。弟。順。治。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有。帶。經。堂。集。山。東。通。志。士。正。初。任。揚。州。司。理。識。海。寇。重。案。全。活。甚。衆。以。才。名。內。擢。旋。由。部。請。改。翰。林。屢。遷。至。兵。部。督。捕。侍。郎。旋。改。戶。部。持。中。會。計。屏。絕。貨。潤。及。轉。右。都。御。史。則。抑。奔。趨。崇。恬。退。深。得。風。憲。大。臣。之。體。詩。文。氣。道。冠。冕。士。林。六。十。年。海。內。奉。為。宗。匠。所。著。述。甚。富。家。刻。共。三。十。二。種。歿。後。揚。州。人。奉。祀。於。平。山。堂。與。歐。陽。修。蘇。軾。共。稱。

三賢云。宋。榮。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以。大。臣。子。入。宿。衛。歷。官。吏。部。尚。書。有。滄。浪。小。志。綿。津。山。人。詩。集。楓。香。詞。西。陵。類。藁。河南。通。志。榮。十。四。從。章。帝。度。桑。乾。水。水。關。數。次。躍。馬。以。過。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鎗。年。分。第。諸。在。衛。者。榮。試。第。一。當。改。文。員。父。權。以。年。少。力。辭。父。沒。服。除。選。黃。州。府。通。判。尋。權。翰。關。陞。刑。部。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榮。爭。之。強。卒。至。衆。憤。負。而。官。亦。奪。俸。時。論。隨。之。選。山。東。按。察。使。擢。江。蘇。布。政。察。出。前。司。庫。空。關。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聖。祖。奇。其。才。未。幾。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聞。父。逆。之。亂。時。賊。連。破。新。黃。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榮。偵。知。會。城。道。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圖。測。立。徵。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有。旨。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應。賊。者。榮。伴。不。省。而。陰。授。方。略。夜。縛。二。人。至。立。斬。之。懸。其。首。餘。悉。不。問。榮。乃。大。定。會。夏。逆。亦。殄。榮。條。陳。病。民。者。十。數。事。勸。食。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召。捕。正。法。江。西。遂。安。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民。愛。尚。文。雅。榮。遂。弛。威。嚴。以。清。弊。無。為。為。治。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奉。聖。祖。南。幸。溫。語。褒。獎。陞。吏。部。尚。書。榮。少。侍。父。於。京。邸。熟。練。故。事。無。敢。亂。法。者。歸。田。後。治。家。整。肅。建。先。祠。置。祭。田。悉。做。古。名。臣。遺。制。山。東。通。志。榮。甫。下。車。即。開。釋。疑。獄。禁。絕。輕。枉。保。全。墨。悞。一。時。吏。民。皆。畏。威。懷。德。自。稱。無。冤。東。省。命。案。率。多。輕。生。芻。害。及。至。昭。雪。而。中。人。之。產。已。破。榮。命。州。縣。驗。實。立。案。必。究。破。訟。之。人。盡。法。繩。之。及。歲。歉。運。家。粟。助。賑。自。商。及。濟。布。置。庄。佃。接。越。移。運。無。輸。餽。之。勞。東。人。至。今。德。之。畫。徵。錄。牧。仲。博。學。嗜。古。精。賞。鑒。嘗。自言。暗。中。摸。索。可。辨。真。贗。一。時。以。畫。名。家。者。悉。羅。致。於。家。出。所。藏。刷。樓。副。本。耳。濡。目。染。遂。得。畫。法。嘗。寫。水。墨。竹。小。幅。疎。逸。絕。倫。非。丹。青。家。所。能。窺。也。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澗。陝。西。郃。陽。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有。黃。澗。集。朱。彝。尊。給。事。王。君。墓。誌。幼。華。博。通。六。經。賜。進。士。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以。治。行。徵。詣。闕。下。除。給。事。中。聞。父。喪。歸。服。除。補。吏。科。轉。戶。科。掌。印。典。廣。東。鄉。試。花。山。接。嗣。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陝。西。通。志。又。且。授。潛。江。令。潛。賦。役。偏。重。摘。發。隱。漏。逃。亡。返。業。潛。地。居。喪。焚。下。流。漢。水。歷。安。陸。下。大。別。每。夏。秋。水。漲。為。患。又。且。勸。民。趣。視。長。堤。屹。然。演。逆。告。變。大。軍。駐。荆。襄。潛。當。孔。道。羽。騎。絡。繹。徭。役。交。剝。應。時。立。辦。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歷。官。刑。部。主。事。有。百。尺。梧。桐。閣。集。王。士。正。汪。比。部。傳。蛟。門。幼。穎。異。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為。中。書。舍。人。公。事。畢。輒。鉛。槧。雜。韻。或。行。吟。殿。陛。間。由。是。益。有。名。需。次。部。主。事。崑。山。徐。公。以。君。名。薦。入。史。館。充。纂。修。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南。城。武。某。販。米。於。南。化。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資。殺。之。武。父。得。屍。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謂。劉。殺。其。子。君。徵。行。南。門。外。縱。其。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令。收。之。訊。實。置。於。法。都。人。為。作。馬。訟。圖。王。某。兄弟。與。海。戶。鬥。自。殺。其。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徵。行。至。王。某。門。龍。鵝。擊。鳴。延。頸。如。有。所。訴。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初。君。為。中。書。舍。人。楚。人。朱。方。且。挾。其。術。游。公。卿。間。君。獨。作。論。道。篇。詆。之。為。妖。妄。孝。成。熊。

公見其文造虛而定交焉。

曹禾字頌嘉號峨眉江蘇江陰人康熙三年官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有峨眉集江南通志禾詩古文皆有文行世方象瑛松隱筆乘我眉疏請封禪予在皖城聞倪閣公共謀其奏予曰鍾伯敬評封禪頌謂長卿豈真有所求直是胸中有一篇好文字不肯埋沒耳聞公笑而然之。

葉封字晉叔又字晉原號慕廬本王氏後父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湖北黃陂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兵馬司指揮候補主事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嵩遊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四庫全書總目嵩陽石刻集記葉封官登封知縣時作登封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為名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王士正稱其辨證精博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王士正葉公蓋誌銘父長青由黃州衛經歷攝黃陂令殉節死破人德公留占籍焉成進士除延平府推官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漳河有大姓同室鬥訟終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為兄弟如初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嵩山下有虎患君齋戒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由是患絕選兵馬司指揮歸里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及部授工部主事已前歿居易錄井叔由登封令入為兵馬司指揮予取其嵩山詩五六十篇為嵩遊集又選其己未庚申詩合刻之列於十子中井叔精爾雅說文學有根柢。

林堯英字輩伯號澹亭福建莆田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刑部郎中河南提學道祀名宦有澹亭略福建通志堯英知陽縣戶部主事督員外轉刑部郎中出督河南學政以古學導士人文不振尋卒於官平生孜孜好學手不停披著有克復講章工詩歌燕巖有十子詩略名重一時堯英與嵩河南通志堯英任提學道杜絕請託務拔單寒置嵩陽學山肄業者賴之。

謝重輝字千似號方山山東德州人大學士清義公子廕中書舍人歷官刑部郎中有杏村詩集山左詩錄公守清義公家訓居官不名一錢監崇文門稅至於缺額清節既著復以直諫多聞為漁洋推重。

曹貞吉字迪清一字升六號寶庵山東安邱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珂雪堂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貞吉詩格迥鍊其黃山諸作極為宋學所推在京師和其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今檢集中不載又王士正感舊集所選登望海樓吳山晚眺金山諸詩亦不見則全稿之散失者多矣又貞吉詩集詞集皆以珂雪為名而其詞寄託遙深風華掩映實遠過其詩蓋才性有偏至也張貞珂雪堂詞譜題辭實庵詩文妙天下問倚其聲作詞遂奪宋人之席吳閩次名家詞選以為歷卷流傳江左推為絕唱。

田雯字子綸一字綸霞號漪亭別號山薑子山東德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戶部侍郎有山薑詩選古懺堂文集黔書長河志籍考四庫全書總目王士正負海內重名自趙執信以外無不借其聲譽惟雯與任邱龐垲不相攻擊亦不相攀附垲詩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超邁記誦賅博欲以雄偉奇麗別開門庭其名雖不及士正然偏師馳突亦士正之勍敵也山東通志雯

任戶部員外時演楚用兵軍書旁午請以白糧附漕艘帶運費不煩而民力省至今為例提督江南學政文氣傲靡力崇古學所取皆雄峻通偉之士風氣為之一振出撫江蘇秋雨積陰米色多變百姓艱於輸納疏請隨時交兌又以運河至京口一帶地勢崇高鑿山成河易於坍塌冬日風雪千夫荷鍤泥淖中艱苦萬狀請動司庫大加挑浚一勞永逸其他如減湖田之增稅免蘆課之辦銅俱次第行調撫貴州時苗狎獵獗粵省方議會剿雯移書制苗之法犯則制之否則防之而已若與師動衆勞民傷財於事無益大征之議遂寢雯於史學最深為文渾灑雄健成一家言周蘇田公神道碑公巡撫貴州招接土番蠻王世爵土總兵龍天祐誅川蠻阿所率談笑指揮探取如囊中物暇則督學舍購書籍以教黔之士子名家詩錄小傳雯在黔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鴛鴦也由進士署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承相揆在昔以資供職至是有御史官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闢此徑。

程燧字程倩自號垢道人安徽新安人後家揚州江南通志燧為人高古博學思奇詩文書畫皆工鶴篆尤稱絕藝周亮工讀畫錄燧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列隊伍而顧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畫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為予作畫徵錄程倩自號江東布衣山水純用枯筆寫巨然法別具義味品行端潔敦崇氣節從漳浦黃公道周清江楊公廷麟遊名公卿多折節交之喜別古書畫及銅玉之器家藏亦夥。

倪會鼎字無功又字子新浙江上虞人明禮部尚書文貞公元瑞之子有因禮會歸集浙江通志會鼎嘗議廣麻溪壩濬洞為旱潦蓄洩之計又董築西江塘極其堅固山會蕭三邑賴之家貧健戶著書有山陰令持兼金百兩以資膏火三至三返之商盤越風子新先生名德碩望推重一鄉其弟板園先生名會選亦持身高潔工隸書傳玉露撰傳略曰會鼎入侍文貞於京邸偶憩樹下有中貴數人望見非角儒雅遣使請接席會鼎念方奏撤官亟行去時纔十四齡耳黃道周誦官至越從受業周旋忠難析性命之學文貞殉國祖母既大恚母又屢欲殉死遂杜門奉養頃刻不離康熙十年詔舉山林隱逸有為推轂者力辭之。

吳涵字容大號匪庵浙江石門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左都御史浙江通志涵理寶泉局時以鼓鑄故探買廢銅銅商趨利吏得為奸設籤聽商自製商人稱便轉刑部審察蒲臺命案粵東提鎮失機皆稱旨進吏侍遇銓選一月前預列應選應補姓名次序揭於通衢吏不得上下其手又念舉人揀選或終身不得一官疏請單月銓選著為令。

嚴會梁字方貽又字獲庵號柱峯浙江餘杭人倉場侍郎沈子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有聚德堂集西湖先覺堂詞志曾梁歷臺諫二十四年不茹不吐多所建白平生汲引人材推獎後進惟恐不及故俸祿所入多不給數典朝服會親友桑盆瓦器飲酒賦詩意豁如也。

築南邨方塘小榭。竹翠花深。灌園鋤藥。歌嘯自如。嘗遊楚過洞庭。遭風浪。有投詩湖。泊晚歲自定詩一册。客山東。遇盜。與爭。篋為刃。奪之去。惟存楚遊草。後其婿曹映。檢拾殘廢。付梓。宋游家為之序。說鈴。孝廉最善賦。學如鏡賦。燕賦。探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興。曹綺。顏頊。又有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遊。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折。江鴻官後來。極澹雅有自然之致。董舍。字閔石。號榕庵。俞弟。順治十八年進士。有藝詩集。三國志略。尊鄉贊筆。四庫全書總目。舍詩名不及其兄。而詩格高雅。過其兄。蒼涼幽咽。有騷人哀怨之遺。而倚恍其辭。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焉。漱芳齋詩話。國初甲午時。詩社復興。閔石與其兄蒼水。掉鞅詞壇。聲振吳越。其初詩宗盛唐。晚年有漸近范陸者。

張衡。字友石。又字義文。號晴峯。直隸景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浙江提學道。藤陰雜記。晴峯官水曹。貧不能舉火。一日貨錢過慈仁寺。見書即買歸展讀。怡然忘饑。今世說。晴峯官浙江學使。嘗曰。節費以奉親。省事以卻誘。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諒友。以無忝所生。聞者嘉歎其言。喜彈琴。後得雷氏古琴。脩而銘之。紀以長歌。一時名士屬和者數百。

黃雲。字仙裳。又字舊樵。江蘇泰州人。有悠然堂。桐引樓諸集。今世說。仙裳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文氣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輒罵之。人多目以為狂。不敢近。

鄧漢儀。字孝威。江蘇泰州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賜中書舍人。有時觀全集。過嶺集。四庫全書總目。詩觀十四卷。皆選輯國初諸人之作。別集則閩詩也。王士正分廿餘話。孝威同龔端毅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真。

趙執信。字申符。號秋谷。晚號貽山老人。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歷官贊善。有因園集。貽山詩集。四庫全書總目。執信妻王士正甥女。而論詩與士正相詆。至作談龍錄。以攻士正。迄今述二家之說者。粗分左右。實則王以神韻縹緲為宗。趙以思路鋒刻為主。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腐靡。趙才力銳於王。而未派病於纖仄。兩家并存。其得失適足相救也。名家詩錄小傳。秋谷年十八。舉鄉試第二。次年成進士。與館選。鴻博之士。皆以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視一世。秋谷以綺紈之年。旗鼓相當。非肯作三舍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皆引為忘年交。久之遷宮贊。典贊閣試。以國恤徵。歌縱酒。坐削籍。年未三十。踰大嶺始卒。藤陰雜記。秋谷去官。查他山被議。人皆知於國忌。日同觀新鎮長生殿。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尚有侍讀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不知何以牽及。又傳黃以知縣行取。以詩稿士宜送趙。趙答刺。士宜拜登。大稿壁謝。因之挾嫌訐奏。

黃士瑱。字伯和。號嶽山。浙江石門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編修。

王仕雲。字望如。江蘇江寧人。順治九年進士。官泉州府推官。有格言備錄。周樸園先生年譜。乙未福建總督修代疏。泰公在閩事。赴閩督審。事皆莫須有。於是泉州司李王仕雲。延平司李吳洪滋。建寧司李孫開先。福州司李田維磐。江寧司李盧嗣龍。會審。上之按察使程之璠。事乃大白。時閩大旱。廂具。兩大傾注。民

為作歌曰。東卷雨。王宏撰。字無異。又字文竹。號山史。陝西華陰人。康熙十六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病未就試。有周易筮述。正學隅見述。砥齋集。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筮述。以朱子問易本卜筮之書。因作此編。以明其義。凡十五篇。雖端為撰著。而作然。則無京之小術。述義文周孔之宏旨。立論悉本經義。與方技家所說迥別。又曰。正學隅見述。以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之於前。格物之說。王守仁札之於後。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宏撰謂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為是。格物之說。當以朱子為是。因作此書。以持其平。居易錄。山史博物君子也。所著十七帖。述井著。極傷而核。皆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雅。以博學宏詞。徵至京師。居城西吳天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會燦。原名傳燦。字青葵。江西寧都州人。應選子。有止山集。江西通志。傳燦與兄。並工詞章。喜然諾。方國事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一洗貴介才華之習。士論翕然歸附。乙酉楊廷麟聚兵保吉贛。應選計闕。寇閩。王總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會大清兵已克贛。乃解散去。燦後難髮為僧。奔走閩。廣之東西。謁太常鼎。應選偕同榜。愛其兄弟甚。勸燦出就舉。弗應。大母陳。母温。念燦成疾。乃始歸家。謁省。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數年。燦自幼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二十餘年。著西崦草堂詩。後客游燕市卒。

陳玉璫。字廣明。號椒峯。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學文堂集。四庫全書總目。玉璫說經之文。及班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剿說。然大致遠遜平衍。學宋格而未成。王暉今世說。稱玉璫每讀書至夜分。兩眸欲合。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成痼。蓋亦苦學之士。又稱其所為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儔才。則貧多務博可知。

伊嗣。字翁菴。又字虛源。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雲南巡撫。王士正伊公墓誌。公以康熙庚申。巡撫雲南。歷五谿毒淫之地。上霧上瀝。不遑啓處。及抵昆明。諸道官兵以萬計。所需屏糧糧芻麥之屬。稱是。咄嗟而辦。及歿於軍中。遺囊祇十餘金。在滇二載。屢有章疏。率多創議。喜摹晉人帖。合處入品。池北偶談。山東解元。在明元時。仕多不達。至順治戊子。翁菴以乙未改翰林。至節鉞。甲午大嵩趙庶常浮山。以己未。丙午。鄆城魏侍讀子相。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紫瀾。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沛思。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未。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瑛。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柯鼎。後考。

翁英。考江南通志。英曾以工部員外郎。按淮安鈔關。

鄧秉恆。字元固。號忍菴。山東東昌衛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湖廣道參議。有瀟江詩文集。江西通志。秉恆任永豐知縣。奸盜遁迹。摘發如神。山寇盤踞。率鄉勇蕩平之。建思江橋。民稱便。吉郡食廣。鼎革後。隱不行。而謀存。秉恆內召。疏免廣課。闔郡德之。

郭葵，字芝仙，號快圃，直隸清苑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快圃詩鈔。四庫全書總目。蔡文頗華瞻。惟應酬之作太多。未免失於刪汰。曾修畿輔志及保定府志。今集內所載星野沿革等說。皆志中之文。蓋用鄂州小集新安志序之例也。畿輔通志。蔡博學工文。曾著皇畿大一統賦。餘數萬言。士林傳誦。

侯杲，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曾官刑部郎中。

王如辰，號北楚，山東膠州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廣西提學道僉事。山東通志。如辰初授山西交城令。治多山縣。延百里。積寇盤踞。時時攻劫。為害之任七日。設計擒渠魁。歸京師。正法。邑多虎患。為文檄之。虎逸去。擢戶部。歷郎中。出督學廣西。時值兵燹。九府學宮。大半鞠為茂草。乃倡捐建復。於桂林建華書院。擇諸郡名士。讀書其中。所造士甚衆。風氣為之一開。

孫浣思，侯杲。

張楷，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知府。

何規，中浙江仁。和放鶴亭羽士。史逸。裴，字雲次，江蘇金壇人。浙江仁和籍。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兗州沂曹道。有五經集論。廿一史約。江南通志。逸裴歷兵部職方。掌軍政。昭雪叛案無辜者。幾千人。督學河南。時初復八股之舊。益以起衰為己任。陞少參。分巡東兗。歲饑。首建停徵之議。以賑歸卒。

釋興源，字楚雲，湖南長沙人。有楞檀閣稿。居易錄。楚雲禪師者。天界浪杖人之孫。竺菴成公法嗣也。康熙癸酉。曾訪子於京師。庚辰復來過訪。云將歸南嶽。且云居士大名。今日歐蘇也。吾住江西三年。又嘗往閩中。博山東苑二祖庭掃塔。凡深山窮谷。漁樵耕牧之徒。無不知居士名者。

王九齡，字子武，又字薛澗，江蘇華亭人。御史廣心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有松谿、尊香、艾納山房、秦山草堂諸集。四庫全書總目。九齡挹何李之流。波而才思富麗。加以纖微。如金陵雜感云。十里青樓原上草。六朝金粉路旁花。殆純以情韻勝矣。居易錄。乙丑會試。王戶侍鴻緒儼齋為總裁。其母兄編修九齡。為同考試官。尤為備見。松江詩鈔。都憲於三昆中。最晚達。既入史館。猶手不釋卷。故其詩深沈澹鍊。是從苦心孤詣得來。

張鵬，字南溟，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池北偶談。歷城王萃。字秋史。少年能詩。清拔絕俗。余偶以書寄張中丞。言萃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萃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也。張士甄，字縉紫，順天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畿輔通志。士甄官刑部尚書。持法平允。務寬大。改禮部。又轉吏部。掌銓三載。謝請託。疏濬滯。公慎自矢。朝論歸之。常奉使察核。宦諸山。途過山西。裁兵憫其無依。為設地屯處。河東鹽課。積逋繁。疏請豁免。

沈允範，字康臣，又字肯齋，浙江山陰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有榮山堂集。紹興府志。允範在樞。祿有異徵。祖父皆器之。稍長。究心經史。以詩文雄視海內。名流樂與之交。戶外屨常滿也。歷官刑曹。每有

於疑。終夜不寐。獄是以不寃。越郡詩選。康臣樂府。以唐調雜古音。頗近元辭。其詩近體尤工。然一夕而嘔血數回。雖曰苦思。抑亦神忘之矣。

孫一，字惟一，江蘇鹽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侍讀學士。有世耕堂集。江南通志。一致父助。以孝友稱鄉里。一致少有異才。以拔貢赴廷試。當赴推官不就。恬澹嗜學。以母憂歸。遂不復出。糲食藜藿。展卷吟哦。詩宗杜甫。兼出入王維孟浩然間。

鄧旭，字元昭，江蘇壽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甘肅洮岷道副使。有林屋詩集。吳偉業贈檢討鄧公墓志。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元昭。

田種玉，字公琢，號遜菴，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文淵閣學士。工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劉良，侯杲。

陳一炳，字虎文，曾官吏部侍郎。池北偶談。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卜世。前總督浙閩兵部侍郎劉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按察副提督總兵官。

錢芳標，字葆初，江蘇華亭人。刑部侍郎士貴子。康熙五年舉人。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有東漢草。金門藻。詞。池北偶談。松江錢少司寇。親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往。皆不答。一飯頃老矣。自言願往。既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初。辭華麗澤。有名東南。官中書。既而假歸。一日方與客坐齋。有僧至門。持一戒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賓客與談。索筆書一偈云。來自白雲來。去自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程汝璞，安徽合肥人。順治四年進士。官浙江提學道。魏象樞糾參疏略。汝璞聽。書祈茂之等。創立社師名色。不論優隸賤役。即與批呈。仰學入冊。准作社生。以訪拿有過生員為名。行牌各學。嚇銀餽入免拿。濫准詞狀。動輒親提。指事勒索。考案未發。預使書役。分頭播揚。擇股飛噉。勒索教官。費見陋規。不飽者。口罵奴才。嚇放下等。以示凌辱。生員遺才科舉。每名勒銀二十四兩。後減為十二兩。山僻地方。無人賄買。其童生入學。故缺額數。將別縣文武童生撥補。嘉善儒童魏。首名入泮。因未餽。行牌除名。詐銀四十兩。復行銷牌。考試私帶。忽以七和公乳母為名。忽以閱文和公為名。用椅擡入試館。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官翰林院孔口。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祀鄉賢。有杞園集。山東通志。貞刻苦好學。博覽羣書。遊四方。時與海內名流。揚今推古。一時稱文章巨手。事母孝。尤敦內行。母以節著。貞克承母志。以光父業。史館缺員。以待詔用。亦不就。退居杞城。日以著述為事。李質庵杞園先生墓表。先生所著。有家承族譜。杞紀。鄉賢傳。半部稿。或語。潛州集。耳夢錄。行世。新城王司寇。與先生為莫逆。垂老猶求先生定其文。亦手定先生文。論者至欲於虞山堯峯間。展一席地。先生之

文可知也。朱宏祚字徵修。山東高唐州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浙閩總督。有清忠堂奏疏。山東通志。宏祚選授。以令以廉勤自飭。值歲歉。申請蠲賑。復自假貸二千餘金。資糜餉之。隣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以卓異補刑部郎。發奸摘伏。冤獄多所開釋。出守直隸。亦著聲績。遂撫兩粵。抵南雄。首革庚嶺役夫。先是粵東軍興。芻蕘靡之。徵至百萬餘金。反浮正供。宏祚前為裁革。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殘於兵燹。村舍為墟。疏請蠲賦以招之。流亡悉復。故業尋改。總督浙閩。飭營伍。數餉械。嚴扣剋。東南壁壘。一時改觀。復奉修南河。卒於工所。

張永祺字爾成。順天大興籍。江蘇宜興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成性。字我存。安徽和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池北偶談。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象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直聲。在京師。卻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不行。袁時中。字來菴。浙江鄞縣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提學副使。

沈季友字客子。又字南疑。浙江平湖人。康熙二十六年副貢生。有學古室集。南疑集。迴紅集。輯賦格。柘上遺詩。構李詩繫。四庫全書總目。季友為陸深之婿。與汪琬毛奇齡。以詩相唱和。奇齡為作詩序。以才子目之。然抑揚皆在是矣。又曰。詩繫所錄。嘉興一郡之詩。山漢晉以至國朝。每人各為小傳。詩中山川古蹟。民風物產。亦多所考證。兩浙輶軒錄。客子為西平知縣。蔡之子。少聰穎。精制藝及古文詞。年二十六。刊南疑集行世。一時紙貴。名動江左。

江耀麟字叔定。江蘇江都人。中書舍人懋麟兄。有抱來堂集。顧宸字修遠。江蘇無錫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有宋文選。杜律註解。江南通志。宸有文名。苦書尤富。曹申吉字滄餘。號逸菴。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貴州巡撫。殉吳三桂之難。有黔行。黔寄二集。山東通志。申吉分守湖廣。治政循卓。而尤長聽斷。海歷禮兵二部侍郎。酌復舊章。多所建白。出撫黔中。改衛所歸併州邑。以一事權。招撫生苗。編隸版圖。池以文教。不三年而吳逆叛。舉家被害。張貞曹公墓志。先生撫黔。多善政。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被執。當開變之初。夜遣僮人。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二日而達都門。上始得吳逆反狀。庚申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為賊所覺。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董樵字樵一。字鶚谷。號東湖。山東萊陽人。明諸生。有南遊。寄遊。買遊。諸草。入山偶存。燕臺。還山。耦耕堂諸詩。靜志居詩話。董生高蹈之士。甲申後。徙居文登海濱。日荷篠入市。易米。人莫知其住處。縣有紳士。要於路。欲與語。生棄薪道左。詭云。吾科頭。當取冠與公揖。竟去。日暮不復來。紳士取薪薪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生從此不復入市。王士禛董樵傳。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女。歸樵子道廣。樵客即墨。而道廣病。

顧氏家藏尺牘 姓氏考

二九一

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趨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願為弟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海岱間人奇婦節。而多士彥賢。知樵者皆為賦詩云。

高詒字阮懷。號道山。安徽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遺山堂詩。若巖堂集。江南通志。詒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充明史館纂修。所撰史甚詳。慎不苟。吳陳炎曠雜記。詒少時夢於市上。見大輻字。狼藉盈街。不敢踐。尋一側路行。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殿宇入門。有黑髯若元壇神者。從一卒。擁阜籬。自內出。詒左避。神如顧問。羈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至內闕門。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知為天廷。方恐懼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榻畫屏。私念何可據。三官堂。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驚。作飛龍引以紀。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為兆應矣。尋以薦授史官。數年復夢此境。心惡之。以疾請假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三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名家詩鈔小傳。阮懷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太學。崑山徐相國。延至家塾。一日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即藉甚聲名。某甫就傅。欲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為先生壽。阮懷唯唯。惟取酒立飲。座客驚歎。皆謂高草野倨傲。而多相國賢。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詩文鈔。鈍翁先後類稿。四庫全書總目。琬與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宋榮晉合刻之。然方域才人之文。解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經典。不失為儒者之文。歐蘇曾王。固未易擬。以接跡王慎中。所順之歸。有光等。無愧色也。又曰。琬請告以前。所作詩文。自輯為類藪六十二卷。刊板置之堯峯。皆山開。其歸田後。作輯為續稿。又取明史列傳。附以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為別集。有周公費者。為校刻之。後琬復自刪。擇取其愜意者。為堯峯詩文鈔。屬林佶繕本刊行。蘇州府志。琬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觀政通政司。假歸。銳意為古文辭。以起衰自命。授刑部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母喪殺族兄論死。琬為復讞。引律文罪。止杖為據。以奏銷案。兵馬司指揮。剛直不撓。理冤誣。決疑獄。懲奸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塞道。復為戶部主事。假歸。結廬堯峯。在史館六十日。杜門稱疾。除年告歸。為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大家。立言命意。各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虛陵入。非從虛陵出。其敘事尤有法度。名家詩鈔小傳。鈍翁性下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即詩文得失。不少假。然坦率無城府。片語之佳。不難俯首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家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

路鶴徵字湘舞。一字青城。初名迺登。江蘇華亭諸生。松江詩鈔。湘舞研精古學。文采宏麗。常同王含章客大梁幕。共輯二十一史纂注。王暉初名果。字丹麓。又字木菴。一字松溪。浙江仁和人。有霞舉堂集。南窗文略。檀几叢書。文津。今世說。贈言偶集。塋東草堂詞。今世說。丹麓家既落。顧時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時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

顧氏家藏尺牘 姓氏考

二九三

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施恩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李植。山東利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御史。國朝歷官河南巡按。山東通志。植授陝西韓城知縣。開渠灌田。捐粟賑饑。行取御史。國朝巡按河南。值撤差。絕意仕進。卒於家。

周在浚。字寧客。河南祥符人。戶部侍郎亮工子。流寓江寧。官太原府經歷。有藏密卷。秋水軒集。潛邸小菴花之詞。天發神識碑釋。四庫全書總目。天發神識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園。元楊益又移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為象母。或以為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巨鐵。重為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

李之粹。漢軍鑲黃旗人。貢生。浙江布政使。龍光。字二為。安徽望江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福建同知。古夫子亭雜錄。光自記前身。太白山秋龍也。每雷電風雨。輒心喜。意氣飛揚。然仕途蹇。仕至福建某府同知。

鄭淮。字桐源。江寧人。墨林韻語。桐源畫山水。筆意展拓。氣宇軒爽。即尺幅便面。踏徑自別。雖淵源樊氏浴沂。而去其枯冷之致。

宋寶穎。字既庭。江蘇長洲人。順治八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官興化教諭。有讀書堂。老易軒。玉麟山房等集。春秋拾遺。蘇州府志。寶穎淹貫經史。詩文典雅。為詞壇名宿。侍講繆彤。少從授經。宅心淳厚。喜獎後進。以故人益重之。魏麟曰。寶穎母夫人葉。當乙酉兵亂。與季子寶方。女雪娥。寶穎婦朱氏。同赴井。仲子寶栗。從既經日。母及寶栗死。而寶方雪娥與朱氏。直立水中。竟不死。池北偶談。既庭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得為梁乎。且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四國。或為唐之王子。或為唐之賜姓。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

汪徵遠。字扶晨。號栗亭。後更名士鉉。安徽歙縣人。有滄螺集。稽古堂稿。殺玉堂近詩。漁洋詩話。扶晨工於詩。古選尤開。潛有王韋之風。若黃山詩。有不見菴中僧。微雨潭上來。不愧古人。曹重。初名爾坡。字十經。江蘇婁縣人。有澗錦詞。雙魚曲譜。松江詩鈔。重以父煊。乙酉遇害。乃絕意進取。風雅自耽。博學工詩。善繪事。尤長于詞。兼好度曲。有雙魚譜。流傳繩索千里。其自號也。初家千溪。晚年移居郡東郊。築臨溪書屋居之。爐香茗椀。古色斑然。至今風流猶可想見。金山縣志。曹重母吳氏。名勝。號冰蟾子。妻李氏。女鑑冰。並能詩。善畫。合編集曰三秀。笛餘小菴。張僧繇畫花。遠視作凸凹狀。近看卻平。曹子十經。頗得意。雲山酬唱。十經年少。才華溢發。其詩文絢爛如赤城霞。或堅潔如藍田玉。又善丹青。與雲田諸子。起墨林詩畫社。

耿願魯。字又樸。又字公望。山東館陶人。康熙九年進士。官編修。有萃齋集。山東通志。願魯幼穎慧。六歲即通經史。善詩。工楷書。充同考。焚香閣天。期獲奇士。以報國。王士正耿公墓誌。耿一自先生。明登宏治進士。官監察御史。抗疏劾逆閹劉瑾。直聲震天下。累官江西參政。竹孫如杞。登萬曆進士。官遵化監軍副使。不

拜逆閹魏忠賢祠。為閹黨劉詔所劾。逮詔獄。累官山西巡撫。中丞子舍光。官高密訓導。生編修公。癸丑為會試同考官。首得韓公。餘如徐傳。董開。繆綿宜輩。皆詞林眉目。一時推公知人。

黃之鼎。字訥菴。直隸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

柳嶽。字公隆。山東臨清州人。順治八年舉人。居易錄。蔡維寧。吳洞庭山人。弱冠能詩。為工部尚書。臨清柳公隆所知。會逆閹魏忠賢亂政。柳公將發其姦。病不能起。泣屬維寧。維寧諾之。奮筆草數千言。疏成。柳已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慟哭出都。聞兒既誅。維寧踴躍之清源。告柳公。公能詩。工書。與子辛卯同年相善云。

魏應徵。字蒼石。江南溧陽縣。高淳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邵武府知府。有石屋詩鈔。西湖和蘇詩。濼洛風雅選。杜詩評註。取正錢箋。濟寧州志。應徵避寇徙濟寧。與王士正。田雯。顏光敏友善。山中書督軍儲有功。充杭郡武知府。清介明敏。所至有聲。性嗜書。案牘之餘。手披口吟。自夜達旦。推監司不就。謝病歸。平生著述甚富。在杭有和蘇詩數卷。毛奇齡謂為坡公後身。墨蹟存十之六七。濟人士共寶之。

惠周揚。字元龍。號研溪。江蘇吳縣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髮不赴。三十年進士。官密雲縣知縣。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研溪詩文集。四庫全書總目。詩說於毛傳朱傳。無所偏主。惟自以己意考證。引經據典。所得較多。蘇州府志。周揚世居吳之東渚。父有聲。明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周揚少傳家學。又從枋及汪琬游。究心經學。工詩古文詞。既壯。遍歷四方。與當代名人交。

吳元龍。字長仁。號臥山。江蘇華亭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督捕理事。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有問月堂詩鈔。江南通志。元龍預修明史。奉親以孝聞。子廷揆。進士。官太常少卿。才望甚著。

李鴻深。字季霖。號厚餘。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沅江府知府。有歷游觀海。餘則。滇南諸集。沈廷文。李公業誌。公曾祖九奇。自長山遷新城。父采蘭。績學力行。多隱德。公遵學工文。精衡鑿。分校北關。所取皆名士。典試浙江。得人尤盛。轉戶部郎中。出知沅江府。教養兼備。

周碩。字子遜。山東鄆城人。鍾明。字玉行。號廣漢。浙江建德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布政司參議。浙江通志。明出視江南。政。庶故奸猾弊。強弱輻賦不等。積逋至二十餘萬。明借使者。按籍履畝。確查得豪富侵占。胥吏飛灑等弊。陳請豁免貧戶積欠數萬兩。

蔡兆豐。江西金谿人。官溫州府知府。張錫樸。字越九。號宏軒。江蘇上海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泰安知縣。有南歸。涉江。漫遊等稿。松江詩鈔。泰安有捨身崖。越九禁之。歲活無算。會校秋闈。以元卷改字被議。歸居鄉。留心地方公事。如癸巳海警。閩邑將罹不測。以抗辨得釋。毛奇齡西河詞話。雲間諸進士。嗣鄆。董孝廉。諸君。皆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時吳學士偉業在坐。連覓女郎。倩扶不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挾一衣冠少年。光臨。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卻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視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蓋是時倩扶已與宏軒定情久矣。宏軒有

詞紀事云云

金煜字子藏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鄰縣知縣曠園雜志煜一目有重瞳子其母馬玉超挾粵東一扶乩客來驚曰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后之詞而善之願為之兒其遺孀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戊失乎戊識之識之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後煜年十九中進士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後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得果皆同

戴京會初名子京字型遠浙江錢唐人順治六年進士官順天府府丞池北偶談型遠官山東提學清方孤肅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

劉芳蘭字鍾宛號增美順天易州人明戶部尚書餘裕子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工部侍郎祀鄉賢繼輔通志芳蘭出撫山東甫至即飭屬吏屏絕餽遺廉訪民情利弊連上一十三疏凡所因革悉蒙俞旨

張應瑞字受菴漢軍正白旗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兩淮鹽運使張鴻猷字匡鼎順天通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廣西提學僉事祀鄉賢繼輔通志勢西地介蠻服又經兵火後向學者寡鴻猷加意鼓舞文風丕變持操堅卓僚友俱不敢以私相干

曹首望字統六又字功貞直隸豐潤人拔貢生授內閣中書舍人歷官蘇州府知府祀鄉賢繼輔通志首望播蕪湖關凡不利於商不便於民者悉除之撥餼曹郎出知蘇州府蘇郡水陸交衝供億繁雜會赴浙閩兵過郡縣令弗能支撫臣輒以委之首望至則刻期辦事兵無騷擾境內安堵如故抵任焚香告天誓不取一錢終始無改節為廉吏最

謝兆昌字瞻在浙江定海人康熙六年進士官河南道御史有閒居集兩浙輶軒錄兆昌於長蘆巡鹽時恤商剔弊前後章疏數十上以病乞歸

高恆豫直隸靜海人少保文端公爾儼子官生歷官河南鎮道天津府志世祖諭公卿子入侍備顧問方面之選少保高爾儼以姪恆豫失恃撫愛若己出恆懋懋父志以恆豫應焉少保卒朝廷恩廢一子恆懋復讓恆豫

王日藻字印周號卻非原名濂江蘇華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戶部尚書江南通志日藻由員外郎出為河南提學僉事報最擢參議累遷江西布政使所莅有聲巡撫河南疏請開墾荒田四十四萬餘頃悉成沃壤分轄河務籌畫精密內遷刑部侍郎歷工戶二部賦役諸政裁斷穩愜以事落職復起總理高堰河工勩卒工所特復原秩

桑開運字雨嵐直隸玉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廣西布政司參議祀鄉賢有恤刑策略自名最要繼輔通志開運少有大志不屑細務以敦倫紀善風俗為首平生拯人之危恤人之急親黨藉以婚葬者甚多時咸目為長者

于璉山東文登人順治十五年進士

張英字敦復號夢旻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端有存誠堂篤素堂詩文集易書衷論江南通志英侍講幄敷陳經義民生吏治悉心獻納知無不言聖祖初設南書房俾每日侍直以資講論詞臣賜第內城自此始及佐樞部掌邦禮恪慎清粹一時典章儀制廟廷制誥之文多其手定登相位忠惠純誠佐佑啓沃歷任三十餘年未嘗一日離內直聖祖稱其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命工寫象以賜生平多隱德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薦拔賢俊如不及從不使人知廣義田以贖宗族肅家範以率子弟一門咸勵名節溫恭謙謹稱江左第一卒於家御祭御葬逾恆制世宗御極有甘盤荷學之思贈太子太傅崇祀京城賢良祠賜祭於本籍御書匾聯有忠純貽範師模如在之褒

孫燁浙江德清人王尹方字鶴汀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內閣學士山西通志尹方雅度清望熾耀班行一時有四君子之目嘗夜召至禁中講經書敷釋詳訓為講臣最主庚午江南鄉試疏請破例搜卷得旨展期校閱率至丁夜事訖嘔血數升論者謂明西江姜公燕主典江南試越六十年而復至庚午其甄拔者俊適符之性至孝生母歿以嫡母年高具疏請終養生母故不憚於嫡母者也君子以為厚卒賜祭葬

劉始依字价人江蘇山陽人岑溪令昌言子康熙九年進士官吏部郎中江南通志始依授大理評事時有兩議例有成獄職法司而於情罪未協者輒奮筆駁正大大理卿探其議列疏後附請得報可歷吏部考功郎家宰以廉慎薦轉文選郎中銓敘得宜時無滯才會河臣建東河注海之議始依力持不可與詞臣喬萊合事得寢

張鵬翔字運青號寬宇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大學士贈少保諡文端祀賢良有忠武誌張邦仲錦里新編鵬翔九歲能文康熙己酉舉於鄉年十二入闈時監臨某夢綠衣白馬人入某號使吏記名於簿揭曉公名列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辦疑獄不避權貴再遷禮部郎中上召見賜太液鮮鯉簡知蘇州府補交州舉兵部督捕右理事與內大臣同使俄羅斯路經喀爾喀地之額諾德與喀爾喀為難聲言王師將援以敵額諾德執我前軍衆驚欲退公曰受天子命出使絕域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通其故若賊屈再計可也衆猶豫公厲聲曰某獨當之額諾德服罪屈從南還還至吳授浙撫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尋遷兵侍浙民繪像於竹閣淮黃泛溢南北阻絕議者欲改海運上特調公經其事公博考輿圖備尋故迹於河自開歸至雲梯以下於淮自洪河溯盱泗以上按審形勢狀曰河性本直而壩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東傾欲疏河必開海口欲出清

必塞六壩乃陳十策以便宜行事報可於是遷王景雲館陶之法修潘李明江一麟所築歸仁隄拆欄黃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隄而者使直埧塘六壩開張福口委家場瀾泥漫三汶儲及張帥諸莊上南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囑禮之參陳

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囑禮之參陳

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囑禮之參陳

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囑禮之參陳

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囑禮之參陳

鵬年，公直鵬年而曲禮，公子懋齡，牧懷寧，屬禮下，公無所容回類此。

吳一，字翼生，號騰南，江蘇長洲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蘇州府志：一輩少孤，兄愉教之，讀書成進士，授山陰知縣，內艱，服闋，補知洪雅縣。時巡撫方行開墾增稅之令，洪雅見徵七百九十四兩，欲加至五千兩，一輩力爭之，得減三千四百餘兩，入為工部主事。擢御史，降行人司副，督刑部劄書。時有重案株連，一輩苦心消釋，人多陰受其芘。轉吏部，卒於位，貧無以殮，朝士贈之，始克成事。

于覺世，字子仙，號赤山，別號鐵樵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學道，候補按察使，有居巢，燕市使越，嶺南諸集，山東通志。覺世授歸德推官，以裁缺改知巢縣，縣帶山濱湖，號為難治。覺世為政寬簡，以嚴刑之俗好巫，尙鬼，捕其首奸，俗乃改。演逆發難，有巨寇起安廬間，攻剽郡邑，將據焦湖，以應之。揚帆自大江東下，覺世設伏於南門，伏橋身，率甲士逆擊之，殲其巨魁，安廬之盜遂絕。後以禮部郎中視學廣東，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翕然化之。擢布政司參議，致仕歸，奉繼母甚謹，鄉黨稱其孝焉。山左詩鈔：鐵樵令巢縣，蝗不入境，尤嫻武事，嘗伏兵夜戰，生擒巨盜，後以終養不出。唐豹巖太史稱桓益二孝，謂鐵樵及傅侍御形也。

魯超，字文遠，號謙庵，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七年副貢生，歷官右通政，浙江通志。超守松江，有善政，後為惠潮道，潮有絕戶盧丁，久為民累，超除豁三十餘戶。康熙甲戌，水漲，超晝夜替民築堤，至今名魯公隄。歲飢，守令議發積貯平糶，未敢擅動，超力任之，果報可。及督粵，益勵清操，蒼珠江義學，延宿儒以教士。粵東兵餉，例開用錢，適錢滯，兵苦虧折，強市民物，民復苦之。超請全給白金，兵民均便。松江詩鈔：謙庵任松江知府，舉卓異者再巡撫湯文正，薦廉能第一。其在郡，建扶風書院，培植後進，人尤仰其嘉惠多士焉。

王君詔，字亮公，奉天人。官順天府府尹。

張鏞，江蘇上海人。泰安令錫樸弟，官中書。威眉錫，字介祉，號明亭，浙江長興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御史，戴璐吳興詩話：明亭由魯山知縣，任中書改御史，毛西河湖舫陪城內史，飲次采菴云：君方返承明，西掖當朝奏，豈可蕩兩漿，流連向空潭，華奕未下，政本性我所諳。

郭昌，字介繁，河南太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方大猷，字歐餘，號曉嘯，浙江烏程人。崇禎十年進士，國朝歷官山東巡撫，終運河道。濟寧州志：大猷晚年寓居濟上，故人有為山海關總兵者，大猷曾監其軍，及其人在黔，以書招之，不屈。大猷久河上，明於河渠，嘗平居時，猶上下二千載，抵掌色飛，潘檢討未贈詩，極為推重。善山水及書法，求者盈集，揮灑不倦。畫徵錄：大猷官山東巡撫，以事歸，級為河道，山水學董，問為倪黃，多溼筆，嘗畫河灘小景，題曰：十二載河干，只記得者個，工書善詩，河南考城最多其蹟。

張永茂，奉天人。舉人。官江南督糧道，布政司參議。鄭僑生，江蘇邳州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湖廣提學道僉事。許承宜，字力臣，號筠庵，自號凌青子，江蘇江都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有宿影亭稿，江南通志。承宜授工科給事中，首陳揚州水利賦役二疏，典陝西鄉試，還，上秦晉間利弊六事，悉見嘉納。弟承家，官編修，請假歸，兄弟里居，皆以循謹惠愛見稱。

王隨，字相居，號辰嶽，又號幾菴，山東福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有養素堂詩集，祀鄉賢。山東通志：隨升四川松茂道，時兵氛未靖，轉餉深入險阻，勦撫巴豬等寨，恩威並濟，邊徼水寧。蜀中有採運補木之役，適代漕司入覲奏免之，總督浙閩，聞及雙跳梁，移鎮延平，為犄角，以壯聲援。

徐國相，奉天人。歷官安徽巡撫。魏學渠，字子存，號青城，浙江嘉善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江西湖西道，有青城山人集。四川通志：學渠任成都推官，蜀中疲於差徭，倡立章程，又定嘉眉邛雅賦額，公私稱便。構李詩繁，學渠擢刑部主事，贖魏女之沒官，脫丁生之謫獄，後補湖西道，艱歸，慷慨好施，桐城錢澄之感其惠，有詩曰：還家擬建樓，青閣從此飢驅不出門，武林汪繼昌以所贈築園江干，名曰黃圃，黃宗炎求買山之助，出紙樓置其神，視之則黃金也。

趙開雅，字五紘，號韋齋，江蘇寶應人。官知府，有東魯嶺南粵西諸草。朱綬，山東單縣人。朱綬，字方來，號潛居，山東單縣人。明大名道廷煥子，歲貢生，官蒲臺訓導，有綠怡軒遺稿。胡會思，朱先生墓誌：先生考忠烈公廷煥，崇禎甲戌進士，由禮部郎，歷官大名兵備道，甲申三月，流賊自雍豫抵畿南，獨忠烈公以死自誓，賊眾薄城下，有奸人與賊通款，城遂陷，公猶督眾巷戰，力屈被害，時先生歸就試，計聞殞絕，復甦者再四，營葬畢，隨詣幕府，求得奸人，磔諸市，設位以奠。順治乙酉，伏闕陳殉節狀，得旨與祭葬，并錄事蹟，編史册。

沈廷文，字原衡，號元洲，浙江秀水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官修撰，有廣居文鈔，燕邸雜錄，北征南歸等集。熙朝新語：廷文父於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為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親止於鯨波，鱗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傍復於

電閃沙驚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許聖朝字慎餘山東聊城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

顧見龍字雲臣江蘇吳江人畫徵錄雲臣以寫真祇候內廷名重京師余見所畫湯文正公像其子姪皆

云齋竹然筆墨未見拔俗也。

李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有一家言金華詩錄笠翁少遊四方自白門移家杭州家居湖上碧波翠嵐環

映几席喜其家與山水為鄰自號湖上笠翁負才子名婦人孺子無不知者所作率胸臆構巧思不必盡

準於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質甫也旁及窗牖牀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

意故傾動一時畫芳館詩話笠翁以填詞擅名其他著作人多以俳優畜之然詩詞麗句亦有不可沒者

云云。

王士禛字隴西又字杜稱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有鶴雪堂詩集詞集遊大梁詩。

顧芳著考

成德氏納喇字容若後更名性德奉天遼陽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侍衛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通

志堂傳四庫全書總目德生華閣勤於學問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途受業焉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

延顧淵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後板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

之變字曰司江蘇溧陽人編修鶴齡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詹事江南通志變在史館凡稽古禮文

編纂著作之事推為巨手從北巡著履蹕集典試兩浙著樟亭集分理河工著觀濤集祭告南海著扶胥

集。

楊丕顯字耀祖

余國楨字端人號勉菴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富順縣知縣有見聞記憶錄四庫全書總目

國楨自稱生平卷帙盡佚兵火偶舉所憶倘恍都如夢境後其子中恬分爲五卷日記文記人記物記異

雜記大抵皆明末瑣事間涉荒誕無關考證又所作雜文並廁其中亦非得體。

張惟赤字君帶號螺浮浙江海寧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工部給事中浙江通志惟赤居鄉捐造營房

一百間使兵民分處歲飢捐米賑濟脩建學宮開濬海鹽運河邑人立碑記其事藤陰雜記螺浮有新園

在聚林街合肥尚書過飲詩云柳市城闔百尺梧叢林街裏一叢書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一時

名流爭和尙書觀螺浮侍史龍樓演劇有翻若驚鴻矯若龍之句。

范琬璋山東滋陽人滋陽縣志范琬璋沈默有大志登進士授行人轉兵科都給諫輔臣王夢熊權傾內

外莫敢彈奏秦抗疏十二條始能上書風規峻整四字賜之丁艱旋里值辛巳之難人民相食自罄已財

賑飢壬午殉國難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紀愈字孟起順天文安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工部給事中祀鄉賢畿輔通志愈夙具偉略歲己酉土寇

擾城愈倡先守禦邑賴以安康熙十二年隨大將軍勦江西逆賊恢復撫州勸止殺戮全活甚衆或遺以

所伴婦女貯之別室訪其夫還之仲弟吳以博學鴻詞應召季弟元先中進士官淮安同知皆愈友愛訓勉之所致云。

梁聯馨陝西平涼人康熙三年進士。

李彥珩字華西陝西三原人康熙六年進士。

王穀振浙江會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同知鶴徵錄吳任臣字志伊浙江仁和廬生山內閣中書王穀振

等薦舉授檢討。

郭昂江蘇寶應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孟縣知縣。

孫在豐字肥瞻浙江德清人淳子康熙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工部侍郎有尊道堂集浙江通志上

閱視河工以高寶興鹽江秦等七州縣爲下河之衝民苦昏墊特簡廷臣發帑修治在豐身歷河淮交匯

洪澤射陽車路場諸大河相度原委條奏數十事皆報可乃鑿閘門濬白駒泔丁溪湖草堰嚴州縣安派

塞則具衣襦暑則備醫藥撫恤丁夫人心踊躍工亦次第畢舉郭孝威尊道集序肥瞻嘗侍講宮恩賜

南苑極詩歌庶唱之勞所著尊道堂集情無不周詩亦具備而皆體宏格正流麗而沈雄縱宕而蘊蓄

余雲祚廣東順德人康熙九年進士。

顧二榮著考

張烈字武承號莊持順天大興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贊善

祀鄉賢有明史典訓讀易日鈔四書講義致堂文集四庫全書總目烈篤守朱子之學故集中多講學之

文然如朱陸異同論王學質疑皆未免鍛鍊周內不及買董同異論之持平蓋漢學但有傳經之支派各

守師說而已宋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之不得不然歟又讀易日鈔一以朱子本義爲

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猶近時易說之不枝蔓者幾輔通志烈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而潛心性命之學

毅然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間言生平著述皆有關人心世道之文

馮遵祖浙江歸安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中書朱彝尊送馮遵祖宰平陸詩著書獨有五亭好作吏無如

三吾閒醉裏襄陵官製酒到來底柱郭門山耕餘讓畔田千頃噓對浮查水一榔白雁年年度汾曲相思

煙月幾變環。

張爲煥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官渠縣知縣。

白夢鼎字仲調號蝶庵江蘇江寧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大理寺評事有天山堂

集江南通志夢鼎少與兄夢鼎勤學尙志時有二白之日無官評事總憲魏象樞以博學鴻詞薦庚申補

行福建鄉試鼎爲考官得士最盛鶴徵錄蝶庵與兄夢鼎當明未俱以公論忤貴人陷於獄母陳氏怡然

曰子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會國變得釋

白夢鼎字孟新江蘇江寧人

白眉字子常評事夢鼎子

南懷仁，字敦伯，西洋人。官欽天監監正。加工部侍郎。諡勤敏。有坤輿圖說。坤輿外紀。四庫全書總目。坤輿圖志。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有詳略異同。大致不免有所粉飾。池北偶談。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以來。欽天監管理歷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三俊。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京侯考

□均侯考

□國猶侯考

阮溶，字季子，安徽懷寧人。居易錄。季子築草堂於龍山。冬夏惟披一衲。因以自號。性嗜酒。工畫。時攜撲被酒。畫畫具。命一僮肩之。遊散山水間。遇勝處輒流連忘返。謂其友劉鴻儀曰。死即葬我草堂之側。題曰酒人阮一衲之墓。詩寒瘦。畫筆清絕。入本朝乃卒。亦高士云。

□沂侯考

程林，字雲來，安徽歙縣人。周亮工印人傳。林見寇氛日熾。移家武林。得免於黃流之難。人服其有卓識。精醫。時時語性命之學。好為圖章。又以意為花卉。悉有生致。

□祖謨侯考

西塞山人，案湖北大冶縣。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即元真子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李太白所謂西塞管中路者。余佳廬相國。生長大冶。故以此自號。

質谷主人侯考

孔毓圻，字翊宸，號蘭堂。至聖六十七代孫。襲衍聖公。加太子太保。諡恭愍。有蘭堂遺稿。陳世倌恭愍公傳。公八歲襲封。詣京奏謝。太皇太后召見。奉特旨。由中道行。錫予便蕃。歷數十年。恩禮無間。及大行。入臨卒於京邸。始終蒙恩最渥。

孔貞來，字元起，山東曲阜人。明順德通判。國朝歷官湖州府知府。曲阜縣志。貞來以陪祀授順德通判。鼎革改判長沙。籌餉賑飢。具有條理。薦擢真定府丞。累遷湖州守。未抵官。遭耿逆之變。避跡武夷山中。康熙王知之。資遣至京卒。

孔貞瑣，字璧六，號聊園。山東曲阜人。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官大姚縣知縣。有大成樂律。聊園集。滇記。黔記。縮地歌。四庫全書總目。貞瑣少遊江淮。既而官泰安濟南。繼乃遠宰大姚。所歷山水頗多。炎荒萬里。猛俗苗境。多所記載。故軼聞逸事。散見於集中。其文則奇逸之氣。往往不可控制。而頗唐遼倒之處。亦不一而足。云。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貞瑣究心經史。授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按丁派食之法。兵火後丁亡額缺。請減之。民困以息。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賂。主之。貞瑣力爭不得。遂罷去。

孔貞燦，號垣三。又號西園。季子。山東曲阜人。明給事中。聞詩子。諸生。官四氏學錄。有西園詩。山東通志。貞燦以孝友稱。子相繼為世尹。未嘗一至縣庭。其狷介如此。顏懋價曰。給諫十一子。先生獨有高致。以

千金致名工。穿池築山。極臨眺之勝。宋牧仲為方伯。嘗先過之。與定交焉。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塘。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監生。授國子監博士。歷官戶部員外。有節序。同風錄。湖海集。岸塘文集。會心錄。桃花扇。小忽雷傳奇。曲阜縣志。康熙二十三年。聖祖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鉉。充講書官。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鉉進講。易經繫辭。上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又命尚任。尚鉉。同銜。聖公統折等。導駕。獨覽先聖遺跡。迴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還朝。遷戶部主事。升員外郎。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舊誌未備。廣搜博採。別撰新志二十四卷。居易錄。東塘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間。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曰。履歷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為司馬文正公布帛尺。自作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核。山左詩鈔。先生以博士奉使維揚。駐節三年。傾貲結納。名流畢集。以漢銅尺較。未布帛尺。確然得周天之準。千古之疑。一朝頓釋。有功於禮樂匪淺。嘗作闕里誌。修族譜。既成。以名其二子。其風致可想見云。

孔尚鉉，字立之。山東曲阜人。康熙十一年舉人。歷官戶部主事。

孔允陞，字超宗。山東曲阜人。官壽光教諭。

孔衍樾，字心一。山東臨清人。順治進士。歷官大名副使道。

孔興詔，字綸錫。山東曲阜人。官雲南糧儲道。有演遊集。

孔衍鈺，字泗賓。山東曲阜人。官太常寺博士。曲阜縣志。衍鈺弱冠遭賊兵。擄汝城。害其祖母及父兄。憫欲赴闕死。念母賢。諸弟幼。潛與避亂。伺寇退。厚葬三親。毀甚。長授大常博士。奉祀度潔。年五十。事母若孺子。暮。母病。親奉湯藥。夜不解帶。撫弟姪。恩誼兼至。

孔興誘，字起正。山東曲阜人。官即墨訓導。

顏鼎受，字孝嘉。自號初陽子。浙江桐鄉人。諸生。有嶧山堂。半樂堂詩。漁歌曲。楊李詩繫。鼎受少以孝聞。九歲得句云。輕風搖翠竹。微雨滴黃花。遊楚遭亂。避跡為黃冠。盛百二漁鼓曲。跋山人少從念臺劉公遊。又與楊園張子相切劘。旁通符篆。避兵祈陽山中。忽患虎暴。山人以小木書丹篆。置通衢。明日獵者於其下。獲二虎一豹。山中以安。

顏堯揆，字紫崖。又字耐齋。福建永春人。明岷府右長史廷渠孫。官無為州知州。江南通志。堯揆知無為時。前令修國真。所築新壩。漸為江濤所齧。授自李家祠至王家壩。築壩八百八十丈。闊三丈。高一丈。次年大水。田廬恃以無恙。并和州含巢二縣皆賴焉。州民勒石於壩上。名之曰顏公壩。

顏敏，字澹叟。順天宛平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廣西布政使。鉅誘。顏方伯。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他非所望。閱三載。顏以舊例引見。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顏駿，字漱五，順天宛平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彼州府知府。祀名宦。四川通志。嚴守彼州府。時滇寇犯境。戎馬在郊。捍禦多方。民賴以安。後卒於官。郡人思之不已。

顏光南，字衡山，江蘇儀徵人。顏光表，字斗涵，浙江仁和人。

顏伯璵，字子璧，山東曲阜人。官河間知府。贈光祿寺卿。尤紹子。明諸生。朱彝尊顏公墓表。河間兵至。中憲公城孤乏援。集家人一室自焚。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公肥不能駛。伯玠掖以行。公給弟他顧。自躍城下。伯玠俯視。憫哭。矢及身而卒。公伏地為暈。卒所得。昇告其帥。帥驚延之。坐留帳前。有被掠者。語曰。一婦人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折。罵不已。殺之。趨下。已四日矣。驗其息未絕。載之還。即朱宜人。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璵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途中流矢死。伯璵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與俱還。同居無間。

顏伯珣，字石珍，一字季玉，號相叔。伯璵季弟。恩貢生。歷官壽州同知。有祗芳園集。荷雨草堂集。孔貞瑄曰。相叔早年遊金陵。為詩風流跌宕。晚年臻平淡靜深之境。如數十年而壁老僧。令人駭於之氣。不滌自消。山左詩鈔。先生官壽州日。修復芍陂之利。余署鳳陽府。聞其遺愛在泗上。築祗芳園。聚一時名流。唱和其中。

顏伯秀，字方壺，山東曲阜人。歲貢生。官樂陵訓導。顏光是，字去非，山東曲阜人。康熙二年舉人。歷官邵武府知府。曲阜縣志。光是授新野令。邑故歲貢鉛。郡縣吏因緣為奸。光是痛加除。郡守怒。不為動。上官以為能。擢戶部主事。轉兵部郎中。出為邵武守。以忠信率屬。獄至立剖。無留者。時有豪民。犯大辟。屬私人以金減等。光是曰。即巨萬。吾判可易乎。其執法如此。顏氏族譜。光是引疾歸。不樂居城市。從仲兄與鄉之父老遊。出則同車。入則聯牀。共几。陶陶于子者十餘年。痛伯兄早逝。以次子為之嗣。更給田百畝。戒之曰。謹奉祀以代養也。每與仲兄議建家祠。未幾兄卒。翌然曰。吾年七十餘。一旦溘然長逝。誰為此者。遂買地庀材。夙夜經營。落成日。率三世子孫。祭畢曰。可報仲兄於九原矣。

顏光猷，字秩宗，號澹園。伯璵長子。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河東運使。有易經說義。水明樓詩。曲阜縣志。光猷選庶吉士。充丙辰會試同考官。父憂服除。改行人司正。轉刑部郎中。出守安順府。值提督李芳述部兵激譟。光猷匹馬入其壘。曉以大義。皆投戈受命。芳述曰。公再生我也。轉河東運使。時山陝河南行引鹽。引尾州縣關防。境壤相錯。跬步難法。光猷力請通省為一關防。民以水利。祿俸所積。修復聖廟。練以石欄。建陋巷坊。置祀田四百六十畝。請以祖允紹從祀。事母色養。老彌篤。與人質直。見人必勸以善。隨所得淺深。皆得其報。

顏光敏，字學山，伯璵季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檢討。曲阜縣志。光敏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天子幸闕。

顏光敏，字學山，伯璵季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檢討。曲阜縣志。光敏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天子幸闕。

顏氏家藏尺牘 姓氏考

里。莫至聖。光敏以助祭。例即宰縣。不就。越三年。成進士。授檢討。講官闕。聖祖憶光敏名。召問其家世。及幸魯時事。喜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已。遂提督浙江學政。直隸江浙。例差開部大臣。光敏以檢討承特簡。異數也。光敏益感激。絕請謁。嚴校勘。東芻粒米。不以累有司。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踊。所刊試牘。為八宗師考卷之冠。在官三年。雖舉主不少徇。大逆諸貴人意。往往為語。欲中傷。文吏吹索。不得毫毛。以簿冊疵。鶴二級。光敏夷然不介。尋巡撫線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權使假拜謁入舟。見數敵。敵無扇。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途引疾。上嘉其廉慎。特命大學士王熙視疾。傳旨慰留。疾篤。乃得歸。卒於家。年僅四十。光敏有神悟。少學鼓琴。崇朝盡得其妙。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必發必中。用心甚危苦。至傷生。所撰著皆未成。士人惜之。浙江通志。光敏督學浙江。往例提調官薦儒童。一二人。無敢以私干者。杭郡代倩特甚。取歲進新生。扇戶另試。與原卷迥異者黜之。並黜代倩保結之人。所刻試牘。風行海內。垂三十餘年。士林誦習。不異於初。既視名宦。浙士復念之不已。專祀西湖春秋致祭。朱彝尊顏君清德碑。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諫誦。有裂勝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君來。榜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各以手加額。君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壘牖。章帶剝履之士。悉頌綜無遺才。飯藜茹蕘。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

顏肇雍，初名肇維，字肅之。又字次雷。號漫翁。自號紅亭老人。光敏子。貢生。歷官行人。有鍾水室詩。莎齋稿。漫翁編年稿。牛運震顏公墓志。公所與遊。如嶧陽李克敬。歷敬。王萃等。皆當時名士。其掌臨海。龍顧山陽。書院。造就尤多。詩長於近體。曲阜縣志。肇雍知臨海。以興利革弊為任。首除里甲閩稅。徵米改折之累。民情歡服。值江海關。泛濫為災。設粥賑飢者。全活無算。察趙公河故道。三溝六浦。悉鳩工浚之。灌漑有資。建太平橋。增高湯信國備倭五十九城之七。

顏懋僑，字殿仲，一字幼客。肇雍子。恩貢生。官觀城教諭。有江干幼客、石鏡齋、蕉園諸集。西華行卷。天文管窺。撫史。奈園錄。秋莊小識。漫城筆記。曲阜縣志。懋僑幼博學強記。隨臨海任。台守張招飲。半江柳。酒酣出紙筆。索為天台賦。援筆立就。充萬善殿教習。寶齋齋二十三王謂曰。久聞詩人顏幼客。今乃得見耶。召試瀛臺。天陰欲雪。上得句云。雪香梅綻蕊。即對云。雲響竹留聲。又賦望雲思雪紀恩詩。和御製落葉詩。悉稱旨。授教諭。嚴祀事。簿正煩肉之格。理學地及膳士田之侵於民者。還其舊。顏懋僑幼客行狀。兄生有異徵。泗水楚家寺僧慧朗將化。與弟子訣云。投舍曲阜。顏考功宅。詰朝來訪。其言其事。於是人以為慧朗後身。勸進行云。關中屈服。稱詩都下。高自位置。後進者罕得一見。幼客聞其在寓。排闥入臥內。竟登其榻。與對坐。久之。屈不能耐。詢所自。曰。我曲阜顏懋僑也。聞君能詩。未知如何。特來訪君一談。屈已心異之。往復既久。辨若縣河。屈大折服。因謝過。遂訂交焉。

顏懋倫，字樂清。號澹谷。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嵐吟。什一編。勇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宿州。泌陽。

顏懋倫，字樂清。號澹谷。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嵐吟。什一編。勇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宿州。泌陽。

顏懋倫，字樂清。號澹谷。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嵐吟。什一編。勇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宿州。泌陽。

顏懋倫，字樂清。號澹谷。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嵐吟。什一編。勇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宿州。泌陽。

顏懋倫，字樂清。號澹谷。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嵐吟。什一編。勇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宿州。泌陽。

顏氏家藏尺牘 姓氏考

南陽皆有聲。篤好文學。與滋陽牛述凝。晉江何琦和切劘。尤邃於詩。
顏懋价。字介子。號慕如。自稱五橋居士。懋倫弟。拔貢生。官肥城教諭。曲阜縣志。懋价少與懋倫。博稽禮經。
定詳喪制。凡飭匪。井樽。治墓及。鵝柳。惟荒。明器下帷之屬。悉遵古禮。故其執親之喪。必誠必信。勿有悔。書
宗顏柳。詩希杜韓。有文名。授教諭。痛時俗。罪親。慢與。渴皆非。豐古且糜費。作正俗說。新文廟。修禮樂器。遊
脩生。習儀容。蓋正學田。葺先賢祠。以敦本。厲品。期有用學。諄諄課士。



尺牘新鈔序

錄文心雕龍書記篇

尺牘新鈔

周亮工輯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尚書尚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掣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繁樞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遠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學周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遜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俾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檄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檄于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檄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道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為詩矣劉虞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為善者也原檄記之為式既上觀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僭簡而無傲清美

尺牘新鈔序

尺牘新鈔選例

文章一道惟經國大業闡性微言日進覽觀味等菽粟至于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製新致宜標陳言務去故有一時名作非不斐然及乎數見遂爾不鮮是集不敢陳所已陳期于見所未見啟朝霞之燦爛披晨露之芳鮮凡經梨棗一字不登懸之國門羣驚羗見謀文無定通變趨時隨事而增後來居上每見選家搜採翰牘上至漢京之詔令左國之詞章莫不收入瓊編侈為秘錄止取源流之遠何關毫素之良是集斷自數十年以來名家不特遠古所守不須贅設即傳聞之彥弗更遐稔蓋以數十年間風氣大開闡揚不及者頗富鄧林之材未經蒐採荆山之辭秘寶尚待攻求從此輯成自然鉅麗古今錯雜終覺不倫也尺牘家言更易踈哇者以其事本酬酢辭取從衷也夫以王季分鑣袁徐繼響崆峒依體製於前太原揚風徵於後初成創則漸以因陳家守一編遂矜絕麗徒為紙墨之污止見蕪蕪之塞是集篇無定格幅不同規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與會可謂獨空前住遊方之外者矣

道士眠食之言罷疊而壁之旨自有端家非關染翰故是集概不輕入儻或妄見飛裁反至流為綺語集中尚載蓮池大師數則者亦曰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猶之乎風華之僕茂者云耳

聖真淹遠不落詮談靜氣參求始探奧秘間有一二研理之家辨析疑義論難岐端然一涉往復便啟

尺牘新鈔選例

尺牘新鈔序

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劃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鑿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賦申憲洮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藤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竝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警九方壺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萬千里應披庶務紛紜因書乃察

爭凌既有勝情。遂生犄角。於聖賢精義。亦復何有。徒使翰墨之林。為迂腐學究之播煽而已。西銘太極之書。鵝湖鹿洞之語。具有別集。不雜是編。

自好尚波流。淫辭風煽。砥持蕤苑者。自宜歸之於大雅。範之以正則。子瞻海外之文。悉抒理趣。昌黎毛穎之傳。亦秉史裁。豈可以尺牘小道。而不之繩檢也。故是集雖尚風趣。不事儒迂。凡所登選。亦必有闢大道。裨益古心。不特桑濮之音。概從屏置。即月露之句。盡謝甄收。

誌別有時序之悲。言情有物華之感。即事偶然。不能冥默。茲風既扇。遂若典型。落落星霜之句。矜并徐庾。悠悠霄壤之辭。奉為江鮑。通體全無意義。一節亦愧雅風。是集非置不錄。即用微刪。若欲不廢寒暄。不妨別為疑託。又何必乞靈於往牘。取辨於陳篇也哉。

啟事通懷。萬端難盡。分門別類。一節可稽。尺牘之選。往往如是。所以利淺學之漁獵。便不文之襲取也。不思一牘而中涵數事。究將依附何門。即使區別果安。豈能纖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終當恃我才思。是拙手既難全勦。巧筆又何用懸疣。不若并渾之為得也。且是集全為通才而陳勝賞耳。備欲借文淺陋。自有合俗簡編。

尺牘為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與會所至。滯染逾涯。或繁曠交紛。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語。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類。少為減價者。不妨稍加刪削。要之無傷大體。

裁書見志。取喻已懷。如病者之自呻。樂者之自美。安能隔彼膜而披其衷。詎可剗他膚而附其骨。故此假人不能快我心。以此代人不能暢人意。何遜衡山之作。徒涉於淫。韓愈文昌之篇。實緣盲廢。歷穆古查。亦甚寥寥。故代倩之章。棄而弗錄。因及擬古。亦姑例置也。

文人制作。以詩古文為大業。尺牘家言。既非吟咏之音。又異縱橫之筆。然綢繆雁羽。多屬風人。寄託瑤函。類稱爾雅。析唐風之正變。可返漢魏宏裁。推吏部之起衰。使洗陳隋滯響。兼以書劄鍾王。畫裏李郭。商宮徵。奪元人之席。較黑白。流太傅之馨。誠為風雅至論。不僅藻翰翻翻。

一書之成。必須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翰牘。必事甄收。加以舊家秘本。廢籟殘編。莫不曲意搜求。恣心採訪。甚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雖半紙數字。亦必傾筒借錄。以罄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釀衆英而為蜜。數十年間。名人鉅公之構。可謂修矣。猶有海內碩彥。不無掛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徵同人故也。儻不吝瓊瑤。惠而錫我。嗣成續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者。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役也。始自載陽。成之隕籟。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篇。則論衡不易。艾繁標異。備極苦心。故某卷屬某彙訂者。即載某氏於前。不忘所自也。

文人聚訟。自古為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譌。一言之異。動生抵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底者。不過爭吐筆鐔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濤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安持偏見。終類井蛙。競起狂鋒。究同管豹。啟門戶

之漸。造水火之端。讓禍貽譏。莫此為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并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嚴絕之。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其華與實遠也。今則不然。即此筆墨之間。便微心術之險。是以盜名巧若穿窬。銜直工同龍斷。生未謀面。忽有太史之報任安。死既無知。纔見魯連之規樂毅。因成敗之既定。冒涇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流將何極。孰謂可欺。此等之篇。概不入選矣。因知是非之無定。毀譽之難明。尊己卑人。概為刪逸。

是集非標榜之書。間有評議。或照映苦心。或闡揚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則。期於抒其所見而止。故意之所至。不能為五日一石。十日一水。意所不至。不盡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一人之牘。必系之一帙者。可以辨其源流。見其品第。至於次序。隨選即登。總無定例。既非全紀世次。有初盛中晚之分。又非編次措紳。有通隱顯逸之別。故前後一本無心也。

雅誥初興。間有偶語。文華既盛。漸抑單行。大略駢麗。極於齊梁。疎古全於漢宋。兩家爭喙。歷世同驅。而近者書記一流。便分歧路。全用對待。彙於四六函中。通體錯綜。收之尺牘集內。強生區別。妄畫畛封。不思世表箋。亦以單行盡意。則今人裁答。何妨偶語抒華。蓋廟堂制作。必殫雄風。而貽宕風流。兼呈麗則可也。

閨秀之篇。集中鮮載。惟顧夫人大家規範。周淑媛道。韞雅風。急登數則。獲表雙奇。自餘非抒閨怨。則報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則訂香茗之約。或青樓艷質。思銜價於捉刀。或繡口伶才。競託名於染黛。玉臺遙憶。終類神山。翰墨導淫。徒沉慾海。故寧失之嚴。勿失之濫也。

彥和抽文心之秘。雕龍扶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其範焉。故是集即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為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宣源。推是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

尺牘新鈔目錄

卷之一

- 高攀龍存之景遇江南無錫人。
 - 答吳安節年伯 答袁事鄉 與葉同通 答劉心統侍御 與華潤菴都荆璜忠錄 與鄒荆璜
 - 與黃鳳衝 與卞子靜 答劉念臺 與徐檢老房師
 - 陳衍。醫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涓涓涓俱有文名。
 - 與何季穆 與何彥季 與鍾儀部 與王彥升 上董夫子 與歐少圃 與鄧彰甫 答李明六
 - 會異撰。辨人福建晉江人侯官籍。
 - 復潘昭度師 與趙十五 答曾長修書 復曾叔祈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申到月 答陳
 - 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邱小魯 與施辰陽書 與施漁仲書
 - 王志遠。遠字福建漳州人。
 - 與徐耀玉職方 與陳眉公
 - 曹學佺。學生能始福建閩縣人。
 - 尺牘新鈔 目錄
-
- 尺牘新鈔 目錄
 -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開仲 又 與徐存水 答吳方伯
 - 王熙。子雍晉縣順天宛平人。
 - 著述錄公啓
 - 謝肇淛。在杭福建同縣人。
 - 寄鄭孟應 寄徐興公 京邸與人書
 - 林之善。孔頊福建侯官人。
 - 與周漢書
 - 宋珏。比玉福建晉田人。
 - 與邦衡書
 - 宋祖謙。去揚福建晉田人。
 -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青 與郭去問 又 與陳章侯 與周樸園先生共四則 與吳國
 - 次 與林樸園先生 與羅星子 與陳伯璣 與張子京 與王爾格先生 與黎槐曾 與吳冠五
 - 又 與高雲客
 - 韓廷錫。晉之更名錫福建侯官人。
 -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答林九還 山中寄衡之伯兄 山中答孟韓妹
 - 王鐸。覺斯河南孟津人。
 - 答牧齋 與賈公 答玉澗 答石齋 與李君 與友
 - 何楷。玄子福建龍溪人。
 - 答曾時暉
 - 魏裔介。良菴直隸相鄉人。
 - 與紀伯業
 - 楊思聖。繪龍直隸鹿鹿人。
 - 與紀伯業
 - 張如蘭。同野先生集。
 - 與劉生
 - 熊文舉。公遠雲雲江西南昌人。
 - 與康小范 與紀伯業 與誠齋
 - 王士禛。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 尺牘新鈔 目錄

董黃得中華草人

答吳錦雲書

盛于斯此公南陵人初名壽字德侯

與馮寶

與力圖 與金治王 與傅遠度 與吳寶賢 與周國客 與汪舟次

倪元璐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答卓蓮句 又

王猷定子一南昌人

答周誠齋

唐堂肯堂叔升金駱人祥符籍

與高廉生 與馮伯宗 與馮寶賢 與吳冠五 與周國客 與程石門

卓發之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句錢塘人

上環曾城師 與顧開美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又與金應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某

與馮海若先生 與洪賦之 與黃海岸公祖 與薛歲星 又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城師

又 與倪鴻寶先生 答寒氏姪家書 與大兒書 又 又 與羅毅公

卓人月字珂月錢塘人

答蕭曰至 答曾弟人 與薛諸孟 與辛弟 與吳來之

陸彥龍武和人

報書馮吳壽書 報顧庭書 報管川吳且生

茅維孝若歸安人一名留島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愚陽和尚書 寄葉相公 與李本寧先生書 與周季侯明府書 與湯冷賈宿

父兄弟書 與陳眉公 與李元白書 答朱大復

沈守正無回武林人

與榮廷書 寄凌巨先 與王獻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心易橋李人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子孫仁和人

示子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顧伯玉

汪汝謙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晴公

卷之五

王鐸號斯孟津人

答秋濤 答拙存 答吳應徵 答國南 答親友 答九齡 答後子題足 與房海客 答神然

與顧山 答益吾 答季重 答顧水原 答會白 答存我 答石齋 答孫北海 答周元高

唐時升叔遠嘉定人

與王濬生吏部書

楊于庭道行全椒人

與李鵬岳少參

楊希淳道南江寧人

與吳幼安

李逢陽維明江寧人

與黃龍岡年兄

秦鎬京河南汝陽人

與邑人 辭建坊

錢榜彥林嘉善人

與友

李流芳長壽嘉定人

與夏津甫

高兆雲客侯官人

與周誠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董補 與劉公馬 上黨寇老 答姚電玉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

與紀竹蓮

胡介旅堂產遠錢塘人

尺牘新鈔 目錄

吳基鶴鳴大令書

吳國對默庵全椒人

與王貽上

劉榮嗣牛坊簡齋曲周人

與成先生 答盧德水 同王受人 又與陳眉公 與楊崑平 與路晴月 與張恒山 與譚道生 同陳任鴻

陳周政子鶴管山人

答王晉瞻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晉瞻書

姜圖南臨恩錢塘人

與張維武

李雯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謙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卷之七

萬時華茂先新越人

答李復初 與李龍侯

蘇桓武子新建人

上馬駒恩先生書 報陳龍媒 與梅爾三

黃虞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別蘇何蘇 與陳履公 與廖傳生 與鄒公履 示俞平 與李君 與客 與鄒大質 與宋比玉 與俞平弟 與聞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葛雲甫 與劉今度 與鄒滿宇 與顧與治

郝敬楚望京山人

與王百穀 寄羅大質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張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尺牘新鈔 目錄

尺牘新鈔 目錄

李繼白望古齊人

與同社 與張曉人

傅向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樸園

伍瑞隆國朝山香山人

寄王嘉慶 又 又 上葛介齋直梅

范文光仲開內江人

刻李維合選與友人 又 與張文奇

陸陸左補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梁以棟公狀宛平人

與興牛干

胡從中天津灤安人

與興牛干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黎士宏懷曾汀州人 舊字慎孫

與曾弗人

俞琬綸君宜姑蘇人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嚴當時 又 與客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若嶽 答友人

唐時宜之烏程人

與友 答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論詩 與沈雨公

周積賢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鍾震陽百里元洲宣城人

與某

尺牘新鈔 目錄

張貞孫 武備人

與周誠書論詩 又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誠書論王于一古文

卷之八

丁雄飛 生江浦人 家秣陵

與劉生三 道六羽叔 賞玉蘭 道六羽叔 泛泰雅 復徐儀明 與張行誥 又

蕭士璋 伯玉 秣陵人

與錢牧齋 與李聖若 與次公 廣陵與故人 與高茂先 與弟 與高吉人 與陶子將 初度日

與弟 與楊素雲 與次公 與陶子將 與何非鳴 與潘昭度 與次公 又 與馬季房論詩

林增志 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張可度 別號 更名 二 江寧人 扶與文寺公弟 瑤星叔

與周禮園 又

涂伯昌 子期 南昌人

與客論詩 與切實

李如一 實之 江陰人

與謝西鵬 又

劉夢震 長公 丹徒人

與李小有

陳龍正 揚州 嘉善人

與友 與初剛中 與高雲旂 復徐儀明 又 復徐仲取 與友 復塞菴園老 與人 與友

陸培 歸德 仁和人

與王右白 與姚純甫 與顧武 與吳天驥

洪吉臣 實之 仁和人

與李小有

胡澂 靜夫 歙縣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弟

尺牘新鈔 目錄

顧錫嘯 九峰 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張元輔 相寓 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 亦有 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鑄 珍留 茂林人

與周五國

臧懋循 晉叔 吳江人

與吳左光 上潘司馬

陳子壯 秋濤 南海人

東孫念先 與凌若何

余大成 集生 江寧人

答友人 答心齋

雷士俊 伯顯 通海人 家維揚

與鄭廷直書 與周盛際 再答周盛際

劉廷諫 咸仲 通州人

與謝西鵬先生 與倪鴻寶 又 與孫北海 與劉簡齋

徐增 子能 吳縣人

與申昂菴 又 又

張芳 菊人 句容 籍家江寧

與黃俞邨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卷之九

龔鼎孳 季升 芝罘 合肥人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民表 武仲 武邑 林宗 中平人

與周書今 與周元亮 與羅繼德 與秦京

孫承澤 北海 上海 林苑 歸安 都人

尺牘新鈔 目錄

與梁玉立 又

王 序王風 初名澤久 字春暉 河南商邱人

與薛禮孟太守 再與薛禮孟太守 與某 答盧師潘福度中丞 復盧百鳳令君

劉 楨字子美 一字少實 光州人

答李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勸徐灑書

侯方域初名宗 河南人

答張四銘 答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任王谷論文

葉秉敬敬君 西安人

寄吳賓聯 答沈玄海 寄鄭國輝 與姜神超 啓黃鳴谷 與永平程嘉陽 答張孟戎明初

方應祥孟旋 西安人

來李孟一 答費無學

徐曰久子 別號 西安人

與吳伯霖先生 與閔子將 與譚友夏 復閔子將 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蕭子遠 與本學王虞

文 與王孟東 與韓曉南 復黃經甫 與兩學師 復陳子金

王相說自選尺牘 泰州人

覆羅素野 答道學辛全

嚴首昇平子 寧容人

寄江陵詩社八子 與王明暹 又 與王季乾 又 與陳子貞 又 答導濬 與高素昂 與黎耳菴

與魏維仙 與謝斗翔 與陳小有 與錢彥林

梅 磊約司 宣城人

與周樸園 與兒軫 又 與周樸園

余 懷潘心 莆田人 江寧籍

與周樸園 答太初宋重 寄豐樸枯木等泉圖

劉 城伯宗 黃池人

與陳伯瓚

凌世詔著行 歙縣人 家江寧

與羅暇公

沈 灝明倩 吳縣人

尺牘新鈔 目錄

與羅暇公

卷之十

顧若瑛和知 歸唐人 上林 署 丞 顧友白 女 督學 吳 寓 唐 吳 夫人 以 月 軒 台 集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 庚明 陳 莆田人

與仲燮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與兄無雙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鍾璜石丈 晉江人

富黃若木書 富孫本芝公祖書 遊英州劉首 顧示弟人 與靈林和翁 與曾弟人 與友人 與友

王思任季重 蘭溪 山陰人

與冒辟疆 又 簡徐元仗 簡趙履晉 簡米仲詔 與許伯倫論文

施閔章尚白 宣城人

與蔣虎臣

蔡復一敬夫 元 同安人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銜誠 與舉東郊鄭謙 又 與孫玉陽楚謙 又 與王崑璧中

鄭崑貞十師 龍溪人

與謝 丞 與顧桐栢 與長沙府 答劉學憲

與誠齋

林 章初文 福清人 茂之 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與李如真書 與何維壘將軍 與丙癩大來 答許將軍 與某 又 慰友

林 帽小眉 莆田人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公勇 順川 衛人

與紀伯紫

廖孔悅傅生 江寧人

與紀伯紫

張 愨僧持 江寧人

寄周紀公 與周樸園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與王維淑書 與徐開復書

張明弼 金壇人

饒精八公座主

李昌祚 文孫 漢陽人

與易曠侯

彭而述 子彝 禹峯 鄂州路新喻人

與就國 與某

丁 遂 豐懷 江浦人

示兒 又

夏 華岳 孝感人 時為陳州守

與蔣養善父母

吳 第 曰庸 晉江人

竟陵書中以時代家書寄弟

沈光裕 仲連 種蓮宛平人

與友 與友

吳宗信 冠五 休寧人

與傑圖 又 又 與周雪客

吳 晉 介菴 江寧人

復汪舟次 與林顯慶先生 與林廣之前輩 與周園客

魏學泚 子敬 嘉善人

答唐宜之

周體觀 伯恆 通化人

答池州劉進興修德書

朱 徽 遂初 進賢人

與張修德

魏大中 孔時 嘉善人

答吳生白 書方孫求 書王中園 書游朋生 付淨兒 答蕭元恒

尺牘新鈔卷之一

清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高攀龍 景逸 無錫人

答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養。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真。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葉同適

足下稍而知我。駭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關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矜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答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併為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併為公。人人真心為君民也。為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大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知難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教民。不能教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為。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為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荆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與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衝

年火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著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譚。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為迂而忽之。

與卞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錯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答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錯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于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鬧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 衍 生 候 官 人 子 消 津 潤 珠 俱 有 文 名。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河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嘆也。

與何彥季

尺牘新鈔 卷之一

二

兩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洵汰耳。

與鍾儀部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為己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閩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督井。弟則督井中斷斂也。年將五十。頽然遲暮矣。即欲秉燭游。願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絲款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為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子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與俞少卿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耶。嘗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較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為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言為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鄧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為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扶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駁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為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斲。便索然。臨楮于冒。惶仄不既。

答李明六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 異 撰 坊 授 堂 集 曾 江 人 候 官 籍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麗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于君父者。使世皆深情于夫婦兄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閔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與趙十五名雙侯官縣人。工詩。十五雙腕能畫。不得縱力于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崇。使十五折肱接臂。無手可畫。使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買浪仙孟郊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尙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蛟螭不知旦暮者乎。

答會長修書

足下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善。某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慷慨而嘆。噫然而笑。法然而淚。未省此嘆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嘆而悲。以理而笑。嘆而悲。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嘆而悲。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讓。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新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新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于張子房。彼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遺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于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于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于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于叔新。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新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于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與會而解之。如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與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其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狗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才去舍聖賢之貌。以徇虛訓詁。註疏者之貌。輾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于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懷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語。摸索于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贊。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于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想。而不敢擅有道之管接。非如世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襲元禮之門。鹿李郭之舟也。附上練素一方。倘爲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兼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藉。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壬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嗟。嗟嗟老問天。嘗人強相憤懣。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于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略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答陳石丈

每閱墨藝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于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于富貴功名。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衰態無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醫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着實省。齋積聚。通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腳。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則跨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邱小魯

某未衰而老。頰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于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尙可移之盆盎。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俾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鬣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真味不出。今之深于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于某某諸賢。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撮皮煮汁。略一沾唇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

尺牘新鈔 卷之一
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啻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尙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道亨漳州人

與徐燿玉職方

藩宜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斲動皆擊肘竟成何事下檐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尙平未果難肋猶在而虛語塵鹿之志則雖知己不信也以爲操牘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真當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縷不續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駢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噴殆非真老聃也所以所聞家弟門下乃龍不猶龍夫龍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真人矣

曹學佺 生能始同縣人

與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雖積滿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謳者若無傳授任一己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癡獨吾儒無癡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關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即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尺牘新鈔 卷之一

一一

一〇

尺牘新鈔 卷之一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所不廢雖其入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焚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熙子雍 齊寧宛平人

著述緣公啟爲陳獻公碑刻著作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敢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即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官而工樂府庶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折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遊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于吳下張揚金闕願撤臯比正騷賦于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觀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祕書政府成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微期待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甘種載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于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睡門庭斷自程朱湖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入家以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削何以仰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略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密利益何如補文編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頤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即都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既以詩書爲生活則吾輩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嘖嘖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雙實賴蘇黃爲友兄有功于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 在杭同縣人

寄鄭孟履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饋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

尺牘新鈔 卷之一

一一

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于意向以為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為。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庸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死不恨。寧知知已之有無。于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與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骯髒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任人鱸膾。一不便也。疎散之人。動輒根觸。法問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詞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敵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髮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元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專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刺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群。冕于郊坰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織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狼藉。直至秋末冬初。方從脫痂。巾烏繻履。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講祭長跽。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汎汎。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聞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履既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況遊囊未飽。怨謗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為他人填路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為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為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人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為不適也。所少者亦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瀆。一時翻浚。穢瀆狼藉。平鋪交衝。人馬踐之輒陷。衣履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寢成癩疫。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雲。林几皆難着手。祖跣偃臥。則青蠅翻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箠交揮。穢得合睦。復聞刺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暑暑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為重。稍自疎遠。動成讐讐。尉置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髮漸星。胸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熱絆。如臯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孔碩侯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

先生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著。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珏 比玉曹田人

與邦衡書

醉中袖屢提室詩歸。謬為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部獨為無賴之壁。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為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為不平之語。而言哀已嘆。願念增愛。此時即幽獨自歎。心口相語。已落二景。況昨者之景。已陳于前。而今者之情。復新于後。安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寄紙之意耳。

宋祖謙去揭曹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枯筆。輒如泰山沒字碑。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在似。意在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澀墨。非獨米家為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為墨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與食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即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韓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樸園先生

吾師此冊。真是披沙揀金。東坡云。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螭螭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述雪勛盛事。如自旂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概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國次

君家填詞。蘅蕙吐于行間。亦能屬曲之誤。晚蘭採于字裏。不數辨搗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鐵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儻伴語。諒之。即子瞻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膝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瓊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瓊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葬者。今贈予。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會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徒癡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尺牘新鈔 卷之一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雞。然何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迫也。

韓廷錫曾之更名錫侯官人

與李明六

韻經領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事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實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元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即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卻經文。註即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理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法。固無俟弟贊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觀著虛處。所以遮卻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凌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遠

別兄既久。清風明月。能無元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于此國土。竟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真鄰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罷無復一事。臥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躑聚散。便了一日。無分毫進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爲兩阻。弟與姬無緣邪。抑姬深拒俗客也。今而志絕矣。兄與權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況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實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以我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閱不過。妹有使小袖。時時使去。

一看。益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況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 號山園選集

答牧齋

妬造物私以青鍊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淵。與足下七雄中推為秦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也。父子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時晤對。服子慎。束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然天下必聯膝擊拳以為好。則未必然。

答石齋

今始知天大矣。蟻螟蠻觸。何處於口。

與李君

書中山詩。儻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 楷 玄子 龍溪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終日如在囂中。苦甚甚。展誦佳卷。精遠疑釋。直承元鉢。南國即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菴 相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邁征。咏采葛之章。為之三嘆。老社翁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所語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相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驚鈍。勉豎功業于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敝廬數十間。在泚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于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于大君子者。

耳。老社翁嗜痴之好。乃比之于昌黎。弟誠愧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 號龍庵 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屨。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餐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獲獲粟芻。如求林鶴。老社翁聞之。當為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縈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卷之便。特附候音。知已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菴耳。

張如蘭 號江寧人 官縣令 贈官傳扶與公業 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媚澤。涉山輝。栗栗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嗚矢乎。愚以為此外尚不可窮。詰于玉于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瑣瑣而捨火齊。琢瑛瑛而星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野。

熊文學 號雪堂 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跼仰舖載於丹霄之上。怒如饑渴。今皇綱特張。名賢奮翼。義義大對。直上金廬。此其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青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蓋三疏而後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頽水為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倘恍。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冗蟬集。面目可惜。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有。

與減齋

老年翁宜力巖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緣。屬風霾瀕洞。未有那居。且嚴闈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即恩隆守制。蓋捨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奄奄蜉蝣。雖臯魚立槁。猶恨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雁峰。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歸。鯨波頓靖。差足為文士才人吐氣。然麝香草。椒霜。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偕借之詩。能詠乎。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兼遡。而良書遠頌。美於繡繡。煌煌哀些。榮及泉扃。蓋一日捧誦。踴躍。幽明悉為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閩疆積苦積勞。九閩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宏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練而小祥。蒲柳早衰。夢我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

畢餘年。曩昔千秋自命。瑟欲有所結。撰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迂錯。所抄書卷。盡付秦灰。錦
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副存。無可為鴻鍾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而才具赴
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茶弱。即累牘連篇。淡字梅句耳。未足與議
也。必傳何疑。容志方言。以附不朽。

王士禛 臨上阮亭 新城人

與汪若文

嗟乎若文。昔與同人。期期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轡。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鄜陵讀禮。穎川
引疾。周量家兄同時出使。弟既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放廢支離。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
官閣孤檠。相見悲喜。真如夢寐。爾時舊愁新感。觸緒紛來。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
毋論舊遊雲散。不可復得。即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老父稚子。歡若一家。豈非人生極樂。而今
風流人遠。傷心事多。人孰無情。獨能堪此。嗟乎若文。憶弟客秋病臥。屢提閣中。幾殆者數矣。病中百念灰
冷。所不能忘者。自老父老母之外。惟諸兄暨吾若文。周量數子。懼不得復生相見。則願來世得為眷屬。今
世之指天誓日。號稱朋友者多矣。恐合離死生之際。縈縈縈縈。如吾兩人者。未必多見也。卜鄰洞庭之約。
數載于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此聞欲裁去李官。深慙塵塵之性。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于七十二峰之
間。此願不遂。為當奈何。

將出都與若文

天涯兄弟。晨夕過從。誼同手足。一旦晨風零雨。天各一方。人孰無情。能不蘊結。况復梁生出關。獨念高恢。
伯牙頓絃。無忘鍾子。顧雖不敏。願附古人。南指廣陵之潮。北眺華陽之館。瞻然惜別。怒焉增憂。惟冀音旨
雖遙。而神明不隔。山川雖阻。而鱗羽時通。則千里不異比鄰。兩地無殊。攬袂比肩。七言二章。音調纏綿。情
文婉悽。蘇李錄別之什。元白神交之篇。以昔準今。若合符節。從此竹西明月。常同希逸之思。東閣梅花。獨
詠少陵之句。惠而好我。何日忘之。外綬卷并當襲以鮑尼。燕之梵夾。使天下後世。知吾兩人交誼如此。不
獨以文章相稱。諛聞相矜耳。

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衛於宮闈。表殷劉於蟠蟻。文流佳話。快觀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攬攝
古今閨秀文章。殆無遺美。十年以來。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為朱鳥逸史一書。蓋取漢武外傳中語。
亦十餘卷。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錄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
如何。囊駝行雄麗。渾脫。抄有意寄。即錄入神韻集中矣。

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為碩果。亦歸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
乳山中。詩自萬曆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黃口。才學號嘔。連篇

累帙。使布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
一卷。積石為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話。願同志寥寥耳。

復張友鴻

回首燕市秋風。淋漓擊筑。潞河曉月。悵望停帆。才如彈指間事。而兩年契濶。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
方相羊林壑。及兄過滄江左。弟復奔走郵亭。相須股而相遇。疎詎我輩一握臂。觀面亦定為造物者忌耶。
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閱除目始知年兄得演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躡之故蹟。
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癘為憂。藥物當
攜。舟車可念。此吾輩故人。宵旦反側。而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之文。以古揆今。何必
有間。會使碧雞金馬。盡入奚囊。洱海峽山。咸歸載筆。異日者錄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於遠遊。功名表
乎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而吾輩之快舉也。弟卒卒簿書。意興都盡。獨詩文夙債。未能蠲除。庚子新詩。遂
至二百餘首。風格頗復長進。昨偶過京口遊三山。得詩四十許篇。亦能自豪。天能困我輩。以束帶折腰。而
必不能困以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狴何益哉。今聊寄過江近詩。及餘四五種。以當晤對。大篇
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淚墮。南望九峰三泖。才若咫尺。獻歲謁直指。可以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
帶流連。未可知也。

與顧修遠

日日無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選樓刻文選妙絕佳話。前有蕭維摩。後有顧辟疆。弟得左顧右盼其間。良
快良快。

與友

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故在此。自我輩性情。僕游京口三山。遊雲嵐。決滌。泉石清薄。真欲脫屣軒冕。卜
一枝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數日。猶夢在江天疊嶂中也。

與滅齋

袁伯修中郎。同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衡山。沈石田。唐伯虎輩。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
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昔人云。廢馬萬匹皆吾師。又云。吾與師諸人也。毋
寧師諸物。吾與其師諸物。毋寧師諸心。此皆及雲間論畫之語。而足參微言。

又

元次山自謂與世聲牙。因號聲叟。其編篋中集。當天寶大歷之間。而不列高岑王孟輩盛名之作。獨取沈
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為谷音。幽憂憤鬱。多非詩流
恆格。五言如不煩歌。勸。並欲案了零。人烟正搖落。樓笛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葉堆門雲
雪深。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作江南。江陵白魚如研玉。挂帆獨去風日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
來空白雲。此例殊不減篋中風格也。

紀映鍾伯紫江寧人

與周誠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遊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長途步步引入聖賢就業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尺牘新鈔卷之二

徐世溥巨源新嘉人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辭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惶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菑藹固辭不允始擬往役之義垂將二年徑守守愚庶幾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諱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承曉而慎且深知我愚聽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為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為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頰發赤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賜為不知前此實語皆為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詭詐詭羨鑽營冀得者豈可數計就中表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為海錯一以為雞肋一以為腐鼠不肖氣浮性慙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為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嗔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三一

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殺藥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髮髮已披白每答一牋舌心為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為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姓秦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訟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遺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臆聽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微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即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忽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竭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速勸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即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即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羶通身不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肯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即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識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為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為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為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遠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詳禱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為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青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於行卷中得讀兄文詞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為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說之開誠一行即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篤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纓足隨俗學文所傳於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於世態人情十不知一於古今成敗百不知一於當世之務教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執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於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於百為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於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實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獨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感失其所以爲感而惠失其所以爲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三一

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於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效。愚未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臥淫處。以致經絡痿痺。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於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瘍毒。噎膈消渴。走氣刺痛。偏作矣。於此之時。舊任療者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為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惑。至於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於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為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察各相為以為紀綱。苟不至於殺人。雖冠帶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效。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於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於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疊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為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為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為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錄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俸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布腹心。仁兄以為何如。嘉貺謹拜。難筭英。至機杆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勳勳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為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翱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為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為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那吒析骨還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推墮混濛。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

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歐。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為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捧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樞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祗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為歸田之計。敵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蕭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盟。致書姑熟。即無量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留都如故家。敵國軒輿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矜治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區陌。然而其雲烟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人焉而蕩。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幽其繁治。戒者憂其矜麗。樂者以其軒輿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是園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于小。能通此志。雖收金陵於斗室。寄長干於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尙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為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為疆界。故夫不觀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發。豈可直與暨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畫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擾。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況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醴酒鹽豉。一嫻便。豈非孰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尚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挲古玩。須讓開者為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開。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顯者之所宜也。淡歲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壺一執。尚友編一冊。吾兄或論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兼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憶。終以一水為恨。若不肖於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寒食聽

兩夜談於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羅維。此即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魯直謂蜀公卻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崖入山。即謂之禪。他日嘗語宏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為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為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為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夫非將相所能為者。豈可以之為禪。而亦豈可以為非禪哉。不肖於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不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懼。彼固以心戰為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羶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愛不生於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惡不生於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為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向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苦不嘗。況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於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處為山。瀉墨如水。此醜態之翔乎壘中。而自以為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滙帖括。志在口耳。撫摯捫籥。謂見履靈。奎蹄曲隈。侈居大廈。此蠅蠅之轉丸。自以為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為棹。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隨事。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即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為。從而不能為主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即似蘭。近桂即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為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為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於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嬉笑甚於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即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況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膏斧資者。殺之。祇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宏大雅之量。惟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於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宏。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為可教。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既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贏。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為我兄。又復潸然。人至為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頃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為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章。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儕。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溢於王李。仇於袁徐。繼於鍾譚。

又十年而復社之禍起。巨源之言卒驗。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日月月。望有道不居。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幼清華亭人。

與樊一

少苦羈縻。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喇嚕。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為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為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思同姬妾。便致媿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又

明駝負重。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尺牘新鈔 卷之二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離商刺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為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媛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響棧。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尺牘新鈔 卷之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証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咸五

鷲鳥當秋。臨風翮飽。肉而高颺。頓洗羈縻之辱。何為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憤鼻禪。相將平頭探遠。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為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新張儀而吃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為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情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顧夢游與江寧人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顧蒙損挹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廢。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踴躍。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願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俟其與會自至。當覓寄耳。惠缺頗佳。向未敢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

章侯詩。僅為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慈山和尚。為紫柏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賊私。還落在老慈手裏。翰謂此亦老蓮一件賊私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權永仁附諸吳門人。

與黃俞邵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廢南讀才子書。慕聖嘆為人。遣使賃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簪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嘆絕命之晨也。嘻。異矣。僕為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行風河內人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為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頌子美道耳。讀足下詩。益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 經濟叔一字山松如舉人。

答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戴笠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

尺牘新鈔卷之三

周嬰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興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暑。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為胸臆。惟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與曠世。見望於方回。威卿輕俠。貽謠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黜。有前莖而後茅。羽檣輕蕪。舟沈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夫漉淨溢。則蛟龍不遊。探巢獲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鱗冥海。奮翼蒼梧。徒以為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罽穴。嗅此鴟銜。高樓有僂梯之窶。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墜。則應門納縮。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繫類支那。格同貳負。撫事一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輒亦臨命而歎。歎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凌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聲。叢辰數筮。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奉元之師。或信弘農之善。無爽。權征西之命。逢長順而凋零。黃門之算。向靈林而奄忽。辭好即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遊。唐俗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慧芥何為。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摧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舊里。藜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辭。秉筆為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字若木莆田人。

遠運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滄波鴻洞，鏡流見底，沈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雁雛，回翔曲渚，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隱天，疊巘虧日，勢步切而輒變，形韻訥而勝記，使人思渺渺而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盤觸之力爭，蟠鶴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霄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來侍，將鑿遊者，陳饋八盤，別客而進，莛若度賓而殊難驚，咸心傾于貴介，視蔑乎蓬掖矣。夫以人間寂莫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輕王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況乎燕雀之侶，馴僮為心，慕背揣乎熙涼，驢咄易於巨暮，滔滔皆是，奚怪其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即閩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政尚勤卹，據俗而動，罔以毀譽擾懷，不貪為寶，靡以脂膏自潤，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卻一斛之餽，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雖巫馬之代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宏獎名教，搜採前徵，察指紳之同辭，餐民志之椒蘭，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賞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塵，勿以為闕。

謝譚海澄費謂山費無學也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鬼乙翻翔于天末，變蛟蹠躡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干時寒術，資身無策，夙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人非王粲，托跡荊州，交異長卿，遨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緩頰之殷哉。僕賦命多遭，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質，既逝，因針之契，不追，詎宜懷嗜昔之意氣，干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諒烈干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衝尊未憚于過，對宮鏡不疲于履，照敢忘大德，以實鴻私，所恨宿草陳根，懷哉曷既，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屢之願，道為勢牽，輒慚懼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遽，會面可期，猶望元燕降暉，重過故壘，青驪結乘，或駢舊軒，率爾晤攜，自知悠悠，瞻言擗側，不覺嗚嗚。

陳際泰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屬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即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為天際真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讓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即不為狀元，即不為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賈輩，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賈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翁然從之，四海之風，為之不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撥亂科，躋應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藝，天運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為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箇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為所不當為，六十六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庵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害，賤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殷響，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間姑且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為射賊擒王計，必不效而後杜門卻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推古督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為出也。弟輩素惻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東某

六千君子，逐鹿園中，高才捷足，何所蔑有，又況目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剗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捫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答朱子強

譽言匪楮，何龍之深也。弟年紀寔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羞言不辱者強顏爾。

東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藉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尙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答劉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說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呢呢，向兒女耳邊語。

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遞歲來陵。鋒鎗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故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願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婕妤。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而肉不常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況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舌讚榮。真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兇。亦死于悲。謝謝善哭。而弟不能。禍衛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嗚呼。甚而伴狂。伴狂甚而痛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劫對。正在枕席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為黃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即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為足以知之。傅平叔贈吏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為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尙言語。著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真正為人朋友。若和尙者。乃真相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反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卻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著箇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憤我。憤我。憤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認認。以至鬚眉如許。茫然烟海。豈不懶。然和尙即能規我。憤我。憤我。且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尙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為若輩。狠敲熱

罵。引向裏學。兼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宜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為律。耳喉之不同。胥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沈約南蠻之音。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王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東孔登小

知髯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滯中作憤。嘗有屈平江上之聲。然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為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瑰煥。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瑰。亦不徒瑰。便欲辦香飯。依以開誘其不速。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元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聞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親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為一卷書。則借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錄封。冀後學封禪其書耳。平叔遂慨然。不必如長卿。願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致枕間。辦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為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必錄。殊銳。處處作拗折勢。人庸兒。嘆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波斯之。熬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為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亟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恐率新舊。頗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為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衰於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闐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爾。嘗之楊德祖。後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不可誣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尙有典型也。別去不敢時思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身也。念此一二老成。歸然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聞邇來手札。如虬松古柏。嶽嶽名家。真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簡籍諸稿。盡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目中覺解事亦必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磧間。撥取文石。恨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為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心不欺。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為。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 臨川人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為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壞。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於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尉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蘇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為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為治亂。此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癡苦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殺。實愧殺也。痴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裏如許古董。時復賦媚。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銷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索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鄭元近頗是解人。游公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為主作備。奈何。

章世純 大川人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為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為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心。此不為昧天絕理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辨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膏以便惡。貧賤非善也。膏以便善。榮祿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蘇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買角。而衣之繡錦。雙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為情數。開多責之門。此

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潤中之蚶。盈尺。而人以為大江中之鱸。數尺。而人以為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為人所庇。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樸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樸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己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為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事己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為毒霧。不為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又 曾文鏡 與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為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駁駁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穉相反也。藥

尺牘新鈔 卷之三

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癩。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為文。大約如屏幃。闢架現成。但須糊棧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明日在胸。以亦腹投人也。

艾南英天德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己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為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為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為己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德精神。慶歲月不以為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誇之。愛者愛之。然弟以為制藝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怨古人。後來亦必苦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為功為罪。為盛為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為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勳。穢空疎腐敗。其為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誇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命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為一輩無知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者。又從而誇之疑之。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剛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剛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何人能既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所呈兄案頭矣。

陳宏緒士業新進人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股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為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凄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僮買麻油為市買所給。雜以桐油。夜半食脫。如為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沈疴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壽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

字。皆只起得一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束荆炊菽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為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家人為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聖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因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託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采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為因。如朔望齋。實繁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寧寺。畫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著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宜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況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開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禮時為大。載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火水。今之火水。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已。尊作原秩收。弟處茲以錄本附上。幸談師友類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為悵悵。亦祈開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北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耽靜厭鬧。一念未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為狂藉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殆同日辰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著。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沈淪。植不遺餘力。夫士為知己者死。沉重之以章服之榮。界之以井邑之寄。宏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宏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毫釐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忍然者一。又先大夫既死。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為皇皇。既為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駘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忍然者二。宏緒幼懷攻苦之志。湍首鉛槧之業。廢諸舊奇。餽餽尋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復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檄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忍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宏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宏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憲。懇其俯允辭免。或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留烟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河陡發。前驅至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真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兩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盡煨榻。吸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淵公先生日遠日疎。差減曠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宏緒。機運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濼倒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慰憫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寶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為駭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宏緒南涉江淮。東浮若雷。又北崎嶇廬陽。歲且一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狴犴否乎。曰尙繫如昔。宏緒啼嗟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謹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宏緒不得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於厮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蒙我皇上綸綍之霽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之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奉殿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呼必應。顧必命如此。度閣下不為力救則已。閣下果能謹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霽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瘵死直臣之事。然則宏緒數端之疑。俱為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曠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自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為王給諫。論劾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議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撫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壈終身。極貪之陸布政。反超拜尙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為名言。夫外調非困固之苦也。降遣非有銀鑰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未獲超擢為恨。其書詞嚴峻。則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也。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即柱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固圍之苦。銀鑰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宏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囊

體不給。苦履不完。坐一敝漏四室。拳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宏緒叨沐浴。烏飛魚沈。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繁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歎。念宏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為大輒敢不避斧鉞。踴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素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囊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寞。阿堵在手。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實誠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窮時。輒誦好衣不近節士。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使爾適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緝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為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書。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樸園書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值于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寤寐所服膺如老社耋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瑣瑣寒暄。何由襄半月糧。拜大君子劍寫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羹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繆。而老社耋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潦倒閒人。冒瀆典記。自傷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聲震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耋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說為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唏噓嗚咽。顯彰自憐。要必有酣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咸知己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為不可再遷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邀九方臯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己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耋主持選政。一時作者。真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而外。尙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樸。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爽。今其人或存或亡。亡者既已荒煙

冷露存者亦復風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為煨燼舒魯直揭舊軒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名裕者聞其藏稿盡為土寇拋擲清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向存否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親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賈側理問諸藏書之家冀有所得即抄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樓佳刻神魂已縹緲於樵川苕溪況台命腕篇如是敢復如曩昔惓惓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榮戟以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敵友會竟臣一日忽從甯洲駕舫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蒞子急往圖一飽噉時已近秋閣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解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蒞子之故而高致如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香曠古所不數見而榜腹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續既

與黃俞邵

開誠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之後吾見亦罕矣僅專都溫伯荒兄差堪與俞邵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髯之逸倫絕羣也收探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母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沈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勿以為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為當代第一藏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陔隴豈張司空所謂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利必為絲竹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利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沈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惜此則蒐輯遺書固後死之責即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樸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右臂為石所傷每一痛發輒視寸管為丈八矛知己恩深竟不獲以塗鴉惡札布個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薑鑿之踞誦佳句高奇秀逸覺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聲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割於敵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剝擄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狀屢之背餘以支枕藉地數萬縑糊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注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為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匯為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鄆為鄆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為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經禮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繫辭然此四冊頗有可觀欲乞元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樓被延津當長懸而請也此外尚有雜著數種滄桑以來體弱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恨如何奈何香兄遂作古人為之兩淚密之兄蹤跡杳不相聞今嘗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

一棧之傳真可憫也昭武偶有兵燹之變道路復梗稍俟事息即圖造謁率謝不既

與廖傳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浙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圖

尺牘新鈔卷之四

張九徵公遺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月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疑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為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翁父嵇鍛阮酒非不肯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叙之胸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與身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諧聲麗乎明公微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圍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七則造語似鄙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篋中老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鑿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乎柳子厚愚谷小記觀惠粵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遂寫其情狀第為柳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樓邊耳所有緒言副之別緒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謔。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耶。王于一忽然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徵買西商。喚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飭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鉅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沈于寒烟。沒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于一集。襟園曾任之。弟亦以託之貽上。唯先生留意。或同願與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 黃得中華事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間之鶴。忽墜瑤函。原上之鶴。載卿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令乏臨邛。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況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蠡幕中。從無俠客。恐敵季子之墨。無補莊生之酒。輟則傲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至於劫灰未盡。茸墟之荆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塵托。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益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穆滿。空想赤鳥。才是子桓。徒懷綠樹。倘念綠珠。可貯真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計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專取寶戲。聊代解嘲。

盛于斯此公兩度人初名義字德侯

與滅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傳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爲何如。若今執筒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尙何說哉。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葦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治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嫗。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影影矣。老嫗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寶賢

歌不必定要遠梁過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嗜嗜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樹。不遇賞鑒家。事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答卓蓮句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騷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蘇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莫放限一月。容到家小了塵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遼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璫等百餘。肝腎節。鑄不成蓮句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葛蒲與加。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爲讓。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璫幸甚。蓮句定受元璫累無疑耳。尊榮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慶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翔翔子墨之林。當爾時事忘斯語。

王猷定子一甫昌人

答周滅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若寡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不敢重達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穢佛頭。惶悚甚矣。

唐 堂許堂叔升金賂人詳符籍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東友夏曰。昔始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開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誦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馮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翫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錫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半以虛字活句幹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靡麗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緝閑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壽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真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上葉會城師

以真正命世豪傑如師。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爲寤寐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平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必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纒一擲第而輒置棺者。有詔獄而死。有褒師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懸崖。即妍媸好醜。亦千載會無定論。青史褒貶。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與金臺法師

昔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闕無一僧。頹牆敗瓦。委甍樓臺。草間頗有稊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隨穿鼠竄烟燼。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蕭蕭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鑿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飯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疑處此中。逃名刻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樗櫟自免。何有于榘栝栝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作。動輒見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驥真不堪先驚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纔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絨未達。已歷過少年。文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礙。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蹤跡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甫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後罕見其儀。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躑躅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資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即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印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寂中以此爲夜整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鄂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書。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薦。指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咎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灑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橫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困。不中繩削者。越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壑。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醒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昆陵為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榜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臥起，嗣後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倏逢名場。羊觸狼跋，蹙蹙靡躬。至今遐想風器，魂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膺齒牙餘論。有林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臘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器具冠蓋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擊一竅，而溢瀉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為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踈躑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為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為古人，則以先生而躡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讓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為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體也。夫雜劇效元人之製，猶必為新聲創調，經義效宋人之製，猶必為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坫，震一代之雙鬚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為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前邱一集，乞芟雜擲遺，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諦。然蓋蟲習，蓋翻不覺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闈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糜足。而寒家奕世沐浴膏澤，如以履鼠而飲恆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為真報恩乎。今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霄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搗搗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道歸白門，留此願王。用埃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于蒿里也。祈祖臺以法語為元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為世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割一過，如集龜毛為城，而攻以兔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為茵，而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真正出世人文，安能即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即擲來，以慰鼓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即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

水沈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為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情。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尚欲求晚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即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為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蕙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借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座，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厄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為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履得，或當如王羲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劃神鑲，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卻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蕪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遊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著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榮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塵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井州客舍，復觀咸陽風氣耳。

答葉會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計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為天球拱壁者，我輩或視為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蒙蒙不辨也。故云為文而為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驚羨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及也。乃不肯生平讀書，如曠望看月，止領畧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為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蟾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壯而黃，或化而隳，此一種滑稽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公有諛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雜氏之莖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為飛塵。偶為亡兒撒漉。復成聚沫。既執鞭引。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鑿也。倘師臺不暇著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為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藝。必能上逼商周。為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為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幹旋缺陷。然東邊幹旋。西邊隨復崩裂。幹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為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同是世所不滿。即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厲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為可願矣。當其為赤松之遊。駕鶴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卻一番。與不曾做卻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餓飽。杯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既悟卻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為。翻覺子房少伯。豈迂遲留。多卻幾許閒事矣。

又

真實採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為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詩學。道無伴屈。余謂功名。亦無伴屈。不獨功名無伴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以鹿門眷屬。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羈繫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為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咎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惡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瓊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邱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檎渴疾。瓊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 月 號 蓮 人

答詹日至

尺牘新鈔 卷之四

所論西江金沙之異同。真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牀下之鬪。不辨蟻牛。天首所飛。罔知覺乙。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自意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畧紡授堂全集。且并其形容之巖巖。譬咳之嶽嶽。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為有聞也。倩女之魂。一在牀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為一。乃于今之夏五。忽無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于入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夫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為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為切肌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為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為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為鬪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為者正多。文云乎哉。即文之一道。其可為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為時文中趨炎倚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為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日。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為母氏行路。綴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辭同調。孰能過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易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為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笑則有語。則文之以詩。又易可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踴誦于母氏之前。其為噴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為嗚緩之聲。可以破涕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曩耳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諸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為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登壇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願。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磁珀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顧矣。為是附緘。以致先游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為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市

凡人作詩文。無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即有重複句意。人都不覺。并己亦不覺矣。昔吳王儉初見子胥。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復者。今人著書盈尺。尚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鮫宮珠。又龍一見不再見。如麟角鳳毛。斯為可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廓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

尺牘新鈔 卷之四

尺牘新鈔 卷之四

九八

深耳。

陸彥龍 武和人

報若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且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概為謝絕。獨以諸昆懇懇。諒不得辭。聊鼓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易數語。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為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相藉疏繙中。難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為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藁還之。王荆公不妄狗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況文匪三都。吾慚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為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鮑庭書 庚辰

南溟一徙。為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略。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況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旦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朝廷丰采所屬。當事耽耽。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相與引繩批根。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黨時。係天下安危不小。僕等東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豪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并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略。悉以語我。

報雷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即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兼疎懶成癖。積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虱耳。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懶癖。又竊自迂怪。值與則日可十數篇。詩數十章。然當機應塞。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催科責負。益厭苦不出矣。況重以對客報謁之煩。贈言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贖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略。然素不工文。即週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 維 孝若 歸安人 一名 僧 維 十 寶 堂 集 鹿 門 先 生 子

與王字泰太史書

不肖才驚思鈍。多歷踣躓。雄心銷折。垂盡。願步寐賢豪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為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襦。楡。因易納之。鉅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語。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撤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妙之談。得則為至人。漏迹。寒拾重來。失則為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鹹生影。

尺牘新鈔 卷之四

九九

尺牘新鈔 卷之四

一〇〇

響學佛人也。何敢為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慎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處。便以高低為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猜。退休尋章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聞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詩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鐵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于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羸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為馮驩彈鋏。面孔于累知。已因茲使羽。輒先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棲溪。卜築一椽。為半生小歇。脚。關境頗良。只少嘉賓。為辦百萬隱資。然坐此結構清疎。不至如戴家刻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寮中滋味耳。

與湯冷與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攝淵雲。而右拂李郭。為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成池。星霧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慧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笙匏。置之綠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樹膏鼎。望而知奇。邇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難為掩映矣。勉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博才。行且躡兩司馬而上。何數遮須。國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孤落。無偶于世。兩敗枋頭。粲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望蒼括諸峯。紫氣團團如蓋。恨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東性之盟。何以期我。幸為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誠豫州。今僕于門下。猶淮陰之泗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熾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元白書

秋風鱸膾。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既憐。為龍為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與於北園。採黃花於東落。詎庸知不勝風塵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紹雅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鋒銛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

尺牘新鈔 卷之四

一〇一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歸非神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答後子隱足

僕自作遊人。畫則驅馬。夜復篝燈。搗管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為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不瀟灑。不獲悍得一區。以為於香繡書地。王子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鶉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羸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螺螄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可展視。恐山靈媿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栽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于應亦然。

與鏡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澎。如數萬烈雷。擊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醕。丹菊黃茅。烟霞性適。一舫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聊詔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咀。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為我送青瑩白。棹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畫省蘭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嚴六吏原

薄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濕矣。太行林慮。秀色烟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牧山趣而諧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海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潦倒。

答舍白

道中斐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曉。烟戶疑足下搖蕩。再再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劬經亮。謙挹橫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帽劍關。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祕簡于羽陵。授大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觀文翁矣。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脫脫矣。大集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十絃。夜郎今始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尺牘新鈔 卷之五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頹然。雲水栖心。縹緲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閭嶠。俱經大劫。蟻蜂過大。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簾左牖。非敢如處。自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當鳴咽也。我輩一宵便足勝他人。僞交十年。畫册輕秀。尚少奇古深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尙竟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荷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唐時升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己尊人。人尙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為戒。世固有目攝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玉繩具初門下。眷履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儼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凡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時事併張。諸賢踴躍。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嗒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家居為便也。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為重。見款者既有得矣之歡。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况夫牙戟之危。常生樽俎。柄擊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滯滯。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為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慎護。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閒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己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即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即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秦鏡

尺牘新鈔 卷之五

與友人

長物無幾。凡有從實賦。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增到。願
 可備。若謂而為。鐵錘雖。是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錦辟
 以孤掌。成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與友人

錦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又爾會謀議舉。此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
 嫫母。而任。輦。西施。振。以從容。履。無。負。乘。可。懼。或以。錦。處。父。母。兄。弟。之。閒。微。涉。艱。苦。
 此。嘗。之。茶。與。藥。甘。苦。自。知。人。食。之。無。味。或以。錦。當。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嘗。之。則。與。蛋。喧。寂。自。解。
 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對。嗟。于。晚。風。殘。照。之餘。遂。觀。焉。樓。姓。字。于。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
 如。無。故。而。加。鞭。神。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擲。檢。在。安。民。愁。欲。引。刀。將。閉。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
 焉。為。執。鑿。即。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危。穩。莫。穩。分。翠。篠。千。竿。匪。影。況。吾。老。也。賤。樂。莫。樂。兮。
 黃。一。把。蓋。頭。謹。開。臆。以。陳。辭。省。得。名。虛。起。謗。冀。於。恐。而。轉。達。免。教。龍。過。生。災。朝。嶽。好。存。龍。山。無。恙。問。何。
 堪。堪。俾。視。首。願。留。為。邦。良。守。令。噴。淚。之。需。看。幾。片。可。代。燕。然。請。截。為。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辭。

與友人

迫人飲者寡。任人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為人具佳釀。不為人嚴觴政。

李流芳 長洲人

與夏華甫

為兄作此册。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
 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奉古者見之。當為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光遠安寧人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不獲如魏。自露邸舍。左右先生。已無顏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鳥樓下。仰視海月。孤懸。哀
 笳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榮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
 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元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
 迄今。僅見。富沙。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兄在真冷堂。親菊。事當不寂。但石頭父兄
 子弟。日過。從。索。觀。南。海。文。犀。瑤。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圖。館。無。善。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標。圖。先。生。及。旅。堂。

與友人

孟夏書為最吉祥事。數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妹。發春卜葬兩親後。將去故鄉矣。安歲夜雨之約。幸
 早為計。大兄頃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
 詩。懷旅堂也。交情至真。處。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鹿徵 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頹放山谷。雖海內名碩。節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越阮矣。孝翁寓齋。
 一奉笑語。而久闊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麟翼久絕。其為瞻戀。罄竹莫申。邇來
 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間。見白雲。碧圖。外師造化。內關心源。非獨時流所未
 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以遊。當不下數十。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琪璧。未之能先。弟
 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
 靜對。竹。青。玉。身。入。鏡。中。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其。晨。夕。則。隴
 蜀。兼。收。那。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倜。傥。幸。不。為。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貧賤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冤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
 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
 誼。更益。肅。肅。欲一。晤。之。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得。自。主。兼。值。元。劇。不。可。以。請。古。樹。偉。人。當。面
 踉。蹌。數。恨。無。極。弟。經。年。頹。放。自。同。土。木。掛。脚。頭。忍。飢。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豁
 其。孤。憤。隨。風。飄。飄。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耳。然。踽。踽。之。蹤。寄。人。籬。落。昔。勸。下。惠。今。愧。孫
 登。得。無。為。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惻。歎。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願。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闊離襟。有懷如。開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親。抱歎何言。道兄六
 既振。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弱。女。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詭。為。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
 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
 化。為。迷。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閒。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章。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
 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
 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為。人。自。為。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遇。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泥老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而。紙。筆。如。濡。端。歎。不。能。及。也。恨。坡。公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一四
未及知使龍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一四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曩之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頹。此道人死決語也。詩真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真令我魂死矣。

胡介。廣堂。產。遠。錢。人。

與康小范

苟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聞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驚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驥驢。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說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臧齋

撫躬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止遠歸荒。與荆婦明燈夜談。獨酌兒女。共一驚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語。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皋橋銀筍。尚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廣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拾拾非報。未盡馳念。

金人瑞。字。聖。一名。彰。吳縣人。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二十年無病無惱。閉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註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一五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一六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紫雲。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雙。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坡。堪。雖。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閒。便。覺。天。地。亦。屬。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次。公。華。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盡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閒。不戒而疾共殺之。入于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疾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盤。小。有。原。名。吳。科。興。化。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腳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滅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天。憲之貧。慶之富。蹈之善。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隨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辭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開一方民命。得以旌席。特在吾一舉手閒。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機。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一七

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凄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第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
喬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
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為我序之

張幼學 詞臣泰州人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遠遊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兩鬢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
在地至于人情詭過山魃毒逾沙蜃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于中不幾以
父母之身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
復云

孫宏祖 令宏秀水人

答沈錫君善

知錫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錫貂裘大敵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
坎坷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
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
婦能令人儉衛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錫且作有髮僧補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
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即山自可少與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尚青兒復著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脫殷勤韻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使以
天下為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為此舉自多於迎日列之馬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答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自藕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踣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癡淚行復自
及曉人當如是耶

周 容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根閣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
險戶有樞而根閣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于一致矣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子以為有當乎
今雖開為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 寧子敦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句餘不出偶
誦淵明飲酒詩夷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高 岑 蘇生江寧人康生弟

與羅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妒多于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于或夢或醒間足下遊武
夷者僕將為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為崑崙始胎某為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
麗如眉山某骨俠為黃衫客某形幻為紅線姬某者為龍泉寶鐔光燄可以燭霄某者為荆山良璞精氣
燦若白虹或為瑯嬛秘笈或為禹穴靈文或者與詰為峒嶼碑嶼刻為籀斯筆或氣象高華如瓊臺芳菲
爛漫如繡谷某孤子為天龍一指某怪誕為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者大費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
者嘆其奇材某如鬼剗神鏤龍飛神舞條爾乘槎天漢為張鷟之支機石某飄然屏風上行如郭侯之鎖
子骨足下幸一一語僕僕將為遊武夷記非必樂舌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記記者不必遊僕欲
為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竈蒸梨同畦剪韭深歎素心但隔籬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踟躕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閒語作初讀之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便欲作天際真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
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
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
議者然永嘉諸地昔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為力耳今京口則六
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即平山亦久為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以職為千餘年重開生面譬
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僅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鷹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
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
奉教左右深足為慙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又開瀾關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數

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為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永叔云使君賦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為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積畫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通止休事人入家武林

與誠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映雲林老人似未得

二家宗法也

胡介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提兄一放浪于山巖水涯中耳定山欲舉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元襄札

聞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為性命是貧賤離軀中之聚肉離骸畫池鳥獸也并此奪卻如魚失水如鳥焚林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邗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叩水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肝脈瀆水瀆凍中來非鹿山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帶水湖洄未能即拜下風然春草如烟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扇藉徐圖掛搭

答駱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緒萬端思後晤何時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難佩之解兼乘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龍松獨深願執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木結河渚數椽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蹤而常停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闔握手之旨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研德鳴三吳門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

識也過蕪城時試留盤桓知其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山黯黯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即詩文撰著亦視同蛇丸唯思草木蒙頭向泥積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免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為可惜惜耳耕塲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宣城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暮何以堪此為恨快累日唯有道達懷善道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和之戾也別論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為名高然胸無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率報草草

與裴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嶽堂下見柴丈人實覺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其人願與其人為友矣遲之五六年聽叟渡江來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憶若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澗內名家詩而遠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遲久非敢為知我者惜此微帶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札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囿固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為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瓶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既隱矣焉用文為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憤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即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蘇此以推天俸假之以年俸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為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憤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慎即自愛其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即附諸君子劄劄布之澗內以重弟之心情面赤幸甚

招誠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鐵翁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電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攜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聞閣下有執柯之感感平生見顧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樸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情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以異數為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遠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著求一退步且先生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閒世滄桑陵谷升沈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

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為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慈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圖畫之第一著。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著耳。留意留意。

留啓題更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相陰下。竟日。耕塢為子書。胡萬贈答詩。柴丈人為跋。臨西倡和冊。子為二子題小。烟。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踞高踏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慙更河。西。簡輩。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清矣。更來當出此示之。

與樸園司農

江路容輝。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榻前。握手慰問。倉遽為別。至今耿耿。時從鏡老處。詢。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世途專意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初借。懸壺未成。而道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鐵老每過。相為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踉蹌出。門。復便便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篋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為先。生道也。

堵廷葵 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樸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沈沈。生人敬畏。心為足向耳。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瘁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真正詩料。古人何曾合給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烟水。萬。里百年。驅遣得宜。何妨清思。今人動譏勸。若先生。詩人能刺。其單言儻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閒者。亦皆卻顧。即為公安山陰竟陵者可知矣。以躡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屨。已粗。亭邨之響不緣。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其毒甚于詆訶也。真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青眼。吾于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闔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若塾師開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為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冰燦然積炭。每當柏沈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抱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己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雖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魏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畫。關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正不如夕陰。陸。玩此黑牡丹。隱隱似。短笛也。

陳士奇 可父 千人 漳州 鎮海 衛 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點。如買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情福人飯閒粒。必拾入口。

申涵光 鹿 邑 水 年 人

與馬順公

踽踽長安斗室閒。出戶塵沙埽堦。左右市肆。雜列梳櫛。穢家。樹炙氣逆不得舒。遠歸塊坐。庭幃闌落。如野。僧。更無擊鼓。一二老僕。鼠臥不起。幾於自執掃帚。秋衣綿濯。背畫。懷抱可知。讀夢龜詩而曠然也。如激潭。如蒼嵩。如曉星。顆粒。如算鼎。斑紋。古人剝心剝腎。而夢龜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沈淪莽莽。流離困頓。了無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遇夢龜俱不敢有遁情。有匿旨。哦咏備然。驢背繫繫。則夢龜。之所得可知也。夢龜教我矣。

金 堡 道 隱 錢 塘 人

辛巳與同年生

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為將相。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僂僂達官。奔走過客。拮据錢穀。屈曲鞭撻。即足以死足下。足下即未死。亦。復魂寤神喪。勝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驅塵塵於長林。豐草閒。麋鹿既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 元 公 海 州 鎮 江 人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箇箇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話。

謝風老生平本做鄉人士善蔡奉之。桐鄉之士則尤表表。博誦尊揭。具仰厚道。墓木拱矣。而嗜懷不戢。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之多愆也。願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安庸。一切議論。憑人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笑訶罵。皆有興味。莊列二生。得此為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吸苦。考成在即。錢糧舊通。為他人受過。向可為他人代價。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真是苦海中著筍。年父母大才為之。猶是弄九承蠅。若弟驚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蹶也。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荻草。隨艾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灸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懷慶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饒人。放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為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語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懸鑒別。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為。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偽也。

復友人

二三臨張。殊為可恨。業已痛數。勝於懷管矣。我輩猶龍。豈歛鱗蝦解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翹翹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太古。又復嬌生響履。響之五瓣。

尺牘新鈔卷之六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耶吉水人
遺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為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遺。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即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腳底淨盡。每一靜動。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整心之賢也。亦不自解其真。切翻為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十九皆凶收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眨眼就眉。揚袂搖足。蹀躞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諱為正。以笑為噴。險刺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躁說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精通。惟險刺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視左右者。以譏刺為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鄙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為所借矣。

復諸紳為謝風老舉名宦

尺牘新鈔 卷之六

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典製。盡心再鑿。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閒生死。東岳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錄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擲槍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癡人欲殺僱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諒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捩。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幻。政足掀髯一笑。敵前輩餘風不遠。冷眼自定。熱腸徒忙耳。

復支比部事環

子瞻學元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肯談元學。而不能行也。願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處瀟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衰言。不無點頭加茅屋之謔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數。仰承明德。時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隱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儼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於園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真其蹟矣。

復支曰且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灑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尙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撥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目。掩圖籙之光矣。

徐 芳 仲 光 南 城 人

與湯惕菴

芳膏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刻刻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

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即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顯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即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播數公而頡頏之。與之爲肩背。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肯贊不致以私譽。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廟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譏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特以無恐者。知必有在矣。不揣謹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冊。冒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概。俾得廟名筆墨之末。他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失晤遂已再歲。曠闊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展轉于叩槃捫籥。況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詭秘。而人之指力不能皆一。譬之紈琉璃者。青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即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抵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齟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閭閻塗軌。邱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恥其糞于燕。燕亦不得技于粵也。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雒邑。圖之。聚塗之人。恐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閭閻塗軌。邱第村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髮髻之圖耳。烏能測其所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子弟兄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論。猶自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至者。飲其心。而闢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宜尼尋繹。而何有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宜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橫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宜尼自宜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左之。而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

儒與釋之咄咄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頽埃酷暑中。想得吾兄松下風濺之闊。甚不能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氣識淺鈍。實不能識。故飯縮首自匿。姑為其所為而已。吾所謂之未至。而徒仰棒喝于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淺巡退抑。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遷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便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斷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尙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為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咸獲亦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為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為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稿土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安茹桂侯

子黎何辜。斬艾未厭。目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爐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窈奧。澤之阻曠。溪巖之逶迤。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膏剩汁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鑿者。則禍孽必鑿于其間。聚族而居。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子此有重獄焉。陰為周內播弄。必背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為天之嗜殺。為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類情。恒怯狗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視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即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敵鄉于戈。荼毒自夏徂今。蓋西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類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邱陸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

枵腹枯瘠之。尾逐為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于人。深奇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任輩非。即暗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為事。夫蜂豕何佳。而願業此。達人奇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尙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美。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為人貨舂。跼蹐廡下。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不至舂舂。未為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相。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迂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為一大養濟院。心甚隨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地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蝶

此番楚毒備極。僱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瘁如故。舉體頹。墮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欬逆。口中齒齧過半。一吞百齧。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踐。負為歎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俸。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烟雲閃忽中。接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跬咫尺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篋杖。與汗漫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於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與會所至。汎濫討剔。發其奇秘。如永叔于滌。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尙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輒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某月。如盲如痿。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形諸夢寐。月以數計。閉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著卜。皆皆曉習。邇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虛無倫匹。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荷得一日絕。而馳騁盤薄。雖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其搜討。期于滿適。又得以備開昔日之罪狀。稍扶其。嚮來知與枯菴榮落之不同。與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邵日生

生平不輕隨。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聊以為此。清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猶小言。尤愧荒俚。失夫肝膈之與喉舌。其腐裏相去。已不啻數折矣。況脫指乎。況又移之。墨墨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憫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段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也。且年兄昆季在。即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即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即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願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為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為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護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略于葬。甚者先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為其親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壟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豈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覆城之患。其為疾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情情。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衷於禮。而不為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無言。伏惟焯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為妬。與春為仇。與離人遷客為惡。與竹杖奚囊為敵。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與率同人。廣翹上帝。永遺此物。一意晴明。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色起神王。如繡履兒同南陽耕夫。臨圖指畫時。不復知身在草廬風雪中也。嗟乎。吾情何可一日無瀛濱。吾情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瀛濱則催花驚燕。七。

答蕭明森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為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亦幾大聲疾呼之。願呼愈急。而應愈緩。即因不可如何。而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駭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曰。是惟割股可掬之也。駭子曰。不難。鼓刀而出。獨有臥者。曳其足而封之。臥者驚。駭殺之。而駭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掬親。殊美事。衛之人。曠之皆失聲。夫知掬親之為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實不能自有。所割素。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割衛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嘆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

榮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躍得之。亦以一躍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僵臥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尚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溫生於背。霍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為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昔人有善叔實。而恥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實載而已為之尾。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踴躍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懸慕者。塗為闕而數為軼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禮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實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實為餌。則人將自致焉。即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為叔實。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美。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遜人。而所以願人之意。固不害其為自知焉。彼叔實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趨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學為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尙未知其為何等物。乃遂觀爾。騁迷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誕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恥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自命為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為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道目中所遇。未常見全人也。即松自始。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比于全人之數。松即亦自諱其馬首于嵩鶴之睫。然且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略為炤索。四望闕寥。較松為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相臂翁。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尙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笑笑。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剝肉。在大師尚曰。等箇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嵩五竺事蹟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冰水中央。不知雙腳踏穿白雲翠霧。幾千萬疊。

吳宏遠度金籍人家林隴

與誠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為婁水王尚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為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推。黃金臺。土阜而已。

邱象隨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望為勞。門下游刃繁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佇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查老為第一人。比聞頗為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開彥老踪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為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廬百畝。以為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酌水行潦。止可餽饋。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郝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并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歐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驥驥。處處制以衝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與會所至。當不止為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矜有窮日。自幸不為俗吏所縛。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留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嗒然而已。

劉榮嗣 牛坊簡齋 曲周人。

與成先生 庚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元先生縱談。他日至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于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既且。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啟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羣籟不振而自落矣。駕與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卻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套。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瞎子又刻唐詩十集。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僮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脫護領。片片為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為劉去華。鄧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為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蘭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即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即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輅門。凱歌宵震。豈中朝僕儒之官。僂僂兢兢。一醉無時。笑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縱泄人間。水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鱗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頭蓬窗外。即渾泥酒面。引襟袖拭汚斑。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開官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殞。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為。漕撫參于善。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善得免于穎州之難。鳳陽守被劫。且留候代。而賊至破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張恆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責。南北交馳。人言日至。市有虎而母投杆。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人既既未已也。驢馬牙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卻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惲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願獨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踐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為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詩別調清虛冷雋處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鑿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福弟久已甘之願慮煩人者中以積垢所關于時祿輕所關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保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敢自念而為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為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為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膽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願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于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于是矣

陳周政子鶴鶴山人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于李調之門作彼重復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為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異怪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即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適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荊楚鮑葉冰泮微意風雅正派正在于此而獨被不逮之謂魯直豈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為題即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鶴法矣一切有為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六符先生曠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羨眉之顛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片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驢驢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為氣呼則為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霾則失之謔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歎病起無事判花纜舉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賭飛蓬而為車今敢謂車之即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

尺牘新鈔 卷之六

日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與張繼武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于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初出豁然清曉盡滅死生場中般般煩慮何必出死

李 雯行軍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委身世相迫已到窮處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鑄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為儒冠誤盡此髮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殞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查不過六七人今惟俛南及爰將為碩果而俛南道心彌艱爰也世趣愈惡願居一室之中四面環書皆蓄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願此微賤之軀乃蟻蛇怪鳥為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為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肢體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臥看屋梁側面對蓬條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蟲致諸蟻蜂羣圍階上曳足觀之一為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羣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道愁疾思得出門願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思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為地主轅文為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與轅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即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為期耳普元之窮頓久為兄所憐今來會稽率約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輪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爾成之苦不清邪夫蟬之為蟲隱微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先碎螳是蟬可再生而鵲為必死此又可為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為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忘害之言以愛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敘中不可吝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為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於弟又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己余日解道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

士自隨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二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樓之上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跼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擲楡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誰爲傳之耶嗟乎儲冠之禍使吾父子相離僮僕相侮妻妾醉詬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烏雀爲上賓以旭日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衆拒兩國之命扼持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爲大漢棄婦使妾得此而後賤使已陟遊帝庭奚啻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譏謗冥頑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僞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矧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何 謙非鳴山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同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簪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劬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噴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噴而作憐乎

尺牘新鈔卷之七

萬時華 茂先新羅人 激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剏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聖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墨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昔人以朱異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齷氣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說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聲牙間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盡測辱下問遂不覺寤寤益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尚無由賓增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僧父。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邇來章水，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劇難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炯炯，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臨準何足與阿姐爭。只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情之悲，雖以衰絰，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轉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尊，遂不能與筆墨為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日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桓武子新進人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隄鬱之情，輒泣然太息。謂才如韓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為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為親耳，公為感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喪在淺土，即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既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隄鬱之情，適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為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為文詞，願獨不遇於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即尊嚴如閣下，貴為天子公卿，輒不自量，問上所治制，執以潤關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即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為，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尚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願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即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朝廷，而又好士不倦，即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為古文詞十篇，附以荀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庸突，適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園傷離，遠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知。承惠遺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所以為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就居

買粟，遺讓親，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雪霜既去，卉木遂榮，簡俸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唯嗟展轉，難以言罄。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若白易外，古稱達不變遷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為吾，當不為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蕭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無絲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郎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措時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蘇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為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登登喙而巳。其於風雅，騷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以為當。又不樂世人專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為臨做，瑣畫纖巧，無裨於道。既焉悔之，嚮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閱讀李杜，愛其勁拔奇警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為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情別，思之凄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 會稽浙江人，家白門，海岳為生子，會館兄。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削相寄，固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樂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為聚也。

與陳眉公

泛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鳴鳧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傳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拾人牙後，自命愛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慎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消。此語竟似為僕撰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情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撤，賓朋不悅，屢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為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爻，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釋大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為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銀，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為達。故豬鬪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為不如尚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裕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明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關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峯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曠，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為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為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日下，一水可達，遂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妮，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會言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為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僧，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卻不照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索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宇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略略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博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穢耳，事有真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即播去，頗不留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為山人詩文，不謂為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帖，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入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應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播去，然後始異今之紙盡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敬

敬小山人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崇人。尼羅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蓋，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畫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為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畜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險，廉涉蘆，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寄釋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既寰宇，容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譏穿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真嶠嶮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十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請聖兒姪女。

養禾燒丹。市井下戶。炊半菽。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
黷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
平平。借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學耶。

張 康州人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 臨澤人

與同社

余覽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歌舞。渣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
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繼。終復鼻祖長沙。未為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
書。其安所適歸乎。

向道生 香山武進人

與樸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為俗人言也。先生遠
辱致書。敬為小册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頓
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朝 山 香山人

寄王喜廣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色。情端復起。僅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
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又

隆隱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
路少所干謁。常其得意。往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
而物色之。若以為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肝膈。區區首肯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
其衣食之不足。願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權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
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
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牆之感。可兼
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在手。字畫尤新。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
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為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為罪也。

上萬介龜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信史春秋尚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
□□□□□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議文移。取嗤朝報。況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為
馬班。世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彭固之業。欲一操觚而
闡郡許為信史。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矢慎。以
成盛典。至於梁園授簡。滕閣留賓。類略世法之類。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督調。所不
及者。悉少於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寔縱之以清。良有以也。首肯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
罪當萬死。然常情為下官者。一語掄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
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率法。上為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為高
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事有既哉。

范文光 神岡內江人

刺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繁。途有纏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
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為。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視為深之病。

陸 陸左 補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鳥名比翼。當棲連理之枝。雁號合歡。更繫同心之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為期。
絲蘿永托。況夫系由名胃。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錦
衾於百歲。而于遇旂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行王案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

匪登三。數丁陽九。瑯琊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鸞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轍前。花曾溼淚。衡山侯之帳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尚憐開府之轅。前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時高白馬山前。征袍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吳興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過之求仙。心留金闕。至於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陸於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金。數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有室鮮千金。誰賞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夫弱息。猶在冲齡。初習方名。未嫻翰墨。雖情同趙至。時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邵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之嚴整。不聞謝大傅之雍容。尙遠。故鄰遷大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遑到薦。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畫上心傷。鴻雁之來。揚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粵嶺深。蠻鄉心。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即遇郝隆。亦有板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荷鋤。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鸞花之國。李蘿嬌女。仍近鴟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牆東。惟髻布衣。願就灞陵之隱。伐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廚難得。而居士之履可曾。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負責。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事殊今日。倘欲希金張之貴。慕陶翁之貧。始賀驪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執教虎丘之祭。棲沉蜀壘。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黃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葉。黃嶺桐山皆地名。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鵠。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綢繆。即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鶴思歸。尙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公秋宛千人

與龔半千

函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奈解纜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密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天仿 誰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尙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閨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敲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請九鼎鑄號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興盡。遂遠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懸懸。霜雪不摧。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啾啾其間。樹隙即于佛巖。翠峯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樸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既重樸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掀髯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 懷曾汀州人 舊字慎焉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寫。由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即就苦猶甘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護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綰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既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 論 君宜姑蘇人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鬢。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鬢矣。引頸拂鬢。恍猶挈袂。阜蘭清露。尙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繳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真昇刻三秋已。昔人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可歎也。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翻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宵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弟懶骨懶情。與仕途相惡。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忍。亟草文移。改教而長。而思逃。逃乃益熱。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

求吹蘭蕙香者此耳。

又 讓入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為舉業籠囚。屈曲已盡。揣摩人意。埋首積覆。既之具。達心調。嚼蠟之詞。兀度。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鐘。則今日一第。亦做以為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鬱鬱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為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讀之。苦吟。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驚而受賤。情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踴躍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為文。事唇頰。不襲唾。為官。事面皮。偶不受眉眼。為鄉官。事姓名。不入官衙。唐時。宜之。為租人。唐時。取乘。運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為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笑。主人為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事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嘖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謂王力拔山。今氣蓋世。手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執為左手。執為右手哉。然彼時。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腎。肺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思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思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蓋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蠶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帝。易一副備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鬚眉。天邊一鶴。蓬邊一雁。饑饉飽飛。誰為籠繫。惟帝其尤。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羸。欲向天公換備保換。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持一番。雖文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斂袖。巧針細線。何足誇貴。蓋勸弟揣摩以達時也。願未幾而州平之別。猶夫入也。無微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即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歸家何處。何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一掃而滅。其孰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晴。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驚。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雲渭屋為。主考出人。問場中好何。何。謂。曰。尚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晴。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屋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蓮華之身。而半為明皇。半為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奉扮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友情。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為牀。則我今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為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

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即天半峨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稷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騁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習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圈也。如生且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劫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脚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生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莽。而先王爲清華。一派空濛之氣。過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發於唐何感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會祿山之時。乘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留詩詞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羅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元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惡是爲耶。兄云爲惡者。需才與勢。竊以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烏乎才。承台諭。即當盡法。

張資孫補武經主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惜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關空撰對。雖即席百韻。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淡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實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就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叙事不忌村。使氣不怕蠻。只讓社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即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乘採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相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官商絕響。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宜。乘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時之具矣。願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即吾鄉會城先正。尚存典型。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教。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梓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盛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遺世故。流離他

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買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處。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即幸而存者。賈伏窮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一當此幽憂發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真可謂志尚而氣銳矣。

衣問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蘭譜。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庸庸蝶語。祇可向香案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際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界人。斷不謂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千塔。坐徒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葉。淡茗香膠。湘簾繡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為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璋 伯玉 琴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愛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曩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璋居家一無所為。然後世或以嫻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為。惟飽餐青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擗折牙。以息機。用蘇而復上何為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登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關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尊。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狂智。思倚撫藁。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為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啣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為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即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為俗人怡悅可愧也。

與弟

住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即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

尺牘新鈔卷之八

丁雄飛 高生 江浦人家雜錄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慈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為胚胎。香為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上界。為青帝點綴春光。皓月。在博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姪煇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為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振

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開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為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追
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為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
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證。庶有開交之路耳。別缺之光。一
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卻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案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實。視此海鳴。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悲。
當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為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開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
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與顧
而樂之。後有富翁為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與復至。夷猶不擇。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機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
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為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滯滯細酒。穢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
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為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離落下。
乃為己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緊其脚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腫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為之困。作詩而多無音累氣。皆由浮腫未盡耳。
林增志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運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替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占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
矣。

張可度。原名二。江寧人。扶與文寺公弟。瑞星。賦。

與周樸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為映。如寇平仲之
于魏仲先。張德遠之於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鵝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
溝中而輪轂之拾。鑿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
嚴親見先生。蒐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
學雖未至於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
餘萬言。與目前號為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
者。有揚揚賢聖者。有憑弔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章。身後又安得有
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於光
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剗削之。借明公之法力。
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留此一段佳話。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
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
蒙許可。幸令端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為君子。則長
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渭水。郭臥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
之。幸甚。
又

又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
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與。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
骨夏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為然否。
涂伯昌。子期。南昌人。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嚙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瀝。咀嚼其中。
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為諸生日久，傷心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焚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笏，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瀾水，珍玩都捐，手挾蕉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實之 江陰人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備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踴躍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被遺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為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溪而致東，敢慶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矣。

劉步震 長公 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燦，照徹大千。凡陷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嗚嗚嗚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揚州人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是非，又胸中斷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掩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為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景旂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顯是以為非乎。故信難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鏡仲取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勳於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雖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關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於機尚存，時或買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變遷，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即甚為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為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為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覺，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惡孽，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怒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之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為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 培 廣德仁和人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於氣喘，餽餽欲死，方言宜蘆，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折而為飲，擊其腹，猶若若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哉。退之為祭鱸之文，鱸隨徒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願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痼岐方，覽神農草，不若登寶翰墨，膏沐詩書，為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疑時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臥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曠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情。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命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開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鐘。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為慈悲父。為清涼月。為返魂香。為阿伽陀藥。為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為法王子。為醫王孫。為真法乳生。為真法供養。為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澹齋夫。數果休事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便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息。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編九。噴嵐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為重且難。功至百姓。為輕且易。宋哲宗盟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醉醒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朵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讎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焰爐沸鏡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捧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九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相。真口口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驚鹿忙忙。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螭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無成。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禍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有華事人

與吳六益

尺牘新鈔 卷之八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為。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為。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塞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宿信陽之棧。蛇行蒲伏。為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為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為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為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維而深廣。蔚鼓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噲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略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且且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為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韻。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為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為淮陰鄭侯。抗軍曹參之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靡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珍留虎林人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采之說。援指水木。疊疊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綉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流。傅元猶譏後漢之浮頌。學者無特。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尚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寶叔吳江人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鱗羽之艱。抑為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興勝情。諒當不減疇曩。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尚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本備味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鷄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願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即有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為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祝。不可為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一望。旌旄榮戟。槎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微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願

尺牘新鈔 卷之八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為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稿耳。敬屬望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為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率一嘯。此研在他人為上。則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吐蹇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為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同背。舉不得而問之。從古未有不為真人而為名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瓊閣。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成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觀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體也。

余大成集生江寧人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為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與盡。或交臂默然。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勒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謬。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童蒙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為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童蒙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為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駁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駁人。撲一撲。撲去時。豈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駁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駁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駁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

要做將門神。任原去也。況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為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卻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奉行。卻專要做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伯顯西陽人家雜錄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為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為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狗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為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為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己之所得為者。雖孔孟亦無能為也。古者史臣奉敕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問過闕亡。下詔購求。輒贖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略遺失。為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為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憬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為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成仲通州人

與廖西銘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人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實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故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為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為一人之口。而後為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為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為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開問也。語不盡於赫蹏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其逗。水乳為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佳。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潸潸汗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鱗齒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册。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為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魏汗欲死。弟學術。婢妾。率爾應酬。既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魏汗欲死。且當數倍于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付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付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為。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付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即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為之。谷風之嫺。頽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歲。寤寤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畫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幾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義與為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

曰。吾向者。宛宛。娶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增九語。笑人。

與申錫苞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為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僧。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落落者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士。重。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為當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使於馳騁。於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語。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菊人句。容籍家江事。

與黃俞部

足下石經。放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勸為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臨臨。夾漈。長容。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執能之。茵生向未破衿。固已通夢。心太平。卷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妍月滿。歸極清微。則又抽玉匱之隱鱗。灑金壺之奧韻。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語俗士耶。伯璣。爰某館。集。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姿。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近日。悲因。毫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臥疴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利之想。至元亭。蕭遠。揮書水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躡塵。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微。疲黎。編邑。短袖難旋。雖游蟻自娛。鋪肝博譽。竟復。

何味。事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警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助。今古歸然。久而愈烈。果嗜榮而嗜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家。賴有選詩。俾煥燻復光。今此翁尚存。事無續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為谷音乎。初學毛集。聞已刻傳矣。望翁能為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蠅濁。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歎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道。為花髮所縛。幾入魔波。句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挲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劍閣。長慶諸家。以為學杜不當類其聲態。慕兀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嚙嚼制舉。未能一意為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登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尚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盆未淨。視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藉所在。真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論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即起承轉合之法。亦即顧中卷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闡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壬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郵學究。盆氣信聲。塗廬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菽。為人大概。想瓊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講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尚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九

雙鼎學升。芝蘭。合肥人。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苕布。飄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悠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潤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詠京雒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之句。以自憐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鶴。合并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為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箇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為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尚不能放舟。定候知己過話也。

大雅寥闊。以先生為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相。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片遠。含歎
復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讀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
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為不恨也。應酬小帳。當操士鼓。以謝金鑪。拙刻二種。拾潘花間。
不免為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
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儻崖萬里。枕櫛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實李定諸人。皆
著作之功。而杖履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
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語奇觀。率世人耳目所
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槊。累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蕩醬之乍
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嶽岷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問雞。柴
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
天地間。澌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狐裘之日。頌國恩之
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鏗鏘蒼涼。寫難狀之
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
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堂。殆無
以喻。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懸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 匡林 宗中人

與閻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鞭繫節。當迫為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
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為自己身家做官。易為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
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
二人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為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學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尚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
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諸。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喧。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
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真符
實音。不從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濫觴於禮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
研丹素。切響浮沉。響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俱
標撥為詩。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未學膚辭。謬稱擊壤。灌纓之說。不亦過乎。
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擲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
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
墮惡道。

王 斤 王國初名澤久字春蘭河南蘭陽人

與薛諸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實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
不忍失之惻款。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為灑掃。盛牛酒。
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
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為盡也。弟斤此日向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慎無述。沉痾日
厲。使安道之慮在目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為悵然。

再與薛諸孟太守

斤頑鈍子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即荷戈杆。魑魅沒世耳。昨有新額舍。通乘驢場。暨鼠竊守藏。應成者。餘
許輸。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責貪墨狗。處行獲譴者。直向廉甚。如斤二十日。不畏強禦
之窮措。大笑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警諸臨窶人子。以及曰。畀余拱壁。她殊者。適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關。拜於庭。為丐。趨烟。賈走市。
弗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閱耳。寧實有負也。適弗能余間。而瀆以要我。
將坐待命。復畏執事。以為不饑渴君。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為梁肉立於門。而待願領者。進止
心戰。搖搖焉。如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
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斤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

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即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斥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遂矣。柳子厚曰。凡為文以神志為主。斥憂患。餘息神志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屹屹自苦。就聞有嘯詠。不過觸淒風冷月。懷士自傷。夫魚鳥細者。尚喻卑峻淺深。巢窟重閉。況斥危敗之魂。悻悻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麟之憲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為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憤。彼賢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風伏鷓鴣。才杰罔容。或以冤死烏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矣。如斥德不彰於里閭。智弗越於城獲。濫等一第。空蝗梁黍。無臯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楛子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己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況其下乎。詳釋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斥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繪字子集 一字少買光州人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漿難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豔。誰登華俎。去婦有壺才。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軌。弟如理筆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音。恐驚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賜。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即今天中之南。漢水之側。桑烟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滯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贖也。弟狂語還謝。侍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未其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楚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酒。喪其本業。且致醜德。日富。鬪殺為姦。使俗尚淫。科令汜濫。為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稅憫農賈之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甍。彼昏之志。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醢者。復醒。倒冠臥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斂德。虛井肅然。皆爭掩旌。宿匪瓶。覆甕。貨麩。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壇無遺樽。巷乏行植。不惟釐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費。各思其職。勤織。蓄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搗。搗。一語而退。禮接。森。交際。恬澹。如登太。臚。慮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肖輩。則甚有不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既不能辨。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竇筵。載。接。媿。王。瞻。三。術。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井。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但年方強壯。自墮邱壑。入孫吳以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蓋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腕塵封。牙籌土暗。錦筵金罍。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嚙。嚙。潛踪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履齒於苦階。稚子候門。取飛蟲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景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居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膳。之用。舉德馨之祀。仍將。壺。停。壺。列。罍。置。罍。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未。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已悉。西銘清誠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為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咸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為孤立。以發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誠。漢。士。之。福。狹。藥。宋。儒。之。闕。迂。刻。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為。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為。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城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錫之嚼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為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兩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多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為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為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肖寂寥于邱。翁必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官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鹽官咫尺。保障聲聞。鄧嶠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箋并小刻。奉似郵政。以翁丈愛琴。但句新作琴語。可資一噱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旅樓佳氣。徒勞夢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東李衷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跨蹕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烏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曙晷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駭俗。貽藉靡上。里中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別集西安人

東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轡轡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卻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率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即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效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即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尺牘新鈔 卷之九

二二三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效。正患在不能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譯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願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予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清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曾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肯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而。卻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擲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脚。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于宦苦商困。此真課誦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宦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

尺牘新鈔 卷之九

二二五

多據量僕謀持之術愈工而濟難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答道學幸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為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偽雜者濶之而于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平子學容人

答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蔡邕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知為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轉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為而後可有為歷數古今斷未有廢事不為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矜因為仁兄矜矣

又

此輩小傳小敘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闕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聲聲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借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尺牘新鈔 卷之九

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讀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門主寶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堯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士室各成有投老意願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笑

與魏絳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航籌與關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即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翬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願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諸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其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傳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為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祝曠侯事使人不敢以為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既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願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缺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孫約司宜城人

與周樸園

避署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篋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為評議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鉤棘僅貌其句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真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踐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為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實切己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饑寒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朝三兄嘗言吾守先李約馮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惰。亦無緣生成。己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樸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貴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懷清心曾田人江寧

與周樸園

風雨孤巷。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即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睛。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羨寬。豈能使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割股詩得大篇。真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當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答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否。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筮也。

劉城伯宗黃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率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勿遽相督。悵惺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即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著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嗽麵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煖。皆足爲衰老之累。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通也。

沈灝。明倫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窻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恐兄弟愧無將。方切徧復。章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然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灝墨與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尺牘新鈔卷之十

顧若璞。和知錢唐。人上林。聖丞。顧友白。女。醫學黃寓。顧若璞。廬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逼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世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瘞。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庇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賤。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

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敵豈必合為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家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謀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為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關上書請淮南北開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為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渣云逝骨鏤魂銷惟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九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紉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概令篝燈坐隅為陳說吾所明更相率研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諛耶

周庚明燦莆田人庚諸生陳挾公承續元覽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箚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為豈不信夫生為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為鄰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為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為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為劉

其五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畜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六

東郊清且閒宜為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其七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徒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與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遠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璜石丈晉江人

答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為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讓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為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蓆至戴紗帽時是膳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璜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答孫本芝公祖書

鍾璜生具一種迂腸癖癖嘗妄譚以為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為如聽訟然

不詳稽兩辭何疑審克鍾瓊嘗深坐空山夜闌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樓置老朋釋迦于側小子鍾瓊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款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瓊迂拙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礙窮荒徑聲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竦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汚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為峯巒為草樹為人家為崑崙樓或為禽魚往來為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吐牛聲之生熟鷓鴣之行止此皆文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諸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須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欲斷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為吞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適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騰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狠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焚火明滅雙瞳疑睇思索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澗曰畫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為禮樂之原夢寐即心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真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圓千切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岱夏夏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為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凌篇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惟輪為大輅之始

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寒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謹醜雖有所作祕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癯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釋百里內外朝脫蓋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實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關力能不憂其絕脈哉

王思任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為之以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俊俊退矣恭喜尊公衰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于鈴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即往星渚為御史作簾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鼓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梅氣慶年弋陽腔服色團帽為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簡徐元仗

尊教擊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即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安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瀾堂夫子廟前更擠樓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呵過棋盤街尚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鄉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傷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峯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

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找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餽貨維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數帶，雖玄黃炎殺，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向白宜城人 雙松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為至，以深浩為功，才智之士，鑿心刺腎，鑽奇鑿詭，矜詞高遠，鏗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凝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一遜庵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磯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拭唾逢彈殼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為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譜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為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宜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郎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為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弄樞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頑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絃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即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事當執御，榮施易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掘蝮志矣。即欲繫其辭，以發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徵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懺撻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播，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敵，慙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磨，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恨星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即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鎮八風，海平萬壑，相息檣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為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肖舍嶠嶼，入貴筑，承積壤之餘，於疾為療，身既庸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遂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柳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迺知用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囊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嶮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聽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餼飢過午，則雖未卜其有為，而似有所不為者也。故為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為黔畫者，真是老農諱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腳，識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團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僧惟有還受，況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窗，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鑿湯尚可避熱耳。

林 章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籠。更思翔翮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踴躍屏息。逐燕雀
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為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佛若夢中入華胥
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
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為長者言。然長者有道士也。事忘嚮者為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怒其過。魏尚獲反。馮唐愬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為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
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將軍

維揚為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敵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為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
鳥于籠。猶縛其翼。縱馬于途。尚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翫蹄。不足為惜。足
下憐我。亦令我憐。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遊。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帽小月帶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羈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林連屋。而久不相
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朗懷
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為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帽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為鄭階蔡席。假館授
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事有異哉。帽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
之俗。此自帽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會補官。尙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

自晒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尙覺有吏散
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
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
土幾尺。埋其遺籍。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為曩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
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
稱知己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退之之接何蕃。中郎之揖王粲。
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辦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尙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默
默也。帽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為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臥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事
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牆漏屋。兒女相憐。啼饑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
剝喪無餘。即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歎。易酬之願。奈何感感徒為
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為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而實。區區馳一使。則
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
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乃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恆恐年壽不終。詩文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漸才鬼。上媿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
自咎。以相下者。仲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帽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
為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
子。吐詞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鼻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菴不救乎。帽於先
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為政也。

劉體仁公勇。潁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宜三者。家
世為老儒。宜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為之賦。函樓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為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
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宜三大喜。過望。起立跪
拜。冠纓沾酒。孟弟不善飲。是日亦為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嚮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為第一。希
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畫叉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
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為為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愬 贈持江寧人

寄周紀公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二冊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為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卻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真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樸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頭來。借麥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誣。甚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為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為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於風教。不作焉可也。
賢牛干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關闕。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 寧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為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 晉江人

與紀伯紫

尺牘新鈔 卷之十

二五一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範之靜穆。可與可談。為經為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闔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為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闊。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機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為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構 仲木 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履過我為望。
胡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倒屣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卻不知作何狀。後又饑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櫓回望。不勝悵結矣。想知己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曠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應更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懸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通累。月終故人見招。為八閩之行。刀頭雖未。倒行逆施。曾為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屬笈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為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懣懣。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為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汪 偉長 源江寧人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襪蕪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雞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笑。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派。不屑屑規做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別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攜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贖上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尺牘新鈔 卷之十

二五三

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為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權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為戲用。而自亦不覺為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湘客。山東益都人。

東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千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為甚。且謹諫。跳跟。獻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東友

足下。陸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宋之楨。字德潤。六安州人。

東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自。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蓋從古留憤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污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答顧惺涵

晉安頌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理論。委蛇嫌于尚通。鯁直嫌于任憑。遷轉于不通不惑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便是涉世家數。無端感否。我止以木雞消磨之耳。此不佞于慮一得。亦足備高明採拾否。

寄真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冬日。同堂勿昵為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上之勿議及國家。次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諾一諱。皆為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東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既弟謁選春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嶗山乏雁。弟與丈

其胞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塵入閻。妬忌橫集。未歲餘。罹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路羊腸。羣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為理官者。退避則兩臺心。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橫于腹心。寇敵伏于堂奧。備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雞。守如處女。而讓若淵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埃不佞。煩話。第不佞重傷於虎者。今日不覺談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南中曹事稀簡。清議香雜。即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旦而弄譏評者。千乞為國家自玉。

東路帶河

當今瓊瑤雜沓。涇渭混淆。百姓以為鸞鳳。而上曰鷹鷂。兩臺號曰循良。而民稱盜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蒞下不厭嚴肅。而調士不厭煩煩。從來信步登天衢。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娓娓也。

東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讞獄得情。如觀火。舊直指微有齟齬。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并州為庄田。以故役為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肘腋。而陰操其短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息之上。兩造鞠理。豈盡操平。此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駕者。聞一譽。如以水投石。聞一毀。如太白入染。而聚成雷。盡輕軸折。無端煤孽。遂令髮衝。震起于宵小之傳宣。而毒中于請托之低悟也。言之真堪扼腕。

東王亦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癥為報復。以追捕為連章。胞膜排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橫披襟。箕踞跌坐。耳不聞羣誹。目不親朝報。手一編花數本。偃仰棲遲者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初為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議論香雜。索癥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蹙關。人人猜疑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谷者。似快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東許青畝

門下廉如永夜對四知。慎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全。路人禱頌未歇。熟悉樂只。事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略。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蕩。斷不令江淮沒沒也。歸當遣問以報。

招王鹿柴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翁勿唱。若王宏之酌。靖節。

東胡見可

尺牘新鈔 卷之十一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鬪錦。以文章飭筆吏。自不競不綽。以肅官常。用惻隱濼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彼岸。此無埃先生之常談。莫助鼻絲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熟。理暑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刮目。稍擔繁而藩臬為裂背。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冤。微寸移而不能完局。吏知有當道豺狼也。而不敢攫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無計擣其穴。甚者突未黔。而訊我奸良。而未覲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踟躕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餬口。而餒不入暑也。苦則清。訊讞心血為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臺。而暗播則怨斂四府也。苦則冤。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響溪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驁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桀驁則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闊幅。聊資座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粉檢者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 白生甫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雲橫木戶。月壓柴牀。昔日佳朋。漸為風雨。昨接尊牋。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摧。如墻大壞。如人之忽官。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甚愚。楚項埋骨于江頭。虞姬遮血于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僮優徒。隸之輩。以為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為侶。狂譎浩叫。髮散齒頰。衣帶麴塵。快瀆酒氣。卓乎以此為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一二古人詩。聊當嗚咽。近又結納醜態。狎媒名媛。寄性情于芳粉之家。托綿緒于香胭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半眠。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為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流為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為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敘文宜以今日盛名者為冠。蘇公以為凶。竟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即當註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漢之水。豹隱深霞。羣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做。世味亦透。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撻燈呻吟苦誦。以為石壓笋斜出。捲土重來為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

祝逢逢入山呼飛。圖縣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眼有千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生。頑死為之甘心。惟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于冷風淒水之場。遊戲于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葡萄。夕採苦菜。儻或懈怠。委頓骨于虎狼。飽骸枯于鴉鼠。靈氣上下。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或在閭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懷恨。如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為之愴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頓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若發。光景日鮮。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聞雞。不知何處。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非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眾。閉門造車。聊觀合轍。不比一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恥。已屬有量。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為果何等也。近日牀頭何所選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于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狼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便安置舛謬。真漢儒所云。無廉恥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敬及林子將。近况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車過我。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賢贈。志氣崩頽。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為牛犬笑也。

方 錄 紅 疏 鳴 田 人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蓬蘼。凌霜渡雪。腳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巖寂處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為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而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聲。可捫可歌。齒小休略略。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麋稠有句。俄為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簡 房 于 山 前 田 人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即入滄矣。僕當附一劄。致黃可遠先生。僕尚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園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園所載。皆記杜牧之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為乎。承命。僕敢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于魏武帝一人。尚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好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為怪異。蓋繇中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自以為奇書。如使得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為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為七。僕深憂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閱 無 聲 田 人

復許又來書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為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更飽桃菊。耳盈咒願。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尚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迸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啖粥。如食疾孩。甫聞新蠅。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溢。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牢騷荒外。喜怒不恆。悲夫。齒髮蒼華。居然有為之尸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尚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張王則 督 大 長 泰 人

復王穀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為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又以其患苦。患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啞而啖菹。骨強者雙足走千萬世。磨蝎雖狠。不及追矣。僕古襍線也。備之索蓬。轉于場。馬之汗。雨灑于路。疑其崇由磨蝎。然私心猶以為非。其骨可以植而起也。足下撥雲翳。眷不少衰。而信安徐公。至為逢掖。倒屣。今何時。願有中郎傾王粲乎。僕常安語。才人者。天地以為筋骨也。才人之

文章天地以爲氣血也。殺迷開而兵燹起。金石盡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搢紳先生。忠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頗連江海。屢屢吹簫。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哉。故心魂方覺。文將悟之。鼻息方騰。文將通之。強欲滅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寂寞。仲華笑人。恬不知愧。嘗欲資具。負書于貴人之門。而關者恆如鬼蜮。伍伯之徒。鋒距厲于太行之獲。葉公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裂刺。履踏。昔何元靜。畫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奇其才。然實不效。夫餌于海者。喪鯨鼈之俸。而獲銅食鱗。則怒而棄其鱗。有信天翁焉。立于海濱。魚前則嚙之。不然。未嘗執被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安可籠哉。

朱泰禎馮仲實田人

報會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手。教編繹。論文章之沿流。指羣萃之得失。人無不感。各見其心。下里杓人。俾膺大訓。西北不盡之地。頓揚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既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馴稿子史。猥以施燻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纖兒。競相賦詠。及其機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燬子史。禁錮聞見。是猶爲藥肉。不可以療病。而并棄藥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爲主。力量之充。由于識見。識見之沉。由于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爲文也。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績。讓力存養。所爲兼之。弟實嘗且。既善病。畏人才。奮自天。巧非長卿。而遲過之。速非枚舉。而拙過之。持是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識見。故途無大力。斯則鄭衛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氣中。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衰。尙隱然有勦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即昌笑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既去。昌笑與弟雌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矜耀三百年後。先史册。李贊皇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是言也。即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恭逢年臺。竟鳥初飛。彼都人士。竹馬擁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術。唯延首嶺雲霞。灑酒西南相賀。敬盟弟黃季黃。敬業師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備才。家貧落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于四方。遊遊兩粵間。茲因其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獨唯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敬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棧之命。于弟之片紙。此何

異于暨千仞之淵。非年臺烏獲之力。舒千尋之繩。汲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事。願少垂盼焉。即弟身沐鴻波。曷嘗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屈于所甘。士屈于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餓麟。豈以其珂雪之皜皜。而蒙夫溫蠖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杓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闕。其爲文也。喜爲素秋。毋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憐。是以十載轄下。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問詣郡朝。茲乃不能檢情自封。修精出之具。猥晉而邀誠。鈴下思欲一識韓荆州。竊寓丹霞。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劍于車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之命。不懸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魏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腰。晉人貴賤。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孰爲賤且積哉。不肖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青焉。

方拱乾垣堯桐城人

與陳伯璵

久不得伯璵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于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慕諸作。真覺宛厚。已踞上乘。向會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時亦歸性情。如惠子白臚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爲生。所求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露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成。近稍長進。其使草會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閱其全。令其人經歷與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育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岱觀縣人。家鎮嶺。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襪視老陰。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尚以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笑笑。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官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遺墨之次日。卽使人大家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播之歎。嗟乎。兩

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與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詰。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迫。度邇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許友有介更名眉字介壽候官人

與周減齋先生

章侯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齎于趙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尚有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且懶為。但恨無深竹矮菊。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樂。屈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邨外晚歸。吹燈快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為之葬。真當愧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為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于泉臺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耳。

又

齋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文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水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烟歸袖主人矣。先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臥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棹。夢寐于斯。友亦不廉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為詩畫塞破屋子耳。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于懷。村婦無文采。插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為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籬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為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荔枝。

勛驚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知若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于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樂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履。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蕭蕭。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滿。入開肅閉。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筐蟹魚。無不想待左右。隔燈夜話。使人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之翳然。縱縵者。今則疊疊凌齒。兼以颶風之後。坊觀廬舍。頽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真如刀鋸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為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雞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雲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典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蟻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雲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一日西舌瑤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天錢可滿筐。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典衣易之。飽餐五六次。穉子羣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穉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敢以此引其饑。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憂患著述。今古亦有不同。并願先生且焚研癡筆。暫為枯木。以保雪霜。自有春來。旋榮雨露。友臨啓可勝瞻注。

陳允衡伯璣建昌人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衡蒙。無足以當誘掖之勤。前畫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開警。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鈎。纂之功。而無生動之氣。蒼崖詳于事實。而略于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略一書。以人才為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人而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備。獻徵錄之以官分。人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實無關。即人才都晦。如治兵治河之人。即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章理學之人。即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微通事文類聚之意。而視世說語林。部頭稍闊。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以志前後尚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衡才識。學力未到。不能奮手筆。詳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辭書。與延稽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老伯裁定。實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髮三十鐘。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可乞廣釜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搵

答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頤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閭閻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坐中皆未

黃景昉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久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此道相質正者。冥趨狂馳。恐從此為大雅所棄。求

答周誠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相獲全其母子。民間瑣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蓬使之遙臨。伏動風人之

與周誠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諒夫子先生。雖未荆璣。而庇其德宇。諷其佳吟。若

實為正宗。既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肯腐心此道。頗亦有年。知己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念。

宋徵與文華亭人

與張徵菴

從蘭譜中。嚮慕有年。幸親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

陳台孫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睽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

與姑執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為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為高士者。若使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率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太約以爵位之崇卑。為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經。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潸潸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箋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勸。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歷多寶船已也。

與周減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然矣。佳刻偶思。緜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爾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即禪即教。離有離空。非獨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世間文字。以為不朽者。何啻雞子之視鳳鸞也。弟宿業深重。未能拔足。值此多故。籌畫為勞。思欲一瓢笠。百念放下。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撰述。愚魯之資。莫窺元要。而醜齏醜人。知悅口。便當商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滄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是南車敢忘北面。

答王伯馭

蘭芬注。應。樞陰被躬。鴻翼雖稀。風輝時覽。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煖多慶。祈紆內顧。無塵清神也。胡生以強仕之年。渣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凄然。捧讀來翰。哀思隨幅。纒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準今。未為多遜。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懼生家難。即為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于雍門。季子弛哀于贏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惓惓。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驕。布席掃室以俟。

復岳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島。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

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携手之一。豁成分背之無。驚。謹下榻掃門以埃。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況。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王亦臨 種如江寧人

與羅環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環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諭容遺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脚過尊齋。即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所謂妾姊高逸。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為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資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為辭。月內諸冗畢。即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實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折 百安撫州人

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為零星小冊。欲彙為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

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神史實稱鹿筋土人至今稱露筋自歐文忠賦借蚊始以為貞女子死于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指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頌先生為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為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猿寇騰擲接壤潮瀾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歡喜緣亦復如園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為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子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潸潸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即木石事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凄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差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既差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為返而少憩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藪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憚弟其言會全部會當再試杭說語耳實欲汨之賤春之在三山者艱倍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蕭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向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為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為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寶書翹跋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寶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凄然不樂者兩三夕即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東相邀矣

又

屬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即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秩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深願得一言幸誠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頌足下訂其訛字即一團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豈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為王先生至感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為人作曹邱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邱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為此言者權取厭于王先生且恐為累耳今僕為先嚴慈襄大事事舉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為將孝廉作曹邱孝廉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真人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為人作曹邱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既皆絕之而獨專精舉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為人作曹邱即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說即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既專精舉力於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舉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舉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常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舟舟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羽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東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類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歎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情復合歎識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歎漁仲穆情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頹而為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瀛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錄之誚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師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嶠臣陶石公江人程穆情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情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通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絕去甜俗路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讀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嬌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鑄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鑄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兩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寒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矣。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答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鑄。之書。之畫。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勸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常漫然于中。交相勸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撥落水羅漢。以此自

愧也。 祝由科有徒難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疎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冤。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子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歷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縑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張嗣笈

此來已不見紫泥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晤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睨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泥之集。雖有孝翁諸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之謂。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資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

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字中之息宰河。字中名乘。雖未登第。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心辣手。近日博山堂梨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氣。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淨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為田舍奴矣。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厄為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冊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什懶俸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攝。得歸一字。或過百朋矣。容入城時。而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補理性情。令人賞。但賞人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無所動。見元潤略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爭墟坵。讀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毀既無庸。讀亦不著。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與張宗緒

黎由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竹由孫而龍鍾。而斧。而瀟。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鑄鐵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難。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為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為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泓研鍊真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沐浴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萬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嗶。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卑。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為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劉鑣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

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誦。子美調失流轉。予初聽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為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偽。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偽而已矣。

林宏衍得山侯官人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笑。

宮偉鏗元泰州人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殊不厭觀。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與桃源畫記。並加跋語。留為異時佳話。

張續孫宗緒錢蕭人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為荒唐詭辭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為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為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士。已儼然筆之為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為文人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嫻禮法。以雙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擊破混沌。邪慾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與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曠為風俗之壞。積為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願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為心事。以利人濟物為主。尚恐功不勝過。得罪金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實譜妖魘淫崇之聲容。其為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瓿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王仕雲如歙縣人江寧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諛諛。曠曠。曷知北望秦岱。未涉其山。南眺滄海。未涉其涘。眇鹿毛之非元。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嚶嚶。背夙有懷。頽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知銛。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視者乎。鴻

文一卷。寶色陸離。崑山之饒。熊熊魂魂。至乃破。驚忽之支離。固混沌之屬戶。藏響于
珍。拔根于元。殆于凝雪。湫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而狂警如弟。露為弁首。譬彼小駝
暨泥佛頭。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己。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
勿過為我慮也。

宗 瀨開先與化人江都書

與黃與權老伯

嘗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顧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為挽
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
屬。一旦渣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勉為解息。
任輩後起。何辭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地。儲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 瑄玉乳江寧人

與紀伯紫

瑄去秋之後。愈覺憔悴。壽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踞于木末。構壤之
蚓。稻梁之鳥。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履。吾且逝矣。

鍾文明與華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為甕。瓶罍杯杓。各有分數。設杯杓而求。納瓶罍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
持謹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為用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與南潤庭人

與鄒滿宇

昨奉候不及。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徙倚。指天南靄色。如君州窳。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與
畫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傾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況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
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為耳。為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
大作妙甚。兩如此正好弄筆。不得待為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沖孫公壽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笙鶴一聞。醉翁起居。而年丈靡鹽所在。雞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
丈豹文久蔚。鶴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遙集。實惟斯人。匡山嵯峨。蠶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
字之碼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微尚弗屑。枯樺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蠶魚無脈。望之
期。則竭涎鮮自滯之策。非藉雲中黍豆。六轡兩勝。恐逐日。豈堪不復有循。匪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
壇尊宿。三齊五金。咸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般。慶尾餘屑。雙魚之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
塞修。使弟他時。與裾懷刺。不為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篋矣。惟年丈念之。

尤 侗子與吳縣人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
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為道耳。既能殺
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
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
片時懷憶。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被襪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長。目漸識。無手漸解。塗抹
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乃于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
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迷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
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逼。受之益慘。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即修文地下。何不
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意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
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圓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
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見之靈。
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為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抵牾之
愛耳。庭堅忽諸。若放飯而毋。乃闔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巔然
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于
兄也。兄得毋晒為阿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若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
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
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為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為究竟。則信矣。弟永無
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
如蒲團入定。爐烟細鼻。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
樂。此吾師三十篇之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聞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槍。大家所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補衙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搊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韻事。

與友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妻。假使調唐顏願。作白頭吟。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羣蠹一睡。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綵繞。載果滿車也。紫帽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味。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煖糟板。搯龍蝦。嚼之。轉草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匕神機。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耽人耳目。發息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黃。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實矣。何有狐貉。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稿之元成山主人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發去

公麻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蛙吟風。家僅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繩。以習勞其筋骨。運枯槓。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塵以護牡丹。但以秋菘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瓜羊眼之類。栽種焉。依期佈種。依期刈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螻蛄之攫食。聽螻蛄之長語。火斑豸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蟬蟻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侵。浸乾候熟。青映廚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曬。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佳賓枵腹而俟。則有爛蒸去毛。莫拗折項之丁。事味其旨好。分餉寮佐。偶有贏餘。輸及與阜。聖靈充溢。園史公當大有之書。潤澤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殮之體。粥有特。五味之調。刺得宜。詩腸飽。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饋。未見其彼飽而我饑。雖盤殮盡。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彭事其白江事人

與顧伯敬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三〇四

與王國淑書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專門畫掩。茗椀爐香。閒閣筆。案。妄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輝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胡玉昆元調江事人

與樵園

抱病伏枕。幾至不起。遠動下問。街佩殊至。兼辱詩卷。朋情之惠。展帙長哦。啓髮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唐 際仲午江事人

與王國淑書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案居顯影。咸感寒懷。安得立千尺峯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滅。猶勝坐困一室。嗚呼書空也。

與徐開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閒難耐。日閒日病。日病日貧。病較瘧肥。貧較丐富。每一興懷。徒響響耳。張明鈞金理人。張明鈞芝全稿

候蔣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僊勉。習曠曠焉。既非所任。矯心飾貌。又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憶慮。私念我輩。即不能赤羽白旗。振武安之。元長。長。長。長。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法師。汎濫七經。殊耐羣緯。瀟瀟則金石之音。著落。則山川之氣動。何乃踴躍。竟。匍伏末階。作書則纏繞紙上。吐言則驚嘆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文孫其人

與吳曉侯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就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足以欺世而炫。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填塞胸臆。當其操筆申楮。割裂舊書。所揣摩論記之陳言。幸一嘗。以免勤勞。嘗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以誘人喜。似提提其線者。即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補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子孫萬里鄂州新新事人

與就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筆斗筭。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證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鴉。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鴉也。羽翎毛弊。盤窺林莽。即一鴉。鳴而啄之矣。里閉卑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三〇五

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嬉笑兄但備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丁 途與江浦人

示兒

凡故者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道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莖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構

夏 華岳亭感入時為陳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兩難初謁臺端歸即馳書不佞藉曰蔣明府廉時淵清謾謾勁松下風藉曰落日涵天茫茫萬頃波真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于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時賢長者哉

吳 第曰廣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時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為熱官忙酒可留新釀花須蓄晚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 仲連種黃冠平人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警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為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讀者猶情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書眉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駁天下淫祠當世傳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之害游于賢智吾不知補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為濫觴可為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為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為笑諷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

與樸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讀背上歡喜欲墮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宋人亦以十九日為重陽偶得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致每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為細長清議者不以妻子為惑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為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吳 晉介蘇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予東海空墻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擲檣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睡曰何乃津津諷貴巧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

與林鐵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于巖鏡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為大年者

與周園客

樸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尚欲爭學此一技筆豈不可嘆僕又常聞前人論畫運筆專主中鋒石何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向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為文章法願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濬 子敬甫善人

答唐宜之

先生信道真篇如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頃展慈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

周體觀 伯恒進化人

答池州劉德興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稟集備極秀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之博當父母之邦望物山川不忍有所缺失命意周至詞辭典雅其用心良厚狀實遜於□□奪其急詳略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神未免束于成法而論說弗著狃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講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上下上由之成俗因而遞升遞降隱然于革舊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考備諸外典。名實相資。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識未審。其失也臆。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格史。而於誌論。則為歌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圖門之懸。通于研畝。稗官之守。比于家乘。尼尼焉為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閣下為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 徵 謙 初 進 賢 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週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瞻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荆門。長安塵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麋鹿之戀。鈞天廣奏。其奈鷓鴣之悲。秋風暮蟻。時期與素心人數晨夕也。

魏大中 孔時 嘉善人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口。寒于是。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為微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爾之。不肖所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己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峯。景過臥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俾急喘乏。已覺困頓。一雲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亦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答方孩未

詩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沾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瓣瓣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過從俯仰。款款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去已晚矣。

答王中詡 明名水吉無錫人

忠感稟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心于不識不知中。嚶嚶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湯當空。塵不為害。狂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意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伎者且以為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為世之為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寞之中。每一念及。不勝嘔嘔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塵慮不已。細乎。

付淨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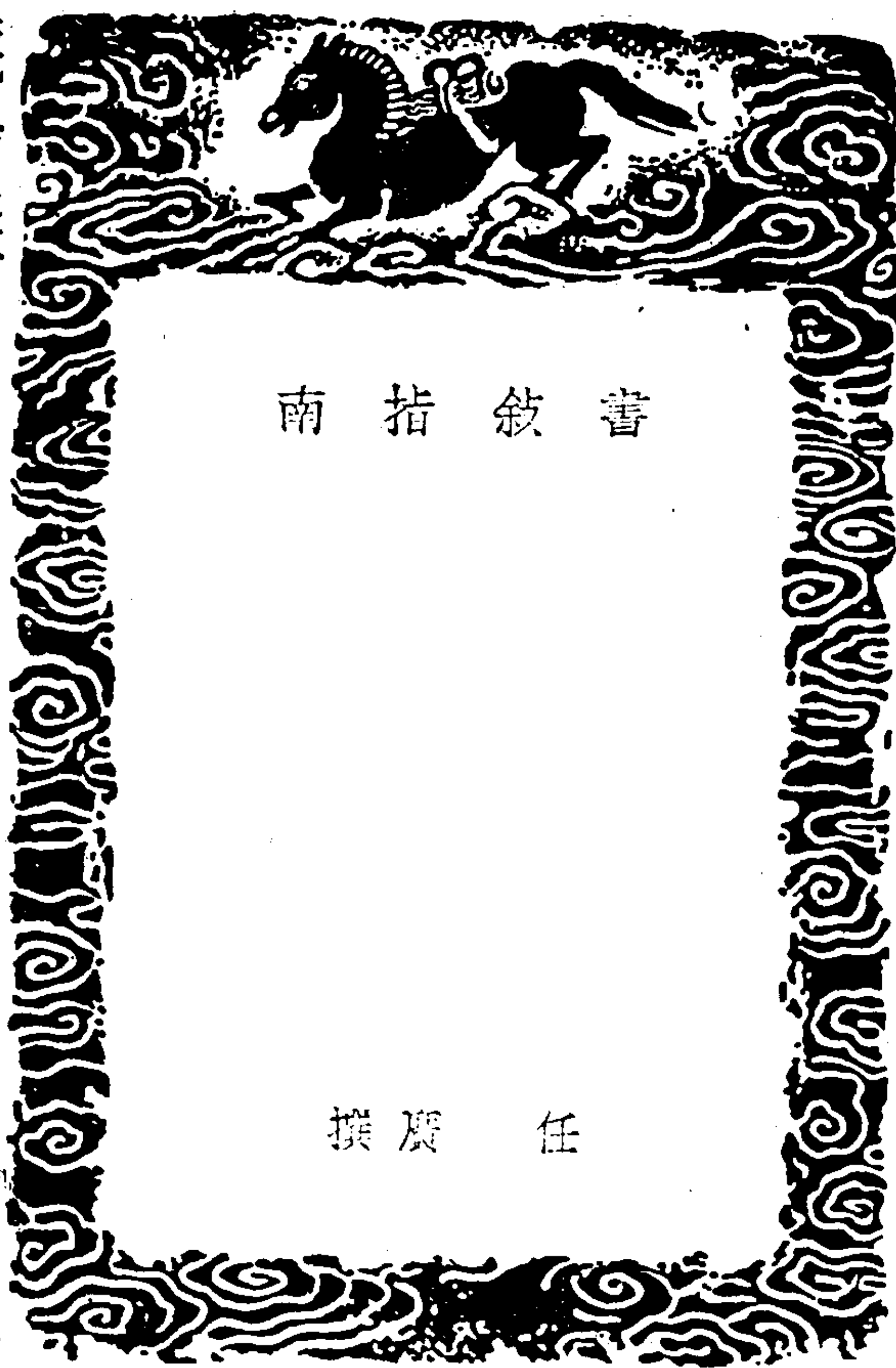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

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儉入儉出。恐不成為出處。直須時止則止。

答蕭元恆

朝端每為一二倡邪說而有餘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于離歧仄阨之場。戛戛乎纖薄豁刻是務。安得不詭于正。然則其札苗者。其所以驚駭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于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兩國□□爭驚于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爽中。尤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拔之。□□之立朝者。問□□先生之門人。而造福□□□宏也。

書敍指南提要



書 敍 指 南

任 廣 撰

書敍指南二十卷。宋任廣撰。廣字德儉。凌儀人。今本文獻通考作任廣凌。蓋傳刻謬脫。以人名地名誤連為一也。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有此書。然袤書目無註文。無由考其始末。惟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知為崇寧中人耳。其書初刊於靖康中。版旋被燬。有俞氏者。攜存本南渡。其後輾轉傳寫。多非完帙。至國朝康熙初。金鈔得韓氏所藏本。繕錄未竟而鈔沒。反併原本第十卷佚之。雍正三年。金匯得不全宋本。適尚存第十卷。乃重為鈔補刊刻。而此書復完。蓋若隱若顯。幾五六百年。其不亡者幸也。其書皆採錄經傳成語。以備尺牘之用。故以書敍為名。明浦南金嘗取是書與爾雅。左腴。漢雋。合為一編。改題曰修辭指南。存亂雜。殊不足取。此本猶金氏原刻。尚不失其舊。其間徵引既繁。複完蓋所不免。然每句標註出處。猶從原書探掇而來。終較南宋書肆俗本為有根據。固未可與啓劄書錢之類一例視之矣。

書敍指南目錄

卷一

天子命令 服御 詔書史

后妃嬪御

宗室戚里

朝事典物

祥瑞災異 時運

殿宇庭闈 宮禁 門闈

繼承紹襲 儀物

條制法令 教育

賞罰賜予 功勳 優受

表章疏對

卷二

書敍指南 目錄

官職名事上

官職名事下

俸祿租給 公使

比擬鈎考 脚色 責任

同官交承

卷三

父母奉養

產乳保育 乳母

宗族服屬下

胥史色役 左右使令 公人役隸

奴僕阜隸

卷四

心體狀況上 奉指 祝隨

冠履衣服上

言語論辯上 祝隨

賢智明敏

老老衰弱

卷五

官職名事中

冠授車服 印履符節 佩帶

注擬除授 出身初上 移後代還

官守術業 權兼

公府區宇 職事 實屬

卷六

婚姻媒灼

宗族服屬上

親戚瓜葛

婢妾姬媵

家世閥閱 繼嗣

卷七

心體狀況下

冠履衣服下

言語論辯下

氣節行義 效篤志願 性稟字量

幼穉孟壯

廟堂學校

儒習科第

文房衆物

詞章詩賦下

聲名等級 首冠

卷六

倉場庫務

忙冗奔迫

趨事恩地 趨取

督促結絕

防備巡徼

卷七

看謁往復

賓客交友 別蓋

鄉鄰里巷

懷思悵恨

稱呼名謂

卷八

師徒傳授

經史叢籍 編校

詞章詩賦上 著述

字畫筆翰

揄揚庇覆 先容

卷六

傳書文案 應繳

閒寂安靜 假會

和協神贊 阿順 昭讓

宿寓番直

黜逐舉勳 廢免

卷七

禮儀去就 進退 坐列

故舊契分

書簡海語

請問起居

謙稱引咎

招邀迎待 治具 掃除

期約遊返

稿設給散

款密留連

洗滌補達

迎勞合井

圖書屏障 燈燭陳設 探覽

饋遺酬贈 獻受 獻受

笑謔嘲玩

嚴飾結裏 沐浴 持持

卷九

筵宴集會 餅

瓜果蔬菜

歌樂名器

遊觀賞覽 陪從田獵 親望景物

竹木花卉

庖厨食饌 滋味

酒醴麪藥

樂工倡妓

樓臺池園 亭榭 觀閣

碁射博戲 投壺

卷十

技藝樂附

喜慰快悅

感荷論報

祝延壽禧

漸棟羞愧

稱頌慶賀

擢用遷改

胸腹誠懇 賞聞

寬望指準 得失

恕察推讓

卷十一

知己薦拔 海望

稱獎慰安 奉愛

戒勸遵奉上

恐懼畏服 恭謹

貧賤飢寒中

煩託干冒

回答陳謝

戒勸遵奉下

貧賤飢寒上

貧賤飢寒下

卷十二

稟復遲候

疑訝詰問

曠廢懶放

婦人美惡

釋家流語

調察探伺 觀望

驚異猶豫

貴富權寵 奢侈

耽惑偏蔽

道家流語

卷十三

天地日月上 星辰風雨霜露

太歲月陽

星歷卜擇

節令氣候下

歲月日時下

天地日月下

律呂月名

節令氣候上

歲月日時上

陰晴塵薄

卷十四

州郡地理上

星辰分野

道途徑路

山林川澤

羽族衆鳥

卷十五

舟船帆席

鞍馬轡轡

淹滯阻隔

郵舍邸店

勞勩困頓

卷十六

門牆館舍

器皿動用

繕造修建

錢貨寶貝

五谷薪蒸

卷十七

州郡地理下

門城管論

江海衆水

毛羣衆獸

魚龍昆蟲

車輿乘載

驛旅行李

憂憤躁歎

辭離送餞

寢寐休息

居室堂宇

棟梁榱桷

塗技顏色

織帛綵繡

會計支費

技術雜藝

揆策謀慮

市井街衢

農民丁口

隱卹賑貸

卷十八

賄賂關節

欺詐冒偽

愚暗眇鄙

姦穢賊墨

獄具囚徒

卷十九

邊垂疆境

軍兵器用

誅戮鬪擊

盟誓要約

譬諭正類

營生諸業

買賣交易

田畝種藝

豐凶斂散

事物名數

違誤爽失

譏問譏罵

怨怒乖睨

詞訟辯治

盜賊搜捕

將領軍伍

戰爭勝負

夷狄蠻貊

鬼神祠廟

譬諭反類

疾病安否上

醫工藥物 方狀

喪亡服制下

葬送墳墓 棺槨 衣衾

雜備稱用上

疾病安否下

喪亡服制上 申慰時 贈治官

哭泣追傷

祭享儀物 齋戒

雜備稱用下

書敘指南卷一

宋 任 廣撰

天子命令 服御

天子曰天辟。前漢五又曰天家。蔡邕又曰天后。晉書又曰君天。左傳御寶曰御璽。始昌帝位曰神寶。後漢帝神器曰龜鼎。後漢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王又曰行所。顏延天子車服百物曰乘輿。獨御座曰禁座。後漢御帷曰緹帷。王

○緹帷。丹。帝生時瑞曰元鳥赤龍。上列女傳下又曰緹星貫月。上詩含神天子冠曰加元服。後天子佩曰金龜。顏延

天子車曰屬御。齊因東大駕所御曰鳳凰車。漢書御路曰清道。顏延駕出曰龍駕帝服。後南又曰鳴鑼傳鼓於

某。上○某所先除治幸處曰靜室。揚天子出入曰出器入器。七靜鞭曰蹕。顏延駕前告風鳥曰相風。晉天子私

文選御書曰親灑仙毫。劉夢帝母垂簾曰雲簾。張嘉內降曰出內之命。後宣君臣歡譔曰凱譔。任詔制曰咫尺

制。顏延又曰寶書。盧從又曰絲言。謝又曰尺一之制。後李又曰尺一。陳戒飭之詔曰戒書。獨不封詔表曰露布。

李帝意曰天旨。文選寫拜相制曰書符。前詔理對事曰詔下有司處正。後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賢。莊

三公曰委於三吏。左成史書曰倬史。顏延又曰玉牒金册。張其

殿宇庭闕 宮禁

帝居曰累殿。唐王君侯正寢曰高寢。說又曰路寢。梁禁中曰行內。孔宮庭曰掖庭。班又曰紫掖。宋紫掖殿

中曰永巷。前帝庭曰紫庭。皇天子階庭曰丹墀。班天子門曰絳闕。連闕曲曰紫闕。前禁門曰

黃闕。後宮正門曰端門。前五君侯曰法門。梁王正門曰應門。詩禁密曰宮省事密。梁宮禁中語曰中語。前

別宮殿曰離殿別寢。班宮中路曰闕術。左天子門外闕曰魏闕。魏宮殿深遂貌曰蟾蜍蟻液。揚內中曰

祕掖。宋殿內曰丹墀文陛之內。杜闕角曰觚稜。上外出大道門曰掖。應帝居牆曰黃墻。尚殿柱曰

舊柱。大綖縛之闕曰綖闕。唐以玉飾椽曰玉題。左宮殿門上飾曰金鋪。上又曰鋪首。傳宮殿制作曰

元墀鈿砌。班又曰玉塔形庭。上又曰華橫壁璫。平又曰玉鳥金楹。何又曰藻扇鋪帳。陶又曰桂

棟闌榜。屈又曰紅壁沙版。宋又曰彤軒紫柱。七又曰綺井金墀。上又曰玉廂。上又曰蘭宮祕宇。七又

曰雲屏瓊壁。上又曰金匱玉塔。平又曰鑲檻文枿。上又曰榭榭雲楣。上又曰丹梁朱栱。左又曰雕甍

鏤棗。左又曰桂戶杏梁。簡又曰龍樓麟栱。徐黑梁曰元玉之梁。相謂天子門曰帝闕。陳驗入禁門

法曰案籍齒符。初

后妃嬪御

天子之配曰后。白又曰女君。魏太后曰天后。晉后宮曰椒屋。後又曰瑤宮。拾后殿曰蘭殿。漢

書敍指南 卷一

裝衣冠待明... 天子執笏... 大夫執笏... 御茶... 御筵... 御筵... 御茶... 御筵... 御茶... 御筵...

賞罰賜予

賞罰之用... 曰賞勉...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曰賞罰...

祥瑞災異

四時和... 曰玉燭氣和... 太平時... 曰清穆之世... 又曰清明之世... 又曰貞期... 又曰天下密如... 又曰無四方之虞... 升封禮意... 曰昭姓考瑞... 又曰升中于天... 曰日食... 曰日變... 曰日有食之既... 鼓於社... 君損車服... 曰降服乘纓... 君損膳... 曰君爲之不舉... 君遇災罪己... 曰引災自厚... 不責臣司... 天火... 曰災... 人火... 曰火... 旱災... 曰旱災... 又曰雲漢作旱... 又曰亢陽... 又曰失雨不時... 又曰炎暎成沴... 近不雨... 曰比無雨... 雨連... 曰春節未雨... 失火... 曰風怒火盛... 又曰濫災安起... 前五行志... 物燒盡... 曰揚而爲烟... 種麥不得... 曰宿麥不下... 洪水... 曰沈... 蝗蟲... 曰... 以虛...

書敍指南 卷一

書敍指南 卷一

引災... 曰未據災異... 瑞星... 曰星... 五星之祥... 曰若首珠... 風甘雨... 四時氣和... 曰玉燭... 日不願食... 曰陰食... 妖星... 曰橫槍... 風雨爲害... 曰風雨... 妖孽...

表章疏對

表奏得帝覽... 曰書御... 又曰奏御... 及曰御省... 私奏... 曰偏言之奏... 急奏... 曰飛蹄走轡之奏... 表情切... 曰表啟酸切... 上章... 曰拜奏... 奏事... 曰遣辟以聞... 引對... 曰見擗級之殿... 狀奏某... 允所奏... 曰可奏... 疏表不行... 曰輒報聞... 又曰書報聞... 又曰觸聞... 又曰隨奏許... 可... 管進表人... 曰主章吏... 論表章體... 曰奏議欲雅... 又曰平微而閑雅... 長於表奏... 曰琳瑯之章表... 乞陳仕或歸... 曰奏乞歸之記...

書敍指南卷二

官職名事上

三公... 曰司食... 又曰三事... 又曰元老... 三公位... 曰槐位... 又曰中敘... 又曰台室... 首相... 曰元宰... 元在台司... 曰居上司... 拜宰相... 曰爰立... 三公閣... 曰黃閣... 太尉... 曰司徒... 曰司空... 二僕射... 六尚書... 曰八座... 尚書令... 司隸... 中丞... 曰三獨坐... 樞密之職... 曰日本兵柄... 使相... 曰槐嶽之位... 左右丞... 曰左右階... 諸侯... 曰侯氏... 爲東方諸侯... 曰裂授東夏... 又曰以尹東夏... 司徒職... 迫於典司... 留守... 曰留事... 左相... 曰百僚長首... 內翰... 曰內相... 又曰天子私人... 呼拾遺... 曰道公... 李東宮官... 曰宮臣... 又曰儲案... 侍講職... 曰勸講惟... 侍講自稱... 曰充在講勸... 尚書... 曰文昌貴...

書敍指南 卷二

臣、文、掌使選、曰無顯才之功、中令事、曰鳳池雞樹、上、下、玉、下、那、侍中職、曰掌書負、上、孔、下、中書

侍郎、曰入室賓、王中丞職、曰白筆、中丞、曰南司、侍御史職、曰白簡深功、夏行、曰合口椒、御史

監、曰開口椒、殿中、曰龍、上、侍御史、曰龍、上、御史、曰冷、唐、何、察

官、曰白、後、作、史、官、曰直、太、史、筆、掌、御、實、官、曰、儲、吏、左、恩、孤、卿、大、夫、曰、左、九、棘、公、侯、伯、子、男、曰

右九棘、上、太、僕、職、曰、奉、侍、警、上、夏、侯、京、尹、職、曰、整、頓、檢、御、在、文、字、職、曰、為、文、章、官、正、主、司、文、籍、曰、司

籍、密、書、監、事、曰、芸、閣、蓬、觀、又、曰、蘭、臺、麟、閣、上、魚、龍、職、密、書、丞、曰、第、一、官、四、中、書、舍、人、曰、四、戶

祭酒職、曰儀軌、王、都、水、官、職、曰、允、益、水、政、宗、政、職、曰、司、宗、掌、族、又、曰、司、政、司、禮、職、

曰司金、掌、帛、上、上、大、卿、曰、冢、卿、左、次、卿、曰、介、卿、上、少、卿、曰、亞、卿、又、曰、少、某、郎、官、位、曰、哀、烏、位、志、星、名

尙書郎事、曰懷香、握、蘭、員、外、郎、曰、副、郎、山、郎、官、出、曰、出、郎、官、之、帳、左、右、司、郎、曰、都、公、廣、祠、部、曰、冰、廳

度支事、曰金穀、權、運、之、務、又、曰、較、運、杜、當、計、職、曰、當、食、者、又、曰、清、轉、史、記、漢、又、曰、館、平、龍、漕、轉

之職、大、理、長、貳、曰、廷、理、下、清、事、曰、流、馬、木、牛、奉、使、曰、一、使、之、任、使、臣、曰、星、使、副、使、曰、備、使、左

單使、曰使一箇、公、能、奉、使、曰、使、表、探、方、言、使、曰、輜、軒、之、使、使、事、曰、執、持、斧、上、通、記、下、使、星、曰、天、節

天文、奉、使、行、曰、登、車、攬、轡、使、者、所、志、曰、澄、清、天、下、之、志、使、自、謙、曰、得、充、下、使、使、及、竟、禮、曰、張、禮

督、謁、關、人、使、事、曰、移、關、謁、候、牧、官、之、長、曰、牧、正、掌、膳、差、官、曰、庖、正、尙、食、衣、藥、乘、輦、曰、六、尙

具、主、御、甘、肥、官、曰、甘、丞、主、御、酒、食、官、曰、湯、官、丞、主、御、果、菜、官、曰、果、丞、選、曹、事、曰、銓、管、人、才

官職名事中

藩守之命、曰直、茅、分、符、又、曰、分、圖、虎、符、又、曰、受、任、一、邦、上、稱、太、守、曰、千、里、之、師、又、曰、一、州、之、表

又曰、尊、臨、千、里、作、守、曰、懸、太、守、之、章、又、曰、與、城、臨、民、太、守、之、土、曰、一、圻、作、守、曰、展、紆、邦、紱

官職指南 卷二

一三

尉、元、藩、郡、守、曰、杖、鉞、作、藩、又、曰、名、都、之、主、刺、史、清、德、曰、挂、床、留、積、上、魏、文、下、通、判、曰、倅、又、曰、半

刺、又、曰、監、州、又、曰、為、州、治、中、倅、之、職、曰、關、掌、郡、事、學、官、曰、校、官、試、策、官、曰、第、策、官、太、子

中舍、曰太舍、內、州、從、事、曰、百、石、之、吏、又、曰、幕、吏、幕、官、位、曰、賓、位、作、職、官、曰、參、畫、幕、縣、令、士、曰

士、不、過、一、同、縣、令、自、謙、曰、小、縣、之、宰、令、之、職、曰、宣、王、化、初、改、令、曰、小、冠

漢、初、為、令、茂、滿、更、制、曰、大、冠、都、曹、曰、首、揀、又、曰、州、主、簿、賢、都、曹、曰、一、府、之、望、司、理、曰、決、曹、又

曰後曹、上、司、法、曰、墨、曹、賈、而、為、簿、曰、鳳、棲、積、棘、主、簿、之、司、曰、綱、紀、又、曰、管、轄、之、司、王、簿、曰、縣、掾

尉、尉、職、曰、一、命、寸、祿、巡、尉、職、曰、將、盜、是、務、去、又、曰、職、典、賊、曹、何、久、在、州、縣、曰、數、丞、徒、勞、之、職、州

縣官、曰鄉官、部、吏、左、酒、官、曰、酒、士、又、曰、酒、正、酒、官、之、長、曰、大、督、酒、官、職、曰、賣、酒、醴、監、酒、稅、職、曰

權、筭、之、任、巡、馬、遞、鋪、曰、督、郵、主、鑄、錢、官、曰、鑄、官、管、官、錢、曰、國、府、之、職、掌、百、工、曰、工、正、又、曰

工尹、監、門、曰、為、某、門、監、者、掌、漏、官、曰、壺、郎、壺、郎、武、人、曰、以、鞍、馬、騎、射、為、官、虞、人、職、曰、獸、臣、司

原、作、小、官、曰、取、一、班、一、級、又、曰、人、爵、未、升、作、官、人、數、曰、列、在、官、牒、者、某、人、財、利、官、曰、汲

利、之、官、小、官、曰、末、班、又、曰、末、官、又、曰、在、末、位、又、曰、末、秩、元、賤、官、曰、斷、役、之、吏、又、曰、元、官

主、芻、牧、牛、曰、牛、吏、掌、樂、官、曰、樂、正、進、納、作、官、曰、以、貨、為、某、又、曰、入、財、為、官

官職名事下

內、貴、曰、宮、卿、王、府、內、貴、曰、中、朝、內、貴、職、曰、司、宮、又、曰、給、事、殿、省、又、曰、給、事、省、闕、公、卿、大

夫、曰、人、爵、百、官、曰、羣、司、左、右、掖、垣、曰、要、重、之、司、官、禁、近、曰、禁、筭、又、曰、官、近、貴、遠、官、曰、兼、官

重、職、又、曰、重、金、兼、紫、又、曰、要、官、華、使、又、曰、重、侯、累、將、又、曰、華、要、又、曰、清、塗、華、職、又、曰、雄

職、在、館、閣、曰、執、事、祕、館、久、為、侍、從、曰、綱、經、軒、陛、某、侍、從、事、曰、持、纛、纛、筆、士、大、夫、曰、虞、紳

官職指南 卷二

一五

拘官條。後守令最課曰撫字心勞。唐書

官守術業

官業曰政務之結。注。通典。仕途曰福利之路。前出。又曰名利之場。漢書。盡心王事曰補國家之闕。宋。盡力從事。

曰展四體以率職。注。謂其有成功曰以為成勞。左。能作官曰吏。吏畏察。又曰巧官。潘能吏曰抱功修職之

吏。谷。上官所宜曰灑濯其心。漢三〇下。治事曰典幹。何在官兢兢曰持官守身。韓。又曰抱背守微官。祇畏王

事曰以順簡書。漢書。所授絕私曰財勢絕路。皇。能察吏姦曰提提姦目。唐。自謙曰奉職救過不給。漢

吏。又曰猶懼不給。善治民曰長于撫民。漢。謹辦其職曰肅給。左。好治劇曰安繁。唐。治劇優游曰

燕享筆硯之間。杜。消運入奏曰上計。唐。官吏所職曰刀筆。又曰文墨論議。又曰刀筆。後王。又曰以

刀筆之文。李。又曰文毋害。委其一而行曰某一之。文三。急政曰以鷹擊毛鷲為治。又曰執事刻急。耶

治民酷曰遇人如崩。御下太急曰如東濕。官不清曰冗職。曹。馬政曰差擇養乘之數。通。案獄長厚

曰上德通理之吏。文三。補外曰孤於外官。又曰抱屈在外。李。求內州曰冀一休足於內郡。杜。不肯從事曰

從事何為。周。官於近曰職肘腋下。沈。又曰豫在視聽之末。人謂其疎曰見謂不習事。兒。繆政曰為下吏

所欺認。後。前政認曰舊政多批。不職曰號遲頓不及事。權官曰攝承空乏。又曰攝官承乏。潘。攝

權兼曰守兼。王。共兩職曰若又其二。左。定下。又曰兼二事。左。到權所曰攝承即事以來。吳。攝攝不定曰

假攝去來。沈。善為政曰緣飾以儒雅。張。吏業疎懈曰莽鹵。子。

同官交承

舊同官曰僚舊。好同官曰多君子寮。僚屬經曰羣寮拘禁。初到任曰承前。承前曰攝大君子之

闕。承前自謙曰視已成事。繼其後曰踵前武。相。忽於屬官曰官屬易之。僚友善之曰為僚類所歸。劉

同官曰同服官僚。又曰僚朋。又曰官侶。同官曰聯事。既交承曰既承籍。世

公府區宇

三公府曰公府。三公開曰鵝閣。兩府門曰四出。後。二十四。散騎常侍府曰三清府。大將軍府曰英

府。李。府所至禁中直舍曰直舍。日華省。安。省。又曰省闕。官府曰府寺。官局曰寺舍。馬。府。官局大曰府寺寬敞。小曰便署。沈。使廳曰兒視之廳。上。長。府。曰去之如始至。左。公廳不

場曰公齋。元。御史臺曰霜臺。秘書府曰芸閣。太常寺曰禮寺。大理寺曰棘署。白。司天監曰星臺。

之。官闕員曰官寺空曠。教坊曰樂局。沈。又曰樂府。御史臺曰烏臺。又曰烏府。上。又曰柏臺。白

易。

書敍指南卷三

父母奉養

父曰大人。又曰嚴君。親母曰因母。稱父曰家父。稱母曰家夫人。拜親曰拜嘉慶。十。拜親曰寧

慶之晨。父德曰慈而教。左。昭。家訓曰庭誥。母訓曰慈令。子之職曰孝而儀。左。養貧而親樂曰義養

平。奉親厚曰崇養。上。供甘旨曰甘旨之食。又曰夕膳晨羞。奉養不豐曰菽水之薄。又曰常採拾

以為養。侍奉曰奉溫清。又曰膝下色養。又曰親謁溫清。又曰溫清奉引之暇。自供親食曰

且養自上食。又曰身執饋饌。又曰供朝夕之膳。無以養曰就養勤置。又曰上虧溫養。又曰推

為親養仕曰毛子捧檄之喜。別親久曰久離定省。報母恩曰思大義顧復之報。母恩曰推

宗族服屬下

正嫡曰正夫人

又曰其妻曰細君 又曰邑君 初娶之妻曰元配 再娶之妻曰次配 夫

德曰和而義 妻德曰柔而正 小妻曰下妻子 無正室曰無嫡對匹 指稱妻曰是家 後世妻曰奉

於惟嫡之制 妻子家屬曰累重 妻薄夫曰庸奴其夫 又曰始皆卿大夫 東晉近 黑髮妻曰元妻 左昭書

人妻言曰其偶曰外婦稱夫親曰夫氏之黨 中婦 妯娌和謂曰宗婦 劉其 又曰似婦 前知 小叔曰

叔郎 又曰小郎 王 小姑曰女姪 又曰女叔 婦德曰事舅姑祥順 又曰以道匡夫 又曰聽而

婉 婦之職曰供饋餼之役 婦稱姑曰大家 稱婦姑曰姑慈婦聽 夫婦職內外曰以經二

物 婦稱夫曰所天 事夫禮曰縱筭而朝 又曰侍執巾櫛 婦之事曰中饋酒食之事 又曰

惟酒食是議 又曰女工絲枲之業 又曰莊櫛纁紵 女工曰執鍼 親盡漸疏曰戚單 庶出子曰

無外家 王

親戚瓜葛

妻父曰婦翁 又曰外舅 妻之母曰外姑 妻家曰外舍 同母異父之弟曰外妹 好親家曰嘉

姻 安仁 親家曰姻家 同門婿曰友婿 又曰僚姻 兩婿相謂曰姪 女婿曰倩 婿之子謂婿為

曰半子 佳婿曰良匹 婿其甚曰有子婿禮 婿其甚曰婿 婿等親曰子婿婿屬 待婿薄曰以常

婿畜之 婿夫曰女兒之夫 謂婿夫曰有婿夫之尊 諸姑姊妹之夫曰外宗 是姑表曰與某

中外舅 婿之子曰外兄弟 婿表曰某之姨子也 又曰與某為姨兄弟 呼人舅曰貴舅 與之

是親曰有舅 又曰有連 又曰有葭李之故 又曰有瓜葛之屬 親戚曰懿親戚屬 又曰戚

呼親曰親懿 呼親戚曰懿親 非近親曰非手足戚 田

背史色役 左右使令 公人役隸

鄉司手分曰鄉部吏司 理欠司曰典負者 戶長或鄉司曰山部 若戶長曰鄉亭部吏 又曰鄉吏 其

主收稅人曰鄉佐 進奏官曰邸吏 文書小吏 杜起於吏 曰以史吏一介之材 杜用心吏 曰

盡力吏 隸役於人曰皆人隸也 皆吏忙曰皆吏沸如糜 皆吏自謙曰幹吏卑末 老姦吏曰宿猾

皇前陪吏曰虎冠之吏 使令不勞曰自指氣使 賈用有過人曰甚於凡吏 尹山公人曰柄移於皆吏之

手 所由之類曰街卒 左右曰左側 門子魁曰門長 門子 又曰門士 又曰抱關

又曰戶將 市長曰市令 急足曰馳步 又曰捷步 後槽曰圍人 廩人曰廩人 失業為徒

隸曰感隸 配軍曰墨者 當所役徒曰正徒 作頭曰都匠 木匠曰工師 背之職曰曹任 公

公平吏曰無害吏 諸曹走吏曰臭腸 禮院人曰祝宗卜史之徒 吏人曰曹子 驛子曰傳

吏 又曰捉驛 治廁人曰塗廁之刑人 管府庫吏曰府人庫人 樂官曰顛玩之臣 掌樂工曰樂

尹 掌刻漏人曰銅史 又曰金徒 抱

婢妾姬媵

妾曰小妾 又曰小婦 又曰傍妻 妾上僮曰衣服禮秩如嫡 父之婢曰父傅 傅母曰阿保 媵

妾曰媵媵侍兒 奴婢曰僮御 婢曰媵 又曰媵 方衆妾曰與媵 置媵妾曰招致妖麗

多妾曰後房多曠積之女 任兌常婢曰市寒賤可制指者 杜不親事曰皆取成於婢僕 媵妾曰私

恩微妾 媵人之職曰虞侍 又曰得拂枕席 又曰執巾櫛 振推席 又曰接牀 第承恩色 媵

又曰侍巾屣之末 沈不再妾意 曰開膝路 公婢之職曰典炊爨 又曰薰滌 覺婢多曰增無用之

口光武願事人曰婢御無悔沈下備婢曰布藏膝王侍女美曰侍者繡媚平子南鄰○晉也奴婢曰私慰王婢使曰女衛方侍史官婢曰笑則

奴婢卓錄

家僕曰家吏吳錄新僕曰新隸左僕從曰陪僕賈奴僕曰厮蘇奴曰奴○屬詞又曰臧而方奴子曰蒼頭李奴之監知家務者曰監奴光奴之魁曰大奴武持器之僕曰攜僕奴僕曰蒼頭廬兒數僕曰指若干史賤役人舍曰厮舍後看家人曰守舍兒楊親隨人曰舍中兒呼人僕使曰一介之使維艾草爲防者曰厮公汲水漿者曰役公養馬者曰厩公炊烹者曰養公○厮榮謂僕使曰卓牧與馬左又曰卓隸牧園左衛助僕曰實紀綱之僕管馬僕曰羈綱之僕中奴曰平頭古○下奴奴僕廉直者曰有士風雄

家世開闢

名家曰名門右族柳又曰華宗任又曰開家馬又曰開家令姓唐又曰名閥柳貴家曰地襲貂冠之緒唐又曰大臣之苗後又曰達官之裔後名人後曰清人賢肖之子弟沈妙家曰妙族選又曰強宗右姓郭又曰世臣門子執御之族蔡又曰瀛門大家沈貴冑曰皆累世名貴人始盛族曰冠族唐功臣後曰功臣苗緒選上世曾得封曰侯封之家前累世作相曰仍世柱國楊世襲曰傳龜襲紫陰累世曰奕世楊謂人有家世曰某有地晉顯族曰門世英集簡又曰官員家曰仕家沈呼貴家子曰佳公子虞貴家子孫曰生長脂腴祖祖先爲吏曰世吏子孫漢又曰本吏家子孫善守門戶曰本來門戶王家世曰末冑選又曰宗門衰薄孫又曰族姓卑微王又曰地實寒微王又曰家貧業寡宋子孫曰孝謹石本善人家曰善家子梁門戶曰榮家宗梁得子孫繼嗣曰傳於來體後子孫盡曰靡有子遺

耗矣唐功無嫡長曰無家適左孔子之後曰聖者子孫孔繼祖宗官曰嗣宗職左又曰能業其官左守家業曰敢有二事左

書敍指南卷四

心體狀貌

心曰天君荀又曰心本郭又曰靈臺莊又曰靈府陶又曰心主淳又曰方寸之地列心遺煩曰方寸亂矣諸人心不可測曰沈阻難徵郭稱人好心曰琬琰爲心楚人心貌不同曰情貌相越後人心行好曰有內美風身曰無貨之軀馬謙言一身曰片體一節列美狀貌曰委儀端潤王又曰天竹秀朗宏又曰美好無雙美風儀比曰瑤林玉樹王呼人風貌曰光貌後又曰光儀又又曰神儀又又曰玉貌又又曰風裁李又曰清顏梁空好狀貌曰皮相之士外又曰可借面弔喪精又曰神鋒大秀精又曰形容甚瑯相又曰骨立列人相貴曰應法相後貴人相曰鼎角匡犀李賢人相曰淵角山庭任

商之久矣。後世謂難語。曰難家之辭。列詰難屈人曰論難連托某人。朱注。著意問難曰下意難問。後世辭

說多曰援引紛紜。論事體。曰大致歸然。後世謂其過言。曰不可談悉。論明生徒能專對者曰能言語生。徐答人落

其計中曰應對入其數。後世謂其過言。曰有口無行。史謂其過言曰是覺言也。左文意激切曰文指甚哀。

杜為人辯事曰為君分明之。後世謂人意思。曰風指何再三論之曰論論。劉略自分疏曰微自解說。後世方事

顯白曰白著。後世謂不實之說。曰華說。後世失言曰墜言於某。後世不欲言曰欲闔口而無言。後世徐言引喻狀曰

緩頰。後世其

言語論辯下

妄斷事曰私判臆慮。仇語吃不明了曰口吟舌言。後世戒慎言曰斷舌相戒。後世不敢言曰縛舌膠唇。上拙直

曰淡而鈍口。上耳語曰咕囁耳語。後世又曰交頸耳語。後世願見而辯事曰願一見而有明。後世造怪言曰詆

謬言。後世引證淺陋曰庸引。左有畏不言曰不敢班班顯言。後世人傳播曰臆言凶馳。後世奉言教曰前者溫教

謬言。後世曰難雜齟齬。後世不聽下言曰言以賤賤。後世論人曰告以信語。後世沈下。後世緘默之弊曰自同寒蟬。後世好滑稽

曰為人談笑多聞。後世自貴其異端說曰小家珍說。後世不言曰金舌蔽口。後世小人繁辭曰語語然而沸

正狠論曰喜陳方俗閭巷小事。後世又曰街談巷議。後世參問廷議曰博考朝臣。後世至誠之談曰情話。後世緘

默曰斷舌械唇。後世一意答曰同辭而對。後世相侮玩言曰傲弄之辭。後世好辨無實曰頗能弄唇吻。後世令

傳言使出曰左右傳出。後世答緩曰某應之遲。後世謂口吃人曰囁囁。後世婦人辯曰慧有口。後世互應對

曰皆迭對。後世誤對答曰失辭。後世曰皮辭。後世言不窮狀曰如木屑。後世

賢智明敏

行孝曰躬奉天經。後世孝且慈曰仁孝多威。後世推孝及人曰求錫純懿。後世德德行曰懿德茂行。後世力忠孝曰君

子之致為。後世仁義忠信曰天爵。後世方正有標準曰方格。後世賢者取重曰重於九鼎大呂。後世不時才曰持

才以愚。後世文與性好曰清文敏識。後世稱人德曰貞潔芳茂。後世人倫所屬曰檢鏡所歸。後世精於決事曰神無滯

用。後世多智慮曰長情有思。後世人微而才曰寒雋。後世奇士後進曰特立後起。後世能作官曰善官。後世

治煩曰部劇。後世有風力曰能經營劇事。後世能作邑曰縣無遺事。後世強敏疾惡曰疾惡如風。後世遇事便為曰

見事風生。後世敏於決遣曰無留事。後世異衆立事曰理外奇舉。後世人粗修潔曰微自藻潔。後世上曉明其事

曰曠然覺悟。後世中層卷之曰程準前期。後世又曰審既良驚。後世又曰簾櫳殿礎。後世能治劇曰盤根錯節。後世

多智人曰知囊。後世又曰智如夙練。後世

氣節行義

至孝曰節貫神明。後世自少來曰某自束修以來。後世非塵埃人曰志遠埃埃。後世有清節曰脫落風塵。後世素有

名節曰雅杖名節。後世性一向善曰斷斷守善。後世一向純曰刺以誠長者處官。後世家化之曰宗族染其化。後世

常人節行曰似士君子。後世向氣無檢曰儻葛。後世昔為婚親今難絕曰重絕故業。後世所志願曰宿昔

之願。後世性情高曰風性高簡。後世性剛曰性剛稜疾惡。後世急性曰十急。後世又曰褊衷。後世性乖曰性甜忌。後世自

稱所性曰內曠外疎。後世有字量曰方寸海納。後世又曰曠宇。後世勇而不曉事曰其性悍塞。後世孝友曰

內行修飭。後世事親孝曰供養甚篤。後世習久成性曰安服若性。後世外善內刻曰內有不仁之性。後世謹束修

潔之行曰束修至行。後世自檢束曰鞠錄。後世高義曰分災共患之義。後世性急好靜潔曰十急而好潔。後世

氣不屈曰有死不能。後世有氣節曰有膽氣。後世好施用曰隨手消盡。後世稱人決斷曰裂然高斷。後世經艱

阻曰志意衰落。後世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隱害。後世少尚氣曰少年勵鋒氣。後世激昂曰明目張膽。後世稱人賢

曰賢者望而不滓。後世一節曰榮悴無二色。後世奮不顧死曰固某命卒之時也。後世知義所在曰知義所。後世

事皆是曰率淺不爽上

老耄衰弱

老人曰黃者師又曰齒危髮秀之老任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老而謙曰無者考之德魏老而無道義人曰

陳人莊子注陳衰老曰未暮二十齒落曰年某爾然而齒墮矣外傳某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元漸老曰年力

頹發宋書又曰年過齒數二十又曰在薄垂老劉禹老曰某年長矣又曰委年逝已老陶老於人曰年先

矣莊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七十曰耆八十曰叟九十曰老又曰皓背名又曰鏡齒上又曰黃

者上又曰眉海又凍梨上百年日期頤披白髮曰朝生暮拔左思白又曰披白就黑上髮白曰髮髮上

頭白曰顛白成翁李蓋老年曰齒齒白頭曰華顛又曰華首之老樊又曰華髮隨順新又曰華顛胡老

老貴官狀曰綬紫鬚白劉禹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劉又曰雞皮鶴髮庚款年老曰年歲有訖後孟又曰桑

榆行蓋上謂百歲人曰千無一焉列子老不遇自言曰隱與老相守選十老扶策乃行曰挾夾酒行老病

辭扶見曰位未及扶語自言老曰吾睡醒既存除年老曰日薄西山李華下年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

未某者王鳳來又曰年且某有壯容上老不衰曰趨拜強賦道老健曰嬰傑哉是翁也馬自言老曰犬馬氣

衰後魯又曰犬馬齒滅班固年已長曰年亦度矣李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魏老輩曰丈人行何老年曰

垂沒之年楊老將死曰旦夕入地查極老病人曰朝暮人也楊婦人老曰容貌改前杜罵老人曰死老老賦

老不足恤曰何有於二毛左老而缺曰猶有童心左款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又曰髮有二色孫又曰

二毛潘過某人曰比某為得年矣李前輩曰宿齒唐韓老小人曰垂髮戴白郭

幼穉童壯

生數月曰生孩某月李密某尚小曰始免襁褓中居又曰年在孩乳漢漢又曰始孩文選潘岳安又曰在備後又

月數

仁

仁

仁

曰方小禮又曰勝帶四稍長曰漸免于孩陶幼時曰始在習器周童幼子曰振子後郭后選四小童曰結

童后小兒住嫁曰絕乳李士稱向少子曰未能負薪士稱長子曰能耕矣上大夫稱子曰能從樂人之

事上大夫稱幼子曰未能正於樂人上尚少曰君之齒未也左年少曰在執紼之歲後以其人小曰少之

孔謂諸王之幼曰冲融上七歲之戲曰竹馬之戲王元五歲之戲曰鳩車之樂上十二歲曰二六四十四

曰二七塊文冠而字之曰昭告爾字冠後生曰方富於年七年長曰居一日長晉集歲自小曰從緝髮以來北

幼而謹重曰不好戲弄公沙幼多戲曰從牧兒遊劉益幼自謙曰某小醜黃坐在卑位曰未行列上中下

詩曰三命文行弟曰輩弟鄭餘

書敘指南卷五

廟堂學校

即廟堂釋奠曰千國之雅釋奠禮曰尊師貴齒上潘尼下釋奠曰祭菜禮記序孔顏事曰夢周亦虞

學舍曰精廬詩又曰學宮太又曰校舍林又曰學廡選又曰精舍李充又曰橫舍太學國學曰兩學潘太

學曰成均五帝又曰槐市淮南國子學曰虎闈王元命學官曰乃命學臣潘國子曰白子傳又曰國官王學舍

長曰都講楊詣學曰就學學九學以居位曰士食與學曰修治學官潘居學事談話曰游談其中也書堂

治飲食曰都養延詣學曰即就學官見諸生何為學校光曰實華庠後漢杜總敘學宇曰階序廣闕

學校事禮曰春射秋饗上

師徒傳授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帷。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門徒名籍曰錄牒。李又曰編牒。儒林
 師徒少曰朋徒怠散。上又曰生徒衰少。劉禹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小爲學曰結髮事師。上久授業曰久
 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董元學生請假曰學徒取告。秋仁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姜詩學課曰束脩之價。第五
 學徒多曰著錄至某人。後魏往請教曰攝齊受教。家又曰冀承請誨。趙又曰攝齊兩丈。王又曰貽我
 高矩。張華集講時曰大都授時。禮方功課不逮曰不滿程限。劉祐求教謙辭曰關於自見。運二相師傳曰遞
 相師祖。馬教子曰教勸子孫。馬向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俟教曰敬聽耳以聽玉音。七又曰敬聽嘉話。七
 學束脩曰謝章。北齊能講服制曰善說履服。夏侯問義狀曰橫經捧手。謝承舊學廢曰宿素衰落。鄭
 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授江

儒習科第

勤學曰手眩於運管。劉禹又曰寄身於翰墨。吳又曰閉門精誦。樂勤誦書曰屏腐齒落。方又曰編離字滅。沈
 讀書聲曰飄讀之音。後嗜書曰游思竹素。五又曰耽美書。鄭爲學曰以典籍爲業。治經好曰爲某甚
 精。楚元王讀書處曰曉窗夜燭。孫儒道曰於道最爲高。前勤學自忍曰寒所曠腹。劉禹道義曰典學之根。李
 之。某嗜學未仕曰未選仕進之事。道儒事曰吟典籍襲衣裳。姜嗜學曰吹漁子書林。劉禹讀書事曰懸几據梧。
 帝。梁元學稍進曰差增于往。後不學而知曰耳剽已久。朱非儒學曰異家者流。前謂儒者曰某縷衣徒也。
 列子不通學曰面牆術學。後學且營生曰家貧無常行。蔡倦學歎曰安能久事筆耕。韓世能文曰世禪
 雕龍。推又曰以學行禪其家。李赴試曰提筆入貢士籍。孫得解曰賓薦。又曰受遺。歐陽又曰在貢籍中
 登。自言得解曰污賢能。劉禹

經史載籍

易禮樂春秋書詩曰六藝。後古謂史記曰春秋。公羊史記曰太史公記。揚前代史曰先史。後漢經史外書
 曰外家之語。清又曰外家傳語。上儒謂雜家流曰遊者。前漢諸書曰百家乘氏。後漢通經諸家曰衆家。後
 林。專經曰爲某家。上易曰道篇。易河圖曰河籍。國史書曰墨兵。孫賦臣謂史曰謗書。古史類曰佳牒。
 請白杜甫詩曰詩史。唐紀異書曰奇紀。廣古書曰家壁遺逸。元收書曰多墳籍。後楚辭曰楚篇。揚書曰
 神經怪牒。王相鶴經曰幽經。鮑能校書曰摩研編削之才。後漢略校書曰粗點定。陶又曰故
 加搜校。上編集曰寫集聞見。謝自編纂曰手自排摺。元編撰成曰殺青已就。劉之遺與劉孝
 某簡。周錄上所校書曰供繕寫上。後掌帝書曰外史。周司文籍曰職典經圖。劉

文房衆物

薄小紙曰赫臘。前紙曰會稽楮先生。子筆紙曰毫素。十筆曰中山毛穎。子又曰中書君。上又曰管城子。上
 筆曰三寸弱翰。子筆副曰秋兔之翰。子墨曰絳人陳元。子奇墨曰芳松之淳煙。元硯曰宏農陶泓。退盛
 書曰盛以篋行。莊又曰巾筒。莊承書夾曰書櫃。後又曰書帙。盛書囊曰方底。前貯書物曰綠筒
 丹筒。上又曰金版玉箱。上又曰錦文緹帙。上淺黃色書衣曰緗帙。上盛書青白袋曰縑囊。文故不完書册
 曰脫簡。劉故編帙曰朽編落簡。任背書曰帛其緘。標標書而朱寫目曰青首朱目。委青裝緝朱介之曰縑
 白朱介。太平勾抹書曰青下面丹目。上打整文字曰埋闕篋帙。杜呼人几案曰某几。王

詞章詩闕

作文之意曰以宜寄情志。平又曰寓目寫心。梁業文曰以翰墨爲勳績。曹文不斐蹈曰自鑄偉辭。劉
 作古文曰變蘭養瘠。裴文詞之妙曰機古切今。韓又曰筆酣句健。裴又曰瓊敷玉藻。文又曰滌濯洋窠。

比頌人文，曰緝編繁絃。文賦。○稱人文意，曰無一字空設。宗。稱人詞章，曰彰章縟采。任。又曰絳句繪章。

深於詞章，曰味腴華芳。劉禹。詠美事物，曰粹以藻詠。左思。諸著述，曰滄蕩醉墨。文思深妙，曰心精辭

綺。伯喈。文奇有絃，曰爛然有第。平。窮而作文，曰汗窮愁之簡。北史。王。能為詩命，曰爛於辭令。敏於文，曰筆

端風生。編。傳家學，曰紹離龍之慶。稱雅文，曰振雷扶電。詩之體，曰舒布。頌之體，曰總成。上。論

之體，曰析理精微。上。銘之體，曰序事清潤。所獨妙，曰孤技。張平子。作文字，曰述造。差定人文，曰品藻。揚

大有文，曰大手筆。蘇。大手筆，曰鴻筆之臣。文章吏，曰懷鉛之臣。含元。能速為文，曰能軍中書。下。止為文，曰

詞句之學。李。書生，曰章句之徒。揚。文屈曲詳備，曰散。委。下。青。文士，曰綴文之士。劉。偶同古文，曰開合

難篇。文。書事直，曰不曲筆。極思為文，曰涸思乾。文。述作事，曰汗簡懷鉛。讀人文，曰吟諷測。沈。謝

人示文字，曰吟諷知厚。文。文字，曰染筆行。為文法，曰以氣為主。又曰詞條文律。稱其文賦，

曰五經之數。世。文。文術淺，曰無根核之深。得文體，曰握靈蛇之珠。思慮作文，曰沈吟短翰。

評文不通，曰好丹則素非。文。文師，曰棟梁文。作文自謙，曰某也筆已老矣。為文師授，曰得之真

訣。詞章詩閣下

詞章詩閣下

詩賦，曰篇賦之文。詞曲，曰側辭。對偶，曰使枝對葉。又曰取青婉白。給筆札令作文，曰

授簡某。久欲作文，曰久欲搖筆。未及答和，曰答賦不暇。不敢下筆，曰拱手而翰。狀

其事，曰誌。述碑銘，曰公鼎侯碑。又曰志隱表阡。自謙文，曰可供齋藥楮。又曰可覆醬。狀

作誄傷悼，曰攬涕操觚。文思易竭，曰掣瓶屢空。律詩，曰律句。白居。作詩賦，曰轄字束句。又曰磨韻

調聲。上。作詩，曰搜章摘句。呼唱首，曰強韻。自謂歌詩，曰末曲。又曰短韻。自謙詩，曰蕪音累氣。

還。二。稱奇詩文，曰穿天心。又曰出月。稱人詩，曰新聲秀句。又曰清詞妙句。又曰逸韻佳對。

辱人和詩，曰報章。謂人詩，曰嘉藻。又曰妍唱。又曰風什。又曰真作。又曰盛藻。又曰

高言。又曰妙句。和人詩，曰承光誦之末。又曰繼聲。和人詩，曰嗣響。稱唱和，曰聯珠唱玉。

無暇作文，曰不遑削藜。初學文，曰摸擬竊取。口授，曰占。口道令人寫，曰口占書。上。便撰上之，曰

今立藁草并上。事不足述，曰豈以汚簡札哉。可紀，曰宜傳而著之。穿鑿，曰穿文藝句。又曰穿

求崖穴。非登科人文，曰非類之文。著述各別，曰意製相諱。

字畫筆翰

書，曰心畫。通六體書，曰長小學。習學書，曰肄書。善書，曰有鍾王之則。又曰應手從心。護書，

曰繕書。後。七。草書，曰草聖。又曰赴急之書。半真草書，曰藁書。印中填篆，曰繆篆。篆書，曰鳥篆。

球。執筆，曰操觚。形聲相益，曰字。著於竹帛，曰書。古寫字，曰出刀筆書某。施於符傳書體，曰

符刻。施於印書書體，曰篆印。施行於公府書體，曰隸。書之用，曰以教學童。王。書畫星主，曰奎。

掌六書官，曰保章氏。垂露狀，曰阿那。尚書臺召人書體，曰虎爪。尚書臺告下書體，曰假

波。上。飛白書勢，曰霜素凝鮮。草書意，曰勛其墨翰。草書之功，曰周於卒迫。又

曰兼功并用。上。字意，曰字指。又曰必由意曉。

聲名等級

稱人名望，曰華問。又曰芳聲。又曰瑗望。又曰嘉聞。名聲，曰休令之嘉音。馳聲譽，曰揚芳

飛文。又曰架學飛才。少有有名，曰早有名字。又曰少有英稱。皆有有名，曰俱著名字。人有聲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聲名等級

曰僞聲清勁。前元又曰駭聲升騰。有或又曰令問休揚。杜聲名榮耀曰聲榮。宜者著大名曰身傳圖象。威名
 垂史中曰竹素之事。王名最高曰當為稱首。相令名聞於世曰有嘉聞。七有文名曰以文聞。歐陽鄙其人曰
 何伴名於我。駱不若某曰名譽出某下。魏方在上曰處右。上曰處左。漢人驍勇曰某有身名。劉聞其名曰承其
 名。皇甫好慕古人曰慕竹帛。後儒謂名家流曰警者。文吟詠在人口曰吟口。荷少年有行曰為後進冠
 比數曰等比。前元首冠曰真然為渠首。黃仲第一人曰選首。前第一名曰首名。孔無雙曰寡二。晉丘齊名
 曰與某人名相甲乙。席好名曰坐作聲價。真身亡名在曰身沈名飛。曹植沽名曰釣采華名。後有虛聲
 曰純姿虛名。後方無名而止曰灰燼而派。李

揄揚庇覆

謝人揄揚曰厚見周稱。子相稱曰相標榜。後又曰題佛。上揄揚之曰以就其聲價。後方互相譽曰迭為
 唇齒。范又曰結為奔走之友。向先容曰豫席。以包容曰回容。武又曰重垂含覆。魏虛見舉曰過羞之譚。
 吳寄。掩掩其過曰彌覆之。魏庇覆之故曰庇瑕未露。隱庇覆曰所蓋多矣。左又曰慈恩覆護。光武又曰容讓。
 後。後又曰擁護。後所因仗人曰紹介。選

書敘指南卷六

倉場庫務

倉曰倉府。史又曰放府。李又曰京。淳又曰倉府。倉倉所有曰放廣之藏。李內庫曰御府。謝又曰內幣。皇
 宮掖私庫曰私府。前出自內幣曰禁財。陸掌庫司曰幣司。張寶物庫曰珍藏。宣倉庫實曰京廣流
 衍。左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王粟錄乏曰倉府空。下府庫虛曰官無見財。朱酒鹽鐵錢山澤曰六管。陳錦
 院曰織館。沈內中巧作之局曰尚方。王又曰尚方工技之作。蔡藏冰室曰凌室。前度府庫物數曰審某
 庫之量。周司農太府寺曰國泉。史穀藏曰倉。蔡米藏曰廩。上

簡書文案

覽籍曰披籍尹翁歸曰圖籍王簿籍煩多曰沈迷簿領劉公幹又曰簿領殷茂梁簡文又曰推案盈几魏又曰文案自環任昉又曰簿領如山步又曰簿領紛積王簿書曰碎務袁宏簿書期會曰仕子之常務沈約俗吏之業曰賦務簿籍步簿書精曰簿最詳緻公曰牒書薛民戶帖曰戶符步文移多曰文符如雨王但簽書而已曰隸名而已孔不肯簽曰却不署晉又曰不肯平署李曉示曰移書告示之費文案繁齊無失曰文致不得反陸案牘曰辭案後周

忙冗奔迫

公允曰職事填委五又曰吏事倥傯馬又曰王事執掌毛詩又曰吏道之迫十又曰有職競焉左又曰公務煩猥司馬又曰官寺務煩簡文極冗曰不給於務蔡冗迫欲去曰必不迫留東晉冗迫曰沐垢不終湯沈又曰凌遽司馬又曰鮮茲暇日傅公私冗曰外纏內迫韓急食於寢席中曰寤食陳忙不得安寢曰未嘗一日解纜段忙若鞋不及曰不及履南奔走忙曰走殺奔蹄馬又曰蓬徒塵走沈事多可厭曰廢事陳夜治事曰御燈火至明王法峻事多曰網密事尹俗事曰塵務六閑闕處曰露塵吳勞於事曰櫛風沐雨史

閒寂安靜

寂靜曰岑寂選又曰寂蔑選又曰憺憺選道遙曰常羊前又曰方洋吳王方音心無事曰方寸為清劉又曰內無寸事蔡閒暇所為曰以篇詠佐琴壺劉官之閒曰未官之暇荀優游之狀曰攝須理事魏又曰舒紳緩帶伯優使事曰饒樂之事荀門前靜曰門無蹄轍跡孫暇日閒曰休沐里舍謝請假百日曰長休百日蔡給長假曰予長休告房請假曰取告魏又曰請歸劉請假曰告休黃急請假曰取急又曰謁急秋乞歸休曰願歸之謁簡得假曰得休漢得假歸曰休歸宋累在假曰某移病所傅冬夏至放

假曰日至休吏薛假日曰洗沐萬石參假曰休還宋

趨事恩地

事將帥曰願事魏事人曰操拔簪以待門庭莊又曰從役於某人賈願盡力曰願先死備錄任事人曰執僕御之禮列委質北面曰委面實謙稱於主人曰幸得充下館崔又曰序後陳上令於守禮曰負弩先驅相循塗而進曰隨牒平進劉早被進用曰進官早成孔請治劇曰願庶幾於一割第五進無恥曰冒詢干進相急進取曰嗜進唐庭趨之狀曰首下尻高轉厚恩曰恩紀孔又曰舊恩宿德左又曰恩澤上又曰澤德徐又曰惠澤意又曰尚殊絕之恩羅又曰數蒙渥惠封荷恩曰加隆崇之恩後望少恩曰垂淺末之恩王曰須臾之恩第五又曰下流之恩孫謂誤恩曰妄施之名莊又曰繆恩阮祿利事曰寵榮之事潘改事人曰移事某漢忘恩曰虧喪舊恩馬

和協神贊

和協曰明心合力杜和協比曰和通墳鏡選初識相知曰託心如宿從神佐人曰佐下風賈神益人曰彌縫其闕左又曰補察其政二待質其事曰是攝是贊左佐人曰昆贊杜又曰贊務謝贊人曰想尊明所見之餘吳無補曰無以奉贊孫神贊之美曰吐奇舉善周庶裨益曰以畢其螻蟻小志劉隨州中意曰順府意曹會解其意曰迎情解意杜進成熟軟言曰進熟張不建白事曰無所請事曹阿順曰突梯滑稽楚又曰員融委曲孔又曰僂肩承睫楊又曰阿旨曲求宣又曰阿色倡和李又曰如脂如章楚諂隨其私論曰承風旨後又曰望風承旨實柔怯苟容曰容頭過身後惟隨下言曰某主畫諾魏宗實某書諾人曰敬諾荆詔事人曰急詔諛之敬晉阿諛所為曰聲短扶長杜率爾和順之曰俛和之孔反阿隨曰容容無違而已陳阿隨之譬曰如河中木善又曰如蟻之斬左爭而復和曰已講解項

曰追攝符儀。又曰弄拍百河。又曰釋憾除嫌。爲人講和。曰今日某分之。苟合之比。曰哺精。藥體。孫詒取。曰証痔結。附人。曰謂附貴勢。又曰以關看爲精神。阿隨之。曰禮之如流。體強笑。曰脊肩詔笑。曰鄉原。

督促結絕

急速。曰急於星火。課而督之。曰程督。決而催。曰督督。促令作事。曰督督作劇。道人督促。曰吏使相望於道。任催人速來。曰傳呼促步。疾來。曰速裝。疾馳。曰跳駢。催酒課。曰督酒利。王火急。曰誠太迫切。救成某事。曰以誠某事。早了絕。曰宜早訖竟。督促。曰詞督。限迫。曰會日迫促。州中促之。曰州期切促。分遣人督之。曰總行以督之。催促奏起。曰某趣上。促督之。曰急步疾呼。又曰當關呼之不置。執杖督役。曰親執扑。督役之杖。曰扑。杖役人。曰扶其不勉者。督督。曰董振。

宿寓番直

宿百姓家。曰宿里社中。同疑。曰參與被席。吏卒交替。曰踐更。分直五更。曰五分夜。宿寓之乏。曰無被枕杜。被衣。曰寢衣。安枕靜處。曰奠枕。分番。曰迭爲若干番。又曰遞宿迭居。子寓直出入路。曰直事所由。當直日。曰直事在署。番直。曰第番上下。又曰番休遞上。席臥。曰追席。分直。曰晝夜更直。

防備巡微

多設巡防。曰候微支線。主巡遊。曰游微。巡察。曰道邏。又曰微循。巡察之司。曰邏司。兩木相擊。曰柝。斗。曰金柝。巡防人。曰司柝。巡點其功。曰巡功。巡防偏師。曰周微。防送行客。

曰備一夕之衛。重圍以棘。曰刺樹之棘。又曰柝之以棘。以棘周繞之。曰周棘其處。夜巡官局。曰行夜之司。以釘鋼物。曰牢以周密。巡警。曰警夜巡。又曰司守守夜。打更木曰臥。又曰葦木。夜備。曰植銀懸。巡道。曰微道。巡微仗。曰執柝。夜更鼓聲。曰疑如。

黜逐舉劾

請官。曰左轉某。自讓罪斥。曰宜見殺。又曰罪合斥遣。又曰罪當重坐。排斥。曰批抵。黜補外。曰弃居郡。忠義被黜。曰義黜。曰緣此受責。芳香多矣。官語得罪。曰臨味語言見廢。以說流逐。曰被說爲民某。被說人。曰被說。被說。曰坐罷軟不勝任。失官。曰墮官。勢不可留。曰某人勢排迫。拒逐之。曰恨却之。在黜不怨。曰若以資選。當手勅士。曰手勅之。王死而勅其事。曰追案。孔輕移易人。曰以單辭轉易。所勅太多。曰所勅很多。受文引案事。曰受記者事。被勅付。曰請貴。潘案治無罪。曰案空勅。案之。曰案倉庫簿領。被抑。曰爲所裁。亦被逐。曰在見陳中。援無罪例。曰不坐之比。方監司按勅。曰有所舉以周郡。何公罪。曰公負。州案邑中事。曰府下記考案之。勅其事。曰發揚陰私。何被勅罪。曰以事見法。向被廢。曰除名爲民。勸其事。曰彰其毀狀。在誦籍。曰朝之斥臣。又曰廢在里巷。得罪於人。曰得過某。自寬。曰流宕以來。誦在邊遠。曰衍罪裔士。上左遷。曰左授。不能終任。曰不善了。山被罪。曰煩刑書。不辭罪。曰敢逃刑書。失官貧死。曰失職則死。及之。被人按言。曰暗至煩言。無罪被言。曰失官非罪。又曰無罪被斥廢。被黜落。曰遭不錄之。自去。曰自免去職。上司徒印授。曰被龍章。被誦。曰名類位仆。誦所居。曰山林之樂。被斥逐。曰挾賜。滿遠守令。曰尹繩。終廢。曰一斥不復。勅公正人。曰逮治正吏。侯黜逐。曰待放。逐出之。曰逐東某。某。即被汰。曰曠被而歸。十落第。曰曝膠之困。又曰爲曠揚之弁。

人訪及曰枉車騎而交某。又曰來况。又曰幸見光臨。屢蒙過訪。曰親數存之。富貴人訪及。

曰願者來。急迎客。曰爾履起迎。又曰倒履。又曰屣履迎門。私接見。曰私面。謝相過。曰特蒙

傾蓋。同車訪。曰俱辱風采。貧家客至。曰杖藜應門。期見人過。曰且日蚤臨。不及見。謂人曰不

得先詣。不及請謁。見曰無緣齊觀。未暇往謁。曰恐動館人。無人在門。曰無人門者。無期候

見。曰未知見時。不謂權貴。曰未嘗投刺權門。在某處。曰舉玉趾在某。不見而退。曰望屋而退。

願見人。曰願留履幕下。藉稍不見。曰斯須不展。又曰時月之間不見某。意不層見某。曰某難

見某。初到官。曰某州。不肯訪及。曰不肯幸臨。果不往還。曰暑熱且自便。又曰正熱

不堪相見。接陪人。曰待君子之光儀。不見賓客。曰事在轉感。託病不見客。曰養病傲士。

門狀曰奏刺。門狀曰刺字漫滅。禮儀去就。相見揖拜了。曰禮文既集。拜而首至手。曰拜手。拱手。曰交手。去就雅。曰淺拱舒拜。呼人拜。

曰雅拜。曰習矩步。上樓領。曰捉衿。又曰祇襟。外熟事。曰長於人事。曰以死自乞。端拱而拜。曰端拜。待人。曰應東帶見之。再拜。曰重拜。三拜。曰重拜。曰敬再

拜。又曰謹再拜。避席。曰某去所。拜而頰至地。曰稽首。陳賀人。曰再拜頓首。不敢

正坐。曰危坐。行堂上禮。曰接武。行堂下禮。曰布武。賓客交友。父之賓友。曰父客。子之賓友。曰子客。與祖。曰大父行。朋友德。曰亮直三益之節。陪賢士。曰

書敘指南卷七

看謁往復

門狀曰謁。又曰刺。作門狀曰修刺候。有門狀曰齋刺。又曰奉謁造某。謁人曰詣造。又

曰造請。又曰聞名於將命者。又曰造我友處。又曰往候之。又曰留精光侍謁於前。徑謁人曰

不待介者。相謁相失。曰蹉跌不面。謁人曰收勁僕人。無隙可見。曰逢執事之不閒。介人往見。曰

相因到某門。主通名者。曰內謁。又曰典謁。小史之職。曰受書謁。門子不獲。曰門者不時

通。孔又曰迎求謁不得通。追請去客。曰更啓乃知已去。謁者入通。人訪及曰屈顧。又曰頓

勸。又曰光臨。又曰過存。又曰臨存。又曰引蓋。行訪及曰步玉趾。見某。又曰時臨玉

與君子游。多賢友。曰多長者之游。又曰游大人以成名。呼益友。曰爭友。朋友曰清交素友。

又曰素交。能相終始。曰耐久朋。又曰石交。逢道友。曰值息心侶。長者相交。曰降德忘年。

謝長者。曰齒澁懸絕。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慎交游。曰門無雜賓。又曰遠怨稀咎之機。

相知。曰奇情健亮。深交。曰莫逆。又曰忘形友。又曰交照。實望友人。曰有望於斷金。朋友。

曰碩友良知。又曰密友近賓。又曰昵交密友。朋輩。曰等輩。又曰朋徒。又曰曹輩。傾。

蓋相知。曰定交一面。又曰相見如故。一見如雅識。結識術。曰好士交結之方。好客。曰奉祿。

遊於賓。稱待士。曰苦身待士。待賓客。曰禮新敬舊。結友。曰與英俊並游。同姓友。曰宗。

賓客多。曰賓客奔湊。又曰門常接轂。又曰充堂衍宇。又曰賓客填集。貴與賤客車。曰輻。

輻。許品賓友。曰賓友。友之。曰接以友道。斥無益客。曰罷道常客。私往還無益人。曰私。

客。賓之。曰賓黨。親黨。曰徒附。朋黨。曰鈞黨。又曰浮華交會之徒。勉與之交。曰陽浮道。

與之。立朋黨。曰造部黨。損友。曰酒徒戲客。客棄去。曰賓客益落。俠士。曰輕客。因勢相友。曰。

進由勢合。非密友。曰疎客。私昵之友。曰狎徒。

故舊契分。故舊。曰有積素累舊之歡。舊朋輩。曰皆故等夷。分契。曰與某少而歡焉。又曰分著丹青。

又曰契若金蘭。又曰有總角之好。又曰未契。敘事契。曰某與子故也。又曰某竊伏自推。

幸託。會同學。曰同席研書。皆故舊。曰靡非先舊。舊熟。曰久拖風猷。兄事人。曰長事某人。以弟待。

某人。曰弟畜某人。至相親。曰情如同生。同姓相繫。曰與通譜系。與其弟熟。曰得幸於季。曰。

舊。曰勞歸不素。舊時友。曰舊時之知。又曰時昔一面。效篤。曰戀。

戀有故人之意。又曰惠顧前好。存故舊。曰問蓬室之舊。不害分義。曰何損於好。忘故舊。曰。

忽忘雅素。薄故舊。曰慰藉輕於綉。舊不熟。曰分非素結。又曰宿與疎闊。初相見。曰傾蓋。

契分深。曰其交益親。鄉鄰里巷。

遷戶籍。曰徙名數于某。敘鄉土。曰生處京師。又曰楚產也。鄰郡。曰與某州里比鄰。居至近。曰。

相去步武。同里。曰居止接近。又曰里門相通。並里門。曰比落。旅居之鄰。曰鄰房。鄰居。

之幸。曰冀宵燭之末光。並屋居。曰比宇。又曰比門。擇鄰。曰惟鄰是卜。又曰先定鄰。得賢鄰。

曰里上仁之所處。又曰鄰德。鄰居。曰連牆。又曰接簷鄰舍。又曰接屋連家。鄰家存問。曰。

善鄰相勞。不欲煩里中衆人。曰敢煩里旅。

書簡海語。呼人書簡。曰折札。又曰汗簡。又曰折簡。又曰榮示。又曰手示。又曰手命。又曰良訊。

又曰嘉訊。又曰得所貽書。又曰竿牘。又曰損書。又曰損辱寫命。自稱書簡。曰濡削。

寄與人書。曰寓書。其疏率乘。曰削簡為疏。書不詳。曰臨書札札不具。久不得。曰寂無音驛。

人簡。曰拜命之辱。書曰咫尺之書。又曰馳函寓意。又曰裁紙寫抱。收藏人書。曰永為篋。

笥之光。又得書簡。曰再奉示問。好書。曰辱教。作書簡愧。曰臨啓題。又曰臨書悵然。

書曰近屢奉。得書之喜。曰曠若復面。書說彼未及。曰謹書起予。書往來。曰書疏往反。書。

裁書鼓心。又曰白書。開書讀。曰發函伸紙。又作書。曰聯布往懷。喜接誨教。曰真解謬矣。無川書。

簡。曰廢履記。遺書。曰遺札。視人書。曰曠若發。謂人見答。曰還示。又曰報書。又曰手答。

來論曰來陳上望報答曰幸望指示書錄以其無書曰不設一字之況上謂報答曰咳唾之音上答人書

曰財書拜況書錄得書慰懷曰收目西風書錄婦與夫書式曰離席再拜上忙中作書曰占授不次書錄

再得遞中書曰復獲郵書書錄別幅載事曰列於別紙書錄須得示諭曰比辱雅況書錄得書曰執省來告書錄

書式曰君執事無恙云云書錄又曰足下消息平安幸甚書錄少為書曰聲聞不敷書錄書敘事盡曰手書

暢意書錄書式曰再拜言書錄又曰某再稽首書錄書不盡意曰不足自宜書錄又曰不能宜備書錄又曰言不

自宜書錄又曰因表不悉書錄又曰意不宣展書錄近不收書曰不得新命書錄收藏其書曰寶錄書錄上簡

札曰畢書錄覽其書曰消言溢目書錄書不盡意曰投筆亡宜書錄將再帖子曰別當相簡書錄須作書曰比致音

息書錄又曰時傳尺素書錄得書問曰執事欣然書錄欲寫曰弱管操觚書錄又曰墨筆操觚書錄附書便曰

蒼鴈頹解書錄久不得書曰玉音不嗣書錄又曰嗣音阻關書錄備禮示書曰過意賜書書錄攬人書不捨曰

紙弊操觚書錄日用往塵感書錄謂相難書曰來難書錄能書尺曰八行之工書錄又曰賢於從事書錄

下之作書曰遺書通心書錄又曰心存尺書書錄又曰致以履素書錄書比相見曰筆疏可以當面書錄久

不作書曰闕於所仰書錄

懷思悵悵

懷人曰心如綴旒書錄又曰寄長思於某書錄又曰志往神留書錄又曰遠思長想書錄又曰長懷無賜書錄又

曰若綴旒然書錄又曰心如懸旒書錄又曰如懸旒然書錄又曰我心如結書錄又曰中心如結書錄又曰夢結

遐想書錄又曰精誠發於霄際書錄又曰精爽飛越書錄又曰如飢如渴書錄又曰望之如渴書錄又曰邑邑何已

又曰思何可支書錄又曰惟日為歲書錄又曰鬱陶思君書錄又曰情有無量書錄又曰相思之苦書錄又曰

膠結聚聚書錄又曰胸臆結約書錄又曰鄙委成疾書錄又曰思子為勞書錄所懷之切曰良不可任書錄又曰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如痿人不忘起書錄懷人至不食曰忘食事書錄術懷曰宿懷書錄又曰積思書錄艱苦之懷曰苦懷書錄悵悵

曰鬱悵難聊書錄獨寂曰寂蕩書錄又曰遠索書錄眷懷曰悵悵無已書錄神不寧曰越裂書錄失志悵悵曰悵悵

九章書錄上丑低徊曰低徊書錄心不忍曰情懷忍忍書錄心不足曰心焉憤憤書錄又曰邑邑然不樂書錄得書後懷曰猶

不盡其勞積也書錄未慰快曰飢渴未潤書錄渴欲見人曰鄙吝復萌書錄誠望之心曰嗚嗚之心書錄懷思不舒

暢曰幽情滯思書錄乍別之懷曰思心徘徊書錄懷思之切曰神一夕而九升書錄又曰不可窮之於

筆書錄又曰非筆墨所能陳寫書錄又曰精魂回移書錄又曰寤想增安書錄又曰馳遙思於千里書錄又曰精神

越濶書錄遠念曰遙想書錄又曰緜然長思書錄不忘曰銘鑄肝膈書錄杜念想曰思賢若渴書錄又曰勞心憊憊書錄

又曰想思發於寤寐書錄又曰宵則發悲書錄恨不能往曰何由假翼自致書錄彼懷曰彼宿昔夢想之思書錄

傾向曰勞望情深書錄又曰思心成結書錄懷人曰心路咫尺書錄又曰瞻言增慨書錄上悵悵曰潛悵

久之書錄又曰悵矣心飛書錄懷人曰渴於言侍書錄

請問起居

請問曰朝夕問訊書錄又曰德字泰定書錄又曰萬福降輯書錄請問人曰頃何以自娛書錄請問文人曰講

道餘隙書錄又曰講習之暇書錄又曰講肄餘暇書錄請問守令曰撫字書錄請問法官曰平反書錄請問曰動

靜多像書錄又曰動疑書錄起居人曰請問書錄問疾曰上謁問疾書錄春問太守曰行春之暇書錄請問人不

樂曰起居不歡書錄晨起曰早作書錄問動止曰今日安否如何書錄問候曰克綏永福書錄又曰起居何如書錄

日候問曰且且請問書錄請問曰君執事無恙書錄問動止曰體與神康書錄又曰襟履無爽書錄又曰想攝

養得宜書錄又曰攝衛惟宜書錄又曰起居不恙書錄又曰與時休適書錄

稱呼名謂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書錄指南 卷七

呼知州、曰明牧、又曰良牧、又曰州將、又曰明使君、又曰明府、又曰府君、又曰邦伯、
 呼知縣、曰明大夫、又曰良大夫、又曰明廷、呼同姓人、曰宗家、又曰宗英、又曰宗遠、
 呼高明、曰仁君、呼兄行、曰俊兄、又曰哲兄、呼大儒、曰通人、呼奇士、曰英人、呼才人、
 呼時者、呼知縣、曰明府君、呼呼主、曰長君、又曰主君、呼在孝人、曰純孝、呼人妻、曰邑君、
 呼人父、曰太公、又曰尊公、呼人心意、曰存心、呼隱士、曰仁生、呼人大孝、曰某巨孝、
 呼其並呼二人、曰雙材、又曰二倍、呼同巷里人、曰里仁、呼賢帥、曰明將軍、呼人、曰秀彥、
 曰茂彥、又曰邦彥、又曰家彥、呼鄉友、曰鄉故人、呼所舍主人、曰家公、呼鄉、曰清卿、呼郎
 官、曰清郎、稱公主家、曰主家、

謙稱引咎

自稱某人子、曰某牛馬走某、又曰某下已姓名、自稱曰下走、又曰身、又曰走、自謙曰無似、
 又曰經學行能、無可算錄、又曰符耳、則老成人之言、又曰才韻枯槁、又曰野澤愚儒、又曰某得
 以空虛之質、又曰孤微之人、又曰浮賤、又曰窮孤、又曰窮人、
 東人自稱、曰東鄙幽介、於守令自稱、曰編戶民、為官謙、曰居官亡以瘞人、自謂曰智力淺短、
 自謙家世、曰陋宗、改服謝罪、曰毀服深謝、謝過、曰感悔叩頭謝負、但自咎、曰欲安歸誰乎、
 自稱曰未亡人、婦人、曰婦人、自謙在下、曰某伏從山草、又曰偃伏泥滓、又曰奔走泥土、
 婦人自稱曰婢子、大夫稱妻、曰孺人、自謙無功、曰無尺寸功、自謙無足採、曰無分可採、
 不遠、曰才朽命剝、自謙孤寒、曰寒門梓族、自謙孤寒晚生、曰單門後進、往昔、曰曩從末路、
 自謙資質、曰穉穉之資、謙無功、曰終無絲髮之效、自謙人見問、曰繆延逮及、謙言、曰無以自

高異、謙稱所見、曰細度狹見、自謙、曰本無志用、引咎、曰請以不及為罪、
 謙抑、曰少加屈下、謙官自謙、曰則之爭臣之末、朝官自謙、曰從朝者之後、
 自謙不才、曰庸乘爵散、自謙少禮、曰庸乘而野、謙屈、曰樽緇、又曰雖無奇卓、
 以虛明德、自謙非宜、曰內懼不稱、婦人自稱、曰妾人、小官自謙、曰名綴下士、
 不備、謝過、曰謝咎、朝官自謙、曰猥廁朝列、謙承家、曰有不任堂構之部、
 宰、自謙曰一介貧人、自謙無功、曰功既闕如、被髮謝罪、曰下髮謝、
 自謙、曰糞朽之賤、謙無才、曰得鈞之才、自謙曰愚不知量、

書敘指南卷八

招邀迎待

請人過父、曰請某臨親修具、召人、曰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延士德、曰捉髮之德、
 起迎之門、引入坐、延客、曰肅人、又曰禮際、又曰降禮賓接、又曰接以溫色、
 曰阿昧、相遇益厚、曰遇某加於平日、待貴客、曰警戒衣冠、不赴召、曰謝病不能臨、
 館而畫饌、蒙厚顧、曰奉優禮、延客謙辭、曰今日無用娛賓、置馬延客、曰郊馬、
 又曰除館、掃且灑、曰替祀、除地之帚、曰弊帚、到打併了處、曰遣子除、客後來、曰未至、
 其厚意、曰敢不拜嘉、事人恭、曰擁篲、冬間就位設火、曰煖炭于位、治具、曰修具、

具門大作次第曰盛其具飲其甚精曰選具莊疏簡略治具曰草次禮記又曰菜具禮記不令坐曰未嘗賜席禮記

迎勞合併

迎人於郊曰郊次禮記下出門接曰郊勞禮記接人曰迎路禮記喜其至曰聞其至禮記王以軍禮迎人曰屬禮負弩禮記又曰帕首袴褌禮記迎勞人曰野涉禮記又曰蒙犯霜雪禮記勞問曰勞苦如平生歡禮記來客曰為除舍設傭侍禮記送迎曰勞迎贈餼禮記送迎亭館曰饗亭別邸禮記送迎曰送往迎來禮記中偶相遇曰塗觀奉酒禮記會遇曰當握手如平生歡禮記特往相見曰輕行相會禮記相聚曰合併禮記又曰良遇禮記接奉曰奉清塵禮記不離散曰縶絡從公禮記

期約遊送

期之曰不朝則夕禮記武相約曰如欲而會禮記相約小宴曰雞黍之約禮記即拜見曰聘以當親禮記即得拜見曰旋侍光塵禮記上禮記期拜見曰詰朝請見禮記上禮記問約曰何時復交會禮記上禮記期往彼曰某日明某往禮記上禮記更後幾日曰卻後幾日禮記早赴期會曰迎期先到禮記不失期約曰皆如符契禮記萬一及忽然曰遊送禮記後會見之期曰攜手之期禮記無相見時曰詎相見期禮記又曰漫道之期禮記又曰不日不月禮記約日中曰以日中為期禮記信約曰丹青之信禮記即今當至曰其何日之有禮記期秋至曰秋為到期禮記來遲曰不時還禮記妻禮記上禮記

圖書屏障

畫之狀曰日月白禮記又曰丹粉多狀禮記盛治具曰盛帷帳其具禮記設帷席曰張坐臥禮記陳設曰帷帳具置禮記隔夜排設了曰宿置禮記帳設偏曰張以藻繡禮記又曰絡以給連禮記床榻曰文櫺

院榻承塵曰朱塵禮記十乘物曰簾鋪茵席禮記日懸簾禮記日朱火禮記綵作藻闕曰緇藻闕禮記作幸處宮殿曰帷宮帳殿禮記行幕曰步障禮記石官就供帳等曰百官並共禮記何列帳帷相連曰延帷接板禮記綾亭帳曰離榭修幕禮記又曰畫帷翠帳禮記燈油曰闔音禮記帷曰薛帷禮記侈陳設曰柱檯衣以綈錦禮記無足曰燈禮記有足曰錠禮記上華燈曰金羊燈禮記最華帳曰甲帳禮記次帳曰乙帳禮記枕曰角枕禮記奇枕材曰瓊材禮記奇枕曰長生之枕禮記燈供具曰華屏鬪帳禮記大燭曰貢燭禮記供具曰具輕器用禮記

饋設給散

饋設之曰命大會勞饗禮記又曰設饗會禮記犒軍曰推牛饗酒禮記又曰換膠以犒之禮記又曰饗士作倡樂禮記上犒他人僕從曰敢犒從者禮記又曰請以饗乎從者禮記又曰敢致糗于從者禮記又曰敢膳諸從者禮記設盛曰牛酒豐甘禮記大饗客曰以牛酒禮某禮記祭後之牛曰犒牛禮記

餽遺酬贈

送行曰餽禮記送食物與人曰益盡師之膳禮記送客少食其器曰算器禮記餽人曰乃餽盤殮禮記餽過客物曰餽資餽奉禮記餽一竹器餅曰餽餌一箭禮記就餽之曰就殮飯之禮記贈貧士人錢曰為冠饋費禮記贈送物來曰承嘉惠禮記拜受曰稽首拜受禮記又曰拜受祇饋禮記又曰祇承休揚禮記受之曰敢不飲承禮記却獻送曰不欲受人禮記辭來命曰賜寢嚴命禮記續更獻物曰當略歸復致禮記不受且不報曰無所報受禮記辭人遺食曰某豈以口腹累某邪禮記絕饋遺曰無苞苴之嫌禮記厚贈曰重貺禮記見贈曰贈遺禮記微物贈曰果桃菜茹之餽禮記受物曰義當順承禮記餽遺多曰所脫重遺禮記謝人脫食曰口腹知恩禮記野饋曰饋禮記厚賜曰其何賜如之禮記特惠曰專賜禮記土地所有曰土質禮記又曰土毛禮記辭人遺寶曰不若人有其

情會散曰此會難又子滿會曰布筵謂人酒曰舉觥飲罰酒曰敬奉觥醉飽曰飽鮮醉醺飲能

曰舍爵而去文下微醉曰有酒所太醉曰盡醉又曰沈頓醉狂曰跳梁頓仆自言其事飲曰略

多自醉劉孝常飲盡曰每覆蝦蟆醉怒曰酹趙光國醉曰中聖人魏即醉曰徑醉逃席曰醉亡酒高

王又曰私出左在坐醉睡曰於坐被酒睡伏劉醉酒多言曰舌出外野飲坐草曰班草陳留曰娛酒

不廢楚辭樂飲曰耐飲盡歡上自開酒曰舉觥自開列子流杯譚曰引池分席顏延宴宗族曰糾宗縷族平子

會闌曰合尊促席太冲人樂飲曰里譚巷飲太冲微曉宴曰窮夜為日七暇日宴遊曰餘日怡蕩博宴樂之

飲曰娛神遺老上又曰永年之術上密宴曰華堂曲宴魏會欲散曰酒酣徒擾潘悔醉曰但恨多謬誤明

便醉曰忽復已醉上就醉曰期在必醉上會賓曰促席命友簡文又曰衍觥設酒上上壽曰千金萬年之壽

上宴杯曰需觴李諸集之樂曰洗虛延歡歐陽侍筵宴曰奉笏瓊筵謝劇飲樂意曰捉盃笑語梁元作賀轉

官會曰徵賀遷之會潘與人極飲曰與閉戶盡飲呂節折下酒物曰宴有折俎左宣令持酒往飲人曰攝

飲左勸酒語曰勸勸之辭孔會上旋殺物狀曰假轉杯案間並

庖廚食饋

移廚等往曰以其往左下酒曰餽鯉鱸蝦漢又曰滿籠炮羔宋玉盛饌曰炊金饌玉王又曰海陸

析鼎沈最珍食曰熊蹯豹胎後嘉饌曰日爽之饌七家之奇食曰家珍外稱嘉饌曰可以娛腸曹植又

曰看饌之妙上看饌件數曰若干物孔進饌於客曰以差嘉客選稱新魚曰生鮮左生魚曰鱸周乾魚曰

菘上細胎曰累如盤七飯不用鹽而乾曰福室乾貨庖人遺餽曰解餽左以蜜和米作食曰

拒飯宋玉又曰蜜餌上兩府食曰堂饌張文肉大樹曰大蔬周曰殿脩公羊東脯費用曰東脩論

肉汁曰泊李延人食曰共一醉之饌杜饌曰食肴之將食檢英醬曰醢白食之餘曰餽王食素曰菜

書敘指南卷九

筵宴集會

諸集曰戲集潘夜會曰宵宴漢合錢為會曰釀貨賣物往為會曰挾膳提饌馬上已飲曰修禊事王

又曰藏某前後上注孟又曰藏除上注孟又曰藏誤上注孟預筵曰齒筵文同宴會曰共駢筵選又曰接股

勤之款可又曰得為密坐曹酒令曰觴政說飲無餘滴曰舉白選巡遊曰正爵禮令人盡酒曰使之嚼史

伏中飲曰以避一時之暑典飲了曰酒竟後高飲多曰羽觴無算王流杯曰浮杯潘長宴集曰朝歌

用歌樂曰以娛密坐選宴集陪奉曰酒所義與客飲曰與張飲盡歡高又曰取酒張坐飲

飲席餘事曰司過之吏吳又曰司正鄭又曰酒吏劉大會曰高會倡樂鄭宴集恨日短曰情盤景遊顏

之車。左所慶吉事。曰吉隆之喜。謂善事。曰吉祥善事。第三

喜慰快悅

喜慰。曰有笑無慄。李庚。又曰拊膺。又曰笑與拊會。又曰陽陽滿志。又曰歡喜何量。次於面也。喜慰

意。曰實獲我心。快悅。曰竊快中心。又曰深既胸中。又曰灑練胸中。如本意。曰內合私願。喜慰

懷想。曰以慰夢思。客中喜慰。曰以洗客念。喜人惠書。曰歡塊交併。又曰喜懼參并。如所志。曰

償所願焉。又曰過願之始。快樂心。曰厭快樂情。謂人樹快。曰想甚欣然。又曰百慮冰息。無

後憂。曰可復伸眉於後。快樂處。曰申眉路。稱至樂。曰可以遺世而忘死。喜悅。曰何喜如之。喜大

喜慰。曰死有餘榮。慰快。曰疎煩想。喜見賢者。曰若飲醇醪。曉快。曰昏情爽路。喜快。曰深雪垢

洋。極愛之。曰樂之無量。至樂。曰遺憂而忘老。快悅。曰沈憂併忘。又曰曠然發矇。又曰揚洋

滯之情。乘喜快。曰稱快萬乘。石得書或文慰心。曰飽飢愈次。又曰若饜太宰。甚樂。曰樂可言乎。

昭明太子。慰心。曰排愁破涕。又曰宿心遂矣。又曰冥骨甘矣。喜色。曰陽氣。喜色滿面。曰溢溢於

顏間。又曰舞于眉端。喜善狀。曰吁衡擊節。快悅。曰疏淪淪。慰意。曰深副情符。又曰

如熱之有灑也。左。

擢用遷改

擢擢。曰華擢。又曰殊擢。又曰拜擢。又曰擢擢。又曰賞擢。又曰榮擢。又曰飾擢。又曰貴

擢。又曰擢光之休。又曰光擢。又曰休擢。又曰殊特之榮。又曰光大之擢。又曰殊異

之擢。又曰擢序。擢擢人。曰羽儀之拜。超進。曰顯拔榮進。為帝記憶。曰徵簡聖心。自謙遜。曰猥

受榮貴。擢擢。為上官。曰以功為第一官。上偶無人時被用。曰空乏之間云云。選擢於親。曰內姓。選擢

擢用遷改

於賢。曰外姓。侯選轉。曰待除。王非橫除拜。曰橫拜。美官。曰榮資。封侯國。曰封拜。謝選擢。曰

謬垂曲寵。又曰擢自散輩。又曰越從洿泥。遺際亨發。曰變奇成偶。以德選擢。曰德賞。被

召用。曰白見。後來之榮。曰來寵。書召還。曰環召。蔽罪而用之。曰扶用。兄弟同大用。曰

兩風廷飛。感荷論報

感荷論報

荷人德。曰恩結於心。感戴。曰無勞被遇。又曰喜荷交并。以其人有恩于己。曰某恩之。荷其

恩。曰某德某。謝人留意。曰所以垂意其備。遺大恩。曰遺仁逢神。又曰某更生之晨。受大恩。

曰白骨更肉。又曰生死而肉骨。成大恩比。曰枯槁復產。不忘恩。曰敢忘大惠。又曰內以書心。

又曰銘骨書紳。又曰刻於心骨。又曰某常刻著五臟。又曰書諸紳帶。又曰貫心鑲骨。又

曰銘乎心骨。又曰瞻恩奉德。恩施厚。曰慈深無涯。又曰肆大惠。常思報。曰常有狗馬之心。

常恐報屈。曰永懼不報。報少。曰恩光報屈。論報。曰效忠報德。又曰撫臆論報。報恩。曰報

稱恩效。微報。曰銖兩之報。曰非瓊瑤所能陳報。報恩。曰非某生死所能報。報無報。曰

漸無報效之義。報人。曰以報恩施。不忘報。曰恩思報。感戴。曰受恩過量。感且愧。曰腆僭交顏。

胸腹誠懇

胸腹誠懇。曰副是衷腹。又曰衷腹赤。又曰眷眷之款實。又曰極懇懇之思。又曰惓惓推

情。面言誠懇。曰口達至誠。又曰口陳肝膽。實開事。曰以底衷上露。又曰冒昧自陳。又曰冒以

開。又曰陳詞。得盡所懷。曰得空胸腹。道胸腹誠。曰直舉胸情。一彼誠懇。曰不勝悽悽。又曰不

開。又曰陳詞。得盡所懷。曰得空胸腹。道胸腹誠。曰直舉胸情。一彼誠懇。曰不勝悽悽。又曰不

擢用遷改

任肝膽之切。任中。又曰不任丹懷之至。任上。又曰丹款。上。蒙相亮曰丹懷維巾。上。獲所懷曰宿心素志。上。稱人至誠曰何子之情也。外。請審有所言曰請時人賜問。不。不相疑曰長無纖芥。胸。胸腹無礙曰中心泊如也。也。攝虛誠曰輸寫肝膽。又。又曰空懸畫言。中。中阻礙曰心灼燥。平。鼓懷曰鼓腹心之願。善。善也。蓋誠來曰以情相歸。後。申所懷曰抒情素。王。稱人素懷曰明明之素。吳。又曰陳露肝膽。吳。啓白煩復曰啓事蒸仍。上。久懷人曰飢渴歷時。葛。鼓意曰有負懇款。下。指事取信曰此赤情之明驗。漢。願白事曰請謁事情。三。盡白之曰故具有白。符。兩意未決曰情交展。於。於傷之狀曰擊鼓。外。誠訴曰告之情。左。所願曰云云則某有大願矣。七。又曰願之久矣。左。又曰此某之上願。何。

祝延壽壽

祝人將愛曰願自寵珍。劉。又曰強餐食。張。又曰養志和神。王。又曰行矣強飯勉之。前。又曰和神養素。王。又曰慎疾自愛。王。又曰願保金石。三。又曰行矣自愛。二。又曰行矣保壽。十。又曰道養。養。又曰養既。陶。又曰精神養福。趙。又曰將氣養和。風。又曰實精神。平。又曰加冷飯。理。又曰願怡神無事。李。又曰存神養和。公。又曰輔助醫藥以自持。上。又曰當神養和。周。又曰為剛自重。北。又曰為民自愛。上。又曰厚自珍愛。陸。又曰善保嘉猷。任。又曰願愛玉體。周。又曰尊生。莊。又曰衛生。上。祝人養和曰逢迎大和。馬。婦人受福曰受壽永多。楚。又曰函蒙祉福。前。又曰吉祥止止。莊。又曰社祚流衍。張。又曰龍藏來假。陸。又曰有浩大之福。陳。又曰鹿被。平。祝結盡心曰精誠懇到。張。又曰心結口祝。祝。祝向人曰兼味以饗。祝。祝有任守人曰強食慎職。禮。別而祝曰加冷寓書。文。祝勿相忘曰時希速位。陸。人延年曰飲酒酌地皆祝延之。前。祝知祝。

寫望指華

冀人斷絕言曰了語。殷。可指望曰可日月寬。盧。又曰日月以數。皇。又曰日月以黨。左。冀其遠曰為安游光龍。可。向在遠曰未可且夕望也。魏。幾乎得曰危得之。前。指準享祿賜曰緩帶。張。冀照察曰仰惟某少垂明白。子。又曰唯某衰衰少弟。何。又曰可任身神慮。葉。又曰庶諒窮款。任。冀其勿訝曰幸勿為過。子。冀其均平曰惟某垂鳩鳩之平。冀。冀其緩相替曰願寬假特策。後。過望曰貪說。方。

慚愧羞愧

慚愧曰內負外慚。叔。又曰汗顏。韓。又曰難為顏。馬。又曰愧生於中。退。又曰良難為心。庚。又曰慚愧山積。江。又曰心面無措。任。又曰靡所錯情。漢。又曰若集水火。魏。又曰報然汗下。劉。又曰如蹈春凌。孫。又曰退增汗凝。退。又曰冒愧還顏。孫。大羞愧曰慚於衣冠。曹。又曰以生為慚。劉。又曰恨無穴可入。李。愧曰五情愧絕。曹。又曰如鞭笞宮割之在躬。李。又曰情若灰土。王。又曰如恥而臉。沈。又曰無顏於世。范。又曰負愧無可言者。後。愧曰愧絕。康。又曰視然。傅。恐曰不寒而慄。史。憂愧曰憂愧若厲。選。恐慄曰誠增慄。梁。頭愧不舉曰頭搶地。司。愧人曰愧折之。馬。冀想過失曰以釋遙慄。道。不自安曰自令身無處所。楊。慚而退曰慚慄而還。王。世俗小恥曰曲俗咫尺之羞。馬。輕憤曰一慚之不忍。昭。慚且懼曰觀懼失容。齊。愧色曰有深愧之色。列。自致其愧曰日怙伊愧。陸。慚謝人曰慄慄而謝。左。已為而愧曰迫用愧息。周。

恕察推讓

恕察曰恕弟之宥。十。又曰寬饒之惠。寇。又曰原貸。唐。又曰慈照。梁。又曰矜宥。劉。又曰原恕。曹。又曰容貸。傅。又曰昭恕。曹。又曰明恕。魏。又曰見寬。楊。又曰降恕。李。又曰原察。趙。又曰曲貸。唐。又曰善貸。王。又曰橫貸。上。蒙寬恕曰蒙曠。九。又曰開寬裕之懷。北。又曰蒙觀過之貸。歐。又曰蒙昭信。陸。

三公 尊卑相，曰良務寬大。又曰寬忍以質之。前思相察，曰鑒照。又曰降臨。傳學求照察，曰昭其懸泥。禮不敢當，曰豈某所能克堪。又曰非某所能堪副。其人忘懷開恕，曰蕩蕩之德。谷冀恕察，曰願某留意幸察。如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張又曰察其怪款。晉，傅又曰垂清察。會稽郡又曰付覽。不謝所受，曰終不肯調。後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張又曰察其怪款。晉，傅又曰垂清察。會稽郡又曰付覽。不謝所受，曰終不肯調。後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張又曰察其怪款。晉，傅又曰垂清察。會稽郡又曰付覽。不謝所受，曰終不肯調。後

書敘指南卷十一

知己薦拔

群知，曰安承曲知。任叻荷知遇，曰辱知愛。退以文受知，曰以筆札見知。任相知，曰受容受察。退求於知己，曰求邱山之用。張眷愛厚，曰相接過絕等倫。咸又曰愛待。裴辱知遇，曰蒙顧許。杜荷眷愛，曰認眷。步用人招賢，曰先崇郭隗。魏引用人，曰拔。公推薦人，曰推轂。鄭舉薦，曰清舉。蕭被薦，曰應弓旌。齊薦拔，曰顯消幽。蕭又曰汲引之惠。李蒙備擢，曰采拔。選元舉主，曰本舉之主。楊不敢累所舉，曰恐負舉者。謝汲引速，曰門無留客。孟自賤被薦，曰奮迅泥滓。潘書薦舉過人，曰某之故某也。趙○上某人名。蔽掩罪惡，曰粉飾之。外蒙愛，曰蒙曲獎之愛。沈

煩託干冒

煩人事，曰為書請之。陳其事，曰以累下執。劉干請，曰冒昧干請。後又曰冥味觸冒。魏冒犯，曰好命。左或指揮，曰在公函指耳。夢言其易，曰出言笑之下。思煩頭名，曰干件之愆。行私懇，曰是以敢私言之。左徑干人，曰以藝自謁。歐自薦，曰冒不媒之部。陳干人，曰冒憚違顏。張梅欲得其事，曰絕欲得之。文見尤，曰惟某幸許。始起某，再求其物，曰願復裁賜。後難其事，曰意如探湯。杜委託，曰託。前○上竹，又曰誘屬。穆元允許，曰順許。選又曰允答。馬武又曰領可。褚文又曰裁可。蓋允所託，曰恭命。傅私見許，曰私可。劉呼人許諾，曰金諾。李不干託，曰無所干及。杜

稱獎慰安

稱獎人，曰勉以丹書之信。任面譽之，曰丹青目下。陳稱獎清高人，曰雲霄中人也。相荷人相譽，曰高以評目。李稱獎之，曰有當世之具。謝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北謝稱獎，曰乃蒙嘉款。任獎飾之，曰粉飾。曹獎與，曰甄誦。後又曰甄滿。後又曰獎絕。李又曰甄異。郭蒙厚待，曰遇采。韓稱人察別，曰清裁。范稱人見待，曰慰貽待遇。趙蒙面與，曰面相進。李稱能縣令，曰健令。張稱少年俊人，曰小而聰了。孔稱人甄獎，曰以本見異。谷

回答陳謝

迴答書，曰闕然久不報。司又曰頃以多事不得為。選答書，曰反答造次。楊謝回書，曰遠辱還答。李復惠書教。孔人至得書，曰函使至。劉隔手送書來，曰某函置某書。上謝惠書，曰意厚踰於拱壁。上人，曰恩隆周渥。顧又曰德念深矣。曹又曰見眷良不翅。王謝惠賜，曰嘉賜益贖。謝謝人見召，曰假垂齒召。曹道人謙，曰厚自枉屈。劉謝人見教，曰重惠苦言。吳愧謝之，曰推謝。張謝謝，曰造門謝恩。何還答

之命、曰報命、後、謝邊報、曰濫時來之寵、謝人存、曰勤、謝意、曰荷、謝其意、美、曰今

要子以好來辱、

戒勸進奉上

戒人、曰願從此止、又曰損改既經、又曰願某緩心抑怒、又曰少弛威嚴、戒人勿縱、曰毋逸于游、
又曰毋貳舊愆、又曰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又曰定心為善、必更不敢、曰後宜不敢、
曰伐性之斧、戒人勿飲、曰毋淫于酒、酒色禍、曰損德傷年、何改過之效、曰元吉之功、
聽、曰將寄視聽於誰、改過、曰除往修來、又曰當以前人為鏡、戒而悟、曰發寤於心、止其事、
姑已若何、又曰行乎敬之哉、戒富人、曰毋恃富、戒得寵人、曰毋恃寵、戒異乘、曰毋違上、
能人、曰毋驕能、戒妄謀議、曰毋謀非德、戒告、曰苦言至戒、戒勿怒、曰捨前之忿可也、
無見庇之罪、但且忍、曰第忍之、勸勿悲悼、曰割不可忍之念、相勸解、曰相寬大、勉人、曰早勵良
規、又曰勉卒於行、又曰毋墮乃力、勸勿聽、曰願塞耳勿聽也、

戒勸進奉下

勸辭、曰經有明誡、勸少容、曰闊略某細微之愆、又曰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又曰惟加三思、
又曰改迷謬之計、又曰寤誠石之戒、勸人息怒、曰挫忿毒之氣、勸人勿憂、曰憂能傷人、
勸人勿拘、曰無為極羊、又曰無為罰首、勸自修、曰畫姑內省德乎、
又曰不敢失墜、又曰如奉商君之法、又曰奉承實行、又曰敢不拜德、又曰敢不惟子
是從、又曰請終身守此言、又曰敢不良圖、所命、曰承願付與之言、曰不免為辱人敗行、

謝規、曰美疾不如惡石、別事但相諫、曰子寧以它規我、不相聽、曰不可諫、愈不從、曰吾滋不
從也、

恐懼畏服

恐懼、曰五內震駭、又曰憂怖焦灼、又曰征營怖悸、又曰怖急、又曰食不能提、
又曰灼煩若在肌骨、又曰皆失魂魄、又曰神蕩形枯、又曰魂穢氣慙、又曰股弁、
又曰重足、又曰乍冰乍火、又曰累氣、又曰累息、又曰儼身屏氣、又曰久念使人驚怖、
又曰股戰者息、又曰股戰而栗、又曰正營懼悸、又曰懼息、又曰背芒增刺、又曰心戰戰、
又曰汗而仰視、又曰汗栗、又曰心如炭灼、又曰後遺、又曰蛇行匍伏、
又曰懼懼、又曰懼懼、又曰無以處心、又曰畏懼、曰畏懼、曰閉心自慎、
拘束、曰以榮為憂、曰卑恭如子、曰卑恭如子、曰卑恭如子、曰卑恭如子、
不解、曰修德之勞、俯伏、曰俯伏、又曰蟻伏、又曰稽首俯伏、
要撻、曰畏懼之狀、曰柔氣汗辭、又曰懼懼、曰懼懼、曰懼懼、
懼然改意、曰懼然自刻、曰躬狀、曰謝折價、曰懼懼、曰懼懼、
惕、曰懼懼不事、曰某何敢即安、所處不事、曰尤增懼、
飢寒貧賤上

彼貧、曰家本窮空、又曰費用乏、又曰貧、曰急困之中、又曰貧、曰居蓬衣白之士、
貧來、曰贏身來、又曰貧、曰知非白之逸、又曰貧、曰由賤而出、曰從衣揭之中、
貧為人役、曰困窮、曰至貧人、曰彫寢之人、貧極之、曰枯魚銜索、
貧賤在

下曰幽人選二又曰蓬蔽之生選又曰品卑人賤選初貧賤時曰始居約時選貧賤不達曰沈跡溝壑選

至貧曰赤然一身選貧困所有曰瓦石之儲選窮悴曰悴如凍灰選貧曰家無擔石儲選又曰室如懸磬選

又曰妻子不免操井臼選又曰履運之窶選又曰居無擔石選又曰有樂武之貧選又曰下貧選

清貧曰儲無長竹選又曰散髮單絺選積來貧曰宿貧選不能作活計曰不能作家居選貴賤異曰沈

泥干骨選又曰翔泳異勢選又曰雲龍井蛙選上庶人曰匹夫徒步之人選貧約人曰細人選孤寒曰無強

近之親選又曰門無強鄰選又曰榜無一言之佐選無因緣見人曰無介紹之道選貧居曰原憲懸

馨之居選多災困曰災困逼身選貧居曰環堵之室選貧而干人曰告求周情選無援曰上無所藉選

又曰下無所根選寓食他舍曰寄居飯食選儲能充口曰糊口選無食充口曰糊口選無先容援助曰無

根柢之容選

飢寒貧賤中

貧食曰藜藿含糗選又曰進莩菽選又曰茹草萊選又曰藜藿精糖選貧無肉食曰飯盆無脰選外凍

餓曰飢寒不聊生活選貧無食曰餓腸火迫選又曰空噉之急選晚方得食曰哺西方食選食不足曰茹

菽不足選不敢過望曰求溫飽耳選面飢色曰菜色選又曰菜蔬之色選貧乏衣服曰穴衾收褐選又

曰衣無兼副選又曰常衣敝補衣選又曰無衣裘以御冬選又曰布衣紵表選又曰襤不銖身選又

曰輕葛御冬選貧不造食曰樵蘇不爨選寡援助曰無因之吏選寒無火曰火不星前選又曰服用無

贏副選貧服曰布袍草履選庶民服曰布衣草屨選無食而出曰濯腹出戶選悲貧曰傷哉貧也選又曰

甚矣貧之為病也選久貧曰積困窮選丐者至貧曰裸行草食選益貧曰迫近飢寒之蛙選貧居曰茅屋蓬

戶選又曰蝸廬選又曰蓬廬選又曰單戶選又曰蓬室選微援曰蚍蜉蟻子之援選貧衣食曰衣

貧食選貧衣曰布衣紵履選又曰常衣縑履選自言孤寒曰出於單微選著紙衣曰綻紙為裳選

起貧賤曰起於滄汗之中選貧居屋破曰蓋茨不葺選貧牀曰蒿牀選白屋家曰生小家選貧自力

曰自操井臼選益貧曰財產歲狹選又曰居處益貧選作事困拙曰貧賤難為工選貧多愁苦曰貧窮易

為戚選失官貧甚曰失官不食選貧賤困曰祿運屯蹇選

飢寒貧賤下

貧而仰俸曰仰為祿命選貧食曰食草萊之實選貧乏曰用不給日選窮蹙曰無所聊賴選貧賤所御

曰羸袍糲食選又曰羸車弊衣選貧賤曰貧賤孤士選貧居曰窮巷掘門選又曰桑戶椽樞選又曰茅宅

曰日闕亡儲選王賤貧人曰資食者選貧食曰無盛饗選隻身曰形單影孤選乞丐曰操瓢而乞選貧賤

進塗曰蕪塗棘路選又曰進宮陵運選貧之功曰堪寒能暑選困乏曰無旬朝之資選貧無歸曰

無立錫之地選貧所營曰斗飯尺糲選貧而有德曰無財而有仁選貧敝衣曰襤裂選貧居曰編

蓬之中選又曰藜藿為糧選貧愁曰懷戚良不可堪選無柴曰無薪可以熟之選柴米盡曰薪芻

既盡選貧所食曰糲糲之食選又曰瓜瓠之蔬選惟貧曰無原憲之德選貧所食曰充虛接氣選貧無衣曰

出處易衣選家故貧曰遺家穢何選貧之狀曰形色羸羸選貧不怨曰天地豈私貧我哉選家無所有曰徒

四壁立選卿歎貧曰吾有卿名選貧之食曰糠豆不贍選又曰併日而食選貧所衣曰編草為裳選

貧空百鍊曰拂鬱而獨嘯選貧之食曰糠豆不贍選又曰併日而食選貧所衣曰編草為裳選

家人謂讓選又曰見誦於婦息選又曰交友疎棄選貧衣曰衣布服為選退而窮居曰刻迹窮居選貧無

貧曰以清談為餽選又曰以機神為幣帛選貧甚曰飢寒交至選微賤人曰單門主貧之人選

食、曰傾身營一飽、謂為貧仕、曰為飢所驅、上貧寒、曰凍餒已、上又曰飢寒飽所更、上又曰蓋衣圍寒、文厭
貧、曰不知處世之樂、文

調察探伺

謹察視、曰善伺之、後、廣川能觀察君意、曰善候伺、社守門者問人、曰荷問、王、呵問止之、曰何止、王探事人、
曰游偵、白、居探人事、曰刺求微密、文、三請伺察、曰願長耳目、楚、元竊聽、曰屬耳、馬、問消息次第、曰問息耗、後、
以形貌訪尋、曰以物色訪之、嚴、自問的確來、曰定問信來、察、察訪之、曰廉得其罪、何、問問、曰問消息於風
聲、如、許照點之、曰檢考、鳳、出首窺望、曰闖、公、

疑訝詰問

疑之、曰疑有私故、范、疑其言、曰斯言如戲、怪、遲、曰問其遲留之狀、李、書簡久不得、曰闕焉久不聞問、助、
問姓名、曰孰何、萬、石、○、問遲疾、曰淹速之度、詰、詰問、曰詰某其期、又、又曰云云則那、左、問人是誰、曰爾
是某人那、韓、伯令說所知、曰具對素聞知狀、知、知其說否、曰知其解未、成、以實答、曰以情對、范、堅執事、曰
持必不移、王、問人不能答、曰詰某某辭窮、後、行文字問事、曰出記問某事、何、問其事、曰其可焉在、列、又曰
推問意故、吳、孫疑其非實、曰想是流妄、策、不答、曰再三問不對、左、問其家事、曰問家故盡對、上、三問
不答、終它言、曰三發、卒曰云云、上、問所職、曰而事何也、左、論疑之害、曰需事之賊也、左、問何故、曰何已、
唐、疑怪所斷、曰未或聞之典刑、伯、疑其事、曰誠竊悻悻、何、猶豫前却、曰狐鼠進退、安、安得如此、曰詎可爾、
王疑之、曰若以惡來、左、疑天辭、曰今天或者、上、又曰天其或者、上、書三次問、曰三云、左、疑、曰需疑、左、問沈
滅因、曰何沒沒也、公、問之、曰將何所命之、左、

書敘指南卷十二

稟覆遲俟

稟俟、曰惟命是從、後、七又曰遲速惟命、左、七又曰惟執事命之、文、十又曰惟某所以命、子、伏候、曰伏須、文、三速
求報、曰願急報、為、疾久、曰延望、李、遲俟、曰鶴立企佇之心、曹、又曰瞻望鶴立、又、又曰企心東望、疾、疾、曰
拱立、終、良久、曰迂久、劉、候相見言、曰俟自見索言之、前、事有所俟、曰故且沈吟、武、稟督之、曰未蒙裁
下、李、稟稟、曰登惠咳唾、張、俟帥命、曰伏待節度、後、稟而決事、曰報決、南、請密示及、曰速賜秘報、吳、稟
命、曰思稟良規、吳、又曰寤俟高算、任、久俟消息、曰思聞嘉響、後、候官許、曰須官可、後、待它日、曰願
以異日、戰、又曰請待餘日、列、稟所用日、曰請日、左、

驚異猶豫

驚異叫哭而言、曰叫然號曰云云、武、五驚駭、曰惘然為駭、又、又曰色然而駭、怪、怪忽至如此、曰遽如許、左、
驚動之、曰傾駭之、驚、驚急而出、曰捉髮走出、二、猶豫、曰兜豫、武、又曰疑留不爾、後、微、曰不絕如堤、武、

又曰不絕如繩。相去近曰間不容髮。春禁火曰龍忌之禁。多拘忌曰屢生忌故。驚異曰怛然。內熱。驚甚曰魂氣未反。幾死曰不死如髮。驚怪甚曰心震而熱。驚默曰愕窒不知詞對。驚聲曰兢惶並集。

曠廢懶放

不職曰曹務多廢。醉廢事曰嗜酒數通。慢其職曰不事事。掌其事而不修曰奸命。懶放不勤事曰蕭板。懶放曰散帶衙門。自弄官曰去吏。又曰投傳。又曰投劾。又曰投版棄官而去。勤曰上奏自治。落魄曰洛薄。不治生曰不親家生產。又曰貧不事事。不著一業曰游子。浮浪人曰無市籍商販作務。滅裂不子細曰蕩滅無所問。不勤其職曰游食。游手曰不田而飽。放人曰游閑公子。又曰暇豫王孫。未老致仕曰謝病不待年。懶甚曰懶墮無匹。閑放曰棲遲偃仰。託病求閑曰癡疾自逸。言懶曰懶慢相成。不職曰不能治官。遠其部曲曰離局。不求進曰棲遲養德。自陳請退曰白上乞退。歸第不欲仕曰避第仕塗。閑散曰幅巾衙門。

富貴權寵

新貴曰鼎貴。貴人子曰貴介公子。遠極貴曰蟬蛻王侯之貴。貴人居處曰宮居閭處。富權曰執衡。勢灼人曰熏轅。富貴曰離蔬釋。謂權家子弟曰長者家兒。盛言財曰積金至斗。產業足以比封曰素比。又曰素封。積而不能散曰守錢虜。稱巨富者家曰金穴。大富曰金錢且百鉅萬。富富曰囊帛積金。家世有錢曰家世豐產。有錢而已曰財多德寡。死而尚多財曰遺臭無窮。衣食豐好曰溫衣美餼。富強家曰豪姓。趨時上曰追時好。貴而肆驕曰欲不可復得。結權要得罪曰以交關得罪。富而儉約曰本身如貧。儉約曰無香薰之飾。有積財曰

有宛財。家極富曰與金摺寶。貴且富曰身寵家溫。富貴曰隆貴積富。互換貴盛曰更盛迭貴。日修長。居與處盛曰連權結姻。富貴者所處曰柔毛綉幕。富貴者所食曰梁肉蘭橘。富貴居服曰豐屋美服。富貴所御曰厚味姣色。侈服食曰珠服玉饌。果貴達曰終乘高箱。所入多曰與封君比人。用度侈曰用之如泥沙。侈修車馬曰文駟綉軒。極奢侈曰文杯畫案。富而自足曰不

婦人美惡

婦人美態曰娥媚靡曼。又曰美笑。又曰宜笑。又曰善為妖態。又曰妖冶閑都。又曰柔曼。婦人纖細曰弱竹纖形。不待鉛華曰紅顏早素。美人髮髮曰鬢髮元鬢。髮不待膏沐曰髮不加澤。美色曰一國之選。又曰練色。又曰穠顏。又曰方桃比李。又曰令姿。又曰有國色。又曰天鍾美於是。又曰美而豔。指美婦人言曰彼美云云。稱婦人眉曰嬌眼蛾眉。稱美婦人曰惠口而柔顏。又曰惠心妍狀。稱美人眉曰眉若削成。稱美人腰曰腰如約素。又曰腰如束素。稱美人脣齒曰丹脣皓齒。稱美人齒曰齒如含貝。又曰齒如瓠犀。稱美人項頸曰延頸秀項。又曰頰如螭蟠。稱美人眉曰眉如翠羽。稱美人肌膚曰膚如白雪。又曰膚如凝脂。又曰鮮膚。稱美人手曰手如柔荑。美瞻視曰明眸善睐。又曰穠眸。微視曰含睇。美人曰尤物。美人曰媛。稱粗得婦人曰上中以下。醜婦人曰蓬頭鬢耳。又曰鬢髮。眼深曰眼顰如白。醜醜人曰熟視令人嘔。

此感偏蔽

此酒人曰醜醜病酒之徒。耽酒曰惟酒是務。又曰為沈酒所惱。又曰昏酒無節度。好酒者曰幸

酒樂燕樂前元、耽聲色、曰樂酒好內中山好色、曰弄姿帷房之裏也、專寵、曰顯房燕前外戚、聽婦人言、曰聽

女口前五、又曰信內左、姜主同坐、曰枉席無辨後、耽好非所宜、曰淹沈之樂七、留意、曰留好史、偏蔽、曰事

非通回後、又曰偏蔽之愛谷、再為人疑惑、曰復中狐疑孫程〇中、寵臣、曰外嬖莊、寵妾、曰內嬖左、不念子

孫、曰老諄疏、蔽後妻、曰寵耽後妻劉、耽嗜禍、曰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谷、悟蔽、曰五情爽惑列子、又曰流遁南

本不省曉、曰曾不改悟趙、惑於樂、曰性嗜倡樂祖、惑人以倡樂、曰以淫耳目上、惑不解、曰迷不自了王、至惑、

曰惑甚盜鍾任、嬖妾、曰如夫人左、未得親婦人、曰展愛之末期謝靈運、拂婦人、曰色授而魂與上

釋家流語

佛國名、曰身毒後、又曰天督杜、佛變、曰佛道神化後、學佛法、曰修浮圖道上、又曰問佛道法上、事佛專

曰遊意事佛李、安排供佛、曰張佛筵唐、泥佛、曰溺浮圖道杜、諸佛菩薩、曰靈聖後、供三寶、曰盛齋之

祀上、始於漢、裝嚴佛供、曰華蓋之飾上、始於、好與俗游、曰喜與桑門游裴、齋僧、曰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楚、梵

書、曰天竺書王、畫佛、曰圖西佛佛、佛法、曰清心釋累之訓後、又曰空有兼道之宗上、譯經、曰譯次

梵言呂、評佛書、曰道書之流後、人未通佛法、曰微義未詳上、生死、曰精靈起滅上、因果、曰因報相尋上

因果明、曰感驗明顯後、佛感應殊特、曰事出天外後、愛佛法、曰賢達君子上、佛事、曰誦頌齋素王、香之

狀、曰瞻愛嗟羨相如、與錢撞鐘、曰納禮錢高、僧拜、曰膜拜胡、佛寺、曰仁祠後、又曰浮屠寺後、又曰

蘭若經、又曰緇廬李、好寺、曰開寺劉、剃度、曰下髮柳、又曰剃髮殷、僧善度、曰普加晃落李、偽為

僧、曰闍名偽度李、高僧、曰賢德後、僧、曰浮圖道人文、又曰乞士佛、呼僧、曰清衆初、僧、曰禪子劉、尼、曰尼

姐王、道場、曰考鼓鳴螺唐、僧業業、曰抵鉢破枝李、僧尼長頭、曰養髮後、迎佛車輿、曰錦車結輿李、鐘、曰

華鐘所、又曰洪鐘李、僧通備、曰餘力通備杜、罵行者、曰僧奴上、可傳法僧、曰妙堪道場切、教化鉢盂、曰應器

上乞食、曰循乞搏食上、味佛理、曰不知其際所詣上、付衆、曰法筵清衆上、諸有生、曰十種異生上、人迷生死、

曰喪本受輪上、僧解夏、曰休夏自恣上、請教、曰請決心疑上、又曰求密義上、又曰惠我三昧上、又曰拔我疑

根上、又曰洗我塵垢上、輪回、曰捨生趣生上、殺滅相、曰月化日遷上、僧出、曰不追僧次上、舉揚之音、曰圓音

上、又曰海潮音上、齋不出、曰齋禁後、又曰某齋獨在便室上、尼曰女釋柳、修行漸次、曰陶冶庵鄰後、

僧行李、曰陶瓶芒屨疏、別僧、曰禮足而別上、開悟、曰熱惱頓盡上、僧僕、曰乳糜香飯劉、鉢、曰紺鉢梁、

佛相、曰螺髮輪華徐、佛滅度、曰真人西滅簡、佛、曰西方神後、又曰西域之神佛、對僧自稱、曰幅巾男子某

稽首禮、佛學、曰究無生之學李、學道、曰脫人世之羈絆梁、能佛家文、曰釋氏之號吹梁、僧與俗人交

曰支許之契少、謂佛相、曰金臂珠腋上、又曰字髮輪齒上、收教僧衆、曰專成通教宋、沈約

決斷之用、曰慧劍維、持戒如護明珠、曰戒珠法、善惡有報、曰積因成業沈、沈約

道家流語

道家書、曰寶書仙藥王、道觀、曰黃宅李、道書、曰金記道、道學、曰服食咽氣思、神仙庭、曰殊庭李

道引、曰五禽之戲淳、又曰屈頸鶴息冷、道人採藥于山、曰采藥葛、隱逸、曰匿名滅景裴、隱士嚙仕者、曰

拘教樂貴之徒中、隱晦、曰匿景藏采後、儒謂道家、曰放者前、野人服、曰披葉帶素外、喜山林、曰安林

薄馬、又曰結草而居范、燒金、曰黃冶變化前、休逸、曰臥雲嘯月孫、不應辟署、曰鑿蹟民伍孔、絕食、曰

辟穀孝、又曰却粒晉、故人、曰逸在布衣前、不能逃世、曰處平壤、游人間梁、隱逸仕宦之比、曰乘雲行泥

隱之事、曰親魚鳥、樂林草後、頡頏者、曰蟬蛻穢濁之中排、微隱命、曰滂傳後、又曰微資後、被徵、曰東

岳到門歐、神仙之後、曰仙聖之種列、呼道觀、曰福庭孫、又曰崇觀何、又曰峻庭上、遊方外、曰釋域中之常

戀、孫道流、曰仰抱元流晉、道士居、亦曰精舍江、又曰紫館丹室太、道家衣、曰荷衣蕙帶九、外身

世曰棄事遺身釋法人行大道曰道士太清道士樂曰友太和陸法名係仙籍曰名在丹臺紫陽真人神仙
 食曰飲醴茹芝七隱去曰割迹埋骨顏延之又曰毀冠裂冕後漢又曰絕交官王又曰名歇事盡七術士曰有
 方之士高唐物外之烈曰塵外軫殷仲又曰塵外鎮靈呼道術人曰殲道人顧神仙謂世人曰蜂蟻郭煥
 煉法曰黃白之術祖仙樂曰玉鼓金箏太清仙人曰羽人靈道勝任物曰外物徒龍上仙傳曰雲鶴沈
 仙居曰銀瑤桂廟上又曰蘭廈上又曰瑤路玉堂上樂道曰耽道樂術後稱道骨曰覺委風竹陳子又曰
 元標仙骨上又曰仙風道骨李仙家杏曰三元紫杏南岳夫又曰靈杏述養生家謂口曰軍營養生又曰華
 池養生要養生家謂睡曰甘泉上仙家器皿曰金案玉杯神仙傳仙家食曰麟脯上仙家酪曰太元之酪武
 內仙舟曰瓊艘瑤楫抱朴仙籍曰絳簡沈約隱居曰假蓬園陶安隱德曰沒志外身任神仙上藥曰碧海
 琅菜漢武又曰空都綺繆上太上仙藥曰風質雲子上又曰玉津金漿上天帝藥曰龍胎鸞血上飛仙藥曰
 元霜絳雪上從神仙曰執青節陳子又曰從白蜺上呼道士曰真侶上得道人曰三十六帝之外臣李亦却
 老一術曰還年之一路梁歎世累曰縹緲於人境沈喜讀道書曰專與道書為侶江淹神仙書曰琳札青書
 道君列神仙籍曰元錄玉籍上神仙真體曰綠腸朱髓上又曰綠筋紫腦上又曰芥腎青肝上神仙舌曰錦
 舌上道家法曰采儒墨之善葛文又曰清虛以自衛上學道自謙曰某道猶醜莊山居道室曰窟室莊
 思授不言道法曰觀形而退上道家所忌曰渴神敝形漢修養暫功曰一既之益叔將攝所忌曰被樹太
 溫魏王修養曰保金石之性上上升曰飛升淮南神仙行李曰雲裝文神仙夏食曰呼吸沆瀣大人神仙春食
 曰煇朝霞上列仙傳又曰吸風飲露在求神仙之難曰繁風補影谷水
 煇作食武帝云

書敘指南卷十三

天地日月上星辰
 天曰圓蓋宋又曰大圓東晉距天近曰天可倚河春天曰蒼天爾又曰昊天上秋天曰旻天上
 天曰上天上中漢從更降廓成沈成曰九天太中央曰鈞天呂氏春秋東方曰蒼天上東北方曰變天上北方
 曰元天上西北方曰幽天上西方曰成天上西南方曰朱天上南方曰炎天上東南方曰陽天上地曰柔祗
 宋莊又曰方輿上曰朱光平又曰朱羲郭又曰陽靈左思又曰朱明廣又曰陽德之母春秋又曰日母枚
 曰大明廣又曰東君上又曰傾羲遠又曰陽鳥廣又曰曜靈上又曰返日朱落日曰頽陽謝日色曰陽景
 安仁曰入處淮南又曰虞泉之池上又曰靈汜楚辭日初出曰昕日說日在午曰亭午上日反光照東

退。又曰飛霜迎節。上。又曰高風送秋。上。又曰夷則鳴秋。謝朓。又曰金涼佇速。任昉。又曰涼颯奪炎熱。選。十

曰清氣滿階。上。又曰暄氣初收。七。又曰微風清扇。五。又曰涼風微蒸。王仲。又曰涼風蕭瑟。補。正。初秋。

曰秋未素。選。十。重陽。曰暮節。選。十。又曰菊葉浮船之日。中。九日事。曰佩蘭餅菊。漢。武。又曰佩赤實。金。倫。朱。秋

晚。曰抄秋。選。十。秋夜。曰秋夜方永。七。秋冬之交。曰背秋涉冬。七。秋寒。曰勁秋。選。十。秋初。曰輕寒迎節。簡。文。與。蕭。又

曰秋節涼和。選。十。秋景物。曰月帳風帷。選。十。又曰霜階風隙。金。已。秋。曰歲云秋矣。左。十。月。曰上冬。金。又曰

良月。白。又曰月孟節季。謝。十。月朔。曰吉月之陽朔。馬。十一月。曰暢月。十二月。曰窮陰殺節。選。十。又

曰急景彫年。上。又曰冬索。選。十。又曰元律已窮。選。十。又曰月窮于紀。金。又曰歲季月除。選。十。冬至。曰升辰。春。秋

又曰一陽換節。李。又曰臘日辰。曰魏辰晉丑。上。魏。又曰臘日。曰嘉平。王。冬。至。節。氣。曰陽節陰節。上。又曰臘

月。曰時律已徂。選。十。又曰年歲易暮。選。十。又曰年運漸徂。上。冬。日。候。曰。凌。厲。冬。寒。曰。嚴。氣。歛。升。又。曰。風。嚴

且苛。選。十。大寒。曰至寒悽愴。王。冬。深。曰。盛。冬。日。短。冬。序。曰。寒。冰。淒。然。向。冬。晴。暖。曰。冬。日。灑。灑。大。寒。曰

寒烈。選。十。又曰隆冬烈寒。新。又曰猛寒。東。冬。夜。曰。冬。夜。肅。清。漸。深。曰。嚴。寒。向。隆。冬。深。曰。嚴。冰。在。節

梁。冬。溫。曰。愆。陽。公。朔。日。曰。上。日。月。曰。歸。餘。左。文。上。入。○。餘。夜。半。曰。夜。分。後。節。會。曰。四。節。之。會。李。月。曰

未垂。選。十。○。上。朱。明。送。

歲月日時上

經二十五年。曰積紀。左。思。魏。十二年。曰一終。左。成。又曰一紀。向。壽。十九年。曰一章。前。多。年。曰積年。文。選。十。經。若

干年。曰某換星霜。杜。牧。又曰不覺某歲。王。牧。滿。歲。曰。旬。歲。間。再。歲。曰。游。歲。選。十。經。一。年。曰。懸。景。運。周

曹。子。經。二。年。曰。歲。辰。再。遷。李。書。歲。中。曰。歲。間。羊。書。年。曰。某。直。年。孫。植。某。日。數。多。曰。經。彌。月。日。十。箇。月。曰。十。朔

種。舍。寒。經。月。來。日。曰。歷。月。所。日。夜。積。久。曰。累。日。為。月。後。律。經。月。曰。涉。月。少。久。之。曰。越。月。踰。時。又。曰。積。日。後。史

未及十日。曰未成旬。改。終。日。曰。昧。旦。永。日。左。思。歲。末。曰。歲。竟。又。曰。歲。云。夕。矣。陶。淵。歲。除。夜。曰。歲。暮。夕。歸

河。後。月。曰。明。月。改。月。曰。徙。月。上。先。一。月。曰。去。月。王。敦。月。晦。日。曰。提。月。公。又。曰。提。日。韓。蘇。向。未。曉。曰。陽。爽

○。音。未。曉。曰。角。宿。未。旦。候。天。曉。曰。遲。明。高。微。曉。曰。際。明。山。又。曰。通。昔。莊。欲。明。曉。曰。昧。爽。初。曉。曰。吻

○。音。未。曉。曰。角。宿。未。旦。候。天。曉。曰。遲。明。高。微。曉。曰。際。明。山。又。曰。通。昔。莊。欲。明。曉。曰。昧。爽。初。曉。曰。吻

陽。曉。揚。雄。羽。又。曰。風。晨。又。曰。蕭。晨。左。傳。○。四。又。曰。始。旦。詩。早。晨。日。色。曰。朝。曉。日。轉。中。曰。日。晨。周。日。晚。曰。日

昏。衛。世。又。曰。時。既。昏。又。曰。景。晨。又。曰。時。既。速。昏。平。子。南。又。曰。日。已。西。舍。離。又。曰。日。既。又。曰。日

黑。皇。南。又。曰。晚。晚。又。曰。日。入。而。夕。值。晚。曰。會。日。且。入。且。至。晚。曰。自。朝。至。于。日。中。晨。又。曰。窮。日。盡

明。選。十。黃。昏。曰。熏。夕。揚。又。曰。日。暉。選。十。日。落。曰。曜。耀。西。藏。平。子。又。曰。曜。曜。匿。景。阮。又。曰。白。日。傾。夕。夕。陽

曰。曜。曜。俄。景。成。公。晚。食。時。曰。餽。時。任。文。夜。來。曰。曉。昔。頃。者。曰。日。者。選。江。又。曰。日。者。吳。又。曰。酒。者。金。日

歲月日時下

明且。曰旦日。選。朱。昨日。曰一日。選。李。一日。曰決日。段。續。注。云。它。日。曰。後。日。王。已。往。日。曰。他。日。始。暈

昔。選。十。又。曰。修。夜。恨。夜。深。曰。闌。夕。選。十。再。宿。曰。信。宿。左。莊。兩。日。曰。兼。辰。選。十。隻。日。曰。崎。日。李。十。日。曰。盈。旬。任。昉

十二日。曰決辰。左。成。上。三。月。二。日。曰。勞。死。魄。書。月。三。日。曰。哉。生。明。上。十五。日。夜。曰。圓。景。已。滿。選。十。十六。日。曰。哉

生。魄。書。十六。日。後。曰。既。生。魄。上。晚。曰。日。西。方。暮。選。元。日。到。西。南。曰。小。遷。淮。南。日。已。西。曰。大。遷。上。書。明。曰。某。辰。且

明。王。莽。○。冬。夜。狀。曰。燈。青。火。白。孫。權。經。時。暫。曰。如。食。頃。孟。書。又。曰。語。頃。左。到。晚。曰。至。晡。李。又。曰。以。至。于。昏。左。晚

後。曰。晡。後。通。日。出。曰。曜。靈。既。興。選。欲。曉。曰。鄉。晨。前。選。又。曰。畢。昂。益。軒。陶。臘。月。十。日。曰。冬。月。未。盡。二。句。何。連。日

曰。晝。日。荀。王。經。宿。曰。淹。宿。吉。經。四。宿。曰。信。信。經。兩。宿。曰。宿。宿。上。日。至。午。曰。亭。午。孫。綽。天。夜。半。曰。夜。參。半。潘。日

晷。短。曰。奔。光。馳。曜。之。下。在。旦。夕。曰。匪。夕。則。旦。上。夜。月。景。曰。靜。月。澄。高。昭。明。夜。深。曰。夜。人。定。後。未。晚

辭、曰事可玉碎。北史元景安下 髮悶、曰髮髮總集。周王 不樂、曰慘慘少樂。後漢 歡榮愁不同、曰髮歎異日。沈約 何

可、曰髮未歇也。左 歎不為天祐、曰某不天。左 多髮患、曰不虞祥至。左

郵舍邸店

遞鋪、曰公驛。李商 又曰傳遞。王 又曰行書之舍。魏 又曰驛傳。義 遞角、曰遞箭。漢 又曰音驛。義 又曰飛郵。上 館

驛、曰傳舍。檀 又曰遞廬。莊 又曰官驛。晉 又曰候館。周 又曰郵亭。趙 看驛、曰捉驛。李 管馬遞鋪、曰督郵之

役。郭 急遞、曰疾登。劉 遞中白事、曰傳遞以告。左 馬鋪、曰驛置。田 又曰騎置。前 召人令乘驛、曰以傳召某。左

又曰給傳。韓 又曰乘驛。左 鋪兵、曰遞人。晉 當驛路、曰驛道所出。王 又曰郵傳劇道。修 驛舍、曰驛理亭

傳。朱 店、曰廩邸。裴 又曰逆旅。周 店居、曰處逆旅之宿。史 驛中物壞、曰碎於四方之手。杜 急報、曰密驛輕郵。簡

志書、揀店舍、曰擇家而息。晉 店舍事、曰灑掃以待征旅。上

辭離送餞

將別、曰睽離在期。韓 辭父母、曰遠膝下色。文 辭而泣、曰攬涕告辭。任 離家官游、曰左親戚。張 送別、曰揖策

為禮。劉 傷別、曰悽徒暮之戀。潘 又曰悼別。選 又曰垂涕相送。賈 不同行、曰吾絆而不得侶以馳。皇 送上

路、曰既祖取道。荆 飲餞、曰為設祖道。後 又曰親暱並集送。曹 展別、曰以展訣別。范 別懷、曰析別之懷。後

人留不得行、曰民遮道行。蕭 別離、曰參商之闊。子 又曰離羣索居。禮 又曰分案。選 又曰分手。別 又曰判

袂。選 又曰他別。蕭 又曰解手背而。韓 又曰睽攜。十 又曰乖別。曹 別久、曰索居永久。選 又曰去德滋永。選

又曰問何闊。蕭 又曰一別如雨。選 又曰別如俯仰。選 又曰離居殊年載。顧 又曰成闊某年。宋 神女賦

又曰脫別某年。魏 相別二年、曰離羣二周于今。三 絃別來、曰離絕以來。阮 老人送人、曰自扶奉送。劉

離情、曰離步別魂。江 路側折草布地而別、曰班荆。上 別之情理、曰別理。上 留人行、曰攀輿拒輪。魏 恨

速別、曰別日太速。謝 相回視而別、曰相看。宋 恨別、曰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許 以文送別、曰以文灑別。下

送不及、曰供餞莫伸。任 怨別、曰分途易久。梁 武帝答別而獨不泣、曰殊自密雲。林 將行、曰驪駒就駕。陸 貴賤

別、曰雲飛泥沈。周 不及而別、曰割今者之恨。後 漢答送別文、曰微文灑別。蕭 別恨、曰黯黯銷魂。江 又曰

恍若有亡。上 又曰離步踟躕。上 別時祝、曰以身為木。谷 水、上、餞人、曰供帳某門。疏 某

勞勩困頓

困乏、曰疲爾。選 又曰朝疲夕倦。平 奔走、曰峻奔之勞。選 未曉出、曰以星出。外 夜方歸、曰以星入。上 奔走

困、曰車殆馬煩。洛 行之勞、曰研髓。莊 又曰足躡手爪。步 拘束、曰俯若囚拘。馬 又曰飽繁。論 又曰圈鹿欄

羊。論 又曰檻象籠雞。孫 喘且汗、曰呀然汗矣。上 奔走無定、曰萍浮南北。邱 勞人、曰數勞苦某。蕭 何來

傷脚、曰皆重爾。後 漢官所拘、曰職事羈纏。選 又曰拘守常憲。陸 漫自勞、曰空自勞苦。呂 忽為所繁、曰歎復見

牽。石人馬困、曰人極馬倦。王 歎拘牽、曰時俗多累。魏 又曰世網拘束。江 執勞、曰持臣虜之作。史 又曰每役

柴水之勞。陶 執勞甚、曰肱敏毋。劉 拘法、曰馭於繩墨。宋 敬與

寢寐休息

因欲睡、曰低迷思寢。叔 閱而睡、曰頽思而就牀。長 不能寐、曰不能寐。劉 又曰寢不能寐。謝 達曉不能

寢、曰且明廢寢。王 又曰中且不寢。北 史、王 又曰達且不眠。夜 又曰通且忘寐。馬 中夜不寐、曰丙夜不能

安枕。唐 倦官學將休、曰休於耕田。外 夜半夢、曰中昔而夢。孫 分明、曰夢殊明察。紀 夢有吉兆、曰此貴徵也。

怪夢、曰驚夢微怪。家 夢亡人、曰夢如平生。明 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詩 臥而不周、曰榻。詩 發夕至則不

寢、曰明發不寐。詩 就所而止、曰息。舍而息、曰說。上音於止息、曰息。厭禱不祥夢、曰贈惡夢。周 夢、曰

實日假臥。選 解其夢疑、曰安知非吉徵也。孫 安平無感自夢、曰隨夢。周 夢、曰

屋室堂宇

北屋曰陰厦王文又曰陰堂何平坐堂外邊曰坐垂堂發廊舍曰重轍劉門戶內曰根闌之內劉屋側曰翼何欄曰欄檻上屋檣曰檣王又曰檣門限曰切前又曰杖南門檣曰闌王又曰檣上又曰杖上門上版曰軒後又曰檣軒曰檣莊登軒廟曰奏廟金又曰如廟單村居曰廡落仇在邑曰里前在野曰廡上屋破漏曰蛟漏雀穿皇門闕曰門闕羊門闕曰屏左屋折勢曰反宇班廡廡曰內廡外廡劉井欄曰幹莊寬敞曰間燥丙又曰爽垲安貧居曰土室編蓬選屋壞曰檣棟傾落夏又曰漏章又曰藩拔級夷退屋中煤苦曰埃墨家門限曰衡闕班居且食於人曰舍於市之主人文打併廡曰塗廡孫屋弊曰傾倚枝柱而已楊宅大曰連里曹貧士草屋曰蓬萊之室謝屋小曰桶樸下窄中之堂室內曰奧窻之內荀出水溝曰尖溝荀貧居曰蓬室列大居曰廣廈列白間何家室中曰曲房隱間之中劉修居曰文檣華梁七又曰彫堂綺欄張又曰廡屋華屏左宅大曰井疆兼巷魏堂室曰幽堂明室張井曰圓井七淘井曰改水續窗曰疏寮選又曰櫳七又曰綺寮左又曰綺寮左又曰綺寮左廣居曰長廊廣廈上居室深曰重閣幽閣上青飾窗曰青瑣上對安窗曰房櫳對櫳上木不刻曰木無彫鏤上土不文飾曰土無綉錦上重簷曰重密上小窗隙曰料戾潘野居曰荆扉潘修居曰廡屋華屏左居東屋曰處東支屋杜室曰椒堂楚壁曰孫壁上造草屋曰作蓬蓋廡張風士可居曰田地善可家陸屋之用曰以辟燥濕寒暑三寢門闕曰窻皇左廢井曰智井左居好宅地曰成此宅相魏家橫一木無屋門曰衡門詩門戶低小曰妨軒礙厠周郊外居曰寂寥人外上東西廡曰个左寒治廡曰溫廡儀階前曰堂除考別房曰離房揚僻室曰持室莊

器用動用

書敍指南卷十六

門牆館舍

安下處曰館殺左呼人宅曰甲第左又曰甲舍楊又曰東第相如○宅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安下處未定曰舍館未定孟呼守帥門牆曰旌榮選又曰榮戟刑又曰戲下韓又曰瞻望帳帳魏又曰旌戟之嚴沈門所施行馬曰樞周客位曰謁舍陸見客屋曰客堂後呼人室屋曰蘭芷之室大又曰葯房選又曰綺室宣行廊曰步廡道又曰步廊相又曰步欄上又曰環除李室下周屋曰廡文呼人里宅曰芷閣蘭宮七冬火閣曰溫房何夜室曰榻房月微屋居曰賃廡梁階級曰城夏延客之館曰代舍史呼人門曰會門齊出入門下曰泰途門牆杜

薪材。陸龜柴草。曰芻麥薪蒸。增國大白薪。樂天小白蒸。上薪。曰薪蒸。又曰薪蘇。王

會計支收數目

計算。曰推會。前說用度。曰錢用諸費。曰若干。曰如干。任以時會計。曰日成月要。周蓄積多。曰儲府。曰儲山。又曰切積。後蓄積準備。曰儲特。史增利。曰奇羨。前酒務廢費。曰工器薪樵之費。上酒務所賣。曰醋炭灰。上○陸省火燭。曰省收食火。上○數牛羊。曰若干皮。後數牛。曰蹄角若干。後數魚。曰若干石。後數猪。後數馬。曰若干蹄。上○數席席。曰若干具。上未有冬備。曰乏御冬之積。竹算子。曰筵。楚辭○積錢狀。曰鱗差。曰十為率算。曰以什率多少。王取其利息。曰牟其贏。唐蓄積。曰儲米。曰儲薪柴。又曰儲錢之藏。後街道司經費。曰瀆道之費。後無餘贖。曰無多餘之贏。列子會計。曰詳度費務。何平倉儲。曰京庾之儲。上儲蓄用。曰以俟伏臘之費。後都凡若干。曰無慮若干。後無二年蓄。曰闕游藏之資。王斂盡。曰取之盡。後索莊課。曰訟通租。後先藏畜。曰幣金。曰幣粟。陸龜積蓄不散。曰儲年。左數案條數。曰若干枚。前收藏之。曰積之。左所藏物。曰收於函篋之中。曹植放債。曰稱貯息。漢書○取債不與。曰求假不稱。貨錢。曰稱債。曰記債約交紙。曰傳別。上○傳。以券約。東。別。人。各。取。也。

書敍指南卷十七

技術雜藝

作巧成器。曰工。前技藝之妙。曰闢工。後又曰世工。後作幻術人。曰眩人。後相撲。曰角抵。李鐵工。曰鐵人。周作瓦匠。曰搏埴之工。後治車匠。曰攻木之工。上治玉匠。曰刮磨之工。上稱酒匠。曰酒人。白稱造箭人。曰箭某。萬章其姓名。鑄作。曰鼓鑄。後會水人。曰沒人。莊又曰水工。後築礎。曰鑿鞠。後畫匠。曰畫人。白機關。曰機關。後又曰機關設機。後大教。曰都試騎士。李鑄刻。曰鑄。後又曰鑄金石。上能幻術人。曰化人。列子會水。曰能悠沒。列道食人。曰饕人。後不習。曰不素肄。後畫木匠。曰彩工梓匠。後歌巧人。曰善聲巧手之徒。上造玉人。曰造師。後水人。曰水人。文選又曰狸人。上隱於磨鏡人。曰負局先生。列木匠事。曰執斲。左

日修書記致醫藥任助其婚嫁到日助濟其妻妾到思養人厚到日與同優渥到慈戀不決到日還情之恩到
 免遣使賑給到日舉實流充到乘通貨到日已責到放所欠不索到日折券棄責到除酒到日貨酷到欠所除酒
 錢到日負貨酒到還賂錢錢到日債博進到債之到日庚之到不還債到日抵負到索債不止到日說索無已到
 濟不實到日賦即有虛到取債到日起責到憐顧到日於遇到孤寡可憫人到日發棧到又日編老到荷伶撫到日助
 哀於之色到日還利債到日酬債息錢到照管之到日與周旋饋餉之到救按到日紓倒懸之會到債主到日倍家
 東質到那容還債到日取東而償西到不相贖到日其首字我乎到

事物名數

千丈八到日稍到城三板到日雉到又城三丈到日雉到百人到日卒到二十五人到日兩到五百人到日旅到二千五
 百人到日師到一萬二千五百人到日軍到兵車十五乘到日大偏到又日一廣到上到三尾到日井到十井到日通
 十通到日成到田方十里到日一成到五畝到日廩到田六尺到日步到田百步到日畝到百畝到日夫到錦二丈到日一
 端到錦二端到日一兩到上到錦五板到日垆到平子到城築方丈到日垆到城三垆到日雉到五升到日豆到五豆到日區到五區
 日釜到船二百斛到日初到船三百石到日艇到八十斤到日六鈞到左到三萬斤到日千鈞到左到一羽到日篋到十羽到日
 縛到上到百羽到日稱到二十五家到日社到左到十六井到日邱到左到田一歲到日常到二歲到日新田到三歲到日命到金二十兩
 日一筵到八尺到日筵到倍筵到日常到六斗四升到日闌到闌十日到日銀到周到一斤四兩到日三錢到上到音到粟
 十分到日分到分十到日寸到寸十到日尺到尺十到日丈到丈十到日百到百十到日命到命十到日合到合十到日升到升十到日斗到斗
 斗十到日斛到物重十粟到日圭到圭十到日銖到銖十到日兩到兩十到日斤到斤十到日石到石十到日鈞到鈞十到日石到石
 四鈞到日石到馬四疋到日騾到人三到日象到獸三到日羆到獸二到日友到五只到日朋到女三到日象到四馬到日乘馬到上
 數萬至萬到日萬到數萬至萬到日萬到百里到日一到千里到日一到山野九夫到日井到四井到日邑到四邑

日邱到上到四邱到日甸到上到四甸到日縣到上到四縣到日都到上到

書敘指南卷十八

賄賂關係

干託不遂到日數從請託不遂到社東到非法作過到日因緣為市到依挾用情到日因公行私到使錢到日行錢到白
 乞錢到日引手直求到乞索到日丐賂到行貨賄到日買曲成直到在有營求處到日身處賄符到鄉司求覓到日
 鄉部私求到取錢多到日受取狼藉到又日多受賂賂到行用到日祕行金貨到與人結私到日與某交私到又
 日與錢通到受賂到日受謝到多請求到日巧繁拜請到大受賂到日開門受賂到又日頗受禮遺到又日賄
 賂並行到又日政以賄成到又日開請託之門到又日苞苴流行到行用到日賄賂到又日賄以買直到
 四治獄受貨到日鬻獄到又日亂獄滋豐到行用免罪到日以貨免到不在賄到日非無賄之患到貢外私獻到日導

行背呂德希

遠誤爽失誤

誤本心曰負負某心區區之意李爽信曰食言左又曰乘言左又曰食話言左責數其過曰數責左

又曰誰何左又曰誰呵左責小過曰以小文責之左重責曰在大譴大呵之域左爽信曰齋然諾之信左

責人曰自取不優之議左自念省曰三自訟省左事錯曰事容脫脫左因酒食失曰醉飽過差左責人

妄怒曰何宜久辱盛怒左稽留之曰留其日左焚惑之曰疑誤視聽左責不推孝及人曰無乃非德

類也乎左責人佞曰婦人也左責人不丈夫曰非夫也左謂其事誤曰不亦左乎左譏食言人曰能無肥乎

左傳上責人佞曰某老婢耳王不以爲過曰不女疵瑕左

欺詐內內

欺因曰滿謂谷水又曰詭謂李又曰給何又曰調辭張欺誑曰侈言誕計謝多妄曰說事頗過其實陳

欺詐曰內不情張面欺曰面諛李詐僞曰內非真正許詐謙下曰繆爲恭敬司僞服從曰好爲辭謝

罪前非其降曰文降皇謂誑惑人曰誑張爲幻謝又曰然惑劉女人衣男子服曰詭服唐因言得罪曰

語言薄罪謝大罪曰莫大之毀九又曰罪惡如山吉僞長厚曰舒緩養名朱囚小人曰少年惡子尹又

曰惡少年張小人曰街童市子武又曰商販庸兒董又曰升符之人周又曰輕狎之徒武多撓法人曰

蒙宗惡少張妓跡人曰名編內頑之條張謂人強梗曰轉張張圖難用倖曰芥羽金距蘇僥倖邪險

曰披微乘邪張爲人誣陷曰爲人覆沒張其惡肆曰膽勢益殖張改節爲惡曰奄然迷沈張又曰噴賢

齊之操上輕薄子曰儂子荀小人作惡心曰不肖之心莊有所戕害曰加不肖於某杜不孝

曰孝終不聞武游從匪人曰與惡人游武又曰聚剽輕不逞之徒武罪大人曰某之罪上通於天武

妄料事曰乘衡石而意量後必行不顧理曰好復言左謂小人曰不仁人左小人竊祿曰烏鈔求飽

後劉著婦人衣而乘曰蒙衣而乘左多欺罔曰僞內華外杜又曰以奸欺誣之舉谷又曰苟言之罪後上當受

人謂詐人曰有貌無實易惡僞言曰厭浮語虛辭魏僞語人曰繆曰云云蔡行逆天曰行違皇乾呂安聽

乘妄曰承羣僞之言左罪惡曰深瑕潛釁曹又曰某元贊大資宋大姦所爲曰卽雙從味左又曰與頑

用讎上犯義曰姦義左性乖惡曰性錯忌梁狂易曰失惑無常之性後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陰害光

忍人性曰內有不仁之性魏勇不通曰其性悍塞後

誑間游游

誑毀曰媒孽司又曰奇詆唐又曰詖語潘又曰點灼楚續言曰接接魏口舌之士曰說夫魏呼說

人曰青蠅之人魏又曰青蠅點素楊又曰蔽障於說魏又曰受欺於拙目文聽譏逐人曰快譏魏漸

於譏間曰左右弄口積使云云王譏不足畏曰青蠅不能礙垂棘官說人使合從曰從人魏說人使離

異曰衡人魏罵人畜生曰畜產劉賢人曰行若狗彘賈罵人賤惡曰豬狗不食其餘前罵人晚年繆曰晚

繆魏罵庸吏曰恬蕪守祿魏罵人失言曰人頭畜鳴始罵人曰非愚則諛又曰特二足無毛荀又

曰未必無獸心列又曰以狀見親上罵人如椿柱曰如偶人形後見罵不已曰申申督余魏初著力

罪人曰咎某甫力魏聽說曰每信受焉劉罵人心不堪曰驚腸狗態道因事人謗之曰歸惡言云云方

謂人如土偶曰若欺魄列衆已笑之曰已叫呼之矣魏被說曰隔以浮言魏責後進曰喜謗前輩孔被大

謗曰讒議橫世後造言與事曰造作端末上罵人狂曰癡鬼所著北謗言曰只錦成章北又曰青蠅

變色上謗附炎進官曰熱官北家事被謗曰被門庭之謗陸又曰被開味之謗魏謗毀曰誣言飛入

王

無能云云。互報怨。曰謀人。人亦謀己。把持人。曰貪必謀人。論讎。曰私讎不及公。殘毒人。曰為張尾。避結怨。曰吾不為怨府。死讎。曰死必誣女於天。嫉妬。曰疽嫉。復讎。曰殺殺某者。

森穢賊惡

所與森通。曰私夫。所與旁通婦人。曰外婦。婢所私通。曰婢婿。以嫂為妻。曰人嫂。淫季父之室。曰報。惟報事。曰祕戲。為婦人玷。曰淫蕩。家室不整。曰帷薄不修。玷士大夫。曰羞汗印。以賊敗官。曰惡敗。又曰以惡沒敗官。賊廢之人。曰賊棄世之徒。曾犯賊人。曰垢身。無入己。曰賊不入身。買賈人私賂錢。曰私所附益。老姦。曰宿猾。廢敗家世。曰點世廢家。又曰蔑祖辱親。又曰墮宗緒。又曰頹其家聲。逃亡家。曰遁家。穴竊走。曰鑿杯以遁。其事有玷。曰有損事。名賊吏。曰吝惡無顯。姦賊過滿。曰姦賊不肖。惟貪置田。曰地癖。人有穢行。曰洵行無節。曰尺布斗粟之賊。私與人通。曰與淫婦密遊。易妻。曰通室。入己賊罪。曰入身難忍之過。因而娶之。曰遂室之。倡穢甚。曰善淫。汗穢。曰浪濼。又曰冒禮為得。姦雄所為。曰歌頌禍殃。貪以敗官。曰墨。淫。曰有桑中之喜。上淫。曰烝。父通婦。曰淫而不父。通淫者同來。曰雙雙而俱至。公。

醉訟辨治

公卿聽訟。曰棘木之聽。極盡酷慘法。曰無復餘方。候公文到。曰記到。事如詞狀。曰應記。詞狀。曰受記。狀頭。曰渠率。又曰首名。孔繁書姓名。曰隸名。下獄。曰就吏。縛送所司。曰東而詣吏。外下司理院。曰詣曹。指應治獄官。曰命理。專刑治。曰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用法平。曰持平例。杜尋往例。曰求比。斷獄。曰治請讞。干連訟人多。曰株訟。使令具對所劾。曰對狀。見證。曰時在旁。

知狀。又曰左驗。要作證。曰請為之證。獄有冤。曰強伏其辜。罪已明。曰有茲明審。治獄連及。曰跡。某人。吐突。干連得罪。曰坐染其事。認辭干連。曰辭所連染。於獄事不干連。曰獨不染於辭。坐家長。曰家事任長。孔成案。曰具獄。結案了。曰結竟其罪。又曰結某。又曰竟案。治人罪平實。曰實確其過。照管囚人。曰瞻傷察創。罪當減。曰寬降。匿名書。曰飛書。匿名寫謗言。曰有無人書某云云。巧構人罪。曰文致其罪。又曰傳致其罪。鍛煉人罪。曰傳左端倪。不案而自認。曰我自發舒。認諱不服。曰抵調置辭。飾說隱諱。曰飾匿。無證據辭。曰單辭。無證據罪。曰無驗之罪。犯禁私出物。曰奸關。刑罰失輕重。曰刑罰失衷。先斷罪後奏。曰先行後聞。附用法。曰慘文謂証。酷考掠。曰笞楚并兼。又曰五毒俱至。三免之始刑。曰先加三原。隱卻告人使亡對證。曰趣以飲章。問人服否。曰某情未平。人被勾對與免之。曰為某解對。未撥。治獄未見實。曰累日情不得。救如斷。曰上可論之。訟曰訟聞。怒非辜。曰除文致之請。無證明。曰他人無知狀者。刑書。曰鞭笞貴削之文。斷成放獄案。曰竟解之奏。不赦。曰不得以赦令除。伯考殺人。曰絕命於釜楚之下。朱用刑酷。曰觀者鼻酸。勸成。曰驗問頗有途。名酷吏。曰殘吏未勝。上治獄出無罪人。曰理出。峻法。曰嚴文。並奏不自斷。曰避請讞之煩。不能斷而奏。曰以獄上。

獄具囚徒

獄官。曰士官。獄空。曰囚空。王獄。曰囚狂。又曰囚困。又曰囚均。又曰囚紆。獄牢。曰狴。又曰囚土。又曰幽。又曰囚。又曰囚。鄉亭之獄。曰犴。獄室。曰鞠城。外。曰虎穴。囚繫。曰羅。獄中。曰嚴。獄上。呼囚。累移獄。曰轉換若干獄。酷死囚於獄。曰不生出獄。又曰無出獄者。獄死。曰填牢戶。械夾其頸及脚脛。曰桁楊。木在足。曰梏。木

將領軍伍

大將曰督帥後郭、國威統軍曰貴將所置、曰愛將唐高、專任之將曰裨將李光、又曰偏裨上、別主兵出曰專軍別將後郭、披帶曰披甲介馬何遜、將自同士卒曰絕甘分少馬遷、將之子曰將種史文、軍行以車爲門曰轅門項、又曰虎門漢、禁兵營曰禁營潘開、兵之長帥曰兵長朱、兵衆曰武旅劉禹、稱武勇人曰軍鋒之冠前句、取薪養衆卒曰斷養卒陳餘、軍行宿屋曰庭廬皇甫、能開硬弓曰引強周、挽弓斗力曰彎弓幾百斤蓋、刀箭傷曰金夷班、馬軍弓手曰發騎深結、帶甲而騎曰甲騎旬、兵出曰祠兵公、軍行乾酪曰爨揚雄、上軍行拖後者曰斷留前四、兵入曰振旅公、闕軍食曰軍無見糧項、敗亡之卒曰皆鋒刃之餘實、書曰軍志後下、軍行所止曰軍行頓止皇甫、京行撫治曰須營帳修立上、知兵曰深曉兵要後南、用兵盛曰戎旗星屬上、兵不中覆曰不復內御馮、又曰中御淮南、重帥曰爪牙肩臂之帥書、中軍曰中堅光、知兵曰曉暢軍事清、犯軍令曰奸旗鼓左、軍行肅曰銜枚詩、千人軍曰千甲上、兵馬曰健兵倅馬杜、將官曰死官上、整齊之曰稱規光武、軍將行曰考鍾有期沈、軍退曰反旌退師咸、巡人曰巡卒張、習射人曰積射士後、兵道聲曰有班馬之聲左、又曰烏鳥之聲樂上、軍却退曰遷延之役左、不能守曰無武守上、軍之體曰中權後勁左、軍和曰卒乘輯睦上、望敵人曰候人左、指令曰唯某馬首是瞻漢、軍中禮曰左執鞭引左、又曰右屬裝鞞上、將帥所至曰麾蓋所臨漢、帳幕前曰幕庭左、從軍曰載筆從師徐、不成營屯曰某師不能軍左、兩主相見禮曰軍衛不徹聲上、後軍曰大殿左、稱將曰龍蟠麟振管、在軍所曰在行左、公所隱漏兵曰脫卒漢、整軍曰正營部穆、

軍兵器用

威弓曰御左、造弓終及時曰時力伍、弩牙曰機莊、又曰金機七、弓不走曰張不流老、角之妙曰青白而

豐末上、角弓奇者曰辟牛之角外、弓筋奇者曰荆藤之筋上、弓膠奇者曰烏號之柄上、弓材皆奇者曰鍊材、筋皮曰剽筋毒革劉、矢箠曰箠左、又曰步義漢、藏箭曰韞、響箭曰鳴鏑七、矢曰金僕姑莊、飛箭曰流矢上、箭幹之妙曰赤黑而陽聲考、稱好箭曰鴻殺相稱上、搦箭曰槁之上、矢之善者曰騶其、兵器曰闕器趙、鐵甲曰元甲武、以細鐵劍把曰劍把、田數甲柄曰若干被周、邊城雷石曰雷石其、邊城鐵蒺藜曰渠、鐵餅曰精王、藥箭曰以毒藥傅矢秋、羅鼓曰征鼓選、二衣底著甲曰裏甲正、正弓弩器曰排整奇、奇弓曰燕角之弧列、奇箭曰朝蓬之箭上、弩發箭處曰箭筈音、以石擊物曰礮石上、載弩車曰車平、四部射雉弩名曰黃間潘、射雉弩矢曰剛挂上、栝脊曰栝瓦左、矢鏃曰七上、劍鼻曰瓊字、又曰球上、弓刀曰吳戈、秦弓楚、甲曰犀甲上、裝成劍曰具劍馮、漆甲成組文曰組甲左、著練袍曰被練上、玉裝劍曰玉具寶劍王、士車曰輜左、白旗子類曰前茅左、虛無左、弓衣曰澣左、劍口曰鐔呂、赤弓曰彤弓左、黑弓曰玃弓上、雙劍稱曰室方、劍兩刃曰腰周、劍握曰莖上、劍事曰鐵英金類上、越絕書下、又曰齊金楚鐵上、兜鍪後、劍稍曰室方、劍兩刃曰腰周、劍握曰莖上、劍事曰鐵英金類上、越絕書下、又曰齊金楚鐵上、兜鍪後、

戰爭勝負

戰爭曰常百死之陣後、又曰控弦抗戈南、又曰臨場決敵劉、戰勢曰金鼓以聲氣左、戰不已曰鼓音不戢上、軍盡力死戰曰致死趙、戰被傷多曰身如刻漆江、兵氣盛曰兵氣震其、必勝曰前無生寇吳、圍合曰兵陳四周孫、請與兵曰請師期賈、將舉兵曰救某嚴兵馬劉、治兵曰令繕將進左、逐北之勢曰東馬懸鋒段、戰勝歸曰凱旋班、又曰凱入陸、爭競曰西面東擊○、散弩俟之曰機毒矢以待、退敗曰兵破士北馮、又曰北左、又曰折朔段、圍不宜急曰宜少寬挺緩又、曰寬挺勝、夷狄曰繫頸類

保攝曰禁內前外民病疫曰痢公酒之病曰痿肺淫支烏市病且恣意曰多病志逸吳王夏病曰嚴霍亂

之病助手足凍裂疥曰皸下竹足反有隱病曰身有內疾吳王疽潰曰疽食沒淫傷暑曰喘字一眼盲

曰偏盲杜耳聾曰重聽黃小便曰洩淳子多病曰被病王縱飲食下輒後之曰迴風淳子又輒出不留亦曰

迴風上病得汗曰溼然汗出運七發治瘵蠱除曰治蠱病愈欲起曰有起色七醫首下藥曰某人幸有

之外傳病而能食曰安穀淳子又曰嗜粥以實中藏上稍安曰小愈孟病而安曰平復反常蘇元久疾無害

曰雖有患狀云云後病未篤曰口目尚能言視上問疾曰伏聞玉體不安亦少問乎七病而詢人曰救病

詣門李問人得病因曰問逢疾狀後侍疾曰進膳藥後小疔疾曰背背之癩疽上避瘧子曰逃瘧某

所在名髮死曰恐卒然不可諱司馬

疾病安否下

久不安曰體久不平武病寒鼻塞曰欬月令恐死曰如有不可言前元自言死曰埋髮齒上又曰恐一旦

先犬馬填溝壑揚子溺曰瀦荀勗心恙曰迷罔之疾列子自致其病曰非天非鬼列疾甚曰某之病病矣上

久病安曰舊病有想清患眼曰苦眼不佳書將死曰斯須游魂吳孫安平曰五藏無虧氣淮南子治蠱

蛇蟄曰傅以和董上許慎云和董野葛也苦昏眩曰眩昏滯疾後失便溺曰遺失洩便張患瘧子曰瘧作而伏左步

塞曰邪克之步杜內障曰杜鎖之病上疫疾曰大陵之氣大陵自言病極曰殆不自濟蜀先報安愈曰以差

問告世病甚曰因篤綿綿王問安愈曰寧小差否後謂其明年死曰不食新矣左病因曰得之飲酒且內

窮萬道楊尸厥色曰破陰絕陽之色上疾在膝理曰湯熨所及上疾在血脈曰鍼石所及上疾在腸胃曰酒

醴所及上疾在骨髓曰司命無奈之何上尸厥不知人曰形靜如死狀上婦人血滯曰月事不下大詐病

書敘指南卷二十

疾病安否上

以疾不出曰稱病家庭後疾曰寢疾病檀病在牀曰臥辟趙久病曰積病不得遂趙又曰常滯病某蔡

又曰淹病滯疾七病甚曰疾在沈滯後又曰今病力汲病劇曰瀰留運又曰病日惡子又曰日瘳

自恐病必死曰恐不能自還史病將死曰甚漏之不保宋又曰命在呼吸後又曰瀆死秦又曰喘息須

史問耳張危病曰病重在死法中淳子傷寒曰瘡首之疾周失心曰喪心前病未退曰寢病不寢史又曰

日進不長前倒曰僵仆趙風眩曰某嘗有顛胸病揚醫不肯治曰某人弗有外病不可出曰不可見

寒淳子又曰有寒疾不可以風孟小疾曰眇小煩後下痢曰苦寒泄趙病艱拜曰拜起舒遲宋病愈須

曰偽廢疾。左昭瘦甚曰瘠則甚矣。三惡瘡曰癰疽生焉於某。上某濕地病曰沈溺重腫之疾。左病狂曰哀樂

而樂哀。左又曰皆喪心也。上魂魄曰心之精爽。上病劇曰河魚腹疾。左李何。左墮火中曰廢于鑪炭。左必

吐曰將散之。左病添曰有加而無瘳。左寒疾曰陰淫。上熱疾曰陽淫。上四肢疾曰未疾。上四支有緩急曰風

淫。上腹洩注疾曰雨淫。上寢寢過度疾曰晦淫。上心煩勞成疾曰明淫。上淫疾曰內熱感疊之疾。上言淫疾

曰是謂近女室。上幾死曰脫死若毫釐耳。左疾安曰脫然愈。左久病曰宿嬰重恙。左病中喜慰曰伏枕欣

慨。上安愈曰體氣和平。左叔夜。

醫工藥物

呼善醫人曰高醫。左又曰神醫。左又曰良醫。上又曰賢醫。外又曰國工。淳子賢人隱於醫曰上醫。史傳六十七。診御脈

曰侍醫。倉產科醫曰乳醫。光又曰帶下醫。左醫官魁曰醫工長。武五行醫婦人曰女醫。後外醫曰瘍醫。周

自稱曰經脈藥石之藝。夏好醫曰好諸方事。淳子切脈曰布指於位。劉行針曰刺治。前外妙醫曰守數精

明。自醫誤曰失理。前不曉脈曰第知息至。劉行禁術曰行禁架。光又曰符架。唐禁呪曰越方。光

下之曰竄以藥旋下病已。淳子行符書曰符水呪說以療病。皇能辨藥曰能詔藥石。姜病不退曰醫家

告術窮。強切脈曰案脈。何到藥曰咬咀。孫治擇搗羅藥曰治下篩。上貧乏藥資曰無藥石之儲。列謂凡醫

曰乘醫。上不使醫人曰謝醫不問。杜不可鍼曰達之不及。左治病曰使醫某為之。上能醫曰藥論其精。上

又曰方伎所長。上醫為人怨曰病家多怨之。上在太陰曰脈口。上欲男子不得脈曰肝脈弦出左右。上醫

曰方伎。上二十歲脈曰脈氣當趨。上金石藥性曰包炎產毒。張金石藥曰悍藥。淳子又曰剛藥。上奇藥曰萬

金良藥。潘奇膏藥曰神符。華烏頭曰革。魏芍曰山鞠鞠。左虎魄曰丹珀。選寶郎曰仁類。相白石英曰白垺。

上郁李曰菓。上檀曰機機。相以桑皮絕腸曰繩桑土絛之。安高蒲根曰昌本。馬土出藥曰出珍藥。後澤蘭。

曰蘭紅。選江秦皮曰樗木。潘蟬殼曰蜩甲。宮固濟藥曰蓋封四際。韓湯曰柔湯。淳子檣櫛曰檣門。李當之藥

曰紫丸赤藥。列仙黃連曰上草。江黃連之效曰禦藥辟妖。上桂曰百藥之長。文厚蘆曰苦草。師水藻曰惡

草。葵藜曰旱草。上艾曰病草。上黃精曰太陽之草。博鈎吻曰太陰之草。上治前藥曰窮淋瀝之劑。梁庚厨香

宜男草曰鹿蔥。風微草藥曰一草之本。子龍朮曰山筋。本又曰山薑。吳治疫藥曰黃散。列治諸病藥曰

紫丸。上支子曰木丹。本治中熱藥曰陰石柔劑。大治中寒藥曰陽石剛劑。上醫之用曰湯液醴瀝。又

曰鑽石橋引。上又曰瀟澆漱滌。上服食曰餌藥扶壽。李奇方曰精方。淳子又曰妙方。上又曰禁方。周單方曰

一物足了病。劉能用方曰善為巧發奇中。李進獻醫藥曰陳進醫方。上自視藥曰親省方藥。左得脈經

曰傳某脈書。上某藥方曰正方。種○對來術書。

喪制服制上

亡父曰慈考。書又曰嚴考。孫自稱考曰先大夫。後婦稱亡姑曰先姑氏。轉死曰先朝露。選又曰捐館舍

。髮死曰病悻悻劇死。王諸侯死曰薨。公大夫死曰卒。上士死曰不祿。上早亡曰天年不遂。後又曰夭折蚤

歿。又曰早夭即世。左人多死亡曰相枕藉死。尹刑餓死人曰腐人。選轉死溝壑曰轉屍。前將死曰遊

魂假息。謝其人已死曰已不幸。李死遺言曰遺教。樊九泉一曰三泉。山路中亡曰道物故。仇聞人死曰承

諱。選以死告曰訃。左入殮曰就木。上又曰城于一木。劉棺材曰禭傍。莊好棺材曰美槨。左棺曰聚儂。莊

又曰祕器。後又曰櫬。左又曰梓器。銘銘旌曰素旗。選又曰旌旗。上以棺自隨曰載木自隨。合曰口實。羊

贈喪以貝玉曰含。禮贈喪以衣衾曰稅。鄭又曰槨。羊贈喪以貨財曰賻。上贈喪以車馬曰贈。賻贈曰賻

送。厚卒於官曰卒官。郭又曰喪官。程赴喪急行曰星行。杜遇禍曰遘。選丁憂曰私艱。選又曰嬰丁

天罰。晉又曰執喪。萬請持服曰以某髮乞身。曹重服曰首經。楊又曰絰。居居喪曰大憂。後居喪

又曰墮廬。沈下。公羊。墓門。曰墮廬。子墮廬。曰墮廬。壽堂。曰壽家。侯。又曰壽家。禮。祖塋。曰桑梓。時。又曰

祖先塋樹。得。墳。曰復其堂。唐。墓中牀。曰化臺。上。東茅爲明器。曰芻豢。明器。曰偶車馬。禮。又曰下里僞

物。上。兆。曰寂居穴。唐。燒。生時自作。儉葬。曰灌衣幅巾。周。墓不作槨道。曰懸封。上。盧。曰屬。曰倚廬。禮。陳明器

曰器。上。無以葬。曰無槨埋之資。列子。葬了。曰入于兆。左。懸頭。曰靈舫。南史。燒蛤爲炭。曰屨炭。左。成。○。不及

送葬。曰不得助執紼。左。葬下棺。曰塋。喪車之飾。左。已治墳地。曰松區。已。窮。貶葬殺禮。曰素車縵馬。

左。京。祭享儀物。禮。祭所用豕。曰剛鬣。祭所用羊。曰柔毛。上。祭所用豚。曰豚肥。上。祭所用雞。曰翰音。上。祭所用犬。曰羹獻。上。祭

所用雉。曰疏趾。上。祭所用兔。曰明視。上。祭所用脯。曰尹祭。上。祭所用牛。曰一元大武。上。祭所用彘。曰商祭。

上。祭所用鮮魚。曰鮪祭。上。祭所用水。曰清滌。上。祭所用酒。曰清酌。上。祭所用黍。曰藿合。上。祭所用粢。曰藿蕡。

上。祭所用稻。曰嘉蔬。上。祭所用鹽。曰鹹醢。上。祭所用玉。曰嘉玉。上。祭所用幣。曰最幣。上。祭所用韭。曰豐本。上

禮完。曰牲。選。十。色純。曰犧。上。黍稷。曰粢。上。黍在器。曰盛。上。主祭之贊詞者。曰祝。前。郊。前一日晚點祭牲。曰夕

牲。日。丙。奠亡人。曰清酒。上。澆奠。曰以酒酌地。上。送胙肉與人。曰致福於某人。禮。早祭。曰大等。黃。郊社。曰外祭。

禮。祭亡夫稱。曰皇辟。禮。靈帳。曰總帳。禮。祭中薄禮。曰設雞酒薄祭。禮。招魂祭。曰設虛祭。泣淚。禮。食先

祭。曰每食輒歌而薦之。王。給祭費。曰給祠具。何。將南郊。曰將郊上玄。揚。齊肅。曰澄心清魂。上。祭宗廟物。曰

縮。禮。艾。禮。閭巷祭物。曰剝狗燒庭。禮。祭享像物。曰芻豢土龍。禮。齋素。曰潔齋蔬菲。禮。供養素食。曰麵

牲。武。祭。曰俛而酌之。禮。貧祭。曰供魚菽之祭。禮。祭羞。曰水土之羞。上。所擇祭天牛。曰郊牛。上。又曰天牲。

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禮。手。禮。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禮。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禮。祭元冥。曰享司寒。上。祭宗廟器。曰宗器。禮。祭以陽求陰

曰虞。公。期年祭。曰練祭。上。溫祭物。曰祭俎。禮。儀禮。

禮。雜備稱用上。充滿。曰充物。禮。又曰充斥。左。交橫。曰旁午。禮。上屋高處。曰上屋危。禮。宮婢僇夫。曰民夫。禮。大剛。曰鉅

鐵。史。編列于後。曰編于左方。禮。又曰表左。禮。後列其事。曰具如狀對。禮。龍落。曰殺。禮。影青。曰捏。禮。直沒

納。曰乾沒。禮。物。曰長物。禮。又曰叔末。禮。又曰標季。禮。又曰叔葉。禮。以草爲火把。曰束苜。禮。皇南。禮。然

穴。曰壙處。禮。擊牆而棲。曰榭。禮。相連不斷。曰綴屬。禮。始曰權輿。禮。傳聞曰流聞。禮。自邊徙居內

地。曰內移。禮。以水通轉。曰漕。禮。相踰。曰相踰。禮。稱婦人。曰自爲前女。禮。報仇不顧家。曰拋財產。上

消遣。曰排遣。禮。鐵籠貯火。曰篝火。禮。條陳其事。曰條刺。禮。夜懸物於井。曰夜宿諸井。禮。失據而倒。曰

過墜。禮。急改有半望。曰尙得十半。禮。根舊之人。曰魁宿。禮。得家便。曰便家之願。禮。史聞事。曰又耳某事。禮

王。匹夫。曰獨夫。禮。人人言各別。曰人人言殊。禮。擇人。曰欲得快某誰可作者。禮。習儀。曰行事肆宗廟。禮。書

果能。曰審能。禮。刻文人不識。曰文鏤無識。禮。今後。曰自今以來。禮。事滋彰。曰根盤蔓滋。禮。穴曰竇。禮。竇

鐵曰楚鐵。禮。其詳在右。曰書於右端。上。告語同舍人。曰謝其舍云云。禮。其事了。曰吾青塞矣。上。相距遠。曰

一何遼落。禮。美其言。曰其言當是。禮。雜備稱用下。

禮。稍稍甚。曰彌滋甚。禮。見嘲不已。曰嘲之不置。禮。說久遠。曰年千世百。禮。類類。曰比比。禮。覆被藏。曰以彼

箱面。禮。從今以後。曰終今以來。禮。善往。曰以好往。禮。惡往。曰以武往。禮。書皇親。曰某官宗臣某。禮。某位下某

其人。正遇其時。曰端遇。禮。依次序行。曰以貫序。禮。食生。曰每其生。禮。孔不冠而出。曰禿巾微行。禮。異聞。曰殊

聞。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禮。禮。不可加。曰不可上矣。禮。當意者。曰直意者。禮。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禮。補救之。曰藥傷補敗。禮。

常怪之、曰經怪此事。世、紫、壽名位貨、曰四事、列、事無濟、曰空爾爲、書集、請、又曰空復爾爲。不願籍、曰於某實

忽然耳。書集、馮、教、多之言、曰積德。舉、重不費力、曰不知於色、劉、安、益甚、曰日甚歲劇。後、也、再作、曰又之。左、昭、

其事果然、曰其實然。左、哀、失火願家財、曰願府。上、濡氈拒火、曰蒙茸公室。上、火氣、曰鬱攸。上、遠不及古、曰與

古相萬。杜、豈不爲某、曰何必不爲某乎、後、虞、不須此、曰亡是可也。陶、集、圖狀尋之、曰以物色訪之。嚴、無、盡、曰

環復不窮。文、不敢斥尊者、曰敢告僕夫。左、哀、止在見到處、曰留某在所某。王、莽、上、某、人、指言只在此、曰正在阿

堵中。世、說、顯、假名人、曰張甲李乙。顏、延、之、須得之、曰俄來條至。王、僧、物性順、曰弊筆匡鹹。蕭、蔡下言、曰牛童馬

走之口。元、卷物小之、曰縛一如瓊。左、昭、大、卷、集而復分散、曰布路而罷。左、且歸、曰不如姑歸。上、成而敗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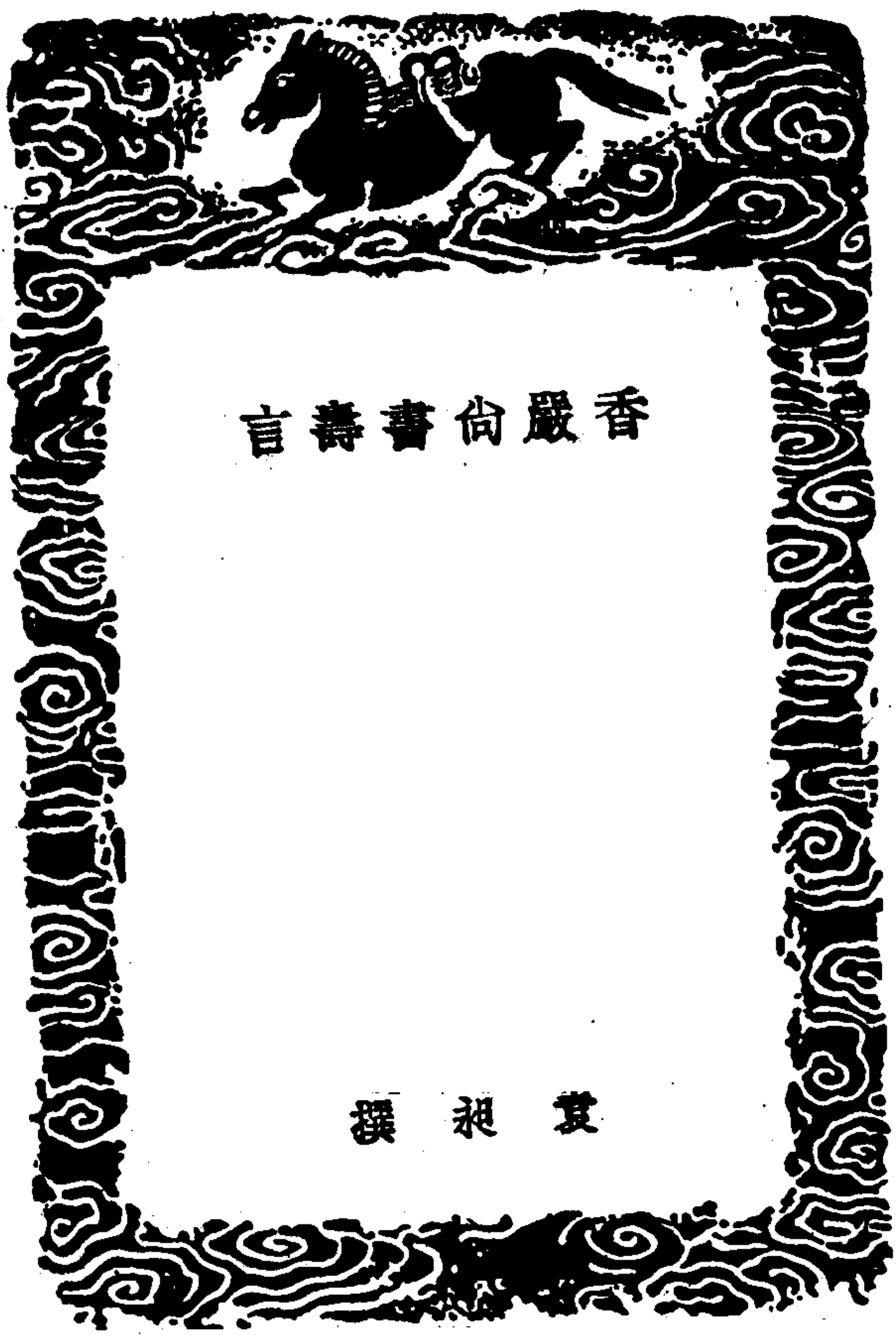
墮成。上、所習、曰蒸性染身。叔、復、益、非義、曰義之所不敢出也。新、因其事、曰職此之由。選、二、又曰職由此也。辛、

因汝、曰職女之由。左、向因出入、曰中因行役。洪、復往極人瓜田、曰報極。新、意要其物、曰色欲之。上、兩無疑

曰耦供無猜。左、可再驗、曰可覆視也。左、不知有異志而見、曰我好見之。左、人多品、曰人有十等。上、超越、曰

距離。左、跳踊、曰曲踊。上、超塔走、曰塔塔而走。公、兩人立門內外語、曰踞問而語。上、火把、曰束縑。副、隱約記事、

曰髮髻若步。文、僞其人、曰似士而非士。新、



香嚴尚書壽言

撰 趙 賞

香嚴尚書壽言

香嚴尚書督部大公祖大人六十初度壽序

皇帝嗣位之二十年九夏清宴金甌無缺海外諸國珠璣玉敦互通信使嗚嗚嬰嬰懷柔率服莫不享實...

香嚴尚書壽言

香嚴尚書壽言

二

交廣年正杖鄉以仕履官年差一歲至丁亥秋乃拜御書樞額西藏銅佛執綺御物如意珍果之賜阮儀...

香嚴尚書壽言

三

亮連珠之製。無以驗之。是徵公之軍謀。毛詩傳云。治民則亂。烹魚煩則碎。又語云。十羊九牧。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言不諳治體者。務為煩碎。則扞格而不可行也。公撫晉之日。禁裁鴛鴦。惟嚴查於播種之時。而三時則否。治井陘道。惟預籌以官款興工。而不擾民捐。治粵。則沙田之事。挫豪強。抑兼井。開瓊州黎母嶺十字路。兵民相安。閩非不擾。鑿銅青硫。煤各礦。為民興利。爭新香六廠。急水門之洋藥。緝私不宜授柄於人。治楚。則水旱以時。預庀荒政。修荊州大隄。親督榷薪之役。樊口梁子湖。力主不可妄設閘壩。致受水之區。太狹。橫溢為災。是公之於政體。能導其要領。而溪壑不苛也。烏裔互市。新法大開。詆之者不曉變通。溺之者目迷彼法。不知我之所短。禮失求野。彼之所長。蛾術可師。公親立自強學堂。以算務格致。方言製。造課士。而龍鐵官自然之利。徐文定所未行。鑄銀幣以他拉為式。林文忠所未竟。立紡紗局。織布局。以塞。无窮之漏卮。開槍礮局。栗藥廠。以資有備而無患。是公之於時務。能觀其會通。而化裁盡利也。為大府。石。崖岸太峻。則上下之情。閼。藩牆不設。則督責之程。弛。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文武之道。一弛一張。神而明之。視乎人矣。公官人有法。隨器授任。鼎不可使柱。車馬不可使守。閼。言殊器也。千將不可以。直履。明鏡不可。以為。言殊用也。公處置庶事。為地擇人。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惟邦之彥。履履之間。皆得其任。文武孝友。有治內治外之各宜。公入告嘉謨。以此薦賢。為國亦以此。有時楚材晉用。西將中求。遠規由余。金日磾之例。近羅戈登。日意格之倫。巧匠材官。多方招致。機廠練軍。次第設施。故選才不拘一格。而藥龍。常資兼收。是公之陶冶一世。造就大雅之材也。惟天下之至靜。乃能觀未兆之形。惟天下之至神。乃能明。方來之患。公上疏力陳。海軍當分南北。閩粵洋為四大支。若預知有遼東元菟之役者。力陳鐵路當以。盧。漢為正幹。晉陝為旁支。若預防海州膠州要害。恐為敵侵。東路轉運。易被阻製者。在嶺。嶺。力陳銀元局鑄。錢局之利害。若預料今日錢價。滯滯者。公連珠詩云。吾聞淮南子。澹泊以明德。又云。吾聞周易象。自強為。要領。又曰。吾聞齊扁鵲。治疾恨不早。公之建白數十上矣。而施行未及其半。志事猶未盡伸。督贊每歎事。不如意。十常八九。然哉。然哉。是公之獨居深念。靜觀萬物之理也。坤一責厚事。叢年運而往。自問。鈍。豈。稱與天馬並驅爭先。惟此般般時局。忠亦報國之意。竊不自揆。與公若牛。鐸之應黃鐘。昔林少穆。鄂。鄂。當粵。蚌。驟。開。之時。互相忠告。曰。所不同心者。有如海。今艱屯之運。視昔倍之。而康。迨。之。圖。志。吞。遇。誦。公。將。以。明年八月。賜。壽。稱。祝。之。詞。不。敢。虛。美。敬。舉。其。榮。華。大。者。以。屬。詩。人。祝。難。老。之。義。勸。公。三。酌。上。尊。之。酒。而。莊。敬。日。強。進。德。不。懈。如。衛。武。公。九。十。之。年。作。懿。戒。之。詩。以。自。儆。教。華。華。未。已。是。則。區。區。所。頌。禱。者。夫。公。聞。之。想。為。欣。然。晉。一。危。也。

張大司馬壺公師六秩壽序
皇帝踐阼。承穆廟中興之政。歲星再周。嘉與二三股肱臣。龜涉屯蹇。黼藻隆平。風輪兩戒。闢黃海紅海黑。海而遙。璇極四游。縮太易太始太初而運。滄溟蕩蕩。迴瀾仗康世之心。絙柱義義。陶治試補天之手。則必有。盧。牟。中。外。障。滌。山。川。氣。備。四。時。壁。立。千。仞。征。南。偉。為。武。庫。潞。國。敵。托。異。人。鄭。公。龜。鑑。決。君。國。之。大。疑。苦。縣。龍。猶。俾。至。人。之。無。已。然後。煙。燼。九。夏。繁。憂。樂。乎。蒼。生。經。緯。萬。端。佐。平。成。於。赤。縣。芒。垂。昂。宿。學。為。海。宗。其。惟。我。南。皮。尚。書。壺。公。夫。子。乎。公。播。騎。道。真。噓。歛。元。緯。嘗。察。衆。忱。貫。標。瓊。序。粵。湖。歲。在。丁。亥。持。節。交。廣。公。丙。年。五。十。初。度。因。仕。履。官。年。差。一。其。時。公。年。屆。杖。鄉。秩。為。始。滿。故。丁。亥。秋。乃。奉。敕。賜。壽。天。家。錫。漢。馬。人。頌。德。奎。章。燦。佛。像。莊。嚴。放。靈。壽。九。節。之。筵。賜。上。尊。十。酌。之。酒。杜。鏤。帶。其。焉。榮。蕭。繡。像。而。已。蔑。越。歲。丙。申。八。月。初。吉。為。我。公。開。第。七。秩。攬。揆。之。簪。風。行。漢。廣。星。朗。弧。南。刁。簡。公。瑞。嶽。之。雲。上。方。霖。雨。高。伯。恭。德。泉。之。府。內。暎。文。明。祿。亥。萬。千。炳。中。朝。之。舊。德。壽。牙。十二。拜。蒲。座。之。新。綸。自。影。纓。高。蟬。刺。畫。鸞。南。棠。東。社。貉。隸。象。背。並。續。筮。宗。模。鏤。助。雕。壤。洪。惟。我。公。八。成。一。德。出。督。八。州。領。治。內。治。外。之。著。名。播。足。食。足。兵。之。本。計。目。營。四。海。而。智。囊。不。枉。於。用。道。母。羣。物。而。履。履。各。適。其。材。古。隆。棟。於。中。台。繫。宗。臣。之。上。瑞。寒。松。賜。榻。魏。環。溪。特。拜。御。書。頤。性。天。題。阮。雷。塘。將。膺。枚。卜。粵。源。贈。公。僕。卿。太。夫。子。鶴。載。牂。柯。豸。巡。羅。甸。戡。米。魯。阿。之。罔。紐。鐵。貫。山。鐫。武。鄉。侯。之。助。鑄。銅。

伐鼓。穹碑。恩大。新。盤。落。之。生。祠。沈。石。風。清。祝。侍。郎。之。昌。後。愈。以。歷。胎。世。惠。龍。天。星。精。燿。煥。神。光。誕。祥。有。自。既。而。家。傳。魯。論。傅。就。河。汾。於。時。附。公。與。胡。文。忠。公。同。官。雅。故。公。奉。為。本。師。性。忠。孝。芬。揚。廿。歲。志。在。汗。青。遂。乃。天。下。已。任。大。略。獨。觀。開。函。九。羊。億。壽。三。鏡。金。鑽。珠。豈。機。鈴。流。略。讀。破。景。丁。四。部。目。窮。文。史。三。冬。溫。公。無。警。枕。搗。頭。鐘。饒。有。焚。膏。遂。日。泊。乎。士。衡。入。洛。蘭。成。策。科。上。第。鳳。雛。措。白。沙。之。老。眼。一。聯。龍。背。肩。紅。鯨。之。瓊。牙。動。色。相。趁。忠。肝。古。館。益。復。飽。閱。中。秘。粹。擷。綱。維。王。儉。之。改。編。七。錄。褚。亮。之。優。直。三。番。平。當。論。議。通。明。楊。億。典。章。洽。執。嘗。勝。座。右。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迺。著。書。拜。文。忠。公。祠。詩。曰。差。幸。心。源。早。得。師。其。繇。量。因。達。有。如。此。者。柱。史。漫。放。狐。簡。已。遠。或。則。索。千。斛。米。或。則。劫。百。鍊。金。公。正。例。變。例。凍。水。探。源。才。優。識。優。中。學。定。論。潤。色。則。西。京。鴻。業。成。一。家。言。低。徊。於。南。史。麟。編。發。三。科。旨。揚。子。雲。贊。太。史。公。書。云。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無。一。曲。筆。吾。師。有。焉。又。況。曠。日。九。英。舉。筆。規。諫。淮。西。奏。雅。直。揜。貞。符。雖。樂。鳴。絃。聿。宜。風。始。仗。燕。公。有。大。手。筆。非。西。鄂。誰。鍊。都。京。於。時。館。臣。恭。進。欽。定。平。粵。平。捻。方。略。表。文。皆。公。擬。進。稱。旨。督。陀。老。人。直。內。廷。多。經。進。之。莖。琅。娘。仙。館。大。著。作。為。衆。手。交。推。去。彭。芸。楣。之。尖。新。斥。胡。石。筍。之。苗。札。秘。殿。之。炬。撤。金。蓮。講。筵。之。書。縑。錦。帕。抒。思。對。命。潭。虛。翠。精。其。雍。容。侍。從。有。如。此。者。然。此。猶。朝。夕。論。思。而。非。日。月。獻。納。也。聖。上。改。元。之。五。載。曠。諸。大。禮。魯。信。少。儒。國。論。絕。茅。苴。一。閱。公。議。出。禱。禱。如。韓。退。之。之。精。論。扶。尊。親。根。據。公。羊。高。之。誼。平。永。叔。溫。公。兩。死。之。同。異。折。定。陶。與。獻。諸。議。之。紛。纒。贊。定。典。章。以。肅。以。穆。越。明。年。丁。零。之。北。眺。我。西。陲。脅。我。虜。使。留。犁。捐。熱。頓。塞。諾。水。之。盟。斗。入。碑。沈。安。觀。造。陽。之。案。商。於。挾。詐。斷。脫。思。侵。龜。飛。羽。書。夕。嚴。狼。望。公。四。策。指。陳。十。犯。手。上。謂。皮。山。應。回。漢。節。豈。介。子。怯。斬。樓。蘭。薛。米。思。干。非。算。難。之。敢。據。木。素。爾。嶺。矧。穹。跌。之。早。封。尋。復。密。奏。以。曾。惠。敏。改。持。英。蕩。重。使。穹。閣。帖。克。斯。川。之。境。擊。隸。職。方。阿。爾。泰。山。之。陰。畫。歸。亥。步。自。是。聖。上。眷。公。可。大。受。也。適。命。以。侍。講。宜。力。凡。譯。署。議。交。涉。款。約。必。令。公。預。聞。參。署。之。類。牧。近。直。禁。庭。留。侯。密。贊。前。著。威。老。上。之。龍。庭。折。擗。犁。之。騶。子。且。渠。語。塞。尺。一。書。尊。同。異。兩。科。利。害。三。策。古。所。謂。戰。勝。廟。堂。折。衝。尉。候。縱。橫。橫。版。神。清。氣。勁。朝。野。賴。之。至。若。呼。蘭。木。葉。烏。拉。紅。鹽。了。角。米。脂。那。顏。統。萬。兵。與。屯。為。互。衛。戰。與。食。其。交。資。祕。焚。諫。草。外。廷。莫。知。策。預。綱。桑。中。留。乙。覽。其。獻。替。軍。謀。有。如。此。者。昔。在。中。葉。士。習。敵。隨。祿。利。枝。於。天。監。文。儒。競。於。永。明。切。直。刊。於。太。和。峻。任。積。於。嘉。祐。天。子。以。公。甄。鑒。似。章。步。清。介。似。高。郵。公。明。似。退。之。淵。治。似。長。公。遂。命。出。典。潮。科。督。鄂。學。蜀。試。甫。竣。星。軺。復。留。自。凡。海。曲。登。珠。荆。巖。蘊。瑛。羽。獵。上。林。之。查。碧。雞。金。馬。之。倫。一。角。塵。成。萬。飛。鳳。接。驂。駒。翽。拂。藥。物。龍。收。唐。代。陸。贄。宋。世。歐。陽。方。之。我。公。殆。猶。遜。歟。况。乎。齋。規。安。定。炳。斯。文。江。漢。之。靈。院。拓。文。翁。錄。絕。代。輜。軒。之。語。囊。摺。百。氏。條。別。九。流。方。諸。先。輩。朱。笥。河。之。視。院。學。阮。文。達。之。視。湖。學。洪。卷。施。之。際。駘。學。宏。獎。人。倫。別。裁。浮。僞。使。相。湘。鄉。會。公。曠。為。百。年。以。來。得。公。兼。而。四。之。知。言。哉。其。蒐。擷。英。才。有。如。此。者。抑。聞。傳。經。賈。董。不。價。續。於。漢。侯。相。士。章。錢。未。巡。方。於。唐。部。沈。詢。清。粹。之。望。乃。重。旌。旆。盧。鈞。台。閣。之。風。始。班。節。鉞。公。以。清。切。之。近。臣。試。股。肱。於。右。輔。當。開。府。山。右。之。日。歲。浸。水。木。星。醫。若。華。邁。响。以。蘇。甘。殺。我。士。女。崎。嶇。販。折。夷。治。井。陘。綺。結。溝。壑。盡。蕪。鴛。粟。吏。則。鴉。鷄。味。濯。民。則。蟋。蟹。恩。銘。已。而。置。理。百。粵。葆。障。炎。維。靖。窟。囑。於。狹。徒。控。市。司。於。番。舶。鱗。戶。魚。姑。之。糕。難。霽。帆。展。關。之。迷。離。黃。

木扶。神。靈。飄。雨。蒼。梧。勞。竹。截。嶽。捐。雲。待。刑。廉。平。並。勞。風。曉。公。下。車。之。日。鑄。陶。瓦。以。代。諭。濼。篋。使。更。新。采。柯。鏡。而。奠。六。瀧。絕。樽。蒲。而。運。百。覽。遂。令。珠。源。復。返。金。粟。如。塵。絲。納。班。牛。之。族。警。息。蒲。宰。開。婆。柔。佛。之。寶。候。迎。雁。訊。極。則。結。銅。為。柱。殿。則。表。海。成。臺。九。泥。眾。而。鐵。牡。封。嶺。嶠。龍。而。長。城。屹。粵。疆。大。治。鄂。渚。後。來。控。襄。鄂。於。上。游。吞。雲。夢。者。八。九。引。臨。江。之。沛。艾。衆。戴。番。君。揚。破。竹。之。新。礪。人。驅。杜。父。功。砥。息。壤。執。捷。薪。湛。玉。之。勞。厥。課。定。秦。樹。流。柝。蔽。江。之。略。開。軍。器。監。儲。十。數。十。決。之。佳。兵。積。營。陣。圖。震。九。地。九。天。之。妙。略。龍。山。川。之。礦。利。治。自。羅。金。壯。垣。壘。之。精。鎔。地。不。愛。寶。大。興。紡。織。衣。被。者。百。億。萬。家。議。舉。漏。卮。鐘。鍾。者。三。十。六。治。比。者。朝。廷。念。潢。池。之。弄。兵。願。江。表。以。謀。帥。特。太。真。不。動。聲。色。得。道。濟。賢。於。長。城。于。時。劍。及。蒲。胥。梓。推。壯。武。開。命。即。行。先。機。設。備。彼。縱。跳。波。島。蝶。我。能。奪。水。餘。艘。健。吳。淞。之。筓。鑰。大。好。於。喉。扼。淮。海。之。矚。臺。屹。然。天。慄。虎。符。十二。銜。羽。檄。以。橫。飛。犀。甲。三。千。鏖。海。波。而。不。動。奔。車。雲。屯。築。壘。覆。子。九。攻。之。壘。沙。隄。繩。直。關。盧。龍。山。八。達。之。楯。轉。餘。方。而。潛。饋。不。靖。驛。騷。挽。銀。河。以。洗。兵。旋。逐。節。鎮。人。以。為。鎗。鉅。不。避。者。公。之。忠。公。以。為。勤。勞。自。矢。者。臣。之。職。俄。而。庚。桑。蒞。楚。頌。十。年。長。壘。之。穰。中。伯。還。南。嶽。四。牡。鈎。膺。之。濯。還。我。大。父。諸。兄。汾。陽。僕。射。奉。為。春。公。自。晉。祠。入。朝。曾。值。交。州。構。絆。造。都。陳。謀。對。揚。六。刻。險。度。方。略。虜。盡。目。中。泊。拜。命。督。粵。時。則。蚌。生。滿。月。海。沸。吹。沙。撥。蕩。欲。飛。鯨。鯢。不。靖。將軍。大。樹。方。迷。衣。錦。之。雲。羅。利。重。潮。待。毅。射。蛟。之。弩。觀。南。關。而。欲。上。替。戾。閭。阻。東。道。以。難。通。富。良。江。關。公。奏。進。羣。材。師。行。席。上。听。夕。與。駐。粵。欽。使。彭。剛。直。公。關。山。聚。米。饗。士。張。鏡。密。薦。文。武。羣。材。力。抗。陸。梁。強。寇。資。李。藥。師。之。齋。糧。立。盛。禽。頡。利。策。馮。奉。世。之。善。馬。寧。保。漢。軍。陣。斬。沙。車。督。王。鐵。鎗。跳。棘。如。飛。北。道。王。鎮。嘯。蘇。總。管。冒。霧。先。捷。元。春。門。老。熊。當。道。不。教。貉。子。生。還。下。瀨。聲。援。兼。檄。樓。船。察。會。納。居。翁。以。諭。臨。賂。畫。荒。微。而。靖。旄。牛。章。泉。之。度。鐵。橋。狄。青。之。陣。銅。具。隨。飛。屋。瓦。雨。洗。炎。州。斯。則。象。龍。吹。鏡。凱。樂。之。章。大。奏。未。有。鯤。人。德。劍。劍。侯。之。徒。灰。寒。若。此。役。者。也。語。在。克。復。諒。山。記。略。中。為。自。有。交。涉。以。來。戰。功。第。一。待。籌。石。於。活。厓。中。興。作。頌。勒。戰。功。於。服。嶺。異。域。來。庭。公。之。建。樹。閱。矣。至。乃。孤。懸。瓊。島。與。海。通。波。俯。耳。崖。深。老。閉。關。之。大。長。昆。耶。山。險。窮。帕。首。之。轉。刀。豈。知。黎。母。置。開。蟲。沙。淨。洗。椰。冠。化。拓。蠻。觸。休。爭。火。種。刀。耕。洗。滌。大。藤。之。峽。東。銅。青。石。綠。轉。輸。富。媪。之。治。官。奠。錯。午。於。尾。閭。關。夷。庚。於。指。畫。若。其。鑿。車。鳥。了。奪。蘇。昆。那。亦。佛。佛。名。憤。河。伯。非。外。孫。義。田。橫。為。壯。士。暗。輸。槁。粟。屢。送。軍。資。雖。朱。厓。終。棄。隔。中。星。正。朔。之。放。而。維。州。追。論。愧。恐。但。垂。成。之。績。是。尤。江。左。夷。吾。收。新。亭。之。涕。淚。貴。和。葛。亮。當。雄。略。以。未。伸。其。規。畫。武功。有。如。此。者。且。夫。關。東。部。洲。未。有。之。利。權。塞。九。瀛。海。無。形。之。厄。漏。關。羊。而。吉。貝。移。於。中。夏。地。用。馬。而。白。撰。溢。於。漢。家。肆。陰。陽。權。謀。形。數。技。巧。以。屈。線。首。象。由。余。於。戎。服。萃。七。陶。八。冶。九。柯。十。匠。以。開。監。作。據。館。穀。於。漢。皋。飛。車。則。幹。徹。奇。肱。圓。法。則。剏。新。尙。父。楚。材。昔。用。西。法。中。師。河。圖。擗。地。啓。八。萬。里。二。三。級。磐。石。之。精。道。甲。開。山。驗。十。九。施。廿。五。種。華。生。之。產。氣。甯。嘯。嗟。質。辨。阿。屯。佛。郎。湧。而。森。與。連。珠。環。而。山。積。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莫。富。軒。輶。首。書。之。區。贊。翊。兵。刑。水。火。稷。契。工。虞。實。翊。媪。聖。中。天。之。治。其。損。益。也。則。取。材。落。實。利。用。前。民。其。接。張。也。則。四。徹。中。繩。九。變。復。貫。曾。文。正。之。深。心。偉。識。胡。益。陽。之。體。國。公。忠。公。真。淵。契。哉。其。

匡迥時局有如此者。若夫羣賢之律。感而應商。萍昆吾之金。求而躍冶。謝三字語。一節見則百節知。羅州六英雄。注意相并。注意將廚。及魚龍之數。鄧翰案柄之歸。士求異等。茂才學貴。通曉世務。橫韓潮州之校。遠包鹿院全榮。育黃江夏之材。勝開雞籠四館。真性通而氣厚。俾雷奮以雲興。至若茂宏練服。迂突布衾。伏波蕙一車。載武惠圖。書萬卷。飲建業水。投錢而導六驕。食武昌魚。封璩不遺一鮓。後堂無家伎之奉。丈室有青繩之帳。獨樂園之竹杖。飯窮塞主之齋。起樓臺以無地。遠人問寇。相公起居。鑄寶氣而不私。圖論服買。昇州清介。簿書手校。期二十以上。必親。木屑親儲。課分寸之陰。日篤。心似當天。白日胸無深阻。樊地。淡言嘖。昂臺。响座客以登春。講語生雲谷。接才流以應律。其陶冶羣倫。有如此者。況乃門千戶萬。典洽朝章。龍矯蟾騰。佔地動。一品會昌之集。千秋金鑑之編。汲趙孔堂。證湛深於高密。上庸嚴季。隘集古於歐陽。何止連珠製。君苗筆硯都焚。詎知碎金曲高。太傅餘閒。偶事公之雅志。在曲江風度。贊皇方略。然無心競物。鷹隼休猜。大營平泉。中冷水遞。曲江有性韻。而短於武功。贊皇挾才氣。而微嫌汰侈。公乃集其兩長。去其兩病。後人尚論。定以蘇生為知言哉。昔在扶陽。就侯元常。杖國。令公領笏。文穆醴觴。雖語所論。并彰汗牒。然以視我公。志薄風雲。性超始末。籌優禁脔。柱瓦擎天。他日玉潤堂裏。較續儀形。千空宴中。首廣進御。樽壇挺紉。斯獨傑矣。助伐鐘萬。侯其神而。剗桐出。琴爆尾而不焦。汗竹傳經。酒登堂而拜賜。元成公子。研席連跗。朱游門吏。大析識路。跋門風於鐵漢。豈任傳衣。駐旌節於蕭圻。叨陪曲議。竊惟當陽。智囊朝貴。或阻其勝算。長沙舞袖。狹區未足以迴旋。史稱謝文靖大人之容。王公之度。而寢處常有山澤閒儀。人謂李文饒北牧澤潞。西策吐蕃。必唯。乃展。機衡上略。茲者波澄漢。嶺鎮蠻。飲菊潭三十石而愈。甘仰炎。嶽八千仞以無極。釐召虎之貞瓊。錫社南邦。瞻司馬之威儀。憐後西夏。後王深甯。四日皇覽。授子與。董江都鄰州。異人再出。腰筵奏南飛一曲。海內知髯。衛垣拱文昌六星。繪屏虛左。天題手教。

帝念精忠。此日幅巾。雅度拜竹。根如意之效。引用稽覽手。吳時填海成功。解玉帶通犀以賜。何須梨棗。製郡公百八十平格之齡。待拓經綸。龜麟衍大九州。維畫之局。

光緒丙戌秋。公年五十。在兩廣任。以官年履歷。差一歲。至次年丁亥秋。乃拜荷賜壽異數。欣御督編。領西藏銅佛內府多珍。謝表立言。翔雅有體。公字孝達。自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一號香嚴。

甲申冬。乙酉春。開。援。諒山大捷。實由公發。指示。乃自有交涉。戰事以來。第一奇功也。而當軸有陰沮之者。故公取張九齡詩。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句。自署無競居士。又曰。牛翁謂呼我以牛馬。則應之以牛馬也。

咸豐壬子解元。時年十六歲。同治癸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知制誥之文。典雅有則。為史傳。不虛美。不隱惡。理昭而事嚴。不妄下筆。南皮舊有北皮亭。故謂之南皮。魏文帝在南皮一日。射雉三十六頭。北魏刁雍。年登百歲。渤海舊縣人。諡曰簡公。從子遵。諡曰惠公。亦垂八十。官皆至三公。今刁惠公志。海內推為北碑第一。在南皮之刁家樓。出土正值。修。地。今此石藏于青相國家。宜有慶門之瑞。扶輿靈長之氣。鍾於張氏。贈公太夫子諱。乙科。官貴州。最久。公生於黔。有異徵。贈公與胡文忠公林翼。同官。雅故。公發解之日。文忠與贈君書云。聞賢四郎獲解。與南溪相視。開口而笑。欣喜累日。南溪者。公之業師。諡果靖。韓公超也。公亦受學文忠。故公移督湖廣。謁文忠祠堂。作詩。有敢云。驚鈍能為役。差幸心源早得師之句。贈公知運。義府。扞賊守城有功。尋署貴東道。用兵勦下游。苗教各匪。盡瘁王事。卒贈太僕卿。公未通籍時。即好閱兵家言。及國朝掌故。經濟之書。生有奇稟。焚膏繼晷。夜以繼日。假寐時絕少。故六親百家。乘流無不。

通。嘗勝其坐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乃著書。沈思穿穴。一事一義。必了徹其究竟。從不妄下丹鉛。嘗見公所藏經籍。手校多精瑣。批國朝先正事略。駁其謬誤。及義例不當處。尤關國故。此特一鱗片甲耳。未通籍時。佐豫撫東撫幕。紳奏軍事。切中窳要。又代陸給諫秉樞作奏。荷旨獎問。馬周代常何言事。光氣往往驚其長老矣。已卯年。官國子司業。上惠陵大禮。純繹詔指。援據儀禮公羊。平定陶漢國與獻諸議之紛緝。折永叔溫公伊川兩家之斷。疑上國論。翕然庚辰年。升侍講。使俄大臣崇厚為俄人所給。要約割極邊卡倫地。臚列多款。公上疏議戰守方略甚具。章十餘上。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敕譯署王大臣。凡有交涉議約事。皆當令張某預議。除拜洗馬。遷左庶子侍讀。旋擊問崇厚治罪。擢襲侯五品京堂。曾惠敏使俄。重議條約。公所密奏也。爭回伊犁帖克斯川一帶。又阿爾泰山承化寺界綫稍移北。餘多與崇厚約之失無異。辛巳年。除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公在史館。凡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內閣協同批。本票簽者。時有疑舛。往復駁正。至于十反。欽定平定粵匪方略。平定捻匪方略。進御表文。典贈沈博。時人傳誦。穆宗大婚樂章。公所定稿。每紳大臣列傳。據事直書。不為曲筆。先是丁卯年。典浙試。得士頗盛。尤著者。循良如陶巡撫。沈布政。沈使才如許。侍郎景澄。算學如沈吉士。善登。律呂如錢舉人丙奎。詞章如譚山長廷獻。經學小學如孫刑部詒讓。王山長。皆士林推服。

官湖北學政。日建經心書院。教士以古學。改定高才生文刻之。為江漢炳靈集。癸酉年。典蜀試。旋為學政。建經心書院。刻精軒語書目。答問以教士。高才生如宋育仁。楊銳。廖平。王光棣。王秉恩。吳德浦等。皆肄業院中者也。公時時為口講指畫。因材造就。輟車所至。搜采窮岩。壇尸漢隸石刻。上庸長藤。季男諸磨。始登金石家著錄。公兩為學政。所至網羅通才。宿士。若繆編修。樊大令。增祥。王侍郎。文錦。王祭酒。蔡榮。鄭賁生。知同。劇太史。光典。左比部。紹佐。易分巡。順鼎。袁刑部。寶瑛。林吉士。國廣。教以治經。門徑。通知時務。曾文正嘗嗟異之。以為前輩若洪亮吉之督黔學。朱笥河之視皖學。閩學。阮文達之督浙學。無以踰也。壬午癸未。公任山西巡撫。嚴禁鴉片。第於播種時禁之。過時不問。民以不擾。會法越事起。應詔密陳。戰守機宜十七事。又密薦中外文武人才五十九人。多見采納。擢用。裁革陋規。積弊一清。修井。徑道。化險為夷。甲申春。內召。造御陳越南事。多所贊畫。三月。奉命權兩廣總督。時廣西巡撫徐延旭。潘鼎新。先後潰軍於鎮南關外。越南之北甯。山西高平。諒山。連失守。法提督孤拔。兵艦縱橫海上。台北。岷。岷。公與駐粵彭剛直。公玉麟。籌商防海。規越戰守機宜。塔塞黃埔。西江。修築虎門。橫橋。大角。沙角。砲臺。粵人倚為長城。密奏薦文武材堪倚任者。請以廣西臬使李秉衡。辦糧臺。旨擢署巡撫。又奏派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北海總鎮兵王孝祺等。資以大軍火糧餉。招募新軍。欽廉材武之士。響附。督帶出關。軍聲復振。旋肅清龍州。關內全軍出關。規進取。旋克復諒山。大敗法軍。陣斬法提督。捷音布中外。法巴黎司議院。長六百餘人。大誦薄外。外部首相茹勒。斐里。氣沮。退議院。衆紳。別公舉外部首相。遂乞和。是役。諸軍勇氣百倍。幾可進復北甯。攻河內。會詔以和議成。不許進軍。公與彭公玉麟。電奏力諍。機不可失。廟堂不納。語在克復諒山。記略中。是記最為實錄。是年。公又派兵輪二艘。援福州。中歧馬尾。又籌餉項二十萬。接濟臺灣。帥劉銘傳。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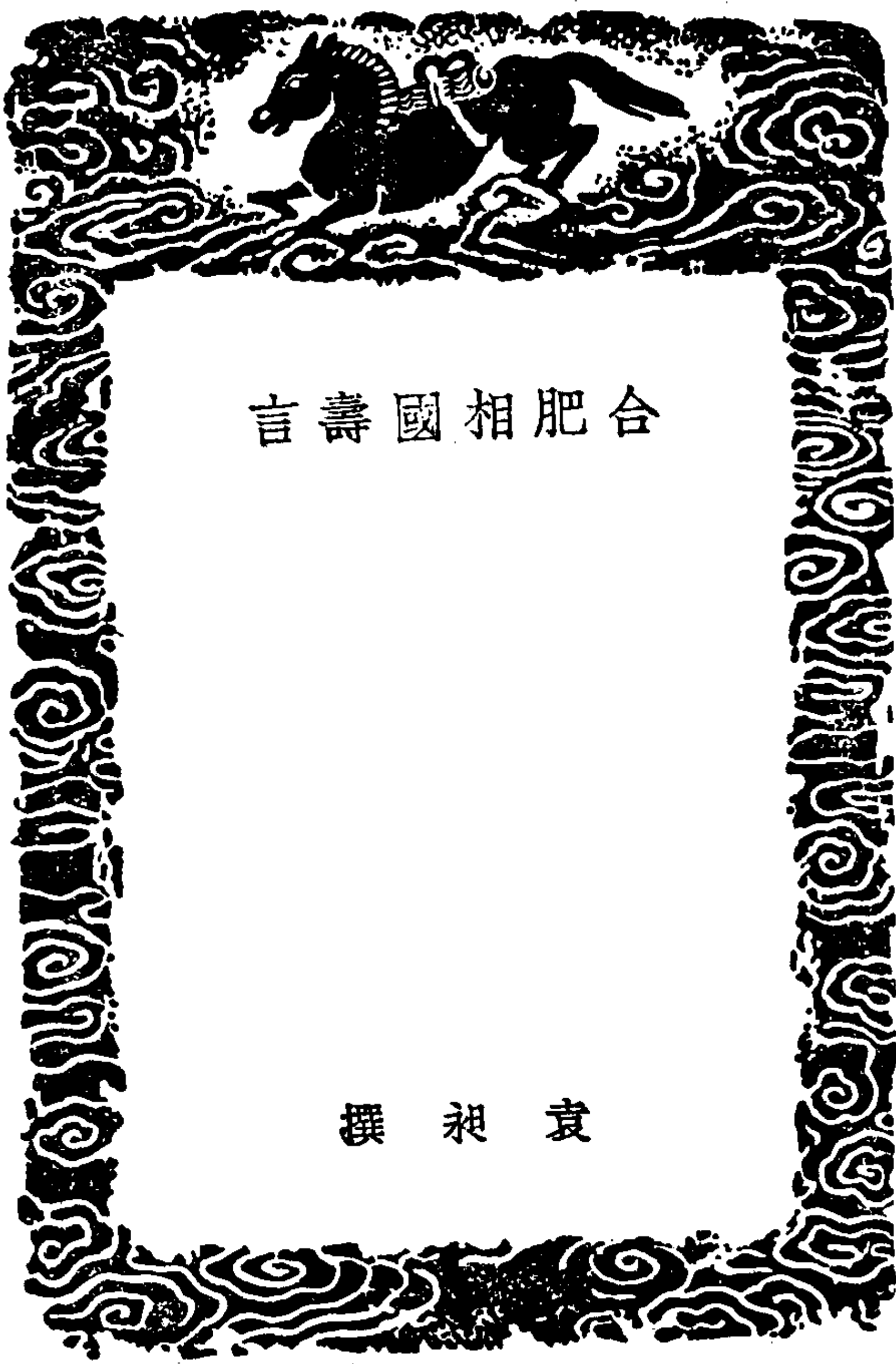
厚餉。招來保勝州。孤軍劉永福。法人所畏也。其忠勇性成。遇國事利害所在。赴之若渴。不分畛域。如此。建廣湖。欽廉。瓊州等處。沿海砲臺。遺將率軍。平瓊州。黎匪。開鑿黎母嶺。十字大路。縱橫廣袤。皆實重成。開疏煤石。綠各礦。以收山銅。自然之利。建廣雅。書院。招集肄業生二百人。以經史課之。士風大變。迭聘梁太史鼎芬。朱御史一新。主講廣雅。設立鑄銀元局。鑄錢局。以維持國法之疲敝。公於治經。最服膺陳蘭甫先生。澧。恨生平未見。寄箋聯至。自稱私淑弟子。

丁亥。戊子年。移督湖廣。詔與直督李鴻章。分辦蘆漢南北鐵路。旋以王大臣會議。奏開大冶鐵官。設立鐵政局。槍砲局。織布局。銀元局。以救洋貨侵銷中國之漏卮。而立自強之根本。公建蘆漢鐵路之議。醇邸電詢機宜。往復十餘次。中隔汴省黃河。公主造活鐵橋以跨之。又建開省省鐵礦備用之策。醇邸心折。公任事之勇。復電中有縱使志大成。迂。成功與否。不可預必。然精衛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腸云云。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年。皆在鄂任。籌款修荆州大堤。親督捷新之役。設立兩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齋。以課經義之士。別設自強書院。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齋。以課治事之士。近文增時甲午年。夏。倭事起。公密奏防海方略。並籌買外洋新式快槍。大批軍火。十月初五日。奉旨署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劍。及。蒲。宵。聞命。即行。初十日。泊蕪湖。十六日。拜命。蒞任。周巡。江陰。狼山。吳淞。崇。激。川。沙。等。處。親。閱。海。防。砲。臺。鐵。廠。凡。籌。撥。涉。北。軍。籌。援。關。外。籌。護。衛。京。師。籌。買。軍。火。籌。各。要。路。設。立。轉。運。糧。臺。時。公。府。物。力。埒。地。赤。立。籌。加。鹽。捐。籌。借。洋。債。以。應。急。須。事。如。蠅。集。昕。夕。目。不。交。睫。電。奏。機。宜。皆。手。自。起。不。假。幕。僚。之。手。奏。以。馮。子。材。材。材。辦。南。洋。軍。務。奏。以。彭。楚。漢。署。長。江。水。師。提。督。募。八。十。餘。營。布。置。周。密。乙未年春。倭舟窺海州。謀登岸。阻截我淮徐開南北。館。載。轉。運。之。餉。道。人心大震。公厚集諸軍。禦之。敵沮旋去。時方議割棄。舍。那。會。其。人。誓。死。戴。冠。誓。撫。為。國。守。公。密。遣。人。接。濟。軍。餉。四。十。萬。迎。門。入。唐。署。撫。景。崧。之。母。夫。人。來。江。乘。贈。致。備。至。飛。電。戒。之。曰。君。為。國。盡。忠。吾。為。若。盡。孝。勿。以。老。母。為。慮。後。唐。以。不。能。久。持。而。敗。乾。沒。軍。餉。鉅。公。自。此。薄。其。為。人。絕。勿。與。通。親。立。自。強。軍。奏。調。用。德。國。柏。林。將。弁。游。擊。蔡。春。石。泰。等。三。十六。員。督。率。教。練。以。錢。道。德。培。沈。守。敦。和。提。調。其。事。公。每。與。地。亞。士。等。洋。行。訂。購。槍。礮。子。藥。皆。親。與。議。價。勸。驗。利。鈍。在。金。陵。城。內。外。造。馬。路。以。便。民。在。上。海。設。商。務。局。分。道。營。員。洋。弁。改。造。江。陰。吳。淞。徐。閩。沙。圍。山。關。廣。龍。山。等。處。沿。江。沿。海。砲。臺。嘗。議。復。建。金。山。之。文。匯。閣。借。校。寫。四。庫。書。為。名。招。集。四。方。賢。士。為。強。學。會。以。道。復。曾。文。正。開。辦。南。江。書。局。采。訪。局。賢。之。盛。會。雖。任。事。中。止。隨。嘗。作。漆。

丙申年正月十七日卸事。仍回湖廣任。救公與北洋大臣。分任蘆漢鐵路事。招商集股。趣期開辦。公刻苦自勵。服御儉陋。妾不衣帛。服官京外三十年。家無寸田尺宅。嘗咏史事。有曲江風度。贊皇心之句。蓋雅志所在也。然張文獻治邊事。非其所長。而衛公大營平泉。侈設水遞。不無可議。公似勝之。奏。延。論。說。未。編。成。集。札。記。若。干。卷。詩。若。干。卷。編。纂。籌。辦。夷。務。類。要。一。書。分。門。列。表。成。數。百。卷。將。以。呈。進。備。乙。覽。焉。得。失。利。病。僚。若。指。掌。公。氣。厚。性。通。似。韓。愈。勤。勞。善。斷。如。陶。侃。好。士。不。倦。則。兼。有。近。代。朱。文。正。阮。文。達。之。忱。論。者。以。為。處。之。帷。幄。之。任。操。進。退。人。才。之。枋。當。使。天。下。無。滯。材。無。滯。材。則。百。司。各。舉。其。職。而。後。庶。務。清。明。自。強。之。

政克舉，方可展其志事，知言哉。

此篇嫌太簡略，大事尚多漏未載入，須就公日記編年作一譜乃佳。阿文成當國日，門人爲作年譜，阮文達年八十有雷塘齋主弟子記載其奏疏行事，盡仿之。



合肥相國壽言

袁昶撰

合肥相國壽言

太子太傅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總督直隸等處地方一等肅毅伯欽差北洋大臣總理海軍大臣合肥相國七秩壽序

古今之運會。逾闕而逾新。不相襲者也。古今之事業。亦逾出而逾新。不相襲者也。歷觀前史。位至宰輔。而年躋耄耋。聲施爛然者。若漢之扶陽侯章賢。東漢之太傅趙熹。司空伏恭。司徒魯恭。年至矣。而事業未能震耀今古。至於北平侯張蒼。元魏中書令高允。唐之狄梁公。宋之文潞公。年皆期頤。或至百餘歲。其相業偉矣。而未際運會昇平之世。美哉。猶有憾。洪惟我朝國祚。熙熙純固。康熙乾隆前後六十年。明良交慶。前史稀有。滿恩汪濊。壽考作人。高宗運際中天。奇齡邁五龍。民物康阜。御製詩有古稀再稀。又再稀之句。授受大典既成。嘉慶之初。宮中時憲書。猶稱乾隆六十四年。千交壽。中外臣工。躋上壽者多。至不可更僕數。前後宰執。時則有若諸城劉文清公。漳浦蔡文恭公。溧陽史文靖公。無錫嵇文恭公。吳縣潘文恭公。儀徵阮文達公。皆享耄耋之壽。鹿鳴重譚。瓊林再逢。此豈惟由行仁致然哉。蓋乃高宗錫類之仁。沐浴陽澤。以致此人瑞。史不一書也。扶輿卓犖之運。流澤日新。今其屬於我太傅端揆合肥伯相乎。我傅相夫子。機神明斷。惟款篤誠。歷事四朝。而尤被特達。殊遇於同光之世。邇者琬闈歸政。上法成憲。與乾嘉之際。後先輝映。聖上繼述。將紹隆於康乾。用是天題錫羨。褒美輔臣。爛若雲漢。膺祝煒燁。蓋我夫子以歲在壽

合肥相國壽言

一

合肥相國壽言

三

星之年。正月有五日。正屆七秩嵩辰矣。不文。竊惟論運會則今古不相襲。論事業則後出者逾新。昔儀徵阮公爲史官日。非進高宗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參驗六經以爲之詞。誠以執經之心。所以位育天地。輔戴日月者也。而慈緯之書。實爲經之輔翼。今相國夫子。毓粹五緯之精。擅掌七緯之略。功緯竹帛。思緯風雲。然則明師相所以得壽之徵。徵諸慈緯之精義。其可乎哉。謹案春秋緯漢合華曰。三公在天法三台。在地象五嶽。又元命苞云。文昌六星。左上將。右上相。夫子篤生瀛寰。天柱之鄉。實爲南嶽。上應南宮。權衡中興。將相之任。以一身兼之。繫朝野喁喁之望。垂三十年。同氣之美。邁荀龍而轢賈虎。門族之盛。實爲國朝名臣所罕見。嶽降之精。上應三能。其在斯乎。同治中興。臨軒授鉞。夫子以承明侍從之臣。鷹揚海澨。誓師龜暴。奠定三吳。迴戈青徐。兗豫之間。指搗諸將。摧殄通寇。青嶺五槍之羣。擒渠掃穴。山川清明。還我澄霽。削平二慙。功在方略。謹案尚書中候曰。太公望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受祕書兵鈴之法。審權履矩。應敵之詐。縱己之謀。我朝以木德王。比隆若姬。仙李蟠根。發軔柱史。遂總師干。儼續尙父。詩緯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僉曰。宜哉。又以爲前代幅員。神州編狹。我朝聲教所漸。疆宇之拓。亘古未有。師相歷督大州。管鑰北門。歷時最久。仁育義正。惠政尤多。拱衛翼戴之績。四裔瞻仰。尙書考靈曜曰。四游所極。謂之四表。又樂緯稽曜嘉云。四夸之樂。東株南任。西禁北昧。公兼通九譯。銜轡遠御。殊域之樂。貢之太常。公子伯行觀察。銜命殊域。使能專對。爲國宣力。實秉義方。不惟佐上內治。抑彈誠外禦矣。禮緯合文嘉曰。侯伯有大功。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朱戶以明其別。納陛以安其體。彤弓與矢。俾得專征。師相屢拜欽差大臣之命。海軍創立。枅附董成。公兩奉命。巡勞軍伍。海若效命。馬銜翹誠。先後疊頒異數。豐貂玉璫。黃馬褂。雙眼孔雀翎。以及御書扁榜之賜。中使相銜。不絕於道。紫韁之錫。尤爲殊禮。公乃銅駟如良。對揚厥命。納於大麓。燁張廟謀。其忠懇勤勞。有如此者。又案書緯云。歲星得度。五穀乃華。春夏令民早作。秋冬令民早息。寅賓寅饒。義和職之。樂緯動聲儀云。召伯勞身苦體。舍於樹下。而聽斷焉。故召南美之。甘棠之詩是也。師相之節制。幾輔也。金縷水毀。時廬民瘼。年豐則示之以禮。歲歉則教之以儉。偶有偏災。振慶康濟。決比斷獄。煥若神明。今邵公之年。已開第八秩矣。再八十年。寅亮坐治。俾惠政履書不一書。國之福也。民之幸也。春秋緯云。智者循轍。長生久視。黃童白叟。人人祝之。爲福德之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順成。咸曰宜哉。謹案易緯乾鑿度云。正月之卦。氣在泰。泰表載干。鄭君注云。干楯也。春秋緯云。自冬至四十五日。至立春。條風乃至。遂生萬物。公久總師干。遠猷益壯。覽揆之辰。卦氣值泰。又遇立春。條風煦物之象也。攝提貞於孟陬。夾捧帝席。景星出焉。此又中候之占也。文露滿。武露布。佐調鼎鼐。協致昌期。實叶熙朝。景星甘露。麟一角芝九莖之瑞。是庸爲侈言耶。又以前代武庫之名物。邊備之制度。諸史所列。詭爲鉅麗者。以方皇朝武功甲仗之盛。殆皆邦莠不足掩其陋矣。我師初典兵枋。即奏請講求火器之利用。實開風氣之先。歷以使相督兩江湖廣直隸。廣設制器之局。預儲武庫。防亂未萌。頻年相度。登萊金復之間。董治臺堡。襟帶山海。允設天險。近又碣石之北。粟末河之南。擬造四徹中繩之軌。凡茲建實。皆亘古未有之巨工。奕葉無窮之隱利。論語摘輔象曰。軒轅七輔。受金法者風后也。受準斥者力牧也。爰庀五材。爰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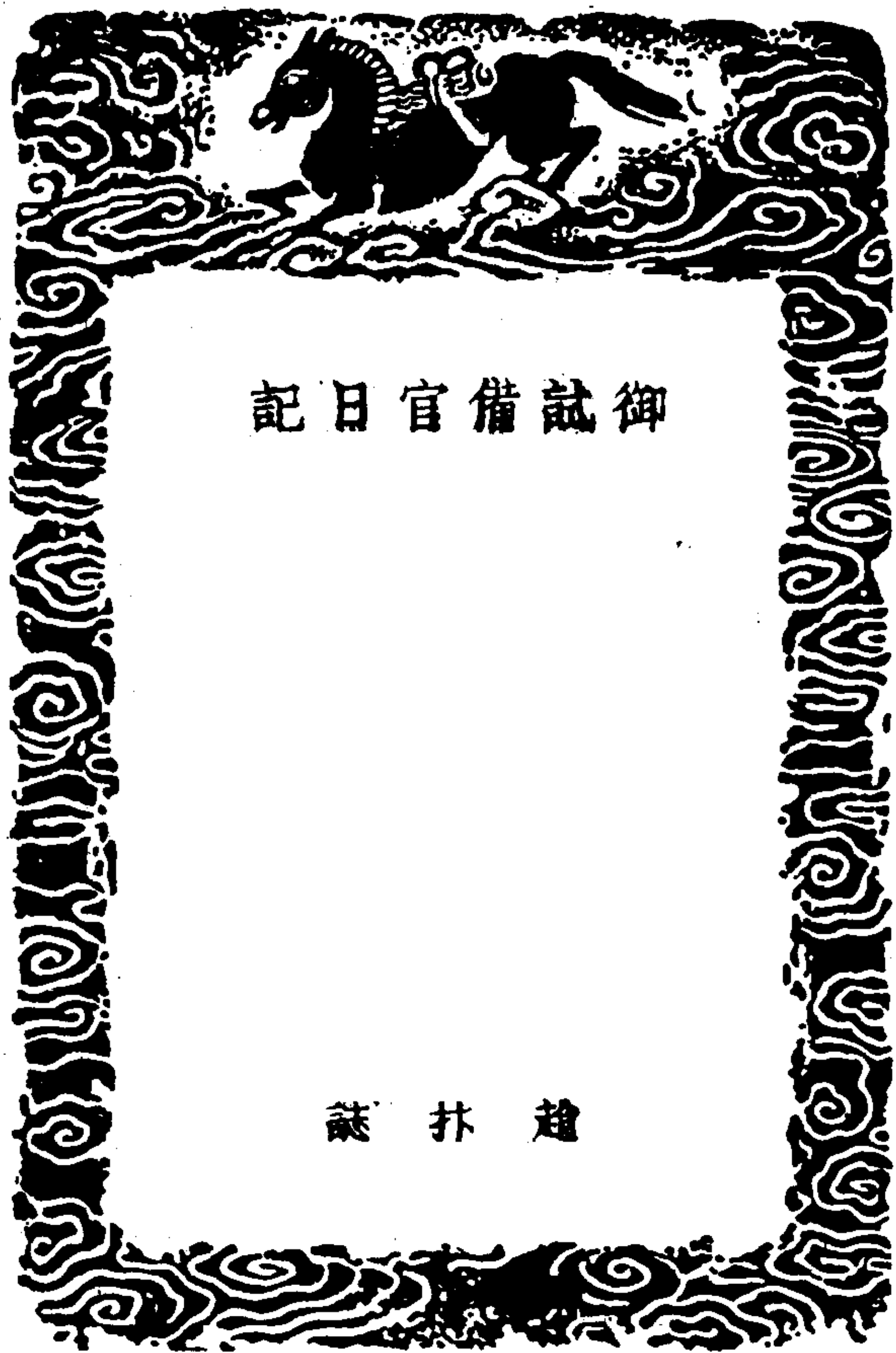
五金。愛治九軌。爰平九涂。士皆用命。地不受寶。公之規模闊遠矣。至於退食之暇。清晏之辰。誦經稽律。游思八法。懸針墜露。筆力奇偉。則又摘輔象所云。鐵牆三折。韋編三絕。漆書三泚之勤矣。謹案孝經緯云。尊事三老。兄弟事五更。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也。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皇帝典學精勤。將舉臨雍之典。國三老之上儀。公實當之。執爵而乞言。梯几而對命。太史氏書之。以為琬宮錫光。彌光之矜。禮座褒股肱之嫩。上繼史蔡。劉稽諸公之盛。豈特為士林之私慶哉。蓋乃與中天之寶運相發而彌光矣。於是衢祝之賓皆曰。若是乎古今之事業。與古今之運會。愈闢而新。遼乎其不相襲也。然以觀吾師。泊乎若無預。沖乎若不足。功成而勿居。德成而不自名。穆穆綿綿。進道若退。洗心藏密。日以德業返身考鏡。以期夫日新又新也。書緯運期。授稱太公丹書曰。敬勝者吉。義勝者從。易乾鑿度云。繫既濟未濟於下經之終者。所以明戒慎而維世道。蓋窺公之用心。若臨冰谷。若承賓祭。節性日邁。光輝內含。用以師貞錫命。上承天寵。然則師相。意國誠民。其浩然直養之氣之所存。又豈區區蠶蔞之見所能測識者乎。凡所稱引。多感緯中最純之辭。極知陋劣修辭之義。未必有當。敢薰沐拜手而為之序。

合肥相國七表初度第二敘

南至於朱厓。北至於粟末河。西極於松維。東則表胸界日主祠為之門。此古之幅員也。以昧今之幅員則狹矣。黃支貢犀。越裳獻雉。識條支之巨菴。論大夏之胡柯。致犁軒之眩人。詫金母之戴勝。此古之重譯也。以方今之重譯則局矣。衛國景武公之平東西突厥。贊皇文鏡公之馴吐蕃平澤潞。以及倉兕之官。樓船之師。飛雲蓋海之製。此古之武備也。以較今之武備則瑕矣。損益連弩。翁張彭排。刀定秦。劍區冶。家鶴膝而戶犀渠。此古之戎器也。以方今之戎器則隘矣。勒浚稽。銘碣石。碑韓陵。頌涪溪。譜樂職之三章。建營平之十策。此古之文事也。以較今之文事則陋矣。拯溺由道情。龜暴資神理。陶桓公建江夏之績。服威信者百城。趙閔道濟越州之畜。活蒼黔者萬戶。此古之治行也。以方今之治行則庫矣。我夫子太傅首授合肥公之歷仕也。翼景運。垂洪暉。與文儒。蒐軍實。績之煙閣。册於麟臺。圖在丹青。勸諸金石。朝野喁喁。華裔交仰。非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不足以語師相之壽。是豈小儒庸庸。蟲篆之筆。所能形容其萬一哉。我夫子乘瀟嶽之精。應昂宿之質。少壯承累葉。積德深仁。義方之教。承明金馬侍從。著作之庭。吐納風雲。輔轍河漢。咸豐中葉。有震且業。兩宮懿聖。邁和熹而饒元祐。稼穡中興。伴周成而炳殷宗。特拔公於元老戎幟之中。遂舉義旗。電驅雲掃。奠定三吳。耀師外海。陸豐水。便布令甲。蘇茂。吐淮泥。勁兵名天下。自公始。而泰西武士亦帖耳用命。爭効爪牙。撫吳之政。奏滅四府浮糧。以數十萬石計。民困大甦。建儲學。鑄經籍。擢秀

孝之甲乙。還山川之清明。識者歎為荆峴湯公後一人而已。遂移節兩江。督湖廣。參知輪屏。頻拜異數。分茅列爵。酬庸五等。以中原通寇之不靖。梯附敗績。上相軒輊。詔移勁旅。指搗將。規畫四路。雲屯雷厲。馳驅於冀。竟青徐揚豫之郊。遂奏膚功。蕩平醜孽。形弓朱履之錫。詔指相銜。天子以公股肱重臣。鈐鑰三輔。真拜爰立。物望具瞻。旋首枚卜。朝野相慶。夾輔泰紫。倚為金城砥柱之重。垂三十年。師相經綸。夷險百廢。具舉。屏衛陪京。銜整藩部。象宿雜沓。島索紛噴。質劑要約。文詞百車。夫子每談笑而折衝之。如大治之受羣金。莫不騰躍消融於鱗鱗之內。海軍初建。黃龍巨軸。赤雀牙檣。行陣之圖。機巧之器。亘古未有。前史肇建水師以來。未之聞也。親賢董統。皆倚夫子一手規畫。為金湯不拔之基。遼海萬里。赫營軌路。中繩四徹。爰譔器師。羣疑既渙。遠猷遂拓。夫師相在同治朝所建之豐功偉績。欽定兩方略載之。人人得而歌詠之矣。光緒改元以來。所規之許謨碩畫。則廟社之利賴。鞏於不拔。制於无形。雖左右軍諮之選。有不能闕測其老成謀國之苦心者。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斯之謂乎。我朝國運之隆。亘古稀有。康熙乾隆前後六十年。高宗授受大典。執中上儀。聖齡耆耄。重華賜。御製詩有古稀再稀。又再稀之句。湛恩錫類。壽考作人。先後臣工。需預千室。御筵壽躋百歲者。不可勝數。至若宰輔三公之貴。先後若漳浦蔡文恭公。諸城劉文清公。無錫稽文恭公。溧陽史文靖公。韓城王文端公。吳縣潘文恭公。儀徵阮文達公。皆鹿鳴再逢。瓊林重宴。

熙朝人瑞。史不絕書。雖諸公前後輝映。仕非一朝。然以徐偉長王澤之壽之說。徵之。謂為高宗錫福之聖澤。涵泳於无涯。誰曰不宜。今夫子生際隆平。數中與佐命之功。實與曾文正左文襄諸老。若五星之編珠焉。瓊閣歸政。上法乾嘉之際。聖壽无疆。萬方衢祝。將復開千室之譙。奉皇太后慶。時巡省方。近儀南巡盛典之敷。典學日隆。臨雍釋菜。於時夫子再宴鳴鹿。兩賦瓊林。為國之三老。天子割牲執爵。授几乞言。使太史氏書之。其為明良之慶。咸曰麻哉。夫世稱謝文靖作相。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寢處有山澤間儀。裴晉公放意機衡之外。收身矢石之間。優游台鼎。前史以為美談。然以觀夫子劍劍如長。稽經謙律。終日乾乾。終夕惕惕。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輯四鄰。進德修業。寶賢照物。未嘗一日稍自暇逸。用以承天題錫。羨眷顧優渥之意。然則前史所云。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者。奚足道哉。奚足道哉。夫惟成周之邵公。職在分陝。年。至百有八十歲。而致致以節性日邁為程。衛武公翼戴王室。年百餘歲。猶作懿戒之詩。使謙誦之以自警。斯則王朝卿士之所以祝公。而尤夫子中之所存。德性純固。表裏粹然。所以長生久視之道。而豈彼服食導引修養引年者之所得同乎。敢薰沐拜手而為之敘。



御試備官日記

御試備官日記

趙 抹 誌

宋 趙 抹 私誌

二月二十六日晴宜赴崇政殿後水閣同直儒內翰賈之維端充編排官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王者通天地人賦天德清明詩水幾於道論出老子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宜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宜賜食并酒編排三四五等第一

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內臣傳宜賜文儒二字聖駕卯刻幸考校所編排經生特奏毛詩十一人特奏尚書九人特

奏明法四人傳宜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傳宜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祝諸路 夏 璋
覆考經學官 王 彭 張 兌 朱從道
詳定官 賈 壽 吳中復
彌封官 傅 求 王 陶

御試備官日記

御試備官日記

出義官 王 逢 傅 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聖駕幸考校所起居四拜編排諸科卷子宜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聖駕幸覆考所起居宜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絕出衆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精通於此等中仍分優劣優卽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然謂文理疏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六日陰寒聖駕幸詳定所起居

點檢官 孫 坦 鄭 璣

進十初考官 沈 遵 司馬光 裴 煜 陸 經

進十覆考官 祖無擇 鄭 獬 李 綱 王 瓚

點檢官 孫 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 敞 何 邴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 養 傅堯俞 張次立 宋 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聖駕幸詳定所起居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特奏

名一號

八日晴聖駕幸編排所起居進呈進士卷子二道御藥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編排進士諸

科等卷子賜酒食酒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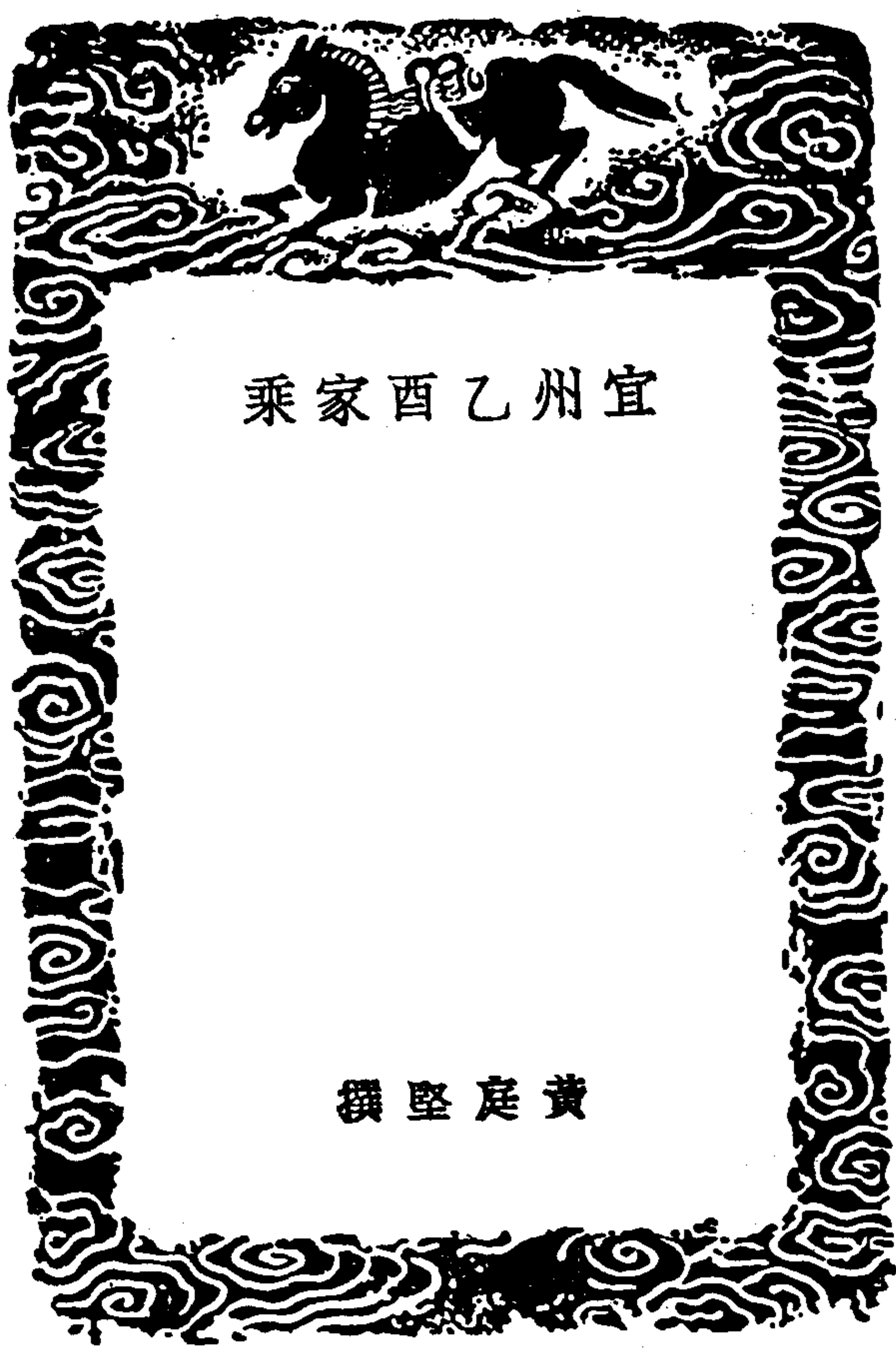
九日清明雨奏乞送煇字號卷重詳定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御藥院關奉聖旨看詳定奪靴履解

第五號等事賜酒食果子

御試備官日記

三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時爲右司諫。直璠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考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帝徧至。輦次諭李宗壽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書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甞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之議。竟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閒而已。因備錄之。嘉定癸酉。立夏前二日。劉昌詩謹識。



宜州乙酉家乘

黃庭堅撰

崇寧甲申秋余客建。聞山谷先生講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盪浦。舍舟於洞庭。取道荆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宿崇寧寺。翼日謁先生於觀舍。望之真謫仙人也。於是忘其道途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耳。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圍棋誦書。對榻夜語。舉酒浩歌。跣步不相舍。凡賓客來。親舊書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為經理其後事。及蓋棺於南樓之上。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為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為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尚爾無恙耶。讀之恍然。幾如隔世。因鑲板以傳諸好事者。亦可以見先生雖遊講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信不虛語哉。甲寅四月望日。蜀郡范寥信中序。

宜州乙酉家乘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是日州司理管及時當。來謁元明飲屠蘇。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脚夫四人。寄糟蟹。餽胸梨。蠟子。大獨草。豆蔻。蠟。作未酉亥臘脯。元明次公會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遇崇寧道人。文慶。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棋。予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為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五日甲戌。晴。郡守而下來謁元明。得柘姑。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大熱。織袂衣。始遷書藥入新居。七日丙子。陰。辰巳大雨。入新居大寒。八日丁丑。晴。發張載熙兄弟。獨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棋。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四敗。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當奠疎亭。十日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曹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菌。生熟栗。黃甘山蕓。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檀福寺。蛇龍水鄉而歸。

十二日辛巳。朝雨霽。巳午晴。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堂山人王漸僧惠宗
 實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從廣自融州過。
 十五日甲申。晴。得嗣文書。送五緘。報嗣深自光山罷歸。得先民群通行交子司勾當。兄弟仕同郡而不聞
 法。可慶也。報知命長女與其塔張鈞及其姑之乳媪。來留半月。
 十六日乙酉。晴。夜從元明步至崇寧寺。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浴室。與叔時棋。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鷺。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袂衣。
 十九日戊子。又陰。小冷。可重袂衣。得華陰細辛於王紫堂。初見棟實與口產不異。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繭。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睦家音問。云欲遣人至宜。元明
 得李磁州及女媼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訟齋。會蔣子人。鄒得久。稅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
 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乘燭上下。處處鋪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整行步。差危
 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無咎書。夜中急雨。寒甚。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連旦。
 二十二日辛卯。雨。不已。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寨書。象州書。貴州書。入夜小雨。微明。
 二十四日癸巳。雨。不已。得曹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鰕。胸。蛤。蚶。蟹。蟹。蟹。蟹。
 金橘三百。并為督到王。既通錢九千。
 二十五日甲午。晴。袁安國對棋。且勝。且敗。而安國負七局。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速元明。及予同飯。
 二十七日丙申。陰。不雨。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激。勝南山也。
 二十九日戊戌。晴。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溫。叔時來棋。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為元明作平氣九成。樂善。善。黃。遠。送
 雪。菌。臘。酉。後。凍。雨。夜。雨。連。旦。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願。到。羊。見。鮑。繼。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為。壽。是。張。子。發。之。婿。壻。也。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馮。錫。區。叔。時。同。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四日癸卯。雨。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餞元明於崇寧。并召子。予亦宿崇寧寺。
 六日乙巳。晴。天極溫。才可袂衣。與諸人飲。餞元明於十八里津。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繹已達。得李仲庸書。寄建溪葉剛四
 十。鎊。婆。妻。杏。四。兩。蜀。棧。四。軸。紫。桶。赤。魚。鱸。五。十。并。得。少。伊。書。
 八日丁未。曉。寒。甚。已。而。小。雨。又。晴。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薺。作。羹。叔。時。來。對。棋。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來。蘇。舟。為。鄒。至。盧。乞。正。書。兩。紙。唐。次
 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共。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禪。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遣。高。德。修。書。
 十五日甲寅。雨。發。元。明。甲。子。書。下。重。醞。酒。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十七日丙辰。晴。葉。筠。元。禮。來。約。相。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老。寄。書。并。送。崖。香。八。兩。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來。噉。素。包。子。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九。成。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雨。晚。晴。夜。雨。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遂。率。至。寺。中。食。包。子。僧。崇。廣。之。全。州。
 二十三日壬戌。雨。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溫。小。許。送。鴈。鳩。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皆。班。諸。鄉。得。鞭。笞。二。十。餘。甚。美。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纜。蔣。侃。送。盤。布。坐。蓆。四。架。以。葦。花。金。鈴。子。雪。菌。皆。一。節。三。鼓。馬。軍。營。外。火。焚。十
 家。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詩。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枝。得。相。稅。正。月。二十
 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泊。李。郎。三。十。日。本。月。十七。日。書。蔣。侃。送。山。藥。佳。莫。河。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報
 鄉。中。事。種。種。宜。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稅。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椰。子。及。來。陽。大。箸。晝。晴。驟。溫。可。單。衣。

初二日庚午。晴。中夜凍雨。
 初三日辛未。雨。王佺來求白鵬。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謂鵲也。
 初四日壬申。過管時當西齋。
 初五日癸酉。過西齋。終日夜大雨。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雨。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并送所買藥一箬。
 初十日戊寅。雨。蔣侃莫洞寄買崇寧倚卓鏡四千。莫并寄橄欖百枚。筍數十頭。德謹特奉寄筍。概山藥。食罷。過管時當西齋。
 十一日己卯。雨。
 十二日庚辰。雨。
 十三日辛巳。不雨。
 十四日壬午。晴。德謹特奉寄餽。筍山藥炭四籠。續竹改火。
 十五日癸未。晴。
 十六日甲申。雨。
 十七日乙酉。晴。
 十八日丙戌。陰。辰巳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橋之溫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袂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晨涼。辰巳開陰。晴。小冷。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寒。孫彥昇子漸崇。班送石菖蒲二種。小棗橘四枚。
 二十九日丁酉。晴。寒。時作數點雨。不霑溼。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三月初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戌戌中夜皆雨。德謹奉寄大薑一牀。又寄大苦筍數十頭。甚珍。與蜀中苦筍相似。江南所無也。
 初三日庚子。大雨。
 初四日辛丑。晴。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薑兩石。
 初七日甲辰。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八日乙巳。晴。党君送含笑花三枝。
 初九日丙午。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十日丁未。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作順氣丸成。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書。并得相稅書。
 十二日己酉。晴。
 十三日庚戌。晴。普義邵革送山藥二箬。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寥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稅書。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十七日甲寅。晴。
 十八日乙卯。大雨。溝澗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莫彦照送粟米。
 二十日丁巳。大雨。溪水溢入城濠。井泉皆溢。王紫堂將諸雛入桂林。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澹范寥同飯。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修書。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人參膏。
 二十四日辛酉。晴。普義邵革侍禁來。
 二十五日壬戌。晴。普義送粟米二斛。
 二十六日癸亥。晴。
 二十七日甲子。大雨。郡守殺鷺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為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三十日丁卯晴。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初二日己巳晴。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稅書。寄紙藥機。及公袋書。送紙六軸。人參十兩。朱彥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稅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震電。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笏。作藕菹薑蕪茄菹。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曼置飯。與范信中同之。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凍雨。少頃又晴。
 初九日丙子。晴。
 初十日丁丑。晴。
 十一日戊寅。晴。
 十二日己卯。晴。
 十三日庚辰。晴。
 十四日辛巳。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十六日癸未。晴。
 十七日甲申。晴。
 十八日乙酉。晴。
 十九日丙戌。晴。普義寨寄粟米山積。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米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牀。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簾。
 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溝水行。輒霽。問民間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實。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二十六日癸巳。晴。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子皮股紅。肉甘酸。生者微澀。核很大而肉少。余舊聞嶺南木等子。即藥中山茶莫也。沙監王稷寄渠酒。歷來自去年十二月未請。

二十八日乙未。晴。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竟。大雨。至寅卯少止。農民遂有西成之慶。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子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糟薑蕪涼牀。秦禹錫送鮮。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普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苞鮮。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為安化蠻置酒。
 初六日壬寅。雨。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鮮。蜜梅。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丙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一日丁未。晴。
 十二日戊申。雨。
 十三日己酉。雨。
 十四日庚戌。雨。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十六日壬子。雨。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邵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范寥。歐陽襄。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斛。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鱸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與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不潔。不斃耳。邵普義送荷鯉。
 十九日乙卯。晴。佃夫弄琴。作清江引。賀若。風入松。□□米七斛。
 (原缺三十六行。每行十九字)
 二十五日庚寅。雨。
 二十六日辛卯。雨。
 二十七日壬辰。雨。
 二十八日癸巳。雨。
 二十九日甲午。雨。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七月初一日丙申晴郭全甫幸子宜晚過南樓。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啖。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攜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甘祖爽來訪問得巖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表民第十三在巖西居未申開大

雨醫黃寶全送安石榴。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初七日壬寅晴。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焦子石栗。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整亂十枚字任之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南樓下月明中。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溫見過彈履霜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麪十斗區君送梨及蕉子紫

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己已書。

十五日庚戌晴子溫來弄琴數曲奏禹錫惠祥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祥柯酒盡一壺。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祥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祥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祥柯酒二壺。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不德仲攜來。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帶溪文儀甫來送二簞黃梁魚膾前日黃徵仲送沈香數塊殊佳從以烏構花梨木界

方粉膳天河昌任之送蜜。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請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徵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允中來飲解醒酒。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積微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微信中浴於崇寧。

八月乙丑朔晴。

初二日丙寅晴。

初三日丁卯晴宜守党明遠是日下世。

初四日戊辰晴。

初五日己巳晴。

初六日庚午晴。

初七日辛未晴。

初八日壬申晴。

初九日癸酉晴。

初十日甲戌晴宋子正送八桂十二壺。

十一日乙亥晴德謹案送香藤子芭蕉。

十二日丙子晴允中置飯於南樓全甫不至與積微允中信中同飯。

十三日丁丑晴。

十四日戊寅晴。

十五日己卯晴。

十六日庚辰晴。

十七日辛巳晴。

十八日壬午晴。

十九日癸未晴。

二十日甲申晴。

二十一日乙酉晴。

二十二日丙戌晴。

二十三日丁亥晴。

二十四日戊子晴。

二十五日己丑晴。

二十六日庚寅晴小雨甚急不能久。

二十七日辛卯小雨不能斂塵。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頗清潤。晚大雨。積微致楮三擔。八桂四擔。
二十九日癸巳晴。

宜州家乘不載於山谷全集。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有持以獻史魏王者。史復以贖雙井族人蜀帥黃伯庸之行。及考費袞梁谿漫志。則以從游者爲成都范信中。頃從維揚新刻山谷遺文中。得家乘讀之。知信中實以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至宜州。與山谷相得甚歡。其年九月山谷卒於南樓。蓋棺時。僅信中一人在側。是羅所謂唐生者。卽范之訛。而漫志爲得其實也。若家乘既倉卒失去。旋得於紹興癸丑。明年甲寅鏤版行於世。范自序甚明。羅所稱百餘年後始爲史相所得者。其時尙未見版本耳。信中好學。既見稱於山谷。其奇節偉行。落落不可一世之槩。梁谿漫志復詳書之。世有因山谷而賢其人者。尙於彼取微焉。

乾隆甲寅正月立春日。對雪書於知不足齋。



四庫總目提要

澗泉日記。宋韓說撰。說字仲止。號澗泉。許昌人。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誤也。宋詩紀事引黃昇之言。稱其名家。文獻政事文學爲一代冠冕。然宋史無傳。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並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說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勵志以歿之士。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哀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類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攷證經史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攷說別有澗泉集。與趙蕃同以詩名。蕃號章泉。故李綱端平詩傳序。稱爲章澗二泉先生。而方回瀛奎律髓。亦言世稱韓澗泉。名下無虛士。其學問既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剿說。其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記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事。皆可補史傳之缺。其議論亦皆精密。宋人諸說部中。亦卓

澗泉日記 四庫總目提要

澗泉日記 四庫總目提要
然傑出者矣。

澗泉日記目錄

- 卷上 五十條
- 卷中 七十三條
- 卷下 七十五條

澗泉日記 目錄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輩。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朕寧記其小。然近世之名臣也。

熙寧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韓維言。處士孫侔。昨除試大理評事。知滁州來安縣。以疾不就。今聞疾殞。望除一職官。詔以侔依前官權常州團練推官。
【案】宋史隱逸傳。侔字少述。事母至孝。屢舉進士不第。母卒。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處授揚州教授。辭治平中。沈遵、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與此所載除授官職少異。其後追賜史亦不書。

哲宗曰。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崇寧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
【案】宋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國公。議者謂與顯子並配。又政和五年。詔鄒魯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附錄于此。

大觀四年四月丁酉。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翰林學士張闈、修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虛、禮部侍郎翟端友、殿中監姚祐同修。限一年成書。至政和二年四月壬子。詔哲宗帝紀進呈畢。修史官蔡薺、鄭久中、姚祐、張邦昌、宇文粹中、各轉兩官。鄧洵仁、張闈、翟端友、轉一官。以不經進呈故也。
【案】文獻通考。蔡薺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語多厚誣。紹興四年。詔令宰臣重修。為一百五十卷。京修實錄。未知在何年。第于大觀四年。出居杭州。與此所云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非一時事。久中鄧洵仁。史皆無傳。張闈諸人。傳中亦不言其修史事。惟范致虛傳。有預修國史之語。而不詳所修為何帝之史。及修于何時。陳均編年備要。則載大觀四年十一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就皇宋正典。明年局旋廢。與此所載是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帝紀進呈事。皆互異。情史佚其文。無從是正。然就于大觀政和時事。乃所親見。所記當自不謬。因可以補正史之闕漏云。

潤泉日記卷上

宋韓 流撰

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真宗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攷所言以為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煜為右正言。時諫官章須繇閣門進。且得對者。鈔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
【案】宋史職官志。通進司。繇給事中。掌受天下章奏。及閣門百司奏牘。表疏。以進御。遂為故事。

明道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朝饗太廟。乘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實明服衮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薛奎嘗諫不見聽。
【案】石林燕語云。天聖初。明肅太后。欲被袞冕。親祠南郊。薛奎諫。愛日齋。引燕語證。謂山野錄。辨其非親郊。即太廟也。故宋史新編。載明道元年。詔肅太后。謁廟。儀云。明肅本傳。薛奎傳。俱云。后以委冕。太廟。奎力諫不聽。陳均編年備要。所載亦同。是先一年。詔肅太后。謁廟。之典。顯然無疑。豈天聖時已。有此事。而後不豫。詔廷議者乎。歐陽修。為奎作墓志。亦載此事。而曰。后不能事。為改服。雖改服之說。與各書。無異。終未聞。格斷不行也。然則。夢得之言。不特誤認廟為親郊。并誤明道為天聖。且誤已行之事。為未行也。

徽宗語左正言詹丕。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法度不可變。劉摯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忱惕不寐者累夕。不遠因問劉達。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繁籍人禁。皆達首陳。力為朕論。時政闕失。有何不可用。丕遠對此。必有媒孽。遂者。上曰。今國是當如何。丕遠曰。國是陛下當與。擬之議。法度宜隨時損益。遂用否。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
【案】編年備要。崇寧五年。丕遠因星變。上書乞。謹天戒。召對。丕遠力與化軍。宋史不載其事。以此與編年備要互證。可補宋史之闕。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臣僚言恩澤之行。比年浸濫。有人仕十二年。轉十官者。今兩選朝奉大夫。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奉直大夫。至光祿大夫。二百九十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又言酬賞轉官。不得回授。白身人自有約束。今又稍稍通行。選人在都者。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吏員猥冗。注擬不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鄒炳赴闕並補承務郎
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論
事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為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
高宗謂輔臣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臣僚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所薦引當觀其人如何若不問
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人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高宗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有癯老疾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利害蓋移易差遣不過有迎送之
擾而職事廢弛則貽患一州一路利害孰為重輕今後如有此等可與宮觀仍理作自陳
【案】編年備要崇寧元年行久任法

昭憲皇帝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為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水為式故高宗欲變通其法

高宗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爾
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于此須用論辨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
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也

高宗曰朕讀晉書愛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蓋其與朕浩書及會稽王陵所謂自長江以外編廢而已
其論用兵誠有理也

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就因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論唐置放生池一段甚有理今聖語如此卻不過又無不及極為中道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遺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
碩歸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
【案】宋史方庭碩無傳攷紹興戊辰與方當輪力主和議稍異已者即庭碩也此所稱時相當即指相也 勅庭碩事使無狀

請寬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逾月瘁死自是出疆者不敢言陵寢隆興改元冬胡銓被召賜對首及
庭碩語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之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相方主和議而止乾道庚寅夏五月銓以
溫陵守奏事上喟然曰朕復讎雪恥此志決矣銓奏云陛下此舉已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材識有經
學通達國體者一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思由是范成大自起居郎兼侍讀資政殿學士往使
祖宗時婺州貢羅一萬匹靖康間五萬八千九百匹後知婺州蘇運乞減數葉少德為左丞因奏陳之
高宗失聲歎曰苦哉吾民何以堪止令存二萬匹餘悉燬除議遂定既而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
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

主上嗣位降敕令減紹興和買繼差王寧許介往李信甫勸其不近厚皆與添差倖紛紛一年餘議猶未
定至元年冬雖未定議但觀聖旨令紹興府將第五等下戶拖欠淳熙十六年分和買絹二萬五千餘匹

並特與蠲放令本府多出榜曉示但未知誰為民請也濊澤如此民命自延觸類而行便為仁政說聞知
欣然
【案】此條前稱元年冬後載謂淳熙十六年

五代割據多于舊賦之外重取于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徽州稅
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糶米
補之後人往往疑福徽州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案】宋史食貨志淳熙十一年

不均之弊遂月部給令等官議鄆內丘等縣均科之法至公至平詔施行即此所云均賦之法可以與史文互證

王黃州上疏云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先帝在位將踰二紀登第亦僅萬人
【案】宋史

王禹偁傳真宗即位求直言禹偁疏陳五事三日難選舉使入官不虛云云陳水紀開亦載此
疏皆與此所載大略相同而疏語互有闕遺第此但云上疏而未及五事蓋隨舉其一而言耳

差役法有里正又有戶長自韓琦呂誨有請欲罷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其意亦未甚害也至有
逃亡使之償補為戶長者是誠可憫
【案】宋史食貨志慶歷間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請更其法韓琦奏

北兵渡江建康五縣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此民兵聚結之利也
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
千緡
【案】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獲川陝宣撫副使趙鼎亦于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鼎也然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

西安州定戎寨鹽池本州月收七百餘斤計為錢一百四十萬
高宗因何若論君子小人上曰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

林文節公
【案】宋史林希字子中福州人歷官 記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
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
【原註】佛道各兩拜 又

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

林文節公記丙寅三月甲戌經筵諸公退乃赴寶錄院御筵會者二十八人以丞相未出都知留後張茂
剛押宴大資政韓維尚書王存韓忠彥承旨鄧溫伯侍郎李常趙彥若陸佃崔台符楊汲龍圖曾布舍人
錢總范百祿胡宗愈給事傅堯俞待制蔡京蔡卞吳雍左右司林希曾肇著作范祖禹左右史滿中行蘇
軾司諫王巖叟蘇轍正言朱光庭王覲中丞劉摯惟孫永不至

范醇甫將去講職薦王存等九人可充講讀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其言賦也。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嫌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其言希哲也。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諫。今已五十四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言之可以無嫌。大隨是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乞外任。故不自疑。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願在經筵。願望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言者謂為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使臺諫。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專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願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為黨也。

少師自門下侍郎歸。六丞相在穎昌。既至。謂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會難以召客。獨請岑崑起。蓋公門下士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子公前。再拜為壽。公不為起。飲訖。再拜而入。岑歸以語兄弟曰。公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案】宋史韓維傳。維拜門下侍郎。被

禮甚厚。摺紳榮之。既歸江陵。閉居自稱退叟。專以讀書為樂。弟協為羽善。以書招之。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二疏。後知府陳堯叟。署其所居曰東西致政坊。昂又于所居建二亭曰知止幽棲。其歸之時。乃咸平四年五月也。【案】宋史韓維傳。維自知樞密院事。除中書侍郎。右僕射。為劉摯孫覺等所劾。罷為文獻大學士。知

王沂公試禮部及後殿。皆為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復試以文。舊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時賢以公名盛。不與他將。特召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主判三司戶部案。【原註】富鄭公作志。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刑。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矣。【原註】富鄭公作志。

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絺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袖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流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稱禍。不足以弭禍。

范文正公丁憂中。上書政府。謂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居哀上壽。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感。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觀此語。便見有執政氣象。首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為言。然後及杜奸雄。明國聽。固邦本在于舉縣令。擇郡守。此親切見得病原處。【案】宋史范仲淹傳。仲淹以大理寺丞。榮祿召置府學。上書萬言。云。初。馬光遠水紀開。謂仲淹遺母憂。殊留守南京。請掌府學。則。曾。諸生有法度。四方學者輻輳。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言。王會見而偉之。言于殊。殊除館職。與此所載。互有異同。據史之旨。則萬言乃服中上殊書也。陳水所記。則服除而上宰相也。此亦謂丁憂上政府。不必指殊也。然所載。孝不逮矣。數言。願不願。仲淹自遺語。集中亦未載。附錄以備參考。

韓魏公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問二公。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致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唐立夫為郡太守。諸邑大夫入城府。獨舍趙德莊于郡治。凡事必與之咨謀。諸邑大夫或不咨于德莊。則太守亦不爾從。一日。鄱陽宰私有獻于太守。羨餘僅二千緡。太守嗔然曰。所以與諸公相處者。為其間民疾苦也。若以錢而來獻。非文若本心也。曾謀之德莊乎。曰。未也。既而退見德莊。德莊果抵掌大笑。德莊固賢矣。太守在今日尤難能也。【案】宋史唐文若傳。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唐之子。登進士第。歷知鄆州。德莊。趙德莊。字。州。此所載鄆州事。以史證之。蓋文若在鄆州時也。德莊。趙德莊。字。州。此所載鄆州事。以史證之。蓋文若在鄆州時也。德莊。趙德莊。字。州。此所載鄆州事。以史證之。蓋文若在鄆州時也。

陳恬恬易。號澗上丈人。昔吾少師嘗薦之。何獻為作誌文極佳。與崔德符。晁以道。皆以清節照映湖。淺兵火未定時。葬之金陵。有經解著述行于世。【案】說之宋史無傳。吳氏世譜云。元豐五年。進士。果官。歐陽修。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末。與崔德符。晁以道。同書黨籍。

程俱致道。與吾祖通判往還。有詩篇。程伯禹為作誌文亦佳。其類致道文。崔德符。與田畫承君。田且元。適為友。每能官。即擊家徑投承君兄弟。如兄弟也。承君取與最嚴。與鄒至完友善。至完自嶺外召作諫官。未及力言。承君每切責之。嘗比之馬融。至完每遜謝之。【案】宋史。畫陽人。官。正。知。陽。軍。畫。莊。漫。錄。云。畫。之。與。指。為。許。洛。兩。黨。畫。德。符。陳。叔。易。皆。成。生。田。承。君。李。方。叔。皆。己。友。生。並。居。穎。昌。陽。豐。時。號。戊。己。四。先生。為。許。黨。之。魁。至。完。當。作。志。完。鄭。浩。字。也。

仁廟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為神宗早年。大臣欲作為小臣多持重。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既退矣。邊巡卻立。戀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對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願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伴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

范醇甫安置化州。安然而逝。年五十八。其子冲。以書于東坡。為其父作傳。答書云。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各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謾記所歎于此

唐論有才術唐鑑有學術論所及者廣可以開明于臣下鑑所陳者正可以發動于人主之翰史才也醇甫學者耳石徂徠又有英氣突兀近時汪玉山是正討論而已頗切切于細故小節甚微密矣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希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石介曰予早識韓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呂南宮醇正深潛南軒卻無好異做作之病功名之念卻少卷舒程可久雖不可望艾軒然艾軒林謙之有儒者意脈所以與化人至今未泯

朱先生懲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尊義理為學其尊行數墨又拘拘以論說為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已教人豈非難事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吏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升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神宗之有介甫嘉皇之有德遠惜乎不能副其委注而才力在論說下爾德遠一沮後來收拾不起宗澤李綱偉人也。不盡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

渡江以來李伯紀第一流趙元鎮儘有德望只是才少張敬夫卓然有高明處雖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樂道之意絕出諸賢之上呂伯恭拳拳家國有溫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蓋張之識見呂之議論朱之編集各具所長

李伯紀趙元鎮渡江之初整頓國家至今蒙福無窮建陽自胡原仲歸嶽下後來魏元履死氣象便蕭然只是編類文字無自己工夫

魏元履才氣議論在朱晦翁張南軒上下後生漸不知之惜哉

鬼子止曰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于愛者能之若己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妬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會子不欺其子權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馬援戒兄子嚴教不得言人過而杜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過矣干

宛名諸子以默沈潭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諷曹偉為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論

鬼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為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為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掃支離則有功廢衆論則過矣

鬼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成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

鬼子止以老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為之說者如乾為馬一章設卦者遠取諸物也乾為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于萬物無非身是以人心包乎萬物近取則八卦具于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為物通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翼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鬼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

鬼子止曰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牛為稼穡之資按古以人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弼之誤也昭昭矣

始為牛耕見賈逵傳民要術宋祁雜記亦引此說以證王弼之誤然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也說文作解注耕也又舉兩字耕也一曰耨耕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自叔均始其來已久故再耕以伯牛為字義更灼然易見備定政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種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極省取備焉然則過特于牛耕之中又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謂自過創始如後漢書王景傳亦謂景深慮江太守民不知牛耕景教用耨耨法亦為江而會亦不可謂牛耕始於景也此仍屬趙過說

胡仁仲皇王大紀其間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鬼子止云古者已孤不更名名所受于親者也後世如劉向姚崇之所為皆春秋之所譏也

蜀世家王建時驢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驢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驢虞賈誼以謂驢者文王之困虞虞官也當道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

書顧謂驢為困未如何據說文驢即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驢虞為節樂官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驢公

序較謂驢者為長至謂之獸者不特相如射禮書為然淮南道訓云屈商拘文王子姜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驢虞驢斯之乘則亦指為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矣是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說此論殊為失攷

南軒論語孟子解澤澤讀詩記書傳大事記兩卷大學解通書解皆不可廢者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

也邢昺謂子弓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其說無據流祖述之殊

太玄其辭渾易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于渾天儀者也司馬君寔為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鬼以道作星譜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當參攷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揚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無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于心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于聖人而已陸玄朗解釋太極云太極無也豈非太極本無極也之意乎易變易也三國志中見之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即巢父也誰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歐陽永叔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概括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也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贊也

神農許行之學他無所攷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呂麗澤深識治亂之情大事記一書可見然謂川能談治亂雖大處不同要是為助為多

劉向載學記中語與今本不同禁于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摩學不設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難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不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本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善二字不能講劉向謂相觀于善則似為明白因記于此

鬼景迂以道題王弼老子最說得的當其言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則未矣其于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于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此言卻說得王弼出若謂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

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于一豈特有功于老子哉此恐非吾儒之所學也止言老氏可矣

景迂云王弼之于老子張湛之于列子郭象之于莊子杜預之于左氏范甯之于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于爾雅宛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此語甚公

文忠云夫彼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今之黃庭外景經乃古經其間一浚說自有餘味今之內景前雜以存想後雜以服食多後人添入者非古也

潤泉日記卷下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裏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可不載之事汎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古人之史非是備遺忘要務多以美觀也因今勸後因後明前經制述作二者是大他瑣瑣皆不足記也

新唐書李長源傳殊略不見其經世之論今尚于通鑑見其言府兵封建之論亦可惜也使其事當太史公之筆後世誦說之士不止言留侯矣當用唐實錄中小傳及舊唐書傳且并家傳別錄一卷方為愜意

至于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尚有平邊一策可攷耳

牛李之黨不待貶而自見宋子京使以牛僧孺行如市人李德裕經綸天下亦過矣

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文落落不拘矧殊得太史公筆法但太史公篇篇有主意而張預或有泛而無統者也然紀載甚可法

北齊書獨無序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

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開中不曾

作文字，紙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奸人見，奈何奈何。

歐陽公五代史，卻甚與人辯白，儘有工夫。

胡德輝記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永叔祖分作，其間亦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當以為法，不知謂作何傳耳。

【案】尹洙河南人，初與永叔約分撰五代史，既而不果，乃別撰五代春秋，世謂歐史取材于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即洙也。然原本開元永叔祖分作，故洙、尊之從祖也。疑歐字上脫去與從二字，此語不見于他書，不敢編入，故附其文。

史記五代史有微意，范史有去取褒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筆創意思。

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所該者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奇才，稱兵書，乃是因諸將問及引以應之，度其所知，非因讀兵書而能及此也。

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僊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難校，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意哉，遂罷景元。

高麗書以金書晉譯華嚴經五十卷，唐則天朝譯八十卷，德宗朝譯四十卷，共五十部，捨入惠因教院，元祐二年也，後元符二年呂惠卿作記。【案】通改華嚴經，唐于闐寶又羅陀羅八十一卷，陳振孫云：晉義熙十四年，譯六十卷，唐所譯則天朝譯者，即于闐沙門本也。宋朝譯四十卷，通改不載，附錄于此。

古今興廢，不可只據紙上看過，須是高著眼，與伸冤道屈，使後世無微倖之心，其當然而不然，卻只得歸之天運，時數之消長，生民之幸，不幸爾。

富文忠奏議劄子，范忠宣彈事國論，范醇甫講筵文字，學士大夫所當熟讀而模範之，其他不評則弱，未易言也。

王深甫文字，無一語蹈俗態，至于議論，馳騁上下，非老蘇不能也。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能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古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若論其學術醇疵淺深，則付之學者評之，予非惟不敢，亦不暇。【案】歐陽公修年譜。

歷五年，乙酉年三十九，八月，歸都轉運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六年丙戌，年四十，在滁自號醉翁，蘇軾年譜，元豐五年，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梅聖俞之文高古，但宣城集中，止有和靖詩序，其他無有也，如秋聲賦書後，文類序，極古淡平正，如注孫子，皆未之見，當博詢他日，有力或刊之，如答蘇軾書，必可觀見于歐陽永叔手書中言之。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年而筆力進歟。

東坡自東坡後，文章方見涯涘，半山自半山後，不止持論玄說而已也，六一南豐中年文字好，及晚則已定，又放開了，東坡半山，晚猶向進不盡。

子瞻子由文學，于晚年所述見之，子瞻傷于精明，志林方就實，子由歷代論古史論之屬文，極平心，但理道泥于莊老，不能有所發明，子瞻雖間取莊老，然于議論事理處，極忠壯，此子由所不及也。

東坡表忠觀碑，介甫以為序似太史公，諸侯王表銘，似柳子厚，塗山銘，子由文字，晚年多泥老佛之說，筆勢緩弱無統，東坡海外所作，愈雅健精當，不可及，但平生所著，多以戲而汨之，所以不與。

蔡君謨與人作墓誌，最簡健條暢。

歐陽公作孫泰山胡翼之墓誌得體，只載其弟子與其交遊，而略首其學術議論，隱然自為儒者，非後人所能及。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陳后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尚者步驟，張芸叟為梁況之志，少游為陳后山父鉛集，皆無之可惜。

李昉漢老，號雲龜居士，作王履道內制集序，其言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為破碎聖人之道，著論排之甚力，然司翰墨之職者，雖文宗鉅儒，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安道之高簡純粹，王禹玉之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隱密，東坡之雄深秀偉，皆制誥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騄而聘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鑿，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且稱其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又云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矣。

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案】此下有疑有脫文。

程致道之文太快。

何子應作陳叔易墓誌，甚佳，徐師川作李先之墓誌，書事極簡而有要，題豫章集後，尤佳，惜乎東朝之文

未刊。崔德符作墓誌極好。詩亦清麗可愛。

陳無已云。子瞻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又云。司馬遷作長卿傳。如長卿之文。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為。士人所貶。晁以道之文雅健。卻少太史公氣概。渠多言公羊子文。好。然其步驟又卻碎。呂居仁以爲其病處在難。亦盡之矣。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會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言語固是學者之末。然行己之餘。既賢于雜。用心亦便當以古人爲準。要使體制詞氣不病耳。所謂甯越猶有速成之病。此可畏語也。

劉原甫萊公傳。亦頗有史筆。但文傷後快。實甫題公是築後。亦似其兄文。

雲龍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未甚古。雖欲敘事。卻傷于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于黃州。

渡江南來。鬼籍事以道。呂舍人居仁。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風味。崔德符。陳叔易。皆許昌先賢。俱從伊洛諸公遊。有文章盛名。節行亦正當。

王介甫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觀戲者詩。殊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羨。此語雖非聖道。亦足銷人榮辱之悲也。

周恭叔行己。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背。詩亦好。陶翁初年編類文字。如語孟集註。五朝三朝言行錄。皆可傳。

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則繩刻墨尙露。要是究見根柢。用意至到。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荆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廬文章。蘇籍仲滋。述子由言。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孟植元立。亟稱劉定鵝湖輪藏記好。漳州朱待制祠記。南安三先生祠記。平正不流弊。文極體勢有味。呂伯恭晚年文字體製。人疑其學荆公。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灑。然皆不苟作。篇篇連志皆工。

潘閩遊遊浙江。詠湖著名。或以輕稍寫其形容。謂之潘閩詠湖圖。【案】類苑所載與此同。其詩今失傳。

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義。黃魯直詩。如松生石間。雖偃蹇不大。而氣含風雲。羅隱新城人。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薦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

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樞銘其墓。

【原註】白孔六帖云。墓在湖州樂安縣羅家潭。○【案】十國春秋。羅新城人。吳越傳史。作新登人。全唐詩話。作餘杭人。蓋新城本三國吳置。後梁時。吳越改新登。宋乃復爲新城也。稱餘杭者。唐大業中。改杭州爲餘杭郡。故新城亦屬餘杭。今杭州府志。以羅爲餘杭縣人。誤矣。又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萬歷杭州府志。在錢唐縣南四十里。則羅墓在越可知。且時新羅年八十餘。餘杭。是羅之生卒皆在故鄉。不應道羅州。原註引孔帖。羅墓在湖州樂安縣。亦誤矣。

陸羽。字鴻漸。一字季疵。復州竟陵人。後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閩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表回不得意。或餽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祝。不就職。時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蕭宗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大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予欲求玄真像。爲桑苧翁對。未有也。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李習之。東海人。字元振。官至中書侍郎。卒。葬于定山。今時不見。益川亭。不知何所也。

羅隱。爲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于庭前。王黃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案】杭州府志。錢唐縣治。漢魏時在錢山。後徙錢唐門外。唐武德四年。徙錢唐門內。宋南渡後。徙祀家稱羅隱寺。故址即今治處也。

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郡守祖無擇作銘曰。猗歟茲亭。仁智是經。控帶山海。周旋日星。嘉乃成績。取名于易。維介之義。以敏厥德。【案】咸淳臨安志。介亭在鳳凰山對峙。有。縣事。中郎守。無擇。建。縣。有。介亭。建。次公詩。

晏殊云。龍泓洞。在福建汀州府靈隱山下。吳赤鳥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又有煉丹井。在下天竺寺藏院。又云。靈隱山有白少傅烹茗井。【案】咸淳臨安志。龍泓洞在靈隱山下。吳赤鳥二年。葛仙于此得道。有石洞。微浙江。武林舊事。亦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然則龍泓即龍井。在錢唐無疑也。又攷閩志。汀州事。化縣有靈隱洞。無靈隱山。並無所謂龍泓井之名。考述公殊之言。乃以爲在汀州。蓋傳聞記憶之誤也。

孫堅父名鍾。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平湖軒在錢塘縣尉麻英洲後。

水府觀在利涉門外。桐木園。神仙馬自然得道于此。今徒清水門。

緝經臺。昔謝靈運與僧同于此緝佛國涅槃經。爲南本三十七卷。即南康志所載處。【案】名勝志云。飛來峯。介經臺在焉。又重開吳西湖。引水。在下竺香林門內。置運于此。將北本涅槃經。緝爲南本三十七卷。因有七葉堂。則臺在錢唐無疑。此乃云即南康志所載處。蓋以靈運嘗南康石壁之夢。曾集經舍。遂誤以臺在南康。而緝舍實未嘗有臺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今文選錄之大非如子雲之比屈宋之筆也近世歐陽公蘇東坡亦有意歐陽公務平之過蘇又不甚平若闊大簡與有意有興登樓賦為佳耳

李習之東南錄載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今時不知君陽山何處山也又云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今不知有此名也漫記于此

靈隱寺前武林山上有五峯一曰稽留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因而忘返故號稽留又云在錢塘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峯之前有合澗曰武林泉顧夷吾山川記云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

【案】杭州府志稽留峯在天竺寺西名勝志云相傳葛洪許由隱此山遂名許由峯訛為稽留然水經注云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為山名未嘗專指許由此可以訂地志之訛

儒賢亭會之閣在萬松嶺東青平門青平乃故相劉正夫傷里號青平里時人因以名之政和三年勅建閣賜名

【案】乾道臨安志儒賢亭會之閣故相劉正夫之居在萬松嶺政和三年勅建閣賜名

林通舊居有巢居閣或在寶林寺即雲巢也

【案】林和靖集序云君復不仕結廬孤山所居有巢居閣處士稱與此所載少異

金鵝山寰宇記云上古防風氏嘗居此山下有風渚古鄆囑國也

【案】杭州府志金鵝山在於湖見崇禎之道云林元伯親小齋列植脩竹予取老杜雨洗娟娟淨之句名之嘗謂竹君佳處正在此時嘗

之人物固以剛正立節為本然必從容清澗乃成佳器云之道有集錄章貢會刊之今不存

斯遠寄二墓塚來云隆興法曹任伯厚于郭外黃覺寺中得之其一云晉故尚書龍圖桓府君中子泉陵令諱勃字季長墓其一云伯護軍考尚書二府君墓在徐聘君南去此墓七里因放之晉史桓宜桓伊嘗

作護軍桓伊嘗鎮豫章又桓冲宜穆嘗為護軍其孫徽為吏部尚書後為桓玄嗣被誅皆不可攷以流觀之恐是桓伊之子爾又法華人發冢得碑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

縣都鄉周墟里周闡字道舒妻活潯陽太守龍圖龍闡孫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鵠成文同此周闡之妻柏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

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

【案】晉書桓宜傳宜為元帝丞相舍人轉參軍遷龍圖內史武昌太守監河中軍事歷都督荆襄三州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貳建威將軍改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桓伊傳云父景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伊都督豫州諸軍事後徵拜護軍將軍此云桓宜作護軍有誤且伊為宜族子而墓塚乃云伯護軍則非伊子之可知又晉書地理志豫州有龍亢縣無龍圖縣獨改遷與通攷太平寰宇記諸書均無所為龍闡者當時墓塚不應有誤或尤堪音近而訛抑原有其名而旋改者歟

王公曾張公詠錢若水徵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學仙者希夷謂王張曰爾輩非仙才王當為宰相

顧張取紙筆遺之張曰悟矣推吾入閣中耶又謂錢曰余不足以知子當見白閣道者錢遂造之道者曰君急流中勇退人也其後王果拜相張位至八座歷試中外以才顯錢為樞臣

蕭文球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與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球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天竺慈雲法師生前制棺名為遺榻

永和鄉靜惠禪院有天衣懷和尚塔設振宗大師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畢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內之及覺氣病一年可知盡思慮傷精神也



客杭日記

郭昇撰

雍正乙巳春三月六日客揚州。飲于程松門七芙蓉閣。同會者為里中友江硯南。酒半。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真蹟。共四冊。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冊。時燭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于胸。因亟從與硯南借鈔。硯南亦有同好。即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舍。呼燈捉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繫武林要者。細讀之。則杭之耆舊。大半皆在往還。而坊陌橋道。琳宮梵宇。去宋不遠。壯麗深嚴。可想見焉。遊鳳凰山故宮一段。載白塔以碑石為基。猶有進士題名金銅鐘一口。上有淳熙改元會純甫觀察銘。則他書俱未載。此信乎百聞不如一見也。寺壁題詩。與程史所紀康伯可題徽廟御畫扇。略有數字不同。想是後人所改耳。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撥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若岷東不憚希世之藏。公之于人。使後之述風土者有所攷。皆不可以不記也。三月廿六日杭東城廣鶴。

客杭日記

元 京口郭 昇天錫撰

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燒壽星紙。拜親。路過雲公顯舍人。握手話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時。相與一笑。初三日。雨。陳和父來。錄示新文。小窗兀坐。誦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初六日。晴。李仲謙攜紙求書畫。過五條街。遇陳景南。同訪陳響林。出示小米手幅軸。臨李伯時馬。雪林行虎三卷。塔海公物也。初十日。晴。登甘露寺。見本長老。留酒午麪。仍求書放翁水調歌。孫楚望摸魚子二詞于多景樓下壁上。又以紙求書遺教經四十二章。經馮山警策證道歌。十二日。晴。為甘露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十四日。晴。訪盛季高。出示李重光墨竹。鷓鴣。希遠墨梅。古木。房明仲同茶。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呂城夜航。作錢唐之行。十七日。午前抵呂城壩下。倒換小舟。至奔牛。復換小舟。晡時至常州。入城元豐橋。見白洪淵提舉。值出江陰未回。乃子无咎。无華。留飲。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若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十八日。晴。同无咎回。蔡德甫禮。留小酌。煮鱸蒸芋。次別无咎。昆仲。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

十九日午後抵平江。見龔子敬山長父子。留宿其晚飯。飯已。留燈夜話。是夕多蚊。二十日晴。飯罷登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酒酌之。蓋在大都時曾相識故也。其上船行。廿一日晴。時上長安買飯。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動。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于歇于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遇金壇尹子源同寓。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到江浙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省西見張菊存。下饒子敬書。會張松潤府判。同茂之到長生老人橋。過紀家橋解庫門首。見吳若遺提點。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晴。早過井亭橋。解后張雲心府判。次遇湯北村同知。張景芳學正。到京同觀見吳若遺。若遺有他事。令師孫羅康伯相接。具早飯。鄭表白同集。栢窗鄭君之子也。飯已。入壺中林壑。次開北斗殿。看李息齋所畫松二株于壁間。見李伯玉改所幹之文。約來日于省中見其子。出北關門。湖州妙行寺中。尋伏維那。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恨快寺僧宗兄供紙留數字而退。觀正殿佛三尊。偉甚。中設毗盧遮那佛像。殿前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數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傍刻本末不暇記也。次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兩邊畫壁以屋暗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還。趙伯可來寓樓頗潔。便于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婺州孔君立來。聞孔提舉新除。晚見唐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圖。

九月廿四日客杭晴。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改抹元文。到儒學提舉司。攜李兄書。見王一初都目。投呈子。會王壽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該吏金君玉承行。次約金君玉。毛令史。市樓小集。雨作。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姪趙仲美。具茶訖。致意。

廿五日陰。客杭。尹子源約小飲。是夜客樓喧甚。必雨作也。廿六日陰。客杭。結縛橋西前洋街。回謁湯北村。同出訪張晴川。次見崔進之。回北村。具酒午麪。晚書數紙。屏稱高彥敬古松一株。可愛。窗外矮橘數樹。結子無數。壓枝欲折。若吾鄉則無此也。飲散由大街轉歸。張菊存來。吳茂之來。值出。今日見北村說。葛元白。曹梅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為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覺舊游之落落也。

九月廿七日陰。寓杭。早到省中。見李叔義。次到儒司。見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請。歸家寫狀。再到省中。見張德輝。德輝約晚來說話。是日于省中檢尋學錄解由方見。晚晴登吳山下。視杭城烟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次謁伍子胥廟。轉至拱北樓。即朝天門。行大街官巷而歸。茅山書院山長赤靈象賢。金壇教諭王竹所來。茶罷。同見趙伯可。尹子源相過夜話。廿八日晴。客杭。鄉人吳君用來。訪湯北村。訪吾子行。出所作無稽集。皆戲談也。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遊開元宮。舊楊駙馬宮也。深遂可愛。正殿曰景命。萬年之殿。晚見張德輝。看省卷。又作學錄。教諭擬倒矣。託其宛轉。未知可行否。浼人幹事。不料其相誤也。

廿九日客杭晴。早到省中。見張德輝。李叔義。訪王成之。不遇。再到省中禮房。為立擬劄事。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訪張竹村書樓。觀諸公詩牌。湯君白來。同遊昭慶寺。看新塑佛像。次入廣化院。次遊仙林寺。寺中無可觀者。相近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次與君白午飯。君白具茶。茶已。白觀橋行至官巷而歸。

三十日陰。客杭。早到省中禮房。見張德輝。李叔義。是日改正擬劄。同君白出遊宗陽宮。時裝塑未就。次遊新宮佑聖觀。看攤壁二十四堵。皆新畫也。路過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會尹子源。沈六郎。晚見德輝。約來日省中計會。選本晚雨。晝甚。夜雨生寒。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禮房呈前編江路儒學錄。郭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客杭。施水坊橋東岸沈氏樓。

初二日雨。終日客杭。到省中付文書與選房。以未照元除。又欲刁證。張德輝宛轉言之。到儒司。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湯君白。李君德來。算範圍數次。回到官巷問茶。茶已。訪周君遠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固墨戲。開看看。已分路各歸。

初三日又雨。客杭。到省中見李叔義。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薦。亥首德清吳菊泉相遇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寫金字經者。初四日午晴。燒玄壇紙。宗壽卿來。言來日有人歸鎮江。付家書。

初五日陰。午同小王覓舟到北新橋。覓方仲明。不見。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大雨只得急回。到龍舌顧西去。淺沙坑。見馬從簡外郎。言乃事未允所請。回見德輝。言來日當為著語。不必出也。付後司使用。吳菊泉見過夜話。

初六日雨。不可出。寓杭。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初七日雨。客杭。李君德湯君白來。攜紙索書。就送紙一幅。訪吾子行求篆字。閒語久之。惠印色。方路過胡石塘。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見張德輝于省中。遊淨慈寺。禮寺。看羅漢五百尊。訪朱敬齋。初九日喜晴。客杭。早見鄭鵬南廉訪。次會柯以善。以善留三酌。劉悅心。張景芳。寫篆字。工秀才續至。上杭人。吾子行之高弟也。訪吾子行不遇。儲叔儀以今日登舟還義興。相呼午飯。出紙求字。尹子源請薦海蜃。話至二鼓。

初十日陰。早見鄭鵬南廉訪。見柯以善。到省中。盛親家見借鈔一笏。以今日歸。不及作別。晚到省中。伺候吏輩。到新宮橋。見井同知。浼于郭都事處著語。

十一日又雨。溼熱。早湯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明。宋與之父子。次同方舅到馬婆巷。見李君實。新授官與都目。茶罷。拉往新門。具麪。晚見馬公。猶未慨然。次見德輝。急步而回。汗流溼衣。幹事未成。殊焦煩也。

十二日客杭。朝天門。訪張雲心州判。留坐具午酌。薦糖餅雞麪。雨作。取傘乃回。十三日雨。客杭。張景芳送紙。求書吳興虛。徹道人詩。偽道人費氏景芳之會祖母云。遣王二到湖州幹事。

作趙文卿陳有之書

十五日客杭施水坊橋沈六郎樓先妣憫忌日

十六日又雨客杭張雲心遺僕寄書來兩中約相過彼此客況蕭索耳到省中伺候吏輩

十七日晴客杭王二自湖州回路過買景願紀詳甫周謙甫鄰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了辨可喜子滯

留日久所幹未就愈覺憂悶耳晚尹子源燒紙招夜飲坐客余及沈及之沈國寶沈六郎父子

十八日晴客杭早到開元宮見王眉叟提點不遇徒弟徐雲谷相接到小僮門回謁張仲美知事不遇是

日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山之左即舊宮地也地勢高下不可辨其處所次觀楊維禪所建西番佛塔突

兀二十丈餘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進士題名并故宮諸樣花石亦有鑄刻龍鳳者皆亂砌在地山峻風

寒不欲細看而下次遊萬壽寺勝塔寺亦楊其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

然意門立四青石柱鑄鑿盤龍甚精緻上猶有金銅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會觀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

至左廊記得壁上一詩云玉盤成應事已空惟餘草木對春風憑高□□□□目斷蒼梧夕照中寺門

俗云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烟樹如畫次遊

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僅圍二十餘字僧子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僧曰後二十

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石却無年代可攷昔梵刹而為王宮今茲復為梵刹如波入海以

予觀之亦好事者為之也且朝代之廢興皆天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屠之說妄矣傍有

二客相與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寓家字相送仍取玉簪為子吹數闕子行隱居不仕時能道滑

稽語亦近來罕有再到省中乃事少見次第

二十日晴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遊

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真武觀記開平二年物

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為紫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

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敗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客杭湯秋巖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至關院坊分路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遲一二日

下筆燒玄壇香囑告乃事

廿二日晴客杭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壽峰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晚遇毛海雲山

長晚香

廿三日晴霧客杭早冒霧到馬婆巷見李君實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到寶祐坊佑聖觀橋西回謁胡

則大不遇

廿四日陰客杭湯北村費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架閣庫幹事未就而回遇蘇淳齋杭之號醫者也約市肆小飲

廿六日客杭早重霧早見唐仲文不遇為長興欠俸囑呈文催討盛親家公自長安來同西盛壽一哥及

二鄉人相訪盛親家公約到芳潤橋午麪壽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吝省而已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願

退元物不曾收歸家閱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俸作歸耳

三十日晴冷湯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過湖開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屋洞

深暗不可測覺陰氣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入勝果尼寺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為尼延坐設茗罷次遊水

樂洞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遠寺皆奇石有亭扁曰聲在寺後字一泉滿洞中相應鏗然有聲故名亭有石

刻坡翁東陽水樂亭詩觀畢而下踏石上黃葉板逕過古松山林間自有一種清氣借筆題云至大元年

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錫同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即此水也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

不及詳記泛湖而還西北風起同君白發唐門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領文書取回甘結同子長見吾子行就別次別湯北村晚見馬生了結乃事晚遊

子長小酌囑照元除事別李叔義

初三日早別張德輝同沈六郎買人舉

初四日晴離杭州唐溼晚飯夜行

附載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長興訪欽察公出宜和御府黃居榮雪畫圖用雙幅絹畫角上添金龍長可

六七寸圍葫蘆御書并內府圖書二印雪樹數株凍雀上下下復作二鶴鶴真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己卯陳元善來約文卿及子到其家觀蘇漢臣孩兒四軸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節客長興同沈孤峰陳啟鎮袁正甫盧希顏沈希古賀呂知州三酌諸公去後呂侯獨留予

看許道寧溪山漁樂圖上用宜和殿寶後有伯幾仲賓子昂三公題李君章物也

閏十一月十三日客長興訪孟雲心出示黃居榮畫草湖石螭貓二軸蔡月卿物也黃氏父子作石用筆

橫拖小作團子俗謂之野鷗翅

至大元年戊申閏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東裝賦歸早離長興午過呂山下松竹蒼翠前一橋曰甫里橋人

言是陸天隱處詩家醞藉猶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趙伯可相約早飯飯已發書請伏虎林首座引領作焦山之行虎林聞呼即

至是日春色佳麗江靜無風到山見謙巽中維那次入方丈見尊無能長老留茶茶已傾入具酒煮麪坐

者予及趙伯可二僧司官伏首座登山之頂看塔展目眺望次憩于飛仙亭回見雅淡雲首座巽中煎魚

具酒小集酒盡伯可先睡度不可回先遣諸僕渡江晚陪尊長老虎林淡雲到海門邊看日落一瞬萬頃

金波海搖。可謂奇觀。散步而回。尊老既別。仍送酒果。到淡雲房小酌。次拉虎林。巽中路。月上羅漢巖坊。東濟禪房。佛燈熒然。爐香未過。具茗果閒話。俯視棲鶴危巢。皆在窗下。與二僧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久之。一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鴨按天錫有詩云。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妙甚。即此時作也。

郭髯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題郭雲山日記真蹟一絕句。樊榭山民厲鶚書。時雍正三年四月六日。

客杭日記刻成小詩代跋

多情合遣到杭州。錦字私箋客裏愁。卻羨南窗饒樂事。一尊相喚隔河樓。

樊榭風流。嬉往賢雲山墨妙。手親傳。錦囊湘篋同珍重。記取從今五百年。予傳樊榭先生手鈔本開雕。

尊前歡賞情匆匆。彈指誰留石火踪。謂七芙蓉閣。燕集諸先輩。展放烟雲重過眼。可堪還問七芙蓉。事詳鳳序。

玉璫金題走蠶魚。都來有願米顛如。巾箱乞與新開本。津逮人人足秘書。得開居上鮑廷博題時。乾隆壬辰六月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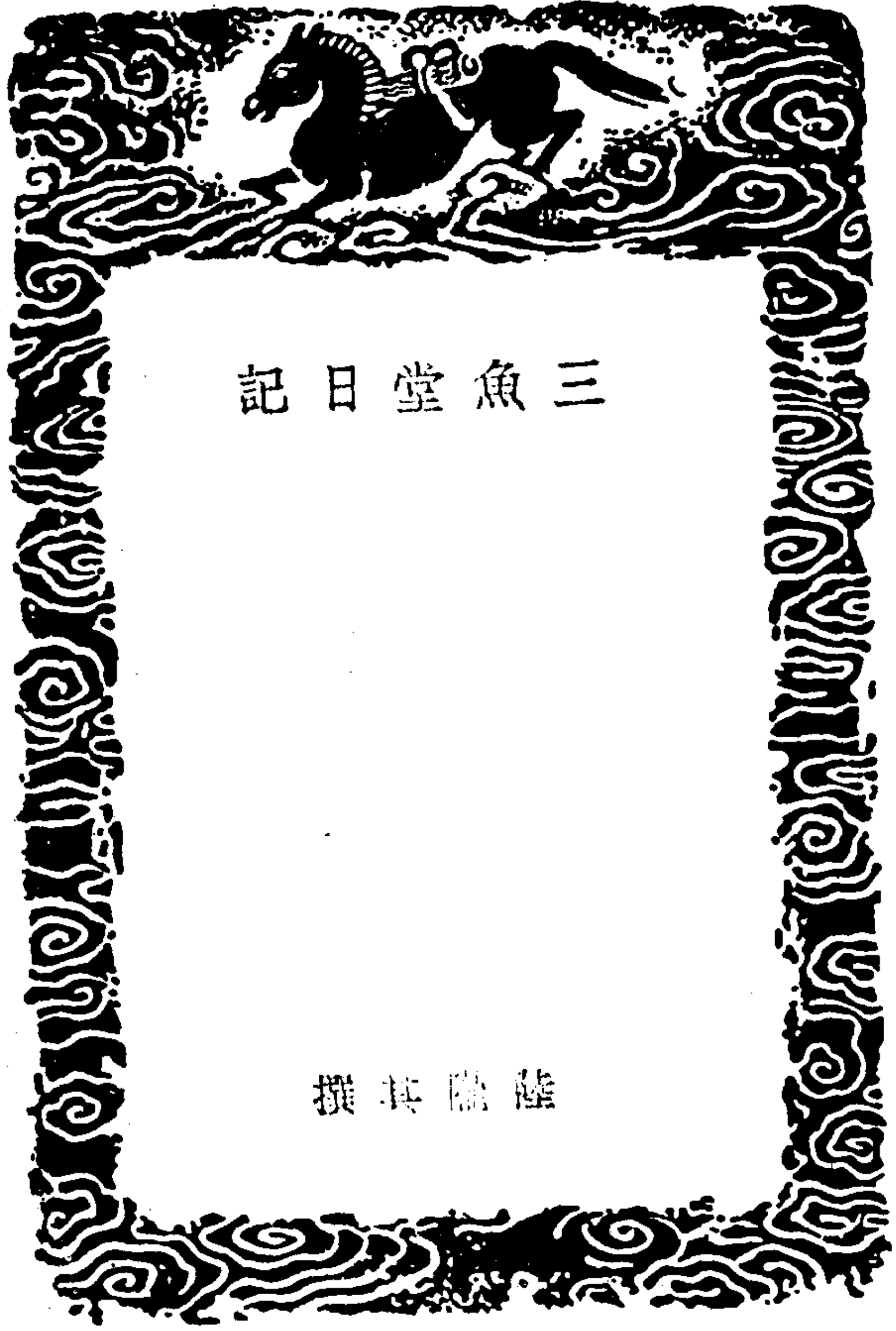
虎林烟瓦屋鱗鱗。客裏光陰只四旬。但說樓居風韻好。夜來聽雨卻愁人。

十日都來五日陰。湖山勝槩亦登臨。金鐘白塔前朝話。別有詩情無限深。

小劫人間五百年。坊橋寺觀半灰烟。往時香齋風流盡。并藉珠囊一例傳。

徽君樊榭舉世事。蒐羅帳篋如斯苦不多。未許清言獨珍秘。郭髯其奈飽髯何。

錢唐魏之勝同作



三魚堂日記

陸其撰

三魚堂日記卷上

清 當湖陸其撰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言孫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梓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齋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彙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梓亭確菴乃勉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采為第一按石隱札乃知即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為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翼王極口吳江潘次咈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鄒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余生書托其于京中轉程子遺書朱子語

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噫先葢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涿洵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即赴道臺衙門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與探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覽行略知為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蘆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諱國棟字于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為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今亦為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菴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與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為勸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梓鼓聖賢事我欺恭寬信敬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為馮瑛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瑛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為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馮瑛州教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廿五評奚生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嘗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為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初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答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礪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于府廳所以權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為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安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為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于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安取戒既第後不肯干澁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問入于神翼王言陶菴本從濬洛入門

後喜靜坐。又喜閱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部通判。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首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學。頗欣然。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宜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宜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為啓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宜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聖像先是萬曆時陸古堂做。闕里像為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關廟叔祖。言風俗之不如。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已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狗人情處。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蒼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唯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晤南軒。始開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用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而終所共。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為言語文字分。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開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有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娥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為振為。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莽。追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壁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格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而欲淡澆之。以仙掌之。勢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用仲弓之妙川。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鑑。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

廿九。會孫執升。以所刻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邵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于書。明文選大都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孫。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磨而遺之。查此選內理學之士。遺者甚衆。如胡敬軒。魏莊渠。馮少墟皆不與。

二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寶跋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銘。其袖不必記。其野不必下神符。其道不必有鳥撰肉。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此最善用賓主法。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漢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雜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頹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為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球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文字。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球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篋六星。為編衣素烏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贊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當必有聲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于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

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慈、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為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散而死。猶且盡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大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備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蓋皆傳于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于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三月十六日。往常熟。在舟中閱德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履謙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好化為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肯附者。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復陽論沈淮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淮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淮又且歸責于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一事。是曰：非曰：非曰：非曰。一人。可曰：可曰：可曰。此數語。可以砥礪。

整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為浦。橫之以為涇。為派。小大貫輸。其布而紆。絨得古溝澗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湖沙之為害乎。湖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為矣。至其不可為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剛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所以為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漣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為牆以奏。續于朝。以為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為之後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祀。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力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為之序。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五經訓解借看。下厨旁訓。上厨順敘。看來此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穀纂古微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為疑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遠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應周古史考則云：遠人亦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應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為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皇至貴。而隱混習汨猶如此。況于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為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閏月初一。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帖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買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恐謂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見太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南西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可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陽助靜。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言。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於。月位

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十四到嘉興。元所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復伏三字音義一條。甚好。曰復復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莊云。還語。止猶覆。與詩為依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還。時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復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收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轉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義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可伏。鵲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者民陸公恭。率其孫廷錫來執贊。按字書。錫字訓亦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知之也。

十九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邱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蓋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故為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九自驛子行起程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驛橋內戾城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驛橋宜懸空坐。不宜倚靠及睡。

四月初一行至石梁橋。地屬天長。橋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初二至義井。地屬盱眙。土人讀為叶貽。

初三至盱眙縣。縣在山頂上。此地即漢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即漢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即泗州。

泗州舊有浮橋。今已移于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即淮河也。淮至泗分。

為二。過淮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

初八渡黃河。地名孫家堂。沿河由宿遷至峒嶧集。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不可不時佩服。

卓先生言。今徐州河道吳煒。戊子舉人。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初九至紅花埠。橋中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歇後。如貽厥刑于之類。截前。如王康誥詩云。朱門先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魑魅何曾禦。尙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構机居四。

句。單用魑魅句。令未會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為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初十由郵城宿李家莊。李家莊地畝屬郵地。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脚踏郵城。頭頂沂州。

十二由青駝寺至埭莊。見主人家織繭機。其制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尚不及寸許。輻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即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為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于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鄭重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即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為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為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恐懼者為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謂以誠意正心者為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動者也。由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從事于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一則真能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于體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一則真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一。即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即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為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為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周其人名官舉人言。癸丑年曾遊曲阜。凡見衍聖公。必投門。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也。

十三宿賢陽。地屬新泰。因閱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

十四經新泰縣。至羊流地。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十六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縣。有姜女廟。廟有碑。姜女為杞梁妻。而俗傳為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也。

十七至杜家廟打尖。地屬長清。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讀書寫字。用青布帷蔽于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世日光。疑其精于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此殊可法。

十八至平原南二十里鋪。同行驟有病且垂斃者。掌輿不知痛搔之。驟即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擬作禹城縣一首以誌之。未成。

二十至景州。考地圖。景州即古廣州。蓋仲舒鄉也。

廿五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江南繁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亦不及四千。驛站糧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交按督資于此。但苦于上臺給發之遲。每先借債以應辦。驛中諸務各有經營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遠。自筆帖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

驛中應付者止苦撥子馬。此專為緊急軍務而設。限一個時辰行一百里。故倒斃為多。如良鄉每歲止許
開銷馬二百疋。而撥子馬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願照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限。即督撫奏章。近來
亦止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矣。此缺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
拿。故亦少失察之患。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時而止。談及少詹王澤宏為余搢腕。
三十葉訓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訓菴。亦僅見也。

閏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借得卓易菴諱永錫淮海水利略。係王鐵山子王明德字亮士所著。前所云吳焯河工條議。即
本於此。亮士之論條晰最為明白。

初二候張夫子字素臣。舉卒有意于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為非。

初三會柯寓。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晚村曾有書來。惟恐薦舉之及。

初五文夏言吳梅邨。綏寇紀略。刻于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訓菴酌。訓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為人矣。訓老述朝
廷之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性善無不善章。問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
譚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外間所傳喜問瑣碎之事。皆妄也。訓菴諄諄以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
為不是。出衛爾錫潛齋。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齋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踐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
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
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為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為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訓老言。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忠戶。

十五會義山。言丁巳科北闈房考。獨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葉訓菴門生。然必不肯中訓菴之子。曰此非
所以報老師也。其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以證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
較斂。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則稱士則稱或曰。

十八讀太極圖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
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鉞一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改絃易轍。若督撫未
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于漏網。仍取之于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
民益懼。最為懇切。又疏內論縣官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為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
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闊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即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
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于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為期者。

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況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衛民。苟其中有害民者。相與
姑容。是以衛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于未用之先。自當慎于既用之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最有理者。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
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與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
已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
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傅掌雷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
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會。數日前武園托子瞻來云。晤魏環老問及余。武園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即來見。魏云。然
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闕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此。尙怒形于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
感動上。無足怪也。

六月初二赴魏環老酌。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諱三禮。益都王諱緯。臨淄舊任邵諱嗣堯。但邵性格
急。又贊歎閩中李厚菴諱光地之忠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
可及。又極贊新推闕臬于成龍。同席者有寧波董諱允瑄。山東唐諱夢賈。係己丑詞林。

蕭秉諱老諱帖雖云五筵候教。實則倍之。魏則真用五筵。酒厄皆密器。儉樸之風可師也。

初四早。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嘉定監生孫致彌。係前朝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館于耿額駙聚忠家。耿進其詩于上。遂命與使臣同往
高麗。亦奇遇也。

初五赴武園酌。時朱述三諱斐。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闕臬于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
不許入見。地方多盜。募得其渠魁。收為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于是羣盜盡得。既而并所收之人殺之。蓋
亦不能無偏云。

初七偶閱大全養心莫善節。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
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
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
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峯述勉齋之說曰。
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嘗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
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
个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即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

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欲即在求放心內。但孟子于養心章。則又抽出首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初十。覽大全辨。見其于朱子分晰處。必強辨其合。如失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相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便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和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一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所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事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十二。君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憫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難于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望。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望。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陸梓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據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據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又梓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顯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梓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過一道也。梓亭此圖。大有功于學者。

看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至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梓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似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週也。未知是否。九月初四。再看確是如此。

廿三。會柯寓魏。借張幹臣所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托于禪。既也以禪之實。歸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寓宛問春秋王正月。當主何說。余答云。當折衷于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魏晚村主何說。對曰。未嘗有定解。嘗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修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數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若但云。歷法多差。則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兩月而不可據耶。閱司馬公通鑑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廿九。答候左襄南言。及寧紹問學。大抵皆宗山陰。襄南極言仇滄柱之非。講學則宗允。講學則從黎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便不可對聖賢。襄南寧人。不惑于山陰之一派。可敬也。

陳介川來會。介川為庶常三年。尚館于田。兼三家。亦可見其自好矣。

七月初三。會談學上。寓有讀律佩麟一書。余因借觀。頗有闡發。亦有有用之書也。書凡八卷。初四。較對困知記。見整卷云。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議矣。此一段論得最好。與整卷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正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津津有味者。真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斐請行朝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于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真是真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奉旨該部議奏。此與田侍郎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為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不可不行其一。

初九。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初十。談學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先贊之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加斟酌。先含糊一番。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為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致彌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凰城。是高麗舊界。今以鴨綠江為界。過鴨綠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揚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

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于五經四書皆通大全蓋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

十四邵靜山名廷齡來會言朝廷喜察遺言余謂遺言不過是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曉昧之言謂人君聽言自當于光明正大中擇其可否則則說說殄行即借我之察以進矣

十五答靜山借得容城孫鍾元名奇逢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靜山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勅皇上留心聖賢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

廿二閱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嗟賦雖牴牾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嗟賦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賢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是心為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

廿六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虛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自省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脚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于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子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子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南陽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陽明座師也陽明嘗與克恭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于堂

廿九閱理學宗傳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旨絕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為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簡用之以主持世教為我儒者僅值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口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理未易明白。閱念慈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左襄南以黃太沖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慈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初七江右同年賀諱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吾為官搢金歸與汝但勿以賸累汝足矣其言斬釘絕鐵誠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謂子子頗不率教即辭之亦人所難。初八閱念慈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運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初九方假太翁來會言在蔡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滎澤渡河太行尚離河濱甚遠嵩山在滎陽西南古之滎陽極甚大今之滎陽縣乃古滎陽之一隅也。十四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于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為異端也。十五閱江陵集見其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晉君為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閱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為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又按江陵于萬歷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諸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于世用其有標竊異端邪說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偽雅道然立法雖然而江陵亦不免于禪豈非所令反其所好乎

廿一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于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于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養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止于此也。

廿三 閱成有一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會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繼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于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 到欽天監。會邵武峯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漏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孤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恐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亦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因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自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如否。當再叩之。

武峯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便是地。以天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對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則分爲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爲六件。余問天文書孰妙。武峯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于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又大名天此書亦好。但雜耳。

武峯又言楊光先于歷法甚疏。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廿七 與陸翼王談言。願寧人係徐公肅之母舅。而中書顧洪善其嫡姪也。鼎革之初。嘗通書于海使。一僧以其書糊于金剛經後。挾之以往。其僕知之。以數十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僕轉崇今濟寧道葉之恒。葉願重托之。寧人有所冀于此。僕曰。金剛經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發。乃欲詐吾乎。寧人大懼而止。遂與

徐封翁謀。夜使力士數人入其家殺之。盡取其所有。并棄所托者亦盡焉。葉訟于官。寧人下獄幾死。賴錢牧齋等救之。而葉固徐封翁之妹夫。公肅兄弟之姑夫也。公肅兄弟亦請罪于葉。乃得免。寧人遂不復住崑山。葉家不願歷游燕齊晉之間。與其博聞之士相往還。如傅山。李因篤。皆其好友也。故其學問日以淵博。其他著述尙多。有十三陵志。然性不諧俗。故公肅兄弟亦敬而憚之。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幾蹈不測。孫北海救之得免。遂與北海友善。然兩人學術則不同也。

廿八 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際圓柄。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恐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于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獨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孫召外史寧憲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似是魯春秋之舊凡例。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蠆蠹蠶蟻。皆害物之蟲。蠆蠹言有蠆蠹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皆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廿九 譚祖豫來會。余問前借柯寓。龜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邵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熟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云。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皆有高堤。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堤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堤防。其費無涯。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

三魚堂日記 卷上

從歸仁高堰起。今斬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

閱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杜序云。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卽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于春秋。張贊山與熊青嶽書。又言高郵有王諱昌象者。有河圖及歸仁堤說。又有姓進名民表者爲之梓。三十閱杜註。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豈伯恭博議未免過當。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註疏。曲沃卽開喜也。而今則曲沃開喜爲二縣矣。翼卽絳也。而今則翼絳絳州爲一州一縣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徒曲沃。穆侯徒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初二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中。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亥。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爲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證春秋。皆見笑于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爲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弑。左氏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位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與學生講孔子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吾丈夫也。余應之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學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爲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爲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爲歷或諸侯所爲。亦造與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實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胃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此恐亦未確。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尙未知張胃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辨。孔疏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元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尙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十里。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則仍其初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諱澤宏席。尤展成宋既庭俱在坐。宋言北闕諸同考。惟徐諱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係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啓蟄而郊云。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又鄭元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圓邱者。祭天皇上帝。月今四時迎氣于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元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肖蓋咸仰。則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譚祖豫處。得借魏冰叔解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于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維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維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宋陸之道而已。又蘇忠襄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榜姓陳。爲參政時。復姓。官至山西巡撫。甲申二月。太原城陷。死。子方焘。方焘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泗水宋以來儒者之恥。于

此三文可窺其學。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府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蔡陽縣合京索須鄧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又云。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幽莽于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于此。使天下聰明才辯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尙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

初八。看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于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顛倒而債事。然則鄧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于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胃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蔣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毅。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蔣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明初之布按也。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魏冰叔曰。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于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

魏冰叔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諸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

非有進于時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論文。然亦可以悟學。初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托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義山來言。杭州應攝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于易。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初十。閱信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喪。當具以菀之日。月告于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安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秋。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證。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筮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與論宋襄之言。知災異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與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于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于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十一。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瓊帶纓火車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汜音凡。在單韻。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單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單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爲汜。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

衛懿公與狄戰。蔡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即指爲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十二。閱左傳。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不肯祀相。而昭七年。子產勸晉祀鮮。孔疏亦未甚明。

左傳。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余猶憶乙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一種叫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證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黍。當再考。

左傳。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格疏云。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以前之事。諸書又云。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為總河。一主築隄東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存功。未嘗剖析孰是孰非。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曆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

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東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而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惟見嚴嗣榮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湖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二十。閱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治河勢。謂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最可惜者。萬歷初。徐尙寶貞明瀘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為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汪若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皆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于弁州大函。幸而有

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廿一。閱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後習氣。自晉人已有。

偶思近日文人。如魏冰叔汪若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做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矣。而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于鱗咏古詩。有因知沮溺流。用卽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地驅名利場。無暇不驚駭。亦名言也。

廿二。閱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蟠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旗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庫應。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若註疏如何得明。

樂武子善釣。從乘一言。可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語。同稱妙絕。遂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個

廿三。閱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蓋公遷葉。情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鄆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勝。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

太王之遷。亦必奉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塞蓋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塞蓋。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想當時最重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霸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面反或道滿。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二件。

廿四。閱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夏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謹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

某星有變。其驗恆在某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塞蓋。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廿六。閱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邲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貲賦多。自減為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于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塞蓋。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

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軍。終事八反。亦塞蓋。

又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許吏。異于周禮五人為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

其臣畢竟可疑。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正可與此同參。」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滅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尙書惟狂克念作聖，容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爲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瀆，規假豬，町原防，牧隰畢，非衍沃，賈遠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于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哲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于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倜傥，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窳而然。」廿八閔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遠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解云：君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尙不得主之，況耶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謂在耶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亦異于小篆。」蓋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爲掩至子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想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于高強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隘，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宜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又疏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此又可疏。』

廿九閔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詳載中豐之言，以著凝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也，亦政失所致，吾于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滅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錡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維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預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概，但其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錡刑書，而叔向責之，趙缺錡刑鼎，而仲尼讓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爲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恐當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慈意。』

十月初一閱孔疏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神龜所論陳災娶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爲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于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初二閔子產處囑乞之事，此與鄭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吾薄人，同一無我。』

昭廿一年，魯待范鞅十一年，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年，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程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鼓，古人未有鼓也，疏亦不言鼓爲何物，疑卽今之鼓，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鼓，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廿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

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又借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有王西樵疏，疏云：『傳載其所作偽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中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鄧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實自撰也，又』

作詩傳托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詩有妾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彼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纂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于詩。汪載之亦最有見。余向因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注云。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櫛子。

初四。閱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看純翁集。有云。公伯僚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避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僚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贊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贊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純翁為文肅。孟孟之子。名乘。字孫符。作墓誌云。乘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核。欲向其子點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五。赴李學士諱天韻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鄭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處。在盡道前任。侵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征。遂力稟上臺。凡赦後錢糧解。赦前者俱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于地方者也。至其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之內。可了百十件。其所謂才者如此。過言吳國對之提督學政也。狼籍為從來所未有。閱孔疏。昭廿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語。張老師曾贊其人。信然。初七。葉初菴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為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邊加頌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為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再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斌施閔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淮。濟江。入于雲中。奔郢。又奔隨。疏云。郢都在江北。淮東。王走西。涉淮。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即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納向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

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鄧子國。圖辛為鄧公。即此。則此鄧在楚都東北矣。又鄧陽府鄧縣。古糜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鄧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進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進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註云。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廿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非衍沃。牧隰。阜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非。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為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善。注疏從殺梁而排公羊。最是。觀定十四年。董安于不能免于晉。哀三年。襄宏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歎哉。初九。柯翰周名維楨來會。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于乘春園。有以嫂詩緘封呈汪若文者。兼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左傳陳乞偽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巖。輾轉塗塗之譜。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則以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元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為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扶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苟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閱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初十。會葉初菴。適陸翼王同在座。初菴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于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于滿人。此真大臣之用心。初菴又言。有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為妙。用此不可訓。初菴又稱。陽明之人。

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謂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于禪。謂菴云。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其有成于時而云然。然則菴論學。微主陽明。余欲正之。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反。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寫。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又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敘述。至于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于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于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縉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于其麓。黃勉齋饒雙峯答諸學于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遺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絕。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吾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于梁竊。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漫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天半路。始以梯升。繼則登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根脚。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石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

又一條。引孟我疆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其序云。寶山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

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抄本。雖有其目而尚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之異于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于文清。此似涉調停話。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南先生集序云。二人皆餘千人。張有陸學訂疑。張吉。字克修。成化進士。序言其劾李孜省。曾繼曉。遠貶於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千人。十二。閱寶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詩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轉不能得。

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寶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邊。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滿胸膈。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業。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寶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我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又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宮適。皆以當之。何云未見。寶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認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只暮遇之。尤妙。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知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是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已知行。則致良知亦無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明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寶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寶山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余所取于寶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于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于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之乎。竊思日求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于欲根之未盡。一則起于習氣之未除。一則起于識見之

不真。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于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又因此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爲師。誤己誤人。其害不淺。

十四。閱張寶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好險。非不自謂有德有爲。其實毒查。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藥。

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部問杜氏釋例亦云未會見云王魯齋有論語考證無此名詞謂諒雲賦之尊公官于金華有其抄本又會刻得齊集又云江西廬陵王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錫也所買參同契注即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笑不苟笑夫苟特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斬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馴以水刷沙之策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日不思無治之法但思上下掣肘部中之錯算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湖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堰是梁武所決之堰此二意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十九汪若文來會言吳俗禮教之弛冠禮既不行昏祭則家自為禮喪禮則迫于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關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關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關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派不欲為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字

若文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子瞻伊川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亡子瞻之學行于金伊川之學行于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為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為一則似其自道陸翼王言若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云初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于道矣

三十閻王亮士疏濬未議一篇此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秦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各場場分即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為鹽場窳戶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揆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連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為不閉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助難于轉運一為高寶與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潮漫毫無阻滯上水易洩下澗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蕩惟供燒煎不許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開門各立水閘而不開闢下之港與河也今草蕩既于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蕩盡為各窳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為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啓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壘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

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于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匯聚于安東對面之馬灣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廿一閻王亮士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揚民情愈同若築築霍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為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健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子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亮士又議用災民供餉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為一工派于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為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減減銀二分若夫疲癯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絢索陪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為輪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恤而共飽

亮士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為假之以用舍之柄滿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治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册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可得之數

廿二校對寶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余竊思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與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又寶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寶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讀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寶山語錄因思博施濟眾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寶山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于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難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因寶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其逸念憂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其逸主靜念

寡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致逸念落則略及于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落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為楊墨以孔子為九千盜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為之解耶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訥訥不輕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廣坡墓誌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

又江陵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又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廿七因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因思夷惠尹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廡夷惠尹皆在中一間但略有偏若楊墨則偏在兩傍著壁去了

又見箕山語錄云會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諱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顧寧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輯日知錄多論學之言又與前刻不同

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其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朝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而疑春秋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陳龍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于歲首而不于歲首未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龍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論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看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有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註亦未之知也思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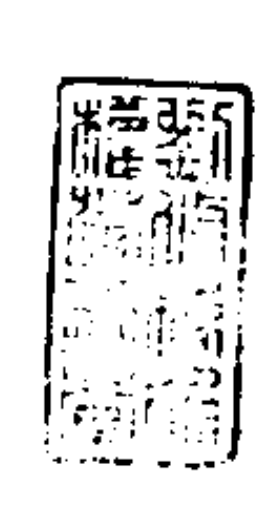
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開壘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為矣余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此

廿九會王菴士余問何以欲分黃蒼云非分也暫分而即合猶開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樓堤蒼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樓堤樓堤之內曰堤堤之內曰遙堤即老堤也樓堤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樓堤至堤堤堤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從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接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閘而淺不下板者曰接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熟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算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體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夫則得失自見



又言韓時卷今歲二月入都。赴魏環老之約。時卷有己未房書選。以其自作之文。刻在相知者之名下。蓋亦不免時局也。又其友其留心經濟。言今日時勢。可謂萬物不得其所。又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六。因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

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為事。則是名家之所為。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為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十一月十四。因往省。在舟中閱威思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為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即止于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為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為奉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而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為母。此是振古人蒙之說。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為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在舟中閱威思叔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啓間事。嘗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于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即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為二集。共有四千餘頁。又言夏鑾仲辛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汝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略。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步賢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有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為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蔚州之妻兄弟也。饒于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日一兩足矣。李曰。止于是乎。吾能為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為。吾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于朝。而無內顧憂者。

三魚堂日記卷下

庚申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敬齋涇陽啓新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三月初三。有雲間范名安濟者。以俞汝為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璵號豫菴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于嘉興。別來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活。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淡。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淡。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余但嫌其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致知是近。舍近取遠。則已失之太寬。即以遠取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徵法。而非題前取法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為時套所累。余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于學者。而不欲其為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言黃太沖之在海事也。許時卷勸其一往會焉。知太沖為陽明之學。故不欲往。

板成之也。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澗異常。然頗不耐事。有種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唐奔。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覓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曾寓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于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廿二。會麗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首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辛酉正月十九。魚袋兄弟來留宿。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旋公謂荷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楚字欽文來執贄。欽文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為本。又言婁學撰天潢字爰楫。好學先正之文。人亦有古風。江人高歷年進士中此

二月初五。會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于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又初七于席上。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為人所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于聖矣。愚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混。字子建。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為政者多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嘲笑。以為迂闊。而君用之于怡邑。不期年。其效章灼若。然則謂古道不可行于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為碑。碑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托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非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偽文肆出。蓋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托其名字。以炫耀于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墓誌銘云。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鍛弄筆舌。勿身踐也。愚按在淳熙尚然。況後世耶。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尚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舖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紀原一人獨修。大年又以其子餘文二篇來閱。大有奇氣。非凡才也。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遺服制不允。謂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服。豈能向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榮進。肅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凌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無間鉅細。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一書。今尚存否。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識等說。時文多亂拈。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其一百本。借閱之。此書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嗣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鼓。未知其如何。張

初三。于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頁。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錄收齋。錄本抄錄。不易得之書也。余喜而為之跋。抄手亦精妙。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未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又葉石君曰。曾見抄本孟子註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為郭偉字涿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採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註。然余閱之。則無一與註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于此。

又借尚書菴齋來者。輯此書者。為潘士澐。其跋難不足觀。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抄本。

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葉向高撰。鄒南星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于墓者。與今之樹于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為敏句。東萊博議曾補駁之。其可為學者草。癸亥九月初一。後九卷朱子評公度曰。向見伯恭說孔子。則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條與博議之合。

廿六。朱昆友來。言吾輩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寧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蔬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步步至褚家堂。威儀巷。紗羅行姚敬恆家。候應嗣寅不遇。遂同其門人至嗣寅家。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為難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為辭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辭小說之為民害。亦最有關。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其禮學彙編。做

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為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其友會諸際南名殿。其人有經濟之才。見在應試諸理齊之後也。際南言餘杭令與。雖係州納出身。然其引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隣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洽村來會。洽村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峯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其友劉青田詞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為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為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青田軼事。知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為。假先生以欺世爾。恐按此為青田表白。不可不知。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即改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若。禮璋字以黃來執贊。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尚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為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于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榮之叔汪大儒名濶。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昆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也。又言如來不生于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者備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器。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為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與應嗣寅交善。又言閩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跡下筵。海寧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贊字濟武。遂至其寓宿焉。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贖皆不受。其平居未嘗脫冠履。頂同庶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五月初一。仇洽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與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為與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叔邱。邵二泉。陳清淵。林次崖。陳紫峯。

初二。答拜潛江劉主考之孫諱行諫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十二。至常熟于卓先生處。借盧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正其。中。天。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正其。中。天。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所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峯四書通。亦向所未見。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橋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收齋有學集刻本。多為人所改。廿一。自常熟登舟。廿二泊小真。借宿于蘆花巷。聽臨湖。僧曉懷名心道。竹在天目。為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巷為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為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真。而此巷則其所常往來者也。卷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嘗至小真。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真人也。蓋元時小真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廿三早。僧指菴前之湖云。此為橫湖。其自湖塔一直上南者。為長湖。二湖相並。其又南則為圓湖。蓋即五舍湖也。湖字。在籍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借言。思所謂三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湖之南有小湖。以及湖橋以南之湖。皆不在三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林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直杭州徽寧四府。子瞻表忠觀記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若水一名響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日。洗眼于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即

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湖塔。僧曉懷。云。青浦。北。崑山。有。橫。湖。為。三。是。浙。江。通。志。中。語。否。湖。之。一。在。湖。塔。東。北。湖。橋。以。南。者。為。長。湖。此。說。近。之。廿九。至涿涇魚袋前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會夏西求。言願見山河渠書。刻成。因從西求借願偉南所輯客濱雜抄。七月初二晚。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于徐健菴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于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阜之汜水。音似從已。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已。漢高即位之汜。亦從已。而音泛。曹谷自到之汜水。則即成阜之汜水也。又借其所訂管地里志閱之。于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即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于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

統縣五始列平縣下密膠東即墨視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恐取左傳杜注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于桓十八年莊十年漢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非註云濟南視阿縣東有野非亭則視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都郡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野非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矣子鴻其以志考濟南所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通鑑注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于胡註因借其漢地志閱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如濟北國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反似在北又晉志兗州有濟陽郡即漢濟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即位紀水表作即位定陶即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為二流其南流為荷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流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陸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陸非曰湖陸志濟水圖知其詳

八月初三文夏首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尚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于火五唐人詩則賈于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定字母

廿四在楓瀝於楊氏借郡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為郡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論必讀貞以為憂瑣乃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郡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郡陵恐不屬晉又陳寔穎川許人郡於許為屬邑許嗣定于鄉賢郡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在舟中閱郡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別疑各處所謂夏秋糧者俱如此查郡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接年續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百餘頃悉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即升之例行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杖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即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遠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土莊立每歲王道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估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也亡賴者因緣為奸附和羽翼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郡陵知縣張舜典鳳翔舉人于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汗萊斥鹵無膏腴可容明詔願能官為小民請命上蒙重公言事始得疑

十月十七日自常熟到家元所戚思叔同賂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未知其為何人也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更名雲爽寄所著紫陽大指亦未知其為何人也

廿九至常熟十一月初三日卓先生處借濟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標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成實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祖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十一月初六會黃子鴻言晉書地理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海郡查魏世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為亡一部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燭下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鑄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知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廿三往常熟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彥旂格致論其學似正于景逸又刁蒙古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于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于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瑛所著思誠錄中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江學聖字惕若皆有志于學而以梁鑄為宗旨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初九買太學志志中載太學書板無多廿一史十三經皆無蓋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查印板之載于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詩樂圖譜儀禮圖解不知今尚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曉係梅村姓言梅村所著春秋氏族地里二志尚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七月初三到崑山于書肆中取宋史賈來看王洙作嘉靖間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覺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啓間續查經籍刻板中並無儀禮通解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珠書文宗教條十四族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為江右提學時所行數事頗可師法姑記于此如查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憶涇陽小辨齋集中有論儒童考試書亦為文宗者所當知

八月初一在園化會許伯勤名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言高彥旂之履歷甚詳彥旂丁丑進士為湖廣督學道如李中丞本屐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為刻三楚文獻

廿二到常熟閱顧涇陽與維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因思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二閱涇陽惟此四字編疏此最有功于世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蘆花巷借陸懷以玉林語錄見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于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歲一歲之飯方令衆食飯若不足則

便食粥。若有施主來。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為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隨言借看。其書言明末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癸亥正月十七。嘉定錢子辰來。其向學之志甚誠。但觀其所自敘。則知其初未見余之前。則專信象山陽

明。既見余之後。則并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非。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

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湖為非。又因夢孔子命公治長南容授以大學真傳。悉改朱

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為不知務。謂二千年晦蝕之說。至此始傳。其所見

甚怪僻。余一一為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惟其自敘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

未知得齋為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伸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幕賓。皆與外人隔絕不相見。子弟來者即時入內。去者即

時出。不敢盤桓于境內。

初六到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楊者。筆畫尚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寒。不若顏魯公多寶

塔為佳。

十五葉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隼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授皇明職方與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韻格物之格為該。

前月席開宇言。北人讀蘇州之書為裕。

十四到常熟。送兩席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舟。土人云。此地為沈萬山莊。少西即山徑。又少西即爛路山。山徑爛路二水。皆南通湖。

北通太湖。爛路長而山徑短。日中從爛路歸。

廿四星祐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來見示。此書係蒲陽宋端儀初撰。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二。與方太翁談。言木桃即磁梗海棠之實。木瓜之花。即木瓜海棠也。婦人兩鬢所插謂之櫛。

四月初十。嘉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撥補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

南則火耗之禁甚嚴。

五月初二。自家起身進京。

廿一日。與陳孝廉言。泰興季滄葦季開山兄弟。為人不同。其父雖久富。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

巡鹽又數十萬。狼藉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即蕭條。開山之家業如故。其長兄諱開生者。卒關外。家業亦

如故。又言泰興與泰州甚近。而泰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在縣橋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

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設二等歸農票。上等許其有事得照生員例優待。欲見官長。使

聽事吏先以歸農票傳報。許後堂坐見。次等許其有過驗明減等。三月之內。十分全完者。給上等歸農票。

六分全完者。給次等歸農票。皆以鼓樂賜酒三爵。送出大門外。完不如法者。先設立頑戶牌。大書頑戶二

字。懸其門首。俟其完足。然後將此牌繳進。頑戶之家。被人打罵。俱不准告理。其又不完。然後施鞭扑焉。凡

調除人命盜案外。必詳開有無田產。在何都圖。官否完糧如法者。方進聽理。其隱匿不實者。查出重懲。

初到任時。先命吏書如前法開報。另立法比。次命生員如前法開報。另一法勸懲鄉紳。則各致書勸其

為民倡。如此庶可省鞭扑。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于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

以蓄積為第一事。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易知由單。知團撥之法。近年屢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為訓。又見獨免

順永保河四府圍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掛。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赦後不

赦前之法方善。是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為半月形。舍軸其中。亦

有子小橫木下。為兩足以舍軸者。此即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廣席四

旁有邊者亦謂之軾。當再考。

六月初二到京。寓龍君廟。

初三會王天市。言及王中堂名熙之僕陳九鼎。本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徵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填。不如下落。藻采已改正。

可見公論在人。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都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明史

藝文志。難以為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

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公。止從掌者借書。詭以他書遺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

廿五又會黃俞都言。己卯山東直指使者宋學朱。保今冢宰之父。死于正月初二之變。然今吳門人頗有

異論。又言今史館論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沈存存錄之旨為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為冷曹。文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

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抄考亭淵源錄。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

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為調停之說如此。蓋終

不敢直指陸學為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說。亦屬

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藏于庫中。非奉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菴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皇上親言。陸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他做。然

內閣不知記此旨否。此旨與張主考之旨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

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者。方能定得。即如任子一項。從來武官無陸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

欲改正勢必不能滿漢人情不一大抵如斯問健巷杜預釋例亦未嘗見

七月二十赴孫虹瞻酌盛珍示同席言本朝天壇之制上帝南向太祖居東西向配太宗居西東向配世祖居太東之次地壇后土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太祖仍居東則反居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所謂錄書者從萃歷年所抄章奏此乃作史之本紀瞻言皇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公王沂公題咏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五飯于趙老師寓言高靈旗崇禎末為湖廣提學因得罪于袁彭年為其所劾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猶然有之自海軍陳之遊始

廿七湯潛菴來會定張名雲章筆波萬名斯同字季野陳名亦雲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殿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峯史伯璠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尚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潛菴言魯齋遺書因修史懷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尚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為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抄王次點周禮訂義半册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約有千二百餘條徐健齋家藏有宋本

八月初一到選司時改新例于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人

不分清濁但以文書到部日為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舊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舊樂安縣官文昌旗人舊齊河縣丞捐知縣何憲付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郭秉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郭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于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寧受罪不報也上司為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言報聖田不論俸滿即升者往往得餽缺天道宜然何言嘗力勸齊河郭令勿查聖田郭以郵城令不論俸滿即升未免有學步之意為民所訟而止

初二萬諱言字貞一來會吳諱任臣來會吳云明史文歷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孤兒額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以一城為五河縣王

初六會黃俞邵適遇萬季野及其兄諱斯備在坐季野曾助健菴修喪禮考言之理聖真博雅君子也又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為于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邵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有纂言也又言王東巖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便說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又言鄭樵六經與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陸稼書授經圖與方伯已刻問胡雲峯易四書通則皆未見歸寓閩石君稿

見其與書峯書勸其將贖祭田除輪稅外除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三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共積至十年則千畝膏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景賢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為哉

初七聞江南子總竹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問有自信之過然其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邵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于期限不及詳慎歟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不在史而在元

會徐勿篋言附龍衣船北來船中所進乃優人具也此亦時事之可憂者勿篋以捐納復職官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萬季野又以所著禮禮通考附論來閱在坊中見暨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另刻于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鶴山周易要義抄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抄向極多今亦少矣

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于梁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抄本又言健菴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抄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于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能作養自有

人物出來又言萬舉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方誼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韻能引翼人而為其引翼者乃反噬而翼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真氣韻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害人真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為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諱開泰三人同素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為不是謂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開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開之也易其書齋中有許魯齋全書因借之歸寓

廿五製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子簡中止有游平靈壽二籤而余得靈壽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珩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保明大學士吳姓之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起順天人言于撫臺之薦守道董乘忠最不滿于人又聞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獲鹿之雅如吳書畫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衡既從注唐割鹿城置鹿涇縣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邢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起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為湖州司理其祖日夜以慈祥廉節資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年許孫蓋為通州坐糧廳始子不安命至于大狼狽又言運軍一路之投累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黃俞邵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諒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在姜西漢濱會萬貞一云願事人日知錄已十倍于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蘆內竟未見我濟南公名字此可異也會張夫子倦倦于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為先

赴梅侍御酌言北方自十六年以前皆有赤匪若欲稽查當取准于此

十三赴李戶部文遠酌李獲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邵嗣堯之令相鄉也清直有餘而以階敗

十四會張諱雄言福建廈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所以得出沒于其間耿逆之時遂為其盤踞張首先至其地勸當事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在前朝亦曾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地為通市之所而鄭氏又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蓋臺灣之地鄭氏尚不能盡有紅毛國即荷蘭國

十六會靈壽前任衛原名秦龍今改秦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舊欠約五千兩力請于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衝沙壓地銀二千餘

十九華亭朱溶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點定甲首日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逃人則諭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倦倦于積穀種樹興學諸事皆君子之信

廿八赴徐諱湖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關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成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為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向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人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為言又言湯極不喜晚村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湯亦不喜許西山之學余略陳己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只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助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助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不必若論實用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禎請增從祀疏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羅洪先呂坤呂楠及明季絳州賈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聞良知之真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菴書

十一湯潛菴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辨章之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菴酌潛菴云日講向在啓奏後今歲移在啓奏前故五更即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

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即啓奏退即起居本皇太后看東宮讀書雖不絕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為得非先儒如時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纂言雖不載于元史傳而見于行狀詩纂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纂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卻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竹垞妻弟馮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舉田加五十餘級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舉者仍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洒掃無事權此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季野言辛全字復元高致逸極重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偽者也二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始於崇禎十四年會魏司寇司寇言吾輩須受得天下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汪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初見信于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慎因而為權臣所指摘遂概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真可惜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靈壽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初八至靈壽縣初九上任

廿二自真定歸過衡河橋在同下木佛二鄰之間即禹貢恆衛既從之衛也

甲子正月初八往真定見李道臺道臺極言治道貴清靜本非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賈良猷者賓張斗志斟酒供饌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酒至饌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十九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慕巡撫見吳道臺道臺贈以家集又言苑洛志樂已到成尙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見李守道與言縣中灰車事窺其意不喜人說及上年之不公廿一見井陘李道臺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事守道即有護前之意

廿二又見守道而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決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信此保定名士官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某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于康對山武功縣志

二月初九偶思今日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從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偽之心進而有為可

十七到其定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溼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不天七十稱古稀。此為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
有德者能以其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寬。傳者記之不詳。卻以其次一定用
猛。

廿四閱溼野集卷二。知大禹思日孜孜射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光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
保治之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續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魏武子也。恐武子之時。
鮮虞尚未屬晉。

十五讀溼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過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
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
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西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
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
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
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又連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
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慈意此四句中。皆有學
問思辨在。

十二閱溼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吳端于漢宋。黃老爲小。調結爲大。論吳端于晉宋齊梁陳隋
唐。佛爲輕。詩賦爲重。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調結。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
十五溼野集卷三中。見浩齋詩教云。自孟子後。漢時蓋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末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
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
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
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十九封印。閱溼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錄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與
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愚按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自勵。又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
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演序卷十三。又有晦菴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
有宋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爲。恐不當尊公于程子
之上。

二十溼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于世也。於子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于早而補于
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賊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
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脈
錄。意思極好。

廿二溼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于身家。身
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巧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
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溼野集卷六云。衡有銖兩鈞石之量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
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
顏子之父母。不悅于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有
爲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糟甕之間。余嘗以爲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余
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醺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
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約禮即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又卷
七。別東郭子鄰氏序一篇。是不磨之文。又云。凡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矣。則覆勸。覆勸矣。則核實。核
實矣。則保結。保結矣。則刻誦。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有題玉璽石氏序最好。

廿四溼野集第七卷。有贈葉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
公之子。欲使公爲鄙人。張殿中丞平。張生于景福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
也。欲使公爲汴人。程大中公。程生于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艾也。
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啓聖祠。與溼野之言合。

廿六溼野集第七卷。曰。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
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明尊重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棟塘陳君序。論
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溼野集第八卷。贈鄧汝獻學政和序。論經義治事最好。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
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于有。即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無。即形之顯于有。非舍形氣之外。
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空同李子集序最好。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
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
言。第九卷。有贈中梁張公考績序最好。又梓庭遺痛册序亦佳。又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
係。

廿九溼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發。止可濫觴耳。及頰汝滄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
孟母仇氏比胎發。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仇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又贈呂君官知

宛州序亦好。

乙丑正月朔日閱野集第十一卷。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云。黃齋為郡則優。為卿則劣。凡以其生于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宋東萊呂氏。藍田呂氏。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謝上蔡祠堂記。皆有川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東鹿縣城堤記。云。津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葛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靈壽入故津沱。至東鹿滋大。說津沱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真定會筆帖式修機爾泰。問太極之義。蓋滿人之好學者也。初六。回縣。

初八閱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清祠堂記。言文清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篤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侯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微書云。雁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宋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穎書云。即日張桂正士論之所取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與黃卓魯同一傳。勞于載無增減也。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俱係墓誌。未閱。

初十閱野集三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訓言。參之三省。說得真妙。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為大。學仁惟禮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為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又有別記豫之語。贈謝應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遠衡陽語。贈蕭鎮南語。三

十六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為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馬中錫王和順云。是柁為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

十一。開印。即往保定。宿青同村。其定生員孫荷家。未至青同十五里。有村曰路橋。村有碑。言此地在新樂縣西五十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真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即滋河。蓋即余上年秋間所過。橋夫指為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格物而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時始有之。

十四。見吳道臺。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寧失不經之意。會南皮縣劉諱址。言滄州戴諱明說。不學問。戴王輪王楷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寧津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枋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迤東歸入于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即唐河。其歸入者。則澹水也。未知孰是。唐其清水亦名唐河。則澹水即唐河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莫知其所由。南紀城村有生員李喬楠。頗方正。

黃大自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房一千九百餘間。二月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為一响。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黍稷高粱。稻乃南方之糧。米。粳乃南方之糧。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余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為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為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想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遠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十四。看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錫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諭道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峯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章合。史氏伯瑤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同門王諱錫輔。濱州人。初二來談。從西安至鞏昌。中隔關山。即隴也。故鞏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鞏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圍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張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那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寧安定外。即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線之路。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前題云。宋王肅註。此其大誤。

廿八。六論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注。行五拜三叩頭禮。蓋縣萬歷年間。知縣姜照齊鄉約儀注。行四拜禮。余從委。里長自保定回。知灰車已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四月初一。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為為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為為時中。十四。閱山東首領。見其以平質淡漢盧靜等字講夫子之語。最妙。乃知禮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綉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字字要求著落。猶山之翠章。堂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廿九。看左傳。徐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騶駼。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為徐州鳩甫田詩人所誤。

五月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六月初八。閱縣志。見吾浙諸邑。萬歷年間。為築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累官陞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牌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真可法。七月初三。閱元世祖紀。中統二年。加斗斛權衡。此事今當行。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為絳。查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字。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白黑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廷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稷。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廿三。阜平縣來勸災。即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為單頭。此法最好。八月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任名孚吉。精于易。自負惟黃石齋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沒。其遺書甚多。當就其子孫訪之。馮向植其培也。

初八。看席生。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廿一。季試諸生。廿二。始講書于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鄴州。是往荊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鄴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往武昌之路。汝寧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岳宗祖崔成名。本安肅人。虜出關外。順治年間。為其定太守。

十一。曹彥範言。朝廷用哈哈駒子。駒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唇兩旁出者也。牙舌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解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日川湯。即古太羹之意。川茶。即古元酒之意。

十四。閱春秋纂例。見嘆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變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三家及嘆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的事。從損益上起見。是萬物育之事。

廿六。閱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五府。詳略頗殊。即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可知。凡事真貴得人哉。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輪靈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并在內之門。且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為上臺者不可不慎。余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簿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真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箭也。分看武邑晉州安平三處武生。新城棗強武邑三處武童。十七。始畢。會陳子萬。言有吳次昆所作劄錄。許余借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視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輯。未詳何故。見水經註。查直隸之水。止有清漳濁漳易澗聖巨馬六水。澗水南引禹貢恆衛既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閱隆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傑。人傑地靈。皆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穫。非不耕而能穫也。

十二月初二。夢有熟讀忠獻集。取上昌黎書之句。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正月十一。往府見道臺。始知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道臺深歎世道。見寧晉志。內載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灤至脊。皆陞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徑。愚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于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個影。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二十日。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二月初二。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家。解為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波菜當普盞。未知何據。查周禮註。普是菹。菹亦未知菹。菹為何物。初四。始至學講書。

廿五。井陘周寅翁來。言仇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為余搢脫。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大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之學者不通。幾欲擁臂。氣質之難化如此。又可見言不可不慎。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問最乖戾。又言丁景呂于上年八月執于道臺。因道臺授意于其定。代為其贊。簡略甚巧。邵子昆執贊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處。止有拒強強一節。又言于撫院之器非膠道。以出巡不遠接。不備中伙。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遠陸見王學質疑曰。此刺讓之談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語通辨。亦云是門戶之世。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他。他分數。要若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他。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他。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遠陸而及此。

廿八。恐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三月初二。崔提係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聚之革職。以救蔡毓榮。人甚賢之。

十二。寄開叔祖書云。飽繁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願便當為撥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于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今人之假假在事。

二十。看時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疑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免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免。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為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即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葦之卒章云。以引以翼。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遂至秦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建。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雙鳳到店中會。甚贊藍邑田賦志。

初六。早至唐城。郝客客即葬于唐城中。二夫人附于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附葬同穴。異室也。上為發券。外為石門。松從隧道入。請余祀土。祭文即余出名。嚮化李呈祥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費至千金者。幾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費。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為非。余未敢專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將奉為模楷。稍有偏辭。便流弊無窮。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為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確張爾公作。廖氏為之刊。而取以為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卷幾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益

仲。極贊藍邑志方音一條。又言朱子于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葉。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卻作攝音。

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于舊撫院署。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綏寇紀略。敘歸德府事多不真。會王益仲。言呂新吾父。為郵小吏。調和人兄弟一事。真是可敬。

見說郭目中。載有陸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愈論語筆解。吳縝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畢記。古今考。皆列于目。凡例中載何良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郭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挺說郭續。

十八。聞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于頑。竊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惹我。誘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又聞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佳里馬赤。佳里馬赤者。即古之象背。今之筆帖式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庸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為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為春秋人物。指孟子為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序乃錢鍾。奄觀錢文。錢以啓土。鍾以去草。錢以穫稻。錢又謂之錢。又作銖。又即番。查即今南方所謂錢也。鍾又謂之錫。又作錫。今南北皆謂之錫。但南狹而北闊耳。錢又謂之錫。錢錫皆在宋相之條。今之條。乃宋相之錢。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耜。見周禮匠人註疏。按今犁。其頭上橫與耜三才。合下種器名。耜。即耜。

初八。君絲衣章。此詩朱子既不依註疏釋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尚仍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于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臺為師生。一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惜。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卷幾論。吳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策。及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頗不合。六月初九。偶聞方太翁論書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于此可得敘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十二。偶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即古掌字。反爪為介。今文廟考誤作仇。按字彙。仇。母姓。其。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誠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句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喬楠有志古學。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買生之旨。而讓未遑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乃是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其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于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運安得不亡。

廿九、好生述集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菴家十年。而厚菴之子終于放縱破家。以此不滿于考夫。

七月廿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覺不覺而無礙其爲先覺者。見湯潛菴回奏疏。以薦耿介請寬董漢成二事引答。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廿九、與方太翁談。覺因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少年能敬畏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狎侮。猶可徵色發聲以傲之。若而敬畏。而退則狎侮忽棄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轉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難以一法治。比綴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轉本肇末。以事之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于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爲怪。真可駭異。

十九、仇洽柱書來。知蔚州魏先生之變。聞太谷投高潛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真是可歎。

廿四、看王覺斯鳳臺記。謂徵李自詩。則江山寂寞。其沈淪于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權重不重。平然愚謂何如茂叔之于濂溪。晦翁之于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部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

衡平之說。論顏子明容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

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澧謂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以沙蓋云。吾委質於晉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質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咏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

查柄鑿之鑿音操。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十月二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部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一明鏡。一是含糊鏡。

十一月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有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臯伊傳之功業不言。有感。初八、閱卷七論科日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實與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困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能黜詩賦。因革損益。萃爲宏規。

十二月初一、看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是日子始有註朱子行狀之意。

初四、閱儲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淺。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第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齊悖凶。通書便言邪僻塞果確。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何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个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即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為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即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于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戊辰正月十四陝西邵陽康其武來王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年祀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以理學自任邵陽與臨晉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二月十二、閱荷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于誅郭解之下。

廿五、思身有三百八十四交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個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贊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焚蒼巖山進香紙鸞于堂前為首息隸修馬神廟十九完工。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二十、行唐兩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縣陸驛丞管畫與同頗有才幹而甚謹慎。

四月初十、思畢陶言載采第一一個采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個采字便有觀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強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為戶部郎中其弟星法為行人皆橫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果華章志皆耽于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素行頗不滿于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一、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好生自平山來始見蔡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為何人今蔡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六月初七、查真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十一、南紀城等村雨雹。

廿九、查綱目書法于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註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之以證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泖因在正東而言言人疑此為東江非無謂也後人于泖旁加水耳蓋三江淞滬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看漢武綱目跡馳二字疑是跡落乃不顧利害之意馳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註不甚明。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語余國柱添朝多弊政君多失德二句以復于皇上因此觸怒。

廿六、同年杭州柴煊子煊字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往遼陽者從關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寧遠州又至廣寧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為鐵嶺為開原尚陽堡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為遼陽自京師至山海關者從通州三河玉田薊州豐潤永平府撫寧見邵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華提兜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真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龍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良玉聲名第一。

十三、看綱目偶提王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正不同而同于愛民好士。

十四、邵子昆有書來極誣王學實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與兄弟相繼各為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為一代當考。

十七、閱潛雅類書文昌誤以漢書所載次序為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冲所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書之為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廿九、看賈誼鵬賦此篇喫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借李醫官不全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脈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廿九始奉文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為皮氏長以宦者左伯兄為河東太守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十五、刑部新定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上諭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為馬。

廿三、四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汲冢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己巳正月初二。思孟子養氣即制外資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璋祖法。言黃梨州居鄉。甚不滿意。嘗為呂晚村買夜書于紹興。多以善本自與。

又言晚村第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為石門教諭。與晚村結姻。其第二子晚村增也。

廿六、巡道郵筒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鳳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求精之境。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在分註之末。議論甚好。然不應離于朱子本文。

內。三兒首疑之甚。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

天師道場下發明後。亦載邱濬一段。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敘易獨詳。而于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

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存。自伏坐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又授經圖。

多有錯綜。如麻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母生下。榮廣受穀梁春秋于瑕邱江公。乃誤以為博士江公。

初五、閱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假。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

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刁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

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為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也。講名。

分二字最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

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使欲以此破除。

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不理于口。又言明史先進呈諸篇。因皇上每句。

要註其所出之書。故因此折開。又言好色拒諫。為根本之病。又言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愚因思。

執勞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江之淮。字。唯寧教官署縣印被參。問軍精于堪輿。與端伯道合。有註解。

雪心賦已刻。平沙玉尺注皆。又言人之兩臂有強弱。左強者多生男。右強者多生女。以外臂驗之。左。

大者左弱也。右大者右弱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又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燭達且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自虎通。即天地也。又言堪輿書。如郭璞之葬。

經。管轄之管氏指。俱被人刪壞。注。又言其鄉築塔之法。先計其一。即之。下若干。應築塔。據若干。按。

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二頭者算一丁。所以人不甚苦。與曰。與天地。也。

廿三、與三兒讀貨殖傳。余謂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呂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野。鼓。

舞魏縣崔維雅之子。麟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晚村與梨洲不合。因爭高且中之墓誌起。

又言在福州得蔣德懋書。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命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

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疑敬字不屬。

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為之。又言考夫為人。以謙讓為主。

于老生多推以為勝己。于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晚村所不。

以為然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兩日與無黨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稽紹。

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四。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註。魏王珪與慕容麟戰于義臺。實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

是義臺。誤作義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

閱漢書。並錯傳。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錯刻便成病痛。

廿八、刁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尚雜陽明之學。未。

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欲散之法。思請留起運十分之一積穀。于下年抵還。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疏略。

十六。看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機。言其家向有朱仲福。歷法折中。及秋。仇樓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賣者。係萬歷間上海王折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

不精。且強半無益。如蓬豆。置。止拾博古圖之說。區田不考其所自始。而圍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

皆登于冊。絕無。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兀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鶴之于關。蕭。之于李。尤。

魯神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玠右。

廿四。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士李國華。字。所刊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圖稍異。內有夜讀法。

及果齋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乃此間刊本所無。

十月初三。劉元。對。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遊固安。令江西李本。言武昌守武廷。廷。固安。時奇。食。及通州。牧程。俊。令東安。時。蹀。皆于。撫。

初十。酌李代公。言南城羅冠自登第後。竟高尙不仕。又言。皇上海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單打發。故無閒費。又言涿州城內辟丞衙門。即軒轅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里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機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為輿論所譏。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絛。趙吉士等謂之小絛。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于高緯。羣小用事之時。而沾沾于修文殿御覽。殊為家訓一書減色。二十。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伐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為無傷也。從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十二月初七。在真定見李醒齋補刻玉海。可謂賢學院矣。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下響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游形。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寔政論之非。及言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十五。閱附錄。與牛宏論命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壽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鑑語皆已收入。去取甚當。

廿六。從傅登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筆記。即震澤紀聞也。內削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日記。按園雜記。餘冬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庚午二月十九。行唐舊廣文方子物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郝詩教有舊。每事為其所把持。因不滿于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子撫院自阜平行唐至靈壽。遂至平山井陘。撫院云。余前行。取最阻撓者余國柱。四月十三。賑事畢。自二月廿八起。日裏餓。驅馳深山窮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楊長班稟帖來。知薦舉之信。十五。部文到。廿九。交印于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初一。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搆出至司務廳驗。七月初一。與那子昆鏡師生之道。愚只以昔年不付執費蔚州。不敢異同。為辭。

十七。于那子昆鏡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通鑑為之。而冠以舉要歷。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歷止二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于後唐長興三年刻板印。

九經。出于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廿二。會山東唐夢贊。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為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

淮揚皆以為夷。又言魏環極資李恆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恆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為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南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于歷法。廿五。曲阜孔尚任來。言曲阜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繼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

姚敬恆言。杭州生員沈志可名士。則長于禮。係應嗣黃門人。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浙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賴舊由單得白。又言喬石林等游海口。議既上。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郡子昆寓。會唐夢贊。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爾。此與漢武帝信樂大事相類。子昆言柏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楊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為而發。此最足破愚俗。又唐言。皇上之惡朱方且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結交哈哈喇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遂天顏之復起。為湖南巡撫也。哈哈喇子以其江南德政歌私相看見。皇上来。倉皇藏匿。皇上問是何物。故意支吾。再四迫之。若不得已。而出焉。遂有是命。

廿九。張雲先言。靳魏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肖符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于江。亦是一法。是靳所未及。但須置閘水。漲則開閘。分洩于江。水退則閉閘。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與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册于湯潛菴。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絕弊端。

八月初九。在子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即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什子宜處。見御書金剛經。

十二。朱錫鬯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襲取先儒之書。可見其為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廣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亡考。又言。龔氏刻陸淳春秋傳。已遭回祿。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貢父春秋意林。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于徐健菴家。

九月初八。松江何世澄來。言滿人阿圖學問極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崑。甚方正。初十。早至松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皇上前跪下。即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皇上前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于陳總憲所。言曰。此番若無靈壽。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愚自彼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故。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台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探皇上之心。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

未至。吾輩當自反。

見李厚菴。愚問時事當先者。厚菴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友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為皇上所疑。不可不慎。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布政使既濟。雖知縣陸某。臣曾見陸某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某居官如何。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為班缺員請旨。遂有九卿薦舉之旨。

廿二。到部宜補四川道之旨。係二十日命下。

見于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京之時。即丁寧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為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恩所見通志堂所刻教職公儀禮集說。御混禮記集說。王次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錄。係朱板。又見李瀛長編。係抄本。

錫恩言。通志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廿四。到任。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見大司農王陽。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晚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真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太廟時享。前殿監察。初二。于仇洽柱寓中。遇朱錫恩。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恩言。著書必載其姓氏。探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于明朝。

初四。編修晉江陳遷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之學。惟一李贊出仕于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為橫議。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幾輔民情疏。至乾清宮面奏。初九。奉武場監試之命。同李厚菴在地字閣校射。至十三而畢。厚菴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菴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為疑也。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菴言其中多刪改。非佳本。

十二月十一。徐爾潛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菴以崇禎時升程朱于左。邱明之上。為非。鄭山公則以為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舊。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子昆處借孫旬所輯皇明疏抄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皇上會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居居住侍班之制。自大治在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之弊。大治謂減水壩非新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之論甚悉。上頗首肯之。杜肇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新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新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自行。辛未正月初一。早起。閱東林會約。入朝。候皇上出。祭部將軍廟畢。隨入至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皇上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候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書。其書凡二大冊。一冊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二種。即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冊內一種。名律歷融通四卷。內二卷。即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字。外又有音義一卷。第一冊末有那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叔寧名靖來。言有所著彙纂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叔寧居喪極盡禮。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學。又言。高彙屏之學不純。陳紫取來。言范浚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尚存。

廿五。會中翰孫詮。係孫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多。保定魏遠陸所刻。止十之一耳。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為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命。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儀。俱有三圈。一為子午圈。一為經度。一為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初二。午門外謝恩。至禮部赴宴。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于鄉人。皆由聽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推簡上寫內召翰林。至于禮部。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望叔來。言錢雲相所刻雲肥藏書。中有鄭氏規範。今板在雙林。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計乘赤。名南陽。有經濟才。廿一。劉介菴席上。會仇洽柱。言古文淵類板。係舊文獻通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指揮使鞠宸。查山東人有品。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菴。厚菴言。願寧人之韻書。梅定九之歷書。皆從前所未有。又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於高。其參德勝也。實由皇上先有驅除之意。今密商之高。高漏之于徐。徐即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微。而其父竟儼然入鄉貫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贊之朝臣。有反執贊于彼者。又言傅之奏崑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遇諷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其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廿二日始得寬免之旨。方頗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鍾中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贊。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又廿九日。楊止齋言。漢軍。

廿三、會李厚菴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廿五、會朱錫鬯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種。九月初一。在報國集上買得。借錫鬯處陳北溪集。係萬曆十三年刊本。凡五十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並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口義語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六、李厚菴來。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而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即有祁奚救叔向之事。奇哉。厚菴又言。湯潛菴晚年從厚菴處。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途沒。又言應嗣質性理大中。內言二程不歸統于濂溪。猶陳橋之篡。潛菴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菴言。孝成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治為婚。而與東海為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再觀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關漢詩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言。顧寧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菴亦是。由陽明而歸于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閱覽博物之士。雖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量。信然。

八月廿六、會朱錫鬯。極口李淑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宗濬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撮拾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旨下。

廿九、厚菴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再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秋塾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菴。其意欲以竹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菴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餘不及通考。通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于閩。此不是厚菴言。劉子登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于程子者。又言。李習之。期未嘗肯認韓文公為師。又言。崇禎時。以孔明輩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西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錄序文之誤。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十一日上船。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文字。又言。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高于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喬石林來會。言浙總河之河工。惟移天妃廟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潘季明之逸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十八、席文夏來。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三、三兒除試。至郡寓曹園。會秋岳次子敬勝。諱彥桓。言有宋板書一大樹。俱為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又言。施約菴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計方誠為最。又言。平湖沈次山學問。秋岳最賞之。壬申正月廿九、赴席氏館。

五月廿四、闕時文。因思在物為理。即達道也。處物為義。即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言之。則為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貽來。言孝成與大治結婚。在丁內艱之後。大治百計得之。初大治欲借學統不載魯齋以中之。今乃成婚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七、始赴虞山。初九、到館。見健菴所刻經解。此舉差強人意。

十一月初二、侯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部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探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探明與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同。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勸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